讀書集成三編

www.duxiu.com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一七册目錄

宗教社會科學類

宗教論文

釋氏疑年錄十二卷……陳　垣撰……勵　耘　〇一七　〇〇一

佛教論文

清初僧諍記三卷……陳　垣撰……勵　耘　〇一七　一七一

道教雜著

讀陰符經一卷（浙刻雙池遺書十二種之六）……清　汪　紱撰……汪雙池中研院　〇一七　二一一

讀參同契三卷（浙刻雙池遺書十二種之七）……清　汪　紱撰……汪雙池中研院　〇一七　二二五

※　※　※　※

政治學

政書二十卷……明　陳龍正撰……幾　亭　台　大　〇一七　二五九

法律

漢律摭遺廿二卷……清　沈家本撰……沈寄簃　〇一七　五二九

刑法

明大誥峻令考一卷……清　沈家本撰……沈寄簃　〇一七　七二五

讀律提綱一卷……清　楊榮緒撰……啓秀山房中研所　〇一七　七四九

釋氏疑年
錄十二卷

釋氏疑年錄十二卷

輔仁大學叢書第五
民國廿八年冬刊行

釋氏疑年錄小引

往閱僧傳見有卒年可紀者輒記之閱他書有僧家年臘亦記之積久遂盈卷帙顧同一僧也而有記載之殊同一傳也而有版本之異達磨卒年有五說玄奘年歲有四說所見愈廣糾紛愈煩悔不株守一編爲省事也然既見之則不能置之故又每以考證其異同爲樂同則取其古異則求其是譌者訂之疑者辨之辨論既定遇有佳證仍復易之如是一人恆用三四出處不敢冀無誤亦冀少誤云爾始於康僧會會以前至者無確年可紀也終於清初以生於明者爲限也按生年編錄無生年或年過一百三十

未可遽信者則略以卒年爲次生卒年俱闕者雖有歲數弗錄也凡得二千八百人分十二卷顏曰釋氏疑年錄今年三月丹徒尹石公居士見而善之謂可佈施並贈我影印金山諸舊志乃量爲採掇以付剞劂惜寒齋藏書本少釋典尤闕變亂以後半束高閣甚或以易米煤平時祖借往還人事既遷此樂亦不可復得今欲從事覆勘已感困難遑言補益網羅不盡良用慊然然子不云乎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本此雅言可以藏吾拙矣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新會陳垣識於北平勵耘書屋

釋氏疑年錄凡例

一僧人同名者多故名上悉冠地名寺名此僧傳例也宋元而後僧輒有號或以號綴名上如覺範洪或以號綴名下如洪覺範今悉以號綴名上

二清初僧派甚繁或從剃度師出或從得法師出既略去排行輒不復知名上爲何字今悉從原著非有確據不臆加也

三此錄時歷千年地名屢易加以文人著述恆用異名欲求畫一難矣然正爲其不畫一可見出處之不同如同一寺也在梁傳稱京師在唐傳則稱揚都名從主人自易識別

四生年借用西紀年月比對未必悉符取其便於排檢而已若欲專考一人尙須更求精密

五所引習見之書類用簡稱如梁高僧傳以至近出新續高僧傳均略去高字開元釋教錄景德傳燈錄等簡稱開元錄景德錄法苑珠林稱珠林文苑英華稱英華隆興佛教編年通論稱隆興通論元時新修科分六學僧傳稱六學僧傳五燈會元續略稱五燈續略是也

六續高僧傳卷數各本不同宋元本三十一卷明本四十卷高麗本三十卷今依宋元本

釋氏疑年錄總目

卷一　康僧會等二百二十四人
卷二　菩提達磨等一百三十四人
卷三　國清智顗等二百四十一人
卷四　慈恩玄奘等二百三十六人
卷五　清涼澄觀等二百六十一人
卷六　法眼文益等一百八十五人
卷七　明教契嵩等一百九十三人
卷八　覺範德洪等二百三十五人
卷九　萬松行秀等二百四十五人

卷十　楚石梵琦等二百三十八人
卷十一　雲棲袾宏等三百人
卷十二　天然函昰等三百〇八人

末二卷因時近所收較濫然各家語錄塔銘具在自慚寡陋僅見二三百種遺者尙多也

釋氏疑年錄卷一

新會　陳垣　援菴

吳建業建初寺康僧會　其先康居人

晉太康元年卒　佛祖通載作咸寧五年卒今據出三藏記集十三及梁僧傳一

洛陽晉至山訶羅竭慧陽人　高麗本作樊陽珠林百十六亦引作慧陽

晉元康八年卒　梁僧傳十

長安竺法護　其先月支人

晉建興末卒年七十八　出三藏記集及梁僧傳一云晉愍西奔護避地東下卒開元錄二云護於懷愍之世仍更出經則當卒於愍帝末

江左竺僧顯　北地傳氏

東晉大興末卒　梁僧傳十一

鄴中竺佛圖澄　西域人　西紀二三二生

東晉永和四年戊申卒年一百十七歲　釋氏通鑑誤作百七十歲釋氏稽古略佛祖綱目等因之今據梁僧傳九及珠林七六引

建康建初寺帛尸梨蜜　西域人

東晉咸康中卒年八十餘　出三藏記集十三及梁僧傳一

中山帛法橋　中山人

後趙建武末東晉永和中卒年九十　梁僧傳十三

羅浮山單道開　燉煌孟氏

東晉升平中卒年百餘歲　梁僧傳九

劉隴岳山帛僧光

東晉太元末卒年一百一十　梁僧傳十一

劉東仰山法深竺潛　琅琊王氏　二八六生

東晉寧康二年卒年八十九　世說德行篇注作年七十九今據梁僧傳四

長安涉公　西域人

苻秦建元十六年東晉太元五年卒　梁僧傳十　三〇七生

始寧山竺法義

東晉太元五年卒年七十四　法華經顯應錄引靈瑞集作太和中卒珠林百十四太平廣記百十引述異記作太元七年卒今據梁僧傳四　三一四生

劉沃洲山道林支遁　陳留關氏

東晉太和元年閏四月卒年五十三　釋氏稽古略云太和二年遁抗表還山誤今據梁僧傳四及世說傷逝篇言語篇注　三一四生

長安五級寺道安　常山扶柳衛氏

苻秦建元二十一年東晉太元十年卒年七十二　太平廣記入九引梁僧傳作太元元年卒隆興通論佛祖通載等作太元十四年卒今據出三藏記集十五及梁僧傳五又宋元明藏本梁僧傳無年歲今據高麗本及珠林二四御覽六五五引

荊州長沙寺法遇

東晉太元中卒年六十一　梁僧傳五無卒年今據名僧傳抄　三二〇生

京師瓦官寺竺法汰　東莞人

東晉太元十二年卒年六十八　梁僧傳五

武陵平山慧元 河北人
東晉太元十四年卒 梁僧傳十三
荊州上明寺曇徵 河內人 宋本作曇微 三二三生
東晉太元二十年卒年七十三 梁僧傳五
始豐赤城山竺曇猷 燉煌人 三寶感通錄下作帛道猷釋氏通鑑因之按梁僧傳五竺道壹傳有帛道猷山陰焉氏與此當另一人
東晉太元末卒 釋氏通鑑於太元八年敘猷事非謂其卒於是年也稽古略乃作太元八年卒
神僧傳又誤作太和末
卒今據梁僧傳十一
越城寺法相 河東梁氏
東晉元興末卒年八十三 寶感通錄下作年九十珠林二七引冥祥記作年八十九今據梁僧傳十二 三二七生
東晉元興元年卒年七十六 宗統編年作元興二年卒今據梁僧傳五
於潛青山竺法曠下邳畢氏 三二七生
長安弗若多羅 罽賓人
姚秦弘始六年東晉元興三年卒 梁僧傳二
長沙寺曇戒 南陽卓氏
東晉隆安中卒年七十 梁僧傳五無卒年
今據名僧傳抄
虎丘東山寺竺道壹 吳陸氏
東晉隆安中卒年七十一 梁僧傳五
廣漢閬興寺賢護 涼州孫氏

東晉隆安五年卒 梁僧傳十一
荊州長沙寺曇翼 光姚氏
東晉義熙中卒年八十二 梁僧傳五無卒年
今據名僧傳抄
山陰嘉祥寺慧虔 北地皇甫氏
東晉義熙中卒 梁僧傳五
廬山慧永 河內潘氏 陳舜俞廬山記作繁氏 三三二生
東晉義熙十年卒年八十三 名僧傳抄作太元五年卒
今據梁僧傳六及珠林百七引
廬山慧恭 豫章豐城龔氏
東晉義熙十一年卒 淨土往生傳上

廬山慧遠 鷹門樓煩賈氏 三三四生
東晉義熙十二年卒年八十三 釋氏通鑑作義熙十一年卒年八十四王禕經行廬山記作義熙十二年卒年八十二廣弘明集謝靈運遠法師誄作義熙十三年卒年八十四今據梁僧傳六及出三藏記集十五世說文學篇注張野遠法師銘
蜀龍淵寺慧持 慧遠弟 三三七生
東晉義熙八年卒年七十六 梁僧傳六 宋元明藏本均作年八十六是長於慧遠也法門兄弟不論年歲持與遠俗門兄弟也陳舜俞廬山記作年七十二今據高麗本梁僧傳及釋氏通鑑佛祖統紀
壽春石澗寺卑摩羅叉 罽賓人
東晉義熙九年後卒年七十七 梁僧傳二無卒年開元錄云在義熙中羅什既

卒之後
今從之

始豐赤城山支曇蘭 青州人
東晉元熙中卒年八十三 梁僧傳十一

沙門統法果 趙郡人
魏泰常中卒年八十餘 釋氏通鑑於魏泰常四年敘法果事非謂其卒於是年稽古略乃作四年己未卒年八十三今據魏書釋老志

長安曇影 北人
東晉義熙中卒年七十 梁僧傳六

京師枳圍寺智嚴 西涼州人
宋元嘉四年後卒年七十八 梁僧傳三

長安大寺僧著 北池泥陽傅氏
姚秦弘始末東晉義熙中卒年七十三 梁僧傳六 高麗本作年七十

長安鳩摩羅什 天竺人 三四四生
姚秦弘始十五年東晉義熙九年癸丑卒年七十 佛祖通載作隆安四年卒未審何據梁僧傳二作弘始十一年卒開元錄云弘始十四年卒什仍未卒今據廣弘明集二三僧肇撰什法師誄

長安道恆 畫田人 三四六生
東晉義熙十三年卒年七十二 學僧傳十一作年七十三今據梁僧傳六

道士支曇諦 康居人 三四七生
東晉義熙七年卒年六十五 廣弘明集二三晉丘道護撰誄 按梁僧傳七虎丘山曇諦亦康居人宋元嘉末卒傳稱諦善屬文有集六卷入吳興故章崑崙山二十餘載誄亦稱諦善屬文考室於吳興郡故郭之崑山二十餘載似屬一人惟名僧傳目稱晉支曇諦隋書經籍志支曇諦集列憑遠僧肇之前丘道護集亦附注於晉諦既卒在丘前其爲晉人可知惟傳又稱諦曾見僧猗猗義熙中卒呼諦爲童子則與此疑另一人二人之卒相距四十餘年僧傳作一人今另出宋曇諦於後曹魏亦有曇諦安息國人高貴鄉公時譯羯磨一卷見唐內典錄

廬山曇恆 河東人 釋氏通鑑避諱作曇常 三四七生
東晉義熙十四年卒年七十二 陳舜俞廬山記作年七十一今據十八賢傳疑即前文道恆俟考

吳臺寺道祖 吳人 三四七生
東晉元熙元年卒年七十三 梁僧傳六 高麗本作年七十二

江西四層寺竺慧熾 新野人
宋永初三年卒 珠林一一三引冥祥記 廣記三二四引異苑

江陵辛寺法顯 平陽武陽龔氏
宋景平元年以前卒 傳記無卒年惟出三藏記集三彌二年還都眾經多譯唯獨沙塞一部未及譯而亡至宋景平元年佛大什出之梁僧傳三佛馱什傳同是法顯卒於宋景平元年以前也 又法顯年歲出三藏記集十五作八十二梁僧傳三作八十六似皆不可據出三藏記集云法顯二十受大戒以晉隆安三年發長安是法顯出遊時不過二十餘經十六年還都不過四十譯經數年卒不過四十五六梁僧傳於受大戒上脫二十兩字出遊年歲不明

江陵竹林寺曇順 黃龍人 三四七生
宋元嘉二年卒年七十九 梁僧傳六無卒年今據十八賢傳

京師杯度
宋元嘉三年卒梁僧傳十 三四八生
天衣飛雲曇翼 三四八生
東晉義熙十三年卒年七十法華經顯應錄上引珠林
京師龍光寺竺道生鉅鹿魏氏 三五五生
宋元嘉十一年卒年八十宋慧琳撰誄及出三藏記集梁僧傳均無年歲釋氏通鑑作年八十今從之
京師烏衣寺慧叡冀州人 十八賢傳作僧叡 三五五生
宋元嘉十六年卒年八十五梁僧傳七作元嘉中卒釋氏通鑑作元嘉十二年卒今據十八賢傳
上定林寺曇摩蜜多罽賓人 三五六生
宋元嘉十九年卒年八十七名僧傳抄作年八十今據出三藏記集十四及梁僧傳三
龍華寺道嬌高陸人 三五七生
宋元嘉二十六年卒年九十三名僧傳抄
京師道場寺佛馱跋陀羅北天竺人 三五九生
宋元嘉六年卒年七十一華嚴感應緣起傳及華嚴經持驗記均誤作永嘉六年卒南唐彭濬撰塔記作元嘉十七年乙亥卒年七十三元嘉十七年非乙亥六學僧傳又作年七十二今據出三藏記集及梁僧傳二
東林寺曇詵廣陵人 三六一生

宋元嘉十七年卒年八十陳舜俞廬山記釋氏通鑑作年七十九今據十八賢傳
京師東安寺慧嚴豫州范氏 三六三生
宋元嘉二十年卒年八十一梁僧傳七
京師道場寺慧觀清河崔氏
宋元嘉中卒年七十一梁僧傳七
竺曇遂
晉太元中卒年二十餘廣記二九四引續搜神記
廬山道昞潁川陳氏 三六五生
宋元嘉十二年卒年七十一十八賢傳江西通志引作元嘉十三年卒
京師彭城寺僧彌吳人 三六五生
宋元嘉十九年卒年七十八釋氏通鑑作元嘉十年卒六學僧傳作元嘉九年卒今據梁僧傳七
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刹利種人 三六七生
宋元嘉八年卒年六十五釋氏通鑑作元嘉二十年卒據出三藏記集十四及梁僧傳三六學僧傳作元嘉六年卒今
吳閑居寺僧業河內王氏 三六七生
宋元嘉十八年卒年七十五梁僧傳十一
京師祇洹寺道照平西樂氏 三六八生
宋元嘉十年卒年六十六梁僧傳十三高麗本作元嘉三十年卒
武丘法綱殷氏

宋元嘉十一年卒宋慧琳撰誄廣弘明集二三　三六九生

若邪山道敬琅邪王氏

宋永初元年卒年五十二陳舜俞廬山記釋氏通鑑作年五十一今據十八賢傳

淮南中寺曇無成扶風馬氏

宋元嘉中卒年六十四梁僧傳七

京師祇洹寺僧苞京兆人

宋元嘉中卒梁僧傳七

廬山凌雲寺慧安

宋元嘉中卒梁僧傳七

廣漢法成涼州人

宋孝建中卒年八十五梁僧傳十二珠林二四引誤作唐僧傳

京師祇洹寺慧義北地梁氏　三七二生

宋元嘉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三梁僧傳七

京師白馬寺僧饒建康人　三七三生

宋大明二年卒年八十六梁僧傳十二

東阿慧靜東阿王氏

宋元嘉中卒年六十餘梁僧傳七

京師長樂寺慧詢趙郡趙氏　三七五生

宋大明二年卒年八十四六學僧傳十一作慧恂年八十今據梁僧傳十一　三七六生

六合山寶雲涼州人

宋元嘉二十六年卒年七十四出三藏記集十五作年七十餘今據梁僧傳三

山陰法華山僧翼餘杭人六學僧傳二四作曇翼　三八一生

宋元嘉二十七年卒年七十梁僧傳十三

京師道場寺法莊淮南申氏

宋大明初卒年七十六梁僧傳十二

山陰靈嘉寺超進長安顏項氏

宋元徽中卒年九十四梁僧傳七

京師道林寺曇良耶舍西域人

宋元嘉十九年後卒年六十六學僧傳二作年六十二今據梁僧傳三開元錄五

京師南澗寺道冏扶風馬氏

宋元嘉二十年後卒梁僧傳十二

江陵琵琶寺僧徹太原晉陽王氏　三八三生

宋元嘉二十九年卒年七十隆興通論作靈徹元嘉十六年卒釋氏通鑑因之今據梁僧傳七

京兆智猛雍州新豐人

宋元嘉末卒六學僧傳十一於元嘉十六年後附敘師卒今據出三藏記集及梁僧傳三

京師祇洹寺法平康居人

宋元嘉末卒梁僧傳十三

京師祇洹寺法等 康居人
宋元嘉末卒 梁僧傳十三 三八四生

長安僧肇 京兆人 三八四生
東晉義熙十年卒年三十一 隆興通論佛祖通載六學僧傳作年三十二今據梁僧傳六唐元康肇論疏引梁僧傳亦作三十一是唐本不誤不知隆興通論等何以誤爲三十二也

烏衣寺曇遷 建康支氏 三八四生
齊建元四年卒年九十九 梁僧傳十三

河西曇無讖 中天竺人 三八五生
北涼義和三年宋元嘉十年卒年四十九 梁僧傳二

虎丘山曇諦 康居康氏

宋元嘉末卒年六十餘 梁僧傳七 與晉支曇諦同名傳合爲一辨見前

交阯仙山曇弘 黃龍人
宋孝建二年卒 梁僧傳十二

江陵長沙寺慧遠
宋孝建二年卒 珠林一一六引冥祥記

曇典 三八八生
宋元嘉十四年卒年五十 珠林百八引冥祥記

京師東安寺法恭 雍州關氏
宋太始中卒年八十 梁僧傳十二

廬山慧慶 廣陵人 三九一生

宋元嘉二十九年卒年六十二 梁僧傳十二作元嘉末卒今據名僧傳抄 三九二生

宋熙寺僧伽羅多 西域人
宋元嘉二十七年卒年五十九 梁僧傳三無卒年今據名僧傳抄

京師道人統師賢 罽賓國人
魏和平初卒 魏書釋老志

京師竹林寺慧益 廣陵人
宋大明七年卒 梁僧傳十二

江陵僧妙 上黨馮氏
宋大明八年卒 珠林四七引唐僧傳

京師瓦官寺慧璩 丹陽人

宋大明末卒年七十二 梁僧傳十三

蜀武擔寺道汪 長樂潘氏
宋太始元年卒 梁僧傳七

京師中興寺求那跋陀羅 中天竺人 三九四生
宋太始四年卒年七十五 出三藏記集十四及梁僧傳三

京師瓦官寺慧果 豫州人 珠林百十三引作婺州人 三九五生
宋太始六年卒年七十六 梁僧傳十二

京師閑心寺道榮 高麗本作道營 三九六生
宋昇明二年卒年八十三 梁僧傳十一

京師靈根寺僧瑾 沛國朱氏

宋元徽中卒年七十九梁僧傳七　六學僧傳十作年七十

京師中興寺道温安定朝那皇甫氏

宋太始初卒年六十九梁僧傳七　六學僧傳十九作年六十五

京師北多寶寺道亮

宋太始中卒年六十九梁僧傳七　六學僧傳十九作年九十九

岷山通雲寺邵碩始康邵氏

宋元徽元年卒梁僧傳十　珠林四一引作元嘉元年誤

成都香積寺道法敦煌曹氏

宋元徽二年卒梁僧傳十一

吳興小山法瑤河東楊氏　高麗本作法珍

宋元徽中卒年七十六梁僧傳七

京師中興寺慧覽酒泉成氏

宋大明中卒年六十餘梁僧傳十一

京師高座寺慧進吳興姚氏　四〇一生

齊永明三年卒年八十五龍舒淨土文五作齊明三年卒年八十今據梁僧傳十二

平城玄高馮翊萬年魏氏　四〇二生

魏太平眞君五年宋元嘉二十一年卒年四十三古今論衡甲作宋元嘉二十二年卒今據梁僧傳十一

蜀安樂寺普恆成都郭氏　四〇二生

宋昇明三年卒年七十八梁僧傳十一

永興柏林寺弘明山陰嬴氏　四〇三生

齊永明四年卒年八十四梁僧傳十二

京師彭城寺僧覆

宋太始末卒年六十六梁僧傳十二

京師新安寺道猷吳人

宋元徽中卒年七十一梁僧傳七　六學僧傳二一作年七十

京師莊嚴寺僧璩吳國朱氏　高麗本作來氏

宋大明末卒年五十八梁僧傳十一

興福寺慧芬豫州李氏　四〇七生

齊永明三年卒年七十九梁僧傳十三

安樂寺道慧濤陽柴桑張氏　四〇八生

宋大明二年卒年五十一梁僧傳十三

荆州竹林寺僧慧安定朝那皇甫氏　四〇八生

齊永明四年卒年七十九梁僧傳八

京師莊嚴寺曇斌南陽蘇氏

宋元徽中卒年六十七梁僧傳七

下定林寺僧鏡隴西焦氏

宋元徽中卒年六十七梁僧傳七

高昌郡智林高昌人　四〇九生

齊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九梁僧傳八

東安寺曇智 建康王氏 四〇九生
齊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九 梁僧傳十三
魏都曇度 江陵蔡氏
魏太和十三年齊永明六年卒 梁僧傳八 魏太和十三年當爲齊永明七年
京師靈根寺法瑗 隴西辛氏 四〇九生
齊永明七年卒年八十一 梁僧傳八
京師枳園寺法匱 吳興於潛阮氏
齊永明七年卒 梁僧傳十 四一〇生
興福寺道儒 渤海石氏
齊永明八年卒年八十一 梁僧傳十三

山陰天柱山慧靜 餘杭郗氏
宋太始中卒年五十八 梁僧傳七 六學僧傳二一作年五十 四一一生
京師興皇寺道猛 西涼州人
宋元徽三年卒年六十五 梁僧傳七 四一一生
武昌樊山法悟 齊人 六學僧傳作法悟 四一一生
齊永明七年卒年七十九 梁僧傳十一
山陰天柱山法慧 夏侯氏 四一一生
齊建武二年卒年八十五 梁僧傳十一
廬山招隱寺僧瑜 餘杭周氏 四一二生
宋孝建二年卒年四十四 梁僧傳十二及珠林八十引冥祥記

鍾山靈曜寺志道 河內任氏 四一二生
齊永明二年卒年七十三 梁僧傳十一
山陰法華山慧基 錢塘呂氏 高麗本作偶氏 四一二生
齊建武三年卒年八十五 梁僧傳八 六學僧傳二一作年八十三
京師後岡僧侯 西涼州龔氏 四一二生
齊永元二年卒年八十九 梁僧傳十二 高麗本作永明二年卒 今據宋元本及釋氏通鑑又唐慧詳撰法華經傳記作永明元二年卒可見唐時僧傳已有永明永元二說校者旁注抄者遂連入正文也
京師何園寺慧亮 東阿姜氏
宋元徽中卒年六十三 梁僧傳七

濟州僧淵 潁川趙氏 四一四生
魏太和五年齊建元三年卒年六十八 梁僧傳八 六學僧傳二一作齊建元二年誤
上定林寺僧遠 渤海重合皇氏 四一四生
齊永明二年卒年七十一 梁僧傳八
正勝寺法願 潁川長社鍾氏 四一四生
齊永元二年卒年八十七 神僧傳作永元一年卒年八十二今據梁僧傳十三
廬江曇遠 四一五生
宋元嘉十年卒年十九 珠林二三引冥祥記
瓦官寺慧重 魯國閔氏 四一五生

齊永明五年卒年七十三梁僧傳十三

京師治城寺慧通沛國劉氏

宋昇明中卒年六十三梁僧傳七六學僧傳二一作年六十二 四一六生

京師多寶寺法穎燉煌索氏

齊建元四年卒年六十七梁僧傳十一 四一六生

蜀齊后山玄暢河西金城趙氏

齊永明二年卒年六十九錦江禪燈二十作齊建元元年卒今據梁僧傳八 四一六生

京師湘宮寺弘充涼州人

齊永明中卒年七十二梁僧傳八明藏本作年七十三 四一六生

京師靈鷲寺僧審太原祁王氏

齊永明八年卒年七十五梁僧傳十一 四一六生

恆州報恩寺道登東莞苪氏

魏景明年卒年八十五魏書釋老志作太和二十年卒今據續僧傳六 四一八生

京師保誌金城朱氏南史作寶誌 四一八生

梁天監十三年卒年九十七釋氏資鑑作梁中大同元年卒年九十三釋氏通鑑作梁天監十三年卒年九十三稽古略因之佛祖綱目又作年九十二今據梁僧傳十 四一九生

錢塘靈隱山曇超清河張氏

齊永明十年卒年七十四梁僧傳十一 四一九生

上定林寺超辯燉煌張氏 四二〇生

齊永明十年卒年七十三梁僧傳十二

安樂寺僧辯建康吳氏

齊永明十一年卒梁僧傳十三 四二四生

京師瓦官寺阿那摩低康居人

齊永明末卒梁僧傳三 四二四生

長干寺玄暢素州人釋氏通鑑作元暢

齊建武初卒年七十五梁僧傳十三 四二四生

臨川招提寺慧紹

宋元嘉二十八年卒年二十八梁僧傳十二 四二四生

上定林寺法獻西海延水徐氏

齊建武末卒年七十五梁僧傳十三法獻與玄暢合傳高麗本云暢以建武初七春秋

七十有五獻以建武末年卒與暢同窆於鍾山之陽是獻不著年歲也宋元本作獻以建武末卒年與暢同是獻亦年七十五也釋氏通鑑引僧傳即作年與暢同唐慧祥撰弘贊法華傳亦云獻卒年七十五是唐本僧傳已如此今從之

京師天保寺道盛沛國朱氏

齊永明中卒年六十餘梁僧傳八

始豐赤城山慧明康氏

齊建武末卒年七十六學僧傳十二作建武中卒年七十一今據梁僧傳十一

京師謝寺智宗建康周氏 四二九生

宋大明三年卒年三十一梁僧傳十三

京師何園寺慧隆陽平成氏 四二九生

齊永明八年卒年六十二 梁僧傳八
蜀靈建寺法琳晉原臨邛樂氏
齊建武二年卒 梁僧傳十一 佛祖統紀作北齊建武淨土全書作晉建武均誤 四二九生
新安寺玄暢譙郡人
齊建武四年卒年六十九 梁僧傳七無卒年今據齊慧琳撰誄廣弘明集二三 四三〇生
京師中興寺僧鍾魯郡孫氏
齊永明七年卒年六十 梁僧傳八
壽春慧通
齊永元初卒 梁僧傳十
荊州僧慧劉氏
齊永元中卒 梁僧傳十
高昌仙窟寺法惠高昌李氏
齊永元年卒名僧傳抄
京師安樂寺智稱聞憙裴氏 四三〇生
齊永元三年卒年七十二 梁僧傳十一 高麗本作永元二年卒宋元本作三年與廣弘明集裴子野撰碑合今從之
建康正觀寺求那毗地中天竺人
齊中興二年卒出三藏記集十四及梁僧傳三
揚都安樂寺法申任城呂氏 四三〇生
梁天監二年卒年七十四 續僧傳五

上定林寺僧柔丹陽陶氏 四三一生
齊延興元年卒年六十四 梁僧傳八 六學僧傳二一作年六十
荊州慧球扶風馬氏高麗本目作慧琳 四三一生
梁天監三年卒年七十四 梁僧傳八
京師天安寺弘宗 四三二生
梁天監十四年年八十四 僧傳無傳今據僧祐撰賢愚經記出三藏記集九原作天監四年年八十四但上文言元嘉二十二年乙酉年始十四則天監四年應年七十四今云入十四則天監十四年也
京師靈根寺慧豫黃龍人 珠林五九引作靈相寺惠豫 四三三生
齊永明七年卒年五十七 梁僧傳十二

揚都莊嚴寺僧密樂安人 四三三生
梁天監四年卒年七十三 續僧傳六
京師謝寺慧次冀州尹氏 四三四生
齊永明八年卒年五十七 梁僧傳八
上虞城山寺僧行山陰支氏 四三五生
齊永明十一年卒年五十九 名僧傳抄
京師中興寺僧印壽春朱氏 四三五生
齊永元元年卒年六十五 梁僧傳八 六學僧傳二一作齊永明元年卒
蜀武擔寺僧慶巴西安漢陳氏 四三七生
宋大明三年卒年二十三 梁僧傳十二

琅琊嶧山法度 貴龍人 四三七生

齊永元二年卒年六十四 江總撰金陵攝山栖霞寺碑拓本見江寧金石記作建武四年卒今據梁僧傳八

齊隆寺法鏡 吳興烏程張氏 四三七生

齊永元二年卒年六十四 梁僧傳十三

京師太昌寺僧宗 雍州馮翊嚴氏 四三八生

齊建武三年卒年五十九 梁僧傳八

鍾山上定林寺法令 董氏 四三八生

梁天監五年卒年六十九 續僧傳八

揚都建元寺法護 東平張氏 四三九生

梁天監六年卒年六十九 續僧傳五

京師正覺寺法悅

梁天監八年卒 梁僧傳十三

京師白馬寺智靖

梁天監八年卒 梁僧傳十三

揚都建元寺法朗 吳興武康沈氏

梁天監中卒 續僧傳五

揚都建元寺法亮 法朗兄

梁天監中卒 續僧傳五

石門寺僧明

梁天監中卒 弘贊法華傳五 交阯人

鍾山延賢寺慧勝

梁天監中卒年七十 續僧傳十六

揚都湘宮寺曇准 湯陰弘氏 四三九生

梁天監十四年卒年七十七 續僧傳六

廬山香鑪峰寺僧景 衡陽湘鄉歐陽氏 四四〇生

齊建武四年卒年五十八 虞羲撰景法師行狀廣弘明集二三

京師冶城寺智秀 京兆裘氏

梁天監初卒年六十三 梁僧傳八 六學僧傳二一作梁天監三年卒

上定林寺慧彌 弘農華陰楊氏 四四〇生

梁天監十七年卒年七十九 梁僧傳十二

上定林寺法通 河南陽翟褚氏 四四三生

梁天監十一年卒年七十 梁僧傳八 六學僧傳二一作天監中卒

刻法華臺曇斐 會稽刻玉氏 四四三生

梁天監十七年卒年七十六 梁僧傳八 六學僧傳二一作天監中卒年七十

京師靈脉寺寶亮 東莞徐氏 四四四生

梁天監八年卒年六十六 梁僧傳八

京師建初寺僧祐 彭城下邳俞氏 四四五生

梁天監十七年卒年七十四 金山志略二作年七十六今據梁僧傳十一

鍾山宋熙寺智欣 丹陽建康潘氏 四四六生

梁天監五年卒年六十一 續僧傳五 四四七生

隴西法光 秦州隴西人

齊永明五年卒年四十一 六學僧傳九作大明五年卒年四十今據梁僧傳十二 四四七生

揚都建元寺僧韶 齊國高安王氏

梁天監三年卒年五十八 梁僧傳八附僧盛傳無卒年今據續僧傳五 四四七生

山陰雲門山寺智順 琅琊臨沂徐氏

梁天監六年卒年六十一 梁僧傳八 六學僧傳二一作年六十 四四七生

富陽齊堅寺道琳 會稽山陰人

梁天監十八年卒年七十三 梁僧傳十二 珠林五五引作年七十二 四五一生

京師莊嚴寺道慧 餘姚王氏

齊建元三年卒年三十一 梁僧傳八 四五一生

吳郡虎丘山僧若 僧璨兄子 梁僧傳八附智秀傳又作兄璿 四五一生

梁普通元年卒年七十 梁僧傳無卒年今據續僧傳五

揚都宣武寺法寵 南陽冠軍馮氏 四五一生

梁普通五年卒年七十四 續僧傳五

草堂寺智者慧約 東陽烏傷婁氏 善慧大士語錄作樓氏 四五二生

梁大同元年卒年八十四 續僧傳六

昭玄統僧令 京兆杜氏

魏永熙初卒年八十一 墓誌銘拓本無卒年葬於永熙三年云今上龍飛固乞收退俄遘篤疾奄然辭世則卒在永熙初也

京師中興寺法安 東平畢氏 四五四生

齊永泰元年卒年四十五 梁僧傳八

北多寶寺慧忍 建康蕭氏

齊隆昌元年卒年四十餘 梁僧傳十三

蜀郡龍淵寺慧韶 潁川陳氏 四五五生

梁天監七年卒年五十四 續僧傳六 珠林八及六道傳一均引作天監二年卒

京師招提寺慧集 吳興於潛錢氏 四五六生

梁天監十四年卒年六十 梁僧傳八 六學僧傳二一作天監中卒西天目山志作天監四年卒

揚都天竺寺法超 晉陵無錫孟氏 四五六生

梁普通七年卒年七十一 續僧傳二二

淨名寺慧初 天水人

梁普通五年卒年六十八 續僧傳十六 四五七生

鍾山開善寺智藏 本名淨藏吳郡吳顧氏 四五八生

梁普通三年卒年六十五 釋氏稽古略作年六十二今據續僧傳五

揚都建初寺明徹 錢塘夏氏

梁普通三年卒 續僧傳六

鍾山雲居寺道禪 交阯人 四五八生

梁大通元年卒年七十 續僧傳二二

京師靈曜寺僧盛 建業何氏

梁天監中卒年五十餘梁僧傳入　餘杭西寺法開餘杭俞氏　四五九生

梁普通四年卒年六十五續僧傳六　揚都正觀寺僧伽婆羅扶南國人　四六〇生

梁普通五年卒年六十五梁僧傳未著卒年今據續僧傳一及開元錄六　若耶山小莊嚴寺道度平陽劉氏　四六一生

梁普通七年卒年六十六弘贊法華傳五及朱林一一五引梁僧傳　洛下廣德寺法貞渤海東光人一作東莞諶　四六一生

魏正光二年卒年六十一續僧傳六　蜀部明達康氏　四六二生

梁天監十五年卒年五十五續僧傳三十　鍾山定林寺僧副太原祁王氏　四六四生

梁普通五年卒年六十一續僧傳十六　壽門山頂寺道樹壽春石澗人

北齊天保中卒年九十餘弘贊法華傳七　揚都靈根寺僧遷襄陽杜樂氏　四六五生

梁普通四年卒年五十九續僧傳五六學僧傳二一於杜字下加陵字誤又作年五十五　益州羅天宮寺寶淵巴西閬中陳氏　四六六生

梁普通七年卒年六十一續僧傳六

大僧正南澗寺慧超趙郡陽平縣氏

梁普通七年卒續僧傳六

釋氏疑年錄卷一

新會 陳垣 援菴

禪宗東土初祖菩提達磨 南天竺人

梁大同二年丙辰卒 續僧傳十六未著卒年但云自言一百五十餘歲不測所終今據磨大中七年陳寶撰再建圓覺大師塔銘見八瓊室金石補正七五按達磨卒年宋時有五說一景德錄云後魏孝明帝太和十九年丙辰聯燈會要等因之然太和是後魏孝文年號非孝明年號太和十九年是乙亥非丙辰也二傳法正宗記考定爲魏永安元年戊申即梁大通之二年也通行本五燈會元本此三嘉泰錄作魏永安二年已酉即梁中大通元年釋氏通鑑等因之四佛祖統紀作西魏大統元年乙卯即梁大同元年佛祖通載因之五隆興通論作西魏大統二年丙辰與景德錄丙辰之說合即梁大同二年也寶祐本五燈會元本此陳寬誌云梁武帝銘大師碑大師大同二年示終於洛州此傳說之較古者姑從之近年磁縣出土元和十

二年李朝正重建梁武帝撰菩提達摩碑疑即陳寬所本其文曾爲正宗記所節引然正宗記不取其大同二年示寂說其文體亦不類梁時風格當是中唐人假託正宗記又引有梁太子祭達磨文其文若眞則達磨必卒在梁中大通三年梁太子卒之前然未見於宋以前書亦難遽信

揚都靈基寺道超 吳郡吳陸氏

梁天監初卒年三十六 續僧傳六

揚都龍光寺僧乔 吳興東遷華氏

梁天監初卒年三十六 續僧傳六

揚都莊嚴寺僧昊 吳郡富春孫氏 西紀四六七生

梁普通八年卒年六十一 續僧傳五作大通八年二月卒大通無八年普通八年三月改元大通此大通八年當爲普通八年之誤即大通之元年也釋氏通鑑正作大通元年與續僧傳永明十一年年二十六之說合

揚都光宅寺法雲 宜興陽羨周氏 四六七生

梁大通三年卒年六十三 續僧傳五

襄陽景空寺法聰 南陽新野梅氏 四六八生

後梁大定五年陳永定三年卒年九十二 續僧傳十六高麗本作梁太清年卒無年歲

揚都彭城寺慧開 吳郡淹鹽袁氏 四六九生

梁天監六年卒年三十九 續僧傳六

馬鳴寺僧根 四六九生

魏正光四年卒年五十五 塔碑見金石補正十五

揚都靈根寺慧超 太原王氏高麗本作惠超 四七五生

梁普通七年卒年五十二 續僧傳六

林慮山洪谷寺僧達 上谷李氏 四七五生

北齊天保七年卒年八十二 續僧傳十六

南海隨喜寺慧澄 番禺高要蘭氏 四七六生

梁大通元年卒年五十二 續僧傳五

西河石壁谷玄中寺曇鸞 雁門人或作綰 四七六生

東魏興和四年卒年六十七 續僧傳六

鄴東大覺寺僧範 平鄉李氏 四七六生

北齊天保六年卒年八十 續僧傳八

彭城慧嵩 高昌國人
北齊天保年卒 續僧傳七

京師大追遠寺僧實 咸陽靈武程氏 六學僧傳二九作僧成 四七六生
周保定三年卒年八十八 續僧傳十六

融覺寺靈辨 太原晉陽人 四七七生
魏正光三年卒年四十六 清涼傳及華嚴懸談會玄記三八均作年三十六今據華嚴經傳記一

雙林慧和 蘭陵馬氏 四七八生
梁大同三年卒年六十 善慧大士語錄附錄

鄴西龍山雲門寺僧稠 昌黎孫氏 四八〇生
北齊乾明元年卒年八十一 釋門正統作乾明四年卒談今據續僧傳十六珠林百一引同

并州僧統靈詢 漁陽傅氏
北齊初卒年六十九 續僧傳八

揚都治城寺僧詢 平原高明氏 四八三生
梁天監十六年卒年三十五 續僧傳六

禪宗二祖慧可 武牢姬氏 敦煌本荷澤神會語錄作武漢周氏 四八七生
隋開皇十三年卒年一百七 續僧傳十六作僧可不著卒年佛祖統紀六學僧傳均作開皇十二年卒今據景德錄三

鄴西寶山寺道憑 平恩韓氏 四八八生

北齊天保十年卒年七十二 續僧傳八

蜀部灌口山竹林寺道仙 康居人
隋開皇中卒年百餘歲 續僧傳二六珠林二九引作仁壽中卒

益部僧崖 洛陵牟氏
周武成元年卒年踰七十 大唐內典錄五僧崖菩薩傳注作保定二年卒今據續僧傳二九

西京大興善寺那連耶舍 北天竺人 四九〇生
隋開皇九年卒年百歲 續僧傳二云耶舍先逢善相者云年必至百其言果驗內典錄五云開皇五年舍九十餘矣是道宣果信舍有百歲也然傳錄又云天保七年屆於京都正值文宣時始四十則開皇九年年七十三耳何云百歲耶

餘杭慧度 吳興人
陳天嘉中卒年七十餘 弘贊法華傳六原作陳元嘉中卒今改正明了因法華靈驗傳亦引作元嘉知其談由來已久

雙林慧集 吳郡富春王氏 四九二生
梁大同四年卒年四十七 善慧大士語錄附錄

瀘州等行寺童進 綿州李氏
隋初卒年九十餘 續僧傳二七

揚都光宅寺曇瑗 金陵人
陳太建中卒年八十二 續僧傳

益州長陽山法進 蜀中新繁人

隋開皇中卒年九十六續僧傳二七
雲門寺法勤 河東侯氏張氏 四九四生
北齊太寧二年壬午卒年六十九塔銘見安陽金石錄及金石補正二一
曾見坊本歷代名人年表附高僧表作晉太寧二年甲申卒移前二百三十八年然原塔銘明作卒於壬午也
鍾山開善寺智遠 太原王氏 四九五生
陳太建三年卒年七十七續僧傳十六
荊州大僧正僧遷 吳郡吳嚴氏 四九五生
後梁天保十二年卒年七十九續僧傳六 高麗本作天監十二年卒誤
大統合水寺法上 朝歌劉氏 四九五生
周大象二年卒年八十六續僧傳八
雙林大士傅翕 東陽烏傷傅氏 四九七生
陳太建元年卒年七十三續僧傳二六作傳弘不著年歲今據善慧大士語錄
南海郡拘那羅陀 西天竺人 開元錄作拘羅那他譯云眞諦 四九九生
陳太建元年卒年七十一續僧傳一內典錄五
壽春曲水寺法慧
陳太建中卒年七十五弘贊法華傳七
攝山栖霞寺慧峰
陳天嘉中卒年六十續僧傳二六
天台靜照定光 青州許氏
陳太建十三年卒定光名見續僧傳十七智顗傳無卒年今據嘉定赤城志三五

洺州曇衍 南兗州夏侯氏 五〇三生
隋開皇元年卒年七十九續僧傳八
京師大福田寺曇相 雍州藍田梁氏
隋開皇二年卒續僧傳十六
襄州景空寺慧意 臨原李氏
隋開皇初卒續僧傳十六
終南山普濟 雍州北山人
隋開皇初卒續僧傳二九
揚都宣武寺洪偃 山陰謝氏 五〇四生
陳天嘉五年卒年六十一續僧傳七
揚都大彭城寺寶瓊 東莞徐氏 六學僧傳二二作寶璚 五〇四生
陳至德二年卒年八十一續僧傳七
揚都莊嚴寺慧榮 山陰顧氏
陳至德末年卒續僧傳八
揚都興皇寺法朗 沛郡沛周氏 五〇七生
陳太建十三年卒年七十五續僧傳七傳云年二十一以梁大通二年二月二日於青州入道當作年二十二
鍾山耆闍寺安廩 江陰利成秦氏 五〇七生
陳至德元年卒年七十七續僧傳七
齊州靈巖寺僧生 衢州人

隋開皇七年卒 弘贊法華傳七 京兆涇陽段氏 五〇七生

京師雲華寺僧猛 續僧傳二四 五〇七生

隋開皇八年卒年八十二

開覺寺道喻 續僧傳

隋開皇八年卒 往生瑞應删傳

揚都白馬寺警韶 會稽上虞顏氏 佛祖統紀九作敬韶 五〇八生

陳至德元年卒年七十六 續僧傳七

長安崇華寺慧善

周天和中卒年六十 續僧傳八

揚都奉誠寺智文 丹陽陶氏 五〇九生

隋開皇十九年卒年九十一 續僧傳二二

蔣州履道寺慧實 潁川許氏 五〇九生

隋仁壽四年卒年九十六 續僧傳十七

潼州光興寺寶豪 安漢趙氏 五一二生

周保定元年卒年五十 續僧傳八

京師天寶寺僧瑋 汝南平皋潘氏 五一三生

周建德二年卒年六十一 續僧傳十六

天台宗三祖南岳慧思 武津李氏 五一五生

陳太建九年丁酉卒年六十三 續僧傳弘贊法華傳門正統均作年六十四 佛祖統紀六據南岳願文自敍歲乙未生歲戊寅年四十四發大願則丁酉當六十三也 湖南通志誤作太

建元年卒

揚都大禪眾寺慧勇 譙國龍元桓氏 一作法勇 五一五生

陳至德元年卒年六十九 續僧傳七

江表徐方中寺慧暹 汝南周氏 五一五生

隋開皇九年卒年七十五 續僧傳九

襄陽法永 南鄉人

隋開皇中卒 續僧傳十六

鄜州大像寺僧明 鄜州內部姜氏

隋開皇中卒 續僧傳三十

江陽永齊寺僧映

隋開皇中卒 弘贊法華傳七

京師清禪寺曇崇 咸陽孟氏 五一五生

隋開皇十四年卒年八十 續僧傳十七

京師延興寺曇延 蒲州桑泉王氏 五一六生

隋開皇八年卒年七十三 釋氏通鑑繫其卒於開皇十一年釋氏資鑑佛祖通載因之今據續僧傳八及山石刻叢編十八宋宣和間刻曇延傳

攝山栖霞寺慧布 廣陵郝氏

陳禎明元年卒年七十餘 續僧傳七作年七十今據珠林八二引 五一八生

揚都寺智愷 曹氏

陳光大二年卒年五十一 續僧傳一附法泰傳坊本名入生卒年表附高僧表誤以

智愷卒年爲法泰卒年

相州演空寺靈裕 定州曲陽趙氏　五一八生

隋大業元年卒年八十八 隋書經籍志靈裕集四卷題陳沙門華嚴懸談會玄記三七作年八十四今據續僧傳九　二六

東都寶場道場法安 安定鶉孤彭氏　五一八生

隋大業十一年卒年九十八 續僧傳　二六

京師大興善寺靈藏 雍州新豐王氏　五一九生

隋開皇六年卒年六十八 續僧傳　二二

蜀都福緣道場僧淵 廣漢郪李氏　五一九生

隋仁壽二年卒年八十四 續僧傳　十八

西京淨住道場法純 扶風始平祝氏　五一九生

隋仁壽三年卒年八十五 續僧傳　十八

懷州柏尖山寺曇詢 弘農華陰楊氏　五二〇生

隋開皇十九年卒年八十 續僧傳十六　高麗本作開皇末年卒年八十五五十夏宋元本作開皇十九年卒年八十五十五夏麗本以八十五斷句宋元本以八十斷句二說以宋元本爲長麗本則三十餘歲出家照宋元本則二十餘歲出家然本傳明言年二十二剃髮又經一載受具戒也珠林一百引作開皇初年卒年八十則唐本實以八十斷句麗本字有顛倒耳金石錄補九載曇詢碑雖未錄全文亦作年八十卒

西京空觀道場慧藏 趙國平棘郝氏　五二二生

隋大業元年卒年八十四 續僧傳九

京師淨影寺慧遠 敦煌李氏　五二三生

隋開皇十二年卒年七十 續僧傳八無生卒年珠林三三引作開皇中卒無年歲金石錄補十九載峽石寺遠公遺蹟碑作開皇十二年卒亦無年歲惟高麗本續僧傳作年七十今從之

并州興國寺世燈

隋開皇十二年卒 往生瑞應刪傳作登法師今據唐邁才淨土論下

五臺山華嚴寺法珍

隋開皇十三年卒 廣清涼傳中

慧日道場惠雲 洛陽賈氏

隋開皇十四年卒 墓銘見金石補正二五

齊州靈巖寺道相

隋開皇十六年卒 佛祖統紀四十

京師定水寺法稱 江南人

隋仁壽中卒年八十餘 續僧傳三一

并州大興國寺法願 西河任氏　五二四生

隋開皇七年卒年六十四 續僧傳　二二

蔣州大歸善寺慧侃 晉陵曲阿湯氏 珠林三七引作陽氏　五二四生

隋大業元年卒年八十二 續僧傳　二六

天台山瀑布寺慧達 襄陽王氏　五二四生

隋大業六年卒年八十七 續僧傳　三十

荊州內華寺慧耀 襄陽皮氏　五二五生

隋仁壽三年卒年七十九 續僧傳二七 六學僧傳三作武德中卒年六十蓋誤以法運傳之後半接慧耀傳之前半混二人爲一人也法運見下文卷三

東都內慧日道場道莊 建業人

隋大業初卒年八十一 續僧傳九

荆州四望山開聖寺智曠 太原王氏 五二六生

隋開皇二十年卒年七十五 續僧傳二七

廬山化城寺法充 九江畢氏

隋開皇末年卒 續僧傳十六

慧日道場慧越 嶺南人

隋開皇末年卒 續僧傳十七

清涼望臺嘉福 代郡鴈門聶氏

隋開皇二十四年卒 廣清涼傳下開皇止二十年疑有衍誤

京師勝光寺法性 兗州人

隋大業初卒年八十餘 續僧傳二八

慧日道場立身 金陵人

隋大業初卒年八十餘 續僧傳三一

西京大興善寺闍那崛多 犍陀羅國人

隋仁壽末卒年七十八 續僧傳二作開皇二十年卒開元錄七云崛多自開皇五年訖仁壽之末出養國等經非開皇二十年卒也

慧日道場法論 南郡孟氏

隋大業初卒年七十八 續僧傳九

清涼山令休 河南人 五二九生

隋仁壽元年卒年七十三 廣清涼傳中原作開皇二十一年癸酉正月卒開皇止二十年疑爲仁壽元年辛酉之誤

循州平等寺智敷 高麗本作智敬

隋仁壽元年卒 續僧傳一

丹陽彭城寺慧隆 丹陽句容何氏

隋仁壽元年卒 續僧傳十二

京師空觀寺玄鏡 趙州人

隋仁壽二年卒 續僧傳二七

代州耆闍寺道幽

隋仁壽中卒 續僧傳二七

幷州僧洪 幷州人

隋仁壽四年卒 往生瑞應刪傳

終南山神田道場僧照 京兆人 五二九生

隋大業七年卒年八十三 續僧傳十八

京師大興善道場僧粲 沛州陳留孫氏 釋氏通鑑作僧琛 五二九生

隋大業九年卒年八十五 續僧傳九

京師大興善寺僧蓋 恆州人

唐初卒年九十餘 續僧傳二八

京師凝觀寺法慶
隋大業初卒年七十六續僧傳二十七
西京大興善道場僧曇洛州張氏一作洛州
隋大業初卒續僧傳十
文成郡馬頭山僧善絳郡正平席氏
隋大業初卒續僧傳十七
京師大興善寺道密相州周氏
隋大業初卒續僧傳二八
京師延興寺靈遠恆州人高麗本作靈達
隋大業初卒續僧傳二八

相州鄴下玄景滄州石氏
隋大業二年卒續僧傳十七
禪宗三祖鑑智僧璨隆興通論作或云徐州人
隋大業二年卒禪宗六代祖師惟三祖續僧傳宋僧傳皆無傳今據景德錄三十五有僧璨院公山塔額云開皇十二年七月僧璨大士隱化於舒之皖公山岬結塔供養道信爲記云云與此不合解者以化作行化解頗可疑
西京大興善寺洪遵相州時氏五三〇生
隋大業四年卒年七十九續僧傳二二
東都龍天道場法濟
隋大業四年卒續僧傳二六

終南山楸梓谷普安京兆涇陽郭氏五三〇生
隋大業五年卒年八十續僧傳二九
河陽仙城山善光寺慧命太原河陽郭氏五三一生
周天和三年卒年三十八淨土往生傳作梁大通二年生則卒年四十一今據續僧傳十七
仙城山法音太原祁王氏五三一生
周天和三年卒年三十八續僧傳十七
弁州武德寺慧覺齊范氏五三一生
唐武德三年卒年九十續僧傳十二
弁州大興國寺曇選高陽崔氏五三一生

唐武德八年卒年九十五續僧傳二五
蔣州奉誠寺道成丹陽陶氏五三一生
隋開皇十九年卒年六十八續僧傳二二
終南山龍池道場道判曹州承氏郭氏五三一生
隋大業十一年卒年八十四續僧傳十二
新羅皇隆寺圓光三韓朴氏五三一生
唐貞觀四年卒年九十九續僧傳十三海東高僧傳二
趙郡滏洪山智舜趙州大陸孟氏五三三生
隋仁壽四年卒年七十二佛祖統紀作大業初卒今據續僧傳十七五三三生
廬山大林智鍇豫章夏侯氏五三三生

隋大業六年卒年七十八續僧傳十七
蒲州仁壽寺普明蒲州安邑衞氏
唐武德元年後卒年八十六續僧傳二十一
終南山避世峰靜藹滎陽鄭氏 五三四生
周宣政元年卒年四十五隆興通論佛祖統紀作周建德二年卒宗統編年作建德三年卒今據續僧傳二四及珠林百十五引
蜀都福緣道場僧毅 五三四生
隋仁壽二年卒年六十九續僧傳十八
丹陽攝山慧曠譙國曹氏 五三四生
隋大業九年卒年八十續僧傳十
綿州振響寺僧晃綿州涪城馬氏 五三五生
唐武德初卒年八十五續僧傳三十
西京日嚴道場智炬吳郡吳氏高麗本及六學僧傳均作智矩 五三五生
隋大業二年卒年七十二續僧傳十一
渤海志念冀州信都陳氏 五三五生
隋大業四年卒年七十四續僧傳十一
西京大禪定道場靈幹金城狄道李氏 五三五生
隋大業八年卒年七十八續僧傳十二
東都內慧日道場法澄吳郡人
隋大業初卒年七十餘續僧傳九

西京禪定道場慧瓚滄州王氏 五三六生
隋大業三年卒年七十二續僧傳十八
始興慧峙始興人 五三六生
隋大業十三年年八十二弘贊法華傳七
京師日嚴寺曇暹江都人
唐武德初卒年八十三續僧傳二八
彭城崇聖道場靖嵩丞郡固安張氏 五三七生
隋大業十年卒年七十八續僧傳十

天台宗四祖智者智顗荊州華容陳氏　西紀五三八生
亦作慧顗

隋開皇十七年卒年六十續僧傳弘贊法華傳作年六十七智者大師別傳景德錄
釋門正統作年六十與佛祖統紀九法喜傳陳光大元年智者年三十之說合今從之　五三八生

常州安國寺慧弼常州義興蔣氏　五三八生

隋開皇十九年卒年六十二續僧傳九高麗本作年六十三　五三八生

吳郡虎丘山智聚朱氏　五三八生

隋大業五年卒年七十二續僧傳十　五三八生

杭州天竺寺眞觀錢塘范氏　五三八生

隋大業七年卒年七十四西湖遊覽志餘十四作開皇十四年卒靈隱寺志三作大業四年卒今據續僧傳三一　五三八生

鄭州會善寺明恭　五三八生

唐武德五年卒年八十五續僧傳二七六學僧傳三十作武德二年卒　五三九生

襄州龍泉寺慧哲襄陽趙氏　五三九生

隋開皇十七年卒年五十九續僧傳九　五三九生

西京禪定道場智梵渤海條封氏條疑當作脩　五三九生

隋大業九年卒年七十五續僧傳十一　五三九生

京師清禪寺法應會稽王氏　五三九生

唐武德初卒年八十續僧傳十九　五三九生

益州龍居寺智詵徐州徐氏一作憲詵　五三九生

唐武德元年卒年八十續僧傳二二　五三九生

京師眞寂寺曇良淄州粟氏高麗本作粟氏　五三九生

唐初卒年八十餘續僧傳二八　五三九生

京師大莊嚴寺慧因吳郡海鹽于氏傳云晉太常寶之後則于氏也　五三九生

唐貞觀元年卒年八十九續僧傳十三　五四〇生

京師眞寂寺信行魏郡王氏　五四〇生

隋開皇十四年卒年五十五續僧傳十六作年五十四今據碑拓本　五四〇生

西京海覺道場法總太原段氏　五四〇生

隋大業中卒年七十續僧傳十　五四〇生

行堅　五四〇生

隋大業中卒宋僧傳二四　五四〇生

襄陽智閏襄陽人一作智潤　五四〇生

隋大業十年卒年七十五續僧傳十　五四〇生

京師化度寺轉明鹿氏　五四〇生

隋大業十年卒續僧傳二六　五四〇生

西京日嚴道場辯義貝州清河馬氏　五四一生

隋大業二年卒年六十六續僧傳十一　五四一生

東都內慧日道場智脫濟陽考城蔡氏　五四一生

隋大業三年卒年六十七續僧傳九　五四一生

江都安樂寺慧海 清河武城張氏 五四一生

隋大業五年卒年六十九 續僧傳十二

終南山豐德寺智藏 華州鄭縣魏氏 五四一生

唐武德八年卒年八十五 續僧傳十九

始州香林寺慧主 始州永歸賈氏 五四一生

唐貞觀三年卒年八十九 續僧傳二二

西京大禪定道場曇遷 博陵饒陽王氏 五四二生

隋大業三年卒年六十六 續僧傳十八

西京大禪定道場慧歡 京兆雲陽曾氏 五四二生

隋大業六年卒年六十九 續僧傳十八

荊州龍泉寺羅雲 南郡松滋邢氏 五四二生

隋大業十二年卒年七十五 續僧傳九

京師大莊嚴寺保恭 青州崔氏 五四二生

唐武德四年卒年八十 續僧傳十一

并州大興國寺洪林 太原人

唐武德中卒年八十餘 續僧傳十八

西京大禪定道場靜端 武威人一名慧端 五四三生

隋大業二年卒年六十四 續僧傳十八

西京大禪定道場童眞 河東蒲坂李氏 五四三生

隋大業九年卒年七十一 續僧傳十二

天台山國清寺智越 南陽鄭氏 五四三生

隋大業十二年卒年七十四 嘉定赤城志三五作臨海郭氏大業十三年卒今據續僧傳十七

益州譽應山道場法進

隋大業十三年卒 續僧傳十八

西京大禪定道場覺朗 河東人

隋大業末卒 續僧傳二二

鄂州法朗 南陽許氏

隋大業末卒 續僧傳二六

京師靜影寺淨辯 冀州韋氏

隋大業末年卒 續僧傳二八

黃州隨華寺玄秀 元明本作濟華寺

隋末卒 續僧傳二九

京師化度寺僧邕 太原介休郭氏 五四三生

唐貞觀五年卒年八十九 續僧傳十九及化度寺塔銘拓本

終南山至相道場彭淵 京兆武功趙氏 陝西通志引作彭淵 五四四生

隋大業七年卒年六十八 續僧傳十一

丹陽仁孝道場智琳 高平防輿閭丘氏 五四四生

隋大業九年卒年七十 續僧傳十

揚州長樂寺住力 河南陽翟褚氏 五四四生

唐武德六年卒年八十續僧傳三十
京師大莊嚴寺僧定丹陽人
唐武德七年卒年八十餘續僧傳十九
終南山藍谷悟眞寺慧超丹陽建康沈氏高麗本作建元汎氏弘贊法華傳八作建元范氏
五四六生
唐武德五年卒年七十七續僧傳二九
終南山紫蓋沙門法藏潁川潁陰荀氏
五四六生
唐貞觀三年卒年八十四續僧傳十九無年歲今以周天和二年年二十二出家推之又元明本作貞觀二年卒今從宋本
西京日嚴道場明舜青州張氏
五四七生

隋大業二年卒年六十續僧傳十一
西京禪定道場僧朗恆州人
隋大業末年卒年七十餘續僧傳十
京師大總持寺寶襲貝州人
唐武德末年卒年八十續僧傳十二
京師大莊嚴寺曇倫汴州授儀孫氏
唐武德末卒年八十餘續僧傳二一
江州東林寺道暕妝南周氏
五四七生
唐貞觀二年卒年八十二續僧傳二一
安州方等寺慧暠安陸人
五四七生

唐貞觀七年卒年八十七續僧傳十三
京師玄法寺法琰金陵嚴氏
唐貞觀十年卒年九十餘續僧傳三一傳言晚被首玄法貞觀十年卒日嚴終于武德復居法琰終於武德之季又居玄者年迫期頤貞觀十年卒云云是以居玄爲另一僧名矣
河東僧衍并州汶水人
五四七生
唐貞觀十六年卒年九十六迦才淨土論下宋僧傳二四作僧衍無卒年戒珠淨土往生傳云衍貞元九年有疾遂終是中唐人也然淨土論云衍九十已上逢綽法師講觀經方始迴心四五年間臨終無怠道綽初唐人何能與中唐人相遇貞元九年云云當是貞觀九年之誤時衍年九十餘迴心四五年至九十六而卒也然宋僧傳又云衍九十六迴綽迴心五年一心無怠則卒年當百歲二說亦殊以淨土論猶是唐人舊帙今從之

西京眞寂道場法彥洺州張氏一作濟州
隋大業三年卒年六十餘續僧傳十三三引作年六十珠林
河東栖巖道場智通河東猗氏程氏
五四八生
隋大業七年卒年六十四續僧傳十八
鄧州寧國寺惠祥周氏
隋大業末年卒年七十續僧傳二一
京師大興善寺明琛莒州沂水韋氏
唐初卒續僧傳二八
京城眞寂寺慧如

唐武德初卒無傳記 羅曜國人
東都上林園翻經館達摩笈多 五四〇生
唐武德二年卒 貞元新錄十作武德三年卒今據續僧傳二及開元錄七
常州建安寺智琚 新安黃昌李氏
唐武德二年卒 續僧傳十二
京師慈門寺普曠 扶風鄠樊氏 五四八生
唐武德三年卒年七十三 續僧傳十一
京師大總持寺慧遷 瀛州人
唐武德末年卒年七十九 續僧傳十二
京師靜覺寺法周
唐貞觀初卒年八十餘 續僧傳二八
相州慈潤寺慧休 瀛州樂氏 五四八生
唐貞觀十九年年九十八 續僧傳十五
西京延興寺通雄 河東蒲坂趙氏六學僧傳作通幽 五四九生
隋大業元年卒年五十七 續僧傳二二
西京大禪定道場靈璨 懷州人
唐武德初卒年七十 續僧傳十
京師靜法寺智疑 康氏
唐初卒年七十餘 續僧傳二八
京師延興寺吉藏 安氏 五四九生

唐武德六年卒年七十五 續僧傳十一
西京靜法道場慧海 河東虞鄉張氏 五五〇生
隋大業二年卒年五十七 續僧傳十一
西京寶刹道場淨願 代州人
隋大業五年卒年六十餘 續僧傳十
京師淨影寺善胄 瀛州淮氏 五五〇生
唐武德三年卒年七十一 續僧傳十一
京師大興善寺法侃 梁陽鄭氏 五五一生
唐武德六年卒年七十三 續僧傳十一
蜀川慧岸
唐武德六年卒 續僧傳二七
同州大興國寺法祥 同州澄城人
唐武德七年卒 續僧傳十三
同州大興國寺道林 同州郃陽李氏
唐武德七年卒 續僧傳十九
并州義興寺智滿 太原賈氏 五五一生
唐貞觀二年卒年七十八 續僧傳十九
潤州攝山栖霞寺智聰 五五一生
唐貞觀二十三年卒年九十九 續僧傳二十作貞觀廿二年卒今據高麗本珠林入二引及法華經傳記

天台山法彥 清河張氏 五五二生
隋大業七年卒年六十 續僧傳十七 高麗本作年六十六釋門正統六學僧傳均引作年六十
秦州永寧寺無礙 建業陳氏 五五二生
唐貞觀十九年卒年九十四 續僧傳二一 六學僧傳十九作年八十四誤因本傳明言梁承聖二年生也
西京日嚴道場善權 揚都人
隋大業初年卒年五十三 續僧傳三一
京師淨影寺道顏 定州李氏
唐武德五年卒年七十餘 續僧傳二八

揚州海陵正見寺法禦 揚州海陵李氏 五五三生
唐貞觀四年卒年七十八 六學僧傳四作年八十七今據續僧傳二一
江都慧日道場慧覺 太原晉陽孫氏 五五四生
隋大業二年卒年五十三 續僧傳十二
相州慈潤寺靈琛 周氏 五五四生
唐貞觀二年卒年七十五 塔銘見安陽金石錄三及金石補正二九塔貞觀三年造而云歲在玄枵泯然遷化則貞觀二年戊子也歷代名人年譜作陳顧明元年卒誤師曾從信行禪師學未必長於信行二十七歲
同州大興國寺道宗 馮翊衛氏 五五四生
唐貞觀十二年卒年八十五 續僧傳十四
東都內慧日道場敬脫 汲郡人 五五五生
隋大業十三年卒年六十三 續僧傳十二
并州大興國寺慧超 上黨潞城申屠氏
唐武德七年卒年七十餘 續僧傳十九
京師勝光寺慧乘 徐州彭城劉氏 五五五生
唐貞觀四年卒年七十六 續僧傳二五
潞州法住寺曇榮 定州九門張氏 五五五生
唐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五 續僧傳二十
衛州霧落泉惠方 冀州信都趙氏 五五五生
唐貞觀二十一年卒年九十三 續僧傳二一

南武州智周 徐州下邳趙氏 五五六生
唐武德五年卒年六十七 續僧傳十九
天台山國清寺智晞 潁川陳氏 五五六生
唐貞觀元年卒年七十二 續僧傳十九
蒲州仁壽寺道愍 河東虞鄉張氏 五五六生
感通錄作道遜
唐貞觀四年卒年七十五 續僧傳十四作貞觀中年卒珠林三三引作貞觀二年卒大唐內典錄十感通錄下均作貞觀四年卒傳錄均宜公所著前後不同今從其後者
天台山國清寺智璪 清河張氏 五五六生
唐貞觀十二年卒年八十三 續僧傳十九
東都上林園翻經館彥琮 趙郡柏人李氏 五五七生

隋大業六年卒年五十四 續僧傳二 全唐文將清彥琮文四篇誤作唐彥悰撰

蒲州普濟寺道英 蒲州猗氏陳氏 五五七生

唐貞觀十年卒年八十 續僧傳二六華嚴懸談會玄記三八 珠林四五引作貞觀七年卒年七十七

京師救度寺洪滿 安定梁氏 五五七生

唐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三 續僧傳二七

華嚴宗初祖法順 雍州萬年杜氏 亦稱杜順 五五七生

唐貞觀十四年卒年八十四 隆與通論作貞觀十五年卒今據續僧傳二五

行矩 彥琮兄子

唐貞觀初卒 續僧傳二

雍州醴泉遺俗

唐貞觀初卒 續僧傳二九 感通錄下

京師勝光寺辯相 瀛州史氏

唐貞觀初卒年七十餘 續僧傳十二

京師延興寺慧誕 雍州人

唐貞觀初卒年七十餘 續僧傳二八

益州福感寺道積 蜀人

唐貞觀初卒年七十餘 六學僧傳作貞觀元年卒今據續僧傳二九 珠林八一引作年七十

京師法海寺寶巖

唐貞觀初卒年七十餘 續僧傳三一

香山神足寺僧姚 莊氏

唐貞觀十二年卒年八十餘 華嚴懸談會玄記三八

京師清禪寺慧胄 河東蒲坂王氏

唐貞觀初年卒年六十九 續僧傳三十

終南山智炬寺明瞻 恆州石邑杜氏 高麗本及弘贊法華傳作明曉 五五九生

唐貞觀二年卒年七十 續僧傳二五

雍州新豐福緣寺道休

唐貞觀三年卒 續僧傳二九

益州建明寺慧琳 綿州紳泉縣氏

唐貞觀四年卒 續僧傳二七

京師弘善寺法曠 咸陽駱氏

唐貞觀七年卒 續僧傳二九

京師定水寺僧鳳 蕭氏

唐貞觀中卒年七十七 續僧傳十三

終南山至相寺智正 定州安喜白氏 五五九生

唐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一 續僧傳十四

相州靈智 五六〇生

唐貞觀八年卒年七十五 續僧傳二十

益州福壽寺寶瓊 益州綿竹馬氏

唐貞觀八年卒續僧傳二九
感通錄下

太原慧達

唐貞觀八年卒續僧傳
二九

天台等觀富陽孫氏

唐貞觀十年卒法華經顯應錄引靈瑞集作
貞觀中卒今據釋門正統二

澤州清化寺智徵澤州高平焦氏 五六〇生

唐貞觀十二年卒年七十九續僧傳
十五

雍州梁山父德雍州醴泉徐氏 明本作父高麗本作
又珠林四五引作父釋氏通鑑作文

唐貞觀十二年卒續僧傳
二六

蜀都寶園寺玄續成都桑氏

唐貞觀中卒續僧傳
十三

益州福化寺慧聰王氏

唐貞觀中卒續僧傳
二七

襄州神足寺慧眺莊氏

唐貞觀十三年卒年八十餘續僧傳
十五

幽州智苑

唐貞觀十三年卒冥報記及大
唐內典錄十

幽州淨琬

唐貞觀十三年卒趙尊仁撰雲居寺石經記拓本
遼文存四顯疑與智苑是一人

箕山慧進潞州上黨鮑氏 五六〇生

唐貞觀十九年卒年八十六續僧傳
二三

道謙虞雍張氏
遺孤弟 五六一生

唐貞觀元年卒年六十七續僧傳
十四

天台宗五祖章安灌頂常州義興吳氏 五六一生

唐貞觀六年卒年七十二續僧傳
十九

西京禪定道場智凝豫州人

隋大業中卒年四十八續僧傳
十

天台山波若高句麗人 五六二生

隋大業九年卒年五十二續僧傳
十七

西京慈門道場本濟太原介休宋氏 五六二生

隋大業十一年卒年五十四續僧傳十八 但本傳云
開皇元年時登十八則大
業十一年年
五十二耳

荊州開聖寺法運荊州長林鄧氏

唐武德中卒年六十續僧傳
二七

京師普光寺玄琬弘農華陰楊氏 五六二生

唐貞觀十年卒年七十五隆興通論佛祖通載作貞觀
九年卒今據續僧傳二三

荊州玉泉寺慧瑜岑氏 五六二生

唐貞觀十四年卒年七十九續僧傳
十四

蒲州柏梯寺曇獻京兆始平張氏

唐貞觀十五年卒續僧傳
二一

代州昭果寺僧明　五六二生
唐貞觀十六年卒年八十一　續僧傳二七
并州玄中寺道綽　并州汶水衛氏　五六二生
唐貞觀十九年卒年八十四　戒珠淨土往生傳作貞觀三年卒　林宏往生集作貞觀二年卒　始因續僧傳二十綽傳有貞觀二年綽知命將盡一語而談然其下明云咸見鶖師在七寶船上告綽汝淨土堂成但餘報未盡是其年綽固未卒也傳末又云綽今年八十有四神氣明爽是道宣撰續僧傳時綽仍未卒續僧傳初稿止於貞觀十九年見道宣自序迦才淨土論謂綽貞觀十九年卒與僧衍貞觀九年僧之年歲仍本續僧傳
京師法海寺法通　京兆鄠關氏
唐武德初卒年五十六　續僧傳二七

京師勝光寺道宗　五六三生
唐武德六年卒年六十一　續僧傳十一
雍州寶雲寺智友　雍州人　五六三生
唐貞觀八年卒年七十二　弘贊法華傳八
終南山悟眞寺法誠　雍州萬年樊氏　五六三生
唐貞觀十四年卒年七十八　續僧傳二九
蔚州五臺寺曇韻　高陽人
唐貞觀十六年卒年八十餘　續僧傳二十
西京慈門道場善智　本濟弟
隋大業三年卒年四十餘　續僧傳十八不著年歲但既爲本濟弟而先卒於濟八年濟年五十四智年不過四十餘耳　五六四生
終南山悟眞寺淨業　漢東隨史氏　五六四生
隋大業十二年卒年五十三　續僧傳十二
蘇州通玄寺慧穎　江夏李氏　五六四生
唐貞觀四年卒年六十七　續僧傳十四
蘇州武丘山智琰　吳郡吳朱氏　五六四生
唐貞觀八年卒年七十一　續僧傳十四
京師大莊嚴寺道哲　齊郡臨邑唐氏　五六四生
唐貞觀九年卒年七十二　續僧傳二十
京師崇義寺慧穎　清河張氏　五六四生

唐貞觀十一年卒年七十四　續僧傳十四
京師勝光寺波頗　中天竺人　五六五生
唐貞觀七年卒年六十九　六學僧傳二作貞觀六年卒今據續僧傳三開元錄八
相州寒陵山寺道昂　魏郡人　五六五生
唐貞觀七年卒年六十九　華嚴經傳記作年八十九今據續僧傳二十又珠林二三引作貞觀十年卒
京師弘法寺靜琳　南陽張氏　五六五生
唐貞觀十四年卒年七十六　續僧傳二十
綿州隆寂寺靈睿　潁川陳氏　五六五生
唐貞觀二十一年卒年八十三　續僧傳十五

衛州霖落泉僧倫 衛州汲呂氏 五六五生
唐貞觀二十三年卒年八十五 續僧傳二一
常州弘業寺道慶 廣陵戴氏 五六六生
唐武德九年卒年六十一 續僧傳十二
京師大莊嚴寺神迴 馮翊臨晉田氏 五六六生
唐貞觀四年卒年六十五 續僧傳十三
京師靈化寺三慧 樓煩人
唐貞觀中卒年七十 續僧傳十四
蒲州仁壽寺志寬 蒲州河東姚氏 五六六生
唐貞觀十七年卒年七十八 續僧傳十五
九江廬山大志 會稽山陰顧氏
隋大業中卒年四十三 續僧傳二九
京師普光寺曇藏 弘農華陰楊氏 五六七生
唐貞觀九年卒年六十九 續僧傳十三
京師弘福寺智首 安定皇甫氏 五六七生
唐貞觀九年卒年六十九 續僧傳二三
京師普光寺法常 南陽白水張氏 五六七生
唐貞觀十九年卒年七十九 續僧傳十五
越州嘉祥寺智凱 丹陽馮氏
唐貞觀二十年卒 續僧傳十四

京師普光寺道岳 河南滎陽孟氏 五六八生
唐貞觀十年卒年六十九 續僧傳十三
蒲州普救寺道積 河東安邑相里氏 五六八生
唐貞觀十年卒年六十九 續僧傳三十
蘇州武丘山法恭 吳郡吳顧氏 五六八生
唐貞觀十四年卒年七十三 續僧傳十四
蒲州仁壽寺慧蕭 彭城劉氏 五六八生
唐貞觀十四年卒年七十三 續僧傳二三
京師弘福寺僧辯 南陽張氏 五六八生
唐貞觀十六年卒年七十五 續僧傳十五 六學僧傳二三作貞觀十三年卒
西京大禪定道場靜玄 天水趙氏 高麗本作靖玄 五六九生
隋大業七年卒年四十三 續僧傳十
禪居道場慧斌 胡氏 五六九生
隋大業八年卒年四十四 弘贊法華傳七
河東栖巖道場眞慧 陝州河北陳氏 五六九生
隋大業十一年卒年四十七 續僧傳十八
相州日光寺法礪 趙州李氏 五六九生
唐貞觀九年卒年六十七 續僧傳二三
京師會昌寺空藏 晉陽王氏 五六九生
唐貞觀十六年卒年七十四 續僧傳二九 感通錄下

幷州義興寺道亮　趙州欒城趙氏　五六九生
唐貞觀十九年年七十七　續僧傳二三　六學僧傳二三作年七十
蔣州栖霞寺法韻　蘇州陳氏　五七〇生
隋仁壽四年卒年三十五　續僧傳三一
伯濟國達拏山寺慧顯　伯濟國人
唐貞觀初卒年五十八　續僧傳二九
京師慈悲寺行等　馮翊吉氏　五七〇生
唐貞觀十六年卒年七十三　續僧傳十五
終南山玉泉寺靜藏　澤州高都張氏　五七一生
唐武德九年卒年五十六　續僧傳十三
汾州光嚴寺志超　同州馮翊田氏　五七一生
唐貞觀十五年卒年七十一　續僧傳二十
荆州開聖寺慧因　清河武城張氏
唐貞觀十九年後卒年七十五　續僧傳二七
襄州光福寺慧璿　董氏　五七一生
唐貞觀二十三年卒年七十九　續僧傳十五
京師慈恩寺道洪　河東尹氏
唐貞觀末年卒年七十九　續僧傳十五　傳云年十三以開皇六年出家則貞觀末年當七十六　五七二生
雍州津梁寺法喜　襄陽李氏　五七二生

唐貞觀六年卒年六十一　續僧傳十九　五七二生
東都天宮寺明略　洛陽孟氏　道岳弟
唐貞觀十二年卒年六十七　續僧傳十三　五七二生
終南山龍田寺法琳　潁川陳氏
唐貞觀十四年卒年六十九　續僧傳二五　開元錄八卒年不明今據法琳別傳　五七二生
蒲州栖巖寺神素　太原王氏
唐貞觀十七年卒年七十二　續僧傳十三　五七二生
新羅國僧統慈藏　新羅金氏
唐永徽中卒年八十餘　續僧傳二四　無卒年今據珠林八一引
蒲州栖巖寺道傑　弘農楊氏　五七三生
唐貞觀元年卒年五十五　續僧傳十三　五七三生
襄州常濟寺智拔　襄陽張氏
唐貞觀十四年卒年六十八　續僧傳十四　六學僧傳十九作年六十六　五七三生
梓州牛頭山智通　梓州陳氏
唐貞觀二十三年卒年七十七　續僧傳三十作年九十七今據弘贊法華傳三　五七三生
蘇州通玄寺慧旻　河東人
唐貞觀末年卒年七十七　續僧傳二三　六學僧傳十九作貞觀二十年卒　五七三生
光明寺慧了　宋氏
唐顯慶元年卒年八十四　塔銘見金石續編五　五七四生
長樂寺慧偁　海陵劉氏

隋大業十二年年四十三 弘贊法華傳七　五七七生

眉州聖種寺道會 犍爲武陽史氏　五七四生

唐貞觀末卒年七十 續僧傳二五

京師弘福寺慧斌 兗州和氏　五七五生

唐貞觀十九年卒年七十二 續僧傳二十

京師會昌寺德美 清河臨清王氏　五七五生

唐貞觀十一年卒年六十三 續僧傳三十 珠林百三引作年六十

越州弘道寺慧持 汝南周氏　五七五生

唐貞觀十六年卒年六十八 續僧傳十四

京師延興寺道胄 京兆始平輔氏　五七五生

唐顯慶四年卒年八十五 續僧傳二三

襄州紫金寺慧稜 西隆申屠氏　五七六生

唐貞觀十四年卒年六十五 隆興通論作貞觀二十年卒今據續僧傳十四

梓州通泉寺慧震 龐氏　五七六生

唐貞觀十五年卒年六十六 續僧傳三十

東都天宮寺法護 趙郡趙氏　五七六生

唐貞觀十七年卒年六十八 續僧傳十三

汴州安業寺神照 汴州中牟淳于氏　五七七生

唐貞觀中卒年五十九 續僧傳十三

荆州四層寺法顯 南郡江陵丁氏　五七七生

唐永徽四年卒年七十七 續僧傳二一

益州福感寺道基 河南東平呂氏　五七八生

唐貞觀十一年卒年六十餘 續僧傳十四 六學僧傳二三作貞觀十年卒

晉州寶嚴寺僧襲 絳州人　五七八生

唐貞觀十五年卒年六十四 續僧傳十七

京師紀國寺慧淨 常山眞定房氏　五七八生

唐貞觀十九年年六十八 續僧傳三

新羅安含 金氏　五七九生

唐貞觀十四年卒年六十二 海東高僧傳二

越州鄮林寺法敏 丹陽孫氏　五七九生

唐貞觀十九年卒年六十七 六學僧傳二五作年七十六今據續僧傳十五及華嚴懸談會玄記三七

襄部法門寺惠晉　五七九生

唐顯慶三年卒年八十 續僧傳二一附玄爽傳後坊本名人生卒年表附高僧表誤以惠晉卒年爲玄爽卒年

京師清禪寺慧隨 荆州江陵李氏　五八〇生

唐貞觀十年卒年五十七 續僧傳三

蘇州法流水寺慧璧 嘉興弘氏

唐貞觀末年七十餘 續僧傳十三

終南山豹林谷會逈 雍州萬年人

唐貞觀末年卒續僧傳二九　南陽張氏

長安普光寺慧融

唐永徽初卒續僧傳二十附明淨傳無卒年今據珠林百一引

京師定水寺明濬齊州孫氏

唐永徽二年卒續僧傳二七

絳州法轍絳州人、

唐永徽二年卒法華經顯應錄引靈瑞集

禪宗四祖大醫道信河內司馬氏　五八〇生

唐永徽二年辛亥卒年七十二續僧傳二一按景德錄僧璨傳云開皇十二年壬子有沙彌道信年始十四來禮佛與此差一歲

荊州神山寺玄爽南陽劉氏

唐永徽三年卒續僧傳二一

代州照果寺解脫臺山夾川邢氏

唐永徽中卒華嚴經傳記四作貞觀十六年卒年八十一華嚴懸談會玄記三八因之與上文代州昭果寺僧明同寺同歲同年卒頗可疑疑華嚴經傳記認二人爲一人也今據續僧傳二一

會稽永欣寺後僧會

唐永徽六年卒宋僧傳十八作永徽中卒今據佛祖統紀四十

蒲州救苦寺惠仙河東蒲坂趙氏　五八一生

唐永徽六年卒年七十五續僧傳二一

千歲實掌中印度人

唐顯慶二年卒佛祖統紀四十云周威烈王十九年生嘉泰錄二四云周威烈王十二年丁卯生魏晉間抵此土歷四百餘年一千七十二歲　五八二生

京師弘福寺玄會幽州安定席氏

唐貞觀十四年卒年五十九續僧傳十五

嵩山少林寺慧安荊州支江衛氏　五八二生

唐景龍三年卒年一百二十八宋僧傳十八作一百三十許歲又云起開皇二年至景龍三年則實一百二十八也景德錄四作神龍三年卒佛祖通載作景隆元年卒禪燈世譜又作神龍五年卒今卒年據宋僧傳年歲據景德錄

綿州大施寺世瑜台州陳氏一作始州　五八三生

唐貞觀十九年卒年六十三續僧傳二十

京師普光寺慧璡揚州江都吳氏

唐貞觀八年卒年五十餘續僧傳二三

益州淨惠寺惠寬益州綿竹楊氏　五八四生

唐永徽四年卒年七十續僧傳二一

嵩山會善寺道安荊州李氏　五八四生

唐景龍二年卒年一百二十五宋僧撰碑嵩陽石刻集記下碑已殘闕惟生於開皇四年滅於景龍二年春秋百有廿餘歲等字尚有頗疑與上文少林寺慧安同一人同里同名同禮忍大師同居嵩山同百有餘歲所異者一姓李一姓衛然衛氏云云恐涉東晉時道安而誤耳又按碑末有建塔僧破竈等字金石萃編七七著錄此碑時已闕據景德錄四慧安壯嗣有破竈墮此亦足爲同一人之證姑兩存之以俟考定

蘇州常樂寺法聰陳氏　五八六生
唐顯慶元年卒年七十一續僧傳二七
鄧州興國寺智勤朱氏　五八六生
唐顯慶四年卒年七十四續僧傳二五
衡岳善伏常州義興蔣氏
唐顯慶五年卒續僧傳二一
代州五臺山明隱
唐龍朔元年卒續僧傳二七
成都府法聚寺員相蜀人
唐龍朔元年卒朱僧傳二九

京師大慈恩寺靈辨隴西狄道李氏　五八六生
唐龍朔三年卒年七十八華嚴經傳記三
驪山津梁寺善慧河內溫荀氏高麗本作荀氏　五八七生
唐貞觀九年卒年四十九續僧傳二九
益州多寶寺道因濮陽侯氏　五八七生
唐顯慶三年卒年七十二宋僧傳二及李儼撰碑銘拓本
兗州法集寺法沖隴西成紀李氏
唐麟德中年七十九續僧傳二七
京師大莊嚴寺智興洛州宋氏高麗本作洛州珠林四四引作洺州　五八八生
唐貞觀六年卒年四十五續僧傳三十

箕州箕山寺慧思太原介休郭氏　五八八生
唐貞觀十六年卒年五十五續僧傳二十
蒲州仁壽寺海順河東蒲坂任氏　五八九生
唐武德元年卒年三十續僧傳十三
京師普光寺慧滿冀州長安梁氏　五八九生
唐貞觀十六年卒年五十四續僧傳二三
西京淨影寺智藏夏州費氏　五九一生
唐儀鳳三年卒年八十八弘贊法華傳八
益州福勝寺智興秦州劉氏明本作道興　五九三生
唐顯慶四年卒年六十七續僧傳二三

金陵牛頭山一世法融潤州延陵韋氏　五九四生
唐顯慶二年卒年六十四劉禹錫撰塔記無年歲今據續僧傳二一
終南山至相寺弘智始平槐里萬氏　五九五生
唐永徽六年卒年六十一續僧傳二五
京兆西明寺道宣丹徒錢氏　五九六生
唐乾封二年卒年七十二宋僧傳十四
藍田悟眞寺慧遠京兆杜氏　五九七生
唐貞觀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一續僧傳十一無卒年今據弘贊法華傳三
金陵牛頭山二世智巖丹陽曲阿華氏　六〇〇生
唐儀鳳二年卒年七十八續僧傳二一作永徽五年卒是長於法融十七歲也六學

僧傳四作永徽五年卒年七十六亦長於融十五歲昔智者大師弟子法喜長智者三十歲事不常有今據續德錄四又佛祖綱目作儀鳳三年卒

京師大總持寺智實雍州萬年邵氏　六〇一生

唐貞觀十二年卒年三十八六學僧傳作貞觀二年卒談今據續僧傳二五

京師大慈恩寺玄奘　洛州緱氏陳氏　西紀六〇二生

唐麟德元年卒年六十三舊唐書作顯慶六年卒年五十六續僧傳四作麟德元年卒年六十五劉軻撰塔銘作年六十九今據冥詳撰行狀以其與諸家武德五年年二十一之說合也

京師大慈恩寺明慧

唐麟德元年卒宋僧傳二四

襄州月嶺山曇猷　許州張氏

唐乾封元年卒弘贊法華傳五

華嚴宗二祖智儼　天水趙氏　六〇二生

唐總章元年卒年六十七續僧傳二六未著卒年法界宗五祖略記謂儼生於開皇二十年卒於總章元年年七十二今據華嚴經傳記三

京師西明寺道世　伊闕韋氏　避諱行字時稱玄惲釋氏通鑑乃謂玄暉字道世又誤惲爲暉

唐總章元年後卒宋僧傳四云未測所終釋氏通鑑敘其卒於弘道元年乃大概之詞稽古略認爲是年卒未可據

汾州啟福寺惠澄

唐調露元年卒佛祖統紀四十

天台宗六祖法華智威　縉雲蔣氏　佛祖道影作朱氏

唐永隆元年卒宋僧傳六無卒年釋門正統作永隆三年卒永隆無三年今據佛祖統紀七

禪宗五祖大滿弘忍　蘄州黃梅周氏　林間錄謂周從母姓　六〇二生

唐高宗上元二年乙亥卒年七十四舊唐書作咸亨五年卒今據宋僧傳八天聖錄作上元二年壬申誤坊本名人生卒年表附高僧表作肅宗上元二年卒尤誤

京師西明寺靜之　雍州高陵趙氏　六〇四生

唐顯慶五年卒年五十七續僧傳二一

弁州惟岸　弁州交城人　六〇六生

唐垂拱元年卒年八十淨土往生傳及宋僧傳十八

荊州玉泉寺大通神秀　開封尉氏李氏

唐神龍二年卒年百餘歲舊唐書宋僧傳景德錄均不著年歲張說之集十九大通禪師碑云生於隋末百有餘歲未嘗自言故人莫審其數也今從之而請益錄云年一百有七是生於隋開皇二十年長於五祖也未審何據

趙景公寺道安　雍州渭南張氏　六〇八生

唐總章元年卒年六十一塔記拓本金石萃編五七

京師慈恩寺義褒　常州晉陵薛氏

唐龍朔元年後卒年五十一續僧傳十五

京師善導　臨淄人　瑞應傳作泗州宋氏　六一三生

唐永隆二年卒年六十九淨土往生傳作貞觀中卒釋氏通鑑於龍朔二年下敘導事稽古略遂作龍朔二年卒今據黑谷上人語燈錄九引新修往生傳

西京廣福寺地婆訶羅　華言日照中印度人　六一三生

唐垂拱三年卒年七十五宋僧傳二無卒年今據華嚴經傳記一

西明寺圓測文雅　新羅國王孫　六一三生

周萬歲通天元年卒年八十四宋復撰塔銘拓本

洛京天宮寺惠秀陳留李氏

唐開元中卒年百歲宋僧傳十九

京師弘福寺玄覽隨州房子李氏 六二一生

唐貞觀十八年卒年二十四續僧傳二九

洛京天竺寺寶思惟迦濕彌羅國人

唐開元九年卒年百餘歲開元錄九宋僧傳三

京師恆濟寺懷素南陽范氏 此玄奘弟子也貞元間有善書懷素見下文全唐詩全唐文均誤認爲一廿二史劄記十六云新唐書一部獨缺兩僧一高行之玄奘一邪倖之懷素則又誤以薛懷義爲懷素不知懷義事蹟已見則天傳也 六二四生

周萬歲通天二年卒年七十四宋僧傳十四不著卒年今以開元錄貞觀十九年出家及宋僧傳俗齡七十四法臘五十三推之

廣州法性寺印宗吳郡印氏 六二七生

唐先天二年卒年八十七宋僧傳四

泗州普光王寺僧伽葱嶺北何國人 六二八生

唐景龍四年卒年八十三景德錄作景龍三年卒隆興通論作景雲二年卒宗統編年又作景隆二年卒今據宋僧傳十八廣記九六廣川書跋十所引同

金陵牛頭山三世慧方潤州延陵濮氏 六二九生

周證聖元年卒年六十七景德錄四

潤州竹林寺曇璀吳郡顧氏 五燈嚴統作顏氏 六三一生

周天授三年卒年六十二五燈全書作天授二年卒今據宋僧傳八

京師大慈恩寺窺基京兆尉遲氏 六三二生

唐永淳元年壬午卒年五十一廣清涼傳作永淳二年卒李又撰碑作永淳二年壬午卒今據宋僧傳四及李弘慶撰塔銘拓本

法雲公萬迴虢州閿鄉張氏 六三二生

唐景雲二年卒年八十宋僧傳十八無卒年廣記引談賓錄及兩京記作景雲中卒六學僧傳作景龍二年卒佛祖通載作景隆元年卒年七十四今據景德錄二七

荆州玉泉寺恆景當陽文氏 華嚴懸談會玄記三八作弘景宋傳避宋諱六三四生

唐先天元年卒年七十九宋僧傳五

東京相國寺慧雲湖湘姚氏

唐先天中卒宋僧傳二六

金陵牛頭山四世法持潤州江寧張氏 六三五生

周長安二年卒年六十八宋僧傳八

相州安陽靈泉寺僧朗潁城王氏 六三五生

周長安二年卒年六十八塔銘見安陽金石錄三長安三年立撰人闕中多武周新字全唐文八四一作于競撰未審何據競益晚唐人曾撰王審知德政碑去武周之世已二百餘年矣勞格讀書雜識八曾辨之

京兆大薦福寺義淨齊州張氏 六三五生

唐先天二年卒年七十九開元錄九宋僧傳一

京師崇聖寺文綱會稽孔氏 六三六生

唐開元十五年卒年九十二宋僧傳十四

淨域寺法藏蘇州吳縣諸葛氏　六三七生

唐開元二年卒年七十八田休光撰塔銘拓本並見金石萃編七一

洛京聖善寺善無畏中印度人　六三七生

唐開元二十三年卒年九十九宋僧傳二及李華撰碑狀英華八六一

中岳沙門如上黨王氏　金石續編作法如　六三八生

唐永昌元年卒年五十二行狀見十二硯齋金石錄十

禪宗六祖大鑒慧能南海新興盧氏　六三八生

唐先天二年八月卒年七十六佛祖通載作先天元年卒五燈全書作開元元年卒先天二年十二月始改元開元今據宋僧傳八

越州妙喜寺僧達會稽王氏　六三八生

唐開元七年卒年八十二宋僧傳二九

虎丘山寺僧瑗高平昌邑郁氏　六三九生

唐永昌元年卒年五十一六學僧傳二十作永昌二年卒今據宋僧傳四

實際寺隆闡懷惲南陽張氏　六四〇生

周大足元年卒年六十二思莊等撰碑銘金石萃編八六

悟眞寺玄際澤南劉氏　六四〇生

唐神龍二年卒年六十七弘贊法華傳十

京兆西明寺崇業

唐開元中卒宋僧傳十四

洛京長壽寺菩提流志南天竺國人

唐開元十五年卒開元錄九宋僧傳三云年一百五十六

遂州任善

唐開元十五年卒佛祖統紀四一引金剛感驗錄

少林寺靈運蘭陵蕭氏

唐開元十七年卒崔琪撰塔碑金石萃編八八

開元寺僧貞京兆張氏　六四二生

唐開元十三年卒年八十四沈興宗撰塔銘金石萃編八三

都梁山仁節澤州高平張氏　六四二生

唐天寶五載卒年百有五宋李昭玘撰傳樂靜集七

華嚴宗三祖賢首法藏康居康氏　六四三生

唐先天元年卒年七十宋僧傳五無卒年今據開朝隱撰碑崔致遠撰法藏和尚傳

鼇州龍興寺法現弋陽宣氏本名法顯避中宗諱改　六四三生

唐開元八年卒年七十八李適之撰碑銘唐文粹六三

嵩嶽閑居寺元珪伊闕李氏　六四四生

唐開元四年卒年七十三釋氏通鑑作年七十一今據宋僧傳十九及仁素等撰塔記金石萃編七三

灊山天柱寺惠符越州諸暨戚氏

唐開元十八年卒宋僧傳十九

代州總因寺福運

唐開元二十一年卒 廣清涼傳中

長安青龍寺光儀 唐宗室 廣記九四引紀聞作儀光 六五一生

唐開元二十三年卒 宋僧傳二六

陽翟縣善才寺文暢 河南窦氏 六四五生

唐開元七年卒年七十五 盧渙撰塔碑全唐文三三〇

金陵牛頭山五世智威 江寧陳氏 六四六生

唐開元十年卒年七十七 景德錄作開元十七年卒佛祖綱目因之今據宋僧傳八

長者李通玄 但言洛州人 六四六生

唐開元二十八年卒年九十五 華嚴經決疑論後記及嘉泰錄作開元十八年卒金石續編十七載行蹟記作年九十六今據隆興通論又諸家均載長者開元七年至太原惟華嚴經合論卷首載馬支纂長者事迹作開元二十七年至太原又歷二十餘年而後卒則當在肅宗上元初矣今不取

鄆州安國院巨方 安陸曹氏

唐開元十五年入塔年八十一 宋僧傳八

資州山北蘭若處寂 劉周氏 六四八生

唐開元二十二年卒年八十七 宋僧傳二十

大薦福寺思恆 吳郡顧氏 六五一生

唐開元十四年卒年七十六 常某撰誌文拓本金石萃編七七

杭州華嚴寺玄覽 河南褚氏 六五一生

唐開元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四 宋僧傳二六

大溫國寺僧進 渤海蔣高氏

唐開元二十四年卒 陳光撰塔銘金石萃編八二

京師興唐寺普寂 蒲州河東馮氏 隆興通論作馬氏誤 六五一生

唐開元二十七年卒年八十九 隆興通論釋氏通鑑佛祖通載均作開元二十八年卒今據宋僧傳九及舊唐書方技傳

吉州青原山行思 盧陵劉氏

唐開元二十八年卒 宋僧傳九 佛祖道影作開元十八年卒

洛京大福空寺寶叉難陀于闐人 六五二生

唐景雲元年卒年五十九 開元錄九 宋僧傳二

西京安國寺法月 東天竺人 六五三生

唐天寶二年卒年九十一 貞元新錄十四

光州道岸 潁川唐氏 六五四生

唐開元五年卒年六十四 宋僧傳十四

香積寺淨業象 南陽趙氏 六五五生

唐延和元年卒年五十八 畢彥雄撰塔銘拓本金石萃編七五

眾義寺敬節 范陽盧氏 六五五生

唐開元十七年卒年七十五 塔銘拓本金石續編七

空寂寺大福 豐張氏 六五五生

唐天寶二年卒年八十九 陸海撰碑金石補正六七

大奉國寺守忠 平陽高氏 六五七生

唐開元二十九年卒年八十五 石鎮撰龕記金石補正五七

靈泉寺元林 堯城路氏
唐天寶五載卒年九十餘 陸長源撰神道碑 安陽金石錄四 六五八生

京兆慈恩寺義福 潞州銅鞮姜氏
唐開元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九 舊唐書宋僧傳均作開元二十年卒今據嚴挺之撰碑銘金石萃編八 杜昱撰塔銘續編七 六五九生

大安國寺惠隱 京兆榮氏
唐開元二十二年卒年七十六 塔銘拓本 六六〇生

嵩山會善寺景賢 汾陰薛氏
唐開元十一年卒年六十四 羊愉撰塔記拓本 嵩陽石刻集記下 六六〇生

池州九華山僧全 新羅人
唐至德二載後卒年九十九 佛祖統紀四一 六六二生

睦州龍興寺慧明 新定遂安人
唐開元十三年卒年六十四 宋僧傳八 六六二生

法昌寺圓濟 六六三生
唐天寶二年卒年八十一 韓詮撰塔銘拓本 山右石刻叢編七

温州龍興寺玄覺 永嘉戴氏
唐先天二年十月卒年四十九 釋氏通鑑作先天元年卒 五燈全書作開元元年卒 隆興通論佛祖通載作開元二年卒 今據宋僧傳八 六六五生

鄧邑了緣 蔣氏
唐開元二十六年卒年七十四 王叔通撰塔銘 唐文拾遺二一 六六五生

揚州龍興寺法愼 江都郭氏 六六六生
唐天寶七載卒年八十三 宋僧傳十四

南嶽司空山本淨 東平張氏 六六七生
唐肅宗上元二年卒年九十五 景德錄五作絳州人不著年歲今據宋僧傳八

安陽大雲寺嘉運 彭城劉氏 六六八生
唐開元四年卒年四十九 塔銘見安陽金石錄三

長安青龍寺道氤 長安高陵長孫氏 六六八生
唐開元二十八年卒年七十三 宋僧傳五

潤州鶴林寺玄素 潤州延陵馬氏 六六八生
唐天寶十一載卒年八十五 宋僧傳九及李華撰碑銘英華八六二

洛陽廣福寺金剛智 南印度人 六六九生
唐開元二十九年卒年七十三 宋僧傳一作開元二十年卒年七十一今卒年據貞元續錄上年歲據權德輿撰影堂碣銘權集二八 按宋僧傳金剛智及不空傳均云金剛智開元二十年卒惟貞元續錄上貞元新錄十四及趙遷撰不空行狀飛錫撰不空碑則作開元二十九年卒冊府元龜五二載大曆七年不空表有承事先師二十四載之語貞元新錄十五不空傳又有開元六年年十四見金剛智而事之之語由開元六年至二十九年正二十四載惟其下又云十九年辛未大師卒則當是二十九年辛巳之誤先脫二字後乃改巳爲未也

揚州龍興寺懷仁 六六九生
唐天寶十載卒年八十三 李華撰碑英華八六二

京兆抱玉

唐乾元中卒年九十許 宋僧傳十九 六七一生

曹谿令韜 吉州張氏

唐乾元二年卒年八十九 景德錄五本淨令韜兩傳相近本淨不著年歲而令韜著壽九十五亦證大曉禪師與宋僧傳八本淨傳末壽齡證號相同疑此二語爲本淨傳之文錯簡於令韜傳末也 令韜曹溪大師別傳作行昌乾元二年正月一日遺偈辭法衣入內正月十七日卒年八十九其作行滔者乃涉六祖父名行瑫而誤今年歲從曹溪別傳名氏仍從景德錄 六七一生

新都圓寂

唐大曆中卒年百餘歲 宋僧傳圓寂凡二見卷十云壽一百五十五歲咸亨二年已巳生然咸亨二年非己巳也卷十九云咸亨二年生歲一百有奇今從之 六七二生

衢州龍興寺僧體

唐寶應二年卒年九十二 李華撰碑英華八六〇 六七二生

中嶽嵩陽寺一行 鉅鹿張氏

唐開元十五年卒年五十五 宋僧傳五無年歲舊唐書方技傳作年四十五是生於武后臨朝之前一年也武后臨朝武三思已弄夏官尙書而傳云三思慕其學行就請與結交一行逃匿以避之是三思欲與乳臭小兒爲友也惟釋門正統入作年五十五武后臨朝行已十餘歲三思欲與爲友尙可信今從之 六七三生

香山義琬 河南陽翟董氏

唐開元十九年卒年五十九 墓誌銘拓本金石萃編九五 六七三生

五臺山華嚴寺牛雲 鳩門趙氏 六學僧傳作僧雲清涼山志作法雲 六七三生

唐開元二十三年卒年六十三 宋僧傳二一云雲名七上字承文殊記識本迹爲牛故時號之焉

荊州南泉大雲寺惠眞 南陽張氏 六七三生

唐天寶十載卒年七十九 李華撰碑英華八六〇

天台宗八祖左溪玄朗 烏傷傅氏 六七三生

唐天寶十三載卒年八十二 宋僧傳二六及李華撰碑英華八六一

越州法華寺玄儼 諸暨徐氏 六七五生

唐天寶元年壬午卒年六十八 全唐文萬齊融戒壇院碑作天寶三載壬午卒今據宋僧傳十四

台州湧泉寺懷玉 丹丘高氏

唐天寶元年卒 往生瑞應刪傳作天寶六載卒今據宋僧傳二四

韶州光運寺道廣 郴朱氏

唐天寶二年卒 宋余靖撰塔銘武溪集九

杭州靈智寺德秀 富陽孫氏

唐天寶初卒 宋僧傳十四

江州大雲寺道憲 元氏

唐天寶初卒 廣記百十一引廣異記

嵩山淨藏 濟陰傅氏 六七五生

唐天寶五載卒年七十二 憲雲等撰塔銘金石萃編八七

南嶽觀音臺大慧懷讓 金州安康杜氏 六七七生

唐天寶三載卒年六十八 宋僧傳九及張正甫撰碑銘唐文粹六二

威神寺思道 絳州夏縣陘氏 六七七生

唐至德二載卒年八十一 山右石刻叢編卷十載漢乾祐開守澄撰重修塔記年號闕上一字編者指爲龍德據卷八墓誌實爲至德編者未經檢照耳墓誌並見金石萃編九一

錢塘靈智寺法翫 長樂馮氏 六七九生

唐天寶二年卒年六十五 宋僧傳九

杭州龍泉寺道一 餘杭嚴氏 六七九生

唐天寶十三載卒年七十六 李華撰碑英華八六〇

洛陽罔極寺慧日 東萊辛氏 六八〇生

唐天寶七載卒年六十九 宋僧傳二九

餘姚休光寺釋眞 金華王氏

唐天寶八載卒 宋僧傳二九

湖州大雲寺子瑀 吳興德清沈氏

唐天寶十一載卒 宋僧傳二六及清晝撰碑銘皎然集九

成都淨眾寺無相 新羅國人 六八〇生

唐至德元載卒年七十七 宋僧傳十九

興唐寺淨善 京兆雲陽張氏

唐乾元元年卒 王延昌撰塔銘唐文拾遺二三

杭州華嚴寺道光 褚氏 金唐文載塔銘誤作道先 六八二生

唐肅宗上元元年卒年七十九 宋僧傳十四及清晝撰塔銘皎然集八

淨土寺脩法 太原張氏

唐乾元四年卒 塔銘見唐文拾遺六四

朔方靈武下院無漏 新羅國金氏

唐肅宗上元三年卒 隆興通論釋氏通鑑佛祖通載作乾元元年卒今據宋僧傳二一

福州楞伽寺懷一

唐永泰二年卒 宋僧傳十九

潤州天鄉寺法雲 魏郡申氏

唐永泰二年卒 李華撰碑英華八六一

五臺山昭果寺業方

唐大曆元年卒 宋僧傳二六無卒年今據清涼山志七

壽州紫金山玄宗 永嘉吳氏 佛祖統紀作元宗 六八二生

唐大曆二年卒年八十六 宋僧傳二十

鄴下寶手 太原王氏 六八三生

唐開元七年卒年三十七 塔銘見安陽金石錄三錄原作開元十年卒而其上云年二十三神龍元年落髮又云僧臘凡一十有五則卒年當在開元七年錄訛作十也

河東栖巖寺智通 虞鄉張氏 六八三生

唐天寶十載卒年六十九 復珪撰塔銘拓本金石補正五八

成都雄俊 成都周氏

唐大曆四年卒 宋僧傳二四作大曆中卒淨土指歸集作大曆六年卒今據淨土往生傳中

金陵牛頭山六世慧忠 潤州上元王氏 宋僧傳十九作惠忠 六八三生

唐大曆四年卒年八十七 景德錄四

溫州陶山道晤

唐大曆中卒 宋僧傳二九

均州武當山慧忠 越州諸暨冉氏

唐大曆十年卒 宋僧傳九

五臺山竹林寺法照

唐大曆十二年後卒 新修往生傳作大曆六年卒佛祖統紀注作大曆七年卒佛祖綱目因之據宋僧傳二一大曆十二年照仍未卒今蓮宗以承遠爲三祖法照爲四祖承遠後卒於照二十餘年見下文

忻州定襄打地和尚

唐大曆十三年卒 景德錄八無卒年今據宋張商英撰塔院記山右石刻叢編十五

舒州天柱山崇慧 彭州陳氏

唐大曆十四年卒 景德錄四

京兆鎮國寺純陀 西域人

洛京荷澤寺神會 襄陽高氏 六八六生

唐永泰元年卒年八十餘 宋僧傳二九作永泰三年卒永泰止二年今據佛祖統紀四二統紀作六百歲今據宋傳

唐肅宗上元元年卒年七十五 圓覺經略疏鈔八注作乾元元年卒年七十五宋僧傳八作上元元年卒年九十三今據景德錄五

揚州大雲寺鑒眞 廣陵江陽淳于氏 六八七生

唐廣德元年卒年七十七 宋僧傳十四及唐大和上東征傳但東征傳又云大和上年十四請父求出家父許焉是時則天長安元年有詔於諸州度僧便出家爲沙彌按長安元年辛丑年十四則廣德元年癸卯當年七十六今曰七十七者蓋十四請出家至長安元年出家時已十五傳文省也

崇敎寺大慈淨覺 李氏 六八八生

唐天寶五載卒年五十九 慕誌銘拓本

大薦福寺道光 綿州巴西李氏 六八九生

唐開元二十七年卒年五十一 王維撰塔銘全唐文三二七

潤州石圯山神悟 隴西李氏 六八九生

唐天寶十載卒年六十三 宋僧傳十七及清晝撰塔銘皎然集八

京師大安國寺靈著 綿州巴西劉氏 六九一生

唐天寶五載卒年五十六 宋僧傳九

越州稱心寺大義 會稽蕭山徐氏 六九一生

唐大曆十四年卒年八十九 宋僧傳十五

會稽開元寺曇一 山陰張氏 六九二生

唐大曆六年卒年八十 宋僧傳十四及梁肅撰塔銘唐文林六二

袁州楊岐山廣敷 南燕鄭氏 六九五生

唐貞元元年卒年九十一 宋僧傳二十

陝州迴鑾寺慧空 江陵崔氏 六九六生

唐大曆八年卒年七十八 宋僧傳九

池州化城寺地藏 新羅金氏 安徽通志作金地藏名喬覺 六九六生

唐貞元十年卒年九十九 宋僧傳二十作貞元十九年卒今據九華山志七藏費冠

鄉撰化成寺記

湖州佛川寺憓明 頫川陳氏 六九七生

唐建中元年卒年八十四 宋僧傳二六及清畫撰塔銘皎然集八

徐州安豐山懷空 閬州梁氏 六九七生

唐興元元年卒年八十八 宋僧傳二十

京師千福寺大圓楚金 京兆盩厔程氏 六九八生

唐乾元二年卒年六十二 宋僧傳二四及飛錫撰碑金石萃編一〇四 歷代名人年譜作乾封二年卒誤

懷安西隱山進平 京兆吳氏

唐大曆十四年入塔年八十一 宋僧傳二九

杭州靈隱寺守直 錢塘范氏 七〇〇生

唐大曆五年卒年七十一 宋僧傳十四及清畫撰塔銘皎然集八作守眞

少林寺同光 晉人 七〇〇生

唐大曆五年卒年七十一 郭湜撰塔銘金石續編八

南嶽石頭山希遷 端州高安陳氏 七〇〇生

唐貞元六年卒年九十一 廣東通志作元和中卒今據宋僧傳九

襄州夾石山思公 恆陽李氏 七〇一生

唐興元初年卒年八十四 宋僧傳十

洛京廣愛寺眞亮 景城侯氏 七〇一生

唐貞元四年卒年八十八 宋僧傳十

潭州翠微院恆月 上黨韓氏 七〇二生

唐建中元年卒年七十九 宋僧傳十

菩提僊那 婆羅門種人 七〇四生

唐乾元三年卒年五十七 日本修築撰南天竺婆羅門僧正碑

東京大敬愛寺曇眞 陳留開封邊氏 七〇四生

唐寶應二年卒年六十 王縉撰碑銘英華八六二

海東神行 東京御里金氏 七〇四生

唐大曆十四年卒年七十六 金獻貞撰碑金石補正一二九

黃州大石山福琳 荆州元氏

唐興元二年入塔年八十二 景德錄作興元二年卒今據宋僧傳二九然興元貞

止一年

南嶽山皓玉 上黨趙氏

唐興元中入塔年八十餘 宋僧傳二九

中岳常超 滄州姚氏 七〇五生

唐寶應二年卒年五十九 李華撰塔記全唐文三一六

京兆大興善寺不空 北天竺人 七〇五生

唐大曆九年卒年七十 神僧傳作永泰中卒誤司馬通鑑本繫其卒於大曆九年釋氏通鑑改繫於大曆五年釋氏資鑑隆興通論佛祖通載等因之今據宋僧傳一及趙遷撰行狀又飛錫撰碑嚴郢撰碑銘見不空三藏表制集四嚴碑並見唐文粹六四徐浩所書世俗習見無作五年者釋氏通鑑據誤本而誤反謂司馬通鑑爲誤也

黃龍山惟忠 成都童氏 七〇五生

唐建中三年卒年七十八宋僧傳九

安陸定安山懷空 河陽商氏

唐貞元三年入塔年八十三宋僧傳二九

鄧州烏牙山圓震 中山陳氏 七〇五生

唐貞元六年卒年八十六宋僧傳二十

淨住寺智悟仲丘 彭城劉氏 七〇七生

唐大曆六年卒年六十五裴適時撰墓誌銘拓本

寧州南山二聖院道隱 彭原王氏 七〇七生

唐大曆十三年卒年七十二宋僧傳二九

吳郡東虎丘寺齊翰 吳興沈氏 七〇八生

唐大曆十年卒年六十八宋僧傳十五及清鑒撰塔銘皎然集八

荊州國昌寺行覺 鉅鹿劉氏 七〇八生

唐貞元十五年卒年九十二六學僧傳六作年九十今據宋僧傳二九

江西馬祖大寂道一 漢州什邡馬氏 七〇九生

唐貞元四年卒年八十全唐文載權德輿撰塔銘作貞元二年卒誤今據權集唐文粹及宋僧傳十 權碑載師門徒有道悟懷暉說者以此爲道悟嗣馬祖之證然景德錄六傳法正宗記七載馬祖法嗣作大會山道晤權碑之道悟疑爲道晤之譌懷暉宋僧傳正宗記作暉景德錄作惲五燈會元謂作惲者爲誤晤悟之誤猶暉惲之誤耳

南岳普門 嶽州何氏 七〇九生

唐貞元八年卒年八十四釋門正統二 全 七〇九生

揚州華林寺靈坦 文水武氏 唐文誤作雲坦

唐元和十一年卒年一百八宋僧傳十及賈餗撰碑銘唐文粹六四

長生寺本智了悟 廣陵來氏 來字半沙但云隋榮國公裔則來讚兒後也 七一〇生

唐乾元二年卒年五十藏石記二五 塔銘拓本劍齋

越州焦山大曆寺神邕 暨陽蔡氏 七一〇生

唐貞元四年卒年七十九宋僧傳十七

洪州大明寺嚴峻 灘州樊氏 七一一生

唐大曆四年卒年五十九宋僧傳十四

天台宗九祖荊溪湛然 晉陵荊溪戚氏 七一一生

唐建中三年卒年七十二釋氏通鑑作興元元年卒佛祖通載稽古略因之法華經持驗記作建中二年卒今據宋僧傳六佛祖統紀七

南嶽彌陀寺承遠 漢州綿竹謝氏 七一二生

唐貞元十八年卒年九十一釋氏通鑑引柳文繫師之卒於元和七年今據柳集及呂溫撰碑和叔集六

金陵鍾山元崇 瑯琊臨沂王氏 七一三生

唐大曆十二年卒年六十五宋僧傳十七

蘇州開元寺辯秀 劉氏 七一四生

唐建中元年卒年六十七宋僧傳十五及清晝撰墳銘皎然集八

蘇州支硎山道遵 吳興張氏 七一四生

唐興元元年卒年七十一 宋僧傳二七及清畫撰碑皎然集九

杭州徑山寺法欽 崑山朱氏 景德錄作道欽 七一四生

唐貞元八年卒年七十九 釋氏通鑑作年九十二佛祖綱目因之今據宋僧傳九及李吉甫撰碑英華八六五

東都敬愛寺法玩 魏州張氏 七一五生

唐貞元六年卒年七十六 李充撰塔銘拓本金石補正六六

宣州靈湯泉蘭若志滿 洛陽康氏

唐永貞元年入塔年九十一 宋僧傳十 七一六生

沂州寶眞院光瑤 舒州周氏

唐元和二年卒年九十二 景德錄作光寶年九十今據宋僧傳十坊本名人生卒年表附高僧表作年七十三蓋誤以附傳道堅之歲數爲光瑤歲數也 七一六生

吳郡包山神皓 吳郡徐氏

唐貞元六年卒年七十五 宋僧傳十五及清畫撰塔銘皎然集八 七一六生

京師安國寺良賁 河中虞鄉郭氏

唐大曆十二年卒年六十一 貞元續錄中宋僧傳五 七一七生

萍鄉楊岐山乘廣 容州張氏

唐貞元十四年卒年八十二 劉禹錫撰碑劉集三十 七一七生

杭州靈隱山法詵 吳孫氏

唐大曆十三年卒年六十一 六學僧傳二六作年六十今據宋僧傳五及清畫撰塔銘皎然集九 七一八生

湖州杼山皎然 清晝 長城謝氏

唐貞元初卒 靈隱寺志三作永貞初卒今據宋僧傳二九及福琳撰皎然傳全唐文九一九

京師興善寺潛眞 夏州朔方王氏 七一八生

唐貞元四年戊辰卒年七十一 六學僧傳十八作貞元二年卒今據貞元續錄中及宋僧傳五

亳州安國院曇眞 維壽陳氏

唐貞元七年卒 宋僧傳十

滑州龍興寺普明

唐貞元八年卒 宋僧傳十八或云三百歲

荆州天崇寺智燈

唐貞元中卒 宋僧傳二四

鎮州大悲寺自覺 博陵望都人

唐貞元十一年卒 淨土往生傳下作大曆十一年卒今據宋僧傳二六

澧州慧演 襄陽苗氏 七一八生

唐貞元十二年卒年七十九 六學僧傳六作貞元十三年卒今據宋僧傳二九

京兆歡喜

唐興元十二年卒 宋僧傳二九按興元止一年大年即改貞元疑興元爲貞元之誤也

定州定眞院石藏 漢東呂氏

唐貞元十六年入塔年八十二 宋僧傳十高麗本作年八十三

東京安國寺契微 天水略陽權氏 七二〇生

唐建中二年卒年六十二 權德輿撰塔銘權集二八 七一〇生

成都淨衆寺神會 西域石氏 七一〇生

唐貞元十年卒年七十五 宋僧傳九 七一〇生

洪州百丈山懷海 福州長樂人 陳詡撰塔銘作王氏 七二〇生

唐元和九年卒年九十五 佛祖通載作元和七年卒全唐文載陳詡撰塔銘作年六十六今據宋僧傳十景德錄六 七二〇生

洛陽同德寺無名 渤海高氏 七二二生

唐貞元九年卒年七十二 清涼山志七作貞元二年卒今據宋僧傳十七 七二二生

栖霞寺曇玭 句曲王氏 七二三生

唐貞元十三年卒年七十五 劉軻撰碑英華八六四 七二三生

朔方龍興寺辯才 襄陽李氏 七二三生

唐大曆十三年卒年五十六 宋僧傳十六 七二三生

太行山法如 慈州蕃氏 七二三生

唐元和六年入塔年八十九 宋僧傳二九 七二四生

潤州招隱寺朗然 南徐魏氏 七二四生

唐大曆十二年卒年五十四 宋僧傳十五 七二四生

南嶽雲峰寺法證 郭氏 七二四生

唐貞元十七年卒年七十八 柳宗元撰塔銘柳集七 七二四生

慈溪香山寺惟實 富陽湯氏 七二五生

唐貞元二年卒年六十二 宋僧傳二六及寶慶四明志十七 七二五生

廬山東林寺熙怡 桂陽曹氏 七二六生

唐貞元十二年卒年七十一 隆興通論釋氏通鑑引許堯佐撰碑均作貞元十五年卒然許堯佐撰碑見唐文粹六二明謂十二年丙子歲卒也 七二六生

閻喜福田寺常儼 衛州新鄉鄭氏 七二六生

唐元和十一年卒年九十一 權執柔撰置粥院記山石石刻叢編九 七二七生

餘杭宜豐寺靈一 廣陵吳氏 七二七生

唐寶應元年卒年三十六 唐詩紀事七二謂靈一大曆三十五今據獨孤及撰塔銘毘陵集九英華八六四 七二七生

靈光寺光範 吳人 全唐文目誤作靈佑塔銘靈佑光範之師也 七二七生

唐貞元十六年卒年七十四 沈亞之撰塔銘全唐文七三八 七二七生

南嶽澄心 東海朱氏 七二七生

唐貞元十八年卒年七十六 宋僧傳二九 七二七生

京師章信寺道澄 京兆梁氏 七二七生

唐貞元十九年卒 宋僧傳十六 七二七生

晉州大梵寺代病 台州天台陳氏 七二七生

唐貞元十九年卒 宋僧傳二六 七二七生

睦州烏龍山少康 縉雲仙都山周氏 七二七生

唐貞元二十一年卒 宋僧傳二五 七二七生

青龍寺惠果 京兆萬年馬氏 七二七生

唐永貞元年卒 惠果和尚行狀 七二七生

湖州法華寺大光安吉唐氏

唐永貞元年卒法華經顯應錄抱玉傳謂宋僧傳以大光抱玉爲兩人誤然抱玉爲大光先達見英華李紳撰碑前卒四十餘年今仍據宋僧傳二四及李碑兩出之又碑傳無年歲六學僧傳作年七十未審何據豈以碑傳有一飯七十載之句而云然耶則七十亦僧臘耳今不取

東都弘聖寺眞堅河南王屋楊氏 七二八生

唐興元元年卒年五十七楊皎撰幢銘唐文續拾四

龍安寺如海長沙周氏 七二八生

唐元和三年卒年八十一柳宗元撰碑柳集六

寶應寺圓敬河南陸渾陳氏 七二九生

唐貞元八年卒年六十四權德輿撰塔銘權集二八

上都章敬寺悟空京兆雲陽車氏 七三一生

唐貞元六年年六十宋僧傳三及圓照撰十力經記

太白峰觀宗東陽留氏 七三一生

唐元和四年卒年七十九胡珀撰塔銘全唐文七二一

唐州紫玉山道通廬江何氏 七三一生

唐元和八年卒年八十三宋僧傳十

廣州羅浮山道行會稽梅氏

唐寶曆初卒年九十五宋僧傳二十作寶曆九載卒寶曆止二年九字誤

潮州大顛寶通潁川陳氏 七三二生

唐長慶四年卒年九十三景德錄十四無卒年今據廣東通志三二八

衡山大明寺惠聞潭州歐陽氏 七三三生

集一作惠開

唐貞元十三年卒年六十五隆興通論作貞元十五年卒今據柳宗元撰塔銘唐文粹六二及柳集七

鞏縣淨土寺明演相州湯陰柳氏 七三三生

唐貞元十七年卒年六十九楊叶撰塔銘全石補正六七

興唐寺普空任氏 七三四生

唐貞元十年卒年六十一王申伯撰塔銘拓本金石補正七二

壽春三峯山道樹唐州聞氏 七三四生

唐寶曆元年卒年九十二隆興通論作元和八年卒釋氏通鑑因之今據宋僧傳九景德錄四安徽通志引江南通志誤作卒年十九

京兆慈恩寺寂默

唐元和元年卒宋僧傳三

襄州慈恩寺道堅丹陽王氏 七三五生

唐元和二年卒年七十三宋僧傳十

羅浮山寶修貴州周氏

唐元和初年卒宋僧傳十

梓州慧義寺北山神清綿州昌明章氏

唐元和中卒釋氏通鑑繫其卒於元和九年今據宋僧傳六

虔州西堂智藏虔化廖氏 七三五生

唐元和九年卒年八十宋僧傳十景德錄七江西通志引作元和十二年卒

杭州秦望山圓修 福州潘氏 七三五生

唐太和七年卒年九十九 宋僧傳十一

南嶽般舟臺日晤 零陵蔣氏 七三六生

唐貞元二十年卒年六十九 柳宗元撰碑柳集七

五臺山華嚴寺無著 永嘉人 清涼志六作永嘉董氏 七三七生

唐大曆二年年三十一 宋僧傳二十

藏眞懷素 長沙錢氏 書史會要等誤爲玄 七三七生
柴門人不知兩懷素相距百年也

唐貞元十五年年六十三 書苑菁華陸羽撰傳無年歲今據素草書千文自題見式古堂書考八然書考又有素草書清淨經款題貞元元年年六十一兩卷年歲不同必有一贋按李白贈素詩有少年上人號懷素之句蘇渙贈素詩有張顛沒來二十年零陵沙門繼其後之句李張同爲酒中八仙之一

李卒於寶應元年年六十餘據千文李卒時素年二十六據清淨經李卒時素年三十八又素自敘稱錢起爲從父起爲大曆十才子之一其贈素詩有釋子吾家寶神清慧有餘之句據清淨經大曆末素已五十五據千文大曆末素才四十三以千文說爲近故從之歷代名人年譜作貞元元年卒年六十一蓋據清淨經而又誤加卒字也

武陵開元寺慧昭

唐元和十年年二百九十 宋僧傳十八自言宋孝文帝玄孫梁普通七年生今二百九十年云云

蘇州開元寺元浩 吳門秦氏

唐元和十二年卒 隆興通論釋氏通鑑佛祖通載均作元和十三年卒今據宋僧傳六

湘潭唐興寺智儼 郴曹氏 七三七生

唐元和十三年卒年八十二 劉禹錫撰碑劉集三十

袁州楊岐山甄叔

唐元和十五年卒 歷代名人年譜誤作元和五年卒江西通志引景德錄誤作元和十六年卒今據宋僧傳十及至閑撰塔銘至閑全唐文誤作至賢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不誤

湖州八聖道寺眞乘 德清沈氏

唐元和十五年卒 宋僧傳十五

京師西明寺慧琳 疎勒國裴氏 七三七生

唐元和十五年卒年八十四 六學僧傳十四作年八十七今據宋僧傳五

釋氏疑年錄卷四

釋氏疑年錄卷五

新會　陳垣　援菴

華嚴宗四祖清涼澄觀　山陰夏侯氏　西紀七三八生

唐開成四年己未卒年一百二　宋僧傳五云元和年卒年七十餘釋門正統云開成二年卒年一百二隆興通論清涼志云開成三年卒年一百二佛祖綱目云開成三年卒年一百二十華嚴懸談會玄記一云開元二十六年戊寅生開成己未卒年一百二今從之

安邑報國寺泛舟　唐宗室　七三九生

唐貞元八年壬申卒年五十四　袁允撰塔銘山石石刻叢編八碑云生於己卯滅於壬申壬申貞元八年而其上云九年獻歲旬有六日猷驚神往云云疑有誤字

撫州景雲寺上弘　臨川南城饒氏　宋僧傳　七三九生

作上恆全唐文作上宏

唐元和十年卒年七十七　釋氏通鑑隆興通論佛祖通載引白居易撰塔銘均作元和十一年卒盖以請銘之年爲卒年也今據白集二四及宋僧傳十六並劉軻撰塔銘

成都元和聖壽寺南明張氏

唐長慶初卒　宋僧傳　七三九生

南陽丹霞山天然

唐長慶四年卒年八十六　釋氏通鑑作太和三年卒年八十三佛祖通載作太和三年卒年八十六今據宋僧傳十一

杭州靈隱山道標　富陽秦氏　七四〇生

唐長慶三年卒年八十四　宋僧傳十五

荆州福壽寺虬公　江陵魯氏　七四〇生

唐太和三年卒年九十　宋僧傳十一　七四一生

江陽向善寺靈誡　天水趙氏

唐貞元十六年卒年六十　崔膺撰塔銘全唐文六二三

越州鑑陽杭烏山智藏　西印度種族皮氏　七四一生

唐元和十四年卒年七十九　宋僧傳六　七四一生

洛京伏牛山自在　吳興李氏

唐長慶元年卒年八十一　六學僧傳作長慶初卒今據宋僧傳十一　七四一生

金陵莊嚴寺憲涉　會稽謝氏

唐長慶二年卒年八十二　宋僧傳二九　七四一生

杭州烏窠道林　富陽潘氏　七四一生

唐長慶四年卒年八十四　景德錄四注有云師名圓修者恐是諡號按圓修宋僧傳有傳見上卷亦號烏窠禪師福州潘氏與此似是一人以生卒年不同存以待考

婺州金華山神喧　建陽留氏　七四二生

唐元和十二年卒年七十六　宋僧傳二十　七四二生

興國寺憲超　京兆涇陽王氏

唐元和十三年卒年七十六　玄應撰塔銘拓本金石萃編一〇七全唐文九一九刪去建塔年月致文中所謂今年示寂其年下葬等句均不知爲何年　七四三生

鄂州開元寺玄晏　江夏李氏　李善孫

唐貞元十六年卒年五十八　宋僧傳二九六學僧傳二十作年五十　七四四生

江州興果寺神湊　京兆藍田成氏

唐元和十二年卒年七十四宋僧傳十六及白居易撰塔銘白集二四

長沙東寺如會韶州始興人　七四四生

唐長慶三年卒年八十宋僧傳十一

廬山五老峯法藏南康周氏

唐寶曆中卒年八十二宋僧傳二十

會稽雲門寺靈澈會稽湯氏　七四六生

唐元和十一年卒年七十一宋僧傳十五無卒年今據劉禹錫撰澈上人文集序

信州鵝湖大義衢州須江徐氏　七四六生

唐元和十三年卒年七十三景德錄七作年七十四今據韋處厚撰碑銘全唐文七一五

婺州五洩山靈默毗陵宣氏　七四七生

唐元和十三年卒年七十二宋僧傳十

常州芙蓉山太毓金陵范氏　七四七生

唐寶曆二年卒年八十宋僧傳十一

閬州長樂寺法融閬州嚴氏　七四七生

唐太和九年卒年八十九宋僧傳二九

荆州天皇寺道悟婺州東陽張氏　七四八生

唐元和二年卒年六十宋僧傳十引符載撰碑末云比丘慧眞文貢等禪子幽閑皆入室得悟之者幽閑卽指慧眞文貢等言其情性幽閑也五燈會元附注改爲法嗣三人曰慧眞曰文貢曰幽閑殊誤元曇噩新修六學僧傳亦未嘗以幽閑爲名黃宗羲辨之是也　五燈會元釋氏通鑑稽古略等天皇道悟外另有荆南城西天王寺道悟淸官崔氏元和三年戊子十月十三日卒年八十二嗣馬祖其下出龍潭信而林間錄人天眼目佛祖通載等則作元和十三年戊戌四月十三日卒均引丘玄素撰碑爲證若是則雲門法眼皆宗馬祖矣丘玄素之名雖見歐陽集古錄跋尾然丘碑來歷不明余所見記載最早者爲林間錄祖庭事苑二書均著於大觀間林間錄謂達觀穎所集五家宗派曾引此碑然佚延慶序禪林僧寶傳有云覺範謂余自達磨之來六傳至大鑒鑒之後析爲二宗其一爲石頭雲門曹洞法眼宗之其一爲馬祖臨濟溈仰宗之是爲五家宗派嘉祐中達觀穎嘗爲之傳云云是達觀穎所集五家宗派未嘗以雲門屬馬祖也以雲門屬馬祖者覺夢堂重校之五家宗派耳僧寶傳著於宣和間石門文字禪有僧寶傳自序說與佚序同僧寶傳玄沙備傳明謂石頭之宗至是中興之是覺範洪亦未嘗以雲門屬馬祖也林間錄之說恐非覺範原文不然大觀間著書旣採之宣和間著書又何爲而棄之其不以此說爲然亦可見矣此說之興蓋當北宋末雲門極盛之時與雲門競者之所造其始不過因皇王一字之偶誤其後遂造爲城東城西之異人其意不在天皇而在雲門之改屬所謂門戶之見也旣託之達觀穎又託之覺範洪五燈會元小注等因之遂成千古疑案至元閒雲壑瑞作心燈錄以龍潭屬馬祖致爲人沮抑不傳順治閒費隱容輯五燈嚴統洞上諸人至訟官毀板康熙初水鑑海於荆州城南建天王寺白巖符又著法門鋤究以攻之聖感永輯五燈全書立天王章盤山朴又撰存誠錄以斥之其專攻五燈會元者則有吳僧大汕之證僞錄潘耒乃以惡大汕故而並惡其言亦非平情之論丘碑可疑辨之者多林間錄之說與洪後出之書矛盾尙鮮及之者特誌其疑於此

嵩嶽會善寺惠海河東猗頓張氏　七四八生

唐元和七年卒年六十五唐文續拾五載塔銘作元和八年卒今據金石補正六九

洪州寶曆寺幽玄幽州劉氏

唐太和初卒宋僧傳二七

五臺山佛光寺法興洛京人　廣淸涼傳作西京人

唐太和二年卒宋僧傳二七

天目山千頃院明覺河內猷氏

唐太和五年卒宋僧傳十一

池州南泉院普願鄭州新鄭王氏　七四八生

唐太和八年卒年八十七隆興通論作太和五年卒佛祖通載作太和九年卒禪燈世譜作太和十二年卒今據宋僧傳十一祖庭事苑七

京兆華嚴寺智藏豫章上高黃氏

唐太和九年卒宋僧傳十一

鄂州大寂院無等東京尉氏李氏　七四九生

唐太和四年卒年八十二宋僧傳十一

東都聖善寺智如絳郡正平吉氏　七四九生

唐太和八年卒年八十六白居易撰幢記白集六十

西林寺齊朗潯陽陶氏　七五〇生

唐長慶二年卒年七十三李哲撰碑全唐文七四七

東都聖善寺如信襄城康氏　七五〇生

唐長慶四年卒年七十五白居易撰功德幢記白集五九

錢塘永福寺慧琳新安柯氏　靈隱寺志三作戈氏　七五〇生

唐太和六年卒年八十三宋僧傳十六

鹽官海昌院齊安海門李氏　英華作海汀人

唐會昌二年卒年九十餘祖庭事苑作大中年卒今據宋僧傳十一及盧簡求撰碑英華八六八

天台山佛窟巖遺則長安長孫氏　景德錄作惟則　七五一生

唐太和四年卒年八十卒年據宋僧傳十年歲據景德錄四

澧州藥山惟儼絳州葛氏　七五一生

唐太和八年卒年八十四宋僧傳十七作唯儼寒氏太和二年卒年七十唐伸撰碑銘作太和二年卒年八十四釋氏通鑑據唐伸碑今據景德錄十四

洛京龍興寺崇珪鄭城姜氏　七五一生

唐開成元年卒年八十六宋僧傳九

澧州開元寺道行桂陽楊氏　七五二生

唐元和十五年卒年六十九宋僧傳二十

南嶽東臺元觀長安袁氏　七五二生

唐太和四年卒年七十九宋僧傳九

雲居寺眞性涿郡范陽人　七五二生

唐太和九年卒年八十四何鎬撰碑銘全唐文七五七

明州大梅山法常襄陽鄭氏　七五二生

唐開成四年卒年八十八佛祖綱目作會昌元年卒今據宋僧傳十一

岐陽法門寺佛陀薩

唐開成五年六月卒廣記九八引宣室志

淮南都梁山全植光州芮氏

唐會昌四年入塔年九十三宋僧傳九

龍花寺契義京兆杜陵韋氏　七五三生

唐元和十三年卒年六十六韋同紹撰墓誌銘拓本唐文拾遺二一五

吳郡嘉禾靈光寺法相吳長水俞氏　七五三生

唐會昌元年卒年八十九宋僧傳十六

衡山昂頭峯日照岐下劉氏

唐咸通初卒年一百八歲六學僧傳七作咸通元年卒今據宋僧傳十二

呂后山道場寧賁隴西李氏　七五四生

唐太和二年卒年七十五宋僧傳二九

揚州慧照寺崇演東平段氏　七五四生

唐開成二年卒年八十四宋僧傳十一

京兆興善寺惟寬衢州信安祝氏　七五五生

唐元和十二年卒年六十三白居易撰傳法堂碑無年歲今據宋僧傳十

東都福先寺廣宣志誉澤州晉城成氏　七五五生

唐太和元年卒年七十三崔章撰墓誌銘拓本

荊州永泰寺靈豢蘭陵蕭氏　七五五生

唐太和三年卒年七十五宋僧傳十一附曇藏傳坊本名人生卒年表附高僧表誤以靈豢卒年爲曇藏卒年

雍京章敬寺柏岩懷暉泉州謝氏　景德錄作懷惲　七五六生

唐元和十年卒年六十稽古略作元和三年卒釋氏通鑑作元和十一年卒金石錄補十四作元和十二年卒二七又作元和二年卒景德錄作元和十三年卒宋僧傳作元和十年卒年六十二今據權德輿撰碑權集十八又釋氏通鑑謂傳燈紀師十二年二月晦日入滅敕謚大徹云云通鑑蓋誤以惟寬爲懷暉也

終南山惟政平原周氏　宋僧傳十一作恆政

唐會昌三年入塔年八十七景德錄四

唐州雲秀山神鑒潯陽韓氏

唐會昌四年卒宋僧傳二十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　七五八生

唐太和元年卒年七十宋僧傳十一

安國寺寂照京兆興平龐氏　七五八生

唐太和七年癸丑卒年七十六段成式撰碑金石萃編一〇八歷代名人年譜作至德二載丁酉生誤

洛陽香山寺鑑空吳郡齊氏

唐太和末卒年七十七宋僧傳二十

汾州開元寺無業商州上洛杜氏　七六〇生

唐長慶元年卒年六十二隆興通論釋氏通鑑佛祖統紀均作長慶二年卒今據宋僧傳十一

天台山國清寺文舉婺州東陽張氏　七六〇生

唐會昌二年卒年八十三宋僧傳十六

高麗國元表三韓人

唐大中元年卒宋僧傳三十

安國寺修會

唐大中二年卒佛祖統紀四三

江州開元寺法正

唐大中初卒年八十餘宋僧傳二五及酉陽雜俎續集七

五臺山行嚴衆陽人

唐大中三年卒宋僧傳二七

隨州大洪山慈忍善信洪州南昌王氏 七六四生

唐太和元年卒年六十四金華集十二載元黃滔撰大洪山崇寧萬壽院記作太和九年卒然承上文寶曆二年之後當爲太和元年縮門警訓十載宋張商英大洪山靈峯寺記正作元年今從之生年仍從金華集

文水甘泉寺惠融江陵吳氏

唐太和初卒年六十五王攀撰碑銘山右石刻叢編九碑立於太和六年卒年殘闕

泗州開元寺明遠譙郡鄒暴氏 七六五生

唐太和八年卒年七十白居易撰塔銘白集六十

五臺山善住閣院無染

唐開成中卒年七十四宗統編年作開成二年卒清涼山志作年七十三今據宋僧傳清涼傳中

成都福感寺定蘭成都楊氏

唐大中六年卒宋僧傳二三

洪州黃檗山斷際希運閩人

唐大中中卒隆興通論釋氏通鑑作大中四年卒佛祖統紀作大中九年卒佛祖通載作大中三年卒宗統編年作大中二年卒今據宋僧傳二十

五臺山華嚴寺志遠汝南宋氏 清涼山志七作宗氏 七六八生

唐會昌四年卒年七十七廣清涼傳作會昌五年卒今據宋僧傳七

潭州道吾山圓智豫章海昏張氏 七六九生

五燈會元作宗智

唐太和九年卒年六十七湖南通志作太和元年卒稽古略作年六十一今據宋僧傳十一及祖庭事苑七

京師大安國寺端甫天水趙氏 七七〇生

唐開成元年卒年六十七宋僧傳六及裴休撰玄祕塔碑拓本

天台山福田寺普岸漢東蔡氏 七七〇生

唐會昌三年卒年七十四宋僧傳二七

天台山禪林寺廣脩東陽下崑留氏 七七一生

唐會昌三年卒年七十三宋僧傳三十六學僧傳十八作年七十二

潭州大潙山靈祐福州長溪趙氏 七七一生

唐大中七年卒年八十三隆興通論作大中八年卒今據宋僧傳十一及鄭愚撰碑銘唐文粹六三

黃州九井玄策會稽魯氏

唐大中八年卒宋僧傳十一

鳳光寺常俊清河張氏 七七二生

唐會昌元年卒年七十墓銘見全唐文九九七

新羅國雙谿寺慧昭全州金馬崔氏　七七四生

唐大中四年卒年七十七崔致遠撰碑銘金石續編二一

東都奉國寺神照蜀州青城張氏　七七六生

唐開成三年卒年六十三白居易撰塔銘白集七十

五臺山智賾中山人　七七七生

唐大中七年卒年七十七宋僧傳二七

蘄州青著慧普蘄州宋氏

唐大中十二年卒宋僧傳二五作大中三年卒今據元照撰行業記芝園集上

眞定府普化

唐咸通初卒宋僧傳二十無卒年宗統編年作大中十三年卒稽古略作咸通元年卒今據景德

錄十

明州德潤寺遂端張氏

唐咸通二年卒浙江通志引續文獻通考作咸通十二年卒今據宋僧傳二五

會稽呂后山文質衢州須江祝氏　七七八生

唐咸通二年卒年八十四宋僧傳二七

趙州觀音院眞際從諗青州臨淄郝氏　七七八生

唐乾寧四年丁巳卒年一百二十宋僧傳十一無卒年語錄附行狀作戊子歲卒佛祖綱目作光化元年戊午卒宗統編年因之今據景德錄十

華嚴宗五祖圭峯宗密果州西充何氏　七八〇生

唐會昌元年卒年六十二隆興通論佛祖統紀作開成五年卒佛祖通載作開成四年卒稽古略作年六十三今據宋僧傳六及裴休撰傳法碑碑敘師生於建中元年慧因寺志載此碑刪此語而云師年六十五今據拓本及金石萃編一一四

杭州大慈山寰中河東蒲坂盧氏　七八〇生

唐咸通三年卒年八十三始豐稿十一載明徐一夔撰重建大慈定慧禪寺記作開成初卒誤會昌毀教時師猶未卒也今據宋僧傳十二

睦州龍興寺道明陳氏

唐乾符中卒年九十八景德錄十二無卒年及年歲釋氏通鑑敘其事於乾符四年非謂其卒於是年也今作乾符中年歲五燈會元同通鑑

華嚴寺行標莆田方氏　七八一生

唐咸通六年卒年八十五黃滔撰碑銘黃御史集五

漳州三平山義中高陵楊氏　七八一生

唐咸通十三年卒年九十二王諷撰碑銘全唐文作年九十一今據唐文粹六四

澧陽雲巖寺曇晟鍾陵建昌王氏　七八二生

唐會昌元年辛酉卒年六十宋僧傳十一作太和三年己酉卒無年歲今據景德錄十四

福州長谿龜山智眞揚州柳氏佛祖綱目智眞作慧忠　七八二生

唐咸通六年卒年八十四景德錄九

朗州德山院宣鑒劍南周氏　七八二生

唐咸通六年卒年八十四景德錄作年八十六祖庭事苑作年六十八又謂師生於貞元之末大中佛法重興師已六十七云云皆不相應今據宋僧傳十二

上都大安國寺好直 會稽諸暨丁氏 七八四生

唐開成四年卒年五十六 六學僧傳七作年六十五今據宋僧傳三十

永州湘山全眞 郴州周氏

唐咸通八年卒廣西通志云開元十六年生年一百四十湖南通志云年一百三十三惠州志云一百三十二今據佛祖統紀四三

洛京廣愛寺從諫 南陽張氏

唐咸通七年卒年八十餘 宋僧傳十二及廣記九七引三水小牘 七八七生

泉州龜洋無了 莆田沈氏

唐咸通八年卒年八十一 景德錄八無卒年今據福建通志二六三

明州棲心寺藏奐 蘇州華亭朱氏 七九〇生

眞定臨濟院義玄 曹州南華那氏

唐咸通八年丁亥卒 宋僧傳十二景德錄十二祖庭事苑二均作咸通七年卒今據古尊宿語錄附延沼撰塔記

福州長谿龜山正原 宣州南陵蔡氏 七九二生

五燈會元作正元

唐咸通十年卒年七十八 景德錄十

杭州徑山院鑒宗 湖州長城錢氏 七九三生

唐咸通七年卒年七十四 宋僧傳十二無年歲今據西天目山志二

福州怡山院大安 閩城陳氏 七九三生

唐中和三年卒年九十一 宋僧傳十二

悉覺圓仁 日本都賀郡壬生氏 七九四生

唐咸通五年卒年七十一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附小傳

甘泉普濟院曉方 蘇州常熟人 七九四生

唐咸通十一年卒年七十七 郎肅撰塔記拓本盤山志二

盤山上方寺道宗 田氏 七九五生

唐咸通七年卒年七十二 知宗撰遺行碑盤山志二無年歲但云元和九秋師年弱冠知其卒年七十二

東山觀音院洪照 虢州盧氏鄭氏 七九五生

唐咸通十三年卒年七十八 侯圭撰觀音院記全唐文八〇六

京兆福壽寺玄暢 宣城陳氏 七九七生

唐乾符二年卒年七十九 宋僧傳十七

晉江開元寺文僊 仙遊人 七九八生

唐乾符三年卒年七十九 泉州府志六五

汾州僧藏 西河人

唐乾符中卒 宋僧傳二三無卒年今據淨土往生傳下

蘇州藏廣 衢州信安程氏 七九八生

唐乾符六年卒年八十二 六學僧傳七作年八十三今據宋僧傳十二

衢州子湖嚴利蹤 潭州周氏 八〇〇生

唐廣明元年卒年八十一 景德錄十作廣明中卒廣明止一年今據祖庭事苑七

香水寺行及 新羅常興人

唐廣明元年卒 金正隆間知心撰
實行碑盤山志三

福州黃檗山建福寺鴻休

唐廣明中卒 宋僧傳二三

新羅大朗慧無染 金氏 八〇〇生

唐文德元年卒年八十九 崔致遠撰碑銘 金石續編二一

吳郡破山寺常達 海隅顧氏 八〇一生

唐咸通十五年甲午九月卒年七十四 宋僧傳十六 疑年錄彙編云
咸通止十四年甲午係乾符元年
不知十一月五日始改乾符也

新羅寶林寺體澄 熊津金氏 八〇四生

唐廣明元年卒年七十七 金穎撰碑銘 金石續編二一

澧州夾山善會 廣州幌亭廖氏 八〇五生

唐中和元年卒年七十七 祖庭事苑作中和初卒今據景德錄十五

會稽開元寺允文 秀州嘉禾朱氏 八〇五生

唐中和二年卒年七十八 宋僧傳十六

天台山國清寺物外 福州楊氏

唐中和五年卒 宋僧傳二十不著卒年今據釋門正統

洪州洞山悟本良价 會稽諸暨俞氏 八〇七生

唐咸通十年卒年六十三 祖庭事苑作咸通中卒今據宋僧傳十二

袁州仰山慧寂 韶州滃昌葉氏 八〇七生

唐中和三年卒年七十七 諸本多誤作須昌 宋僧傳十二無卒年隆興通論釋氏通鑑佛祖統紀作大順二年卒佛祖通載作大順元年卒稽古略作梁貞明二年卒今據陸希聲撰塔銘及祖庭事苑七

五臺山佛光寺願誠 河西宋氏 廣清涼傳作願成

唐光啟三年卒 宋僧傳二七

襄城慧峯 汝州襄城賀蘭氏

唐中和戊申卒 塔記見山右石刻叢編九 記云中和戊申八月化去乾寧乙卯造塔按中和五年乙巳改元光啟光啟四年戊申改元文德今曰中和戊申疑誤

長沙石霜山慶諸 廬陵新淦陳氏 八〇七生

唐文德元年卒年八十二 祖庭事苑作光啟三年卒今據宋僧傳十二

洪州上藍令超

唐大順元年卒 景德錄十六

彭州丹景山悟達知玄 眉州洪雅陳氏 八一一生

唐中和三年卒年七十三 宋僧傳六於廣明二年後敘師乞歸卒淨土往生傳下於廣明二年後一年敘師乞歸又明年乃卒今從之

東京封禪寺圓紹 富陽孫氏 八一一生

唐乾寧二年卒年八十五 宋僧傳十三

越州明心院慧沐 暨陽祝氏 八一一生

唐乾寧五年卒年八十八 宋僧傳三十

陰那了拳 閩沙縣潘氏 八一三生

唐咸通二年卒年四十九 廣東通志三二八云元和十二年丁酉生則咸通二年辛巳當年四十五今曰四十九必有一誤

朔方靈武龍興寺增忍 沛國陳留史氏 八一三生

唐咸通十二年卒年五十九宋僧傳二六

杭州千頃山楚南 閩張氏 八一三生

唐文德元年卒年七十六宋僧傳六學僧傳均作文德六年卒年七十四部叢刊本景德錄亦作文德六年卒今據類伽本景德錄十二

智證圓珍 日本那珂郡人 八一四生

唐大順二年卒年七十八在唐行歷抄附小傳

龜洋靈感院志忠 仙遊陳氏 八一七生

唐中和二年卒年六十六黃滔撰碑黃御史集五

清涼山祕魔巖常遇 范陽陰氏 八一七生

唐文德元年卒年七十二宋僧傳

中山道全 常州宣氏

唐景福三年卒宋余靖撰芬州洞山傳法記武溪集九按景福止二年

越州應天山寺希圓 姑蘇張氏

唐乾寧二年卒宋僧傳二五無卒年今據淨土往生傳下

泉州國歡崇福院文矩 福州黃氏

唐乾寧中卒五燈會元四

明州國寧寺宗亮 奉化馮氏

唐乾寧末卒年八十宋僧傳二七無卒年惟云閩成中剃落納法卒年八十又杭州龍興寺志八謂寺有經幢閩成二年師與處士鄭徹立假定閩成時弱冠則八十時當在乾寧末矣

諸暨保壽院神智 婺州義烏力氏 八一九生

唐光啟二年卒年六十八宋僧傳二五

嘉興法空王寺元慧 吳郡陸氏 八一九生

唐乾寧三年卒年七十八宋僧傳二三

鄧州香嚴山智閑 青州人

唐光化元年卒宋僧傳十三景德錄十一無卒年宋統編年作光化元年卒未審何據

杭州徑山院洪諲 吳興吳氏

唐光化四年卒佛祖綱目作乾寧二年卒宗統編年因之今據宋僧傳十二景德錄十一但光化四年四月改元天復諲卒於九月當云天復元年也

舒州投子山大同 舒州懷寧劉氏 八一九生

梁乾化四年卒年九十六祖庭事苑作唐乾寧四年卒今據宋僧傳十三

天台紫凝山慧恭 福州羅氏 佛祖綱目作瑞恭誤 八二〇生

唐天復三年卒年八十四宋僧傳十二坊本名人生卒年表附高僧表作年六十二蓋誤以僧臘爲世壽也

杭州龍泉院文喜 嘉禾禦兒朱氏 八二一生

唐光化三年卒年八十聖果寺志作元和十五年生光化二年卒西湖游覽志餘作乾

寧四年卒今據宋僧傳十二　乾寧四年師賜號無著
宋僧傳二十有五臺山華嚴寺僧亦名無著大曆間人
五燈會元九乃混而爲一殊誤五燈嚴
統九因之景德錄十二原本不誤也

福州雪峯廣福院義存　泉州南安曾氏　八二二生

梁開平二年卒年八十七宋僧傳十二及黃滔撰碑銘黃御史集五　八二二生

蘇州破山興福寺彥偁　吳郡常熟龔氏　八二二生

梁貞明六年卒年九十九宋僧傳十六　八二二生

新羅國鳳巖山寺道憲　王都金氏　八二四生

唐中和二年卒年五十九崔致遠撰碑銘唐文拾遺四四　稽　八二八生

鄂州巖頭院全豁　泉州柯氏古略作全奯　八二八生

唐光啟三年卒年六十宋僧傳二三無年歲隆興通論作年六十一今據景德錄十六

魏府興化存獎　闕里孔氏　八三〇生

唐文德元年卒年五十九景德錄十二無卒年佛祖通載作同光三年卒今據英華八六八公乘億撰塔碑　八三〇生

成都東禪院貫休　金華蘭溪姜氏　八三二生

蜀永平二年梁乾化二年卒年八十一釋氏通鑑作後唐同光三年卒宗統編年作梁乾化四年卒今據宋僧傳三十四庫提要別集四作蜀乾德五年癸未卒蓋誤以曇域撰禪月集後序之年爲休卒年而不知序中明言壬申歲卒癸酉年置塔也提要又疑禪月集舊名西岳集之西字爲南字之誤不知齊己荊門寄題禪月大師影堂詩有西岳千篇傳古律南宗一卷印靈臺之句則西字何能作南耶　八三二生

新羅剛空行寂　崔氏　八三二生

梁貞明二年卒年八十五崔仁渷撰塔銘金石補正一二九　八三三生

洛京長壽寺弘哲　李氏　八三三生

唐天祐元年卒年七十二幢記見唐文續拾十一　八三四生

筠州九峯通玄　郢州長壽程氏　八三四生

唐乾寧三年卒年六十三禪林僧寶傳七　八三四生

澧州蘇溪元安　鳳翔麟遊淡氏　八三四生

唐光化元年卒年六十五祖庭事苑作譚氏光化元年卒今據宋僧傳十二　八三四生

洪州雲居山弘覺道膺　蓟門玉田王氏　八三四生

唐天復二年卒佛祖通載作天復元年卒今據宋僧傳十二景德錄十七

筠州白水院本仁

唐天復中卒宋僧傳十三　八三四生

青林道虔　餘杭陳氏　八三四生

唐天祐元年卒宋余靖撰筠州洞山傳法記武溪集九　八三四生

明州雪竇院恆通　邢州平恩李氏景德錄作常通　八三四生

唐天祐二年卒年七十二釋氏通鑑作天祐三年卒今據宋僧傳十二　八三四生

縉雲連雲院有緣　東川梓潼馮氏　八三五生

唐天祐四年卒年七十三宋僧傳十二　八三五生

京兆西明寺慧則　吳郡崑山糜氏　八三五生

梁開平二年卒年七十四宋僧傳十六六學僧傳二十開平誤作開元　八三五生

福州玄沙院宗一師備　閩謝氏　八三五生

梁開平二年卒年七十四佛祖道影作年七十隆興通
論釋氏通鑑作年七十五今
據宋僧傳十三及語
錄附林滋撰碑文

湖南龍牙山居遁臨川南城郭氏　八三五生

梁龍德三年卒年八十九宋僧傳十三無年歲
今據景德錄十七

高麗賢山地藏院開清雞林金氏　八三五生

後唐同光八年卒年九十六崔彥撝撰塔碑唐文拾遺
則同光八年年止七十七
七十但碑云大中八年生
然又云僧臘七十二何也

潭州大光山居誨京兆王氏　八三七生

唐天復三年卒年六十七景德錄
十六

撫州曹山本寂泉州莆田黃氏禪　八四〇生
林僧寶傳作諱耽章

唐天復元年辛酉卒年六十二宋僧傳無卒年佛祖統
紀作天復三年卒今據
景德錄
十七

滑州明福寺彥暉東京陽武孫氏　八四〇生

梁乾化元年卒年七十二宋僧
傳七

福州臥龍山安國院慧球泉州莆田人

梁乾化三年卒景德錄
二一

洛都惠光

梁乾化五年卒舍利銘見金
石補正七九

揚州禪智寺從審

梁貞明二年卒宋僧傳
二五

明州奉化縣布袋和尚自名契此

梁貞明二年丙子卒宋僧傳二一作唐天復中卒布袋
和尚傳五燈會元指月錄作梁貞
明三年丙子卒今
據景德錄二七

澤州陽城龍泉院順憨蜀人

唐天祐十九年卒周徐鉉撰龍泉禪院
記山石刻叢編十

鹿頭道延福州長樂劉氏

吳順義二年卒宋余靖撰筠州洞山
傳法記武溪集九

杭州瑞龍院幼璋亳州夏侯氏　八四一生
祖綱目作幻璋

後唐天成二年卒年八十七景德錄
二十

扣冰藻先建寧新豐翁氏指月　八四四生
錄藻作澡閩書先作光

後唐天成三年卒年八十五建州弘釋錄作天成二
年卒今據嘉泰錄二四

鄂州清平山令遵東平王氏　八四五生

唐天祐十六年己卯卒年七十五五燈全書十作天祐
丙寅卒丙寅天祐三
年今據景德錄十
五及五燈會元五

東京相國寺貞峻鄭州新鄭張氏　八四七生

後唐同光二年卒年七十八宋僧傳
十六

天台山福田寺從禮襄陽人　八四七生

後唐同光三年卒年七十九宋僧傳
十六

洪州龍壽院懷溢閩縣劉氏　八四七生
劉贍次子

吳太和六年後唐應順元年卒年八十八歐陽熙撰碑
銘金石萃編

嵩山少林寺行鈞 鄭州陽武閻氏 八四八生

後唐同光三年卒年七十八 虛受撰碑銘金石續編十二

會稽大善寺虛受 嘉禾梨兒人

後唐同光三年卒 宋僧傳七

靈州廣福寺無迹 朔方史氏

後唐同光三年卒 宋僧傳七

杭州龍興寺可周 晉陵傅氏

後唐天成元年卒 宋僧傳七

杭州眞身寶塔寺景霄 丹丘徐氏

後唐天成二年卒 宋僧傳十六

漳州保福院從展 福州陳氏

後唐天成三年卒 景德錄十九

洪州開元寺棲隱 徐氏

後唐天成中卒 宋僧傳三十

天台山全宰 錢塘沈氏

後唐天成五年卒 宋僧傳二二

明州國寧寺誓光 永嘉吳氏

後唐長興中卒 宋僧傳三十

仰山光湧 豫章豐城章氏 八五〇生

南唐昇元二年卒年八十九 禪林僧寶傳八及宋齊丘撰塔銘全唐文八七〇

香山璘嶼 侯氏 八五四生

唐天祐三年卒年五十三 尊勝幢記見唐文續拾十一

四明山無作 姑蘇司馬氏 自號逍遙子

梁開平中卒年五十六 宋僧傳三十

新羅審希 金氏 八五四生

梁龍德三年卒年七十 朴昇英撰碑銘唐文拾遺六八

撫州黃山月輪 福州福唐許氏 八五四生

後唐同光三年乙酉卒年七十二 五燈全書十一作同光甲申卒甲申同光二年今據景德錄十六及五燈會元六

福州長慶院慧稜 杭州鹽官孫氏 宋僧傳 八五四生

後唐長興三年卒年七十九 宋僧傳十三

廣州文殊院圓明 福州陳氏 八五五生

宋淳化元年卒年一百三十六 景德錄十一

溫州大雲寺鴻楚 永嘉唐氏 八五八生

後唐長興三年卒年七十五 宋僧傳二五 浙江通志誤作長慶三年卒

溫州小松山鴻莒 永嘉唐氏

後唐長興四年卒 宋僧傳二五

鳳翔府道賢

後唐清泰中卒 宋僧傳二五

天台山平田寺道育新羅國人
晉天福三年卒年八十餘宋僧傳二三
廬山香積庵景超
晉天福中卒宋僧傳二三
常州正勤院蘊魏府韓氏
晉天福中卒景德錄二十
陽城壽聖禪院宗懿絳臺滄川張氏
晉天福五年卒宋元祐間善仁撰壽聖禪院記山右石刻叢編十五
鳳翔法門寺智通右扶風張氏
晉天福七年卒宋僧傳二三不著卒年今據淨土往生傳下

金陵清涼院悟空休復北海王氏
晉天福八年卒景德錄二四
五臺山眞容院匡嗣太原文水李氏
晉天福九年甲辰卒宋僧傳二八作光嗣天福元年卒今據廣清涼傳下
京兆永安院善靜長安金城王氏 八五八生
晉開運三年卒年八十九宋僧傳十三
洛京長壽寺可止范陽高丘馬氏 八六〇生
後唐應順元年卒年七十五宋僧傳七
江陵龍興寺齊己益陽胡氏
後唐長興末卒年七十三以上宋僧傳三十無卒年自蓮集有聞貫休下世詩知其卒在貫休後諸宮莫問詩辛巳作有形骸六十餘之句揚洛感懷詩有電擊流年七十三之句辛巳六十餘則七十三當在後唐長興末集中又有同光歲送人及第東歸詩可爲後唐同光間未卒之證宋僧傳列入梁代四庫提要列貫休前均失考已益少休三十餘歲後卒於休二十餘年也
宣州自新臨淄孫氏
晉天福中卒年八十餘宋僧傳三十
高麗菩提寺麗嚴雞林金氏 八六二生
後唐同光八年卒年六十九崔彥撝撰塔碑同光止四年同光八年當爲天成五年唐文拾遺六九
東京相國寺歸暢齊春湄氏 八六二生
後唐清泰三年卒年七十五宋僧傳七

東京相國寺貞誨吳郡常熟包氏 八六三生
後唐清泰二年卒年七十三宋僧傳七
高麗先覺迥微武州崔氏 八六四生
梁貞明三年卒年五十四崔彥撝撰塔碑原文卒年已缺今以咸通五年生俗年五十四推之金石續編二一
朔方靈武永福寺道舟朔方迴樂曾氏 八六四生
晉天福六年卒年七十八宋僧傳二三
甌閩鼓山國師神晏大梁李氏
晉天福中卒年七十七釋氏通鑑作開運二年卒年七十三今據古尊宿語錄小傳
高麗大安寺廣慈胤多京師人 八六四生

晉開運二年卒年八十二孫紹撰碑銘原文卒年已缺今以咸通五年生俗年八十二推之金石續編二一　八六四生

錢塘千佛寺希覺晉陵商氏　八六四生

漢乾祐元年卒年八十五宋僧傳十六無卒年但云年二十五出家溫州開元寺時文德元年也則八十五當漢乾祐元年矣　八六四生

韶州雲門山匡眞文偃姑蘇嘉興張氏　八六四生

南漢乾和七年漢乾祐二年卒年八十六禪宗五派宗師宋僧傳獨無雲門偃傳景德錄亦無卒年稱燈世諸作漢隱帝元年卒今據古尊宿語錄附雷岳撰行錄年歲則據陳守中撰碑銘碑見南漢金石志志又有雷嶽撰塔銘作法齡七紀二僧臘六旬六云　八六五生

後唐天成二年卒年六十三建州弘釋錄下　八六五生

洛陽長水令謹陝府閿鄉楊氏　八六五生

後唐清泰二年卒年七十一宋僧傳七　八六七生

漳州羅漢院桂琛常山李氏　八六七生

後唐天成三年卒年六十二宋僧傳十三　八六八生

杭州龍册寺道怤永嘉陳氏　八六八生

晉天福二年丁酉卒年七十六學僧傳八作天福元年丁酉卒景德錄十八作年七十四今據宋僧傳十三　八六九生

高麗興法寺忠湛雞林金氏　八六九生

晉天福五年卒年七十二塔銘見金石補正一二九　八七〇生

高麗廣照寺利嚴雞林金氏　八七〇生

後唐清泰三年卒年六十七崔彥撝撰碑銘唐文拾遺六九　八七〇生

杭州龍華寺靈照高麗人　八七〇生

晉天福十二年卒年七十八宋僧傳十三無卒年咸淳臨安志七十作晉天福二年卒今據景德錄十八　八七一生

筠州洞山普利院惠敏蜀華陽李氏　八七一生

南唐保大六年卒宋余靖撰筠州洞山傳法記武溪集九　八七一生

杭州龍興寺宗季臨安俞氏　八七一生

漢乾祐元年卒宋僧傳七　八七一生

江州廬山若虛　八七一生

漢乾祐中卒宋僧傳二五　八七一生

杭州耳相院行脩泉州陳氏　八七一生

漢乾祐四年卒佛祖綱目作乾祐三年卒據宋僧傳三十蓋三年十一月示疾四年三月卒也　八七一生

感化寺智辛金臺三河玉氏　八七一生

遼天祿五年卒張明撰塔記拓本遼文存六　八七一生

汝州寶應南院慧顒河北人　八七一生

周廣順二年卒景德錄十二無卒年宗統編年作後唐長興元年卒今據釋氏通鑑　八七一生

高麗五龍寺慶猷南陽張氏　八七一生

梁貞明七年卒年五十一塔碑見唐文拾遺七十原文卒年不明今以咸通十二年生俗年五十一推之　八七一生

晉州扈通院智朗 單州城武黃氏　八七一生

晉開運四年卒年七十七宋僧傳二八

杭州龍興寺宗靖 台州人　八七一生

周顯德元年卒年八十四景德錄十九

蜀淨眾寺僧緘 涼兆王氏

周顯德二年年二百三十餘歲宋僧傳二二自云唐太和初生

溫州溫嶺瑞峯院神祿 福州福清人　八七二生

宋太平興國元年卒年百五歲景德錄二三

洛陽中灘浴院智暉 咸秦高氏　八七三生

周顯德三年卒年六十四宋僧傳二八無卒年今據景德錄二十

太原永和三學院息塵 并州楊氏

晉天福初卒年六十三宋僧傳二三

東京相國寺遵誨 譙郡李氏　八七五生

晉開運二年卒年七十一宋僧傳二八

五臺山王子寺誠慧 蔚州靈丘李氏　八七六生

廣清涼傳作誠惠

後唐同光三年卒年五十清涼山志八作同光元年卒年八十今據宋僧傳二七

魏府觀音院智佺 銅臺永濟張氏　八七六生

周顯德五年卒年八十三宋僧傳七

衢州烏巨山儀晏 吳興許氏　八七六生

月錄作儀宴

宋淳化元年卒年一百十五五燈會元八云生唐乾符三年淳化元年卒又云壽一百十國春秋五十當是筆誤

太原崇福寺巨岷 西河任氏　八七七生

漢乾祐二年卒年七十三宋僧傳七明本高麗本作年九十三今據宋元本

棣州開元寺恆超 范陽馮氏　八七七生

漢乾祐二年卒年七十三宋僧傳七

蘄州資福院令逢 福州陳氏　八七八生

後唐天成三年戊子卒年五十一石門文字禪二九德洪撰碑銘云戊子卒無年號上文言順義癸未秋北遊順義吳楊溥年號下文言太和中見夢父老太和亦楊溥年號然則此戊子乃吳乾貞二年後唐天成三年也惟碑又云唐乾元初落髮坐三十四夏乾元初當作乾寧初時年十七也

大隨開山神照法眞 梓州鹽亭王氏　八七八生

宋乾德元年卒年八十六古尊宿語錄三五神照禪師行狀

高麗淨土寺元曄 金州南原李氏　八七九生

晉天福六年卒年六十三崔彥撝撰碑銘唐文拾遺六九

洛京法林院僧照 范陽張氏　八七九生

漢乾祐元年卒年七十宋僧傳七

東京天壽院師會 薊門巨氏　八八〇生

晉開運三年卒年六十七宋僧傳二八五燈會元作

會稽清化院全付 吳郡崑山人　八八一生

全忖今據宋僧傳景德錄

晉開運四年卒年六十六祖庭事苑作開運間卒今據宋僧傳十三

廬山佛手巖行因 雁門人

南唐保大中卒年七十許宋僧傳十三

東京觀音院嚴俊 邢臺廉氏 八八二生

宋乾德四年卒年八十五宋僧傳二八

吉州禾山無殷 福州吳氏 八八四生

宋建隆元年卒年七十七景德錄十七無年歲禪林僧寶傳五作年七十今據徐鉉撰碑銘騎省集二七

東京開寶寺師律 范陽賈氏 八八四生

宋乾德二年卒年八十一宋僧傳二八

天台山智者院行滿 萬州南浦人

宋開寶中卒年八十八宋僧傳二二作年可八十餘今據佛祖統紀十

長水縣懸泉院夢江 長水楊氏

周顯德三年卒宋僧傳七

錢塘報恩寺慧明 錢塘蔣氏

周顯德中卒宋僧傳二三

按此錄刊行後友人周叔迦居士貽書謂行滿爲荊溪弟子荊溪卒於唐建中下距開寶將二百年宋僧傳佛祖統紀作行滿卒於開寶殊誤據法瑤無量壽經記有行滿元和十二年跋自稱老僧疑開寶爲開成之誤云吾恐此類誤處正復不少願專家隨時訂正耳謹發其凡於此

釋氏疑年錄卷五

釋氏疑年錄卷六

新會　陳垣　援菴

金陵清涼院大法眼文益　餘杭魯氏　西紀八五八生

周顯德五年閏七月卒年七十四　隆興通論佛祖統紀作顯德四年卒宗鑑編年作顯德六年本均非閏七月今據宋僧傳十三景德錄二四

宋州廣壽院智江　幽州三河畢氏　八八五生

周顯德五年卒年七十四　宋僧傳二八

洪州大寧院元寂隱微　豫章新淦楊氏　八八六生

宋建隆二年卒年七十六　景德錄二三及韓熙載撰碑金石補正八一

晉州慈雲寺普靜　晉州洪洞茹氏　八八七生

周顯德二年卒年六十九　宋僧傳二三及藏瑩撰舍身記山右石刻叢編十

周顯德二年卒年七十四　楊綰撰保寧禪院記山右石刻叢編十一

解州聞喜保寧院法柔　聞喜張氏　八八八生

宋建隆二年卒年七十四　楊綰撰保寧禪院記山右石刻叢編十一

洛京福先寺道丕　長安貴胄里李氏　八八九生

周顯德二年卒年六十七　宋僧傳十七

東京相國寺澄楚　宗氏　八八九生

周顯德六年卒年七十一　宋僧傳十六

秀州靈光寺皓端　嘉禾張氏　八九〇生

宋建隆二年卒年七十二　宋僧傳七

錢塘慧日永明寺道潛　滿津武氏

宋建隆二年卒　稍古略作周顯德五年卒今據宋僧傳十三

長汀平原山伏虎慧寬　寧化葉氏

宋建隆二年卒　劉將孫養吾齋集二八定光圓應大師光庵記平圖續稿四十

杭州龍華寺彥求　綿雲葉氏

宋建隆中卒　宋僧傳二八

宣祕善慧　嘑邑翟氏

宋乾德中卒　補續僧傳二三

天台山德韶　處州縉雲陳氏　八九一生

宋開寶五年卒年八十二　禪林僧寶傳祖庭事苑人天寶鑑均作開寶四年卒今據

宋僧傳十三其塔銘即贊寧所撰也

衡陽大聖寺守賢　泉州永春丘氏

宋乾德中卒年七十四　宋僧傳二三

福州林陽山瑞峯院志端　福州俞氏　八九二生

宋開寶二年卒年七十八　景德錄二二無年歲今據禪林僧寶傳十

東京開寶寺守眞　永興萬年紀氏　八九四生

宋開寶四年卒年七十八　宋僧傳二五

天台山般若寺師蘊　金華人

宋開寶六年卒年八十餘　宋僧傳二三

會稽大善寺行瑫　朔州長城陳氏　八九五生

周顯德三年卒年六十二宋僧傳二二五

五臺山眞容院光嶼應州金城韓氏　八九五生

周顯德七年卒年六十六清涼山志七作年六十今據宋僧傳二八　八九五生

復州資福院智遠福州連江人　八九五生

宋太平興國二年卒年八十三景德錄二一

天台山文華永嘉平陽人　八九五生

宋太平興國三年卒年八十四宋僧傳二三

明州乾符寺王羅漢

宋開寶初年卒宋僧傳二二

潭州延壽院宗合閩越人

宋開寶二年卒宋僧傳二二

西京寶壇院從彥燕米氏

宋開寶二年卒宋僧傳二八

東京普淨院常覺陳留李氏　八九六生

宋開寶四年卒年七十六宋僧傳二八

金陵報恩院法突太和人

宋開寶中卒景德錄二五

汝州風穴延沼餘杭劉氏　八九六生

宋開寶六年卒年七十八景德錄十三本作延昭不著姓氏年歲後刻本改作延沼年八十七今據古尊宿語錄七

洛陽天宮寺從隱洛陽王氏　八九七生

漢乾祐二年卒年五十三宋僧傳七

齊州開元寺義楚相州安陽裴氏

宋開寶中卒年七十四宋僧傳七

廬山圓通院緣德錢塘黃氏　八九八生

宋太平興國二年卒年八十宋僧傳十三作開寶中卒無年歲今據禪林僧寶傳八

宜陽栢閣山宗淵高密宮氏　八九八生

宋太平興國五年卒年八十三宋僧傳三十

杭州眞身寶塔寺紹巖雍州劉氏　八九九生

宋開寶四年卒年七十三宋僧傳二三

鄧州慧通院歸柔魏府觀城靳氏　八九九生

宋雍熙元年卒年八十六饒光輔撰碑銘湖北金石志八

魏府卯齋院法圓眞定元氏郝氏　九〇〇生

宋開寶六年卒年七十四宋僧傳二二

杭州報慈院從瓌福州陳氏

宋開寶六年卒五燈會元入刪去卒年今據景德錄二一

金陵清涼法燈泰欽魏府人

宋開寶七年卒通行本五燈會元作開寶八年卒今據寶祐本及景德錄二五

漳州保福院清豁泉州張氏

宋太平興國元年卒（宋詩紀事九一）

吳越僧統令因 錢繆第十九子 九〇一生

吳越寶大元年卒年二十四（塔銘見兩浙金石志四） 九〇一生

西京天宮寺義莊 滑臺張氏

宋太平興國三年卒年七十八（宋僧傳二八） 九〇一生

五臺山菩薩院繼顒 燕薊劉氏

北漢天會十七年宋開寶六年卒年七十三（廣清涼傳下） 九〇四生

錢塘慧日永明寺延壽 餘杭王氏

宋開寶八年卒年七十二（佛祖統紀作開寶七年卒釋門正統作年七十四淨土晨鐘作年九十八今據宋僧傳二八及永明道蹟） 九〇六生

金陵淨德道場智鍚 河中府王氏 九〇六生

宋開寶二年卒年六十四（景德錄二五） 九〇六生

杭州千光王寺瓊省 温州陶山鄭氏

宋開寶五年卒年六十七（景德錄二六） 九〇六生

廬山歸宗寺策眞 本名慧超曹州魏氏

宋太平興國四年己卯卒（五燈全書十九作太平興國庚辰卒今據景德錄二五） 九〇七生

温州鴈蕩山願齊 錢塘江氏

宋太平興國中卒（景德錄二六）

長溪靈石山龍居寺義韶 漳州謝氏

宋太平興國七年卒（福建通志二六三）

洪州觀音院從顯 泉州莆田人 九〇六生

宋太平興國八年卒年七十八（景德錄二五）

臨淮普照王寺懷德 江南人

宋太平興國八年卒（宋僧傳二三） 九〇七生

杭州天竺山子儀 温州樂清陳氏

宋雍熙三年卒（景德錄二一及上天竺寺志五） 九〇八生

台州紫凝普聞寺智勤

宋淳化初卒（五燈會元十） 九〇八生

天台山般若寺友蟾 錢塘臨安人

宋淳化初卒（景德錄二六） 九〇八生

洪州百丈山大智院道常（五燈全書十八作道恆）

宋淳化二年卒（景德錄二五） 九〇八生

杭州光慶寺遇安 錢塘沈氏

宋淳化三年卒（景德錄二六） 九〇八生

蘄州四祖山清皎 福州王氏

宋淳化四年卒年八十八（景德錄二三） 九〇九生

金陵寂樂塔院澄玘 番禺陳氏

宋乾德五年卒年六十一（徐鉉撰影堂記騎省集二八） 九〇七生

成都香林澄遠 漢州綿竹上官氏

宋雍熙四年卒年近八十（建中錄二）

杭州五雲山華嚴道場志逢 餘杭人 九〇九生

宋雍熙二年卒年七十七 景德錄二六

東京天清寺傳章 開封東明彭氏 六學僧傳二三作傳章 九一〇生

宋乾德二年卒年五十五 宋僧傳七

漳州報劬院玄應 泉州晉江吳氏 九一〇生

宋開寶八年卒年六十六 景德錄二四

韶州雙峯山竟欽 益州鄭氏 祖庭事苑七作敬欽 九一〇生

宋太平興國二年卒年六十八 景德錄二二無年歲今據禪林僧寶傳十

洞山宗慧守初 鳳翔艮原傅氏 宗統編年分宗慧守初爲二人 九一〇生

宋淳化元年卒年八十一 古尊宿語要目錄小傳作淳化中卒今據禪林僧寶傳八

杭州報恩光教寺永安 溫州永嘉翁氏 九一一生

宋開寶七年卒年六十四 宋僧傳二八

杭州慈光院晤恩 姑蘇常熟路氏 九一二生

宋雍熙三年卒年七十五 智圓撰塔記作雍熙閒卒淨土資糧全集作雍熙二年卒六學僧傳作年七十三今據宋僧傳七

潭州雲蓋山海會寺用清 河州趙氏

宋至道二年卒 景德錄二六

婺州齊雲山遇臻 越州楊氏

宋至道中卒 景德錄二六

蘇州長壽院法齊 婺州丁氏 九一二生

宋咸平三年卒年八十九 景德錄二六

蘇州安國長壽院朋彥 永嘉秦氏 九一三生

宋建隆二年卒年四十九 景德錄二六

萬固寺紹月 冀州衡水馬氏 九一五生

宋開寶五年卒年五十八 冀惟簡撰塔記山石石刻叢編十一

金陵報恩院清謨 福州長樂陳氏 九一六生

宋開寶三年卒年五十五 景德錄二一

金陵報恩院沖煦 晉安和氏 九一六生

宋開寶七年卒年五十九 景德錄二一作開寶八年卒無年歲今據徐鉉撰墓誌銘

錢塘普安暹鄉道勤 閩越李氏 九一七生

宋太平興國元年卒年六十 祖庭事苑三

西京廣愛寺普勝 深州陸澤張氏 九一七生

宋太平興國四年卒年六十三 宋僧傳二八

幷州崇福寺繼倫 晉陽曹氏 九一九生

北漢天會十三年卒年五十一 宋僧傳七、六學僧傳二三作開寶三年卒

天台山螺溪義寂 永嘉胡氏 宋僧傳作義寂 九一九生

宋雍熙四年卒年六十九 釋門正統四佛祖統紀八及錢易撰行業碑證或撰塔銘見螺溪振祖集

左街天壽寺贊寧 德清高氏 九一九生

宋咸平四年卒年八十三西湖高僧事略云咸平初加右街僧錄至道二年卒至道寶先於咸平事略誤四庫苟譜提要乃因之稽古略作咸平二年卒年八十二今生年據王禹偁撰通慧大師文集序小畜集二十卒年據釋門正統八　按小畜集四部叢刊本此序適闕前葉武英殿聚珍本亦頗有誤字如謂師唐天祐十六年己卯生時梁貞明七年也七年當作五年又謂故相文貞公懸車之明年思纘白少傅九老之會時師年七十八會蜀寇而罷文貞謂李昉蜀寇謂李順昉以淳化五年致仕明年師年七十七非七十八也然宋史李昉傳述此事亦謂時吳僧贊寧年七十八則其誤由來已久此序未知撰於何年惟云今九老之中李宋楊魏已先逝矣大師年八十二視聽不衰據宋史李昉宋琪並至道二年卒魏丕咸平二年卒楊徽之咸平三年卒此序當作於三年庚子時師正年八十二也　九二〇生

杭州龍册寺曉榮溫州白鹿鄧氏　九二〇生

宋淳化元年卒年七十一景德錄二六

杭州普門寺希辯蘇州常熟人　九二一生

宋至道三年卒年七十七景德錄二六

酒仙遇賢姑蘇長洲林氏　九二二生

宋大中祥符二年卒年八十八吳都法乘五引姑蘇志作祥符五年卒今據嘉泰錄二四

襄州延慶院惠廣歸曉　九二三生

宋端拱元年年六十六五燈會元十四無年歲今據潘平撰壽塔碑金石補正八六

昇州長慶道巖廬州劉氏　九二三生

宋咸平二年卒景德錄十二

譯經傳法院天息災北天竺人

宋咸平三年卒補續僧傳一

玄覺法賢中天竺人先名法天　九二三生

宋咸平四年卒佛祖統紀四五

河中府開元寺重宣中條虞鄉趙氏　九二三生

宋咸平四年卒年七十九楊億撰塔記武夷新集六

温州瑞鹿寺上方遇安福州人　九二四生

宋至道元年卒年七十二景德錄二六無年歲今據蘊仁撰行略仙巖山志五

錢唐慈光院文備福州侯官鄭氏　九二六生

宋雍熙二年卒年六十佛祖統紀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及智圓撰行狀閒居編二一

汝州首山省念萊州狄氏　九二六生

宋淳化四年卒年六十八禪燈世譜作淳化三年卒天聖錄作年六十七今據景德錄十三

明州寶雲義通高麗尹氏　九二七生

宋端拱元年卒年六十二佛祖統紀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三及宗正撰塔記寶雲振祖集

洪州雲居山道齊洪州金氏　九二九生

宋至道三年卒年六十九景德錄二六

廬山歸宗寺道詮吉州安福劉氏　九三〇生

宋雍熙二年卒年五十六景德錄二四

杭州龍山開化寺行明杭州于氏一本作干氏　九三二生

宋咸平四年卒年七十景德錄無年歲今據天聖錄二七

靈巖寺延珣歷下張氏

宋咸平初卒年六十六塔銘見泰山志十六卒年不明塔咸平二年建

僧伽文祐信豐吳氏

宋大中祥符二年卒補續僧傳十九

泉州戴雲山智亮

宋大中祥符中卒福建通志二六三

興國有基錢塘王氏新續僧傳四一作汪氏

宋大中祥符八年卒佛祖統紀十

南安巖自嚴泉州同安鄭氏 九三四生

宋大中祥符八年乙卯卒年八十二禪林僧寶傳八作淳化乙卯卒嘉泰錄因之淳化無乙卯補續僧傳作淳化二年辛卯福建通志又作淳化八年並云嚴曾謁眞宗淳化是太宗年號止五年淳化時既卒何能更謁眞宗今據周必大撰汀州定光庵記平圖續稿四十及元劉將孫撰事狀養吾齋集二八 九三五生

五臺山淨業代州五臺孟氏

宋淳化四年卒年五十九廣清涼傳下

杭州九曲院慶祥錢塘沈氏 九三五生

宋咸平元年卒年六十四天聖錄二七

吉州祥符圓淨雲豁吉州永和曾氏

宋大中祥符中卒年七十七嘉泰錄一

長沙開福寺拱蘊長沙藍氏 九三七生

宋景德元年卒年六十八新續僧傳六十

廬山歸宗寺慧誠揚州崔氏 九四一生

宋景德四年卒年六十七景德錄二六

温州瑞鹿寺本先永嘉鄭氏 九四二生

宋大中祥符元年卒年六十七景德錄二六

鹿泉睿諫雲州劉氏 九四三生

宋大中祥符元年卒年六十六廣清涼傳下

杭州靈隱山玄順蕭山錢氏

宋大中祥符中卒年七十天聖錄二八

萬全了興平陽萬全宋氏

宋天禧元年卒補續僧傳十七

郢州大陽山警延江夏張氏本名警玄避諱改 九四三生

宋天聖五年卒年八十五佛祖通載作年八十今據禪林僧寶傳十三

松江佘山德聰姑蘇張潭仰氏 九四四生

宋天禧元年卒年七十四補續僧傳十九宋詩紀事九傳五二引松江府志一無年歲今據圖書集成僧

杭州興教寺拱壽錢塘曹氏 九四四生

宋乾興元年卒年七十九天聖錄二七

杭州西山奉誼錢塘盧氏 九四六生

宋天聖三年卒年八十天聖錄
二七

黃州齊安永興院智雨 建水朱氏 九四七生

宋至道三年卒年五十一 王禹偁撰永興禪院記小畜集十七

汾州太子院善昭 太原俞氏

宋天聖初卒年七十八 善昭卒年未見宋人著錄佛祖通載作天聖二年甲子卒禪燈世譜佛祖正傳作天聖元年甲子卒天聖元年非甲子五燈全書作乾興元年壬戌卒今定爲天聖初年歲據禪林僧寶傳三

靈隱南院文勝慈濟 婺州劉氏

宋天聖四年卒天聖錄
二九

瑞州洞山曉聰 韶州曲江杜氏

宋天聖八年卒禪林僧寶傳十一

邛州西林義琛

宋明道二年卒建中錄三

妝陽廣慧院元璉 泉州陳氏 九五一生

宋景祐三年卒年八十六 羅隱野錄下

杭州石壁山行紹 錢塘沈氏

宋景祐初卒年八十 契嵩撰塔表不著卒年但表撰於二十年以是推爲景祐初卒鎮津文集十五

長水楞嚴子璿 錢塘鄭氏

宋寶元元年卒 章衡撰重修長水疏主塔亭記見楞嚴經疏解蒙鈔卷末二

湖州八聖寺清簡 九五七生

宋大中祥符七年卒年五十八天聖錄
二六

西湖圓淨省常 錢塘顏氏 九五九生

宋天禧四年卒年六十二 宗統編年作天禧五年卒今據遵式生碑閑居編三三樂邦文類三

四明法智知禮 四明金氏 九六〇生

宋天聖六年卒年六十九 釋門正統及趙抃撰行業碑胡昉撰塔銘四明教行錄七

越州淸化山寶壽子昌 蘇州朱氏

宋大中祥符中卒年五十二天聖錄
二九

梵天寺慶昭 錢塘胡氏 九六三生

宋天禧元年卒年五十五 佛祖統紀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五及智圓撰行業記閑居編十五

普明慈覺法護 中天竺人 九六三生

宋嘉祐三年卒年九十六 補續僧傳無年歲今據佛祖統紀四六

杭州龍華山悟乘 處州程氏 九六四生

宋乾興元年卒年五十九天聖錄
二九

武林天竺慈雲遵式 寧海葉氏 九六四生

宋天聖十年壬申卒年六十九 佛祖統紀祇云乾德元年癸亥生寶雲振祖集云淳化改元師年二十八則天聖十年當七十歲今據釋門正統五及契嵩撰行業記鎮津文集十五

襄州谷隱山蘊聰 南海張氏 九六五生

宋天聖十年卒年六十八天聖錄十七載李遵勗撰塔銘

南嶽芭蕉菴大道谷泉泉南人

宋嘉祐中卒年九十二神僧傳九作嘉祐十五年卒嘉祐止八年指月錄二四補續僧傳七均作嘉祐中卒今從之年歲仍據神僧傳

台州瑞巖院義海雪川胡氏 九七〇生

宋天聖三年卒年五十六天聖錄二九

洛陽義從鄭州管城人 九七一生

宋明道二年卒年六十三尊勝幢記金石補正八二

孤山智圓錢塘徐氏 九七六生

宋乾興元年卒年四十七釋門正統五

蓬州開元寺慧雅惟中 九七七生

宋慶曆五年卒年六十九補續僧傳二三

白石惠暹南豐張氏

宋慶曆五年卒李覯撰塔銘直講集三一

三學則全四明施氏

宋慶曆五年卒釋門正統六

饒州薦福承古禪林僧寶傳西州人

宋慶曆五年卒建中錄二

上都景德寺顯化志言壽春許氏

宋慶曆八年卒嘉泰錄二四及張方平撰碑銘藥全集三六

天竺山日觀庵善昇錢塘仲氏

宋皇祐元年卒范仲淹撰塔記文正集七

明州岳林賢

宋皇祐初卒建中錄二

温州契嵩橫陽徐氏 九七七生

宋至和元年卒年七十八元照撰行業錄序芝園集上

洞山自寶廬州合肥吳氏 九七八生

宋至和元年卒年七十七補續僧傳七及余靖撰塔銘武溪集七

大邑縣崇壽惟己邛州蒲頴仇氏 九七九生

宋治平元年卒年八十六補續僧傳二三及文同撰塔銘丹淵集拾遺

明州雪竇山明覺重顯遂州李氏 九八〇生

宋皇祐四年卒年七十三建中錄三有生年無卒年聞庭事苑一作皇祐五年卒佛祖通載作年七十二新續僧傳乃編南宋中今據禪林僧寶傳十一及語錄附呂夏卿撰塔銘又淨慈寺志八述歷代住持以卒於南宋淳熙之慧暉爲第十二代以卒於北宋元祐之元淨爲第十八代又以重顯爲第二十二代而刪其卒年顛倒如此殊可詫也

秀州資聖院慶暹建陽范氏 九八〇生

宋至和二年卒年七十六契嵩撰影堂記不著卒年記末云師之遷化至皇祐之己亥實五載矣皇祐無己亥己亥嘉祐四年以是推爲至和二年卒也鐔津集十五

洛陽明因道詮分州文水衛氏 九八一生

宋明道二年卒年五十三歐陽修撰塔記歐陽集六三

神照本如 句章林氏 九八一生

宋皇祐二年卒年七十 佛祖統紀作皇祐三年卒今據釋門正統六

高麗法泉寺海麟 原州元氏 九八一生

遼咸雍三年卒年八十七 鄭惟彥撰碑銘金石補正一二九

都城景德寺普印昕 丹徒曹氏 九八三生

宋至和三年卒年七十四 胡宿撰塔銘文恭集三九

筠州大愚守芝 太原王氏

宋嘉祐初卒 宗統編年作景祐元年卒今據嘉泰錄二

潞州寶峯寺法濟 棣州厭次卜氏

宋嘉祐二年卒 康吉甫撰寶峯寺記山石石刻叢編二一

杭州智圓允堪 錢塘人

宋嘉祐六年卒 佛祖統紀四六及陳舜俞撰行業記昭慶寺志八

京師奉福寺非濁 范陽張氏

遼清寧九年卒 眞延撰實行記拓本遼文存四

耀之戒珠 長樂黃氏 九八五生

宋熙寧十年卒年九十三 釋門正統八

潭州石霜慈明楚圓 全州清湘李氏 九八六生

宋寶元二年己卯卒年五十四 五燈會元作寶元三年庚辰卒佛祖通載作慶曆元年辛巳卒禪林僧寶傳作卒於康定戊寅之明年按戊寅是寶元元年今據嘉泰錄二

杭州淨土院惟正 秀州華亭黃氏 補續僧傳作惟政 九八六生

宋皇祐元年卒年六十四 五燈會元十及雲卧紀談下

杭州慶善宗震 九八六生

宋熙寧五年卒年八十七 建中錄十四

西林寺了他 德化葛陂人

宋元豐間卒年九十七 福建通志二六三

金山達觀曇穎 錢塘丘氏 九八九生

宋嘉祐五年卒年七十二 宋詩紀事作嘉祐四年卒嘉泰錄作年七十五今據禪林僧寶傳二七

浮山圓鑒法遠 鄭圃田沈氏 禪林僧寶傳作王氏 九九一生

宋治平四年卒年七十七 佛祖通載作皇祐元年卒年七十餘今據雲卧紀談上

袁州楊岐方會 袁州宜春冷氏 九九二生

宋皇祐改元卒年五十八 佛祖通載作慶曆六年卒今據嘉泰錄三

淨覺仁嶽 蕃川姜氏 九九二生

宋治平元年卒年七十三 佛祖統紀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五

潭州南嶽雙峯寺省回 九九二生

宋元豐六年卒年九十二 建中錄七無年歲今據五燈會元十二

秀州資聖院盛勲 象郡壽陽謝氏 九九三生

宋嘉祐五年卒年六十八 契嵩撰塔銘鐔津集十五

越州天衣義懷 温州樂清陳氏 九九三生

宋治平元年卒年七十二 祖庭事苑五作治平元年卒無年歲嘉泰錄二作年七十

二無卒年佛祖通載於嘉祐五年下述師行略稽古略乃作嘉祐五年卒禪燈世譜因之今據米芾撰碑見玉堂帖及寶晉英光集七

鄞縣白雲山得利 京兆高陵王氏 九九六生

宋治平三年卒年七十一 趙宗輔撰塔記金石萃編一四二

天竺思悟 錢塘人 九九七生

宋天聖四年卒年三十 佛祖統紀十一

南嶽雲峯文悅 南昌徐氏 九九七生

宋嘉祐七年卒年六十六 建中錄作治平中卒佛祖通載作治平元年卒古尊宿語錄作年六十五今據禪林僧寶傳二二

當陽玉泉寺務本 九九八生

宋元豐三年卒年八十三 新續僧傳十一

杭州雷峯廣慈慧才 永嘉樂清王氏 九九八生

宋元豐六年卒年八十六 釋門正統六及元照撰行業記芝園集上

靈隱普慈幻旻 信州玉山葉氏 九九九生

宋嘉祐四年卒年六十一 鐔津集十五載契嵩撰塔銘作幼旻嘉祐乙亥卒嘉祐無乙亥當爲四年己亥今據靈隱寺志六

隆興府翠岩可眞

宋治平改元卒 嘉泰錄三

雲居曉舜 鈞陽人

宋治平中卒 建中錄五

潭州龍興智傳 桂州陽朔莫氏

宋治平中卒 建中錄五

廣照慧欽 錢塘人

宋熙寧元年卒 沈遼撰塔銘雲巢集十

洪州上藍文達 本州人

宋熙寧元年卒 建中錄十

廬山歸宗承天鴻式

宋熙寧二年卒 建中錄八

建陽福先寺法昌 建陽東田王氏

宋熙寧五年卒 建州弘釋錄下

光孝寺福靜 封川黎氏 一〇〇〇生

宋熙寧八年卒年七十六 肇慶府志二十云天聖七年方三十歲嘉靖間歸住光孝寺與郡守田開爲詩友嘉靖當作嘉祐田開嘉祐初知封州軍州事也

上都寶生院智林 番禺阮氏 一〇〇一生

宋熙寧四年卒年七十一 補續僧傳無年歲今據張方平撰塔銘集全集四十

慶炤慧寔 眞定人 一〇〇一生

宋元豐元年卒年七十八 補續僧傳三

福州白鹿山顯端 福州閩清周氏 一〇〇一生

宋元豐七年卒年八十四 建中錄七

梁家庄季支 范陽郝氏 一〇〇二生

遼清寧二年卒年五十五可訓撰塔記拓本遼文存六

隆興黃龍山慧南信州玉山章氏　一〇〇二生

宋熙寧二年卒年六十八建中錄無年歲今據僧寶傳二二　一

廣化寺令觀莆田黃氏　一〇〇三生

宋元祐八年卒年九十一補續僧傳引劉弇撰碑作元祐三年卒今據龍雲集三二

邵州惠立桂林蔣氏　一〇〇五生

宋元豐四年卒年七十七沈遼撰塔銘雲巢集十

洪州法昌倚遇漳州林氏　一〇〇五生

宋元豐四年卒年七十七會元十六無卒年宗統編年作元豐四年卒未審何據

絳州稷山大普寺義宗太平賈氏　一〇〇五生

宋元豐四年卒年七十七王宥撰塔記山右石刻叢編十四

湖州廣法院源　一〇〇五生

宋元豐八年卒年八十一建中錄七

釋氏疑年錄卷六

釋氏疑年錄卷七

新會　陳垣　援菴

杭州佛日山明教契嵩 藤州鐔津李氏　西紀一〇〇七生

宋熙寧五年卒年六十六 建中錄作熙寧四年卒蘊隱寺志載陳舜俞撰行業記作年六十二今據都官集八及鐔津集卷首

寶月脩廣 杭州錢塘王氏　一〇〇八生

宋熙寧元年卒年六十一 補續僧傳無年歲今據會譔撰塔銘元豐類稿四四

杭州祥符寺通義子寧 錢塘阮氏　一〇〇八生

宋元祐三年卒年八十一 元照撰塔銘芝園集上

秀州超果惟湛 義烏宋氏　一〇〇九生

宋熙寧六年卒年六十五 佛祖統紀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六及元照撰行業記芝園集上

青王大覺懷璉 龍溪陳氏　一〇〇九生

宋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二 五燈會元十五無卒年稽古略作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二今從之佛祖綱目宗統編年又作八十一

六聘山天開寺守常 易縣曹氏　一〇一〇生

遼咸雍六年卒年六十一 王虛中撰塔記拓本遼文存六

廬山圓通居訥 梓州中江寇氏　一〇一〇生

宋熙寧四年卒年六十二 建中錄作熙寧三年卒今據禪林僧寶傳二六

潭州興化寺紹銑 泉州人　一〇一〇生

宋元豐四年辛酉卒年七十二 僧寶傳作元豐三年辛酉卒佛祖綱目改爲元豐四年今從之

甘泉普濟寺非覺 析津良鄉劉氏

遼太康中卒年七十二 塔銘拓本遼文存三卒年闕塔太康九年癸亥建盤山志二誤作三年

鞏縣淨土寺寶月惠深 趙州柏鄉楊氏　一〇一〇生

宋元豐七年卒年七十五 李洵撰碑銘金石補正一〇七

杭州南屏山神悟處謙 永嘉潘氏　一〇一一生

宋熙寧八年卒年六十五 佛祖統紀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六及元照撰塔銘芝園集上

建陽福先寺幼安 福州長溪姚氏

宋熙寧九年卒 建州弘釋錄下

廬州興化仁岳 泉南人

宋熙寧十年卒 建中錄入

温州瑞安壽聖僧印

宋熙寧十年卒 建中錄十一

寶曆 光黃閒狂僧

宋熙寧十年卒 宋詩紀事九一云年百三十歲

聖壽院智悟懷璉 閩封賈氏　一〇一一生

宋元豐八年卒年七十五 黃庭堅撰塔銘豫章集二四

杭州慧因院淨源晉江楊氏　一〇一一生

宋元祐三年卒年七十八佛祖統紀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八及曾畋撰碑慧因寺志八

龍井辯才元淨於潛徐氏　一〇一一生

宋元祐六年卒年八十一西湖高僧事略作元祐八年卒釋門正統無年歲今據蘇轍撰塔碑四部叢刊本欒城後集此碑闕前葉今據咸淳臨安志七八

荊門軍玉泉景德院承皓眉州丹稜王氏　一〇一一生

宋元祐六年卒年八十一建中錄六

隆興泐潭洪英邵武陳氏　一〇一二生

宋熙寧三年卒年五十九指月錄作熙寧二年卒五燈全書作熙寧四年卒今據僧寶傳三十

扶宗繼忠永嘉丘氏　一〇一二生

宋元豐五年卒年七十一佛祖統紀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六

舒州甘露法眼慶餘建州建安黃氏

宋元豐六年卒建中錄八

舒州宿松靈隱寺德滋蜀人

宋元豐六年卒建中錄十三

潭州石霜山崇勝院琳

宋元豐七年卒建中錄十二

東京華嚴普孜建州建陽謝氏

宋元豐八年卒建中錄八

南嶽承天智昱

宋元豐八年卒建中錄十四

湖州八聖寺惟鑑德清沈氏　一〇一二生

宋元祐五年卒年七十九元照撰傳芝園集上

寶月惟簡眉山蘇氏　一〇一二生

宋紹聖二年卒年八十四補續僧傳二三及蘇軾撰塔銘東坡後集十八

杭州祥符寺逸老可久錢塘錢氏　一〇一三生

宋元祐八年卒年八十一芝園集元照撰傳作年八十無卒年今據龍舒淨土文五

天竺靈山海月慧辯華亭富氏　一〇一四生

宋熙寧六年卒年六十佛祖統紀作傳氏無年歲今據蘇轍撰塔碑欒城後集二四

臨江軍慧力善周　一〇一四生

宋元祐元年卒年七十三建中錄十四

香城山景福順西蜀人

宋紹聖元年卒年八十餘佛祖綱目敘其人於紹聖元年宗統編年作紹聖元年卒未審何據

秀州本覺若珠福州卓氏

宋元祐元年卒建中錄八

廬山棲賢智遷錢塘高氏

宋元祐元年卒建中錄九

福州聖泉紹燈 古田陳氏
宋元祐元年卒 建中錄十四作紹登無卒年宗統編年作元祐元年卒未審何據
蔣山覺海贊元 婺州義烏傅氏
宋元祐元年卒 禪林僧寶傳作元祐初卒今據五燈會元十二
淨慧思義 湖州武康凌氏
宋元祐三年卒 佛祖統紀十一
彭州慧日堯
宋元祐七年卒 建中錄十一
東京淨因道臻 福州古田戴氏 一〇一四生
宋元祐八年卒年八十 建中錄無年歲今據禪林僧寶傳二六

汝陰薦福院悟理 趙郡袁氏 一〇一四生
宋紹聖元年卒年八十一 陳師道撰塔銘後山集二十
杭州惟渥 錢塘金氏 一〇一四生
宋崇寧元年卒年八十九 法華經顯應錄引纂珠集
善覺寺法寶 遂州小溪王氏 一〇一五生
宋元豐六年卒年六十九 補續僧傳七及韓維撰塔銘南陽集二九
勝果寺妙悟希最 湖州施氏 一〇一五生
宋元祐五年卒年七十六 佛祖統紀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六及呂益柔撰塔銘至元嘉禾志二一
處州永泰自仁 一〇一五生
宋元符元年卒年八十四 建中錄十
金山龍游寺圓通懷賢 温州永嘉何氏 一〇一六生
宋元豐五年卒年六十七 補續僧傳七及秦觀撰行狀淮海集三六
白蓮法眞 廬咸 天台王氏 一〇一六生
宋元祐元年卒年七十一 樂邦文類二載楊傑咸教主讚及道術諸上善人詠作元祐七年卒浙江通志引天台山志作天祐元年卒今據釋門正統六
袁州仰山行偉 大名于氏 一〇一八生
宋元豐三年卒年六十三 禪林僧寶傳二四
西京天慶院顯達 洛陽劉氏 一〇一八生
宋大觀三年卒年九十二 塔銘拓本金石補正百十一

徐州法輪院宗本 宿州苗氏 一〇一九生
宋元祐四年卒年七十一 陳師道撰塔銘後山集二十
上方感化寺澄方 香河孫氏 一〇二〇生
遼大安五年卒年七十 遺行銘拓本遼文存五藝風堂金石目云此塔銘日下舊聞考盤山志均系之金不知金大安止三年也
天台兜率善戒 台州臨海貴氏 一〇二〇生
宋紹聖五年卒年七十九 五燈全書三原作紹聖五年甲寅冬卒紹聖五年是戊寅六月朔改元元符今日甲寅冬頗可疑
東京慧林圓照宗本 常州無錫管氏 新續僧傳四一作管氏 一〇二〇生
宋元符二年卒年八十 禪燈世譜作元符元年卒今據建中錄九

金臺戒壇法均　一〇二一生

遼太康元年卒年五十五補續僧傳十七

台州赤城寺植菴有嚴臨海胡氏　淨慈寺志十作何氏　一〇二一生

宋建中靖國元年卒年八十一佛祖統紀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六

洪州延恩法安臨川許氏　一〇二四生

宋元豐七年卒年六十一禪林僧寶傳二六及黃庭堅撰塔銘豫章集二四

蘄州五祖山法演綿州巴西鄧氏　一〇二五生

宋崇寧三年卒年八十餘補禪林僧寶傳及嘉泰錄八

舒州白雲守端衡陽葛氏　一〇二五生

宋熙寧五年卒年四十八嘉泰錄四語錄附小傳云熙寧五年丙戌卒熙寧五年非丙戌也

廬山東林照覺常總劍州尤谿施氏　一〇二五生

宋元祐六年卒年六十七建中錄無年歲四庫本演山集三四載黃裳撰行狀作元祐七年九月甲寅卒七年九月辛巳朔無甲寅今據禪林僧寶傳二四傳作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丙戌朔二十九日正甲寅也

吉州禾山德普縣州蒲氏　一〇二五生

宋元祐六年卒年六十七禪林僧寶傳二九

黃龍寶覺晦堂祖心南雄始興鄔氏　一〇二五生

宋詩紀事作郭氏

宋元符三年卒年七十六禪林僧寶傳二三及黃庭堅撰塔銘豫章集二四

雲庵眞淨克文陝府閿鄉鄭氏　一〇二五生

宋崇寧元年卒年七十八語錄附德洪撰行狀並見石門文字禪三十

潭州雲蓋守智劍州龍津陳氏　一〇二五生

宋政和五年乙未卒年九十一五燈會元作政和甲午卒今據禪林僧寶傳二五

烏江惠濟院昭慶泉州晉江林氏　一〇二七生

宋元祐四年卒年六十三秦觀撰塔銘淮海集四十

東京法雲圓通法秀秦州隴城辛氏　一〇二七生

宋元祐五年卒年六十四建中錄無年歲佛祖通載作年六十七今據禪林僧寶傳二六

越州龍泉寺覃異餘姚杜氏新續僧傳作曇異　一〇二七生

宋崇寧元年卒年七十六佛祖統紀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六及元照撰塔銘芝園集上

華亭超果靈照闔溪盧氏　一〇二八生

宋元豐五年卒年五十五新續僧傳四一作元祐五年卒誤今據釋門正統五及元照撰塔銘芝園集上

廬陵隆慶院慶閑福州古田卓氏　一〇二九生

宋元豐四年卒年五十三建中錄作元豐五年卒年五十五今據蘇轍撰碑樂城集二五

夾山福昌寺知信福州蕭氏　一〇三〇生

宋元祐三年卒年五十九黃庭堅撰塔銘豫章集二四

南康軍雲居山元祐 上饒王氏 一〇三〇生

宋紹聖二年乙亥卒年六十六 建中錄作壬申年卒壬申爲元祐七年今據禪林僧寶傳二五

湖州東林禪慧智印 歸安吳氏 一〇三〇生

宋元符元年卒年六十九 元照撰行業錄芝園集上

湖州吳山明表淨端 歸安丘氏 一〇三〇生

宋崇寧二年卒年七十四 語錄附德洪撰傳作年七十二又附劉燾撰行業記作年七十四今從之

仙巖東溪草堂處元 永嘉林氏 一〇三〇生

宋宣和元年卒年九十 佛祖統紀十四無卒年今據呂勤撰塔銘仙巖山志四

舒州投子山義青 青社李氏 一〇三二生

宋元豐六年卒年五十二 嘉泰錄作元豐五年卒年五十一今據語錄附行狀明徐昌治編高僧摘要作梁乾化四年卒蓋誤以投子大同爲投子義青也大同見前卷五

福州大中立誌 五燈全書二五作立志

宋紹聖元年卒 建中錄十四

東京大相國寺眞如慕喆 撫州臨川聞氏

宋紹聖二年卒 建中錄十四

台州瑞巖子鴻 本州吳氏

宋紹聖三年卒 建中錄十

婺州雲黃山寶林寺果昌 安州時氏

宋紹聖三年卒 建中錄二五

天清智彰

宋紹聖三年卒 張耒撰記石史集四九

潭州中峯山羅浮院希聲

宋紹聖四年卒 建中錄二二

燕京大憫忠寺惟朊 鄆陰田陽魏氏

遼壽昌四年卒 幢記拓本遼文存六

雲居山佛印了元 饒州浮梁林氏 一〇三一生

宋紹聖五年卒年六十七 建中錄無年歲今據禪林僧寶傳二九

温州都僧正持正靈玩 温州宋氏 一〇三一生

宋大觀元年卒年七十六 元照撰行業記芝園集上

安邑壽聖寺海印 安邑張氏 一〇三一生

宋政和五年卒年八十四 蘇過撰塔銘斜川集六

南康軍清隱潛庵清源 豫章新建鄧氏 一〇三一生

宋建炎三年卒年九十八 羅湖野錄下作年九十六今據嘉泰錄四

越州漁浦淨慧清沼 漁浦章氏 一〇三三生

宋紹聖二年卒年六十三 元照撰塔銘芝園集上

洪州泐潭山寶峯院應乾 袁州萍鄉彭氏 一〇三四生

宋紹聖三年卒年六十三 建中錄十九

夾山智本 筠州高安郭氏 一〇三五生

宋大觀元年卒年七十三德洪撰塔銘石門文字禪二九 一〇三五生

慈辯從諫處州松陽毛氏 一〇三五生

宋大觀三年卒年七十五佛祖統紀作大觀二年卒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六

東京法雲大通善本潁州董氏 一〇三五生

宋大觀三年卒年七十五咸淳臨安志七十作大觀二年卒今據僧寶傳二九及嘉泰錄五

黃檗道全洛陽王氏 一〇三六生

宋元豐七年卒年四十九蘇轍撰塔銘欒城集二五

保寧圓璣福州林氏 一〇三六生

宋政和八年卒年八十三僧寶傳三十

湖州報本慧元潮陽倪氏 一〇三七生

宋元祐六年卒年五十五建中錄作元豐中卒今據僧寶傳二九

成都昭覺純白梓州飛鳥支氏

宋紹聖中卒年五十九補續僧傳無年歲今據續傳燈錄十八

唐州青臺鎮宗坦襄陽黎城申氏 一〇三九生

宋政和四年卒年七十六補續僧傳三無年歲今據遵宗寶鑑四

石經山雲居寺崇昱安次李氏 一〇三九生

遼天慶四年卒年七十六塔記拓本遼文存六

南嶽石頭懷志婺州金華吳氏 一〇四〇生

宋崇寧二年卒年六十四補續僧傳作崇寧元年卒年六十二今據補僧寶傳及瑞

安次縣正覺寺法性河間邢氏 一〇四〇生

遼乾統三年卒年六十四塔記拓本遼文存六

神智從義永嘉平陽葉氏 一〇四二生

宋元祐六年卒年五十佛祖統紀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五

筠州逍遙省聰綿州鹽泉王氏 一〇四二生

宋紹聖三年卒年五十五蘇轍撰塔碑欒城後集二四

芮城壽聖寺惠潤太原平晉劉氏 一〇四二生

宋大觀四年卒年六十九塔銘見山右石刻叢編十七

寶勝寺玄樞安次梁氏 一〇四二生

遼乾統十年卒年六十九李儉撰遺行記拓本遼文存四

燕京永泰寺正慧永清齊氏 一〇四二生

遼天慶六年卒年七十五塔記拓本遼文存六

西湖智果參寥道潛於潛何氏 一〇四三生

宋崇寧元年年六十參寥子集年歲不明今據蘇過送參寥道人南歸敘斜川集五

方山昭化院觀政太原平晉羅氏 一〇四三生

宋政和三年卒年七十一金石續編一七載宗悟撰行狀政上字泐今據歷代名人年譜

隆興黃龍死心悟新韶州曲江黃氏 一〇四三生

補僧寶傳作王氏嘉泰錄均作政和

宋政和四年卒年七十二補僧寶傳五年卒年七十二但嘉泰錄

云慶曆三年生不相應五燈全書三八作政和甲午卒今從之

東京天寧芙蓉道楷 沂州沂水崔氏 一〇四三生

宋政和八年卒年七十六 僧寶傳十七及王彬撰塔銘湖北金石志十

隆興兜率從悅 贛州熊氏 一〇四四生

宋元祐六年卒年四十八 嘉泰錄七

杭州祥符寺德藏擇瑛 桐江俞氏 一〇四五生

宋元符二年卒年五十五 佛祖統紀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六及元照撰塔銘芝園集上

圓明無演 天彭張氏 一〇四五生

宋元符三年卒年五十六 黃庭堅撰塔銘豫章集二四

含雲寺慶眞 順興大幹蕭氏

宋建中靖國元年卒 楊時撰眞祠像記龜山集二四

五臺眞容院慧悟 行唐李氏

宋崇寧元年卒 補續僧傳二

隆興祐聖法宮 潮陽鄭氏

宋崇寧三年卒 嘉泰錄四

泗州龜山曉津 閩連江人

宋崇寧三年卒 嘉泰錄六

北溪化僧

宋崇寧五年卒 補續僧傳二十

甌寧擎天嚴道悟 三山蕭漢祖氏

宋大觀元年卒 建州弘釋錄下

東溪擇卿 天台人

宋大觀二年卒 佛祖統紀十四

燕京駐蹕寺奉航 涿水新城李氏

遼乾統八年卒 蕃堅撰塔記拓本遼文存六

東京慧林佛陀德遜 福州侯官楊氏

宋大觀中卒 續傳燈錄十六

須城大谷山文政 須城令狐氏 一〇四五生

宋政和三年卒年六十九 劉跂撰碑學易集六

明州延慶明智中立 鄞陳氏 一〇四六生

宋政和四年卒年六十九 佛祖統紀作政和五年卒無年歲今據晁說之撰碑銘景迂生集二十

江州圓通圓機道旻 興化仙游蔡氏 一〇四七生

宋政和四年卒年六十八 江西通志引圓通紀勝作政和三年卒今據嘉泰錄十

潭州道林了一 四明戚氏

宋政和四年卒 嘉泰錄七

知足智華 開封人

宋政和中卒 嘉泰錄二四

法寶從雅 錢塘人

宋政和五年卒佛祖統紀十一

大智希覺

宋政和五年卒李彌遜撰塔銘筠谿集二四

宣州昭亭山廣教寺守訥吳鄭氏 一〇四七生

宋宣和四年卒年七十六李彌遜撰塔銘筠谿集二四

錢塘靈芝寺湛然元照餘杭唐氏 一〇四八生

宋政和六年卒年六十九宗統編年作政和七年卒今據釋門正統八及何澹撰靈芝崇福寺記咸淳臨安志七九

紹興象田梵卿嘉興華亭錢氏

宋政和六年卒嘉泰錄六

襄州鹿門自覺青州王氏宗統編年姓氏生里及名上字均闕

宋政和七年卒佛祖道影三據青州辨撰塔銘指月錄作政和五年卒宗統編年作淳熙四年卒均未爲定論也

懺主法宗錢塘顏氏

宋政和七年卒佛祖統紀十三

隆興黃龍佛壽惟清南州武寧陳氏

宋政和七年卒嘉泰錄六

覺印子英錢塘樓氏

宋政和七年卒虎丘山志九引何安中撰塔銘

淨住思照錢塘陽氏

宋宣和元年卒佛祖統紀十四

徑山無畏維琳武康沈氏

宋宣和元年卒補續僧傳十八宋詩紀事九一

隆興九仙齊輔蜀閬苑陳氏

宋宣和二年卒嘉泰錄七

温州靈巖德宗會稽李氏

宋宣和三年卒嘉泰錄十二

白雲清覺洛京登封孔氏

宋宣和三年卒補續僧傳二三

花藥進英吉州太和羅氏

宋宣和四年卒僧寶正續傳二及德洪代孫承之撰行狀石門文字禪三十

慶元天童普交本郡萬齡畢氏 一〇四八生

宋宣和六年卒年七十七黃龜年撰塔銘乾嘉泰錄作普文道四明圖經十一

泉州尊勝有朋本郡南安蔣氏

宋宣和六年卒嘉泰錄六

慶元二靈知和蘇臺玉峯張氏

宋宣和七年卒嘉泰錄十

兜率惠照南安郭氏 一〇四九生

宋宣和元年卒年七十一僧寶正續傳一

廬山承天羅漢院系南汀州長汀張氏 一〇五〇生

宋紹聖元年卒年四十五李之儀撰塔銘姑溪居士後集十四

高陽軍志延 涞水高氏 一〇五〇生

遼乾統八年卒年五十九經幢記拓本

盤山普濟寺嚴慧等偉 析津李氏 一〇五一生 遼文存六

遼乾統七年卒年五十七新續僧傳二七及南井撰塔記拓本盤山志二遼文存三

慶元大梅祖鏡法英 本郡鄞縣張氏

宋紹興初卒年八十餘嘉泰錄五

潭州開福寺道寧 歙州汪氏 一〇五三生

宋政和三年卒年六十一嘉泰錄十一無年歲今據僧寶正續傳二

推清胥氏 原作故和尚推清諱胥氏姓癸巳享壽七十歲云云疑姓爲生之譌 一〇五三生

宋宣和四年卒年七十塔記見金石補正百十一 一〇五三生

鄧州招提元易 潼川銅山稅氏 一〇五三生

宋紹興七年丁巳卒年八十五五燈會元作紹興丁丑卒丁丑爲紹興二十七年今據嘉泰錄五

湖州普靜寺元益 吳江楊氏 一〇五四生

宋政和二年卒年五十九葛勝仲撰觀音閣銘丹陽集九

義井寺崇達 京兆萬年荊氏 一〇五四生

宋靖康元年卒年七十三普明撰塔銘金石續編二十

清辯蘊齋 錢塘周氏 一〇五四生

宋建炎四年卒年七十七佛祖統紀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六

印宗論說 一〇五五生

宋政和七年卒年六十三仙巖山志五

法鑑若愚 海鹽馬氏 一〇五五生

宋靖康元年卒年七十二釋門正統五無年歲今據新續僧傳四二

一相宗利 會稽高氏 一〇五五生

宋紹興十四年卒年九十法華經持驗記作建炎末卒今據佛祖統紀十四

建州景福院惟潔 一〇五六生

宋紹聖四年卒年四十二建中錄二十

平江穹隆智圓 本郡沈氏 一〇五六生

宋宣和六年卒年六十九嘉泰錄四

西京天寧禧誧 蔡州西平宋氏 一〇五七生

宋政和五年卒年五十九五燈會元十四無年歲今據嘉泰錄五

高郵乾明禪院寶月 揚州天長顏氏 一〇五七生

宋政和七年卒年六十一晁說之撰塔銘景迂生集二十

眞州長蘆祖照道和 興化仙游潘氏 一〇五七生

宋宣和六年卒年六十八嘉泰錄八

隆興泐潭草堂善清 南雄保昌何氏 一〇五七生

宋紹興十二年卒年八十六嘉泰錄六

戒壇悟敏 臨潢孫氏 一〇五七生

金皇統元年卒年八十五補續僧傳十七

隨州大洪報恩　衡州黎陽劉氏　一〇五八生

宋政和元年卒年五十四　五燈會元十四無卒年今據補續僧傳九及范域撰塔銘湖北金石志十

嶽麓智海　吉州太和萬氏　一〇五八生

宋宣和元年卒年六十二　補續僧傳二二及德洪撰塔銘石門文字禪二九

東京智海普融道平　仙都許氏

宋建炎元年卒　嘉泰錄八

常德文殊心道　眉州丹稜徐氏　心道補續僧傳作正導　一〇五八生

宋建炎三年卒年七十二　嘉泰錄十六作閏三月卒按建炎三年實閏八月

空相思恭　烏程人　一〇五八生

宋建炎三年卒年七十二　佛祖統紀作建炎元年卒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六

潛澗處嚴　温州樂清賈氏　一〇五九生

宋政和二年卒年五十四　王十朋撰塔銘梅溪前集二十

永泰寺清睿　永清賈氏　一〇五九生

遼天慶三年卒年五十五　恆勿撰經幢記拓本遼文存六

舒州太平佛鑑惠懃　懷寧汪氏　一作慧懃　一〇五九生

宋政和七年卒年五十九　嘉泰錄十一無年歲據卷十六守珣傳守珣每日先師只年五十九以是知之

衢州龍華院脩意　開化魏氏　一〇六〇生

宋紹興八年卒年七十九　程俱撰塔銘北山集三三

萬寧上方山禪悅　昌平鄭氏　一〇六〇生

金正隆元年丙子卒年九十七　新續僧傳四二作正隆丙辰九月甲子卒正隆無丙辰惟元年丙子九月有甲子今改　上方山志藝文類載塔記正作丙子惟碑碣類仍作丙辰且謂撰者爲文華殿大學士馮某夫金安得有文華殿大學士之稱哉

隆興泐潭湛堂文準　興元唐固梁氏　一〇六一生

宋政和五年卒年五十五　嘉泰錄七及德洪撰行狀石門文字禪三十

法雲宗敏　當湖魯氏　一〇六一生

宋紹興七年卒年七十七　佛祖統紀作紹聖七年卒紹聖無七年今據釋門正統六

襄陽白馬寺諒元　福州福清董氏　一〇六一生

宋宣和七年卒年六十四　胡寅撰塔銘斐然集二六

隆興泐潭景祥　建昌南城傅氏　一〇六一生

宋紹興二年卒年七十一　嘉泰錄八無年歲今據僧寶正續傳四

東京天寧佛果克勤　彭州崇寧駱氏　一〇六三生

宋紹興五年八月卒年七十三　嘉泰錄十一及孫覿撰圓悟禪師傳鴻慶集四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錄於紹興六年四月乙卯條下書云圓悟禪師克勤卒賜謚正覺禪師蓋五年卒六年賜謚也

鄧州丹霞德淳　劍州梓潼賈氏　一〇六四生

宋政和七年卒年五十四　嘉泰錄五作子淳宣和己亥卒無年歲五燈會元因之今據韓駒撰塔銘湖北金石志十　又湖北通志仙釋傳作政和七年卒云本五燈會元會元實作宣和己亥也

眞定龍興通照守千　棗城賈氏　一〇六四生

金天會五年卒年六十四 元嚞思撰碑常山貞石志二二 延慶院圓照梵光 奉化楊氏 一〇六四生

宋紹興十三年卒年八十 釋門正統六及何逕撰塔銘乾道四明圖經十一 東京天寧長靈守卓 泉南莊氏 一〇六五生

宋宣和五年卒年五十九 語錄及續古尊宿語要均作宣和六年卒今據語錄附介謐撰行狀及嘉泰錄十蓋卒於五年十二月塔於六年正月也 鄧州香嚴倚松如璧 撫州臨川饒氏 一〇六五生

宋建炎三年卒年六十五 嘉泰錄十二 台州寶藏嵓惟德 溫州瑞安潘氏 一〇六五生

宋建炎四年卒年六十六 王以寧撰塔銘台州金石錄六

彭州大隨南堂元靜 閬州玉山趙氏 一〇六五生

宋紹興五年卒年七十一 嘉泰錄十一 和州褒山佛眼清遠 蜀臨邛李氏 一〇六七生

宋宣和二年卒年五十四 嘉泰錄十一作宣和初卒今據語錄附李彌遜撰塔銘並見筠溪集二四 潭州龍牙嚙嚧智才 龍舒施氏 一〇六七生

宋紹興八年卒年七十二 嘉泰錄十六 法照中皎 慈溪張氏 一〇六七生

宋紹興十五年卒年七十九 佛祖統紀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七 巴川宣密院顯嵩 重慶銅梁李氏

宋紹興中卒年八十 錦江禪燈二十 浙東姜山可久惠通會稽 新昌王氏 一〇六八生

宋紹興五年卒年六十八 李光撰塔銘莊簡集十八 北關妙行思淨 錢塘喻氏 一〇六八生

宋紹興七年卒年七十 釋門正統七作紹興十年卒無年歲今據張九成撰塔銘淳祐臨安志輔逸六 法輪應端 南昌余氏 一〇六九生

宋建炎三年卒年六十一 僧寶正續傳三 澄照覺先 慈溪陳氏 一〇六九生

宋紹興十六年卒年七十八 佛祖統紀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七

焦山普證法成 秀州嘉興潘氏 一〇七一生

宋建炎二年卒年五十八 程俱撰塔銘北山集三二

釋氏疑年錄卷七

筠州清涼覺範德洪先名慧洪新昌喻氏　佛祖通載作俞氏嘉泰錄作彭氏而云續僧寶傳誤作喻今據石門文字禪二四寂音自序　西紀一〇七一生

宋建炎二年卒年五十八　僧寶正續傳二

北禪淨梵嘉禾沮氏　法華持驗記作竺氏

宋建炎二年卒　佛祖統紀聖果寺志作建炎元年卒今據釋門正統六

慧覺齊璧湖州莫氏　統紀作齊玉云避諱改齊璧　一〇七一生

宋建炎三年卒年五十九　佛祖統紀作建炎元年卒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六

龍潭寺昭祥善億雒陽登封張氏　一〇七二生

宋建炎三年卒年五十九　寶安撰憧銘拓本金文最五六

虛堂本空四明奉化人

宋紹興三年卒　佛祖統紀十六

明州奉化廣濟法和江氏

宋紹興四年卒　法華經顯應錄下

嘉州九頂清素本郡郭氏

宋紹興五年卒　嘉泰錄十一

常州報恩寶月覺然越陳縣鄭氏

宋紹興六年卒　嘉泰錄九

舒州眞乘靈峯慧古宿松項氏

宋紹興六年卒　嘉泰錄十

溫州護國寄堂景新溫州樂清陳氏

宋紹興九年卒　嘉泰錄六

假名如湛永嘉焦氏　法華顯應錄作惟湛

宋紹興十年卒　釋門正統七

建寧開善本菴道瓊信州上饒人　續傳燈錄作道璚

宋紹興十年卒　嘉泰錄十二

長清靈巖寺妙空淨如福州侯官陳氏

金皇統元年卒　塔銘拓本金文最五五

嘉興華亭性空妙普漢州人　一〇七一生

宋紹興十二年卒年七十二　新續僧傳三九作年六十餘佛祖綱目作年七十七今據嘉泰錄十

咸平大覺寺法慶　一〇七一生

金皇統三年卒年七十三　補續僧傳二十

泉州舟峯慶老

宋紹興十三年卒　雲卧紀談上

平江寶華佛慈普鑑本郡周氏

宋紹興十四年卒　嘉泰錄七

上京大儲慶寺海慧

金皇統五年卒　明僧傳一

福州雪峯妙湛思慧錢塘俞氏　一〇七一生

宋紹興十五年卒年七十五嘉泰錄八

台州萬年無著道閑本郡黃巖洪氏

宋紹興十七年卒嘉泰錄二十

潭州上封佛心才閩長溪姚氏

宋紹興中卒嘉泰錄十

南劍州西巖宗回雙溪人

宋紹興十九年卒嘉泰錄十七

汝州香山觀音院慈照成都璽泉人

金天德四年卒鄭子聘撰塔銘金文最五五引寶豐縣志

建陽如是庵存眞甌寧水吉暨氏

宋紹興二十二年卒建州弘釋錄下

慶元雪竇聞庵嗣宗徽城陳氏

宋紹興二十三年卒嘉泰錄十三

潭州道林淵

宋紹興二十三年卒嘉泰錄二一

温州光孝德週信州上饒璨氏

宋紹興二十四年卒嘉泰錄十

平江西山明因曇玩温州樂清黃氏

宋紹興二十四年卒嘉泰錄十四

子平悟錄臨濮何氏

金貞元二年卒補續僧傳十七

泉州教忠晦庵彌光閩長樂李氏

宋紹興二十五年卒嘉泰錄十八

明州鄞水慧燈院道純王氏　一〇七一生

宋紹興二十七年卒年八十七法華經顯應錄下

隨州大洪山淨嚴守遂遂寧章氏　一〇七二生

宋紹興十七年卒年七十六補續僧傳九作淨慈守遂無年歲今據馮楫撰塔銘湖北金石志十一名上一字泐志作宗遂蓋因慶顯塔銘有宗遂之名而誤宗遂慶顯弟子守遂徒孫也

禾山惠方臨江龔氏　一〇七三生

宋建炎三年卒年五十七續傳寶正三　一〇七三生

黃龍德逢豫章靖安胡氏

宋建炎四年卒年五十八續傳寶正三　一〇七三生

遂寧西禪文璉本郡長江張氏

宋紹興十四年卒年七十二嘉泰錄十六

成都大智齊璉潼川中江牟氏　一〇七三生

宋紹興十五年卒年七十三續傳燈錄十二

雲居善悟洋州興道李氏　一〇七四生

宋紹興二年卒年五十九續傳寶正續傳四

臨安薦福寺惟尚鹽官曹氏　一〇七四生

宋紹興十年卒年六十七 張九成撰塔記成淳臨安志八五 一〇七四生

明因院辯才德誠 乾州武功田氏 一〇七四生

金天德二年卒年七十七 師偉撰塔銘金石續編二十 一〇七四生

嘉州龍遊大悲院紹宗 王氏 一〇七四生

宋紹興二十八年卒年八十五 史堯弼撰塔銘蓮峯集十 一〇七五生

襄州鹿門傳炤法燈 成都華陽王氏 一〇七五生

宋靖康二年卒年五十三 五燈會元作劉氏今據德洪撰塔銘石門文字禪二九碑在襄陽同治閒出土 一〇七五生

建寧萬壽惠素 本郡浦城黃氏 一〇七五生

宋紹興二十三年卒年七十九 嘉泰錄十二 一〇七五生

證悟圓智 天台林氏

宋紹興二十八年卒 釋門正統七

紹興天衣如哲

宋紹興三十年卒 嘉泰錄九 一〇七六生

撫州白楊法順 綿州魏城文氏 一〇七六生

宋紹興九年卒年六十四 嘉泰錄十六 一〇七六生

平潭壽聖寺善瑩 平定李氏 一〇七六生

金貞元三年卒年八十 山西通志一六一 一〇七六生

東京慧林慈受懷深 壽春六安夏氏 一〇七七生

宋紹興二年卒年五十六 嘉泰錄九 一〇七七生

平江虎丘紹隆 和州含山人 一〇七七生

宋紹興六年卒年六十 嘉泰錄十四作年八十五今據語錄附徐林撰塔銘又圖至有修虎丘塔頌序見牧潛集四即隆禪師塔四庫提要謂圓至有修隆禪師塔記不見集中蓋誤以修隆爲另一禪師之名而不知修者修理也 一〇七七生

智涌了然 臨海薛氏 一〇七七生

宋紹興十一年卒年六十五 佛祖統紀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七 一〇七七生

湖州道場無傳居慧 本郡吳氏 一〇七七生

宋紹興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五 嘉泰錄十三 一〇七八生

隨州大洪山慧炤慶預 京山胡氏 一〇七八生

宋紹興十年卒年六十三 五燈會元十四補續僧傳二四卒年不明今據榮嶷撰塔銘湖北金石志十一 一〇七八生

徑山妙空佛海智訥 秀州崇德夏氏 一〇七八生

宋紹興二十七年卒年八十 補續僧傳十一及孫覿撰塔銘鴻慶集三二 一〇七八生

湖州何山佛燈守珣 本郡安吉施氏 南宋元明僧寶傳誤作吉安 一〇七九生

宋紹興四年卒年五十六 嘉泰錄十六 一〇七九生

嘉州九頂寂惺慧泉 成都靈泉張氏 一〇七九生

宋紹興十五年卒年六十七 嘉泰錄十 一〇七九生

潭州大潙月庵善果 信州鉛山余氏 一〇七九生

宋紹興二十二年卒年七十四 嘉泰錄十七 一〇七九生

少林寺西堂法和 許州韓城李氏 一〇七九生

金正隆二年卒年七十九 牛本寂撰塔銘金石補正一二四 一〇七九生

黃龍道震 金陵趙氏 一〇七九生

宋紹興三十一年卒年八十三 僧寶正續傳六

江州圓通眞際德止 歷陽徐氏 一〇八〇生

宋紹興五年乙卯卒年五十六 嘉泰錄九作紹興乙亥卒乙亥紹興二十五年今據南宋元明僧寶傳一

雲居法如 合州臨海胡氏 一〇八〇生

宋紹興十六年卒年六十七 僧寶正續傳五

慶元育王無示分諶 温州永嘉張氏 一〇八〇生

宋紹興十八年卒年六十九 嘉泰錄十三

平陰陶山幽棲寺廣初 濮州范縣張氏 一〇八〇生

金正隆四年卒年八十 郭好問撰塔銘金石補正一二四

翁同山院圓覆 燕都勃海李氏 一〇八〇生

金大定四年甲申卒年八十五 孫設撰塔記盤山志二志頗有誤字如云大會中子告歸里大會當作天會乾統二年具戒乾統當作皇統皇統後二十餘載卒當爲大定四年甲申而云大定甲午甲午大定十四年而碑立於大定九年故知甲午爲誤也

青州普照寺希辯 洪州黃氏 五燈全書宗統編年作一辨金文最五六載翟炳撰靈巖寶塔銘作希辯智朴電光錄亦作希辯 一〇八一生

金皇統九年卒年六十九 宗統編年作宋淳熙十二年卒盤山志二載圓照撰行通塔記作皇統中卒今據佛祖道影三

華亭昭慶寺法寧 密州莒縣李氏 一〇八一生

宋紹興二十六年卒年七十六 明僧傳一

眞定定林院通法 獲鹿米氏 通法係賜號名闕 一〇八二生

金天眷三年卒年五十九 王珣撰塔銘拓本金石補正一二三常山貞石志十二

温州龍翔竹庵士珪 成都史氏 一〇八三生

宋紹興十六年卒年六十四 嘉泰錄十六

温州本寂靈光文觀 本郡瑞安葉氏 一〇八三生

宋淳熙五年卒年九十六 嘉泰錄十三

隆興汾潭惟照 簡州陽安李氏 一〇八四生

宋建炎二年卒年四十五 嘉泰錄五

普州樂至子宜 一〇八四生

宋紹興十年卒年五十七 塔記見金石補正百十二

隆興黃龍牧庵法忠 四明姚氏 一〇八四生

長蘆賈道法一 開封祥符李氏 一〇八四生

宋紹興二十八年卒年七十五 孫覿撰塔銘鴻慶集三二原作紹興某年卒今以大觀元年得度僧臘五十二推之與嘉泰錄合補續僧傳明僧傳於紹興七年後刪去二十八年一節卒年不明

雲居眞牧正賢 潼川鄰縣陳氏 一〇八四生

宋紹興二十九年卒年七十六 僧寶正續傳五

鄧州丹霞蓬庵端裕 吳越王裔 一〇八五生

宋紹興二十年卒年六十六 佛祖通載作紹興十八年卒今據嘉泰錄十四及寶慶會稽志六

妙德禪院普浦 京兆城東馮氏 馮道六世孫 一〇八五生

金天德二年卒年六十六 塔記見金石萃編一五四

湖州道場正堂明辯 本郡俞氏 一〇八五生

宋紹興二十七年卒年七十三 嘉泰錄十六

濟南靈巖寺定光道詢 揚州天長義城周氏 一〇八六生

金皇統二年卒年五十七 新續僧傳十六及李魯撰塔銘泰山志十七

寶覺永道 西京順昌毛氏 朝省旌其襲法 劉改法道宗統編年誤作道永 一〇八六生

宋紹興十七年卒年六十二 釋門正統八無年歲今據佛祖通載二九

圓辯道琛 樂清彭氏 一〇八六生

宋紹興二十三年卒年六十八 新續僧傳四二作紹興三十三年卒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七

鎮陽龍興寺智和 祁州劉氏 一〇八六生

金大定三年卒年七十八 法通撰經幢銘常山貞石志十四

寶勝寺玄照 隴西李氏 一〇八七生

遼乾統六年卒年二十 志恆撰行記拓本遼文存四

眉州中巖華嚴祖覺 嘉州龍游楊氏 一〇八七生

宋紹興二十年卒年六十四 嘉泰錄十四

眞定開化寺文海 元氏何氏 一〇八八生

金天德四年卒年六十五 塔銘見常山貞石志十三

蘇州景德寺法雲 長洲戈氏 一〇八八生

宋紹興二十八年卒年七十一 翻譯名義集附普治撰行業記

延慶覺雲智連 鄭杜氏 攻媿集作志連 一〇八八生

宋隆興元年卒年七十六 佛祖統紀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七及樓鑰撰塔銘攻媿集百一十

衢州烏巨雪堂道行 括蒼葉氏 一〇八九生

宋紹興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三 嘉泰錄十六

徑山大慧普覺宗杲 宣城奚氏 一〇八九生

宋隆興元年癸未卒年七十五 明僧傳作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卒新續僧傳因之今據大慧年譜及嘉泰錄十五張浚撰塔銘淳祐臨安志輯逸七與雲卧紀談大觀元年丁亥年十九之說合

牧菴有明 金華人 統紀作有朋 一〇八九生

宋乾道四年卒年八十 佛祖統紀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七

淨慈佛行月堂道昌 雪吳氏 一〇八九生

宋乾道七年辛卯卒年八十三 雲林寺志三作年八十二今據嘉泰錄十二

眞州長蘆眞歇清了 左綿安昌雍氏 一〇九〇生

宋紹興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二 宗統編年作紹興二十三年卒南宋元明僧寶傳作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二嘉泰錄作二十一年卒年六十四語錄附正覺撰塔銘作二十一年卒不著年歲

但云十一歲出家更七年得度爲僧四十五夏今卒年據塔銘年歲據僧寶傳

興國軍大死翁景深台州仙居王氏　一〇九〇生

宋紹興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三嘉泰錄九

草菴道因鄞薛氏　一〇九〇生

宋乾道三年卒年七十八佛祖統紀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六

臨安法慧無竭淨曇嘉興崇德人　一〇九一生

宋紹興十六年卒年五十六宗統編年作紹興十五年卒今據嘉泰錄七

延恩寺元偉建溪陳氏松江府志作元瑋　一〇九一生

宋紹興二十五年卒年六十五劉百福撰行業記至元嘉禾志二十

天童宏智正覺隰州隰川李氏　一〇九一生

宋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卒年六十七丙浙金石志載周葵撰塔銘作辛丑卒紹興無辛丑金石補正載周葵撰塔銘作乙丑卒乙丑爲紹興十五年今據語錄附周葵撰塔銘及王伯庠撰行業記

天童大休宗珏和州烏江孫氏　一〇九一生

宋紹興三十二年卒年七十二宗統編年作乾道四年卒今據樓鑰撰塔銘改一十

眞定華嚴寺通鑒能鹿泉趙氏　一〇九一生

金大定十六年卒年八十六善慶撰塔銘常山貞石志十五

圓空智宗金州李氏　一〇九一生

遼天禧二年卒年八十九崔沖撰塔碑拓本遼文存三

福州西禪懶庵鼎需長樂林氏　一〇九二生

宋紹興二十三年卒年六十二嘉泰錄十八

徑山炤堂了一奉化徐氏　一〇九二生

宋紹興二十五年卒年六十四補續僧傳十一及孫覿撰塔銘鴻慶集三二

潭州福嚴文演成都新繁楊氏僧寶正續傳作新都人　一〇九二生

宋紹興二十六年卒年六十五嘉泰錄十四

竹菴可觀華亭戚氏　一〇九二生

宋淳熙九年卒年九十一釋門正統七

台州護國此庵景元永嘉楠溪張氏　一〇九四生

宋紹興十六年丙寅卒年五十三南宋元明僧寶傳作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卒今據嘉泰錄十五

江州東林卍庵道顏潼川飛烏鮮于氏　一〇九四生

宋隆興二年卒年七十一嘉泰錄十八

嘉州德山靖素漢嘉李氏　一〇九四生

宋乾道元年卒年七十二員興宗撰塔銘九華集二十

嘉州天王院紹祖龍游楊氏　一〇九四生

宋乾道四年卒年七十五陸游撰塔銘渭南集四十

菁山普明寺觀閩人

宋淳熙五年後卒年八十六黃滑撰普明寺記金華集十一

福州雪峯東山慧空福州陳氏　一〇九六生

宋紹興二十八年卒年六十三嘉泰錄十 一〇九六生

南康軍雲居頑庵得昇蜀廣漢何氏 一〇九六生

宋乾道五年卒年七十四嘉泰錄二十 一〇九七生

荊州軍玉泉窮谷宗璉合郡雲門董氏 一〇九七生

宋紹興三十年卒年六十四嘉泰錄二一

甘泉普濟寺行通雲中天德張氏 一〇九七生

金大定五年卒年六十九圓照撰塔記盤山志二

臨安淨慈自得慧暉上虞張氏 諸錄附塔銘題紹興二十九年石窗洪恭撰洪恭當是法恭 一〇九七生

云師金州安城王氏七十歲遷化與此大殊今不取

宋淳熙十年卒年八十七補續僧傳作淳熙七年卒今據嘉泰錄十三 一〇九七生

寨巖道升建寧建安吳氏 一〇九八生

宋淳熙三年卒年七十九周必大撰塔銘省齋文稿四十 一〇九九生

燕京左街淨垢寺法律薊州安固張氏

建康高座寺慧新南京楚丘曹氏 一一〇〇生

宋紹興十七年卒年四十八法永撰塔銘江寧金石記五

清修法久餘姚邵氏 法華顯應錄作鄭氏 一一〇〇生

宋紹興十九年卒年五十釋門正統七

建寧竹原宗元建陽連氏 一一〇〇生

宋淳熙三年卒年七十七嘉泰錄十八

隨州大洪山明悟慶顯蜀廣安王氏

宋淳熙初卒年七十八張淵撰塔銘湖北金石志十二卒年不明石立於淳熙九年而云宗遷求銘於余凡二年則其卒當在淳熙七年以前也 一一〇二生

瑞巖石牖法恭奉化林氏

宋淳熙八年卒年八十樓鑰撰塔銘攻媿集百一十 一一〇三生

慶元天童應庵曇華黃梅江氏 新續僧傳作汪氏誤 一一〇三生

宋隆興元年卒年六十一嘉泰錄十九及諸錄附李浩撰塔銘

澤山與咸黃巖章氏 上天竺寺志五作興咸補續僧傳作張氏

宋隆興元年卒釋門正統七

棣州三學院吽哈囉悉利北印度人 一一〇三生

金大定五年卒年六十三補續僧傳一

杭州徑山大禪了明秀州陸氏

宋乾道元年卒五燈會元補遺一卒年據有才傳

齊東鎮行香院孝協

金大定六年卒吳格撰行香院碑拓本金文最三五

贛州慶雲文爾福州長溪李氏 一一〇三生

宋乾道二年卒年六十四補續僧傳十一作年四十六今據周必大撰塔銘省齋文稿四十

白蓮慈照子元平江崑山茅氏

宋乾道二年後卒蓮宗寶鑑四

竹筒德朋鹽官顧氏

宋乾道三年卒補續僧傳九

圓通思梵杭州臨平湛氏

宋乾道四年卒禪門正統七

臨安五雲悟若樸人

宋乾道四年卒嘉泰錄十七

盤山雙峯寺廣温高安韓氏

金大定八年卒盤山志二

九座山太平惟訥福州閩清葛氏 一一〇三生

宋乾道九年卒年七十一周必大撰塔銘省齋文稿四十

福州鼓山木庵安永閩縣吳氏

宋乾道九年卒續燈正統十

湖州何山然姑蘇人

宋淳熙初卒嘉泰錄二一

臨安靈隱佛海慧遠眉州眉山彭氏 一一〇三生

宋淳熙三年卒年七十四雲林寺志五載周必大撰塔銘作淳熙三年之明年卒而謂三年閏九月實誤閏九月者淳熙二年也今據省齋文稿四十及嘉泰錄十五

臨安靈隱道樞吳興四安徐氏

宋淳熙三年丙申卒靈隱寺志三作淳熙八年丙申卒今據五燈會元十八

會稽靈祕院海淨智性山陰蔡氏 一一〇三生

宋紹熙三年卒年九十隱游撰塔銘渭南集四十

獲鹿靈巖院琛定州王氏 寰宇訪碑錄作靈泉院染 一一〇四生

金大定十三年卒年七十金石補正一二三常山貞石志十四

潭柘圓性順州懷柔侯氏 新續僧傳三六作開性 一一〇四生

金大定十五年卒年七十二補續僧傳十二

盤山感化寺知玲雲中范氏

金大定十七年卒盤山志二 一一〇五生

峽石山福嚴院福潮晉邑陳氏

金皇統元年卒年三十七寶寂撰塔銘山右石刻叢編十九年歲已渤今以銘中宣和元年歲登十五推之

雪竇足庵智鑒滁州全椒吳氏 一一〇五生

宋紹熙三年卒年八十八宗統編年作乾道七年卒今據補續僧傳十及樓鑰撰塔銘攻媿集百一十

泉州法石中庵慧空贛城贛縣蔡氏 一一〇六生

宋淳熙元年卒年六十九嘉泰錄二一

臨安淨慈水庵師一婺州東陽馬氏 一一〇七生

宋淳熙三年卒年七十續補僧傳作淳熙五年卒五燈嘉泰錄十九全書四六作淳熙六年卒今據

温州靈峯佩堂中仁洛陽人 南宋元明僧寶傳作守仁

宋淳熙六年己亥卒嘉泰錄於淳熙甲午後云癸亥中淳熙無癸亥宗統編年作嘉泰

三年癸亥今據續燈正統二

常州華藏伊庵有權 臨安昌化祁氏

宋淳熙七年卒五燈會元二十

嘉興報恩法常 開封薛氏 薛居正裔

宋淳熙七年庚子卒 明僧傳作紹興庚子卒新續僧傳因之紹興無庚子指月錄作宣和庚子然師宣和七年才下髮續燈正統乃改作政和七年下髮據五燈會元十八本單作庚子無年號今定爲淳熙七年

悟空善榮 烏程潘氏 一一〇七生

宋淳熙十年卒年七十七 佛祖統紀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七

許州政言 長社王氏

金大定二十五年卒 補續僧傳十二 蒲江謝氏

慶元東山全庵齊已 邛

宋淳熙十三年卒 嘉泰錄二十

吉州青原信庵唯禋 福州長樂李氏

宋紹熙三年卒 增集續傳 燈錄一

廣壽法因 四明慈溪顧氏

宋紹熙四年卒 佛祖統紀二二

鎮江焦山或庵師體 丹丘黃巖羅氏 一一〇八生

宋淳熙六年卒年七十二 嘉泰錄二十

臨安徑山別峯寶印 嘉州龍游李氏 峨眉山志作寶應 一一〇九生

宋紹熙元年庚戌卒年八十二 叢林盛事作紹興庚辰卒蓋紹熙庚戌之訛今據嘉泰錄十九及陸游撰塔銘渭南集四十

慧光若訥 嘉興孫氏 一一一〇生

宋紹熙二年卒年八十二 補續僧傳作紹興二年卒今據釋門正統七及上天竺寺志四

臨安中天竺癡禪元妙 雙溪東陽王氏 一一一一生

宋隆興二年卒年五十四 嘉泰錄十七

西庵院智崇 文德王氏 一一一一生

金大定十八年卒年六十八 樂朗撰塔銘口北三廳志十三

台州國清簡堂行機 本郡仙居楊氏 一一一三生

宋淳熙七年卒年六十八 嘉泰錄二十

湖州道場無庵法全 東吳玉峯陳氏 一一一四生

宋乾道五年卒年五十六 嘉泰錄十九

長清靈巖寶 磁州武氏 一一一四生

金大定十三年卒年六十 五燈全書六一題曰鄭州普照寶無卒年今據翟炳撰塔銘拓本金文最五六 五燈全書青州辨法嗣有磁州大明寶及鄭州普照寶據此碑則普照寶即靈巖寶而靈巖寶又嘗住磁州大明蓋本一人五燈全書分爲二也 又磁州大明寶之卒宗統編年繫於宋淳熙十六年所謂記其大概耳

戒珠省院惠定 山陰王氏 補續僧傳作慧定 一一一四生

宋淳熙八年卒年六十八 陸游撰塔銘渭南集四十

老牛智融汴京邢氏　一一一四生
宋紹熙四年卒年八十補續僧傳二四及雲林寺志三
上虞化度寺智廉　一一一四生
宋慶元元年卒年八十二佛祖統紀二九無年歲今據新續僧傳四二
晦菴憲明鹽官趙氏
宋慶元五年卒釋門正統七上天竺寺志五
南湖了宣四明奉化潘氏
宋嘉泰元年卒佛祖統紀十七
上虞長慶法慈
宋嘉泰初卒補續僧傳二四
袁州慈化普菴印肅宜春余氏　一一一五生
宋乾道五年卒年五十五語錄附謝諤撰塔銘
玄明洪照華州下邽人　一一一五生
金大定二十六年卒年七十二補續僧傳二四
徑山無等有才富陽楊氏　一一一六生
宋乾道五年卒年五十四五燈會元補遺一
臨安淨慈混源曇密天台盧氏　一一一六生
宋淳熙十一年卒年六十九嘉泰錄
元氏開化寺文景贊皇張氏
金明昌初卒年七十六塔記拓本無卒年明昌二年五月立

徑山途毒智策天台陳氏　一一一七生
宋紹熙三年卒年七十六南宋元明僧寶傳作慶元六年庚子卒今據嘉泰錄十三及樓鑰撰塔銘攻媿集百一十
四明天童雪庵從瑾永嘉鄭氏　一一一七生
宋慶元六年卒年八十四增集續傳燈錄一
獲鹿靈岩院胤深州安平郝氏　一一一八生
金大定二十三年卒年六十六蘇獻可撰塔銘常山貞石志十四
密菴咸傑福州福清鄭氏　一一一八生
宋淳熙十三年卒年六十九宗統編年作慶元三年卒今據語錄附葛郯撰塔銘
崇福寺納碧修玩嘉禾人　一一一八生
延慶月堂慧詢永嘉陳氏　一一一九生
宋紹熙二年卒年七十四蔡開撰崇福寺藏記至元嘉禾志二六
宋淳熙六年卒年六十一佛祖統紀十七無年歲今據樓鑰撰塔銘攻媿集百一十
青王山妙智從廓福州長溪林氏　一一一九生
宋淳熙七年卒年六十二樓鑰撰塔銘攻媿集百一十
獲鹿靈岩院宗理獲鹿杜氏　一一二〇生
金泰和五年卒年八十六塔銘見常山貞石志十五
山陰妙相院脩仲子猷山陰陳氏　一一二一生
宋淳熙十六年卒年六十九陸游撰塔銘渭南集四十
三泉寺祥英香河黃氏　一一二一生

金承安四年卒年七十九覺聰撰塔記拓本金文最五六

四明育王佛照德光新喻彭氏　一一二一生

宋嘉泰三年卒年八十三補續僧傳十及周必大撰圓鑑塔銘平園續稿四十

定州壽聖院雲潤唐縣張氏　一一二二生

金大定十五年卒年五十四壽聖院塔記拓本

瑞巖谷菴景蒙溫州平陽邵氏　一一二四生

宋淳熙十四年卒年六十四樓鑰撰塔銘攻媿集百一十

盧山智林寺遂翁處良會稽山陰劉氏　一一二七生

宋淳熙十四年卒年六十一陸游撰塔銘渭南集四十

臨安南山慧因寺善慧震澤沈氏　一一二七生

宋嘉泰四年卒年七十八居簡撰傳北磵集五

白雪了奇富庶潘氏　一一二九生

金大定十九年卒年五十一補續僧傳十二

利州精巖寺圓蓋永昌阜俗張氏　一一三二生

金明昌六年卒年六十四趙秉文撰墓銘熱河志一一八

靈隱松源崇岳處州龍泉吳氏　一一三二生

宋嘉泰二年卒年七十一靈隱寺志三作嘉泰三年卒語錄附陸游撰塔銘作嘉定二年卒又云塔成之四年道數以語錄來求銘按陸嘉定三年卒何能於嘉定三年後爲崇岳撰塔銘續燈正統改爲嘉定已巳實未考渭南集四十八本作嘉泰今從之

宜興保安可封福州林氏

宋淳熙末卒年五十七五燈會元二十無年歲今據叢林盛事下

竹林相了義州宋氏　一一三四生

金泰和三年卒年七十補續僧傳十二

磁州大明雪巖滿佛祖道影作憲滿

金泰和六年丙寅卒宗統編年作宋嘉定十二年己卯卒今據續燈正統三五

鼓山檜堂祖鑒壞安徐氏續傳燈錄目作宗鑒

宋開禧二年卒續指月錄三

圓明寺慧通師默杭州鹽官郁氏

宋嘉定二年卒居簡撰塔銘北磵集十

幽州盤山思卓

宋嘉定二年閏二月卒續燈存稿一按嘉定四年閏二月此云二年閏二月恐誤

慶寧寺師訓姑蘇崑山周氏

宋嘉定三年卒居簡撰塔銘北磵集十

徑山蒙菴佛智元聰福州長樂朱氏　一一三六生

宋嘉定二年卒年七十四衛涇撰塔銘後樂集十八銘云僧臘七十四此僧臘即其年壽

夔州臥龍破菴祖先蜀廣安王氏　一一三六生

宋嘉定四年卒年七十六語錄附宗性撰行狀

湖州寶雲寺了彬烏程計氏　一一三六生

宋嘉定六年卒年七十八居簡撰彬文仲淨業記北磵集二

四明天童無用淨全 越州諸暨翁氏 一一三七生
宋開禧三年卒年七十一 宗統編年作嘉定四年卒今據寶慶會稽志六及錢象祖撰塔銘天童寺志七
杭州菩提寺師簡 嚴州建德任氏 一一三八生
宋嘉定元年卒年七十一 居簡撰傳北磵集五
天童山息菴達觀 義烏趙氏 一一三八生
宋嘉定五年卒年七十五 居簡撰塔銘北磵集十
慶元天童無際了派 建安張氏
宋嘉定中卒年七十六 枯崖漫錄上
悅菴淨慧 鄞陸氏

宋嘉定九年卒 補續僧傳作嘉定元年卒今據佛祖統紀十八
臨安淨慈寺德輝 一一四二生
宋嘉泰四年卒年六十三 新續僧傳三九
汝州香山法秀 鄢陵人 一一四三生
金承安三年戊午卒年五十六 塔銘見金文最五六引寶豐志前云年十七於大定壬午得度後云承安戊午卒年五十六不相應疑有脫誤
月林師觀 侯官黃氏 一一四三生
宋嘉定十年卒年七十五 語錄附陳貴謙撰塔銘
月溪法輝 臨法徐氏
宋嘉定十二年卒 佛祖統紀十六
修證法圓 崑山談氏 一一四四生
宋嘉定十三年卒年七十七 居簡撰塔銘北磵集十
雷庵正受 常熟邵氏 一一四六生
宋嘉定元年卒年六十三 嘉泰錄卷首黃汝霖撰行業記
獲鹿靈鼻院道勝 元氏周氏 一一四七生
金泰和二年卒年五十六 塔銘見常山貞石志十五
湖隱濟顛道濟 臨海李氏 一一四八生
宋嘉定二年卒年六十 北磵集十及語錄附居簡撰舍利銘無年歲淨慈寺志十云年六十又云生紹興十八年生年與年歲不相應必有一誤姑仍之俟考
天竺北峯宗印 鹽官陳氏 一一四八生

宋嘉定六年卒年六十六 佛祖統紀無年歲今據釋門正統七
華嚴惠寂 西河王氏 一一四八生
金正大三年卒年七十九 元好問撰墓銘遺山集三一
臨安淨慈退谷義雲 閩清黃氏 一一四九生
宋開禧二年卒年五十八 五燈續略無年歲今據陸游撰塔銘渭南集四十
雁蕩飛泉寺淨悟 永嘉樂清李氏 一一四九生
宋開禧三年卒年五十九 佛祖統紀十八無年歲今據居簡撰塔銘北磵集十
燕京崇壽院祖朗 薊州漁陽李氏 一一四九生
元太祖十七年壬午卒年七十四 耶律楚材撰碑銘湛然集八
柏庭善月 四明定海方氏 一一四九生

宋淳祐元年卒年九十三補續僧傳刪淳祐元年一節作端平三年卒今據佛祖統紀十八及上天竺寺志四

永樂廣福院洪勣咸州井陘高氏　一一五〇生

金泰和元年卒年五十二塔銘見常山貞石志十五

燕都慶壽寺教亨清州任城王氏山東通志作敎亨　一一五〇生

金興定三年己卯卒年七十亨與金丞相夾谷清臣同時當是興定己卯卒佛祖綱目作正隆己卯移前六十年今據明僧傳一及五燈續略四

易庵寂照清雅姑蘇常熟應氏　一一五〇生

宋嘉定十七年卒年七十五塔記見至元嘉禾志二二

濟州普照寺智照泰安奉符萬氏　一一五一生

金明昌六年卒年四十五趙渢撰塔銘金文最五六

鄭州普照寺道悟陝右蘭州冠氏明僧傳作冠氏　一一五一生

金泰和五年卒年五十五山菴雜錄及宗統編年均作泰和四年卒今據補續僧傳十二

石芝宗曉四明王氏　一一五一生

宋嘉定七年卒年六十四佛祖統紀十八

禪鑒思義杭州鹽官馮氏　一一五一生

宋嘉定九年卒年六十六居簡撰塔銘北磵集十

徑山佛心如琰寧海國氏　一一五一生

宋寶慶元年卒年七十五洪咨夔撰塔銘平齋集三一文津閣本闕此文今據四部叢刊續編本

杭州靈隱妙峯之善吳興劉氏　一一五二生

宋端平二年卒年八十四續傳燈錄三五

西山亮梓州鄰縣稅氏　一一五三生

宋淳祐二年卒年九十語錄附居簡撰塔銘

運菴普巖四明杜氏　一一五六生

宋寶慶二年卒年七十一語錄附行實

告山普照法斌兗州侯氏

金興定末卒年六十餘補續僧傳十二及元好問撰塔銘遺山集三一

金山蓬庵自聞永聰杭州於潛徐氏　一一六一生

宋寶慶元年卒年六十五增集續傳燈錄無卒年今據居簡撰塔銘北磵集十

無明慧性達州巴渠李氏　一一六二生

宋嘉熙元年卒年七十六語錄附顏汝勳撰塔銘

松江興聖寺淨眞

宋嘉熙三年卒明僧傳一

中京龍門山乾元寺慧泉汝陰梁縣張氏

金興定初卒年五十六樂說甫撰塔銘拓本無卒年興定二年建塔金文最五六

南陽靈山報恩寺法雲臨汾劉氏　一一六三生

金正大三年卒年六十四元好問撰墓銘遺山集三一

杭州淨慈北磵居簡潼川龍氏補續僧傳作王氏　一一六四生

宋淳祐六年丙午卒年八十三龍井見聞錄三引靈隱寺志作淳祐丙辰卒淳祐無丙辰今據增
集續傳燈錄一

嵩山少林寺興崇汾陽西河侯氏　一一六六生

金泰和八年卒年四十三塔銘見金石補正一二七

釋氏疑年錄卷八

釋氏疑年錄卷九

新會 陳垣 援菴

燕都報恩寺萬松行秀 河內蔡氏 西紀一一六六生

元定宗元年丙午閏四月卒年八十一 宗統編年作宋端平三年丙申卒新續僧傳作至元元年丙午後四月卒至元元年非丙午亦非閏四月今據續燈正統三五

天目文禮 臨安阮氏 一一六七生

宋淳祐十年卒年八十四 南宋元明僧寶傳七及德雲撰行狀天童寺志七 一一六九生

徑山癡絕道沖 武信長江荀氏 一一六九生

宋淳祐十年卒年八十二 明僧傳作理宗三年卒新續僧傳因之今據語錄附趙若琚撰行狀

醫僧宗可 金壇張氏 一一七一生

宋紹定四年卒年六十一 劉辛撰塔銘 漫塘集三一 一一七一生

靈隱石田法薰 眉山彭氏 一一七一生

宋淳祐五年乙巳卒年七十五 續傳燈錄於淳祐甲辰後刪去明年季春一節作淳祐四年卒五燈全書因之今據語錄附大觀撰行狀

古鏡文泉 開封喻氏 一一七一生

宋淳祐六年卒年七十六 續佛祖統紀一 一一七五生

大崇國寺隆安善選 香河劉氏

元憲宗二年壬子卒年七十八 危素撰傳戒碑見危太樸續集三碑云生大定十五年卒壬子年七十六今改

明州育王山笑翁妙堪 慈溪毛氏 一一七七生

宋淳祐八年戊申卒年七十二 南宋元明僧寶傳五作慶元六年庚申卒按師初參松源岳次謁無用全松源卒於嘉泰二年無用卒於開禧三年均在慶元後是師長於松源十歲無用八歲也今據釋氏稽古略四佛祖綱目三九

徑山無準師範 蜀梓潼雍氏 一一七八生

宋淳祐九年己酉卒年七十二 語錄附道璨撰行狀無戊申卒今據劉克莊撰墓誌銘後村集一六二 一一七九生

靈隱大川普濟 四明奉化張氏

宋寶祐元年卒年七十五 語錄附大觀撰行狀

靈隱東谷妙光 常州無錫人

宋寶祐元年卒 五燈會元補遺一 一一八三生

石溪佛海心月 眉山王氏

宋寶祐二年卒 景定元年劉震孫序心月語錄謂師之沒且六年

黃龍無門慧開 杭州梁氏

宋景定元年卒年七十八 西天目山志作景定四年卒謂卽中峯明本之生年今據語錄末小傳 一一八五生

徑山虛堂智愚 四明象山陳氏

宋咸淳五年己巳卒年八十五 五燈全書四九作至元癸亥卒至元無癸亥今據語錄附法雲撰行狀 一一八五生

佛光法照 黃巖潘氏

宋咸淳九年卒年八十九續佛祖統紀一及上天竺寺志四 一一八六生

慈雲寺通玄惠玨 嵐州樓煩石氏 一一八六生

元定宗二年丁未卒年六十二德閑撰紀行碑山右石刻叢編二七碑僅云丁未卒而立於至元二十二年又云生於金朝故知爲定宗二年丁未 一一八七生

潭州石霜竹巖妙印 豫章進賢萬氏 一一八七生

宋寶祐三年卒年六十九增集續傳燈錄二及道璨撰塔銘柳塘外集四 一一八七生

南翁汝明 惠安黃氏 一一八九生

宋開慶元年卒年七十一劉克莊撰墓誌銘後村集一五八 一一八九生

徑山佛智廣聞 侯官林氏 一一八九生

宋景定四年卒年七十五語錄附林希逸撰塔銘 一一九一生

宋淳祐九年卒年五十九增集續傳燈錄作淳祐元年卒今據續燈正統十一

蘇州虎丘東山道源 福建連江黃氏 一一九一生

宋咸淳十年卒年八十四繼燈錄二 一一九一生

福州鼓山皖山正凝 舒州太湖李氏 一一九一生

福清靈石祖日 閩鄭氏 一一九四生

宋寶祐三年卒年六十二劉克莊撰墓誌銘後村集一五九

杭州徑山藏叟善珍 泉州南安呂氏 一一九四生

宋景炎二年丁丑卒年八十四補續僧傳云生紹興甲寅卒嘉定丁丑年八十三甲寅至丁丑應八十四但師爲妙峯善嗣未必長於善十八年續燈正統十一作生紹熙甲寅卒景炎丁丑今從之宗統編年於紹興丁丑景炎丁丑下均著師卒相距百二十年未經檢照也

邢州開元寺廣恩 洛水賈氏 一一九五生

元乃馬眞后稱制二年癸卯卒年四十九新續僧傳三六

順德天寧弘明虛照 遼州申氏 一一九六生

元憲宗二年壬子卒年五十七續燈正統三六

泉州法石愚谷元智 長溪薛氏 一一九六生

宋咸淳二年卒年七十一續指月錄四無年歲今據繼燈錄二

明州天童西巖了惠 蜀蓬州羅氏增集續傳燈錄作了慧 一一九八生

宋景定三年卒年六十五語錄附大觀撰行狀

奉聖州法雲寺善柔 德興永興董氏 一一九八生

元世祖至元六年卒年七十二補續僧傳四採程鉅夫撰塔銘刪去卒年今據

雪樓集二一

吉安龍濟寺友雲宗鑒 廬陵王氏 一二〇八生

元至元二十四年卒年八十天如惟則語錄六載惟則撰塔銘云宋嘉定戊辰生至元丁亥卒住世八十歲又云十九薙髮受具端平乙未年二十八僧夏六十一按此條應置本卷六葉妙源後誤置於此

西京大華嚴寺慧明 薊州靈丘李氏 一一九九生

元至元七年卒年七十二補續僧傳二四及祥遇撰碑銘山右石刻叢編二五

徑山虛舟普度 維揚江都史氏 一一九九生

元至元十七年庚辰卒年八十二補續僧傳於至元丁丑下即著師卒五燈全書則著其卒於元貞乙未今據語錄附行端撰行狀

囊山道場宗超 莆田鄭氏 一二〇〇生

宋淳祐十二年卒年五十三劉克莊撰墓誌銘後村集一五四

明州天童別山祖智 蜀順慶楊氏 一二〇〇生

宋景定元年庚申卒年六十一 五燈續略天童寺志五均作庚辰卒續燈正統作年六十八今據天童寺志七文復之撰塔銘及南宋元明僧寶傳七 一二〇〇生

河內雲陽山壽聖寺洪勝 許州傅氏 一二〇〇生

元中統三年卒年六十三 守顯撰碑銘河內金石志補遺

雄辨德淸 安陽王氏 三怡堂叢書本作得淸 一二〇〇生

元至元十六年卒年八十 胡祇遹撰塔銘紫山大全集十八文津本作住三十八年僧臘七十三按住三十八年當爲住世八十年之譌因上文明言師生七年棄家爲釋子也益世先誤三以其不文又改八十爲十八耳 一二〇一生

斷橋妙倫 台州黃巖徐氏

宋景定二年卒年六十一 語錄附行狀

慶壽海雲印簡 山西嵐谷宋氏 一二〇二生

元憲宗七年丁巳卒年五十六 續燈正統作仁宗延祐丁巳閏四月卒相差一甲子五燈全書因之殊誤延祐丁巳是閏正月非閏四月也今據程鉅夫撰塔銘雪樓集六

天池雪屋正韶 番干越謝氏 一二〇二生

宋景定元年卒年五十九 道璨撰塔銘柳塘外集四

環溪惟一 資州墨池賈氏 一二〇二生

元至元十八年卒年八十 語錄附覺此撰行狀

杭州淨普德誠 福淸鄭氏 一二〇三生

宋寶祐二年卒年五十二劉克莊撰墓誌銘後村集一五九

三泉福勝院文侃 澤州晉城傅氏 一二〇三生

元中統元年卒年五十八 高書記撰塔銘安陽金石錄八

西京少室雪庭福裕 太原文水張氏 一二〇三生

元至元十二年乙亥卒年七十三 嵩陽石刻集記下載程鉅夫撰碑卒年不明五燈續略一作乙亥卒今從之

福寧支提山愚叟澄鑒 寧德張氏

元至元二十年後卒年八十二 續燈存稿三

少林法王復菴圓照 上黨李氏 一二〇六生

元至元二十年卒年七十八 續燈正統三六

元至元二十七年卒年八十五 繼燈錄三作至正二十七年卒今改以師爲無準範嗣不應後卒於範百十八年也

福州雪峯絕岸可湘 台州寧海葛氏 一二〇六生

大聖山孝思禪院子廣 寶定李氏 一二〇七生

元至元十年卒年六十七 胡祇遹撰塔銘紫山大全集十八

紹興定水寶葉妙源 象山陳氏 一二〇七生

元至元十八年辛巳卒年七十五 五燈全書五十作元世祖至元辛丑卒至元無辛丑今據補續僧傳十二及袁桷撰塔銘淸容集三一

福州雪峯寺天錫 晉江尤氏 一二〇九生

宋景定四年卒年五十五新續僧傳四九
日本建長寺蘭溪道隆 西蜀涪江冉氏
元至元十五年卒 支那畺寶集下
金谿禪居寺德芳 王氏
元至元十六年卒 危素撰塔銘危太樸文續集六
廣恩木庵可仁 天台寧海胡氏
元至元十七年卒 袁桷撰塔銘清容集三一
潛山文珦 於潛人 一二一〇生
元至元二十六年己丑年八十 四庫別集類十七潛山集提要據集中有又看景定新頒朔百歲還驚五十過之句知其生於嘉定三年又杭州舊福寺記題至元乙酉遣興詩稱七十七歲

潛山翁知其至元丁亥尚存今更考之卷十有禪翁八十餐如霜又有老人八十尚離鄉之句則至元己丑尚存惟提要以嘉定三年爲辛未誤嘉定三年是庚午
杭州殊勝寺霽靈正因仁和金浦俞氏 一二一三生
元元貞三年卒年八十五補續僧傳十二及張伯淳撰碑養蒙集四
古源永清 嘉興海鹽徐氏 一二一五生
元至元二十八年卒年七十七續佛祖統紀一
崇福永樂寺實際永眞 常熟姚氏 一二一六生
元至元十五年卒年六十三柳貫撰崇福永樂寺記待制集十五
潭柘古澗福源 太原李氏
元世祖至元中卒補續僧傳十三

松溪覺宗 扶風南氏
元世祖至元中卒補續僧傳十三
靈巖寺月泉新仝 奉先神寧郭氏
元至元二十二年卒雷復亨撰塔銘泰山志十八拔新爲名上一字而銘稱新公何也
東皐友山智恭 慈溪陸氏 一二一六生
元至元三十年卒年七十八牟巘撰塔銘陵陽集二四
上都華嚴寺仝一至温 那州郝氏 一二一七生
元世祖至元四年卒年五十一補續僧傳十八及虞集撰塔銘道園錄四八
袁州仰山雪巖祖欽 閩漳州人
元至元二十四年卒年七十餘續燈存稿四

雲閒普照悟悅知賾 雲閒錢氏 一二一九生
元至元十五年卒年六十 衛宗武撰塔銘秋聲集五銘云生嘉定己卯寂至元戊寅得年五十有九蓋計實得之年也
杭州徑山雲峯妙高 福州長溪人 宗統編年作雪峯 一二一九生
元至元三十年癸巳卒年七十五 南宋元明僧寶傳作世祖十四年癸巳卒今據續傳燈錄三六
延慶月溪善良 定海朱氏 一二一九生
元大德元年卒年七十九 袁桷撰塔銘清容集三一
欒城善眾寺惠滿 欒城牛氏 一二一九生
元大德三年卒年八十一 王之綱撰善眾寺碑常山貞石志十八

石林行鞏婺州永康葉氏　一二二〇生

元至元十七年卒年六十一鄧文原撰塔銘淨慈寺志十二云嘉定庚辰生至元庚辰卒年六十蓋計實得之年也

天童東巖淨曰南康都昌廖氏　一二二一生

元至大元年卒年八十八袁桷撰塔銘清容集三一

四明育王橫川如珙永嘉林氏　一二二二生

元至元二十六年卒年六十八續燈存稿作至正二十六年卒今據增集續傳燈錄四及圓至撰塔記牧潛集三

西京少室靈隱文泰汾州陽城魏氏

元至元二十六年卒續指月錄九

滁州昭覺寺僧淨陵川李氏

元至元二十六年卒文瑾撰昭覺寺記山右石刻叢編三五

杭州淨慈古田屋

元至元二十九年卒增集續傳燈錄五

泉州開元斷崖妙恩仝州倪氏

元至元三十年卒繼燈錄四

隨州大洪山了菴宗明江東上饒柳氏

元元貞元年卒鄧文原撰重建崇寧萬壽寺記湖北金石志十三

佛照白雲惠曉日本讚州人

元大德元年卒語錄附師錬撰傳

焦山鏡空聞叟　一二二三生

元至元二十八年卒年六十九焦山志十無年歲今據卷十二思修撰重建圓悟接待庵記但記作鏡堂必有一誤

雪竇野翁炳同越新昌張氏嘉業堂本作師譯烟　一二二三生

元大德六年卒年八十牟巘撰塔銘陵陽集二四

日本圓覺寺無學祖元會稽鄞縣許氏　一二二六生

元至元二十三年卒年六十一語錄附揭傒斯撰塔銘揭文安公全集未載

福州西禪寺用晦道暉福州懷安池氏

元至大中卒年八十四程鉅夫撰塔銘雪樓集二十集作某年卒而云皇慶二年秋其徒走京師謁銘故知其卒於皇慶以前

雲南玉案山雄辯善闡李氏　一二二九生

元大德五年卒年七十三新續僧傳二

建昌州延福院紹志　一二二九生

元大德七年卒年七十五袁桷撰延福院記清容集二十

金剛膽巴西番人　一二三〇生

元大德七年卒年七十四元史釋老傳無年歲今據佛祖通載三五

建安白雲愚叟澄鑑寧德漱石張氏　一二三〇生

元至大四年卒年八十二建州弘釋錄下

湖州何山鐵鏡至明福州長溪黃氏續燈存稿作王氏　一二三〇生

元延祐二年卒年八十六增集續傳燈錄三

泉州開元契祖 同安張氏 一二三〇生
元延祐六年卒年九十 繼燈錄四
雲夢允懌 越刻溪求氏 一二三一生
元大德元年卒年六十七 續佛祖統紀一
金華智者寺雲屋自閒 括蒼葉氏 一二三一生
元皇慶元年卒年八十二 增集續傳燈錄三無年歲今據大訢撰塔銘蒲室集十二
圓鑑藏山順空 日本源氏 一二三三生
元至大元年卒年七十六 語錄附師錬撰傳
靈隱悅堂祖闓 南康周氏 一二三四生
元至大元年戊申卒年七十五 續燈正統作至大己酉卒年七十六今據黃溍

撰塔銘金華集四一
圓通南浦紹明 日本駿州藤氏 一二三五生
元至大元年卒年七十四 語錄附延祐後撰塔銘
金陵天禧寺志德 山東東昌錡氏 一二三五生
宗統編年作至德
元至治二年卒年八十八 明僧傳二及趙孟頫撰塔銘據蒲室集十二塔銘乃大訢代作
晉寧翼城金仙寺廣裕 絳州稷山郝氏 一二三六生
元大德十一年卒年七十二 趙孟頫撰道行碑山右石刻叢編三二
大都崇國寺定演 三河王氏 一二三七生
元至大二年卒年七十三 補續僧傳四作年七十四今據趙孟頫撰塔銘松雪集九
京都寶集寺妙文 蔚州孫氏 一二三七生
元延祐六年卒年八十三 明僧傳作年逾八十今據補續僧傳四
天目山高峯原妙 蘇州吳江徐氏 一二三八生
元元貞元年乙未卒年五十八 續燈存稿作至元辛卯卒祖庭指南作至元乙未卒今據語錄附喬祖撰行狀及家之巽撰塔銘莫干山志五誤作宋之巽
徑山佛智晦機元熙 孫章唐氏 增集續傳燈錄作原熙 一二三八生
元延祐六年卒年八十二 道圓錄虞集撰塔銘作諱某某年卒蒲室集十五有祭照元晦文作延祐六年卒惟當時習慣當稱熙晦機不知何以稱元晦又以熙爲照也豈另有一照元晦亦同年卒耶今據續傳燈錄三六
帝師發思八 土波國人 一二三九生

元至元十七年卒年四十二 元史釋老傳作八思巴至元十六年卒今據佛祖統紀四九釋氏資鑑十二
道場山龍源介清 福州長溪王氏 一二三九生
元大德五年卒年六十三 語錄附年譜撰塔銘並見陵陽集二四
彰德天寧寺鳳林福演 河間康氏 一二四〇生
元大德四年卒年六十一 任士林撰碑松鄉集一不著年歲但云年十八出家僧臘四十有四以是推之
鄠縣靈雲鐵牛持定 吉安潘溪王氏 一二四〇生
道圓錄作特定
元大德七年癸卯卒年六十四 續指月錄作大德壬寅卒今據惟則撰行業記天如惟則語錄六虞集撰塔銘道圓錄四九

延慶善入 定海傅氏

元延祐中卒年七十八 袁桷撰塔銘 清容集三一

五臺山祐國寺文才 清水楊氏 一二四一生

元大德六年卒年六十二 補續僧傳作大德中卒 無年歲今據明僧傳二

大都廣化寺志誠 緇山楊氏 一二四一生

元大德九年卒年六十五 程鉅夫撰塔銘 雪樓集二一

永嘉江心寺一山了萬 臨川金氏 續傳燈錄作金氏 一二四一生

元皇慶元年卒年七十二 續傳燈錄三六無年歲今據大訢撰塔銘蒲室集十二

佛國高峯顯日 日本後嵯峨帝子 一二四一生

元延祐三年卒年七十六 語錄附妙祁撰行錄

臨川資壽寺繼聰 王氏 一二四一生

元延祐四年卒年七十七 大訢撰塔銘 蒲室集十二

泰安靈巖寺福海 翼城楊氏 一二四二生

元至大二年卒年六十八 新續僧傳六一及孫榮嗣撰道行碑泰山志十八

許州大洪濟寺栖岩益 鄭州劉氏 一二四三生

元延祐二年卒年七十三 程鉅夫撰塔銘 雪樓集二一

臨川資壽寺紹明 撫州金谿彭氏 一二四四生

元延祐五年卒年七十五 大訢撰塔銘 蒲室集十二

西京寶應還源福遇 霍州靈石王氏 佛祖道影作弗遇 一二四五生

元皇慶二年癸丑卒年六十九 五燈續略繼燈錄均作皇慶癸酉卒皇慶無癸酉今據續指月錄十又宗統編年作延祐七年卒與此太異

大梅無作文述 慈溪人

元皇慶二年卒年近七十 補續僧傳十三

天童妙坦 浦江金氏 一二四五生

元延祐二年卒年七十一 黃溍撰塔銘 金華集四一

海印昭如 臨江新淦楊氏 一二四六生

元皇慶元年卒年六十七 語錄附李倜撰塔銘

京都慶壽寺達益巴 西域人 一二四六生

元延祐五年卒年七十三 明僧傳二

松江延恩寺筠巖太節 會稽趙氏 一二四六生

元順帝至元元年卒年九十 黃溍撰塔銘 金華集四二

秦州景福寺英辯 趙氏 一二四七生

元延祐元年卒年六十八 明僧傳二

日本南禪寺一山一寧 台州臨海胡氏 一二四七生

元延祐四年卒年七十一 語錄附師錄撰行記

秦州普覺順

元延祐元年卒 佛祖統紀四九

處州萬象山崇福寺行英 周氏 跋引府志作行美

元延祐二年卒 明本撰崇福寺記 兩浙金石志十五

五臺山普寧寺了性 武氏

元至治元年卒 明僧傳二 一二四七生

武康達觀院古山宗 元至治二年卒 黃溍撰達觀院記 金華集十一

徑山西白希陵 義烏何氏 一二四七生

元至治二年壬戌卒年七十六 新續僧傳六一作至正壬辛卒 繼燈錄作至正壬戌卒至正無壬戌今據虞集撰塔銘 道圓錄四八 一二四九生

日本建長寺西磵子曇 台州仙居黃氏 一二四九生

元大德十年卒年五十八 支那墨寶集下 一二四九生

海東曹溪山修禪社萬恆 熊津郡朴氏 一二四九生

元延祐六年卒年七十一 東國僧尼錄及李齊賢撰碑銘 益齋集七 一二五〇生

智者絕學道勤 浦江何氏 一二五〇生

元延祐三年卒年六十七 黃溍撰塔銘 金華集四一 一二五一生

四明乾符寺太虛普容 餘姚茅氏 一二五一生

元延祐七年卒年七十 黃溍撰塔銘 金華集四二 一二五一生

高麗慈氏山瑩源寺混丘 清風郡金氏 一二五一生

元至治二年卒年七十三 李齊賢撰碑銘 益齋集七 七十三年歲與生卒年不符必有一誤 一二五二生

元氏三聖院西溪于慶 鹿泉許氏 一二五二生

元天曆二年卒年七十八 塔銘見常山貞石志二十 一二五三生

日本吉祥山永平寺義雲 洛陽人 一二五三生

元元統元年卒年八十一 語錄附龍堂撰傳 一二五四生

杭州徑山月林鏡 本郡人 一二五四生

元順帝至元五年己卯卒年八十六 續燈存稿作至正己卯卒至正無己卯補續僧傳作正德乙卯卒正德亦無乙卯且師爲東嶼海嗣海卒於泰定四年下距正德已一百八十餘年今據續燈正統二四則長於東嶼海二歲也 一二五五生

政和獎山慧空元模 古田龍涂蘇氏 一二五五生

元大德四年卒年四十六 續燈存稿十二作年四十餘今據建州弘釋錄下 一二五五生

雲南大德寺玄堅 龜城王氏 一二五五生

元延祐六年卒年六十五 新續僧傳五十 一二五五生

徑山元叟行端 臨海何氏 一二五五生

元至正元年辛巳卒年八十七 南宋元明僧寶傳十作至正壬午卒年八十八語錄附黃溍撰塔銘云生宋寶祐乙卯卒至正辛巳年八十八續燈正統十二改爲八十七今從之 一二五六生

牧潛天隱圓至 高安姚氏 一二五六生

元大德二年戊戌卒年四十三 續燈存稿作大德三年戊戌卒年四十二今據補續僧傳二四 天童寺志三於東雲佛海條下謂圓至稱琦楚石爲余友不知圓至卒時琦楚石才三歲蓋因牧潛集資福寺記有日東之友宗琦而誤宗琦非楚石梵琦也 一二五六生

中慶覺照寺定 大理趙氏 一二五六生

元至治三年卒年六十八 道行碑見金石萃編未刻稿三 一二五六生

杭州靈隱東嶼德海 台州臨海陳氏 一二五六生

元泰定四年卒年七十二 增集續傳燈錄作延祐四年卒歷代名人年譜作年七十

一今據續燈存稿六

無象易 夏氏 一二五六生

元至正十四年卒年九十九 增集續傳燈錄無年歲今據山庵雜錄上 一二五七生

大慶壽寺北溪智延 雲州高氏 一二五七生

元元統三年卒年七十九 黃溍撰塔銘 金華集四一

操菴文節 慈溪夏氏 一二五七生

元至正二年卒年八十六 佛祖統紀十九按統紀撰於宋景定此傳蓋後人所增 一二五七生

崑山薦嚴寺竺元妙道 寧海陳氏 一二五七生

元至正五年卒年八十九 支那墨寶集小傳作年九十一今據黃溍撰塔銘留偈有佛壽八十我多九年之語金華集四二 一二五七生

石湖至美 金陵畢氏 一二五八生

元至順二年卒年七十四 補續僧傳十三

開元佛果如炤 晉江蔡氏 一二五八生

元至順二年卒年七十四 繼燈錄五無年歲今據泉州府志六五 一二五八生

燕都慶壽寺沙囉巴 西國積寧人 一二五九生

元延祐元年卒年五十六 明僧傳無年歲今據補續僧傳一 一二五九生

杭州靈隱獨孤淳朋 臨海楊氏 一二五九生

元順帝至元二年丙子卒年七十八 增集續傳燈錄五 一二六〇生

京都光教法聞 陝西嚴氏 一二六〇生

元延祐四年卒年五十八 補續僧傳十七

豫章般若絕學世誠 吉水鄒氏 一二六〇生

元至順三年壬申卒年七十三 增集續傳燈錄六作至順壬午卒至順無壬午今據大訢撰塔銘蒲室集十二 一二六〇生

歸德慧汶 偃武人 一二六〇生

元至順三年卒年七十三 補續僧傳十七

應山寶林寺普善 龍陽州劉氏 一二六〇生

元元統三年卒年七十六 印吉祥撰行實碑湖北金石志十四 一二六〇生

杭州淨慈千瀨善慶 嚴陵彭氏 一二六〇生

元順帝至元四年卒年七十九 續燈存稿三

邠州大開元寺法喜 邠州新平王氏 一二六一生

元皇慶二年卒年五十三 程鉅夫撰塔銘雪樓集二十

南院規菴祖圓 日本信州人 一二六一生

元皇慶二年卒年五十三 語錄附智明撰行狀狀云弘長元年辛酉誕又云正應四年辛卯師年三十應作三十一也

行唐封崇寺祖進 行唐殷氏 一二六一生

元順帝至元三年卒年七十七 董珪撰行業碑常山貞石志二三碑云生於中統之三年三當作二

古林清茂 溫州樂清林氏 一二六二生

元天曆二年卒年六十八 語錄附梵僊撰碑

杭州上天竺寺如菴淨眞 華亭沈氏 明僧傳作眞淨姚氏 一二六二生

元元統元年卒年七十二 惟則撰塔記天如惟則語錄六

日本廣嚴寺明極楚俊 四明昌國黃氏 一二六二生

元順帝至元二年卒年七十五 增集續傳燈錄無卒年今據支那墨寶集下

杭州天目中峯明本 錢塘孫氏 一二六三生

元至治三年卒年六十一 天如惟則撰舍利塔記無年歲淨土晨鐘作年六十二今據廣集撰塔銘廣

寶林寺損菴洪益 隨州應山徐氏 一二六三生

元順帝至元六年卒年七十八 禎吉祥撰道行碑湖北金石志十四

無見先覩 天台仙居葉氏 一二六五生

元元統二年卒年七十 補續僧傳無年歲今據語錄附曇噩撰塔銘

上天竺湛堂性澄 會稽孫氏 一二六五生

元至正二年壬午卒年七十八 續佛祖統紀作至正壬子卒至正無壬子明僧傳作至順壬午卒新續僧傳因之至順無壬午今據黃溍撰塔銘金華集四一

翠屏景洙 番易江氏

元泰定三年卒年六十 餘危素撰翠屏文集序說學齋稿二

奉元壽光寺覺明 錢塘陳氏 一二六六生

元天曆元年卒年六十三 黃溍撰壽光寺記金華集十三

致蘊寂室 一二六六生

元至正二年卒年七十七 仙巖山志五引舊志作生宋咸熙二年咸熙應作咸淳

京都崇恩寺德謙 寧州定平楊氏 一二六七生

元延祐四年卒年五十一 明僧傳二

瑩山紹瑾 日本越前州藤氏 一二六八生

元泰定二年卒年五十八 傳光錄附傳

宜興玉峯山無極導 宋宗室 一二六八生

元至順三年卒年六十五 補續僧傳十三

天童佛海平石如砥　一二六八生

元至正十年年八十三天童寺志三既載平石如砥於前復因千巖長語錄有前住天童佛海老人跋又愚菴及有跋天童佛海禪師遺集語遂謂佛海曾繼如砥住天童舊志闕載特爲補入不知佛海卽如砥也佛海跋千巖長語錄末署至正七祺丁亥時年八十日本影印支那墨寶集有師題正宗砥柱集墨蹟末署至正十祺庚寅佛海老人如砥時年八十三並有平石佛海兩朱文印則佛海之爲如砥顯然舊志並未闕載後志留爲補入殊復

邵州奉恩寺大方宗偉新平陳氏　一二六八生

元至正十五年卒年八十八劉仁本撰行業記羽庭集六

鳳山子儀會稽上虞陳氏　一二六九生

元泰定三年卒年五十八續佛祖統紀一

四明雪竇華國子文趙氏趙抃齋　一二六九生

元至正十一年卒年八十三增集續傳燈錄六

太行弘教慧印關西張氏　一二七一生

元順帝至元三年卒年六十七補續僧傳四清涼山志八

法華天岸弘濟餘姚姚氏　一二七一生

元至正十六年卒年八十六法華持驗記及高僧摘要均作至正七年卒今據宋濂撰塔銘宋學士集五二

玉山普安寺寶嚴成紀康氏　一二七二生

元至治二年卒年五十一明僧傳二

東明慧日明州定海沈氏　一二七二生

元順帝至元六年卒年六十九梵僊撰塔銘竺仙語錄下　一二七二生

壽安山昭孝寺法洪隴西鞏昌劉氏　一二七二生

元至正四年卒年七十三許有壬撰碑銘至正集四七

嘉興福源石屋清珙常熟溫氏　一二七二生

元至正十二年卒年八十一語錄附元旭撰塔銘石屋山居詩已入元詩選四庫提要別集類存目七據詩中有吾家住在霅溪西之語指爲明代湖州僧且置於明代最末之一人失考

玉山法清臨沼李氏　一二七二生

明洪武十三年卒年一百九廣平府志六十

方廣巖僧讓永福何氏　一二七二生

明洪武十四年卒年百一十福建通志二六三

鄧州香嚴淳拙文才平陽臨汾姚氏續燈正統作文材　一二七三生

元至正十二年卒年八十宗統編年作至正十一年卒今據五燈續略一

大都大慶壽寺魯雲行興鄆城李氏　一二七四生

元元統元年卒年六十黃溍撰塔銘金華集四一叢刊本作元統九年卒

雪峯樵隱悟逸懷安聶氏

元元統二年卒續燈錄六

台州瑞巖方山寶潭陽葛氏

元順帝至元元年卒徑石滴乳集一

處州白雲空中以假

元順帝至元二年卒五燈續略六

湖州道場玉溪思珉 明州象山張氏
元順帝至元三年卒 增集續傳燈錄四 一二七四生
蘇州萬壽竺田汝霖 四明昌國王氏 一二七四生
元順帝至元五年卒年六十六 五燈全書五六作至正乙酉卒今據增集續傳燈錄四 一二七四生
日本南禪寺清拙正澄 福州連江劉氏 一二七四生
元順帝至元五年卒年六十六 支那墨寶集下 一二七四生
眞定龍興寺崇琛 中山倚氏 一二七五生
元順帝至元元年卒年六十一 贈思撰碑常山貞石志二二 一二七五生
下天竺玉岡蒙潤 海鹽顧氏 一二七五生

元至正二年卒年六十八 黃溍撰塔銘金華集四一淨慈寺志九述歷代住持以卒於明宣德七年之師顯爲第八十四代又以前卒九十年之蒙潤爲第九十一代其不可據如此
海鹽天寧寺獨舉高
元至正二年卒 大訢祭高獨舉文蒲室集十五
陽城靈泉寺惠用 薛氏
元至正二年卒 開福寺記山石石刻叢編三七
晉寧盤龍蓮峯崇照 晉寧段氏
元至正二年卒 五燈全書五八
北少林寺雲威 河東太谷侯氏
元至正八年卒 圓讓撰塔記盤山志二

金陵龍翔曇芳守忠 江西南康黃氏 一二七五生
元至正八年卒年七十四 增集續傳燈錄作年九十四今據語錄附克新撰行業記
歐陽玄撰塔銘
日本天龍夢窗智曜 勢州源氏 一二七五生
元至正十一年卒年七十七 語錄附年譜及宋濂撰碑銘宋學士集三三
汾州筏渡普慈 一二七五生
元至正二十二年卒年八十八 續燈正統十三
高麗林州圓明沖鑑 一二七六生
元順帝至元六年卒年六十五 危素撰大普光禪寺碑危太樸文續集三
西湖妙果竺源水盛 饒州樂平范氏 一二七六生

元至正七年卒年七十二 增集續傳燈錄作永盛年七十三今據補續僧傳十二
荆門景德寺廣鐸 蒙城黃氏 一二七七生
元至順二年卒年五十五 虞集撰塔銘道園錄四九新續僧傳三三作至正元年卒年九十四與此大異
建寧天寶山鐵關法樞 溫州平陽林氏 一二七八生
元順帝至元六年卒年六十三 五燈續略四無年歲今據續燈存稿六
甘泉寺永暉 河間史氏 一二七八生
元至正十四年卒年七十七 盤山志二
杭州淨慈平山處林 仁和王氏 一二七九生
元至正二十一年卒年八十三 增集續傳燈錄作年八十二今據續燈正統二

五及徐一夔撰塔銘始豐稿十四

大天界寺孚中懷信 奉化姜氏 南宋元明僧寶傳作江氏 一二八〇生

元至正十七年丁酉卒年七十八續燈正統作己酉卒己酉洪武二年今據宋濂撰塔銘宋學士集五

徑山古鼎祖銘 奉化應氏 一二八〇生

元至正十八年卒年七十九元詩選二集作至正十九年卒今據補續僧傳十三及普陀山志七

天竺靈山教寺允若 越仙里氏 明僧傳作仙里人新續僧傳因之 一二八〇生

元至正十九年卒年八十補續僧傳無卒年今據宋濂撰塔銘宋學士集五坊本名人生卒年表附高僧表誤作至元十九年卒移前七十七年

清涼松隱茂 奉化鄭氏 南宋元明僧寶傳稱小茂新續僧傳作僧茂 一二八〇生

元至正二十四年卒年八十五補續僧傳採宋濂撰塔銘刪去卒年今據宋學士集五

大慶壽寺秋亭洪亨 順德綦陽鎮孔氏

元至正十年年垂七十 黃溍撰道行碑金華集四二 一二八二生

嘉興祥符梅屋念常 華亭黃氏 一二八二生

元至正四年年六十三五燈全書五五及覺岸撰佛祖通載序至正四年似尚未卒

大燈宗峯妙超 日本播州紀氏 一二八二生

元順帝至元三年卒年五十六語錄附禪興撰行狀

佛慈無極志玄 日本順德天皇四世裔 一二八二生

元至正十九年卒年七十八常光詔錄附錄

龍翔集慶寺笑隱大訢 南昌陳氏 一二八四生

元至正四年卒年六十一五燈續略四無年歲今據語錄附虞集撰道行記黃溍撰塔銘

壽堂覺慶 四明毛氏

元至正中卒補續僧傳二十

蘇州師子林天如惟則 廬陵譚氏

元至正十四年後卒續燈存稿八

杭州靈隱竹泉法林 台州寧海黃氏 補續僧傳作法琳 一二八四生

元至正十五年卒年七十二增集續傳燈錄四

婺州伏龍山千巖元長 越蕭山董氏 一二八四生

元至正十七年卒年七十四增集續傳燈錄無年歲今據語錄附宋濂撰塔銘及補續僧傳十三

靈岩寺息庵義讓 貞定李氏 一二八四生

元順帝至元六年卒年五十七五燈續略一無年歲今據即元撰道行碑泰山志十八

建寧高仰山古梅正友 貴溪丁氏 南宋元明僧寶傳作于氏 一二八五生

元至正十二年卒年六十八五燈續略六無年歲今據續燈存稿八

無夢曇噩 慈溪王氏 一二八五生

明洪武六年卒年八十九繼燈錄於洪武二年後即敘師卒南宋元明僧寶傳作洪

武四年卒今據宋濂撰
碑銘宋學士集三三

我菴本無 台州黃岩陳氏　一二八六生

元至正三年卒年五十八續佛祖統紀一

天台薦福寺善繼 諸暨冀氏　一二八六生

元至正十七年卒年七十二宋濂撰塔銘宋學士集二十

蘇州定慧大方因 天台人

元至正十八年戊戌卒增集續傳燈錄作至正壬戌卒及續燈正統二四　一二八六生

至正無壬戌今據山菴雜錄上

松江南禪寶洲覺岸 烏程吳氏

元至正十五年乙未卒年七十生年據松江府志六三至正十五年刊行稽古略時似尚未卒

寶林桐江紹大 嚴州桐江吳氏　一二八六生

元至正十九年卒年七十四補續僧傳採宋濂撰碑銘刪去卒年今據宋學士集六九

天龍無用守貴 浦江甄氏　五　一二八六生

燈續略作張氏

元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卒年七十六宋學士集六一宋濂撰塔銘作年七十二但又云至治癸亥師年十八泰定乙丑師年二十則至正辛丑當年七十六

齊賢子思 奉化陳氏

元至正二十一年卒續佛祖統紀二　一二八八生

靈巖了菴清欲 臨海朱氏

元至正二十三年癸卯卒年七十六續燈正統作至正二十七年卒續燈存稿作至正二十八年卒均七十歲五燈全書作至正丁未卒年七十三今據語錄附宋濂撰行道記　一二八九生

雪崖端 黃巖人

明洪武四年卒年八十三山菴雜錄下　一二八九生

阿育王山大千慧照 永嘉麻氏　一二八九生

明洪武六年卒年八十五淨慈寺志十於至正十五年乙未下即敘師卒今據宋濂撰石墳碑宋學士集二六

錢唐眞如松壑正壽 烏程徐氏　一二九〇生

元至正二年卒年五十三金華集四二黃溍撰塔銘作壽若干今據續佛祖統紀下

徑山竺遠正源 南康歐陽氏　一二九〇生

元至正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二繼燈錄作至元十二年卒增集續傳燈錄作至正十四年後三年卒年七十一補續僧傳又作年七十三今據宋濂撰塔銘宋學士集六一

華嚴希古尚 檇李浦氏　一二九〇生

元至正二十二年卒年七十三貝瓊撰塔銘清江集十一

永源寂室元光 日本作州藤氏　一二九〇生

元至正二十七年卒年七十八語錄附文守撰行狀

華嚴別峯大同 上虞王氏　一二九〇生

明洪武三年卒年八十一宗統編年及三續疑年錄均作洪武二年卒蓋二年冬得疾而卒於三年三月也又明僧傳作年八十二今據宋濂撰塔銘宋學士集五八

明州雪竇石室祖瑛 吳江陳氏　一二九一生

元至正二十三年卒年五十三補續僧傳作祖英無年歲今據續燈存稿五

上天竺東溟慧曰 天台赤城賈氏 一二九一生

明洪武十二年卒年八十九 宋濂撰碑銘上天竺寺志四作洪武十年卒今據宋學士集六十

日本建長寺竺僊梵僊 象山徐氏 一二九二生

元至正八年卒年五十七 語錄附清欲撰行道記危素撰塔銘

天童雪窗悟光 蜀新都楊氏 一二九二生

元至正十七年卒年六十六 危素撰塔銘天童寺志七

杭州演福寺必才 台州臨海屈氏 一二九二生

元至正十九年卒年六十八 明僧傳採宋濂撰行業碑劇法卒年今據宋學士集五七

天台無盡祖鐙 四明王氏 一二九二生

明洪武二年卒年七十八 宋濂撰行業碑宋學士集五

龍池一源永寧 淮東通州朱氏 一二九二生

明洪武二年卒年七十八 吳都法乘五引宋濂撰碑銘作洪武三年卒今據宋學士集三二

姑蘇華山環庵道在 京口人 一二九三生

明洪武二年年七十七 克新撰天池寂鑑禪院記吳都文粹續集三三

安吉州道場孤峯明德 昌國朱氏 一二九四生

明洪武五年卒年七十九 皇明名僧輯略及宋濂撰塔銘淨慈寺志十九

徹翁義亨 日本雲州源氏 一二九五生

明洪武二年卒年七十五 語錄附禪興撰行狀

日本建長寺古先印原 相州藤氏 一二九五生

明洪武七年卒年八十 宋濂撰道行碑宋學士集四十

釋氏疑年錄卷九

嘉興本覺楚石梵琦　明州象山朱氏　西紀一二九六生

明洪武三年庚戌卒年七十五　高僧摘要作洪武二年卒佛祖綱目續燈存稿續指月錄作洪武辛亥卒今據語錄附至仁撰行狀及宋濂撰塔銘並見宋學士集五

明州雪竇無印大證　鄱陽史氏　一二九七生

元至正二十一年卒年六十五　續傳燈錄三六

杭州淨慈懶庵廷俊　饒州樂平董氏　一二九九生

明洪武元年卒年七十　增集續傳燈錄五

徑山復原福報　臨海方氏

明洪武中卒年八十四　補續僧傳十四

西安烏石山傑峯世愚　衢州西安余氏　一三〇一生

明洪武三年卒年七十　宋濂撰塔碑宋學士集五五

枯木榮　鄞人　一三〇一生

明洪武六年卒年七十三　山菴雜錄下

天岩普曜　嘉禾雲泉陸氏

元至正二十年後卒年六十　續佛祖統紀二

演福寺瞽庵顯示　台州寧海盧氏　淨慈寺志作金氏蓋師之母姓也　一三〇三生

明洪武四年卒年六十九　宋濂撰道行碑宋學士集五七

蘭室德馨　義烏方氏　一三〇三生

明洪武五年卒年七十　補續僧傳採蘇伯衡撰塔銘刪去年歲今據蘇平仲集十一　一三〇三生

杭州海門天眞惟則　吳興費氏

明洪武六年癸丑卒年七十一　五燈嚴統敍師卒於洪武初無年歲佛祖綱目續燈存稿作洪武癸酉卒癸酉洪武二十六年今據續燈正統二五又影印續藏本五燈全書五一有脫葉遂以無見先覩傳後半接天眞惟則傳前半作元順帝元統甲戌卒年七十

蘇州鄧尉山萬峯時蔚　溫州樂清金氏　一三〇三生

明洪武十四年卒年七十九　補續僧傳十五及沈貫撰塔銘陳亢宗撰傳吳都法乘五

處州福林院白雲智度　麗水吳氏　一三〇四生

明洪武三年卒年六十七　補續僧傳採宋濂撰塔銘刪去卒年今據宋學士集二十

天界善世寺覺原慧曇　天台楊氏　一三〇四生

明洪武四年卒年六十八　浙江通志引獻徵錄作洪武三年卒宋學士集載宋濂撰塔銘作壽若干今據增集續傳燈錄五

育王約之崇裕　毗陵陳氏　一三〇四生

明洪武十一年年七十五　宋濂撰生塔碑宋學士集四四

靜菴元鎮　上海楊氏　一三〇六生

明洪武元年卒年六十三　續佛祖統紀二

嘉興廣德東海德湧　廣東馮氏

明洪武元年卒　增集續傳燈錄五

華嚴古庭善學　吳馬氏　一三〇七生

明洪武三年卒年六十四 宋濂撰塔銘宋學士集五七 臨海李氏 一三〇七生

淨慈無盲可授 臨海李氏

明洪武八年卒年六十九 宋濂撰碑銘宋學士集五三

壁峯寶金 乾州永壽石氏 一三〇八生

明洪武五年卒年六十五 皇明名僧輯略於洪武二年後即敘師卒今據宋濂撰塔銘宋學士集十五

淨慈逆川智順 瑞安陳氏

明洪武六年卒 南宋元明僧寶傳作洪武十三年卒今據宋濂撰塔銘宋學士集十九

方舟友奎 會稽朱氏 一三〇九生

明洪武七年卒年六十六 續佛祖統紀二

日章祖禪 常熟張氏 一三〇九生

明洪武十二年卒年七十一 續佛祖統紀二

蘇州萬壽行中至仁 番陽吳氏 一三〇九生

明洪武十五年卒年七十四 增集續傳燈錄四

天台空室怒中無慍 臨海陳氏 一三〇九生

明洪武十九年卒年七十八 五燈續略於洪武七年後即敘師卒今據語錄附烏斯道撰行業記

杭州淨慈仲邠克岐 臨海徐氏 一三〇九生

明洪武二十四年卒年八十三 增集續傳燈錄五 一三一〇生

明洪武元年卒年五十九 宋濂撰塔銘宋學士集四七

徑山愚菴智及 蘇州吳縣顧氏 一三一一生

明洪武十一年卒年六十八 五燈續略無年歲今據語錄附宋濂撰塔銘

智覺普明妙葩 日本甲州平氏 一三一一生

明洪武二十一年卒年七十八 語錄附行業實錄

淨慈德隱普仁 蘭溪趙氏 一三一二生

明洪武八年乙卯卒年六十四 續燈正統作至正甲辰後卒續燈存稿作洪武甲寅卒補續僧傳採宋濂撰塔銘刪去卒年今據宋學士集四七

靈隱樸隱元瀞 會稽倪氏 新續僧傳作原瀞 一三一二生

明洪武十一年卒年六十七 五燈續略於洪武九年後即敘師卒今據宋濂撰塔

銘宋學士集五九徐一夔撰天境禪師哀頌序始豐稿十二

寧波天童木菴司聰 臨海謝氏 一三一二生

明洪武十四年卒年七十 增集續傳燈錄六 演陽李氏 一三一四生

雲南崇寶山正覺寺悅顏

明洪武二十年卒年七十四 新續僧傳五十

印海子實 嘉興奧溪仲氏 一三一四生

明洪武二十四年卒年七十八 續佛祖統紀二

竺隱弘道 姑蘇吳江沈氏 一三一五生

明洪武二十五年卒年七十八 續佛祖統紀二 及姚廣孝撰塔銘吳都文粹六

眞定龍興寺妙峯福勝 唐元史氏 一三一六生

元至正十二年卒年三十七答失蠻撰碑銘常山貞石志二四

獨菴自朋臨海郭氏 一三一六生

明洪武三年卒年五十五續佛祖統紀二

台州鴻福牧隱文謙福州長樂方氏 一三一六生

明洪武五年卒年五十七增集續傳燈錄五

杭州靈隱寺輔良蘇州吳縣范氏 增集 一三一七生續傳燈錄五作原良

明洪武四年卒年五十五繼燈錄無年歲今據宋濂撰塔碑宋學士集十三

靈隱清遠懷渭南昌魏氏 一三一七生

明洪武八年卒年五十九補續僧傳十五及宋濂撰塔碑宋學士集五七

婺州華山明叟昌金華浦江人

明洪武九年卒續燈存稿九

寶頂曉山元亮河南信陽蕭氏

明洪武十三年庚申卒補續僧傳作庚辰卒庚辰建文二年今據續燈正統四一

杭州徑山象原仁淑臨海陳氏

明洪武十三年卒增集續傳燈錄五

金陵鍾山寺班的荅巾印度人

明洪武十四年卒新續僧傳十八及智光撰誌銘金陵梵刹志三七

蘇州萬壽堂中景巖檇李姚氏

明洪武十五年卒增集續傳燈錄五

湖州道場竺芳慕聯四明定海人

明洪武十七年卒增集續傳燈錄六

杭州靈隱性原慧明黃巖項氏續指月錄作慧朗續金山志十八以慧明慧朗爲二人而云

慧明行事不見 一三一八生

明洪武十九年卒年六十九補續僧傳卒年不明今據增集續傳燈錄四及心泰撰塔銘靈隱寺志六

唯菴德然華亭張氏

明洪武二十一年卒補續僧傳二五

杭州徑山大宗法興黃巖陳氏

明洪武二十一年卒增集續傳燈錄六

南京天界寺全室宗泐臨海周氏 一三一八生

明洪武二十四年辛未卒年七十四續燈正統作洪武庚子卒洪武無庚子續燈存稿作延祐戊午生年七十四又作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卒不相應今據全室外集附宋濂撰塔銘

寶峯良秀日本京城藤氏 一三一八生

明永樂三年卒年八十八語錄附良圓撰行狀

靈隱見心來復豫章豐城王氏 一三一九生

明洪武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三補續僧傳二五無年歲今據列朝詩集閏一

杭州淨慈愚溪弘智蘇州吳江人

明洪武二十四年卒增集續傳燈錄五

懶翁惠勤高麗寧海府牙氏 一三二〇生

明洪武九年卒年五十七東國僧尼錄

大璞如玘餘姚張氏　一三二〇生

明洪武十八年卒年六十六續佛祖統紀二

通幻寂靈洛陽人　一三二二生

明洪武二十四年卒年七十漫錄附月坡撰行實

杭州集慶寺原璞士璋海寧王氏　一三二三生

明洪武元年卒年四十六補續僧傳作洪武初卒宗統編年作洪武二年卒今據宋濂撰碑銘宋學士集五二

無文元選日本後醍醐帝子　一三二三生

明洪武二十三年卒年六十八語錄附行狀

大通愚中周及日本濃州藤氏　一三二三生

明永樂七年卒年八十七語錄附禪慶撰年譜

杭州靈隱無文本褧定海謝氏　武林掌故本靈隱寺志作本聚　一三二五生

明建文元年卒年七十五續燈存稿七及心泰撰塔銘靈隱寺志六

荊山良玉錢塘葛氏　一三二六生

明洪武二十七年卒年六十九續佛祖統紀二

武昌九峯無念勝學應山陳氏　一三二六生

明永樂四年卒年八十一續燈正統作永樂二年卒年八十五燈續略又作永樂三年卒今據補續僧傳十五

建陽虎井庵古朴德智甌寧吉陽人　一三二六生

明宣德元年卒年一百一建州弘釋錄下

大天界寺白庵力金吳郡姚氏　增集續傳燈錄五作萬金　一三二七生

明洪武六年卒年四十七續燈錄於洪武五年下即敘卒補續僧傳採宋濂撰行業碑又刪去卒年今據宋學士集二九

鹽山拔隊得勝日本相州藤氏　一三二七生

明洪武二十年卒年六十一語錄附明道撰行錄

杭州徑山岱宗心泰上虞孫氏　一三二七生

明永樂十三年卒年八十九增集續傳燈錄五

應天靈谷天淵淸濬黃巖李氏　一三二八生

明洪武二十五年卒年六十五增集續傳燈錄五

常光空谷明應日本江州平氏　一三二八生

明永樂五年卒年八十語錄附澄彧撰行實

洛京相國一言道顯鳳門人　一三二九生

明永樂十一年卒年八十五續燈正統十五

德祥止菴仁和鍾氏　一三三〇生

明洪武二十五年壬申卒年六十三淨慈寺志九云生至順元年庚午卒洪武二十五年甲戌今改

活石永英　一三三一生

明洪武十七年卒年五十五仙巖山志五引舊志云生至順辛未卒洪武甲子年五十五不相應必有一誤

止堂大山臨海陳氏　一三三一生

明建文四年卒年七十二 續佛祖統紀二及上天竺寺志四

應天靈谷圓極居頂 黃巖陳氏

明永樂二年卒 增集續傳 燈錄六

雞鳴寺別峯長在 江陰陳氏

明永樂二年卒 金山志五

靈隱可純 象山胥氏

明永樂四年卒 靈隱寺志三

無極法天 大理楊氏 法天號無極 新續僧傳作無極號法天 一三三三生

明永樂四年卒年七十四 朝天集附楊仲簡撰行實

遷菴大佑 吳縣吳氏 姑蘇志作大祐 一三三四生

明永樂五年卒年七十四 續佛祖統紀二及姚廣孝撰塔銘吳都法乘六

溫州護龍大初啟原 日本張氏 五燈全書作源氏

明永樂五年卒 宗統編年作永樂六年卒今據補續僧傳二五

杭州龍井寺普智 浙江臨平褚氏

明永樂六年卒 明僧傳三

蘇州虎丘性海善法 吳縣徐墅顧氏

明永樂七年卒 增集續傳 燈錄五

寶曇示應 木瓦氏 一三三五生

明洪武二十六年卒年五十九 補續僧傳二五 北京慶壽獨庵道衍 蘇州長洲姚氏 賜俗名廣孝 一三三五生

明永樂十六年卒年八十四 列朝詩集閏一道衍傳作永樂六年卒 傳治傳則作永樂十六年卒今據增集續傳燈錄五及明史一四五

嵩山少室凝然了改 嵩陽金店任氏 一三三五生

明永樂十九年辛丑卒年八十七 續指月錄作永樂庚子卒今據五燈續略一又宗統編年作永樂十一年卒與此大異

絕海中津 日本土佐州藤原氏 一三三六生

明建文三年卒年六十六 語錄附妙祈撰年譜

杭州靈隱空叟忻悟 吳縣錢氏 一三三七生

明洪武二十四年卒年五十五 靈隱寺志六載心泰撰塔銘頗有誤字如云師生至正丁丑至正無丁丑應作後至元丁丑又云世壽五十四與臨終偈語不合今據續燈存稿六

白猷妙智 浙東楊氏 一三三七生

明永樂六年卒年七十二 補續僧傳二五

松江上海安國寺紹宗 上海陳氏 一三三八生

明洪武三十年卒年六十 明僧傳無年歲今據續佛祖統紀下

應天碧峯無作慎行 臨海毛氏

明永樂十二年卒 增集續傳 燈錄五

常州天寧雪心明顯 橋李陳氏

明永樂十三年卒 增集續傳 燈錄五

松江興聖寺道安 華亭朱氏 一三四〇生

明永樂十四年卒年七十七 松江志作永樂十五年卒今據補續僧傳二五

景德無已道聖 日本播州大江氏 一三四一生

明洪武二十四年卒年五十一 明應撰贊常光語錄下 一三四四生

松江興聖寺原眞 上海朱氏 圖書集成僧傳六五引作米氏 一三四四生

明洪武十八年卒年四十二 明僧傳三 一三四五生

杭州徑山南石文琇 崑山李氏 一三四五生

明永樂十六年卒年七十四 繼燈錄於永樂七年後云越四載卒今據增集續傳燈錄五 一三四五生

石屋眞梁 日本薩州藤原氏 一三四五生

明永樂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九 道印撰傳月坡語錄四 一三四六生

杭州淨慈祖芳道聯 四明鄞縣陸氏 五燈全書五七作祖芳道 一三四六生

明永樂七年卒年六十四 續燈正統十五及胡濙撰塔銘淨慈寺志十二 一三四六生

損菴能義 四明象山高氏 一三四六生

明永樂十三年卒年七十 補續僧傳五 一三四六生

南洲溥洽 會稽山陰陸氏 一三四六生

明宣德元年卒年八十一 鄭曉今言作年八十二今據補續僧傳二五及楊士奇撰塔銘東里集二五 一三四七生

徑山杲菴普莊 台州仙居袁氏 一三四七生

明永樂元年癸未卒年五十七 繼燈錄於洪武二十六年後即敘師卒今據語錄附塔銘但云元至正七年丙戌生誤七年是丁亥非丙戌也又云年十二求出家明年己亥薙髮受具則生年當是丁亥然又云卒年五十八何也今改 一三四七生

普濟善救 日本賀州藤氏 一三四七生

明永樂六年卒年六十二 語錄附淨智撰行記 一三四七生

不見明見 日本雲州源氏 一三四七生

明永樂八年卒年六十四 道印撰傳月坡語錄四 一三五〇生

華嚴寺佛妙 昆明人 一三五〇生

明宣德四年卒年八十 續燈存稿十二及胡濙撰華嚴寺碑金陵梵刹志三二 一三五一生

退翁一如 上虞孫氏 一三五二生

明洪熙元年卒年七十四 補續僧傳四及楊士奇撰塔銘東里集二五 一三五二生

南京天界寺雪軒道成 雲州趙氏 一三五二生

明宣德七年壬子卒年八十一 補續僧傳作宣德辛亥卒無年歲今據五燈續略一但云宣德三年師年七十六則宣德七年實八十也 一三五二生

南京靈谷寺非幻道永 信安吳氏 一三五三生

明永樂十八年卒 補續僧傳十五 五燈續略四 一三五五生

建昌西竺本來 撫州崇仁裴氏 一三五五生

明永樂二十年卒年六十八 補續僧傳十五 一三五五生

南京靈谷寺潔菴正映 金谿洪氏 一三五五生

明正統四年卒 續燈正統十六作宣德改元卒今據新續僧傳五二 一三五五生

南京靈谷寺舜都宗 一三五五生

明宣德元年卒 五燈全書六一 一三五五生

成都大隨無初德始 日本信州神氏 一三五五生

明宣德四年己酉卒 續燈正統作宣德戊申卒今據補續僧傳十五
汝州風穴古潭本深 山西絳州張氏
明宣德五年卒 續燈正統三七
驚峯雪軒道成 薊北雲州人
明宣德六年卒 李震撰誌銘金陵梵刹志十六
西天無隱智光 山東武定王氏
明宣德十年卒 補續僧傳一及楊榮撰誌銘金陵梵刹志三二
棲巖慧進 靈石宋氏
明正統元年卒年八十二 補續僧傳四及賢首傳燈錄上
杭州東明海舟普慈 常熟錢氏

明景泰元年卒年九十六 續燈正統二七 拔普慈與永慈統系燈錄願有聚訟五燈續略繼燈錄五燈嚴統佛祖正傳等以普慈爲東明昆嗣續指月錄指黑豆集以普慈永慈皆東明嗣續燈存稿續燈正統五燈全書以二人分載萬峯蔚東明昆下今表如後
萬峯時蔚 寶藏普持一東明慧昆一海舟永慈 海舟普慈
崇安東林寺祖庭 江西揭氏
明正統七年卒年八十五 建州弘釋錄下
丹山崇福寺永隆 姑蘇施氏
明洪武二十五年卒年三十三 補續僧傳二十及姚廣孝撰誌銘金陵梵刹志

杭州普明立中成 錢塘孫氏

明正統八年癸亥卒年八十三 續燈存稿作正統癸酉卒正統無癸酉今據續燈正統十六
鳳凰山聖果寺子敬 海昌陵氏
明天順元年卒年九十三 新續僧傳五二及聖果寺志
獨芳洪蓮 太原吳氏
明景泰七年卒年九十一 補續僧傳五
金山文海道潤 常熟人
明正統元年卒年六十九 續金山志十九
東白曉菴善啟 長洲楊氏
明正統八年卒年七十五 明僧傳無年歲今據補續僧傳二五及錢溥撰塔銘文章

辨體彙選七三五原文作正統八年卒距洪武三年世壽七十五應作洪武二年
覺菴宗妙 錢塘趙氏
明正統八年卒年七十五 王直撰塔銘淨慈寺志十二云正統癸亥卒洪武己酉生年七十四今改
當陽玉泉山廣鎮
明成化十七年卒年百十三 新續僧傳五三
日庵曇旭 安固林氏
明正統二年卒年六十七 黃淮撰塔銘仙巖山志五
杭州東明盧白慧昆 溯廣王氏
明正統六年辛酉卒年七十 五燈續略繼燈錄均作宣德辛酉卒宣德無辛酉今

杭州淨慈照菴宗靜 郡高氏 一三七三生

明正統十三年戊辰卒年七十六續燈存稿八於丁卯下即敘師卒今據王英撰塔銘淨慈寺志十二

杭州性天如皎 鄞周氏 一三七四生

明正統八年卒年七十 補續僧傳十五採倪謙撰塔銘刪去卒年今據倪文僖集三二碑云洪武壬申得度時年二十實十九也

杭州淨慈鶴庵師頤 構李朱氏 一三七六生

明宣德七年卒年五十七續指月錄七作李氏無年歲今據楊復撰塔銘淨慈寺志十二

杭州徑山月江宗淨 金華倪氏 四庫提要地理類存目六有宗淨撰徑山集云宗淨始末未詳即此人 一三七六生

明正統七年壬戌卒年六十七續指月錄續燈存稿均作元統壬戌卒元統無壬戌五燈全書作元統甲戌續燈正統作正統壬戌一字之差相去百一十餘年全書與正統以宗淨爲雙林開嗣存稿與續指月錄以宗淨爲靈隱開嗣而雙林開下復出一宗淨名號族姓完全相同恐誤今從續燈正統十五

桑渴巴辣 中天竺人 一三七七生

明正統十一年卒年七十 補續僧傳一

焦山覺初祖心 武昌江夏王氏 一三七七生

明天順五年卒年八十五 焦山志十五書焦山法系後

竹居正猷 日本薩州長氏 一三八〇生

明天順五年卒年八十二 道印撰傳月坡語錄四

河南嵩山俱空契斌 晉亳邑王氏 一三八三生

明景泰三年卒年七十 續指月錄無年歲宗統編年作正統九年卒年八十七今據續燈正統三七

杭州智淨

明景泰六年卒 補續僧傳二五

南京牛頭古心寶 楚湘郭氏

明景泰七年卒 經石滴乳集二

天泉雨菴祖淵 盧陵楊氏 一三八九生

明正統十四年卒年六十一 補續僧傳十八天童寺志三

湖州碧巖空谷景隆 姑蘇洞庭龍山陳氏 一三九二生

明正統八年年五十二 續燈正統二七

西京小菴行密

明天順二年卒 續燈正統十五

金陵東山海舟永慈 成都余氏 一三九三生

明天順五年辛巳卒年六十九 錦江禪燈九作洪武甲戌生續燈正統六作成化丙戌卒年七十三五燈全書五九作成化丙戌卒年七十二宗統編年作天順六年卒今據南宋元明僧寶傳十二

普照寺雲公滿空 高麗人

明天順七年卒 黎山志十四引洪因撰塔碑

靈隱性天宗杲 一三九五生

明景泰二年卒年五十七 徑石滴乳集二

水心月江覺靜 姑蘇沈氏 續指月錄作覺淨 一四〇一生

明成化十五年卒年七十九 續燈存稿九

鳳頭道孚 江浦劉氏 一四〇二生

明景泰七年卒年五十五 補續僧傳五

蘊空祖能 三河孫氏 一四〇二生

明成化二年卒年六十五 盤山志二集年歲但云永樂壬午生壬午永樂前一年也

金山甘霖弘霈

明成化三年卒 金山志五

器之爲璠 日本隅州藤氏 一四〇四生

明成化四年卒年六十五 道印撰傳月坡語錄四

南京寶峯明瑄 吳江范氏 續指月錄作智暄

明成化八年壬辰卒 續燈正統作成化辛卯卒宗統編年作成化十四年卒今據五燈續略無年歲

七

舒州投子楚山紹琦 蜀唐安雷氏 指黑豆集談作安唐 一四〇四生

明成化九年卒年七十五 燈續略無年歲今據續燈存稿九

南京香嚴古溪覺澄 山後蘇州人 五燈續略作高陽張氏

明成化九年卒 補續僧傳十五及金陵梵剎志三四撰誌略

太平八峯山寶月潭

明成化閒卒 徑石滴乳集二

杭州天俱毒峯季善 鳳陽吳氏 續指月錄十二作本善

明成化十八年卒 補續僧傳十六

雪江宗深 日本攝州源氏 一四〇八生

明成化二十二年卒年七十九 語錄附行狀

寶峯德聚 玉田趙氏 一四一四生

明成化八年年五十九 柯潛撰行實碑盤山志二

南京太岡夷峯寧 杭州錢氏

明弘治四年卒 徑石滴乳集二

古庭善堅 濱城丁氏

明弘治六年卒年八十餘 補續僧傳十五無年歲今據新續僧傳十九

一州正伊 日本防州藤原氏 一四一六生

明成化二十三年卒年七十二 道印撰傳月坡語錄四

大與心宗悟溪宗頓 日本尾州人 一四一六生

明弘治十三年卒年八十五 虎穴錄附宗柱撰行狀

西源特芳禪傑 日本尾州人 一四一九生

明正德元年卒年八十八 語錄附傳

西京定國寺無方可從 洛陽許氏 一四二〇生

明成化十九年卒年六十四 宗統編年作成化九年卒續燈存稿作成化十年卒

續燈正統作成化十八年卒今據五燈續略一 一四一三生

古洲智源仁和袁氏 一四一三生

明弘治九年年七十四 朱鑑撰壽塔銘淨慈寺志十二

景川宗隆日本伊陽平氏 一四一五生

明弘治十三年卒年七十六 語錄附宗休撰行狀

大巍淨倫昆明康氏 一四二七生

明弘治五年年六十六 大巍竹室集自述行腳

東陽英朝日本濮州土岐氏 一四二八生

明弘治十七年卒年七十七 少林無孔笛附傳

邵武君峯大闡慧通建寧邵氏 一四三一生

法琳洞祖遇 一四四五生

明弘治十四年卒年七十一 五燈續略七

明成化二十年卒年四十 補續僧傳二十

三河寶鑑無聞明聰 一四五〇生

明正德七年卒年六十三 徑石滴乳集三 按宗統編年無聞聰嗣天奇瑞嘉靖二十二年卒此嗣南竺楫

杭州天目寶芳進

明正德十四年卒 徑石滴乳集三

齊安白雲寶明鑑蜀人

明嘉靖二年卒 徑石滴乳集三

嵩山少室月舟文載蔚州廣寧王氏 一四五二生

明嘉靖三年年七十三 宗統編年作正德十年卒續指月錄作嘉靖三年卒續燈存稿作嘉靖三年師年七十一均未著卒年今據五燈續略一

杭州覺圓寺佛供四明人 又作佛洪 一四五二生

明嘉靖七年卒年七十七 仁和縣志十

普濟菴寶藏自成德州劉氏 一四七二生

明嘉靖三十九年卒年八十九 德清撰塔銘憨山集二九

月潭楊氏 一四七四生

明萬曆十四年卒年百十三 補續僧傳二六及王世貞撰塔銘弇州續稿一百十

廣德寺大雲襄陽人

明嘉靖中卒 補續僧傳二十

燕都眞鑒京城大軍倉林氏 一四七五生

明嘉靖二十年卒年六十七 蔡羽撰塔碑明文海四六七

隨州七尖峯大休宗隆青州益都賈氏 五燈續略作大體

明嘉靖二十一年卒 續指月錄十五

隨州龍泉寺無聞明聰邵武光澤奚氏 禪燈世譜作正聰

明嘉靖二十二年卒 宗統編年二九嗣天奇瑞

長沙柏林寺明星長沙人

明隆慶二年後卒年九十餘 新續僧傳三九

雙徑萬松憲林仁和沈氏 一四八二生

明嘉靖三十六年卒年七十六補續僧傳五及方九敘撰塔碑慧因寺志入

西林永寧六合郭氏　一四八三生

明嘉靖四十四年卒年八十三德清撰傳慧山集三十

香林圓興京口丁氏　一四八四生

明萬曆元年卒年九十補續僧傳二六

順德內丘金山德寶山東陽津劉氏　一四八六生

明隆慶四年卒年八十五續指月錄十七

鄧陵顯慶曙巷悟寶

明嘉靖三十五年卒續燈正統三七

嘉興天寧法舟道濟楊李張氏　一四八七生

明嘉靖三十九年庚申卒年七十四南宋元明僧寶傳作嘉靖庚戌卒今據補續僧傳十六及方澤撰行狀附法舟到語後

甌寧斗峯山天貺道覺建安張氏　一四九〇生

明隆慶二年卒年七十九建州弘釋錄下

嘉興無趣如空秀水施氏　一四九一生

明萬曆八年卒年九十五燈續略無年歲今據續燈存稿十及語錄附性塵撰行狀

白雲滿起安州牛氏

明嘉靖四十一年卒補續僧傳二六

湖州玉芝庵月泉法聚嘉禾富氏　一四九二生

明嘉靖四十二年癸亥卒年七十二續燈存稿續燈正統均云生弘治壬子卒嘉靖癸丑年七十二不相應今據補續僧傳二六及蔡汝楠撰塔銘草干山志十二

鷄足山圓信巷大機性玄賓川趙氏　一四九二生

明嘉靖四十二年卒年七十二鷄足山志六

靈山青龍巷性空山東草丘展氏　一四九七生

明嘉靖三十六年卒年六十一羅洪先撰塔銘廬山紀事二

北直羊山秀峯庵明龍淮南宿遷姚氏

明萬曆元年卒明僧傳四

眞安礀溪寺孤舟

明萬曆初卒錦江禪燈二十

南泉慧定路安鄒氏　一四九九生

明萬曆二年卒年七十六補續僧傳十八

古燈常慧　一四九九生

明萬曆六年卒年八十盤山志二

別傳慧宗湖廣雲夢汪氏　一四九九生

明萬曆七年卒年八十一補續僧傳十九於隆慶三年己巳後即敘師卒今據陳以勤撰塔銘峨眉山志五

北京宗鏡小山宗書順德南和李氏　一五〇〇生

明隆慶元年丁卯卒年六十八續指月錄作嘉靖丙寅卒今據五燈續略一

嘉興胥山雲谷法會嘉善嚴氏　一五〇〇生

明萬曆七年卒年八十宗統編年作萬曆二年卒續燈存稿作年七十憨山集載德清

撰傳法璽語錄載正印撰重修塔記均作萬曆三年卒年七十五今據袁黃撰行狀攝山志三

寶燈性然東阿楊氏　一五〇〇生

明萬曆二十一年卒年九十四補續僧傳二一

一江眞澧江右劉氏　一五〇一生

明隆慶六年壬申卒年七十二賢首傳燈錄上云弘治辛酉生萬曆壬申寂萬曆當作隆慶

北京徧融眞圓蜀營山鮮氏續燈正統錦江禪燈作錢氏　一五〇六生

明萬曆十二年卒年七十九錦江禪燈作年八十三今據補續僧傳五

九江廬山大安襄陽郝氏　一五〇七生

明萬曆七年卒年七十三續燈正統三十

房山上方普濟寺圓銀武清李氏新續僧傳作銀圓

明萬曆八年卒新續僧傳五四上方山志藝文類有塔記題萬曆八年撰而文則作萬曆庚申卒萬曆無庚申疑爲八年庚辰之訛然釋儒類銀禪師傳又謂崇禎開挂錫上方前後都不相應也

護國慈壽寺古風覺淳保定新城宋氏　一五一一生

明萬曆九年卒年七十一德清撰塔銘憨山集二九

陽明山萬壽秀峯寧遠鄭氏　一五一二生

明嘉靖二十九年卒年三十九湖南通志二四二

北京吉祥院明信沙河宋氏　一五一二生

明萬曆二年卒年六十三新續僧傳二十

北京笑巖月心德寶金臺吳氏　一五一二生

明萬曆九年卒年七十南宋元明僧寶傳十四作萬曆十年卒年七十一今據補續僧傳十六

大賢如榮海寧金氏　一五一二生

明萬曆九年卒年七十雲棲紀事

無絃妙琴華陽人

明萬曆九年卒錦江禪燈二十

亨渠眞澧江右劉氏

明萬曆十年卒補續僧傳十八

天目蘭風眞定餘姚陳氏

明萬曆十年卒徑石商乳集四

建昌廩山蘊空常忠建昌人　一五一四生

明萬曆十六年卒年七十五道盛撰傳附嗨噩元鏡語錄後

圓通菴東暉明曉仁和施氏　一五一四生

明萬曆十七年卒年七十六馮夢禎撰塔記西谿梵隱志四

鷄足山寂光定堂本帖雲南楊林楊氏通志作本鐵嵩明李氏　一五一七生

明隆慶四年卒年五十四李元陽撰塔銘鷄足山志補四

衛公菴普照明空薊州豐潤宋氏　一五一七生

明萬曆元年卒年五十七智朴撰行實碑見電光錄

棲霞素庵襄陽鍾氏　一五一九生

明萬曆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五補續僧傳五

宛平資福寺守心鎮端 山西路安陳氏 一五二〇生
明萬曆二十年卒年七十三 真可撰塔銘紫柏集二二 但云生嘉靖二年則年當七十
西山玄應休靜 朝鮮完山崔氏 一五二〇生
明萬曆三十二年卒年八十五 東國僧尼錄
蘇州華山麓亭祖住 丹徒楊氏 高僧摘要誤作祖仕 一五二二生
明萬曆十五年卒年六十六 補續僧傳無年歲今據明僧傳三及王世貞撰塔銘 弇州續稿百十四
東巖寺無瑕海玉 宛平人 一五二二生
明天啟三年卒年百二九華山 志六

雪菴樂靜 安縣譚氏
明萬曆十一年卒年六十餘 錦江禪燈二十
無瑕廣玉 蜀資中孟氏
明萬曆十二年卒 補續僧傳二十及邊維垣撰塔銘峨眉山志五
嵩山少室大千常潤 江西進賢黃氏 續指月錄作王氏
明萬曆十三年卒 補續僧傳十六
順德鵲山天然圓佐 順德范氏
明萬曆十三年卒 續指月錄十八
天台國清寺易菴如通 會稽杭氏 一五二三生
明萬曆二十三年卒年七十三 陸光祖撰塔銘憲因寺志八

輔慈高原昱 蓬溪人
明萬曆三十九年後卒年九十 錦江禪燈二十
大智眞融 麻城人 一五二四生
明萬曆二十年卒年六十九 普陀山志八
慈憲寺無瑕明玉 西蜀龍居劉氏 一五二四生
明萬曆二十三年卒年七十二 德清撰塔銘憨山集二九
通天明徹 同州潘氏 一五二六生
明萬曆二十九年卒年七十六 錦江禪燈二十及王在公撰塔銘峨眉山志五
雲中普興院古鏡義玄 雲中賈氏 一五二六生
明萬曆三十三年卒年八十 德清撰塔銘憨山集二六

金臺龍華寺瑞菴廣禎 金臺孫氏 一五二八生
明萬曆十七年卒年六十二 德清撰塔銘憨山集二九
建陽蘧巖庵雲陽德和 三貫萬氏 一五二八生
明萬曆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七 建州弘釋錄下
龍菴利鉄 祁門黃氏 一五二九生
明天啟二年卒年九十四 九華山志六
法源如清 上虞阮氏 一五三〇生
明萬曆十一年卒年五十四 雲棲紀事
嘉興東禪寺月亭明得 湖州烏程周氏 高僧摘要作明德 一五三一生
明萬曆十六年卒年五十八 宗統編年作十五年卒蓋示疾於冬而卒於十六年

雲棲蓮池袾宏　仁和沈氏　西紀一五三五生

明萬曆四十三年乙卯卒年八十一　續燈正統作萬曆庚辰卒年八十庚辰萬曆八年又朔塔銘記作萬曆十三年卒龍威本武林掌故本均如此夫利瑪竇萬曆九年至中國袾宏著天說尚在三十八年瑪竇既卒之後則二書之誤顯然今據德清撰塔銘憨山集二七

妙峯眞覺　崑山王氏　一五三七生

明萬曆十七年卒年五十三　馮夢禎撰塔銘天台山方外志二四

達夢圓魁　溧陽袁氏　俗名應魁　一五三七生

明萬曆二十年卒年五十六　補續僧傳二六及戴洵撰塔銘廣雁蕩山志二七

夔州白馬寺儀峯方豕　達州羅氏

明萬曆二十年後卒　五燈續略四

天台慈雲寺象先眞淸　湘潭羅氏　一五三七生

明萬曆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七　明僧傳四及袁黃撰塔銘天台山方外志二四

北京大覺寺慈舟方念　唐縣楊氏

明萬曆二十二年卒　續燈存稿十一

無窮眞法　重慶銅梁田氏　一五三七生

明萬曆三十一年卒年六十七　王在公撰塔銘　峨眉山志五

龍岡寺大方如遷　鳳翔李氏　一五三八生

明萬曆二十六年卒年六十一　德淸撰塔銘憨山集二八

春也今據陸光祖撰塔銘吳都法乘六

五臺大博菴無邊　代州崞縣曹氏

明萬曆十六年卒　補續僧傳二二及閻汝稷撰塔銘明文海四六七

南岳瑞光法祥　越嵊縣周氏　一五三二生

明萬曆三十八年卒年七十九　德淸撰塔銘憨山集二九

萬年寺藴空明照　三衢曾氏　一五三三生

明萬曆十七年卒年五十七　傳燈撰行狀天台山方外志二四

三角山勉菴如幻　莆田林氏　一五三三生

明萬曆十九年卒年五十九　補續僧傳五作萬曆中卒今據德淸撰塔銘憨山集

張家橋滿賢　江西星子錢氏　一五三四生

明萬曆二十六年卒年六十五　補續僧傳十六

天台石城守庵性專　崑山張氏　一五三四生

明萬曆三十四年卒年七十三　法華經持驗記無年歲今據傳題撰傳天台山方外志二四

卓然廣度　雲南臨安曾氏　俗名倬　一五三五生

明萬曆三十一年卒年六十九　郭子章撰像贊見滇繫雜載

按此卷海舟慈月江淨無聞聰均有二人名號相同如天皇悟故事蓋明自宣德以後隆慶以前百餘年間佛教式微已極萬曆以來宗風稍振而文獻無徵數典遂忘其祖亦勢使然也

漢王山實相善眞 南昌熊氏
明萬曆二十六年卒 補續僧傳十六

浠川華桂山能仁濟舟洪 九江桑落人
明萬曆二十九年卒 徑石滴乳集三

三藏本融 陝西鄜縣人
明萬曆三十年卒 補續僧傳二六

嘉興天寧幻也佛慧 會稽史氏 一五三八生
明崇禎元年戊辰卒年九十一 續燈正統作天啟丙寅卒今據續燈存稿十

建陽董岩一庵圓長 饒州人
明萬曆三十八年卒 補續僧傳二十

蘇州車溪無幻性沖 嘉興秀水張氏 一五四〇生
明萬曆三十九年卒年七十二 五燈續略無年歲今據佛祖宗派世譜及語錄附慧廣等撰行狀

五臺山妙峯福登 山西平陽續氏 一五四〇生
明萬曆四十年壬子卒年七十三 補續僧傳二二作萬曆庚申卒今據德清撰傳憨山集三十

武林西溪傳記 鄞水人
明萬曆四十一年卒 法華經持驗記下

三空明律 順天龔氏
明萬曆四十三年卒 補續僧傳十六

嘉興祇園古卓性虛
明萬曆四十三年卒 續指月錄十六

崇慶州明采
明萬曆四十五年卒 錦江禪燈二十

內丘智空了睿 內丘張氏 一五四〇生
明天啟四年卒年八十五 續指月錄二十

廬山千佛寺恭乾仁敬 襄陽吳氏 一五四一生
明萬曆十九年卒年五十一 德清撰塔銘憨山集二八

金陵天隆寺古心如馨 溧水楊氏 一五四一生
明萬曆四十三年卒年七十五 南山宗統二

廬山雲中寺敬堂法忠 新安歙縣曹氏 一五四一生
明萬曆四十八年卒年八十 德清撰碑銘憨山集二八

萬安福善中天正圓 惠安陳氏 一五四二生
明萬曆三十八年卒年六十九 隆琦撰中天祖香燈碑記隱元語錄十六

兀齋如慧 襄陽鍾氏 一五四三生
明萬曆十四年卒年四十四 補續僧傳五

嘉興楞嚴了然能弘 嘉興欣氏 一五四三生
明萬曆十六年卒年四十六 道開撰行狀密藏遺稿下

紫柏達觀眞可吳江沈氏 四庫提要釋家類存目誤作可眞 一五四三生

明萬曆三十一年卒年六十一 紫柏集附德清撰塔銘陸符撰傳 一五四四生

九華山無垢性蓮太平儒源王氏 一五四四生

明萬曆二十五年卒年五十四 德清撰塔銘憨山集二八 一五四五生

寶華山雪浪洪恩金陵黃氏 一五四五生

明萬曆三十六年卒年六十四 新續僧傳七無卒年德清撰中興法道傳作三十五年卒年六十三今據鄒迪光錢謙益撰塔銘寶華山志七初學集六九 一五四五生

度門寺無跡正誨當陽劉氏 一五四五生

明崇禎元年卒年八十四 王維章撰碑玉泉山寺志卷中 一五四六生

鷄足山水月用周儒全晉寧杜氏 一五四六生

明萬曆三十七年卒年六十四 傅宗龍撰道行碑記鷄足山志補四 一五四六生

廬山五乳峯憨山德清全椒蔡氏 一五四六生

明天啟三年卒年七十八 憨山集附吳應賓及錢謙益撰塔銘又觀衡撰傳顧愚語錄十二 一五四七生

清涼山竹林寺空印鎮澄宛平李氏 一五四七生

明萬曆四十五年卒年七十一 補續僧傳五無年歲今據德清撰塔銘憨山集二七 一五四七生

廣信鵝湖養菴廣心上饒鄭氏 一五四七生

明天啟七年丁卯卒年八十一 五燈續略續燈存稿續指月錄均作上饒朱氏萬曆丁卯卒萬曆無丁卯今據續燈正統三十 一五四七生

新城壽昌無明慧經撫州崇仁裴氏 一五四八生

明萬曆四十六年卒年七十一 語錄附德清撰塔銘陸符撰行業記 一五四九生

常州龍池幻有正傳潭陽李氏 一五四九生

明萬曆四十二年卒年六十六 五燈續略作呂氏無年歲今據續燈存稿十 一五五〇生

秀伜圓融黃州麻城何氏 一五五〇生

明萬曆三十八年卒年六十一 文行遠撰傳圖書集成僧傳六九 一五五一生

幻齋如念襄陽鍾氏 一五五一生

明萬曆十六年卒年三十八 補續僧傳五 一五五二生

破山洞閏法乘吳江李氏 一五五二生

明天啟三年卒年七十二 錢謙益撰塔銘初學集六八 一五五三生

寧國千頃山了然 一五五三生

清康熙十七年卒年一百二十六 江南通志一七五 一五五五生

皖城浮山朗目本智曲靖李氏 一五五五生

明萬曆三十三年卒年五十一 憨山集載德清撰傳無年歲今據吳應賓撰塔銘附浮山法句後 一五五五生

耶溪志若山陰姚氏 一五五五生

明萬曆四十五年卒年六十三 德清撰塔銘見憨山集二八無年歲今以庚寅年三十六推之新續僧傳二十作年六十四 一五五五生

黃山慈光寺普門惟安鄖縣奚氏 一五五五生

明天啟五年卒年七十餘 許鼎臣撰塔銘黃山志五 一五五五生

樵雲眞常 澄邑新安周氏 一五五六生
明崇禎十一年卒年八十三 智旭撰塔銘 靈峯宗論八
金山朝陽洞無瑕 濟南孫氏
清順治三年卒年九十餘 山東通志二百 一五五九生
吉州水心如印 南昌李氏
明萬曆四十二年卒年五十六 劉同升撰塔碑 青原山志略四 一五六〇生
廬陵環照性起 廬陵劉氏
明崇禎四年卒年七十二 劉軒撰塔碑 青原山志略四 一五六〇生
黃州興善寺一然如幻 黃州朱氏
明崇禎十六年卒年八十四 徑石滴乳集四 一五六〇生

鵬沙彌
明萬曆二十年卒年三十二 眞可撰塔銘 紫柏集二二 一五六一生
徑山化城寺濟居法鎧 江陰趙氏
明天啟元年卒年六十一 德清撰塔銘 憨山集二九 一五六一生
會稽雲門湛然圓澄 會稽夏氏
明天啟六年卒年六十六 語錄附陳懿典及陶奭齡撰塔銘 一五六一生
塘棲大善寺介山傳如 武原顧氏
明天啟四年卒年六十三 宋人中撰傳 昭慶寺志八 一五六二生
杭州昭慶寺靈源大惠 仁和邵氏
明崇禎九年卒年七十三 吳本泰撰塔銘昭慶寺志八有年歲無卒年以庚申受具 一五六四生

時年五十七推之
嵩山少室心悅慧喜 金臺滿城劉氏
明崇禎十二年卒年七十六 續燈正統三八及海寬撰傳盤山志補遺一 一五六四生
一雨通潤 西洞庭山鄭氏
明天啟四年卒年六十 錢謙益撰塔銘 初學集六九 一五六五生
湛懷欽義 金壇王氏
明天啟末年卒 列朝詩集閏三
海虞三峯梵伊弘致 海虞陶氏
明崇禎元年卒 五燈全書六九
湖州淨名菴抱樸大蓮 臨安駱氏

明崇禎二年卒 五燈續略八
虞山鶴林大寂 嘉定趙氏
明崇禎三年卒 錢謙益撰塔銘 初學集六八
法雨佛石 錢塘戴氏
明崇禎九年卒 淨土全書下
眞寂聞谷廣印 檇李嘉善周氏
明崇禎九年卒年七十一 元賢撰塔銘永覺廣錄十八 錢謙益撰塔銘初學集六八 一五六六生
吳江華嚴于槃弘鴻 毗陵蔣氏
明崇禎十二年卒 五燈全書六九
南京栖賢樂愚性潔 保定博野人

明崇禎十五年卒 觀衡撰塔銘顓愚語錄十二

無暗至明 山西介休袁氏

明崇禎十五年卒 智朴撰行實碑盤山志二

天童密雲圓悟 宜興蔣氏 一五六六生

明崇禎十五年壬午卒年七十七 高僧摘要一及天童寺志八載韋克振撰道行碑均作崇禎辛巳卒今據道忞撰行狀年譜及錢謙益撰塔銘有學集三六但云嘉靖戊寅生亦誤應作丙寅

了宗古圓 程鄉湯氏 一五六八生

明崇禎十一年卒年七十一 黎遂球撰塔銘蓮鬚閣集二四

有相如堂 南陽人 一五六八生

明永曆三年己丑卒年八十二 尹民興撰傳明文海四二一傳但言己丑寂無年號民興崇禎元年進士明史二七七附丘祖德傳唐王敗後歸家卒則此崇禎後己丑也故以永曆紀之

杭州理安寺如嵩 錢塘戴氏 一五六九生

明崇禎九年卒年六十八 戴澳撰塔銘理安寺志五

江寧古林寺性璞 吳王氏 一五六九生

清順治三年卒年七十八 新續僧傳二九

瑞光了一定源 長洲周氏 一五七一生

明萬曆四十四年卒年四十六 智旭撰傳靈峯宗論八

杭州上天竺寺萬靈 仁和邵氏 一五七一生

明崇禎五年卒年六十二 上天竺寺志四

徑山語風雪幡圓信 鄞縣朱氏 一五七一生

清順治四年卒年七十七 五燈續略無年歲續燈正統作年七十八今據續燈存稿十及譚貞默撰語風老人道行碑碑一卷二萬餘言附語錄後

靈隱無新性證 錢江鄧氏 一五七二生

明崇禎八年乙亥卒年六十四 陳繼儒撰行業記見靈隱寺誌六作乙亥卒無年號新續僧傳五七引陳記乃作康熙乙亥卒夫陳卒於崇禎十二年何能於康熙三十四年爲人撰記殊誤

蘇州三峯漢月法藏 無錫蘇氏 一五七三生

明崇禎八年卒年六十三 續指月錄無年歲今據語錄附弘儲撰年譜又黃宗羲撰塔銘南雷文案六

敍州朝陽月明聯池本郡范氏 一五七三生

明崇禎十一年卒年六十六 續燈正統十六

燕京白雲洞灌陽鑑隨 渝州嚴氏 一五七三生

明崇禎十七年卒年七十二 錦江禪燈九

杭州上天竺方誌 海陵馬氏 一五七三生

清順治七年卒年七十八 上天竺寺志四

宣城華陽山法振大鐸 宛陵人 一五七四生

明萬曆四十六年卒年四十五 德清撰塔銘憨山集二八

黃山擲鉢菴寓安廣寄 衢州開化余氏 一五七四生

明天啟元年卒年四十八 德清撰塔銘憨山集二八無年歲今據黃山志五

松陵鑒空如寧 松陵沈氏 一五七四生

明崇禎五年卒年五十九智旭撰傳靈峯宗論八　一五七四生

温州雁蕩山羅漢寺正智福寧陳氏　一五七四生

清順治四年卒年七十四新續僧傳十八誤編入洪武中　一五七五生

博山無異大鼇元來龍舒沙氏　一五七五生

明崇禎三年卒年五十六語錄附吳應賓撰塔銘劉日杲撰傳又元賢撰衣鉢塔銘永覺廣錄十八　一五七五生

常州磬山天隱圓修荆溪閔氏　一五七五生

明崇禎八年卒年六十一五燈嚴統無年歲今據續燈存稿十及通琇撰傳玉林語錄十八張玉書撰塔銘張文貞集十二　一五七五生

青原本寂眞元閩邵武鄧氏　一五七五生

明崇禎十一年卒年六十四黃端伯撰塔銘青原山志略四　一五七五生

杭州兜率一默弘成錢塘黃氏　一五七五生

明崇禎十四年卒年六十七正源略集五　一五七五生

燕京玉泉山二聖庵僧清山左杜氏　一五七五生

清順治二年卒年七十餘新續僧傳三八　一五七五生

釣天廣樂內江石氏　一五七五生

清順治三年丙戌卒年七十二錦江禪燈二十原作崇禎丙戌今改　一五七六生

嘉興興善寺南明慧廣鹽官韓氏　一五七六生

明泰昌元年卒年四十五五燈續略無年歲今據佛祖宗派世譜　一五七六生

杭州淨慈寺元津大壑錢塘薛氏　一五七六生

明天啟七年卒年五十二新續僧傳六作萬曆四年丙子本蓋誤以生年爲卒年也今據黃汝亨撰生塔銘董其昌撰塔銘淨慈寺志十二　一五七六生

嘉興營泉寺白法性琮信州上饒鄭氏　一五七六生

清順治十六年卒年八十四智旭撰八帙壽序靈峯宗論八錢謙益撰塔表有學集三六　一五七七生

武夷山東苑晦臺元鏡閩建陽馮氏　一五七七生

明崇禎三年卒年五十四語錄附黃端伯撰塔銘又道盛撰行狀覺浪語錄十二　一五七七生

本無釋禪昆明張氏　一五七七生

本智如騰福州福清劉氏　一五七七生

明崇禎五年卒年五十六嶺穎　一五七七生

清順治十年卒年七十七道霈撰傳餐香錄下　一五七八生

妙圓如會燕都譚氏　一五七八生

清順治五年卒年七十一智旭撰傳靈峯宗論八　一五七八生

鼓山湧泉寺永覺元賢建陽蔡氏　一五七八生

清順治十四年卒年八十福建通志作年八一今據語錄附林之蕃撰行業記潘晉臺撰傳又道霈撰塔誌見爲霖秉拂語錄下　一五七九生

寶慶五臺庵顯愚觀衡霸州趙氏　一五七九生

清順治三年卒年六十八賢首傳燈錄上及語錄附正印撰行狀熊文舉撰塔銘又智旭撰爪髮塔銘見靈峯宗論八　一五七九生

壽昌見如元謐建昌南城胡氏　一五七九生

清順治六年卒年七十一語錄附道璞立石文　一五七九生

鑑明寂澄長洲吳氏　一五七九生

清順治六年卒年七十一同治蘇州府志一三四　一五八〇生

壁如廣鏞台州王氏　一五八〇生

明崇禎四年卒年五十二智旭撰壁如惺谷二友合傳絕餘編二

江寧寶華山三昧寂光廣陵錢氏　一五八〇生

明弘光元年卒年六十六南山宗統三及張有譽撰塔銘寶華山志七

新伊大眞杭郡周氏　一五八〇生

清順治七年卒年七十一智旭撰傳靈峯宗論八徐繼恩撰擴誌西谿梵隱志四

青林如鑑奠官林氏　一五八〇生

清康熙五年卒年八十七道霈撰傳餐香錄下

杭州顯寧濬予弘垣姑蘇朱氏　一五八一生

明崇禎十六年卒年六十三五燈全書六九

東莞廣惠菴雲峯傳擘漳州羅氏　一五八一生

清順治十五年卒年七十八增補羅浮志卷末

庵噩大香吳洞庭武山吳氏　一五八二生

明崇禎九年卒年五十五列朝詩集閏三

忠州聚雲吹萬廣眞敘州宜賓李氏　一五八二生

明崇禎十二年卒年五十八南宋元明僧寶傳無年歲今據續燈正統十六及語錄附田華國撰塔銘

白雲圓彩昆明劉氏　一五八二生

明永曆八年卒年七十三滇釋紀二

玉光寬壽平陽拱洞人　一五八二生

清順治十八年卒年八十律宗燈譜二云生萬曆庚寅世壽未詳今據湛祐撰傳廣濟寺新志卷中

惺谷道壽溫陵何氏　一五八三生

明崇禎四年卒年四十九智旭撰壁如惺谷二友合傳絕餘編二

達源德本嘉禾董氏　一五八三生

清順治九年卒年七十智鈞撰傳略西谿梵隱志四

湖州弁山瑞白明雪桐城楊氏　一五八四生

明崇禎十四年卒年五十八五燈續略二及語錄附寂蘊等撰行狀余大成撰塔銘唐世濟撰傳　一五八五生

潭州潙山五峯如學臨潼任氏　一五八五生

明崇禎六年卒年四十九續指月錄十九無年歲今據語錄附陶汝鼐撰塔銘

廣信博山雪關智閒上饒傅氏佛祖道影作道閒　一五八五生

明崇禎十年卒年五十三續燈正統四十及語錄附曹學佺撰傳黃端伯撰塔銘

潤州焦山問石弘乘竟陵熊氏　一五八五生

清順治二年卒年六十一正源略集五

常州澄江課虛行眞常州徐氏

清順治二年卒五燈全書七一

京口夾山林皋本豫崑山陳氏
清順治三年卒續指月錄十九　一五八六生
杭州積翠唯一普潤浙海東楊氏
清順治四年卒正源略集二　一五八六生
江陰敔山退菴行重九江高安彭氏
清順治五年卒五燈全書八一　一五八六生
天台國清燬雲璣通州人
清順治五年卒五燈全書八四及張有譽撰語錄序　一五八六生
逐鹿柃淮安人
清順治五年卒五燈全書八四　一五八五生
慈谿香山寺了義隆祇稿氏
清順治五年卒五燈全書百五　一五八五生
文殊訒堂覺從廣惠與寧何氏
清順治八年卒年六十七姜宸英撰塔銘湛園藏稿四　一五八五生
博山古航道舟晉江鄭氏
明永曆九年卒年七十一元賢撰塔銘永覺廣錄十八　一五八五生
金山緇雲洪肇蜀蓬州高氏據舊志應作法肇　一五八六生
明崇禎五年卒年四十七潘一桂撰塔銘光緒金山志二十　一五八六生
寶峯三巴掌鐵眉慧麗趙州柏鄉李氏
清順治七年卒年六十五續燈正統十七　一五八六生

石林道源冀江許氏
清順治十四年卒年七十二有學集三六載錢謙益撰塔銘有歲數無卒年但云甲午孟冬卒今年師又示寂不知今年爲何年幸有學集二五有石林長老七十序云歲在乙未世壽七十則知其生萬曆丙戌卒順治丁酉也　一五八六生
公安玉泉寺海福名山吳氏
清順治十六年卒年七十四新續僧傳五六　一五八六生
影渠清沼槲李孫氏
明崇禎十四年卒年五十五智旭撰影渠道山合傳靈峯宗論八　一五八七生
建寧普明鴛湖妙用海寧鄭氏
明崇禎十五年卒年五十六五燈續略無年歲今據語錄附悟進撰行狀譚貞默撰塔銘　一五八七生
蘇州中峯蒼雪讀徹雲南趙氏
清順治十三年卒年七十錢謙益撰塔銘有學集三六滇繫藝文六載此文作吳偉業撰蓋乾隆間錢集曾被禁易名以避時忌耳然何以文中虞山一人句亦改爲婁江一人耶　一五八七生
竺璠圓淨長洲陸氏
明崇禎十二年卒年五十二錢謙益撰塔銘初學集六九　一五八八生
汰如明河南通州陳氏
明崇禎十三年卒年五十三錢謙益撰塔銘初學集六九　一五八八生
無錫華藏大樹弘證本邑朱氏
清順治三年卒年五十九正源略集五　一五八八生

蘇州瑞光頂目弘徹 金陵楠氏 一五八八生

清順治五年卒年六十一 正源略集無年歲今據五燈全書六九

潭州大潙養拙正明 蒲州常氏 五燈全書作行明

清順治六年卒 正源略集五及語錄通雲序

湖州雙髻慧刃弘鈵 武進柳氏

清順治六年卒 五燈全書六九 錫山吳氏

穹窿拈花佛音曇 錫山吳氏

清順治七年卒 五燈全書八二 休寧吳氏

蘇州海藏幻菴時 休寧吳氏

清順治八年卒 五燈全書八三

南京融凡 六合王氏

清順治八年卒 燈來撰南浙二師塔銘三山語錄六

淮安檀度嵩乳道密 泗水唐氏 一五八八生

清順治十五年卒年七十一 續燈正統四十

遵義禹門策眉徹智 蜀廣安黎氏 俗名懷智 一五八八生

清康熙十四年卒年八十八 黔詩紀略作年八十九今據錦江禪燈二十

青原笑峯大然 丹徒倪氏 或作天然誤俗名嘉慶天啟二年進士留溪外傳作崇禎辛未進士誤

小腆紀傳作皖人與方以智並稱皖江兩大師亦誤蓋與歙人益然弘濟混也 一五八九生

清順治十六年己亥卒年七十一 五燈全書百十八有生年無卒年青原山志略四載張貞生撰衣鉢塔銘云杖人入塔日先一晡遘是與覺頂蘆同年卒也又云康熙己亥卒年七十二字之訛耳今改正

武都白琬山破壁永吉 蜀綿竹吳氏 一五八九生

清順治十八年卒年七十三 如乾撰行狀敬空遺響一

紹興東山爾密明浪 會稽王氏 一五九〇生

明崇禎十五年壬午卒年五十三 五燈全書作崇禎癸未卒續燈正統作年五十二今據五燈續略二

湘鄉荊紫山無學 歙王氏 一五九一生

明崇禎十六年卒年五十三 新續僧傳五五

妙峯徹庸周理 雲南杜氏 一五九一生

明永曆元年卒年五十七 徑石滴乳集作崇禎丙子寂今據滇釋紀二

筠州洞山孤崖淨聰 楚德安李氏 一五九一生

清順治四年卒年五十七 五燈全書百十三

西鑓證果印如淨成 閩長汀楊氏 一五九一生

清順治九年卒年六十二 五燈全書百十

天台國清大庾韜 吳江趙氏 俗名庾 崇禎十六年進士

清順治九年壬辰卒 五燈全書八四作順治辛卯卒今據語錄附正志撰塔銘

指一行仁 河南光山張氏

清順治九年卒 法華經持驗紀下

泰清梵欽中

清順治十年卒 五燈全書七九

處州連雲古淵成福州長樂王氏
清順治十二年卒五燈全書七一
瑞州黃檗一菴月揚崇川涂氏
清順治十二年卒五燈全書八十
杭州佛日紫蓋衡黃州黃氏
清順治十二年卒五燈全書八四
天台瑞巖質夫殊泰州泰氏
清順治十二年卒五燈全書八四
浙江定空山陰陳氏
清順治十三年卒燈來撰南浙二師塔銘三山語錄六
臺設今鏡廣州三水李氏
清順治十三年卒海雲禪藻集二
湖州清涼東暉溪東甌梅氏
清順治十三年卒五燈全書七七
海鹽法喜破顏祖蜀達州吳氏
清順治十四年卒五燈全書七八
廬山西林古嶷志玄武進吳氏
清順治十四年卒五燈全書八四
進賢英山湖德全湖廣人
清順治十四年卒玉獻撰德全禪師紀四照皇女集十二

潤州焦山碩機弘聖荊溪巫氏
清順治十五年卒五燈全書六九
南嶽藥山商尊元衡陽王氏
清順治十五年卒五燈全書七八
天台能仁辨菴光姑蘇金氏
清順治十五年卒五燈全書八四
永嘉平天僧彥宗海寧人
清順治十五年卒五燈全書八四
南洙崇文常熟人
清順治十五年卒翁叔元書淨土約說後見念佛警策下
支硎參花菴主煦堂琪韓氏
清順治十五年卒五燈全書八五
明州白雲西師太襄陽人
清順治十五年卒續指月錄二十
碧庵慧俊遼人 一五九一生
清順治十七年卒年七十清世祖撰傳贊五燈全書三補遺
金山若冰福城四川渠縣趙氏 一五九一生
清順治十八年卒年七十一金山志略二
江寧天界覺浪道盛閩柘浦張氏 一五九二生
清順治十六年卒年六十八續燈正統四十及語錄十七劉餘謨撰塔銘攝山志

三紀映
鍾撰傳

止言今暾 番禺黎氏 一五九三生

清順治十六年卒 海雲禪藻集二

孝豐鉢山純朴汶蜀彭山瞿氏

清順治十七年卒 五燈全書七九

玉峯文衡達崑山人

清順治十七年卒 五燈全書八六

雲獅雷水石谷慧合州江氏

清順治十七年卒 五燈全書八七

京口夾山邊夫一 宜章李氏

清順治十七年卒 五燈全書八十

湖州清涼三疾淨甫紹興呂氏

清順治十七年卒 五燈全書百十一

清江普賢疎庵淨

清順治十七年卒 五燈全書百十二

無住洪如 定遠鄧氏 一五九二生

清康熙三年卒年七十三 續稗紀二

廣信博山雪礀道奉 建陽龔氏 一五九二生

清康熙九年卒年七十九 續燈正統四十

黃檗普照隆琦 福清林氏 一五九二生

清康熙十二年卒年八十二 普照國師年譜 一五九三生

毗陵性慈 潘氏 一五九三生

明萬曆四十八年卒年二十八 德清撰塔幢銘 憨山集二八

嘉興金粟石車通乘 金華朱氏 一五九三生

明崇禎十一年卒年四十六 五燈續略作米氏無年歲今據五燈嚴統二四

陽山松際通授 烏程嚴氏 一五九三生

明崇禎十五年卒年五十 五燈全書六八

湖州龍華久默大音 澗西石門姚氏 一五九三生

明崇禎十五年卒年五十 五燈全書百十三

杭州寶壽石雨明方 嘉興武塘陳氏 一五九三生

清順治五年卒年五十六 宗統編年作順治四年卒今據續燈正統三九及語錄附淨柱撰行狀

杭州徑山費隱通容 閩福清何氏 一五九三生

清順治十八年辛丑卒年六十九 續燈正統五燈全書作順治庚子卒續指月錄天童寺志作順治辛丑卒無年歲今據語錄附紀年錄又行元撰又塔銘又百癡語錄二九憨海撰行狀水鑑語錄九

寧波大梅山法幢行幟 瑞安林氏 俗名增 志崇禎元年進士 一五九三生

清康熙六年卒年七十五 留溪外傳十八載二雪和尚傳作年七十四今據五燈全書七五

蘇州報恩浮石通賢 平湖李氏 天童寺志作當湖趙氏 一五九三生

清康熙六年卒年七十五續燈正統三三

大理鷄足山擔當通荷晉寧唐氏初名普荷俗名黍字大來一五九三生

清康熙十二年卒年八十一光緒戊申李根源撰擔公事略作卒年七十六今據擔當遺詩附焉撰塔銘但云癸巳生癸亥卒年八十一亦不相應亥當作丑

江寧獨峯竹山道嚴順慶大竹沈氏一五九四生

清順治九年壬辰卒年五十九續燈正統四十傳云崇禎己巳師年三十四則順治壬辰當年五十七也一五九四生

杭州淨性紫仙淨陽鹽官戴氏一五九四生

清順治十三年卒年六十三五燈全書百十

宜興龍池萬如通微秀水張氏一五九四生

清順治十四年卒年六十四續指月錄十九無年歲今據語錄附通門撰行狀行狀撰傳

寧波雪竇石奇通雲婁東徐氏一五九四生

清康熙二年癸卯卒年七十五燈全書作康熙庚子遷元年續燈正統作順治庚子遷南廣閱三載卒是爲雍正熙二年惟息庵續外集載金之俊撰塔銘作順治辛丑卒語錄載金之俊撰塔銘及行正撰行狀則作康熙癸卯卒今從語錄

廣德崇化了悟能蜀墊江李氏一五九四生

清康熙二年卒年七十正源略集六

禪通劍叟空是楚人一五九四生

清康熙七年年七十五法門鉤玄附與嘷山顯和尚書

衡州西山邃谷淨源蒲圻丘氏一五九五生

清順治七年卒年五十六五燈全書百十四

天童林野通奇合州蔡氏一五九五生

清順治九年卒年五十八天童寺志七載道忞撰塔銘卒年不明今據語錄載道忞撰塔銘及曹勳撰行狀

清化唯岑淨曦荊州松滋張氏一五九五生

清康熙三年卒年七十黃宗羲撰塔銘南雷續文案四

寧波雪竇道嚴行恂餘姚張氏俗名廷賓一五九五生

清康熙二十一年卒年八十八邵廷采撰明遺民所知傳思復堂文集三

道山永闐武林孫氏一五九六生

明崇禎十五年卒年四十七智旭撰影渠道山合傳靈峯宗論八

衡州南華山界滋淨澤一五九六生

清順治十五年卒年六十三五燈全書百九

建州翠巖午星淨炯吉州泰和羅氏一五九六生

清順治十六年卒年六十四五燈全書百九

天童山翁木陳道忞潮陽大埔林氏一五九六生

清康熙十三年卒年七十九續指月錄十九天童寺志三

安吉州樂平淑安淨周鹽官吳氏一五九七生

清順治五年卒年五十二五燈全書百十五

夔州破山海明蜀大竹蹇氏一五九七生

清康熙五年卒年七十 圖書集成僧傳引四川總志作三二作康熙六年卒年七十一續指月錄指黑豆集作康熙丙午卒無年歲新續僧傳作年七十四今據語錄附印正撰行狀劉道開撰塔銘印樂等撰年譜 一五九七生

蕭山湘湖冷堂林華亭沈氏

清康熙七年卒年七十二 正源略集十六 一五九七生

杭州淨慈豁堂正函金陵郭氏 國朝詩別裁集作止函仁和徐氏名繼恩蓋誤以淨挺爲豁堂也淨挺見卷十二 一五九七生

清康熙九年卒年七十四 五燈全書八二無年歲今據馮溥撰塔銘淨慈寺志十二龔鼎孳撰道行碑淨慈寺志十九 一五九八生

建州華嚴元錫弘恩明宗室

清順治三年卒年四十九 五燈全書百十六 一五九八生

黃檗象崖性斑閩福清陳氏

清順治八年卒年五十四 錦江禪燈九作年五十三今據語錄附道智撰行狀陳寶鑰撰塔銘 一五九八生

無一太純建陽水東張氏

清康熙六年卒年七十 道霈撰傳餐香錄下 一五九八生

蘇州鄧尉剖石弘璧無錫鄭氏

清康熙八年卒年七十二 五燈全書六九 一五九八生

廬江治父星朗雄龍溪林氏

清康熙十二年卒年七十六 五燈全書六三 一五九八生

宜興磬山雲居行嶺臨江王氏 嶺或作嵓 一五九八生

清康熙十八年卒年八十二 正源略集四 嶺爲玉嵓長琇撰行狀十六歲

杭州安隱潭吉弘忍資州鄭氏

明崇禎十一年卒年四十 正源略集無年歲今據五燈全書六九 一五九九生

靈峯蕅益智旭吳鏞氏

清順治十二年卒年五十七 新續僧傳九作順治十年之明年卒今生年據靈峯宗論卷首自傳卒年據門人成時續傳 一五九九生

梵庵洪上普安趙氏

明永曆十三年卒年六十一 滇釋紀二 一五九九生

大理雞足山斷際庵寂定劍川張氏

明永曆十三年卒年六十一 新續僧傳五六 一五九九生

杭州愚菴三宜明盂錢塘丁氏

清康熙四年卒年六十七 續燈正統三九及語錄附道忞撰塔銘又淨挺撰行實俱亭語錄十五 一五九九生

西湖留錫虛舟行省慈谿姚氏

清康熙七年卒年七十 五燈全書七一無年歲今據語錄附塔銘及徐善撰行狀 一五九九生

嘉興古南牧雲通門常熟張氏

清康熙十年卒年七十三 續指月錄十九有卒年無歲數據嬾齋別集三載師撰靈巖戒壇法師傳云法師少余二歲法師以萬曆廿九年生則師當以萬曆廿七年生也 一五九九生

衢州明果形山宏淖安陸陳氏

清康熙十三年卒年七十六正源略集二

檗庵正志嘉魚熊氏 俗名開元天啟五年進士 一五九九生

清康熙十五年卒年七十八留溪外傳三大和尚傳無卒年陸桴亭詩鈔七有康熙戊申壽華山檗公和尚七十詩則當生於萬曆廿七年己亥黃山志二載公康熙甲寅寂然國朝詩別裁集一有吳江沈永令贈檗菴禪師詩言師簪仕吳令永令以童子受知康熙乙卯駐錫江城距作令時已閱五十寒暑據此則康熙十四年公仍在世今據宗統編年三二

蘇州金優蕃光淨琛金陵朱氏 一六〇〇生

清順治十五年卒年五十九五燈全書百十三無卒年今據佛祖道影三

長慶宗寶道獨南海陸氏 一六〇〇生

清順治十八年卒年六十二語錄附函昰撰行狀錢謙益撰塔銘

靈隱具德弘禮山陰張氏 一六〇〇生

清康熙六年卒年六十八靈隱寺志七載吳偉業撰塔銘張立廉撰塔表戒顯撰行狀均作年六十八惟梅村家藏稿五一作年六十七今從靈隱志

平越餘慶他山大錯丹徒錢氏俗名邦芑 一六〇〇生

清康熙十二年卒年七十四明季南略十六載錢邦芑祝髮記云甲午二月廿三日適爲余初度之辰而未著年若干歲大錯遺集二悉檀寺詩有六十年前古佛身蒲團小定悟前因之句是年爲己亥假定己亥六十則甲午祝髮時五十五至癸丑八月卒於邵陽旅次見黔詩紀略補卷中錢點哭開少叔詩序時當七十四然大錯集一己亥題永北阮氏世孝錄詩序云余自乙酉阻滇黔之間莫能歸不奉慈闈色笑者十五年矣是己亥時大錯猶有母也

靈巖戒雷道震梁谿楊氏 一六〇一生

明崇禎十三年卒年四十通門撰傳贊別集三

虎丘雲巖道開自扁吳門周氏 一六〇一生

清順治九年卒年五十二錢謙益撰塔銘有學集三六

杭州龍唐遠門淨柱龍溪陳氏 一六〇一生

清順治十一年卒年五十四五燈全書百九

賢宗性遇昆明李氏 一六〇一生

清康熙三年卒年六十四滇釋紀三

蘇州瑞光中興範檇李姚氏 一六〇一生

清康熙十四年卒年七十五五燈全書八二

江寧寶華山見月讀體滇南楚雄訐氏 一六〇一生

清康熙十八年卒年七十九艮齋倦稿載尤侗撰傳無卒年雲南志作讀禮康熙十五年卒今據毘尼日用切要香乳記上及一夢漫言下

五臺山阿王老藏燕京西山賈氏 一六〇一生

清康熙二十六年卒年八十七蔣弘道撰塔銘清涼山新志七

自觀照印應天江浦姚氏 一六〇二生

明崇禎十四年卒年四十智旭撰傳靈峯宗論八

虔州獅子巖中也淨慈新安程氏 一六〇二生

清順治三年卒年四十五五燈全書百十三

雲浪大全趙氏改姓薛 一六〇二生

清順治十六年卒年五十八南淨志十五

越州寶泉素端衛　一六〇二生

清康熙三年卒年六十三 正源略集七

自天慶祐 課陽李氏　一六〇二生

清康熙六年卒年六十六 尤侗撰塔誌銘西堂雜俎二集八

鄂州向上采商榮 海寧羅氏　一六〇二生

清康熙六年卒年六十六 正源略集十六

古越寶壽大鼎淨新 山陰馬氏　一六〇二生

清康熙九年卒年六十九 五燈全書百九

靈瑞弘曇 青州諸城蘇氏　一六〇二生

清康熙十年卒年七十 佛祖道影三

盤山大博行乾 蜀達州胡氏　一六〇二生

清康熙十二年卒年七十二 盤山志載魏裔介撰塔院碑記無年歲今據五燈全書七

御方智帆 錢塘沈氏　一六〇二生

清康熙十五年卒年七十五 顧豹文撰塔銘艮山雜志一

公安報慈寺濟亮 淮鄉王氏　一六〇二生

清康熙二十年卒年八十 新續僧傳五七

彭山純一道悟 長沙劉氏　一六〇二生

清康熙二十一年卒年八十一 道霈撰傳旅泊叢稿二

三祖山乾元寺破闇淨燈 桐城江氏　一六〇三生

清順治十六年卒年五十七 正源略集作汪氏無年歲今據五燈全書百十五

福州雪峯亘信行彌 同安蔡氏　一六〇三生

清順治十六年卒年五十七 五燈全書七十

忠州慶忠鐵壁慧機 營山羅氏　一六〇二生

清康熙七年卒年六十六 續燈正統十六及語錄附沈廷勳撰塔銘至善撰年譜

萬縣慈雲敏樹如相 蜀潼川王氏　一六〇三生

清康熙十一年卒年七十 黔南會燈錄一及語錄附道廓識語

衡陽東山智勝寺明德 姑蘇人

清康熙三十二年卒年九十餘 新續僧傳五六

贛州鳳日本珠玥　一六〇四生

清順治二年卒年四十二 正源略集七

贛州寶華朝宗通忍 常州陳氏　一六〇四生

清順治五年卒年四十五 續指月錄十九黃山志二均無年歲今據語錄附葉紹顒撰行狀

杭州南澗箬庵通問 吳江俞氏　一六〇四生

清順治十二年乙未卒年五十二 續指月錄十九無年歲今據理安寺志五行策撰行狀及語錄附道忞撰塔銘佛祖道影作康熙乙未卒大誤乙未康熙五十四年也

顯寧梵音眞詠 仁和白氏　一六〇四生

清康熙二年卒年六十 戒顯撰塔銘雲林寺續志四

吉州資國眉菴秀 金陵夏氏　一六〇四生

清康熙二年卒年六十 五燈全書無年歲今據正源略集五 一六〇四生

四川昭覺寺離指方示 壁山陳氏 一六〇四生

清康熙二年卒年六十 錦江禪燈無卒年今據新續僧傳三五 一六〇四生

仙溪城峯禪院一空 莆陽郭氏 一六〇四生

清康熙三年卒年六十一 新續僧傳五七 一六〇四生

杭州智果滙永慧 山陰徐氏 一六〇四生

清康熙八年卒年六十六 五燈全書九一 一六〇四生

婁江禪燈大方行海 桐鄉錢氏 一六〇四生

清康熙九年卒年六十七 語錄附錢廣居撰塔銘 一六〇四生

永豐禪院性空本實 壽甸戴氏 一六〇四生

清康熙十一年卒年六十九 滇釋紀三 一六〇四生

不夜照燈 滄州歐陽氏 一六〇四生

清康熙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九 賢首傳燈錄上 一六〇四生

雲南水目山非相普行 迷度孫氏 一六〇四生

清康熙二十九年卒年八十七 雞足山志六 一六〇五生

夔州卧龍字水圓殂 安漢譙氏 一六〇五生

清順治二年卒年四十二 五燈全書七十及語錄附明揆撰行狀 一六〇五生

同人通化 廣陵人初名大化又名智化 一六〇五生

清順治四年卒年四十三 通門撰傳燄續集三 一六〇五生

蘇州香山巨治濟教 泰州毛氏 一六〇五生

清順治十八年卒年五十七 吳偉業撰塔銘梅村家藏藁五一 一六〇五生

揚州天寧巨渤濟恆 靖江人 一六〇五生

清康熙五年卒年六十二 宗統編年三二 一六〇五生

富民九峯山靈藥慧宗 澄州趙氏 一六〇五生

清康熙九年卒年六十六 滇釋紀二 一六〇五生

青溪西水菴丹溟淨幢 鹽官張氏 一六〇五生

清康熙十年辛亥卒年六十七 五燈全書百十五作順治辛亥卒順治無辛亥今改 一六〇五生

蘇州靈巖繼起弘儲 南通州李氏 一六〇五生

清康熙十一年壬子卒年六十八 語錄附自撰塔銘不著生年有懷堂稿載

韓菼撰塔銘不著卒年正源略集有卒年無年歲點堉亭集載全祖望撰南嶽和尚退翁第二碑作年六十九今據五燈全書六九傳云我生萬曆乙巳歷六十七年矣言已過去六十七年也有學集二五載錢謙益撰退和尚壽量頌序亦言歲在甲辰和尚壽六十則壬子正當六十八 一六〇五生

渝州治平慧覺照衣 綦江熊氏 一六〇五生

清康熙十二年卒年六十九 語錄附德玉撰行狀徐子才撰塔銘 一六〇五生

平湖復庵天息乾 上虞陳氏 一六〇五生

清康熙十五年卒年七十二 五燈全書七六 一六〇五生

福州雪峯寺超弘惠安劉氏 一六〇五生

清康熙十七年卒年七十四 新續僧傳六二 一六〇五生

吳山益然弘濟 歙汪氏俗名沐日 一六〇五生

清康熙十八年卒年七十五 留溪外傳載益然和尚傳無卒年今據黃山志二
希有洪鑑蜀人　一六〇五生

清康熙二十二年卒年七十九 道光雲南志一七一
淮陰卓錫破崖弘繼姑蘇濮氏　一六〇五生

清康熙二十五年卒年八十二 五燈全書百十六無卒年今據佛祖道影三
定遠白馬山法雨清宣岳池王氏　一六〇六生

清康熙二年卒年五十八 滇釋紀二
岷山保安二隱諱古渝昌州金氏　一六〇六生

清康熙四年乙巳卒年六十 五燈全書七八作康熙甲辰卒今據語錄附周正儒撰塔銘

金陵萬松嚮谷徹楚滇川黃氏　一六〇六生

清康熙十二年卒年六十八 五燈全書七二
雲居成拙性德濮溥甸劉氏　一六〇六生

清康熙二十年卒年七十六 南山宗統五
貫之性一俊爲王氏　一六〇六生

清康熙二十年卒年七十六 朱緑樟撰塔銘峨眉山志五
潭州神鼎雲外行澤婺源汪氏　一六〇七生

清順治十一年卒年四十八 五燈全書八一黃山志二均無年歲今據語錄附本傳撰
越州道林離愚淨志　一六〇七生

清順治十一年卒年四十八 正源略集作淨志無年葢今據五燈全書百十五
杭州廣化悅可明武塘居氏　一六〇七生

清順治十四年年五十一 笑堂語錄附順治丁酉自撰行實云丙申秋予五旬初度
湖州夾山伴我淨侶德清張氏　一六〇七生

清康熙八年卒年六十三 五燈全書百十四
奉新頭陀顯學弘敏宜豐陳氏　一六〇七生

清康熙十一年卒年六十六 五燈全書百十六
盱郡金樓峯知予道達盱郡徐氏　一六〇七生

清康熙十四年卒年六十九 大奇撰塔銘觀濤語錄六
仁和天溪大覺庵受登秀水郁氏　一六〇七生

清康熙十四年卒年六十九 靈耀撰傳隨緣集二
道者安山日本甲州人

清康熙十六年卒年七十餘 道印撰傳月坡語錄四
嘉興石佛乳峯溥　一六〇七生

清康熙二十二年卒年七十七 五燈全書七九
瀏陽黃曇曉菴行昱龍游葉氏　一六〇七生

清康熙二十四年年七十九 正源略集四及行珍撰塔銘理安寺志五
衡州南嶽山茨通際通州李氏　一六〇八生

清順治二年乙酉卒年三十八 續指月錄作甲申卒無年歲今據五燈全書六八及語錄附通問撰塔銘

佛頂一絲文守 日本源氏 一六〇八生

清順治三年卒年三十九 語錄附年譜

維揚蓮州自覺元江都徐氏 一六〇八生

清順治十年卒年四十六 五燈全書九十

潭州石霜爾瞻達尊 明州唐氏 一六〇八生

清康熙二年卒年五十六 正源略集無年歲今據五燈全書八一及語錄附錢光繡撰塔銘

古杭菩雲自若淨深 山陰王氏 一六〇八生

清康熙九年卒年六十三 五燈全書百十二

崑山選佛場性空行璟 代州邊氏 一六〇八生

清康熙十七年卒年七十一 語錄附汪琬撰塔銘並見堯峯文鈔二十

湖州慧嚴佛海雲 一六〇八生

清康熙十八年卒年七十二 五燈全書七九

江寧古林寺海華 宿州鄧氏 一六〇八生

清康熙十八年卒年七十二 新續僧傳三十

釋氏疑年錄卷十一

廣州雷峯天然函昰番禺會氏　俗名起莘　廣東通志作南雄會氏一六〇八生

清康熙二十四年乙丑卒年七十八　南海志作丙寅卒　增補羅浮志作丙辰卒今據海雲禪藻集及語錄附今撰行狀湯來賀撰塔銘　一六〇九生

錦屏破石悟卓　蜀果城陳氏　一六〇九生

清順治十年卒年四十五　雜著末附發林撰行狀　一六〇九生

杭州普明石照淨燁　嘉興曹氏　一六〇九生

清順治十五年卒年五十　五燈全書百十二　一六〇九生

荊谿芙蓉自閒覺重　慶合州余氏　一六〇九生

清順治十八年辛丑卒年五十三　正源略集作徐氏無年歲今據五燈全書七八及語錄附超吼撰行狀但狀云萬曆庚戌生則辛丑當年五十二

梵音今音　番禺曾氏　函昰從弟

清順治十八年卒　海雲禪藻集二　嘉興宋氏

杭州東明孤雲行鑑

清順治十八年卒　五燈全書於順治十年癸巳後即敘師卒今據正源略集十六　武康資壽寺素弘眞理　漳州海澄陳氏　一六〇九生

清康熙二年卒年五十五　徑石滴乳集五

松江超果離言法　常熟龔氏

清康熙二年卒　五燈全書七一

眞州北山密傳能　山東仲氏

清康熙二年卒　五燈全書八十

蘄州三角山古壁文　襄陽程氏

清康熙二年卒　徑石滴乳集五

太倉問梅院宦陳永修　武林李氏

清康熙二年卒　徑石滴乳集五

古雍大慈本源照明　忠州王氏

清康熙二年卒　薑上撰行狀見達夫禪師鷄肋集

固如通明　崑山周氏

清康熙二年卒　錢謙益撰塔銘有學集三六

一行智嚴　晉江莊氏

清康熙二年卒　道霈撰傳餐香錄下

天台景星湛菴常　鄞孤山吳氏

清康熙三年卒　五燈全書七四

海門廣慧均實水　長洲沈氏

清康熙三年卒　五燈全書七七

永嘉護國古泉清　江南寧國人

清康熙三年卒　五燈全書七八

蘇州慈航石帆堅　定海朱氏

清康熙三年卒　五燈全書九二

慈谿白龍冰懷能 山陰朱氏
清康熙四年卒 五燈全 書八二
鎮江因勝克初岱 無錫過氏
清康熙四年卒 五燈全 書八三
梁山太平三空燈杲 遂州鄭氏
清康熙五年卒 續燈正統十七
大隨濬竹窗 內江姚氏 一六〇九生
清康熙六年卒年五十九 錦江禪燈十
嘉興棲眞百可溢
清康熙六年卒 五燈全 書七七
寶慶紫雲密嚴達剛 茶陵蕭氏 一六〇九生
清康熙八年卒年六十一 五燈全 書八一
金陵隱明綸 欽州方氏
清康熙八年卒 五燈全 書八十
慈溪萬松曇默聞 餘姚翁氏
清康熙八年卒 五燈全 書百三
鹽官石菴大圓治 鹽官彭氏
清康熙六年卒 五燈全 書七七
金陵靈谷于南運 泰興李氏
清康熙六年卒 五燈全 書百二

嘉興景德寺主峯圓法 徽州人 應天沐國公裔
清康熙八年卒 徑石滴乳集五 一六〇九生
杭州南山天愚淨寶 建昌新城歐陽氏
清康熙十四年卒年六十七 五燈全 書百九 無卒年今據佛祖道影三 一六〇九生
揚州寶勝無塵增 彭城張氏
清康熙十七年卒年七十五 燈全 書八十 一六〇九生
海鹽金粟息乾元 武原俞氏
清康熙十八年卒年七十一 五燈全 書七二 一六〇九生
潤州金山鐵舟行海 新安蔣氏
清康熙二十二年癸亥卒年七十五 正源略集四及金山志略附宋曹撰 一六〇九生

塔銘續金山志十八載宋銘作癸卯卒
越州雲門徹崖宏歇 楚黃游氏
清順治十四年卒年四十八 正源略集二 一六一〇生
嘉禾東禪達夫明 楚漢川楊氏
清康熙三年卒年五十五 五燈全 書七一 一六一〇生
宜興善權百愚淨斯 南陽桐柏谷氏
清康熙四年卒年五十六 五燈全 書百十三及語錄附方拱乾撰塔銘 一六一〇生
太倉香林佛古行聞 蜀梓州人 五燈全 書七八作潼川張氏 一六一〇生
清康熙五年卒年五十七 冀鼎孳撰塔銘 定山堂集五
京師海會慈璞性聰 延平順昌連氏 一六一〇生

清康熙五年卒年五十七 正源略集十及語錄附馮溥撰塔銘
江寧攝山竺菴大成 潭州醴陵龍氏 一六一〇生

清康熙五年卒年五十七 五燈全書百十七及朱徽撰傳攝山志三
衡州大義山雲淙淨訥 衡州安仁王氏 一六一〇生

清康熙十二年卒年六十四 五燈全書百十六
嘉善大勝崇已峻 吳興施氏 一六一〇生

清康熙十三年卒年六十五 正源略集無年歲今據五燈全書七六
奇然超智 重慶胡氏 一六一〇生

清康熙十三年卒年六十五 語錄附方叔壯撰塔銘
青林龍安寺超況 同安用里蔡氏 一六一〇生

清康熙十四年卒年六十六 新續僧傳二三
蘇州秀峯岫雲行瑋 長洲顧氏 一六一〇生

清康熙十五年卒年六十七 五燈全書七六
曲靖東山余山道瑞 廣安人 一六一〇生

清康熙二十二年卒年七十四 錦江禪燈十一
興化龍珠森鑑本徹 一六一〇生

清康熙三十二年卒年八十四 正源略集六
成都昭覺寺丈雪通醉 內江李氏 一六一〇生

清康熙三十四年卒年八十六 新續僧傳二四作三十二年卒年八十四今據語錄附曾王孫撰塔銘徹綱等撰紀年錄
遼陽千山剩人函可 惠州博羅韓氏 一六一一生

清順治十六年卒年四十九 語錄附函昰及郝裕撰塔銘
鹽官金粟百癡行元 漳浦蔡氏 一六一一生

清康熙元年卒年五十二 五燈全書七十無年歲據語錄自撰行實甲戌時年二十四則卒時年五十二尙少於其徒憨璞聰一歲也
松江龍華韜明宗 鹽官董氏 一六一一生

清康熙五年卒年五十六 五燈全書七一
越州保福九達淨達 楚衡山劉氏 一六一一生

清康熙七年卒年五十八 五燈全書百十
吳江悔雲介爲行舟 河陽趙氏 一六一一生

清康熙九年卒年六十 五燈全書七二無年歲今據語錄附行澗撰行狀及吳道煌撰塔銘
餘杭寶壽梵則淨律 建昌朱氏 一六一一生

清康熙九年卒年六十五 五燈全書百十五
當湖大乘鐵鼓音 餘姚應氏

清康熙九年卒 五燈全書九五
昭覺惟一眞常 遼陽三韓人

清康熙九年卒 錦江禪燈二十
青原藥地無可大智 桐城方氏 一作弘智俗名以智崇禎十三年進士文獻徵存錄作十五年進士誤小腆紀傳言公最後號浮山愚者詣天界事僎公亦誤公別號甚多然通雅崇禎辛巳序已有浮山

愚者印何云最後公師覺浪道盛何云偃公偃公蓋指
偃亭淨挺然淨挺在洞宗與公爲同輩其出家且在公
後亦未嘗
住天界也　一六一一生

清康熙十年卒年六十一　五燈全書百十八無生卒年據陳子龍自撰年譜陳以萬
曆三十六年生而公撰陳卧子詩序有余少卧子三歲
語是生於萬曆三十九年也語錄方中通跋云亥子之
交守襴五雲重蒐語錄編之又方中履撰硯鄰偶存序
見汗青閣文集上云辛亥先公及於難履守喪萬安是
卒於康熙十年辛亥也劉毓崧永曆實錄跋據臺灣六
十自定稿壬子年有閏極丸翁凶問輒吟七律二首又
哭李雨蒼詩自注有密之閣老以是年棄世語遂謂公
卒於康熙壬子然友人傳聞之詞何如其子之自述也

大汕離六堂集二挽藥地和
上詩亦言藥地辛亥秋脫去

海雲仞千仞壁　廣州寶安温氏

清康熙十年卒　今釋撰塔銘編行堂集八

杭州慧雲本充盛　閩吳氏

清康熙十年卒　五燈全書七一

寶月金山義　永嘉李氏

清康熙十年卒　五燈全書九五

萬中海祿順天大興人

清康熙十年卒　何元英撰傳廣濟寺新志卷中

毗陵脫菴古漁薪逸　靖江夏氏

清康熙十一年卒　五燈全書百五

優曇願　湖廣寧氏

清康熙十一年卒　續指月錄二十

古徐州龍山容止量　興化王氏

清康熙十一年卒　續指月錄二十

即覺今離　廣州新會黃氏

清康熙十二年卒　海雲禪藻集二

菁山常照香谷蔭在　湖濱皇甫氏

清康熙十三年卒　五燈全書百五

苕溪鳳山多福淨啟　錢塘陳氏

清康熙十三年卒　五燈全書百十

五磊拙崖懷　海鹽嚴氏

清康熙十四年卒　五燈全書七二

燕京善果旅菴本月　秀水孫氏

清康熙十五年卒　五燈全書七三

蘇州金沙化燈用　無錫陳氏

清康熙十五年卒　五燈全書百三

金陵東山大咸本咸　川北廣安任氏

清康熙十六年卒　五燈全書七四

京口雨華堅明願　蜀開縣趙氏

清康熙十六年卒　五燈全書百三

吳江鈍菴兼樹讓　吳江倪氏

清康熙十六年卒　五燈全書百五

越州明覺雪厂道白 蘇州鈕氏
清康熙十六年卒 正源略 集六

棲賢石鑑今覲 廣州新會楊氏
清康熙十七年卒 今釋撰塔銘 偏行堂集八

湖州地藏招拾學 夔州高梁唐氏
清康熙十七年卒 五燈全 書七九

袁州仰山雪谷古石行藏 江西人
清康熙十七年卒 五燈全 書八十

武林南澗梅翁杲 長洲張氏
清康熙十七年卒 五燈全 書八十

湖州扣冰息心行偉 金壇于氏
清康熙十七年卒 五燈全書八 一黃山志二

嘉興雁塔白谷裔 毗陵白氏
清康熙十七年卒 五燈全 書八四

鄂州普雲石航宗
清康熙十七年卒 五燈全 書百二

杭州大雄濟芝覺 四明慈溪王氏
清康熙十九年卒 五燈全 書八十

台州天封雨青膏 通州海門馮氏
清康熙十九年卒 五燈全 書八五

南嶽法輪石隱貞 江西武寧劉氏
清康熙十九年卒 正源略 集六

忠州麗雲衡山燈炳 合江馮氏
清康熙十九年卒年七十 續燈正統十七及語錄附性統撰塔銘 一六一一生

鼎湖山在參弘贊 粵人
清康熙二十年年七十一 木人剩稿目錄有行實塔銘然余所見本無之惟卷一有辛亥周甲誕辰及七十一誕辰示眾語卷四壽杜庭鄧居士詩又有我生仲夏末君誕季秋前知有宿緣在同爲辛亥年之句同卷又有七十一詩二章知其生於萬曆三十九年康熙二十年猶在也 一六一一生

正覺潤光澤 陳氏
清康熙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二 生年據澡雪集自狀卒年據門人補注 一六一一生

杭州天目山全菴行進 錢塘沈氏
清康熙三十二年卒年八十三 正源略 集四 一六一一生

明一太悟 漳州漳浦張氏
清康熙元年卒年五十一 道霈撰傳 餐香錄下 一六一二生

蜀北給孤寺半生本襄 閬州張氏
清康熙九年卒年五十九 演釋紀三 一六一二生

寧州雲巖元潔淨瑩 江都莊氏
清康熙十一年卒年六十一 語錄附智顒撰行狀淨符撰塔銘 一六一二生

嘉興金明介菴悟進 嘉興張氏
清康熙十二年癸丑卒年六十二 徑石滴乳集作順治癸丑卒順治無癸丑 一六一二生

今生年據語錄自撰行實
卒年據續燈正統三四

荊溪善權白松行豐 山西平陽龔氏 一六一二生

清康熙十三年卒年六十三 正源略集四

寧夏海寶林我鑑 川北閬州侯氏 一六一二生

清康熙十八年卒年六十八 五燈全書八九及語錄附塔銘

維揚淨慧祥光本吉 山西蒲州尉氏 一六一二生

清康熙十九年卒年六十九 五燈全書七五

鴈蕩石梁碧漢霽永嘉姜氏

清康熙二十年卒 五燈全書百六

潮州福溥雪惟韜 潮州余氏

清康熙二十一年卒 五燈全書九一

英麓興福等輝欽 楚安陸人

清康熙二十一年卒 五燈全書百二

黃陂素山冲然本義

清康熙二十一年卒 指黑豆集七

括蒼椒山律牧制 紹興謝氏 一六一二生

清康熙二十一年卒年七十一 五燈全書七五

江陰來鶴庵秀林海賑 泰州徐氏 一六一二生

清康熙二十四年卒年七十四 錢陸燦撰塔銘調運齋集二

金川高峯懶生徹昇 榮昌簡氏 一六一二生

清康熙二十四年卒年七十四 錦江禪燈十二

省然性鐸 金臺武清張氏 一六一二生

清康熙二十五年卒年七十五 如乾撰塔銘敲空遺響二但銘云生萬曆壬子丙寅春逝壽七十四今改

修文知非菴雲峯祖高 蜀符氏 一六一二生

清康熙二十七年卒年七十七 黔南會燈錄七

虎丘香嚴道安靜 餘姚鄭氏 一六一二生

清康熙二十八年卒年七十八 五燈全書七九

興化獅山蓮峯素 莆田柯氏 一六一二生

清康熙三十年年八十 語錄附自撰行實順治辛丑年五十後門人補敘至壽八十餘

建寧紫雲峯衡石悟鈞 錢塘潘氏 一六一三生

清順治三年卒年三十四 續指月錄無年歲今據續燈正統三四

沁郡永慶尺木休 一六一三生

清順治十年卒年四十一 五燈全書百一

黃梅五祖山干仞行岡 明州王氏 一六一三生

清康熙六年卒年五十五 指黑豆集七

越州資敎浹水淨洽 桐鄉沈氏 一六一三生

清康熙十年卒年五十九 五燈全書百十五

荊溪龍池中明恭 秀水蔣氏 一六一三生

清康熙十一年卒年六十 五燈全書七二

漢陽棲賢獨冠行敬 雲夢楊氏 一六一三生

清康熙十一年卒年六十 五燈全書七一無年歲今據慧海撰傳水鑑六會錄九

益陽鳳山雲腹道智 順慶渠縣李氏 一六一三生

清康熙十二年癸丑卒年六十一 五燈全書八七無年歲今據語錄附魏峻撰塔銘但銘云壬子生癸丑逝壽六十一又云二十受具臘四十一則壬子似誤

汝州風穴雲峩行喜 蜀資陽陳氏 一六一三生

清康熙十五年卒年六十四 五燈全書七九及語錄附毛際可撰塔銘又如乾撰傳並塔銘見畿空遺響卷一卷二

廣州雷峯海雲今湛 三水李氏 一六一三生

清康熙十六年卒年六十五 海雲禪藻集二

潤州夾山六解行恆 江陰劉氏 一六一三生

清康熙十六年卒年六十五 正源略集四

德光湛祥 順天趙氏 一六一三生

清康熙十六年卒年六十五 湛祐撰傳廣濟寺新志卷中

虞山藏海洪濟行演 閩喜張氏 一六一三生

清康熙十九年卒年六十八 五燈全書八十無年歲今據常昭合志四一

餘姚萬壽遠贈幖 餘姚吳氏 一六一三生

清康熙二十一年卒年七十 五燈全書七六

滇楚九臺山知空學蘊 洱海王氏 一六一三生

清康熙二十八年卒年七十七 語錄卷上自述行錄及門人續記

記汝今幬 廣州新會潘氏

清康熙二十九年卒 海雲禪藻集三

翠巖古雪眞喆 建寧甌寧陳氏 一六一四生

清順治十七年年四十七 語錄附自撰行實云萬曆甲寅生語錄九又有大清庚子來至五羊仙城語

安陸西來寺秀野林 成都資縣周氏 一六一四生

清順治十七年年四十七 語錄附自述行錄

武康報恩寺棲雲行岳 鳥程沈氏 一六一四生

清康熙五年卒年五十三 揩黑豆集七

安龍月幢徹了 江津毛氏 一六一四生

清康熙五年卒年五十三 黔南會燈錄無年歲今據錦江禪燈十二

嘉興普明石關璞 秀水顧氏 一六一四生

清康熙十二年年六十 語錄附自述行實

杭州天目玉林通琇 江陰楊氏 一六一四生

清康熙十四年卒年六十二 續指月錄無年歲今據語錄附年譜及王熙撰塔銘又潘耒撰行狀見遂初堂別集二玉林琇悟道甚早繼天隱修出住報恩時才廿三歲故與門徒年歲多相若今可考見者棲雲岳茆溪森與琇同歲六解恆則長琇一歲白松豐長二歲全菴進長三歲雲居嵓長十六歲玉林語錄有鼇山嵓徒七十開堂偈嵓七十琇才五十四也其贈進西堂六十詩又有世甲先我周如何三十年殷勤吾左右之句皆徒長於師之證然雍正十一年上諭云相傳玉林琇還山時皇祖留其徒茆溪森在京欲令主席琇以森年齒尚少遂轉薦木陳忞見懃勤殿舊檔拔琇入京時年四十六森既與同歲何云尚少

上輸云云得自傳
聞未經深究也

杭州圓照茆溪行森 惠州博羅黎氏 廣 一六一四生
東通志誤作茆溪
清康熙十六年卒年六十四 五燈全書八一無年歲今據揩黑豆集八正源略集四及語錄附羅人琮撰塔銘

丹霞澹歸性因今釋 仁和金氏 俗名 一六一四生
堡崇禎庚辰進士 留溪外傳載性因和尚傳
清康熙十九年卒年六十七 作丁丑進士無卒年宗統編年作康熙十八年卒今據語錄附今辨撰行狀及徐乾學撰塔銘並見憺園文集三二

涇陽觀音院紫谷智覺 蜀西左綿廖氏 一六一四生
清康熙二十三年年七十一 如乾撰壽塔銘 敲空遺響二

忠州高峯三山燈來 望江曾氏 一六一四生

清康熙二十四年卒年七十二 續燈正統十七及語錄附性統撰行狀年譜沈廷勳撰傳

福清黃檗慧門沛 同安康氏 一六一五生
清康熙三年卒年五十五 燈全書八九

嘉興永正寺一初悟元 當湖曹氏 一六一五生
清康熙十七年卒年六十四 生年據語錄附自撰行實卒年據續燈正統三四

五雲假亭淨挺 仁和徐氏 俗名耀恩字世昆 一六一五生
清康熙二十三年卒年七十 毛奇齡撰塔銘西河合集塔誌銘一

翠林如清 慶陽王氏 一六一五生
清康熙二十三年卒年七十 如乾撰塔銘 敲空遺響二

杭州東蓮古風行然 嘉興許氏 一六一五生
清康熙二十九年卒年七十六 正源略集十六

廣潤巨靈自融 新安程氏 一六一五生
清康熙三十年卒年七十七 潘耒撰塔銘遂初堂別集二

鼓山爲霖道霈 建安丁氏 一六一五生
清康熙四十一年卒年八十八 新續僧傳六三

萬安山法海祖山行地 徽南文安劉氏 一六一六生
清康熙五年卒年五十一 五燈全書八一

石香洞夙成本堯 江陵王氏 一六一六生
清康熙八年卒年五十四 毛際可撰塔銘安序堂文鈔一二

蒲陽通天逸叟行高 興化仙遊陳氏 一六一六生
清康熙八年卒年五十四 語錄附超原撰行狀

雪峯聖壽卽非如一 福州福清林氏 一六一六生
清康熙十年卒年五十六 全錄附明洞撰行業記宋德宜撰塔銘

黃檗山寺性願 江陰林氏 一六一六生
清康熙十二年卒年五十八 新續僧傳五六

湖州資福靈機行觀 龍溪周氏 一六一六生
清康熙二十年卒年六十六 五燈全書七一及語錄附超正撰行狀毛際可撰塔銘並見安序堂文鈔一二

廬山西林博凡本可 姑蘇馮氏 一六一六生

清康熙二十二年卒年六十八正源略集六及西林志略

宿遷極樂庵湛一性澄棠邑胡氏燈譜三作棠邑律宗 一六一六生

清康熙二十三年卒年六十九統五南山宗 一六一六生

明州雪竇宏遠紹越觀海王氏 一六一六生

清康熙二十七年卒年七十三正源略集六

圓通大朗璽渝城楊氏 一六一六生

清康熙二十八年卒年七十四燈十五錦江禪 一六一六生

成都昭覺懶石覺聆重慶忠州張氏 一六一六生

清康熙三十三年卒年七十九語錄末附門人識語

南嶽衡嶽萬仞淨壁湘鄉譚氏 一六一七生

清順治九年卒年三十六正源略集無年歲今據五燈全書百十四

南嶽高臺不退行勇錢塘韓氏 一六一七生

清順治十二年卒年三十九指黑豆集七

古鉼山牧公眞謙嘉興秀水項氏 一六一七生

清順治十六年年四十三牧道者究心錄附何園客撰傳

湖州報恩美發行淳閩將樂熊氏 一六一七生

清康熙十八年卒年六十三五燈全書八一

淮安觀音院南菴大依莆田吳氏 一六一七生

清康熙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七五燈全書百十六無卒年今據佛祖道影三及錢謙撰傳攝山志三

了宗超見寶坻楊氏

清康熙二十六年卒年七十餘盤山志二

吸江惟靜 一六一七生

清康熙二十七年卒年七十二道霈撰惟靜禪師遺語序還山錄因

荆州玉泉寺蓮月印正岳池姜氏 一六一七生

清康熙三十三年卒年七十八新續僧傳五六作江氏康熙三十年卒誤今據

鄒允鳳撰塔銘玉泉山志卷中

洪崖古天淳徽州吳氏 一六一八生

清康熙十三年卒年五十七五燈全書七七

梁山五雲千夫性一忠州張氏 一六一八生

清康熙十五年卒年五十九普陀別菴同門錄上

義水宜林天則機能黃岡康氏 一六一八生

清康熙十六年年六十語錄附門人撰行略

黔南松歸善權達位楚北瞿氏 一六一八生

清康熙二十三年卒年六十七語錄附如純撰行實蕭登崇撰塔銘

吉州青原叶玅大權廣昌吳氏 一六一八生

清康熙二十三年年六十七五燈全書百十八無年歲噴雪軒集七有庚申撰自褒詞云六十三年大半山林又卷五甲子元旦詩有甲子週來月建寅吾生戊午卯逢辰之句

月舟宗胡日本肥前州原田氏 一六一八生

清康熙三十五年卒年七十九遺錄附曹源撰行狀

河南聖山寂光印豁 果城南充楊氏 一六一九生

清順治十七年年四十二 語錄附自撰行實至順治十六年止但有十七年語錄 一六一九生

京都戒壇天逸圓 昭陽張氏 一六一九生

清康熙七年卒年五十 五燈全書八十 一六一九生

高峯喬松億 蜀隣水馮氏 一六一九生

清康熙八年己酉年五十一 語錄附順治辛丑自述行由時年四十三又有康熙己酉住卧雲禪院語錄 一六一九生

潭州祝聖三笑密 閩林氏 一六一九生

清康熙九年庚戌卒年五十二 五燈全書七一原作康熙戊戌卒戊戌爲康熙五十七年師爲費隱容嗣容卒於順治十七年庚子則此戊戌疑爲康熙九年庚戌之譌 一六一九生

金陵佛國南音行言 海寧凌氏 一六一九生

清康熙十三年甲寅卒年五十六 遂初堂別集載潘耒撰塔銘作海鹽凌氏康熙壬子卒年五十九今據正源略集六 一六一九生

襄陽檀溪梓舟船 成都潼川何氏 一六一九生

清康熙十五年年五十八 語錄附康熙四年自撰行實時年四十七又有康熙十五年住甘泉寺語錄 一六一九生

廬陵龍須開一徑 烏程朱氏 一六一九生

清康熙十七年卒年六十 五燈全書九三 一六一九生

北京牧園企賢廣清 山陰金氏 一六一九生

清康熙十九年卒年六十二 徑石滴乳集五 一六一九生

昆明勝因寺香谷德潤 新添俞氏 一六一九生

清康熙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五 滇釋紀三 一六一九生

杭州理安寺行悅 婁東曹氏 一六一九生

清康熙二十三年卒年六十六 新續僧傳二四及超慧撰行狀理安寺志五 一六一九生

巢雲今攝 番禺崔氏 一六一九生

清康熙二十五年卒年六十八 海雲禪藻集一 一六一九生

京都聖感桂芳林 清苑張氏 一六一九生

清康熙二十五年卒年六十八 五燈全書一百 一六一九生

體文性紳 河陽人 一六一九生

清康熙二十七年卒年七十 道光雲南志一七一 一六一九生

武康報恩寺骨巖行峯 烏程温氏 一六一九生

清康熙三十六年卒年七十九 揩黑豆集七 一六一九生

報恩西堂寂菴行洽 汝州光邑王氏 一六一〇生

清順治八年卒年三十二 正源略集四 一六一〇生

嘉興金粟天岸本昇 金壇陳氏 一六一〇生

清康熙十二年卒年五十四 正源略集六無年歲今據語錄附李煥章撰塔銘 一六一〇生

潭州龍牙雲叟住 楚安陸人 一六一〇生

清康熙十五年卒年五十七 五燈全書七三無年歲今據董瑒撰語錄序 一六一〇生

錦官文殊井覺道登 墊江倪氏 一六一〇生

清康熙十八年卒年六十 五燈全書八八 一六一〇生

山曉本哲 蜀長壽魏氏 一六二〇生

清康熙二十五年卒年六十七 李仙根撰塔銘 天童寺志七

松居開山古山上音 邵陽彭氏 一六二〇生

清康熙二十七年卒年六十九 毛奇齡撰塔銘西河合集塔誌銘二 一六二〇生

鄖州白雲象林本眞 隨州丘氏 一六二〇生

清康熙三十年卒年七十二 語錄附照水撰行實

嘉興東塔蔗庵淨範 吳江褚氏 一六二〇生

清康熙三十一年卒年七十三 生年據語錄附自序卒年據尤侗撰塔誌銘長齋僊稿十四

廬山東林山鐸眞在 德化李氏 一六二一生

清康熙十一年卒年五十二 徑石滴乳集五及語錄附舒遂吉撰行狀

燕京瑞應寺祥暉 天津孫氏 一六二一生

清康熙十一年卒年五十二 新續僧傳三一

太倉藕庵竹庵眞衍 長洲許氏 一六二一生

清康熙十六年卒年五十七 徑石滴乳集五無年歲今據語錄附機如撰行狀會同吉撰傳徐元文撰塔銘

黃平雲居述中合舜 蜀順慶戴氏 一六二一生

清康熙二十二年卒年六十三 黔南會燈錄三

建寧妙峯素穎鑒 莆田陳氏

清康熙二十二年卒 徑石滴乳集五

荊南開聖山暉行浣 夔州新寧侯氏 先名完璧 一六二一生

清康熙二十六年卒年六十七 語錄附張仁熙撰傳汪鋆撰塔銘

天嶽本晝 鄞春蕭氏 一六二一生

清康熙四十四年卒年八十五 天童寺志三

嘉興退菴斷愚眞智 秀水金氏 一六二二生

清康熙十六年卒年五十六 生年據語錄自撰行實卒年據徑石滴乳集五

武昌洪山俞昭允汾 竟陵吳氏 一六二二生

清康熙十九年卒年五十九 五燈全書八五及語錄附曉青撰塔銘

寧波瑞巖遠菴本儹 崑山陸氏一作儹 一六二二生

清康熙二十一年壬戌卒年六十一 天童寺志三作癸亥卒年六十一又

云棲頑壬午師年二十一不相應今據五燈全書七三及語錄附謝兆昌撰塔銘

永嘉法通獨牧薖 古田王氏 一六二二生

清康熙二十五年卒年六十五 五燈全書九二

嘉興金明東巖璨 新安鮑氏 一六二三生

清康熙元年壬寅年四十 語錄附自述行實至順治丙申止時年三十四但錄有四旬有感偶

梁山雲幻印宸 蜀忠州萬氏 一六二三生

清康熙八年卒年四十七 語錄附李道泰撰塔記

昆明嵩山野竹福慧 重慶長壽葉氏 一六二三生

清康熙十一年年五十 語錄附康熙元年自述行實時年四十後錄二又有五衮上堂

語雖不記年而云來朝是閏七月初一則康熙十一年也

漳州南山報敃寺超極 端州陳氏 一六二三生

清康熙十五年卒年五十四 新續僧傳六三

永嘉密印多子無 章安潘氏 一六二三生

清康熙十六年卒年五十五 五燈全書九五

潟山同慶揆庵空 濮浦趙氏 一六二三生

清康熙二十八年卒年六十七 五燈全書百三

奉天般若古林智 長沙朱氏 一六二三生

清康熙三十四年卒年七十三 五燈全書百五作李氏今據語錄附馬三貴撰行狀

楓涇圓明院息菴本沖 鄞縣楊氏 一六二三生

清康熙四十五年卒年八十四 松江府志六三

杭州南澗天笠行珍 上海陳氏 一六二四生

清康熙三十三年卒年七十一 毛際可撰塔銘安序堂文鈔未載理安寺志五載而武林掌故本適闕一葉卒年不明惟云戊戌冬出世開堂三十七年則當卒於康熙三十三年甲戌又云世壽七十一則當生於天啟四年甲子也 艮齋倦稿十三載尤侗撰南澗語錄序亦謂師卒於甲戌

化國佛鐸 太倉吳氏 一六二五生

清康熙七年卒年四十四 仙巖山志五

杭州皐亭觀濤大奇 撫州彭氏 一六二五生

清康熙十七年卒年五十四 語錄附康熙戊午自撰壽藏銘末有門人吳潤識語

卽卒於本年

黔陽勝覺密印眞傳 四川敘州李氏 一六二五生

清康熙十七年卒年五十四 語錄附劉禹甸撰壽塔銘云天啟乙丑生卷三又有康熙戊午上堂語

忠州慶雲卓峯性珏 忠州成氏 一六二五生

清康熙二十四年卒年六十一 語錄附性統撰塔銘

瀏陽石霜碧眼本開 星沙曾氏 一六二五生

清康熙二十六年卒年六十三 五燈全書百二

松江瑞應大淵本齋 茶陵陳氏 一六二五生

清康熙三十四年卒年七十一 尤侗撰塔誌銘艮齋倦稿十四

淨慈寺舜瞿方孝 江都王氏 一六二五生

清康熙三十九年卒年七十六 毛奇齡撰塔銘西河合集塔誌銘二

嘉定龍驟破峯普重 果州岳氏 一六二六生

清康熙六年卒年四十二 語錄附李光襄撰塔銘

永嘉法通極牧傑 永嘉林氏 一六二六生

清康熙十九年卒年五十五 五燈全書九三

潭州準提菴鶴磯德昱 江夏楊氏 一六二六生

清康熙二十二年卒年五十八 蕅上撰行業記見達夫禪師鷄肋集

天目超智 青浦李氏 一六二六生

清康熙二十四年年六十 王錫琯撰壽塔銘仙巖山志二

松江隆福寒松智操 桐城嚴氏 一六二六生

清康熙二十五年年六十一 語錄卷十 七自序

閬中草堂耨雲徹寶 閬中楊氏 一六二六生

清康熙二十五年丙寅年六十一 語錄附自撰行繇云 天啟丙寅生據卷首 徹中序康熙丙寅仍未卒

荊州天王寺沙翁慧海 靖富川謝氏 一六二六生

清康熙二十五年年六十一 水鑑六會錄附 原頂撰紀略

桐鄉福壽鶴峯濟悟 吳門費氏 一六二六生

清康熙二十六年卒年六十二 語錄附慧輅撰行狀仲弘道撰塔誌

荊州天王寺法瀾原澂 荊州枝江陳氏 一六二六生

清康熙二十八年卒年六十四 語錄附清杲撰塔記

成都昭覺佛冤徹綱 內江李氏 一六二六生

清康熙三十二年癸酉年六十八 語錄附康熙壬子自述行繇時年四十七

卷五有康熙癸酉住般若禪院語

四川雙桂福國院印水化城趙氏 一六二六生

清康熙三十二年卒年六十八 新續僧傳二四

越州高麗寺慧通法竣 烏傷人 一六二六生

清康熙三十三年卒年六十九 毛奇齡撰塔銘西河合集塔誌銘二

虔州萬壽跂應華 一六二六生

清康熙三十五年卒年七十一 五燈全書百二

長慶樂說今辨 番禺麥氏

清康熙三十六年卒 海雲禪藻集一

雲南開化恆秀發林 蜀隣陽許氏 一六二六生

清康熙三十六年年七十二 語錄附康熙癸亥宋師初撰壽塔銘時年五十八續集錄有七十二習草聖自敘

西山廣泉自曉愍 吳江馮氏 一六二七生

清康熙十六年卒年五十一 五燈全書一百

西湖靈峯波停海淵 冀州曹氏 一六二七生

清康熙十八年卒年五十三 劉邦彥撰塔銘靈峯志四

廣福院貌巷秉谷 南通州任氏 一六二七生

清康熙十九年卒年五十四 汪琬撰塔銘堯峯文鈔二十

都梁西禪月堂湛 常德王氏 一六二七生

清康熙十九年卒年五十四 五燈全書百三

虞山興福平巖定 姚江蔣氏 一六二七生

清康熙二十年卒年五十五 五燈全書七六

本源明悟 秦西寧遠王氏 一六二七生

清康熙二十八年卒年六十三 如乾撰塔銘敲空遺響二

眉州玉泉其白富 蜀南眉州龔氏 一六二七生

清康熙二十九年卒年六十四 語錄附王庭韶撰塔銘

湖州道場山本瀛 上海徐氏 一六二七生

清康熙三十三年卒年六十八潘耒撰塔銘遂初堂別集二 一六二七生

參同寬夫蘊宏明楚藩裔亦稱宗宏 一六二七生

清康熙三十四年年六十九蘊上鶏肋集有先大人文貞先生行狀云丁卯生茲茲即宏俗名是生於天啟七年集又有參同居志云師年近七十 一六二七生

諦暉慧輅吳興金田沈氏 一六二七生

清雍正三年卒年九十九張豪撰塔銘雲林寺志五 一六二八生

新城壽昌其天大浩虔州信豐楊氏 一六二八生

清康熙三年卒年三十七五燈全書百十八 一六二八生

鷄足山迦葉殿達一淨極兗州曹氏 一六二八生

清康熙十七年卒年五十一鷄足山志六 一六二八生

截流行策宜興蔣氏 一六二八生

清康熙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五西歸直指作十九年卒無年歲今據常昭合志四一引餘學齋集 一六二八生

龍舒紫林放菴本雲長沙王氏 一六二八生

清康熙二十四年卒年五十八五燈全書七四 一六二八生

潙山同慶易庵明應龍標蔣氏 一六二八生

清康熙二十四年卒年五十八五燈全書百三 一六二八生

徽宗海藏廬州合淝孔氏 一六二八生

清康熙二十六年卒年六十如乾撰塔銘敲空遺響二 一六二八生

杭州雲林寺碩揆原志鹽城孫氏 一六二八生

清康熙三十六年卒年七十王澤弘撰塔銘雲林寺志五 一六二八生

都勻刖南傳旨蜀牟氏 一六二八生

清康熙三十九年卒年七十三黔南會燈錄五 一六二八生

華嚴聖可德玉果州營山王氏五燈全書七十作印玉 一六二八生

清康熙四十年卒年七十四語錄附發鳴等編年譜 一六二八生

當陽玉泉寺圓惺蜀通江蘇氏 一六二八生

清康熙四十年卒年七十四新續僧傳九 一六二九生

太原白雲寺古宿尊成都胡氏 一六二九生

清康熙二十四年年五十七語錄附自撰行實 一六二九生

越州眞濟寺以揆智道仁和潮氏 一六二九生

清康熙二十四年卒年五十七毛奇齡撰塔銘西河合集塔誌銘二 一六二九生

湖州資福利禪恆吳門程氏 一六二九生

清康熙二十八年卒年六十一五燈全書九一 一六二九生

玉田重興無盧界玉田賈氏 一六二九生

清康熙二十八年卒年六十餘五燈全書百六 一六二九生

華山靈巖僧鑑曉青吳江朱氏 一六二九生

清康熙二十九年卒年六十二張雲章代徐乾學撰塔銘樸村文集十五 一六二九生

江寧古林寺寂鼎上元王氏 一六二九生

清康熙三十四年卒年六十七新續僧傳三八 一六二九生

廬山鶴鳴峯訶衍今摩南海曾氏 一六二九生

清康熙三十七年卒年七十 海雲禪藻集一 一六二九生
汾陽龍山柏山德楷 維揚泰興莊氏 一六三〇生
清康熙四十一年卒年七十四 語錄附通賡撰行實 一六三〇生
湖州資福嵩庵正 虞州陳氏 一六三〇生
清康熙二十六年卒年五十八 五燈全書九一 一六三〇生
青州法慶寺靈巒元中 河間任丘謝氏 一六三〇生
清康熙三十年卒年六十二 王士禛撰塔銘 帶經堂集七十 一六三〇生
東塔寺指南 常熟人 一六三〇生
清康熙三十年卒 翁叔元書淨土約說後見念佛警策下 一六三〇生
當湖普福大用顯 華亭沈氏 一六三〇生

清康熙三十三年卒年六十五 五燈全書九五 一六三〇生
莆陽通天濬崖超原 興化莆田張氏 一六三〇生
清康熙三十七年卒年六十九 語錄附明德等撰行實 一六三〇生
鼎湖山圓提一機 番禺人 一六三〇生
清康熙四十年年七十二 塗鴉集自讚云生崇禎三年至康熙辛巳門人光鷟跋塗鴉集時年當七十二 一六三一生
楚寬本寧 吳江人 一六三一生
清康熙八年卒年三十九 同治蘇州府志一三四 一六三一生
化雨濟震 吳陸氏 一六三一生
清康熙十年卒年四十一 尤侗撰塔誌銘艮齋倦稿八 一六三一生
中峯曉菴覺了 長洲朱氏 一六三一生
清康熙二十一年卒年五十二 宗統編年作二十二年卒今據汪琬撰塔銘壽峯文鈔二十 一六三一生
北京鎮國山菴廣林 海陵王氏 一六三一生
清康熙二十三年卒年五十四 宗統編年作二十二年卒今據五燈全書八七 一六三一生
涇陽寶鼎寺慧元 蜀德陽張氏 一六三一生
清康熙二十四年卒年五十五 如乾撰塔銘敲空遺響二 一六三一生
重慶華嚴還初光佛 蜀富順高氏 佛一作復 一六三一生
清康熙二十四年年五十五 語錄康熙乙丑誕辰上堂有光佛今年五十五語 一六三一生
終南蟠龍子肅超遠 無爲州趙氏 一六三一生

清康熙二十八年卒年五十九 語錄附明憲等撰行實 一六三一生
黔南松歸天一大悅 楚南呂氏 一六三一生
清康熙三十六年卒年六十七 語錄附門人撰行實 一六三一生
可聞海源 太平當塗趙氏 一六三一生
清康熙三十九年卒年七十 王廷詔撰塔銘峨眉山志五 一六三一生
巖頭鏡人眼徹 蘇州陸氏 一六三一生
清康熙十四年卒年四十四 五燈全書八七 一六三一生
京口鶴林天樹行植 廣山劉氏 一六三一生
清康熙十九年庚申卒年四十九 五燈全書七六作康熙己未卒無年歲今據語錄附祖泉撰行實查昇撰塔銘 一六三一生

蘇州蓮花古林機如 上海潘氏 一六三二生

清康熙十九年年四十九 語錄附全集等撰傳

萬德語林弘先 西蜀朱氏 一六三二生

清康熙二十二年卒年五十二 黔南會燈錄五 一六三二生

五臺山老藏丹巴 蒙古趙氏 一六三二生

清康熙二十三年卒年五十三 高士奇撰塔銘清涼山新志七

湘谿峪巷本圖 荆州人 一六三二生

清康熙二十四年卒年五十四 毛奇齡撰塔銘西河合集塔誌銘一

長沙嶽麓寺續燈 孝昌鄭氏 一六三二生

清康熙二十九年卒年五十九 新續僧傳六三

嘉興普明香嚴桂 嘉興陳氏 一六三二生

清康熙三十年年六十 語錄附康熙庚午臘月爲師祝六旬籌請遊行實有崇禎壬午時年十一之語蓋庚午預祝辛未六十也

鎮江甘露寺逾祖覺 揚州張氏 一六三二生

清康熙三十一年卒年六十一 徑石滴乳集五

信陽州雙林文穆念 南楚祁陽蔣氏 一六三三生

清康熙十六年卒年四十五 語錄附康熙四年自撰行實時年三十三卒年門人補敘

廣州海幢寺阿字今無 番禺萬氏 增補 一六三三生

羅浮志作李氏

清康熙二十年卒年四十九 語錄附古塾撰行狀

萬縣寶積大笑性崇 順慶岳池魯氏 一六三三生

清康熙二十七年年五十六 語錄附自撰行實

福州雪峯寺照拙 莆田方氏 一六三三生

清康熙四十三年卒年七十二 新續僧傳六三

玉符印顒 濟南樂陵張氏 一六三三生

清雍正四年卒年九十四 賢首傳燈錄上

南嶽蓮社古天性 一六三四生

清康熙十二年卒年四十 五燈全書八八

渝州香國佛語徹御 嘉州范氏 一六三四生

清康熙十二年卒年四十 牛菴錄附法秀撰傳

南海寶象林慧弓開詷 廣州順德張氏 一六三四生

清康熙十五年卒年四十三 語錄附淨符撰塔銘開爲撰傳

北京瑚教楚林上睿 一六三四生

清康熙二十二年年五十 語錄有康熙癸亥五旬誕辰上堂語

黔靈赤松道領 潼川韓氏 一六三四生

清康熙二十五年年五十三 語錄附康熙壬戌自述行由時年四十九錄又有康熙丙寅結制上堂語

約文明圓 盩厔李氏 一六三四生

清康熙二十七年卒年五十五 如乾撰塔銘敲空遺響二

青城鳳林竹痕徹生 一六三四生

清康熙三十二年年六十 語錄附康熙己巳自述行狀云時年五十六後補述至康熙癸酉止 一六三四生

鄂州龍光達夫蘊上 明楚藩齋 蘊宏弟亦稱宗上 一六三四生

清康熙三十四年年六十二 鶏肋集先大人文貞先生行狀云甲戌生紐紐即上俗名盌生於崇禎七年集又有參同居志云師年近七十宏七十上亦六十餘矣 一六三四生

潭州神鼎一揆元揆 紹興錢氏 一六三四生

清康熙三十六年年六十四 語錄附車萬育撰壽塔銘 一六三四生

潭柘岫雲寺振寰照福 大興孟氏 一六三四生

清康熙三十八年卒年六十六 律宗燈譜四 一六三四生

江寧寶華山定菴德基 休寧林氏 一六三四生

清康熙三十九年庚辰卒年六十七 高士奇撰塔銘寶華山志七蔣維喬佛教史作乾隆二十五年庚辰卒是生於康熙三十三年時讀體卒已久何能爲讀懽弟子當是偶誤 一六三五生

孤嶼江心寺本瑩 重慶王氏 一六三五生

清康熙二十四年卒年五十一 新續僧傳二二 一六三五生

松隱冠帽瀚 華亭沈氏 一六三五生

清康熙二十六年卒年五十三 五燈全書七七 一六三五生

太平白雀雨花寺聖通 常熟王氏 一六三五生

清康熙四十三年卒年七十 新續燈傳六四 一六三六生

彌鑒行澧 寧海胡氏 一六三六生

清康熙二十三年卒年四十九 毛奇齡撰塔銘西河合集塔誌銘一 一六三六生

長目光電寶慶新化鄧氏 一六三六生

清康熙二十四年卒年五十 語錄附行狀云崇禎丙子生康熙乙丑卒年四十九今改 一六三七生

黔南東山梅溪福度 西蜀永川張氏 一六三七生

清康熙三十五年年六十 語錄附康熙壬寅自述行由時年二十六卷四又有六旬誕日上堂語 一六三八生

眞州華嚴起宗眞 眞州胡氏 一六三八生

清康熙三十九年年六十三 語錄附自撰行實 一六三九生

杭州理安夢菴超格 蕪湖丁氏 一六三九生

清康熙四十七年卒年七十 正源略集九及允祿撰塔銘理安寺志五 一六四〇生

重慶華嚴不厭道樂 思南印江楊氏 一六四〇生

清康熙二十九年年五十一 語錄附門人撰行由 一六四一生

上天竺灌頂伯亭成法 仁和沈氏 一六四一生

清雍正六年卒年八十八 徐白洙撰塔銘伯亭大師傳記繼軼 一六四二生

天孚湛祐 三韓金氏 一六四二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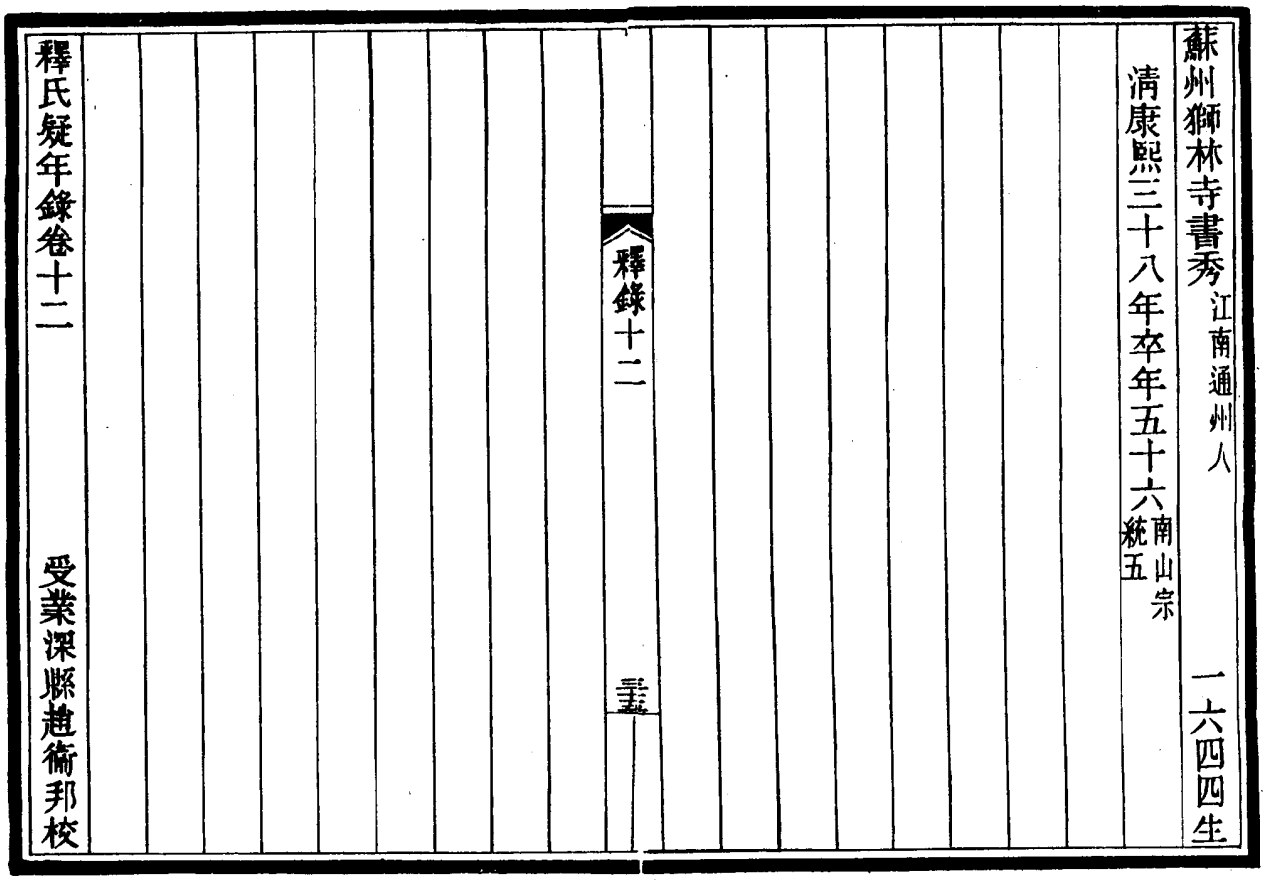
清康熙三十四年卒年五十四 曹日瑛撰傳廣濟寺新志卷中 一六四二生

雪木今瑤 廣東東莞尹氏 一六四二生

清康熙四十年卒年六十 海雲禪藻集三 一六四二生

金山江天法乳超樂 鹽城陳氏 一六四二生

清康熙四十一年卒年六十一 魏錫祚撰塔銘續金山志十八 一六四二生


蘇州獅林寺書秀江南通州人　一六四四生
清康熙三十八年卒年五十六南山宗統五
釋錄十二
釋氏疑年錄卷十二　受業深縣趙衛邦校

清初僧諍記三卷

清初僧諍記三卷

民國廿三年夏
勵耘書屋鋟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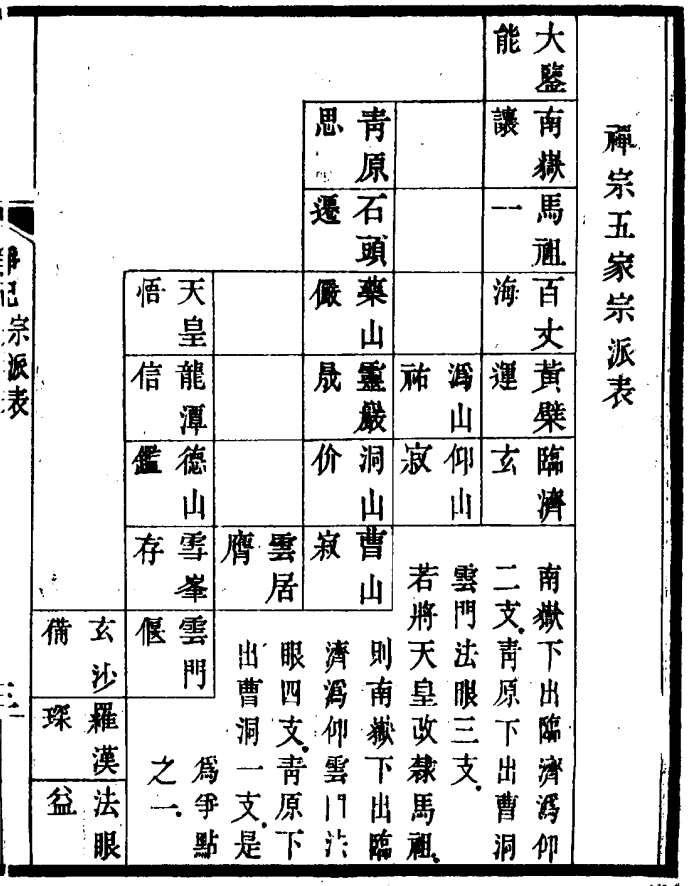
小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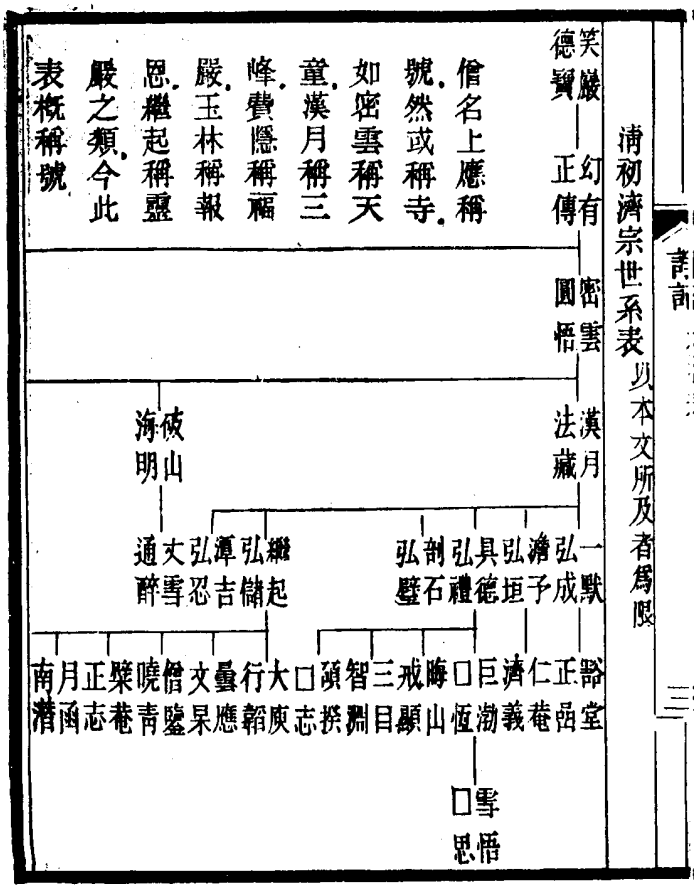
潛研堂金石跋尾八楊岐山禪師廣公碑跋云廣公者秉廣也古人稱僧曰某公皆以名下一字故支道林曰林公佛圖澄曰澄公宋元人稱僧或名字兼舉若洪覺範妙高峯之類亦取名下一字今世知之者尠矣清詩別裁集輯於乾隆中其卷廿二僧人小傳屬筆多誤如戒顯字晦山誤侮堂南潛字月函誤月巖正嵓誤止嵓又誤爲徐繼恩皆開卷前三名也然徐繼恩止嵓之誤漁洋詩話已然又清初僧派密雲天隱下爲通行超明四輩而乾嘉以來總集僧詩一類每將通字行字列超明字後祖孫父子倒置可見宗門掌故注意者尠錢先生之言非無因而發也不佞少讀儒書不嫻內典年來老境侵尋讀書不能久視閒閱僧家語錄以消永晝覺其中遺聞佚事頗足補史乘之闕時復默而識之去歲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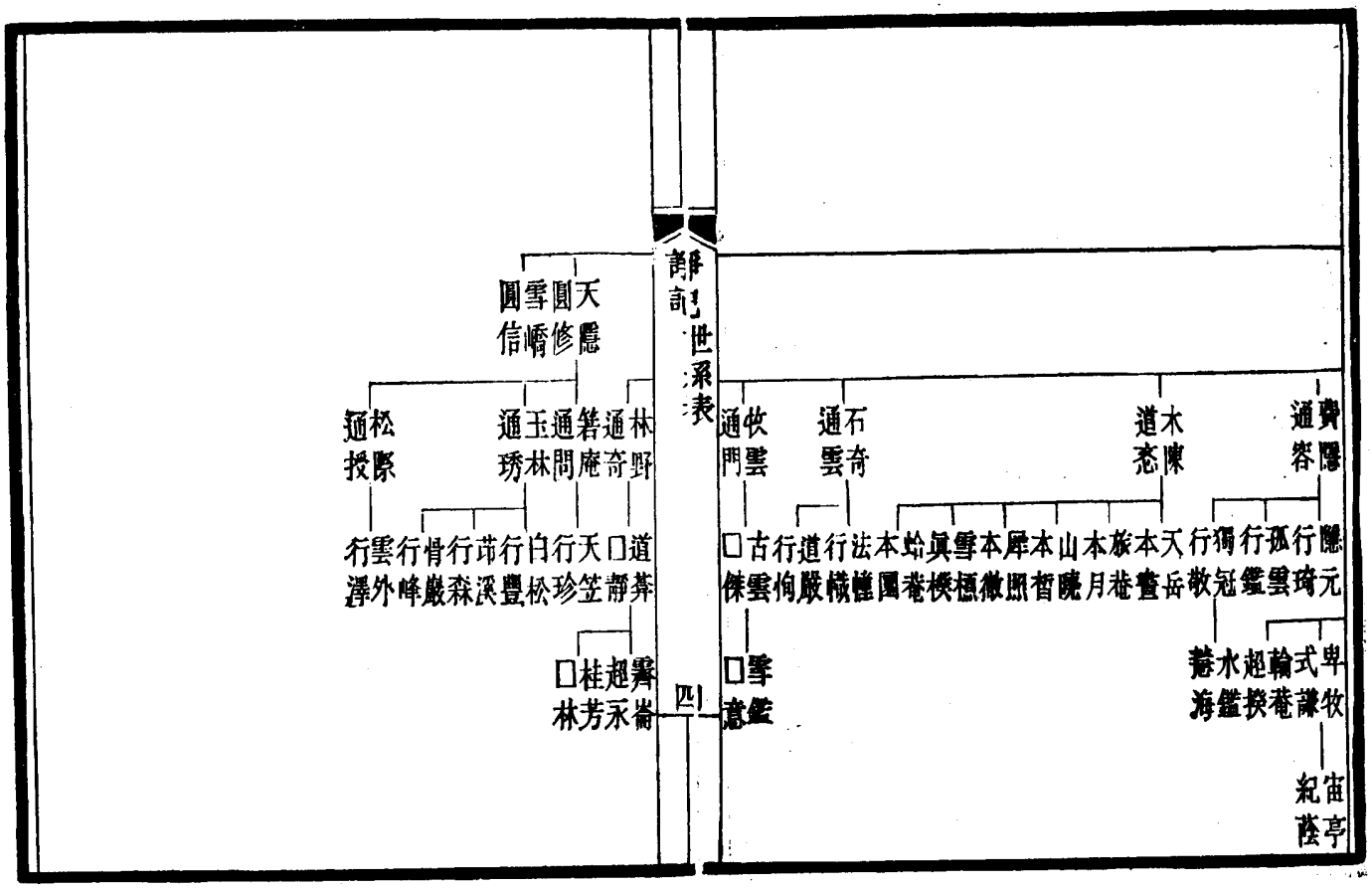
季滇黔佛教考本有法門紛爭一篇以限於滇黔未能論及東南各省茲特擴爲此篇以竟其說南雷文定後集三周子佩墓誌謂子佩留心二氏好與其徒往來是時天童三峯兩家紛拏不解青原南岳又爭其派數之多寡子佩以調人爲之騎墻不辭勞攘茲篇所記即天童三峰紛拏之餘波青原南岳鬬諍之往史也凡十章三卷卷首冠派系年表卷末以遺民僧之被諍者附焉每諍必有一二士大夫點綴其間酒後茶前足資談助以云知宗門掌故則吾豈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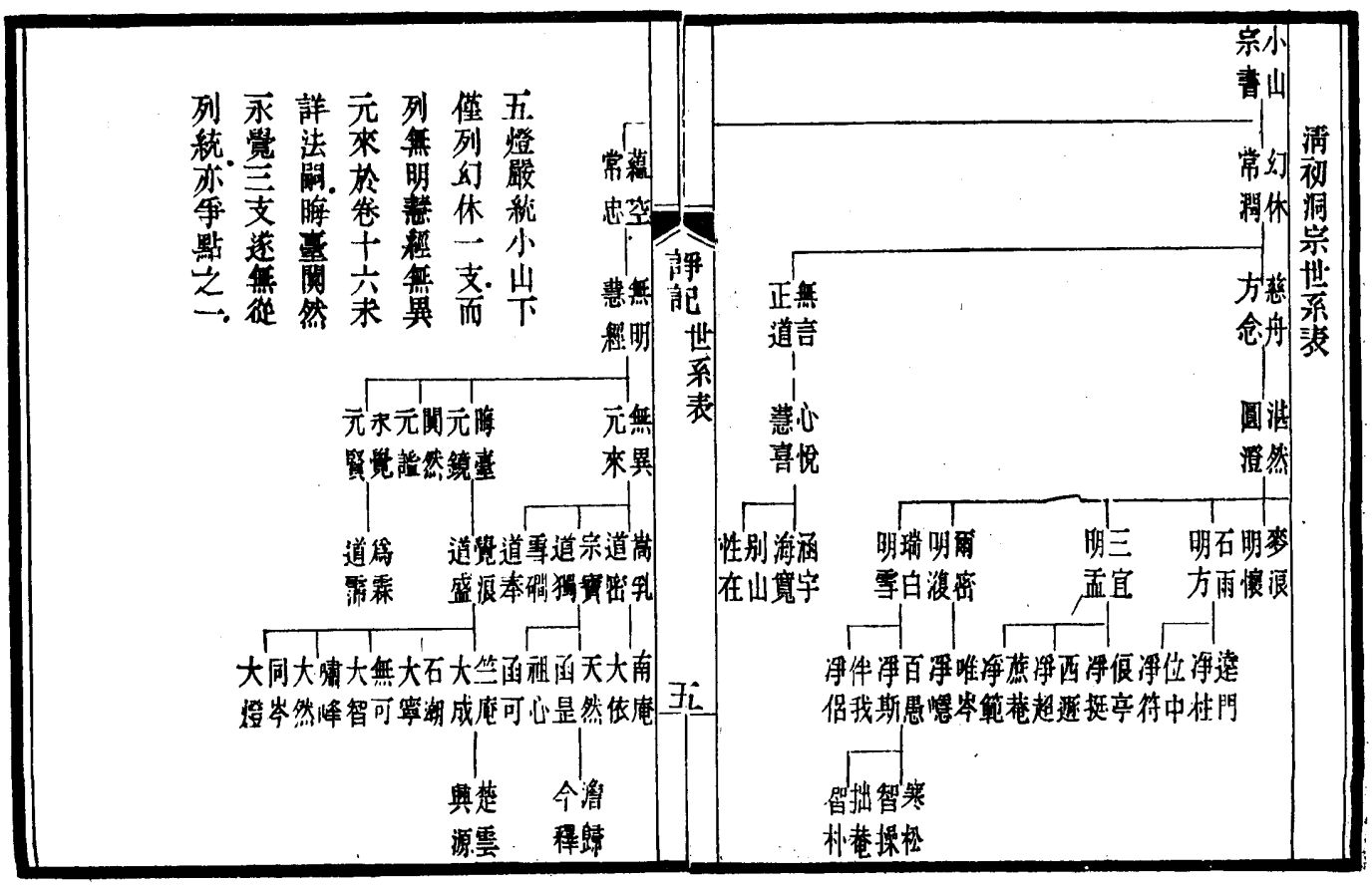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新會陳垣識於北平勵耘書屋

清初僧諍記目錄
小引 一
目錄 二
禪宗五家宗派表 三
清初濟宗世系表 三
清初洞宗世系表 五
明清間僧諍年表 六
卷一 濟洞之諍
一 五燈嚴統諍 八
二 晦山天王碑諍 十三
三 五燈全書諍 十九
卷二 天童派之諍
一 天童塔銘諍 二七
二 密雲彌布扁諍 三二
三 靈巖樹泉集諍 三七
四 牧雲五論諍 四三
卷三 新舊勢力之諍
一 雲門雪嶠塔諍 四九
二 平陽御書樓諍 五四
三 善權常住諍 六一
記餘 六六
徵引書目 七一
右稿民國三十年曾在輔仁學誌發表






淨土晨鐘
世系表
費隱通容
隱元
木陳道忞
石奇通雲
牧雲通門
林野通奇
天隱圓修
雪嶠圓信
松際通授
玉琇通林
箬庵通問
行琦
行孤鑑雲
行獨冠敬
本天岳
本旅月
本山曉
本犀牾
本雪樵
本始眞
法槩
道行
古□
道霁
行天笠珍
行白松豐
行茆溪森
行骨峰巖
行雲澤外
□傑雲侑
□意鑑
□桂林芳
霽超崙永
卑牧謙
式輪超揆
□水海鑑
宙亭紀蓀
四


清初洞宗世系表
淨土晨鐘
小山宗書
幻休常潤
慈舟方念
湛然圓澄
參浪明懷
石雨明方
三宜明盂
爾密明瑞
漵白明雪
無異元來
南庵道乳
大依道密
天然函昰
瀞歸今釋
竺庵函可
楚雲大成
興源
雪嶠道奉
宗寶道獨
覺浪道盛
晦臺元鏡
閱元謐然
永覺元賢
爲霖道霈
無明慧經
空石常忠
無言正道
心悅慧喜
涵宇海寶
別山性在
違門淨柱
位中淨符
倪亭淨挺
西逝淨超
蔗巷淨範
唯峯淨曦
百愚淨斯
伴我淨侶
寒松智操
拙巷智朴
五燈嚴統小山下
僅列幻休一支而
列無明慧經無異
元來於卷十六末
詳法嗣晦臺閱然
永覺三支遂無從
列統亦爭點之一
五

天啟四年甲子　密雲悟手書源流付漢月藏

天啟五年乙丑　漢月藏住鄧尉著五宗原

崇禎八年乙亥　漢月藏卒年六十三

崇禎十五年壬午　密雲悟卒年七十七　繼起儲重刻天童七書

崇禎十七年甲申　首次天童塔銘諍

永曆元順治四年丁亥　雪嶠信卒年七十七

永曆二順治五年戊子　覺浪盛因事入獄

永曆五順治八年辛卯　木陳忞繼起儲質獄東甌

永曆七順治十年癸巳　靈巖樹泉集成　木陳集同人詩文名新蒲綠

永曆八順治十一年甲午　五燈嚴統成　雲外澤卒年四十八

永曆九順治十二年乙未　箬庵問卒年五十二　潙益旭卒年五十七

永曆十三順治十六年己亥　二月玉林琇應清帝召至京　二次天童塔銘諍　九月木陳忞應清帝召至京　覺浪盛卒年六十八

永曆十五順治十八年辛丑　費隱容卒年六十九　繼起儲繼住金粟

徐昌治撰辛丑紀事　漢月藏年譜成　木陳出北遊集

康熙元年壬寅　密雲彌布扁諍　晦山顯撰天王寺碑

康熙三年甲辰　徐昭法撰繼起六十壽序

康熙四年乙巳　黃梨洲撰漢月塔銘　百愚斯卒年五十六

三宣孟卒年六十七

康熙六年丁未　雪嶠塔諍　位中符出法門鋤究　十月具德禮卒年六十八

康熙七年戊申　晦山天王碑諍

康熙九年庚戌　木陳撰寶奎說及從周錄序

康熙十年辛亥　牧雲門卒年七十三　無可智卒年六十一

康熙十一年壬子　繼起儲卒年六十八　位中符出祖燈大統

康熙十二年癸丑　九月寒松操離善權

康熙十三年甲寅　木陳忞卒年七十九　九月善權燬

康熙十四年乙卯　八月玉林琇卒年六十二

康熙十五年丙辰　檗菴志卒年七十八

康熙十九年庚申　潙歸今釋卒年六十七

康熙廿三年甲子　偃亭挺卒年七十　晦山天王碑立石

康熙廿六年丁卯　天笠珍與雪悟思法諍

康熙廿七年戊辰　毀牧雲五論板

康熙廿八年己巳　月函潛撰洞宗世次疑問

康熙卅一年壬申　燕菴範卒年七十三

康熙卅二年癸酉　五燈全書成　拙菴朴與嚮嵓永第二書

康熙卅七年戊寅　徐釚序離六堂集

康熙卅八年己卯　徐嘉炎序拙菴語錄

康熙四一年壬午　潘耒致粵東當事書　石濂汕卒

清初僧諍記卷一

新會　陳垣　援菴

濟洞之諍

一　五燈嚴統諍

五燈嚴統廿五卷。費隱容撰。前二十卷。悉本五燈會元。僅將天皇悟以後各代。及雲門法眼二宗。會元所標爲青原下幾世者改爲南嶽下幾世。又將卷六末未詳法嗣移置卷十六後。而著無明慧經無異元來等於其中。卽謂之嚴統。如此著書。亦太易矣。顧與重刻會元一次何異。而乃以嚴統二字。排斥他宗。凡例中詆諆之聲。尤距人千里。諍烏得而不起乎。夫天皇天王之諍。本起於北宋釋氏疑年錄五曾論之。蓋北宋末五宗惟臨濟雲門特盛。好事者乃造爲雲門亦出南嶽之說。欲以息諍。而不知諍因此而愈熾也。石

門文字禪廿三僧寶傳序。謂自嘉祐至政和之初。雲門臨濟兩宗之裔。卓然冠映諸方。林間錄最早載丘玄素僞碑。亦謂今妄以雲門臨濟競者。可發一笑。元豐三年孫覺序玄沙備廣錄。謂近世言禪尤盛。而雲門臨濟獨傳。宋徽宗序續燈錄。亦謂雲門臨濟二宗。獨盛於天下。據此。可見北宋雲門之盛。息諍者欲引雲門歸南嶽。會皇王二字傳寫偶誤。遂謂有兩天皇。天皇屬青原。天王屬南嶽。而雲門自隨天王屬南嶽矣。釋氏疑年錄所謂其意不在天王。而在雲門之改屬也。

佷亭語錄十三有祁季超居士來書。謂天王之誤。實始於張商英林間錄。出大觀元年。誤引玄素碑文。以道悟嗣馬祖。後十七年爲宣和六年。僧寶傳成。請侯延慶作序。謂慶曰。達磨之後。析爲二宗。其一爲石頭。曹洞雲門法眼宗之。是林間錄之謬。覺範已自悔其非。潛行改正。不宜與商英同條共罰也。佷亭答之曰。尊見極是。弟非敢苛求覺範。但張無盡無忌憚小人。本不足責。其視雲門臨濟。一如元祐黨人。亦欲分門裂戶。覺範悞信遂爾墮其術中。一盲衆盲。爲可憐憫。大川濟作五燈會元。祖述傳燈。無別爲天王道悟者。後一二百年元至正間翻刻。誤引林間錄作小注。皆自覺範開之。故曰商英不足責。責在覺範。雖侯延慶辨之於卒。罪何補哉。

季超祁駿佳。佷亭淨挺。卽徐繼恩。皆三宜孟弟子。其說實先得我心。然謂元至正間翻刻五燈會元。始引林間錄作注。則吾見宋寶祐本會元。已有此注。不始於元也。蓋南宋以後。雲門漸衰。曹洞起而代之。葉夢得在紹興中著避暑錄話。其卷上言近歲談禪。唯雲門臨濟二氏。及洞山道楷出爲雲門臨濟。而不至者。皆翻然捨而從之。故今爲洞山者幾十之三。又紹定二年呂溱序天童淨語錄

云。五家宗派中。曹洞則機關不露。臨濟則棒喝分明。雖作用弗同。實殊塗一致。又元大德四年陳晟序雲外岫語錄云。禪有五派。今行於四方者。曰臨濟。曰曹洞。然學禪者多宗臨濟。而曹洞爲孤宗。據此。知宋末元初。與臨濟並稱者爲曹洞。非雲門與北宋時異。故濟雲之諍。遂移爲濟洞之諍也。

至明兩宗並微。晚而復振。撰燈錄者紛起。嚴統之病在過信林間錄。及謊謬不堪之佛祖通載。丘碑之僞。辨者已衆。通載之謬。言者尙希。嚴統以通載爲曾頒入藏之書。篤信而不加別擇。遂有此失。然當時之諍。不盡在天皇之改屬。而在列無明慧經於未詳法嗣。及謂湛然圓澄來源無據。大傷洞上之心。洞上顯學。莫覺浪盛三宜孟芙。一爲無明之孫。孟爲湛然之子。因此二家遂爲原告。費隱爲被告。而掀起禪宗史上所謂甲乙兩宗大鬨矣。甲乙者。順治十

一二年甲午乙未也於時奔走作調人者有箬庵問繼起儲加入戰團者有遠門柱百愚斯旁觀者居士則有黃黎洲緇流則有滿益旭柱著摘欵說斯著闢謬說今從略

宗統編年順治十一年條載箬庵問與繼起儲書云自鼻祖西來六傳至大鑑宗雖列五派實兩枝藥山得悟於馬祖而仍嗣石頭太陽寄託於浮山而代付投子兩枝何嘗非一派也宗教分河欲水倘謂泥於文字語言豈同爲的骨兒孫幾欲操戈對壘寧不爲識者痛哭噬笑乎徑山嚴統有富嚴不嚴之弊遂開不富嚴而嚴之覺天皇天王其說已久闕疑成信著書立言之愼固應如是會元以南岳青原俱稱大鑑第一世足見古人之公壽昌雲門不忝爲曹洞中興之祖有統系無統系而洞宗的旨敢不尊崇東苑隱德深潛得棲霞而大闡車溪一段公案去世不遠見聞當有公評

是是非非法門關係寧免紛爭獨至藉力有司世諦流布此實下策不得不爲洞上諸公扼腕棲霞顯聖久係相知徑山復同法嫡血自無坐視之理昨至吳門審知專遣座元往還兩間周旋微密在今之世寧復有秉爲法無私之公如吾老侄禪師者乎敬爲前佛後佛額手稱慶

徑山指費隱壽昌指無明雲門指湛然東苑指晦臺元鏡棲霞指覺浪顯聖指三宜吾嘗謂稱僧應稱其名號不稱其所住院蓋寺院所同也名號所獨也車溪公案見嚴統凡例亦攻擊洞上石雨方者繼起儲復費隱書云儲頻見諸方聚訟盈庭紛紜溢路未嘗不寢食徬徨撫牌浩歎蓋法門至今譬之厄羸久病之夫若更投以攻擊之劑則元氣頓盡亡可立待焉能冀其浸昌浸隆乎此二十年痛心疾首欲使天下咸歸無競之風盡坐柔和之室吾祖之道久而愈光雖赴湯蹈刃亦所不辭承紳士殷勤致懇謂兩家所信諒者惟儲一人故不自揣越俎而治得邀佛祖之靈俾法門不致瓦裂則彼此幸甚結果卒將嚴統燬版評始寢事後繼起與姜伯璜書言兩宗角立老僧與南澗和尚不惜性命以成彼此之好何心哉彼時即對天界浪兄愚菴三兄曰雲門法眼歸青原無減於南岳歸南岳何損於青原吾輩爭之盡成戲論當時濟上往來書翰悉以俗諦相稱如姪禪師孫禪師之類與洞上人相稱則不然以洞上世系有爭論兩宗輩數不易比擬也故此書兄覺浪兄三宜而箬庵與繼起書則稱老姪亦宗門掌故之有趣者

或疑濟上顯學當時尚有木陳何以箬菴繼起出頭木陳不與不知此事木陳本在被告嫌疑中無謂人資格因木陳曾撰禪燈世譜列有兩天皇誤與嚴統等雲外澤語錄十四有妄刻續燈諸錄

說曰慨自禪燈世譜行而諸方所刻將十餘處各各自譽爲正傳果孰是而孰非乎夫古人創叢林立規矩其志豈爲欲已名之高掛傳燈以爲榮乎爲串習機鋒語句求後昆之宗倘乎謀寺院關門庭祈子孫如閭巷庸俗之所爲乎今乃昧其性而區區編法門之名以濟其私不知何所圖而爲此也或曰私刻固未必行近有結交權貴上章乞聖勅刊定者是可行乎否耶曰至道之在人心自有公是公非如佛祖統紀續高僧傳豈非聖勅頒行而非之者何限世史是非天子倘不能操其柄況道脈乎雲外天隱修孫亦木陳之姪禪師也其言可謂直矣然木陳不以爲謗已也

南雷文案四有答汪魏美問濟洞兩宗爭端書云五家宗派出自南嶽者二出自青原者三今溈仰雲門法眼三宗俱絕存者惟臨濟曹洞耳近濟宗依五燈會元附註謂有兩天皇道悟石頭所傳

之天皇不再傳而絕其出爲雲門法眼之天皇則馬祖所傳者於是南嶽得四宗青原僅一宗以此而分優劣至兩家聚訟不已弟常謂昔之學佛者自立門戶者也今之學佛者倚傍門戶者也自立門戶者如子孫不藉先人之業赤手可以起家倚傍門戶者如奴僕占風望氣必較量主者之炎涼雲門法眼其宗既絕猶過去之高門巨族也吹已冷之餘爲搏室布席之光則郭崇韜哭子儀之墓又何怪乎故兩家是非不必爲之辯魏美汪溉常與三宜往還國變後不入城市者也

靈峰宗論五之二復錢牧齋書云濟雲關諍不啻小兒戲閙儒釋宗傳綿議可付一笑矣宗論五之三儒釋宗傳綿議云禪宗自楚石琦大師後未聞其人也庶幾紫柏老人乎壽昌無明師亦不愧古人風格今之爭師資授受者譬諸世主身荷無道天子不若匹

夫桀紂是也今之雖有師承顯覆如來教戒者何以異此苟得其道匹夫竟開大統漢高明太是也今之雖乏師承能自契合佛祖心印者亦奚不然靈峰蕅益即居士鍾始聲崇禎間會輯闢邪集攻天主教後爲僧名智旭其持論若此故所舉紫柏無明皆嚴統所指爲未詳法嗣者而雄視當時之密雲圓悟反不在蕅益議中蕅益可謂豪傑之士矣

順治十二年蕅益箸庵卒十六年原告覺浪卒十八年被告費隱亦卒嚴統之諍已成陳迹惟費隱卒後繼起繼住金粟竟因嚴統舊案爲居士鹽官徐昌治所翹致有賠修衣塔之事亦法苑珍聞也無依道人錄卷下辛丑年紀事云繼和尙之住金粟也殉一人之見不謀于衆不聞于鹽奔走當事爲壓服諸護法計且繼公曾受托許藏光次嚴就版八百餘塊及攜板至靈巖悉送杭州銷毀

未免老人介意但此嚴統內前四卷末五卷皆昌治捐刻以此推敲進院遲至六月十五方對張侗老招認刻還我板因於十三十四日挪金購一新做塔樣小而精巧此時河涸止可力蠲復捐工費作料匠人刻字人寫字人一齊入山造成費隱容禪師舍利衣鉢之塔明尊舊住持也無依道人即徐昌治崇禎間輯聖朝破邪集攻天主教與鍾居士闢邪集相呼應固費隱信徒也侗老張侗初獵官著甲乙倭變錄鮚埼亭集外編有跋此事可爲嚴統一諍之尾聲不意康熙七年復有晦山天王碑之諍

二 晦山天王碑諍

天王碑者荆州城南天王寺之碑也寺建於楚僧水鑑慧海而碑撰於吳僧晦山戒顯僅亭語錄十三與青原和尙書述此事甚詳曰僧自楚中攜一小刻是楚僧水鑑於荆州城中一土地祠僞立

天王道悟名色惑亂鄉愚如小說家誤杜拾遺爲杜十姨伍子胥爲伍髭鬚故事詢其所由水鑑蓋費和尙孫也就孔氏故居穿地得鐵謂有天王二字其土地祠即天王土地也天王道悟唐史紀載並無其人丘符二碑都緣僞造五百年影響狐疑當燒嚴統時昭然揭出在鼓山老和尙浪杖人與先愚庵老人及嘯峯兄竺庵兄百愚兄遠門兄惟岑兄伴我兄及法門昆季諸方正人語特詳盡即濟宗名宿從未有言嚴統爲是者當時如南澗靈巖諸老曲爲調停早有廢置此書之論矣天王名號在在有之四天王今時叢林設立庭廡固不獨荆州一處地中出鐵誠有天王二字亦何預法門事乃欲借此描摹謂是渚宮道悟可謂癡人說夢矣蓋嚴統燒廢在甲午乙未間水鑑以戊戌遷楚住鐵佛寺又三年從天王土地祠礎種揑怪不過爲他福嚴畫蛇添足法門正人已有起

而辨之者顧中間刻一碑記讀其詞旨殊似不倫前後且不足論
卽識道原尊宿謂是譌書只此一語何其敢於非聖耶夫道原尊
宿非他人部國師之子法眼之孫於天皇爲九世於石頭爲十世
當時歷代親承師師傳授從何處得有差訛苟使龍潭信不得法
於天皇則雪峰老漢必不曰自從先德山石頭以來傳此秘密雲
門法眼兩派必不絲絲傳述自云系出青原且傳燈出自景德楊
文公大年更加刪訂大年宋代名臣非張商英可比心燈出于元
末通載纂自近人並皆依據僞碑支離附會前焚燒嚴統時辨書
盈尺亦旣詳且至矣從來議論之是非決於其人之邪正楊大年
正人也張無盡敗類也不信大年乃信無盡已是沒鼻孔漢況丘
符兩碑全然無據此事三十年前余集生中丞黃元公司理一時
喝破海內宗匠耳所共聞荆州去丈室不遠豈能驀其顚倒耶

書無年月而稱愚庵孟爲先老人愚庵卒於康熙四年書與青原
和尙青原卽無可智卒於康熙十年又云此事三十年前余集生
黃元公已喝破集生余道裕元公黃端伯雪峰語錄末附余集生
辨龍潭不嗣馬祖書崇禎十二年刋版越三十年爲康熙七年則
此書當作於康熙七八年間也書中所舉洞上人名皆見世系表
鼓山老和尙爲元賢浪杖人爲覺浪盛啸峰大然笠庵大成與無
可皆覺浪嗣百愚淨斯伴我淨侶瑞白雪嗣遠門淨柱石雨方嗣
惟岑淨噩爾密浪嗣書中何以不舉撰碑人名號爲賢者諱也何
賢乎晦山晦山與無可倡亭皆以遺民逃禪本同氣類故爲之諱
也晦山婁東人婁東耆舊傳王瀚字元達國變爲僧號晦山名戒
顯字願雲庚寅夏入廬山遂主席江右瀚雖入空門悲憤激烈曾
檄討從賊諸臣云春夜宴梨園不思凝碧池頭之泣端陽觀競渡

誰弔汨羅江上之魂讀者俱爲扼腕陸桴亭詩鈔五晦山願雲和
尙于舊同學也國變棄儒爲僧駐錫雲居便道歸里過予齋劇談
賦此以贈一別廿年久歸逢非偶然頭顱悲各異肝膽喜同憐刼
火未應熄浮生寧苟全何時上廬岳攜手白雲巓陳確菴詩鈔五
望雲居我友願雲以名諸生丁國變削髮爲僧隱於雲居思之而
不得見乃作是詩一峰天上是雲居盡遠於今此結廬他日故人
來入社不知沽酒意何如讀此可略知晦山之爲人矣
晦山薙染於華山而得法於漢月弟子具德禮戒律精嚴化行江
楚名甚著故水鑑借以爲重碑撰於康熙元年水鑑刋板傳布洞
上位中符卽撰法門鋤究以諍之時在康熙六年對水鑑固大肆
譏彈對晦山亦未嘗爲諱曰惟善人能受盡言吾於晦公豈敢以
不善人待故盡言之也今法門鋤究未有石潮寧書後對晦山尤

加責備其言曰年來濟洞兩家幸安和好實法門福不謂今又突
有水鑑者於荆州城南御路口買孔蔚然文學宅基搆菴而居平
白鑿空額名古天王寺誑惑愚癡亂眞害是夫荆州城南固有天
王土地堂居民凡於事神具鄉貫則莫不曰城南天王土地堂祠
下云云若天王寺則從未聞也而有之者但曰城東天皇寺稱剳
南首刹重興爲道悟禪師乃龍潭信傳餽餅得法之地湖廣全省誌
第七十四卷載之甚詳今草市大殿巋然巷名事實種種可稽固
不與鑿空假揑之城南天王可同日語嗟嗟水鑑搆菴供佛何必
借名古蹟始爲得計卽借名亦須考郡乘寺觀類中有無有然後
借之今借之於脫空無根豈不仍成虛揑水鑑之愚一何至是晦
山居然一知識不以眞語實語誠諦語取信方來乃於舉事孟浪
之水鑑反從而文其過飾其非是豈所謂見道之知識哉吾聞晦

山亦法門正人於圓戒精磨時嘗有寧斷吾舌毋毀法門如違此誓甘墮苦坑之語刻之梨棗意在息諍乃今遽作此文以非爲是指空言有於所立之誓迥爾相違將爲可以蒙惑戒子鼇瞽方來噬晦公晦公請以自所製立誓息諍文向清夜無人處洗心淨慮細讀一遍問之自己以爲何如康熙七年秋初金陵天界法弟大寧謹書大寧亦覺浪翁與無可同門

鋤究又附有禪通劒叟是諍晦山書曰正法眼藏之布在方策也莫不載青原出石頭石頭出天皇悟悟出龍潭信信家世于荆州天皇寺巷昰以楚產習知楚事今其故里與子孫具存何所容旁參異議矧前賢刊有正誤熄邪操實諸書行世既久近在本朝甲午乙未間經朝野巨儒大公至論力爲抵正台翁爲法門砥柱豈不曾聞之熟了然于胸公之讒譖乎一聞有妄人水鑑者將土地

堂建爲天王僭稱祖剎以僞亂眞以烏有先生篡空王之嫡派台翁宜何如持公秉直嚴訶斥以正之胡乃爲文勒石佐助妄人狂騁春秋責備賢者恐適以寬妄人之過也聞在癸卯天然湘大師興台翁邂逅生生林語之故而告之悔乃復走荆訪其故老考其遺踪拜其祖塋驗其銘狀果與傳燈正宗所誌者的切著明歸舟遽取原稿于江漢焚撒之因咬齒自誓曰顯實爲水鑑所賣敢昭告于青原石頭天皇龍潭諸大祖師我若不廢此棄斷此葛藤禍如白水台翁言猶在耳江漢之間一時傳頌莫不心服子路改過之勇今妄人以尼告發而太守公差鎖擊暴其過惡于道路百醜傳播賄乃脫逃所恨太守不知法門大事不能一奮蕭斧直碎其碑以掩日月之蝕或者曰非台翁自碎之不足以了白水之誓故留之以有待也倘蒙俯鑑愚忱轉託知交以廢石改額之權仍屬之太守或合翁自命一价之使直自爲之則台翁芳名不惟遠播千古而昰老死深山亦可無憾也戊申八月杪禪通弟空昰和南奏記時年七十五

晦山復劒叟書云承論天王碑文原非弟本意弟與洞上諸知識多水乳交好豈肯存生滅心懷人我見作此不中心行壬寅偶閱藏漢上因水鑑兄勤懇求文孟浪屬筆然亦實未到荆州時作也是秋因謖國請遂親履其地一到新創天王心疑非天王遺址何故諸家記載皆云城東而此在城南急欲索回原稾水鑑已往儀眞矣豈意水鑑多事刊板傳送且弟署款不過曰水鑑海兄而已乃自更沙翁大禪師妄自標榜誇張過分豈不取笑識者耶幸近日水鑑兄傳得刻本到山拙作止刊木板未曾上石其現勒石天王者乃一椎關使李讚法文也合府官僚及勒石名字皆載碑尾

現册可證辱老法翁見教自媿一時妄作以涉爭端道聽塗說實非信史弟在青原拈香何嘗不曰三宗鼻祖且親到天皇其城西城南豈肯妄爲曲說雖水鑑兄與復古寺亦屬好事然欲以城南而混城西顯則不敢復附會矣拙作幸未刻石不必慮其傳遠前文偶爾孟浪自知懺悔倘有校正理論等事老法翁自爲主張顯斷不怙過也己酉七月初六日靈隱法教弟戒顯再拜謹復

據劒叟書則晦山於撰碑之明年即覺爲水鑑所賣誓將此稿銷廢據晦山書則此稿僅刊木流布未曾上石上石者另一李姓之文然吾嘗見水鑑六會語錄卷十有天王寺碑文乃水鑑自撰又有一荆州天王禪寺中興碑記注康熙元年撰文二十三年立石結銜稱前住南康雲居現住黃梅四祖晦山戒顯撰文又一碑注康熙三年撰文立石二十三年入志結銜稱賜進士出身奉敕提

督湖廣荆州等處地方抽分兼管河道工部屯田清吏司主事鄭日奎撰文而未見晦山書中所謂榷關使李姓撰文又卷二有天王寺立二碑兼碑文入荆州志上堂云今寺鼎興重樹豐碑鄭工部顯雲居爲文胡驛憲修入郡乘今檢康熙荆州府志卷三十八藝文祇有鄭日奎撰記無戒顯及李姓撰記志修於康熙二十四年有原任江西管理通省驛傳鹽法道按察司參議江陵胡在恪序所謂胡驛憲也然何以鄭日奎之文撰於康熙三年同年即立石而晦山之文撰於康熙元年至二十三年乃立石耶是可疑也蓋晦山於撰文之明年親履其地即發見水鑑之謬急欲索回原稿又數年而法門鋤究等諍書出水鑑不得不掩旗息鼓以避其鋒越十餘年而劍叟九十恐其人已卒晦山卒年歲數無考然與陸桴亭陳確菴吳梅村皆同學梅村家藏稿一贈顯雲師詩序云

顯雲二十而與予游甲申閏變常相約入山予率師不果而師已悟道受法於雲門具和尚今夏從靈隱來云將遠游廬嶽貽書別予以兩人年踰不惑衰老漸至學道一著不可不勉予感其言因作此詩贈之並識予媿也卷十三喜顯雲師從廬山歸詩序又云顯師住雲居十年而歸贈予五十初度詩其落句曰半百定將前諾踐敢期對坐聽松聲蓋責予前約會時方喪亂衰病無家高堂垂白不能隨師以去也卷五一具德和尚塔銘又云偉業稱同學於晦山者四十年矣銘撰於康熙七年戊申時梅村六十而靈隱寺誌七載徐增撰晦山詩文集序云和尚與吳祭酒生同邑年相若又同學才名不相下晦山既與梅村年相若則康熙二十三年晦山亦七十五六梅村康熙十年卒年六三椁亭康熙十一年卒年六二確菴康熙十四年卒年六三晦山詩文集吾未見吾所見晦山之文止於康熙十一年靈隱寺誌序吾恐康熙廿三年晦山已卒水鑑乃敢用其名立石而荆州又多一僞天王寺碑也

廣陽雜記四言冰鑑和上爲費隱和上之孫而獨冠敬和上之法嗣也冰鑑嘗參天童密老人天童曰荆州有天王道場女能重興之不勝如親近老僧耶天王即道悟道場廢久矣惟存一鐵塊基皆爲人所占和上遂于此發願尋訪久而後得竭力恢復今已輪焉奐焉儼然一祖庭矣天王天皇音既相同其人又皆名道悟皆在荆州亦一奇也由此濟洞二宗各以其所見互相是非浴血而戰兵連禍結至今未已嗟予少暇爲彼攷之自有定案矣故雜記五又有天王天皇考所引不出嚴統解惑編範圍僅考出丘玄素確有其人見歐公所錄貞元神女廟詩而已然黃梨洲答汪魏美書早已考出雖有其人不能證其碑不僞即有其碑亦不能證其

碑必眞晦山可謂實有其人矣且果曾爲天王寺撰碑矣然今水鑑語錄所附之晦山碑何嘗非僞耶非然何不與鄭日奎碑同時立石而必遲至二十餘年後耶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辨丘碑眞僞者可以此爲鑑矣雜記冰字蓋誤玩其詞句繼莊似嘗與水鑑遊也

三　五燈全書諍

五燈全書百廿卷編輯者霽嵩超永林野奇孫道昇靜嗣見本書百校閱者輪菴超揆漢月藏孫繼起儲嗣見本書八六皆臨濟密雲悟三傳也書成於康熙卅二年癸酉時永住京師聖感寺揆住玉泉山華嚴寺曾進呈御覽頒內府梨板刊行冠以御製序蓋半官書也書合五燈會元及五燈會元續續而增其所未備南嶽青原下各迄於三十七世集五燈之大成爲宗門之寶窟與嚴統之

疏陋偏激不可同年語矣

顧天皇天王仍信有二人不據景德傳燈而據襲謬沿訛之佛祖通載可云未達一間至洞宗世次悉據洞上人著述本無可議而竟以此嬰一部分洞上人之怒肆其闘諍則甚矣載筆之難也盤山拙菴智朴瑞白雪孫百愚斯嗣也聞永著五燈全書洞宗疊出五代天皇仍據嚴統特著存誠錄初刻二刻以諍之電光錄又有與霽嵓永五書皆諍此二事今錄其第二書如下

事本于眞瑩貴乎正友朋有切磨之益前有書不見答茲再持問公知洞宗五代疊出乎曾見大覺希辯自撰之塔記乎曾檢勝果佛祖傳法偈之碑文乎一載辯參覺有省覺指禮楷一段因緣親口自述公孫師資顏色相接豈比後人揣摩僞造之詞也一直載芙蓉楷鹿門覺青州辯云云卽此二碑所載便可斬盡狐疑何必

牽引葛藤搬弄是非邪聖感去二碑不遠舉足便至公若不知何謂窮搜極討邪若果不知妄自屬筆是謂孟浪若知而不取是謂眇目盲心人矣居敕建之寶坊受皇恩之榮寵作此譎謬之僞書欺人誑世清夜思之能無愧乎永公永公何所圖而云然乎不過紊亂前人之統系張大自家之譜牒如此心行恐龍天不佑憲律不容于宗鏡堂中無處著脚三塗苦趣置身有地哉雖然我更爲公謀之急據二碑釐正洞宗世次求哀懺悔猶不失爲正人若堅執續略續續等書謬辯不從此眞妄人也已矣勿足道勿足道癸酉九月二十日

五代疊出云者洞宗世次芙蓉楷下有有丹霞淳長蘆了天童珏雪竇鑑天童淨等五代而後至鹿門覺青州辯者有無丹霞淳等五代而以鹿門覺直接芙蓉楷者主有者謂無者刪削五代主無者謂有者疊出五代各是其是爲洞宗內部一大諍青州辯塔記晚出頁僞無定論勝果寺傳法偈立於明正統十一年亦未盡足據五燈續略遠門柱撰五燈續續涵宇寬撰皆主有五代者也

蕉菴筆語錄三十有攷定宗本說其略曰先老人住雲門時簡問及溈祖拈大覺香謂傳洞山二十六代董玄宰撰少林無言墝銘謂傳曹洞二十六代續略則云三十二世何也老人曰前人不謬所謬者後人以大覺無言俱出溈祖之門故敘洞上源流世代井然老僧欲正之而此書傳久若動則費手矣姑存疑以待賢者據鹿門墝銘曰鹿門自覺禪師從芙蓉楷公落髮親依久之契悟出世住大乘徵宗崇寧間詔住淨因政和遷鹿門遂終焉又青州辯自敘政和間參鹿門自覺記前後覺使見芙蓉道經鄧州得謁丹霞淳宣和間出住青州次補華嚴此確據也而後之續傳燈者祇收丹霞至天童淨一派而不及鹿門青州者或世同地異集其所聞見其遐陬絕域或聞而未見不敢擅收非堵彼此今丹霞淳五代疊出爲續略所誤蓋遠門不知丹霞與鹿門是同門昆季而芙蓉嗣曰淨因自覺卽鹿門覺非天童淨下別有一鹿門覺也今白嚴考歷祖出處世數年代眞確無疑且有鹿門墝銘青州自敘可證吾宗人應尊行以傳後否則終古不明矣

老人者三宜孟白嚴卽位中符與遠門柱同嗣石雨方而二人持論不同三宜則是符而非柱符後著祖燈大統宗統編年於宋宣和元年載丹霞淳寂謂祖燈大統刪五代爲誤於南宋乾道九年載天童淨寂引月函潛洞宗世次疑問月函則疑刪五代爲合也今錄其說如後

洞宗有祖燈大統之刻見聞其書者多非之非之不一端其著者

沒浮山之代續刪濟宗之兩祖南潛亦非之而不疑者也其據青州塔記削去芙蓉楷下丹霞淳五世南潛則甚疑而不敢斷決其非考湛然澄語錄嗣法門人明懷編萬曆甲寅師閱法雲門廣孝寺拈香云供養北京大覺堂上嗣曹洞正宗第二十六代清涼大和尚乙卯閱法徑山拈香辭同而宗門或問原序題會稽雲門顯聖寺住持嗣曹洞正宗第二十七代沙門圓澄撰遑槃會疏諸書自序皆世次炳然今之非祖燈大統者以雲門澄稱曹洞三十二傳世數合丹霞五人然考之語錄則實稱其本師為二十六代自序則稱二十七代使雲門拈香是則大統之創五人不可非也使雲門拈香非則今天下曹洞宗派不知當誰準也時己巳中秋後五日

月函本遺民逃禪見後樹泉集章祖燈大統之刻木陳曾著寶鋒

醒迷論四篇攻之載百城集廿一月函所見之湛然澄語錄稱本師為二十六代似也然吾所見湛然語錄有稱本師為三十一代者故同一語錄也甲編者與乙編者異同一編也元刻與翻刻又異同一刻也初印與後印又異蓋編者刻者印者隨時有所改易也至謂刪創五代者為欲與濟宗老宿爭坐位則誣詞耳竊嘗考之洞宗自宋南渡後盛行河北惜其時江淮河漢縱橫萬里悉為戰區古剎名藍多罹兵燹歷數百年未遭殘破者僅燕京一城耳金史八載金世宗言燕人自古忠直者鮮遼兵至則從遼宋人至則從宋本朝至則從本朝其俗詭隨有自來矣雖屢經遷變而未嘗殘破者凡以此也然區區一城能保存幾許中國分裂南北隔閡道人竄身荒谷聲聞罕通譜牒源流遂生淆亂此時為之也欲使不生異議應選舉天下同派博學宗徒開大會決定之不然彼一是非此一是非終無定論也今智朴乃以此諍超永不亦異乎使永而刪創五代不又為反對刪創者所諍乎則永固左右為難者也

其與永第四書則又重提天王之案若有甚不得已者此關諍所以終不能息也曰二月下旬遣僧持書併存誠錄去獲公欵待歸逖所言殊非雅論謂悉據洞宗著述譜五代非臆揣也謂天皇天王據佛祖通載非嚴統也試問永公洞宗著述除淨柱偈說之前更有何說偈說足據青州自撰之塔記反不足據乎偈說足據續略以前諸家金石之文獻反不足據乎請公下一轉語再問永公佛祖通載載龍潭崇信果誰屬邪本朝順治十年通容嚴統出始翻亂藏典據會元小注收龍潭為天王之嗣拔雲門法眼為馬祖之所出以致請山公詰有司公討卒至醜態百出難于為言今公

巢五燈全書不能救正其非且從而效之陰懼罪案久定人所共知故游易其詞曰據通載然通載所載果如是乎余堙頭盤山二十餘年未敢輕易論法門事恐辱宗風迫不得已四次寄書與公苦口勸誡即欲殺欲割亦不敢辭無他惟冀報佛恩祖恩于萬一耳存誠錄二刻成寄覽甲戌五月十五日

與超永書外復有上張相國素存書云近有妄人突出偽書誑君罔聖靡所不至某睽法如泰嶽睽身如游塵恐辱至道不惜微軀作存誠錄初刻成進呈覽觀今以二刻奉上我大護法不忘宿因俯垂明鑒法門幸甚素存張玉書又有與王侍郎阮亭書云某辱知遇千先生幾二十年不為不久先生知某戇直不為不深書札往復最夥不為不信而先生謂某豈好辯之人哉然事有不獲已者即斧鉞嘗前固弗暇避耳或謂出家應忍辱不應辯諍此戶外

之見皮膚之語也昔吾佛世尊有折攝二門降伏外道制諸魔王非一概慈悲以聽其戾亂橫誅也今超禾根嚴統之僞書引近日之謠言種種繆亂某若隱忍而不敢言此誡法門之罪人也前存誡錄初刻成呈覽今以二刻奉上先生靈山囑累當代鴻儒維持世道不無公論蘧廬集八答拙菴禪師書云侍者至自山中詢知道味甚適大刻存誡二錄具知衛道苦心向所以不奉報者以天界浪杖人與贊隱一段公案流傳諸方至今以爲口實似不必又煩筆舌且張無盡行事汙人齒頰其言何足爲有無哉兗親平等豈況闢諍唯吾師裁之拙菴來書急漁洋答書緩拙菴來書熱漁洋答書冷漁洋所養超於拙菴矣

惟徐華隱嘉炎撰拙菴語錄序頗爲拙菴張目然亦限於丘玄素僞碑一節至洞宗世次局外人不能贊一詞也序有云余于禪宗

雅不能爲楊大年張無垢之入室顧常留心攷證之學于方外典籍時復博稽而詳核之獨怪近者兩宗之爭爲張無盡所傳丘玄素僞碑事無盡之品視無垢不啻薰蕕觀其陰陽于惇卞之間已非君子彼所援附豈足爲信乃欲借以獨張南嶽之軍爲識已陋矣拙菴爭之急辨之疾固有所不得已云無垢張九成序作於康熙卅八年己卯華隱已未鴻博也然鴻博參加五燈全書之諍者尚有潘次耕耒則別有作用者也

石濂大汕住廣州長壽寺自稱覺浪盛嗣不知其是否也著書名證僞錄不敢不言源流就正等攻全書兼攻嚴統攻丘碑兼攻曇出五代潘耒乃作天王碑考反駁之見遂初堂別集四耒非祖全書實惡大汕耳然天王碑考皆陳說無發明遂初堂別集又有致粵東當事書與梁藥亭書答鼓山爲霖書皆攻大汕爲霖道霈永覺元賢嗣主有丹霞五代者曾爲書闢位中符同是洞宗而主張與位中大汕智朴對立者也

耒致粵東當事書謂大汕明知皇上爲聖感寺僧霽崙作五燈全書序而故將霽崙極力詆毀故將御製序所褒之書極力貶剝兼有不顧皇上道德文章之大及累我君王瞞請當今御製序文等語隱然謂皇上不當製序則皆狂悖之甚者又擅改洞宗世系刪去五代則有滅絕祖宗之罪故不得不辭而闢之夫僧人滅絕祖宗與居士何涉而耒乃熱心至此

其與梁藥亭書則因梁爲大汕作序請梁將序撤回書謂嚴統毀板乃浙中當事一時剖判之事而以爲奉旨嚴禁是矯旨也五燈全書業經御覽賜序而痛加非毀是訕上也倒洞宗丹霞淳等五代是刪削祖宗也素稱三十四世而忽稱二十九世是紊亂世次

也此皆有傷世教有礙法門之大者弟念同鄉之誼不得已作書數千言規之冀其少知悔悟又謂此在江浙必不能行不知何以得行於貴鄉三十餘年而無人檢點也云云此則侮辱粵人之甚吾見大汕離六堂集序者十五人梁藥亭屈翁山外江浙人爲多中有徐電發釚亦已未鴻博與潘耒同邑而盛稱大汕豈亦念同鄉之誼耶何毀譽之懸殊也

續構李詩繫三九選大汕詩引沈歸愚曰石濂主廣東某禪院能詩通畫理安南國王師禮之以貨幣結往來賓客分三等翰林某以所贈平等作詩文誉之石濂亦以詩文交誉翰林忿入都適臬司某往任廣東屬其猝擒治緩則有救之者臬如其言刑僇遞歸旋殞君子譏石濂之不檢而歎翰林之褊窄也臬司許嗣興此康熙四十一年事大汕本諍五燈全書而反爲潘耒所諍以致於死

固夢想不及也然大汕與翁山交惡後曾欲首其單中草陷之死地見國粹學報第七十八期選錄潘耒救狂書果爾則潘亦效汕所爲耳漁洋南海集下有詠長壽寺英石贈石公詩而分甘餘話四極詆之殆受潘之影響道古堂集外詩遊長壽庵傷石濂大師云離六堂深坐具空低徊前事笑交訌紛紛志乘無公道締造緣何削此翁注省府縣志皆不言師建寺深惜之也余季豫先生言撥鶉堂筆記四六論潘向汕索賕事頗詳可參證

清初僧諍記卷一終

新會　陳垣　援菴

天童派之諍

一　天童塔銘諍

天童塔銘之諍凡二次其一爲費隱對木陳費隱語錄十一與侍御心韋徐居士書略云先師塔銘一事關係匪輕去歲孟冬嗣法弟昆曾合上公書并王孝廉行狀祈大手筆垂留一碣迨四月望後接尊製塔銘讀之文質兼到不勝欣服但末後嗣法弟昆之名未承紀載某於此殊有隱慮焉方今木陳以代付爲事欺昧諸方嗣法十一人倘不列名則凡受代付者俱得混濫此中天下後世受其欺昧者當何如也且原叙止及木陳尚未及衆請之意與王孝廉所紀之詳在某雖不敢以已意疑人而在木陳豈必無忽略

公書自作主宰之事果爾則不惟蒙蔽某等弟昆抑且蒙蔽門下矣先師晚年駐錫甬東道播天下惟門下與有力末後光明還藉筆頭點出是天童法價冠世實賴大護法始終之前公書稿具在恐浮沉未達特重錄一通上呈記室以證其有無并求詳定原文以垂世世

書發於甲申之夏所諍者二節一爲嗣法人名不列舉二爲未及衆請此乃撰文常例固可由主者自行填入無庸諍也然費隱對木陳不信任之情昭然如揭矣徐心韋者鄞人徐之垣天啟五年進士累官江南提學御史全謝山續甬上耆舊傳於心韋頗有微詞然心韋國變後爲僧居碧溪大音菴菴有在澗樓髣髴錢氏絳雲樓結搆自題曰早已覺來渾是夢譬如死去未曾埋士論深諒之矣

同時費隱又有與廣文客卿張居士書云天童先師過後法門被木陳大壞妄代先師付法訛偽相傳不勝錯謬此如朝臣不奉王命私謁官爵罪例相等諒我居士智鑑高明早已了辨不須山埜再悉數也但先師塔上之銘舊冬嗣法諸弟昆等同具公書敦請四明徐心韋翁大手筆茲見來稿不列的傳法嗣十一人名但云某某若干人則吾十一人盡同夫已氏而凡受代付者皆可冒昧承當其關係法門豈淺鮮者且原文叙述但謂據黃介子行狀及木陳悉傳云云傳語多有未妥姑不具論即如介子行狀中原只混稱法嗣不及詳明狀爲求文之贄名實亦嫌無據然其時尚未有代付一事也況碑空千古不朽苟置法嗣於若存若亡之間流弊不大可寒心耶惟居士現身四明文治力易挽回頹道駕掖冗與山埜法嗣隱元同往一謁心翁痛切轉道此情尤望據王大含

所紀歷然開載天童一枝燈庶不致爲後人混濫先師常寂光中亦應佩明德於無涯豈惟山埜諸弟昆等永藉荷擔之力已也

客卿餘姚張廷賓天啟四年舉人鄞縣教諭癸甲之間國事大壞而江南溺于承平尚謂收復可望客卿獨愴然謂數十年來人心喪失其禍遂流于國家今朝埜諸人急須痛自克省先復其本心然後共圖國事不然恐神州陸沉事在旦夕因作復人心說榜明倫堂鮚埼亭詩集八姚江三哀詩所云恢復人心第一檄傳者竊笑聞者嘻豈知天地遽崩裂竟坐此故成陵夷乃信岩疆在方寸不恃高城與深池即詠其事也國變後入雪竇山中祝髮石奇雪語錄四有受張孝廉客卿爲僧法語曰相逢莫道休官少林下今朝又一人遂爲石奇掌書記名行恂字道嚴號退安晚居妙高峰學者稱妙峰老人杲堂文鈔一有妙峰集序稱爲道嚴尊者木陳

代付一事諸方非難至比爲父亡代父生子見布水臺集卅二復次牧馮居士札則木陳當日之不理於人口可知此天童塔銘第一次之諍也

其二則爲木陳對繼起密雲之寂在崇禎十五年徐撰塔銘在崇禎十七年文載天童寺志七至順治十六年木陳又請錢謙益爲之今附密雲語錄後嘗取與有學集校字句偶有不同大體無異惟法嗣十二人集亦未列舉此爲常例語錄則已一一叙入矣又請銘一節集單作丞公語錄則作丞公門公者牧雲門木陳不敢自專引牧雲以爲重蓋所以塞同門之口知前此費隱之諍爲有效也然前諍甫已後諍隨來天下多文人何必謙益天童在甬徐以甬紳久爲天童護法請徐固有因也錢自乙酉後名譽掃地何所慕而求之且錢選列朝詩丁集十二譚元春傳謂天喪斯

文竟陵之詩與西國之教三峰之禪並爲孽於世其與黃梨洲書附今南雷文定後亦謂三峰之禪西人之教楚人之詩並是世間大妖三妖不除斯世必有陸沉之禍牧雲嬾齋後集六擯魔論亦謂漢公跋扈士庶咸惡而薄之太史錢牧翁特甚然則漢月爲謙益所痛嫉木陳固稔聞之詩痛嫉漢月之人爲天童作塔銘其於漢月利乎不利乎漢月之徒之不能不有所顧慮猶費隱也

然試觀木陳之辨則何如布水臺集廿二復西遯超道人書云先師塔上之銘久空麟筆創懷非一日矣去秋所以重請虞山者不過借託文言以光昭先老人之徽烈耳西遯固信山翁決不幸虞山舞弄筆舌而雌黃天下也況三峰爲先師行二之子則於山僧爲同氣連枝手右而戕其左葉滋而掊其根在他人或恬然爲之尋在西遯見諒之山僧斷不出此矣或虞山信筆直書不留餘地而猶子中如玄墓如靈隱即猶孫中如谿堂如仁菴輩走一使持片楮焉而問山僧豈可不手勒入行專人請改矧靈岩之與山僧尤稱當世籍咸者乎見不出此乃規爲布置斡旋虞山又動勞足下之管城君是謂無識且昧山僧夫以明白之山僧往往見疑於世獨一西遯諦信之可慶也亦可弔也改易之銘即如命定刊雙白逵來多媟嫚乞爲山僧修飾弗備

西遯即祁季超梨洲先生嘗曰祁氏藏書自季超學佛一切視爲土苴多半爲雲門沙彌持去賣錢見鮚埼亭詩集六注玄墓剖石壁靈隱具德禮谿堂正嵓仁菴濟義皆漢月法裔雙白王廷璧靈巖護法布水臺集同時又有復靈巖儲姪禪師書云先老人塔銘去秋始託虞山屬筆七裘之報諾以今夏浴佛爲期中間詞鋒有礙漢兄和尚則山僧都未省覽老姪既陰得其事狀何不移贋山

僧俾爲刪改乃假手張靜翁幹旋錢牧老抑復何也雖老姪出乎機入乎機妙有化裁但用之以待老阮籍則所謂附同氣荷同心之語又似信不由中矣老姪自是天生狡慧山僧深媿賦性顓愚然則患難欲其相成德業欲其相劭無乃太孤老姪之心耶老姪言滿天下道敝江湖先老人可謂有子有孫是則借光多矣區區十八年來松柏既實之枯骨寒原遠煩玉步或有媟嫚得不深山僧之辠而消老人之福哉乞泯此念荷感尤多改定銘詞謹依雙白頒宣口諭即如命施行矣

季超繼起去書何詞不可得見然繼起託人斡旋謙益則有學集十有詩證之序云已亥夏五十有九日靈岩夫山和尚偕魚山相國靜涵司農枉訪郁居雙白居士碓菴上座諸清衆俱集即事奉呈四首其第四首云妙蓮花界自圓成法海何因起墨兵少分觀

天知眼淵多生持地學心平蟄螟地贖當街叫蠻觸人饒鼈角爭放箸與君同噴飯須彌盧頂一螢明

夫山卽繼起魚山熊開元靜涵張有譽碓菴僧鑒青皆繼起弟子丁閩公明專雜詠所謂大丞相與大司農左右靈巖侍退翁此亦木陳如忌繼起之一因也木陳兩書嬉笑怒罵兼而有之不可嚮邇計其時奉召入京之訊已到天童木陳正擬爲僧人之錢謙益藉新勢力以排除舊勢力其得意可想也此天童塔銘第二次之諍也

鮚埼亭詩集一言牧齋本與茶村相契及國初竟陵譚侍講主試江寧致敬于茶村如燕太子所以事荆卿者茶村叩之則長跪流涕曰欲先生爲吾家報仇也茶村慨然是日餞別侍講詩有云海內于今極可憐江南遍唱李龜年指牧齋也而是後操戈于初有

學集者實由之始矣譚侍講篆順治十五年進士竟陵之詩既有茶村爲之報復三峰之禪豈可遂無抵抗無獨有偶於是梨洲之三峰塔銘出焉以梨洲敵謙益在當時似稍弱在後人視之則謙益豈梨洲比不能不歎繼起之巨眼也碑載南雷文案六其略曰萬曆以前宗風衰息雲門潙仰法眼皆絕曹洞之存密室傳帕臨濟亦若存若沒什百爲偶甲乙相授類多墮窳之徒棗栢惡山別樹法幢過而唾之亦遂受未詳法嗣之抹殺此不附之害也其後胡喝亂棒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開先從而厭之既飲荆溪而野祭無祀之鬼開先亦遂爲唐子逋人此附而不附之害也三峰禪師從而救之宗旨雖明箭瘢若粟師弟之訟至今信者半不信者半此附之之害也密雲悟公以臨濟第十三世開法金粟師徘徊而就之雲大喜上堂告衆曰漢公悟處眞實出世先我所以屈身來此者爲臨濟源流耳老僧從來不易安第一座今累漢公當是時雲雖有憾于師心服其英偉辨博非及門所及姑且牢籠之而及門者多惡其張皇讒搆間作於是有闢妄七書天下視其師弟子之間若水火焉今之議新會者謂其從聘君無所得獨坐十餘年恍然覺如馬之有勒其不宗聘君明甚儒釋同例則師之齟齬于師門又何害耶師卒後廿九年義見儲公于靈巖出師之年譜道行錄讀之謂義曰天童師翁塔銘前有作者自子發之改撰于錢宗伯吾師之塔銘董宗伯所撰亦未備子可引前例爲一通乎義曰敢乎哉昔柳子厚爲大鑒碑劉夢得繼之遂書第二無已則有斯例在乃掇其大者言之

置紫柏憨山於末詳法嗣擯開先雪嶠信於龍池派外謂五燈嚴統也師弟之訟箭瘢若粟英偉辨博非及門所及惡其張皇讒搆

問作明天童三峰之諍由同學釀成之也碑撰於康熙四年謙益已先一年卒碑固明言與錢撰天童塔銘對立也南雷續文案一又有輪菴語錄序云余上靈巖退翁集徐昭法周子漾文孫符鄒文江王雙白于天山堂縱談者七晝夜余詩誰知此日軍持下盡是前朝黨錮人記其事也退翁遂屬余作三峰第二碑此後語錄無不有寄余書札余或見或不及見而退翁惓惓之意不可忘也繼起與梨洲之交情若此與謙益則有異矣謙益曾序繼起語錄未卒前數月又曾撰壽量頌壽繼起然其卒也繼起輓之曰笑看東澗寫新銜則其文果足重耶

二　密雲彌布扁諍

海鹽金粟寺當山有碑亭亭有扁題曰密雲彌布崇禎間費隱住金粟時禮楚黎子敷聯壁所書也後亭爲費隱弟子孤雲鑑拆廢

此扁遂懸太室樓前順治末費隱師弟相繼淪亡繼起禪住金粟改建祖堂乃將此扁卸下另書親聞室三字鈐潭沱大宗三峯員子之印裱舊扁上而懸置侍寮焉此諍之所由起也密雲者天童悟號金粟者密雲舊道場然扁非密雲手書詞非密雲自擬子穀偶爾拈毫費隱欺爲巧合本山門恒有之事無不許侵犯之條孤雲既可拆亭繼起何不可糊扁然木陳則視此爲攻擊繼起之最佳題目矣於是反正有錄杜逆有說聲討有書其書名復靈巖儲姪禪師書當末寄達時已傳播諸方並欲付梓經人勸阻卒刻入布水臺集第廿二卷熊魚山爲本師緩頰木陳竟予以一掌縞素大譁眞前此所希聞也其書略曰

山僧向來於猶子之中眎吾姪爲最厚以至忘名分夷高下甚欲舉爾住持天童愛爾施設文言豁達將來德業聞望殊有可觀也

不謂爾於先師包藏禍心筆舌譎張雌黃無忌山僧由是疎爾薄爾不爾聞問者七年去歲聞爾遷金粟往來僧俗謂爾弁髦先人欺侮尊宿稱師翁則曰天童大師祠三峯覺範則曰振祖之堂北堂有先人廟貌弗躬弗親旬香月燈潦草塞白而已山僧以爲金粟道場乃先師發蹟之鄉在他宗之人承而襲之不興食德報恩之思且非人類矧爾孫子梟獍爲心始終一德嗟嗟密雲彌布之扁何刺爾瞳亦自書親聞室三字糊之又糊抑何喪心悖理欺祖逆天若此之甚哉昔人謂黃檗勝亦奇衲子但晚年謬耳今爾晚年則一味窮欲極奢抑人揚己慢山突兀高踰須彌貪壑汪洋深淪滄海出入務同卿宰則丹塗香柏之舟招搖而過市焉受用擬埒王侯則采買定窑之盌羅列而陳餐焉服御遊從動求精妙罔思歲比荒戎室十空九今我身衣口食非由諸天報德要皆信脂

檀喜減割妻孥施我而營福者也久欲向爾深規切諫慮爾驕矜傲兀不能盡厥所懷今因爾侮慢先師之故始得乘間有言所冀改往修來化凶爲吉否則福消報盡厥戾非輕恐不止頓足扼腕之追矣

書作於康熙元年時木陳年六十七繼起亦五十八矣所以爲繼起罪者糊抹密雲彌布扁外一爲奢侈一爲兀傲尚有關涉靈巖樹泉集一段將於次章述之襲讀鮚埼亭集退翁利尚第二碑知繼起爲浮屠中之遺民能以忠孝作佛事足比宋之大慧杲不知其爲木陳深惡至此也然木陳此書傳播後繼起未聞致辯僅有門下周居士靜香名荃者致書木陳爲之調護附布水臺集來書中可略識此諍之顚末書謂雙白居士於七日過南岡歷言和尚待法姪法孫之寬大仁厚而獻植繼堂頭尤深篤自知孤負老人

處甚多聞督責之語踧踖無地惶媿欲死其來非泛常可默會也荃叨爲法嗣何敢向人一句今法戰已勝小杖渠已全受義無再加大杖之理學人傳語云有致靈臾一書欲付梓工荃清夜思維似可商略伏乞以稿見擲令荃與着使之感服尤勝刊刻倘以荃言爲不然亦祈過吳門面晉一切商萬妥而行可也總在先師翁一脈曲全之幸甚幸甚

木陳復書略謂金粟一席乃先人起家之地頃以主失其道門徑荒蕪殊可惻愴因過武原擬商諸檀擇一代司俎豆之人始覩靈巖所作所爲日以陵毀先老人爲事他不具論即密雲彌布一扁糊抹至三況其小者此山僧聲臯致討扶綱維常義不容已來諭述王雙老代渠修飾謂自知孤負山僧處甚多山僧自念道涼德鮮何能于屋大不掉之人有所歟羨獨是先師爲祖繼起爲孫以

孫萬祖爲不可長此厲階耳靈岳身爲人天知識非狂非惑公然
陵毀祖翁必聞山僧督責之語而後踴躍無地惶媿欲死者豈不
警仃洋裏更歎零仃惶恐灘頭重說惶恐乎極知尊意爲先師一
脈開曲全之路然其告文自白素非先師一脈奈何奈何與繼公
書牘底既封緘俟新春寄託轉致幸專人來附上靈岳爲感
此復周靜香第一書也尚有第二書述熊魚山受辱事魚山爲繼
起入室弟子以剛直聞天下前此天童塔銘之諍魚山曾斡旋謙
益此諍發生魚山亦在調人之列願措詞切直觸怒木陳木陳直
提汝既爲靈巖嫡子便須認得我家宗派汝非吳江令我亦非吳

江編氓遂當機一掌斯時魚山啼笑不得一座紛紜不歡而散吾
草明季滇黔佛教考曾於法門紛爭篇述丈雪庭折木陳木陳不
敢與校同是法姪法孫昔何其怯今何其兇昔爲順治十三年在
東甌庭決大杖之後今爲康熙二年在萬善衣紫榮歸之後也魚
山雖遭老而木陳以新貴驕之欺魚山君子耳使遇丈雪還奉巨
拳木陳又將何如乎今將周靜香第二書錄後
獅鬬行急未及述荃是夜同雙白至槃菴舟中一段話槃公楚人
帶性負氣其平日文章施設全從氣骨上發揮盧衷刺物以遏彼
我之意本非其能然任事既剛認過亦勇昨代靈岳下山之時原
爲本師禮足而來豈嘗有宰官在意任心之過以至傷於坦率如
爾汝之呼重房輕扁之論同來者皆爲縮頸掐指而彼尚不覺悟
其不留心於疇問可知矣老人愛人以德不忍姑息養其過誤翻
手一掌當機剪截熊父母此時似冷水澆背陡然一驚然後知老
和尚一片婆心無非慈愛子孫至意不忍以門外疎親相待也舟
邊語次皆是銘感之詞但云老和尚如是慈悲非惟寸中知之本
師亦知之今日原爲本師而來既承提誨即可云槃及本師老和
尚從此可以釋然如杜逆反正諸刻似宜寢閣議論俱可歇息矣
荃今日不避杖叱敢復進言荃等婚宦後學道之人修持未熟每
於不及檢點處露出本來習氣此槃公生平以骨氣自負固不免
偶錯要其初來代師禮足之誠蒙誨後受過不辭之勇皆足仰祈
慈炤鑒諒于語言事迹之外若云必反正必杜逆則老人一掌示
其意矣而又多乎哉萬祈弘宥寢此諸刻不日容同雙白居士再
叩函丈代荊何如
槃菴魚山僧號婚宦後學道之人修持未熟每露出本來習氣此
梨洲所以誓不入其局也豈獨梨洲清初三大儒顧王二先生皆
不喜佛藍齋詩話三言方密之閻學逃禪深已受覺浪記莊書
原屢招余將有所授誦人各有心之詩以答之意乃愈迫書示吉

水劉安士詩以寓從臾之至余終不能從也南雷文定八黃澤望
壙誌則言余於釋氏之教疑而信信而疑乃爲澤望反覆之終於
不可同而止而澤望則穿鑿三藏出觀今之所謂宗師發露其敗
闕亦遂牛毛繭絲澤望梨洲弟宗會也魚山既入其室薄言往愬
逢彼之怒讀相舟之什能毋與受侮不少之感乎然木陳復周靜
香第二書則已放過魚山矣書云
來翰述南岡艸堂山僧與槃菴一掌及居士規諭槃菴之故盡山
僧原以祖宗一脈待槃菴若槃菴果以吳江知縣自待則是門外
人又何必干預吾家事抑山僧縱年邁敢云非沙門穉子然則掌
檀越且不可況掌吳江知縣唯槃菴自任爲靈岳法子則靈岳亦
是我家子姪山僧尚可以家法繩之況槃菴哉聞槃菴因居士之
言即幡然悔悟還是讀了兩行書到底知文藏墨不敢自越僧常

雖然檗菴唐突老僧不過指大家一時腐氣尙屬無心之失不審靈岳又何心行種種毀侮師翁落之于筆見之于書以至糊抹先師名號使凡在先師門下者莫不聞之疾首見而痛心非但山僧殺然有說卽古南亦正言對使璧還趙珍豈非事關彝倫義難緘默所謂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者乎唯高明其鑒裁之

木陳自言年邁然是年魚山亦六十五少木陳三歲耳老而逃禪仍不免受辱梨洲贈魚山詩盡飄諫草支那述危舉僧條同室讐脫得朝中朋黨累法門依舊有戈矛卽指此夫爲道而受棒喝常也爲事而被掌前此所未聞此士大夫非常之辱也然木陳對魚山已放過對繼起仍不肯放過周靜香所求在寢反正杜逆諸刻今木陳復書舍此不提而金粟反正錄杜逆說仍刻入布水臺集則始終視繼起爲大敵也其必引古南爲重者亦懼力弱焉爾古南卽牧雲有五論闢漢月繼起見後章

三　靈巖樹泉集諍

樹泉集者蓋取樹植法源之義繼起順治辛卯壬辰語錄也鮚埼亭集退翁和尙第二碑言丙戌以後東南之士濡首沒頂於焦原相尋無已而吳中爲最衝退翁皆相結納從之者如市辛卯竟被連染惜文獻脫落弗能詳云然吾從諸僧錄中細爲鈎稽尙可識其大略辛卯者順治八年舟山之役甬士殉難者無算木陳繼起均曾開法天台故同遭白簡事發之始木陳曾致書繼起言前數日亦風聞此矣其詳不可得知也天城來始審中間委曲彼婦之口可以出走今昔其有同然哉但山僧自念法道波靡誰挽狂瀾而東之惟老姪與山僧共有此心然山僧老矣無能爲也已老姪春秋富强正可行道利生故今不必問其事之眞假禍之重輕縱有彌天過患山僧自出頭承當干祈老姪穩處釣舟一切坐斷卽山僧起倒亦不煩挂念

書載布水臺集二八曾經點竄與否不可知因布水臺集之刻在與繼起鬪諍之後也集中又有復覺浪和尙書言專使去後卽與靈岳繼姪赴鞠東甌庭決大杖歸聽泉司研審想別無重辟可加也所不去心者吾師未出姑孰竊以爲憂作常禪至自石頭聞已飛錫天界寧第爲吾師喜喜羣彙雲從將有在田之見耳但道與世喪人心正危猶然天地閉而未開之象尙冀吾師斂翮集發相時變動杞人之憂出自眞誠知不我誕也

順治五年戊子覺浪曾以論道書中有我太祖皇帝等字爲忌者所告繫獄一年後以其書作於崇禎獄始解覺浪門下遣老亦眾嘻峯倪嘉慶無可方以智其最著者也以故木陳復爲覺浪危然卽此可見世變之來宗門不能獨免雖已毀衣出世仍刻刻與眾生同休戚也牧雲嬾齋別集六有與木陳書亦作於此際曰古人弘法罹難何代無之如石門棲賢覺範皆英偉奇傑之人自經世患而光明愈赫赫難掩苟不經憂患又誰見其英偉奇傑也言雖如此然大難當前非養之有素者鮮不張皇失措此臨難毋苟免之所以垂爲大戒也退翁第二碑言辛卯之難寺中星散歸安故諸生董說獨負書策杖入山以是尤爲時所重其後居堯峯名南潛云

徐昭法居易堂集二與堯峯月涵和尙書曰杞人之天旣墜然豈無斷鰲足而柱之煉五色石而補之者鄙意百凡宜以靜鎭之卽此天而終墜矣尤宜以靜鎭之何也動固無益也況人定自能勝天乎近者頗聞山頭不無紛紅我心悵然及雙老北來云一眾星

散我心益悵然及聞道兄獨襆被書卷振策登山不覺以手加額曰賴有此耳宋紹興中金亮南侵兵荼采石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獨張魏公以一小舟徑進一軍見之以爲從天而降遂以退敵今以合眾下山之時而道兄奮然獨往何以異此古德云出家乃大丈夫事非將相之所能爲今日若無道兄一人不幾疑此語爲欺我耶亦不幾令天下後世謂法門無人耶心折之至不覺開懷饒舌惟心亮之近來聞見頗多不愜鄙望處獨賴道兄一人爲狂瀾一砥耳分望敬致老和尚爲萬世觀瞻不佞弟不勝手額望之

謝山之言蓋本諸此月涵即月函南潛號衍石齋記事槀七亦有南潛傳記其事雪橋詩話續集一所偶誤爲錢辛楣撰者也讀徐昭法書可見當時風聲之緊急事態之嚴重然大庾鞫之竟死即

爲赴此難而來桐巷文稿裒林雜俎和集皆有庾傳言其溺斃而未言其赴難樹泉集有偈哭之紀蔭宙亭詩集十一亦有詩哀之云弘法乃嬰難東嘉質獄行不啻如剝膚趙吳夢難成百程烟水渺一葉布帆輕風波忽反覆昏黑隔柴荊馮夷見恨晚河伯笑相迎浩氣橫滄海松風灑玉笙狗師患難忘重道形骸傾崢嶸山嶽立爲世作楷程注靈巖翁弘法嬰難質獄永嘉師聞自台趙覲舟至平望怪風覆舟師踴水中屹立不傾大庾本名趙庾崇禎十六年進士國變後爲僧受靈巖記莂名行韜此赴難之最顯者不獨南潛也

嬰難之經過略明則可進言靈巖樹泉集集有靈巖學人昭柄序昭柄即徐昭法也序曰事之從歡喜讚歎中出者其事不立道之從安樂愉快中得者其道不明故子輿氏曰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生者道在之謂也非偷視息全軀命之謂也苟道從吾而明前吾之聖相得益章後吾之聖示之周行則九死猶生也千百世猶生也而欲安常處順飽食煖衣以希之吾知其沒世而無遇也靈巖儲和尚印宗之所稱肉身菩薩實誌之所稱傳佛心印者也海內緇素翕然宗之而辛卯壬辰之交諛羅世網幾蹈不測賢士大夫無論知與不知皆殫竭心力欲脫師此厄如手足之捍頭目而師怡然受之身入湯火無所辭避今其言具在可覆按也其佛法非不學者所窺而讀其書問詩偈可見其衛道之嚴任道之重其與諸方往還言及續慧命寄道統則義形于色勤勤懇懇若恐當吾世而墜地者至于吉凶禍福則曰此定業也曰委然順受也非所謂不以其道得之不去者乎曰使眞宗不墜雖此身碎爲微塵猶爲幸甚非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乎曰果自反無

愧即有意外風波自然久而論定非所謂禮義不愆何恤人之言者乎曰道人家得力全在不如意處曰鑊湯鑪炭襲裳就之非所謂無入不自得而見危致命者乎噫乎何其深有合于聖人之道也夫日月光華炤臨無際而一經風雨薄蝕若愈增其晶瑩皎潔者古之人有行之者矣大慧弘法嬰難竄謫梅陽嶺海瘴癘非人所居而緇衲奔湊法席愈盛識者謂其所說之法函蓋天地囊括宗乘無他憂患成之也師不其然乎

居易堂集十又有書先文靖公墨刻後贈靈巖老和尚一文曰嗟乎此先文靖公自初筮仕以及畢節十八年中見危致命之死不渝之手澤也乙酉之禍先文靖從容止水枋痛悼罔極即倩臨摹善手勒之貞珉嚮楊百本非其人不示也癸巳秋靈巖大和尚以樹泉集屬序於余見其往還听夕率多遺民故老而所爲流連風

景舉目山河者又多殷寥周禾之悲焉此實唐宋以來諸大善知識中所絕無者也余故特出篋中藏本裝潢成帙致之座下乞師即以忠孝之旨衍說大法庶使臺端碧血直爲人天光明幢乎讀此可略知樹泉集之內容然孰知木陳之諍即由是起也前章言木陳聲討繼起書有關涉樹泉集一段今錄如後

最可恨者本一南通小販專賣李四器盧如山僧居廣潤時爾應臨海天寧鄰封打齋諸山常奎爾則載之語錄曰廣潤某和尙請師上堂嗣後山僧與爾同遭事議名挂按君白簡爾時祇託天城傳一口信上山僧旋即門封戶閉杳不知其所之矣山僧裁答爾後自分臨難不可苟免徑詣臬司投到遲爾三月始來至明年質獄東甌爾則不勝怨天尤人及乎杖決憲庭爾之徒屬益怨山僧嗣悔自用輕出累爾即爾亦稱此行不是法叔老和尙小姪不願

有生何事舉之後遂有如許誇張之書見之樹泉集哉豈非爾生平之言類皆妝點出來以欺世盜名者乎昔也按君參奏劾爲妖言彌勒下生今則以彌勒後身自命矣然則當日何不一款招承必高叫憲天以求哀赦其故何也昔也台邑圖形杭都畫影露布長書會打繼起賊禿今則以天台古佛自居矣然則當日何不臨凡降世化導衆生必通途畏過黃品偏僻違遠家子又復何也則是爾欲欺世而世不爾欺爾欲盜名而名不爾盜究竟一文偷不得至今空作不良人非爾之謂與他若千籠百絡結勢要權謀徑山攘金粟正晝攫金之態蚖蛇戀窟之羞魔梵修羅之大慢過慢增上慢火刀血塗之苦因惡緣極障緣皆爾一身占盡矣

木陳之諍如村婦罵街殊失善知識體統黃梨洲至平陽木陳弟子曾出百城集請爲刪訂梨洲序之曰世無文章久矣釋氏爲尤甚釋氏以不立文字爲教人亦不以文章家法度律之故今日釋氏之文大約蟠蟄在東莫之敢指嗟乎無言則已既已有言則未有不雅馴者山翁之文亦不免於堆垛妝點然稱情而出當其意之所之既不顧人之所是所非并不顧己之所是所非喜笑怒罵皆文心之汎濫如是則於文章家之法度有不期合而合者矣有於習染之戔戔乎今百城集無此序而仍用布水臺集之錢謙益序吾在南雷文定後集發見之木陳謂樹泉集之言類皆妝點出來梨洲謂山翁之文亦不免於堆垛妝點抑何針鋒相對也然樹泉集順治十年已刊布矣木陳何嘿爾而息至康熙二年始與密雲扈事并案乎蓋木陳始與繼起競遺老勢力不勝繼以新朝勢力競繼起之遺老勢力亦不勝乃憤而出此噫異矣居易堂集二有與靈巖曇應和尙書言風波之世闔諍之交誓不欲以此身一

涉其間故今不特欲口絕譏評亦并欲口無讚歎恐一有讚歎則又爲不讚歎者生嗔如何如何此諦并可一呈老人使一開笑口且以見不肖之所存也曇應名文杲孫愼行猶子亦繼起嗣昭法標榜繼起太過遂爲不喜繼起者生嗔標榜亦須有限度乎然閱一年繼起六十昭法爲壽序又讚歎如故序見居易堂集七其言曰

余不敏獲侍吾師十有七年矣俯仰十七年中法門之多難世網之高張人事之日窮天心之未悔於吾師一身之所遭逢而一切可駭可愕可歎可涕已不啻吹波而煽燄矣吾師或談笑而麾之或不見不聞而置之弘法嬰難命如懸絲荷擔大道者固然而吾師今日所爲固極難耳不爲毘邪之杜口則眾忮不息不爲子輿之好辯則大道不明且異乎吾者之爲異其異小同乎吾者之爲

異其異大以事爲諭譬其害淺以道爲謠諑其害深而吾師皆任之而皆受之故曰吾師今日所爲極難也甲辰春二月八日爲吾師六十壽誕之辰名公鉅卿操觴稱祝歡喜讚歎而余獨質言其詘者阨者以爲吾師壽自以爲知吾師獨深也名爲言詘者阨者而其實仍爲讚歎同時吳梅村壽繼起詩有不談紫衣誇妙相惟憑白足偏諸方之句亦隱指木陳此諍所以終不息也

四　牧雲五論諍

牧雲五論皆攻擊繼起師弟之詞作於康熙初元刻於康熙十年牧雲卒後則未知果爲牧雲撰乎抑假牧雲之名以行乎密雲悟之下二牧並稱而木陳自赴召後聲勢赫奕識者鄙之牧雲則始終烟水一期深自韜晦門庭壁立見者望崖援鵝堂筆記四九言牧雲居嘉興梅里一村寺沐塵盛與從謁之閉門不見曰我方出

世子入世奚相見爲是二牧晚年本冰炭也然木陳攻擊繼起師弟仍恒引牧雲之言爲重自審新朝勢力不足懾遺老之心不能不借遺老所信仰者以爲聲援此五論所由刻也康熙二十七年五月編素公集虞山毀五論雜詩板吾求之久而後獲五論者一叛師二謗祖三惡狡四惱愚五攝魔凡七千餘言並雜詩十餘首刻嬾齋後集後即爲嬾齋後集之第六卷

其叛師論曰天童老人謝世二十餘年矣與福洞祖又先之二十載時日益遠漢公之事何言哉惟是靈巖爲三峰子作天童孫不能蓋父之慈重與茂祖之訕近作年譜揚詡其師陰抑洞祖若不有當年及門一事尊卑倒置教育推開壟斷爲心滅倫欺世是可忍乎余雖衰朽忝在父行重感人心之傾危少疏往日之情事託之歌詠且感且歎其間厭述漢公之悖若寬假於靈巖者何也靈

巖之悖漢公開之也綿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謳無意移俗而漸染若是況漢公生平所爲著於肇壘見之行事朝夕教誨其子式穀似之則無父無君無師之心乃靈巖之素習也伏閱世祖皇帝曰應萬幾留神內典覽三峰抗天童老人之書雷霆赫然斥爲跛厄之夫以此知佛祖之徒雖處世外而師尊弟卑罔違名教執謂三峰茂倫害理遂寬斧鉞之誅乎

漢月年譜作於順治十八年木陳北遊集亦刻於是年密雲崇禎十五年卒今云謝世二十餘年又引北遊集述順治斥三峰語以是知此論作於康熙初元也與福洞祖者洞閱法乘見五燈全書百二十牧雲剃度師亦漢月所嘗受業者也論名叛師論末忽謂無君爲靈巖素習危言聳聽與牧雲平日之言不類繼起號稱以忠孝作佛事烏得謂之無君但不與木陳等同其君耳

其謗祖論曰靈巖既扁其師初受法處曰親聞則是幸其師面聞是法於天童老人也古者有舍全軀而乞半偈其重法固如是也若是者宜何如酬天童之恩而不負天童之以大任授而師及而孫也若之何狃而師之悖踵而師詆而祖也則所謂親聞者又將何以自解焉噫人道之不修倫理之不講而儼然踞佛祖位稱人天眼即世俗可愚而自揣其中爲何如哉夫子曰汝安即爲之夫如是則非天童見絕於靈巖而靈巖自不爲人類久矣夫何責哉親聞室者繼起自書懸於金粟侍寮之扁亦順治十八年事已見前章吾謂牧雲五論實爲木陳聲援至是又多一證

其惡狡論曰疇昔漢公曾事洞祖矣山中之人稔知其心術則其嗣天童也猶之乎事洞祖也始而親之尋即背之始而尊之尋即叛之曾不少變其習何哉漢公畏人磨礪洞祖於法乃奪其意見

過事則繇其狼戾宜其背也漢公喜人稱揚天童乃直判之爲知解宗徒宜其叛也由是觀之漢公豈欲有其師尊其教踐其實者歟特恐名譽之求而弗得也故其背洞祖則棄如遺矣叛天童乃陽附而陰排猶有不能舍之情何也洞祖者本色住山人也無機智襟懷坦蕩不汲汲於榮名利養漢公以爲如是而已矣不足依也天童老人者有過之也衆星羅天明者獨月熠火雖舉太陽莫偷意今臨濟之道舍天童奚適哉則非附天童而我之名不揚非借天童而我之法不行故雖不欲有其師然不得不師雖憾天童而卒不能舍天童也靈巖蓋是則是倣者也雖然如是而止漢公未大爲狡也惟其意更謂今之海內但知有天童則天童識愈已也又嘗卑我爲知解宗徒矣索之何哉於是復張其說而駕天童之上曰我法勝於天童或詬之曰子之法苟勝何反屈於人則以

紙上源流未得爲解嗚呼豈海內之尊天童在一紙源流耶此一妄也亦一狡也其說與北遊集毀三峰之詞無異吾故疑有人假牧雲之名以行也

其憫愚論曰潙山云道人之心質直無僞夫漢公之謗師毀師行詐法門誠不可以訓世今已再世矣其風固不可長或曰靈巖亦好大喜名者也其家風信然余曰名者實之賓古聖賢之名皆有可稱之實實者本也今靈巖阿其師習其僞喪其本初不知取名之道彼所取者不過奢靡受用嚴飭門庭倚仗聲勢博目前愚子贊歎之名而已豈正人君子有德有行百世不朽之眞名哉

夫謂繼起好大喜名似也然謂繼起所博爲目前愚子贊歎之名則當時之歎喜贊歎繼起者真徐昭法若昭法爲愚子則必國破從新朝北闕官高依舊老東林始爲智子也康熙十一年繼起卒時五論已刊布昭法仍不避愚子之名爲哀而贊歎如故曰昔昌黎廬陵爲吾儒豎赤幟而濂洛以下諸儒復揚其波詆訾佛道幾同楊墨歷千百年固儒曲說牢不可破而荷擔佛道者未能一辭而闢之何也垂世立教實以道而不以言在躬行而不在闢諍也苟無其道言之何益苟非躬行靜之愈損惟吾師一以忠孝作佛事使天下後世洞然明白不特知佛道無礙於忠孝且以知忠孝實自佛性中出則吾師之於佛道世道爲何如故于其逝也無論知與不知皆爲流涕憑龕一哭聲若崩城嗚呼可以見人心矣或曰吾師之以忠孝作佛事可得聞乎滄桑以來二十八年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每臨是諱必素服焚香北面揮涕二十八年如一日身爲法王年垂七十而明發之懷孜孜靡已有非賢士大夫之所能者吾師之忠于國孝于家者如此而又推其忠孝之心以翼莊

生全天下之忠臣孝子不容悉數即嘗爲不肖枋排大難禦大患者謬以枋能無毀先人之志孝也必使枋能無失故國之身忠也詞見居易堂集十九惜牧雲已先一年卒不見昭法贊歎之詞然木陳則猶及見之未識生嘆奚若耳

五論最末爲攝魔論曰夫言誇師毀師憎師嫉師法中大魔乃華嚴經中普賢菩薩誓耳不責爲兒徒不責爲逆子直謂之魔何哉以魔有大力故也漢公不然自闢書出垂頭喪氣凡至道侶家見有闢書即收去見天童會裏人即匿迹避影風聲鶴唳疑皆晉兵以是觀之漢公又非有膽氣强有力者似未可謂之魔但撓亂正法謂之魔亦可

是魔非魔吾人不辨惟謂漢月見有闢書即收去似非事實吾嘗見繼起重刻天童七書三書序言弘儲於崇禎癸酉在萬峯侍者

寮見此錄歎曰大人哉用處乃爾爾丙子丁丑見此錄廣布鄉邑遠壬午以後問之來學禪林中流行漸少空山無事閒行至香乳寮復見此錄慮其日久湮沒隨命刷印房重梓流行弘儲生平逆順因緣一切消歸向上即先三峰和尚前後復言慮不知者謂事屬於爭概不行世茲刻蓋以昧昧然傳天童者唯恐是書之不行道豈有是非勝負乎哉據此則繼起師弟見聞書不特未嘗收去且嘗重刻流行攝魔論所言豈非出於裝點乎故吾始終疑五論非牧雲所撰也

王士禎居易錄二七言予嘗讀三峯藏禪師語錄及五宗原以爲末法中龍象其提智證傳闡發臨濟汾陽之旨欲遠嗣法於寂音亦天童之諍子也而牧翁列朝詩謂三峯之禪爲孽於世詆誣如此豈別有謂耶此猶門外之言若覺浪盛則固嘗時巨子無所偏倚覺浪語錄十一有靈巖夫山儲像贊曰濟下巳仆之宗決不可無天童又不可無三峰更不可無夫翁問離爲靈巖知己莫不是棲霞老儂可以結束兩家之諍矣

丁開公明事雜詠云三峯漢月古禪堂鐘板飄零塔院荒是道是魔吾不解山門竟有蔡忠襄注蔡忠襄懋德爲漢月入室弟子在太原圍城語人曰吾學道多年已勘了生死今日正致命時也雍正摧魔辨異錄爲漢月作並令天下撤其鐘板又稱漢月爲魔藏溥吉忍爲魔忍據南雷文定後集四張仁菴墓誌仁菴名岐然字秀初蕺林稱仁菴禪師天童三峯有宗旨之訟三開七開三峯壓於師弟之分幾如鄭綏溥吉忍在安隱作五宗救以申三峯之屈大概多出仁菴三峰之道賴以不墜梨洲入哀詩旨入南都防亂揭竿參安隱救宗旨即詠其事也仁菴圓寂後爲偕名濟義雍正

而知五宗救出仁菴也必將斥之爲魔義矣門多忠義亦易爲不喜者生嗔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宗統編年康熙二十七年條載鶴林牧雲門和尚寂已久時刻其嬾齋後集末附五論雜詩皆毀誣三峯靈巖之語鶴林法孫雪鑑秀峯兩和尚皆云論詩之刻爲人所誤親賫板至虞山與福集閩邑士紳耆舊禮佛懺悔劈板焚之鐵牛居士錢湘靈七十九老孝廉札報許青嶼侍御曰是役也非爲三峯奮螳臂正爲古南拔渴爺耳祥符蔭曰佛祖住世各相讚歎稱揚以引衆生信向增長福慧未聞有毀訾雌黃退人善根者書之以示立言者不可不慎毋逞一時之婾忌而爲正人公論所不容也紀蔭繼起法孫錢湘靈棄菴法子其祖三峰繼起固宜然不若覺浪盛中道而立之言爲可信也

清初僧諍記卷二終

新舊勢力之諍

一　雲門雪嶠塔諍

丁間公明事雜蘇又云天童法嗣滿人寔萬善巾瓶奉御顏獨有獅翁不傳拂心香雙辨壯河山注天童悟弟子多開堂說法道悉亦其一順治間召至京住萬善殿雪嶠名圓信與天童悟同得法於幻翁獨不傳法惟授金陵殉難之黃端伯與浙東死事之徐孚遠時稱雙辨香鮚埼亭詩集一有雪嶠和尚雙辨香行雪嶠之開堂徑山也從之者三千人顧未有付法相傳最後得江西黃端伯即付之及徐孚遠請曰某或亦端伯之亞也雪嶠相對而笑亦付之後二公皆殉國說者謂雪嶠之冰鑑也而木陳撰禪燈世譜

於龍池派下獨創去雪嶠今續藏影印本世譜有雪嶠者後復增入也北遊集三載上見禪燈世譜曰此書老和尚集得極好但幻有傳和尚下因甚不載雪大師師曰本有名字在磬山前因雪師自謂上嗣雲門始刋去其名據雪嶠自述則當初在山陰看雲門語錄得他的力豈可忘卻所以一齊拈香供養諸方便道徑山遙嗣雲門其實不然云然何以後來世譜又增入雪嶠則以順治之推崇也

北遊集六有越州雲門寺與修疏引云今上好善忘勢居然古帝之風而嗜道求賢不間匏莞之賤爰自已亥仲冬以來徵車四出博訪禪門耆宿而余亦忝舁天書下逮馳驛上京蒙上恩遇待以不臣每當叩擊玄關未嘗不虛己深誠勞謙選問尤復紡懷先德企慕前修然獨於雪嶠老人之高風逸韻日理於口殊切景仰之思及余辭闕還山倘以道影購求是託則今上之於老人豈非夙緣有在者邪夫越州雲門寺海東望剎也雪嶠老人實發迹於斯開悟於斯闡法於斯歸眞窆窆於斯詰人遂往曾幾何時今僅數椽屋矣復爲風雨之所摧剝吾閩君子愛其所親敬其所尊凡爲臣若子于君父之所重疑莫不皆然昔者曾晳嗜羊棗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一微物以吾親嗜好在斯焉且不忍食之矧今上之嗜好老人如此而越諸賢士大夫同爲臣子顧于君父所重之人之室廬忍聽其覆敗不一出手匡扶之豈理也哉余還山過越道道際上人以與修雲門之疏言來告故余不序次雲門之往蹟何如而獨播宣上意者蓋欲越諸賢士大夫知宸衷攸倘將廣推愛敬之思當有以仰體君父云爾

此木陳第一次以其新君父之嗜好告越人也新君父既嗜好雪

嶠則禪燈世譜不得不仰體新君父之意增入雪嶠北遊集卷首又載有御札云錫杖還山時榮寵念茲覽音問式慰朕思來伴言旋裁書附往並有欲語者朕每念法門甄景先哲知雪嶠大師藏塔卓立雲門後學諸方應共瞻仰比聞山界雖分基址漸圮恐年深人遠陵毀堪虞今特捐五百金重爲修治雖未必足窣波之費然經朕一爲整葺人必改觀起敬自不敢復行侵侮矣禪師重念儀型久懷崇飾當勉爲經理承朕敬禮尊宿之義以副風心故茲特屬禪師其悉之此札並載康熙紹興志五十六雪嶠傳雪嶠卒於順治四年塔雲門右隴距木陳入京之歲不過十一二年塔址何至傾圮竊嘗疑之初不知木陳藉此以與具德諍也

具德弘禮亦漢月弟子久住靈隱與維起齊名康熙六年卒宗統編年論之曰鄧山靈巖靈隱海內稱佛法僧三寶靈隱門庭甲天

下學衆滿數萬指不減南宋佛海時具大方便有大慈圖悟不及施之手眼至沉幾駿發則又度越於古雲門眞敎唾廻天揚眉倒日故能擔荷如來稱後勁諍子也晦山爲具德行狀稱師受江北請轍環一轉萬人擔擔時適盛夏揮汗成雨至洗浴水一時咿嗌宋元以來法門罕見故師有偈曰五千衲子下揚州百億瓊花笑點頭七尺烏藤行活計憑何面目得風流此偈流布海內外其盛若此木陳好諍對繼起頻加攻擊旣如前卷而對具德則未嘗以一矢加遺抑又何也偶閱續甬上耆舊詩七二有錢布衣豹過育王寺一絕云雨過松堂靜秋來玉几深如何清淨域猶未泯爭心注具德欲與育王木陳阻之是木陳與具德未嘗無諍也謝山生康熙末已云文獻脫落今去謝山之世又二百年舊聞散失益甚近聞百城集七發見有復機石胡封翁書始知前者御札實木陳

攻擊具德師弟之利器書作於康熙六年未知在具德卒前乎抑在其後乎具德蓋以是年十月卒也書云

頃者廣孝改册一事知諸檀極力調護殊費深心但山僧區區安全微念尙荷默成乃先帝保護雲門一片苦心三目獨不見原何也請得以降詔始末爲諸檀誦之山僧以曩劫因緣得談禪對御日奉天顏竊見先帝景仰雪嶠大師道德每每頌說不休及山僧得請還山上留旅巷山曉二子在京開法不時召見因詢大師藏埯知在雲門殿址爲廣孝具德侵毀盡然痛傷二子曰今其徒智淵復耽耽虎眈恐雲門一抔土非大師所得有也上曰其如藏埯何數日後上從南苑歸謂二子曰昨師兄輩所言雲門事朕連夜卧不安席思所以保護雲門之策莫若裁書一通捐金五百兩委託老和尙爲朕崇飾一番則可保無虞矣二子曰皇上誠欲保全雲門不如詔降有司恐彼强横老和尙不在意中也上曰若是則彼自取誅滅非關朕事於乎皇天后土實聞先帝之言矣故詔書有陵毀堪虞及不敢復行侵侮之旨山僧受詔之後以上旣寅天重違宋公荔裳及鄉老先生之意仍讓竹園爲廣孝出路則山僧所以曲全廣孝亦旣至矣今三目復賄弓書舞敕部册計圖併吞不惟目無三尺豈目有先帝哉然山僧復不審皇皇先帝遂爲三目屈辱如此若夫當事持論自有天日鑒臨山僧安敢置喙第蒙憲敎故敢以先帝保全雲門隱衷瀝思泣血上聞諸檀而已

三目智洞具德法嗣繼具德住持廣孝者也雲門與廣孝昔合而今分故有山界之爭然雪嶠塔在雲門與木陳何涉據禪燈世譜木陳旣排除雪嶠對雪嶠自不推崇今何以忽爲雪嶠藏塔泣血書中先帝二字凡六見髣髴武侯出師曰皇天后土實聞先帝之

言夫帝旣賓天則此言亦惟皇天后土聞之孰證其眞僞哉曰皇皇先帝遂爲三目屈辱如此此則極慫慂激動之能事危哉三目憑何抵抗此炙手可熱之新勢力耶故此一諍也在木陳可謂躊躇滿志矣

北遊集五有由京園抵吳越水程四千有奇官舟所過贍敬皈依者傾市井一首違涉關河道驚聞聳百城聚觀如堵立稽首若潮砰由上尊崇意發渠向慕情乃知君子德風動小夫傾後嘉興藏本已刪去又百城集九有復華山見月和尙札順治十七年官舟中作云遙望華山片月風露娟娟不禁神思駿躍第恨無因飛渡長江一睹記光華耳去秋九月謬承寵召入京皇上求道方切再四慰留今春大壽遂不能敬致封祝殊爲歉然然每于上前揄揚道範少申企慕之懷茲者夏五之望得旨還山水涸途遙遷延抵

邢僅一衣帶水復以天使陪從王程有限促席晤譚又不獲願緣憧何如薩遣侍僧代問興居外上所賜二十五條比量衣裁凡三頂分一奉高座乞說戒禮佛時披之幸邀福德爲上增益遐齡也所有不腆敬呈別幅臨楮可勝繾綣之至

見月雲南人明季滇黔佛教考曾詳爲介紹順治十七年卽永曆十四年時西南猶奉中國正朔木陳乃以此矜見月何其陋耶居易錄二四有康熙卅三年紀事一則言金粟木陳忞公順治末應詔入京賜號弘覺國師南還至淮上與諸當道酬酢氣燄烜赫從者如雲爲諸方口實嘗一至金陵其弟子某供張甌斁百金至稱貸以應康熙乙巳子謁華山見月律師師憖額語予云某舀中面上只有國師大和尙五字頃樓霞楚雲禪師亦云今高僧名衲所至招搖衒鬻以要覩蘐有司關防甚如巨猾誚忞也

乙巳康熙四年漁洋追紀前事也玉林賜號國師木陳賜號弘覺禪師非國師人以國師呼之耳始吾見居易錄知見月不滿木陳而不知其有分贈賜衣之事今觀百城集則見月之憖額其有由乎以見月視木陳猶糞土耳楚雲名與源覺浪盛法孫竺巷成法嗣木陳煊赫一時而所流傳於緇素口碑者若此世榮烏足尙哉況爲學道之人也

百城集三十又有見聞一則記一僧人受賜如小說故寫有意影射具傷其言曰武林屬某寺有僧某住持多年一日忽有男子所將侍從及諸行裝皆甚都麗踵門而告僧曰某從京師來我某旂王爺新修一寺欲得南方善知識于中弘揚法化久嚮吾師大名業經奏邀朝廷特命某來敦請所賚金帑亦甚厚願僧某信爲實然擇日登程矣其男子復語僧曰我王爺居宗室之長諸王殿下皆其子姪昆季師至京日咸來造謁亦宜備諸方物珍玩以餽遺之使其延譽朝堂皇上必然召見師道豈不大光哉僧某由是感塲衣資不足稱貸而益亦近千餘金然後登舟啟行舟中器具厥用儻爾王侯陳設僧某喜不自持及抵維揚忽有十數道人跪拜河干請僧受齋其男子故爲罵詈曰我王爺願望大和尙旹至京汝輩何人敢來邀我程期麾斥不允諸道人哀懇不已其男子始詰僧曰觀此諸人果眞信敬三寶者某停舟半日用全吾師慈悲攝受之心亦弟子方便事也令隨行一衆齊登岸赴齋至則齋筵肆設極其隆備一果一蔬皆諸道人從容跪獻迨將日晡則漸次入內久而不出使人窺瞰乃一祠宇虛無人焉亟率衆歸舟則前舟已失不知所往僧某方頓足長吁我被渠販賣矣

僧人奉召入內廷賜號賜紫事所恆有順治十一年別山在奉召

入萬善殿賜號靜善禪師見五燈全書六四康熙十一年桂芳林奉召入萬善殿賜詩賜扁見五燈全書百二忞何嘗有所誇炫況京中貴人新修寺院延僧住持更屬習見某僧被騙亦何足異木陳之記此事蓋欲顯已被召之榮而某僧被騙之可唾耳然究有其事與否某僧究係何人謂住杭多年有大名得維揚道人敬仰甚似暗指具德果爾則其心理之齷齪尤可鄙矣

二　平陽御書樓詩

平陽寺在會稽化鹿山舊爲平陽觀崇禎間山陰祁虎子彪佳購爲別業藏書其中虎子殉國難別業頓毀木陳應召南還構御書樓其上復恢大其基爲平陽寺西河合集序十六有募修平陽寺大殿疏序當木陳之應召也士大夫多非之何非爾以其未應召前深於故國之思與忠義士大夫等厲厥有疏春蕖有風不勝原

廟之悲極寫煤山之痛然曾未幾時走馬應新朝之聘矣先是玉林亦奉召一再堅辭使者至於三啟奏不許官差催迫寸步不離如影隨形擬於押解不得已就道至津仍稱病有旨許問道舉即放還乃入京此據趙琦撰玉林年譜恐有飾詞據木陳北遊集載上迓大覺應詔始未因緣且言當日在山即堅卧不起到天津卻欲餓死不來如人家請客相似客到門不肯入教東家體面何在朕是直人便草箇札子數他一上故論佛法朕當拜他若朕去歲教他一番報恩和尙又當拜朕似此則玉林當日情景實有李中孚傳青主之風木陳對之當有愧色還山而後木陳著北遊集誇耀恩遇復於天童寺建奎煥閣平陽寺建奎煥樓與玉林正相反據藏指月錄十九玉林傳言上賜大覺普濟禪師金印師雖受歸並未一經展視行峰撰玉林年譜亦言師自赴召還山後對御論

道之言未嘗形諸口吻至欽賜紫衣金印等不獨從未一用即最親法嗣亦未嘗得覩逮涅槃後繳勅印歸庫衆始獲見故鹽官范騤有頌云風流處也不風流底事人間敢唱酬說法屢回天子詔還山不起御書樓贊歎者如斯宜爲不贊歎者生嗔此御書樓之諍所由起也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此老杜哀江頭句也順治十年癸巳繼起出樹泉集木陳亦集同人詩文題曰新蒲綠顏傳誦於世實東十子詩選有王撰讀山翁大師新蒲綠依韻東寄一首云江頭父老話興亡蒲柳春光又十霜徒有子規愁望帝更無鸚鵡憶明皇唐陵麥飯悲寒食漢闕桑門祝上方指示傍人垂流涕諍堂鐘鼓暮雲黃及其應召也甬士咸以新蒲綠嘲之續甬上耆舊詩六五張即圖立中有浮

屠道恣北上一首云北地惡風塵如何上道頻非關追六祖不亦笑三人饒弄璽干舌難藏鼈什身新蒲依舊綠莫忘舊時因卷九一董巽子道權聞客談天童近事亦戲作二絕其一云文字傳燈記北遊鋤山擬築御書樓從今不哭新蒲綠一任煤山花鳥愁南雷文約二巽子墓誌謂嗣法木陳者持刀欲殺巽子逃而免然其弟子中不以應召爲然者亦大有人在續甬上詩五十錢聖月光補入太白山贈西照雪樵兩師詩注云時兩師匯弘覺老人應召歸自都下非其志也又出山寄勉安可泣請開壯詩有云渴來暫憩集軒世此去仍堅黃瘖心寄語三三同學侶判明有夢攄招尋又挽寶雲汰師詩寒宮已蓋西川操出世還飼鶴禪庵栄鼎既逢仙鶴字伯調詩堅拒還俗抽關揮白刃[illegible]

光緒錢忠介肅樂從弟西照龍泉郭忠烈維經子可立休寧金文毅聲子雪樵名眞樸五燈全書云是漳州徐孝廉即編次北遊集者西照濟宗世譜作犀照四人皆木陳弟子寶雲周齊曾則石奇弟子也續甬上詩九高玄若斗樞有晤天童西照禪師言詞激昂問其姓名堅不肯答既而知爲郭公雲門子也感賦一首問關離虎穴香界一枝安圓面恆相對丹心耿未寒乾坤藏姓氏海岳判衣冠更嘆空門裏塵塵也易干又有與可立談時事二首其一云壯心違晦託禪關把臂深談淚雨潸騁望中原堪遲掌飛魂萬里繞燕山統觀以上諸詩及注可見木陳門下之不以應召爲然也寒香道人戴苞翁亦受法木陳續甬上詩四八載其寶殿梅花絕句有云休恨人攀折其如隱不深若於危障植何處野曠尋既矢冰霜節應堅丘壑情若移東閣去斯負北山盟全謝山跋謂此蓋

爲木陳而作以其應召入都也師有斬德於弟矣范叔又有稗頌云風落殘紅點翠嶺白雲深鎖洞中春不教一片隨流水何處飛耶來問津亦與梅花絕句意同皆歎修行之不可不密也

同時粵僧弘贊有與昺溪書見木人剩稿二云空王風化與法兄同跨猶猿來鄉與法兄同出頃聞法兄修行不密被人天子見知此又因緣不偶覩弟才如枯樣跡類閒雲相去天壤矣昺溪即玉林弟子玓溪森木人不以玓溪應召爲然自不以木陳應召爲然蓋當時道俗識大體者尙衆惟木陳耆而好靜自東甌庭決大杖後亟欲藉新勢力排除舊勢力不惜輕車一出遂至聲名播地塗謝山生歎十年後猶痛惜之餘崎亭詩集八有太白山中弔二公子詩二公子卽西照可立也其中一首云密公高弟子少亦不祿祿所以玆山中接雖來耆宿祇得甲申年賈賦新蒲綠一朝荷徵

書夜猿厭空谷欲稱大雄師新著朝天錄痛絕諸葛兒隨車遭殂促白圭險被污素絲危見辱高厚所照臨誓難負幽獨幸得脫身還有淚已萬斛終身西向戒豈以長齋贖空門亦易腥殆哉此孤踽方歎中司言前知良以卓中司謂高玄若贈西照詩更歎空門裡腥塵亦易干也

木陳在故國派中既遭唾棄在新朝派中又有玉林與之相競乃欲中傷玉林而玉林不與諍也順治出示玉林眞容頭戴青帽此小節也木陳以爲從上佛祖無此體制後超琦撰玉林年譜雖辨之然玉林當時不一辨也鬻僧燕居與山暉有奪徒之事見明季滇黔佛教考而木陳與玉林亦有之又不聞玉林一諍也西河合集序十四有蛤蕃錄序塔誌銘一又有蛤蕃塔誌銘略曰蛤蕃諱天目參報恩留枯木堂凡十年報恩欲付師而故有待也會報

恩赴召攜師入京每于御前問答輒當聖意旣平陽相繼赴召師隨報恩歸平陽欲留師不得還山卽覓師于湘湖之濱出帝所賜金襴袈裟并白拂手書列代源流于玉軸付師師乃留平陽報恩曰吾舟象十年而衣纓在禁門豈不足示天下親哉玉林之言如是而止與山暉之連篇累牘痛詈燕居者懸殊矣蓋玉林性陰鷙能忍辱負重力行而不多言邢尹同時尹非邢敵也會有還山不起御香樓之頌愈相形見絀不得不起而掊擊玉林百城集二十於是有寶奎說其言曰

百丈大師建叢林立清規爲天下緇流萬世師表其清規九章首先祝釐故住持日用之法開堂必祝聖焉朔望必祝聖焉景命日必祝聖焉萬壽千秋節必祝聖焉凡所以惓惓屬意於國王者豈佛者祖尙有寵榮在念貧賈居心與誠以我法孤行世間前有三武之災後有道君之厄時而易僧爲德士時而改寺爲神霄卽近而廣督上步沐之章藉臣下酌裁之職一時僧衆惶駭還家無路塡溝壑而死道途者蓋不知幾千焉於乎使無佛心天子則我法危亡若朝露矣況叨九重延想萬里馳誠聖敬隆崇奎章煥發有不竭馴恩報德之懷者是謂有目無心又焉知佛祖嘿扶敕法之至意哉今之詆高僧者曰忘榮謝寵還山不建御書樓憲嘻使果榮忘寵謝乎則山且不出何有于還御且不瞻何有于書故我先師密老人有言貞觀嚮道欲瞻風彩上表遜謝往還三四引頸就刃神色自若吾敬道信大師茅茨石室累煩聖主且請前行我從別道操身淨愛結跏趺逝吾敬汾陽無業休心息念斷緣攀緣勝業及號力陳昔誓收付有司恬然受刑吾敬芙蓉道楷此則忘榮謝寵之高僧也若夫欲前且卻進退趙趄旣食其恩還遺其德則

是賜爲忘榮謝寵而實陰行其沽名弔譽之術矣所以大覺懷璉朱世高僧也不役英廟手書今之稱高僧者未能企蹤萬一奈何欲陵駕而軼其上哉或曰國清百錄非隋煬之御書乎未聞天台智者有建樓之舉況由唐邇漢中間佞佛君王與高僧往還章疏不啻汗牛充棟扃乎不樓曰此樓之所以不必也在今法門衰替曠典難逢參之運會酌諸時宜權衡佛祖屬累祝釐之深衷故凡大君之錫予表而奉之可僭魔外之心可堅黎庶之信故必樓而後可其或昧同故紙弃將若遺自非洛邑頑民皆名大不敬而無天者也奚其可抑又奚其可哉

說作於康熙九年危言聳聽不減攻具德師弟之書然其罪名不過曰沽名弔譽而已夫以不建御書樓爲沽名弔譽則不啻誣謗建御書樓爲喪名失譽而猶曰可慚魔外之心可堅黎庶之信祠

也黎庶云云畫錦堂記所謂庸夫愚婦孟子所謂衆皆悅之其爲士者笑之之衆耳號稱人天知識僅取信於庸夫愚婦而已耶無惑乎以官舟所遍贈敬飯依傾市井爲瞻睹滿志也以寶奎說之未足同時復撰從周錄則所以革洛邑頑民之心而消其細柳新蒲之感者也從周錄余未見百城集十三有從周錄序曰

魯論曰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君從周孔子之先本殷人也於殷周之際獨無間言何哉薑嫄周之土食周之毛不敢以商之支庶自外周之臣民而有越志也伯夷唯不甘從周故義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之下乃司馬子長著伯夷傳不知何據述其作壽寫怨之嗣夫牧埜師陳前徒戈倒殷之土宇已入周之版章矣西山之薇非周之薇乎采薇而食苟延旦夕與食周粟也奚辨吾是以知此詩非伯夷之詩也儀武王伐紂雖曰勦亂猶是殷之伐伯乃

一旦舉變伐大商之師以芟夷其宗廟此大蘇所以有武王非聖人之論也向使殷之喪師同於明之亡國武王之王同於世祖之興則伯夷將彈冠入周安事首陽清餓哉乃世固有非宗臣非國士往往託首陽以自高則已昧乎周清從違之義矣復有圖麋方服之輩尤而效之祈博譽名不亦大惑也與夫薙染爲僧嘗師佛說善逝不云乎三界若空華四生如幻夢以三界四生悉皆業力所現如夢中有境覺後全無故曰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爲佛之徒不達唯心法界而逐夢裏清明則正眼已失何以開整人天且佛制比丘不得爲君父報讎正以此念纔興則怨害相尋無有窮已三聚淨戒豈不一時俱破況承屢示生莫安海宇光顯吾宗之佛心天子奈何不懷德畏威而貳爾心此則非魔即魔所使薑假我衣裳陰以破壞我法者吾滋懼矣故反覆論辨直揭從周之

義即世流不敢問將以曉吾徒俟泯其越志云爾

寶奎說專評玉林從周錄則評玉林兼評繼起寶奎說專評僧人從周錄則評僧人兼評國士曲解從周之義排斥伯夷之詩以脫爲明以周爲清而謂伯夷將彈冠入周也昔錢謙益爲瞿稼軒撰浩氣吟序全謝山譏其顏甲千重然則木陳之爲從周錄序也不且顏甲萬重乎藝苑昌言三有曰託於無教箸故守節之志傾託於無我恨故羞惡之心阻王維所以降犖山也或曰儒不有揚雄邪曰黃門郎下隸也給事中顯要也新莽諸夏也犖山胡虜也雄尚嘗議而況於維學道者應知所惕矣雍正五年十二月硃批李衛奏揭請木陳係宗門畀人伊之法派何足爲貴嗚呼以木陳之從周而終膺宗門畀人之譏知古昔之枉作小人者多也此事並見養吉齋餘錄四

三 善權常住靜

善權寺在宜興西南五十里善權山齊建元中以觀英臺故宅建唐會昌中廢大中中復建寺有靈書有偃柏境奇勝宋名廣教禪院嘉定間撫幹陳宗道施貨入寺買田常住歿後立檀越木主於寺側每年忌日一祭是爲陳祠明改院爲善權寺清初百愚斯爲住持頗有增拓百愚洞上人也康熙四年寂即塔寺後嘗見百愚請錄存陳其年序略曰

吾見今之執拂而踞上座者矣其上者剽竊古德傳燈單文隻字支離掇拾嚼蠟捕風輒揚揚然誇於人曰我臨濟嫡傳也是與王謝家不慧子弟專以門閥上人者何異甚或牽緣權勢憑藉貴游狻人之田廬而魚肉之猶曰我爲祖塔司糞除也五宗嚴支派也識與不識無不從而嗤嘻之問禪師之風亦庶幾自媿矣余涉秋

行國山道中憩善權寺門松巷屈指疇昔則禪師既寂即寒松亦席不暇暖他徙問其寺則已爲豪有力者主之矣問寺中一二病僧暨當日老道人皆鳥獸窟矣驚飓所及林無靜柯俛仰之間能無慨然於中乎因至師塔下汲澗水一盂而飲之風霜刻蘗泉香而石瘦則猶能想見師之爲人末署荊溪法弟子陳維崧拜撰

寒松皆操百愚弟子有詩名顧茂倫有孝曾選其詩爲方外英華方坦菴拱乾亦曾選其詩爲拈來草行世康熙十年繼席善權十二年九月拂衣而去此序蓋作於寒松去後序中所謂豪有力者即大覺國師玉林琇也先是龍池幻有傳剃度師樂安塔亦在善權玉林以保護祖塔爲名欲據善權而有之排除洞上勢力此靜之所由起也序中所云爲祖塔司糞除五宗嚴支派即指此寒松諱錄五有再住善權寺一則云

師因有僧倚勢謀吞常住上堂僧占僧居於今罕見不是貪嗔出世安能徧界縱橫所以從周錄云既得浙西之隴矣又望荊豫之蜀焉如素人之蠶食六國地不盡不休也今日看來果然其事任他誑求當道約束有司說是說非分門分戶休言人不剿自是已難喘須識禍僧行處如火銷冰獅子遊行不求伴侶何必假豪貴之威權壞法門之綱紀大衆善權若與之縱彼貪心逾熾不與之增他嗔念益多畢竟如何但將冷眼觀螃蟹看彼橫行到幾時

時癸丑九月十九日也

寒松諺錄十一又有指迷善說凡二千三百餘言略曰莫習狐假虎威之羣盜名欺世之流苞苴投刺廣結豪貴貪美食以適其口占大廈以快其居奪人之寺曰我祖寺也奪人之居曰我祖居也我宜繼之尸之祝之孽之殊不思自齊迄今朝凡數易代凡幾更

祖則祖於何人之祖繼則繼於何人之後況此并吞爲事世之人亦未見之安忍同爲圓頂方袍盡行驅占一時僧道告訴無門更可笑者假借修築菴塔以爲入門之計豈非謬之大謬者乎然築菴明季人也生居顯親去世顯親非善權之僧也其友吉菴讓塔得入善權之由也何得欺心欺世無所不至謀占天目而天目緇素有揭盜葬虞山而虞山遠近有檄彊脩龍池而龍池讒法出書以責之平陽和尚剋從周錄以罪之今又并吞善權山僧上堂鳴鼓而攻之道房出王林吞謀善權說以誅之是不約而同者也至於十載不拈香貳心待帝主不認剃度之斂然勒行九拜之朝儀此數事更有公論正是戒律不必持定慧不必習道德不必修嗜慾不必去豈特起叢林之害眞法門萬世之害也諸兄弟倘或遲疑更聽一偈王林卻繼綠林風慣占叢林伐己功天目虞山爲別

業善權地藏作行宮長言大義何會義自謂孤忠卻不思冒寵欺君人不識法門也有此奸雄

玉林本以新朝勢力欺人而寒松反責其貳心待帝主冒籠欺君與從周錄同一聲口何也此正玉林與木陳不同之點所以稱爲半新朝派也天目緇素之揭虞山之檄龍池之書道房之說今皆不易得見指迷普說幸附寒松語錄以傳然吾所見寒松語錄玉林玉字均闕點作王林又時有挖空字句猶想見國師當時氣勢

惟樂安既爲龍池剃度師木陳亦龍池振下與玉林同祖寒松乃引木陳爲同調以攻玉林誰謂其爭派系耶爭個人勢力耳兩雄並立木陳固無奈玉林何然自指迷普說刊行國師威嚴業已掃地吾人正不必問其孰是孰非也

玉林既得善權欲其徒自楹豐主席豐乃以得善權之故智復施

於陳祠先欲改爲方丈陳氏不允康熙十三年九月十八日爲陳氏忌日公祭者長咸集撰拜未已寺中拳棍猝發陳衆披靡而遁豐遂焚其主撤其宇陳氏不能忍復率衆鑑擁而至舉火燬寺可憐一炬豐焚死巡撫馬祐聞於朝陳氏罹大獄族長陳榜伏辜衆始得釋吾嘗以此事詢之荊溪宗人至今猶有餘痛

超琦撰玉林年譜乃謂此事與三藩之叛有關蓋凡一新勢力發生舊勢力爲之推倒必思乘時報復此自然之理也玉林年譜康熙十三年條載冬十月善權寺遭燬師返浙時善權院事一付豐公主持寺中天人師殿號曰無塵邑有陳邵二姓恃族衆向稱豪橫據無塵殿之後軒爲祠宇歲烹剃以祭時豐公不許以血食汙殿是年三藩叛亂乘機盜刻者充斥宜興與新安寧國悉屬江南信地相距無幾時徽歙與寧國界限浙地淳安昌化於潛咸爲叛

寇所殘破於是陳氏等聚族祓血冀圖非分遂白日火善權寺以阻祠爲名搶攘庫司方丈發掘祖塔縱火燬寺殺僧衆幾十餘人豐公遂領衆上殿稱揚藥師如來凶勢愈熾豐公知不可免曰我不能保護祖塔有負師託遂展尼師壇敷坐殉難師聞信卽致書與藩臺云救生不如放生當依梵網行之再手書井衣與龍池法姪天笠珍公令瞻視樂安祖塔時徽寧諸處叛寇王師至已皆鼠竄當事臺憲捕陳氏惟爲首一二正典餘悉罔究實師以慈忍力活之云

吾不謂年譜之說盡爲誣詞且可見宗教與政治之關係陳寅恪先生序明季滇黔佛教考謂宗教與政治雖不同物然終不能無所關涉此亦其一例也善權燬後明年八月玉林遂寂玉林之寂實緣於此續指月錄玉林傳言龍池傳祖剃度師樂和尙塔在宜

興善權傾毀日久師命豐首座督修土人搆禍燬寺豐罹囘祿師聞盡屏參侍不食粒米自荷衣單出遊渡江而北至孫居士家改號無住命士作偈送隱東海至清江浦慈雲庵示微疾而逝孫居士卽孫孝則宗彝續指月錄曾經其論定其言當可信據玉林蓋避叛軍倉皇北遁改號匿於其家危懼以至於死也新勢力之不可恃如此四安樂行品以不得親近國王大臣爲說法者誡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迦陵文集三寒松禪師指迷錄序云西方之教其精微吾不得而知也其犖者大抵均物我齊得喪睨世間一切資生之具凡可忻可羨之屬一毫不以動其中其徒之賢愚吾又不得而知也其人能薄滋味惡衣服忘身窘形抑性克欲在彼稱之曰賢覩於今乃有大異乎吾所聞者吾荊溪奇秀甲江左巖壑之巉削則張公善

權爲最而善權尤以寺名始吾游圖山烟寺之間石之色蒼然泉之味冷然松栢之離立者落落然窺其水旱之洞悄然窈然酌若於三生之堂捫雷書所鐫刻處若怒犀駭兕之不受縛而思壞瀦屋以自絕也日下舂一宿於道院始去及吾再至善權而山林晦冥鳥獸悲嘷求一二零甎敗瓴於荒榛灌莽間不可得蓋寺之墟也久矣噫甚矣哉則誰爲之也此固鄉之所謂人天帝釋者也此固挾才角力思攫福地而有之者也吾常憫夫欺凌攘奪之習思逃於西方寂滅之鄉以自適願其所爲若是吾又安歸也夫寒松和尙懼世之誹謗佛教者以是人爲口實也不得已有指迷一編冀存其教於永永焉雖然從來廢興成敗之數莫不有物焉以相之是役也庸詎非盛名之不可久盜而天爲暴其跡於天下乎抑釋名而跖行固山靈所不樂與居也則十炬也安知非山光水色助之焰而自爲滌洗乎則是人也即不謂之迷也亦宜

始吾未見寒松錄不知序中所云是人者何人繼而知爲玉林則又瑟然驚嗒然若喪也嗚呼所謂新朝國師者固如是乎以若所爲誠足以退人善根阻人向上者也木陳若是玉林又若是安歸之歟吾與其年有同感焉夫二人者性格似絕不同然藉新勢力以欺壓同儕則並無二致所以彼此謗書皆盈束非至死而諍不息也

懋勤殿檔有乾隆八年閏四月諭旨一道略云昔我皇考雍正十一年八月內以玉琳玕溪法嗣不昌命超盛超善超鼎三人嗣玕溪後十三年閏四月續以超海超源超廣超成四人嗣焉乃超善者忽於今年潛至京師船插黃旗書寫奉旨進京字樣事發查得超鼎等往來字跡有謂法道凌夷有謂天語稀聞又謂道不同不相與謀當此時只宜退不宜進種種怨望之言難以枚舉甚至超海長罪自經羞辱法門已極伊等有何性急不過俗情塵狀以帝王外護爲榮如此污瀆心行可惜皇考當年一番眉毛拖地夫必以帝王宰官之隆重爲佛法之興是何佛法耶當日玉琳玕溪在皇祖時僧行舉紀錄內廷語言以爲世榮皇考深惡其人斥出玉琳派下此已行之成例也今超善超鼎超海等詐稱詔旨大妄語成怨恚耿望貪嗔並發甚至破佛戒律自戕其身每將皇考時承恩之處誇耀於人漏洩禁中言語學爲詩文以結納士大夫顯悖皇考當日聖訓茲三人者在佛法爲宗門之敗種在世法則爲梗化之頑民皇考若在今日亦必重治其罪爲此特曉示天下宗徒並令超善超鼎超海斥出玕溪派下不得叙入超字輩內在京在外諸緇衣僧須以三人爲戒特諭趙孟所貴趙孟能賤誠哉超善超鼎超盛者雍正十一年御選當今法會沙門羽士六人中之三人也法嗣不昌帝爲立嗣其結果如此帝力果足續佛慧命乎續佛慧命果賴於帝力乎則前此所諍皆幻也

記餘

或曰右十章所諍不論爲濟洞爲天童三峰皆爲門戶勢力諍也夫天童三峰之諍初不爲門戶勢力然則清初僧諍亦有爲宗旨學說者乎曰有宗統編年康熙廿六年條曾大書夾山與天寧法諍矣曰夾山天笠珍住南禪時有一居士從南禪往靈隱參碩揆志問女子出定公案志答之而珍別其語傳至維揚天寧雪悟思晚參舉而評之珍聞而上堂批摘思思因出正辯錄珍出杜邪說祥符蔭曰碩揆之答出定語雖未必言中有譬天笠之別豈能句下無私雪悟之舉亦非黨親不黨理者正辨杜邪之出均之過矣

法門以無諍爲宗行道當先忘我見雖曰爲法實未忘情不能不爲之扼腕也蜜爲繼起孫思爲具德孫志爲具德子皆所謂三峰派也珍爲箬菴問子天隱修孫天隱亦素反對漢月者見天隱語錄十三答三峰漢月藏公書則珍思之諍雖爲學說仍門戶之見也

有不爲門戶勢力諍者翁山文外九書嘉興三進士傳後言熊魚山國變爲僧嘗過孝陵不拜有問先生故名臣也何以見高皇帝不拜豈非無禮於君乎魚山曰佛之道君父拜之于君父不拜此一事也嚴修能元照記之尤詳蕙楙雜記言熊公開元國變爲僧一日攜侶遊鍾山有楚僧石谿者獨不往及熊歸石谿問曰若輩今日至孝陵如何行禮熊愕然漫應曰吾何須行禮石谿大怒叱罵不已明日熊謂石谿謝過谿又罵曰汝不須向我拜還向孝陵

磕幾個懺悔去此道義之諍也石谿名髡殘武陵劉氏子住金陵牛首寺以畫名亭林詩集二恭詣孝陵後同楚二沙門詩落日照金陵出郊且相羊客有五六人鼓枻歌滄浪盤中設瓜果几案羅酒漿上坐老沙門舊日名省郎曾折帝廷檻幾死丹陛旁南走侍密勿一身再奔亡復有一少者沈教尤非常不肯道姓名世莫知行藏其餘數君子鬚眉各軒昂爲我操南音未言神已傷省郎下注熊君開元少者下注釋名髡殘蓋卽石谿也此遺民僧之諍遺民僧也

有以遺民僧諍遺民者續甬上詩六二深柳堂長朱鈇詩云三月十九日與友人談及滄歸貽梅村詩有感和其原韻五十年來屈指思眼前白髮昔嬰兒乾坤顚倒忘初位日月沈埋異昔時十郡喪心甘置酒一僧令眼獨吟詩與君重酒新亭淚話到傷懷欲碎

屈注吳梅村於三月十九日集十郡名士置酒於鴛湖席半有僧臧詩投入啟視一坐失色訪之知爲滄歸所作滄公原名堡金姓字道隱庚辰進士永曆後爲僧原詩云十郡名賢請自思座中若箇是男兒鼎湖難挽龍髯日鴛水爭持牛耳時哭盡冬青徒有淚歌殘凝碧竟無詩故陵麥飯誰澆莫贏得空堂酒滿巵是亦道義之諍也然續甬上詩六三全北空吾黨亦有和詩而未指爲道隱作北空謝山大父也詩云聞中吳於國難日集十郡名士合舉大社有頭陀以詩嘲之步其原韻湘江千載翠華思今日衣冠愧女兒寒食禁烟原有節杜鵑啼血更何時黃冠未死遺民種白社慚收嫁婦詩一十五朝勤養士何當消盡一春巵雖未明指爲滄歸然斷曰頭陀則其爲遺民僧必矣此遺民僧之諍遺民也

又有以遺民而諍遺民僧者如黃梨洲兄弟之諍遺民僧其諍爲

更有意義述僧諍已應並及之鮚埼亭集十一梨洲神道碑云公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章尤力至遺老之以軍持自晦者久之或嗣法上堂公曰是不甘爲異姓之臣反甘爲異姓之子也故其所許者祇吾鄉周囊雲一人云囊雲周齊曾見御書樓章鮚埼亭集外編二五周囊雲集序言囊雲逃禪而不肯上堂嗣法高蘗菴所以序之詳矣當時如林閣學增志方閣學以智熊給事開元皆逃禪之最有盛名者然不能不爲君子所譏囊雲奚乎上矣蘗菴高宇泰原序見四明叢書四集林增志崇禎元年進士僧名行幟號法幢石奇雲嗣

續嘗疑之嗣法上堂僧伽本色遺民逃禪梨洲何惡其嗣法上堂則御書樓章曾言之矣曰百丈大師建叢林立清規首先祝釐故開堂必祝聖焉朔望必祝聖焉萬壽千秋必祝聖焉夫遺民逃禪

爲不甘臣異姓也今開堂必祝聖所祝何聖甲申以後猶可云祝弘光隆武永曆也永曆而後所祝何聖聖而可祝何異木陳之從周斐髮染衣胡爲乎此梨洲所痛心而不便明言者也當宋室全盛及南渡君相皆崇尚三寶其時尊宿多奉敕開堂故有祝頌之詞帝王之道祖師之法交相隆重理固然也今非其時而依然遵鼓白椎拈香祝聖不幾爲木陳輩所竊笑耶梨洲斥爲七怪之首有以也

尤有甚者結交貴游出入公庭如澹歸晚節之所爲則不如卽反初服之爲愈矣續甬上詩三九載黃晦木閱澹歸語錄詩序云澹歸名今釋故給諫金道隱也從亡西南其大節多可觀行朝嫉之以杖成遣遂祝髮爲僧竟忘所自但成一領衆募緣俗冀而已閱其編行堂集尤爲濫惡不堪使道隱逃禪而不受源流不開堂營

建豈非千秋義士卽以若所爲而無此語錄作彼供狀傳之後日或疑是曇菴之徒朦朧影響令人可思今則一誤再誤使前此之苦節雲飛烟燼不足觀也已天下之因好名而自敗其名者皆澹歸之語錄乎鐵砷補綴苦辛勤無縫天衣穩稱身感慨流連懷故國趨炎附勢媚時人詩文撮合爛朝報凡例差排新指紳畢竟西山採薇曲武成未可一齊陳雪菴建文從亡僧飴堈亭集十四載天多老人楊秉紘言近閒澹歸晚節稍委蛇諸公可爲我審之如其果也則其人可絕如不然莫妄言邵廷采西南紀事七亦言堅爲僧後營作聖政詩及平南王年譜以山人稱頌功德士林譏之今所傳徧行堂續集二有某太守某總戎某中丞壽序十餘篇卷十一有上某將軍某撫軍某方伯某臬司尺牘數十篇覩其標題已令人嘔噦結琦亭詩集十擊廈訪故宮云辛苦何來笑澹翁徧

行堂集玷宗風丹霞精舍成年譜又在平南珠履中注丹霞精舍在南雄予嘗謂澹歸在五虎中本非端士不待爲平南作年譜而始一敗塗地也云云則晦木之諍澹歸又有以也然則遺民逃禪者必如何而後可曰宙亭詩集十九初夏詩注言東塔僧某刻一印取東坡句名其堂曰病不開堂堂且不開何有歌頌功德之事若是庶可免梨洲兄弟之諍也夫或謂梨洲晚節亦頗頹唐爲晦木所不滿此則遺民之諍遺民非本篇範圍所及矣

清初僧諍記卷三終

五燈嚴統　五燈會元續略　五燈全書
法門鉤究　續指月錄　宗統編年
禪燈世譜　濟宗世譜　漢月藏年譜
行峰撰玉林年譜　超琦撰玉林年譜　湛然澄語錄
天隱修語錄　覺浪盛語錄　費隱容語錄
石奇雲語錄　百愚斯語錄　蔗庵籟語錄
倪亭挺語錄　雲外澤語錄　寒松操語錄
水鑑六會語錄　拙庵電光錄　木人剩稿
靈峰宗論　布水臺集　北遊集
百城集　嬾齋別集後集　靈巖樹泉集
徧行堂續集　離六堂集　宙亭詩集

亭林詩集　南雷詩曆　南雷文案文定文約
薑齋詩話　桴亭詩鈔　確庵詩鈔
居易堂集　杲堂文鈔　牧齋有學集
翁山文外　梅村家藏稿　迦陵文集
漁洋南海集　蠶尾集　西河合集
遂初堂別集　鮚埼亭詩文集　道古堂集
衍石齋記事稾　婁東十子詩選　續甬上耆舊詩
續檇李詩繫　丁傳靖明事雜詠　無依道人錄
廣陽雜記　居易錄　分甘餘話
援鶉堂筆記　蕙櫋雜記　養吉齋餘錄
婁東耆舊傳　西南紀事　康熙荆州府志
康熙紹興府志　天童寺志　靈隱寺誌

援庵所著書目　民國三十三年前

中西回史日曆二十卷　排印　五册
廿史朔閏表不分卷　石印　一册
元典章校補十卷　木刻　五册
右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出版
元典章校補釋例六卷　木刻　一册
敦煌劫餘錄十四卷　排印　六册
元祕史譯音用字考一卷　木刻　一册
右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
吳漁山先生年譜二卷　木刻　一册
舊五代史輯本發覆三卷　木刻　一册
釋氏疑年錄十二卷　木刻　附通檢一册　五册

明季滇黔佛教考六卷　排印　一册
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四卷　排印　一册
右輔仁大學出版
史諱舉例八卷　木刻　一册
元西域人華化考八卷　木刻　二册
清初僧諍記三卷　木刻　一册
右勵耘書屋出版

讀
錦
精
經
系
扇
類
編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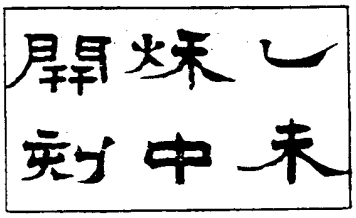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劉景韓
趙辰如 大中丞鑒定

讀陰符經發宮編

呂洨學余家鼎謹署



讀陰符經序

神仙感遇傳載唐少室書生李筌游嵩山得黃帝陰符經遇鄰山老母指授秘要或以為即筌所偽託今觀其書奧博精深直抉黃老之精髓決非

唐人所能為蓋源汪雙池先生於學無所不窺黃明經籍無中窾竅嘗謂是書沉隱伏匿藏其意於不測即老子知白守黑之意於是有讀陰符經之作其大旨以為文辭簡奧為

好古者所深喜因轉為好之者
寫之而雜之不敢石洋先生
之用心可不謂厚歟既愛其
文又恐為其所誤為之推闡
及於無可休匿而讀是書之
能事盡矣同時吳江徐震胎

公有陰符經釋文謂為贅易之
書則授下諭有是生萬象八卦
而言其精到處不及是本攷震
胎著書之年在先生既沒之後
先生生平困苦萬學其遺書
亟乾隆中業始傳于世為震

胎所未見今幸先生同鄉後學
校刊遺集是書亦遂得顯于
世其足以洩天地之秘已
光緒二十有一年秋九月欒平
後學陳璸謹敘并
書于杭郡官廨

序

道家多依託於神仙儒者既已洞知其偽而往往為之辭說極力以表章之者何哉蓋六經之支派惟大易流衍最廣一切丹經竈訣實借爻象以為之根

雖浮辭遁情而既字殆成一家言亦自有一節足取且其說率主於養晦以固欲精神時勿息為本是以邇世無問之君子多有取焉陰符經參同契兩書皆古丹竈經訣攙雜之術也及

元影及蒙注論之甚詳宋大儒如朱子者亦者三致意焉夫朱子志在聖賢功在經傳豈旁騖於神仙之說特喜其書之源流窈眇大易之一脈文之演明黃孔之緒寧過由此志也朱子陰符考異多一卷授於慶元三年其時正屏小側目張羅布網之日遣時小例不得已而託於神仙之書以自娛古之賢哲類能如此況先生博極載籍以朱子為折衷奈及天文地輿兵法樂

律陰陽識緯之學廉而精究厥
乃抱其著作沒而無稱於時其
祝昔賢為行狀郡注余官潯長
與趙展如中丞惜其遺文之零
落謀剞劂商於余余亟謁賢這愚
之陸續刻有成後復與參讀稽

志疑讀讀書錄續向學錄讀困
知記等書行世今復謀刊是二君
郵寄於余余受而讀讀竟嘆曰此弘
先生中年之作乎於此見先生之
學之正詣回粹以下皆日所遵之尤
可悉矣弘猶未著之志歟是為序

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仲冬宣
城後學劉樹棠拜撰并書

嗚呼陰符經與參同契皆古所謂道家言也自先生推而衍之乃不出於人倫日用之間以為氣以成形理以成性理氣相與為體其原皆出於天理則健順五常之德氣則陰陽五行之秀是固有同符也故內之為修煉外之為權謀而舉不失其正此其語非深有得於天人之際而抉其精奧何能道一字也又其文辭渾堅簡僻驟不可解乃今梳櫛而融通之使讀者有文從字順之樂吾知此編出而後之學者必不謬於軌物而馳騖煩支以神奇其用矣朱子晚年亦嘗留心於此顧引而不

發若默有待於先生者以是見賢者覺世之苦心正同而其卓識宏議亦若合符節焉因識此以抒欣慕云時在光緒乙未冬十月後學吳引孫福茨甫謹識於甬江道署之葵向齋

讀陰符經讀參同契合編目錄

卷首
合編劉序
讀陰符經陳序
讀參同契陳序
上編
讀陰符經一卷
下編
讀參同契三卷
卷末
合編吳書後

讀陰符經一卷

烏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汪　紱雙池釋　後學
同邑程夢元陛園　同校字
同邑戴　彭景筠
同邑余家鼎彝伯

陰符者沈隱伏匿藏其用於不測即老子清靜無爲知白守黑之意也先儒謂老子之書雜陰符經卻不雜蓋其書簡約而前後一意有以入老氏之閫奧而啜其精微故不煩言而意已暢內之爲脩煉外之爲權謀五千言之旨備矣然其言古奧觀者鮮得其解故爲之錄其

全文而頗爲梳櫛之中有可喜之處亦足以自娛且於此發其藏焉亦足以示人知不爲所惑也

上篇

觀天之道執天之行盡矣

觀天之道察其所以然者也執天之行守其自然之運也盡矣謂此外無餘事也○驟讀此三句幾與吾儒之學無以別異要其所謂天道天行則見爲機械而已以私自與幷以私智窺天道也讀下文乃可知

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五賊在心施行于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

賊者持相勝之機而伏於隱微不可見之謂也五行之迭禪其相制之氣皆伏於其氣方王之時如木方盛而金氣已伏火方炎而水氣已伏方其伏也不知其能相勝也故謂之賊見之者昌謂覩天之道而有以知之也知乎此則在我者沈隱不露不與人以可覬而自能御物於無窮在人者我知所以豫之不爲物所亂而物亦無能勝我矣故曰見之者昌也五賊在心施行於天謂默識乎五賊之道於心有以察其相勝相伏之幾微而有以守之以待其自然而發與天同道所謂執天之行也如是則聰明不外炫而精神有所專幾不可測神不

可知而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矣故曰盡矣也

天性人也人心機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

天性人也謂人之有知覺運動即天性然也人心機也謂人心之有知覺運動感而遂通以應事接物其由靜而動如發機也人有知覺運動不能不炫其聰明於應事接物之閒而機之發也不克自持則不能有得而無失浮躁淺露而精神外騖而不存事所以多憒而天年不永也立天之道以定人立其所謂五賊者以定人心之機使之潛隱不露則發而不妄也上文五賊在心施行於天成功之事也此言立天之道以定人學者之事

也○此所謂天性只是言此心之神明故承之曰人心機也下文言性有巧拙則其以心之知覺運動言性明矣立天之道以定人則强制其心使不妄動之意收視反聽以固其精神潛慮密謀以操其權要守之者固則察之愈明守之固而發之力愈强察之明而發之機無或失矣故下文言發殺機也若以仁義禮智信言性而立天道以定人則仁義非老氏之言而亦不謂之五賊矣

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

機即人心機也殺機云者五賊之機也自其隱伏於至微而與人以不可窺言之則謂之賊自其發於人之所不及知而有以反覆相勝言之則謂之殺蓋於其隱伏不可見之中而已有自然而必勝之道乃所謂殺機也盛暑不知有寒而微陰伏焉寒已必勝暑矣盛寒不知有暑而微陽伏焉暑已必勝寒矣至於寒已勝暑暑已勝寒則殺機之已發而人乃見其星移宿易所謂五賊天之道也地道亦然龍蛇蟄藏於淵陸之下人不能窺而啟蟄而升乃莫之能禦也人能立天之道以定其機則淡泊無爲觀時順化而殺機之發乃能使天地反覆如大國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事大國則取大國即天地反覆之謂也天人合發萬化定基時至事起而後爲之其爲之之機豫於早而人不及測矣是則亦五賊在心施行於天而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者也

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存乎三要可以動靜

天性人也而性有巧拙人未有自安於拙而不用其巧者不知伏藏故拙者人得而易之愚之巧者人亦得而防之軋之若是者其機淺以妄也惡能有爲然而可以伏藏也知伏藏則巧者人不見其巧拙者人亦不及知其拙五賊在心若是者其機密以深矣人心機也而九

竅之邪存乎三要九竅謂耳二目二鼻二口一前後陰二三要謂耳聽目視口則以言以食也色交於前而目逐之聲交於前而耳逐之味交於前而口嗜之心有所觸而口言之五聲耳聾五色目盲五味口爽多言多害動而不靜精神日逐於外非所以美厥靈根也且也自多其聰則人得以甘言惑之自多其明則人得以變詐眩之自多其才智則人得以機械窮之動而不靜尤非所以爲眾妙之門也幾何不徹然而知其要則可以動靜也知動靜則常有欲以觀其徼常無欲以觀其妙收視反聽藏心於淵而元之又元者即心而在矣伏藏於

靜立天之道以定人也○九竅之邪存乎三要語亦近儒而實非也天生烝民有物有則三要亦秉彝好德之所存而道心之用也聖人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而已九竅豈必邪也老氏曰君子盛德若愚卽此伏藏之說又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卽此三要之說伏藏之至靜以待動是乃所謂陰符老氏任自然夫何嘗自然也善觀時變耳朱子曰老子最陰毒正此謂也若於此看作閑邪存誠一般則失老氏之旨且以亂聖人之道矣

火生於木禍發必剋姦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脩煉謂之聖人

此言不伏藏而妄動之害且言殺機之必發而五賊之不可不知也火發而木焚姦生而國潰此其賊殺之機皆伏於至微而一發而遂不可救人之逐動而不知靜衒巧而忘其拙者其必中於禍矣知此而反其道矣自處以拙而與人以巧自處以靜而順人之動默觀時變藏心於淵則五賊在心而殺機自我矣我不爲物所賊殺而能賊殺脩煉之道誠不外是也

中篇

天生天殺道之理也

道字大概言之理則道中之條理細密處也有生則必有殺天道固然然於其生之之時則殺機已於是而伏矣此其所伏之機則天道之有條理而不紊者是不可不密觀而詳察之也

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

盜之猶言賊也天地之殺物乃以生物而物不及知天地之生物卽有以殺物而物亦不及知是天地萬物之盜也人物亦然聲色臭味禽獸蟲魚草木皆所以養人而卽有以傷人於不覺人之蕃畜鳥獸長任草木似乎

被之以恩而實將殺而用之是以皆謂之盜既肅也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得其條理而操之資物以養而不爲物所傷順時養物而時至則能有以殺物如此則三盜盡得其宜而三才亦盡安矣安之云者盜伏而不知殺之而無怨則若其安於自然之理故也順時以相養則百骸無動作煩擾之勞時至動殺機則萬物亦安自然之化此卽所謂觀天之道而執天之行者也

人知其神之神不知不神之所以神

星移宿易而知天之神龍蛇起陸而知地之神天地反覆而知人之神殺機已發其神之神人所共知也盛暑

無寒盛寒無暑龍蛇之蟄莫知其宅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夫如是而神全是不神之所以神則人所不及知也殺機未發五賊在心人見爲不神而不知不神之卽其所以神故曰賊曰盜曰陰符也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

日月有數大小有定人見爲不神也聖功神明神也乃聖功之所由生神明之所由出卽生出於日月有數大小有定之中不神正所以神也

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躬俯煉是也

盜機之盜君子得之固躬小人得之輕命

不神之所以神所謂盜機也君子得之固躬俯煉是也然以之保家保國能自保則有以勝人老氏之術胥如是顧此盜機也庸衆所莫能見莫能知耳若才智之小人則亦或能得之但得之爲作姦犯科以潰亂人家國則亦終於輕命而已如田氏其幸成也新莽其終敗也

下篇

瞽者善聽聾者善視絕利一源用師十倍三返晝夜用師萬倍

不神之神其神專也精無旁洩神不妄馳是以盜機之存人不及知而殺機之發人不能測若旁有所洩分有所馳則其機竊而易之其發輕而不力無以神其神矣

瞽者惟不紛於視故聽聰聾者惟不紛於聽故視明兒能收視反聽不逐於欲以養厥靈根專壹之至持之以久豈不積之愈厚而發之愈神哉此明不神之所以神也○絕利一源三返晝夜之言可以爲凡學者之法凡學之不能有得者皆其志之不專不恆故也

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禽之制在烝

人心機也心以應物而逐物忘返利欲紛馳則沈溺煩憒精神彫敝且不復能應物是心死也九竅之邪在乎三要而三者之中目爲尤要目者心神之所注心機之

動每因目爲動之故又曰機在目能於目制之則心不妄馳而機深以密矣顧在人不能無目目不能無見而何以制之禽之制在烝禽之飛揚空闊莫能天闕而回風撓亂則亦不敢高飛是無形之氣乃足以制之人之制其目也亦制之以無形之氣而已知外物之足以蕩吾心也而過而不敢留雖見如未見焉心寂而無營則目亦不能獨往亦制在烝之說也此復明伏藏動靜之意也○耳聽目視生人之用而求所以制之則亦可見其有事於強制而非能自然矣耳目之逐於邪是亦不可不制然主之以理則視聽不妄非可制之以收視返

聽也而今曰禽之制在烝是不知有理以爲之主而徒欲棄聰絶明以同形智於槁木死灰也不其難哉佛氏之欲絶去六根六塵而求獨見真性其源固與老氏同也

天之無恩而大恩生焉迅雷烈風莫不蠢然

天無恩而大恩生不神而至神出也陰冬盛寒萬物蕭索閉藏之密生意若無復存乃及夫啓蟄之時迅雷烈風以動之散之則萬物無不蠢然大恩於是乎見何則伏藏愈固則機之蓄也愈力而發之以愈神也人能制其耳目使精神不至於旁洩而外馳則亦藏之者固蓄

之者力而發之者神有以收用師萬倍之效矣

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

餘者寬裕不迫之意廉稜角也言人之澹泊而自安者外物不足以誘之其性之寬裕而不迫也人之甯靜而自守者外物不足以搖之其性之廉直而方正也然非必性也習則與性成矣澹泊甯靜見爲至私以其無與於物也然惟其不誘於物則能有以用物矣惟其不搖於物則能有以御物矣澹泊甯靜之人正任重致遠之器也是用之至公也天性人也故以天言之此復明拙之能巧靜之能動不神之所以神也

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故曰沈水入火自取滅亡

方其樂生也而死之機伏矣方其懼死也而生之機伏矣暱以爲恩而害則於是生焉怵以爲害而恩實於此寓焉故天有五賊見之者昌也是故生之乃所以死之死之乃所以生之恩之正所以害之害之乃所以恩之機藏於隱伏人莫能見知乃所謂陰符也五賊在心施行於天宇宙在乎手萬化生乎身矣若不知此而逐於耳目以爲樂炫其聰明以爲巧知生而不知死知恩而不知害動而不靜以自罹凶天是沈水入火自取滅亡

也此通結三篇之意也○此節之語與孟子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亦相似然其旨則玩弄一世於陰賊之中故孫武申韓蘇張之術實皆由是出焉觀者不可以不明辨之也

後論

蓋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天地文理天地之迹象也聖無不通也時物文理時行物生自然之化也哲明之晰也言愚人方求以迹象之無不知爲聖我則以明於運化之自然者爲哲蓋五行

迭相爲賊其殺機之發盜機之伏皆時物之文理運化之自然而不可不明晰之者也虞猶度也期望之也聖人伏藏若拙安靜無爲方其不神人莫不以愚目之我則虞其不神之有所以神而必非愚也蓋人之於聖莫不以奇期之是以見其無奇而遂以愚虞之而我之於聖則以不奇期之伏藏若拙安靜無爲正聖人之所以爲聖有不神之所以神者存焉故也

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

謂自然之道安靜無爲而天地萬物皆由此自然之道而生故天地之運萬物之生皆莫能違此自然之化也天地之道則每以始於微而終於盛如水之浸淫以漸而沁其始也隱伏於微莫之或知故謂之賊其浸也以漸而盛及於其發則星移宿易天地反覆而莫之能禦則所謂殺機故陰陽之迭相勝皆如是也陰陽相推而變化順則所謂萬化定基也然變化之迹象其易見者也其浸之生於自然者則至靜而不可見至元而不可窺是故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觀於其浸而知道之本於自然也○道誠自然天地之道卽自然之道今其言曰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是天地之道之上又有箇自然之道此自然之道實生天地道竟在天地之外另自一物此所謂不知道而道其所道也道固以靜爲體然爲之自然則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如循環之無端乃見爲自然故聖人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今別之曰自然之道靜天地之道浸是若靜乃自然而浸非自然則一於靜者亦安見爲自然蓋其所謂自然者亦一無所爲而聽之云爾抑知夫一動一靜自然之運乃正道之所以爲道浸卽其自然非浸之上又有靜爲自然也

是故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因而制之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

浸生於靜勝生於自然則浸而相勝不可違矣故妄動而爲之則違道所以取滅亡也聖人知自然之道不可違故因而制之制其耳目不使逐於聲色制其心思不使見爲智巧安靜無爲伏藏若拙以俟夫自然之化待時之旣至而後發其機焉是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也道原於天地萬物未生之先無象之可見無數之可紀無聲臭之可聞元之又元律歷其惡能契之聖人之伏藏於至靜潛心於淵也亦若是矣○旣曰自然又曰制之制之則非自然矣耳目口體心思之用有物有則

自然之道君子之有所制也亦制其人欲之流而使之順其自然之則已耳是豈必伏藏若拙而予人以不可窺乎且夫耳目心思日與物接有是聰明知覺則有必非盡能制之使伏藏而亦無庸盡制之使伏藏者是知彼所謂純任自然非能使在己者皆順乎自然之則也亦默以觀化待物之自然而敝而我乃安取之是以弛然自放禮教可以不設彊禦可以不較是非可以不明可否可以不辨乃其所謂自然而實則彊制其心矯揉其情以闇然於世而機械之存於心者則實已不可問矣學者其安可以近似之言而惑之乎

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八卦甲子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昭昭乎進乎象矣

至靜之道律歷所不能契自然之道靜也爰有奇器是生萬象謂天地萬物由自然之道而生也八卦甲子則陰陽相推之蓍而有象者此則律歷有可契中篇之所謂日月有數大小有定然而神機鬼藏則於此而存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在天則有五賊在人則五賊在心施行於天而殺機合發則萬化定基其機之已發有象可見其盜機之伏則陰陽相勝着有術焉所謂天地之道浸也其象固昭昭乎然已進乎象矣進乎象言不止於象如莊周所云進乎技也自然之道不奇者也爰有奇器是生萬象奇也不奇則若愚神機鬼藏陰陽相勝之術則不愚是故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也此篇蓋總敘三篇之意○是書之說託原於天附於聖人而詭之曰脩煉曰固躬然其實則陰謀權術之書其伏之至於予人以不可見不可知其心之險陂機械爲已甚矣讀者不辨於微則徒喜其有宴安酖毒患難玉成之意以爲有裨於身心而抑知閉藏陰賊之意一染著於身心則已大害乎正大光明之概其賊道有不止於鄉愿者固不但賊盜殺機之

名爲不可爲訓而已也顧其文辭之渾堅簡奧往往爲好古之癖者所深喜而愚亦不能不喜之是亦猶癖焉因轉爲好之者慮之則辨之又不敢不詳也矣

讀參同契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讀參同契序

自来注參同契者或主震庚允丁諸說或隨文解義以身所自具者發明之或謂首則專明易理御政以下言易之神化流通後乃服食之法而不外乎易之中諸家皇其是窃例似皇而非蓋參

同契之作實本於火記書中明曰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又曰火記六百篇而趨箸不殊文字鄭重說世人不熟思是火記者深明易道其書必深奥汗漫伯陽恐其久而差也故述其綱紀刪其枝葉駁繁以簡而成是書今火記雖不多見猶

幸是書之存而如見焉發源雙池先生遂於易理于術數之學亦必究極其奥及讀參同契而知火記之精蘊易之條緒且謂先天卦位猶髣髴見之其書雖主丹竈而務固欽其精神人倫日用未嘗棄捐膠於異端之旁倫賊道又恐人怒于煆大牝

牡之說墮入惡趣因為明指丹砂鉛汞龍虎姹女皆指一身之内求之身外則已怒矣大聲疾呼以為逢喑欲絶倫紀者戒先生於注陰符經恐其流隱伏慝貽害人心而特為發其隱微於注是書則又慮人之迷忘失恬求之藥石捐于禱祝坐失養生之宜而又

出其迷途俾之大道要皆先生救世之苦心
不可不傳於世者也是爲序
光緒二十有一年乙未冬十月蠡平陳璚書

烏程盧葆辰子純
同邑程夢元陛園 同校字
婺源汪紱雙池釋 後學
同邑戴彭景筠
同邑余家鼎彝伯

參同契者言以易及黃老家言及丹經之說參合之而無不同符合契也其說本養生方技之談而附會於大易以立言非其情矣顧人物之生也氣以成形理以成性理氣相與爲體其原皆出於天理則健順五常之德氣則陰陽五行之秀是固有同符也陰陽之變合大易

備焉故凡醫藥卜筮青囊丹竈雜家小技無不以易爲宗雖得麤遺精乎亦小道可觀矣粤自漢唐以及於宋初言易者但知有文王後天卦位而伏羲畫卦本原爲先天卦位者則概未之見焉而此篇所謂乾坤門戶坎離匡廓震受朔符巽居辛後兌以上弦就盈艮以下弦歸晦則以伏羲卦位猶髣髴見之是必有所承也其爲說也雖主於丹竈而攝生有道務於固斂其精神以順時動息君子不盡廢焉若夫國家政治之務人倫日用之行彼固未嘗棄捐則與異端之廢倫賊道者固不同科而其宅小數馳騖煩文以爭福澤又不如此篇之守約也是以朱子於此書亦未嘗不留意焉竊於此誠有取乎抑所見固有在矣紱因是錄其全文而亦或略爲之說以識所見謂其言猶是其讀之則唯其人也

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坎離匡廓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爲橐籥冒陰陽之道猶工御者準繩墨執銜轡正規矩隨軌轍處中以制外數在律歷紀

乾坤純陽純陰衆卦之合陰陽以成體者皆稟於乾坤而坎則陽在陰中離則陰在陽中是坎爲陽之匡廓離爲陰之匡廓陽之生者自離而出自坎而入如轂之受軸焉是坎離者乾坤之交而卽陰陽之所以行以交合

言之則爲牝牡以闔闢言之則爲橐籥處中以制外使陰陽之行不失途轍以成其爲乾坤者又非坎離不爲功焉先天八卦乾上坤下而坎離橫於東西當轂軸之位陰陽之所以循環不窮是篇蓋有見於此而因爲是說也其全書大旨皆以坎離爲重云

日節有五六經緯奉日使兼幷爲六十剛柔有表裏朔旦屯用事至蓐蒙當受晝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既未至晦爽終則復更始日辰爲期度動靜有蚤晚春夏據內體從子到辰巳秋冬當外用自午訖戌亥賞罰當春秋皆明順寒暑爻辭有仁義隨時發喜怒如是應四時五行得其理

月有三十日每日晝夜各一卦并之則六十卦其所行卦則依周易次序故朔當屯蒙至晦則當既未濟而春夏以內體爲主以乾體言則內體子寅辰也秋冬以外體爲主外體午申戌也（已亥字只帶言此蓋以布政施治言故別用文王卦序其以六十卦配日與焦京略同而配卦之法與焦京六日一卦者不同其卦氣之序亦不同然皆泥於數之迹非有見於易之道附會以言治非其情也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則如祖識地德糾虔天刑明動晦休之道協焉然非可以逐日行某卦配矣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天地者乾坤之象也設位者

列陰陽配合之位也易謂坎離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幽潛淪匿變化於中包囊萬物爲道紀綱以無制有器用者空故推消息坎離没亡

以坎離爲乾坤二用者蓋以乾坤六爻各當震兌乾巽艮坤六卦則坎離無位（十二辟卦亦坎離無位）故以二用當之坎者乾之用九以交於坤體之中離者坤之用六以交於乾體之中其意以七八爲陰陽之體乾坤靜而各居以九六爲陰陽之用乾坤動而交媾故凡周流六虛往來上下皆曰九曰六則皆坎離之氣行而爲乾坤之用即上文運轂正軸之說也若乃陰陽之一消一息則坎離無與焉也

言不苟造論不虛生引驗見效校度神明推類結字原理爲證坎戊月精離己日光日月爲易（或作陽非是）剛柔相當土旺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

戊己土無定位而分旺四季故坎離之無位而周行六虛者配戊己焉坎月也水也離日也火也而以配土者土固水火之和合陰陽之交會也於文日月爲易（勿字即月字之變體）於卦剛柔相當（陽居陰中陰居陽中）震青（震青於易無文然震爲蒼筤竹是亦

可言青也）乾赤（乾爲大赤）巽白（巽爲白）坤黑（坤其於地也爲黑）既以坎離當二用則凡九六之升降出入皆稟於坎離雖乾坤亦待坎離而成體矣乾坤交而爲坎離坎離又成乾坤者如父母生男女男女又合爲夫婦則又生男女而自爲父母也

易者象也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輻輳而輪轉出入更卷舒

觀日月之行則可知坎離九六之用矣下文震兌乾巽艮坤皆輻輳輪轉出入卷舒之象也

晦至朔旦震來受符當斯之際天地媾其精日月相薄持

雄揚播元施嶋陰化黃包或作色非混沌相交接權輿樹根基經營養鄴鄂凝神以成軀眾夫蹈以出蛹動莫不由
天地交而生物日月合而生明男女合而生子陽施陰受莫不皆然震者陰之始交於陽九六之初合而陽動於下也
於是仲尼讚鴻蒙乾坤德洞虛稽古稱元皇闢睢建始初冠昏氣相紐元年乃芽滋聖人不虛生上觀顯天符天符有進退詘伸以應時
此援六經之所託始以證朔旦之始震也
故易統天心復卦建始萌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兆基消息

應鐘律升降據斗樞
不獨朔旦始震也一歲之卦氣則始於復復下體亦震也震初一陽長子繼父體上體坤也一陽動於北方坤體之下因母立兆基也坤始交乾而得震以一歲言之則十二辟卦以一月言之則三日震體成形以每日二卦言之則屯之內體是皆自震始而先天六十四卦之圖亦繼坤以復繼乾以始始復者以六畫言一歲之氣始震者以三畫言下爻之納甲是也前言始屯蓋以行事所取法言此言始復則以陰陽消長言然亦離遁而不歸於一矣

三日出爲爽震庚受西方八日兌受丁上弦平如繩十五乾體成盛滿甲東方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氣或作蟾无非蜍視卦節兔者吐生光七八道亦訖屈折低下降十六轉受統巽辛見平明艮直於丙南下弦二十三坤乙三十日東北喪其明節盡相禪與繼體復生龍壬癸配甲乙乾坤括始終七八數十五九六亦相應四者合三十陽氣索滅藏
以月之明象卦畫之陽以月之魄象卦畫之陰月三日明始生其夕見庚方形如仰盂八日上弦夕當西南丁位而其上猶缺十五而望則光滿十六又始生魄望後

平明當辛位其下已缺二十三日下弦旦當丙位其上猶明晦而光盡與日俱出東方故象此而謂之納甲北方日月所不行故無所配而壬癸併於甲乙爲乾坤之括始終此實亦先天八卦之序震一陽兌二陽乾三陽巽一陰艮二陰坤三陰陰陽之生皆自下而上月之生明生魄則皆自西而東故其所取如此火珠林亦用納甲法而不及此篇之明析又按以先天橫圖言則乾甲坤乙太陽太陰之體艮丙兌丁太陰太陽之交坎戊離己少陽少陰之體震庚巽辛少陰少陽之交坎離最居橫圖之中則當戊己無位乾坤遙處橫圖終始是以兼

攝癸壬七八者陰陽靜體之數九六者陰陽動用之數合之則皆十五坎離用九六而上下弦在朔望後七日八日之閒合兩十五則三十日而周也又按蟾蜍兔魄皆月而此言蟾蜍與兔魄者玩蟾蜍視卦節兔者吐生光二語則蟾蜍以月魄言兔魄以所吐之明言也納甲獨取於月者蓋此篇所重在坎離而大旨尤重坎水也象彼仲冬節竹木皆摧傷佐陽詰商旅人君深自藏象時順節令閉口不用譚天道甚浩廣大元無形容虛寂不可睹匡廓已消亡繆誤失事緒言還自敗傷別序斯四象以曉後生盲

此節本在三相類自敘之下安溪李氏以爲宜在此今姑從之蓋一月之晦朔猶一歲之冬至人君安靜以養微陽晦日亦然也古人用兵忌晦意蓋亦如此匡廓坎離也交密而不可睹則如已消亡也若言動不順時則自敗傷矣按此節若以韻叶及語意考之則當在此但末二句則又似通篇結語而所謂四象者亦未詳所指意亦以乾坤坎離言也

八卦布列曜運移不失中元精眇難眡一作覩推度效符證居則觀其象準擬其形容立表以爲範占候定吉凶發號順時令勿失爻動時上察天河文天河或作河圖非是下察地流形中稽於人心參合考三才動則循卦節靜則因象辭乾坤用施行天地然後治可不慎乎

又以八卦協之列曜則列宿之運亦以中宮天極星爲主北辰無可見而推步天度則有符可徵君子之一靜一動以易爲法卽所以法天也乾坤用施行卽謂乾坤二用坎離匡廓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爲橐籥覆冒陰陽之道也

御政之首鼎新革故管括微密開舒布寶要道魁柄統化綱紐爻象內動吉凶外起五緯錯順應時感動四七乖戾診離俛仰文昌統錄詰責台輔百官有司各典所部日合存亡之緒

承上爻而言天人之合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亦坎離之爲乾坤二用五緯之行有順有逆二十八宿皆有變動以應人事斗柄載匡六星司天下之中命其餘列星各有所司如飄伯雨師棓槍刑理之類十幹主於日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也十二辰主於月子黃鐘丑大呂寅太簇卯夾鐘辰姑洗巳仲呂午蕤賓未林鐘申夷則酉南呂戌無射亥應鐘也五其六則三十六其五亦三十故日月之行三十日而一合

朔故以月象言則八卦納甲是也以一日并二卦言則朔旦受屯以十二辟卦言則冬至自坤而建始於復皆度竟復始原始要終存亡之緒而慎終於始則存乎御政之首也

或君驕佚亢滿違道或臣邪佞行不順軌弦望盈縮乖變凶咎執法刺譏詰過貽主辰極受正優游任下明堂布政國無害道

言君臣失道則日月星辰之變應之君正而優游任下則布政皆無害道也○此上篇主言易道而意以乾坤之用藏於坎離一動一靜含其機於深默寂寥之中而

爲萬事之樞紐如坎離之無位而九六周流六虛也凡月之晦朔弦望歲之春夏秋冬斗之臨制四方莫不皆然其勅幾則尤在方動之始是其於儒者之言爲近然其意則主於養生修鍊之學而首援易以附之耳以之言治則不免於二三而膠於卦氣非真能知易者也

內以養己安靜虛無原本隱明內昭形軀閉塞其兌築固靈株三光陸沈溫養子珠視之不見近而易求黃中漸通理潤澤達肌膚初正則終脩餘立未可持一者以掩蔽世人莫之知

內以養己以易之道養生也安靜虛無亦如乾坤之用坎離互藏於深靜寂寥之中而無位之居無朕可睹也收視反聽慎重寡言使光華不泄於外不衒聰明所以專於內而溫養其子珠是則其運轂正軸之道也子珠云者意以坎中之一陽爲言在人則先天腎水與命火同居實爲生人之本精神魂魄視聽呼吸皆由是出第慮其精神逐於外而魂魄不甯則腎精搖動日就耗敝故能安靜寡欲不逐於外則所以溫養子珠而由中達外肌膚且無不潤澤矣一者以掩蔽一卽子珠也此數語盡養生之道君子之慎於視聽言動非必固卻其聰明然安靜以養其精神亦調攝之宜君子所不廢也

上德無爲不以察求下德爲之其用不休上閉則稱有下閉則稱無無者以奉上上有神德居此兩孔穴法金水（一作氣非）亦相胥

至人恬淡無爲非屑屑於檢察其次則必有事於調攝而後其用不休所謂爲之者上閉下閉而已上閉者隱明內照閉塞其兌也下閉者築固靈株也人固有外事強制或有似於沈默而內實馳騖者故當內外兼養外固其匡廓卽內以運轂正軸故上閉則聰明不外耗有以養其內而精神內充矣下閉則安靜無欲而耳目不至於妄馳矣內安靜無欲則精神強固有以應耳目言

動之用於無窮是無者以奉上也外不爲妄馳則精神有以充足於內而神亦爲之甯謐是上有神德居也然靈株之固非徒事於外制所能固也故又曰金水亦相胥焉

知白守黑神明自來白者金精黑者水基水者道樞其數名一

知白守黑所謂下閉也金色白水色黑金者主於收斂謝絕榮華屈折下降故白而猶有可見收斂之至則黑而沈密閟寂無可見聞矣金實生水白實生黑金之黑水之基沈密之至而真源出焉也（趙金箔者以紙厚染之金箔趙成則其紙色純黑而有光俗名烏金紙是金實生黑也）水者道樞作強之官技巧出焉無爲而百爲所從出骨肉血氣九竅百骸精神魂魄皆於是乎生以應用於無窮雖曰生於金而實本於天一所謂一者以掩蔽正謂此也然此水也不翕聚則真源不生不調攝則真源易竭故曰金水亦相胥知水之所由生知其著於有形者而斂之以守於無形是知白守黑而神明自來也上德下德知白守黑雖用老子語而不必老子之意猶其所引易亦非聖人之旨要以成其一家言旨歸則存乎火記耳

陰陽之始元含黃芽五金之主北方河車故鉛外黑內懷

金華被褐懷玉外爲狂夫

水生於天一成於地六陰陽交媾之始於沈密閟寂中而實含資始萬物之元焉在人則腎處於至下兩腎之閒命火居焉坎之一陽交於坤體之中主於閉藏而爲生命之本也黃芽者黃爲土色則坤元之資生以是地二生火天七成之則陰又卽伏於陽中而離體成心之神明出焉此所謂坎離匡廓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爲橐籥覆冒陰陽之道而要之水尤爲本也北方水位河車如河水之源周流不息也（今人謂小兒胞衣曰紫河車卽以此故也）鉛爲五金之主（閻之銀匠云鉛爲五金之母汞爲五金之賊凡鎔五金必得鉛而後凝定不致耗折若少入汞則所鎔之金必沸溢流散而不可收云）鉛色外黑而鑿之則內有金色之華如元之含黃芽鉛本金也其色當白而土實生金故內黃內其所本也金則生水故外黑外其所生也又天始於一成於九太陽居一而含九包羅始終而水一金九故金水相胥金水一氣也以一合四則五以一合九則十故內皆含土數極於九則一存矣故觀於鉛而知知白守黑之說一（白也）黑（也）不知白不能守黑不守黑無以生生也○少陰居二含八而二火八木故木火亦相胥一氣以二合三則五以二合八則十其內亦含土太陰四六與太陽同少陽三七與少陰同其內皆含五十

故坎離納戊己

金爲水母母隱子胎水爲金子子藏母胞真人至妙若有若無髣髴太淵乍沈乍浮退而分布各守境隅採之類白造之則朱煉爲表衛白裏貞居方圓徑寸混而相拘拘一作符鉛金也雖未生水而色黑則隱然有水之胎矣黑水也水雖未成而在鉛則已藏於母胞矣故知白而守黑則不衒聰明不逐聲色一於收視反聽閉塞其兌此白也金之翕聚也而一於恬澹無爲築固靈株則黑之守在是子珠温而道樞立矣知白則若有也而非有雖與物接不縈心也守黑則若無也而非無金華內含爲道樞

也其若有若無之牀髣髴太淵乍沈乍浮其退抑斂損則耳目口體精神魂魄各安其所守而無馳騖耗亡之失是皆知白之守如鉛之外黑也所守在金而水存焉故曰採之類白醫家肺脈動見於寸口曰太淵穴脈肺爲五臟華蓋水穀之氣皆薰蒸於肺而後氣血周布五臟行於周身故肺朝百脈診病者惟據太淵一穴而五臟變病皆可見焉太淵本肺金脈也是亦知白之說歟及夫靈株既固則黃中通理潤澤肌膚而造之則朱矣腎水之中命火居焉是黑之中固有朱也離爲心火而主血脈是火之中固有水也血亦水也此坎離之互藏也固腎水以養命火命火安則心火有本而神明不惑斂惜神明使心火不妄動則命火亦不妄動而腎水不枯此坎離匡廓轉轂正軸之道卽上閉下閉之說也所閉者火心之神明是則火也而閉之者命抑使不妄卽金秋實繼夏而主收斂也金肅則水清故所守又不在水而在金守黑在知白也始也守黑於白而水基立焉久之則水火交濟而子珠温而氣血平是以神明不散而朱華於色焉朱火色也斂其火以温水使不失於寒固其水以制火使不至於散而非知白不爲功也故曰知白守黑神明自來如是則所守不過方寸而水火混而相拘是牝牡四卦覆冒陰陽之道也

先天地生巍巍尊高旁有垣闕狀如蓬壺環帀關閉四通

踟躕守禦密固閟絕姦邪曲閣相通以戒不虞可以無思難以愁勞神氣滿室莫之能留守之者昌失之者亡動靜休息嘗當常作與人俱

雖養得其道而守閉之功不可忘也

是非厭臟法內觀有所思履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陰道厭九一濁亂弄元胞食氣鳴腸胃吐正吸外邪晝夜不寤寐晦朝未嘗休身體日疲倦恍惚狀若癡百脈鼎沸馳不得清澄居桑土立壇宇朝葅敬祭祠鬼神見形象夢寐感慨之心歡意喜悅自謂必延期遼以天命死腐露其形骸舉錯輒有違悖逆失樞機諸術甚眾多千條萬有餘前卻

違黃老曲折戾九都明者省厥旨嘐然知所由勤而行之夙夜不休服食三載輕舉遠遊入火不焦入水不濡能存能亡長樂無憂道成德就潛伏俟時太乙乃召移居中洲功滿上昇膺籙受圖

歷臟內觀今脩元家坐工數息行大小周天法也履行步斗六甲各以日辰今符籙家說也食氣吐納亦坐工家事凡此皆或晝夜不寐每有學之而反至癲癡或成吐血症者此卽百脈沸馳之謂也黍土立壇今道士祈禱之類是皆違戾於黃老養生之道此篇所云則非若是也末段則誇大其術之辭○此中篇主言養生則黃

老之術其要在安靜虛無而上閉下閉則亦上篇坎離之旨雖非大道而養生亦不可不知是非歷藏法以下所言則尤足以爲末俗之癡愚者警也

火記不虛作演易以明之偃月法鼎爐白虎爲熬樞汞日爲流珠青龍與之俱舉東以合西魂魄自相拘上弦兌數八下弦艮亦八兩弦合其精乾坤體乃成二八應一斤易道正不傾

火記蓋古有是書言丹竈之術者也坎爲月爲水取類於鉛此不言鉛蓋因中篇言鉛而可知或曰偃字卽鉛字之誤也坎水居西方金位故又可爲金爲白虎亦前

篇知白卽以守黑鉛黑而含金華之旨也離爲日爲火取類於汞離火居東方木位故又以爲木爲青龍此先天卦位也其在人則肺主魄魄之粹者爲精精藏於腎爲人身之金水肝藏魂魂之妙者爲神神藏於心爲人身之木火精魄有形故於法爲鼎而腎水之中有命火則爲爐鼎爐皆金以受火而爲煎鍊之樞紐樞謂闔闢急緩有其度焉也神魂無質易於走失日光無不照而貴乎有所載以留之腎水曰子珠而汞曰流珠以易走失言龍亦變化無方飛潛不測者也坎中之陽乾之用九而交於坤體之中以成坎是以魄拘魂乾龍而坎爲

虎九之退而八爲少陰也離中之陰坤之用六而麗於乾體之中以成離是魂依於魄坤虎而離青龍六之進而七爲少陽也是舉東以合西牝牡四卦而魂魄自相拘之道也魄依於魂則精得所溫魂依於魄則神不散佚是猶以爐鼎煉丹以鉛止汞以月受日光而動靜升降之宜皆以坎離互藏爲之樞紐也自朔至上弦八日上弦而就盈魂充於魄而鉛鎔金華乃以外見自望至下弦八日下弦而就晦以魄拘魂而汞不走失黃芽乃以內含八日之閒又爐鼎熬樞之節度欲其平衡而無緩急不和之失也言兌艮而不言震巽者朔日而遂受

震既望而遂受巽故不必言又震爲龍汞爲流珠青龍與俱則木火合也火固附木者也巽爲白鉛法鼎爐白虎爲樞則金水合也所云知白而守黑也以卦位言自坤震出於離而趨兌所謂龍從火裏出自乾巽入於坎而趨艮所謂虎嚮水中行也乾坤之用爲坎離坎離成體乃復爲乾坤八卦備矣又按震巽之合爲恆益艮兌之合爲損咸震艮之合爲小過頤巽兌之合爲中孚大過是皆成中實中虛之體故此篇牝牡坎離誠亦非無謂也

金入於猛火色不奪精光自開闢以來日月不虧明金不

失其重日月形如常金本從月生朔旦日受符金還復其母月晦日相包隱藏其匡廓沈淪於洞虛金復其故性威光鼎乃熄

金鉛也鼎也金從火煉其光愈精月受日光其魄乃明坎固資離以爲用也金益顯其光而本體不失其重月受日爲明而魄體不失其常所貴知白守黑而用之不失其度則有以溫養其子珠離固依坎爲體也月水精也月魄卽金也月望光滿旣望則屈抑下降而魄生焉故曰金從月生不處其盈卽知白也朔旦見日不見月旣朔則旁死魄而月復受日以生明故曰朔旦日受符然朔月無光而月魄之體自全是爲還復其母得所守之黑也晦朔之際匡廓隱藏然由此而能受日光則爲威光之本鼎以是乃熄也使水火不交日月不合則無魂魄矣鉛必得火而鎔鉛鎔乃能止汞汞必得鉛而止鉛汞相凝得體則能使金發其光如今之磨鏡及金飾銀銅鐵器者皆必以鉛所制之汞磨拭之而後精光乃發及銅鏡之光旣瑩則映月復能生水物理固然鉛汞之鎔於火也要必以金鼎盛之而後置於火上不然則不能鎔而散失矣人之精神無形而魄有體精神之聚萃要必以體魄爲軀殼故運言鼎也精以神守神以精生卽運轂正軸之道上閉下閉之方也

子午數合三戊己號稱五三五旣和諧八石正綱紀呼吸

相含育位思爲夫婦黃土金之父流珠木之子水以土爲鬼土鎭水不起朱雀爲火精執平調勝負水盛火消滅俱死歸厚土三性旣合會本性共宗祖上遊於四季守界定規矩

坤居子乾居午乾奇坤耦則合數爲三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子水午火則合數亦三而坎納戊離納己則戊己土數五或云木三火二爲一五水一金四爲一五土爲一五合之爲三五非以三合五則八故上弦下弦之閒以八爲節然八數不足故合之成十五兩十五則三十升降虧盈之度也其長而盈也呼也其退而消也吸也此呼彼吸此吸彼呼呼吸屈伸兩

相合育佺思之閻合爲夫婦所謂牝牡四卦也坎離戊己戊己土只會合沖和之氣則爲土十則生金人之始生體魄具焉精魄之靈爲魂魂之妙爲神流珠卽神也火也魄之英爲精精子珠也水也水亦流動之物得火則沸以土爲防土卽坎離所納之戊己也坎水離火本相勝之物火炎則水乾水決卽火滅而其用則又相濟水非火則冰而無以潤物火非水則焚而物毀矣惟上下降升三五之際調之使火候得其平則戊己之土存焉使相含育而不相害子珠温而流珠不失神不敝而精充至於精充之至妄火不炎如鉛之既鎔汞之既定二者凝合爲

一如泊然無情歸於沖淡無爲則無爲之爲無用之用五臟四體九竅百骸皆適所安是丹還之候也

巨勝尚延年還丹可入口金性不敗休故爲萬物寶術士服食之壽命得長久金砂入五內霽散若風雨霧一作霧非薰蒸達四支顏色悅澤好髮白皆變黑齒落生舊所老翁復丁壯老嫗成姙女改形免世厄命之曰真人

金也砂也卽謂所還之丹也金性不朽丹成則亦不朽矣鉛汞皆金類汞與丹砂同產丹砂之汁鎔則爲汞汞復以法蒸治之則復成珠今所用銀朱標朱是也金鉛丹砂皆生於土則皆可謂之金此詮言丹還之效丹經因類爲喻故別類而言之耳

胡粉投火中色壞化爲鉛化一作還爲是冰雪得陽春解釋成太元元或作虛以諱叶之非是金以砂爲主稟和於水銀變化由其真終始自相因

制鉛爲胡粉焚之則還爲鉛凝水雨爲雪見日則還爲水此皆以黑成白白復歸黑亦知白守黑之意也以酒糟和鉛鹽而蒸之則成胡粉今所謂鉛粉也胡粉以火煉之則復成鉛今銀硃以火鍗之亦復成汞也鉛色本黑金類之屬水者汞出於丹金卽上文之金以還丹言也謂砂金類之屬火者也

之丹者謂其歸以丹砂爲主也篇內之旨多主於鉛而此云金以砂爲主者汞出於丹砂鎔鉛所以止汞汞與鉛和合而後復成丹築固靈株知白守黑本於以温養子珠子珠坎中之一陽猶命火也一陽藏於二陰之中腎水固則命火安命火存則腎水温而不冷丹砂其本性自然不由脩合者也命火温而魂氣行魂氣萃而神明出神明則心主之汞本出於丹砂者也汞爲流珠離之二陽炳明於外麗一陰而爲離一陰黑也火中有水也心以血用火以脊明火熾而脊消心勞而精耗惟守之以靜則精神內充陽麗於陰而後陽乃不散故鎔鉛所以止汞汞止而不流散乃可還而成丹吾生有涯而知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矣養生家言要主於安靖此心以還固其命而已故曰金以砂爲主願知白者此心守黑者亦此心神明之來亦還在此心要以心爲主用

鉛以止汞汞止而後還丹是以稟和於水銀也凡此曰鉛曰汞似非一物然鉛可爲白胡粉也白反復黑砂流成汞汞復成丹鉛固內含金華故外黑可以止汞此皆物理之本然自然是以終始相因要不過吾一身之陰陽循環精神相守而已非由外合也

欲作伏食仙宜以同類者植禾當以穀覆雞用其卵以類輔自然物成易陶冶魚目豈爲珠蓬蒿不成檳類同者相從事乖不成竇燕雀不生鳳狐兔不乳馬水流不炎上火動不潤下世間名學士高妙負良材邂逅不遭遇耗火亡資財據按依文說妄以意爲之端緒無因緣度量失操持

擣治韶石膽雲母及礬磁硫黃燒豫章泥汞相煉治鼓下五色銅以之爲輔樞雜性不同類安肯合體居千舉必萬敗欲黠反成癡僥倖訖不遇至人獨知之稚年至白首中道生狐疑背道生迷路出正入邪蹊管窺不廣見難以揆將來

此言世俗燒煉服食之妄○此下篇主言火記要主於心腎之交精神相守亦不外於坎離匡廓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爲橐籥而丹經之旨盡矣其曰鉛汞鼎爐龍虎金丹則皆其寓言非真用是五丹八石也

讀參同契卷之一終

烏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汪　紱雙池釋　後學　同邑程夢元陛園
同邑戴　彭景筠　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若夫至聖不過伏羲始畫八卦效法天地文王帝之宗結體演文辭文一作爻夫子庶聖雄十翼以輔之三君天所挺造興更御時優劣有步驟功德不相殊制作有所踵推度審分銖

此以下統三篇之意而結言此又援易以發端謂其說

實本於聖人也推度審分銖如用屯受震三五八石之類八卦納甲十二辟卦之說也

有形易忖量無兆難慮謀作事令可法爲世定是書素無前識資因師覺悟之皓若蹇帷帳瞋目登高臺

自言其得於師其師不知何許人蓋知黃老之學而又窺見先天圖者

火記六百篇所趨等不殊文字鄭重說世人不熟思尋度其源流幽明本共居

火記之書若是其多而今蓋逸之矣其所寓言曰金曰丹曰鉛曰汞蓋皆鄭重其說而世人不熟思則求之於外也若尋度其源流則陰陽相牝牡而已幽陰明陽也易繫辭傳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竊爲賢者譚曷敢輕爲書若遂結舌瘖絕道獲罪誅寫情著竹帛又恐洩天符猶豫增歎息俛仰綴斯愚陶冶有法度未可悉陳敷略述其綱紀枝葉見扶疎

自言其作是書之意○此參同契之總結

推演五行數較約而不煩一作繁舉水以激火奄然威光明日月相薄蝕常在晦朔閏水盛坎侵陽火衰離晝昏陰陽相飲食交感道自然名者以定情字者以性言金來歸性

初乃得稱還丹

此以下復詳爐火之說以明火記之旨篇內多附易爲說此乃直以五行之數明之如下文所云也火記之說主於以水制火然舉水以激火則火滅矣此非所以相濟也如晦朔之際月合於水以稟受日光然行度相逼則反至薄蝕此水盛火衰失其節度之故此以日蝕言則與前論水盛火消滅俱死歸后土之意自有不同所貴乎水火相濟者以陰陽交相養本有交感自然之道而非舉水激火之爲也火記曰鉛曰汞此名以定情鉛之情守汞之情動也其若曰子珠曰流珠曰龍曰虎曰金華曰黃芽則皆以其本性言

之本性則相拘凝合而本無彼此之分鉛守其黑汞還其朱赤黑共居黑而有赤則元赤而有黑則紫是稱還丹坎離牝牡此水火相濟之道火記寓名之旨也

以金爲隄防水入乃優游金計十有五水數亦如之臨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爲真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三物相合受變化狀一作壯非若神下有太陽氣伏烝須臾閒先液而後凝號曰黃輿焉

此及下節言爐火之節度也舉水激火則火滅而水亦乾故必以金爲隄防而後水入乃優游此所謂金謂鼎也謂白虎爲煞樞即身之體魄也十有五者五行又各

具三五之數天地人三才三其五五其三皆十有五月亦三五而盈三五而缺水行於周身故水數如金之數即周身之水而五分之爲血脈爲津液爲汗爲涕爲淚爲涎沫爲便溺其濁者約五分之三其血之可鎔化凝萃而爲精者約五分之二焉若體魄則非可有增減也水之濁者非可煉治其爲精者二分故火之用稱之不使之有過不及而致相激滅也火之爲用凝神以固其精如所謂隱明內照塞兌以溫養子珠者蓋神明之用過煩則腎精必竭此火之過也然過爲桎梏其聰明則其心反苦如冥心使如鼾睡坐卧而不運行則反以陰勝至傷如醫書久卧傷肺久坐傷脾之類是舉

水以激火而奄滅光明也故喻言水火之節度而約其數如此如是則凝神以交於下而子珠得所溫固精以奉其上而流珠不散火水交濟於體魄之中鼎爐時密其防不使至於相激水中之陽實爲命火太陽一數之氣伏蒸變化周行體魄之水皆化精液久而凝聚於一號曰黃輿黃輿即坎離所納之戊己也木火之合數成五成十金水之合數亦成五成十水火木金之氣冲融會合則爲土而土又以成五行人之魂魄相拘水火相濟亦猶是也謂之黃輿者如土之乘載萬物也此不言鉛汞而言金水火水火即鉛汞也此承推演五行數而

言故直言水火也

歲月將欲訖毀性傷壽年形體爲灰土狀若明窗塵擣治升合之持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完堅炎火張於下晝夜廢正勤

人之壽命有涯而心知不能不有所營營心知役於營營則火外散而水內枯毀性傷壽年矣是以形體之金亦朽而爲灰塵惟是隱明閉兌築固靈株使子珠得所溫魂魄相拘合而不散至如先液後凝之黃輿者以是益加脩鍊以冀其益壽駐顏堅固不朽因其以爐火喻言故曰擣治升合之持入赤色門也赤色謂丹也黃輿雖已

凝合然丹之始基而未成也一念少馳一時少息則魂越而不與魄相拘神搖而不與精相守故益宜上閉下閉固塞其際會令致完堅使水中之火益壯而不致散妄上浮晝夜不息則一身體魄皆命火之所薰蒸陰固於外陽充其中黃中通理而赤色由是現矣

始文使可脩終竟武乃陳候視加謹慎審察調寒温周旋十二節節盡更須親氣索命將絶休死亡魄魂色轉更爲紫赫然稱還丹粉提以一丸刀圭最爲神

凡用功之始不可過緊過緊則必僨故有舉水激火日月薄蝕之戒始文使可脩也至於先液後凝而爲黃輿

之後則功力漸近自然矣故宜外固際會炎火下張晝夜勤持不使暫弛而後金丹可還終竟武乃陳也時爲候視時爲調劑水火要不可使偏勝也常人慮火勝始事脩持者慮水勝知所脩持者又慮水火之有時而偏勝以是候視調劑周旋於一歲十二月一日十二時之閒至於節氣交接時則又更須謹審使動靜闔闢不違其時升降虧盈不爽其節則當人氣索將絶魂魄離散之時而功力之成者色轉更爲紫是則所謂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也（丹丹砂也丹砂色微紫永本生於丹砂以鉛止汞升合復成丹故曰金歸性初乃稱還丹）紫謂赤而有黑水火交濟也赤其用也神明之充也黑其守也若有若無髣髴太淵安靜之至也粉屑之也提合之也一丸謂方圓徑寸混而相拘刀圭言其小（李時珍曰丸散云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準如梧子大也方寸匕者作匕正方一寸抄散不落爲度也）爲神如髮白變黑齒落復生之類○自推演五行數至此皆詳言爐火之節度以申火記之旨

吾不敢虛說倣效聖人文古記題龍虎黃帝美金華淮南煉秋石王陽加黃芽賢者能持行不肖毋與俱古今道由一對談吐所謀學者加勉力留念深思惟至要言甚露昭昭不我欺

此又總節上文之語

三相類

三相類即參同契因參同契之說猶或略而未詳故又作此以申明之

乾剛坤柔配合相包陽稟陰受雌雄相須胥以造化精氣乃舒坎離冠首光耀垂敷元冥難測不可畫圖（畫或作盡非）聖人揆度參序元基四者混沌徑入虛無六十卦周張布爲輿龍馬就駕明君御時和則隨從路平不邪邪道險阻傾危國家

此即參同契首節之說配合相包乾坤交而坎離坎坤包乾離乾包坤也稟施也予也胥相也造自無而有化

自有而無精魄也氣魂也六十卦爲輿龍馬駕而明君御時卽朔旦受屯以下之說也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謂萬乘之主處九重之室發號出令順陰陽節藏器竢時勿違卦月屯以子申蒙用寅戌餘六十卦各自有日聊陳兩象未能究悉立義設刑當仁施德逆之者凶順之者吉

屯以子申屯內體震用子寅辰外體坎用申戌子也蒙用寅戌蒙內體坎用寅辰午外體艮用戌子寅也朔旦用屯至暮用蒙春夏據內體秋冬據外體立義設刑當仁施德蓋或自子至巳爲仁自午至亥爲義或陽時爲

仁陰支爲義如朔旦受屯初爻用子則當施德若秋冬外體四爻用戌則當設刑也此以自子至巳爲陽自午至戌爲陰而言朔日用屯蒙則二日用需訟矣

按歷法令至誠專密謹候日辰審察消息纖芥不正悔吝爲賊二至改度乖錯委曲隆冬大暑盛夏霜雪二分縱橫不應刻漏水旱相伐風雨不節蝗蟲湧沸羣異旁出天見其殃山崩地裂孝子用心感動皇極近出己口遠遠一作速流殊域或以招禍或以致福或興太平或造兵革四者之來由乎胷臆動靜有常奉其繩墨四時順宜與氣相得剛柔斷矣不相涉入五行守界不妄盈縮易行周流屈伸反覆此卽前所謂賞罰昏明仁義喜怒順乎四時五行之說爲說非不美然而泥矣易範隨時處中非以卦氣安排定也秦之月令董子之春秋繁露劉向之洪範五行傳焦京之卦氣及易林楊雄之太元其拘滯而不通變類皆如此非真知易範也

晦朔之閒合符行中混沌鴻濛牝牡相從滋液潤澤施化流通天地神明不可度量利用安身隱形而藏始於東北箕斗之鄉旋而右轉嘔輸吐明潛潭見象發散精光昴畢之上震出爲徵陽氣造端初九潛龍陽以三立陰以八通三日震動八日兌行九二見龍和平有明三五德就乾體

乃成九三夕惕虩折神符盛而漸革而或作衰終還其初巽繼其統固濟操持九四或躍進退道危艮主止進不得踰時二十三日典守弦期九五飛龍天位加喜六五坤承結括終始韞養眾子世爲類母上九亢龍戰德于野用九翩翩爲道規矩陽數已訖訖則復起推情合性轉而相與循環璇璣升降上下周流六爻難可察睹故無常位爲易宗祖

此中六卦納甲之說晦朔之閒月與日合乾坤始交乾之陽交於坤體之中牝牡相涵爲生明之本滋液潤澤以坎言也陽藏陰中輪廓不見利用安身隱形而藏也

漢時冬至朔旦日月當會於星紀箕斗丑分也既朔則

月漸逓西行昴畢酉分也然每月朔旦日月之會各有所躔不皆在箕斗此因冬至又一歲陽生之始而言之耳若合朔於丑則朔後三日亦未遂至酉此昴畢云者謂納庚云爾若生明上弦之閒則亦已至酉下文以震兌連言故也或曰箕斗之閒亦謂坤納癸也晦坤體也而此皆配以乾之六爻主於用九以坎之一陽言也此書之旨雖曰坎離匡廓而所重在月在坎在坎者非重坎而實重坎中之一陽在月則受交於日而稟日之明以爲胚胎也故六卦皆配以乾之六爻而以坎爲用九也三五十有五也此如人之資始於父以藏母腹及生而漸長至三十

則已壯又可爲父乾體乃成壯而受室則又巽繼其統矣巽繼則陽虧如月之生魄固濟操持及艮止之義皆欲人知白守黑意也知白守黑則神明自來矣六五三十日也壯而授室離也陰麗陽也戰德于野則陰與陽並陰於是用事而妻又受胎生子矣此離之用六也然月之終始主於明之一盈一虧六卦之循環主於一陽之一長一消故曰用九翩翩爲道規矩情謂生明魄之用性謂體魄受明之本凡海水之潮汐蛤蚌之消長皆視乎月之盈虧此物理之自然而人身之調護及醫家鍼灸之候亦宜視法焉蓋由來古矣但以之言易則終屬巧合而非先天畫卦及文王繫辭之本旨也

朔旦爲復陽氣始通出入無疾立表微剛黃鐘建子兆乃滋彰播施柔暖黎烝得常臨爐施條開路正光光曜漸長日以益長丑之大呂結正低昂仰以成泰剛柔並隆陰陽交接小往大來輻輳於寅運而趨時漸歷大壯俠列卯門榆莢墮落還歸本根形德相負晝夜始分夬陰以退陽升而前洗濯羽翮振索宿塵乾健盛明廣被四鄰陽終於巳中而相干姤始絕序履霜最先井底寒泉午爲蒸賓賓服於陰陰爲主人遯去世位收斂其精懷德埃時棲遲昧冥否塞不通萌者不生陰伸陽屈毀傷性名觀其權量察仲

秋情任蓄微稚老枯復榮薺麥芽糵因冒以生剝爛肢體消滅其形化氣旣竭亡失至神道窮則反歸於坤元恆順地理承天布宣元遠幽眇隔閡相連應度育種陰陽之元寥廓恍惚莫知其端先迷失軌後爲主君無平不陂道之自然變易更盛消息相因終坤復始如循連環帝王承御千載常存

此因復卦建始長子繼父因母立基消息應律升降據斗之說而申言一歲之應十二辟卦六畫之卦亦去坎離而實主於陽自復至乾陽之長自姤至坤陽之消也冬至不盡在朔旦朔旦爲復亦據漢志推歷元而言也

黃鐘所應之律建子斗杓初昏而指正北子位也臨爐施條謂臨卦二陽臨陰坤地爲爐也仰上行也輻輳於寅謂寅月應太簇也簇有輳義俠列卯門謂卯月應夾鐘也卯象作卯二戶相背闢戶之義也俠讀作夾以言夾鐘古夾俠通用四陽壯則一陰下榆莢應之而落洗濯羽翮謂應姑洗夏而鳥獸將希革也振索宿塵謂建辰也辰有振義中而相干謂應仲呂日中則昃陽盛而陰已干之仲呂律之窮自仲呂轉生則爲變律也姑之下體巽初陰卽坤之陰棲遲昧寅謂未月應林鐘也棲遲有林字之意昧寅取昧旁未字陰伸申也毀傷夷也謂夷則也夷者傷也毀傷性呂遯世之意觀其權量謂觀卦仲秋陰陽分而任蓄微稚謂律應南呂南字古讀尼心反故有任

義白虎通云八月之律謂之南呂南者任也言陽氣尙有任生蓐麥也此下文言蓐麥芽糵卽用此意仲春榆莢落仲秋蓐麥生陰陽未嘗相無肅斂之中生意接續也消滅其形戊也火墓於戌故戚字從戊從火或曰滅當作威亡失至神謂無射也亡無通此言陽氣雖坤道承天天之陽坤爲成之而復育之耳隔閡相連謂亥漢律歷志曰該閡於亥蓋歲之一終此爲隔限物生物之根荄則於此該備焉終始之交故曰隔閡相連應度育種謂應鐘也應度而育種則根荄復生之意坤又含坎之一陽矣乾資始而資坤以生故言陰陽之元先迷失軌後爲主君以坤言漢儒解易多以後得主爲句故言後爲主君然以爲主言則益失之矣帝王承御千載常存結言人君當法易爲治之意○此篇申參同契上篇之意其言六卦納甲十二卦應鐘律斗樞倚附易文假借字義大都巧合漢儒說易及鐘律及天文爲說多每似此然其於陰陽消長之機則似乎略窺見先天之圖者與京房之卦氣始中孚但取卦名附合而不問陰陽卦畫者又不相似也京易亦言十二辟卦然此尤包孕而簡明至於先天畫卦之原則概未有見矣

將欲養性延命卻期審思後末當慮其先人所稟軀體本一無元精雲布因氣託初陰陽爲度魂魄所居

將欲養性卽亦取法於易以養性而已審思後末當慮

其先亦繫辭所云原始反終是故知死生之說者也體本一無則老氏有生於無之說故其言養生也亦必曰安靜虛無而或乃以周子無極二字附之則失之矣元精雲布因氣託初所謂精氣爲物精以成體魄而氣爲呼吸之魂左傳曰始生魄陽曰魂陰陽合體魂魄相依陰陽爲度魂魄所居也

陽神曰魂陰神月魄魂之與魄互爲室宅性主處內立舍郛鄂情主營外築完城郭城郭完全人物乃安爰斯之時情合乾坤

精氣爲物其來而伸則魂魄皆謂之神氣動而無形是

爲魂精靜而有體是爲魄然氣非有外於精而精以氣行氣卽精中之所含坎中之一陽是矣坎中一陽乾之用也乾陽附麗於陰其體爲離離中含陰又坤之用也是故陽氣本於乾而爲離爲日爲木爲火於人爲命門之火而氣行於肝爲魂爲青龍用注於心爲心火爲神明陰精本於坤而爲坎爲月爲金爲水於人爲左右腎而精浮於肺爲魄爲白虎復還於腎爲腎水爲精淪月必受日光而後有光精必以陽行而後能生物人之交感實心之神明注之以與腎精偕行故卽著於腎水之中而爲命火也是故離爲心火心虛用血血爲精水之本坎爲腎水腎實夾命命爲火氣之原魂藏於肝氣之行也而肺實主氣魄藏於肺精之守也而肝實主血精神魂魄互爲室宅者如此魂之靈曰神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性也君主則處內而立置鄣鄂所以應外也魄之華爲精腎者作強之官技巧出焉情也作強則營外而築完城郭所以拘內也此卽所謂坎離匡廓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爲橐籥覆冒陰陽之道也日以明爲體月以受明爲用故其分屬情性如此此以心之神明爲性本卽告子生之謂性釋氏作用是性之說故其言養生也必欲三光陸沈上閉下閉而後可冀還丹正與

釋氏之欲絕六塵乃悟真性同歸非真知天命之性也乾動而直氣布精流坤靜而翕爲道舍廬剛施而退柔化以滋九還七返八歸六居男白女赤金火相拘則水定火五行之初

承上文情合乾坤而言陽主氣以倡氣布而精隨以流陰主精而守精凝而氣得所止此乾始坤承陽施陰受之常理也魂行於肝而肝主精血魄藏於肺而肺主呼吸亦其理也謂之道舍廬者安靜虛無而百爲皆由是出以陰能舍陽者爲主也凡陽之情一施而退陰則舍陽之所施者而爲之漸化其光焉所謂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也陽主進進極於九則還而七動極而靜乾之用九一施而退也陰主退少陰之八退極於六靜終而動坤之用六化以日滋也又九金數也七火數也火動則金流九還則七亦返矣金火之相拘也離一陰而麗乎二陽也八數木也六數水也木得水而滋八歸而與六居焉木水之相養也坎一陽之居並乎二陰也故人之心以肺爲覆而肝則與腎並居焉男白爲坎女赤謂離坎月而爲男以坎中一陽言坎陽內居月魄瑩而爲生明之本也離日而爲女以離中一陰言離陽外布日闇虛而爲魄體所滋也此雖分言而大旨亦主於月坎中一陽卽日所拘之明離中一陰卽月本體之魄而已坎爲水爲黑而言白言金者月黑而能白其體黑其明白男白主其明而言金所孕爲水水

之返卽爲金金水一氣精魄一體也以男白女赤言故曰金火相拘火固剋金而金實能拘火如爐之鑄鼎金得火而鎔如夏之徂秋火實得金而靜也男女交媾男精亦白女血亦赤女非無精然含男精而養之以成胎者血爲主也血本水而從火色離火勝而陰麗乎陽也精亦血而從金色坎水勝而火抑從金也然男女之交皆以神注以火動陽施而退則金以凝靜承之是皆金火相拘而已則則之也金之能拘火者則水以定火也火一動而靜非肯遽靜金之靜者以漸而定之則陽還處陰中靜之定則水定火也猶月之明以魄之黑者凝定之也五行之初天一生水陽動於陰中也則水定火則復於五行之初火安而不妄動矣

上善若水清而無瑕道之形象真一難圖變而分布各自獨居類如雞子白黑相符一作縱廣一寸以爲始初四肢五臟筋骨乃俱彌歷十月脫出其胎骨弱可卷肉滑若飴上善若水清而無瑕安靜虛無也變而分布各自獨居如精神魂魄之各安其宅也上文言白赤而此言白黑重金水而言以水定火則黑中有赤矣雞卵中黃帶赤而黃之外亦有黑膜其所受之雄則色尤白此三物相受號曰黃輿之說而上在其中矣彌歷十月而脫出其胎則又鍊養之堅久而丹可還也

陰陽配日月水火爲效徵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方諸非星月安能得水漿二氣元且遠感化尙可通可一作相何況近存身切在於心胷

此以天地閉之日月水火證人身之日月水火下文乃實指而言之

耳目口三竇閉塞勿發通真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旋曲以眄聽開閤皆合同爲己之樞轄動靜不竭窮離氣內營衛坎乃不用聽兌合不以譚希言順鴻濛三者旣關鍵緩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無念以爲常證驗以推移心專不縱橫寢寐神相抱覺寤候存亡顏色寖以潤骨節益堅强排卻衆陰邪然後立正陽

正以申原本隱明內照形軀閉塞其兌築固靈株三光陸沈溫養子珠之旨也旋曲開閤皆委婉推移不欲過爲辨別不逐物以自衒聰明之意離爲目坎爲耳而二者皆魄之用凡久視則傷血而勞於視聽皆足以搖其精營衛血氣所行之經隧也納視聽之神於營衛而不用其聰明非能絕視聽也旋曲以視聽而已此原本隱明內照形軀也兌爲口呼吸由之魂之用也凡多言傷肺兌合不以譚寡言以順其自然非能不言也開閤皆合同而已此言閉塞其兌也此亦以坎水離火兌金三者爲言然此以用言又與三物合受號曰黃輿之意少異三者旣關鍵上閉也又當緩體處空房

委志虛無不妄思念此則所以築固靈株而下閉之事也耳目口之用則旋曲開閤與世推移而不滯於物心之用則安靜虛無而不縱橫以生妄念使疲則精神魂魄相抱相拘寤則覺察其存亡而不至於勞苦耗失如此則黃中漸通理顏色寢潤骨節益堅陰邪不能干而正陽立矣正陽卽坎中之一陽而坎離旣交神明自足又卽所謂黃輿也三光陸沈以溫養千珠則神魂不外馳而精魄以固知白守黑築固靈株則精魄以益固而神明自來此亦如日之光常留於月魄而不離月之魄恆有以生明而不失魂魄交互爲室宅老子所謂載營

魄抱一能無離意亦如此

脩之不輟休庶氣雲雨行淫淫若春澤滾滾象解冰從頭流達足究竟復上升往來洞無極沸沸彼谷中反者道之驗弱者德之柄耕耘宿污穢細微得調暢濁者清之路昏久則昭明

由上文所云者而脩之不息則血氣周流於身神明妙於無極至無而有至靜而動至虛而神皆由其收視反聽塞口而以不用爲用故執之得其柄而道之徵驗由斯效焉其上下皆閉以守黑者似濁而昏而神明實由是出也老子曰元之又元衆妙之門其說亦由是也然其所謂道德者如此而已豈聖人之道德歟

世人好小術不審道淺深棄正從邪徑欲速閇不通猶盲不任杖聾者聽宮商沒水捕雉兔登山索魚龍植麥欲穫黍運規以求方竭力勞精神終年無見功

小術如咫臟步斗祭祀諸術也君子養生自有其道然亦豈必道其所道然以他小術視之則此篇所云固又爲得其道矣○此篇申參同契中篇之意其言祖黃老其旨則注於丹經也

讀參同契卷之二終

烏程盧葆辰子純
婺源汪　紱雙池釋　後學　同邑程夢元陛園
同邑戴　彭景筠　同校字
同邑余家鼎彝伯

欲知伏食法事約而不繁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爲白液凝而至堅金華先唱有頃之閒解化爲水馬齒闌干陽乃往和情性自然迫促時陰拘畜禁門伏食者制伏而食之以相剋制爲用以水制火以魄拘魂以鉛止汞卽其道也太陽謂日火流珠謂汞日之光

發散流轉心之神靈妙不測汞易走失故以類合言之金華謂鉛鉛色外黑內含金華命火之存於腎水中者實心火之本根也汞得鉛則止相融而凝然亦必鉛先得火而鎔至形如馬齒而後汞往和之則情性有自然而合者非舉水以激火也不然則雖鉛汞合處亦無以相凝矣是以迫促時陰拘畜禁門上閉下閉知白守黑又以金爲隄防也火不上炎水不下泄則子珠得所温而流珠不走失矣

慈母育養孝子報恩嚴父施令敎勅子孫五行錯王相據以生火性銷金金代木榮三五與一天地至精可以口訣難以書傳

此言五行之相生相剋相生爲體相剋爲用制之而不使至於過乃有以善其相生也子水一午火二合之爲三戊己土爲五坎離納戊己木火合數五金水合數五則水火土合之爲一泯其相生相剋之形而合於自然是天地之至精也

子當右轉午乃東旋卯酉界隔主客二名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兩相飲食俱相貪便遂相銜嚥咀嚼相吞熒惑守西太白經天殺氣所臨何有不傾狸犬守鼠鳥雀畏鵰各得其功何敢有聲不得其理難以妄言竭殫家産妻子飢貧

自古及今好者億人訖不諧遇希能有成

此極言相制之妙子右轉水本於金午東旋火生於木此就所養也魄舍精魂毓神也龍呼於虎虎吸龍精此就所制也魂妙於神魄爲神役魄以拘魂萃而守精肝藏血肺主氣也又案此段似據洛書之右旋相剋爲說故其言曰子當右轉午乃東旋又曰熒惑守西太白經天是謂洛書之四九居南二七居西金火易位卽前篇所云金火相拘則水定火也如是則子右轉而則水定火金火相拘三八居東與金相接龍呼於虎虎吸龍精矣漢人鮮言河圖而多倣洛書如大戴禮明堂篇及太

乙數及遁甲奇門及六壬數皆用洛書位次六壬以相剋爲發用是皆倣洛書也

廣求名藥與道乖殊如審遭逢睹其端緒以類相沈揆物終始五行相克更爲父母母含滋液父主稟與凝精流形金石不朽審專不洩得爲成道立竿見影空谷傳響豈不靈哉天地至象若以野葛一寸巴豆一兩入喉輒僵不得俛仰當此之時周文揲蓍孔子占象扁鵲操鍼巫咸扣鼓安能令甦復起馳走

五行相克更爲父母相克乃有以相生也

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鬼隱龍匿莫知

所存將欲制之黃芽爲根

上言相剋制之爲用此復言心火之不可無制而制之必以水也謂之河上姹女者離爲中女而心火本於命火則出自水中故曰河上也得火則飛偶有動作則神明外馳如以煤引火焉也五金在冶見汞則飛前言太陽此言姹女皆主離言耳離爲日爲女

物無陰陽違天背元牝雞自卵其雛不全夫何故乎配合未連三五不交剛柔離分施化之精天地自然火動炎上水流潤下非有師道使其然也資始統正不可復改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節聚非有工巧以制御之男生而伏女偃其軀稟乎胞胎受氣元初非徒生時著而見之及其死也亦復效之此非父母教令其然本在交媾定置始先

申言陰陽之相拘相制而後大用出焉乃天地之自然也

坎男爲月離女爲日日以耀德月以智光智一作舒舒作智是月受日化體不虧傷陽失其契陰侵其明晦朔薄蝕掩冒相類相求金化爲水水性周章火化爲土水不得行男動外施女靜內藏溢度過節爲女所拘魄以鈐魂不得淫奢不

寒不暑進退合時各得其和俱吐證符

又詳言陰陽五行相制之節度也日陽外著其明恆顯於用月陽內涵其光以漸而舒故月魄有生明之本而日爲從之以化其光其交在晦朔之間以光相授於日月之體非有虧傷也若乃日行失其期度則月侵日之明而晦朔有薄蝕矣此陰陽不得其平舉水激火之失也閉塞之過聰明反以昏惑生工家類然若其如男女之相胥一含一吐以彼此相滋則相拘相制而非有薄蝕之災矣蓋陰陽之雜糅也以類相求如火剋金而金能生水以制火則火之剋金不過矣水剋火而火能生土以防水則水之

剋火不過矣水火之際金爲隄防之土爲會合之此所以相制而有相養者存天地自然之妙也男動而施其精於外女靜而藏其精於內乾交坤而爲離離陽在外坤索乾而得坎坎陽在內牝牡四卦坎離互藏陽施易於過節陰受則抑而拘之月之既望則魄復生魄以鈐魂而使之不得淫奢是陰陽之節度也

丹砂水精得金乃并金水合處木火爲侶四者混沌則爲龍虎龍陽數奇虎陰數偶肝青爲父肺白爲母腎黑爲子心赤爲女脾黃爲祖子五行始三物一家都歸戊己剛柔迭俱更歷分部龍西虎東建緯卯酉刑德並會相見歡喜

刑主伏殺德主生起二月榆落魁臨于卯八月麥生天罡據酉子南午北互爲綱紀一九之數終而復始含元虛危播精於子

此更即人身而指言之水精汞也汞言水精猶言河上姹女也丹砂汞之母（汞名水銀亦曰水精以其易流散如水耳）金謂金華鉛也將言三物一家故復舉鉛汞之合而言之魄萃爲精精凝成魄金水一也魂妙於神神麗於魂木火一也故言汞而神魂統是矣言鉛而金水統是矣木火爲青龍（震木爲雷爲龍雷龍同氣故啓蟄龍興而雷發聲霜降龍蟄而雷收聲醫家以相火行於肝膽爲雷龍之火則青龍可兼木火之氣明矣）金水爲白虎（坎艮皆爲虎虎多出於秋冬是白虎可兼金水之氣）水爲金子而實爲五行之始猶冢子繼父即爲大宗也金水木火之合皆土而五行又皆待土而成故水火土三物一家都歸戊己脩煉家所以言心腎會於黃庭也以定位言則火南水北龍東虎西以運用言則龍從火出虎嚮水行故仲春榆落是虎亦行於東酉月麥生龍亦未嘗不行於西冬至北方水也而日則南至夏至南方火也而日在北陸火本兩腎之閒精以心馳而動肺金而爲氣主肝木而以血藏其互相拘鈐而交相爲用皆如此然其元則始於子水坎中之一陽丹砂太陽其生自水中也

闕關睢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雄不獨處雌不獨居元武龜蛇蟠虯相扶以明牝牡意當相須假使二女其室顏色甚姝蘇秦通言張儀合媒發辯利舌奮舒美辭推心調諧合爲夫妻敝髮腐齒終不相知若藥物非種名類不同分兩參差失其紀綱雖黃帝臨爐太乙執火八公擣（一作煉）淮南調合立宇崇壇玉爲階陛麟脯鳳腊把籍長跪禱祝神祇請哀諸鬼沐浴齋戒冀有所望亦猶和膠補釜以礪塗瘡去冷加冰除熱用湯飛龜舞蛇愈見乖張

龍虎朱雀皆一而元武獨兩肝心肺脾皆一而水臟獨兩蓋陰陽水火並居天道之始終物理之自然非有強

也術家多以螣蛇爲火又或以配己土要以腎中自有命火故也此書大旨要以水中之火坎中之一陽爲重耳在月則爲明爲魄欲其以魄載熒在物則爲汞爲鉛欲其以鉛止汞在人則爲魂爲魄欲其以魄拘魂固水以養火在男女則男一交而退藉女爲涵育温養以成胚胎具形體也煉丹伏食云者煉此坎中之一陽水中之真火使之長存而不散失則身命自可以安固長久而已不知此而求之藥石媚於禱祝皆無益也○此篇申參同契火記篇之意

惟昔聖賢懷元抱真伏煉九鼎化迹隱淪含精養神通德三元津液腠理筋骨緻堅眾邪辟除正氣長存榮積長久

變形而仙憂憫後生好道之倫隨傍風采指畫古人一作文著爲圖籍開示後昆露見枝條隱藏本根託號諸名覆謬眾文學者得之蘊匱終身子繼父業孫紹祖先傳世迷惑竟無兒聞遂使宦者不仕農夫失耘商人棄貨志士家貧吾甚傷之定錄此文字約易思事省不繁披列其條核實可觀分兩有數因而相循故爲亂辭孔竅其門智者審思用意參焉

凡書中所云丹砂鉛汞子珠流珠爐鼎龍虎妃女皆即一身之內而託號諸名覆謬眾文而或者不知求之身外則已惑也故又作此以明之亂辭下文楚騷體也

法象莫大乎天地兮元溝數萬里河鼓臨星紀兮人民皆驚駭曇影妄前後兮九年被凶咎皇上覽視之兮王者退自改關楗有低昂兮害氣遂奔走江淮之枯竭兮水流注於海

元溝天河也河鼓星名七星三明四微在天河之畔此即借以爲黃河鼓浪橫溢之意星紀丑次箕斗之閒天河至此而分岐且大明以喻當堯之時洪水橫流九載績用弗成也皇上王者皆指堯言謂退而自脩德政也曇影妄前後民以昏墊而失時堯使羲和定之九年被凶咎水以墮塞而橫流堯使禹治之時得其序水順其性所謂關楗

有低昂謂治之得其平也害氣除而江淮注海言水無不治也因首篇附易爲說而言辰極受正優游任下明堂布政國無害道故此亦援堯事而以治道言之意以與易範相附會也又此書大旨以人身之腎水爲寶水生於天一成於地六陰陽牝牡互宅爲身命之原而妖壽喪身則莫若色慾爲甚其他苦勞役心神思其力之所不能及皆足以動搖腎精是皆如洪水之橫流而不循軌道久之則火揚而散水竭而枯耳是以安靜虛無築固靈株温養子珠知白守黑是爲養生之要其言綫體處空房委志歸虛無則言之尤爲著明者顧人道所

基百爲之待應亦非如佛氏之可廢絶也人君不廢政
治而如大易之順時以布治但使調劑有常則不妨於
內以養己所謂關楗有低昂也夫然則養身之道亦儒
者所不可不知固非如他異端之廢倫賊道所同日語
也

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寅申陰陽祖兮出入復終始
循斗而招搖兮執衡定元紀升熬於甑山兮炎火張設下
白虎導倡前兮蒼龍和於後朱雀翱翔戲兮飛揚色五彩
遭遇羅罔施兮壓之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嬰兒之慕母
顛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漏刻未過半兮魚鱗狎鬣起

五色象炫燿兮變化無常主潘潘鼎沸馳兮曇湧不休止
接連重疊累兮犬牙相錯拒形如仲冬冰兮闌干吐鐘乳
崔嵬而雜厠兮交積相支拄

乾生於子中極於午中坤生於午中極於子中謂之徘
徊者極盛則不復前而欲卻也離始於寅中終於申中
坎始於申中終於寅中此先天卦位卦氣之流行而有
定位所謂牝牡四卦以爲橐籥覆冒陰陽之道者招搖
斗杓上星名所以臨指四方分建而行歲時也斗執衡
以定元紀人亦當有所執衡時劑之使不至於偏勝也
以調合一身之陰陽水火隨
甑山猶言鼎上升水於上以濟火抑火於下以濟水白

虎倡前以拘魂青龍和後而依魄所以調劑其陰陽要
之以陰伏陽不欲使陽之妄散也人之難操者惟此心
之神明而欲使此心之神明有所伏蓄以不至於妄馳
此自覺有艱難愁苦而不得舒之意然心火有所制則
神定而魂甯魂甯而用出所謂知白守黑神明自來也
白虎倡前鉛之先鎔以止汞者白虎爲熬禍也青龍和
後汞之後隨止於鉛者青龍與之俱也脯爲相傅之官
治節出焉處於心君之上故金爲鼎爲熬禍而此言倡前蓋金爲水之母養水而清其源則先事於金凡嗜慾思慮皆有所節抑而不使之過則金之能生水而濟火守魄以拘魂也肝膽主謀慮決斷有節則從乎肺金矣熬煉之功不輟則鉛汞之相凝而不散如犬牙如冬冰如鐘乳

皆鉛汞相凝之狀也

陰陽得其配兮淡薄自相守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
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兌西酉朱雀在張二兮正陽離南午
三者俱來朝兮家屬爲親侶本之但二物兮末而爲三五
三五并爲一兮都集歸一所

初抑火以就下制之似兒其艱既而陰陽相和則自然
有以相守凡事之先難後易固皆然也言淡薄相守者
安靜虛無黃老之大旨老子云五聲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則其所守之一於淡薄可知矣神明騖於外則嗜慾日濃神明
守於中則嗜慾淡然矣老子所云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卽隱明內照塞兌而築固靈株之旨也房六昴七張二漢歷所定卯酉午之正位歷法宿度宮次古今歷法不同隨時所定不言元武北子者以水爲主又北極紫宸所在來朝卽朝於北極而北極又中宮土也本之二物水火而已未爲三五水火之交則又五土也三五并一也都歸戊己坎離交納和合之至如鉛汞之烝久而色黃號曰黃輿也

治之如上科分日數亦取甫先白而後黃兮赤黑達表裏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自然之所爲兮非有邪僞道甫猶言甫足其期有如期而不過之意蓋暫弛息之予以優游也丹家言火候百日爲一轉三轉十月而小成

九轉三十月而大成此言亦取甫言大約亦如其百日之期也初而守黑上閉下閉以温養子珠繼而虎爲烝樞魄能拘魂虛明生焉又久而心腎交凝精神會聚陰陽沖和都歸戊己蓋靜之至而妄念不興雖應物而如未嘗應不動於物則如土而已又久而靈株益固真陽內充腎水不竭不溢命火不妄不衰則潤澤達於肌膚水火赤黑之合內外通徹所謂色轉更爲紫赫然稱還丹者曰黑曰先白後黃曰赤黑達表裏皆借言之非真有是色也黍米言其不多自然之所爲言其不由外得也

山澤氣相蒸兮興雲而爲雨泥塗遂成塵兮火滅化爲土若糵染爲黃兮似藍成綠組皮革煮成膠兮麴糵化爲酒同類易施功兮非種難爲巧惟斯之妙術兮審諦不誑語傳於億世後兮昭然自可考煥若星經漢兮晞如水宗海思之務令熟兮反覆視上下千周燦彬彬兮萬徧將可睹神明或告人兮心靈忽一作本未是自悟探端索其緒兮必得其門戶天道無適莫兮常傳於賢者

極言其本於自然而欲人之熟玩深思也精神魂魄之合固本於人身之自然而功苦在朱雀羅網歷不得舉一候此不由勉强固無以得自然也然亦不必如此聖

人於頤之大象但曰愼言語節飲食而已二至之候則曰齋戒掩身禁嗜慾薄滋味所以定晏陰而養微陽此調攝之宜也今徒欲隱明塞兌以按抑此心之神明而不知以義理主之此心之神明亦何能强制否則不得於言勿求諸心不得於心勿求諸氣而已其與佛氏之絕倫棄物者亦相去幾何讀者攬其大焉而不可不知所擇也○此又三相類之總結

圓三五寸一分口四八兩寸脣長尺二厚薄均腹齊正下一作坐垂温陰在上陽下奔首尾武中閒文始七十終三旬二百六善調勻陰火白黃芽根兩七竅輔翼八隨理腦定

昇元子處中得安存來去遊不出門漸成大性情純卻歸一還本原善愛敬如君臣至一周甚辛勤密防護莫迷昏塗路遠復幽元若達此會乾坤刀圭沾淨魄魂得長生居仙村樂道者尋其根審五行定銖分諦思之不須論深藏守莫傳文御白鶴駕龍鱗遊太虛謁仙君錄天圖號真人

此言鼎之分寸及爐火之候也鼎之圓三五尺有五寸蓋以應朔望盈虧之候而三其五行也而羨者又寸有一分則積而閏餘之數蓋鼎之徑五寸所以應五行徑一圍三而有羨是以又寸有一分也口四寸八分蓋鼎口微弇故減二分而其脣二寸則脣又外泛之度二寸

以應陰陽也要如此方成器具形狀若或云鼎圓尺有五寸一分而口三尺二寸去脣二寸其口三尺則鼎口反大於鼎圍之半不成形狀矣其高尺有二寸以應十二月其厚薄必均而後受火之氣亦均其鼎腹必齊正而後受水之度亦正前參同契言金計十有五水數亦如之是也下垂溫所謂下有太陽氣也偃月法爐鼎白虎爲熬桴月三五而盈三五而缺一歲則十有二會故鼎之度如此非真有此鼎謂人之體魄其應月之節度若有然也陰在上水交於上陽下奔火抑於下三光陞沈溫養子珠也金爲隄防故水不滅火而得火之溫水入優游故火不爍金而氣得所聚魂即火氣之行也其始當武隱明塞兌築固靈株非有堅忍之力不能抑之此朱雀遭羅壓不得舉時也火抑於下則氣不散而力愈壯是以武也其繼當文用力稍緩而使之自和也其卒又當武固塞際會務致完堅也此用力之淺深緩急也始七十終三旬始之由武而漸文者凡七十日終復繼之以武者又三十日共百日爲一轉也二百六善調勻者一歲三百六十日百日之後尚二百六十日皆當如是以調勻之也始而陰火白魄拘魂而虛明生也金鎔而汞止謂之陰火者陽裹於陰中白從金色也繼則黃芽根也魂與魄凝而歸戊己鉛汞交凝而色黃也汞謂心神火本命火此蓋始

七十之候由武而文也兩七竅下二竅上七竅總言之則曰兩孔穴分言之而舉其要則曰隱明塞兌三光陞沈上竅之閉築固靈株溫養子珠下竅之閉也兩七竅以致用而不用其用使神明不散精魄內充益爲之固塞際會務致堅完則精神贍足於脈理之中上充髓海澹定之致深入元妙尺二鼎之中莫非陽氣之所流行而周徧也此則終三句之候復繼以武擣治昇合入赤色門也由是子珠之溫得以安存雖遊衍於周身體魄之中而不至散失消亡於外積漸益盛神明日來水火合居還歸於命則還丹之候也丹即汞之本命火之在水中一陽之在二陰中

者也既還本原矣而一念之肆將復失之是以尤當嚴護
恭謹於一周之後不可以或迷昏也乾坤交而坎離坎
離復爲乾坤分之則有定位合之則爲渾侖養生之道
備矣○此又申參同契爐火之說
參同契者敷陳梗槩不能純一泛濫而說纖微未備闕略
髣髴今更撰錄補塞遺脫潤色幽深鉤援相逮旨意等齊
所趨不悖故復作此命三相類則大易之情自此盡矣
此自言所以復撰三相類之故
大易情性各如其度黃老用究較而可御爐火之事真有
所據三道由一俱出徑路枝莖花葉果實垂布正在根株
讀參同契 卷之三 去
不失其素誠心所言審而不誤
又承上而言書所以命名爲參同契三相類之意○此
又二書之總結

會稽鄙夫幽谷朽生挾懷樸素不樂榮棲遲僻陋忽略
利名執守恬淡希時安甯宴然閒居乃撰斯文歌敘大易
三聖遺言察其旨趣一統其倫務在順理宣曜精神神化
流通四海和平表以爲歷萬世可循序以御政行之不煩
引內養性黃老自然含德之厚歸根還元近在我心不離
己身抱一毋舍可以長存配以伏食雌雄設陳挺除五都
五一作武八石棄捐審用成物用一作類世俗所珍羅列三條枝莖
相連同出異名皆由一門非徒累句諧耦成文成一作斯殆有
其真礫硌可觀使予敷僞卻被贅愆命參同契微覽其端
讀參同契 卷之三 後序 一
辭寡意大後嗣宜遵委時去害依託邱山循遊寥廓與鬼
爲鄰化形而仙淪寂無聲百世一下遨遊人閒敷陳羽翮
東西南傾湯遭阨際水旱隔幷柯葉萎黃失其榮華吉人
相乘負安穩可長生
首十句自敘歌敘大易以下十二句謂首篇明大易之
旨以敷治引內養性以下八句謂次篇明黃老之旨以
養生配以伏食以下六句謂第三篇明火記之旨以伏
食五都八石未詳所指羅列三條以下四句則言三書
一旨而布治與養生同一道此所謂參同契也於大易
言表以爲歷序以御政此附會於易之言而非其志蓋

使其果有取於治歷御政則其於黃老火記無所爲參同矣篇首乾坤門戶眾卦父母坎離匡廓運轂正軸牝牡四卦以爲橐籥覆冒陰陽之道蓋此數語實冒全書而坎戊離己納甲之說於治歷布政皆無足與至若知白守黑鉛含金華舉東合西魂魄相拘兌艮合精乾坤乃成子午合三戊己數五日魂月魄互爲室宅龍呼於虎虎吸龍精坎男爲月離女爲日是皆不外乎上篇首數句之旨而於坎離牝牡三致意焉情志所在不可見乎彼固言三道由一同出異名援大易以附丹經非真以表歷序政言大易也非徒累句以下十句自述其作

參同契之意其三相類則不過申參同之旨而補其未詳故不復述也委時去害以下則隱語以寓其姓名而託於避世隱淪爲鬼爲僊雖世有患害彼自安穩長生也季時去害四句以委字合鬼字卽魏字也化形而仙四句以仙字去山百字去一白字合人字卽伯字也數陳羽翮四句以陳字去東翮字去羽及冏則成陽字湯字去水合阨際邛字則亦成陽字柯葉失棠言可存安穩長生言半隱也丹經多隱語此作隱字以稱之亦過巧矣

讀參同契卷之三終

政
書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通乎天生烝民之意則世無棄物學無遺事治無費言五養五滋五克五助五和咸用之藥饑溫良寒熱以平咸用之藥疾然而農軒之世五五未備群聚亦鼓腹而遊炮製有數民亦不夭札自雷火隨天澤而豐君佐與情淫而變非藥其多也其時之所為乎物日生事日起救治之道日設形而後有氣質之性物而後有救治之道一焉而已矣往詰有未及我人言之來者有言抑豈我人所能豫蜘往來時也人我乘也履其位盡其心縣家人以建郡朝日與之因應乎無窮而吉凶之憂總無時而釋是故振民匡砰任地承天言雖費各舉其要謂之政一可也道雖多要以理萬物之紛者使各歸其所則與無一事一物之始亦何以聞哉從多而寡者吉從吉而默者吉而且言之且多之吾將反而察夫寡與默之所存矣崇禎癸未九月癸巳嘉善陳龍正惕龍父自題於幾亭

家戒上　全書卷之二十一

家戒序　父兄實紀
治何遺賸　三十八條　局行記
遺德記　二條　困學說　六條
丁孺人行略　明發齋備記　五條
祖塋記　先慈墓記　二條
附錄何容縣祠田二宗　仲姊誌石
更兄誌石　康憲公義莊遺則
義莊呈

家戒下　全書卷之二十二
冠　一條　婚　六條
喪　二十四條　祭　四條
雜訓　三十四條

鄉籌一　全書卷之二十三

鄉籌序　治人治法　五條
御吏　六條　保甲　三條
同善會序例　十七條　附施藥單式

同善會講語
鄉籌二　全書卷之二十四
乙亥以後賑貧平糴事宜
鄉籌三　全書卷之二十五
庚午急救春荒事宜　十一條　附平糴小票式
庚辛救荒平糴事宜　三十三條　附平糴腳票式
鄉籌四　全書卷之二十六

壬午春提舉常平告示　七條
冬月種麥法　三條
社倉
共塚記
婺州太和說
鄉籌五　全書卷之二十七
辛未均役條議十條
均役別議
一議甦北運　三條
二議甦斗級　二條
辛巳役法議
條陳三大要公揭
華里書區總頭首公議
致劉敬日邑尊公移
鄉籌六　全書卷之二十八
復田說
三本原
四肯綮
丈田排
均溫辨
乞丐
火塟解　二條
耕牛某牛說

復李諫巷邑尊書
附錄　五條
勿查逃開
徵收　七條
庫吏發銀
鄉籌七　全書卷之二十九
漕運　七條
學政　三條
崇禎辛未會試舉子公呈解　三條
崇禎庚辰會試外監場告示　三條
變各俗　六條
禁姻
鄉籌八　全書卷之三十
有備無患議
癸酉秋訪溫州禦海寇事宜　六條
推廣嘉善守禦事宜　二條
伏將
巢舒二邑流寇述
詞訟　五條
察訪　二條
勿報大戶　二條
起解　二條
僱船迎運　二條
備規　二條
通邑風水議　十一條
乙亥防流寇事宜　七條
偵探流寇情狀　十四條
清獄
清盜　二條

雷擊耕夫
疏瀹灘河五條　工役
上臺寄耳目　撫按事宜五條
掌上錄一　全書卷之三十一　四大事
掌上錄序
大業五要　一時格心之法
擇治人不過數職　養才
周孔論處小人　足財平亂之要
力清逋括盡治道　詘將
特選畿輔郡守

欽亭全書　攻書序錄　五　八

掌上錄二　全書卷之三十一
證古　五十條
掌上錄三　全書卷之三十二
證古　十二條　附平寇五機
掌上錄四　全書卷之三十四
師古　十三條　附聖從錄稿略
奏議一　全書卷之三十五
冬至迎陽疏　孔兌生辰
特開採戡疏代實
邊省陳言疏把事

恭進郊期考辨疏　己卯　郊期考辨
再申至月上辛之義疏　己卯
邊省詳悉再奏疏　己卯　分旬兩用辨
奏議二　全書卷之三十六
郊期咨應十八條
中書科事實纂稿　附錄纂稿始末
乞休疏　辛巳
奏議三　全書卷之三十七
應詔陳言疏　壬午　壓屯並重疏　壬午
附錄　聖諭一道　平寇安邊疏　壬午

欽亭全書　攻書序錄　六　八

附錄　聖諭二道　用人採本疏　壬午
進壓荒議疏　壬午　壓荒議
進徐貞明二書疏　壬午　京東水道考序
附錄屯田御史徐殿臣直訓壓屯異功殊効疏
奏議四　全書卷之三十八
分考一回奏　丁丑　分考再回奏　丁丑
分考三回奏　丁丑　分考四回奏　丁丑
分考五回奏　分考
附錄吏部尚書郎
分關宿案疏

剖析僞學疏 癸未
附錄李侍御遵旨薦賢疏
附錄陳掌科[redacted]疏
奏議五 全書卷之三十九
訪舉賢能疏 甲戌
精擇學臣疏 乙亥
平流寇疏 乙亥
奏對語三條
生財平寇合爲一事疏 以禮節財疏 庚辰
申明將才連坐之法疏 早發得情之矜疏 庚辰
仰體孝思疏 辛巳
請止齋醮疏 壬午
奏對語一條
幾亭全書 政書序錄 七
三疏總略 癸未
請歸還楚疏 癸未
奏議六 全書卷之四十
代草小序
理財疏 癸酉
中書科條陳職掌公疏 庚辰
感天靜風疏 庚辰
轉運救荒疏 庚辰
科場事宜題稿 壬午
請特造官清積案疏
經筵講義一章 壬午
爲張副院報聞疏 癸未
賑疫施藥疏 癸未
晉地分信固守疏 甲申
幾亭政書序錄終

政書 家義上

家戒序

親之所無不敢飾也其所有不敢忘也雖曰載一家之事非益於世則弗傳也

父兄實紀

先公諱于王字伯襄別號頼亭萬曆壬午舉於鄉丙戌成進士授魏令耐循貧弱耘鉏豪强若亂法吏無所貸邑舊有戶九十人任供需公悉蠲之亡何以喪歸而九十人者相率斂贈郎之已補授句容句故解役馬千秋萬歲後何時復見吾公祠祀之盛公沒而聞者涕洟相望也其父老稱爲句容良吏徐公九經丁公賓及公三人云縣是公治狀最天下尋遷刑部主事公念少失恃育於祖母丘疏乞南便養得　旨改授留工部虞衡司虞衡王　皇木故事行賄數千公嚴斥之役立定留都益重公城工屬公龍江稅并屬公而閹使監祿者銜中旨出且覆征龍江張甚公憤欵請於司空不即應公奮曰此吾職也移檄閹使曰龍江稅　祖制若安得侵今請於　朝若必稅則罷本部稅閹氣奪答檄俟違公遂諭其使業約該監不得重稅假　旨蠲溢額典從事錯愕弗敢動民賴以安是時中人四出漁商民辱郡縣飛書朝上緹騎夕逮公一紙騰示俯首聽命固見義憤發亦縣乘其未定先機奪之故也改南銓曹尋移疾歸而祖母丘不起舟舍欲無慟云丁未始遷湖廣按察副使備兵武昌其歲大浸發數千金賑之全活者衆所部皆奔數柯陳十二姓者尤武黠阻險不可迹公蒐練材官嚴賞罰責以盡力奔發輒得扉不畏死欵息矣公頒檄諭諸姓以自新諸姓感幸曰此民等更生之辰也月餘緝四十餘人以歲慝宿扉遣公又爲處置善其後

百年奄患悉平御史某用刑濫公匡之御史恚罔公於郡文毅公文毅曰有爲有守楚吏一人也乃止辛夷考三載績晉共省榮政癸丑遷四川按察使備兵建昌時猓夷方作亂阻徃公曰國家有典臣子當計不反顧雖力疾其敢愛身遂行明年入蜀詢夷顛末知夷爲武弁誘殺其子報讎殺人遂以反聞公略有成畫矣四月抵渡川而建昌業有主之者惟守上川南無人兩臺留公假攝公曰奉 詔討夷苟就內地耶拂衣東歸疏謝病乞骸骨進退皎然語在蜀行記乙卯卽家起福建按察使主屯田鹽法水利詔曰可

而公前數日殁矣公所在黙首霑惠慕思歌之魏楚皆祠名宦其在句治績尤盛後二十餘年而學使者過公庭訓從民望祠公移莅浙祠鄉賢焉長子曰山統字貢問修身閉戶好讀書爲文章尤精於賦戊午舉浙江鄉試第一辛酉殁年僅三十有八先是疾劇潸然如平時易簀前三日爲文以自祭達生安命天下稱慕焉龍正私謚曰靖質處士以爲淵明處叔華之際韜其節節顯處士將用未用抱其質質彰爲靖則同蓋共真也所誤著有文集六卷龍正蘧次爲之序行於世所裒緒古今賦略若干卷藏於家

治句遺蹟

序曰先公方彊仕再爲令治句治益精去之日邑民陳寅等輯政蹟三十六條傳播之余惟句之事不與他邑同則治句之法不盡通於治他邑然而愛元元咸習皂與利除害約已豐下茲其意則無不通也咸愛若何而濟與除若何而相安豐約若何而適茲其意則亦無不通也士之筮仕令爲多仕者之行其所學令爲親其足以佐親民之用於百一乎張善非先人意也廣善先人意也原記少文微潤色之庶幾行遠每月放告三期每期僅准數紙干證代拘有不到者方令耿家催喚卽日問明輕者釋放重者取供當堂面定罪名有力無力聽其自認願息者卽從和息併紙免追各佐領不得受片詞蒞任四年餘衙役無一人敢下鄉者既無勾攝又不久稽申冤理滯小民大悅或有倚恃人命扛屍抬擄則原被兩正其辜從來積棍打降悉訪確名姓如某某尤著按法問徒遣戍其餘不悛者一年後并其面貌皆熟識之每易名入公庭公嘆笑曰汝又來笞之加等雷厲風行民又大畏各上司數十年未了卷宗其中有勢不能完者有吏書留爲騙局者公逐一簡出親自清查可完者嚴催

結難完者申請註銷永塞吏書詐賣鼓紀積案三項而清

句邑素稱健訟又逼近留都棍徒動輒揑情越訴法司暗害愚民破家傾命公摘誰告者數人問擬軍徒仍請撫臺朱公吞咽法司案不發解於是奸民計窮漸以安戢而京棍駱誠駱騙之弊亦不復行於茲邑矣

本縣刁棍往時與南京大猾交通遇有重犯即潛往藏匿差人雖知踪跡奉牌入都大猾或推避不承或明言某衙門現有某事干連未經歸結其人不可發差人空手回白莫可誰何公知此弊沿習已深非嚴責差役所能了乃往見操院大京兆親白之皆立如公肯嚴定約束自後縣差持牌至京如行境內擒取本縣逃犯莫敢抗公於法司提邑民斷不發解而邑民逃匿京邸則必取之兩者相須杜奸行法雖風裁力量不畏強禦有大過人者亦錄其清操英謨足以感服上臺故所請必從所斷必行也

本縣多窮山僻壤最易藏姦公嚴行保甲之法如一家爲姦兩隣不舉事發一體併究又於城市鄉村編設甲長二千一百十六名互司盤詰有來歷不明者不許收留潛住姦賊衰少又有一等良家子弟爲賭博蕩產廢身亦令保甲互相糾察容隱不舉與賊同罪此又坊惡於未然者也故保甲之法行不惟弭盜且坊佚遊

各房科書手向用數十金買窩猶置酒席方得入門公至聽審悉出親斷書手捧牘侍立無敢出一詞取供時一字莫敢上下錢糧徵收給發又不得那移侵尅肅清坦易百姓無求於房科於是此輩利少而多畏在內者求退弗獲在外者寧束手無聊而不願進縣門一尺其實公於此輩未嘗作意苛求不過稟白不行有犯必譴而已衙門少得時吏書一人民間受幾許寧靜之福

皂快一人出名每合白役三四人爲駱凡奉差遣分投撲捉又或數人併至一家挾詐酒食銀錢公逐一查察正身令各畫小像於牌背當堂驗肖用印親押懸認聽用每奉差至鄉只許正身一人其無牌者百姓即刻扭稟以白捕論

鋪行雖屢奉前官禁革尚有光棍包頭索騙幫貼使用者公廉知悉行痛革如使客廒程等項凡應用乾物預發紋銀與戶禮二房吏書收買貯倪取用時物隨市價平買衙內日用米薪蔬菜皆現銀平易有托各

官價者。卽許鋪行扭稟重責。自是不敢鋪行之名。嬾實見其政事。

歲積倉在龍渾。離縣七十里。每正堂臨倉。驗米匹頭糧長斂衆供應酒饌。費一科十公出禁毫不許偷。自攜酒米菜肉至倉。費食省及百金。

條編折色。原點收頭一十七名。使用守倭共費二千餘金。且有以一年之役。而收支拖累數年者。又小民愚猾不同。愚者不諳書筭。多致舛訛。猾者侵欺官物。事敗問擬。此罔民也。而官亦何利。公盡革之。立八櫃。就見年糧長中挨次輪八名直管。止登數目。事完卽聽

回家。雖應用簿籍之微。皆官爲措辦。自是奸民無路侵牟。愚民不至官署而官物亦長足矣。

糧解原有四十八項。一年所費八千餘金。但貪是役。罔不傾家。蓋數十年於此矣。公至。集鄉民俞銳等。將錢糧逐項細酌。官民對語。宛若友朋。於是盡得其欵要。量增水脚。責之官解。盡革民間各解頭。永著令甲。民樂生焉。

本縣二百一十六里。里有軍匠書手各一名。年以清理造冊爲名。科索里排稍豐。每里約費二十金。承襲已久。公悉罷之。追軍匠底冊入官收貯。待大造之年。量於條編內。派徵紙張工食。召人攢造。每年省四千餘金。甦民。民德祉。奸奸不敢慫。又本縣路當孔道。迎送使客。并撫院守門聽事官吏。勢不可缺。舊有義民應役。後以軍匠書手代充。今旣裁革。不當勞之。乃議報聽事坊民二十名。每名年給工食銀六兩。以充前役。明派於民者。僅百二十金。而陰省三十餘倍。公意用是永杜軍匠書手貪緣求復之端。其舉事防微。不肯徑情又如此也。

本縣匠班銀三百七十兩。常年另徵另收。收頭旣有使費。守倭之苦。貧匠輸納者。又苦於勾追需索。公議將

各圖匠戶應納班銀。於派徵糧銀時。各隨多寡。就本圖排年名下。隨糧帶徵。革去收頭一役。皆立法簡便。化有事爲無事。久而彌遵。

軍人長解舊於本縣二百一十六里排年內輪差。近者一名。遠者二三名。稽查徃牒。四十年未得一週。且路遠者費至三四十金。公病其不均。又以費有多少。全因路之遠近。非雜用有不同也。乃議令本里之人。管解本里之軍。其投銷倒號到衙使費。不拘遠近。給銀六兩。每百里則另給路費三錢。於通縣排年挨次輪名出銀五錢。以爲僱貼親徵親給。不委佐領徵給之

數仍置册填註於是勞佚適均社倉一十七所每年於糧長內食社長一十七名房科不無需索科派又委官稽查倉穀盖增騷擾公議革去社長各就附近處選誠實老人一名管之每年冀應耗穀若干准與扣除民既免社長之役而公政清令肅老人無敢雀鼠其間公家亦利

預備冬原編斗級二名包賠折耗吏胥復索使用查盤時復遭罪罟公革去斗級議申一考吏看管雖作實歷吏願而民悅之

本縣解役裁革略盡歸併官解惟神官監等六解物非輕齎數亦不少雖有官典守至其批文投銷掛號不可乏人特讓食老人一名代官投批掣批年給工食六兩貲省事濟益公政事無不精絕而於役法尤精大抵因催役之意而善用之前此邑侯高賢鴻名者非無一二皆未及大快其弊至是句民之困於役者極矣公至乃悉更張之豈所謂物極而反時如有待者耶

龍潭水馬驛離縣七十里凡上司使客經過差役前迎緣路窮遠往往遲誤其未到者守候經旬衆甚苦之公念彼地有附近貧民可以充役迎送乃命本驛隨時僱募每月記名報縣將各正役工食扣給供應無誤而貧民藉以資生爲政善因有管仲王茂弘之意焉

雲亭驛路當孔道往來至衆馬夫工食向不依期解給又奉差人役需索折乾小馬等項馬戶苦之或告退或逃竄公議設木牌一面上註馬戶姓名遇有公差到驛隨令執牌送縣硃筆挨次點撥而嚴絕其折乾等弊工食按季當堂給散公差奉法馬戶安業剌梅定規至今便之

社穀原積一萬一百五十五石零俱貧民貸食逋有年矣名爲全追實全失之而徒爲書胥索詐地公分別稽查其見在陰鑑時等所欠六千七百七十三石應追完納其逃故曹良玉等所欠三千三百八十二石申豁蠲免民免拖累而公家亦收過半焉春夏之交青黃不接米價騰湧公每至時即將在倉見穀六千餘石減價糶賣至十月仍糴歸倉官無所費小民蒙恤穀以長新

追徵折色向因該書同守糧糧長結箕送比因緣爲奸將多改少致拖不完公每鄉置條折簿一扶圖逐甲隨其多寡勻分十限明註某限該完若干每月一比

完者實填簿內不煩書役開報完及數徑繳歸農不及數者赴比仍罰一限復不遵者量責以放民知勸懲敲撲不用依期完納

公嚴革允頭徵收法等親自較准押識納戶自允封投掌櫃不許粘手有一人違犯指發問徙仍置銅鑼一面懸於櫃蓬有指勒者鳴鑼稟究自是奸弊寢息

開倉則祭神開允則較斛舊例各圖糧長出貴區頭及書房因而科派糧衙書手門子亦從而需索公徑支官銀差吏買辦於是官吏知公實恤糧長無一人敢索毫忽不煩禁制積蠹頓消又舊例倉夫每斛米五

十石索斛手米一大斗其斗三倍於常及允完又索飯米掃倉米至是悉革去又倉場還近水次每擔米一石給腳夫米一升半路猶指添錢公立嚴禁罪坐夫頭更示糧長照依派定軍旗從首圖至尾挨次交允倉夫欵家不許哄誘糧長買求旗甲先允官吏軍民皆畏而悅之

往時倉夫但遇納戶上米每石索蔣米一尖升約有一升五合既以自肥又爲斛糧淋尖樹樣公令各糧長每倉版門首畫一灰圈製布袱一條凡納戶到彼將袱攤墊圈內兩平交斛不用簸蔣納戶親手行槩糧

三不得跌斛淋尖倉夫不許粘手其白役光棍亦不許以把守倉門爲名索要樣米違者以棍徒倉場論罪糸皆世服

本縣鹽行經紀原於瀕河秤發官鹽近因射利者私開行店不於鹽所平秤坐勒牙用以致各商每包扣短舖戶因之擡價發賣公廉知遣人捕獲鹽車當堂秤驗責由前情復瀕河發賣舊規鹽價遂定民得平買又深陽深水高淳句容四縣官鹽俱運至本縣河口盤所改包轉運各縣發賣向來混積民房亦無譏詰三縣鹽商圖省腳價攙越私賣以致本縣鹽觔

阻滯公議令三縣鹽堆放官倉本縣鹽就賃民居及改包則深陽三十觔用陽字白印深水高淳各五十觔用水字黑印高字藍印本縣路近七十五觔句字紅印分別明白不得影射混賣又本縣引額鹽少價貴故民趨賤買食私鹽今議每引加八十觔鹽遂無滯私販自止寬民而實利官

本縣自丈量後小民有墾地爲田辟山爲地者奸棍每以無稅刁索公乃清理約增田一千餘畝地五百餘畝均攤合邑稅糧惟求利民不欲加稅以表能也

學宮傾圮日久公至即動支官銀二百餘兩鼎建一新

又本縣原有督學察院。十四府遴才。畢來赴考。遇因
擇撫駐劄。調考太平士心不便。督學亦兼攝兵備。
院改建公悉心經畫。平買民家基地。充拓改造。應府
而就士既知感。民亦忘勞。又學院按臨考試。搭蓬蓬
厥常年委用非人。頗有浸蝕。公精審物價。皆給見銀
置買。一竹一木。不以取民。督工者。惴惴奉法。故工易
竣而民不累。真才任事。真心恤民。大抵如此。
句容習俗。三春有婦女遊春。名曰踏青。公嚴出禁約。犯者罪坐夫
又有婦女遊春。名曰踏青。公嚴出禁約。犯者罪坐夫
男。雖豪右不貸。民風遂變。

舊俗。遇迎春日。勾攝坊鄉戲劇。置辦春筵。端午供送。紈
帳銀符。角黍。元宵。巧裝花燈。粉墨并諸節令。餽送。俱
糧里科斂百姓。以奉邑大夫。公預示禁免。士紳間有
所餽。亦不受。雖金吾不禁之夜。士女寂然而清簟。
虎僅存虛名。此至性不好繁華之所感也。公惟風句
民惟草。

吳下風俗。大戶小民。皆勤紡織。獨本縣婦人。婚嫁成習。
布縷皆易於外境。以故日益貧。公多方勸導。於至
誠懇切中。所織以示式。於是鄉邑之商機[illegible]
札札焉。布衣布衾。小民漸足自給矣。蓋民風最質
者。婦女而公能使通邑婦女。變情爲勤。功效切實。意
思深長。前此未有也。

茅山香客。遠來進香者。地棍開張肆店。强逼飯宿。輸夫
驢腳。强逼騎坐。稍不順從。輒聚衆喧殿。乘機搒掠。公
嚴行示禁。犯者輕則杖。重則徒。强梁窺息。人知嘉惠
遠人。不知乃以善吾民。

收養孤貧王相等。招撫流民趙世良等。時廒養濟院存
問月米柴薪布疋。依時給俵。每曰。此單而猶有人侵
漁其間。或後期致困。人即無可奈何。天亦戮之矣。好
猾感公之惻隱而畏公嚴明。

徃犴之設。以懲奸宄。公外嚴內慈。心頗矜之。時加存卹。
疾則召醫診視。冬月特設煖匣。稗以衣絮。仁心益然。
溢於法外。

禁宰耕牛。律有深意。嗜利之徒。屢犯不顧。公痛加懲究。
不少姑息。

本縣原有斯善等圩五十一處。黃堰等塍一十六座。郤
陂等塘一千三十五口。公不憚繁勞。皆親詣踏勘。設
法修濟。令居民照田起夫。修築堅固。雖值旱潦。有備
無虞。

徃時各公館合用器具。從不完備。每於當鋪及富民借

刁損壞侵匿交還原物時或需索使用害不可言公議以修理家伙銀置造床帳桌椅盆桶鍋器等項一切完整大刑版廣責令門役典守公意典守不專久必損缺損缺必復借之民間然但設册籍付門役畀其稽查不能昭彰在人耳目惟刋列榜板上司使客經過者觸目了了知本縣經畫周詳必簡飭其群下而其下覩此規制亦自衰不肖之心庶令典守易於爲力無日損日缺復擾民間之患矣益聞公七歲失侯危心深慮自幼習成及居官每處一事莫不有德慧術知令人可思焉。

蜀行記

先公治句時袁了凡職方以書貽曰我輩平日辛勤刻苦爲子孫創業者死來皆用不着所可待以瞑目而釋然無憾惟此修德行義之事而已大抵生來之福有限積來之福無窮如命中有福十分今日受用一分前面止有九分又受一分前面止有八分隨受隨銷此衆人聽命於天者也吾輩當深繹積善餘慶之說實爲趨吉避凶之事密修持孳孳方便則受福一分便可積福十分矣先公稱服而身體之莅民治事廉明平恕遠近稱慕殆亦聽言取友之助焉。

先公嗜好甚輕得於天性官職家業淡如也在仕路三十年從不開一言出一札求人是以陞遷必過期得地必勞且遠甲寅年六十一矣赴建昌道任因部憑互誤一道兩官於時惟按院明析事宜知誤在銓部勉公赴上川南道且云舊例此道兼制建昌糧儲故有建昌衙部憑稍有脫略耳非一道二官也其義甚辨可從而方伯與撫院皆憒憒世情中人復書不明所以頗皆以權理守道爲詞若憐萬里之遠行曲爲調護者公不樂也堅辭再三大旨謂建昌勞而危守道逸而安遷就權莅是避危而就安舍勞而即逸也自便其身豈臣誼哉況監司何官紀綱所存豈敢權理若待　題改則動經旬月羈寓旅館節旄委頓體統之謂何所以始焉遠赴不敢畏難今焉遄歸庶幾知恥觀頹就拙性不能又上疏出揭意皆類此以外臺論劾曾數十年來未有也遂東還是時吏垣解公經雅與垣張公銓皆重公直公疏糾銓曹之誤當事者上書請罪而意益以不懌覆公疏致仕公怡然閱歲復有四川劉公者新入銓部首推公總閫憲專報可雖不及莅任公議不泯焉。

遺德記

先公忠信豈弟。然人不能欺。亦不敢犯。蓋質性於中行最近。而尤異者。病篤廢寢之際。乙卯九月初病背疽。有內外二醫士。皆庸手也。而內科素受先公恩屢保萬全。先公不疑。已而勢危。自知爲其所誤矣。十月望。笑而言曰。高生眞癡漢。疽宜作疽醫。奈何欲純任內而舍外科耶。今已至此。不可治矣。絕無悲恨色。比明。呼我母及予兄弟。偕詣牀前。坦然而逝。不爲悽愴一語。雖終身參悟。欲了生死者。瞬化未必能及。平生嘗云。吾得力惟坦裹直腸。喫呼斯殆坦直之極致。迄無一毫纏縛迂迴者也。

先慈年十七。歸先公。於時風俗淳朴。彼此皆士庶家。吾年五六歲。見吾母有梳匣一方。蓋奩具也。中有小黑角梳二枚。嗣後屢辭封典。而自一冠一袍一束之外。終不增設一綺服犀器。此匣與梳。初攜至冕。再攜至句容。又攜至南都。又攜至楚。又攜至蜀。仍攜歸家。年六十九而終。今供靈座者。猶然此匣與梳也。予孫勿忘此意。且宜數數向婦人道之。然又有說焉。婦德之儉。或因養福。或以佐君子之廉。或以垂子孫。意皆至美。然猶有爲也。性與儉安。服華不適。則無爲而爲儉。出於自然者也。德有以不然爲至。行有以無意爲神。禮。男子二十可以衣裘帛。余兄弟十八九時。皆未布。吾母亦不知禮之當如是也。率性而中禮。

困學說

吾十一二歲時。性喜仙佛。時時言欲學長生。又或言欲作和尚。大人時治句。一日偶聞之。怒甚。然不加譴責。但自恨曰。吾爲人無德。居官多罪。致生此兒。可奈何。且曰。兒爲此言。不過避讀書耳。嘆息竟日。余惶駭不敢復言。十四學時藝。下筆頗殊。遂自喜不朽之業在是矣。研究者數年。復分餘力爲詩文。莫不驟然自喜也。廿六七乃有志經濟。搜剔史籍。然未有眞得。試既

屢蹶。三十餘。失怙。境遇益苦。乃猛然自恨。向來舉動垂張。全疎不學之故。痛自懲創。改除習氣。雖性命未有眞見。事不循理者。知所戒矣。三十七八。子往吳師與梁溪先生同在京邸。朝夕相晤。覺向來自喜文章經濟之意。均屬可恥。則吳師提醒爲多。四十餘。偕從子皐復謁梁溪先生於其家。有所聞而遵之。遂曉夜思之。學之而至今彷彿也。微二先生。吾幾於困而不學者夫。

自喜者。學之深病。能疑者。學之進機。吾自審生平得力全在能疑。受病全在自喜。少時留意詩文。則自喜詩

文中年考訂經濟則自喜經濟四十歲來乃有志求道見得着落在人倫關鍵在存誠推行在愛人隨處體貼因性善思善疑疑而深思多所會悟又即以會悟自喜則是日日學問日日有獵心安得謂篤志乎今宜力祛此陋習未得是饑已得是飽飽則相安而已自喜何爲況隨時有會皆是支流若有一日原本洛然未知更如何光景想當手舞足蹈喜不可言然與自喜之心不同也庚午清明前五日病起記

無所痛苦是身之福更添娛暢病必隨之不招一事是家之福駢見誇耀禍必乘之丙寅夏書扇

長防病患蘧者之福悠然自適診或隨之長遜一分變者之福頗求平等各或乘之余書前語竟旦忽病臥絕粒二日乃知是常人書中余本應自許更宜改書此

馮唐論魏尚是眼前熟事余已卯應詔陳言誤引張釋之後乃於案集改正東坡使事雖稔熟者必令子弟翻對更有見又是冬因論郊期與至日受賀遵旨詳悉再奏中雖見得措詞尚爾躊躇趙閻金伯玉解月以日至日用上辛爽然有會因托屬筆今疏中孔子之論郊祀一段即其筆也疏出世亦共稱明快前疏使事誤出於余此疏立義精取於伯玉具載其真不敢欺後世

吾因舊春一出不得面訣丁孺人悲悔不置有好友相慰勉曰此來實是何悔之有會典明載奉差違限若干時者以某法某法重治今之來義也他人踰限而免罪者偉也且公因世所責備求致不允促令供職畏小來必有議其後者身實犯義而受指摘豈若無端被詬因可恬然自安耶奈何見他人之倖免而反自悔其共命乎吾聞之爽然自是不復悔此出而以不得決專歸之命矣因又念辛酉喪兄甲子喪更兒今喪妻遥聞之倍痛若此設親喪而不得一見又若追事也癸未五月十九日記

何乙卯壬戌二親之喪皆得躬湯藥飯含悲乎猶有追事也癸未五月十九日記

丁孺人行略

孺人事母姑至孝如在家日事其父母也性儉而能施庚午以後予軫念災荒一切蠲賑平糴施粥掩骼等事孺人無不悉心贊成曰此　善事也辛巳予設同善社孺人故有畬田百畝予因謂孺人曰子孫念先在德産不在土産與其留畬田使後裔懷遠地曷若分入此莊與通邑貧民歲食無虞乎孺人欣然從之合他田共八頃其安仁無吝有男子所不能及者

治家井井。鉅細不遺。三十九年間。予自負笈從師。以及仕宦。曾無反顧憂。待下能不盡其情。喪之日內外哀號。如失所恃。

明發齋偶記

憶庚午之春。米騷貴鄉民艱食。岡有拋子女於河者。三月朔。千里同日見哭。余憂駭特甚。時捨兒臥床蓐者。二年餘矣。醫家強進以胎骨。尤謂服之可立起。捨喟然曰。死生有命。吾不幸罹疾疢。又忍食同類以求生乎。竟不服。頃余曰。兒有米數百石。乘今散之。以救春荒。余善其言。念米少不足以救通邑。且通邑之第獨

亦非一家所能稽。乃獨訪隈得五區。是通邑二十區之一也。余家累世居於此。急令子侄輩分主其事。凡查訪者旬餘日。分給若三日極貧人給三斗。次貧二斗。凡計貧民一千九百二十三戶。共二千九百七十九人。散白米六百三十五石。時因著救饑法十一條。名曰急救春荒。大抵謂一方之富室。自救一方之貧民。近來頗用此意。當日父子一念惻隱。盡心安命耳。迨五月間。余從外歸。俄見捨兒起步堂上。驚喜交至。今又且一紀矣。設當時服胎骨而斬。施濟愚者必以爲胎骨之效。何如堅存此一點惻隱至今無憾於心哉。

咯兒年十二。以扇請書。問如何是孝。弟曰。父母言語。遲速。句遵依。兄弟姊妹。從不爭鬪。此名孝弟。孝弟之人。自然合家歡喜。問如何是惜福。曰。人人愛惜。不輕怒罵。物物愛惜。不恣破壞。此名惜福。惜福之人。自然壽命延長。問如何是勤學。曰。讀書時節。不帶白相。白相時節。常帶讀書。此名勤學。勤學之人。自然身名成就。已夏長。

弟咯字子韜。生萬曆戊午。行四。性明果。有識斷。見事不疑。聞善則服。每談雎陽文山事。輒傷徨慨嘆。

想見其人。好讀書。尤愛經史。爽集至萬餘卷。仲弟修次古三禮。重自罔不出。然獲疑義。必亟就弟商之。兩人徃徃相視而笑。欣然忘倦也。壬午乙酉連遭大故。丙戌患腦疽。竟以不起。年二十九耳。嗚呼痛哉。仲冬疾革。以不得肆志古學爲恨。遺誡諸子有但憂不讀。不憂無書。多藏厚亡。雖書不免等語。其達識如此。文章爽奧。有氣勢。業雖未成。跡其志行。庶幾克遵遺教。無忝先人者哉。因整遺集。附識其槩。存吾弟於不忘。同愷已。已書扇之年。猶昨日也。嗚呼傷哉。戊子三月甲寅兄捨枚淚書。

體察於人倫。覺得意氣不除。親疎皆拒。褊心或有。譏動皆乖。舛有失不得不反求。有覺不得不克去。久之。客氣漸消。我相漸少。終成一太虛爲憒之人。懸想乎太虛。獨處一榻。欣然自負有見也。及至一人對面。已動矜勝一事到手。思占便宜。久之。惟務責物。全忘反躬。形骸嗜慾。盤據而爲之主。終成一極多澄滓之人。大抵真心學道。心與事打作一片。掛名求道。心與事分開兩截。

古八元之初季曰大臨。臨大也。人奚自大。幹蠱而後大。天下之蠱無窮。而能幹則皆歸父母。非沉黙志士。孰與幾此。吾觀臨也。訥於口而志不甘下人。其將使若父之世曰大。以無負命名之初乎。才非必殊高。惟勤則進。智非必林慧。惟虛則通。不勤不虛。雖高且慧者。猶將失之也。若父命名以臨。汝思義以蠱。（臨作字旨大誤）

萬曆庚申。築新居朴素。閎厥門。聯云。志氣清明。謂之眞善事。門庭勤儉。庶以答康年。前堂曰樂儀。共在聯云。人前屋漏日裏鷄鳴。有張老者。年八十餘。見之曰。此聯似頗用徃哲語。何也。曰。何人只此不愧之心。則顯微庶幾漸一。白日總此爲善之意。則晝夜可以不分。老人爲之點首。中堂曰。實生。聯云。毋思於

物有濟。恒愧爲人所容。祠堂云。先塋祇著從斯祓。餘慶無形耐久看。書齋則有伐檀之所。前聯云。一生三事一事收心。一事慎行。一事守口。一日三分。一分應物。一分靜坐。一分讀書。蓋言動爲樞機。其操在心。故一本四勿。可以言三事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朱子指蘇居山外之日。任職處家。酬應不免。隨處皆學也。不得不三分之後。云勤謀徃蹟。如經手。緩就新書。免誤人。內室曰明發。聯云。早起晏眠。便是與家粗本領。出言舉步。從來教子實工夫。庖厨則云。清流在右。憑收既濟之功。溫火在中。能劑不同之味。臨水名曰浣徑。則云。春日遲遲。惜陰弄景。都相計。原泉混混。激濁揚清。也自然。後復於東偏結數椽。名綠竹鄉。取猗猗青青。以玉如箕。質日堅而色不渝也。聯云。生香所屆。清影無窮。又云。臨流竹蔭心如洗。夾峭松風世不塵。出城東南十餘里。爲康愍公義莊祠門。聯云。杏日照先丘。一脈之游泗永賴。槍風吹故榻。千秋之陳蹄如生。以祖塋在東。祖居在西。祠基又爲先慈孕靈之地。故也。中堂則云。親親。歲時祭饗。一會宗人於此。其聯云。因孝生慈。班荆者。念昔先人。方可以飲食。何事非道。與席者。慎爾出話。是亦爲教思。穆堂在右。清竹聯

云。齋戒以致虛。此君助我。退藏於不見。常有真樂。三楹曰親尊堂。安奉康窓公虛淑人神位於中。晦云。萬物同體之學。近澤周宗。百世不遷之親。歲嘗不忘。小樓可以臨眺。則云。苔長稼同咸。拳香其有自。房閉魚定。偕酸格以忘言。錄祠而東。四五里。曰屏林。古翠翁鬱。悠然塵遠。捨兒搆書室數楹。予時時遊處其間。門聯云。懷至治同人於野。餞西成。自古有年。朝東山軒曰光愿。聯云。升稼皆日采。抱負一陽和。中軒云。滄水爲四隣。風波淡遠。游魚得所。碧天統三極。光氣均。鷗野馬無時。蓋道機隨處流行。領悟其洋洋滿前也。

祖塋二一在府五區東徘宇圩。地名橫涇橋。其西北即舊居。相去數十武。王穴爲始祖悅民府君。名惠。姓蔡氏。先大夫高祖也。悅民父相傳自臨安來。然名字墳墓俱無可考。故以悅民爲始祖。昭穴爲南山府君。名苏。悅民第三子。姓潘氏。先大夫曾祖也。皆南向。其穆穴及王穴之西隅。族人爭塋混淆已甚。其地爲坎衖頗平厚。二在舊居東南二里許。名西南圍。字圩。其浒西仰香布巷。王穴西曉府君。名璽。南山長子。姓丘氏。壽九十六。乃卒。先大夫祖也。昭穴爲先大夫生母。錢淑人。宜人盧氏。蓋未三十而夭。先大夫纔七齡耳。相墓者謂此穴甚貴。因塋之。後二十餘年而吾祖封郎中。復梅府君乃歿。久未塋。又二十餘年而繼祖母錢氏棄世。遂合塋於穆穴。因堪輿家謂昭穴久安。不可復動。遂以夫婦分昭穆權也。皆南向。

先慈墓記

塋乘生氣。蓋生人可得而試。目可得而見也。庚午九月五日。安塋先宜人於餘杭天柱峰北山。初平穴場。則來脈了然。約澗三尺。深則難計。其脈有石有土。石具四色。紅紫黃綠。土亦如之。餘旁則純黃土耳。無細石脈界其中。亦無各異色。以是知來脈已真。及掘壙纔深一尺。則石片鱗鱗。以鋤起之。皆嫩軟而溫。知氣之所聚也。再深數寸。余手摩其土。皆大溫。時初寒。修兒跣足下探之。立久則足底愈煖。尤異者。脈自艮來。壙坐艮兼丑。壙中獨東北角煖氣尤盛。以足近之。壓以上。皆熱蓋生氣非第自下而上。且從東北而衝西南。其西北東南二角。則煖氣稍微。益信艮氣之真切矣。此無論福蔭。且化者受此佳氣。於人心獨無恢乎。塋乘生氣。絕非渺茫。吾目親視。吾體親嘗。景純謂卷

厥亦大良。君子或有取爾。慰孝思於無窮。

水行至餘杭。復陸行二十里。洞霄故址在望所謂天下名山也。遂登北山拜掃先慈墓。竟仰對天柱峰頂。尖如立而平如削。長松屹然下則萬樹參差。竹蔭交捲。亦有桃花幾株。點映綠蓑。寞雨則泉水淙淙流入墓前小池。從池轉右遶背而去。鏘鏘琅琅。晴則龜蛇二小山對伏墓前。左龜隱石蛇顯。天柱一峰。倚擁兩翼。形家指爲飛鶴。殆亦近似。蓋因龜蛇舊名。新悟朝山之爲鶴也。日光燦然。三靈臨列。子弟悅俾。小憩斗丘。煮清泉剝鮮筍。傾籃中所携飯共餐之。遂辭洞霄。拜紫陽夫子像。一喜一嘆。遡遡出山。見戶口九鎖山。雄奇旋繞數里之外。始復平衍。又遠山突出。當戶獨截。遂循南湖之濱。愁東狀行。祠橋底。惟石交錯。曲折可攀。可坐。不可名像。南湖風景大類西湖。亦有六橋焉。艇如虹。顧獨無樓館。求一人一舟。還不可得。中央土山。屹然。諸峰環之。水光浩森。遠樹烏啼。鐘出雲外。從遊者或爲勝境興寂寥之感。然此名山。蓄潤之區。幽光潛氣。與山靈相表裏。千百載以來。事發遷民。興土而龜山曾父母之紫陽。曾提舉之。其不發洩於歌舞繁華。特名山之大快。而何寂寥之感之與有。西湖麗靡。曼爲都會。爲貨財。南湖類之而不同。雖人情流趨亦地脈司之也。歲時修謁墟墓。往來於斯。氛玩不厭。覺有西湖之勝。兼武康山川之幽。文人學人。隨所懷來。並宜洗發。

秋日發自斗丘　無風無雨單風單雨。風雨相引。風雨相助。風起雨止。雨起風止。晝則見貌。夜惟聞聲。山屐溪流。交併莫辨。天微明。起倚小樓。開牕視之。風雨滂霽。東方日生。升籃輿。從故道而還。遂登舟。日色漸朗。依舊來時晴景也。雨後溪滿。順流而下。風更助之。輕帆油然。昨之溟濛凜烈。一時俱失。得聊詣云。稻可舂桑可蠶。茗蔬可掬。守塚兩家。甚樂鳥相語。花相親。燕牧相依。來流若倒。能遲久云。悵思茂林側。溫脊白雲間。

附錄句容縣嗣田二宗　付守嗣人楊思忠

潘應輝文卷一宗　崇禎十三年十二月。潘應輝奉本縣正堂發案下。契賣望仙鄉五圖二甲田四畝三分。坐落淨塘下。當領官價銀二十七兩。卷存禮房。仰戶即原賣主潘應輝。當官批夏麥租每畝二斗。該八斗六升。秋米租每畝五斗。該二石一斗五升。每年共租三石零七升。仰契附卷。收有硃筆票。

祭守祠人楊思忠收照
宋宗夏文卷一宗　崇禎十三年十二月嚴宗夏奉本縣正堂錢案下契賣來蘇鄉一圖一甲田三畝三分坐落　當領官價銀一十五兩卷存禮房書辦謝尚賢承行
仰戶嚴成芳　當官批夏麥租每畝二斗該六斗六升秋米租每畝六斗該一石九斗八升每年共租二石六斗四升佃契附卷　另有硃鐵官票發守祠人楊思忠收照
二宗共田七畝六分共官價銀三十三兩共米麥租五石六斗五升
句容縣田糧每畝額米五升六合該正米四斗二升五合六勺加二耗該八升五合一勺　共該正耗米五斗二升　每畝折色練餉銀共八分該銀六錢零八釐另詳潛應輝名下人丁三分該銀五分　計銀二項共六錢五分八釐每年約消米一石一斗五升通共每年箕去辦糧一石六斗七升
淨餘米麥三石九斗八升　每年以二石給守祠人楊思忠供奉香火餘米一石九斗八升應變價暫送本邑鄉官中書科楊　爲葺祠或誕日致祭之用其祭

品祭儀及某位主祭總俟　楊翁前妥請縣立規
刻碑垂之永久
按楊思忠言其祖父及身守此三世矣建祠時其祖曾
輸工作因聽居守然四十年來遊思永免房租今蒙
縣設祠田更遊餘粒思忠可不益加誠謹乎脫有
懈慢公論不容必更擇人思忠勉之戒之崇禎十五
年二月中書科嘉善陳　諭
念我父母作句曲斯民之父母
係人子孫貽頼亭先生之子孫
壬午春仲正假　命還　朝道經祠下瞻拜遺像父
老熙然臨行請識日月以存故事因盥手再拜恭題

仲媳誌石
仲媳周氏太僕季侯公女也年十八歸仲兒修克盡婦
順僅三十而歿遺男女各二人修爲之殫心擇壻得
吉壤於邑西之隣五陽地名古原龍真穴正負陰面
陽數十里砂水廻環本口止一處可通航楫既入則
廣遠不測洋洋逶迤有如大川凡二十四里之間居
人數百家無大富亦無洗貧燈火相望桃李參差悠
然平野桃花源也墓西小築可以讀書孝子慈孫可
以世世守之然則仲媳之不幸者不過數十年而幸
者千秋與無疆矣天其或者以慈生覺報於厥嗣崇

禎庚辰十有一月日幾亭識

更兒誌石

第三兒名更字知求生十四而殤余在京師不及見甚哀之今葬之始祖墓後百步寒食拜掃及以餘瀝尊長則遣侍者揖獻卑幼則親詣穴所再揖勿拜物從廉禮從簡則可久也

兼憲公義莊遺則

繼志設義莊主人龍正謹約通族尊長卑幼知悉先公存日念親支之窮皆始祖恍民府君一體遠支雖無服祭起家草茅性恬行潔居官三十年祿俸之外無他受雖先慈菜羹布衣佐以紡織而居室終不及葺焉迨復總閫憲庶歸老田間卒就斯志俄先祈命以歿陰閻負側也正荷蒙徵業安忍自私謹遵遺言條則如左

一義田五頃邑例十年之內應僉糧長二名今欲同民戶充應恐貽累子孫暨須先志欲援官戶優免則近惠族人漕役通邑義亦非安謹按賦役全書本縣原額義田五頃共該糧米一百五十石內除荒蕪外實在田四頃八十畝共該糧米一百四十四石每石該銀一錢四分四釐共該銀二兩一錢七分六釐每兩加路費五釐該銀一錢三分三釐共該銀二兩五錢一分九釐俱係京邊正額議於義田內每年糶銀一十九兩三錢七分納官通邑田地無派諸除折銀三綵二忽零崇禎辛巳大造黃冊蒙　本縣申詳　布政司　三院允入賦役全書并開陳義莊一款載列起徵縣帖十年之中納銀一百九十三兩七錢足當糧長二名費用而通邑業戶其十年完納之數亦減繼微因是漕役庶可無憾

一義租五百餘石除每年辦糧約用米二百四十石納抵役銀約用三十石祭掃燕饗約用二十石餞免租

戶限米約十餘石給管莊人戶飯米五石淨餘約二百石通族舉事有繁簡歲收有豐歉凡有餘剩主人須每年存貯准備全荒年分為糴糧完公折價助私之用其隨時修葺祠堂墳屋併造義學倉間稍擴規模費亦取給於此

一橫涇橋塋始祖若高祖香和巷塋曾祖若祖每年清明拜掃義祠以仲秋致祭隨會親支宴於親親堂

一親支凡年七十以上四季各奉米五斗肉十觔八十以上冬月加綿衣一件尊高年也不問本人貧富禮宜均視或年未及而舉奏請目省季各給米一石此

此給送主人出親筆小票明開某項事宜及米數以
憑季終繳筭。

一年穀豐歉難期米價低昂無定除賑貸供老周養廢
疾應給本色其餘婚喪諸事槩准助銀男子聘娶各
四兩再娶共四兩初聘須於半月前開報某子某今
年幾歲憑媒某人議於某月某日聘某氏女臨娶亦
預報婚期以憑開給嫁女者助銀二兩再嫁不助。

一凡遇喪事助買棺并蘇白布銀二兩四錢男女未婚
嫁而殤者半之襁褓量給銀八錢辦木以埋勿令重
慘水火舉殯前一月助買地一兩六錢使就居址所
近隨便營葬世得拜掃勿令投棄義塚久難辨認臨
葬助營塘二兩儻仍遲延後期或付烈焰或仍委之
滿澤者親戚鄰里告於祠而擯之後不復助。

一產婦分娩開報男女月日驗給白米三斗助其調養
如有抱養他姓詭報月支者覈出以後停助。

一義學歲延蓬師一人饋用本色脩用折色豐儉隨宜
貧族子弟自七歲以上稍俊慧願入學者父母率謁
義祠以名聞歲給米二石日課孝經小學四書專以
能成誦通大義爲主十四五歲以上欲學舉業期大
就者歲給米六石聽從時師至二十歲止。

一親支家業頗優者自能知足尚廉不妄附於尉慈之
列其衣食粗足者須痛抑婚喪生產入學事宜方許
照例支請夫既稱義莊豈有吝心何必斤斤較量節
省但念米少人多若使溫飽並叨反致饑寒難濟所
以不得不行分別惟貧極不能自支者查審委非遊
蕩敗家計男婦一口每年給米二石六十以上倍之
盛年力方壯之人雖乏資本亦須勤謀生計若槩給
全年安坐而食豐反滋其惰故止半給使苦於不足
庶肯服勞。

一孝子節婦公訪眞確小則豐其供饋以勵宗支大則
呈之　官府以裨風敎非常之人應享非常之報隨
時制宜不爲限量。

一宗族傳習不齊耕讀之外工商經紀悉從便業惟禁
五條一不許倚勢詐人武斷鄉曲二不許刁唆詞訟
慣作中保三不許買充衙門貟役作奸犯科四不許
出家爲道士僧尼滅絕倫理五不許剃身爲僕辱及
祖先犯者不給條約以仲秋祭祠日會本人親房同
告於先靈而削其名惟幼時爲父母所賣非本人之
罪給銀代贖其身稍知自愛仍與入諸其前項過惡
有能痛自懲創者本人親房及族長會同保結補給

條約。冊尾本名之下。仍註量闕一許。查果改行。體永助。至有不孝不義。如殴罵尊長。賣倫風行。此三者改悔無門。即於閏知之日。會同族衆。削去譜名。永不復入。其或不率教訓。罪未及追取。條約又不可置之不問者。姑罰除應給事項。自一石至五石。量犯輕重。以爲等差。又有家業稍堪自贍。因賭博烟花浪費者。雖極貧不給。遇應給事宜。亦減半終其身。

一義田本贍親支。然親支不得承種。恐他日有擅行侵扣者。縱則非義。懲則傷恩。謹之於初。可以無弊。如或自恃分尊。强行承種。斥告於祠。仍三年不助。使知改悔。

一族譜十年一修。親支間歲一宴。年久族繁。則分二席。或三席。先尊長。後卑幼。啓用單幅。餙限六簋。勿開奢端。禮意須和。有叫呼罵坐者。次會不啓。又有因過惡不給條約。因遊蕩不請與宴。而强來圖席者。衆共扶出。其遠支舉否隨宜。

一遠支惟極貧無過惡者。遇婚喪量助。其外一切不必與聞事。多難周。反滋藤蔓。昔范文正初設腴田千畝。觀其規制。助數從優。今百爾世。世遵行。迨六百年。田亦加擴。而貧宗所受。每人六歲僅四斗五升。益增

久則人益衆。貧者亦益多。欲不從薄。不可得也。然文正所贍。皆譜系分明。故雖益久益分。總歸同體。若我族遠支。本無統系可稽。特因親支人少。姑以其餘及之。億數世後。親支應助者以百計。則每人一歲止得石許。欲復及遠支。勢亦不可得。此時子孫主義莊者。徑自從宜裁去。不必顧慮遲迴。況遠支至爾時。亦且益繁益雜。名分稱謂。難以悉稽。項天啓間。有平湖惡少頑民。貨緣介紹。突如其來。自稱叔行。狂肆無忌。至煩通族呈明。始正其罪。近猶如此。況異世乎。至於親支雖千年萬指。皆我始祖悅民翁之一氣孳蕃而編

母厚而遺此廉憲公平生素懷。子孫當分別體之。預立斯條。以示通變於未窮之義。故扁會食之堂曰親親。

右十四條。悉遵先公遺意。設義田者。養之也。不肖則不得與於養者。教之也。寓教於養。使舉族向義。無一匪人。是先公之深意也。所以爲義也。

崇祯辛巳十二月　男龍正較定

右給一名收執

義莊呈

陳永呈爲設立睦族義莊。納銀抵役事。義父中書舍人

陳龍正受義祖福建按察使陳于王遺訓欲師古人捐俸置田周贍貧族齋志未就今父嗣叨仕籍願將承受祖田五頃公贍族人即以陳義莊立戶據本邑恒例十年之內應充糧長二名竊見近代宜興徐氏平湖陸氏各有義莊叨恩免役父欲引例求免則於充義之雅志有所未安若徑同民戶僉充又恐貽累後人終慣先志酌乎二者之間務求情義胥愜人我偕安謹據賦役全書本縣每年派剩米折銀每兩加路費一分二釐該銀一十八兩三釐又定倉草折銀每兩加路費五釐該銀一兩三錢六分七釐三項通

共該納銀一十九兩三錢七分俱俯京邊正額十年共納銀一百九十三兩七錢足當糧長二名使費合縣田地每畝算該豁除折色銀三絲二忽零少減通邑之輸交派一姓之役子孫無患舉族沾恩伏乞乘今大造黃冊年分於賦役全書二項銀兩之下註明陳義莊完納抵役每年起徵串帖特載此欵使通邑知減銀之故因於義莊派免役各無遺憾私詮因公道而益展家規藉國典以永存志就先人之流來裔

軍門熊　批義莊贍族納銀完公家規國典兩得之矣仰嘉善縣查行用誌永遵敬

本縣李　參語參看得義莊一事自宋范文正創始百世榮稱而踵行者幾何氏本宦家世孝友樂善兼施又以施縣親始莫先周族捐俸置田立戶義莊甚盛舉也若據宜興徐氏平湖陸氏故有優免之例而本宦猶爲不安願自同於衆役就中權其輕重議認納米折草折路費銀二項每年一十九兩三錢七分通十年打算共納過一百九十三兩七錢矣比之膠鐵枳茨等解戶猶爲過之且通縣減派既以恩周同姓亦以惠暨通邑於家於邑兩無妨碍當此德色許語

之時愈宜遵照悤批造入黃冊及註明賦役全書以風義舉誠不爲小補矣

軍門熊　覆批納銀免役事理既經查註如許行教布政司李　批義莊贍族范文正復見於今不引例求免役而請納銀抵役是行仁於家兼好義於國也事關田賦務在可行可久仰嘉善縣議詳確報

本縣署縣事通判孔　參語參看得義莊自宋范文正以來江南則有徐文靖陸莊簡傳於國史贍於口碑例皆優免朝廷所以風義也本宦好施不倦縣人素推爲今日之希文置產贍族即引成例徑求免役

誰曰不宜。乃猶自謂門內之誼。非宋廉所均。倘斯的權衡。特願輸銀抵役。益真從萬物一體起見。非風有清義之學者。孰能克已至於此哉。通邑田賦。因義莊之輸銀。減折色之繁忽。是其誼固未嘗不普於衆庶也。事理曲盡。與情允孚。合將陳義莊立戶載入賦役全書。并註明繇帖。以垂永賴。以風好義。業蒙撫院批詳在卷。遵行外。伏乞轉詳按院施行。

布政司左堂李頒　咨語看得義田贍族。宋范文正公爲最著。代不乏賢。近如江南之宜興徐氏。平湖陸氏。各有義莊。俱蒙優免之　典布在方策。足述也。今嘉善陳宦。設立義莊以贍族。現有免役成例可援。而本宦猶懷歉然。以爲莊田恩施止於一姓。乃代通縣認納每年派剩米折路費銀一十八兩三釐。定倉艸折路費銀一兩三錢六分七釐。十年統共銀一百九十三兩七錢。以抵族田徑役。俾合縣受減派之利益。而後宗姓敢蒙免役之便。安盛舉叶乎衆志。高誼倍於古人。應請憲示。令該縣將陳義莊立戶載入賦役全書。註明繇帖。納銀蠲役。則親親與仁而成。教於國矣。

巡按馮　批陳義莊納銀抵役。可謂能充其義矣。既經覆覈。如照行繳。

崇禎十四年十一月　日

附　按世守舊廬扁書後

夫自吾始祖悅民公肇居茲土。四傳而至吾大父。厥窓公。始以詩書起家。先嗇故廬。一無所受。曰吾叨餘慶於祖宗多矣。悉以讓之異母弟丹宇。丹宇之後。不能守。仍挈而歸諸吾父祠部公。於時距締造之初。十五紀而贏矣。惟公念先民塗墅之勤。兩世鍾祥之地。命掇葺其荒圮。毋俾鞠爲茂草。即今門祚依然。室堂無恙。孰非公一念之所留哉。使後世子若孫念厥窓公推產同氣。則行葦之誼。敦念祠部公眷依先業。則葛藟之芘遠。按今日者敬承先志之經營。不謂非重啓後人之堂構也。則是蔟爾數椽。而貽謀長久之道。或備於此。崇禎甲申仲冬之吉

幾亭全書卷之二十一終

冠

古人重冠禮。以爲孝弟忠順之行。立人治人之道。皆自冠始。敬其始。所以責其將來也。不明其義。見爲文煩而不可行。不知所謂孝弟忠順者。苟能居恒而身體之。子生而豫教之。及冠。告於家廟而申命之。一切儀文。量度而損益之。通乎冠禮之意。又何文煩不可行之有。

婚

余年十五。先公爲訂婚於丁氏。納吉之儀。銀盂盤各二。加四幣耳。時先公官南銓。丁又吾邑甲族。其儉如此。踰十年而余爲兒輩納吉。則幣至八。准盂盤至四十金。益三倍而贏矣。當時隨俗不覺其非。已而念之。此謂之奢。不謂之厚。使後世子孫。食指漸繁。家業漸析。勢有不得不減之時。不得已而減。又不可謂之儉也。何如乘今門戶未衰。涯礹未落之日。伸縮自繇。以示後人。可爲永式乎。於是爲幼兒行禮。及孫女許嫁於他族。悉復先公舊。無加焉。欲男女嫁娶一崇朴雅。絕去較量之意也。

俗觀以爲盛。有識以爲衰。家風日趨於奢。其勢難久。餘之好花盛放。彫謝匪遲。紅袍滿塲。翛笙將散。可不慮乎。趨奢之故。半因婦人。挽救之道。惟擇清勤朴素之家。察其女之性情。取以爲媳。入門之後。主持自定。可以佐君子。可以風姒娌。可以式後人。反返朴還淳之本圖也。若攀華門。習靡麗。婦一入門。競相矜炫。雖使長者訓言諄至。以一身率先之。譬如引駕登山。迴瀾既倒。力窮而功半。可及悔乎。古人云。家貧思賢妻。愚亦云。家奢締賢媳。娶婦不惟不當論財。兼不必泥家世。惟就謹厚勤朴之

門。訪擇其女之性情聰明何如。益一媳入門。開一支門。訪擇其女之性情聰明何如。益一媳入門。開一支衰旺。子孫賢慧。母操半權。故德性爲主。聰明亦不可輕也。儘有人家謹愿門風。而出人愚鈍。既已愚鈍。則亦無行善之基。謹者漸肆。愿者漸洗矣。世俗於此。集不深論。大抵論財。豈思娶媳。何爲求孫枝也。凡作事不可忘本。況娶媳而忘子孫之本計乎。

已已。送仲女至吳氏。與子往先生約曰。五菜一盒。二湯二點。葷味八簋。添碟十二。此外糕糖花果。閑拿雜物。及攢盒用二用四。皆俗例浮費。一切罷之。風云每食四簋。雅云陳饌八簋。古之賢賢以四爲隆。朝宴以

爲極況在士民而可踰之司馬溫公所謂會葬而醵
勤物約而情厚道之當自我輩始行之當自今日始
吳咏先諸乃締姻婭締姻之後往來宜益親乃拘世奩
間新親不可輕褻必冰人爲介紹必庭實爲先容必
綺筵爲酬獻禮貌既嚴舉行良難於是往來日稀生
平相對之密友此時反成隔凋之親翁是因親得踈
也是重形迹而損情誼也是同心如蘭之味通之盡
繆易結之葭莩難也俗子因昧成頗通人豈可不略
古人繼娶婦人輕也然前妻所產蒙其壽者猶往往而
是今婦人漸重七出之條不行而人輕於繼娶其亦
弗思而已矣子孫讀書者不論已仕未仕凡喪妻未
有子遵古繼娶若既有子止許畜妾擇門風諳飭性
行馴淑者買之即其人果賢能令掌家務側室之名
不可易也益先公十歲而失恃又十年而娶吾母盡
淑人又十五六年登甲科始得宦遊遠方子慕親母
媳懷故姑猶相對垂泣焉況所繼之室多屬少艾子
媳長者或踰之數年事以母姑情强禮反士君子行
事當使天下之心皆安顧先令一室之間勉爲旋受
乎彼各不安吾又何安之有是故子女幼而不輕繼
娶者防害也子媳長而必勿繼娶者原情定禮也後
有聖人不惑也

喪

三日而殯暑月宜先三月而葬不可復後死者以入土爲安其義至切生人不能體耳說具因述山水容易考子慈孫所宜永守然必豫畜吉壤然後能葬不失時

初疫之頃俗例必取衣服焚於屍前謂之斷命衣極無謂此不論新故存之可以付子孫惠貧交焚之何意欲時浴此禮不可拘所以浴者恐病臥日久形體有不潔處耳在病人能前期沐浴甚善然不易得其餘慮

斟酌行之婦人尤不可使外人爲之浴子孫親人於
密室浴之或止用巾布之屬拭淨其體可也
飲法務宜從朴雖有尊者止用深衣幅巾勿加進賢冠
袍帶又多未便
襯棺中切勿用華服新緞俱用平生舊衣及新白布
但須洗極淨曝極乾蓋舊衣恐有汗污白布恐有漿
粉俱生蟲引腐也
貧人棺中襯墊多用平生舊袍袍表裏皆紵緞不便多
端有膠有漿引蛀一也精好之用付之朽窳二也袍
本公服上下通重褻用至此情禮不安三也必用潔

布故表爲是。

鄉俗倒用布裹炭塊石灰置屍旁。或用黃楮作枕。在愚之見。貽悔最甚。戒之戒之。

製棺不可太寬太長。如料富。則量逝者形軀裁減之。禮云棺周於身。勿惜損料。尤忌太高。高涸俱宜二尺四寸。或二尺六寸。以環視見方爲度。太高則上空。既無用而壙勢因之不得不高。墳勢因之不得不稍薄。留棺中無用之空虛。損擴外宜厚之封土。豈善事哉。益上不宜用釘。釘縫漏氣。又釘長出。亦使擴高。其弊多端。慎勿泥古。古人亦有未詳審處。

木惟杉最善。不蛀不朽。又無燥性。有財則買杪板。乃千年杉近根之榦。擁頗沙土中者。川陝深山所生。無財則買大杉木堅老者爲之。杉木獨幅固佳。雙拼亦好。獨幅所慮幾幾及格。則兩邊作子口處。反屬近外嫩皮。雙拼雖多一中經然兩旁多去嫩皮。則通體俱係實心。反覺堅完可久。伊川先生獨尚柏心。柏過燥。恐於初死骸骨有所未便。想宋時未起杪板之說也。既得良木。命工試配已畢。臨擡合時。一切笋縫。先用紋淨真生漆厚和生麪。銀硃塗嵌其間。然後推敲成就。雖有小小隙之處。皆爲硃漆充塞。無不泯合之患矣。棺內止少許抹縫。餘處不可多用。棺外先以真生漆周圍塗之。稍乾。即用純硃漆層層塗之。棺底亦須周到。乾訖。又益真生漆一二層。以晦其色。恐硃色太炫。非入土所宜。

銀硃性極收濕。凡漆器置密室中。遇雨必生潤。惟硃漆者獨乾。此其驗也。故可以助漆之堅。解漆之濕。無踰此物。

造壙甎法　舂土鬆。秋土堅。造坯以秋月爲勝。稻秸火柔。麥秸火烈。燒甎以麥柴爲良。先期秋月。取淨土。篩陶人爲坯。反覆轉踏五六遍。然後入范。愈轉愈粘。愈粘愈堅。否則鬆燥裂。必不可用。燒畢。選其火力最足。敲之聲如金石者。加式琢方磨光。以待。約計壙中明堂長八尺。高潤各二尺八寸。四圍墻各潤一尺。中墻潤一尺五寸。琢磨細甎。每枚淨長一尺。潤五寸。厚二寸。計每槨用甎九十四枚。約十四層而壙畢。共用細甎一千三百一十六枚。壙底一平一側。用麤甎五百枚。三和土外圍墻甎用一千枚。通計須造甎三千枚。

方甎五十枚

製明板法　明板或云生潤。積久致水。然地荷得氣。何至石汗滴成水乎。此過慮也。山中防盜。不可不用。平田發圈壙法。亦嫌壙欵太高。不如用明板穩妥。其法

遶獨幅天池石。厚尺許。長闊二准壙。藏琢其下面之四邊。與墻磚貼縫者。令極平細。其中空堂。欲起灣三四寸許。如覆龜式。倘有濕氣。使溜歸兩傍。不致滴入棺蓋。合縫者。兩板合縫。尤須精琢。

平墳基法　壙基修理。纔平隨宜築實。截竹爲四欘。長短如一。上下各爲二刻。上刻擬繫平線。下刻擬爲入土淺深之度。釘於壙之四隅。令刻湊土面而止。後以線繫於上刻。用水平之。就高就低。低者引欘令起。水平已定。加土填之。湊刻而止。四隅如十。然後移欘。下刻以平四邊。四邊既平。然後以線沿邊附土。縱橫往來。以平中央。中央既平。然後下磚結壙。若祇四面對炤。恃日力以准平者。恒有一隅偏低。或足基反高之患。絕不足據也。

結壙法　椰墻長一丈。濶九尺一寸。基磚應各敷四寸許。先用磚側立一層。磚縫掃泥沙實之。又平鋪一層。磚底用練熟灰泥滿築之。又鋪琢細方磚一層。然後起墻。磚俗例有用碎乾石灰厚鋪數寸於磚下者。古人亦有白雲壁法。上下四旁。俱多用石灰。言年久脆成毬。渾淪如鐵。不知灰氣酷烈。透入棺中。骸骨受傷。是知護櫝而不知護骸。昔世化清良士。侵成而漸

土氣。其理甚微。又有以毛竪安成基者。年久無不傾側。切忌切忌。擴勿太寬。太高。防其難固。禮云。椰同於棺。此之謂也。

起墻法　墻先以糯米粉漿刷磚。令縝。後鋪極熟灰泥。滿用於磚之四圍。層層問花砌之。慎毋匠人術造屋築墻套例。僅用灰於磚之邊隅而空其中。爲苟且之計也。又禁用泥刀。當削厚竹片。輕木槌與之。竹以概泥。槌以催縫。凡我接零砌。俱用鋸解。不得用刀砍。

三和土法　灰取新發。沙取篩淨。黃土取塵細。法用一沙二土七分灰。量准攪勻。然後下糯米粉漿和之。乾濕得所。平鋪勻築。每一層熟。滾漿令徧。又下一層。約厚二寸爲度。寧薄毋厚。恐杵力不能透達也。量灰沙須親經手目。不可聽工人報數。三物輕重不同。取者往往倚力而止。不知其實之多寡懸絕也。每築一層。隨砌外圍墻磚一二層。砌畢。堅築外土以護墻。然後下灰沙。墻內亦須用板托定。不然。恐聳動墻墻。石灰惟青石者佳。白如麪。細如塵。黃石者。粗澀不可用。炭屑能障樹根。樹根遇之。無不拳曲。蓋凡物成灰。則隨土而化。惟炭爲已燼之木。未化之灰。似土非土。非木而木。木之死氣鍾焉。故樹根遇之而阻也。用於三和

上圍墻之外。誠足防患於無窮。或疑能隔其中生氣。恐未然。炭屑獨能阻木之生意耳。其辨頗微。下棺時。勿以繩索。須以淨布扁折四層。兜於棺底而下之。繩索不便於出布。則可出可留也。

誌石專防發掘。須令易見。若堆家禮合字於背。外用鐵束是掩之也。雖掘者見石。何繇知爲某塚。而遽欵手乎。其斷纖開石。諦察詳觀。抑又難矣。宜仰字於面。但以磚覆之。離壙前數尺。湮埋之。孟子葬母。自踰窆。聖賢葢惟欲人之早見之也。

栽樹以杉爲第一。能辟蛀。次栢。檜。石楠。香樟。冬青之屬。松頗穴蟻。竹尤引鞭。歷年稍久。縱橫穿貫。無遠不達。切不可用。桃。柳。冶。檟。且致擊折。勿栽。

合葬以男穴爲主。女穴爲祔。從男穴之中起中線。天道尚左。葢會尊在地道尚右。葢尊右。男右女左。度古聖哲。然朱子葢劉夫人自謂失於不思。世俗既昧生死異尊之義。丘文莊又謂且從朱子。夫先賢之當法者何限。偏欲仍其偶誤而不敢改耶。又云恐後世子孫誤認祖妣。其說尤謬。但立一小石碑於墓前。更著家諱明葬男右女左。從某墓始。則雖數十世後。了然能辨。何憂混亂乎。王文成亦以尚右爲非。宜爲三穴。則可耳。三穴若梵尚右。則是有邊無中。違反尊中反卑。故必男居中。前妻右。後妻左。若妾之有子者。世俗多作連四連五壙。甚悖禮。宜羅城外餘氣之方。別置一羅城葬之。若別求一地獨葬。令其子孫得專拜掃。最善。無子者。既不可同穴。又不必專葢。且葢他地。則終爲不食之鬼。決宜就羅城外餘氣方葬之。令其寒食得沾杯酒。子孫拜掃正墓者。禮畢後。奉一揖而不拜。幽明並安。

厚葢誠無益。而有害。然有財者。精擇於地理。堅好於壙棺。自是愛親之心。雖終歸野土。亦欲其居之安而留之長久。此之爲厚。宜厚者也。世俗薄於此。而餽饗送迎。召僧設懺。費頗數倍。誠大惑也哉。

明器置壙中。則壙須極大。後世增設寶玩。皆原於此。無益釀禍。此古禮之最不可從者也。石人石馬之屬。雖立於壙外。國家以明等威。然禁僧不禁謙。子孫慮遠。亦不宜用。二者當以義權禮。勿爲禮拘。又有當執禮以破俗者四條。一曰題主。二曰求碑誌。三曰刻葬錄。最下曰迎僧道。夫題主。禮有之矣。命子弟善書者爲之。葢子孫一氣。故不命他人也。惟朝廷遣奉官祭葬

亦曰以尊命卑云爾。今敦請達尊求尊者代供尊者之役。果何義哉。子孫其世已之。唐宋大臣。例有神道碑。大都奉朝命而爲之。亦有其家私求撰述者。然古來德行勳業。流傳不朽。浸灌人心。大抵史册所記載。後賢所表章。何嘗讀某家碑誌。是則德業果盛。既不必求。苟無德業。求又何用。人惟有自立於生前。寧須借重於死後。後人惟行道顯親爲上。豈丐名文以爲先人重耶。子孫其世已之。至於葵錄。尤屬無謂。欲揣一時一時之人。早用圭諛。欲垂後襲。恐三五年後。其梓木已零落散失矣。況銘狀有工拙。祭章有好醜。混之不可。選之不可。違心召嫌。將安用此。子孫其世已之所謂迎僧道。則最不肖子弟所爲。或因婦女崇信。或因僮僕規利。或因無知親友從臾迫脅。子孫見義不確。恐有吝財忘親之嫌。勉强從之。豈知哭泣祭葬之間。盡哀盡禮。奚忘奚吝。使其親守正而生。乃以邪道誣之於身後。事死如事生。固如是乎。儻父母生前有崇佛之餘。正宜爲之蓋愆。宜勵以從治。不從亂之義。廓而清之。此大孝也。四者皆所謂宜執禮以破俗者也。

子父廉憲公沒。予母盛淑人素信佛。事予因道言。其肉赴應僧。何能爲亡者作福。不如別建長齋。有貧往僧人數員。誦經幾日。功德當倍。淑人悅而允之。此吾昔者一時順親之權。非正道也。自是後。沿爲故事。予既丁孺人沒。予遠客長安。兒輩亦遂循行之。殊覺無謂。予平生距邪道遠。綱流念念惟宗孔孟。步程朱耳。若百年後。子孫以此加之。是不惟不體吾素志。而更取素所深惡痛絕者。亂其神明。召其恣恫也。以爲無知將焉用此。以爲有知。不已甚乎。伊川晦翁。必無此等兒孫矣。家訓雖已詳載。恐詞意未切。不能破積習。因感丁孺人沒。復預囑云。癸未六月記。

古名賢諸墓。大抵在山。項閱餘杭邑誌。其安堵可歷數者。以十百計。其爲年以千百計。且不必皆名墓也。近親吾邑纍纍獻畝中。曾有宋元墓乎。墓平原不如墜山。非爲地理爲人事也。然世之葬山者。聽形家言。以高穴不旺財。往往墜於平麓。麓之爲田。則與平原之田何殊之有。故葬不貴地穴。貴天人二穴。地穴可種桑麻稻麥。利所不絕。力所或加。斯亦千年之憂矣。天人穴自扞墓而外。無復致用於天壤間。居其所。葬誰復害之。故揚名顯親。使百世視丘墟而仰止。人事之地理也。卜兆於高山。使塗賦無覬覦。葬無終及者。

地理之人事也。

山地平治穴場之日。所去原土。且勿至太低。約平去數尺之後。審見來脈真的。且即停止。先就來脈處。開擴全井。數尺約足沒棺。并明板爲度。得使明板之面。尚低於四圍原土尺許。尤妙。儻不可得。亦須與之平。然後以三和土築覆其上。則壙之四旁。皆原土之從未經動者。客水無能入原土之理。其隄防功力。止在面上。周圍更無可虞。而面上之防客水。爲力頗易。一則用獨幅明板二則堅築灰土。用原土八分加石灰二分。和以糯米粉漿。周圍築之。石灰切勿多用。多不過十之三。若與土相等。即鬆脆矣。皆再三親驗過。三則更爲小厥。稍艸被覆之。每年一易。三歷寒暑之後。其圓珠灰砂。堅實無罅。與山上原土不殊。然後卸去草被。任受雨露。此萬全之術也。若初治穴塲之時。先去原土太多。使地位太低。開穴一二尺。已不可深。則穴未足沒棺。早宜停手。於是棺浮於四圍原土之面。數寸。甚者或至一尺。而明板益又浮其上。封蓋既畢。勢不得不取客土。復偏築而高平之。此新築之土。一時安能和合堅厚。客水從四圍。晝夜微微滲入。防之殊難爲力也。此皆余所親歷。一一詳悉。使孝子慈孫覽

觀而取焉。

附遷朽棺法

凡棺朽欲遷。不可移棺。移則應手破碎。骨體摧露矣。宜先造極厚杉木板四邊凿槽。置朽棺之旁。用極大猫竹劈開削薄。先數十長各五六尺。貼地橫插入棺底。以大相並。俟插滿。即用多人擡起。安放杉板上。抽出竹片。此杉板即作棺底也。然後四邊用木牆上加木蓋。體不露。骨不亂。徑如舊棺之外。加以新棺。合古人木槨之義。惟開葬惡地。骸骨爲蟻所穿。當別有術。然係非常奇禍。遭此者。以意權之。可也。不忍筆之。

祭

祭者。家之大事。約之有三。宜專。宜豐潔。宜時。祭器以潔爲主。特作一厨。置祠堂內。凡盃盒匙筯。共合用若干。悉貯其中。臨祭取漉淨之。用畢仍淨而藏之。不得移借他用。祭品隨四時應祭之期。各定額式。惟長至除夕。用猪羊每桌五菓一盒。熟味十器。餘時或用三牲。或用熟味。各從所宜。並應豐潔。與宴相似。不然是散先不及客也。豈古人鷄供毋菜供客之義哉。所謂時者。如清明則加角黍之屬。端陽則菖蒲雄黃。又祭江之日。邑大夫致胙。宜以薦惠。特舉扇先。惟用扇胙

而已。不添餘味。莫以清酒用明。特羞。讀祝畢。告世為士。水源木本。使幽明共欣。稽古之榮。此古禮所未見。以義起之。大抵與事生相似。即於心稍安。且後世忠疏不忠數也。拜儀惟長至除夕及冠婚大事若遠遊經年初歸者八拜。餘皆四拜。

墓祭非古也。祭魂於廟。不祭魄於土。然士大夫無祧廟。則已除之主。無復血食之期。寒食拜掃。因致奠焉。使遠祖歲得一饗。禮以義起。誠可因也。不必古是今非。同堂時奠。則薦尊以及卑。寒食拜墓。宜緜近以追遠。何則。我因父而識祖。因祖而識曾高。

夫祭妻亦拜。朱子言之。而未闢其義。大抵夫婦敵體。義類朋友。生前交拜。死後可以拜之。又於情則亦為報。益服有報服。拜無報拜。以親分必有尊卑。即兄弟亦有長幼。故義不可報拜也。惟妻也者。齊也。情宜報拜。而於義無妨。故祭則亦拜之。此為大夫以下言。若諸侯以上。有國君之義。生前有朝見之禮者。自不可報拜。

格幣賓錢。勞人工以供無用。於財用為費。於人道為愚。於事神為欺。似宜屏去。然冷淡以來。藏錢帛金玉於山陵。士大夫過相贈遺。所省於此。不知幾何。後人易此意。在省儉。聽俗存之。蓋未為過也。

雜訓

古者產屬王朝。無生可治。士亦不治生。朝夕稍粱。置之苦遠。況儲餘財及後。故孔子居官則器服備具。失職則疏食或絕。後世如諸葛武侯。亦有桑田以給子孫。宋室官俸優渥。而溫公猶於初命士。皆首問其世業。以為無衣食憂。則居職易廉。則以業遺子孫而守之。後世之勢。亦後世之禮矣。致之有義利。守之有本末耳。先公廉儉所遺。庶幾使後世子孫。出足以養廉。處足以昭儉。如有不遵遺志。殖貨無厭者。則先公所惡也。勤儉則歲積有餘。積久漸多。宜遇大事能散。然後非治生之俗。子昔范益謙術之士。猶能屢積屢散。馬將軍亦未聞道。不止為守錢虜。財者。垢賤所最重。士君子所易輕。若於此儳涉開頭。尚多紫繞。種種嗇慾。安望清除。雖正衣冠。談仁義。不比於人數矣。

人性不慳必不至大富。不貽子孫以大富。則不生僥心。不後則又不至大貧。是貽子孫以善守者。不慳乃其本也。祖父累之如銖。子孫費之必如泥沙。子孫癡。根還從祖父愚性生下。

修曰。太平不享豪華。亂離可免兵革。此一理也。又須不

乘凶荒之利。方可度兵火之運。只如糴米一事。近年米貴。每至兩外。富者皆安然糴價。此雖無利人死亡之心。然實乘衆之急而我享其歲不祥之大者也。家有餘廩。當於每歲青黃不接之際減價十之二三以濟饑貧。令所得值價。只與常年相似。所捐雖少。然幸災樂禍之意。消除略盡矣。豪華者世俗認爲享太平之樂而我不肯享。貴賣者世俗相與行貿遷之事而我未嘗行。則雖遭厄運。庶幾免於戾乎。翁大善其言。因曰。人家累世能然。眞可謂脫尋常矣。但行之須用精力。逐日躬親點視。零星升斗糴出。務令沾及貧民。不然。恐家僮掌出入者。破冒其間。又有市井奴猾。易名變服。綿綿糴取。攜至肆中。仍作己物高得時價。犯此二弊。則皆徒利奸奴。而無濟困窮。故行仁者必以智。

愛惜暴殄。本是兩意。愚者有時合成一病。如飲食剩餘。宜趁鮮香之時。分給於下。敝衣故履。未至無用。宜散與僕從或貧寒之人。每見嬪人慳吝愛惜。將餘食珍藏。夏不過一日。冬不過十日。皆腐敗矣。衣履破敝。欲藏之篋笥。則不必欲與人。則不能堆閣閑處。聽其朽爛。使人不得受其養。物不得遂其用。是皆以愛惜爲

暴殄者也。時時當講節而提醒之。使晓此理。自無此失。

盛饌變色。爲相敬也。蔬食必飽。爲相愛也。隨分而宜。有何分別。識此意。人易於待我。我亦易於待人。若不得聖人之意。將恬然而安之。此其病根是傲。不得晉平公之意。且以爲簡我而不樂矣。此其病根是陋。若眞心爲學。只飲食間便須變化氣質。

埽可用享。簋二。損之時也。夏屋渠渠。簋四。顧之隆也。於聚漉埽。簋八。豐之致也。知己相招。情欣於赴。知人腓腸。故曰相知。君恒自念。稟薄祿薄。每深儉惜。又見民生日貧。風俗日奢。飲食宴會。亦一大端。士不率先。民何觀法。士奢民奢。士儉民儉。自然之勢。素心實然。相知所信。通來秩宗啓請。聖允煌煌。昔天恪共。宜率先者。尤在吾黨。不兼几不殺生。不演劇不六博。清談久坐。散冷較倍。益極於八簋。素相間。湯點菓盒稱是。萬勿羅列廣侈。使鄙人登忘憂之坐。點增三獻之懷。儻疑飲食小節。何必斤斤。宴會靡迹。何足介介。窮以矜忽。攸分。亦開學問。制事無小。制心無靡。況省我能。餘堪濟衆饑。又分體　聖天子軫恤窮黎之意者乎。

飲食約

門路出入有定規。凡近內門戶。僮僕十二三歲兒童。傳語出入。過此即當禁足。非有事特呼。不得擅入。無門。明立禁約。寫貼於上。犯者必責如數。愚人不識。以爲嚴所不必嚴。豈知此事。閑處着忙。緩裏着緊。習成規矩。自然閨門清肅。知風之自。防自不防風。

每見士大夫居家無樂事。搜買兒童。教習謳歌。稱爲家樂。醞釀淫亂。十室而九。此皆日演故事。無非鑽穴踰牆意態。兒女耳習目見。習聞十來歲時。廉恥之心。早已喪盡。長而宣淫。乃其本分。悔之不動。禁之安能。爲祖父者。就耳目之細娛。忘中壽之隱禍。何心哉。何心哉。

延優至家。已萬不可。況畜之也。此必作孽。阮其誘又隆炎。莫敢發難。天故遣自斃其後。惡人多述善人常醒。天道行於人心。

雖有風流喈利之士。未嘗許娼妓托名。優與娼本無高下。況女旦以優兼娼。乃許之假托名色。書某府某衙女旦某人班。恒惓於彼而憒然於此。何哉。時非戰國。身非燕丹。畜家妓以悅人。爲宣淫之領袖。念及於斯。立刻碎其招牌。猶云晚矣。

園亭之設。爲宴游者多。爲讀書者少。仕優則學。縱使宦成之後。何便爲行樂之時。若方讀書用功。先起亭榭。恣遊觀。恐於書生更不相稱。此物此事。終始可戒。吾嘗燔白香山到處累石鑿池。雖雅人風韻。其實亦覺多事。惟晉公綠野堂得宜。以彼元功大望。上有昏主。下有妒臣。若開門特重。不日就良辰美景之間。潤灑勸酬。疑忘深矣。士大夫尋常退休。何必於是。或言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夫子亦有舞雩之遊。杏壇之講習。有逝者如斯之會心。有春風詠歸之唱歎。境界能爲學道助。良不誣也。不知山靜川流。天造地設。故足以滌塵想。發道心。若人工結構。累石停泉。剪綵爲花。原無生意。曾見人於假山假川之旁。悠然有會。恍然悟道者耶。此雖極其幽勝。只作繁華。極其飄逸。只作俗趣。且非獨無益也。凡物有興必有廢。方其盛。我竭力而營之。及其衰。他人復竭力而運之。一興一廢之間。無不有費時傷財之害。其貽蠹於人間。暴殄乎天物。有不可勝計者矣。果有山水之致者。春和秋凉。偕良朋命駕。百里內外。皆可旅遊。遇勝境賞心。盤桓旬日。素有木癖。未必無元公月嶽之助也。其在書齋。隨意花竹數莖。足矣。翛翁所云。樹木交蔭。時鳥變聲。欣然有喜。何苦爲此無益身心。得罪造物之事哉。吾願子孫超然曠觀。勿羨俗有此舉動。處寂寥而效顰。豈

承家之後物值滿盈而不戒尤適方之小人
俗所通用而必不可襲者四事一曰家中不用優人優
人演戲無非淫媒豈可令婦人童稚見之即親翁親
過先期告之同志商明必不見罪餽宴公廳父母輸
流爲首誰不可辭亦須度量官府品致可已者明告
而從之不可已寧借他處園亭勿壞家法三曰疾病
祈禱勿廣殺生嘗見蓮池上人戒殺文中有此條悲
慘惻怛動狂迷深助儒理凡信祈禱者大抵愚夫
愚婦彼必驚怖地獄崇信輪廻殺生乃佛家首戒何
獨於癘災之期反不信而故犯死生有命不足與言
就其所明引而禁之亦慈止矣三曰僧尼佛婆勿令
入門愚人或逢生子慶誕生日或逢喪事輒令此輩
誦經念佛昧禮犯義無益有損婦人行之已爲可惡
男子信之尤屬可笑四曰宴會有定品勿暴殄天物
隨常往來則溫公所記郡牧判官事近日梁溪先生
同志約本乎道氣感乎庸情可彷而遵也宴郡邑大
夫及新祝並應度情量義斟酌得中務爲返奢從儉
之計
或曰近見大族婦人入寺拈香聽經拜高僧爲師可不
禁與曰是爲之綱者非復人類也康忘公之治句也

民家婦人至茅山皆禁之況衣冠族耶吾知子孫必
無是事故不列於訓
布施須有條理族人已置義莊不必復論其外則當做
陽明先生意每歲田租除公私用度外剏除若干石
爲行義之資視外親之近而貧者與朋友之有行誼
而貧者遠親近隣之生無以養沒無以殮者故舊子
孫之不能自立者酌緩急多寡而量助之無干衆人
耳目偶遇隨時周濟亦無定額又修橋補路實有便
於人者隨意量捐惟不可齋遊僧不可聚扛佛點燈
化緣惡套及助造殿裝佛寫經刻經不可助二應寺
觀齋醮及請僧衆至家誦經拜懺不可延尼姑佛婆
聯翩念佛此端一開濫觴無極無一毫濟利真功而
釀盜賊壞風俗毀清規惑婦稚種種貽害不可勝計
布施美名反成惡事大可惡也數十年前某處有假
尼事敗繫於獄穿其脾穢不恐言引悔入門自作
之孽將以誰咎好尚不端施捨不審其報如此可不
戒哉可不戒哉男子正其身婦人率其教是爲清吉
之門
扶濟貧窮施贈豪傑均屬美事得失懸甚濟貧窮是日
用常行百不失一贈豪傑是格外偶然若非具眼

成妄費。結納。即成豪舉。每召干求。寃反致怨。甚或貢禹。不可不慎。

唐太宗以天子之尊。猶知生日增悲。況學士大夫。忍以是日讌歌稱慶乎。身爲孝子慈孫。當止是事。子孫爲孝子慈孫。當體親心。從親言。勿行是事。

古有胎教之文。蓋子之在腹也。成形成性。皆依於母。胎非可教。能自慎其身之謂能教也。目無邪視。耳無邪聽。勿多言。勿大笑。勿盛怒。飲食勿過飽過饑。過冷過熱。芫薑椒辛辣葱蒜酒渴。橙橘酸寒等物。槩止勿用。出入必遣侍婢前導。勿觸不意。或致驚惶。則生子長年。且無疾病。男必清明強固。女必貞靜閑閑。親生而治其疾痛。禁其非愚者。事逸而功倍之。夫是之謂胎教。聖人曰習慣成自然。不惟習於已生。亦習於未產。能慎在母。能令母慎在父。然則胎教乃爲父者之事焉。

富者省乳哺之勞。貧者代哺之。食其食。衣其衣。取其值。以養老育幼。至便也。然貧者代人哺子。而棄其所生之子。每見無子家。以已子與之。無子家亦多貧。以代人哺兒。而妨已業。初雖允受。漸生厭心。褊薄之。或受人厭。而能生者寡矣。吾家僱乳母十餘人。少時念未及此。漸長始悶。悶之特甚。無異殺人子以養吾子。每念之汗下。然未有策以救。今爲酌一法。凡僱乳母時。先令擇親戚中實有餘乳願抱養者。以其子付之。本家於券議三年工銀外。另助銀二兩五錢。受乳母之子者。當時先以五錢給之。三月抱至本家。令其生母驗視無恙。再給一兩。週歲驗視無恙。又給一兩。兒之難生在於幼小。大約兒生數月。其母始出受僱。寄養三月。則半歲有餘。又復一歲。則近二十月矣。方幼小時。抱養之家未必心愛。然利此一金。有半代哺亦佳。及一歲外。善嗔笑。能立行。雖非親生。欲不愛惜亦不可得。況又得一金。其盡心撫視無疑也。萬一愚人不仁。借抱養之名以收利。不盡抱養之實。以畏人故。特令兩番抱驗。備覺痛癢。即爲別覓有乳家易之。及其長大。聽代養之家主之。此則乳母之子。宜可多生富人之妻。不勞貧人之子。不死。且貧人失一子。何其楚痛。明知受僱必殺其子。而孚忍之者。饑寒迫也。若僱乳母之家。即不侈富。必不大貧。二歲之中。於此二金半。何有小費錢財。免殺人子。孰輕孰重。何疚何安。況天實好生。吾能以生意合之。則全人兒。亦所以保吾兒也。今後吾家當永行此法。願與愛子者同之。

耳目宮。不如心術清。養童蒙者。但使一切玩好遊戲。經於見聞。其爲無益之益。當無窮也。多見人。多聽議論。恐益其枝葉。損其本根。故童蒙貴少見聞。

教兒之法。使耽閱善言。習見善事。深知義理。此乃傳家之本謀。縱孩幼未有知。亦宜時來聽習。但使十中僅曉一二。亦自有益。日浸月漬。積久自通。伊川先生言。教兒法貴在先入。不憂太早。誠爲至論云。

高先生曰。子弟當知名節之貶防。詩書之滋味。稼穡之艱難。名節一玷。最當謹者。莫如財色。見財則利欲鑽心。臨於盜。見色則男女無別。爽於禽獸。名教掃地。職此之繇。詩書非專指二經言。諸史子俱當細細體味。而立志必於詩書者。其學有本。然後汎濫百家。皆取其益。不受其害。稼穡非僅穀食可惜。日用所須。無不繇人力而生。即無不因稼穡而出。要當物物珍惜。勿使暴殄。惜物所以養福也。此三者神而明之。可幾古哲。守而勿失。亦不失舊家風味。而源遠流長矣。

人自十五六以下。志識未定。記性偏清。一善言入耳。終身不忘。一邪言入耳。亦時時動念。先入爲主。年少其尤。是以長願親朋。惠我子弟。勿。道市井之事。尤戒媟褻之談。或稱賢聖高踪。或陳古今治亂。切無如孝弟忠信。汎不過山水圖書。儻遇事情。兼備法戒。則諸詳於所是。略於所非。或節其委而弗屑。或徵其辭而弗露。使夫成人會意。小子忘情。既有益於人。亦自養厥德。惠蒙

聽人語言。務令屯遂。勿遏以已見。勿撓以他端。稚談及市井淫媟者。則宜引古人嘉言。或舉目前正事以滑雜之。勿令得竟其說。庶幾養童蒙於至正。匡客邊於未終。蓋倉猝之間。子弟不及避。偶行此權以當塞違之道。或曰。擇人而交。不亦善乎。曰固也。世衰道微。雖世俗所稱雅客良朋。未免有不擇言之病。擇交爲主。惡言已稀。雅人心悟。微權。口過。亦當漸化。

童子先入之言爲主。子親驗三事。十餘歲時。見了凡先生訓兒說內一條云。凡聽人語言未完。切勿搶前插口。使言者不得竟其說。又云。凡食肉菜等物。從面爽取。勿用筋挑亂揀擇。若與人共食。尤爲可厭。又云。汎涕唾須於僻遠處。舟行則唾水中。餘條尚多。偶於此三事。觸目不忘。遂永不敢犯。又一條云。髮必自櫛。若使人櫛。是兒童時。便習驕惰懶惰之態也。此則至今愧之。

子孫中生得一二賢才。雖使終其身爲卑官布衣。必成

世家名門矣若止出爲相功臣不過一時之盛無當於傳遠此其感應之故全視祭念垂教如何

悚禍之門不同各有感召焉有先徵焉或御家殘酷以致橫戚也某日危哉是將有叛逆之變未幾乃死於官方或其家神鬼嘆咄數數附於人言未來事其人方高明顯隆某罔之曰人衰故鬼旺也俄而被禍或聰明豁達而獨湛於色致妾婢無復尊卑談者曰大夫也刀鋸日在頸矣彼以誣罔受難威召不同先後亦不同智者皆早識其不祥云至於家禍之後旁人爲之悲悽爲之危慄其子弟偶爾然不追痛已亡而皇皇求利不慶憂榮患而意氣揚揚如乎嗚呼此亡者不可復興僅存者之必底於亡也歟使其子弟意思深長得一人也尚可挽一家之運然令子弟而意思深長當非榮禍之家天人分而合顯而微智者於未然識否剝於既至定挽回皆觀其子弟而炳如矣或久否而初興舉家氣焰張甚其於行樂鳴得意皇皇汲汲朝不及夕嗚呼是其家久不出五年近不出三年衰落復至將不可救三者已徵一者未來皆近事日擊懸爲劍復之券垂戒子孫又以知舉家謹肆起於吾身日慎一日焉

丙寅四月記

衰微方有言有子弟不能教誨成何自修王濟慕公猶子好人獨爲不成須子弟僮僕同心學好先公常稱言爲子弟者不可不體此意大抵僮僕爲非必道二言爲子弟者不可不體此意大抵僮僕爲非必先餌幼主及房族親戚之不肖者相與洽比於是或乘主人衰老厭事或遠出宦遊遂無忌憚故教訓子弟者主人之責也欲飭僮僕者子弟之事也子弟知自好僮僕必不敢獨橫於外彼能掩主人之一耳一目豈能遍掩衆正乎以身教者從則又二先生言外之意

意外之虞最難免惟時時救欵可以免能使子弟僮僕人人謹慎則無復意外若其未能則雖禍出意外冤竟祇意內耳

勿買瓜葅不明之產勿收來歷不明之僕交易時宜詳審而後行偷一時爲人所紿後有相告者即核實而吐還之理取原價可也或慮吐還爲失體面恐人非笑此最愚之見始也不知而買之既也知而吐之如日月之更衆方感仰之不暇其誰非笑之有若堅諱前非必招慫恿招訟獄費神思跼蹐費筆舌干請所失殆不可勝計然則法古人之改過不吝反失體面乎法小人之遁也必文反得體面乎居家

員僕者。必粗足衣食。粗讀詩書。否則列上大夫。首長僚
者也。苟抱一隙之明。豈待再計而決。
傳示家人論曰。人家盛衰。全繇人心慎肆。僮僕內外。太
人謹飭。其家必日興。若或反是。其家必日替。然僮僕
根於子弟。子弟根於主人。我家年來頗見衰颯。甚爲
可愛。除躬自修省。痛行剗除習氣外。凡我子弟。務各
加謹飭。言寧少。作事寧退。各自風化其僮僕。彼有人
心。必然知主人意向。人人收歛。庶幾有轉衰趨吉之
理。我今特發此語。委出懇誠。如家僮中。有不知感動。
不遵法度。或攬閙事。或與人角口。或酗酒賭博等
項。遇人來訴。管門即與通傳。重則送官。輕則治以家
法。決不護短。亦決不姑息。與其有犯而後懲。何如預
戒而勿犯。歸期不遠。先此切示。癸未四月京邸書付
處家以罰爲賞。倩者罰之。則衆趨於勤。有所畏也。出行
以賞爲罰。勤者賞之。則衆莫敢惰。有所激也。或曰何
以異哉。曰出行。則舟車之間。勞矣。雖倩亦疲。又遠其
親屬以從我。寧忍加罰。故以賞爲罰者。以不賞爲罰
也。處家以罰爲賞者。以不罰爲賞也。不然。將不勝賞
矣。與乃各得其情。
舟出旬日而歸。僮僕駕車楫舟。皆有暮歲弗勝之氣。東

山之詩。悉人情矣。以天下之故勞民。聖人猶哀之。以
一身勞數人。而曰主僕之分宜爾。何其殘也。
陸行水行。見與夫舟夫。邪許趨命。寒霜烈日。乃其常處。
居煖就陰。反爲偶然。我輩處舟輿中。猶覺困頓不堪。
天耶人乎。潸焉垂泣。覩此而不念。念此而不觸類引
申。非人也。
或問子遇婚孽。或公家利病大事。必置小摺於夾袋中。
細書端緒。或造成冊本。分派施行。豈其恐遺忘耶。曰
衆大事條緒繁多。必因人分派。分派非預爲斟酌。未
必得宜。徑與口語。彼庸衆入一入耳之項。亦難詳事
情之曲摺。故面命之下。隨開一單付之。彼便於奉行。
我便於查驗。
可爲之善事。有未及行者。以前之過舉。有未及改者。一
家之事宜。有未及清妥者。凡此皆人生未了之心願。
當及時了之。大抵病已一分。餓人一分。無不可了。若
居官職業。盡分盡之。勢難行而機可緩者。置之。其義
必當爲而阻於勢。則委職而去可也。亦須早其見。微
其辭。若後時許激。雖去猶殃。此數者。皆以完得速放
得下爲是。惟修身窮理。有進無已。與此生相終始。

幾亭全書卷二十二終

政書　鄉籌一

鄉籌序

居是鄉則籌是鄉之利弊留心於近而不能通天下者有矣未有忽近而明遠者也天下之大務非高位不得行非有言責不得言有位無位可以共陳則惟鄉邦之事

治人治法

古云不爲良相則爲良醫以醫與相配父母一而已矣

稱父母者復有三焉父母萬物者天地也父母斯民者元后也以君與天配也外是惟邑尹稱父母而其上此者皆以祖稱尊而不親者也是又以邑尹與大君配也尹之用大矣哉此無他以其與民最近疾苦饑寒可面賑而口噓之也老胡氏稱教父食母是二人之事不能相兼而惟尹兼之天下專者不兼兼者不專專而兼又莫如尹尹之任重矣哉（邑尹稱父母說）

治無大小得人爲急莅是邦也察士夫品優者何人才高者何人察識既真與察謀議當有大助於政教故事賢友仁爲官常第一義也閻寖頗壯其之言曰宰相以知人爲大以薦賢爲職如孤介不與物接非所以集思廣益造福黎民也然衆人而接之日亦不足故必逢人下問遇事博謀值每部人見某省人各詢其賢否疏名暗記互相參稽則白黑定矣大略因賢知賢雖天下之大如一室也守令亦然鄉紳之可師可友者吾錯而藏之矣以至舉監生儒以至耆老隱逸無不周知以至窮鄉下邑匹夫匹婦亦莫不知保（用法連坐而細察之又知其善可以請教可令傳爲善前好人相察伍之）教知其不善者幾人則俾里之善長者分比而教之或設法以愧之時而察以稽之雖一鄉之衆如一人

也子賤所以彈琴治者以其用人而明道象山所以知惡少某某者以里甲之分數明而時時體察焉耳出行前導倘有肅靜迴避二牌亦行辟人之義也陽明先生開府南贛易其字曰來通民情願聞已過肅靜欲使無言聞過則招之使言迴避欲其不見迴情則召之來見當時不聞以先生爲發聵但覺開誠布公人人得至督撫之前直達所見利安得不興弊安得不除不馴政事安得不粹美乎劉忠宣公撫所興革事行司道府縣不用官封祇點堂院衙門但將同前來例單帖具名另用副啓即此事權宜未後就事

云大夏頓首當時亦不聞以公爲褻體而下司馬領公劄威激顧化盡心奉行如嚴諱之伺其後德威惟威豈不信與近者太濠王公撫江西守令來謁不循舊例庭參邀入後堂每二人一見左右列坐身自北面烹茶細談問所治利病觀其人之心事識見議論年力俟出即跪其大略復邀二人入亦如之不厭煩勞不嫌降節委蛇數日之間通省官吏賢否思過半矣人見公留心如此賢者益勸否者易節蓋有化枉爲直之微機焉此三事皆爲撫按之良法也良法何常生於居高者之美意苟存其意推而廣之各隨其時各隨其地美意無窮則良法無窮

聖政不得良臣奉行可以致害崇禎初元停加杭織造以甦民困而蘇之機房數千人皆失業無他事可爲將爲奏直指王公道直至遇其有力者爲親兵厚資以衣食精銳隸名官府餘衆無復能爲盜矣時米價甚高公又令餘衆濬河衆益喜前策爲久計所以消悍者不肖之心後策且救目前令此輩徐圖別業耳不得此善處則節儉之聖政幾於致亂官其地而不能盡心弭亂豈非聖世之罪臣民情土俗萬有不齊立法更制隨方便宜隨時洞澈可矣一邑之事未必可槩郡一郡之事未必可槩省庶幾

況一省之事可槩天下乎近來通行二字甚爲民苦欲奉行則擾害特甚欲停止則委曲多端雖良吏費盡苦心而房科終緣爲利階民間不免一番費用矣如山東加丁錢線鄉兵一事欲通行各省官民皆大苦之吾郡各邑南運多領散批吾邑獨領總批各邑南運不兼北故欲令帶兌漕糧吾邑南北品搭輕重相兼豈可又令受兌軍之累嘉興壤高苦旱秀水壤低苦潦獨吾邑南高北下旱則南鄉困潦則北鄉悲一邑之中尚有參差如是而況郡省與天下動輒曰通行通行可乎哉

御吏

今京師之政事出於書辦郡縣之政事出於六房以官府之衣冠臨天下以胥史之心計睿天下民生何繇甦國用何繇足然是風也沿習數紀威不可制衙不可革惟大小職司各自出其心計以修政事則胥史之心計不奪而廢矣

積蠹衙役曾經憲訪罪革未幾更名復貪充役膽大手辣比前加橫合行察汰凡書役舖房共一條結其他役十人爲一結如有訪過人犯在內即將貪逐扶同

不舉者告發一體究罪

止吏胥欺騙愚民一各役毋得近前稟事二審事時偶與一人至案前況同民情土俗三出外過鄉村饘落每停車駐節延訪父老使民隱上通四從來告示張掛在官府既未必設誠致行又鄉曲愚民識字者少身到衙門前時更少何繇傳徧通知惟自撰剴切數語細字刻印千百張抵則置案上出則置拜匣中過鄉愚父老每出一紙付之令其持歸傳相稱告數月之間可徧乎於窮村僻野始以精明著聞久則至誠感化使民間信官而不信衙役雖欲騙無繇行矣

差役票尾硃印式

差役單身船用一櫓每十里船錢一分遠者加萊倘如分外多索許被害面稟責革

此法顧珠嚴父母署篆吾邑曾行之每差役拘人到先呼至案邊問何酒食管待送銀錢若干稍過限制立刻先責差役然後審問本事不過發二三人各役帖然奉法鄉民寂然無擾矣曾見差人持糧票下鄉急如風火黑夜排閘就牀擒鎖舉家驚惶設酒送饋及去衣服鷄犬一空假如欠銀五兩此番所費二三兩手頭愈空錢糧愈難完辦及帶至縣詰差又與通倡大代杖而出一番追呼始終肯爲差人生意

官遵如故惟行此法則官府得差人之用民間無差人之害

奸書寫字之巧如江陵集所載劃去壹字仍填壹字以疑監軍而索軍卒首功之賄者以壹易壹吏固巧矣但監軍亦失於不思壹顆既不可復滅則雖割補非弊稍加尋維亦不難見心悟其故直於初白時置之罔聞立召卒而賞之則吏窮矣此一小事而制奸與制於奸只在思不思之間古人云事因忙錯處事貴緩然徒緩無益要在忙裏能詳

市井奸民凡長於書算巧於侵欺者必謀入糧房赤手而入不數年必滿橐而出或事發伏辜或浮浪致費彼雖享之不長然百姓之受其剝脂者則不可追矣其尤狡者即以所獲厚貲入京買官名曰飛過海浚桑梓之脂膏以爲母及官他境又浚其脂膏以爲子奸人赤手工子母之權而彼此小民兼受其害者無算又借宦遊之名遠避他方雖欲加罪難得而問時移事過然後徐歸相距既遠官府亦姑置度外使此輩得安享一生真不平事也縱未能絕其納之途阻將飛過海一種嚴行禁杜則此輩雖有

罪於後。庶稍紓小民之害於將來。

保甲

禦變之本。兩言盡之。固本地之人心。清外來之奸細。而兩言之效。則併包曲盡於十家牌。然此法行之不善。適足擾民。小則隱匿丁口。大則激成變亂。無他。惟擺刻器械。編寫粮夫二事。最驚耳目。而一切諸擾。又雜出乎其間。於是小民疑懼相仍。報丁口。則曰將以充兵也。而隱匿百方。查生業。則曰將以當差也。而說不以實告。命甲長查報九家。則日日後之累無窮也。而互相推避。於是甲長無人。而丁口房屋生業。不可得而清。於是總甲欲隱欲報。可以上下其手。因所報之未必實也。造人密訪之。所造之人。即得而嚇詐之。委官覆核之所委之官。又從而苛取之。奸細未及清一分。而本地之人心。嶷然思亂矣。夫保甲本意。原爲無事時廣敎化移風俗。因之以清訟防奸。必寂然行之。以不擾不編粮夫。不刻器械。不點燈。不守夜。一如平日氣象。毫無更變。張皇但查丁口房屋生業。務在詳細。真確而已。丁口則貴賤老稚孤寡疾廢。一一備載。兼註年歲。蓋外來奸細。非必强悍之人。雖老幼尪羸。皆可挾身探聽。惟本地人。一一入冊。則城內城外某

夜某飯店。忽增某人。無所容迹。但使奸細夜無宿處。自昔自難遠涉潛來。而且老幼具載。使小民曉然知保甲本意。不爲遮兵弊門。則壯丁自不隱匿。或有謂孤寡應免者。免之一字。便起群疑。報名入冊。有何勞苦。煩難事加之。而須云免。且孤寡中。有不能自給者。倘值緊急。或遇凶荒。愈患頻連。正賴周助。若不入冊。是棄之也。後雖欲賑濟。豈能於冊外查其姓名居址而給之。故保甲之法。人人備載。非惟無厲於民。且將有施於民。行是法也。群疑釋而丁口無規避矣。房屋則某大街某衖巷。或巳房或賃某官某舉人或監生生員吏典某某房。一一開明。其大戶墻門或棧房客坑空屋之類。亦一一登冊。務使開卷了然。無遺或遇有警。須分別瞻食。則巳房者爲中戶。房多者爲上戶。其賃居僻巷小房者。大抵待食之貧民也。行是法也。不煩查報貧富。而就房屋間架。已得大都矣。生業則讀書工商經紀衙役傭僕。一一確載。不得槩云耕織。蓋城居之人。習耕者少。紡織之事。明係婦工。須以男子所日習爲主。行是法也。土著流寓。本分浪遊。較若刻者矣。惟甲長苦永久爲累。則輪月之說較妥。今以十家之第一戶爲甲長。止任查報九家之責。此

一不以煩之。倘屬孤寡則從第二戶始。人知無偏濫點燈之貴。無踐更擊柝之勞。而又每月一輪。逓司覺察之任。則自前之甲長易定。而造冊之際。甲長止查九家。總甲止查甲長。臂指遍屬。稽察亦大段省力。其法易行。其效易成矣。至於寺院星卜遊僧。不時來逴。尤易藏奸。應照房頭多少。定其甲數。房多者每房自爲一甲。以當家者爲甲長。禪堂以總管爲甲長。通寺以住持爲保長。長住僧道逐名細開。勿或掛漏。亦不許分外寄宿一人。夫嚴之於飯店之窩頓。寬之於寺院之容留。則外來之奸細清矣。輪充甲長。而以前三

法行之。是爲行所無事。而本地之人心固矣。此保甲之有利而無害。全在善行之人有治人無治法也。外有十家牌所未及者。曰過往船隻。水鄉之處。惟此項藏奸最多。搜緝最難。每點燈時分。一切貨船浪船小航船。但係外縣過往。或托稱鄉間船隻。與居民不相稔熟者。只許於城外停宿。不許住泊城內。近來江北州縣皆破於奸細。則禦變之本。斷然可知。惟防差役。逴逴因事生擾。欲清外來之奸細。而先失本地之人心。始終所慮。專在於此。將欲懲噎廢食。又恐養亂自焚。甚矣行法彌變。全賴治人哉。全賴治人哉。

錢龍門守饒保甲述曰。余初守饒。饒爲瀕湖盜藪。大盜態行通都中。若探囊胠篋之見告者。殆無虛日。會蘷州有奢酋之變。道路傳言。且順流東下。饒九二郡號號震。隣臺司檄余爲城守計。余應之曰。奢賊必不能至此。惟是屬城多盜。保甲法在所當行耳。請行之郡城。以爲列城法。因下令曰。饒城多盜。有盜必有窩。苟民家不爲窩盜。於何匿。又一家被盜。隣甲每閉戶不相救。相救則盜於何逴。官府拘攝罪人。歲月抗匿不能襲而告。椎牛者告釀賭者告。人命剽奪者近舍左右隣不取證而遠取隔縣隔鄉之人爲證。何益乎。

本府今將嚴行保甲法。惟時余正欲爲守城計。而所下教則第云爲清盜理訟云耳。其法不用官吏簡稽。亦不用器械陳列。但令合城內外二十五坊鄉約每十家舉甲長一人。百家舉保長一人。各甲長詳核其十家之丁口生業。以復於保長。各保長詳核其甲長之所復。以報於鄉約。以屋爲主。以人爲客。其屋自大街以及側巷。或公所或民居。或道院梵宮。或縉紳甲第。甲第自大門一間外爲耳房。爲側舍。魚鱗駢次。畢入於冊。有空屋衝路。必明註空屋一間。及衝路一條。其人自貴賤老幼孤寡廢疾。以及附居親識。長僱工

備其業如士工商賈吏胥傭僕以及土著僧徒流方羈旅畢入於冊壯丁年四十以內必備記年歲於本名之下有不核實者鄉約保甲長俱治罪敎下十日而諸坊之冊畢至因取冊日置堂皇旦晚治事涉郡城者輒問其人居某坊家何業男婦幾人左右隣何人其男女幾人生業何事即揭冊驗之有訛錯即記於冊聽訟間有兩造爭質不服者輒呼其左右隣問之情僞立辨問本事畢則又互詰其生業戶口如前有訛錯即記於冊益二十餘日而得其訛錯者十之三因提其鄉約保甲長而薄治之姑貰其罪仍

盡發原冊於城內外之鄉約寬以十日勒令覆查改正以憑稽核迫十日而冊又至則又置之堂皇隨事隨人詰質如初於是獲益則必究其窩而隨即究其左右隣之容窩者遇鬬毆死則坐毆者以罪而隨即薄懲其左右隣之坐視不救者得椎牛釀博通匪之人則各盡本法而隨即儆治其通情隱護不首發者益又十餘日而冊內之訛錯者僅十之一則又薄治其鄉約保甲長再發改正數日冊至纖巨畢察矣自是之後仍每月一遍發改以待遷徙死亡者於是約甲一牌照冊填註以懸於甲長之戶惟新官新寬猝不見丈法之苛而閭閻自相督察殊急作奸犯科者徑捷以獻矣其有壯丁者始令各備械器一事於家以備非常力不能備則九家合力備之每日城內外詢客當往某坊寄携某冊以往至其處忽點壯丁驗之年貌果相合乎器械果精辦乎否則立笞之而仍詰質其左右隣如初益自是各家之器械亦不敢不精辦而余退而簡料其冊內之壯丁利器已及若干人矣一朝有警令保甲長帥而與之列於原野即束伍之旅也盡地而分之立於女墻即登陴之卒也其始似借保甲以清盜賊詞訟其實則借盜賊

詞訟以行保甲其行保甲實以料民丁也而不知其爲料民丁實以搜奸細也而不知其爲搜奸細不用官吏簡稽慳擾也而簡稽未始不精不用器械陳列慳鹵也而器械未始不備其始則重保甲長藉其稽核也其後則獨重兩隣欲其督察也重兩隣而保甲長之任已脫廢不苦於繁之煩累也重兩隣而保甲長之名仍在廢其便於一朝之綰領也九五十餘日而奸盜盡屏城守悉備而民間但以爲行保甲云耳故曰兵詭道也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易與革云者謂意在於此而號令乃寄於彼也此余行保甲

之意也凡行此法者惟在心計精密氣色平常倉皇紛擾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敵兼述之以告後之牧土者（錢名蘿登邑人萬曆丙辰進士）

在鄉亦逐區逐圩挨記戶口多少貧富併及寺觀僧道略如城坊保甲冊式荒年便於賑濟盜發易於追尋其豪橫及一切師巫邪術俱密記於姓名之下除巨惡外悉令改心易行不悛者治之

同善會（崇禎辛未）

序曰是會也說倡於夢澤張公而啓新錢先生行其事筠塘陳公益從而廣之大抵隨意量捐用拯無告因

以廣動其善心高子忠憲序之詳矣有云爲善如渴而飲饑而食飲食豈望報耶至哉言乎愚嘗推之曰渴而飲飲焉而渴潤饑而食食焉而饑充潤與充亦飲食之報也今試問一豈弟之言初或淡漠過覺可思問一彫琢尖諧之言乍雖諧笑過覺無味見人行一利濟事已或未能心安樂之見人行一摧害事已即不與爲惻惻者眾時遇一人墮患難坐視不救身雖便安耿然於心救之或稍費心力終不致悔於既費之後是皆人人有之日日有之長自試驗然乎否耶覺乎忘耶人生不過求安樂爾不爲善而息息懶然晝中悵惘夢中援攘病中悽惶人生之無福未有迫於此者也爲善而息息油然志意得寧血氣得平魂夢得清人生之福未有親於此者也久之而衆志以孚風俗以化氣運以移則如飲食得宜之後可以當寒暑可以任勤勞其爲福又孰弘於此周公誦文王也曰求福不回以此爲善以此求福一感一應之間爾存無求之心亦操必得之券非最樂事耶彼有不思飲食之人必不覺饑渴之人人而至於不覺饑渴也其危哉竊懼夫阻人爲善者曰善在心不在事猶中滿而語人曰我將辟穀以長年年其可長乎聖

人曰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在事猶春在枝頭草枯木衰而春氣泯沒不可見矣凡具善根願相與成此善事事而成也或者一方之禮樂亦存乎其間會式一十六則附後

一會名同善每季主會不論有爵無爵但素行端潔料理精明者即可公同推舉輪流任事

一會期定四仲月之望倘有事須易主會於旬日前揭於會所

一分送會單主會先於一月或半月前用白帖數十分送善友各自傳寫俱於會前五日繳送主會然後主

會照寫助人數發單東若干付本友轉送諭於某日已時齋銀赴會單式附後

某季同善會期准訂某月某日會所仍定於某處自已捐助及轉募捐助俱乞書姓名左方款先分至九錢悉從願力至期持銀赴會所收貯或本用無暇入會乞先期見付以便總算給發

有續聞極貧人戶查無過惡及孝友貞節而乏用無依者開示幅尾以俟覆實賑給倘舊報而近故者亦準開以便消除

典會某具

一會日擇教讀一人司講主會即携拜匣帶紙筆命一

友收銀登籍

一會日俱以巳刻俟諸友畢集序揖班坐茶畢鼓鐘肅衆司講者或講前輩舊製或用典會新製俱以通俗爲主務使人人易曉感動善心倘慮聽者未請每會更大書講語一紙粘貼會所壁上

一公用銀一錢送寺僧備茶二錢主會者備點一錢送教讀茶點畢各散

一會齋自九分至九錢止俱自書尊號銀數臨期持付司籍者登記不赴會而願助者聽於先期送主會處收貯後期而願入會者聽補送此會乃前人立下方便法每季一舉中人之家不過每日省錢一文稍慮之家不過每日省銀一分即可扶窮救苦其入會之期亦無定額或每會皆與或每年量與一二會各隨心願施者自樂然後受者相安

一會齋隨所至多寡約爲三分以二助貧以一給棺助貧以勸善爲主先於孝子節婦之窮而無告者次及貧老病苦之人公不收於養濟私不肯爲乞丐者要在會中諸友平日查訪的確會後五日內即賑給以省酬應之煩其他一切窮民力難徧及止於會日俟衆將散時主會當面以零錢隨意施捨盡其一念而已餘日皆不給至於不孝不弟賭博健訟酗酒無賴及年力强壯游手游食以至赤貧者皆不濫助以垂勸善之義又有似宜助而不助者四種一曰衙門中人少壯時白手取財受享過分暮年窮苦稍償其孽此正天道人誰敢違二曰僧道不耕而食造化所嫌況彼自能廣募此會纖微無告所賴豈堪分之三曰屠戶雖行業落定仁心必短不敢助其不仁四曰敗子奢華無度嫖賭雙全蕩產業壞風俗其罪大矣可憐不足惜正謂此輩此四種者主會勿徇情面以憫衆人樂施之心給棺者止據城中無告耳目之所見

間各鄉不能周也。如入會漸衆。助貲漸厚。推而廣之有時。

一收集銀色不等。其最下者難以給付貧人。聽存別用。先取足色及九成內外者。酌量多寡。品搭高低。如助三錢。搭色一錢。助一錢五分者。搭色二三分可也。然須與會者親經手目。庶無不均之嘆。

一貧戶即領者。須按底冊查詰。或查居址。或查年紀。或驗相貌。對同無悞。然後給之。其或節婦貧儒。及老病不便赴領者。須發一帖。明開各項。委的當紀綱。送至原舉友人轉給。仍索回帖繳明。

一訪確貧老病極。及節孝奇卓者。每季給助。其餘量入為出。如春季給。則夏季暫停。庶幾新訪者補入。通融不匱。應賑人戶。逐名下註定銀數。榜許某日面發。本日不必候領。其本季暫停者。先期書姓名粘示。免其希求伺候之苦。餘外不合助格。及貧人未入訪冊者。示令各安義命。如臨期紛紛自行陳乞。一概不准。

一貧戶慮有冒領。特設照驗單一紙。開明年貌。助數。付貧戶收執。貧戶每季齎此單赴主會處。炤驗填數領銀。如無此單。不准給發。單式附後。

一給散之餘。置棺分施。先期將本會現銀三分之一。付木商某行。置造存貯。較之零買工料頗良。且便也。行出小票。送主會處。有貧不能棺者。主會覆查無僞。發票赴行支領。立足應急。二便也。票到給棺。假月難施。如有欲折領價銀者。本行徑收其票。繳還主會。用杜奸欺。三便也。棺上墨印同善會給四字。則冒領者難於脫手。自然望而息心。四便也。若存銀給價。袖中來往。奸弊叢生。所宜深念。暑月暴露。尤屬可矜。則施稍廣之。

一收散會齋完日。主會即將助銀姓號。并給過人戶數目。用公費刻會籍。傳送會友。

一每季炤常給散之餘。或有餘銀。主會一總封識。轉交下會。俟積累漸多。週歲內時設法捐助。無先期濫費。以上俱取切實可行。但施捨善事。或會友舉報過於忠厚。不恐億逆。致滋口舌。事雖善。弗可久矣。必得忠直數友。分委查覈。及有心勞盡者。幫協主會。庶堪久而無弊。凡吾善友幸各舉所知。以襄盛美。

附照驗單式

某人　住某處

年十　歲面　身　類

某人　年　季入

十年一換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甲	癸	壬 面轉	辛	庚	己	戊	丁	丙	乙
給	給	給	給	給	給	給	給	給	給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給	給	給	給	給	給	給	給	給	給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給	給	給	給	給	給	給	給	給	給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給	給	給	給	給	給	給	給	給	給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分錢

同善會講語

壬申春第一會講日這同善會今日是第一遭行起會友說有數十人方信得爲善最樂諸凡救困扶危人人有這點心腸這點不忍人之心不要看得他小一應循天理做無窮無盡的好事不過從愛惜同類上來且如有一二餓病人倒在古廟中有人發個善心把食與他喫把藥去調理他忽然起來强健行走見者定然個個歡喜推這一點不忍人餓不忍人病的

念頭平日同輩相與豈忍自占便宜教人受苦只因向來不曾點醒心雖要好遇着事體有了自家便顧不得別人今日來此聽講不論種田做生意與衙門中人但點醒了這心同去俱要立定個決不害人的主意常常在懷一生決保安穩受用這會本是助貧緣何又專揀好人來助雖則爲錢糧不多其實因此勸人使那些放肆游花日就窮苦的生些悔悔庶幾轉頭又使後來人說道原來做人不好到底無人理他庶幾人人各守本分共成一縣好風俗官府講鄉約有勸有戒都是此意今日只當朋友們閑坐閑談又說得家懷聽得親切些所講的道理故事都是倫書與孝順事實爲善陰騭上的緣這三部書是永樂宣德年間頒行天下與 聖諭六言一般意思這會只當是講鄉約的幫手又近來僧家每每合做放生會凡有善心的也欣然樂從如今這會救濟活人扶持好人尤覺親切人人聽些好言語說些實落的故事看些現在的陰騭報應連那愛物的心自然也觸動了一應鳥獸蟲魚自然也會愛惜幾曾見真實做好人的态口殺生這會却是個放生會的源頭如今會中人各隨願力仰得一點勸善憐貧的心毫不

煩難一步一步走回家去暗暗思量豈不大快活從此隨時隨處對親朋說些有益的話遇苦惱人行些方便的事雖不日日在會中只當日日是這會的意思了平時積善老去安然豈不討了個大結果富貴人家常肯救濟貧窮貧窮人家自然感激富貴通縣俱只是一條心不論有事無事互相倚靠得起統一縣等將來豈不得了個大受用

壬申夏第二會講日世間大福大慧之人造出無量功德仔細推他根源在何處只是逢人苦楚如在自身今人極大病痛果在何處仔細看來只是見人痛癢

不相關涉人只道我且單管自家雖不去照管別人何妨不知種種有已無人胸中冰冷斷絕了溫煖生意與那生物的天心相反天看來已是個極惡人了凡做好人第一要惜人痛痒此惜人痛痒之心豈須勉强去學人人元來有的只被私心瞞昧今日但猛動後不再使他瞞過時時放他出頭薄德人即成厚德薄福人漸有厚福矣人或云做好事不輪着我們此語極誤豈有好事而或有人做得或有人做不得之理大凡功名受享果然不可相同譬如猝遇大事才調不及一時勉强處不來或稟氣不足精神不濟雖有美酒佳餚不能多用一切聲色馳逐不敢任情這便是有人做得有人做不得的若論爲善只是自存本心力到處行方便有甚阻礙却有做不來之理如對父母難道我只會冷淡不會歡欣如對尊長難道我只會拘別不會承順如待平人難道我只會苛刻不會放寬如出語言難道我只會虛花不會老實平常日用難道我只會生事不會安分凡此之類都是念頭一轉立地可爲今我輩在會中的凡有施捨固是行善然不要認定施捨銀錢方叫做善難道不施捨之時便無善可爲難道受施之人便承頂了罪過去須要思量自己身上不論在家出外時時處處謹慎慈祥方是無間斷的爲善凡受會中助的得此微貲越去學好捨者亦善受者亦善方是同善有種軟弱的人本心要學好却說我一向不曾如此今日遂伴伤人恥笑不知天下惹人非笑之事甚多豈有學行好事學做好人反怕人笑有種硬掙的人自家不肯爲善尚且要阻攔人說此些小捐施濟得甚事救得幾人不如隨分盡這一點善心在我一人則小合攏衆人則大單看事體似小想着心腸便大若以不肯行善爲硬掙爲有主意却恐差到底了今日行者須要不倦聞者須要轉頭行者亦善聞者亦善方是同善或又疑向善之人亦有遭禍患者此是何故蓋因平日趁着意興作事差悞處多悔過未久裨補不來正當倍積陰功豈可懊悔修行無效譬平日所爲皆是病痛今日作善已得良藥所以未效乃是病深藥淺不要埋怨藥差又有一種使乖人慣討便宜慣作弊竇即如近日編審里長一節多方規避以致賦役難均不思我既有些福分居此田産上千累百有産當差自是本分縱使十年一賠還强似那田少窘迫之家綠何設計規避貽累小戶天道人情豈容

汝安富長久縱使幸免外患必然自生內憂暗裡消磨迷而不覺豈不堪哀又如近日迎神賽會一節乖人曉得是借名取樂呆人尚認做恭敬神明不知此即是不安生理故作非爲試思聰明正直者謂之神豈有神明愛出巡游貪看淫戲一切奸情劫盜殺人之事每每從迎會時做出來吾邑亦犯過幾次緣何人尚不悟只因其間有包頭數人常年從中取利挨家斂分小民從風而靡若人人識得此事有損無益各各安靜省多少閑錢糧免多少閒是非此二事却像不該在此會中說的緣人心風俗積弊既久空空提醒恐難會意沒奈何只得指點一二實事使人見個亮頭要改過時就從此等處改要存天理就從此等處存

壬申秋第三會講曰如今人家只有三等不是富貴便是貧窮不然便是中等人家若要通縣爲善看來也不甚難只得三句粗淺說話富貴的大家放寬些貧窮的各人要安分中等人家不要奉上欺下怎見得富貴的該放寬大凡世間好處一身決占不盡別人種田上白米飯是我喫別人織絹上好綾羅是我穿在家冬煖夏凉出外非船則轎造化便宜我已占得多了與人交關豈可又占一分所以決該公道連連說個公道還怕暗中已占先了若明要占先他人怎當得起實實落落將此存心將此行事自已心安子孫長享這段粗淺話便是勸富貴人爲善的怎見得貧窮人該安分凡人守住勤儉二字雖極窮畢竟不忍餓那些嫖賭徒訟游花的不必說他有一等無用人常說我只是命苦只是無本錢到得仔細看他起來畢竟身上坐一件病或貪口或懶惰或心想不定俗說叫做百會百窮飲食是一去不返的日日要酒要腥喫那裡來許多所以貪口是消財的病小百姓

是做一日喫一日的貪圖自在不要說自家無功程連別人家也不肯喚去做功了再有那裏來生所以懶惰是不出息的病凡做生意不拘大小俱要守住漸漸曉得這件事的頭腦等着這件事的時候方纔趁得利息出來學做一項嫌他利輕又換一項說道我件件都會畢竟件件不曾會也所以心想不定是一事無成的病人若戒此三病除了大荒年決不愁餓死所以今日這會中第一助好人第二便助那素不作惡未入養濟院的苦人雖說所助不多一二百文作本也有幾個月好營運了切不要分外生事妄

去求温求飽。惹出禍來。坐監落鋪。落得越凍越餓。這段麤淺話。便是勸貧窮人爲善的。怎見得中等人家。不要奉上欺下。人情好勝。自家過得日子。便思量分外結交。刻取鄉間十個小民。還不勾供貴人一席之費。若肯一朝醒悟。將那結交貴人的本錢。零星救濟患難之人。多少陰功。多少實用。那些閑門慳吝的。已不必言。可惜這慷慨好施的。把來亂用了。靡費無益。反增殺生沉湎之孽。他若肯改時。一應小戶人家。與他打交關的。個個回嗔作喜。我自然不招橫事。亦何消借他人勢力。做自己護身牌。這段麤淺話。便是勸中等人家爲善的。翻來覆去看。爲善似愚。愚的到底安穩。不爲善像乖。乖越害得自家深。只爭來早來遲。決無毫閃之處。清夜自思。我雖聰明智慧。決不跨盡千古以上人。我雖弄神通。有本事。被皇天總算帳起來。決然拘他不過。若爲善畢竟吃虧。難道從來聖賢個個都是呆子。若爲善果無報應。難道從來書本句句都是騙人。若這兩項還有些信不過時。不論貴賤賢愚。總有八分險了。

癸酉春第五會講曰。如今習氣大壞。說作惡的是能事。所以喚他做惡人。到有人暗暗歡喜。若喚他做惡人。心中便不甘。又還有一樁古怪事。稱他是聖賢的聰明。決無人敢承當。說他是好人的心事。却又推辭不得。豈知古人所說上智下愚。原不在本事聰明上論。只是看他心田。人若越做得惡事出的。縱使神出鬼沒。越是下愚。但心腸真要好的。就使朴實無能也是上智。譬如一件不好道路。初做時還有些過意不去。到做得漸久。連那過意不去的念頭都不動了。此豈不是昏沉之極。所以千般惡孽。只爲昏沉。又有好事初時學做一兩件。也覺心中歡喜。及至做好事慣了。有一事不妥當。便覺不安。必求件件合理。方纔無憾。此豈不是明白之故。所以萬善全歸。只因明白。若說做惡人。也須有一種惡才。不知人若有才。隨身所處。有做不盡的好事。終何偏揀那不好處行。開口便尖酸。轉得背時。吐罵是他受動。步便奸巧。到底來羞辱是他當能事。何在大抵爲善原是人的本心。爲惡只是人的習氣。一向習壞。皆爲不曾思量。亦爲無人提醒。日久歲長。如夢如醉。醉時覺得作惡可誇。反要引人同濁。及醒來覺得作惡可醜。自然樂與人同清。今日這番說話。也是我等衆人共的。只當把平日心腸行事。大家商量一番。豈敢空口勸人不自省覺。

癸酉夏第六會講曰爲善的門路只有兩條若說落手從來爲善這等聖賢世間有得幾個眼前好人都是從過失中懊悔得來的若說肚裏了了分明常見自家不是這等明白人世間有得幾個凡做好人只要把看別人的翻轉來自看所以說爲善只有兩條門路一是改過一是反觀譬如今日說差了一句話惹人笑惹人怨做差了一件事或害別人或害自家凡有人心豈不懊悔但懊悔亦有何幹凡懊悔了須要改今後決不再說這句昧本心的話決不再做這件傷天理的事這便叫做改過改過一分是一分改十分

是十分初時像個千瘡百孔日久成個白璧無瑕使是爲善第一條門路又如今人凡相爭相罵都道你無天理你瞞心昧已你亂說你故意計較別人何等明白試翻轉來自家身上思量一遍我現今與人相爭的事盡合天理否果一毫不瞞心昧已否果字字有頂真不亂說否果是偶然無心不故意否若自家有些心病也該認一半不是緣何只責別人這便叫做反觀人能反觀憑你氣質不好的漸漸也變好了便是爲善第二條門路改過是自家翻得身轉所以算第一條反觀是先見了別人不是忽然翻轉到身上來所以算第二條到得悉心肯做好時總是一樣日日有可改之過人人有可反之身一日不改一日便增了幾般罪過何時能勾消除一日不反一日昏黑了自家本心何時解脫煩惱思量到解煩惱消罪過方信得爲善是親切要緊的快活受用的比那爭強好勝怪親惟眷大不相同今日與諸君在此說個快活話兒回去大家做些有受用的事業

癸酉秋第七會講曰舊年中秋曾說上中下三樣人家各有爲善的法子各有一句粗淺話兒不知曾回家試驗有些得力處否今日准准隔了一年再說個三

樣人家決不可不爲善的緣故富貴的要思量幾百幾千人中繞生得我一個人中富貴便像那樹中奇花異果山川中秀石甘泉天上明霞綵雲人人稱美我今開一帖口可以振拔人行一件事可以救濟人分明是上天與我修福的地位若認做我今只該享福享一分便短一分若識得我今正好修福修一分前面轉增一分只這關頭認得清認不清莫說差了多少人品且差了多少美着況長存好心長行好事富貴的地位原不曾因此失了一面修福一面未嘗不享福若一味糊塗過日不留心照管人必至害人

不着意愛物。必至傷物。此是何故。富貴之勢。自然如此。自以爲日日在世享福。不知日日在世造孽。緣何把那修福的根脚倒將來造了罪孽。豈不辜負這一生富貴。古人說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今既處富貴。天已把個好人看待我。何不長行好事去湊那皇天這便是上等人家。不可不爲善的緣故。那中人之家。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我雖無富貴人的力量。日日可救拔人。其實人生在世。那一日不有幾個人與我打些交關。但不刻他。不欺他。就是本分內的爲善。大凡至誠公道之人。鬼神保庇。躬上無病。人。鄰里鄉黨。歡喜。牢裏無罪人。年年安穩去。家事怕不漸長。又可教子讀書。指望進步。有等痴子。待人處處欺刻。初一月半。廟寺燒香。中峯和尚說得好。有益於人是善。有益於己是惡。蓋求益於己。必定妨人。從來說善惡無如此兩句明白親切。作善定須有益於人。一切點燭燒香。濟了甚事。如何遏消得害人的實罪來。兇惡人所供香燭。鬼神未必饗。所以平日不作善的人。報應到來。衆人也不憐。鬼神也不護。平生使乖弄巧。求人詔。鬼此時無一毫得力。爭如那知足安分。朴實勤儉的。平穩無災。這便是中等人家。不可不爲善的緣故。至如窮人。已是十分福薄。生在苦惱中過活。況福薄之人。再經斲削。不起。別人過惡。報應還遲。我若有差。報應偏速。譬如稟氣虛怯之人。略風吹便外感。略飽便內傷。須要極其本分方可度日。又要識自家身上有個決變得來的。有個決變不來的。若要分外營謀。一朝暴富。我不曾生得這造化。難道上天命數。惡人氣力改移。這是決變不來的。但人心至靈。實與他物不同。所以古人或因一點孝心。或因一段濟人救物的真心。便能感天地動鬼神。如爲善陰騭上所載。轉禍爲福事蹟甚多。太上感應篇開口便說個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可見總是個命字。要把氣力箕計去變他。決變不來。若有一段至公至誠的心田。不知不覺他自會變了。這話本不專爲窮人說。在窮人身上。覺得尤緊切些。便是下等人家。不可不爲善的緣故。總看來。人無貴賤。各有本心。凡事做差後。也會懊悔。只是略遲了些。須移這點懊悔的心腸。早一刻兒用。爲惡到頭終有報。也不得不懊悔。可惜又忒遲了些。須移這懊悔的心腸。早幾年兒用。舊秋說三樣人家。平平爲善的法子。今秋補說出個急急爲善的情緣。

乙亥夏第十四會講曰這同善會不是虛虛勸化是去人貪暴提人慈憫的實工夫亦不專爲太平無事培養淳風正爲那意外兵荒亂離要藉他保守怎見得今人壞心術壞人品傷情分欵衆慾有九分爲着錢財那富貴的身體腸胃不過與平人一般安居美食之外十分多積錢財果有何用古云一將功成萬骨枯凡做成一家大人家不知起結了幾家田地拆白了幾個宅基方成就得來仔細思量已多踢蹬今要做好事先從不做惡事起惡事亦誰人肯做須從不管閑事起管閑事但略有些利息門客僮僕暗地裏

不知損多少人若無我名色主張他們如何行得去衆人分利其惡孽總我一人承當王陽明先生說爲兒孫作牛馬不但是作馬牛真可猛醒況錢財之爲物看未破時恰似骨肉至親留在家中盤桓有趣一看破時正須布散開來方爲得用藏之匣笥便與瓦石不殊若一味經營出入全不捨得與人又是一生一世代錢財做個寫帳管帳的人了鄒南皐先生說聖賢別無學問輕得錢財便是聖賢初聞頗駭其麄體貼方知真實今且不要遠比古人只如吾邑王清惠公非但在官在家未嘗取分毫非義之財遺祖上存積的都將來散施及至自家受用一味儉朴這是我們親見的活古人況今四方多事要防外患全靠本處人心要固衆心全靠大人家輕視錢財平居絕不生事害民有事各各協力共濟衆心成城愁甚外患所以這番小小施捨粗粗講論是提動慈憫的實工夫那貧窮的有大半好人安分苦守也有小半無見識的幸災樂禍聽聞江北有流賊便說道等他來倒好此等心腸雖不是却也要體恤他兩種苦情一是窮餓迫身二是受人作踐所以忿恨而云豈知江北州縣也有若干通同流賊的如舒城縣搜尋出

五六十來盡皆梟首流賊見細作被殺望風遁去巢縣私投流賊之人因喂馬不飽被流賊劈臉一棍打歪臭子此人口出怨言流賊嗔怒又防內變將那一干預報私通的每個一刀這是刻本上流傳來的衆人豈不知道那一條幸災樂禍心腸豈不差煞了如今幸得有父母官在上先自捐貲倡率鄉官富戶雖聚集錢糧一時未多却是專爲有事時底椿預先做個機括到得果然有急各大戶自然慷慨捐施決不教窮民空肚皮出力若有膽智有氣力的肯出力効勞也包你有出格重賞況倡捐勸化風聞開去各州

縣肯效法。便感動了大戶心腸。那些窮民。預先知有倚靠。把那向來思亂的邪心。俱消化了。所以說意外兵荒。賑濟。但體貼得同善意思。果然保守得來。若不信。倒同宇大小戶各自爲其一身一家。央央身家各保不成。那鴞張快樂的禍在眼前。這滿口空憂的也濟甚事。若信倒同宇貧富貴賤。合爲一心。大戶不重錢財。小民盡懷忠愛。太平時便有太平時隨常的善事。患難時又有患難時推廣的善事。當復何憂。

辛巳冬第四十會講曰。這會自壬申春行起。至今年辛巳冬整整十年。初時受濟者。不過數十人。今已增至

三四百人。若論合縣窮民。養生送死。尚不及十分之一二。惟不論會內會外。凡有濟人之心者。自覺與這會意思相合。便大家歡喜。凡有妨人利已之心者。自覺與這會意思相反。也大段銷融。這意思却是感動無窮。後來還有說不盡的善緣善果。只看近處如杭州蘇松。遠處如北京各省。都有賢士大夫。倣行此會。況在吾邑。是個倡始之處。若行者無長久之計。受者不互相勸勉。便是兩相辜負矣。所謂長久之計。別有措處。日後自會曉得。今且說個目前救死的急着。衆人不可不知。如今米穀登場。價該稍減。尺日日增添。每石將滿三兩。中戶以下。如何過活。救急的道理。却又極平常。只是勤儉二字。俗語說。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人生在世。那個是自在受用得的。即如官長貴人。一定也勞心勞力。雖不親手去做粗事。然自立身請書而外。見好人便思奬勵。見惡人便思化誘。見饑寒便思救濟。見暴骨便思掩埋。縱然力量不周。也與多方設處。代他算計。與民同患。無日忘之。這纔是士君子之勤。農家及時耕種。竭力車戽。經紀小生意的。早作夜眠。勿學游手游食。這便是庶民之勤。每見富貴之家。自奉則不惜。周人則未免有吝色。若能節

縮浮費。就耳目玩好上省得一二件。便勾養活幾個窮人性命。若件件省。日日省。少些受用。那省出來的財物。不知勾活了若干人。又落得自家惜了些福。從此推將去。行事不敢任意。出言不敢快心。發念不敢倏忽。這纔是士君子之儉。一切中下人家。勿貪口腹。勿好脂虛粧體。而且如一兩年來。米貴異常。農家該十分愛惜。却到種田時節。伴工做生活的。每日要酒肉幾頓。比昔年米賤時。倒多了。我喫了別人的。別人還工也要照樣。原是自費自家的。有甚便宜。是甚算計。今後第一件。先從縮口食起。這便是庶民之儉。近

有人杭州來傳聞上司說滿街燒鵝炙肉轉眼賣盡西湖酒船歌吹無日不開荒景何在雖使有愛民之心何從開告荒之口話雖有激亦是實情只據吾邑那荒村小巷啜糟糠咽荳渣的有多少人及至城市街頭熟食舖裏宰殺烹炮賣的喫的鬧哄哄却像不知有荒年人心昏沉不醒一至於此只怕還有個大凶荒大苦惱的光景隨後到來譬如人身在強健之時還當保養愛惜如何疾病危殆之後反更洩越精神豈得無危亡之禍大抵近來民生轉窮促風俗轉奢華　朝廷亦以爲憂傳出　聖諭凡察院到任出巡鋪陳下馬飯祭行裁省又有科道官條陳筵席一項凡鄉官請公祖父母及仕宦家新親宴會俱限定十五品不許過多但能遵行委是民間大福官宦先從儉朴百姓豈忍奢華做好人須縣不饑不寒要免饑寒須縣勸儉種種孝弟忠信都縣勸儉中出來勸儉中流弊天下道理雖種種好盜詐僞都從不勤不儉中流弊天下道理雖多看來這二字也儘該括得盡了今再說個來年種田的要着第一是剿捕蝗蝻田地有高有低憑他水旱還荒不盡惟蝗蟲一熾可使顆粒無存此是害年穀害民生最狠的蟊賊只着今年夏秋但是車水旱

種肯捉蝗蟲的畢竟有米那等雨遲種祭禱蝗蟲的一時雖落得口餐酒肉眼看戲文大都全白無收思量還是勤的好懶的好那些不肯捉蝗蟲的痴漢說蝗蟲有神物差遣犯了他有禍殃有病痛假如蝗蟲果乘氣運亦不過如疫鬼時行若剿絕蝗蟲謂有罪孽那好醫上用良藥治瘟好法師用符水驅疫這都與疫鬼做對頭的都是罪人了必坐聽其死不去調治方可世間有這道理有這事體麼況這班痴漢既懶惰不肯捕蝗專去欽分祭賽因不勤又生出不儉來互相喧哄無益妄費窮上添窮豈不誤盡自己今年已有若干人做了榜樣明年須各放出主意勿執迷自誤勿胡說誤人會中如何再三提此事來說只緣救荒是目前第一要務雖父母官早夜留心正在講求救荒諸法然救各項衆人之饑畢竟專靠着幾個農夫要在田中出息所以講論種田又是來年救荒的第一要務蝗蟲遺種頗多預先打點同心捕蝗無分春夏無分遲早無分蝗蝻細大務期撲滅無遺這又是來歲種田的第一要務今冬倘遇鵝雪蟲蝗種都凍死也未可知却要先說明白在衆人心裏不致臨時惶惑

示貧民論　一貧民入冊舊有定規必經正人舉報方准給單除城坊極貧之民聽本季主會訪確增收外其有鄉區持摺自求者既非會中舊例又住居遥遠四散人舟稽核往回費用耽閣時日種種繁難今後鄉民有真正孤窮無依素無過失者各就本區本鎮附近鄉紳賢士自往投訴聽其親訪的確具開年貌居址平日生理舉單一到即換給照驗單准收入會其餘紛紛手摺登門自訴者一槩不准毋得空費紙張終日守候徒勞無益　二爲覆查事續到貧民凡經正人訪舉者除已給照驗單俱於會館賑給外其有地隣總甲開報及手摺自訴者除遠鄉勢難徧查附近城坊俟挨訪的確於某月某日在本宅東墻門首補給不必先期守候特示　三爲養生尤急給棺難徧事歲饑天寒入會貧民死喪相繼除仝字號換單給寂等字號緻單給棺收貯此外村遠居民之棺飲者非確見真聞勢難槩及心長力短各宜體諒　示木行論會中向令孫行預置棺木以備施捨本爲暴骨可矜或隻身無親屬或雖有親屬而貧無寸椿報驗既確即發小票給棺盛貯無需時刻所以便貧人也近聞有持票至行欲折領價銀者則係誆冒如言自欲增價別置好木則原非貧人何必會中領棺今後凡有此類本行徑收其持來原票繳還會主以表公直所備棺木宜用栞印逐一印記庶防詐僞孫行身在施棺之列更須囑付雜役人等同矢公心務行實善偶或挨同致弊後即爲入口實受人把持前功盡棄矣可不謹哉

甲申秋第五十一會講曰今年蒼生大不幸遭此天翻地覆一時官紳士庶驚惶失措真覺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孔子早說定了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只拚得個死便自立定脚跟不至臨時惶惑但拚死也要拚得好如爲官的盡忠致命爲百姓的寧甘窮餓決不爲非這便是拚得好雖死而流芳百世若富貴的倚勢作孽貧窮的犯上作亂這便是拚得不好雖死而遺臭萬年同是一死何不拚好的做了然此是以前處變的話頭今幸變故已定　國運方新官民上下一個個如起死回生又須重新整頓個人生在世的大道理生理如何只認定向善二字便是凡與人同的是善與人異的決是惡同的是生路異的決是死路何以見之惡必有害於人不但受者恨入骨髓即旁觀亦爲之煩惱既人人惱恨豈不是異爲人

在世使人人憎恨豈非死路善必有益於人不但受者感激即聞者亦爲之歡悅既人人歡感豈不是同爲人在世使人人歡感豈非生路這生死兩關不但太平之世爲然即危亂多事之日一直貫得過去若說人生自有大數地方偶值劫運如何跳得出這正爲爲善不透衆透徹時定然脫出天羅地網又或因有人見疑有人見忤便說人心不古善不可爲這也畢竟是爲善未到家若真正徹表徹裏徹頭徹尾自然人人信服疑謗俱消切不可因此生退悔心一退悔便是怨天尤人便是自家墮落也人有悔心大抵足好處只偶因些小喫虧懊悔從前爲善却斷斷不可我今再說個異的是死路目前有明明證驗在城在鄉氓庶不可不警醒切心那最惡的便是張涇滙一夥强犯聞名有百餘人其實號召首惡不過二三起初猖獗得意及官府擒拏正法萬衆稱快亦人人惕息至今尚從尚多受苦雖悔何及那一時同惡相濟是假同後面稱快的惕息的衆人本心方是真同那時從的悔心發見亦是真同即如城中亦有幾人一時無見識乘機逞快目下間正在苦楚之中想亦不能無悔倘得幸保殘生終身當以爲戒切勿再錯念頭看起來這同字真是一條大生路是富貴貧賤智愚賢不肖公共行走得的平時彼此相孚有事彼此相靠除既往不必言只望今後人人放出識見來頓定主意做富貴的一味寬洪愛人貧賤的一味畏懼守法行之久久自然得力今日且請各各自反若覺平時未着功夫即今聞言之下立刻發心立刻起手這善端起手便是生路若覺平時有些過當即今點醒之後立刻回心立刻歇手那惡端歇手也便是生路生路者合著本來生生之理也　高皇帝聖諭六言結末二句云各安生理毋作非爲一作非便反須自家保守

卻生理走向死路上去矣我們通邑之人經此大變故方體貼出這生理二字來切勿遺忘自家性命還

備用講語　如何叫做爲善只將不爲善的樣子反看便知凡不肯爲善之人眠裏夢裏不是作橫便是作奸作橫的是真刻薄真强梁作奸的是假温存假忠厚那真作惡的衆恨衆怒却像不可與入善豈知他那一點不怕人笑不怕人憎的力量若一朝翻轉來發狠改行從善却也當他不起焉知乎日間許多尋常好人不反讓他那假作善的使乖弄巧却像不足

與入善豈知他那一點要人感激要人稱頌的心腸却是真的若把這一點要好的心幹起實事來便做個真好人有甚難事所以此善日日現前不是不能爲只是不肯爲不肯爲善不過是欺侮人豈知人生在世間總只乘着這點造化種來種去縱使費盡心力何曾有一毫扭捏得那會欺侮人的只是目前乘興那受人欺侮的亦是一時低頭知道結果如何子孫如何須要合幾十年合幾代來總看不要眼光短淺孟子說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今看來侮人的還只是自侮今日到此要各各自想我平日若是個老實人不曉得如何叫做爲善今日豁然喜得了個亮頭我平日若自負是個聰明人不信善之當爲今日一身冷汗驚落了許多乖巧雖然且不要慌正要把這些乖巧特地驚落了他方是我的一點亮頭在

書高忠憲公同善會講語後曰此會有十分妙處費少而功多以養而兼教無書院講學之名有與人爲善之實不但受惠者感激聞言者感動縱是地方官長不得不愈盡心鄉紳袍衿亦愈提醒其惻隱上上下下合縣學善雖有兵火大患到來此方人或者可免落劫我連歲痴想每思庚午三月朔夜千里鬼哭之變十分奇慘不知應在何年應出何事今加壬申虎至癸酉風變眠夢不穩提向人言大半不關心今亦無別法平居但行此會勸化大衆長善消孽倘遇饑荒鄉紳領袖富戶各區各村就附近處分救貧民務令合縣無一餓殍只此二事便是釀和氣跳劫運真實工夫試觀高忠憲公說與化府故事讀書知理與名位能轉移通縣者豈忍不作領袖保護此方生靈一方生靈得全我一家一身亦在其中矣況名位若關海內者肯在家鄉行此等事千百里內冤家士民槩相做做其功德愈不可窮

乙亥以後賑貧平糴事宜夏秋間舉行

付十五坊總甲冊子諭 謹告某坊總甲某今送到圖書冊子一本煩將本坊極貧次貧各戶姓名丁口生理住居一一開明務要的確周到眞貧者不遺漏不貧者不濫充期即兌報以便另日給票平糴其有賭博酗酒無賴及衙門人役各宅僮僕雖貧不得槩入煩五日內即行兌報外具勞資五錢

示十五坊貧戶諭 查得十五坊貧戶頗多同善會義相有限徧給則窮於勢遺漏則成於心今酌爲平糴之法每冬米一升照時價減錢某文各戶領給一小

票每丁口許糴三斗因慮現錢一時難備寬限一月內陸續赴糴自本月某日起至次月某日止每糴一次註票持回糴滿之日繳票此法專補同善會之所未徧其已入會者沾惠已數倍於平糴勿得紛紛引例復與衆戶爭此些須

平糴小票

某坊極次貧戶某人共幾丁口因同善會不能徧及許平糴冬米每升青錢文聽於一月內陸續赴糴滿數之日繳票

一次糴　二次糴　三次糴
四次糴　五次糴　六次糴
七次糴　八次糴　九次糴
十次糴　十一次糴　十二次糴

崇禎　年　月　日東亭橋陳宅票

續示貧戶論　初慮貧戶現錢難備寬限一月聽其陸續赴糴有等圖便日前之人將票轉賣他戶冒名領取使旁觀者嘆貧富之混淆總查訪之失實本爲調劑反起吝嗟今後不許將票轉賣如有故違者買戶持票來糴徑行勾除賣戶查記姓名來秋斷不給票倘委係貧極不能辦錢徑照原票每應糴一斗者給米二升五合庶各量濟

幾亭全書卷二十四終

庚午急救春荒事宜

庚午三月朔之暮大雷電鬼哭徹旦聽之如在空中亦如在門庭戶戶悉聞以爲大異矣比茗松人來皆言如此鬼聲方數百里不益異哉予初七日自會城歸聞之方悽惻俄又聞務民有抱其半歲子沿門呼號欲投人而人莫應遂攜至羅星橋投急流中嗚呼悲哉此外不見不聞餒病而死棄捐而死者何限民極於下故鬼啼於上天變示人至迫切矣回天變莫如結人心結人心莫如救人命而消弭挽回非愚賤事全賴富貴人首倡道大即鄉紳嘗聞天火沿燒數里一室蕩然獨存庶疫流行有全家不染一人者甚至寇盜被猖亦相戒就方有某公在不可驚動以一人故保一鄉一城嗚呼此豈智謀勇斷權鎮耶積善之家感通人心即挽回天意今日民極可痛鬼哭可憂學者存無爲而爲之心何妨語有爲而爲之法或傾儲而散或以餘及物隨力隨心原非難事若即舉災傷賙守楊朱不拔一毛之意則不敢指斥言之也

屬患陀來欲散何及宵分夢覺請自維而自謀

吾邑二十都每區推一鄉紳主之各從其所稔熟先令勤敏子弟誠實家人寫畫逐圩地圖一切浜兜村落凡有民居者纖悉不遺并註浜村名號另用艸冊逐村編寫姓名兼載貧富除富戶外就中暗別極貧次貧乙等大抵觀其屋居衣服察其面兒加之探問鄰人可得六七猶恐未確各就本圩訪殷戶一人密察訂之間或親至一二殷戶家再確訪之彼居本圩隣里虛實知之必詳兼借身名不敢見紿開報貧人每戶若干丁口童子十歲以上入數有本身雖貧現爲殷戶僮僕者自有主翁贍養不必開報僧道各有施主不必開報又或有產業人假稱貧戶或一人拆名上三或本人照縣票虛開丁口或里長執絕戶縣票充作實在凡此類頑容情欺蔽家人重罰奸戶追償繼富一分便妨周急一分所以查核不容寬貸極貧每人給米若干次貧每人若干通計某圩該給散米若干再通計本區若干圩共該給散米若干立成總冊一本然後酌量地分派定日期出示某某幾圩於某日某處給散分作四五處尤佳或本圩殷戶慷慨至公將應散米數徑付本戶照戶分散尤爲簡便不願分領

示俾五區
戶諭　看得連年夏秋米貴。今春每斗百二十文。尤爲異常。閭鄉民貧者。買食荳渣酒糟雜以草根度命。又布賤花貴。無從生活。深懷惻側。本生力薄權微。無能普濟。惟念胥五一區。祖宗父母生長於斯。尤不忍忘。籌除本年家用飯米外。量餘冬米六百石。即出散施。以濟饑虛。度籌春花尚需一月。查分極貧次貧二等人給三十日糧。以俟麥荳之登。每戶預付圖書小票一條。可各自填圩分姓名。限於某月某日自備包袋至某處靜聽唱名。繳票開領。只須男子一人伺候。不必攜帶妻兒。致生喧擠。有損無益。無圖票者不准給發。今將某字某字等圩。共若干圩。應賑貧戶姓名開後。

示各區佃戶諭　常年佃戶每畝給借隨田米二斗。加利二分。今春米貴。民饑本家於祖居胥五一區。聊施小惠。其餘力難偏及。惟念各區亦有本家佃戶。歷年服勞。豈忍棄遺。今將舊冬欠下搥米。扣算隨田者。至冬每斗止加利一升。如舊租清楚。即今開倉每畝速給白米二斗。至冬每斗加利二升。薄示體恤之意。吾邑以紡織爲業。婦人每織布一疋。持至城市易米以歸。荒年米貴。則布愈賤。各買乘農夫之急。閉門不收雖有布無可賣。處鄉村如有好義之家。量米多少。照時價收換布疋。俟標客銀至。頓主結賣。可仍得原初米價。此不過守候兩三月間。已財不損分毫。而應農家之急。有莫大之功。鄉紳城居者亦做此意。則粟布互相流通。農夫餉婦不至束手。枵腹矣。捐賑之外。設此權宜。以爲惠而不費之計。

武曰歲饑獨賑一區。此外坐視其斃。恥曰賑濟鄉里。與菹茲土者不同。爲民父母。命令足以用人。自應兼濟。若鄉人當各視其力之所及。耳地近則耳目易周。人少則情隱易見。務使貧民實糊其口。不在博施也。爲某地人。但救某地。他地自有贏餘之家。使各近行其惠。乃所以爲普徧也。且如吾邑二十區。假令無分彼此。一槩賑之。度算饑民應賑者六萬人。人給兩月爲糧四斗。共計須米二萬四千石。雖巨室世家。孰能辦此。既已不辦。而濫廣矜名。徧行給濟。至令他郡人民。聞聲襁負。或挈家棹舟以來。人衆既集。糧無措處。又且耳目紛然。難可窕詰。侵漁重冒。必從是生。有積日累旬。不沾升斗者。號哭而還。顛仆中道。是促之斃也。原其初念。本爲活人。及其斃也。或因以死。豈非爲廣不務近。害耶。若各區士夫一人首捐若干石。爲諸

戶倡動以至情切勿借官法繩之勿限人數勿限米數聽其隨意樂捐倘有恤隱好施之人踰涯捐濟則徐請於官給以義善扁額後遇徭役量情優免或有誤犯亦准寬貸於是計米若干設誠散給或米一時未數待哺者迫則量現米若干隨時先散復限日期又行補給約計每區賑濟者數十家受濟者數千人以數十家之精神耳目周濟數里內日相習熟之數千人授者豈敢侵漁領者豈至重冒極貧次貧之報豈有不真圩戶丁口之數豈有不確復佐以開河緒城之策用饑民一時之力爲通邑百世之利可使凶年無冦盜通邑無餓夫而且因以集事也無奇無名活人是快私矣而公隘矣而普

或曰城市何以後之曰惟農最勞惟農最貧居鄉者大抵農夫居城市者大抵工商賈又宦僕衙役十居其三故凶年轉徙溝壑鄉民爲多餓死於城市者不一二見惟賣菜者流最無本業亦須賑農之暇然後及之王政春耕秋斂專省農家不助他民豈故遺之誠有道也農家數口獨賴田入一逢災傷更無他營生涯絕矣又春望豈麥秋望禾稔乘其未登爲之接濟暫則月餘久或數月可約升斗之數可定起止之期若市井人原不賴田而食何時爲當濟之始何時爲既濟之終苟非大荒補助不及意深遠矣大荒之歲極貧之民平糴則無錢賑貸則無償二者皆未足以濟濟之惟有煮粥散糧耳統計二事煮粥少破冒之虞難得收場歉洽散糧有規則可按難在起手清查大約上官撫循千里則煮粥最善凡係饑荒之地同日舉行使饑民各從本鄉就食若散糧則貧富難知貧之中極次又難辨且衙門員役情面稔熟巨室群僕交通互領市棍徒賄出使用此皆一日之間去而復來重叠冒領不知其數真窮小民既無情面又無使用沿門倚立不得近散糧者之前升合安從入手故煮粥勝於散糧鄉紳善士與隣黨習熟則散糧較穩各盡方隅稽核貧戶按冊呼給簡淨易行若煮粥則我獨爲而他方未必齊爲米有限而就食之人無限假如限施一月迫十日左右米去大半矣而遠來赴食者益衆十日之糧或二日而盡續米無從揮衆不可未滿原限遽自中歇又不可則如衿肘之態何故散糧勝於煮粥雖時勢參差難設成法約略四語則曰小荒先散糧於鄉村大荒兼煮粥於城市當道會議而煮粥鄉人書地而散糧

荒年救急無過煮粥散米二端煮粥長在驛聚散米患在破冒然破冒之患亦繇驛集所致也故要在分之不論煮粥散米或城或鄉皆須星列基布慎勿團作一處喧闐則啓爭垢穢則致疾繁雜則生奸鄉紳各主一區則不期分而大段已分矣仁必以義肅故非鄉紳不可主仁必以智行故非各竭其心思耳目不能周

或問賑給之弊遺漏與破冒孰甚曰破冒人負我遺漏我負人寧稍稍破冒耳然則論戶與論丁口孰善曰論戶人將恣老幼之多論丁口則老病孤幼均沾而慈孝之心滋長矣一以養隱教一以養助教賑貸之中有精微焉但老幼日食數合不與壯同賑宜略減若計口均授糧又難徧

末世救荒之政有限米商減價者是吏胥奸人收其利而民商俱困也其尤謬戾者令貧民照繇票糴米豈知傭工賣菜乞丐之流不存立錐不入丁口有何繇票今使無繇票者不得糴是獨遺天下第一流貧人也限價原非善政況舛錯如此豈不悖哉

或曰諫恍捐濟富名歸之得無累乎曰晏平仲浣衣濯冠通國待以舉火者數百家范文正俸祿千萬大賑貧窮臨沒無以殮略慷慨則不富愈慷慨則愈貧義不聚財自然之勢觀人性行便可信其囊橐矣豈有竭力弘施而人反疑其富者乎且害人則不顧人恣救人則畏人疑亦顛倒之甚也人爵之士本無拘束誼當倡蠲天脊之民疏此機關理宜響應

庚辰救荒平糴事宜

庚辰八月邑紳公勸平糴諭　近來平糴一事原出自朝廷之意官府仰體施行邑中凡稍贏餘之家酌量寫數本心自認原非勉強乃聞既寫之後有即時發鋪糴足原數者有半糴者有全未糴者待哺嗷嗷於心何忍群情洶洶勢亦非安豈不聞鄰縣各城俱有一番嚷鬧獨嘉善帖然無事正爲官府主持先期平糴之故既已陰受其福何可頓忘前言若閉糴者得以安然抗顏則先糴者反自悔其循理矣且原發底簿開列應糴各戶姓名今全欠者與未完者日後繳歸官府恐亦未便奉勸衆人及今既發其布莊土著有未登簿者亦應自量所宜以慰群望併告

勸檄典分米平糴鄉農諭　謹告檄典各戶據摺稱千石賑荒若賑則數百足矣敢望滿千今乃和糴未爲賑也所冊千六百石係各典面許周覆兩相公及諸

位賢達之議本宦止期仍舊未嘗議增市民得紳矜殷戶和糴在前略已均沾今嗷嗷待糴鄉農爲急故願諸典量以五百石糴市餘數糴鄉且聞原議糴鄉者每升三十文較市價稍贏則是以米之足數全初許之信以價之微擴補樂施之仁於笑亦未失也救農便商扶貧安富同歸一理本無岐視幸諸典熟計而參決之以速慰四鄉之望此乃諸典自積陰德自舒本心豈他人得借以市恩耶高明必能信諒

勸徽典邑里分米平糴鄉農諭　謹告爲典戶樂輸平糴事徽典十戶奉上司明文年例積濟荒米一千石

除連日於預備倉專糴付赤脚人丁約得五百石餘五百石奉正堂面諭分派城外各舖散糴鄉農以均利濟本宦竊見鄉民紛紛陳訴持錢入市求糴無門問邑中高賢原勸十與糴千石外合共加糴六百石今吳朱二典在西塘風涇二鎮加惠已多吳程八典悉照原許共加出四百八十石欣然樂輸足徵好誼因出米之數稍贏公議照原定每升二十四文之外稍益其價以補之諒鄉農以得糴爲便且照時價所省已多喜慰當無量矣再照倉糴赤丁一說情理原平赤丁不惟無產且多無人該里歷年代賠今持票得米以目前所贏補嘻昔所出未爲襍富但鄉農嗷嗷待哺其情尤迫救朝夕之饑餓比於償歲月之賠賊周急宜先故分半以濟之諒各里共懷惻隣扶困之仁亦所欣然樂讓也此一舉在神君爲德政在各典爲義和在各里爲仁讓一事而三善具且可爲後來典舖平糴規模謹此詳告

與吳賓目邑尊書曰初歸益稷德政紳矜堰廒無不謳吟未聞有好議紛言者也任所當任政以臻於寧謐老父母眞能以時中之道治民感服感服平糴諸事主持悉已盡善目今惟徽典一項政欲仰藉洪恩月

餘以來市民略已均沾鄉農求糴無所向聞有四門分糴之說而徽商往日當衆會議原許千六百担今若以五百糴濟市民以一千一百分糴城外其有不足則益以布庄土著所許與各坊所餘儘堪普惠鄉農此於事情有五善焉民無鄉市同沐膏露其善一也典商平昔取利市民雖多鄉民非少今城鄉分糴均示周急之誼其善二也各邑四年以來每年悉行糴濟散邑幸逢稍稔連年免出今當米貴不必强其併出四年之積彼亦不必執每年一千之成數是以周知徽屬一諸君酌勸千石之外益以六百情必

得中又便於緻報上臺是爲農商兩得其所其善三也倉糴每升二十四文衆議若發鄉農可增至三十文鄉民得糴不敢嫌昂糶商雖發米稍多而價亦稍贏兩相准筭費實未甚其善四也一倉頓糴未開喧填若分四處益無他虞其善五也昨晤蔣三父母略曾以此意告之然必得父臺曉然賜示使典商情歡議服始便遵行目下秋收雖近農食維艱得於初旬開糴月終而止約以二旬爲期則四鄉欣忭無遠弗佰遠遊初歸所代爲耕夫織婦仰丐雲天者此爾

吳譚春枝丁丑進士南直宜興縣人

辛巳爲分賑城坊致錢塞菴相公書曰承教三法並行至密無漏就其間分論之平價發鋪鄉人與能弛利佃戶救作苦者亦已過半矣惟量口給食乃眞正救荒第一要法益極貧者既未必爲人佃戶亦未必能具半價故雖減價平糴猶不足以濟之而必給食以活之但能稽訪至確戶口亦自不多弟庚午歲曾賑一區頗知顛委詰旦當晤陳之務在當今可行無過高過難者至社倉以垂後來兼舉而行之若久若近富鄭公紫陽先生歡然於千載之上吾邑數十萬人民歡然目前以及無窮也

又致書曰極貧者大抵孤寡老疾應入養濟而無階以入者也故往往戶多而人少次貧者手足猶健亦有親丁而無恒產乏貲本者也往往人多而戶少屬年稽發用此爲率衆亦安之至於訪發有去夏底冊可傍今更托良友發之應增應除當得十之八九欲其纖毫無誤則恐未能從來賑濟之局大抵然也惟素行保甲之精者乃能無弊頃友人自會稽來述劉念翁倡賑荒之議而祁世培拮据主持民以大和其所得力惟在每鄉托一良士此亦劉晏勾簡簿書專委士人之意城外遠坊各以某圩爲界常年平糴亦有定限但鄉農舊秋言每年大艘小舟載米入城悉出吾輩作苦而賑饑反後此至情語堪發大悲非倣蕅松亂輪事例別未有術今吾郡已有糙米二升之議則反多於蕅松此昨聞之曹大行者顧恐遲遲不及補春耕或儲以備秋助總屬要策

又致書曰饑民望之則多發之則少故不難在賑而難在查所以必須賢子弟親行則聞者自無妄覬視總甲開報其數不期減而自然減也兩日除子一所任三坊外分遣子侄查其餘五坊業已竣事大約戶無滿半百者口無滿百者與尊府所發略同日給當稍

擴爲三合矣糙有麤美不妨貯待池用第固願稍益於此外不以爲定限也賑流救急真大仁人心事但須商酌至妥彼得一月之糙未必圖歸西路流民歸聖慈務將或有之若大江以北流丐雖歸亦無麥可收無力可作者也苟可暫活到處爲家萬一見在者久留聞聲者踵至何以待之於此料算既透確有處分然後可行或者歸米於官聽官先期出示專以遣使還鄉爲名以舟載米駐西郊外總會之處或某橋頭或埠頭凡西還北還之流民俱於某日至某處給行糧若干如此庶幾於賑濟之局稍別受糧者果去大善不去亦無復妄覬聞風者不來大善或來亦無可指稱而相聚以生意外意防慮至此良云苦矣爲善最樂活人之事有何可疑然時勢至於不得不慮不得不防益使人瘡欵傷心始知爲善亦時有樂中之苦也想仁人讀至此亦當喟然一慨

四月公示城坊平糴諭　照得米價日高舖行艱糴小民終日奔波趁逐微利不勾糴米二升再四躊躇惟減價平糴庶足稍濟目前之急其間事宜約有三欵一曰確覈貧戶預給平糴小票　減價之米專爲本少利薄之人其貲本稍厚者家中雖無積粟尚堪照時

值脩價若一槩得糴減價之米是分奪貧民之升斗也筑獨何堪故訪覈給票必公必確中戶不得冒入總甲不得任私王坊者親自覆查非特使弊端莫容且以此分總甲之殿最送新縣主分別勸懲此確覈給票所以專爲貧戶計也

二曰所減米價貴在適中　目今每升五十餘文今量減爲四十二文充恤貧之心更減數文豈不尤快然減價太多則認糴之米數必少今以四十二文計之每石得紋銀一兩八錢五分矣無論此照豐年即視舊秋項價已復過之若猶不平心慨認豈人情哉在認糴之家須比舊秋加擴在買米之人與其減價多而得日短何如減價少而得日長此量減適中所以曲爲貧戶計也

三曰時價之米須與減價之米並行　如某家有米若干石盡出若干石減價糴與預給小票之貧人其餘聽照時價發舖糴與無票之衆人毫無所禁惟閉米不糴及私販出境者公共鳴官盡法究懲但使衆人持錢入市不至有空回之歎即中戶與貧戶俱安矣此二價並行所以兼爲各戶計也

法例五則　一認糴之數約照貲產每田百畝平糴米

十五石。居房貲本五百金左右者。視此爲率。等而上下之。或田産少而居積厚者不拘此例。

一催米之任。自認數定後。繳冊歸官。聽總甲挨催發糶。其領坊者任稽覈。不任催徵。

一出糶之法。除鄉紳自糶或發舖隨便外。其餘出米之家。悉發舖行。以便稽覈。庶免舊秋貼錢空印。并捲和水穀。以少作多諸弊。

一平糶之期。自五月某日始。六月某日滿。目今秋成雖遠。萱麥方收。以一月之米雜和諸品而食之。約可供兩月有餘之用。儻至青黃不接。米價益高。諸戶認糶

之數。凡有存剩。仍照目下定價四十二文再行平糶。量以米盡爲度。約尚可得數旬。既療目前之饑。亦留不盡以待後救急之中。還須長策。恤貧者之代爲謀與貧民自謀其心同也。

一通米之議。今合邑平糶。原爲多寡相通。各坊貧富或殊。雖各盡其心。亦不容不少通其力。所認米數雖大。抵發糶本坊。倘遇貧坊真有襟肘之態。不妨稍稍量移。即如大安坊達尊領袖大勝王黃坊鄉宦領袖石灰。此即不分爾我之意。引而伸之。或庶幾通變於未窮矣。

示石灰坊平糶貧戶論　本月某日。從本宅爲始。糶戶可各持原給小票。照數備錢。徑赴墻門西首領糶。自卯至酉。從容交易。不必填擠爭先。其某日以後。各照原票所派米舖。逐日赴糶。特此預示。

示各宅僮僕諭　平糶救饑。專爲無告。凡有主翁。即非無告矣。家僕亦有素不開米者。此時寧另處周恤。不準給票。諸人不得紛紛登門妄求。

示舖戶諭　陳宅較准官升二個。發與本舖。將所領各戶米。公平給糶。勿匿米貼錢。勿小升曲概。勿插和糠秕水穀。本日不糶者。留空辨認。不得混用印記。如有

前項等弊。許糶戶自至本宅門首面陳。

公復劉敬庵邑尊書曰。伏讀公諭。具仰老父母憂民至意。此萬善之根。五載德政所繇始也。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大抵以仁心而惡其不仁者耳。設有擁餘貲。視民饑亹無惻隱。正不仁之甚者。台諭所云空言實罰施之此輩。允宜但懲其尤著者一二人。而通國之中風行草偃矣。米價之說。量減有方。前者公示每升定爲四十二文。因貧民難於辦錢。日趁日糶。僅以升計。無整斗者。故言升而不及斗石。又富民量出餘米減價平糶之外。仍聽悉照時價發舖。益必如此。通邑

之米乃大出而貧戶得糴減價之米散戶得糴時價之米各得其所若一槩限價則自寫認平糴之外各閉藏不發散戶既不得領平糴之票持錢入市無米可糴紛紛之故反從此生舊秋曾略見端今年所以特立一款云時價之米須與減價之米並行爲此也倣邑風土農商買相間不專倚田民戶即饒有田分析百端其名下滿百畝者甚少至五百畝千畝者絕無之治葦勸論貲產雖使戶田不多而或鎮房或居積或零典或行商旁採鄉評約略估計准田認糴故每坊之米差足供貧戶平糴之用若專計田發糴恐出者少而糴者多因地方之情形供精心之劑量福被閭閻知無窮矣一切瑣計治葦爲維桑討論有年惟是勸懲大端專藉父臺靈爽則從來規畫莫非大君子一下車時仁育義正之所兼收也禀仰洪慈更辱虛問敢剴愚忱以復

劉名大啓庚辰進士廣東新會人

附平糴冊票式

善邑平糴挨門冊式

某人

在某街係某家房男幾丁女幾口小口幾口作某生理店

在某街在家幾人出外幾人僑寓幾人極大貧糴米幾升幾合

某人

在某街係某家房男幾丁女幾口小口幾口作某生理店

在某街在家幾人出外幾人僑寓幾人極大貧糴米幾升幾合

善邑平糴合同冊式

第幾號	某坊鋪戶某人糴與某坊居民某人米每日幾升幾合
初一	初六　十一　十六　廿一　廿六
初二	初七　十二　十七　廿二　廿七
初三	初八　十三　十八　廿三　廿八
初四	初九　十四　十九　廿四　廿九
初五	初十　十五　二十　廿五　三十

善邑平糴合同票式

某坊幾號居民某人共幾口每日該米幾升幾合共計幾升淨錢幾文赴某舖糴本舖即於本日下印記以便稽查倘遇次月再糴繳票換給舖戶如有匿米貼錢小升曲概捕和虛印等弊糴戶徑赴主坊面陳以憑察究（某月內實糴米幾斗幾升）

初一	初六	十一	十六	廿一	廿六
初二	初七	十二	十七	廿二	廿七
初三	初八	十三	十八	廿三	廿八
初四	初九	十四	十九	廿四	廿九
初五	初十	十五	二十	廿五	三十

辛巳六月公議各鄉平糴約　平糴一事行於城坊未及各區鄉民嗷嗷屢呈縣主業蒙出示勸諭深知恤貧之道先當使富室相安平糴之權尤當以時糴爲本但期米多非專減價每區特請賢達齊集公所兼議平糴時糴事宜傳到之日幸即如期赴會免煩縣主再召（訂本月某日某時會於鶴湖書院）

一此舉保富恤貧與往時總甲區頭圩長舉報大戶事體全不相同自縣主送帖及公共傳約之外專候臨期面會別無差役及各宅僮僕紳袍門客到門陳托倘有指稱某紳某袍如何開報如何賙脫等情悉係假冒切勿受誑自貽後悔

一本邑二十區共七百二十八圩大區約三四十圩小區二三十圩任事諸友大抵以本鄉人理本鄉事居址附近耳目易周或領全區或分領數圩或就親識中舉慈祥勤敏者二三人相與共事悉聽自酌所便

一查貧戶其法悉照挨門册式各自刻刷備辦務期逐浜逐村小艇親巡覆丁量食毋濫毋遺其給糴之法亦照城坊合同票册挨次編號票發糴戶册存糴戶逐日合同印記事完之日繳册歸縣以便稽覈其給糴票式發糴册式挨門册式各奉去一紙如糴戶有

併糴三四日或十餘日者聽蓋逐日註糴所以便貧人而許併糴者所以惜農時也

一領袖諸友各領縣發印信簿一扇賫赴附近區圩有米之家聽認平糴若干石餘外悉聽照時價發糴惟不得私販出境其獎懲之法縣示凜然諸友奉行之時願反覆申諭俾各三思如主者舉保不公及應糴之家或有匿米貼錢及捕和虛印等弊鄉民來訴者縣主察實分別勸懲

一認糴米數既定會算本區共得若干石貧戶共若干口每日該發米若干預開總數報縣

勸啟與分米協濟貧坊貧區平糶論，謹告徽典，與知悉。典戶積米備荒，奉上臺令亦自行其德也。邑中連月議散糧，議平糶，未及名典，蓋此千石之儲留爲通邑用，不專爲城坊用。今北鄉貧多富少，衆所共知。南關新立坊中待炊者四百餘家，而囤戶絕稀，勢不得不取足於典積。又鄉區有貧窘特甚，委難自給者，公議亦於典米中量爲撥補。除臨期另合稟縣酌定外，煩貴典先行知會各典，准備候支。其發米交價諸式，約照舊秋務使民沾實惠，典無虛費，農商交悅，官長受成，預告。

公啓劉邑尊書曰：竊聞周道先賞而後罰，鼓舞末俗。尤當先勸而後懲，仰視仁明，茲意爲重。今有永八中區某者，田僅百畝，戶餘十計，俯仰之外，委鮮餘粒，自非秋平糴，慨認三十擔，及考其來歷，大半得之轉糴。今夏復然，既已勉力爲仁，而絕無苦難之色，蓋心誠其之不自知其勉也。雖所認不多，然以此意推之，若千畝若萬畝者，皆肯彷彿若人，則通邑其無餓夫矣。此誠勸典所宜先，而空名之旌，猶不若稍與以爲善之福。則免田是也。庶民例無僥免，今特因其樂善，量免若干或三十畝或二十畝，爲閭閻風，其有應出而靳

應多而少者，他日亦准此意。於本分應役之外，倍加坐之衆見勸典先行，則知罰規必信，破慳慕義，活人無窮，是慈父以小旌賞而寫大功用也。合詞虔請，諸惟垂鑒。另奏。邇者蝗災甚劇，恐民不敢捕治，反停其車救之實，而釀錢宰牲，迎送四出，無虛日，傷財失業，可憂滋深。此皆巫者借神說以罔利，乞徧賜曉示，開農夫之迷，嚴巫師之禁，又目前一至要着也。敢併陳之。

又啓劉邑尊書曰：米貴之源，全繇私販出境。伏讀台示，犯者船米入官，仍加重罰，通邑良頑，咸仰惕於德威矣。賞信罰必，民志定焉。仁澤普焉，已而果獲某一案，渠亦自知首犯禁令，無所逃罪，願以三十石入官，兼從舊例，以奇零四石充賞，更平糴百石於本村，惟希免枷責而已。生等以爲通邑射利之小人，專圖利已，不顧民饑，須藉此舉，以示榜樣，且生等自出公示，亦云有犯此者，公共鳴官，盡法究懲，所以不敢私許其甘伏，必令報聞，正欲使神君共彰弘信於萬民也。昨已蒙庭鞫知其情，犯確真，法無可寬假矣。刻下審詞將出，賞功罰罪，非獨定此局之人心，而且案定如山，繼此奸民有畏，良民有恃，饑民有命，嚴一人而救萬

人知父臺所以養威行威者疾徐之間自有妙用非尋常所能窺測其旨一也事關救荒弭亂敬敢合詞以陳

庚辰十一月爲留米賑饑復李謙巷邑尊書曰留米事經父臺神思自應盡善邑中間有躊躇謂平糴釀變者此因今秋領袖諸生或有未滿人意處然未可因人以疑法懲噎而廢食也平糴自是善事聽人自願難以法齊若果因此而恐致變則今秋無錫蘇郡以及吳江各州縣城中處處大亂正以鄉紳擁米坐視之故及亂形已成諸紳乃俯首而奉饑民之命大示

紳門云限價每升若干糴數若干某日糴起莫敢違者惟敝邑先期示糴民卒不譁亦可見致亂之繇決在慳夫之閉糴而不在義士之平糴明矣惟平糴有一大不便處則當虛心熟計擇利多而害少者從衆議爲長蓋減價雖便饑民其如富人慳貪者多因此之故藏米不糴販米外糴誅之不可勝誅不誅則饑民持錢而無糴處委足致變不如聽照時值則米多而價自平是誠確論正父臺所謂爲善當慎之意也今酌留米之法大都百畝上下者每畝留米一斗或八升千畝以至數千畝者則須每畝倍留亦聽公示之後紳衿會集大戶公議願認親筆書簿各留其家隨青黃不接之時照值出糴並不減價如此則人人樂從富人不失利貧人不忍餓庶幾少弊矣惟臨時有米不肯糴者或已書認而無米可糴者或書認若干而糴不滿數妄報坎官者則各立法治之務在必行其有義紳義士義民願施捨願減價聽從所願不在勸戒之條此於米貴而實未荒之年可保無事若實實饑荒弱者餓而就死强者亂而并死此時必須鄉紳大戶各發良心捨米煮粥方保人我並存未可托老成持重之虛名忍溝壑之孤嫠買捨攘之實禍

也父臺仁青智燭必俯鑒於愚忱恭承下問竊心詳

對　李名陳玉甲戌進士江西吉水人

復劉邑尊書曰承論留米一節是目前救死第一要着據會典百里之邑畝應留米八升有奇向與塞翁商酌當稍擴爲一斗本邑除零星小戶外約可共五萬石存貯私家聽於青黃不接之時仍照時值發糴此外再照蕪松例每畝輸白米一升約可得四五千石里長總納官厥爲平糴或散糧或煮粥之用其有好義官民肯減價及賑貧者聽從所願不以爲例三事並施來歲之饑荒或可解矣今秋田收甚薄通計無

畝僅可石許。佃戶稍扣以自給。其償業主者。大約皆以斗計。除辦稅糧外。餘粒甚微。若留數遛。雖似非物力所及也。至於父臺爲民率先古史籍所載。丹青所書。於今再見。群心之感動。稟仰可勝道哉。

公啓。熊汝翼撫臺書曰。連年米貴。民愁而今春尤甚。舊秋蝗潦兼災。高下歉收。而下三郡尤甚。餐糠粃。剝草根。無民不苦。而鄉農尤甚。生等爲維桑梓誼。亦既殫心力矣。然心雖無窮。力實有限。蚊轉籌度。有惠出於不費而可以普濟饑豁者。惟在當事大君子一揆畫間。訪得南直蘇松二郡。衆官民戶產每畝輸白米一升五合。里長總輸公所。以備賑濟之用。衆擧易舉。積少成多。就敝邑計之。約可得七八千石。再益以鄉紳富民之義輸。而愷悌父母。善爲劑量。其免耕夫織婦於潸瘠不難矣。此以一方救一方。正與近頒　聖諭各自救本里本戶之貧民。尤相符合者也。尤望祖臺推此德意。檄示全浙方二千里之生齒。各得所天。猶夫春間惠風。秋來靈雨。衆戴共及時之利。而亦相安於自然之施。保富救貧。似無便於此。瀝誠同籲。惟慈茹。

庚辛平糴記曰。庚辰季夏。米價騰湧。邑中賢紳有平糴之舉。時值每升四十文。減爲三十文。分坊管理。約糴米五六千石。閭閻之民。始有起色。而鄉堰則嗷嗷待哺。無告也。仲秋一日。家秘省幾亭先生。以奉使洛陽。便歸里第。聞而軫之。適有典舖積米千餘石。黠商舞文。幾不可問。爰衆其額而出之。立四舖於城外鄉堰。始不苦告糴之無路矣。辛巳初夏。騰湧日益甚。於是再舉平糴。時值每升六十文。減爲四十二文。城坊約糴米一萬餘石。益已奉爲故事。家儲粟以待罔費。雖說。廒幾益多而損微。而尚未有以覃於鄉也。於是議急救鄉堰而有管區分任之令。每區一二大或紳衿或吏民。選擇而使。孟秋中旬以後。窮村僻野。亦得稍售四十二文之米矣。然而管區者。能否殊科。紛紛見告。神君之庭。賢紳之室。目不停閱。口不停言。手不停批。以匡正之。而猶不給也。蓋凶歲小民粒食之難如此。於是議者復有捐升半以備賑。留一斗以隨時。屋主救貧戶。田主救佃戶之說已而秋成在望。困堰漸有起色。議具而未行。陳皐述。

幾亭全書卷二十五終

壬寅春擬煮粥示欵 後用改攙相分給之法未行

謹告爲專救乞丐稍延貧命事本邑建同善會設貧給單四季開領皆本地窮民有定居有定業者乞丐飄流無定人稽數繁平時實難稽及荐值年荒凍餓交迫日斃多命若不設法拯救是目前第一等窮苦之人竟無活路矣計惟煮粥一節可以暫延日月但米糧有限泛濫須防人止乞兒日止一餐期止兩月此外不能多許倘有稍堪自活之人挨身求食是明奪

乞兒之撮合而絕其命諒有人心者亦不忍也條欵開後

一煮粥之期十二月初一日起正月三十日止

一煮粥之地東門外在大勝寺西在西林巷南在三官堂北在鶴湖書院

一煮粥之時每日卯辰二時過期不給 舉柳一大分粥舉雲板三聲粥完止給

一分粥之數每人一大杓哖過者不許重領

一領粥之法每人自持大碗一隻俱要洗淨挨次領受不得喧擠爭奪領訖即持粥至空地上坐定食訖不許先自起立待衆人先後食粥俱畢再聽擊柳齊散

一煮粥賑濟從來不及遊僧今因借用山門情難槩絕每日量給米二升付本寺主僧聽其自行量濟一寺前係清淨壇場諸人至者俱不許污穢作踐管理條件 水清 火足 鍋杓盆缸一一潔淨

水米配合厚薄調勻 每粥一大杓約用白米一合 燒用木柴煮用大鐵鍋先試煮一鍋用白米若干升斗清水若干桶乾柴若干觔得勻粥若干杓可給若干人即知每日須煮幾鍋約用米若干柴若干隨人數多少爲度就地作泥灶 黎明煮起連煮若干鍋 盛貯用大磁缸亦先量定每缸受粥若干杓

上用稻柳縛蓋防粥冷 每日挑水燒火淘米分粥共用若干人午後空閑即滌淨器皿乞丐中筋力堪任者可隨宜選用

壬午救荒事宜

粥擔述曰我禾頻年水旱昨歲兼以蝗蝗千里之內強半無收米價愈益奇貴民間掘草根剝樹皮者十室而九其爲農夫者猶或恐死須臾以俟麥秋之熟其無農業者半轉徙爲乞丐矣更有若西一路饑民流入本境十百成群沿途索食而坊曲之民去乞丐亦無幾安所得餘食以應其求乎終日叫號無從一

饑寒徹骨啼泣無聲伶仃就斃於古廟頹垣之下者不可數計嗟乎景象白骨誰獨非豐穰之年有家有室男耕女織共圖樂聚者乎何一旦亂流生捐溝壑死俺乾烏慘目傷心至此極也客冬邑中紳賢議設粥廠以濟而慮私儲有限饑民四集散遣無方將釀後憂進退踟躇有心無策茲見閻學錢公創行粥擔一法其法無定額無定期亦無定所每晨用白米數斗煮粥挑至通衢或郊外凡遇貧乞令其列坐人給一杓約每擔需米五六升可延五六十人一日之命十擔便延五六百人一日之命或三日或五日更有

仁人繼之諸命又可暫延無設廠聚人之弊而有施粥活人之實既可時行時止不患米珠之難繼抑且無功無名勿致饑民之磨來真所謂道濟仁方費省而功多者也在力厚而願弘者可以勤施普濟即或力薄而念切者亦可量力隨緣切望我輩稍贏之家軫念饑民就死未死之苦各推餘粒拯此阽危更或廣施普勸全活愈多厥功愈大若得千里之內城坊之間仁人君子聯絡同心輸流互濟於以登濟療於春臺起道殣於壽域詎非人生最樂事哉或曰巧設方便以延乞人之生甚善然子能必人之欲善盡如

乎否耶此曹亦終死耳緩其旬月亦何益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縱如子言旬月之生亦生也不屑愈於立而視其死與且天下禍福吉凶其事必相反未有以遲速分吉凶者如仕宦必其旋元吉設令晚景流離曷取貴乎生計必完美漸進令初長而終消於富何有戰守必全勝而無害使卒以與尸其凶大矣惟生死不然死者人之所必有也非如仕進之顛沛生業之消亡用兵之覆潰或遭或否者也專以遲速爲吉凶者也殤子與期頤不過遲速之極致而九嚋之首福首極分焉雖以上壽天地視之猶一瞬也雖以旬日餓人視之猶小年也非止此也昔大儀丁清惠公賑及獄中重囚或日之死而致生之毋乃非智與清惠日不然其人雖應誅然一日未就刑猶上帝一日所生之人也大哉言乎然則無罪之乞人旬日之餘喘其繫上帝之心愈可知矣一人緩其旬日又有仁人者相續而緩之烏知此數十百命中不有終天年躋上壽者乎何旬之可量

埋齒道旁丁丑夏京師諸名公創行掩骼會家夫子爲之序略云陽呼窮民沒無棺槨之生無食其無告同胞遠同盆坐而無食足尚能遊行只尚能呼號告

一紙有未或窮者死矣不能告矣非仁人自往求之且誰與乞之是故謀生非後哀死尤先嗚呼統之無告至較量於方生方死能乞不能乞之間又寧獨乞人之窮而非施濟者之窮哉嗟乎此猶為豐穰之歲言耳豐歲貧家未至懸罄乞人亦未至載途啼號入耳餘粒殘羹誰不樂行其德者則告之一綫果未或窮也當茲凶歲米價則翔貴矣比戶皆艱食矣流移遍郊原矣但見枵腹以就斃誰復嗟來而授食者乎是生者尚窮於無告何復有於死者吾邑紳賢既創行粥擔以為未死者救矣復捐貲設法為死者謀每月推一好義之家約諭城坊作作今預備槥櫝蒲包草索以待日察街衢河港遇有道殣浮屍即與包裹束縛抬聚一處或一日或兩日經官之家委信實紀綱逐一點驗坎埋附近義塚埋畢每具立給鶉索價銀三分收埋工食銀如之炎月量增浮屍穢爛倍槁使死者免於暴露不致為烏犬所殘使生人養其休惕不致安慘形為習見且使坊曲清夷河港澄潔不俾穢惡不祥之氣得浸淫沾染於民生日用之間以遺疫癘札瘥之本安死而生與焉安人而已與焉且猶作作貧人日常沾此微利又得以糊口而守家

一村一里一族一姻一黨美儻洵劫運之慈航救災之善法矣自春令至夏中余家任其事凡埋過五百五十餘具嗟乎不能延其生而徒瘞其死使富青州韓魏公見之猶有餘痛豈復足述然而善業無方隨時自盡則此法故可與擔粥良規相須並濟者也望我同人出救生之餘力并一加意於茲寧惟感天地之祥和將以祝聖皇之仁壽

建丐房議曰人知荒年貧民多死於餓不知其更死於寒也晝遊夜蹲腹虛而體氷積寒中骨時方嚴凝猶未蒸動耳及春溫內寒陡發寒溫相搏數日輒斃觀我邑流丐去冬約五六百人自二月至五月掩埋亦踰五百進速微異無竟免者傷哉春來但覺瘥死無虛瞰而未悟諸乞致病全繇舊冬之積受寒感也聖人上棟下宇以蔽風雨煖活之用實與粒食並重今邑四門之外賢紳業有捐造丐房者使嚴寒之宵得少棲宿亦正與賑粥療饑之事適爾相成蓋以餓致死其事暴見者猶哀之以凍致死其事漸人性性習而忘之即諸乞未必自知之也非體仁之君子孰能覺於乞人之所不覺乎

又悉記法曰凶年以官廩募民間收養棄兒東坡在

州劉憲在虛州行之果有成効矣然此事欺詐至緣
兼伏至慘更宜周防凡收養之家有二一是巨室慈
心者一是小戶無子者古今收養之法亦有二一曰
年豐還父母一曰誼絕不歸宗今詳酌之小民收養
棄兒爲無子也若仍還父母彼僅足糊口之家何苦
育此陽人是明禁之收矣若止憑大戶所收幾何且
有等奸民故將小兒冬月剝衣導之叫號投門求養
衣縷破體傷復領去若明寄云爾辛巳頗已見之如
此類核之近苛狗之傷惠而且長奸宋時所以有不
許歸宗之律也民家得以爲嗣則心甘卽巨室撫養

成立隨才役使儕於僮僕則奸民誓寄之詐亦不敢
逞而真貧兒始出矣彼仁慈之家幼而肯收育之必
非長而虐使之者也但既禁歸宗則父母且不敢問
隣右誰能代稽於是或有殘賊如已冬禾郡貧餅家
之事假名收養屠而食之萬心痛絕念及此則不復
歸宗之說又窮二者之間幾無術矣惟葉夢得爲許
昌歲儉褒諭收養小兒按名置籍申明律令貧者可
給米一升朔望抱至官舍看視所活四千兒出法效
劉晏尤曲盡者在申律令置名籍三端蓋歸宗之禁
定則收養之說謀自息朔望按名稽籍則惡

自絕敢萌庶幾無術中之良術乎今律有三歲以
下收養者許從其姓餘別無明文司一方之命者或
值阻饑可以隨時制宜設保嬰之法
省覈舖議曰諸荒政或可使人分任惟囚囚出入民收
獨操一輕重其視多少其數而民命係焉監犯重囚
未敢輕議舖犯皆輕罪且或無罪而株連者也官府
舁視入舖爲無妨姑弊之豈知饑年之舖其苦甚於
豐歲之監貧人營食於外猶難告飽身入此中妻兒
安得餘粒日向獄中匍匐相餉乎故一入輒死姑就
吾邑辛巳偶見偶聞者推之如一縣五日瘦一命全

浙七十六州縣日損十五人矣一月便死四百五十
人且疫作時有一縣日死四三人者何其慘哉大仁
人居兩臺掌握數千里以至誠感動各賢收月可活
千百人大抵凶年貧民逋負者衆告追者亦衆不過
米以斗石計錢以貫計耳稍需歲登有何大損於富
室但得此項免舖卽可省舖犯十之七八收率應自
知之衙廳有未相體者以道感之以言諭之以告禁
之

救饑本論曰治天下之病猶一身然有治其本者有治
其標者有治其標卽可通於本者有治其本

達於標者試以饑民論之小康之世人雖愁苦飢寒一二竊民遺稊滿穗誰其吝之行乞而獲醉飽欣所鳴鳴不啻含哺而嬉也以小惠補王道之偏所謂治其標即可通於本者此類是也間有天災流行亦地千里朝廷雖下蠲租之詔小民猶闕禦晨之謀於是轉徙道途流離他境其時或有大人君子如汲長孺之矯制發粟富彥國之誠心勸賑原子莫之設法安插拯灾厄於一時即開生計於永世故逾時而滿籌而本治即寓其中者也若夫今日之饑民則與是其始起於天災之流行而其繼成於人事之失策庚辰歲梅雨數旬若西一路田禾盡沒而催科維亟流離之禍自此徧起於時識者之言曰歲實無收倘朝廷能行寬卹則小民猶將忍死旦夕以需麥豈之登蠶桑之熟未忍荒蕪而廢業也但得室廬婦子無恙則今歲雖荒來秋可熟國家亦何靳數縣一歲之糧而不爲邦本無窮計耶今雖勉支國賦而戶口盡亡來秋之事未知所底且蝗蝻遺孽徧於東南文牒

上辛巳夏旱蝗繼虐飛蝗蔽日秕穀滿疇以西若溪以北并未有翻耕播種之勞焉然監門無鄭俠之圖長吏無遷陽城之捐本戶既逃則取償於親戚親戚又散則波及於鄰里其貧者業以逋負傾家稍康者復以賠累入罪於是小民重足側目俱以逃亡爲長策矣自冬入春流移滿道千里而內十室九空死者無地可容生者有天難問遠邇紳賢指貲設法瘞死扶生亦既殫厥心力矣其如流亡之民日繁而未測所屆也此救標之術將窮不得不亟反而商本治者也本治奈何曰即　嗣以爲斯民請蠲賦而已此必撫按重

蠲除并將來新徵亦量與裁減且下明詔稽戶口重農桑一以聖旨增戶爲長吏之殿最使之極意綏懷如張全義之鎮撫洛陽虞伯生之經營陝右則流民安敢復業荒餘爲得再耕國賦何以如期饑源何自而永杜乎夫捐有限之賦保無窮之民在聖世已爲至筭況事機所在更有不止於保災黎矜賦額而已者流民就死者衆矣未死者亦終不免於死其可幸無死者獨強悍無良之輩耳蘇湖各路自昼行劫寒山震澤嘯聚成群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諺可不爲寒心即今兗豫秦楚流血無虛日江南占土

庶幸稍安而民窘已竭吏怒方深至於重災之所尤徃徃持之愈堅繩之如一晝夜追呼不盡嗷之流亡不止嗚呼事至今日尚得安常習故不爲善後之圖乎憶昔流氛始萌亦不過饑民千百人耳撫綏失術使得合叛兵以滋蔓遂爾披猖至今十餘年來議撫議勦練兵蔵餉糜國家金錢無筭殺官民無筭早知今之費多而貽害若此何如昔者稍行寬卹上仁下義之爲得乎所謂饑民之始循良撫之而有餘及其既終干戈取之而不足者也在成化正德之季流民肯横決矣頼王原諸公設法消弭得以無事設當

無二公流氛早已乘於國運使十年前而有如二公者視國如家曲圖解散亦何至有今日之蔓延潰敗不可收拾乎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使今日更無有如二公者出爲　朝廷幹旋消弭則大江以南敗壞決裂又豈在兗豫秦楚之後也某一介書生特以切念災荒仰承嚴命勉爲施粥之舉而見饑民就死者日衆就食者復日增轉展思維欲塞流亡之源當開衣食之路既以救日前之奇慘即以銷意外之殷憂此救饑本論之所爲作也東莞陳氏有言徒戎不肅於前代而周文安流民一說獲用於本朝治亂之效較

若若素假今日而有採芻言以上　聞者乎原子英之推行周說不得專美乎先朝矣

煮粥者救荒之下策也埋肩者仁人所偶行也今粥厰不敢設變爲粥撙道碰相望糈不能給變爲草衆民生薾縈而養送之者彌出於無可奈何益有憾極矣然粥撙設則死期稍緩水陸之穢腐將除則生者飲食安而疫癘以輕相須而濟亦聊以滅天人之憾也予既入都令撙兒經理其事見其所述粥撙埋肩之法與建可厯歷頗皆委曲詳盡而收養棄兒及省舖禁議則須筆之衆力啓之當事將有待而舉焉其

本論一篇直以書生爲國謀頻見稱於長者因附著其說俟謀國者採焉壬午十月幾亭記

冬月種穀法

預撫王子房藏今河內日值歲大饑告諭百姓云本縣得異人授方冬日種穀夏日早熟去年冬本縣劉倅買得穀種依方冬至日貯穀散與我百姓百姓信心者俱於大寒日種地五月內果然成熟曾將新成熟穀穗懸示通邑俱我百姓親見今願我百姓大家相信各於冬日留心照方播種可以早收早割既不怕秋日旱澇又不怕秋日蝗食我念至切我百姓勿負

我意方法開後千萬同心其後蔡忠襄雲怕撫晉亦嘗試其法而驗因編行各屬云山右地寒禾苗晚熟多被旱蝗旱霜之患去年本院訪得冬月種穀之方頒布四省今據吉州垣曲等處報稱果於春月發苗較他種茂盛五月吐穗大暑後成熟視常穀早收一月吉州六月未傷旱此穀已收小民皆悔播種未廣陽曲縣太原衛皆於六月中旬呈驗熟穗又據平陸縣報稱本縣小民遵法播種今五月內四鄉皆有結穗稍葉茂美大異別禾六月中旬可收田畯婦子相慶合議於種冬穀之地每畝量減雜差粗二升以爲

舉從之勸本院已批允行再照冬穀之種受天地生氣蓄根既深結穗又早凡旱蝗旱霜諸患皆可幸免深爲利民爲此仰邊腹各道官吏即便轉行所屬州縣將各報冬穀緣繇并再發原方刊示徧布設法鼓舞廣種利民此係司牧第一實政本院將據此爲各屬殿最慎無違悞

其法冬至前簡下極成實穀種入磁缸內用稀布朦口於冬至先一日將土地掘深缸入土中同口向下用土封固令受冬至子半元陽之氣滿十四日取出收貯至大寒日種入地內春到穀出五月中可熟○晉

北地寒種穀稍宜深埋以受元氣仰種水地亦自能出○一有力之家將地耕熟鋤三遍下種上地每畝可收三石中地可收二石下地可收石五○一無力之家將地耕熟不鋤亦可收如併無牛力可耕者將地鋤起下種其穀亦可收○一冬至養種之期倘或錯過只用鷄毛剪碎雜穀種內以磁器盛之入於暖室養至十日其穀種亦與冬至養過者相同種法皆如前例

按此雖是說北方黃白小米然穀性大都相同大米用此法當亦可早種早熟可避六七月蝗蝻之害真善

方也崇禎辛巳江南皆旱蝗吾邑明農之家試行此蝗并捕蝗數法皆易行而已驗且古人未載者并著於後○一新苗方短時田中養苗水深二三寸者蝗即不下因泥沒水底無着足處也此見人功之勤能辟物害宜及時盡力車水常使苗得養而蝗不集○一每稻秧一石用細石灰一二斗拌勻乘風撒苗頭上蝗即不敢食兼可助苗肥壅○一蝗見火光所在即來群集法於岸邊掘一土坑藏火其中至晚蝗集坑旁晨露未乾不能飛動掩而納之坑中可得數石○一凡田近水蕩者水中將竹木搭架懸燈於上

使火光上下相映蝗見火光墮水即死○一蝗性無所不食惟不食蠶豆即吳遵路所謂蔽豆也又不食芋不食菱芡見於王禎農書除多種蔽豆外其菱芋二物亦應廣布稍濟艱食○一蝗可和野菜煮食見於范文正公疏又曝乾食之與蝦脯相類久食亦不發疾此饑民佐食救死之一物也盡力捕之既除害又佐食何憚而不爲然西北人肯食之東南人往往不肯食亦以水區被蝗時少不習見聞故耳鄉民有肯喝者放之田間見其拾蝗而食因捕蝗飼之其鴨直易肥大又山中人喜猪不能買食試以蝗飼之其猪初重二十觔旬日肥苗至五十餘觔尤爲古今未經見之事可知世間物性宜於鳥獸食者人食之未必宜若人可食者鳥獸無反不可食之理人食蝗既無恙其足供猪鴨食無恠也推之恐不但猪鴨因事奇而理可驗又便於貧人之儲給糟糠而不能以其餘給鳥獸者特表而出之

甲申斑變蝗賑事宜

陳永呈爲時變非常人窮可憫願殫綿力輸粟捐貲以效微忠事義父南京國子監監丞陳　世叨　國恩恒切江湖憂君之想屢年賑饑諸蹟不辭竭力殫心

今值　宗社大故又非饑荒可比臣子之誼何以家爲固結民心即爲報　國今父願釐竭廩貲捐白米一千石紋銀五百兩米貯官倉銀貯官庫聽從天臺察核各色孤貧分別給發或轉委糧衙或分送學師至於父居在城王黃坊已另與生監某等協力訪憂散給共用其貲若在鄉胥五區雖通共二十區中之一然區分最大貧農最多係父祖宗墳墓所在親戚族黨所依昔年賑饑綫及城坊便及此地今亦願另捐米糧普散幣此則父及子弟當分投指據逐圩逐村訪確貧農照口量濟不敢復瑣瀆天臺者也

知縣詹批「據陳永所呈捐米捐貲破格賑濟此固鄰
後所僅見者本宦歷年來救荒同善主意和盤托出
矣但鄉紳以忠義報　國而及士民士民亦當仰體
鄉紳之意而忠順以報　國可也其米發糧衙備賑
極貧其銀發儒學給送寒衿仰該房即刻給示行祟
禎十七年五月初七日（詹名承恩癸未進士四川筠連人）
傳坊長諭曰致仕鄉宦陳謹告某坊坊長知悉值多事
之世惟在靜貧民之心靜其心惟在飽其腹目下米
糧雖不甚貴然乏錢之家望市典糶者諒亦不少今
五月內原有同善莊籽粒按季給散猶恐此外遺漏

尚多頃該坊從公確報仍照往年分極貧次貧二項
寫大小丁口數目詳明開載以憑覆發派給其間倘
更有親棺不能葬或久病不能起或產婦新分娩不
能自給者務確訪一二以憑酌與成就本家夙抱嫈
心今日之事真所謂處江湖則憂其君者除量留本
年飯米外凡所稍餘槩行義濟以昭睦里鄉黨之愛
凡三日內仰行報送外具勞資一兩
傳通學諸友單日竊念士者民之視也義所宜先則亦
情所獨重前曾有款式送學恐諸友一時未及槩記
謹明白開錄如左

一寒士家屬多寡不一凡有老親幼子者宜從厚
一凡有親棺未能葬男長未能娶女長未能嫁者宜
從厚○一甘貧不言貧之士理宜從厚恐反以自重
見遺師長示令互舉所知庶免掛漏○一本邑貧士
擬入府學者本學册籍槩未載名理應一體察給○
一資送銀數斟酌既定須煩師長親秤親封足色足
數　謹白

社倉

晉五區鄉宦陳謹告本宦世居此土以宗族則煙火相
望以塋墓則松栢相承每念一邑之中惟本區田最

高瘠人最叢聚耕夥而收薄富少而貧多均通有無
誼應倡舉除同宗已有義莊賙濟外竊倣先賢朱文
公遺式擬建社倉於晉五區今歲先將附近各村各
浜居人挨次畫圖列名置簿凡居隣墓隆當補青之
際力稍不足者每戶貸米五斗多者一石至冬加息
二分納還但借貸之時須貼隣五家共立一票稍寓
保結之意其間倘有不守本業浪遊花費到冬無出
難於清楚者不可一時姑作人情自貽後累秋收之
際萬一有搬移走作同票各戶須與佔算本息明白
方聽遷徙他處如此則不催社倉規矩可久行而不

廢卽游蕩之人且將回心守分亦未可知至於收族不論米價高低總用本色縱使冬月米價甚賤亦決不於例息二分之外稍有參差古法初行竭誠相告鄉里各戶須共矢義氣互相維持以圖永久

乞丐

乞丐有丐頭取利甚多有妻子有居室有田産安然受衆乞之供及其死也則拋之城下毫無加惠憐憫之心則平昔之抽索何爲合行定式乞兒死丐頭爲之埋葬併平日所供量與約制不許多取困此無告或疑政貴寬大乃繼密至此豈居官者爲乞兒領袖哉

不知領袖窗貴庸人所能領袖天下之筑民古今來惟一周文王耳國家倣文王意已立養濟院然勢有所難周正應司收爲之調劑若果能領袖乞兒者無乖罔天設宜生矣

共塚記

崇禎壬申邑之仁賢共衆同善會季夏曹庶常栽雪適過城下見遺骨布地愴惻傷懷欲於會中措金貲買地掩之余聞而感其意且痛死者之無罪而長棄草間漸將爲蠱犬盡也仁人啓我仰成其敢後亟召工謀之則曰郭南湳澤國隙地尚多數十年未能滿特

穸置少人力耳問工貲幾何索十三四金余念會中剩錢少不足以給許自捐貲遣二僮與偕環視城四圍爲棺二百有二無棺而新暴者五枯骨零亂不可數也於是分別爲計棺無蓋者補之新屍未腐者葉卷之枯骨蒲裹之先於圍掘一大坎方四丈深五尺劃其底令平分舟載往次第行列坎中封以原土崇二尺四隅各樹小石碑鐫曰壬申共塚而圍中累年暴棺復五十三具皆無親戚子姓爲隣里所棄者也暴骨四十具大都獄中所出罪人然已矣亦堪憫矣令如前法用蒲裹束之別爲一坎埋之事竣計凡趨

役者十三人爲期者十四日爲錢者萬焉題一絕曰

晚渡城皐不忍看啾啾鬼哭月輪殘聊埋白骨如干卩遺滴何曾一日餐吾儕第日省縮於服器宴會之間人人可隨過而行志也時維季夏與月令掩骼稍違厥候痛其摧殘有年業已動懷不忍復奄數月寧違時而遂掩之心也非法也歲歲有心自可如法復與皐徒書曰掩骼事今日已粗竟栽雪書可面送矣記一首併封書中致之尊其前善攢其後萌仁不可勝用也吾故記此以勖後人

火葬解

地獄之說有剉燒舂磨其苦有異乎曰不異也加死人以剉燒舂磨爲恩之乎害之乎曰害之剉舂磨皆害無疑矣僧家尚火葬或者燒獨爲恩乎曰奚有是哉然則斂多骨而燒之其爲德福也果心能自信乎抑尚須問之死人也枯骨有靈史載甚衆且以親見者證之崇禎乙亥有奸人徐酉孫取二髑髏置室中鑿取其天靈蓋酉孫者故僕之螟蛉也向因奸橫逐之去遊方者數年俄還里中里中諸好事者喜其善役鬼爭致之予初不知也既而聞卽酉孫心疾之俄夜五更有鬼號於寢室良久不止予早起步至書齋則

是夜鬼之號於書齋者亦然予心知有異方啓門則衆之告此事者閧然至矣意令人掩酉孫送縣重治以二骨還埋本處鬼遂帖然不復鳴以是觀之枯骨爲無靈乎爲有靈乎鑿二天靈蓋號冤如此設塲骸齒數百千具烈火熬炙彼安之乎痛之乎以熬炙爲鬼安樂法當有何徵以鬼所痛苦爲人間造福事果復何解天下事有易惑而當辨者如斯類則不待辨而本無可惑者我 高皇帝深明佛教嘗曰佛仙之靈暗助王綱及其定律也焚屍之條甚重僧家所設王家所禁王曰掩骼埋齒僧曰燔屍從僧則悖王而所造者又實大孽也遵王則佛家之真實慈悲乃在其中修福莫大焉憲章之家審乎義禁乎法得失煌煌邪說墜而去之走

本邑火葬之風甚熾子焚其父妻焚其夫月令掩骼埋齒皆不識姓名枯朽也況乃至戚而忍焚之習俗已成恬不知痛競云無力買地築壙耳然二十區中義塚纍纍何必買地縱不築壙掘坑而葬不猶愈於焚身揚灰乎且焚燒之日仍須寘衣棺木輔以柴薪方能舉火又僱召土工計其所費與掘坎封泥正亦相等舍此爲彼良可哀恨合立碑嚴禁焚屍犯者本家

與土工如 律問罪總甲隣里知而不報者同坐禁止數年民風歸厚刑期於無刑矣

婺州太和說

男貴而女賤然女可憫甚於曠夫爲男子而不能得一妻其人必有以自取矣女子少爲父母所鬻嘉湖蘇松諸郡至二十左右則主母爲擇人而配之惟欽郡不然欽俗良賤之分甚嚴一經鬻身男無與爲室女無與爲家然男子猶有出外經商異鄉娶妻之事女子則或長侍主母終身幽閉矣彼既非頑逃又非殘疾同爲人類何忍使之絕侔偶之情斷生育之路

乎夫買男爲僕買女爲婢雖非盛世之風猶得人體之便何則貧窮之家不能自給以兒女鬻之士夫大戶其買之者少而倘之長而配偶之雖用其力亦有代貧人養生之理焉苟如歙風是士夫大戶乃斷滅種性之尤也尤變哀之氣不可久積積久而不宣造物者將代宣之或有不可測之變態焉反其將極宜乘未雨夫婦人從夫古之明訓也夫貴於朝妻榮於室時之明制也女流貴賤何嘗之有故良賤之分在男子不可以不嚴而女子不必甚嚴即在女子歷良爲賤者不可不嚴而棄賤從良者法不必嚴按律女故且有從良之例況於婢乎歙中賢紳宜明講此義以身先之女婢年二十左右即與擇配或男從女或女歸男從女者定爲主僕歸男者不定爲主僕悉如吳下故事則男子無他嫌忌而女婢之得其所歸者無量矣此於體統名分初無所損而造德甚弘諸賢紳漸相引伸不十餘年民風必變有道仁人切宜留意倘他方仁人爲彼地守令者宜以此事與紳衿從容謀之要在感動不可禁哉三四年間亦可回化矣

耕牛菜牛說

牛大牲最勞最有功雖天子無故不殺誠重其用亦不忍用也律禁宰耕牛非獨爲壯稚力田即疲老就死亦宜待其鬆而埋之方得禁宰二字之全意但專禁耕牛似菜牛不槩禁然牛性何常能耕與不能耕在人之教習否耳易曰服牛乘馬蓋服習之然後牛爲人用羈絡之然後馬爲人用若隨地之人皆能服牛則隨地之牛皆能耕田此必然之物性也今觀浙中與蘇常數郡牛價甚貴爲皆能耕止因江南風土以力田爲業其牛皆受教習故成耕牛自金陵鳳陽以北田多荒蕪牛力少所用人不教習遂成菜牛非牛性之咏也誠得風動天下富民開墾荒田使牛皆有用然後禁宰之仁心可普暢於無疆矣荒田耕牛力以熟牛命藉服勞以生謂細事乎謂即細而關海濟乎謂迂語乎謂似迂而實切計乎偶閱因果書言食牛有禍不食牛有福意大善然空言勸人未設賞法故因律有禁宰耕牛之文而曲推其意與以兼恤菜牛之命不然槩言牛不當食不可殺世終弗之遵也後之讀王佐之仁者或有取於斯言

辛未均役條議 送蔡培自邑尊

辛未輪值大造議變均甲爲均役萬口稱便然均齊之法惟絜矩君子能倡之成之能始之終之田多者役重田少者役輕中戶則坐中役民與民均也是爲小均紳袍優免之外例充官圖其里長滿四五名以上應同民間殷戶僉點重運而以中役輕役品搭均之官與民均也是爲大均此意發自錢宗伯以爲今日變通之意專救編氓若官圖悉居輕運似非克已濟

物法行自貴之義然而審度情事良屬未易惟悉坐空役庶得其中既以優免蒙恩亦以輸將明義而官戶之役均

殷戶凡坐北運一名者隨派南運一名以接其力其外北絹三名斗級三名南糙批首二名南白二名徐州解戶一名繁重亞於北運如南運裁革僉額散逸止二十二名不足品搭尚有餘給一名二三名原額八名亞於南散亦可酌配則當年所費雖多大年稍覆接濟而殷戶之役均○南北重輕品搭允爲至平之切貼銀釀弊之說可以坐廢但北批首較之散糙

費一倍以外恐非增貼一人所能支合照原額仍減爲二名册充而倍益其田假如千畝之家以田二百五十畝派一北白更以五百畝派一批首餘田二百五十畝則撥甲戶田二百五十畝益之派以南漕二名大抵重運則獨用本名下里長之田南運則取足於甲戶而仍不損其二百五十畝之數此爲寓均役之新意於均甲舊法之中也惟批首則實益田一倍所謂寓免役於均役之中十年之間不過益田五千畝未爲太多難措而殷戶可免破家之慘矣○南北二運難於一年並充一人之身不能兩營也合於兩

年之間先後鋪派如崇禎五年應派六甲北運廿八名至六年悉派七甲南運此先重而後輕者也崇禎五年應派南運三十四名至六年悉派以七甲北運與北絹等役此先輕而後重者也總在二年之間則雖有先後無大低昂全區十甲悉用此例則今冊自戶均平不借資於難期之後冊矣

中戶田產二百畝上下未及北運格者則坐南絹監收一名寬丁鹿皮解戶魚牙柞刺解戶等役雖各有賠貲視昔之遠充北運憂危不測者亦已相懸而中戶之役均

中下戶田產百畝上下悉照官圖坐以定役輸覓有既無大累至於破家亦不至加減田得受南運之說使他役各有輕重之費而此數十戶者反因食役致被羨餘起衆人有餘不足之感也而中下戶之役均下戶田產十五畝上下訪果不係花分悉編甲戶輪值中戶及中下戶里長現年不問何役每畝止定出幣役銀若干既免朋克里長之累又無幣銀多少之嫌村村戶悉寧止矣而真下戶以無役而均⊙甲戶貼銀不論苦甘每畝二錢允爲至當蓋役有重輕則里長田之多少自承配之矣甲戶總屬細民里長受

役之苦甘彼原不宜與受然苦甘者邑父母爲重輕二役權言也小民情隱重者誠苦輕豈真甘仁人如保赤子之心未嘗忍以甘視矣

鎮都一役原從鎮房科派因房屋不足充役故補之以田然民間業房者多寡懸甚須得其實數乃可酌配田畝如一人房止數間求益田於舊額九十畝之外可矣如一家數十間者其價值比田千畝併裁去其九十畝猶以爲未足也而況求益乎合令原充鎮役里長四十名自相議報凡鎮房價值足當田二百畝以上者即照房坐役其不足者酌量等差撥田補

益鎮都雖無遠出之苦無不測之虞論其繁費殆同北運不得不優卹之倘慮議報時互爲欺隱仍容衆人遞相告首再加確查果有奸詭倍坐重運自應長法且問架在耳目之前較諸鄉田稍易清理如此則房多者既無借房隱田之弊房少者亦無田房兩役之苦而鎮都之役均

以上六條本之鄉老仁心參之士紳公論質諸坻庶隱情質直穩當似得便民之實不空負均役之名者大抵既有田產即合差徭既名差徭止求少費爲安豈反羨餘是望官圖民戶之心各平則役真平矣謂

宜以此六條斟酌懸示使民預知大略雖併花清詭爲均役之張本然均役之格預定則民間舉知其便花詭之計必弛而弊亦易清所謂表裏相扶本末相濟者也況濟以神明之摘發乎惟大體則可懸之自上細微曲折必須議之自下大抵承認聽百姓參酌在鄉紳然後以次上之父母拱手而受成焉則事不勞而功易集矣其有奸宄抗法或花分甲戶不肯歸併者或認役不公者額外硬坐以北運批首或散運北絹等役在一人求利得害在通邑則借此奸人代擔苦役以甦衆困一舉兩得孰敢不懷德而畏威

一議役無輕重宜悉聽民間自認一時併定○南北重輕諸役上人懸示品搭格式悉聽民間自議承認其餘中役照此議認總不難均民隱雖紛但令自議則斟酌自然詳妥略與總裁便徹底安和倘爲孝廉公車稍留未了之緣則民庶之經營未息且孝廉之心哀桑梓亦何異於鄉紳宰有以一已懷私反致訾於河上神明之膠柱者則通邑之役夫應全定無足致疑近聞浮議欲且預定北白北絹等重運而盡留中下各役逐年審派夫重運而外其次役與輕役亦甚懸殊如空役例須費八十金南運龐數十金一贏一

費之間不啻百金則重役雖去而小民臨審之年爭趨爭避原無已時非所以安之也且北與南猶云二役也若南糙批首二名人之求免不亞北運將亦止定批首而懸其散逢明留爲囑托之階尚成政體乎變法以安庶民而情未盡帖立法以助善政而體或有妨上下之間所失多矣宜勿動於浮言持以盡一之令

一議清隱匿花分詭寄○品搭之役格可預懸於歸併未完之日以慰民心配役之田數難預定於歸併未結之前以厭民欲今神明父母宜專以併花分搜隱

匿爲事務使獨名足用獨名既足則其餘諸役皆可次第斟酌矣○奸戶匿田者限十日內自首花分者歸併並貰前罪照額派認里長過期不自首者限各里逓互相舉首其田不論多寡悉置重役田隣首實仍給賞示勸然三者之中搜隱匿第一併花分次之而清詭寄爲後項因緣城照優免例每畝納銀一分明載之寄矣公用時令其輸納定冊時禁其優免可得乎故不得不姑後之然民間之弊從此彌積矣萬曆辛亥值大造宜典徐侯初蒞任治甚嚴明紳衿田不滿免額者皆不敢受寄聞其時除優免外官圖充里長者僅二百名蓋民九而官一至辛酉則官圖四百名矣蓋民四而官一今冊漸及七百名是民二而官一此皆明許受寄之淫也官圖之中客宦居三之一蓋邑紳所不肯寄則奸富之民又詭托客宦名下以故民圖益少欲除此弊其道何繇千籌萬算不如一法但使寄者無益即不禁自止矣凡邑紳免額之外悉照民圖派役客宦原無免例益不必言惟此直截穩當且使紳衿田果有不足於免額者默聽周全不窮其隱但抑其額外之濫寄不亦情法兩盡乎

糞花分之法。從最大者始。昔年大戶。於定里長時。千畝上下者。至拆爲二三十戶。今應取泰昌元年。徵冊查對天啓元年。徵冊。其田自多而忽少者。查某丞。賣與何人。推入何人名下。與各處逓年串充糧長者。果係新買主否。若到處仍是舊戶當役。則公冊能說名姓。私會不能易面顏。卽眞賣與花分。可具見矣。徵其尤者。數人其餘小奸。不敢不正。又各區之弊。區總無不明知。但不嚴責成。彼長鄰里鄉黨之怨。未敢挺身任事。今必拘集正身。使親供寫。有弊必罰。痛將剝膚。自然知畏。或有子矜身任其役。罰所難行。擇盡法奉公者。奬以匾額。寬以征徭。倘挾弊端。摘其奸伏。鐫入頑猾。定坐重役。處威具列。就肯招辱而去榮。

搜隱匿之法。總計縣田地六十二萬有奇。自甲科至青衿。優免滿額。不過十萬。當役田尚有五十三萬。里長二千四十名。每名二百五十畝。合用田五十一萬。本不患少。天啓元年。奸猾隱田數萬。俱就各大戶名下。掛空扣減。而當事者不知。謂克役田果不足。遂將數十畝或百畝者。作大戶。充里長幾分。十餘畝以上。皆派朋充。而眞大戶顧悠然閒空。通邑幾無獨名里長。亦幾無甲戶矣。不均之尤。萬心恨之。合宜獨疏此弊。

有犯者。盡數沒入其產。充合邑役田。仍追提昔年原造冊總書。鞫令招吐。而於新造冊諸役。明論奉公革冊。既成收入衙內。抽點親筭。纖毫有誤。重罰不宥。冊書自應懇罪。大戶亦自惜身家。就敢冒險多費以求隱匿哉。隱匿搜則役田不缺。花分併則獨名自衆。然此其搜之併之之大略也。要之天下事有治人無治法。卽搜併之術。其便捷奇快者。尚有多方。隨出一端。可以指顧而定。然使行之不善。或反擾民。又其機括。可以徑行。難於詳載。亦聽之治人而已矣。況法卽至良。務須本以德意。賢父母賢鄉紳。眞心爲民籌筭。使彼必無因役破家之患。則自安於承役。何必隱匿。何必花分。詳具別議中。而其要以鄉紳承北運。當事革抽扣爲本。

均役別議

一議甦北運

本縣糧役。惟北運爲煩。然三十年前。十運獨解。六運雙充。從無他役幫貼。而糧長樂僉此役。近來散運雙充。批首三共。猶甚苦之。何役同而今昔懸絕也。則其苦不在人少可知。一在革抽扣。二在制房科。三在治埠頭。四在處船戶。倘置棍核。則不待增人共充。亦不

官給批北運仍易支矣大抵須從積棍積蠹搜剔裁革不須就民間各役轉展權宜若舍其弊源徑議增貼欲令三人或四人共充每逢人數既多需索使用若必且照人加派是無益而滋費也況既堪北運雖三四船充猶稱大戶今每年止須大戶三十三人而過此則每年欲選大戶六十六人將通邑皆大戶而民不聊生矣若欲將南運貼米扣幫北運總此邑民今歲充北而受南幫他年充南而復幫北遍出遞還有何實益況北運得幫之後房科益指爲羨差必於例外派出公用若干私贈若干各項增設一設之後萬難再革充北之年幫米半得及其充南貼米全失是小民割肉自喂又不全以飽已而與人分食之也卽北運連年具呈求貼因糧長中亦多宿棍陰通房科設局簒鼓同俾共計一行惟一二奸役受利其餘誠實糧長皆暗蒙害矣故欲使北運實實減省惟在裁革使用不在增員扣南。

北運費頗非爲道遠之故蓋因埠頭橫索牙用每船扣銀四十兩多者五十兩船戶旣受埠頭之勒索勢不得不從糧長取償用是僱船之價數倍於前沿途需詐復難限計今欲使糧長實蒙恩德但取近年北運使用總帳自寫船至銷批略定規則二應房科攢造船戶分外浮費悉與刪除又糧長鄉愚固多而其中有積猾有包頭在縣與衙門埠頭串通至京與保識歇家糾合以同幫糧解之殷實謹愿者爲叅而以已之招認科派爲標凡有需索憑然先出手日每項應費若干每項應貼若干使鄉愚不得不俛首以聽而彼實不出分毫反從中染指則北運之困就糧解中自爲欺剋也又有本縣總差及總出官凡司道府廳衙門需取使用皆此二人爲之線索扭捏科斂又糧房有當年一人專管北運每名長例二兩若查前項

奸得重徵數人則雜費自省而北運之苦庶矣外有對支車夫水脚銀票出自本府請給甚易但以縣書與府書鈎連延挨不發直至每人索使用銀三兩方肯發下謂宜掛榜報府之後卽請印票至縣當堂給發以應其急至於北運收米例取足於本圖其間長頑不齊或運不應時或米不如式合照車夫水脚銀設立對支票每票約米二十五石先期發與解戶各從其便仍於各區各門零星收領收米者免運指之累出米者免死罪之頒誠爲兩便但新嚴示該房定役之日立刻印單卽付不許勒詐稽延如十日內卽

單不濟。二月內發單不畢。必懇無貨票從縣出。不從。府請雖欲延挈。無緣抵辦。此二者亦不費之惠。可蠲重役之消埃者也。

鄉紳充北運議曰北運所以破家。爲有四弊。本地使費。扣除埠頭船戶勒索。沿途糙船。官船詐害。到京衙門交卸。四弊之中。惟本地使費爲禍根。祖制爲知北運役苦。重其折耗脚價。自萬曆戊戌已該。包攬北運批首者。於水脚銀中總扣五百金。奉輸縣庫。名爲公費。後遂沿例難除。或稍減至三百金。即號公廉矣。自是糧科當年總差總出官埠頭船戶各種奸人。貪緣表裏。動百成千。不可限制。欲獨驅衆弊而主宰之。地不清。則搜剔難施。欲清主宰。非惟權有攸歸。亦且口難遽啓。鄉紳彼此相顧。小民敢發難端。於是其弊日甚而難反。今幸滄郡伯劍指此條。委曲言之。朱孝廉勸役書。亦及抽扣二字。語雖激發鄉紳意。實寓有所爲。仁人心口。不約自同。物極則反。端倪已見。然言行相濟。變化有機。指奸陳弊。則救之尚難。形格勢禁。則辟之自易。故惟官民勾諮。爲今日要圖。若十六蓬中每年參以現在鄉紳三四蓬。則本地衙門諸費不革而自除。清廉父母。居上不惟一洗官方。積習之疑。

兼省搜訪群奸之力。船戶自然不敢勒索。沿官府自造船隻。不必逐年僱寫。又沿途少阻。可以通行至京之日。收糧衙門員役。既知縉紳自充。勒掯亦減。則雖當重役。賠費幾何。而可以造邑民無窮之禍。何憚而不爲。初錢官詹有議云。縉紳除優免外。宜承北運。以甦民困。至其子孫。例應充役者。仍優免以報之。鄉紳皆克一屆冊。子孫即免一屆冊。等而上之。克役益久。免其子孫亦益長。其言大而妙。益今日之承役自行本心。而他年之寬郵。仍沐厚報。此亦爲仁義之利也。合倣此意。集諸先生於公所。開誠布公。相與商榷之。或未協。則從容以和之。務令父母愛民之誠。感孚於諸先生而後已。議若定。申詳上臺。立碑刻石。福當及數十年。且非獨一邑也。天下凡有糧解之處。可以通行。第須賢公卿大夫主持而潤澤之耳。

二議鄉斗級

諸倉斗級。當者無不破家。其弊有二。一曰賠穀。二曰清查。凡贖穀舞石。納銀二錢五分。然舊例春夏折價。秋冬本色。今一槩准納。其贈耗俱肥庫吏。而發糴時。則以輕等色銀領銀入手。并未及三錢五分之數。況年穀價貴。錢有餘糧。穀半千。賠銀百兩。此爲寬有罪之

人肥無功之吏而累無辜之百姓也不若令罪人
冬仍納本色庫吏無從侵牟斗級可免賠貼無損於
官有益於民則一弊除矣所尤苦者各處牌票清查
一歲數十次司道府廳每季各索常例三兩終歲約
費百金而本縣牌票尤不可數計每一牌至費銀十
餘兩迫役滿交盤戶房及倉書承差勒索盛筵優酌
復索常例數十兩有僉此役繫獄半年費至千金離
盤田房繼以男女而此輩虎狼肺腑側隱終不動也
若得不僉牌票絕止清查直至一年役滿新舊糧長
交代之際盤穀一次果照原數虧缺刻日賠填誠爲
簡便該房之屢請清查者必曰不查則穀虧少夫既
僉殷戶責以看守役終之日甘承補足則屢查何益
不查何傷再徘徊倣此意申文各衙門請俱停止四
季清查總俟年終本縣盤明現穀申報實數則一弊
除而斗級竟免重困矣

鄉紳免斗級議曰北運之險在遠方在水勢貴賤之所
同也欲士夫直任於情尚難斗級之苦在本地在人
情貴賤之所異也欲士夫承當於勢實易今均役之
法已行南北配搭即北糾南批首及縣斗級二名俱
作重役牽派號爲平矣尚復何議愚意十年後造冊

或有賢紳願承此役者聽其認之則每年餘出南運
二名或可幫貼北運批首亦一便也且斗級之苦不
過三端發銀糴穀則有賠價屢票清查則有使費役
滿交代則有酒席總酬今若鄉紳代充三患自難逃
遁所未可必者惟奸書鈎通上房致道府行牌查核
然此亦非難革之弊邑父母可具文回繳鄉紳可面
道府細陳但須役滿總盤一次有缺賠填平日屢查
何幹情理甚明勢當自止故南北之役既均則士夫
承認斗級一節實爲不費之惠何則官戶優免之外
皆坐派役每年每名納銀并倉場使用約費二十五
金若承斗級如前所籌其費應亦相等縱或稍溢必
不大懸使我多出數金而免民間累百之費又免其
經年之敲朴閭室之驚惶其爲功德豈不勝於他事
損上益下古人願爲況不損已而大利民仁者當不
再計而決矣

辛巳役法議

條陳三大要公揭

爲造冊届期懇革大蠹平人心克已私以絕弊源以均
衆役以蘇民困事一日區總里書之頂首宜革也方
今清冊最爲重務升合不容影借侵移本邑近年四

紳里書納頁首給帖窠窟相仍便於埋銷甚至逃徵科爲在官總書亦私納區總兼納里書於是民間書算官府派徵總出一人之手凡錢糧增減那移悉惟其意莫能窮詰亦莫敢發覺兩年以來遂將每里催役工食派入漕糧山免官圖每派米三石民圖每派米五石共攤派正米九百七十四石加耗至一百九十四石八斗此既明增千石外彼便暗扣千石外紊亂滑規一至於此自非窮究正法令盡數追繳原帖目今大造黃冊不知飛詭何窮久役增減錢糧不知變亂何極據彼私情不過稱納銀跛鼈然區總每名止納銀十餘兩里書三四兩數內尚有拖欠未全納者連年米貴石價至二三金獲已數倍情無足惜要務者此也二曰客宦之混免宜汰也凡稱客宦多因本邑富室冒通宗譜勾結而來或乘一時之通籍或借同姓之前紳欺上官以附名賄吏胥而入冊田無半畝里滿邑中延蔓至今濫觴極矣物極則反民望澄清竊謂客宦立戶原有數端真產與受寄異通籍出身與無因攙入者異身雖寄於客土而宗族墓世居故鄉與復身新至認同姓爲同宗者又與

中公舉與貴公議與閭鄉那受其蔭庇與踪影貧窶寄癘漠然者又異參此四端客宦宜存宜汰宜量之數犁然可決矣既不使邑民受剝於客戶亦不致真宦槩等於編氓假托之窟畢清優崇之體略具所謂平人心以均衆役者此也三曰本邑官圖里長之宜限制也紳袍自己戶產祇因免額之外實有餘田量立官圖向叨輕運例固然年來官圖益廣一姓或至數十計間有已田未盈而護其族屬庇及貧萃者優免外亦更立官圖夫官圖既多則輕運盡歸之宦而重運偏中之民已切不均之歎矣況所謂族屬貧萃者率又民間之上戶也今槩借蔭於官圖之內則輕運併歸之富室而重運專中之貧民謂非不均之尤甚者乎與民同患能無變計適今造冊竊謂定役者造冊之綱領定北運者定役之綱領定批首者又北運之綱領也官圖既不可廢應限以數甲科八名鄉科四名各視優免原數加一倍爲準限外餘田悉歸民圖照例起役其產最多業最崇者爲批首爲北運鮮大而定之上戶力所優爲適徵其好義中下戶輸充雜泛幸保其身家豈不就定役中共成一安之治乎所謂克己私以蘇民困者此也恭遇

毋台臺雅畏作牧來暮興歌誠足以格衆志和足以悉物情貞足以絕造請威足以消旁惑惟茲大造事竪模最鉅貽澤最長生等分叨簪纓敬陳大要者三端以備採擇至於民戶中偶有貲產素著而花分特巧累冊逃役者務嚴勒歸併坐以應得役色毋令神奸復逞致漏吞舟其南北運船搭預定仍宜如舊但須先後其年分不致一歲之內南北交馳則法稱曲盡德垂永賴矣

送上臺改恭遞以下一段

竊見新任劉父母真誠愛民虛公體物談及造冊務盡心規制以垂永利惟是頂首一節前年曾申詳司道必奉憲批察革斯可立刻風行而客宦官圖二節雖至理不移亦慮人心難厭或至勢格而情挽仰藉台臺德威明飭斯於主客之應分官民之酌合無煩推劃共稟裁成

章望書區總頂首公議　劉周周知徵稿

邑例有里書有區總皆一年一役里書就一圖中挨次輪充區總則就一區中擇富僉點里書又名辦糧爲民間戶糧銀米俱屬共算派填寫彙送區總故也凡里遞良民點值此二役者大抵畏見官府因有奸猾多方包攬一包役後恣意虐爲以書算欺愚票言老弱合作升斗屋作分甚有爲斗爲石爲錢之號於現收其所贏自己戶下之糧半屬他人代納矣以推收曰地言之或此戶而借推於彼戶或十百而增減其分毫或見田多隙隴之家即暗埋其名下於是包辦年深者多存無糧之產轉貨別姓矣以編審立戶言之受賄花分巧立子戶名色以致通邑里長衙名者希皆三四甲五六甲大戶中戶下戶不可復辨臨期編審奸富者營脫貧愚者代充矣此皆里書作弊之大較也至如包區總者則與里書總散相合雖云通同

作弊而其人加猾其線索呼應加靈稍幸年年三輪或上年此人包役而下年里遞之家自諳書算不願催人或另有親識轉相包攬則新故乘除之際上手有發冊下手有稽核彌縫不到發覺前弊往往有之今概納頂首是合一邑奸巧之人盤踞綿延簸弄斯民將何底止方其召募充納時悉假貸於殷戶約以頂首爲質後請以花分等弊報償其尤點者二人以而納二三頂首是平日此推彼收自後推收皆操二人之手矣里書可以多納頂首區總又可以分納頂首是平日有散有總自後散總皆操二人之手矣

書而名曰里總而名曰區見其屬在民間未通官府也若起徵科乃通縣派徵之書而亦私納里書納區總是平日分官分民自後官民皆操一人之手矣一手自爲推收一手自爲散總一手自爲官民共千欺萬詭尚可得寃詰哉即如兩年來漕兌已大著其端矣每里將催役工食坿入漕糧出兌至一千一百六十餘石漕規升合增減律罪非輕尚敢閃爍移撥若此況其他乎或者難曰近歲房科各有頂首未見崇害何獨茲事便爲大蠹曰彼幸無錢糧之責者也有之惟戶房然不過司起徵比解支銷之文而庫吏千係與之磨筭縣君朝夕與之稽核非若民間里書區總纖瑣頭緒上官不及察小民不能知積久弊叢必然之勢矣或又曰頂首雖不無弊然可以甦里遞自催之累可以省縣君會點之煩殆亦有利焉曰里書挨年輪充十年一役耳今歲貼多米是年年里書也區總有冊有田可稽會點一富餘皆安眠今槩貼多米是貧富並役也且區總莫苦於大造黃冊之年全區推收一或詿誤十年拖帶良民惴惴在心乃月下所擬黃冊區總仍將於各區殷戶報會之矣俟會之後此革仍二罟攬收是目前之勞貲日久之干

民當之而大造推收之把柄歲歲攫取之肥潤悉此革操之享之也豈非人間大不平事有百害無一利者哉或又曰姑且無革但嚴其儆約犯者澄汰鉄者更募何如曰懲汰之說謂其人或善或不善耳今無人非弊無事非弊豈可縢汰即俟缺更募彼不過互相容隱改頭換面應襍名色而已矣設果姑沿而不變僅擬議於汰募之間浸淫漸久彼則明於觀火他人賄若重淵雖有繼進亦當轉相受成竟同秀水縣之歌家極重難返欲革無路矣至十年二十年以後我邑告重糧告虛糧者紛紛而起即欲追究此輩物故且半其子弟遞相推諉刑日煩而不足嗟何及哉日今造冊伊始是天授我以鼎革之會也合邑賢賢思苟非諸奸之股心羽翼靡不疾首痛心是人助我以芟鋤之勇也何憚而不盡革哉第天下去弊去小人之法撙其大體斷在必行開其一面使之可受故代兌之米應正而姑弗正也壞漕之罪應坐而姑弗坐也急與之約曰年荒粟貴以爾等年來所攫之米償昔年所納之銀值已大浮法更可議今悉湔除勿論其里書區總各頂首原帖起徵科先行貲敕此外勒限俱收仍倘文申宕承者爲令則成不失急義

不妨言。所謂保我子孫黎民者。端在於此。

到縣日邑尊公啓

父臺爲編審事。曲盡苦心。生等方感仰不暇。竊念區頭詭詐啫利。全不可信。區總正身雖見在里。遍之中。固採訪所必及。但其間良頑亦殊。止可備參考之資。諒大知洞觀。決不全據爲定案也。項聞有先期斂區散逢之說。未知父臺果有此意否。以生輩計之。邑中北運二百六十名。原就二十區中通盤打算。各區或少或多。初無一定之額。惟求至精至確。使一名不濫。然額外庶足以塞營脫之門。即如鄉會兩闈。各房取卷

原有定數。尚無先期數房之理。況北運一節。各區本無成額者乎。設果陸續食指。恐總數難以預定。勢必每區多食數人。則招搖規卸。從此紛然矣。然此弊必出於訛傳。父臺大公之政體。斷不爾也。偶有所聞。不敢不告。

復田說　辛未

三本原

一曰感兩邑賢仁之心。事平則心安。我贏則彼困。隨地當惕惻隱。況貼鄰之民乎。嘉善勢居下邑。民風獨稚。舜於他境。使田果不虧。舍宛果不極。而反以仰誣。則吾民何取爲此。亦何苦爲此。仁人君子。遠懷一體。萬物之意。益當近感於張本公祖一體三縣之言。將憐吾民之不暇。而忍助奸僧乎。事有護本邑而反傷

於仁。出乎論而適歸於義者。是非自有真也。靜默之與坐視。衷情迥然。儒者窮理。不當省此意耶。

二曰剖嘉秀民間加派之弊。萬曆二十七年。天寧精嚴僧供遞親供。願歸嘉善辦糧二十九年。歸秀鄰郡兩公各有一應隱田。供僧所無。今次不許新收之。示見李按臺復啓。又劉撫院示云。查出欵隱之後。錢糧自有着落。有何加派。至四十二年七月。天寧莊復認實隱田五千三十餘畝。精嚴一千二百餘畝。親供在卷。則復田之後。嘉秀原不增糧。了然可見也。然在今日疑又不同。蓋昔年田畢開去。實未陞糧。今若妄

畏罪越境陞收。度已有年。消此三萬三千五百畝。復歸嘉善。則嘉秀糧虧。勢所或有。彼民不識來歷。安得無加派之疑。須更有法以破之。昔年滿道尊有云。如已收入。今當作何識處。其慮蚤及此矣。嘉秀合取新舊冊對勘。的於何年何冊混收。其未收以前糧原不虧。則增收以後。糧派何處。此必割去彼邑田糧。方將嘉善田糧補入。先取寺僧名下隱田最多者。查其割去某人等田將已原隱田額抵補。其餘各戶俱倣此法稽查。便見着落。惟慮割田原主已故。或轉賣他人。則新業主實不知情。若徑勒歸嘉善辦糧。各掛嘉秀

冊中。何繇除豁。必須曆曆遍遡而上。十餘年間。度其轉手最多者。不過二轉三轉。推覈不難。此實彼二邑神明之責也。吾邑惟守　國法。丈量時載在冊中者。悉令現業戶歸縣辦糧而已。上臺一體三縣。必有訂謨定命。俾三縣官民各無所辭。

三曰勿堅執天寧僧贓罪。昔年兩寺僧供認無辭。所以中變之故。因臺批宛解。本僧畏死。適乘眾公之行。遂廣布珍寶。萬方阻撓。當時嚴宛本法之正。然上下俱無持法之人。則與其嚴之而格。孰若寬之而竟其事乎。劉撫院答啓有云。此事不難查而難在洞悉

矣今日　王言豈忠不任讀天下無必盡之法所謂有可原之情陳玄燈已死今之承業者非昔之作奸者也可原者一父子祖孫罪或不相及況僧家異姓傳繼乎可原者二嘉善虧田三萬三千五百畝兩寺共隱六千餘畝五分居一雖已至多然此外二萬七千尚屬他人隱佔即吾邑未必無之奸僧若坐重刑餘人清查之後烏能棄免罪戾法異則不均法同則逋衆大抵清查偵竊期於安靖善後而已極追前辜或增葛藤可原者三但此數條奸僧不敢自言嘉秀長者未便於明言可言惟在吾邑紳如民間告訐上

人嚴責被告則原告難屬編氓可以代爲乞哀此其劍也昔年曾兩番自遍親供今若寬以生路彼必欣然自首便可因而宥之倘復多方詭秘踰期不認則井抗上臺乃抗　天子也悉擒併而專請焉時不膽落於抄沒殲薙之禍

四肯繫

一曰疆界當據冊不當復丈　扼要無如正疆界一語正疆界無如據萬曆九年丈量冊如出字圩即天寧莊坐基影秀水田至三千餘畝萬曆三十六年圩長懷德願楠等尚存即九年經手丈量之人也石砫畝額班班可考此外各圩欵入腹裏三萬餘畝之田皆嘉善圩長丈量其一應號段弓口皆載在嘉善魚鱗冊豈有田屬嘉秀而丈量之年借手於嘉善人役大造之日寄坵形弓數於嘉善冊籍乎所以戶部云田不必再丈若總丈則壞亂　先朝分縣規制各丈則餘者自餘豈肯讓人虧者自虧誰肯代補總歸無益其言約而盡矣又云吳太府查此三萬餘畝俱不入嘉秀冊田不在冊糧何從派此又冊不可不查之要領也一在查萬曆九年丈量冊二在查未墾收以前原冊若屢訟屢挫之後詭收捏造之新冊則誠不可

查所謂不可查者新冊耳非謂原冊也原冊不可查其說出於嘉秀擁與鼓噪之奸豪徐侯申文現存何反以誣嘉善嘉善所據以求正求復者止冊籍耳嘉秀所謂查冊一畝丈量原冊號數在嘉善也二畝鄰邨二公及吳太府所見舊冊三萬三千餘畝俱未入也三畝自稱隱田冊八本入太府之目因入嘉善之手也我利在查彼畏在查且隱田弊冊每項下悉註嘉善人戶姓名明供實證查且不煩何況於丈或恐丈量煩費民間因以激變猶似揣度事勢之說反未足以嘉秀之心至若每區每圩俱就原中飛空曲填

而托此於壤地相接之犬矛。則弘正嘉靖以來。未丈量之先。有柳誌倪誌司馬誌趙誌。萬曆有丈量魚鱗冊。從無嘉秀。都圖捕入嘉善區中者。豈其四誌一冊之不足據。而獨持此無據之空談。以罔 聖聰。惑上臺乎。不足復辨。

二曰反躬防弊。閣去不還之故。則以嘉秀人民置買嘉善田。私盡行推去。而嘉善人民所買嘉秀之田。戀彼糧輕。竟不收還。此實吾邑見小無知之百姓。與大膽不畏法之奸胥。自造其孽也。蓋吾邑之民。視嘉秀實愚。吾邑之胥吏。較嘉秀尤黠。嘉秀懼鄰嘉善自懼。

往年縣總某等。於本無弊中。詭造弊竇。因即以其竇賣示彼中。目實至今。今日舉事。不可不防此等陋穽也。大抵凡事只在反躬。萬曆十年以前之謬誤。反既無及。四十二年之故造。當爲前車。夫躬豈獨一身之謂歟。通邑中凡逗漏消息。受賄阻撓之輩。皆躬也。有人心者愧之以義。無人心者防之以法。

三曰清理下手處。合嘉善二十區論。遷西一區。獨影射嘉秀田七千餘畝。以遷西一區論。田月二圩。係天宇坐莊。獨影田四千餘畝。則奸僧之爲弊。極可知。但此外勢豪隱佔。亦不少。以故借寓僧之力抗拒累世。豈真兩邑上下。盡爲一禿奔走乎。但奸僧欺隱最多。實爲罪魁。清理下手處。不得不以之爲頭腦。發奸摘伏。主者諒有微權。

四曰立碑銷案。嘉秀作用。惟近年豎碑院署。與昨歲賄請註銷二事。最可惟。碑上從無嘉善一人列名。乃云三邑同建。夫各圩舊石。立自 先朝。近立新石。奉詳三院。欲掩之以一創立之私碑。何也。賄請註銷。尤爲欺天罔上。衙門有行。尚且從重歸結。重可銷。輕輕何敢銷。重今以屢奉 明命未結之案。而欲註銷之。是人臣之筆。可以抹 綸綍也。煌煌 天語。不得比

於從重歸結之例乎。幸李按臺主持。所全甚大。不然。旺銷在前而 嚴旨後降。不知今日何以仰對哉。噫。錢雖神而計亦危矣。今惟有輸情反正。猶可收之桑榆。多方掩蔽。阻撓總與註銷同類。世遲不同。微有識者。毋走昔年之險着也。吾邑甦其冤。罪人保其後。當事告其成。實彼我兩全之道。蓋亦從一體之意。統籌之矣。陰陽間說。豈忍爲之抑誰信之。

丈田辨

嘉秀專請丈田。不過設難竟之局。以惑當事。扼要剖之。兩言而決。田虛則須覆丈。據實止貴清查。然嘉善

求申復者。虛糧也。非虛田也。設使嘉善士民云。嘉秀田寬。嘉善田窄。欲求補足丈實。是謂田虧。非丈不可。今嘉秀影射嘉善田三萬三千餘畝。坵形號段。現居嘉善圩中。弓口細數。現列嘉善冊上。止因昔年開去不還糧額。差傜。惟須按冊一查。復畝一勘。田屬嘉善。即糧歸嘉善。較若列符矣。重覆丈田。不知於清糧事宜有何關涉。此不必丈者一。紛更覆丈。止爲冊籍無稽。欲求明楚。不惜解弦。譬如重新分縣。則合三邑而通丈之。亦其勢宜也。今魚鱗冊班班現在。縱使孔方力大。能取嘉善冊藏郡庫而不歸。又置之湔濕處。使

腐爛不可視。然終不能使嘉秀魚鱗圖冊分載此三萬三千畝之坵形弓口號數於其上也。終不能抹鄭邵兩令以前從未收戶汎糧之原冊也。況今嘉興縣則有弊冊八本。每項下明載嘉善舊業戶姓名。秀水縣則有萬曆十一年不收嘉善推田二萬畝之黃冊。又有自載奸僧隱田五千餘畝之硃冊。皆現存嘉善縣蔡侯掌握。雖其餘未經追出。然隱漏大略相同。以原冊則如彼。以弊冊又如此。畏查核之難。迎畏踏勘之易見。故詭托於無益之丈量。眞所謂援於無事。罔君子以非其道也。此不必丈者二。至於丈田之害。在嘉善求伸寬抑。雖多賠費。并聽嘉秀協同丈量。若欲使嘉善同丈。嘉秀恐彼中神奸籤弄。激變地方。有不可勝言者。但預度丈量之有窮。似波杞憂。直陳丈量之無用。則人心有同明。而當事益不難破其欺罔矣。

均糧辨

近頗聞三縣均糧之議。未識何因。大指云公道難執。是非難憑。人情難調。積案難結。不如一槩平糧。使嘉善無獨重之困。此於加惠外邑至厚。然協情度理。無一可通。以附郡兩邑論。則寬秀水而苛嘉興。就秀水論。亦利奸人而害良善。就嘉善論。抑其久合之寬。而與

以無名之利。宣德間。楊文貞公欲減嘉興糧額。適值分縣所減之數。嘉興獨受。秀善不及。兼被相仍已久。吏習民安。曷嘗因此起不平之嘆。今所捐額者。直萬曆九年丈量以後。飛詭攤賠重而益重之苦額。乃不清近弊而遠追昔因。果何義哉。據昔年徐侯申文。嘉興每田一畝。科米一斗四升。銀七分。秀水科米一斗七升。銀九分。嘉善科米二斗一升四合。銀九分三釐。若議均平。則三縣田糧。每畝各該科米一斗七升四合零。銀八分四釐零。在秀水加米四合。減銀六釐。嘉興減米二升。

四合加銀一分四釐彼民何辜忽罹此罰況嘉興士田獨高租額稍輕糧亦從之未爲純偏也槩而均之偏乃特甚故曰寬秀水而苛嘉興也隱田者奸豪耳通邑何與不究隱匿鋪派徵輸奸豪侵食於五十年之前平民代賠於無窮極之後前此奸豪猶防論定嗣今高枕安眠可與　國祚俱長矣故曰利奸人而害善良也嘉善所求惟清還三萬三千餘畝之隱匿民究既白力亦少甦今乃置隱匿而均糧無論嘉興萬萬不從假如帖然聽命嘉善豈敢承受播諸四海遠諸　九重前後之間自相矛盾反似借隱匿之虛題覬均糧之實利也昔也蠹　國殃民罪在兩邑之奸究今焉欺　君罔　上將歸嘉善之士民失直而得曲變原而爲被受虛名而賈實禍非所謂協情度理無一可通者欺民間控訴止爲是非官府剖斷止據是非是非者天理之權衡世道之綱紀不獨此一事爲然也是非一定今出維行故曰君子之德風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即調人情結積案具在其中矣曾見出此經綸大手燦然表著於天下而反爲何天之衢之格礙也耶

予未南還見復田一案舉事者求人太深及詢其敝

曲考其處分雖波歷多載成未了了蓋反躬之義缺如無惑乎事之久不就也言輕於毛退而著青今日事虛有機敢出以獻當事乙亥季夏日題

復李謙巷邑尊書曰恭承台訪以復田肯綮事宜具悉爲地方至意伏思太公祖下車新猷此爲第一義所以定其主張俾知入手如何作法究竟如何結局全在老父母初謁時一番剖晰也目前最弊急關須只在破嘉秀之把持其把持訣竅只以激變二字恐隊當事平日號召則沿街鳴鑼臨期查勘則挾衆鼓噪此奸豪習試之長技也然聚黨雖有千百領袖實無多人所以破其奸謀約有三端一則令大首寒心二則令偏裨飲跡三則令錢神無主驅遣難靈三者既定各靜聽查勘然後是非之數明而處分之法出矣若不先破其激變把持之奸方且喧哄不容查勘何緊處分此台臺初謁太公祖時剖晰第一要義也其究竟結局向所陳二言近之嘉秀輸情善邑不盡情此雖於敝邑舉事初意微有不愜然三邑士紳莫非親友三邑編戶莫非王民弟求甦已之積究何必執人之深罪苟足以報明旨而可矣其隱田始末簡而不漏莫如錢相國手評歷案一書若處分下手則

公正何在復田諸說亦擬藏案卷之要而爲言者公並裒帙呈獻倘於語論之次乘間轉上太公祖披閱之下頗省目力至於作法之最簡最要者莫如前任帜岫太公祖之訂正冊曾經三院詳允現今本縣正在攢造將欲通申若得太公祖斷然主行則大事不勞而定而正疆界亦在其中他如查實隱之弊冊破四結之誣妄勢如破竹矣

又復書曰咨語精婉獨以理勝兩邑亦當心折矣兩日來周知微兄細閱案牘研精覃思揆復田公議一篇大抵直截明快處分劃然其中緊切關鍵如萬曆九年兩邑會關文有先訂定疆界然後清丈等語最足破其錯壞之詭辭十三年奉府檄秀水回關有未丈量以前原在嘉善辦糧等語咨語中兼可採入得精寵靈即以此冊轉呈太公祖俾知敝邑公論如此尚理不尚氣如此亂絲積案原有清理法原不難歸結如此以邑人之懇切附台旨之徵婉而行殆亦交相爲助者也兩邑呈詞太公祖批送台臺勘明今查嘉善原呈着嘉興會同秀水查明覆詳以查代勘太公祖下字原有斟量又聞本府專候三邑回文即據申詳則此番具繇寔此事結局成功所係全賴一紙書

救數十萬民田仲五十載沉冤故雖所聞於野人不敢不以入告

附丁丑五月本邑里老進嘉興縣弊冊疏

奏爲神奸違　制紊疆隱田漏稅屢奉　嚴旨遍遣藐恣極額　天恩　勅嚴查弊冊立正疆界事宜德五年割嘉興縣西北境爲秀水東北境爲嘉善疆界截然嘉秀圩田名都嘉善圩田名區誌冊井然萬曆九年奉　旨丈量准嘉秀印信開文原稱照初分舊額定立疆界訂日會丈未嘗謂有分毫田土錯雜也弊起天寧寺精嚴寺奸僧陳玄燈唐海鏡源洙道裕智殷等奸民朱灼等乘縣丞于世廷署印賄通總書違　制隔縣推收歷移開文共詭隱嘉善界內額田三萬三千五百餘畝糧累通縣賠陂以玉洗後里老吳旂等具呈撫按批行知府前則張士良勘實合照誌冊各守分土後則吳國仕會同三縣申查文冊搜出嘉興縣印信弊冊八本隱田五千七百餘畝又抽減誌載三十二圩蒙府印鈐發縣及查秀水縣豪僧陳玄燈等共隱田六千二百三十餘畝並不收入黃冊又抽減誌載三十八圩發帖在縣隨蒙南京管冊科臣黃建中題稱叨糧欺隱有據等情有毀推出之

數於嘉善黃冊而冊弗開數收入之數於嘉秀黃冊而冊弗載等語復經科臣商周祚參駁有嘉善受累有日人人能言欲清賦額先正疆界等語當時四奉

神宗皇帝聖旨悉未歸結某等迫於崇禎四年同鄉守仁等具疏叩閽奉

聖旨這事情屢經奉旨豈容玩視據奏吳國仕查出隱田弊冊八本又黃建中疏稱田糧欺隱有據何難勘實立剖奸欺乃朦延至今到來地方官所職何事着撫按作速從公嚴覈究結詳明具奏還立限與他如有勢豪把持阻撓的參來重處該部知道欽此又本部尚書侯恂題覆巡

撫喻思恂疏奉

聖旨清賦釐弊係撫按官職掌這田糧一案屢奉明旨摘參猶復以役溺黃冊爲辭顯屬延卸據姚永濟稱三萬未必全虛即當徹底清查又云滄海桑田是爲何語着撫按即督同該司責成道府三縣疆界弊冊有無虛公查勘據實具奏如有奸豪鼓噪煽惑把持以致官司掣肘撫按官即行拿究一面奏聞重處爾部仍立限與他欽此又巡按郭必昌爲未

旨清查等事奉

聖旨這田糧一案奉

旨清查首禁奸豪把持乃惡生仍肆鼓噪殊屬藐抗即將呂嘉祚等三名提究正法併着司道府各官將該縣田糧虛公查覈立限結案不得藉口扯閉徒滋延卸該部知道欽此吞行撫按委杭湖理刑官提三縣里民會審僅斷秀水縣寺僧田三千六百五十畝嘉興縣二千一十七畝未及十分之二致延回奏

斋疆欺隱如故復招神棍陶思明朱思賢等造謀煽惑鳴鑼抬幟鼓譟激變鉤嚇上官今年請黃冊於後湖明年請丈量於假亂不過巧設遲局歲挨一歲官更一官遞相推諉氷浸淵沉而無糧田終飽奸廒幸逢

聖明洞燭奸跡扼定弊根

新旨屢頒一則曰吳國仕查出隱田弊冊八本再則曰三縣疆界弊

冊有無蠢頑界定自

先朝斷無紊亂弊冊彼自供吐斷難抵飾以古定今以彼治彼真無弊不釐無案不結者也謹將吳國仕當堂搜出府印鈐蓋嘉興縣

塵

御覽伏乞

聖恩申明屢

旨嚴

勅撫按覈查嘉興縣實隱之弊冊秀水縣實不徵收之黃冊分疆正額按籍糧田嘉秀界內者輸糧嘉秀嘉善界內者輸糧嘉善庶言立決刻期回奏以便撫按復勘復

命庶某等通邑百萬生靈遂

皇上再生之賜於

億萬年矣。

復同邑諸公書曰。

近來兩番一明旨所重專在弊冊迎機投進和盤托出聖明已有洞鑒矣成功在天人謀宜盡此疏盡人俟天誠有如台諭所云者因銀臺新題限字格民本止許千言遂將原稿刪縮緊切以稱功令昔宋景文修唐書謂事則有加於前文則有減於昔後人譏其不好處正在此今所刪減得無類是乎

但愚意追粒一說寃不可行吾欲自舒積寃正須與人活路若犯帝圍追窮之戒堅彼死距難彼結局我又何利焉諸父老始聞而疑既而信遂決意去之顧此乃篇中關鍵愚主其策不敢誘其答敢特詳之頃奉 新綸查冊丈勘審味辭氣原非通丈但未經開明恐彼或乘而藉口父老湊計呈求覆題專丈隱田程我翁真實爲民爲國之人方與十三司公商竟日度必有預杜奸謀爲伸積寃結積案之地者即稍費時力亦一勞永逸之宜也若事機已妥咨文至浙則全在諸台臺心力周到使官事者不得不結局且有樂爲結局之情庶五十年之功成於一旦

幾致敗事嗣後主張奔走諸人非動於氣則借以規利今此人利心差淡客氣銷鎔或者邑人六十載之沉痾其將有起色乎惟大仁人垂憫維桑使得早達宸聰亦盡吾輩一點勸善之念

致錢塞庵相公書曰 明旨各就都區界內云者都歸嘉秀區歸我邑此明明正疆界之說也不許互相影射云者都勿影入區內區勿影入都內也向來錯壞之邪說不攻而碎矣然我之所謂正疆界原有確據彼之所謂錯壞亦有借端先朝析縣以區字獨界嘉善本府總誌古本明載出月二廾全屬嘉善其餘各

區各圩並無攷入嘉秀都內田糧此誌見存是疆界之確證我所據也萬曆九年辛巳邑書李時等串通彼邑奸人造有總魚鱗冊據迁西一本開載某某圩各有嘉秀田若干謀出於彼而冊成於我此錯綫之蒙端彼所借也後起之弊冊豈敢初分之定制三攷奸人之私本豈敢通府古遺之誌書今遵 旨造冊就區界內悉入嘉善務須經手得人精到明確毫末無訛起解外另錄精本擬同古刻府誌聽小民資奏立達 御前以古昔總誌對現造新冊開卷了然得 天語立 命而五紀之案大定永清矣此番此舉

費不虛費勞不虛勞我舒其艱彼免於罪前辛巳去今辛巳還天道人事斷在不疑但此意須出自台裁底俾當事之信從與下人承行者各殫心力以底成事萬惟加意

與周知微書曰里老北行愚意向以爲然但新冊須明明了了與原數相合疏稿須簡簡淨淨使一覽了然而第一關鍵尤在取古本府誌與冊疏同進 御覽此本昔年鄭太尊初蒞時我輩曾於舟中共見今不知存某公處其書前刻嘉秀皆稱都後刻嘉善稱區遷西純屬嘉善四月二圩純屬遷西從無二私錯

若 聖明見此則彼向來專待遷西二區之有總魚鱗冊其詭弊不攻自破而田誠在區者必不宜辦糧於都 天語數字可立斷其葛藤且并古誌發下使閣中票擬亦得有據願密告之開老

勿查逃田已已

聞查逃田之議爲海塘而設竊思本邑每年徵海塘夫銀六百二十餘兩正額從來不缺今歲提徵增至四千五百兩民間已不堪命何可別議征求本邑逃田與匠田軍田皆無攷私承者若查未佃從無不佃之田若查已佃則前此之加已不一而足是民間貼絕

猶有已時而公家加佃卒無寧歲也又況易主再三平價遍買現業之人非原佃之人彼果何辜使其累又勘報高下必委老人老人非衙蠹積刁不充此役必串通戶兵工三房分探各區殷阜誠實之家妄指其田爲逃爲軍爲匠厚賂則已否則任情妄報逃童揑稱分利萬戶剝髓傷心民間驚傳無意於此恐宜寢閣

勿報大戶已已

安富以保貧莫如免報大戶前官往往爲書帮所給數立名色令房科及各區頭查報大戶或云糴米備荒

或云董理工役或臨造冊年分報點縣總里總先富
凡者無不傾家又營脫者衆奸人挾已勢窓與是騙
吾百姓供此)草生涯靜言思之痛心刻骨合將開報
大戶一節寢遏不行縱有上臺明文如糧米等項且
束之高閣其有造冊縣總及每年北運批頭勢不可
缺宜於平日預自查勘其中果孰爲大戶堪委重務
臨時再密詢賢紳與相參酌然後以不得已之意念
而委之寬其鞭轡節其煩冗弟使任勞不致任費事
畢之後別有寬政以酬恤其勤幼底富民不苦於供
應而貧民有賴矣

朝廷設六部六科郡邑因之有六房聞邇者所議變法
獨皆在戶豈其餘都無可議而戶例多宜更張無他
錢穀叢焉則雀鼠托焉循舊則其獘有常更新則其
味益進大抵上臺行文皆其書胥與邑中書胥先容
商酌以爲嘗試之計照以奏銷退其初奸則魁魅承
消矣前者林父母初至曾奉文一報農民大戶後知
區頭通同房科挾家需索貲放所得有至百金者大
年明文再降俟即堅執不行繼又令發銀徵典買銅
糴穀俟皆堅持如舊自是臺司無復須事例矣大爲
小民堅持易爲高貫方便難俟保安萬與論

謀上臺從不聞讓俟强項而轉多俟風方也俟益云
奚奉上司之令實行本縣積書之意邑中吏書知其
風裁已定通意上房遂於一切撥民事例不復支領
精明所至足以銷弊於未萌而風力又非所論矣

徵收

蠲票明開徵額　崇禎三年蒙　聖主特恩許於新銀
米內各放若干絕刁頑之覬覦均良善以恩波此曠
古絕識也合於本年蠲票明列一款每畝原額徵銀
米若干　恩赦免銀米各若干使小民曉然見　天
子之德意自後逐年蠲票俱照此例凡有增減逐項

開明未後總結每畝徵銀米各若干勿容一字含糊
則櫃房不得欺小民而積年之弊賦忽逢日月矣其
納戶執照小票亦合開明年分限數及應納項款庶
幾官民兩便

遮倒米合銀分　新增有遮米又有遮銀已爲　朝廷
萬不得已之舉動而吏胥復從伸縮之如遮米止宜
總出一示本年每畝若干其出兌時貫入滑櫃中架
加一耗可使旗甲忘言向者吾邑奸書猶另派遮單
使軍人加三索耗又加淋尖而派單抑單諸貨攙索
得是民間兌一石必費二石此宜合而分者也後因

衆議乃照他縣貫入漕糧孝免勒收之法遵銀盤例另設印票付納戶收驗崇禎五年據稱遵米一升五合外又派遵銀三釐三毫不復設票徑令於四年第五限折色內籠統完納不知日後納戶何從辨此爲遵餉又何從辨此爲五年之銀而於四年預徵民間里長亦何據與甲戶如數取納緊票既不列款納票又不另給一片糊塗紳衿里甲各仰屋而窩欵此宜分而合者也至八年春吉水李侯下車始從衆議復設遵銀完票蓋區區遵銀遵米一分二合顛倒之間藏奸無限合所宜合分所宜分一反掌之易猶待人而行如此。

比徵　善邑士民素號淳謹畏法輸將不敢後但里長鼓人共串其間良頑亦殊混作一人虧欠虧完非惟下易那移兼使上難清辨以致經催受責欠戶藏奸宜着各區里書就催徵長單折名分註如三串卽寫三行五串卽寫五行比徵胗寬釋經催專拘欠戶按其逋數多寡量行懲治其有依限全甲完清者里長徑自寧家不必赴比則善頑別白敲朴自省拖欠自清。

比徵單細開各戶使完欠了然完者徑自歸家欠者勤

令候比縱使不責正身一切替杖錢差役錢酒食船錢頑戶獨自支當可免上下名之混累今糧房造單止有串役總名完欠無可查考比較時既難分別而良民全完者或尚因人受累屢被差喚不得不赴該房求一清結名曰筭帳錢出過此番以後方免催比此房科不造拆單止送總單之隱情也今宜着各里書每圖攢造某甲某人里役幾分幾釐丁口若干田地若干共該徵銀若干每區總釘一本逐一開明欠數臨比之日錢拘正身雖有頑民無繇躲閃拖欠而良民知完清之日不必身至縣門益相勸於輸將之恐後矣。

預徵　本縣從無預徵弊起於萬曆三十一年蓋嘉善奸書甲於七縣糧科奸宿又甲於六房蠹食年久動千成萬磨數既多設法掩敗然猶每畝五釐止於夏間比徵一限繼漸增二限矣又增至三限矣然皆以五釐爲率天啓二年某丞署篆糧房蒙蔽遂每畝增至七釐又爲定額近年詐來又增至每畝三分度其窮極非全沒一年則雀鼠之心不快今不敢望止徵一限且復存限五釐之舊底亦祛未久之蠹而少舒民困也

近查崇禎三年赦後積逋每年約千餘金若係通邑均欠誠爲不多但其間良頑霄壤良者絲毫俱楚或更透完頑者一戶或欠數兩甚至數十兩若姑從寬寢閣反是借良補頑甚非均平之理應特摘其尤多者立限追完方令各項錢糧起解甚意與其預徵未來何如先清舊逋若使頑逋全清堪抵預徵大半又因此分別頑善萬心允怡再因此精查錢糧支解就緩就急先其急者以供上求置其緩者以養庫貯預徵之弊或斷斷可罷矣

房科積弊非身入其中無繇得其要領所以知者不肯

發欲發者不能知間有知而欲發者又犯投鼠之忌無他總爲護惜體面耳苟爲賢牧遇本邑百姓搜舉宿弊者宜延致而咨訪之覈實而改正之百姓之宿累得舒父母之清名滿世其爲體面顧不大乎萬一有假公濟私陷害佻家者重罪之可也若以自護體面之故護惜一二奸胥則通邑之不蒙吾惜者且幾千萬人無論已心難安多口亦可畏諸葛公布所失於天下而譽望日隆況吏胥之弊非吾弊也而何爲以身翼蔽之哉

起解

銀匠解金花　昔年定銀匠起解輕齎金花二項恐免一切差徭益因自收自傾皆其經手無所委責終覺少弊通府皆然蘇松諸郡江廣各省皆然若僉糧長則銀匠以事不關已於納戶投櫃之日一任情函成色雜收於解戶傾銷之時外外估耗勒索無厭及至傾銷又弁元寶一錠攙銅若干昔年因銀匠自相傚首邑侯面驗之付銀四十八兩入銅二兩傾成不能辨其非足色也遂令銀匠自解近被具呈營脫輕齎止解金花一項已爲困農而便工今復求併脫金花則向來免伊一切差徭果屬何謂議者或云各項俱

已改屬民解獨此項入銀匠非盡一之體豈知事求利民何拘體貌銀匠解爲是糧長解爲非得於衆非之中僅存一是猶兒饁羊之意奈何以併泯其迹爲工或又云銀匠無產可羈錢糧干係防其竄匿此則他郡從未聞本邑從未見止因上年署公突僉糧長後迫公議復改銀匠宛轉之間其心不服得以爲辭若仍舊規盡一彼心自定倘以舊冬空役申文中已僉冬季金花解戶二名今乃復屬銀匠疑於自翻前案則又有說此因署公微欠斟酌改僉糧長見事勢之難行仍屬銀匠在彼已爲不遠之復在我豈必矛

前之說雖參語中多贅數言周摺查見法必利民喜求盡善之意寧有翻案之嫌哉

差官解輕裔　各色向有輕齎解戶俱自姓齎銀至淮官民勢既相懸而此地小民與遠方衙門吏胥情愈難接費用甚苦繼議解銀本府差官總解十餘年來兆庶稱便解官得此亦爲美差項者解官頗累之說不知起自誰何遂議復僉解戶竊思解官併飲各邑使用至淮交納官解官收需索之態自然與民解不同仰使解官果無秋毫歲羨勢一官以難萬姓猶當爲之況兩賴而俱便耶今他邑既僉解戶嘉善雖欲

解銀至府勢難獨行本府亦無單爲一邑輕齎特遣解官之理謂宜仍僉解戶十一名量計道路交割使費納銀縣庫申明上司特就本縣酌遣一官至淮交納循民解之新例而不動一民存官解之舊規而不煩本府火澤爲胥川同而異俾民仁術無迹可尋

漕運

杭嘉湖士民輸稅在淳頒之間然拖欠折色者有之漕糧則百中之一耳至於吾邑百年以來升合皆清祟禎庚午孟春上臺因他邑偶遘特命儲道巡行各邑欲令漕糧盡數上倉此固修復舊規然須先期議修倉之法定看倉之人然後此規可復今數十年來倉厫坍圮上漏下濕倉夫又皆盜賊也不先酌處妥當徑勒百姓送米入倉則腐壞不虞飽賊腹可虞出入查驗之際書胥索詐可虞而又冬杪水涸空舟不通況於重載又南北二運皆於本年春夏啓行北運米須春白費日更多乃皆勒限上倉隨上隨領折耗如何使用如何一舉而諸害具備況僉南北運者皆有業糧長豈憂其逋逃而必轉展重苦之爲吏胥深壑計乎儲道過他邑妨搥數十人爲杖以千計丁宮保攷亭者年且九十矣聞儲道將至設宴於舟中親往迎之備告以本邑從無拖欠漕糧之事且云如有升合不楚老夫一身全任之儲道唯唯及入倉略覩大意不用敲朴而去夫使他邑鄉紳有愛念維桑諸當事皆如宮保公者蚤以此情達之儲道他邑萬民必不至偏受捶楚也宮保之德於是爲大然轉圜而聽則鄉紳之善皆臨民者之善也儲道亦於是乎能受言先是丁卯林侯亦奉上臺文恨民漕糧俱上倉身自嚴督李太常四可忘入倉見之亦謂邑民從來極淳備少一石身願代償一石林侯聞立寢其事此皆吾民之保障也使邑紳人人如斯事事如斯民何從爲魚肉胥皂何從爲刀俎

嚴倉守　倉夫盜米皆因外造居房夜泊船隻窩穴近便足以容奸黑夜撥運莫得問詰近來賊魁某用此致富千金敗露之後猶多方拒飾幸已伏辜今宜將此庫占造附倉私房勒限移徙黑夜不許沿河泊船其牆垣基址每里遍一名照例管修二尺務堅務高庶一勞永逸可免無窮之陰耗

禁單差　兌軍例有押單差人久爲民害然差首名糧長恐不能服旗軍終致喧訴增事則差人似不可廢第須嚴禁其勒詐近數年來兌米一石使用至五六分糧長裁斜伙泣以爲苦役漸同重役矣前林侯憐恤士類擇其尤貧者送單一張稍助其饔食蓋亦權宜一時未遑深慮而此弊揭榜號於衆曰吾有費而

得之糧長兢敢輕我則是將數十萬生靈供百十虎狼咀嚼唆液之地此誠目前所宜痛革以甦通邑之困者也再於臨兌時密訪一二首惡通同旗甲出口開例與苛索押單錢者枷責示衆此輩奉法旗甲自服

官收官兌　秋糧官收官兌至爲良法不問地方糧多糧少總便民間崇禎甲戌奉　旨通行而浙直皆譁言不便事遂寢其故有二一爲部舂改四爲六之語原指湖廣而官吏不加細繹輒欲加派耗米於是浙西以九擔八斗爲漕規者每百須加六石二斗八升

蘇松以四五擔爲漕規者每百且須加十石以外民既不服官亦不安遂爾廢格使民間不得蒙良法之惠者一誤在奉行也官收官兌實便小民然稍不便於官戶官戶從來漕規之外毫無雜贈且或米色稍差今若官收須照小民一槩乾潔又倉厰出入停留動以月計勢必損折豈能使糧官代賠量每百正耗之外須照小民再加折耗米四五石交付在官理難自處尊優特斬加耗爲此二端隱情競言官收官兌之不便小民無知從而和之又謂官吏有改四爲六之說哄傳向止加四今且每百另加二十石矣此之

廢格不行使民間不沾　朝廷美意者誤在鄉紳也若使各省直遵奉　明綸酌爰三字兼體味部咨仍徵給如數五字提醒官戶爲國恤民克已利衆之心務各遵行使軍民不相兌豈不貴賤均安萬方同樂乎何苦區區吝數石在官耗米作昧心失實之談鼓惑閭閻阻遏　皇恩也造者已矣來者可追崇禎八年以後似合先期申飭

改四爲六辨曰此漕糧加耗有多少原因運道有遠近按會典宣德六年令兌運官軍量其遠近給與路費耗米當時湖廣較江浙特多一斗蓋因楚浙漕糧皆

運入淮自浙至淮不滿千里湖廣省下至淮二千四百餘里其他郡更遠故視浙耗加多自宣德十年後遞有改例今詳部覆有云從前改四爲六之耗仍徵給如數蓋湖廣向已改四爲六特會典修自萬曆十五年而楚耗加在後故會典未載部覆仍徵給如數者特不因官收而減從前加六之耗非因官兌而反有新增也浙近數紀來加四耗米之外又合正耗每百石另加九擔八斗承襲既久號曰漕規統計其數亦已每百加耗五十三石七斗三升矣浙之九擔八斗猶楚之加六也爲浙官收官兌計者宜曰從前九

攜八斗之耗仍徵給如數此則深體酌妥二字之明綸亦深合部覆本意今據某縣申文云云不分入淮之程槩引楚加六之舊例易浙九攜八斗之漕規是特徵非仍徵也溢數非如數也湖廣特不因官收而減耗兼以恤軍浙江因官兌而增耗反以病民豈明旨與部覆所謂哉故凡上人所頒政令必細加紬繹然後真能奉行以奉行之過而成背謬如改四爲六者豈少哉

約束漕卒　近年趲運甚切衛軍乘勢驕悍遂謂天下所重無過我曹沿途害人勢甚寇盜舟至關閘無正

官坐鎮之處即惟其所爲舟舟一人持一短棍動踰百數以把截養水爲名實則舟貨船一隻索銀若干方許近閘停泊其逆水者勒取厚賄反捕入幫中攜之同行不惜已船之滯此皆因以攘利者也其爲害則於過閘時遇一切客舟故與挾擦即躍入舟中手持棍棒碎其船艙其物鎖其人痛捶之使僅餘喘息飄然載之徑去客舟驚惶無措沿途隨往叩首乞哀索銀滿意方擲還其人創劇而歸辛未三月二十日見杭州前衛船與海鹽一浪船相遇於東昌之新閘偶以言致爭遂蜂踊入其船毆船人幾死其母妻皆

登岸逃去一女年十五六匿梢中搜得之先痛撫之女哀乞命一旗甲因逼而攫之臨歲隨擊愈不忍言舟中同袍二人錯愕不敢動於時下第南歸者百餘輩候日當空登岸環觀彈指竊嘆旗甲知衆不平大言曰會試者有誰來抗視此榜樣撻之衆益怖徐徐散去中有一人大恨曰此輩淫暴至此寧可無法治之衆問奈何其人曰強劫強奸法皆斬此須得賢人君子作總漕若巡漕密遣公正精細員役訪確特奏如响馬例登時梟示本處不過刑一二人此風永息矣本幫押糧官亦加重治如此則絕其沿途索詐害

人等事舟行當愈迅豈特無礙趲運而已哉今若以糧務緊急爲嫌聽其暴橫沿途百萬士民獨非朝廷赤子而令受驕軍屠劊乎且及今不戢歲甚一歲尚有非常之變激而起焉不如蚤禁之爲愈也衆拱手稱善請其姓名不告而去予深駭茲事又感若人言詳識之以俟當道之仁者

糧船敢於強橫止因不可稽查土民船隻沿途遭害一時無措惟以哀求爲事何暇查其某衛某船爲鳴冤地哉督漕務者宜特疏立一法每舟尾後粉板大書某省某衛某字幾號其管船人各省規矩不同或有

船頭。武弁濮甲。武屬舵工。各照方土所重。并書姓名於舟尾。聽被害之人。隨所在衙門。告發申詳道院。究治所犯重者。并罪押幫官。庶可戢虎狼之威。而軍民士商。交得其平矣。

曾於初冬過濟寧時。寇賊猖獗。漕務甚急。囘空糧船。俱刻期南下。有總河者。駐州城。每日午親出閘上督視。原倒舟尾相銜而行。見一舟懸隔數丈。呼篙工痛撻之。欲銜倒促後舟也。不知舟尾相斷。小舟安流。則可。糧船重大。行止難自如。若首尾接行。遇溜急下。彼此磕撞。人力莫救。其於過閘勢實不便。而總河偶未之

思也。閘河每數十丈。招一大灣。灣過。即目望不可見。於是灣後糧船。聞此消息。皆逡巡不敢下。總河視船百餘。已過閘。其後不繼。虛坐良久。遂身自歸城。而留他武弁促之。餘船始陸續進發。督責稍誤。寢閣者反踰一二時。可見既乖事理。必失事機。明乎理義者。乃所以經世也。

天下糧艘共萬隻。而缺其一。每隻五百石。而缺其一數。不使滿物。不使盈。祖制深微。到處垂戒。體察不盈之意。可以通於天地神人。

催船迎運辛巳春

李謙菴邑尊書曰。催船一事。昭敎時。蒙指畫數端。深得行所無事之妙。上可以慰臺司之懸視。而纖累不及於民。至善矣。昨遣書役。復荷下詢。私慮此輩或心喜有事。又恐口傳失真。敬敢以書對。窒戶十船九漏。磚瓦粗物。不妨沾濡。若用裝糧。勢須易板。舱灰費財。費時。一難也。裝糧之船。必棧高底深。始堪容受。窒船小者居多。即間有大者。式皆扁淺。外若恢廓。中實寡容。二難也。瓜閘水勢恒高低數尺。匱舟重載過閘之際。冲壓可虞。一或差跌。賠補就任。爲三難。江面十里。波濤萬狀。此項帆楫工師。均非利涉大川之具。臨期

起剝。則滯冒昧輕濟。則危。爲四難。邑糧十餘萬石。窒船催滿百計。約紮小大。每舟裝載百石。整一鎮之船。裝萬石而畢矣。縱十分之一耳餘。九分何以處之。設如損下益上。萬不得已。亦或暫與權宜。今苦民而無濟於事。爲之奈何。昨書役云。商問拏船一事。弟令小价答云。明旨言催不言拏。舉動之間。先須正其辭。謂乃免驚衆。益書役亦知民間苦情。催之不願。勢不能無强迫。故不覺道出此字耳。除夕前。周知徵年兒面語。江南數郡。獨吾邑賴有此項。尚可應急。弟未敢謂然。無錫窒戶。不減於嘉善。而蘇之角直。亦多窒

若之諸山亦多石灰窑有窑則有船設可充漕彼蚤用之矣知微兄素長思慮此事小有未盡竊謂慈父止須堅乘初見不煩旁採餘議也窑戶數百家男女數千人拘票一至老幼驚啼利害非小某初欲靜聽五更夢餘忽若有神物提呼之者披衣起坐倉皇草對惟恃仁明鑒其悃愚

復吳賓日邑尊書曰某朴忠自矢有問必告臆見必陳實恃仁明乃敢率意至此而老父母虛懷屢採若將謂其真有救民之具者人苦不自知謂有其心則可謂有其具敢哉如目下僱船送糧一議可驚可憂

若果欲行則本境從無此項船隻即令有貨從何僱募小舟容數十擔者可勝載哉盡船供客遊清燕者可載米入江淮乎道途虎弁狠旗種種諸患害如台慮所云者又將何以防之若言備而不用則須設處厚貲赴他境僱慣裝糧石之船如糧長寫裝白糧故事下氣怡色多方圖揑乃可圖幷約每舟先得數十金又須預訂抵本邑而不用則現付之貲損不復取彼乃肯來計二三十艘已費千餘金矣此項從何厝辦故實行與姑備二說供爲至難而實行尤難中之萬難台諭並候空回似乎無策而實無可奈何之

貸也且當事立此說專求速漕使留回空不來此間舉竟無船可往必將反遲何因得速況中途失脫又有不止於遲者乎恭承下詢敢竭其愚

學政

鄉賢祠五六十年前入者甚少人亦重之近時甲科沒後鮮不入矣或以子得僞或門生故吏宦其地即娓轉爲之得者既雜人亦莫之榮也孝子慈孫生於此時似不必以茲事爲汲汲又聞先公言少時就童子試學使者遴士極公莫能濫得雖神於營求者往往爲五技之鼷鼠一線公道惟存學宮若富而遊覺序

貴而祠鄉賢則民風之日偷官方之日壞理勢自然無足惟者民以士爲望奸富可以得之何爲而不作奸官以士爲階進身之初節蚤喪矣何從而忽復守節故學政者民習官方之關紐也於此不正欲致治無繇

嚴生員行檢令禮房特設一冊凡生員有事謁見或切己事情或代人陳乞或挨身作證或與人構訟挨月日填註冊上如某生某日爲某事來見或與某人作證圖訟等情即公呈公舉亦悉行開載其有閉戶讀書文行俱優者理事之暇發帖請至學中會文以示

激勸。倘更有容洗身心。鑽研經濟者。別當具眼留心。邑大夫將至。士子群迎入覲。則送。初猶數里耳。萬曆壬寅癸卯間。頗有以是爲喜者。遂益爭騖遠焉。然乃胥皂之事。高明或以爲恥。且長吏聲價。豈因是增而徒壞士風。有識君子。宜急挽之以淡漠也。至於保留自是小民不期而會。豈有號令徵發。即近見官府自出牌票。追集里遍往遮上司。即今上司終於不知。然呼人以自留。謂已心何謂百姓之心何昔范公涖浙方伯有以保留邑大夫蒙譴者。可謂有古人風致矣。噫。爲邑大夫者。何不自爲古人。

崇禎辛未會試京省舉子公呈

爲懇祈體恤士情修復舊規以免顛越以速領卷以便命題事。壬戌以前大開方門。上下相安。乙丑戊辰增柵嚴閉。競相踩躪。至有碎首隕命者。上人聞此。寧不痛心。又因填擠不得魚貫而入。發卷唱名。大半不到。喻時自前呼名求卷。錯綜簡付。畧刻耽延。辰巳猶不閉門。日中方得題紙。士子固爲挫氣。當事亦覺疲神。法窮則通。時極而轉。竊謂一宜復照舊規。勿閉方門。聽舉子隨時徑入。既無擁阻。各自心安。非將點之期。何苦妄自攙越。二宜嚴飭閙人柵內。除正門

甬道外。左長二十六七丈。深十一二丈。右長三十二二丈。深十二三丈。約共容四千餘人。除軍皂各役班立併中出水路外。尚可容二三千人。聽舉子坐立有餘。聽僮僕紛紜不足。令舉子進柵時。親自持籃。不許一人隨入。倘有假藏儒巾者。面目意思。及周身衣飾。自然可辨。預立禁約。一入之後。不許復出。點名既畢。此係何人。三尺森然。不寒而慄。又各官跟隨員役。先期汛定出示。某官隨從幾名。各給腰牌。照驗以杜送考者。假冒官役之弊。則閑雜人莫敢混入。而士子亦必奉法自愛矣。三宜於空閑日期。差官看守柵內。不

許綠墻一毫垢污。使士子臨入之夜。苦於坐立無地。犯者重懲。三法並行。填擠必免。人無惶怖。官有餘清。雖曰一事之處分。實爲救時之經濟。慈祥遍乎士類。體恤徹於海隅。 聖主時閙 天顏必喜。

約同袍帖曰。壬戌以前。不閉方門。計偕諸賢。從無意外之患。丑辰二試。乃或閉身。吾輩身在鷲幢之中。豈因幸免。遂忘商略。大抵近來新設門禁本無他意。祇因初次唱名。理宜高聲答應。而諸賢謂無關繫。或徑入領卷。有妨寬體。故特緊閉。稍示尊嚴。今擬合詞上請。求復壬戌以前舊規。但欲上行寬仁。必先自守禮法。

務於外監試唱名時大序應聲先出從容較經時與擠安危之數豈不雪泥所擬呈詞大都克已誠能動物道合如斯某日憩於外監試門首各其公服投遞衆人皆安我身與焉

或疑門開則人入者衆擠將益甚解之曰凡擠否之故因通塞不因多少開津行舟每有明驗一舟前阻萬艘不行比其通也無竟日擁塞者人之活萬倍於舟豈有往來自如反增填擠者乎況設法禁止閧人則人益少地益寬縱令不能猶賢於閉呈入上臺具如議行而西監試水公尤加意體恤先期出示慰安方

門竟日不閉江右諸省士子從西入者迨如也東方門於初場屢啓屢閉浙士以未申進得無恙而河南湖廣限在更餘士子及群僕擁門駢闐俄而門傾河南同袍一人塵粉焉餘衆聞命復數人而折肱破額或割去其一耳者又不可勝計也疑者始信閉門之斷斷乎不如大開大場三場則東門併闢遂無二人及於難東監試袁公因見初場點名掣籤士子力弱者不能升階喘汗號呼殊可憫惻而籤終不能徧發則體仍不尊大場遂停掣籤但依序唱名應聲者即加硃點聽入領卷士子悠然從階下應聲而過莫敢不至寬之彌逸簡之彌遵斯亦善通其所窮可爲永久師式者也閧門解

崇禎庚辰會試外監場告示爲陳雲從道長其本院奉命監試自念離入闈應試時如昨日耳明廷欲得真士故待之不得不嚴諸士欲見真才亦正賴明廷之嚴束而杜其詭也曉夜思維上下所重各有一端上所防者多士之奸欺下所求者上人之體恤體恤之道外監試所得司者又不過二條一日爲諸士杜嫌疑二曰使諸士免挨擠至於散題催卷謄錄較對俱非本院事其文中簡點名項在諸士自用細心

非本院所能諄囑也今將職掌條約開後

一嚴搜簡以杜嫌疑多士讀聖賢書並歌鹿鳴前有青雲後有餘步以義以筭豈肯身試窓網顧屢科亦曾有鬼蜮之流百計懷挾終歸一敗貽笑海內所以朝廷設法不得不嚴今定每牌二十名聽唱名時高聲答應即硃點准到免其領籤每生用番皂二名細細搜簡然後魚貫徐行若帶片紙隻字定行題參如法者番役不許寬假體面反使不肖生徒倖之心賢士含羞群之恥如或賄受佽唆陷害舉子者查出反坐其諸生隨身衣服止許照常況今適逢閏正入闈之候

已近暮春風日融和春衣可試不必過帶輕裘亦不許穿用淺色并攜挈大筐紙封食物等項各務遵守勿自貽悔

一啓方門嚴禁閒人以免挨擠士子三場無不以挨擠爲第一苦事然所以致擠之故在官在士亦各有一端方門固閉士子之心惟恐遲進有誤點名競相喧鬧愈擠愈閉愈閉亦愈擠今本院於未申時即令大啓方門徹夜不閉聰士子自度應點時候安心依序而進則在上致擠之弊已洞然徹去矣惟是士子送考一項或親友或僮僕或班役一人輒帶數人是

自求擠也今嚴爲立約三場每前一日自第二層柵欄之內俱不許閒雜一人擅進但有犯者重責枷號至三場畢日釋放令在必行誓不姑息本院爲諸士慮心曲筭務求脫困苦免顛危倘諸士自爲計而不相體諒他年何以自治治人哉願爾諸士婞辭親朋嚴戒班僕恪遵毋犯使本院刑懸而不用即此入簾一節具覩相與有成之美 聖天子聞之亦將欣然謂道德齊禮之化首徵於作人不亦多士之榮乎試

變奢俗

天下有窮根厄耗物生費人力而無秋毫之用者皆是也在物曰古董玩器曰雕鏤綦組曰白土曰搨錢在人曰優娼曰清客曰僧尼曰衙役幫身曰不耕不戰之冗兵

福星所照歲豐民樂受享已極必轉蕭條是人之所以承福者不工非福星誤人也如有洞達天人之士或撫臨其地或在其邦邑達尊能以身率先使風俗淳厚民皆富而常儉士多貴而不驕人才日衆而不相忮害所以承天福者至善矣則雖福星既去其遺氣猶足以垂蔭將來所謂聖賢在位常作福星者也此惟久任之制行則撫道守令隨其所轄之廣隘足以

行化必不得已鄉先生率先之

變合邑之奢爲儉權在邑侯如宴會之間定食品革棄園則縉紳必從縉紳從則小民從矣使人人以不奢爲恥風俗自然趨奢使人人以不儉爲恥風俗自然歸儉能使衆園無用而不來豈非姑射仙人此外一應張燈作春迎會神戲悉禁罷之所省一邑之貲甚多且不釀淫佚之奸回祿之災一舉而數善備奢者殺之根奢則相形相形則求勝求勝則爭爭則鬬訟殺戮之禍起矣世俗之祀鬼神也以時爲會會則傾國來觀傷業敗禮沿門悉索之失可得而見也清

無窮之善心使後生習而若性其害不可得而指也
士林作俑其無後乎
除夕元旦元宵諸節用火爆流星之屬耗物料費人工何益於世相沿不止更有徽商鬬巧爭華盡花鳥人物於上甚或以絹爲衣烟焰一聲俱成粉燼念之使人嘆息間有藥中失火燬廬舍傷人命尤極慘毒但習俗既久難用法禁宜譬曉而已之
辛巳致吳賓日邑尊書曰歲歉米貴民間百事定從儉約而殘冬寒月尤有一事宜首禁者煙火是也通者邑中祝融之慘一歲屢見況朔風更能燥木乎製藥

之時易於失火施放之際易於失火耗物力費人工釀禍患愚俗習迷不悟惟賴仁父提醒而敎誡之此物多出自徽商徽商非好爲之也因其宿昔擅名不得已以此塞隣黨之望秋間平糴其義足嘉今得明賜禁約俾有詞以謝所知度每典亦可省十餘金少償其發廩之費是皆仁臺不費之惠也據俗例投贈雖尚俟冬杪而一種閒雜小人鬻硝黃糊絹楮施給盡皆在目下故須預止之於未然省無益之費杜意外之禍恤誼商之情轉游手之業雖一小事其四美焉仰體慈儉知必俯同敢述所近聞以贊德意於千

人
僧規
現在僧徒度不下數十萬驅之力農勢未可得急救其弊莫如就彼戒行且嚴葷酒之禁凡不忌葷酒者名付應僧爲人所禳應酬俗疑其不可少然使皆以素口誦經潔身禮佛不當益靈乎此各至正事至易行外則臺司郡邑可徑主持內則秩宗條陳奉旨尤覺嚴重
杭之天竺香火甚盛而寺僧無不殺生酗酒寺之外屠家甚多俗傳大士有靈凡寺僧養猪即遭火焚無敢

犯者吾意豢固不可一切屠割酣縱陰犯諸戒佛靈何不併禁之佛既不能奉佛者何不效一臂之助命酒家屠家悉徙城市此地惟許賣蔬菜米麵而已使鷄豕絕跡婦女稀少便於僧衆修持且令香客潔誠而來潔誠而返較一拜之後即登酒樓列衆腥羶發號呶豈不愈哉惜物命省浮費美民俗保僧戒一舉而四善焉宦遊其地者無不到寺拈香率念及此苟信佛心苟識佛法代彼設立清規當復何嫌天下名山叢林香火僧徒盛集之處宜槩准此意
禁娼

一娼以徐商旅不以承官府。觀唐宋有閒矣。然民間設置以娼盜爲最辱。官法禁盜而許娼。豈一着果有低昂乎。盜傷人命。娼壞人心。其妨治理均。男耻穢行。女耻失身。其懷羞惡均。坊命而不坊心。護男而不護女。仁人所以兼致不均之歎也。

通邑風水議

昔袁了凡先生有嘉善風水十議。除一已行。其餘尚多。可酌要在便民而已。今邑中旺氣方來。似無庸過計。然旺必有衰。可以救異時之衰者。正在旺時至衰而議修救。可及耶。議中可採者。既恐淹留失時。而其有妨於民者。又恐後來宦遊君子。一念之誤。從身起見。不慮民生。或以舊議爲案。漫爾更張。受害必大。益地天一氣。官民一體。未有違天而得地。妨民而益官者也。天啓中東門外石橋傾圮。時令公頗信堪輿。欲移建於外。與羅星聯。余評之曰。水去處關鎖不厥多。仍舊基又省費。地理人事兩得。若移聯羅星。是變一層關鎖爲一層也。又起樁移石。增新費舊。勞民傷財。況羅星口狹。去水湍急。再築橋堍。愈狹愈急矣。亦行之險可慮。令公曰。且置人事專談風水。余曰。即專風水豈有少一脚而反吉。公唯唯。益聞有進說者。云關鎖多。利至不利客。宦茲土者。客也。於是竟移橋於外。俄而邑中罷官削籍逮詔獄者相繼。今公亦悒鬱沒京邸。予雜興詩有云。潮到鮑梅急。大星控中央。與梁移結處。回首印茫茫。感此事也。然則開火利客之說。信乎否乎。天乎地乎。民乎官乎。可以正建事者之心矣。余用是於袁議每條下略斷數言。非知形氣。非駁先達。爲後世民生遠圖。使知動不如靜。慎於謀始耳。

袁議一曰縣中之地。當以縣基爲尊。縣基又以坐龍爲主。今縣龍東行太長。其尾又垂頭向北。尾抱別圩。則共勢不尊。行而不止。則其氣不聚。今宜就書院西邊空地開通。使西至賣魚橋河。東至新開此河。廣狹適均。而縣坐其中。且使新開之水。自北而南者。與盛氏西邊南來之河正相對。爲第一層合襟。議曰。此說行則居縣之東者蒙禍深矣。因縣基以禍居民。可乎。二曰。縣基宜前低後高。須將面前之河濬深。即以所開之泥。并別取泥填入衙內。則邑主之居得體。而民庶皆福矣。議曰。城中河皆濬深。則土足爲填衙之用。處置有方。不擾一民。庶亦兩便。

三曰。縣前隔河。其西偏原有一大井。係是古蹟。其深通

海每日晝夜二潮相應不爽今爲居民所有宜給官價復之建一小亭覆其上使邑民共受靈泉之利議曰如此水果異於他水則宜公之

四曰賣魚橋太高覺有白虎昂頭之象致城中爭訟頻興盜賊時有宜改爲木橋使東西相稱而南邊新開之河即移此橋建於彼處橋在東方則不厭其高議曰第一說既不可行則此說亦無用

五曰城中之水自西而東舊阻賣魚橋堍遂轉而南行今宜塞其南流之口而於東邊開一小河即轉而北既可使民之通舟又可免水之反跳既使縣前增一

來水又可免城中十字穿心之大煞議曰此舉實轉禍爲福之大關益縣前增一來水輕城中免十字穿心重急宜相酌而行但十字穿心城市必遭屠戮三語未見所出待訪

六曰南旱門太直今不必移動城樓但砌斷舊門而於西邊開一庚向或辛向之門以迎來水頗不費事議曰名爲南門而復西向於地勢未便

七曰水從西來轉出北門於學固得環抱於縣實爲無情按北水門之東原有一大浜自南而直抵城下宜就此西開一小河使接北門而築斷舊時出口之路使縣家反跳之水可以環抱而東流於學之士水文更紆回而悠遠此兩利之術也議曰此說行即十字穿心之煞亦解或并前說可省也

八曰本縣之龍自嘉興而來原有兩水夾送迤邐三十餘里城中亦宜以兩水夾受今西門之水自縣望之正在庚上宜就辛上更開一小水門上創一閣逕受庚辛二水而南向巽峰之塔議曰此說亦佳但兩水夾送中有尖砂形家指爲順水亦煞未知當何以制之

九曰西南之水達盛氏之園相連不過十餘丈今開通

之使此水自西而東向北而出與東亭橋北來之水相合爲縣中第二譬合襟議曰此說已行民頗便之

十曰水無定向惟便是趨今西南之水既有路可通而又於南水門外東岸築一逆水小砂長十餘丈則水必不能逆行而西而南門之水必進而不出矣議曰顧太僕云一縣之局作小灣砂於城門外氣象不稱錢閣學云不如於賣醋橋南築一大交牙砂以阻南流之勢則城中之水雖使仍出亦遶城而東不徑南行矣其遠而東也與東門出水合襟未嘗不爲我用按此二說理勢甚長

幾亭全書卷二十九終

叢亭全書卷之三十
政書　鄉籌八

有備無患議

癸酉秋訪温州禦海寇事宜六條

一城外竹木排閘警時宜取入城或令散處遠鄉温州失於撿點賊至即取城外木排作雲梯五具各洞五六丈高出城上丈餘下推輪上立二三百人每梯賊首一人然不曉填濠只捆無濠處推至此時鈀刀鉤斧城上皆無用處長鎗亦不得力惟鳥銃弩箭與緜罌硫黃松脂等物作火毬燃火擲之遂焚其二梯又銃打死一賊并其二百餘人餘三梯遂退越日諸舟皆遁

一賊勇猛又善設伏銃彈皆自廣中來銃精而彈大着人立死對陣時平面相向各施火器殊非其敵惟守城吾高彼下有城垛遮蔽温州因無藤牌以鍋蓋禦之此時藤牌最爲得力宜預備一二百面

一温州平陽縣徧戶毒弩特精百發百中見血立死游賊拔箭吮之即云此射客也皆遁走温州延之稍遲不及試瑞安發延之射殺數賊望風而去其延法推文兵道每名安家銀一兩另給路費若干至則供

飲食吾邑有警只於安吉孝豐諸處照式取之并令數十人習弩可以大創此賊此賊善銃不善射一賊所最忌惟食彼熟知寧紹台温一路皆蚕稻故先往搶割嘉湖尤稱米藪但初秋稻俱未熟又田中蓄水泥濘不可行霜降以後登塲甚便切宜預爲之所

一辛未八月初十日温州大風屋稍輕小者皆掀入空中人死無數父老相傳從來未有至壬申八月十九日海寇洎城益隔歲而同在一月吾邑今六月廿五大風與温相類辛未仲冬復有猛虎突至恐其危險不減於温

一温州城守時惟苦乏糧城中巨室每家養兵百人少者六七十人窮民無食者亦計口給食分養之城外人恐入城内鄉紳大姓之正廳書齋皆小民盧舍棲息處所以人心固結久困而無内變

一賊每夜必歸舟諸鄉村自廿五里外度一日不能遠返者即不敢去温城邊海彼未深入也若入重地賊情又殊今度其登岸之處非海鹽則平湖去吾邑各數十里若二城無恙賊未敢背城而來倘一城失守賊必大掠而遁然後再進約尚有十三旬之暇

吾邑於水旱城門之木柵開板急急修治火藥銃
急急演放遊僧細作急急搜廬城外居人急查核放
入窮民地棍急養贍撫戢貧富一心上下同力庶幾
圍可固也有謂吾邑遠海賊不能來誠屬燕雀之見
有謂至則萬無可爲惟一死而已其說尤盡地勢稍
遠賊情未必呼吸長驅此正迫中有暇可借一隙之
閉爲急修之地如之何其束手而就斃也唯願臨期
各各散財安民以爲本計有謂城中貧民宜驅出城
外者如此城中必自潰亂不可救藥守埠人夫該二
千九百十三名十埠一長該二百九十二名共三千
二百零四名輪番則須六千四百八名方慮人少與
貧民以飲食皆守埠之用奈何反驅之令出而又云
召鄉間里長入城使之守埠乎貧民須大戶代養則
自城而出之里長能自贍食用則自鄉而入之爲等
似工召亂如響且稍暇則此說無謂難以宜播急急
則人情洶洶號令不行不思恩威兼濟之正謀而第
拳自私夾篩雜而校賊首必斯說誤之矣萬衆生死
之間不嫌直憩故特揭之

一聞警之日城外居民願移入城者米糧貨商盡數津
送不得空手徑入願處城外者聽其就方劃

星卜技戲等項悉遷出城各聽從便然後照籍民現
在居址隨坊逐巷編寫成冊壯丁老弱悉與分別事
覓且聽照常作小生理有警之日不暇買賣以爲
生壯丁即與民壯協同守埠丈者奔走雜差每名日
給米一升三合酒菜柴銀共二分倘遇警急曉夜勞
苦每人日加銀二分各聽本縣撫泒附近鄉宦人家
按名領給其家老弱不能營生者亦量行給濟鄉宦
既經縣委所領貧民即當悉聽指使如有違悞竟以
官府賞罰從事其有勇力出衆膽智過人者或願出
城格鬬或能窺探消息或能設謀出奇另行格外重
賞不拘常例如此庶幾貧民不苦於乏食而有謀有
方之士或出於其間又未嘗不可超乘而見奇矣

伏將

凡涉於兵莫非伏也善劒者向左則擊右舉前則刺後
善兵者形人而我無形敵不知吾兵之所存善將將
者賅其方略隱其姓名如恭將武安君敢泄者斬此
自伏也高欵不貴慕容紹宗留以貽子猶自伏之意
也乃若天下多事有將才而上不能用使居下位者
不得已而伏將或薦豈閉敝武善之民間以待公家
不時之需呼該民之忠其亦苦矣

乙亥春防海冠事宜

一厝餉　一旦有急非銀米各數千難言撫敵防海事然民間不可加派公帑無可那移非出在紳富不足若徒勒大戶又滋擾耳必鄉紳倡捐爲正策小民依鄉紳爲養贍之主鄉紳賴小民爲捍禦之用貧富貴賤合爲一家然後遇危而能安俱存而不亡信得此意自然慷慨不吝舍財留身所得多矣但恐人情不意不肯舍迫急而舍或已無及至誠感動先使合邑之君子輕財則合邑之小人自然忠君親上矣至若報米數禁糴糴等項皆騙百姓以賄差役冠未

至而先自亂之法也止須揭示城內有米之家各自留貯城外富室遷入者一應米糧盡數津運入城有警之日任賣高價人已兩利庶提醒羣心又無驚擾

一募力士　錢糧略具則分上中下格募士力爲領袖分習弩銃所以未令習射者方今射道幾絕無教可傳師心難就非應急之策弩銃各懇管孔習熟較易又本地打生手堪爲教師不必遠求分班操演刻期可熟時日倘服兼習刀杖尤有應猝之法惟火自捷爲最善昔伍司馬文定守吉安劇賊劉六劉七以數千射海城下伍公選力士十人持大梃由掌之隨所下人馬俱斃六等辟易遁去不敢復經吉安其力大梃大以對有制之巨敵雖雄未期如彼烏合衆無紀律出其不意可立破碎故教器以成師備大梃以應猝並行而交助者也

一坂將材　兵無問多寡局無問戰守總貴統領得人吳子云百人之中必有百人之將千人之中必有千人之將蓋所謂百千者非泛指市井貿來傭也彼皆募選膂力之士就其中必有稍稍明智深沉者力俾而智高即可將之故力士已集不必別求將材止須當事竭目力耳

一演火器　守城第一恃火器火器必操演極熟然後臨時能放或疑他器可演不費錢糧火器日逐試放藥料日費豈不虛靡可惜不知臨敵成功只在火藥數斗假如藥物千觔直將一半試放演得數十人純熟臨時對賊皆能點火命中則此存剩五百觔用之而有餘向來消費一半等功皆在此時非虛耗也若惜而不演全藏千觔臨時不能設放與全無火藥何異況或失誤反致自害所失可勝算乎又吾邑民生大抵麤弱教之刺射十難二三砲銃點火惟在習熟不藉膂力庶幾習之易成因人情之稍便鍊

利器此演放火藥爲吾邑第一要務也因此事有造費錢糧之疑敢特闢之舒城得全全賴火藥之力也

一濬河幫城　守城輪番共用梁夫五千八百二十六名加梁長五百八十二名又游兵應援并送運食物若止靠水旱四門階級八所以爲登降豈但挨擠可慮兼恐緩急悞事合擇城腳寬廣之處用土築之約濶丈許踈低漸高及城而止使隨處可登既免挨擠而城墻得此又可增其堅固南京蘇州城皆然但須趁冬杪水涸到處開濬城河運泥貼城則河增深而城增厚其工役則在城有居房者分任之照門面若干間濬河道若干丈尺不可累貧居窮民亦不可動通邑里遍亦不煩公家設處

一量濬城濠　城濠最緊要東門外江家橋港最淺狹宜開濬之使容不易填併取其土入城爲幫貼之用周知徵兵防議曰嘉善疆域支河叢雜大浸交枝輕舟鼓浪頃刻百里故盜賊恃其兎脫時掠商賈於水出其不意併劫殷富於陸近者流賊披猖此輩加橫隄禦之法莫若料地勢之遠近緩急難易而隨方治之面南距嘉興界一十里又旁接平湖鹽販之利往爲不逞之徒走利如鶩因鹽而盜亦間有之幸多狹水

曲流難於窺跡專責能幹之鹽捕緝之足矣正北路青浦界三十六里自伍子塘而下直抵祥符蕩兇竄港等處皆空濶可虞而年來失事頗少者因濶蕩之人習水健鬬再北通蕩漵山河漁船數百一呼而集慣以擒賊爲利故賊亦畏而去之非地勢之利乃人事之力也正東抵清風涇爲華亭界十八里通泖通吳淞江賴有風涇一鎮以障之盜不得大肆而西然柘林海口至縣僅七十里爲倭夷入犯門戶嘉靖間倭燹本邑者十有九次皆從此關入朝發則夕破其災矣海警稍動應專請官一員領兵駐風涇相機堵截去九里爲張涇滙設第二重簨籬去三里爲羅星設第三重簨籬相爲呼應臨時不致愕眙失錯耳正西距秀水界十八里三店一塘兩邑共之然府治在焉爲我邑必由之地故水次之賊我邑行旅獨受其害第此中之賊與他賊異他賊流突無常此賊大約皆附近深奧之浜所窟而穴也治之者設法擒捕擒其三四餘黨可驚而走然後嚴責捕快知會隣邑按株搜穴西境其廓清乎此皆本邑四正之形勢也若夫四奇之處東南去平湖十二十四里事體約與正南同西南去秀水止三里有界畔在焉是爲官塘水陸

交通。一徑綿亘。故其害獨中於正西之下塘。東北至長洲等界三十六里。自東郊石灰橋而下達出章練塘。洪波巨浸。諸大家甚布焉。賊非不虓虓視也。而諸大家之防禦殊力。故賊之西犯者稍疎。而崔苻之警多中於隣界矣。惟西北去吳江三十六里。爲蘆墟塘。南通三店。東達斜塘。北接汾湖。震澤洞庭。俱在襟肘間。水路紛雜。羣盜以爲淵藪。白晝肆劫。倏忽無踪。萬一吳門有事。衝嚙南下。尤首被之。故此路爲本邑第一要害。防之頗難。應差官一員。親歷彼中。召曉事故知水道者。隨處相視。將下殿廟上殿廟南北支河通

賊之徑。盡行柵截。謹其啓閉。使舟人往來。必穿蘆墟鎮之中。心而出。賊坐此當自窘矣。然有柵須守。應就本地召募鄉勇十餘人。隸籍於官。設兵船二隻。多備火藥器械。守而兼巡。有警圩長塘長。率其附近鄉里協力救助。獲賊者重賞。失事者嚴治。一隅靖而四境安枕矣。但水兵之餉無措。日久之修柵船無出。在當事者實心爲地方經給。自可隨宜設處備用耳。（周忱名臣錄天啓辛酉鄉貢士）

巢舒二邑流寇述（崇禎乙亥）

巢破而舒完。完者度賊必來。豫有備也。破者幸賊不來。

倉猝潰亂也。完者富人出錢米以濟貧。一心同力也。破者大戶吝嗇。不肯通有無。人自爲心也。一心故能獲賊間而誅之也。各自爲心。故貧民奸狠者通賊間而開門迎賊也。賊之用奸細於巢舒無二。而一完一破。職此其繇。天下完破之故。類可推矣。富民不自吝。必倣法於鄉達。故天下之自毀其城。延寇入者。鄉達之咎爲多。再讀梁山涂中翰保城事。雖英謀偉略。天特賦之爲國家梁棟。然捐貲之誼。凡爲邑士大夫者。則可倣而倣也。既不自捐。或慮捐者形之也。而復阻人捐。設遇寇至。未有不願爲舒者也。而行事則學爲巢。不知巢之人。曾有願捐者。而竟爲人阻耶。不知舒之人。曾有阻人捐者。而樂捐之家不聽耶。皆未可知也。兩言決之。不願如巢之捐其身命妻孥。則必如舒之捐其錢穀。

偵探流寇情狀十四條（甲戌春與某都司）

一流寇起何年。起某省州縣。今蔓延若干處。一現今窟穴在何處。一各處總計約若干衆。其地人居多以便解散安插。一賊首何姓名。各小賊首若干名。一窟穴所在。須細細勘踏某處至某處約若干里。中有空場或平田。可耕某處拗曲或林木。可設埋伏

各畫圖貼說以便進兵一城有何方略其往來路合有何暗號辨色一用兵得若干或遇某處現兵或就彼召募一糧草諸費并賞賜約共若干一應用弓刀銃藥及諸便利器械共該若干於某處支領或免巧匠製造一操用騎兵否如用車應造應買一操鍊准備勦撫蕩平約共須若干月日一應用招安榜文須先期刊印一面進兵一面各處張掛其復業免死小牌隨時斟酌置造一間諜宜用若干人須先期布置一主將宜駐劄何處須與見今賊巢不遠以便調度亦須城堅糧足之處防其捲

詞訟

用訟師　解散訟師須收用之凡代書人皆官府考選各坊一人不相紛亂詞訟非官代書人不准每詞定筆札銀一分據事直述虛誑者重懲雖有愛主代書人就肯代爲受罪彼亦無所用其奸矣

差干證　詞訟勾攝差去差人使民間既無勒索又免驚惶至仁也第原告自拘寃證而或生釁端原告云彼不服追呼被告云彼從未聞問經旬不至必欲遣官役促之是各葬而貧不得不存也有差本甲

長者里長耕織爲業亦處勞時有原牌差原證該牌差訴證者受拘者既相安服而干證身在訟中故見奔趨乃其分內實爲至當可久之策

禁門皂　聽審之日皂隸得富人賄先於頭門外鞭擊鄉愚鄉愚未及見官已垂首喪氣矣當嚴出一禁違者許受毆之人喊稟將守頭門皂隸重責無貸併究富人縱賄之弊

禁杖錢　用刑多少量其情罪皂隸不得重輕其手近世刑責既濫官不能細視多少之數雖定於官輕重之手則操於隸奸杖約用青蚨百文不用則出格捶之是受刑者又加費也又原被成仇一貧一富貧者或當責則富者反以杖錢厚與皂隸囑用重手間有以輕罪致不測大可傷心宜於行杖時親自審視仍出示嚴禁需索杖錢皂隸既無彼此則下手必平庶令有罪者不受誅求之苦而富者亦無暗中行賄之奸

粘審單　審單既定誰能上下其間取供者欺弄愚民需索無限甚或私改數字誰敢原被甚可恨也聽審次日悉錄審單粘貼頭門聽衆縱觀明如日星定奸詭

清獄

昔聞杭州司獄之苦甲於他方暗如昏夜濕如漚池臭穢如渠壑囚杭城地本窪下凡獄皆苦而司獄甚又獨低囚處其中無異地窖生入死出不知紀數司寇者既無繇知其害而獄官禁卒又往往利此爲囚苦諸囚勒索例錢之藉所以數百年來未有人清靡其事也仁人君子爲浙憲臺若巡方者不妨親臨相度果如所聞當設處餘錢取土培其基令爽塏稍崇其屋宇令得見天日如錢糧一時難措徑當捐俸爲之不可遲徊錯過變地獄爲天堂在仁人一動念間耳

其禁卒牢頭遍勑囚賄有非刑楚撻及坐臥行立諸法宻不堪述當時時留心密訪痛懲而嚴革之又不獨武林一地爲然矣

察訪

訪犯貴確不貴多大抵作州縣四年有餘按臨二院訪犯八次爲節既頻爲數不得不簡初至之日人情未悉惟當密訪賢紳勿假手近習庶可寡誤習事漸久留心目睹約有六端積奸衙役一也勢僕二也訟師三也土豪四也打降惡少五也更於詞訟中捕察透或多告人或多被人告六也此類取其至確密報

決止送一二人少則取數易精粗則法可從重重則法可從輕如此類者訪之後足以示戒其他小惡隨時自懲不足送訪幾番之後人人革行雖無可訪無可送豈非善治豈嫌遲忘體乎惟自送衙役一節人情所難然聞吳下賢紳儘有餘刻僕罪自問官府者蓋初或失於不知既則勇於去惡譬猶洗垢穢而淳清波撤瘴霧而佩明霞也人必誦義豈頓增癡名宦之自致其衙奸何異鄉賢之自陳其橫僕開此眼界何嫌何疑

無辜干連惟訪犯最衆曰羽翼曰被害曰干證遣遣至數十人其真助虐者乘此兼治之懲往戒來良不爲過其餘庭訊既確之後即與省釋悉免起解俾四民各得復業此大方便也不然驅此衆人隨彼首惡困長途廢時日賠裹糧受公差之折挫其冤累可勝道哉在干證爲自討煩惱在被害爲雪上加霜若訪犯至確猶且懲少而累多倘訪犯在可縱可縱間是罪者未足懲而累者疾首蹙額矣潘郡伯黙菴云州縣催最重此類惡與省發奸事正以數人起解不惟視百姓亦省上臺獻閙之煩上臺必多其斷不嫌其專必以爲功不以爲罪利民被上而安其身亦逸矣守貴剛時敏自行之故言之親切有味

多盜一爲應捕不肯捕二爲隣里不敢報所以敢報之故則因捕獲之後報人與賊竟如原被屢集公庭面相質證又或同解各衙門空結盜譬滋累無已故不敢報合於報聞之日立面審確給賞諭回令報人不再入縣門不陪解上司有賞無累自然人願發覺賊無所容此又省發之爲利默助於消弭有思議所難盡者揮霍機鑒皆自仁生樂只君子猷爲無疆民福亦無疆矣

清盜

凡人一念之誤爲無賴所糾偶然入夥一次或分贓少許未必無悔恨欲改之心其奈捕盜知風已掛名於新冊按季必索常例錢其人無出勢不得不永永爲盜爲盜則常例不缺終不敗露一朝改業常例不到則追發其舊事執之送官彼委曾爲盜百口何辯故凡爲盜者不改行而恬然偷生一改行而慘然就死此捕盜養盜之通例堪爲切齒痛恨者也今宜開一面之網凡小盜悔過者許令自首官給自新小票一紙請盜不得追論舊犯庶常例錢可革不至堅慝民爲盜之心

盜之尤巧者似小而實大其跡似輕於窩盜而

情輕其流刑則試天於劫盜彼能上與衙門見役通旁與鄉紳僕人稔熟遂肆行無忌通縣勇捕白晝偷雞釣狗各色小賊皆藏於家此輩無事時不過蛇行鼠伏不幸而地方有警則大亂之源未必非此人贊助而釀成之所宜密訪嚴懲以清禍本

雷擊耕夫

崇禎癸酉五月十八日午時雷擊死永八北區耕夫朱[illegible]時觀者後先數百人皆謂此人無大惡余轉展數日未得其故天豈有偶然殺人之事耶遣人細訪之則是日雷震之頃其妻在家見黑煙滿室對面不見人驚懼號天鄰人皆見其如此而鄰家則天清氣朗無所謂黑煙也乃知天特擊之斷非偶值戾氣蓋必陰犯大罪四十餘年無一人知使不受天誅將畢世逃於人禍官刑之外雖不知所犯者何事其故則確然而不惑也余恐世人識淺謂天雷偶及於無辜則惡人反有倖免之望天欲警人人顧棄天無異自驅而就死地不得不一表此事之微以爲衆戒

疏濬潛河

潛河有老黃處約在濟寧前後居多而袁家口所口等處尤著此等流頭淵不過數丈長不過數

極長者度不過半里皆人力可濟又臨清北德州南其間有大淺數處自王家淺至武城約十五里自鄭家口至方家淺約二十里此二淺爲最長餘如四女樹桑園老君堂各有老淺應各分派地頭某處至某處某官管之於冬間水涸之時設法令乾着實挑濬其泥須遠堆兩岸各十丈外勿令遇雨仍溜入河其挑深尺寸立一定規須令水極淺之時約得水七八捺其挑工之法每方一丈爲准便於估算費少則設處多則題請使歲歲糙艘通行一勞永逸估計分明條陳有理朝廷知其築長當亦不靳費也

處未及官府宜圖築之使物無棄用又令代公家
採取之勞亦一便事

元濬河築壩工役既畢冰底椿木宜多用人工設法拔去有牢不可拔者齊根鋸截或送入泥中務令盡淨不許剩遺致舟行有抵觸破碎之患臨清以南并德州前後濬河中數處有之每聞糙艘壞則官旂受累或且竟虧國儲其餘一切士商經過者令弊遇害傍河居人競來救援因行搶攘舟中人以得脫爲幸何暇較論貨財倘值暮夜尤多不測地方既藉此爲利遑遑相沿不肯呈鳴抑云老樹成精此皆戲語濬河之官宜深念此弊務於完役之日親自踏勘寧使官時多費工力毋貽永久往來之害完　國課保人命全物力職業無憾陰功實弘余屢見其事亦曾親受其驚記此以告當事

工役

吾邑修城守櫃斗級三役昔供奉文華過納銀於空役中矣既而復食收頭十二名斗級三名而貼銀八計六兩四錢竟不革又永福倉解戶貼銀四十三兩零寬丁貼銀四兩六錢零役俱復食銀亦如故歸來公矣未修城之舉初議優免者敢輸銀一分盜去

工浩大數百金不足用當派里甲乎曰不可向派里長修城之苦歲納條鞭廿兩外復於空役中賠銀百五十兩十餘年來雉堞晏然庫收硃二千金不知作何那借廉明在上目前之琴鶴可矢厥昔之雀鼠難清愚非不深體也然寧多方設處安可復派貽累小民如往昔收頭斗級永編僱丁倒乎更有說焉四門共佔費若干先取坍頹稍甚者儘現銀修築餘俟設處既足陸續完工其督理必推鄉紳中一二大德弘慈兼優精力智計者主之如無錫城垣高大倍於嘉善筠塘陳公獨肩其事豈謂吾邑遂無若如此可使民不知勞城必堅好聞者頌奠爲善余遠出而還則加派已行矣民間頗致怨於議者云大抵衆擊易舉四字最足誤人天下莫少於巨室莫衆於窮簷然則堪任征求者獨農家里甲乎今世旁觀輕於議派當事易於信從總爲此四字所誤

修城之工畢即新文廟或言里長尚有若干未輸官者補迫之可得百金助工曰不可武曰輸者衆矣獨亮此若干家得無不均乎曰均者謂法所宜也納則均納勞亦均勞修城之舉原加派於額外歸怨訴矣稍令遺漏不善乎譬如十人同洗一訟無枝

法廻而杖者已六七人刑官忽悟其非停止三四日不可若必以兼捷爲均是古人均施於惡澤令人均施於敲朴誅求也其可哉倘嗣是有均費均勞之議補追鋪湏如茲類者仁人君子必同聲阻之

凡設處公用無問凶荒總貴緣毫不涉民間雖役其力亦爲額外況金錢乎設處之法無他妙巧過有法輕情重得罪名敎者則罰之彼幸逭笞鞚之條而公事亦藉以濟愈於科派奚啻倍蓰但素封之子多與貴胄茂苹或慮情面難却請以近事證之庚午歲松陵有某上舍者某工曹至戚也得罪犯衆怒適有修學之舉時吏垣熊公爲令使獨任之工曹與熊又同年而熊不之顧某竟承役學成費二千餘金人皆快此舉得宜莫謂其已甚也而工曹亦恬然無愠令出催行在察衆心之所願豈虞怨恃哉

吾邑治基前高後卑當乘冬杪水涸時徧濬城河取土入衙其工役則各業主任之每房一間河面不過濶一丈有奇所費未侈任此小勞以後薪米往來通行無阻實亦居人之便如紳袍大戶業房綳聯數十間者即併任之抑豈爲過如此則城河大通土有餘用衆役一舉兩得而且不煩設處不勞一民或云每

長一人送土一船章謝兩侯修築羅星有前事矣此於動衆之勞虛報之弊始止弗論而治基與水口情勢難同城外無餘土可取不得已而勞民城河待濬甚迫置目前餘土不用而遠求各鄉他年必有濬城河之日其土無處可容又須載送城外一出一入展轉之間虛費虛勞不可紀算矣欲以昔年城外障水之作用准之今日縣治果其然歟勞倍而事半費多而功微爲一小事而擾大衆可爲永鑒者也崇禎庚申

上臺寄耳目　答驛傳道　朱勉齋

先察本府推官及附近知縣心術才品次察諸役中稍有身家知畏法者以一二無關係事試之再付一二大事俟其訪報另爲知推各自密訪不相關會觀其合否衆互稽考如衙役妄報重加革責其奸未售而罰已行更造他役自然惴惴奉法倘地方有仁賢兼精吏治肯留心稽訪者聞一托之三途遍施循環爲用當無遺奸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撫按事宜

一寄耳目於其賢○察吏安民耳目不能無寄大要監司與理刑之賢者互相印正庶無偏重之患北來監司守令等官往往以察察字作蔽身符

路旁舊士林惟民間痛癢重之度外所報吏治敝真實謬似宜姑舍其赫赫聲譽者而別就悶悶淳淳中默察一二真賢寄咨或縉商確賢否斯官評覈而民福弘

一慎調繁○調繁一節最宜慎重縣官斷無無故而求調者必先與地方不相安耳及既調之後往往恣行彼恃上臺既褒美於前不便旋劣處於後也此調繁爲當今巧徑所宜加察

一令舉人自重○舉人未登仕版考功之法不得而繩已別諸生督學之權不得而及身閒心暇易於爲善

亦便於習非所以崇禎九年因河南巡按疏請特著考察舉人之令於時議者擬以行簡之優劣定自巡方文章之考課隸於督學三年之內學行俱優者方准給引會試其有學行深醇經綸優裕累舉未第者撫按督學公疏薦舉與甲科一體敘用則舉人各知自重而人材亦且愈多其議頗當後遂巡未舉

一禁豪僕充衙役○豪僕不許充各衙門員役小則攬公事歸之主人甚則陰伺守令短長報主人牽制之於是勢豪所欲爲守令弭耳而聽矣故其惡必倍於尋常衙蠹而巡方復徙往不及問矣除令死有

訴訟也溯源之法在嚴禁豪僕不許充衙役其見充者悉令革出違者許人出首治罪

一發審准詞○撫按准詞一紙動開小民身家近因棍徒代告者衆無法禁制及審結時反坐之律又輕上臺每遇收狀日期多至數百紙心厭其煩姑發刑廳或發縣審准未免過多甚至上司門役等類有與審狀官乞恩求准者故惟親審爲上或發刑廳審准解詰以少爲主狀尾着詳開面貌別用副紙一張亦開面貌與狀尾同當堂驗過硃定押赴就近州縣將告人遍回原籍底令代告稍清再嚴反坐之條則健訟者自當日少

掌上錄原

少霄疑天下大矣。孔孟皆云運之掌上。何易也。且學焉而思焉。久乃漸信。天下人才雖衆。我所欲辨識者不過若而人。事雖繁。應預曉者不過若而事。其餘皆轉屬而舉之。隨時而理之。相道約而易操。亦與君道不甚相遠也。第君倚相以通天下之志。以通於君。差有詳略耳。君而信我矣。苟明其要。天下豈有不可爲之時。不可慮之績哉。有人我位。無人我道。道在茲而必

於自行。設不得位。將吝之乎道之爲物也。藏可也。吝不可也。茲行彼行。均足以出蒼生於塗炭。則已矣。救民之樂而有人我乎。崇禎戊寅四月之吉

四大事

方今事勢最大最急者四端。兼足公私。申明宮府。內平流寇。外安邊境。受大任者。以此四事立定主意。於是商量所以行此四事之法。訪求世間能辦此四事之人。皆使人爲之。不必身親爲之也。惟感乎君心。識拔人才。贊襄廟謨。此三事全繇於已。非人所能代。

大業五要

以格君救民爲本心。以足食求將爲急務。以掌直使柱爲大用。

一特格心之法

從來先格君。然後可建事功。或亦須先建事功。而後君心可格。何則。人主有非薄士大夫之心。非無因也。因從來無一人一事足副其意。有能任一二大事而成者。料一二大事而中者。即足以起其敬信。敬信發。則委任士大夫之意專。而百事徐可爲矣。是乃所以格非之端。

擇治人不過數職

上正君心。下正百官。全倚一相。其次講官。其次諫官。至

於守宰清濁。民生休戚。則冢宰與憲長爲親。銓選陞遷考劾。皆其所司也。數職者小得其人。則小治。大得其人。則大治。

大臣惟冢宰本兵最重。賢則與之同心共理。否則有先朝楊文貞文敏李文達張文忠輩之故事焉。若銓樞與閣異意。實無着手處。小臣則選方兩郎最急。即委本堂精擇而久任之。或超衆於四司。或旁求於他署。稍久陞亞卿。甚久徑陞正卿。先朝亦有部屬陞部堂故事。可按此兩人得展其用。文武擬議多稱其官矣。更得賢掌院注意巡方而殿最之。實使察吏安民。州縣長吏大都俗

柱爲直矣。政府首注意於此三人之身。兼定選方面久任優遷之法。然後群才可求而他事可理。

薦舉之法既行。必與久任超遷相爲表裏。乃可久而無弊。又須分天下郡縣爲難易三等。使聽選者各自擇其才力所宜。然後銓部量加酌授。（詳文集選法議中）

覩人之法。居鄉考其躬行。居官考其職業。躬行總括於人倫。職業總括於爲百姓。

養才

人才慧豈甚相遠哉。學與不學。思與不思耳。二人同智。其一人未經籌度。一人參考十年。借令入官。治必懸絕。

一人前卤莽而後紬繹。才亦漸充。今皆入官而後議事。故經綸不古若也。臨事究心。未易可達。況更傳舍視之。掩飾塞責者乎。但能使在位之人。私交無用。皆反而營職業。則三年之內。治績爛然爲學之士。帖括無用。皆進而熟經史。則十年之後。真才輩出。昔溫公設十科舉士之目。朱子立分年試經史之法。今宜略倣其意行諸堂。

皇懸諸學宮。必嚴必信。官之當才與否。以定大僚舉主之幽明。初進之士多才與否。以定督學典試之功罪。夫人才猶樹木也。求之然後可得。養之然後可求。古昔致治。惟勞於求。今方積壞。兼勞於養。成法具存。惟良股肱

設誠而力搪之耳。

附記溫公十科舉士目

行義純固可爲師表飾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獄訟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更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案其所舉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誥命仍具舉主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

朱子分年試經史時務法

議略曰學者當讀之書甚衆豈能一旦盡通莫若分限以年上各以三年試之經則易詩書爲一科以子午年試周禮儀禮二戴記爲一科卯年試春秋及三傳爲一科酉年試皆兼學庸論孟義一道諸史該古今治亂皆不可缺以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時務律曆地理爲一科以次分年如試經之法試策各二道則士盡通經史而可適於用

周孔論處小人

右方之小人。立於朝則可虞。棄於野則可惜。慧能鼓扇別國。還焉亦復可虞。使之以事。各當其才而勿委。攸柄焉。庶乎收其利。不被其害矣。易有開國承家之戒。謂創業守文。皆不可與小人謀。如秦李斯隋楊素唐李勣宋王安石之倫。掌朝綱與密勿。必有亂邦之既。若使居一事一官。則固所稱有技之人。治世之能臣也。又可棄耶。衛有圉鮀。賈皆非端士。而靈公用得其所。且以之救亂。故小人可以備奔走禦侮。而不可帷幄論思。爲人用彼將望君子而效能。居用人之地。彼且引小人以濟惡。咎周孔之訓而知決棄小人。與沒用小人。均非至當也。

足財平亂之要

生穀平寇二事。目前最急。若使解散流寇。隨處墾荒。舉而兩善。當事者宜先定此大猷。然後求將選牧。隨機厝置。二三年而流寇平。五七年而財生。其竅妙全在申明永不起科四字。富商大賈。樂爲主農。歸附新民。方可爲客農。

申明　祖制永不起科四字。招募民間自墾荒田。此足國用之法。選任將帥。鼓舞良有司。勿調客兵。此平流寇之法。其鼓舞須輔臣先與天子言用人之後。家宰推賢讓道。掌院選良。按臣勿循舊挨差。其選任將帥亦在

臣與本兵訪求大將之略。以能約束軍士。能偵知敵情。二事爲主。不拘文武大小臣。僉得其人。則專任而勿牽制。

力溝洫括盡治道

在在衙門。可以治天下。事事職掌。足以治天下。所謂一以貫之。如吏部言用人。止就銓選得法。而人才各得其所。天下可運掌也。如戶部言生財。止就屯墾得法。則四海無曠土。菽粟如水火。不言富國而國富矣。士飽馬騰。日習於技擊。賞罰可行。不言強兵而兵強矣。溝洫縱橫。阡陌之旁。間以果植。戎馬不入。如三代盛時。不言攘外

而外攘矣。河得支派分殺其勢。無橫決之患。不言治河而河治矣。故盡力乎溝洫。則治道無所不包。其於設險守邊。尤爲至切。自溝洫廢而長城與壞。實土之險而借空壁之險。舍生財之險而取費財之險。失守望相安之險而習登陴勞困之險。得失豈啻千萬哉。

訪將

備邊無如得將。然莫或識之。疇能得之。輔臣不必能用兵。必不可不識將。識城父者。夷吾也。識淮陰者。鄧侯也。識李愬李光顏者。裴度也。此兼知兵者也。識趙充國者。魏相。識寇恂吳漢諸人者。鄧禹也。識謝玄者。安也。識

高崇文者杜黃裳也此不甚知兵者也降而夏侯孜能識王式以平浙東識高駢以平蜀惟宋室隆文事武學者不留意於行師終宋世無識將之相而宋室卒以不競然識將之法學誠無門惟有一要道焉曰訪司馬倪得郎者皆精必有具目識將之人如王瓊之於王文成者吾咨訪而紬繹之更博參以他途雖不知兵必能知將在文臣則聽其自舉偏副在武臣則專授總戎勿以文臣督制之勿許言路妄彈之曰安邊曰平寇功皆可計今日大臣不知兵不可責也不識將未可責也不留心於訪將可曰吾不能訪乎

一特選畿輔郡守

漢世郡守自爲將帥邳都覬尚李廣程不識爲邊太守匈奴不敢內向唐制亦近之今日畿輔除順天自有京營兵帥外其餘七府應各擇有兵略者爲知府聽便宜辟召從事其州縣共百三十餘人量留能者餘揀調別用而以目前爲衆鱗集諸生聽吏兵二部會同都察院公選其尤分布任用務俾文足以力農桑興學教武足以胥戰守共死生猝有緩急畿輔之地民兵皆兵縣縣皆將各固吾圉相機互援何必調邊兵調浙兵調川兵則京師之內可以閒警不驚從容調度而有餘矣

七郡守與百餘州縣必破格待之勿拘資俸勿問出身任事之日寬其參罰之科奏功之後擢以優異之職或先超陞而後久任或先久任而後超陞使賢勞有釋擔之期鞅掌無畏谷之嘆則人思竭能事皆底績矣其餘豫陝楚蜀流寇擾害之處悉倣此意用人凡良有司即爲良將帥摧兇戡亂之權即付於勞來安集之手則新賊不長舊賊漸消糧餉不致虛糜荒蕪可以仍熟數世之利也此救急之權宜亦即久安長治之道若不責循良專倚武弁則是有剪撲而無調和舊不可盡而新必更莫矣通變於將窮時哉時哉

幾亭全書卷三十一終

證古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聞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六聞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

君則賢衛靈公未論其躬修也臣則賢鮑叔子皮不問其治能也聖人以用人舉君職以進賢舉相道獨

親制治之原俾居其位者皆有入手用心之處可謂易簡而理得矣然管仲子產當時實無賢已之才非隱而不進也可柰何是其失在爲政之時不在臨沒也使專以人才爲意如所云保子孫黎民之遠謀"

當豫養之學序旁求之列國何患無人使相天下邦徠惟吾風動惟吾益又不待言矣蕭何臨沒知惠帝欲用曹參代已曰臣死不恨然則管仲子產其能無遺恨矣乎

管仲相齊三月請論百官桓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

入芭辟土聚粟多粟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爲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轍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惟管仲能別五子之才位置五子使各得其所也所不如者幾於無他技所不易者幾於實能容之故不

如而不易也所謂能容者豈特不忌嫉而已哉天之容物實能養之海之容魚實能育之宰相容天下士實能分布而宜之識能容之義然後可與言王佐體能容之道然後可以爲王佐○三月而論官三月以前何事上固君心下察庶正之才仲之事也前此經精神已注既相更須決治精詳乃可舉動大豪傑審機發用自有不後不先之節且立五子豈細故哉五職於國事最要則蹟勢最隆向豈虛位無人因其不稱故更之耳非已之灼見君之篤信舉朝之允服此口可經聞設及諸賢既立相臣總挈而報成無難

故更置要路爲相者下手第一義舍是無他道也要路必得至賢其他則去其甚不肖者而鼓舞其中才○立五子類虞廷五臣既當其才終身不易官俾得展盡底蘊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寡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之則否君曰然鄭歌者擡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連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實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有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苟欣徐越皆可連進之畜侍以仁義烈侯逌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

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說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連衣二襲

連進三人其次第皆從番吾君也畜以仁義則已動君之天性而發其大端矣欣以舉賢使能則知國家所重在賢能不在技藝越以節儉察度則知賞之不可以及無功陳論漸以卑所指漸以親烈侯不覺易其所好不禁其賜而賜自止則知格心之方無過進士視人適政間者功果相萬也此番吾君所以爲賢而連之能信番吾君所以爲相國器

漢光武始爲蕭王在鄴南陽鄧禹杖策追之王與語悅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既而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守者難其人問於禹禹曰寇恂文武足倚有牧民御衆之材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王乃引兵而北恂調穀糒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

禹能盡識諸將之才真與邦之良相矣卽才未能兼將諸將之功孰非其功光武以禹爲中興第一元勳君臣相識豈偶然哉然豪傑舉事成功之局亦各不同孫策十二三歲時便結納豪傑此自收而自用者

也鄧禹收拾衆才以待光武光武得以中興房玄齡收拾衆才以待唐太宗太宗得以開創蕭鄧侯之於漢祖李韓公之於我 高皇皆此志也此其勳烈豈他事可與較長度短者哉豈惟開創豈惟中興卽守成令主而有一个臣焉能感名衆才使之輻湊既湊矣能從而選拔之既選拔矣能分別位置使各當其任夫夫也則保邦制治之元臣也

諸葛亮與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稱正智術及昭烈爲陸遜所敗時正已卒亮嘆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令不東行就復東行不至傾危矣

亮取正非正取亮後之學者必喜同已何不師諸葛
乎然以武侯之智而推正如此正之智術殆有距夷
所思者觀於制主上一言度其所尚大抵權譎奇秘
如陳平之流又武侯所雖知而不爲以待正董之爲
之者也奇士藉大人爲主持大人亦時藉權奇之士
爲協贊主於利國而已矣同此利國之心是爲公義
董允秉心公亮獻替盡忠後主禪甚嚴憚之宦人黃皓
便辟佞慧有寵畏允不敢爲非終允世位不過黃門丞
費禕以陳祇代允爲侍中祇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智
數禕以爲賢越次用之祇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遷中
常侍操弄威權終以覆國
諱識悟過人允所推嘆然賢陳祇而引黃皓知人之
明遠不及允乃知慧悟可以辦事無當於知人又自
喜其慧悟遂或以小慧小技取人則反爲知人之累
未可知也如允之公虛雖識悟不足其於邪正足以
不淆爲大臣者與其慧悟而有才不若公虛而無技
晉會稽王昱以謝萬爲豫州刺史王羲之與桓溫牋曰
萬才流經通使至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荒
餘則違才易務矣
廊廟荒餘良不同局唐崔晉爲將有功及相德宗

一善狀李絳輔憲宗忠謀至論燭照無遺可謂正
臣出帥山南爲監軍使楊叔元譖謀見殺將相大才
猶難相通況餘者乎
謝玄有經世略待堅入寇朝廷求文武兼才謝安以玄
爲郗超曰安能違衆舉親玄必不負所舉吾嘗與玄共
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雖倥傯間亦各當其用也玄募
羊之等爲前鋒戰無不克竟以破秦
事無小大皆須着人安頓所使之人得才則安頓之
物得所處小事能器使人遇大事亦此道矣劉悛以
善博決桓溫之克蜀非謂博之道通於兵但溫舉事
持重見可而進不肯嘗試於博豈肯嘗試於用兵觀
其慨然自請伐蜀料彼料已蓋必審矣郗超劉悛皆
善於以事觀人者
隋牛弘爲吏部尚書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
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
愼絶倫爽俊有餘迹似輕薄將宰多以此疑之惟弘
深識其眞推心委任得人爲多
冢宰專務知人然知人必從近始若先不識本部亞
卿與各司其餘何望矣當時疑孝基輕薄而弘獨知
其眞悟道得倫識群寮此與李吉甫獨知一裴垍相

似然弘務在審慎而偏推心爽俊之孝基何也蔡襄清慎絶倫則賄賂愛憎自俱不行弘有以信孝基之德行矣慎與慎既屬同心而爽俊有餘又足與停緩相濟弘所以不顧衆疑而委任也真知人者自能信心而略迹取人以濟已

唐太宗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求其才喪亂既平非才行皆備不可用也

君子小人各引拔其同類固矣又有不盡於是者天下之士專視天子之意向用一君子則知所向在忠直懷才抱德者舉見所長而行所學嘉謀嘉猷達於我后而朝廷因得以用其人用一小人則知所向在佞諛懷利者爭思自媒目揣摩以中主欲而人主目驚喜爲知時通變之才也而君子卷而懷之矣是天子之意向感召尤甚於薦拔援引之力然此爲庶位言耳若宰相則不然一君子用請賢彙征一小人用群陰彙進莫非其薦拔援引而至相得人則庶官皆得矣置慎於庶官尤不如考慎一相命相者天子之大意向大感召而海内大治大亂之關也

馬周客游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何求言周爲何疏便宜二十條皆稱旨太宗怪其能問何何對曰臣客馬周爲之即日召見與語除監察御史以何爲知人賜帛三百匹周有機辯深識事端動無不中不數年至宰相

用其言矣又問其言之所從來聞其人即召見見即進用即盡其所長求賢好士至於如此此上之所以易於得才而下之所以樂於自見也

侍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爲之條析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爲奏皆意所未及及還武后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爲且請以巳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耶因召嘉貞與語大悦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

其得人也嘉貞位至宰相有能名

御史不能決事便訪佳客觀其得益於佳客者果何如哉況宰相不能決事可不徧訪賢士大夫乎人主有乏才之嗟可不責大臣薦舉不因所薦舉以定大臣之優劣乎

狄仁傑未輔政與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擯令郤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

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寮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舜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大慙退而嘆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而不知吾不逮遠矣

師德之才殆宜於外使故梁公欲因其所長且梁公刻心唐室而師德朴誠渾厚難與達權與之同朝其設施應多未便擠同列之嫌小誤匡復之機大此梁公之苦衷也指爲不賢不知人出嘆盛德皆忠智之妙用不可思議有與孔子幸過相符合者豈權譎之謂耶史臣不悟承襲形迹遂書云仁傑大慙又野史稱盧氏姊拒梁公以吾惟一子不欲令事女主而仁

傑又大慙按梁公之姊亦云賢婦然智不足以知梁公梁公當時不以本意語姊沒齒又不以告人人莫能窺云爾在易剝之六五身率群陰以事上九使下之四陰因我一身隔絕之故不得上僭而又喜於同類不犯其怒若六五示以陽剛則激而成禍剝不復矣武氏之世剝運也帝在房州上九也梁公率群臣事女主以扶帝六五也師德輩雖賢皆下四陰之屬也安能識六五之意而出其範圍哉故當剝之時六五以柔用於人其實天下皆用於六五本朝惟陽明先生近之

武后信重狄仁傑嘗謂之國老而不名及卒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輒嘆曰朝廷空矣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審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曰文學藴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有荆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太后又令姚崇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已老惟陛下急用之遂即日召見拜同平章事

君訪相才訪其能斷大事者臣薦相才薦其能斷大事者君臣間具服如此天下復有不決之事乎○宰相才亦無定論各惟其時識度深遠守成保泰之宰相也若夫撥亂之宰相與開基相類非卓犖奇才誠不足以當之柬之李德裕之屬是矣武后時無外侮而梁公獨取柬之豈非爲反正地耶能保泰亦能撥亂蕭何裴度庶矣乎諸葛忠武侯當之矣

唐玄宗即位講武新豐召姚崇至行在謂崇曰卿宜遂相欣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因兜奏曰臣頃以十事聞陛下度可行敢辭帝曰試悉以

宗曰番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政宜仁恕可乎朝廷
委卿師青海未有率復之悔臣願不伐邊功可乎比來
手敕目爲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
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閹人之口臣願宦監不與政可乎
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浸亦爲之臣願租賦
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近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
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褒卹大臣厲君臣之嚴臣願
接之以禮可乎燕欽融章月將以忠獲罪自是諍臣沮
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
上皇造金仙玉貞二觀費鉅百萬臣願絕道佛營造可
予漢以蕪菲罔梁亂天下國家爲其臣願推此監戒爲
萬世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

先言事而後受任視先受任而後言事得力殊多以
是要君亦庶幾堯舜之道要湯者矣然十事皆切中
時務崇口奏了了成於頃刻非夙昔留心能有此乎
凡多事之世能於宣麻之後履任之先舉當世要務
二三事爲言勝於泛泛格套辭疏遠甚惜乎近代未
見其人也

姚崇請避位薦廣州都督宋璟自代玄宗遣內侍楊思
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不與思勗交言

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嘆嗟良久益重璟爲相務
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
諫上甚敬之

宋真德秀謂宋璟爲開元相臣第一然薦璟自代者
姚崇也以孔子賢子皮鮑叔之義律之崇爲賢矣兒
身爲賢相而薦賢自代又非子皮鮑叔所可倫乎

蔡薿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瀚練習時務姚宋每坐
二人以質所疑既而嘆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
君可以無闕政矣

姚宋知賢下問可謂虛衷矣獨以仲舒瀚學識如此
而僅用自資不聞薦居大位意者二人止堪顧問不
足執政耶又按唐語林曰敬宗時吏部郎韋顗性至
孝嗜學強記士流出身內外敘歷行能所立其材何
適必廣詢詳載武臣謀將敎勇忠廉可將千人可董
萬人可攻可守無不記其姓名州郡徵賦重輕物產
繁闕風俗淳澆山川險易兵甲強弱無不備悉山澤
利害因用經費凡曰能吏與之較量清濁物澤人除苛
靜理之術蔚爲吏師外國所習邊疆控扼曾往歷者
無不與之論洞曉天文易象四方災沴朝廷休寧無
不先知裴垍韋貫之李絳崔群蕭俛相繼爲相皆

重事崩談未央必資於顗敷奏施行威稱折中或雄鎮難理未定其人資於韋韋曰某寬簡某峻急某鄙吝某爽刻某明辨某博達刑書某可任繁劇某可輯洞察稗贊朝略未嘗有私性沉厚進退士大夫而親昵莫能知者五相敬服以爲龜鏡每嘆曰吾輩知盧昏曉籌度不逮韋公欬嗽之間房杜姚宋吾輩恨不親承覩於韋公恐不相遠也愚於此尤三致慨焉宅百揆洵非專倚才也高齊或無怪矣韋顗洞悉人才曉暢治體公平無私容樾不露此眞宰相器周孔之聖不用多藝不謂多藝頗妨於聖也宰相尚識度不尚智能如識度而兼智能不謂反不足以爲相也玉相信頗爲房杜姚宋而莫薦之台鼎能免臧文仲之疑乎○崇嘗謂滁曰我爲相可比何人滁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滁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滁曰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按此則崇之所爲未滿滁意而滁但以法之久近較相業之隆卑亦未知相職也管晏特治法法雖良僅足沒身若求治人則能保子孫黎民矣以此敬崇意崇必以養賢好善爲先救弊久安長治之圖而不以救時自足矣

唐玄宗或宴遊小過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項之諫疏已至左右曰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此玄宗能勉求治之心然能勉之事每不可繼貌瘦一歎帝已入左右之間言夫使天子瘦其貌而後可以肥天下爲人主者不亦苦乎使樂有過於宴遊者以奪之方將與天下俱肥何瘦之有上之則公仲連之進三士大之則房杜之事太宗乎史云王魏善諫房杜讓其直使善諫者居補闕拾遺之位相臣特匡救其大者則君相相與有魚水之歡而佞臣無間可乘矣韓休忠直而未淡於此義以格心之位爲諫官之事故益少而交疎爲相七八月而罷其後張九齡爲相遇事無小大皆力諍玄宗亦苦之而相李林甫唐祚遂微嗚呼爲大臣之道不亦難哉

李元平敢大言好談兵開播以爲將相之器薦於德宗擢知汝州以防李希烈至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士應募元平不之覺禮遣數百騎突至縛之去元平見希烈便液汚地希烈罵曰宰相以汝當我何相輒遣

人之最不可盲者是宰相宰相第一大病是盲犯此病者偏多何以療之未至其位豫用養明之功已履其位常服去翳之藥咨訪賢才以備用所以養明也提醒其好謀之心而時痛除之所以去翳也慎毋令希烈罵人然又有感焉郭威討趙思綰見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知范質所爲嘆曰宰相器也世之爲宰相者有能於詔書中洞剖事宜者乎滿朝庶位有能見詔書而別宰相之才器者乎推戴宰相者多盲亦必得盲宰相矣○宰相要一心正兩目明不正不明皆以君之國與人者也凡不軌之人有所舉動必先窺宰相之能否邪宰相者盜賊之所私淮南王以之擬公孫弘矣盲宰相者盜賊之所侮李希烈以之爲蒲散矣宋書生獻計兀朮者曰未問奸臣在內而大將能成功於外者後秦檜果殺岳飛以和金檜之奸惡又非弘播所可盡也然則人主罷邪人盲人奸人於相位非自以其國與盜賊者哉

韓滉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滉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去右視因使盡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入者滉之視人如此其細哉人如此其嘗可使世無桑大人無遺用用無悔事

裴垍初爲中書舍人李吉甫入相謂曰吾流落踰十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比來人物罕所接識君有精鑒爲我言其可任者垍即取筆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於朝士林推服垍已執政尤獎勵諫官使盡言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一時並遷過謝垍垍讓休復曰君異二人非攻攻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疑休復大愧

吉甫小人然知報德惟在進賢此即號爲君子者未必抱此弘識也且久不立朝何緣即知朝臣中有一

裴舍人獨抱清鑒此謂非宰相目力不可大約宰相欲徧識朝士其始也且須識一二人若裴垍則平昔專以人才爲心者虛公眼豫取之裕如爲舍人時相業早備矣觀於獎勵諫官既使獻納裨益時政而就所獻納又可以辨人才之邪正短長其得力於觀人即此爲之嚆也

裴垍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垍厚遇之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垍曰公才不稱此官垍不敢以私害公

厚遇故人不假以官垍之心惟知有朝廷而已此又

其所以知人之本也大抵心在身家雖胥熟之人不辨心在爲國則於入目之士忠邪大界先已朗然埒於朝臣材品無不精剖況素所習之貧交乎欲自驗知人之分量者且於家鄉親友一一默察之此處得六七分立朝當事猶僅可二三分耳若云居鄉何必以此事經意日後更無從入門無從着眼

唐德宗時朝士有相過從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憲宗時裴度爲相奏今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見而不知天下皆然不見而知人者堯舜周孔之所難也且知人之法全在聽言聖人所謂考之以事察其所安皆居平法耳倥傯選才專在一見見而即以素業焉訪以時務焉則心術之邪正才具之短長盡心體察拔十得五矣故曰不知言無以知人正謂與人驟遇未有行事可試神志可通專以言爲主特聖人百不爽一他人得失參焉要決不可舍聽言觀睥子別求知人之捷法故宰相見客雖太平之時亦宜但不可廣延技術雜流爭權啟禍如漢武宋文之世耳德宗使金吾伺察朝士而華轂之亂日生憲宗許宰相私第見客而遠方之亂日平豈非陸贄所謂

類之與推誠其效相萬者哉蓍疑則君子亦寤顧慕推誠則中人亦思感格人主若致疑於輔弼脫然是大臣不足以當親臣而天下之賢士閒而解體矣誰與圖治

唐文宗太和三年徵李德裕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

經世之才有與知人分者李泌是也臨沒舍陸贄不薦而勤勤薦董晉竇參晉雖非相才猶堪爲帥參之無賴非復士流泌蓋明於事而暗於人者也經世之才與知人合者裴度是也於將則知李光顏信李愬於相則薦李德裕皆於衆中特舉其後功烈皆卓冠一時宋宰相韓琦於近代獨推裴度殆以是故非僅爲傷首之後討蔡彌銳沾沾許其勳云爾

李石用韓益判度支而益坐贓三千餘緡繫獄石按之曰臣始以益廉曉錢穀乃不知其貪文宗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人自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欲人彈劾此大病也乃貶益官

此於知人爲短然知人既誤豈容護前況存心既公則後之薦賢者亦不忍欺所助於知人豈小也文宗

奚石尤得君體

李訓所奬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厭人心如裴度令狐楚鄭覃皆累朝耆俊久在散地訓皆引居崇秩縣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

凡經綸世務必以敬愼爲本以諸葛自言但云先帝知臣謹愼況將去城狐拔社鼠尤須百分收斂方能杜群奸之疑今焉橫甚則小事不可成也矧大事耶且以才氣橫無弗敗事也矧訓以奸利橫耶○君子進君子亦或誤而進小人小人引小人亦或假而引君子君子感其意即不阿比必且從而寬假之掄揚之彼其惡既根心而不可化則所謂與於不仁之甚者也於斯時也堅卧不起上也暫起就位知難而去次之久與盤桓無能救正反爲所用斯其下矣大臣以進賢爲第一正務大奸以進賢爲第一奇謀小人進賢之迹與君子同小人進賢之心與君子反身受其推崇與旁觀其延攬者皆不可不自篤所守自清目力也何朝無訓鑒之哉鑒之哉

周世宗以遼衆談破北漢自是攻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高錫上書諫曰四海萬幾雖堯舜不能獨治必擇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知足以兼百官之任但云褊迫疑忌舉不信群臣耳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覩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乎帝不從

世宗三代以下遜焉罕儔惟用法過嚴不信群臣爲其大病嚴急得魏仁浦救之而高錫一疏則疑忌對病之說然人君所重惟在擇任將相而錫并及守令刑教過矣世宗才智實高延臣稱意者少此當告以廣求賢俊不當但勤以虛懷用人世宗若云吾非不欲用莫堪用耳此闕其病而不飲以救病之藥也令錫能如公仲連進牛畜三賢世宗豈無烈侯之聽且當時何時而欲使之垂拱明堂耶彼高光既定天下之後馳驅者尚數年創業之君周流道途其來久矣而況世宗方經營天下乎故進忠於君者審所患之症尤不可不酌對症之方此諫官事實相臣所宜知

宋呂蒙正爲相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何如諸子云人言無能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人耳蒙正夾袋中有册子每四方替罷謁見

必問其有何人才。容去。隨即疏之。悉分門類。朝廷求人。取之囊中。故爲相。文武百官。各稱其職。

意則其得力尤在未相以前

蒙正無能是真無能。晚歲業平平。有一能是真有一能。故百官稱職。蓋未必能斷大事而專意人才。此太平賢相也。若弘濟艱危。更須搜訪奇才。破格用之。然必平日預訪。而後臨事有人。不留心則無以應猝也。亦必重正士。而後能拔奇才。不守正則無以知奇也。爲相者。請先置夾袋。次則設主記乎。蓋一日之內。所見者衆。或致遺忘。難盡手疏。不如令人隨時疏之。孟嘗君接客。屏風後必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是法也。通其意。可以悉人才。○嘗聞張江陵柄國日。每客至。必取齊同見。江陵以大詢問。左右數人。於屏後掌記。客語。客退呈閱。語可用者行之。又因以知其人之能矣。輔弼不見客。示謹身者。無論。即或見客。亦恐冗雜混淆。入耳遺忘。相對莫辨。則於聽言觀人二事。茫然未有把握。雖見猶弗見也。用此法。頗易得力。然江陵方居翰林。每晤客。必籍記其人與其所言之事。或訪賢才。或論職掌。或考地方利病。因人以及人。因事以及事。積之既久。內外文武。孰有心。孰有才。孰知兵。孰長幾穀。其人如烟海而數計。其事可指掌而就理。

也。一旦秉鈞。某事以某人應。某地以某人往。動輒如意。則其得力尤在未相以前。

呂蒙正致政居洛。眞宗幸其宅。問諸子孰可用。對曰。臣子皆不足用。有侄夷簡。任頴州推官。宰相才也。帝遂大用。

眞宗幸大臣宅。惟問人才。可謂知所先務。蒙正舍其子而薦其侄。可謂以人事君。夷簡爲相。薦拔賢才。消弭隱患。深計遠識。迥邁尋常。可謂不負所舉。但所謂宰相才者。蒙正不言。帝亦不問。考其實。無他。能知人。能斷大事。能識時務之所先而已。人君操此三事以定相。失之者鮮矣。

畢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眞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朕固知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狥國。秉道疾邪。故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豪俠而北戎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準既相。守正疾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士安每爲申辨。帝始不疑。

凡剛直才智之相。必藉老成碩德者爲首揆。以調護之。然後安其位。而國家得其用。如韓休張九齡。以直

言若出君者也時無房玄齡姚崇調護於前則不
久而罷寇準有士安爲之申解始得展其遠撫長駕
之略焉故才節如寇準九齡之儔皆堪大輔而非首
輔之器也首輔難其人哉
王旦居家賓客滿堂察可與言及素知名者問名與語
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審籍
其名薦之人未嘗知
欲識人須平日孜孜用意用意尤須於人無意時如
家居見客或宴會或往還若正人才士其無意中舉
止言笑必有異於庸衆者察其大端髣髴可得然空

空量度難盡所長自當乘閒從容考之或周知民隱
或一事獨有專攻合之暇時之體察風昔之名舉以
此薦拔士類庶免顛倒大謬矣然旦之妙則在於密
薦而人莫知惟不立薦士之名則見之者不增粉飾
於其前而天真易露也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旦誰可代者旦薦
李及衆疑及雖謹厚非守邊材楊億以告旦旦不答及
至秦州將吏亦心輕之會有禁軍白晝掣婦人釵者及
方覩書召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
斬之覩書如故將吏皆驚服億問之復見旦道其事甚

笑曰禁軍戍邊白晝爲盜主將斬之事之常也旦之用
及非爲此也夫以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聲服處邊境事
已盡宜矣使他人往必矜聰明多變置致瑋成績所以
用及者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億愈嘆服
知李及重厚此所謂知人知曹瑋之後止須重厚者
謹守之此所謂能官人也世之號爲知人而實不能
官人者豈少哉如使黃霸秉國則不識大體使龐士
元爲百里則不展驥足使謀謨廟堂之李絳出撫荒
徼則變出意外皆不能官人之所致也能官人一言
既因其人又因其地又因其時能官人而知人之事

始盡聖人全體他人有其一體王旦兼庶幾具體而
微○楊雄言循規曹隨規隨之義庶官皆然將相亦
然李及隨曹瑋正猶曹參隨蕭何不能益亦不敢渝
謹守勿失焉耳矣是有二故事定時則可以盡諾一
也參及之才僅足守成二也設令漢業未定繼何者
雖欲與百姓休息無爲可得耶元昊早生則繼瑋之
人一重厚庸可了乎此所謂時也即不然業大定矣
邊方晏如矣而何後復有何瑋後復有瑋則守而弗
失之道必加精焉抑或繼何者之器視何彌大繼瑋
者之略視瑋尤高又安能測其勞盡之所至哉然則

何得參旦薦及時無勝之齊之才故也豈詔(總)
者惟取中才爲足歟何與旦知人知時而共用參及
又不可以爲典要故命將相者雖當承平必極天下
之選不得已乃用其次
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欲爲變上聞召
二府議之王旦曰若罪旻則自今帥臣何以御衆捕謀
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
帝從其言以旻爲樞密副使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
旦善處大事眞宰相也
必張旻本賢而令峻又不可以爲皐故因擢以解之

若旻實非樞副才或雖才而邊兵之日果有違情激
變者自應或罪或黜明朝憲慰士心豈容槩擢爲安
反側之良策耶故處大事必量其人必因其時不可
爲典要
天聖四年六月京師大雨水壞民舍壓死數百人時諸
道皆大水宰執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
天變甚異乃臣等燮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
陳所以備禦之道於是帝命蠲民租撫流民同列有先
歸者皆愧服
當時同列皆君子也一人之是衆非形焉君子愧服
小人則愧恨矣愧同而服與恨異見人善者自反其
爲服爲恨而身之君子小人可知也
呂平中韓魏公爲相夏國汎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
其何事也時太常少卿祝諮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
而見公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
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王飲食
不及他語耶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
辭辨言某事則以某辭折及宴果及十事凡八事正
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竦服
李鄴侯有言宰相職無不統自他人觀之應對夷使

自是館伴事且樞密業以慎重藏拙宰相且可付之
不問而魏公細心料度以服遠而伐謀總之視國如
家之心之所使也後世輔臣有能於中樞之所諉卸
親爲圖度擐當以紓當宁之憂者乎
宋神宗欲相王安石韓琦諫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
餘處輔弼則不可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當讀金陵
答楊忱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
宰相器
爲一身則心不安爲天下則心自慊一身非吾心而
天下乃吾心也人自陷溺其本心耳獨樂不如衆齊

宣王猶能省之省此意即一體之靈根不亡充此意即內聖外王具足學問經綸統會矣相天下者專爲輔其君以保天下之民其他風節才氣文學辯慧皆於宰相器何與哉古之論相才者甚多莫如魏公數言得大根本雖合此未必負相才然離此則必非相器人試以此自反即已之堪爲王佐與否了然在心不敢人前籠罩不敢駕虛自誣以此觀人亦於中藏之誠僞醇疵識度之淺深廣隘可見其大半矣此眞人間之照膽鏡指南針與但安石淡嗜慾輕富貴其所謂一身者乃此身之意氣功名而非此身之享受

榮肥也則與忠得忠失之鄙夫所謂身者又異○相德相器相才有辨與能格君心之非宰相德也才於此窮器於此未能通也視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身無事不謀其大者遠者焉宰相器也與德近矣能知人能斷大事宰相才也足以救時故梁公舉張柬之郭威稱范質呂蒙正薦夷簡皆屬宰相才而魏公獨曰宰相器

司馬溫公作相勝於客位云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取肯行之私論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則可以通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理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

規過則佩服與武侯求攻闕失不相遠矣諸司身計進狀公議亦政體宜然惟謂朝政民瘼必使奏聞不可以私告則溫公之膠固明道先生所謂忠直難與議者哉竊謂多端有外廷不可顯攻不可形之章牘而宰相可以默回可以面匡者宰相一時未悟其機未得其道而外廷有識者知之此正外廷所僅可效

之宰相宰相所深欲聞於外廷者也如之何其拒之且如公仲連欲止歌者之田無術也番吾君告以三士藉手正君當時使番吾君直以三士薦之烈侯烈侯未必遽然使連不得番吾君指示有終引疾而已矣外廷告宰相宰相告大君一切薦賢效忠大疑審事相與有成如此類者其機甚衆如之何棄而拒之況宰相先務無大於進賢而一人耳目所及有幾諸臣不居用人之位不可以入告不告之宰相將各隱之胸中而已乎溫公知正而不知大知彰而不知微知政事民生可以直達而不知宰相要務在於容移

君心。薦舉賢才。非樂取於人。固無錄曲成而不遺也。獨不聞姚宋之坐齊高二舍人於室者乎。爲相者秉公之正而去其朋固斯可哉。

宋哲宗初立。兵部韓宗師問宗丞程伯淳曰。今日之事何如。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嗜利者衆。害民之法亦有淺深。若使自變其甚者。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君實爲相。欲盡除新法。呂惠卿等相繼斥去。君實歿。晦

當國。欲寬惠卿等。依違不能決。卒啟紹聖之禍。

朱子有言。使當時用明道爲相。必大有可觀。信然。信然。今觀數語。處小人之善。料君子之明。事後纖悉不爽。世有如此人。不得于自爲之。而徒令蹉跼感歎於事外。令百世下。空想見其未試之能。未覩之功。豈非宋室之運耶。

程伯淳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介甫以爲不通世務。小人諂佞。介甫以爲有材能。知變通。君子如君實范蜀公張天祺武夫輩。介甫

0000133

各自反。有一能此者乎。是百人皆枉也。故曰諸枉乃衆人耳。非惡人也。若蔽賢妬能。則有放奸雄亂政。則有誅。豈僅錯耶。錯之爲言置也。寢閣焉而不特簡稱職。則留。秩滿則遷。有功則賞。俟其殊績報最。業日修。行日光。則彼亦直矣。而舉亦從而及之。要之世決無盡爲伊皋之理。豈容一槩深求。第使不爲不仁。則止耳。易曰。小人革面。順以從君。庶幾此義者。惟韓魏公乎。明道先生其至矣。魏公黑白不分錯之意也。其後調護諸君子。魏公之力居多。明道嘗云。青苗且可放過。當時青苗甚爲民害。明道蓋欲姑順安石之意。以

寶不便熟當自止且其餘未行之法可救正者尚多而諸公不解紛紛訐擊遂致十八事並作故明道他日復云新法之行吾輩亦有以激之若夫子瞻琢訐伊川有如病狂而伊川亦未得顏子之量伊川曾與明道同遊一殿宇東西各繇一門從明道者數十百人伊川自頤惟已獨入乃嘆曰此頤不及家兄處子瞻聰明正直人也使伊川聞其言見其疏但如入殿門時則子瞻亦明道背後從行一人耳必自恨失言豈至分黨甘廉頗之不若乎故讀明道激成一言覺溫公容氣未盡觀明道入殿門一事覺伊川圭角未融是以二公皆列黨名而明道超如也後之君子值變革之時處具瞻之位當以魏公明道爲師呂公著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欺如權衡之稱物尤能避遠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公著留意人才如此對酌不輕信如此信於上如此然獨不知安石之不可爲相則所謂權衡稱物者無乃負神宗之獎譽乎且當時具人倫之鑒者無過韓魏公次則司馬溫公神宗皆不稱而獨稱公著豈不以二公皆不滿安石而公著獨敬之故耶曾公亮安下以間韓琦出於妬賢固不足論若公著與韓絳固以公議取安石者其好賢之心甚真而不知安石之貽禍於宋也當時魏公知安石之心術止爲一身溫公則言其復而不閑世務呂誨彈其喜人佞己惟務改作張方平唐介皆言其專務紛更孫固謂其猶狹少容各中安石之病神宗皆不以知人許之獨許公著豈無謂耶求才既難其心知人又難其學得人主信爲知人又難其遇公著有其心有其遇而惜乎學之未遠觀人之未徹也大臣留意人才者反覆子斯可不深致志哉

李綱對高宗曰自古人主惟論一相相得其人則朝廷正而天下之事舉相非其人則朝廷亂而天下之事廢方承平時猶當考論其相而況多事之際乎他日與上論靖康間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或終夜不寢卒致播遷何也綱對曰淵聖勤儉有餘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別忠邪群言紛至爲小人所惑故卒誤大事人主之職但能知人而任之雖不親細務大功可成不然雖御石程書衛士傳餐亦無益也上以爲然

國亂思良相良相之所以能定禍亂者豈皆身負材武哉明理義以正君志夾大設以貯衛謨拔奇术以

統師旅此相之能也王擇相相擇官王職要相職詳中之要相不能此三者雖勤勞亦無益矣唐太宗謂房玄齡曰聞公等日親細事安能助朕求賢故明於大體之君必不以瑣細責其臣而人臣之識大體者必先感悟共君使知所用心之處

李綱因傅亮爲黃潛善所沮力求去上曰卿所爭事小綱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人材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豈可謂之小事平時宰相猶可尸祿今艱難多故當惜分陰人主以相爲不足任則當亟罷人臣自度不能共任則當亟去之豈敢僨員妨賢路哉麦

三上得允

薦人材宰相居恒之大事也薦將材又有事時宰相之急務也知所大可以保民知所急可以救民於水火○將不得相不能成功於外相無將亦安能坐勝帷幄也哉蕭何之賴韓信猶吉甫之賴張仲交相倚者也綱非傅亮無以成其志矣故不得不去○道行民定歸老林丘如裴中立富彥國輩之上矣鞠躬盡瘁以死勤事鄴侯溫公其次也不可則止猶以恩禮始終如黃瓊者又次之進退維谷卒遭窳斥如忠定者苦矣哉何如不見知當世不膺大任之爲愈耶舞

咎必自無譽始無譽必自拮裒始非知幾曷能拮裒非去欲精義曷以知幾

趙鼎張浚相得甚雅人知其將並相喻樗獨曰二公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甚相遠則氣脈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及並相政事先後及人才當召用者條置庶右次第奏行之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浚尋如江上議邊防既破劉麟遣呂祉入奏事所言誇大鼎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侵鼎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

因呂祉離間遂爾睽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請帝還蹕臨安浚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河南易得難守光世累世爲將驟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

喻樗之慮雖似先見要非篤論古惟一相則舜禹益相繼而總百揆及乎商世伊尹仲虺巳左右並相矣但患賢少豈有賢而不可並尊必遞相銜續以長其氣脈者乎當時鼎朴忠而不知人浚尤使氣好勝樗

逆知其不和故托爲是說也

初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以自助胡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於張浚諸人而爲檜劾朱勝非甚力頤浩言於帝落安國職檜三上章留之不報初起居郎王居正亦與檜善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及爲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說言於帝曰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設施何在願陛下以臣言問檜會檜留安國不能得遂求去帝從而罷之仍命以居正所言載於制

辭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奸

勝非之罪在詆李剛忌趙鼎安國顧置此不言而以處苗劉之變爲罪處苗劉事眞所謂窄武之愚也惡可罪哉安國生平稱古人首諸葛武侯本朝推韓忠獻王爲冠至是獨薦秦檜而劾勝非尚論易辨目前之人難耶古人與我無涉評隲自平目前之人關切愛憎故也然而尚論有得未嘗治亂糾舉一膠軍國攸繫所以不知古之劉裕石勒或成王霸之勳而游胡兩先生乃至褒揚檜賊幾於挑恢復而助和盟嗚呼學者於正心明目之際可不三致意哉○王居正服檜言而惡檜行亦未失爲善視人者視夫誤稱一時而終爲掩護大不侔矣人之賢奸先見者最高覆核者居次護前者自誤誤國不可勝罪也

初張浚與趙鼎論人才極稱秦檜鼎不以爲然及淮西喪師浚引咎求罷相帝問誰可代者且曰秦檜何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閫帝曰然則趙鼎耳浚曰得之矣鼎遂再相時檜在樞密惟鼎言是從鼎更浚信之見帝言檜可大任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愛其奸黠者皆以爲過及檜力

主和議胡銓以上書除名吳師古陳剛中皆謫死敦復謂人曰檜方專國便爾他日何所不至

喜順惡拂惟聖人無之浚先夢而後覺者也鼎先醒而後醉者也歸於罷相之初檜情不附則平視而知其奸旋受附浚頓忘前言本心之是非終爲好諛掩耳覩小人無他法但來求悅即是險邪夫子曰悅之不以道悅則無道可言曷嘗云悅更有道在哉守道者亹無希榮干澤之悵何故汪情於悅我即曰兩心相合豈能事事皆同唐虞吁咈召公不悅富韓范上殿如虎聖賢至公至正可否相濟之精神全在於是

故曰和而不同溫公受欺於蔡京趙鼎見賣於秦檜無他誤認悅自有道我爲有道之人彼見道而誠服遂引爲同心之臭蘭而其實反落小人之度內爲所竊笑多矣君子但除盡好諛之意則邪正自不能淆然使諛日至而却之又功悅而怨集丁謂爲萊公拂鎖必不拂李文靖公顗也當於此自省之淡然無心則悅我者何從至

宋高宗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才輩出爲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安得人才用邪

人主教子孫是爲天下第一事養人才是爲子孫第一事然人才數十載而盛是論將來三五年而變是論現在則豈但爲子孫計即當吾世而撥亂圖治議綱羅與議滋培亦當交注其心思並隆其典制也我

宣宗問楊溥曰民之休戚係庶官賢否何術可盡得其人溥對以嚴薦舉精考課　上曰此恐非探本之論若不素教預養則人才已壞嚴之精之亦安可得乎當崇重學校慎選師儒以養成之耳至哉　堊謨斯得人才之原本者哉推斯心也又豈忍摧辱挫之哉

陳俊卿爲相以用人爲己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褒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密薦於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牧守自遠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虞允文入相亦其所薦也允文爲相尤以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所引拔如趙汝愚周必大胡銓李燾王十朋洪适汪應辰皆爲名臣

政事出於人才人才固宰相先務而時政凡有得失惟宰相可以行之可以更之上諉之君下卸之百僚者皆作貪佞諛之流也相道自正君心而外亦曰用善人行善政而已矣

王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即疏朱熹袁樞以下六十八人

淮何人斯亦知問所先務又即問其人及問其人而不能實用所以爲淮耳不問所務不問其人者又孰與淮

金世宗謂完顏守道曰卿等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任誰不能之

金主可謂明相職矣安民者君職也佐君安民去民

之所不貳相職也人君惟自明其職然後能明相職明相職然後可辨相之能與不能如每奏皆常事則相之爲常才可知也所謂常事遷擢則循資格財用則算金錢師旅則議增調水患則專隄防凡此類皆不便於民之實事而庸臣所見爲常套也常套之爲政也承平幸以苟安有事則足以亡國嗚呼君臣之際各深念其職哉任相者覺其爲常才則求非常之人而易之爲相者自覺其爲常才則訪非常之人以自代常而能爲非常是亦非常之人矣

元丞相拜住問於張珪曰宰相之體何先珪曰莫先於格君心莫急於廣言路

格君心則治天下之大本立廣言路則治天下之達道行而樞機在相臣之一身亘千年來未有能捐此二義者然格心之用亦即在廣言路中人主有所欲爲法家拂士持正議諤諤於前而大臣以造膝微言善導於後使其君以逆耳入者以冥心出之則改過之安不殊於循理之樂矣古大臣從容論道而王德日新微機多在於此伊訓之逆心必道說命之從諫則聖皆合二義爲一事以致諸其君者也召穆公述先王之制曰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

典史獻書師箴瞍賦瞽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者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唐武宗請於郭太后曰如何可爲盛天子太后曰諫臣章疏宜省覽度可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此盛天子也帝拜受教然則人主之道固將盡納天下之直言宰相之職亦將啟人主以盡納天下之直言而古來奸臣欲蠱惑君心者亦必先杜絶言路史稱李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排擯言官摧破聰明以成其奸厥後盧杞秦檜韓侂冑之徒無不遵祖此術其甚者反植不肖言官爲鷹犬使之變亂是非熒惑主聽嗚呼察於大奸禍國之術不益悟良臣致主之微機哉若夫群策畢舉萬事萬宜嘉謀嘉猷之明禪於時政抑又不待言矣

證古

漢後帝初立丞相亮發教與群下曰夫發喪者集衆恩廣忠益也若違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益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榮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闕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幼宰每言則盡偉度數有諫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

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方是時宰相周公而後僮僮見之世治世亂凡作相皆應法此有諸葛小史年百餘歲至晉時尚存人問諸葛公有何過人小史言亦無大過人處但自諸葛公以後未見有事事妥當如之者小史此言豈非庶幾於中庸不可能乎今繇諸葛之言觀之何嘗智過一世每事出奇想其料理機宜亦多參差正繇虛懷受人閒告必喜知過必改故能事事妥當非得力於才高得力於集衆也及其妥當小史但歸之諸葛百世而下不仰四子但仰諸葛夫天下奇才不可學也事求妥當安在其不可能乎閒善而從之安在其不可能乎人皆可以爲堯舜孝弟而已矣人皆可以爲諸葛虛受而已矣

唐太宗謂魏徵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不受諫安能諫人

喻人者必先以藏身之恕況事君乎已未有此善安敢求吾君已猶有此病何敢非吾君然欲吾身之遷善改過非受諫無門矣納朋友之諍納子弟之諍納僕隸之諍爲執政大臣則尤當納小臣之諍王安石

之惡馮諫寶其首端然司馬光爲諫官每效諍於韓琦及身爲相遇蘇軾之力諍而色忿然是光之賢猶未爲能納諫也諸葛亮勤求衆人攻其闕失故能德望日崇纖瑕不染雖以後主之闇傾心承教且有不煩力諍者豈非三代以下正已而物正之大人乎故雖同一諫諍而躬行體貼發於至誠主心之感動必倍太宗誠執政欲其臣之正身以事上也狄仁傑好面引廷爭武后每曲意從之有過事舍人元行冲者數效諍於仁傑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冲請佛藥

物之末仁保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按仁保能受諫如此故能諫君若張九齡事玄宗事無小大皆力爭而嫌嚴挺之之苦切喜蕭誠之軟美以已所不能者望君未可以言恕而玄宗聽之亦有信有不信故后從諫則聖臣從諫則良元首股肱位雖異而其道無不同也

貢誼告漢文帝云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蚤論教與選左右夫心未萌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若其服習積慣則左右而已矣又曰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

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倪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姜論教選左右六言深合周公訓成王之道伊川經筵三劄與上元祐太后書皆祖述誼言蓋誼所陳凡師傅保之事舉括其中矣此本論也至後唐張昭告明宗欲但令日記一事月終召問所記漸多便可博識安危深究成敗此於聖功養正似疎然理不離事明理者知事之本明於事而理義亦存焉古之德教皆從事入故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論諸德者也就日用之事事物物開發理義以曉論之非空談不可稽也後世學不致本以講解文義爲明理致知則不如張昭之說猶勝蓋習之既易課之不難君臣父子之間交無所容其粉飾而學近實矣

宋寧宗在嘉邸劉人黃裳爲翊善長於講說開導嘉王學頓進光宗喜曰嘉王進學皆裳之功開導得人功效之速如此故東宮師傅必有德行經術而又長於講論者爲上如不能兼各取所長合而

效之如程叔子求范堯夫以自輔而溫公從而用之是也○太子所習尤重於長君少則易成成則難變而近世選左右尤難於古古之所謂左右者卿大夫儒生皆是也後世自講筵而外東宮退與居處者惟宦官耳是古之選左右也選良士後世之選左右也宦官豈不尤難哉 本朝正統初楊溥乞選宮選良宦官豈不尤難哉 本朝正統初楊溥乞選宮中侍從之人涵養本原輔成德性此與覃吉事正相發明然覃吉在成化時仲 孝宗於青宮故獻替藁陶爲力也易溥進說於正統之初 英宗已立矣選未必得賢得賢未必信重則效力也難故外選師傅

猶事成法筵之味也內選侍從猶朝夔夕贊之膳飲也恒乍殊也選侍從於履尊非樂善之飛龍不能取也定侍從於養蒙苟震宮而中賢也其敬畏之心長存矣敬畏久則熟熟則樂而不以爲善爲若難故議訓儲之法不如選訓儲之人人得則法自善矣求端方於外必兼選忠良於內內親則外益信矣大臣愛君人君自愛其儲可不熟念乎哉

唐安史之亂所在宿重兵其費皆倚辦於劉晏晏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遞相望覘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貪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又以爲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名重於利吏利重於名故勾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輒出一言其爲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紿又以爲戶口滋多賦稅自廣其理財常以養民爲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貴糴歉則賤糴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其月須如干蠲免其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敝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爲轉運使

理財賦歲入四百萬緡季年乃千二百萬緡晏專用權略以爲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謂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入斗至者則受優賞晏以爲江汴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沉覆者於揚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論大計者不惜小費今始置船場不及半請損之晏曰論大計者不惜小費今始置船場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完若遞與屑屑較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其後果然漕運遂廢

生財利國大學一篇之中三致志焉俗士謂利非君子所宜言謬也利權不畀之君子將屬小人乎治財有三太上滋生而減耗其次奪逐末之權最下侵務本之利何謂滋生而減耗百姓所用菽粟布帛械器爾地力徧人工盡有是二者則其生日滋也官汰冗兵耕也禁度僧道清吏胥侵漁上先素朴守是五者則其耗日減也是謂王佐之治財當時既無其主亦

非其時故晏不能爲也晏所爲不過奪商賈之利權而歸之朝廷官民兩利焉弘羊謂不加賦而用足晏實能之管子以後一人而已非爲國之大經亦救時之良才也最下加賦侵務本之微利供游食之衆人財竭心離禍亂從之弘羊起於前安石甚於後紛紛立法民困雨窮其視晏之擇士養民因勢寬費者意事一一相反則安石乃晏之罪人而晏豈僅言利之臣哉且肅代之朝無晏則李郭何緣成收復之功而王衍一生口不言錢亦無解於宦情之重衆固者視衆心若爲爾財利國家之要務可不言耶

唐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憲宗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等竟言師老財竭裴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迫之故未降臣請自往督戰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逢吉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逢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縣主將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

請自督戰其氣壯然晉公主宰盛定於胸中一朝中逢吉之竊一罷軍中監陣宦官共去令狐楚也則

臨行因草制而罷之使不及措手其去監陣也則身至軍方奏罷之見勢不並立事事合正節節有機英主應之如响而當時中官亦不聞深啣恨於公不避勞易不避怨難任怨而使人不怨尤難使中人輩不怨又益難晉公何以得此推求其道大約有三一曰生平高誼偉略足以服其心二曰因事處置專爲公家不挾秋毫私忮三曰稍留餘地不盡其辜如當時監陣恃恩驕橫者極矣進則見功退則委罪他人必努目指髮極力請刑晉公但奏罷之而已所以上易從而下不恨也

初諸鎮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又悉選軍中驍勇自衛在陣者皆怯弱之士所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李德裕乃與樞密使楊鈞義劉行深議約救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霑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憲宗行之自此將帥得展謀略所向有功

罷監軍爲正然德裕妙用過人姑立權宜以濟時事亦將帥量時制宜之法也蓋求革罷或難而第求約飭則人主易從又使隨例霑賞故樞密先便其說而代白之此其機更妙矣不以我制彼而以彼約束彼

唐河東兵騎以宰相鄭從讜爲節度使鎮之從讜奏以王調劉崇龜崇魯趙崇爲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名士之多也從讜多謀善斷將士欲爲惡者輒先覺誅之知張彥球有方略本心非欲爲亂獨推首惡者殺之馳諭彥球委以兵柄彥球爲盡死力卒獲其用

從讜知人周徧而得力在知彥球然何以諒彥球之本心何以先覺部曲之惡登一人之耳目智計果能兼照哉正緣幕下多士故也幕下多游客足以亂軍政幕下多良士足以助籌略頗能擇能用在我耳王文成軍中日與諸名公講學非獨明道實亦資其採訪謀算也行師者不可以不知

晉杜預伐吳指授群帥方略徑趨建業初詔王濬下建平受預節度濬至西陵預曰濬已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於我遂以書與濬令徑趨建業濬大悅表呈預書

預殫心王室不忮不求乃大臣之能將將者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然在王濬受詔聽人節度者則不可夫杜預受詔節度人者則可詔令節度人而我使之

御前亦所以爲節度也亦所以奉詔意也元帥能抱此大公之心則同舟之誼自出

漢馬謖既敗或勸丞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乃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明罰思過較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動攻吾闕則功可賒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因敗增兵庸人所見略同不求增者已爲難矣若因敗減兵非大智大勇固不能設有十人於此其中衆以懦怯二人往與人鬬二人先遁八人意動人見其敗便欲更益數人所增未必精祇啟舊人之望何如減去怯者二人鼓舞八人則八人皆致死力矣所以因敗減兵確有實用苟而已哉武侯當日誤用馬謖故於責躬省將尤重將如謖必不可用倘後復有之善也善勝者我不矜勝使衆忘勝益至忝所致善敗者我不諱敗使衆忘敗非至勇能乎哉後之爲將者兵輒求多敗輒求增遏輒求掩盍於此事精思之

魏公子無忌既奪晉鄙軍兵才萬欲以擊秦救邯鄲勸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

孫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擊秦軍秦軍解去當時邯鄲勢至危信陵君點有衆十萬得自保必勝乎惟能令其衆必死則必勝欲其必死更無他法昔鄴頓壁日久三軍之士歸思切矣惟曲體其父子兄弟之情使自分別去留歸者恩深則從者心死明皇論扈駕之卒武侯遣番休之兵越王勾踐親命伐吳之士皆此機也故必歸其父兄獨子者二萬人而八萬人乃有必死之氣蓋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悅王道本乎人情兵機亦本乎人情也設當時無此令但率十萬直往魏兵不奮秦兵肯退哉滅其人所以致死其人致死其人乃生兩國之人而後世之不講於鼓舞訓練動欲增兵以自隨奪軍氣者皆自敗自亡者也

漢光武自征隗囂至漆馬援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我目中矣明日遂進軍數道上隴罷縣皆降囂走死

行師最重知地孫子十三篇言地居多漢陳湯每過城邑山川常登望魏鄧艾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軍營處所本朝戚繼光言每臨敵與戰前一日所部親兵能卒一二百人盡數分遣四布賊之左右或有入賊之腹心者凡賊分合出入多寡向往進兵路徑悉皆洞然後以其所得情形或泥塑爲山谷巢穴狀或硃墨筆圖別分布使各偏裨了然如素履然後刻期分路以進故能戰無不克大抵爲將者身之所至登高而望之得其大都身所不可至遣人間視之索得鄉導而詢之參互以考之必使曲折洞曉如成將軍所言然後進兵可以必利而無困然此特戰陳間之形勢耳羅整庵欽順曰有天下之形勢有一方之形勢凡用兵制勝必以識形勢爲先且如楚漢之爭天下高帝身拒項羽於滎陽成皐間令諸信北渡河取魏取趙取燕取齊河北山東之地既舉羽在漢圍中矣然其南猶有九江王布圍未合也及隨何以布歸漢則其圍四合矣羽復安所逃乎此漢取天下之大勢也唐安祿山既犯東京眷留不去李泌郭子儀皆請先取范陽以覆其巢穴此眞識大勢者也肅宗不從遂失河北終唐之世不能復黃巢橫行入廣高駢請分兵守郴循梧昭桂承數州之險自將錄大庾度嶺擊之使從其言巢直昌中兎耳而當國者曾莫之省巢果覆出爲惡李德裕鎮浙西建籌邊樓

南道山川險要與蠻相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若圖之右。其部落衆寡。饋運遠邇。迂曲折咸具。乃召詣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遂於大度水北築黎州城。以扼南詔蜀境。粗安。此皆識一方之形勢者也。及其相武宗平澤潞。破回鶻。凡敵中險要徑道有將帥所不及知者。德裕輒密啟武宗馳論諸將。用能所向成功。然則有事時之宰相。其可不究心於知地哉。

附平寇五機 送院德

序曰。五機皆援古事。不及今事。機可通耳。至於得民心。明地形。聘謀士三者。又所以用機之本也。其人存神明將自生。言何有焉。崇禎丁丑孟秋九日。

一足食

魏正始二年。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鄧艾行陳項已東至壽春。艾以爲。往時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戍。又開河渠。以增淮漕。通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於是始開廣漕渠。東南有事。大軍之舟。遂於

江淮。資食有備。而無水害。

屯田天下之通利。亦治亂之通利也。然治地與積穀不同。治地不限方隅。積穀應於所用之處。地愈遠則穀愈多。此不論有事無事。其致用一也。穀置近則便於食。置遠則有轉輸之勞。如秦始皇時。卒三十萬而致一石。若是粟雖多。可立而耗耳。故軍旅之事。度其有必不可已者。則預積穀於其地。易曰。變通者趨時者也。不知變。不知通。何以盡利哉。又凡用兵之處。惟須積粟。不須積金。金供賞功足矣。食不可一日缺。古之用兵者。皆籌食。今之用兵者。皆籌金。致朝廷倉廩於出而軍士自買食。雖得多金。不爲惠。宜莫若於屯練所在。如鄧艾之策。兵若干歲食若干。奏請量留漕粮若干。有漕粮處於本地自留。無漕粮處於附近借留。所省腳價。仍歸司農。如此。朝廷所費僅半。而軍中獲米便食。遠勝給銀。開屯之初。以茲爲本。迨田既成。穀既積。仍復故規。未晚也。

二選偏將

宋神宗時。延安教兵久不就。郭逵至。擇諸校習金鼓者六十四人。使人教一隊。頃刻立就。尤善用偏裨。逵主所部。必令人自言所能。暇日閱按之。故陣人各處

其技戰無不克。

愚嘗論銓法。應分天下郡縣爲難易三等。聽應選者自言所宜。從而用之。今舉郡守。但用偏裨。卽此意也。古今大言不慙。不顧後患者。豈少哉。然大抵繇聽者之不精。成言者之所妄。若虛衷細問。則浮語夸詞。自不敢進。況隨時考較。則言之不酬者。亦無所容。故令自言所長。最親人應急之捷法。較我之隔腹揣摹。與寄人耳目者。難易得失。相去遠矣。或云。有能者不患不自見。是又不然。下之事上。大都畏威。平原君之有毛遂。趙奢之有許。塵王宗侃之有王先成。韓襄毅雍之有陶魯。非十分定見。十分膽氣。豈敢自薦自請。今之選任偏裨。固將合中才小才而用之。非取必於大才異能也。故必使各言所能。然後人人得自見於主帥之前。當時略記其語。隨方而試。但令偏裨得人。則所領之兵。自精。久之。偏裨之中。又將有大帥之才出焉。其益何可以一端計與。

三轉粟教射

世衡所築青澗城。逼近西夏。守備貧弱。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芻糧。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的。中的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加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輕重。亦令射。射中者優處。或有過失。亦令射。射中則免之。繇是人人皆射。富強甲於延州。

有銀錢無芻粟。亦爲貧。有衆庶無技勇。亦爲弱。故使商旅任轉輸。設賞格。誘人習射。遂能變貧爲富。變弱爲強。若當時併無銀錢。世衡亦不能爲巧婦之炊。然其優徭役。免過犯。此則秋毫不費。可以鼓舞習射之心。雖貧地亦可行也。沈括鎭延州。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厘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群之能者。自起酌酒勞之。邊人感激。執弓矢。皆恐不得進。越歲得撤札起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勇聲威。翠雄他府。夫賜錢爲酒。所費不多。而自起酌勞所感甚大。此以情意當賞。齊亦處貧勘衆之微機也。大抵變弱爲強。有二捷法。選膂力敢弓矢。力士縱未諳技藝。自足制賊。王文成撫南贛。嘗令人往萬安紀錄之伍文定守吉安。破劉六劉七。曾用之。而長兵之用。莫過於射。韓滉以五百弩逆運艘。曹瑋以弓箭社強秦州。及世衡沈括。皆立有明效。策強兵者。當以此爲首務。

四撫諜

李恕之將襲蔡也。舊令敢舍諜者族。恕列其令。一切撫

之故諜者反殺以情想益悉賊虛實

馬燧嘗有言能用諜不妨舍諜然必先知諜方能用諜必能使民不隱諜方能知諜必恩威有以服民方能使民不隱諜項邑宰急欲弭盜謂諸盜往往獲自妓家必設妓出境乃清盜藪夫妓家衆藪盜正宜留之以爲捕盜耳目之徑若藪之境外與藪之境內肅然令盜藪民家亦將盡民而殺之予其言甚善近來獲奸細便殺此最謬着凡奸細皆必刺字髮項必有炙痕此皆脇從非真積賊也若果悉彼腹心頭目方欲混入我民使無別認反肯自異其形迹乎正以脇從恐爲我用故以此絶其反正之途幸而脫去還報得吾虛實甚爲我害不幸爲我所得殺以滅口不爲彼害故得諜輒殺適中賊計者也今欲平賊先須打破此套但不可明以此意示人

五用諜成功

唐僖宗中和二年阡能入蜀境高仁厚往討之未發前一日得阡能之諜者仁厚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阡能因某父母妻子而曰汝前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阡能云高尚書來日發所將此百人悉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潛語寨中人云尚書憫汝曹皆良人爲賊所制尚書來若投兵迎降當書汝背爲歸順字遣復舊業所欲誅者阡能羅渾擊句胡悄羅夫子韓求五人耳諜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尚書盡知而赦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賊伏兵千人於野橋旁以邀官軍仁厚詗知之引兵圍之下令勿殺遣人釋戎服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語寨中未降者餘衆爭出降渾擊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曰本欲即遣汝歸爲前途諸寨未知吾心藉汝曹爲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乃取渾

擊旗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羅渾擊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速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矣至穿口新津延貢寨中皆爭出降執句胡僧斬韓求羅夫子奔阡能寨謀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出羅夫子自到衆挈其首縛阡能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首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諜者還百姓引領度頃刻如年今遇尚書如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而賊皆平

此殘賊宥從之至明順至神武者也宜其機捷變用間盡之未出兵之前早知五賊姓名主名既立然後問罪有爵謀策可設或殺或擒精神皆注於此數人之身於是一簸謀者則溫言叩問以得其情遣歸滑語以散其黨再訶得賊伏則勿殺以示初謀之信釋戎服告諭以堅餘衆之信一執渾擊即用其衆以散四賊之衆節節用間故平五賊如反掌凡兵不可不用間而解散流賊於用間尤急何則惟流賊多烏合多脇從故也

武經全

心無內無外是之謂協恭和衷是可以成功名是可以保功名

畢命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

當時岌岌殷頑民乃周室安危第一大事周公因退老而親監之慎重之極也周公在洛七年成王繼命君陳至康王十有二年君陳之繼周公垂四十年矣康王乃復命元老畢公終之大事之待於久道固如此也成王命君陳無忿疾無求備有忍有容皆和之之事康王命畢公主於庭別淑慝乃成之之事治頑民心此謂同道天地萬物之所以恒者以其變化也賅於一豈能恒哉周公之啟後王迪後賢者用恒道也與治平民機序先後稍異此皆周公克慎之遺旨而識治之君臣相與守而勿失者也因時制宜此謂協治之君臣相與守而勿失者也因時制宜此謂協

宋裴於李皆薦以自代然皆兩人相繼耳微獨人才不及三后之數亦不得滿焉其遺恨最深者無如管仲王猛身沒無繼功烈頓隳無可薦耶生平自恃其才專意立事而忘樹人相繼之永圖耶伊川傳曰厥之誰云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善哉乎非

幾亭全書　攷書　掌上錄四　附聖從錄稿事

師古

大雅烝民之六章曰衮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其卒章曰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君職之闕孰德圖也知人安民曰君職從諫則聖曰君德大臣苟不深明於君職方且不知其所闕何在補安從哉補其職必從其德補之故大臣貴先自明其德也

小雅六月之六章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炮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此詩未嘗言張仲為相特舉與燕之賢耳諸友不與舉張仲亦不舉仲他才能舉孝友蓋事君為政必原於父母兄弟之間其或淡於二親乖於同氣廢職不可況能立本朝而輔弼吾君調和百執事者哉大將握兵於外必得賢士主持維護於內是故吉甫張仲後人多引為將相相成之證嗚呼豈妄也哉烝民之

雅吉甫在內能安偶出之仲山甫六月之雅吉甫在外藉安於在朝之張仲一人之身可內可外之人

慮死生之道實謀國之經也周立三孤號曰貳公慮長矣後代推之卿皆設貳亦恐猝不及求諒爲之所也內有良揆卿與貳皆得人賢臣相繼而矣也治功之難繼

成王戒卿士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攻厲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大臣一自有其賢能卽不和夫自有其賢能者名根[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人昭著。乃爲盡道。今觀周公自言。可知當日不避攝之迹。則心事難明。讀史官之言。可知當日不居來二年。罪人不能得也。王既悟。公亦且堅留召公。而身老於洛。明慶自怕。終其避局。嗚呼遠哉。阿衡有言。臣罔以寵利居成功。凡大臣曾歷危疑者。雖其君轉歸敬信。其臣終以蚤退爲正。稍不然。聖人卽視爲寵利而已矣。伊周居攝之事同。避相之意亦同。後世人臣。履危疑而戀權位。妄謂蹔權猶足恃。去位將益危。是皆有欲而昧於幾。以致失道失身。悔不可追也。惟召公毗公之徒。君臣相與。終始無間。又天壽平格。老而不衰。可以無去。則雖勉留歷相。不復嫌成功久居。知公作無逸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

勤儉而興。情侈而敗。有國有家者之恒理也。勞以壽。則壽逸以豫。則夭人之身。固喜於勞且壽乎。凡厥士民。勤者無虞。樂之時。儉者省虞。樂之用。此其際有無限之休息澄清焉。逸非能安養其心神也。豫非能充悆其志氣也。凡縱嗜慾悅耳目之事。更有無限之擾攘煎迫焉。壽於勞。夭於逸。人猶疑之。壽於休息澄清。夭於擾攘煎迫。亦可以迪知而弗奪矣。大臣事君。以

戒逸欲爲最要。一怠於政事。百善俱廢。百弊俱興。此愛國者之謀也。一耽於逸欲。德不清明。身奚強固。尤愛君者之憂也。君身國脈榮枯。而大臣與君身共休戚。欲爲逸根。自非無欲之王佐。亦何以壽君哉。周公爲家宰。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僅得三人焉。以正其身。以定天下。

爲學取善於人。爲治亦取善於人。豈獨相臣宜好士哉。碩士大夫權未足以通天下之志。則朋來有限。位在帝王。又人未易近。惟相臣好善而四海皆輕千里而謁之。是以宜下賢宜面容。莫相臣若也。挾貴者不下賢。鄙矣。而避權者不見客。相天下漠然不知有天下。惟欲自固其位而止。將焉用彼相乎。周公待士如此其急。然其始也。亦必公先往見士。而後士始畢來就公。然則吐握之勤。豈遽得施於海內士者哉。前乎此有神氣招之高踪顯之矣。非純見君民。不見勢位人我者。孰與幾之抑見賢不能加禮。則闇風者匿矣。見庶衆人。祭爲隆禮。高賢亦將嫌其浮雜而去之。公所取雖博。所得甚精。所愛雖泛。所敬甚專。何也。惟好善方能來善。惟知善方能好善。又惟自知其至善方能知人善也。握髮吐哺。其事可易襲乎哉。其誠可感

說乎哉○古大臣身親好士亦勸君求士握髮吐哺周公自求也卷阿遂歌召公惓惓於吉士吉人勸王求也言異事殊其心一也

高宗形日越有雊雉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經世之道必主於格君格君之道必主於隨事而推其原何以徵之使枉者直固大君事我身之進退無恒而君志既定不憂世道之復趨於枉也阿衡退老周公治洛不聞其後太甲成王彼比匪人使君心未正強以己意把持吾退而政已更矣況待君實身沒之後哉故曰經世之道必主於格君也殷高宗豐祀于昵此事之失也未知降年之永在義不在祈此心之惑也明其義以破其惑之謂格祖已格其永年之惑則此事之心正而此失自止矣一事有一事之所以然積久而貫中主可移者也傳說進於高宗云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君心安居於理義政事悉無疵矣此徵悟於萬事之所以然而貫其末流非聖主不能者也後世人臣不量其主不因事反本鶉云正心使其君萍無厝手朱之佞臣乃至有主上厥聞之說既無厝手則厥心委不能免也故公仲連進士而歌者之田以止其於格心淺而效切也得祖已之意也

名儒深而不效泛也違祖已之法也孟子格心君之說正出於祖已祖已立方孟子立論若反見論而忘方不推病原不飲對症之藥安望其瘳然而典載故曰格君之道必隨事而推其原乃就臣身論之欲格君必始於不貪龍利張九齡直道事君而玄宗優之也特甚其欲相牛仙客也九齡諍以門第玄宗笑曰卿門第若何此無他九齡不終奚而赴召有以取輕矣況王旦受美珠又安敢救正天書哉故已不正而求正君者失道者也已正而君不正者失方者也正已而物正道與方兼得者也是以獨歸之大人○

君心之非所中不同猶忌功臣漢高之非也吏事瑣屑光武之非也矜智自聖唐太宗之非也優柔無爲宋仁非也計功太銳神宗之非也事君者勿混言哉

優用格各察其所受而格之事之有本矣察之有端矣格之有方矣去私則本得靜觀則識出自偏則方合

高宗命傅說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後世宰相與諫官爲二古昔宰相與諫官爲一高宗相傅說命以納誨共望善也專說歸作聖於從諫其

遷善也廣諫非一人所諫非一事能從諫即與舜之好問好察同意堯之舍已從人同量矣高宗望誨於說而說廣其誨之途於人人凡人有言皆說之言也後世大臣得此意則諫官之言皆宰相之言也非若口者安能聖其君徒苦口者未必能聖其君惟使人人進諫而引其君以從之此致君堯舜之能事也諫非難從天子之作聖非難事引君從諫即所以堯舜其君則大臣致君之道亦豈不得一以貫萬者哉第諫官之設本爲補袞餘乃彈文故其責曰繩愆糾繆其職曰補過拾遺言路通則天下治爲天子樂聞已過也大臣引君受言慎毋使誤而樂聞人過

伊尹諄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苟非聖人莫不有私莫不矜勝惟聖人耳順內無受逆之根外無逆我之言矣凡有逆者非逆於其私欲即逆於其勝心是故逆心之言必爲天下必道也遜志之言必便於人主之一身必非道也聖人以天下爲身大賢以下其身不得不與天下爲二者也惟於入耳之頃甫覺其逆甫覺其遜即各反其情而力矯之務紬繹之無輕忽而不加意亦無以或道或非道之意寬假參互於其間此之謂必求此抑情從道之要法也聽言之道即修身之道乃知人之道亦在焉三代以上無顯証如漢文帝因張釋之直斥嗇夫而賢釋之因馮唐直譏不能用魏尚而賢尚并賢唐因周亞夫不開營不拜天子而賢亞夫凡得賢臣皆於逆心處識之唐玄宗晚好諛而所失者九齡所得者李林甫德宗仇恨忠直而所棄者陸贄所取者盧杞裴延齡是則知人之明必生於納諫不知人之累必因於惡聞直言自昔以知人爲帝王第一務而納諫實知人第一門也或曰獨無將順其美者乎夫將順

成我者也遜志悅我者也成我之言必有引掖焉有勸勉焉與遜志悅我者相類而非也繹之必可見也悅君者多悅大臣者不少大臣必先於逆耳遜志之間覈自提醒庶無入奸佞樊籠矣乎以是進言於君則必孚以是進人於君則必正阿衡二言人君求賢致治之鵠亦大臣反身自靖之鵠也蔡氏乃云不可遽拒遽聽是拒終在直聽終在順隱然留好諛之根矣乃益覺伊訓之決絕而淵閎也○言之必道必非道正以閒者之逆遜決之聖人閒言有順無逆子路剛過則喜已少逆心處況聖人乎閒言之下分逆分

之未能合道可知也我非合道之人即知逆心者必道遏志者必非道安得不剗界以推求之過欲存理必如是乃適得其平非矯枉過正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

帝拜曰俞往欽哉

德不德惟臣中主全聽於股肱者也喜先而起後聖哲之主亦必藉力於股肱相臣一身上成君下率群臣遠攝萬事所闕如此非其人何以克勝其任哉主不曰閫而曰叢脞者明主惟知人知大體而天下治矣知人則得股肱知大體則綱舉而目張閫主不知人則不用人而自用不知大體則舍其大而苛求其細雖有良臣無從自效雖有可爲之事皆於其課令之煩碎賞罰之混淆而難與奏成故第言閫尚未審閫之情狀若何叢脞正指其不明之實也若道之叢脞猶言人心之惜亡人心惜於一物則亡於正位而虛靈者不居人君叢於細務則耗脞其神志而惇大與明作俱失脞者其病叢其致病之因此實古聖人論治論學之微旨所以提醒百世之君臣豈淺淺

君知此則可拾須臾要臣知此亦可循約自處

帝命禹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隣

堯設誹謗之木惟恐天下之人有敢有後言惟恐人之後言不得聞於耳而舜以戒禹何哉所重在無面從而已矣庶人不得時面天子故招其誹謗朝臣何事不可面商顓從而背議哉有如面諍不從退而窮奧非臣罪也文王嘗喟然於九侯鄂侯之事矣使担其諫復禁其後言不幾令道路以目乎唐太宗每問魏徵徵或不應上問其故對曰臣心知其非而口應之是面從也豈稷契所以事舜耶上稱善唐初君臣猶知此意後世此意既晦容悅臣惟知威嗔所感者寵利也非知過也彼原不知以蒼生黎獻爲志無可受知君臣上下寵利相煦夸若盛事以致驕諂成習民生危蹙何其不師虞夏且不知有太宗魏徵之事哉面從後言自應娓死而無不從退亦無言不又爲大舜所吐棄也

孔子攝行相事三月魯國大治溺牛馬鬻豚者不飾僞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拾遺四方客至者如歸隘三都尊君甲臣政成化行踰年而齊人懼歸女樂魯受之三日不朝郊又不致胙孔子不說昆而行

以卒歲之歌。

用則從欲以治。聖人之德也。不用則不俟終日。聖人之道也。道與德。皆不疾而速者。天下無不可感之人心。而君心有時不可格。無不可移之風俗。而吾身有時不可居。人感且徹焉。風移且捷焉。惟聖人能之。稍委曲求安。以自竟其功用。惟聖人不爲也。功名浮雲耳。智能歸於何有耳。君民不可恝。頑業已無可奈何。則亦泊然置之。曾謂是未竟之志。垂成之事。復徘徊顧惜於其間也哉。使信之用之。有一事不克濟。龍德之變化測矣。不信不用。有幾微懷悶。天道之舒卷違

矣。聖人於天下事。以能必濟爲大過人。所存者神。於身於位。以能決絕能遄遄。能不憩留爲大過人。知幾其神神也者。聖而不可知也。未嘗不可知也。

大人動與吉會。說曰吉凶悔吝。以无咎爲主。吉凶彼來也。悔我發也。吝因乎人而發乎我。无咎。我所以處之。得其道也。當下无咎。事後何悔焉。自反无咎。對人何咎焉。感之无咎。天人之應何凶焉。就進退一事言。易曰。介於石。不終日。吉。夫見幾而作。身已退矣。機去矣。世目視之无咎。是矣。又何吉焉。然惟去之速。則君候未生。衆隙未萌。追其後也。守義忘利之心。昭若於天下。君追念之。朝野士大夫高山景行之後世。泰山北斗之復起。則可以大行。不願起。則垂範於古。亦實有吉之理焉。有吉之事焉。非寂寂无咎而已也。故聖人不僅曰无咎。曰无悔而繫之曰吉。逮矣哉。爲政必先辨不可則止之心。然後能以道事君。事君之作用。可以取善於人。介石之心。非旁人所能贊決也。立是心。則動而吉隨之矣。

附聖從錄稿略

序曰。后從諫則聖。人主作聖。惟有從諫而已矣。其他慧辯材武博洽文藻。皆於作聖無與。是故舍已從人。舜之

稱堯也。而孟子即以之稱舜。若夫禹拜善言。湯改過。不吝文王有四友。武王初克商而訪乎箕疇。凡爲聖君。無不以從諫成其聖。何則。合衆耳目爲耳目。則聰明無所不周。合衆思慮爲思慮。則睿智無所不遍。及其合也。而聖總歸於一人。若莘較才量德。唐虞諸臣。孰得伴於堯舜。而商臣自伊尹而外。周延自太公而外。雖曰多賢。蓋亦皆出於湯與文王之下。使必以能諫不能以多諫。宗則聖人立於上。更無宜諫之臣。亦無可從之諫矣。惟不自恃其聰明睿智。使天下之片長寸善。皆得獻於前。屏而受之。虛懷而審之。不當則慮之。容之。當則嘉之。行

之故天下無不照之情無不來之積夫是之謂通明之極致而神聖之能事也不然遲億逆詐億度也辨裁如翌明帝唐德宗者其意中之慮非不足以壓服群臣然所通所明者不過二三事而所不通不明者不啻千條萬緒矣安在其爲聖也哉然舜禹湯文王經史稱其從諫之德而事蹟罕著蓋德盛世遠莫得而詳也其在後世惟漢高孝文唐之太宗爲聖於從諫而其他英主亦多一二可紀謹撮其顯而有關於治亂者微而有關於君心者與夫觸忌拂心爲中主所不堪而聖君欣然容納者即有迹不諫而機通於諫者事不從而量優於從者共若

干條彙載於冊

再按人君聽言不過二端陳天下之利病補君身之闕失而已英強之主喜於聞利病而難於改闕失中庸之主和於聞闕失而憚於行利病貌似相反究竟病同何則君身之闕失無不本於嗜慾未有人主自恣其嗜慾而能利天下者也夫惟虛明從諫之后聞闕失則更之如轉圜聞利病則決之如應響嗚呼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故嗜慾去而平順者三代以上之聖人也因諫諍而克肯慾者漢唐宋以來之聖人也然不有異焉始終致則將於舜文公而後矣則從諫之後矣故曰

太宗不及漢之孝文孝文之從諫末年愈炙太宗之從諫早歲尤勵合茲二聖之終始是有望於 聖明凡例七則

一易大象于咸也曰以虛受人于益也曰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咸者感也感動之機莫大於君之感臣人君受益於天下莫大於遷善改過二義發自孔子二卦畫自庖羲然則庖羲以來已開受諫之道矣

一用言易從諫難論事論人者言也攻君身者諫也君欲行若事因言而沮之欲用若人因言而退之是以人言而自華其意言亦諫用亦從也明則能用言虛

故能從諫人君明易而虛難無從諫之虛即其用言之明將漸失矣所採以改過爲主至決大討定大疑雖日帝王之略不囿虛受之咸者例不槩入

一創業之主大都知兵善戰開言立斷其臣下獻謀亦多制勝設奇於治平之恒理未必盡通例不槩入

一聖不可以易言而一端之從有合於聖亦聖也惟狂克念作聖安得以人而棄之故雖漢唐末造之主與操丕之間位元魏宇文周之亂華亦所不棄嫌其與冷碎頭頭與正統抵侔與時夏淪雜故不刻之正錄釋其尤善者數端毋低一字附於逐條相似之末

不混其名者所以表君範之粹彰帝統之尊而不遊其事者見人人可爲堯舜也

一殺諫臣者必亡容諫者可以僅存從諫者必昌知而不行從而不改則非從也有雖不從而優容特異反出於雄強殷厲之主者間存一二以廣聽言之度蓋其事之吝改足以爲戒而其心之甘屈於臣下也又足以爲師一事之中得失互存在明君之酌取爾

一錄中事蹟悉遵編年例然古今事有相似者諫臣之言有相似者聽諫之意有相似者則以最善之一事爲主而其他皆於論按見之或以後證前或以前印後見帝王所乘之時不同而德無不同所性之仁恕英武不同而心之虛受無不同隨其從諫之分數而治功之見於天下悉如之人主未有不欲自聖其身自治安其天下者也其要不過受拂心之言則亦何憚而不爲

一或有臣不諫而機通於諫者君不從而量優於從者如公仲連進士以止歌者之田功豈不倍於諫漢武見汲黯之怒言笑而諭之量豈不優於從又如唐太宗好直言而官人皆懲蠻夷亦諫見於蘇軾之論此見從諫之機至活至微不可拘拘取其事跡而已凡機通於諫機通於從則皆採而錄之

堯立誹謗之木（應劭曰橋梁邊板使人書政治之愆失也至秦去之）

大聖人在位何失可指何愆可縄然聖人之心不自以爲無愆無失惟恐群臣不能盡言直欲使天下人共言之又恐言者疑爲得罪故置版於衆行之處使人人得直書所見而朝廷不必稽其名氏要在得聞闕失擇善而從之爾求言何其至體言者之心何其曲盡哉夫誹謗朝廷後世所禁爲大罪也聖人乃揭版而招其誹謗匿名告訐亦後世之大禁也聖人獨於發朝廷之失則許其泯姓名焉帝之大德達圖至於如此非獨爲當時之天下直爲百世之爲君者作則也三王守之皆不敢廢至秦始去其木立誹謗之法二世而亡矣徒以不聞逆耳之言爲快而宗廟不饗子孫不保置之罔顧後世不遵帝堯之所立而沿亡秦之所廢不亦失乎聖人御天當首復誹謗之木則海内人人得效其忠天子日日得聞其過下無獻書得罪之憂上無積久難追之悔視過事而下詔罪直言者功相萬也

高宗立傅說爲相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

日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宜之使言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王不聽三年見流於彘夫決川使導惟禹能之後世之防川皆鯀法也宜民使言惟三代盛王能之後世誹謗妖言之禁皆厲王之衛巫也唐武后時以制舉不公有謗聯云糊心存撫使賺目聖神皇武后付之一笑勉宰相以至公而已更不窮治此其度量識見亦豈秦皇所敢望哉大凡言雖誹謗足以開聞過之路受之無損於德容之適以彰仁若窮治誅夷則人爭諱言而奸臣得借以蒙其上此乃趙高所以蠱秦虞世基所以亡隋李林甫秦檜所以竊權於唐宋也武氏老奸足以燭此猶能駕馭群才況文帝廊如天之度其鼓舞天下身致刑措稱爲三代而下第一聖主不亦宜乎　古人告君雖甚切直必有其體立言無法莫甚賈生其自陳則云孳孳夜生其爲君計則云傳之老母弱子又云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夫以盛年天子而爲此不祥之言且稱太后爲老母儲君爲弱子在同齊猶以爲慙而舜禹皆禪天位者又可自方乎律以誹謗妖言之法賈生誅死於秦庭久矣帝不責其失言而從其所言之計故知孝文之優容雖堯舜無以加

招俊乂之法以廣其用而治道大備矣非求之至切安敢盡言若是其臣盡言之其君一一體而行之開百王之虛爽者高宗也豈特商家一代之聖主而已哉

漢文帝二年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緣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誹言之法秦所以自亡也以漢高之豁達孝惠之慈仁而不除至文帝乃除背周厲王使衛巫監謗之法

萬世聽言之法也

賈誼爲長沙王傅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因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君有君度臣有臣節不可相踰也不如人之漢高能用三傑有度而遲之昭烈能用武侯設令易地而居三傑武侯固非人君之度也漢文三代而下第一賢主而以論鬼神一節自遜賈生千載下豈與謂孝文不及賈生哉虛已下善絶去自聖自智之心此所以

爲大聖大智而天下莫之及也人主或自多其英明或自矜其文學不許臣下形之甚則如隋煬之於薛道衡卑忌而殺之遐觀孝文茫然自失矣

漢武帝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雖素所愛信者小有犯法輒按誅之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其用輒已殺之以有限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才將盡陛下誰與共爲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論之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黯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陛下自今改之無以臣爲愚而不知理也上見丞相弘大將軍

有時不冠或据胡床見之至如黯不冠不見也嘗坐武帳中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

臣子過君父之怒也有和氣有愉色有巽言臣愈而君笑古今未之見也武帝誅戮雖輕大抵皆其所昵而非其所敬所畏之汲黯方且笑而下之何害以犯顏得罪乎魏徵事唐太宗所言不合徵輒不應太宗是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耶太宗笑曰人言徵舉止疎慢我更覺其嫵媚宋神宗問相於富弼弼薦文彦博上默然因問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弼卒神宗曰富弼生平強項夫以魏徵之不應富弼之默然蓋主必以不敬爲罪而嫵媚見親於生前強項見稱於沒後二君之盛德大度皆與漢武相似然神宗性本寬裕優容直臣得之於天若漢武唐宗皆英果雄悍而能屈意柔顏於忠直如是蓋其知臣之明克已之力乃所以爲大英雄之君而彼威若雷霆與臣下爭勝者皆虛憍而不足於神武者也

若建爲郎中令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武帝以是親之

悅與言者人情皆然況人主乎汲黯之戇非武帝不能容魏徵之顓諍非唐太宗不能受如石建者則主所不忌而英主所尤親愛也北魏高允好切諫然必屏人而陳魏主謂群臣曰允真忠臣也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曹魏陳群上封事輒削其草子弟莫能知特譏其拱默後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章相與嘆息袁宏以爲真忠臣非楊阜直士所能擬雖然此皆爲人臣說耳陛贊有言諫者多彰我之能好諫者直彰我之能容諫者狂誣彰我之能恕諫者漏洩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然則人主之聽

諫又何問其衆與獨哉中主以爲彰其醜上哲固以爲彰其德耳若夫獨對切諫又不樂聞或雖聞而不改則愛君之術幾乎窮矣有天下者慎毋使愛君之士有術窮之嘆焉

魏太武帝時侍中古弼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大半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圍碁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捽樹頭毆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魏主可之弼曰爲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請公車免冠徒跣請罪魏主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蓬戶甕牖之士而能正而築之墻見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往厲就職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慮也

古弼此舉果無禮矣但減苑囿以賜貧民其所持者乃忠言至計魏主見其憤發則斂容自咎聽其敷奏則歡然允納及事已往終無秋毫芥蒂又從而慰藉之其優容直臣視漢武笑諭汲黯之怒如出一揆矣夫君震怒而合廷惶怖晚季之朝屢有此景象若夫一臣激烈而大君爲之引咎責躬懃懃開勉自非如日之照如天之度其孰能如此謙尊而光者哉故君

臣之間有改其常度而愈爲千秋之盛軌者於魏太武見之

魏中書侍郎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魏主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群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魏主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魏主常謂羣臣曰朕有過允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知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

曹魏之陳群元魏之高允誠可謂愛君之過兼愛君之醜矣然嘗論之人臣不得避沽直之嫌而坐觀君

過人君不得借訐激之罪而坐猶臣吾要使之得存
密陳之地如宋藝祖制每五日百官以次轉對是則
小臣皆有密奏之期上也如唐代開延英聽宰相特
見論事是惟大臣得以密陳次也如元魏王屏左右
聽人面言是獨親臣得以密陳又其次也不然如魏
明帝聽陳群密疏雖有諫書與密陳無異亦可也如
是而臣下必欲翹君過於衆人之前播諫草於四方
則誠不愛君者也有如求獨對不得求密奏不得雖
欲不彰彰言之將坐觀而已乎或疑獨見密對多致
中傷或自乞恩澤適滋僥倖小人之竇不知所論者

君身得失也天下大政大事機密也若專意毀人即
爲蔽夫專乞恩澤即爲無恥明主正可於此辨言者
之邪正而決其用舍何至反開私竇乎　按古殆似
汲黯高允似石建親主樂親高允勉從古殆亦大類
漢武帝當時齊梁諸君能受諫者未聞或與之伴噫
是所以南風復而北風競也

貞觀三年命房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漢書載于虛
上林賦文體浮華無益勸戒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有
裨政治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倘載

從者載猶云彰納諫之明不從者亦載不幾彰拒諫

之失乎太宗毫無忌諱其樂諫之心至矣不聽於君
猶載於史則言者知榮不行其事猶存其議則觀者
知法所以勸臣庶勤子孫勸百世帝王遷善改過者
何其遠哉

唐玄宗宮中宴樂或後苑遊獵小有過差輒開左右曰
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

宮苑微遊宰相必知知必諫其必諫者韓休之忠而
使宰相必知者則唐制之大善者也秦皇宮中遊處
外廷無得知況使宰相悉與聞其舉動乎後世有交
結近侍之律蓋防其比周爲奸濁亂朝政若明使之

傳報主上之動靜以爲規箴之地則固大人格心之
要術也周禮王之飲食酒漿服舍器用以及宮官宮
妾之政無一不統於冢宰意政爲此程子推其義建
言於朝當時以爲難行阻之則知宋制之不逮唐遠
矣

宋訛軍中猶鼠同乳獻以爲瑞宰相常袞帥百官賀中
書舍人崔祐甫曰猶捕鼠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爲
宜戒法吏之不察奸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代宗
嘉之

德宗奉天之亂訛爲戎首而當代宗時附會妖祥甘

言狡獪若此乃知人臣指妖爲瑞宜戒而賀平昔敢以佞詞諛聞侮其君者皆黙候不忠之根而一旦乘衆即其敢於首禍從逆者也彼朱泚者不過國家有變亦不過一佞諛之臣耳嗚呼佞臣之臣測一至此哉古人有言欲識伏節死義之士必於犯顏敢諫之中求之人君悟此則其於甘言也豈止疾疢當防之以賊臣於苦言也豈止良藥當倚之爲心膂

穆宗在東宮聞羽林將軍李聽有良馬遣左右諷求之聽以職親軍不敢獻及即位河東缺帥上曰李聽不與朕馬是必可任遂用爲河東節度使

穆宗非英君也然一念虛公即識一人使其念念如是則人人可識矣所謂虛公者無他不以願已爲賢拂已爲怒凡臣下有拂我之事與拂我之言皆詳察之其中必多君子必多才士矣帝以不獻馬一事拔李聽而聽卒不負職就謂知人果天縱難學者哉

世宗皇帝與徐階論知人之難階對曰大奸似忠大詐似信自古記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廣聽納而已廣聽納則窮兇極惡人爲我搜之深情隱慝人爲我發之未用者不溢進矣已用者不溢留矣故聖帝明王有言必察言實者行之虛者置之即小忤弗深治也合而觀之人主辨別賢邪之術其要總在能受直言而已矣知人之明生於從諫詎不信夫

唐武宗好田獵及武歲五坊小兒得出入禁中賞賜甚厚嘗朝郭太后從容問爲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上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出吹稍稀五坊無復橫賜尋復校獵涇陽高少逸鄭朗入諫上改容謝之少逸等出上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尋以少逸爲給事中朗爲左諫議大夫

美哉武宗之問與郭太后之勸乎天子隨時有先務

隨時有過舉惟納諫則隨時可以知之在廷多臣必隨時言其所急言其所失也知先務即行知過舉即改故一納諫而爲天子之道無所不備遊獵濫賜一端耳惟虛悅諫之意著於天下舉朝皆阿諫長禍之臣上有過舉而莫敢言閒主且以爲無事可諫欲如武宗取諫疏閱之不可得也至此則廟社岌岌乎殆哉

宋太宗謂吏部侍郎李至曰人君當淡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斯而已矣至每

宰助王化基視書閤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侍士良不許人主讀書。親儒臣。恐其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此小人蠱主之要術。反而觀之。則君子所以開其君。從可知矣。然而讀書一也。若專好詞賦文華。則梁陳之主。反以助其淫昏者多矣。故淡啫好。益神智。惟經史爲貴。唐宣宗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三復其言。宋太宗讀書。意專取改過從善。是眞知學之主。三代而下。可多見耶。辰從諫則聖。從覩面之人也。所諫者。必一事之已涉於過者也。讀書擇善而從。從古人也。或觸所已犯。或引所未萌。初無有諫諍之人立於吾前。初無有指摘之說拂乎吾耳。乎觀內省。不覺過之自消。善之自遷。是又妙於從諫者也。人主喜讀書者。聽臣下之諫。當以古人視其臣。則無拒諫之嫌。讀古人書。當以諫臣視古人。則古人皆爲。并望人而能若是乎。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五

攷書　奏議一

冬至迎陽疏　戊寅五月十五日奏

因地感天迎陽尊帝建中和以祈永命事頃因火星來順　皇上深宮修省傳諭百官克已恕人誠敬懇惻臣伏讀數四感動徬徨爲　皇上詳思所以祈天永命之實竊因夏至祭地而預有請於南郊之典焉冬至祀天奠夏以來未有改也顧祀事舉行其爲是日爲先日禮經諸史未有明文考諸孔子之訓則以先日爲當復卦大象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使先王以至日南郊其爲省方也大矣心閫不閉則初陽不固故雖商旅小民行路恒事猶一切禁止況以萬乘之身省大國行大祀乎夫周正建子武周明定自孔子告顏淵以夏時斯言一出百世攸行今南郊禁日本無確徵而孔子垂訓彰彰如是庸得膠泥舊聞不求至當耶　世宗皇帝纘統中興大禮大樂率多更定　皇上事同道同親建中和固其時也或難臣者曰南郊果先日如北郊何臣曰陰本靜方其初生以動承之陽本動方其初生貴養之以靜而勿擾也亦猶日之方中陰生矣而君子于此訪問實之方中陽生矣而君子于此安身動靜互根天道本然人事從之北郊宜至日南郊宜先日各共理也難者又曰王者父天母地祀期參差於情安乎臣曰禮稱父尊而母親母統於父者也孝子之事其親同席視膳必先酌父異室問安必後拜母愛一而敬分安之至也自　世宗皇帝分南北郊迎陽之禮先於接陰固半載矣參差一日當更何疑難者又曰方今吏弊民窮囷囤充塞內憂外虞急務甚衆舍而議茲不乃迂乎臣曰數者固皆陰類也惟養陽則能消陰大典肇正　皇上時時以迎陽爲務事事以養陽爲心民誠窮矣有道勸之使樂於墾屯贖土日闢布粟

日增民足國亦足而免於損下益上所以養陽也犯罪者滋衆矣罪疑惟輕寧失不經師虞舜要囚服念庶獄罔敢知師周文王天度一轉囚圄可清所以養陽也寇亂交江矣有道使督撫必得真才守令皆化爲循良將帥皆嚴戢士卒平寇安邊先定　廟算所以養陽也至于吏道之弊則士大夫實自貽之臣猶憶甲戌廷對之日　聖制有云所與共治天下者士大夫也見　聖心之倚賴士大夫特重惟稱任者實少於是委信之意漸以容裕然終不謂舍士大夫而可與共治使　聖明還循本意擇見在之賢能推心置腹爲而又加意培植於將來

昌言皆必用犯顏者無罪斯最養陽之大者書曰籲俊尊上帝差上帝以民生爲心而安民繫乎宅俊宅俊者帝命所分托帝心所尤鍾故尊上帝之實事莫大乎籲俊其培植人才之道則莫先於學術學術一以孔子爲宗竊見京師向有首善書院爲助明正學之區近竟夷爲曆局先師木主不知所之西夷曆法或有可採不妨別居使以夷教而掩萬古中華之聖人踞其宮墻更其顏額殊失以陽統陰之義年來戎狄侮夏妖逆屢告忠孝之軼浸湮諭誡之矛未已殆亦此趙尚風聲審相感召而不自覺今第徙曆局返先師中華教昌君子道長又養陽之綦徵綦深者也故郊天之期一正迎陽之意一明舉天下萬世養陽之道皆自　皇上身舉之消沴致順祈天永命莫要於此詎固藺蔽太平而已耶因讀　聖諭哀恕上帝一言臣偶有見於面稽天若之意不敢隱而不陳又慮入冬進議禮重時近難爲致詳敬因北郊禮成以預獻伏乞　勑下該部將臣所引孔子復卦象義細加尋繹或臣僚中更有深明天道精研禮原者不妨更令博議務歸至當論定之日　皇上宜於今歲長至特舉　親郊之禮爲一代中和建極爲千萬世無疆維休貼黃人主與天面相承接惟南郊爲大祈天之義莫如實體天心天心見於一陽之來復誠宜臨期而息以致養先期而迎以示尊伏乞　聖明洞察先師復卦訓詞著爲定典仍祈於今歲長至　親行大禮答上帝之仁愛　崇禎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再充好生之仁疏　戊寅五月二十八日奏

再充好生之仁必回天心事五月二十四日欽蒙　聖恩許徙流以下人犯悉聽保候一時人情如大旱之得甘霖雖切意內實踰望外脫網者感而欲泣旁觀者體爲之輕人情若此昊天感動何疑之有臣更有請者惟是小民死罪一款尚祈　聖明大擴好生之德務與乾元大生腏合無間蓋聞至明無疑行至聖無失事故從來忠愛之臣必期無纖芥之疑無一事之失上祝吾君然皐繇之贊帝舜也曰罪疑惟輕是聖人於折獄不能無疑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聖人於議獄不能無失也何則獄情至隱人命至重痛極輒自誣一斷不復續刑既與他事懸死刑尤與他刑懸故不貴專信而取兼疑不務必得而甘或失則惟至明至聖如虞舜然後能存此疑能居此失耳臣生長遐陬體較近來各方習俗雖非刑措之世然奇淫奇遊竿揆視聞及來京師

屢年民間奇孽犯無虛月獄詞既具立就誅殊謂亦宜少少提威而乃惡迭出而不窮獲日繁而不減以首家德化之地凌夷頑獷反甚於山陬海隅果曷故哉豈五方之民雜處而數遷踪影近鬼陡血氣類鳥獸禮不能齊威不可禁欺誠令大舜對茲頑風念茲煩刑或者大起一疑端永可知也防奸之術苛之而犯滋衆者安知疎之而犯不希今日 皇仁已霈天心已懌天心惟在好生好生尤宜減死伏祈 聖明因已行之德意擴而充之凡民間重犯於見在者細求疑情於方來者廣開三面昔宋景公國主耳三言動天聽 皇上天之元子也一念萌動呼吸立通實行仁政生氣重重何處不奏靡祲不融傳曰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皇上聰明首出垂拱以來仁義兼至而義斷尤勝今特願 聖明體大舜好生之德以配上帝大生之心在舜曰罪疑惟輕願 皇上懷大舜之所疑在舜曰寧失不經願 皇上安大舜之所失寧使 聖主有過仁之事愚臣不敢逆妄言之愆 黃回天全在好生好生尤宜減死項因 聖明釋放諸犯歡聲雷動伏願充此德意并將小民重犯分別推求廣見在之矜疑成將來之寬簡民生浩蕩氛祲必融 崇禎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奏 聖旨該

知道

特開揆職疏 戊寅六月十二日奏

特開揆職兼剖將才以便招延以資安攘握致治之綱領舒 上聖之憂勞事 本朝不設宰相然今之輔臣上效忱沃下倡寅恭職無不統 世廟寶訓云此官雖無相名實有相職洋洋 聖謨至矣哉古人每言如某者宰相才也大明相職然後可辨相才相職云何居恒則位置六卿有事則謀定大將是也 英宗皇帝諭輔臣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蓋知天下治安繇六卿而得與賢面商正謂賢之職事宜與聞乎此也他日又曰吏部乃天下人物權衡命舉左右侍郎賢遂舉姚夔舉崔恭是則六卿稱職皆賢之能使當年六卿有不稱而賢徇顏情而不以入告皆賢罪也故位置六卿者揆職也 世宗皇帝論輔臣張孚敬李時曰六部須得人吏部都察院尤爲緊要因博議諸臣才品他日又因吏兵二尚書缺與時及翟鑾面議其人遂以王瓊居冢宰王憲居本兵蓋深明致治得人之綱領而獨與輔臣議者以輔臣又吏兵部院之綱領也下至群僚賢否草野迺才皆輔臣所宜留心而不得專以票擬章疏遂足盡惟幄論思之職業也所謂謀定大將亦只近事驗之

正嘉之間。有楊廷和張孚敬。則能信本兵王瓊。能一再起。周王守仁。而南昌定。思田平。諸蠻盪矣。萬曆初有張居正。則能委王崇古專制。而俺答帖尾數世矣。能委戚繼光修守禦。而薊邊十八年不聞警矣。故能識定大將。然後可以爲輔臣。史遷云。典聖統。在擇將相。特爲孝武言之。其實天子之事。惟在擇任輔臣。輔臣得。則諏謀大將者亦輔臣事。而天子無煩拊髀也。孚敬告 世宗皇帝云。人君以論相爲職。謂此也。頃者輔臣恒數人。不爲不盛。然未聞有以搜訪異才。足民裕國。安內攘外爲已任。而分 至尊之憂者。豈眞無心報主。退然甘讓古名

臣。亦多謂票擬之外。無他司。習慣而安耳。臣愚以爲。今後凡遇卿缺。會推既上。宜各以保舉之事責之。俾得各出己力。各吐赤心。不拘其平日胸中所識。不拘大小文武。山林隱逸。但係眞才。悉令分別行能。堪任何事。堪居何職。隨時開奏。歲月之間。 皇上總計其所薦孰當。所當孰多。多稱職。即某輔也。貿多曠官。即某輔也。不迫將得人而兵戢寇弭。即某輔也。功將非才而兵驕寇熾。即某輔也。咎宋儒程頤言。天下治亂責宰相。而孚敬疏謂今之內閣宰相職也。宜流德化。必始自內閣。謂此也。至于他事小有得失。未足以定輔臣之優劣。

朝廷可得多才。又可因薦才以別輔臣。不惟已用諸輔分量因茲較然。即欲求艮輔於方來。亦可以此法豫試而儲之矣。取人圖治。豈不至簡至要歟。所謂謀定大將。亦須先辨大將之才。將才有二要。能戚士也。能用間也。夫士卒戚之平時甚易。臨陣驅之必死甚難。陵其易而能其難。萬不然之數也。今客兵所過。搖殺慘於寇賊。豈兵眞不可禁耶。將不能御耳。故今日將才。以戚士爲第一義。至于軍中機要。則在用間。年來我屢爲寇賊所間。而我曾未聞一人能間寇賊者。彼爲客而反明。我爲主而恒暗。潰師失守。曷足怪乎。蓋知已莫先戚

士。知彼無過用間。所謂智仁勇信嚴。與一切因時因地出奇合變之道。舉包其中。輔臣與樞臣掄辨將才。爲推較之綱領。惟宜精考於斯二者。或曰 本朝權歸六部。遴擬吏部事。推舉將帥兵部事。孰敢自侵官之嫌。不知擬推文武。原出銓樞。但所推當。則宜入告爾后。駁而更之。惟夙昔注心。臨時始之不當。則宜入告爾后。駁而更之。惟夙昔注心。臨時始能辨其當與不當。設銓樞所推終謬。雖輔臣自舉所知。可也。雖更議銓樞。亦可也。至自舉之更議之。而必無不當。則非古人之論相所云一心正。兩目明者。孰能堪其任責。褒容勿忠國家。惟斯事爲最大。不然。以用人得失

孟子銓樞輔臣一身超然長立於是非擔當之外盡忠從來蒙　鑒獨深受　恩數獨隆其於報禮酬知究竟所主者何事耶伏見我　皇上十年求治謀兵謀飭吏勞萬端竊謂宜且勿憂飭而憂吏兵兵精則飭自省又且勿憂吏而憂將將良則吏自精又且勿憂將而憂輔臣輔臣賢則銓樞部院多賢而良督撫良將軍自出故敢特開揆職以為　明主聚精會神之地繇是　聖躬之聰明可養　聖心之權度可專有真委任隨有真責成而治效端可以歲月課矣臣奉　使魯藩刻日就道念古人逆天下於掌上之說莫有補於郎今非惟裁幸貼黃輔臣之職全在舉大察定大將伏祈　特勑開諭使諸輔精神兢奮且令將來膺此任者豁然皆曉暢其職業旁求安內攘外之真才以慰　聖心　崇禎十一年六月十八日奉　聖旨這本說得是該部知道

再開揆職疏　同日奏

再開揆職立見忠良事竊惟票擬一事未足盡輔弼大臣之職而今日輔弼大臣果欲就票擬一事以盡厥職則亦有道焉凡諸司章奏其言非當即違其事非可即否其意非私即公未有介於兩者之間茫無定持可低可昂二三其斷者也所藉於票擬者正為設誠慤理

我求平使票擬果當雖偶值　聖明發改亦宜娩悉敷陳若事某事的合如何　天心至虛必能轉圜是則票擬之中具有改沃之道若隨發隨改至于再三謂原擬者非耶豈其始有未竭之心謂原擬者是耶繼何以不堅其信　皇上孜孜求治無間巨細祭期精詳所以一再奪者不過欲事理得平曉然見其斟酌處分之故原非必盡更初擬始可允愜　聖懷且以外間事理諭之郡縣詞臣申報撫按其稍重大者撫按必一駁再駁蓋亦致詳致慎豈欲祭翻初招郡縣抱公心持定見者覆報明確原招允行十固八九以　聖明天縱豈有輔臣能覆申前說果平如權衡洞如指掌而不遑然樂從者乎說命曰后從諫則聖　皇上於羣臣對揚時賜裒收況委以股肱心膂之重論道經邦又非若親臣小臣補闕拾遺之難為力耶唐宰相李絳有云知而不言臣負上言而不用上負臣今願諸輔臣皆以絳之志為志可也頃自行人司司副倪元珙疏請閣臣票擬各自註名料今日諸輔已無不殫厥心之患惟念可否有一定是非無屢遷謂宜深體　聖明發改之心求至是於初擬矢至誠於覆奏則諸輔之品識各可自見而　皇上亦得以洞見諸輔之能明良交慶庶事康哉孟子曰昔

難於君謂之恭臣以堯舜期君因以益稷期輔臣今日而再效責難之說固臣之所以致其恭也若乃本朝相業首號三楊三楊當日惟以保舉衆才商確六卿爲務如長院劉觀貪士奇輿榮劾去之而舉顧佐代卒爲名臣自後楊一清翟鑾共舉胡世寧長院而請罷原擬王時中費宏亦舉姚鏌兵尚書總制三邊 世宗皇帝即傳諭行不俟部推是輔臣之克舉共職者於中外大寮時時仰贊 廟斷固非獨票擬爲司朋矣而況或少曠於票擬之內其可哉臣再惟 國初罷中書省歷朝止稱閣臣欲名與事相符也邇者閣員有缺廷臣

章請恒借枚卜爲名詳稽禹謨枚者指大功臣卜者謀及龜筮非謀及乃心卿士也與今推點閣臣事體非類語稱舜湯遜於衆舉卓舉伊帝典曰使宅百揆於此參酌其間因義定名自有攸當或云遜輔猶簡在帝心之義也或云命揆猶俞往汝諧之義也或徑云推舉閣員則爵人衆共之義也務使名與事符以仰追 聖祖不設宰相之本意併倘末議供採納焉臣既恭揆前疏意猶有所未盡復此開發同資以 聞 貼黃 票擬之職全在據理持平衆見與是與非自應徵終如始臣仰體 聖明發改之意改責難於輔臣併祈 欽定推舉閣員名色今後諸司進言務俾得體 崇禎十一年六月十八日奉 聖旨閣臣職鉅原不止擬票這本內多有可採該部知道

遵旨陳言疏 巳卯十月初七日奏

天做 聖心遵 旨陳言事邇因彗星垂異 皇上求直言停行刑事天之道至矣書曰后從諫則聖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皇上特舉二事豈非深明作聖之原洞達帝心者乎語曰事天以實不以文臣請更進曰事天以恒不以暫何謂實 皇上今日求言恤刑之誠是也慮政事之多缺實欲聞而改之非鳴謙也念人命之

可哀實欲全其血肉留其魂魄非示恩也所謂以實事也何謂恒願 皇上歲歲勿忘此求言恤刑之心是也蓋星變有時弭而直言無時不當受人命無時不可哀臣請申此二者所以最關致治之故一好直言則義理日明氣質日輕舉動日當矣是故修身之道不外從諫漢文帝嘗思廉頗李牧爲將馮唐遽曰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帝從容問故立用魏尚兼用唐是一容直言而得兩賢臣故知人之道亦不外從諫下民所好所惡人人皆得言之我因得而行之去之矣故安民之道亦不外從諫一從諫而君德無不該政事無不統是心也

豈僅彗星而動哉願　皇上歲歲存之日日存之也
頃者五案重大不得不嚴且速然使推用之日慎擇其
才不然一遇彈劾盡聽解任別易賢能國事猶可無大
壞而諸臣亦可以道死其在小民則願時時諭戒緝事
衙門務其務確勿風影勿株連而京城內外人民亦可
以少死行之數年馨香感天是心也又豈僅覩彗星而
動哉願　皇上歲歲存之日日存之也書贊堯舜皆曰
舍己從人舜爲漆器耳諫者且三十有三人贊成湯曰
改過不吝自後漢文帝於群臣所言雖不可行未嘗不
稱善當時幾致刑措唐太宗能使暫御疎遠人入皆諫

而貞觀囹圄幾空是寬刑愛人又統於容受直言之中
矣且彗者除舊布新之象　皇上但新布其寬虛使諸
臣皆得新布其忠直所以應天消變豈不至善哉年來
天子神聖群臣莫及盈庭歸美不方堯卽舜幾不
敢以身之之湯武致頌而臣頑旁引漢唐區區從諫之
一節上勉　聖明臣罪大矣郭隗有言欲致士先從隗
始　皇上今求直言亦請先容臣之狂直以風百僚可
乎　崇禎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奉　聖旨事天之道宜
朝夕乾惕奏內以恒不以暫等語說得是該部知道

請正郊期疏　己卯十月十七日奉

請正南郊祭期以燕皇天事臣頃者應詔直言恭荷
綸感激天知有懷敢隱臣去夏有因地感天一疏授復
卦至日閉關后不省方之義擬請先日南郊蒙　勅下
部臣復旁稽經傳乃知至日日至爲文原異爲指迫殊
古聖王郊天確有定期不用至日孔子對定公曰周之
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
周之始郊日以至王肅曰周之郊祭于建子之月也用
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也夫冬至不恒遇辛則用辛
爲冬至之月明矣鄭玄云用辛日者人君當齋戒自新
亦言不用冬至日也惟周禮大司樂云冬日至於圜丘

降天神後人錯解此語遂置用辛而不考豈知周禮原
云冬日至不云冬至日也云至日則爲冬至之日孔子
所云至日閉關是也云日至則是日至之月而非本日
也卽孔子所云其月以日至也周孔之言若合符節諸
家混冬日至爲冬至日一字顛倒遂使郊天大禮行於
閒閑不省方之候千年踵誤有待　聖人臣謹按上辛
者謂日至之月之第一辛日也如冬至在十一月下旬
則用中旬之辛日也在中旬則用上旬之辛日在上旬
則用十月下旬之辛日也蓋所謂日至之月論節氣若
論月朔也或冬至卽逢辛者此爲仲辛不爲上辛

用本日郊也。如崇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辛巳冬至。則宜用十八日辛未郊也。冬至適逢仲辛。於以証上辛之義。尤爲巧發明者。惟天監 聖。惟 聖達天。如相待而更正之。且於臣前疏所云。事天以實以恒之義。亦有道矣。蓋天道貴陽。事天惟在扶陽。頃者立冬之日。雷雨雹。說者疑爲陽微。今 皇上敬天之渝。畏天之威。親君子。信仁賢。則任使之陽類盛矣。喜昌言。招諫諍。則敷奏之陽氣盛矣。尚德緩刑。則政事之陽和盛矣。行扶陽之事而因以養陽之禮事天。是合實於文也。行禮雖一日而定千萬歲事天之經。是貫恒於暫也。昊天上帝所以答祐我 皇上者其可量哉。崇禎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奉 聖旨郊祀大禮着該部會同內閣查照典例參考確議具奏

恭進郊期考辨疏 己卯十一月初一日奏

恭進郊期考辨特請 聖裁事臣前疏請正南郊祭期。蒙 劾閣部確議。比聞當事大臣競操小心。未敢擅荷或者謂循行已久。難遽釐正。此以明慎重之誼。可矣。臣愚計之。慎重應在斯理之時。斯理苟明。自應釐歸至當。慎生明。明生決。固兼行而無悖也。昔我 太祖高皇帝始於南北郊分祀。後歸合祀。至 世宗皇帝復分之。其

時未祈穀於上帝之郊。則以先農業已有祀。隆慶初元。議罷。至今莫以爲非。 祖宗於此皆再三參考。豈好更張。良爲昭事上帝。翼翼小心。覺有未安。務求至當耳。設如意見紛紜。考據游移。詎敢輕議。苟明知理有定在。不敢不正。此乃事君如事天之小心。正所以仰弼 聖敬。共成欽若昊天之道也。今日之事。將謂義不當正耶。后不省方。日用上辛。一止一用。微言顯言。皆出孔子。豈比他賢可疑。問者謂時方多事。不遑正耶。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聖王軍務倥傯。猶致嚴祀典。況此特在一釐正間。不煩時日。又毫無增費乎。目今日至之月已交上辛之期。尤近王畿親舉。百度宜豫。臣之不敢不議正。與當事大臣之不敢遽正。所持似異。其出於小心則同。頃者彗星呈變。 皇上求言停刑。發自 聖斷。扶陽抑陰。已實行除舊布新之政矣。茲請更迺其原於天而體其事於躬。親象日以自新。正自新之禮以事上帝。布新孰大於此。亦孰親於此。以禮宰政。以正弭變。以躬親事天者應天。非遠天德之大聖。孰能當之。自古饗親饗帝。仁孝同揆。我 世宗皇帝以事天者事親。斷自 廟謨。而明倫大典。垂萬世而無弊。我 皇上今以事親者事天。亦請斷自 聖心。而郊祀大典。可以復古今而立極矣。臣

欲詳載經傳所出併剖今昔疑端因遵新令章奏限字不敢溢額別著郊期考辨四款隨疏恭呈 聖覽禀

頒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 聖旨奏內冬至不皆在辛爲用冬至之月又稱若用仲辛恐長至已過待辛而後郊是送非迎等語說似有見但曆法二十四氣推盪不嘗值遇冬至在初旬之首則上辛定在至日之後必用是日以祭於迎陽之義何居若改用孟冬上辛又與用至月相違郊祀大典昕理宜精陳龍正還着再奏該部知道

郊期考辨 同日進

郊期考

周禮大司樂云凡樂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

家語孔子對定公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啓蟄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

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

孔頴達正義引王肅說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而言始也

正義又曰按聖證論王肅與鄭玄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恒在辛似用冬至之月鄭註云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如鄭此言是亦不用冬至日也

禮記明堂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鄭註云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是正月祈穀之郊亦用上辛也而況大報乎

上辛仲辛辨

謹按月以日至日用上辛孔子告君之顯言也後世乃用至日而置上辛豈徒倍復衆所云至日閉關后不省方之微義而已哉然所以必用上辛不用仲辛者何故郊也者迎長日之至也用仲辛則或在至日前或在至日後倘遇長至已過待辛而後郊是送之非迎之矣郊特牲秦漢間儒所輯其書出家語之後其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正解孔子日用上辛之語鄭既不明其義而近世註家乃云周之始郊長至偶逢辛日遂用之其後南郊自用至日不用辛日其說外非冬至十一月中也凡中旬內之辛日是名仲辛若周之始郊適逢辛日遂用本日郊則孔子當云其月以日至其日用

仲辛矣今特提上辛正所以明其不用仲辛也非惟不用本日且不用本句也而臆自立說至此豈不叛經誣聖矣哉書戒無稽之言指斯類與

始郊辨

謹按古者一歲再郊建子之月一陽生幽風謂之一之日有大報天之郊孔子所謂始郊也建寅之月三陽生幽風謂之三之日有祈穀於上帝之郊是再郊也始郊與再對王肅云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動天之始也對啟蟄又將郊祀故言始是也歲歲有始郊人君歲歲有齋戒自新之義故每歲始郊其日必用上辛所以法天也天道一歲一新人君亦歲歲自新其於法天也乃不疎謂惟始郊用辛而其後皆不用辛日者似以武王初得天下成王初即位之郊爲始郊又誤解始郊之義也始郊之義惟王肅立說至精

南北郊異期辨

謹按圜丘宜正至日爲上辛方澤可仍至日蓋復卦冬至之卦也聖人曰后不省方姤夏至之卦也聖人曰后以施命誥四方二卦適相對聖人六十四大象寫此二象同言后言方而不省與施命迥異蓋陽動而善散矣陽初回即防其散矣陰靜而善凝一陰初遇即慮其凝矣防其散故不省方以保之慮其凝故施命誥四方以通之月令於初陽也曰欲靜直無所事事也不省方靜之道也於初陰也曰毋躁凡事宜優游而不迫耳施命毋躁之道也吳棫亦云重巽以申命蓋賞未施而使四方知勸威未施而使四方知懲優游巽順惟施命當之故圜丘不用至日用上辛以應不省方與齋戒自新之義方澤仍用至日以應施命之義正以異合不以同合也

再申至月上辛之義疏　已卯十一月十三日奏

遵旨再奏事臣初疏論南郊祭期應用冬至之月再疏申明日用上辛之義恭候旬餘捧繹　明綸見　皇上事天至謹晰理至精真與堯舜若昊天齊七政千古同符者伏思　聖衷所疑惟慮辛日或在冬至之後而孟冬又非冬至之月故據理以對臣惟月朔與節氣不同月之望有啻故朔有啻而節氣纔縮靡定四立分至遞有早晚曆家皆准節氣不准月朔如日至之月指十一月節氣而言也崇禎十二年曆十一月十二日云大雪十一月節明是日以前猶屬十月也不論朔之已過也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云大雪十一月節明是日以後即屬十一月也不論朔之未交也正　明旨所云

推盪不啻者也蓋至月之無定與至日之無定適同而至日之必在至月中旬則萬世不易如來歲冬至在十一月九日雖月朔之上旬實節氣之中旬也其十月二十四日以後即十一月之上旬也本日辛未即日至之月之上辛也其十一月初四至十三此十日者日至之月之中旬也本日辛巳則仲辛也雖偶在至日之前而不用以其前後本無定不可據爲典要也惟上辛則必在至日以前聖人爲迎陽計而云月以日至日用上辛固定義之宜而兼時之便也故曆法必曰冬至十一月中臣初疏謂冬至之月論節氣不論月朔是也曰至之

月之義明則上辛之義益著臣再疏進於十一月朔尚屬十月節氣合云日至之月將交而疏中乃云日至之月已交此實臣一字錯用奏畢還寓自省知疎徬徨浹旬而 聖明之詰問果因於此煕萬類察無倫臣且感且服雖慈父之諭其子明師之點醒迷誤何以加之臣再惟 祖宗制禮大祀慶成昭小心也蓋曰幸 天鑒佑得告成禮云爾若冬至朝賀則以一陽初回 天子若陽和之主群生所待命惟於子之方中見生生之天心故宜以本日受賀倘郊期果用上辛則冬至從容增 聖躬自有餘清而百官是日別無一事勞動

心亦不必移拜揚於次日又於迎方至賀方中有一義焉臣得者政因明問併竭其思 崇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 聖旨天開於子郊祀大典制定子月原有深意陳疏正這奏稱明歲祀期應在十月從來亥月郊天有何考據併一陽初回可以受賀不可郊天是何義理還再著詳悉奏來奏內何不述旨該部知道

遵旨詳悉再奏疏 已卯初一日奏 十二月

臣聞天道陽回於子大報天者必於一陽之月古辨郊期有至日至月之分而要皆子月也冬至二字原從節氣得名故至月之名亦從節氣至日爲子月之中其前

後各十五日總子月也如明歲十月二十四日交大雪節國家選擇推筭凡是日以後其月皆名戊子不名丁亥矣大雪後爲子月考之於今曆法其據也周易本義開卷卦圖稱陽生於子中復卦註引冬至子之半夫冬至爲子中子半則前此十五日不論十月十一月皆子月之前半也大雪後爲子月非亥月考之於古周易其據也是以孔子之論郊也曰則云上辛揆日于者以祀日之有定于也月則云日至不指月支正以節氣或先或後推盪不啻十一月固屬子或十月望後即屬子或十二月望前猶屬子若直云子月則人之泥於十

朔而睇其推盪之氣爽其先後之理也獨賴聖經存斯二言考禮者得以有據秦漢而下義晦禮湮固未有考求及此者也若夫一陽初回就其間初生初成義理各別宋朱熹云一陽非頓然便生須俟日漸積所謂陽生於子中者積及冬至子之半則已生成一陽非一陽始生也邵雍言冬至一陽初動惟已成一陽故能動於上也復卦一畫象其成也葭管灰飛動之驗也大報天若反其所自始用上辛迎之於先則合反始之義用至日則是迎之於中半而非迎之於始也惟始生中成原有漸次故郊祀受賀宜有後先郊者迎一陽之始宜在至前賀者履一陽之成宜在至日伏覩國家賀儀必因古事惟冬至以德以心而賀益德莫吉於生心莫吉於好生　天子代天養民至日一事未施獨以油然好生之心仰對皇天初動之生氣此　聖德之至玄微而　聖心至悅豫之時也故爲群生而受賀從此時此念發政施仁所謂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尊親配天矣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子之中一陽方成蒸動於上切見生生之心惟至日爲然且受賀與郊祀事理又別至日閉關者以開乃彼此往來之交故禁止紛紜其於戶庭出入未嘗止也　天子自澤宮出舍於郊郊動大祀於靜養微陽之義有睽若端拱受賀固法宮明廷垂衣恭已之恒也故先期而郊庶協勤勞以迎長日及期而賀穆然垂拱以見天心共義理悉本聖經及朱邵諸大儒之說昭然有據也言不盡意別著爲分句兩用辨隨疏恭呈　聖覽

崇禎十三年閏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十二支建月確然不移冬至未交節以前仍屬亥氣剝極而復一陽始生何至日爲一陽之成月朔謂之吉月故禮重告朔月令按時行政豈僅取記事兒大禁不卜以冬至爲定日故不煩更卜迎陽禮成因處成受賀自有次第先後何得已意附會陳龍正擅議大典姑不究該部知道

分句兩用辨　同日進

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以其日十二均分而分至之節成焉每節三十日而有餘此從氣盈而得上中下句者也十二月三百五十有四日以月與日十二離合而晦朔之月成焉每月三十日而不足此從朔虛而得上中下句者也月朔有定節氣之推移無定故曆法取中氣以正月或在望前或在望後或遠在上下弦之前後或遠極而在晦朔晦朔之中旬非節氣之中旬也則至月之上辛自隨節氣爲進退豈得定於十一月朔日之後

乎蓋節氣之爲時也所以便作事也月朔之爲時也所以便記事也朔晦一周爲一月取其整齊易見國家有錄注官府有文册士民之家有簿券皆記事之類也必賴月日而後清春王正月自王月朔而節氣之爲用不預焉乃若爲播種爲收藏爲營建爲選擇爲推筭皆作事之類也事莫大於農以農證之穀雨芒種之氣早則農事早或值其氣遲則農事遲蓋專主節氣而月分之爲用不預焉各有攸宜不偏廢也祭祀作事之屬也郊天祀事之至大者也期在日至則又因節氣之一陽生而作事也豈容以月朔記事之理相參而論乎審乎氣朔之殊斯辨乎分旬之用辨乎分旬之用而郊期之應主節氣可決矣聖人所云日至之月上辛之日復何庸疑

叢亭全書卷之三十六

政書 奏議二 附郊期咨應 中書科事實舊第

郊期咨應

原曰聖必詰誰而後盡義必推數而後精心必感乎而後可安事必琢磨而後可久正之論郊期也聖主清問至於四奏君而師者也大臣辨議遠尊而師者也諸君子致詰難友而師者也因一事以發揮衆理受教思無窮何厚幸焉隨咨而應因次其語以俟崇禎己卯十二月之吉

咨曰周建子以正月報天至寅月而祈穀乃三月也三月在後故正月爲始郊今行夏時報天乃在舊年之十一月何得同周稱始乎應之曰一陽初生是天時之始夏正建寅乃人時之始堯典曰敬授人時蓋天時不待授人時必天子授之而後天下知所適從也人時者農時也時爲農授而天時之始於子則不因建丑建寅而變殷雖建丑天道不始於二陽夏雖建寅天道不始於三陽其以一陽之月爲始萬世不易也故王肅云始郊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郊祭而言所重在子居寅前不以正月在三月前故謂之始也今雖以夏時而天道之子居寅前踰一陽以遞至三陽萬世不易矣安得不謂之始乎第隆慶以後龍去祈穀之郊則於事蹟無再郊之可證而一陽之爲始自若也安得以新舊隔歲致疑於子月南郊之非始也

咨曰周建子以新正郊故取辛日爲自新之義今以舊冬郊而用辛日無謂也應之曰用辛者謂陽氣新用事人君於此報天當齋戒自新也辛日爲陽之新生迎長日之新至而用何嘗爲正月用乎一陽新生總在子月不謂陽生於周正孟春之子月則爲祈而生於夏正仲冬之子月則非新也且夫三正並行踰來久矣周雖建子其議大事仍用夏正幽風告王凡稱某月者皆夏正也周禮稱冬夏日至祀天地者亦夏正也若用周建則子爲正月屬春矣而冬至在正月安得春月之中有冬日至之名午爲七月屬秋矣而夏至在七月安得秋月之中有夏日至之名二分亦然春分難入初夏秋分難入初冬故雖在周世其大報天仍用夏正之冬非用周正之春也以冬至之名不可易而春月又不可攙入冬至也況今行夏時而以冬至之月郊又何有於舊冬不當取辛日之疑

咨曰論天者原其所自始大報必重其始故祀於至日

配以始祖皆反始也應之曰惟重其始故不當用至日至日乃于中也一陽已成非一陽生之始也陽無絕時自立冬至小雪此十五日內陽氣日消陰交小雪之一刻即是剝極而生從此日積一日到冬至則已積成一爻晦翁謂冬至結算一陽是也蓋亥半月子半月共三十日而生一陽孩宇取義於亥子謂此也若論陽之初生且不待交大雪之日矣況待冬至乎陽無一息稍間者也使冬至以前陽猶未生則自小雪至此隔一純陰之坤月矣虛空寂滅如許其久乾坤不幾息乎一陽生者對下二陽三陽每月生一

層而言耳邵子云冬至子之半一陽初動處言初動非初生也生者生於下動者動於上蓋六陽每一陽爲一大分每一大分又各爲三十小分自小雪後每日積一小分迨冬至則一陽成矣成而後能動於上聖人於此方畫一爻而成復卦故至日者子之中一陽之成也非始生也今云大報必原其始誠是也則何不從聖言上辛以迎之於始而頒以至日迎之於中也

咨曰至日閉關后不省方論理非論事也應之曰天下無理外之事聖賢發揮理義正爲立事也況云閉關事也云商旅不行事也云后不省方事也固皆即事以明理何反云論理非論事乎設理不足以制事則理爲空虛無用之物而立事之時又將何憑矣且易大象六十四卦稱有五曰君子曰大人曰后曰上而稱先王者七焉皆已行之事故特援先王爲証非若他禋者獨明其義而已也於比也曰建萬國先王固嘗封建矣於豫曰作樂薦上帝配祖考先王嘗郊祀配天矣於觀曰省方設教先王不巡狩不敷五倫乎於噬嗑也曰明罰勅法先王不欽五刑不布治縣象魏乎於无妄也曰育萬物先王不有五穀之修魚獸

之禁斧斤之時乎於渙也曰立廟則禮特隆制特詳與復而爲七焉此其事固伏羲以來下傳殷周所漸行而漸倘者也至日不省方蓋虞夏商周皆然共不以本日郊斷可知矣援先王者正欲使後王踵而因之又豈若建子之事所行已爽就講學論治之際別立隆以爲極也哉本日郊始秦漢以後訛也孔子時此禮尚正也故第引爲典要而未嘗正其失今顧狃於所習而忽大象之訓典可乎

咨曰后不省方省方動之事也祭天與省方自異齋戒一心以事上帝正靜之極也外雖動而心至靜也何

傷乎應之曰聖人合內外之道茲其分內外之道乎昔文中子以心迹辨憂疑伊川非之蓋凡心迹之分有所迫也未有講學行禮之事而岐迹於心者也有如天子則親出矣其地則遠涉郊外矣旌旗樂舞盈動矣車騎戈甲震悚矣千官萬民迎送奔趨矣先日出本日還露宿操心上下靡寧矣何一端非動而乃云心固主靜乎且夫商旅至動之人也閾其所日往來者也先王於是日閉之使至動者猶守其靜後世天子平居終歲不一出禁門也城門以外又無問也顧獨於至日出舍於郊勤勞往還是先王特閉關之日後王特啟閾之日也而以爲形雖動而心自主靜天下有此主靜之方有此安養之理乎行其庭不見其人即行爲止即動爲靜自是艮卦之義止而不行靜而弗動自是復卦之義因象若教各有至精至確者存必影艮義以說復爲說彌勞而於義彌離矣

客曰周易閉關不省方欲安靜以養陽然至日郊天以扶陽也非褻之也質之聖經而皆符者也應之曰祭之義二祈與報而已矣子月郊天報也寅月祈穀於上帝祈也午月祭地亦報也一切上下神祇人鬼凡致祭焉者非祈則報也未有以祭扶之者也天之大也而患其陽微而以牛羊歌舞拜祝扶之也乎哉扶陽必抑陰使扶之權在祭抑之權亦必在祭陰生祭地將又爲抑陰乎扶抑者謂人事之恒也陽無日不扶而陰無日不抑也陽舒也剛也明也大也清也於君德則長存不忍人之心於用人則取剛明之君子於聽納則受正大之言於行政則立公清之體夫如是則扶陽之理具備而抑之機兼在其中矣若夫一陽初復正須一無所事以安養之靜而不勞乃所以爲扶也古豈有以祭祀爲扶陽者哉一歲之間僅扶之以一日而已乎且所扶者天道之陽耶人心之陽耶以祭扶天於道戾以祭自扶於心滋惑矣古者天子巡狩十有一月至北岳遇至日亦必靜養毋事以全其省方之義故復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凡言先王者皆相傳之事也非僅言其理也而必以深宮出郊爲靜而不擾合於養陽之義安乎否耶質之聖經果皆符乎否耶

客曰郊天既當用冬至之月而又云本月無辛則用十月下旬之辛是冬至之月亦可改也應之曰是始終未明於論節氣不論月朔之說也曆法冬至十一月中見此日乃冬至之日而前後各十五日則冬至之

月也冬至日早則冬至之月早冬至日遲則冬至之月遲天然一定豈可改乎豈待改乎若以十一月朔至晦此三十日者爲冬至之月則崇禎十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丑時冬至前得二十七日而贏後僅二日而縮當云冬至十一月尾矣何以爲中十三年十一月九日辰時冬至前僅九日而縮後且二十日而贏當云冬至十一月首矣何以爲中夫中氣匝爲歲朔氣匝爲年中朔兩者各有中旬各有上下分用則各當其分合論則衝決而不可以相通曆法較然一審察間耳

杏曰上中下旬以月朔爲主明有上弦下弦在也節氣之上下何在而可分三旬乎應之曰物有有上下而無中者未有有中而無上下者中之爲義正爲上下而言也且如以今日此刻爲中語大則前十五日後十五日皆其上下也語小則前一刻後一刻皆其上下也平分則前五日後五日共合十日爲中而前後各十日其上下也以書籍喻之凡二册者皆曰上下是有上下或可無中若三册者必曰上中下執其中册而知必有上下册矣是有中未有無上下者也故因中氣以定三旬法之正也春秋傳曰舉正於中民

則不惑蓋謂氣盈朔虛參差不齊唯取中氣以正月則十二月皆得度故不惑也假令四時皆從中而定則四時皆從中而定也況於旬乎且夫用月朔者數也用日干者按氣也數則初一十五之類人皆知之矣月在天上圓缺晦明何必神堯乃能欽若聖朝乃能在璇璣玉衡乎陶淵明詩云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據月朔固不須曆也曆法專爲按氣設也冬日至祀圜丘原因節氣以報天則按氣分旬而日用上辛固其所也乃不論節氣論月朔是又舍氣而取數也不自爲矛盾矣乎

杏曰四時皆從中而定則月令之分孟仲季亦憑中氣乎合朔之法遂廢乎應之曰月令本堯典而作也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以中星正四仲定時非置閏則四時無從定而歲不可成非考中則四仲無從殷而時不可定春夏秋冬者時也各有孟仲季者時之界也孟季必因乎仲者氣之中也四仲分至之氣正則十二月之氣無不定而歲功可序矣古之聖人正恐人以月朔定時故著中星舉中氣以垂萬世治曆明時之大法月令三代遺經呂不韋間雜以秦制總本乎堯典豈能違之觀其次日躔紀昏旦審物候正

以節氣定時月未嘗以月朔定孟仲季也設王月朔而不按節序不積氣餘則必至於寒暑反易歲時乖戾如九峰蔡氏所慮矣月令又可得而用耶夫節氣之序自日行天道而分者也合朔之期從月與日會而定者也天高高在上有日則有氣盈有月則有朔虛盈虛合則立歸餘凡生於天地之間者變化萬殊皆繇此中出矣夫孰得而離之而又孰從而廢之

咨曰孔子承周禮作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皆定以月朔未聞按氣也僖公五年書春王正月日南至昭公二十年書春王二月日南至而孟獻子亦有正月日至七月日至之言方且舍氣以從朔曷嘗置朔而按氣乎應之曰春秋記事之書也記事與作事不同愚於分句兩用辨之矣請更實其說周正建子而周禮內宰仲春詔命婦蠶於北郊媒氏仲春令會男女皆卯月也司裘季秋獻功裘戌月也凌人十二月斬冰天府季冬陳玉貞來歲皆丑月也司爟季春出火季秋內火辰戌月也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子午月也馮相氏冬夏致日秋冬致月大司馬仲春教振旅仲夏教茇舍仲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閱子午卯酉月也以及南北月至明稱冬夏皆夏正也豈武王初改正朔而周公制禮即委置弗用耶蓋周禮以立事則用夏正而以節氣為主春秋以記事則用周正而以月朔為主記事一稟時王而立事之作訖成易則必配乎天道之生長收藏而不容陵節也是故節氣也者天地之所以開人聖人之所以承天明王奉若之首務而調陰陽贊化育之實政所從布也命羲和齊七政俶揆天紀之誅頒朔序事之禮古之帝王皆兢兢奉此為典常後世不講於奉若之義惟兵刑錢穀簿書期會見為國家之大計遂習於月朔記事之文而昧於節氣立事之旨其所繇來者久矣然而聖謨洋洋著在六經將以堯舜之道進吾君而從事於抑陰扶陽任德遠刑之大訓者不敢忽也周書周月篇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越我周王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此周禮用夏正之明義也周禮按氣春秋從朔而其典皆出於周公乃所以為異而同

谷曰周禮冬至祀天於圜丘未聞舍至日也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與禮記長日之至均至日也應之曰周禮言冬日至不言冬至冬下有日字共闕鍵正在日字上今引周禮乃節去日字而直云冬至祀天意義

雪墜矣其云未聞舍至日也猶不見迎春者乎迎三陽之始者猶不用本日迎一陽之始者顧用本日乎三陽重而一陽輕乎三陽者民時為其授民時也故使凡為民牧者皆得而迎之長至天時也非有配天之責者弗敢迎也其重可思矣禮記迎長日之至此正述孔子語其意義亦全在迎字上至之為言來也謂冬至陽之始日漸長郊所以迎長日之來也若周禮冬日至之云則猶月令之紀日短至春秋傳之書日南至至之為言極也至字同而取用各別不容混也今節去迎字而但云長日之至因即指之為至日是皆移經以就已意而不顧經義之所安其於引經議事之法無乃皆未當乎惟謂孟子千歲之日至即至日此語良是然與周孔所稱文勢自殊孟子述推原元欲取其極寥邈者與極微渺者相提而論故上言千歲繼言日至此不但指長至之日直指長至之一息而言也蓋日長雖始於冬至之一日然從是日積之滿二十日乃長一刻是一刻又析為二十分每晝夜僅長一分此日至之度厥飛之一息所以為至微至渺莫有矢影泡光所不能喻者對千歲言乃見至久中之至暫耳若但云千歲之至日則是繞當冬至之一日而反無以見微渺之極致矣日至二字寬言之則長日至之月而細言之則長日至之一息也此孟子立言之文勢不得不云日至也猶論難爭而云日至之時亦不得更云至日也皆文勢也故至日二字但可定指冬至之一日謂之至日之月不可也謂之至日之一息不可也所以顛倒之間文義全別也今周公言冬日至孔子言其月以日至日至為冬至之月昭然合符矣設云其月以至日將可通乎易言至日閉關至日為冬至之日確然對證矣設云先王以日至閉關其期之遠近寬切將安定乎日至指月至日指日以孔子語證孔子不更切於以孟子語證孔子乎

若曰迎以至日賀以次日習而安焉矣奚獨以為未安應之曰孔子云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但顧迎與賀之名而安不安見矣凡言迎者皆未來者也非見在也官長將至必先迎之於路若業已登堂則是參見而非迎也若夫賀者正為見在也誕辰元旦皆其比也有如賀生辰也而於次日則誕降固在昨日矣茲何因而致賀賀元旦者以其為三朝之旦也朝之為言始也至次日則所謂歲之始月之始日之

始皆已過矣賀又謂何生辰元旦不可以大日賀而長至獨可以大日賀乎祇因　親郊鉅典　大駕初還慶成斯舉迫禮竣之後勢難於一日之間再行拜稽不得已而移就次日勢使然也非謂禮所宜而心所安也宜未來者則於見在宜見在者則又於既過其失相因也今若先期而迎當日而賀禮當而時便其得亦相因矣事有習見而實非言或乍聞而實是何必守其所不安而舍所安耶

答曰事天以恒不以暫則是清明之主無日不可以見天心無事不可以養陽脉不在祀期之先後也應之曰不言及此則已言及此則其中有大理義焉大欵一舉一動仰關乾象　高皇言吾自起兵來意向纔愛君者欲君德清明君身彊固而事天其大端也人身一小天地天子之身心尤無息不與帝座通旁緯象必先見此見天子之心息息與天感也漢光武與嚴子陵同榻而太史有客星之奏此見天子之躬息息與天感也游衍寢息靡不圖天況乎面對上帝出警入蹕陛重焜煌共期之先後當否可不審與古今切於天道孰如孔子惟按上辛之期行祭迎之禮然後至日得奉閉關之義以養微陽天時既順君

心自豫心氣得以和暢喜怒錄斯中節所助於清明之德非細而所謂彊固之道養身之理具在其中若云無日不可以見天心則復象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斯語爲虛設矣卽云無事不可以養陽脉理亦甚正然至日一陽初動蒸噓於地上此正見之養之之造端凡事未有置其首而紛求於枝葉緒餘之間者也日日洵可見天心而見之親者必於生氣初動一爻初成之日事事洵可養陽脉而養之盛者必從至日之閉關以成其內固不省方以止其外馳爲學錄是行禮錄是致治錄是養身錄是天人內外一以貫之矣先臣高忠憲云闔乾坤之門而爲闔斯闢乾坤之戶而爲盛德大業蓋言闢出於闔也不先時而迎固不得以及時而閉可輕言哉可輕言哉蓋陽之義在平時本至恒也而欲以須臾之淮獻當之大報天之禮在一日爲時至暫爲禮宜特慎重也而欲以事天貴恒之說榮之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之未精用將焉致

答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子之正郊期也亦有安民阜物燕天享帝之明效仰答　聖心歟抑不過稽古禮文而已應之曰事天以實不以文敢無據而陳此

天子以天下民物爲身以節宜天地之氣爲職者也冬至微陽動於黃泉閉固藏密則來歲之發生有力而疾疫災傷之孽不起故世俗以時雪爲豐年之瑞而冬雷無氷大雨雹國史必謹而書之猶之養身者冬不藏精則春生者少春夏必有溫熱慵惰之疾學者愼獨無功則物交知誘而喜怒哀樂發無中節之和先王之治春夏養陽秋冬養陰大者布德行刑起兵動衆小者關市門閭之戒藏氷殿疫之宜無所不致其嚴而尤於仲冬之月謹齋戒安形性愼沮泄助閉藏兢兢乎惟恐發天地之房而諠復其詞者蓋以一陽初復其氣甚微動則耗靜則息一歲死生豐歉之數皆豫存乎是月也禮盛德記曰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生於天天道不順本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呂覽述黃帝之誨顓頊曰爰有大圜在上大方在下汝能法之爲民父母良以本天治人首先月令得則天下共享其康樂失則天下共履其阽危故古之哲王內秉眞翼以嚴昭事而三公論道以時燮理三孤弘化以時寅亮爰建六卿莫不奉天地陰陽爲經而以治教禮刑錯綜其中而爲之緯所以令無逆節人無奸功四時當而八風從五穀昌而萬民遂也書錄徵征禮存告朔語稱夏時聖情慨想實在於此秦漢而降事不師古任情妄動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數千年來不惟當代之君德君身民生物命陰受其凋殘即天地絪縕之氣亦積損成衰積衰成敝日漸於消薄而不知所底矣聖賢不生治日常少禮樂教化不可興而國家無四百六百之祚皆是故也自非合德於天之大聖孰能裁成輔相爲造物奏扶衰起敝之功者乎仲秋令曰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愼其時時宜靜而反動必有物方生而遭殺者大化浩浩吾與子不及覺耳然而以身體

天地天地可知以養身推治理治理可觀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而見之於復聖人以好生爲合天之德而始之於郊一日定其禮中心載其和繇此而事事審天明出入治月以爲量循而行之將近者三年九年遠不過三十年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協風甘雨時至而萬物以嘉泰平以洽矣蓋祈天永命之大道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者也稽古上辛一日之文乎哉

谷曰日用上辛郊期有定矣而周官有卜日之禮特牲有卜郊之文不疑何卜與應之曰此古人臨事而懼之誠也祀日雖前定恐屆期有天地災眚國家變故

不克成禮而中廢。如曾子問所云崩喪日食太廟火之類。故謀及卜筮以決之。吉則奉經禮以從事。否則豫變禮以隨時。乃其小心之極致。不敢自安。故懷誠而稽卜。非蓍疑而枚卜也。書曰。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古人之稽疑。皆若是矣。夫豈上辛之期本未定而以時日泛泛嘗試乎。

容曰。言則大矣美矣。然而至日祀天。遵行久矣。何敢紛更。應之曰。從來祀禮。斟酌損益。與舉廢殊科。本朝大報天之郊。分而合。合而復分。祈穀之郊。則舉而旋廢。累朝之心。總欲求歸一是。況此祀期。不過斟酌先後。又非舉廢分合者比乎。自昔混日至爲至日者。乃周末秦漢久承之訛。國家因之。未及詳正。非誤起於本朝也。何必致諱哉。管窺所及。欣逢　明主。不敢自懷。又適纂修會典之年。竊以爲折衷今古。定事天之經。其事蹟則無紛更之擾。其理義則立萬世之隆。共窾係。則闕祈天永命之大典。我后事矣。語云。詳言淆亂。折諸聖。聖人云后不省方。其所不用之日明甚。云日用上辛。其所用之日明甚。今若以大易之義不足據。孔子告君之禮不足爲折衷。則亦已耳。試舉以質曰。聖人言至日閉關也。而偏於是日出郊。可謂靜乎。莫能以爲是也。又舉以質曰。聖人用上辛爲迎長至也。今乃俟已至而郊之。可謂迎乎。莫能以爲是也。又舉以質曰。設遵聖言。果先時而郊。於迎之義合否。果及時而靜。於養之義合否。莫能以爲非也。聖言固不可非矣。聖言而是也。特日相承已久。不敢遵也。天下有不敢遵聖言之是。而遵秦漢以下之訛者乎。其所據以抗孔子者。不過周禮冬日至一語。此正爲後人考求不精。混誤相襲。今已剖其誤。則日至屬月。二聖之言。如出一口。不遵孔子。即併不遵周公。名托二百八十年奉行之典禮。而實爲秦漢以來二千年之人。遠

護前失。豈所以襄事天之　聖敬。成建中之至德者耶。惟精惟公。斯能見是非。不見人我。以道事君。諒當然爾。

容曰。鄭玄王肅之徒。皆言用至月。不用至日。自漢以來。有此說矣。而不行。何也。應之曰。彼但剖至月至日之文義。而未能明所以用之理義也。惟合之復大象。然後奉天之道。與人之所以事天。精微昭著。確乎不可易焉。至月初交陽生。過十五小分矣。而未成至日。則一陽成而二陽將接也。二陽將起。方迎一陽。詎非後時。就事天言。不當用至日。義如此。至日以前一陽

未成未成則未動故可以有事至日初成初動可以靜養不可以勤勞就人之事天言不當用至日理義如此至於辛日義取自新矣而惟上辛乃爲新始惟上辛必据至前所以用上辛不用仲辛理義如此使鄭王肅援復象明郊天即周易證家語以事合理以理制事則至月之說上辛之期蚤定於當年矣惟澳儒牽制文義不本心性談者無眞見聽者何繇起眞信哉是用逡巡以迄於今

容曰周郊用辛但言周禮耳夏商不必然也今何拘於用辛應之曰杞宋不足徵夫子再三言之矣二代之

精周已監而取之惟舉夏時則以建子之非至善也其他皆可爲後世法者也何必舍夫子所言所從而遥揣其所不說

中書科事實纂稿

序曰予既奉 命編本科事實念會典垂憲方來其間片句隻字即爲承據緊既重採酌不容不精凡受事六月閱垣中錄書五十四年約二千餘本共四五十萬葉按 旨意以求事實關涉本科者不記十餘條應續入會典者大小僅二三百字耳學之道非博無約於數十萬葉中取用二三百字博約相去亦云絶矣所應設條款各有其義其條應如干句字各有其義予供稗誌於條首必閱所以若兼討論云者會典爲文簡嚴他目文成止存條款句字而其所以建設如干之故須覩者毒繹而自得之典固不載也故於稿成送閣之外別爲副稿貯科載述發揮明備有加可因文推義又可因本科以推他署又可因一事以推知衆事又可因五十餘年間之折衷體要以略見後先筆削之宜焉初也博而約茲也約以博相生無端數紀後復有纂修之舉署中必有任纂修之人問獻則已遐徵文則猶在來哲誰耶神能相遇者公其與我如面談也夫凡例四則

一除萬曆十三年以前各項事例俱經載在會典遵行已久外今從十四年起至崇禎十二年止有閣本科藏掌者一一查載

一遵原題浮泛掛漏之戒查取事實其間當續當補當核定者分爲三款編次簡明以備纂修計當續纂入者七條增補句字者三條核定歸一者二條

一新添事例紹會典原款有擬增句字入正文者用硃字實填其應入分註者亦用硃字分寫於下倣古硃墨史之意俾纂修時開卷了然便於裁酌

一凡新添新改事例恐纂修時費煩稽考除所擬應設

條欵應增句字外其各衙門原題疏稿關切本科事理者節取另錄於後以便緒對原奉　明旨則不論切否一體全載益不敢節錄也

崇禎庚辰閏正月　中書舍人浙嘉善陳龍正謹識

謹查萬曆十四年以後諸司條陳事例有關本科職掌應續纂入會典者七條內大字二條分註五條

一會典第二百十二卷載中書舍人額設二十員無正副例推年深者一人掌印按今存實額十六員皆進士初授此外皆爲添註崇禎十一十二年有宗才保舉換授例挨補實缺今合於年深者一人掌印之下續入云崇禎十一十二年奏准宗才保舉換授例挨補實缺

定換補實缺在十六員內

一會典本條原載其恩廕帶俸及　文華武英東西二房內閣　誥勅制勅二房分直者無常員按初制有員即有俸崇禎元年議裁中書溢額戶部據本科手本奏准兩殿中書不定額員定額俸然殿員囚難定額庶祿多途向來原有印簿開列各員姓名便於稽考崇禎十年五月掌科事中書舍人秦如容令兩殿掌房造送各員履歷清冊一覽了然錄是題定俸額并差假註支凡所節省始得二一實歸　朝廷崇禎十一年六月　文華殿中書張養浩曾具疏請復印簿舊規言亦有據即如出差一事向錄本科移送職名近年旁借月資出入程限多不回會一切限期之或遵或踰俸薪之應支應住莅無攷詰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復經掌科事中書舍人陸朗疏參本　旨申飭誠恐久復玩泄必責在　令甲方可永無廢墜合令　兩殿掌房於每歲終彙造各員履歷清冊二扇詳註出身題授考滿加銜加納及差假等項送本科掌印官以便按冊稽查則奸胥無從抑勒使牟各員亦不敢稽延冒濫至本年有題授遷除差假等項

本科印官自於原冊隨時填註以便歲終送新冊至日勘對庶於查汰中書溢額之　明旨永便遵守今合於無常員之下續註額俸造冊二條云崇禎二年議准兩殿中書額定俸銀十六名其二名武英殿辦事出任外差不回兩殿者俸銀三十六兩二名內閣誥勅房辦事出任外差不回兩殿者俸銀三十六兩俱扣除差假等項掌房於歲終彙造履歷清冊送科查考

查崇禎三八等年有城守優叙例舉人授試中書舍人此項既不在十六員大選之額又非兩殿兩房帶銜之比實與恩廕添註例同今合於新註履歷造冊之下另加圈子續大字一條其下又分註八字云崇禎三八等年議准城守叙勞舉人授試中書舍

一會典凡內外文武官應給誥勅俱於翰林院領寫按此下該續註二條云（原稿係年月開列奏准各部院衙門定限三九月初十日交齊送館按書冊送閣○中書科奏准）一會典中書舍人職掌項下凡編完　誥勅軸會同該部該司該科官與尚寶司官於　皇極門用寶訖仍領回收貯候該部請　旨頒給按此下該續註一條云（原稿係年月開列奏准各官誥文陸續趕辦遇有　賞誥之　旨定奪）

謹查會典載而未備擬合增補句字者三條。

一會典凡　親王　郡王并妃初授封號合授金冊銀

冊俱從銀作局造冊文寫完仍送本局鐫刻謹按　王諱書鐫關係甚重必於數日前預發使各官得精詳較對庶免錯誤合於仍送本局鐫刻之下補註云（原稿先期交至中書科校對原寫）再按此條似須奏准方可增注但恐諸司事例此類尚多難於一一題請或當於纂修時酌擬停交稿中明總裁以使類題

一第二百十二卷通政使司條行內一款云凡六科中書舍人行移各衙門俱經本司轉行此想係初制近來不行當於本司轉行之下補五字云（今自行）方與下條本温帶支今自行關支相合其未有南京轉行文移帶支俸糧二條今南京無中書科每條下應補三字云（後不設）方與中書舍人末條南京中書舍人項下一款有後不設三字者相合。

一第二百十二卷中書舍人項下一款云凡行移各衙門俱從通政司轉行此下亦應補五字云（今自行）

本

謹查會典前後參差擬合核定歸一者二條。

一衙門官銜各司俱分二項如云某部寺某科院某官惟中書科未立衙門名色但云中書舍人其掌科事者亦止云掌中書舍人事中書舍人即以官銜爲銜

門似屬未備昔楊文襄公一清作中書舍人記末云恒言每呼爲科累朝批旨亦或及之然未嘗著令今查萬曆乙酉年所修　會典第五十五卷禮部項下王國禮一凡冊寶冠服一款內云冊文行中書科書寫則中書科三字已見於會典今續纂修似應遵照此例改稱中書舍人爲（中書科）庶免一署二名前後參差之嫌且與　南殿兩房稱中書房者不相淆混

一第二卷吏部項下一條中書舍人二十員（後裁四員共以恩磨添註并纂修歷授者不在額數加文華武英二殿制勅誥勅兩房亦多有帶銜者）第二百

十二卷。通政司項下一條。載中書舍人職掌甚詳。而額設二十員之下。反少分註（後載四員）四字。與今兄額十六員未合。恩榮帶俸。少添註不在額數等字。兩殿兩房。少帶銜二字。似俱屬缺文。今合於額設二十員之下。炤式註（後載四員）四字。其恩榮下。炤式用添註二字。帶俸之下。炤式用并纂修陞授者不在額數十字。誥勅制勅二房之下。炤式用帶銜二字。悉准尚寶司所註。俾官制詳明。彼此畫一。其尚寶司原註。宜仍舊。蓋官制乃吏部職掌。存備稽查。非重複之比。

附錄纂稿始末（中書科題准事例二卷另存義字別錄不入全書）

題答纂稿疏

掌中書舍人事中書舍人龍大維等謹題。為敬因職掌有所推尋。亟請續修會典等事。准禮部祠祭司手本前事內開。該本部題稱。看得纂修會典一節。開館之先。行取事實。業經奉有　明旨。咨行各衙門。勒限彙送。惟是咨取事實。頗有所用非所貴。所貴非所用者。如沒無肯緊。而混行取用。亦混行開送。不但於筆札空費。抑且於歲月虛延。臣等查得歷來事件雖煩。其要領總莫外於存科　旨意。而　旨意中專摘在京部院等衙門題覆事件為主。則內而諸司之條陳。外而撫按之奏報。無不該括其中。而凡事之因革損益。亦無不備其中矣。此則按　旨意以求事實。較若列眉而就　旨意以分款項。井然條理者也。今催收官員。已奉有着閣臣選擇具題之旨。則各衙門堪委經管查取事實官員。亦宜預行選擇。乞　勅下各衙門。堂上官除署掌印務官員外。其有空閑堪委。素稱精敏諳練者。或一員。或二員。題請定奪。將職名開送到閣。以備查驗。所委各員。通限六個月內。炤各衙門應取事實。從萬曆元年起。至今止。星速赴科搜尋存科　旨意。即炤　旨意。逐一查原題事件。分別款項。彙造清冊。待閣臣選有催收官員之日。開錄齊送催收官處。以備史局取用。如有浮泛掛漏。即行駁回。而各官之疎密勤怠。即於此辨焉。庶幾事實之行取。不至浩汗無歸。而責成有人。亦無躭延之慮矣。崇禎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到科。今查有本科中書舍人陳龍正素稱精敏諳練。堪以委任。相應依例題請。恭候　聖明定奪施行。崇禎十二年七月初十日具題。十二日奉　聖旨是該部知道

後典籍房手本

中書科掌科事中書舍人陸某爲催纂事據本科管編輯事實中書舍人陳龍正議得纂修會典一事欲省虛糜之費速告竣之期近又據 制勅房掌房事太僕寺少卿周某手本內稱奉中堂示各衙門自十月初一日始定限兩個月各將所輯稿冊半月一送等因到科則期限彌速查取之法愈不容泛濫矣據部原題各衙門應取事實從萬曆元年起至今止應恩會典成於萬曆十三年其凡例末款云乙酉以後彼有建設者俱不及載又查弘治十五年會典初成其凡例末款亦云凡事皆以本年爲止至嘉靖八年

續修則首款即云將弘治十六年以後事例隨類附入是纂修已經三番皆續後來之事未嘗於已修者有所增入也據會典凡屬萬曆十三年以前事例小大備具則今日纂修應自十四年始倘謂已前事例須有更定則遡而上之恐又不僅萬曆元年矣故查取事實亦止應起自十四年其元年至十三年者不必復查此實省繁複省手日省紙劄省時日之一道也本職欲隨衆同事則心有所不安欲獨行所見則於事體有所未敢欲徧申各署則迹類於喜事欲入告 君父又恐事微而近於瀆惟念典籍應現管催收輯稿合應稟明中堂知會各衙門最爲得體而於纂修事理不無小裨等因爲此合用手本前去 制勅房煩爲酌酌查炤施行崇禎十二年十月

繳送事實纂稿手本

中書科掌科事中書舍人陸某爲纂修事崇禎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大學士薛某揭帖爲前事奉 聖旨各衙門編稿俱着嚴催速送不許違延欽此今准本科查取事實中書舍人陳龍正開稱自崇禎十二年七月題奏八月入閣分較九月受事至今閏正月適滿原題六月之限編稿已完相應繳送收掌官處

准此將所輯中書科事實纂稿一本倘送 詰勅房掌房事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加尚寶司司丞兼翰林院典籍梁某煩爲簡收隨發開防收炤以便案驗施行崇禎十三年閏正月

纂稿自九月始受事迄今送稿未踰六月之限然署中事故稀他若六曹之繁恐非半歲所能給也或展限或益人臨時必能變而通之又去冬曾有半月一送稿之催竊念國家制度損益每擬議久而後定一事首尾輒跨數載非前後貫通難遽裁割且各垣錄本諸司爭領乘空即發豈能序乎方其入目緒如亂

綵。迫迥體理會。成竹始見。以是二故。雖欲零編零送。其道無繇也。愚故恪遵原限。查編完備而總送之。他署未知如何。識此。覺告竣之日月。

合覩六垣錄本議

近五六十年來。六垣錄書。約各二三千本。每垣止一部。而借觀者約三十衙門。蓋禮部原題赴科搜尋之說。於勢難行。既不得以人就書。不得不以書就人。以一部書供三十衙門之輪借。何時得徧。設如每發數年。每隔五日繳歸。又轉發別衙門。其查收查發之際。吏不勝煩。官不勝劇。且轉展多署。保無失壞。合查空閒公館大者三四所。暫令各衙門管編輯官。分處其中。限某月日起。某月日止。以某某垣錄書共若干年若干本。頓貯某館。每館中。別擇精明官一員總付之。約半月或二十日。此館各官閱畢。則與他館互相換閱。度三月之間。各衙門官。俱得徧覽六垣全書。聽擇其有關本管衙門者。節錄原疏全錄。明白可以次第編稿矣。於是原總領官。彙收明白。一一繳歸本垣。則垣中傳發錄書之事已畢。視原題六月送稿之限。尚有三月之暇。聽各官持歸私寓。從容將事實。編次成稿送閣。以待纂修。寬然有餘。頃承乏管本科事實。

日查取。日編稿。窩見查非難。編亦非難。難在取耳。查貴目到。編貴識到。皆可求諸已。而領取各垣錄本。必求諸人。錄本略如命題。編稿略如完卷。使全題未見。而催交卷者急於星火。雖敏若皐植。何操以遵乎。今事既往矣。數十年後。議纂修者。須先定六垣收發錄本之法。然後酌定各官查編之限。蓋各衙門職掌。有專關某垣者。有兼及他垣者。有散在諸垣者。或雖專而實繁。或雖簡而又苦於兼且散。要必委曲隨宜。寧限期長短。俾開者可任。任者可遵。紫薇後賢。預知此意。先期告之當事。便各署而吾署在其中矣。余則因

覩今日之未便。而思便後人。

乞休疏（辛巳四月廿二日奏）

近例乞休。稍延餘生事。按會典一款。自願告退官員。年歲俱令致仕。臣崇禎七年進士。於時已五十矣。三載得授今職。沐光素近。愚忠素學。持以事　君。雖入仕未久。竊嘗循省終始。註累則原之事外。保其名節。建白則屢荷褒嘉。繼以優容。朝野之士。咸謂是大臣言路所不易得之　聖世者。而臣獨幸遇之。臣之戴德。豈泯泯小臣可喻。臣之寵榮。誠亦不在爵祿之間矣。頃臣少嬰疾疢。柳妾先秋。今年五十有七。肢體羸瘁。髭鬢蒼

素昨歲奉冊河南旱虐如焚自畿南屬兗豫餓殍數千里觸目慘心涕淚終日風疾尋發令雖苟延足軟步艱語言氣短飲食稀少首丘之景時形於夢寐方日以求醫爲務帝京天上難復勉遊遥覲　聖仁垂憐知止臣雖跧伏閭巷晨夕不敢忘恩仰體近來屢頒軫卹之　聖諭隨已力所及周共本鄉本里之筭無告者江湖憂民未嘗無事在生一日少盡臣子一日之分此臣十年間自矢自爲鄉人熟覩幸偶符於德意彌當竭蹶以圖終者也倘因田野棲遲未即溝壑尚得與耕夫牧兒共祝　聖德之清明　聖躬之彊固賢才彙征昌言日

升百殺屢登內順外寧賦減刑清神祇燕喜朝朝瑞日夜夜景星而我　皇上以萬壽無疆之身撫而享之此則草茅之至願而去國之餘忱也頃見刑部主事潘湛員外王佐戶部郎中阮天淵後先引例乞休各蒙矜允臣今所請並與相符伏乞勅下該部察炤會典併近日諸臣事例准臣致仕　崇禎十四年四月廿七日奉　聖旨陳龍正著前來供職不得瀆請休致該部知道

應詔陳言疏 壬午

感誦 大聖人罪己之詔。不覺又出位陳言。事傳曰。再湯罪己。與也勃焉。恭請 聖諭有云。雖欲拯困甦殘。不知何道。 皇上明自謂求治無從。欲人人啟之沃之也。又云。攻補朝廷之缺失。 皇上明自謂缺失出自朝廷。許人人攻之補之也。歷來省過求言。莫懇切於此。勃與之機。復何遠哉。臣謹按今日最大最急者。不過三事。曰轉貧爲富。內平流寇。外安邊境。而其要不出 聖制新

設二科曰裕國足民曰奇謀異勇。但其中各有標本焉。欲裕國必專意於足民。有奇謀方能運其異勇。就生財論。先明財字之義。方可議生。倘誤認折色爲財。金無可生。勢不得不出於取。必知本色爲財。救粟乃年年增長於人功者。實有生之之道在焉。孔子論政。言足食不云足金。孟子言師行而糧食。不云師行而金從。孫武子專談兵者。亦言因糧於敵。不云因金。是則救粟爲本。金錢爲標。灼然易見也。近世持籌之臣。曰設處。曰搜括。曰加派。無非損下之事。聚斂之別名耳。民日病。國奚繇足耶。若盡轉其經營折色之精神。講求本色。民與國自當有兼足之時。豈惟不病民而已。故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正謂聖人全副精神。專注之菽粟。以是爲治天下第一要務。聖人誠注精於菽粟。而朝野之心思氣力總萃是矣。從來拯困甦殘之道。不過省刑薄斂。我 皇上仁愛如天。欲省刑即一旦而省刑。乃欲薄斂。則不能一旦而薄斂。豈窮於心哉。窮於勢也。用兵方急。加派難蠲。或者暫存一二爲救標之方。而急商墾荒。爲治本養民之道。務使幾輔近地。與兗豫諸州。菽粟年盛一年。則京倉之積。邊兵之餉。皆可隨宜取給。或平糴。或納粟。或中鹽。國家命脈。不專倚賴於數千里外之漕糧。民間

加派。便可以次全除。是則生財以菽粟爲本。裕國以足民爲本。道固然也。以兵論。今日兵力弱。兵氣驕。兵數虛。皆爲無本色之故。語云。士飽馬騰。須菽粟入腹。乃可以飽。今邊腹積荒之處。米石至二三十金。假如朝廷能於額餉外。倍賜金錢。軍士手持多金。腹枵猶故也。況分外之賜。固必不可得乎。空腹提戈。壯士垂首。故兵力弱而畏賊。以無本色也。士飽而後可禁其掠。既餓矣。安能禁其作搶。食賊既搶食矣。搶玉帛搶子女。勢難分別設禁。於是兵之所至。禍慘於賊。故兵氣驕而不畏將。亦以無本色也。聞有衰老而不能搶掠者。與搶掠已富而思別

國者非忍餓而死即掉臂而逃其將官不求補額喜留空名於是兵數虛而餉愈靡亦以無本色也本色急於養民尤急於養兵如此用兵之道則奇謀爲本異勇爲標恒言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勇實乃至論如得奇謀之將練成異勇之兵則兵將各分標本又如人有智謀方能善用其膽力一身之間亦謀爲本而勇爲標十數年來曾見某將帥談及好謀曾見某枝兵馬實經訓練總因將非其人不能練兵惟求增兵有急不能用主兵惟望調客兵兵不練而空多所以餉益靡而賦益加田蕪民困而離散以從賊也是又可見兵以練爲本練兵以得將爲本將以善謀爲本果能選舉善謀之將其於平寇安邊縱不敢言旦夕奏功數年間必當收拾整頓漸成次第可以仰釋　聖心之焦勞臣謹將生財平寇安邊三事實實列款以備採擇　崇禎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奏初五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墾屯並重疏

生財有標本屯墾貴兼興　祖制宜深體足本色以寬加派事恭惟　皇上欽定興屯裕餉全書本末備具經緯精詳　太祖高皇帝所云養兵百萬不費天下一錢不過此道也惟貴有實實奉行之人苟得一忠清勤敏之大臣總理其事所重在田野之屯收而不專訂倉庾之屯賦第令民間多生米一石即可省朝廷轉輸數石矣此爲興屯言也若墾與屯自屬兩事墾者腹地墾荒屯者塞上屯田墾以民屯以軍此其大較也至腹地有衛所則亦軍屯塞上有從來未耕之田亦聽民間儘力墾闢永樂間鹽商赴邊中粟邊粟大充蓋巨商之力足以佐軍民之所不及真良法也今雖未能頓復宜畧倣其意凡畿輔近地與山東河南寇賊新殘之處專召墾荒墾荒之中又分二事一招新逃之民使復農業覓其舊逋一招集南人欲買明習農事者聽其相度可興之

水利遍墾積荒之田足國足餉惟茲最要因其地距京師距諸邊俱不遠轉輸易達較倚命於滇糈者迥殊但南人欲買苟非便利安肯遠趨必申明洪永以來歷朝永不起科之制然後人情樂赴而海內之荒田可盡熟也夫積荒十壤國家向原無一粒之獲今不起科正與未開熟之時等耳而粟儘於下則價輕價輕於上則易致利不歸朝廷而誰歸乎何必汲汲起科始爲吾利與往者司農董應舉以公帑七萬金贖田而耕其費難措其事亦難成若申明　祖制召民自種公家雖不費一錢可也然非徒不起科也又必倣漢孝弟力田與廣集

添設空銜之意以招徠之能以萬夫墾者授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蓋荒土既熟必有勢豪侵奪假以官銜使足自立又因寓激勸焉即罪廢諸臣除大憝而外凡情罪略可原者或聽其自出己力與商賈同爲服耕之事以所墾多少爲減豁罪案之等差止許減罪不許復官則亦藉其力不患滋其倖矣或者疑墾荒無救目前豈知墾荒之益三五年而效小見十餘年而効大見不猶愈於久病求艾不亦終不得者耶至三十年後則如古所云必有十年之畜民富民仁同在此時何憂寇生何虞賊熾臣故願　皇上以目前之量存加派爲救標

而急議墾荒爲本計本計漸成標方漸豁不專恃權宜亦未嘗遽廢權宜則　聖明恤民之心庶可少慰於目前而大快於他年矣所最難者則又有二事一難在相度水道萬曆初科臣徐貞明最精於此曾奉命相度畿近著有潞水客譚與水道考二書今其子孫恐尚有傳其學者而近年汪司農應蛟慮迴判觀象墾荒天津皆卓有成效應蛟且謂所轄六郡之內可成水田者約五萬頃每年可增穀千萬石據應蛟言推之則畿輔及山東河南各處更可知也今須訪善察水利如貞明應蛟其人者使爲董理大利之興拭目可俟寧云迂計哉其二難在清理侵占嘉靖間一造夏言樊繼祖再遣洗勘張大紀察勘隱目各有條緒然當時專禁投獻非重墾荒准近年津撫李繼貞以墾荒之責即限原主過限不墾即爲無主之田聽人佃種共後永不得爭執此說最簡便易行得此意而推之則清理亦不至大拂於人情也因與屯已有　欽定全書臣不敢多贅而墾荒近地獨於增本色鋤加派佐治儲尤最關切特詳計而臚列焉　崇禎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奏初五日奉　聖旨該部看議具奏

附錄

崇禎十五年六月十二日　聖諭戶部興屯最多良策西北水利尤長便易舉先臣徐貞明條議井井可行特命閣臣抄發該部着煕議內事理悉心商酌多方講求即會同該科詳議興舉事宜來說特諭

平寇安邊疏

平寇安邊必搜天下之奇才辨挽回之實著事臣觀今日之患莫深於流寇莫急於東隅議者於流寇則云先勦後撫云殲渠宥脅皆是也然勦賊不在兵多期於簡練殲渠非專將勇籍於善謀而所云撫所云宥又更有說凡脅從罔治者大抵亡黨之偶墜二方之煽亂耳被

固未離其鄉井各有室家各有生計故元兇就殄之日大赦維新而衆心喜於更生帖然歸命矣流寇不然飄忽既久蔑無所歸縱令兵威既振渠魁果殲而脅從餘黨億萬爲群情悅游魂必復嘯亂正當急計所以治之一日解散二日安插解散之法仍屬良將必分其原籍別其強弱察其志願或使還鄉或聽隨地墾荒或留精勇者從軍隨宜分處而又慰以好言號之曰新民給之以免死小牌毋令衆人得寇賊視之及其還鄉與入籍也一切便宜安插之方則又不屬良將而屬良有司矣有司十百其人亦十百其心術才智何縣一旦借良是其機又在部院大臣凡經流寇擾害之地特選賢能寬假事權別立超遷之格其已在地方者則掌院特選巡方激揚而變化之有不堪者附近更調之蒞廵方挨差原非　祖宗朝一定之制今可修而復也以今日寇禍言之豫　最甚河以南州郡陷者過半存者甚危而失陷之縣皆因於士民迎賊賊初起時以漏殺爲用民猶苦賊而望兵今兵既無律所行者皆賊之事而賊反以勦兵安民爲名其所毒者在官所優者在士所殺者在兵所結之以小恩者在民致士民反喜其至而迎之賊術如彼人心如此此誠中原之大憂矣聞議者欲特設重臣急急收拾河北三郡且屯且練固住根基此非專爲三郡正以應援全豫也又非獨爲豫也河北三郡乃天下腰膜介乎北直隸山東山西之間安則京省俱安震則京省俱震若漕運若河防種種相關責重而事危必得方略素優之傑士抱忘身殉國之誠者乃可授之苟非其人微第不堪任亦必不肯任也是則急求良將以圖詠散急鼓舞良有司以圖安插急定河北屯練之策以固根基此三者蕩平流寇之實著也　成祖親駕駐庭雄略長算於今爲烈然爲今之計且須急商制禦制禦之道除督撫得人最急外其一曰畿輔七郡應各擇有兵略者爲知府聽便宜辟召從事其州縣共百三十餘人俱精選賢能文足以力農桑興孝弟武足以胥戰守共死生猝有緩急民民皆兵尹尹皆將各固吾圉相機互援則京師之內可以閒警不驚從容調度但此七守與百餘尹必破格遇之勿問出身勿拘資俸亦必寬假以便其展布超遷以報其勤勞有釋撝之期無執掌之數則人思竭能矣摧克戡亂之權仰付於勞來安集之手此以良有司而兼良將者也其二曰用我所長困彼所長我所長者在扼險在車營在火器彼所長騎射奔突耳嘗聞人言欲用車先練車兵欲用火器先練

火兵有器無人與無器同以人運器器乃致用然此在良將自能爲之朝廷但當求將不必代講練兵之方也良將以奇謀爲主奇謀以能用間爲主今之塘報亦間之一端也間者將軍之目無間而行師猶閉目而行步豈有不仆者哉勝敵者先知敵情非特術數非專計量也實使人覘之史載韓信破陳餘使人間視知不用李左車策既還報乃敢進兵本朝王守仁行師往往坐收全功得力專在用間戚繼光亦然故特選幾輔郡守慎用我長以困彼長此二者安邊之實著也邊腹情勢雖頗不同而督撫貴得人兵貴練將貴謀謀貴用間則平寇安邊之所同也而總在搜天下之奇才以擔當之奇才何狀搜訪誰何以人事君固有專屬矣　崇禎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奏初五日奉　聖旨這本亦有可採該部看議具覆

附錄

崇禎十五年六月初七日應天巡撫黃希憲一本急缺按臣事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江南重地着速選堪任的題差來用不得僅循資序

崇禎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聖諭吏部都察院後一段云一个警孔殷該部院即行各督撫按責令將畿輔沿邊各兵道及府州縣官詳加甄別不堪的即據實奏請撫除但不許借題代卸聽人巧避逼限十日內具奏如或狗庇滋悞一體重處不饒特諭

用人採本疏

救急需才惟博採可以資特拔惟早辨可以應當幾事臣觀致治惟在用人救急亦無踰用人第世平則布列雖士時艱則特拔奇才各有重爾今邊腹並急事勢日難儿邊氛寇塵之所屆危地險任若非真負卓犖之止據資俸姑令嘗試縱不惜其人如國事何或才堪矣而又以資俸爲礙此人與地之所以難稱也竊聞用人之道惟危疆重地最宜破格大臣凡居用人之位者應曉夜徬徨諮訪古來奏袋材館錄之屬皆平日多方下問彙集而成豈晏然安處能周知天下士耶既審慎其智器之堪不必復計其資俸之歉苟用一人而得當地雖殘破猶可收拾漸就規模事雖決裂猶能宛轉救回一二所謂博採與特拔相資者此也頗以邊腹要地必至債事而易人不已晚乎不若先期酌之頃者如南京大司馬與撫江二臣奉　旨解任別推賢能既無廢事又以保全人才至善也今應　特命容勿心脊之臣開列內外各要職重地除已得人者待其成功其未甚

得人者逐員爲之坐名擬議某職應用某人某地應易某人非獨求其品正才真就才之中更須細隲其果擅何長堪任何事如秤秤物分量適均倘全才一時難得或事機須相濟而成不妨再酌以某助之如漢高輔韓信以張耳輔王陵以陳平此明主之以臣助臣者也如牛弘爲冢宰慎重詳綏得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兩賢相與得人遂多此大臣之以人自助者也外而督撫道鎮諸臣亦可推矣人才惟先期而預知乃可當幾而立應若推敲不蚤臨渴掘井會推之日相顧而歎聊取倘員安望事功之奏哉臣於崇禎十一年曾有特闕揆職疏謂兵精則餉自省將良則兵自精輔臣賢則銓柄部院多賢而良督撫良將軍自出兩荷 溫綸褒納原以其在 御前可覆按也邇者 皇上優禮大臣言聽計從氣宇大祥和之氣充溢宇宙人人欣望太平獨是舉大條謀大將乃揆職最重最急之綱領不可不特加之意而至於天下大本則全在 皇上之一心殷憂啟聖今實其時願專精堯舜周孔之道勿分信於旁流於以安形養神而且勤視朝敬批答以鼓舞臣隣早樹中興之效蓋凡人多憂則氣易消 聖人多憂而志益進堯舜光華萬年皆殷殷憂臣憂民之所峻極也敬以是爲親見之 堯舜獻臣昨歲乞休蒙 恩未允勉力赴職雖衰病日甚而念切攄忠亦原疏所云在生一日少盡臣子一日之分者也時事孔亟知必盡言言期可行遂致今非四疏篇式稍長實非敢迂誕冗瀆 聖聽 崇禎十五年五月初二日奏 閣中

進壑荒議疏

遵 旨恭進壑荒議事臣於五月間疏奏生財有標本等事奉 聖旨該部看議具奏欽此臣伏念壑荒一事治本攸繫條理儘多復著議一篇文長未敢擅進遵俟四月內諸司凡利民之事救時之方開欵送閣彙奏之 聖論先鋒送內閣訖議中所云與屯勢難兩效逮開荒勢易而效近與一切興舉之機激勸之法設官用人之理大畧已具科臣楊枝起奉旨彙議過臣寓見之遂援以上聞蒙有陳龍正壑荒議併徐貞明水道效治水疏著進覽之旨臣仰見 皇上愛切民生慮周治本欲漸蠲新加諸餉而爲大學實生財實足用之事蓋有日矣恭惟我 太祖高皇帝於屯額外積荒田地定爲永不起科之制於足民爲長遠於裕國亦爲 神謨其在今日生穀勸農便京儲甦加派尤爲救時急着願 皇上深信而力行之蓋自古專求利國而病及民生者漢

唐之季其事非一若實能利民而反慮其以迂拙之說誤及於國計萬無有也然自嘉靖以來凡議開荒動輒中阻果何故因建議者專以清理侵佔爲先如揚一清李繼貞之議不必清理而但期變荒爲熟即以成熟之責限之兒在業主業無容競限亦不容踰熟於限內則朝廷已得所求荒於限外則原主不得不委心而聽聽官召佃聽衆耕耘誠哉行所無事一了百當之方矣蓋衆庶者用衆與大利者用寡故在上惟申明永不起科之制在下惟酌定原主墾荒之限於農官則比軍興之殊賞於農夫則有激勸之多方專俟總理得人而未備之官聽其隨時拔荐未盡之法聽其隨事乘除無難矣

臣謹錄原議恭呈　聖覽外徐貞明水道疏於興舉事宜內係供切臣謹另疏一併恭進　崇禎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奏十一月初三日奉　聖旨這議頗有可採准留覽該部知道

墾荒議

財之用不過三人口所食人身所衣出入收居所依賴而已其他耳目玩好皆暴殄浪越非用也天下之財亦不過三布帛菽粟械器而已其他金錢貨貝皆以權輕重便分合而非財也生財之人亦不過三農夫織女工匠而已其他皆享財之人也惟商賈處生耗之間任轉輸之事蓋五方所產互相資藉農不能輸工不暇輸士不屑輸此商之亦有輔於生也古者寓兵於農未嘗以商兼農後世　聖人因商賈于母之物力以與稼穡而賙軍需蓋使商務農又使商供兵其心思之竭有過於前聖者則莫如永樂間鹽商中粟之法矣漢晁錯建議入粟除罪其意實本呂刑特易金以粟善通古人之所窮而近世業琪變壞鹽法顧反易粟以金昧本朝所著令而究不可復此無他不知天下貧富之

貴在粟不在金又不知粟實有消長而金之爲物特通往通來非若粟之歲消歲長者也故籌金則有取法無生法惟病民耳安能足國籌荒粟既已得生法不必別議取法矣以茲足國何病於民今之司計者舉世皆籌金者也皆取民者也議及與屯則自以知籌荒粟矣知足民矣知本計矣然屯賦上則每畝輸銀三分下則一分屯官不過視此爲殷最搜括虛加則猶然籌金也猶然取民也何嘗使屯田實生粟哉非不欲其實與也勢不能也腹地軍用強半倚之民歲月浸深轉展難詰豬軍不知所歸詰民民則何罪且皆深耕易耨歲產

資人生之利總之即國資也奚事詰焉至腹地墾荒近來自徐貞明汪應蛟數人而外絕口不道或以爲邊荒可墾或以爲積荒終不可墾而其通病則尤在混認墾荒即爲興屯豈知國初之制二事了然以興屯之事資之邊腹衛所之軍兵以墾荒之事聽之百姓屯者官爲攷授產有定數耕之人皆官人也所耕之田皆官田也其事專爲養兵設也墾荒者任民自爲攷曰儘力墾闢產無定數矣曰與爲世業雖王土實私田矣曰永不起科則又自古未有之曠恩蓋　聖祖當年原特以阜西北之逵民此屯墾之異異在官民之事權也更有事相類而名不容混者屯屯聚之義上之人統領其衆團聚以耕若夫富商巨室或以千夫耕萬夫耕亦有團聚之象顧人不率於官事不隸於官非初制所云屯也一號之曰屯雖就其中分官分民分軍分商分舊分新總爲官物矣誰敢輕赴惟專提之曰墾荒見其爲民間事而官法不預夫然後與　特制相合而仁言可信故興大利必先正其名也至於山谷細民各從所居附便而墾多或百畝少者數十畝饒鮮隨其土土各自占原薄隨其力力各自給正以參差分散故可使地無遺利人無游閒必待有統聚之者而後與則僻野孤村人多袖手矣此尤與興屯之事判不相蒙者也然國初墾荒之制雖專阜民而今日足京儲足邊餉之策則兼攝於此中何者墾與屯本不相離而目前興屯實有未易遽地則前所云不可詰不必詰者是也邊地則烽燧時擾外無營護內何以耕設如一地小小種蔭稍佐本鎮兵糧已爲奇功矣於神京命脈固未及也若夫畿輔諸郡但使招徠有法民樂耕耘別無驚恐數年後民間菽粟漸多上可資京儲旁可通邊餉漕速固兼美漕遲未大憂故今日事勢墾易於屯今日濟急墾又捷於屯奈何苦求其難且遲者而不先試其易且捷者國初定鼎金陵設

白糙二糧皆在東南諸省郡爲其一水可達京師不涉黃險不煩漕渠甚便耳然　高皇猶時時歎其勞民特注意衛所興屯而出其　睿慮之餘別於西北不立衛所之處立爲墾荒之制至　成祖建都北平使當時謀國諸大臣討謨遠思即應就西北近地講求京儲推演　高皇墾荒之意聚民而阜財本西北爲介籍存東南爲外府則公私長便南北均裕矣豈至如今使軍民上下違寄命於不可必之漕艘乎茲實二百餘年來持籌之最左鉄政之最大者也於今物極勢窮欲大挽回惟茲一策欲行茲策尤在及時當徵悉源流多方激勸將

選董理之臣特彰金石四時之信俾四方聞之躍然如
朝廷必不我紿也人樂聚則利聿興或疑大道無近
功即行此如日前之急何然古所云以三十年之通制
國用者亦猶必世後仁之理仁雖待世而期月則效已
見三年則政大成若取效必三十年古人有此迂疎之
經濟乎哉熙閧之事勞來安集二三年而見矣廬舍漸
滋四五年而成矣禾黍桑麻十年後約與東南相似矣
顧以今至貧至困無策可資之天下欲漸成菽粟如水
火之天下則需三十年耳豈謂前此都無稍濟耶故治
標救急之權今固未能遽廢而扶養元氣之道要貴三

時併修安得謂方當救急未暇扶元氣乎至於此功一
見之日通體昭蘇百疾全去元氣歲旺一歲非如補偏
塞漏日延一日而已者凡整頓乾坤培植大運雖曰非
常措置要必有行所無事之故焉民間即限業主墾荒
踰限不墾隨別佃則可無煩清理而五穀漸增此在
下之行所無事也　朝廷惟申明永不起科之舊制更
相度時宜定一招徠激勸之新格則可不費一錢而荒
蕪漸治此在上之行所無事也瑣縷錄謂國初財利無
剩然取民與施民不同無制於上不可無制於下可以

高皇之神笑使永不起科而果毫無益於國者其

立此無制之制乎方今兵荒交至無歲不荒亦無處不
荒然東南屢荒於天而西北恒荒於地惟治地荒庶可
救天荒凡人賴飽煖以生皆飽煖於布帛救粟誰爲飽
煖於金銀珠玉使及今設法招大商巨室廢官爲主農
則隨地貧民皆爲之用殘疾可生最切於荒政者也未
也繇是布帛可兼　祖制每田十畝以半畝栽桑麻木
棉不種桑罰絹不種麻棉罰布令墾荒者兼遵此法民
無憂凍矣未也繇是百工亦集凡聚人之處技巧出焉
抱藝者且聞風而至械器利用不苦乏矣斯時也民之
三財生三用足而國用憂詘乎未也足用之外猶有切

時八大利焉兵亦可強有力者能率衆開耕其財求智
斷優於取下家自爲營人自爲衛遠勝客旅矣流焰亦
可衰主農招新民爲客農彼孑從者聞之必多舍賊巢
而還故上增一田夫減一賊黨矣戎馬亦可困南東其
畝水土縱衡榆柳棗栗側斜掩映利步不利騎矣河決
亦可殺禹盡力溝洫至周定王時千七百年無河患使
後此溝洫長修中國皆容水之處莊農皆行水之人也
及今相水道開荒田周與治河相表裏矣苞苴亦可清
庸情專貴折色不惟無智亦以便貪使兵餉改主本色
少佐以銀扣剋饋遺畧沮大半矣海運亦可罷几一艘

壞溺者數十人以人命與養人之糧爭俾容恐言事
慶間王宗沐曾再運三百艘遷龍躍壞七艘而罷往事
可鑒況今議海運者慮泗耶畏河旁賊耶慮泗實誅濟
法可矣與其避堂與之梗傳飧於墻外曷如圖廊清於
墻內哉再久之而淸工亦可省舟廢亦可裁惟此係三
三十年後之便利今未敢深陳也嘗見淸河兩旁荒土
彌望穿井灌畦蔬者有浸洩淸流之罪爲輸遠方粟而
甘棄本境官牧不許生粟殫南力以饑北民非誤之說
者與又嘗聞與屯諸議矣欲使墾積荒之田必曰三年
起科於是荒土終無熟期察有勤農新闢之田必勒令

陞稅於是熟田漸復荒廢究之使官民兩失耳寧立此
一虛詠以阻人而必不肯慨蠲以名種非惑之惑者與今
請悉除故套直分二等曰新荒者三年免稅積荒者永
不起徵設董理大臣一員妙選天下公忠廉敏之人達
大體明水道精勞盡必如昔年徐尚寶貞明汪司農應
蛟今日李侍郎繼貞輩而任之立激勸格數條首設力
田學以取士凡墾荒百頃以上子弟文義稍通附州縣
考試入學每省益廣中額若干名入場編良字號如遼
宣之例夫科名者固人情所最榮也次則給以散銜
如虞文靖公之說次則聽人以墾荒多寡贖罪或出

武服勞畧如徐貞明之說而目今廢閒諸臣亦與商量
於其間次則聽各處鹽商於西北省郡隨地墾荒即遷
地輸粟而於其積鹽之處給引漸復易銀以粟之舊兼
此數策行之十年必信必果西北其樂土矣設若永樂
間赴邊中粟之法非邊儲浸整鹽商不敢行恐當俟腹
地墾荒之後徐修復之其董理大臣應屬工部不必兵
銜凡糧稅屬戶今止於勸課招徠周官所云司空掌邦
土居四民時地利正其事也今都水屯田二司俱屬同
空亦此義夫然則蘇松江浙明農之士舉可勝其任而
愉快焉年來淸運漸遲 聖心焦勞欲挽遷爲速不惜

大賞比於軍機一歲轉輸之事猶且以上功論況此普
天大利百世長利果以時奏績豈靳世賞殊旌乎任事
者之奮心端必繇此矣禮臣頃者議請開科蒙允京省
共增一百二十餘名嗣今若以力田設科既切救時又
合古道且另編字號較文高下依然明經取士非竊爵
比也酌古準今鼓舞海內莫此爲便謹議

進徐貞明二書疏

遵 旨恭進徐貞明水道攷治水疏事臣於本年五月
初一日奏生財有標本等事內引貞明所著潞水客譚
與水道攷爲據初五日奉 聖旨該部看議具奏欽

十二日奉　聖諭抄發貞明西北水利一書該部隨即遵照條議項科臣楊枝起疏復引京東水道攷二書蓋西北水利即貞明原名潞水客譚者其沈舉西北第對東南而言即　祖制所云北直隸河南山東等處皆是也今京東順永二府土田水道攷則就西北之中舉近京之地逐縣逐鄉核其地名相其水泉少多田畝廣狹穀性所宜人力所堪一一踏勘而縷數之者也前書論其理此書指其事前書祭陳西北此書近相邦畿祭言理猶待思維酌量而切言事直可按名循蹟而覆徵之矣雖相距數十年水土或有小異荒熟不無遞更然大致相去料必非遠若得總理良臣本其忠智慤以運量俾新入之境儼如熟遊加以精詳必能徹民情周地利較諸憑虛擬度者心目難易當有間焉且以此二十餘州縣爲端而天津一帶亦有舊撫汪應蛟攷蹟故冊可按奉行有　祖制鼓舞有新謨恭見三年海內聞風知　朝廷大信如此求富得富求榮得榮安有不率從而就其明天地易簡之理共成　聖朝久大之德業者哉畿南治水疏則貞明專爲滹沱河而發者墾荒之方民得自辦治河之權民不敢自專故須官爲主之然當時難其事者猶卷佔費至百二十餘萬金及貞明親歷安深瀛等州武強東鹿等縣量度河身分別會計所當兒費不及三萬惟獻縣以下二河路遠工多行本地方官轉佔疑因貞明去任未見申詳然視所已佔之處或當數倍耳必不至如舊卷之多也浮游論事與實心計事之人豈可等哉但當時食物工價俱賤恐在今日又非其比然臣亦有不服貞明者其訪藥王廟及天津二道人募緣資費殊乖大體云貞明舊本向稱疏稿即今揭帖之類故其中自稱祭皆云職今不敢輒改一炤原本錄附於水道攷之後共裝成冊臣恭序簡端進呈　聖覽　崇禎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奏十一月初四日奉

　聖旨這所進水道考治水疏是否今日可行有資屯務併本內天津一帶舊撫汪應蛟故蹟遍着金之俊詳察酌議來說冊併發該部知道

京東水道攷序

謹按先臣徐貞明有言西北水利皆可興也先試之畿輔畿輔水利皆可興也先試之京東乃先踏勘順永二郡述爲土田水道攷兼畫地圖情共圓今不可見而獨見其書經緯蒼井井矣然先臣馮應京嘗著經世實用編謂貞明儒者所見猶偏民間成熟旱田亦強令改開水田致衆譁而事寢使當時水旱田並墾南北人互用

年拓一年則至今十餘年來北直山東沿海千有餘里之地不讓江南矣斯言也以貞明所議之不行繇偏見也今貞明書具在每云難開濬者水遠者見成旱田者悉從民便則易嘗有強改之事耶或者又疑畿輔郡縣猶漢之河南南陽貴戚近臣坐產獨多故易阻而難行臣亦以爲不然貞明當日之不行繇於枝葉雖詳本原未徹耳相度水土者枝葉也申明　祖制永不起科者本原也此制不申民間相率而疑曰積荒無稅今開小熟則必有小稅矣大熟則大稅矣旱則薄稅今改水田則必加厚稅矣逢年不可必而稅一起不可復除一加

不可復減號召有其勞費以貽後患哉惟力明此制而申演之凡積荒原無稅者任其小熟大熟永不起科凡新荒原有稅者熟後三年方復舊額凡旱田荒地原有薄稅者任改水田永不加稅或積荒田土原有薄稅民間攔賠者一概除豁亦聽隨便成熟然此度不過百之一二不足以立例也誠如是是　朝廷直作民導師代民謀利無分閭閻貴近有不自竭其力成其業者豈情也哉其有縮於物力短於經營者別名南人無拘士民商賈聽其儘力墾闢南北互用便號加焉民樂其業國享其功是舉也樂歲則上供之惟正必盈饑年則民

間之通濟亦易寇盜不生無用兵之費漕運或滯亦暫收遠方之折色平買近地之見糧糧既無虧鑠且有羨爲國家利小耶大耶暫耶久耶且所謂永不起科者非昔有科而今蠲之也乃從來屯額之外積荒無科之棄地也前此因溝洫久廢數百年未開原無可科使繼此人民不聚又數百年不闢亦終無可科則何不從今爲始使民間徑得自盡其力而飲和者藏天食德者咸地共在　朝廷又何靳何惜焉易卦損上益下曰益夫損上猶將爲之況上初無損而下有甚益者乎又況大益大利究歸於上如前所云者乎然則京東水道攷一

書誠枝葉也得其本而枝葉皆爲吾用農官視是書也其亦四海皷腹之造端乎富畿近以富西北富西北以富四海之民臨四海之富民以享中興之大業行其事享其成均有待於　聖人豈偶然哉周家以稼穡開業享國最長我　皇上誠以稼穡中興而純休永祚必有遠過於殷宗周宣漢光者矣民風久而後仁民業久而後富爲民上者以欲速求之則難俟以久道觀之則有時臣敢恭弁數言若將操券而酬者焉以豫慰　神堯壽民壽國之願崇禎十五年九月　日中書舍人臣陳龍正謹序

附錄

屯田御史徐殿臣謹奏爲恭繹與屯不如開荒之明旨敬循職掌直剖二事異功殊效祈併功令以便責成事職受命巡屯洽歲考求見向所謂與屯者大抵虛加屯稅非實生屯穀也官以增稅爲功而民以加賦爲苦逃亡益衆荒蕪益多是與屯者乃壞屯者也向所謂清屯者舞一官至輒一番稽覈究竟田何啻歸軍軍亦安得有其田徒費騷擾影占如故是清屯者乃亂屯者也職自巡回日擊荒殘之狀疏請減增科之額又思一變屯法徵子粒不徵銀錢且痛剔從前悞認開荒之弊而終不如中書舍人陳龍正所著墾荒議直截了當整整可行也先經部科詳議而職以監試入闈未暇繕疏則科臣楊枝起已先之矣

皇上俯納其言奉有與屯不如開荒說得是之旨復令詳酌永免起科事宜頃者吏部擬任屯務各官又奉有屯田御史仍照舊巡察之旨職因思屯與墾所宜致辨者止在起科不起科之間而習俗好言屯不樂言墾者止謂不起科利專在民必起科利乃在國此正科臣所稱群迷積陋不知王政之必可行者也今

聖心所急欲舉行者開荒也如部覆猶依然與屯也

聖心所急欲增收者田中之五穀也如部覆則究爲庫中之銀錢也認銀爲貯其勢必出於聚斂溷屯爲墾其究必至於殃民往者董應舉請帑金七萬屯何家園公廨勤幹招攬數載銀散而田不成近年賀烱之於陽和抑又甚焉此皆官屯已然之驗

明旨以爲不如開荒斷斷無爽也今若復循故轍備種買牛置器募佃皆取之官費已多矣而且溝渰當開廬舍當築衣食當周帑金有盡屯費無窮不與則棄前功與之則無以繼設處不過芍且捐助更難強行二三年後茫無收拾將如朝廷一番設官發帑之盛意何此時雖欲不虛加屯稅以稍塞責不可得矣嗟乎是職曩者所云

皇上虛有與屯之名百姓實受加派之害者也可勝歎哉墾荒則不然力申永不起科之

祖制定良法用真才不費金錢不權子母但假以事權需之歲月而大利隨其後矣蓋殺多則價輕價輕則易致其利總歸

朝廷此實君民均足之良謀豈催徵富於民之腐說哉今與萬曆年間議准荒田但不在屯田舊額之內者隨便領種永不起科最得

太祖本意近來墾名之爲新屯而民始累足矣且屯事舊事也屯官舊官也固犁然其

矣增設大小各官何爲者乎所貴增設者正爲墾修
祖制特舉墾荒事宜將以開大利成大功使西北
數千里幅員禾黍茂茂一如東南氣象奕飽騰而省
輓輸耳則繼此設衙刻印撥給 勅書皆應主墾荒
不主屯務明矣願 皇上於部覆屯田起科諸積套
盡數洗滌而直行 聖明專重開荒之本意遠符
聖祖近法 神宗裕國足民無便於此所發十萬帑
金似應委付總理就駐劄地面官自開墾爲遠近商
民之倡其餘各處荒田悉聽民間從便墾闢不以官
法預之庶幾因勢利導之微權乎乃若總理既設兼

有分司經荒新政與屯田舊規原非一事且經制未
備舉行有待俟有成効乃可巡察此尚需一二年職
今奉差將竣復 命在邇然衙門事體相關不先爲
講求後人何所遵守除見行事宜無容再議外以後
屯臣 勅書應否添入并察墾荒字樣伏乞 明諭
部院再加詳確以便遵奉施行 崇禎十五年九月
十六日奉 聖旨據奏與屯徒加虛稅從前欺飾可
知事關創舉着遵旨將墾荒免科事宜詳洽確覆毋
仍狥宿弊其屯田御史 勅書以後應否添改着併察
明該部知道

幾亭全書卷三十七終

叢亭全書卷之三十八

攷書奏議四

分考一回奏丁丑

遵　旨據實回奏事閏四月二十五日禮部爲覆試事奉　聖旨胡維孚試卷學力未充豈堪入彀且屬草殊欠敬慎着革去舉人發學肄業房考何人着自行回奏欽此欽遵臣謹按當日闈中取卷始末仰告　聖明臣於崇禎九年九月充順天府同考試官臣原習詩經因分房之日有今考選原任行人司行人胡麒生以禮記孤經引嫌求改考試官左諭德黃景昉令臣調閱臣初以客經辭景昉謂臣官序居末例應調禮記房臣遂不敢堅卻循炤近規題出共商文縣臣閱分房之後披較經義倍加敬慎禮經卷數甚少貝字號應中式六名取至五卷人才已竭緣係孤經別無他房可以借才復遍拔得文理稍明順者七卷臣與考試官左諭德閔仲儼迴環比勘欲就中擬定共一商確再四謂維孚卷力量雖淺詞氣差清勉取充額臣原批有嫩稚二字又有芳味未足惟在自充之句所以姑置末名止爲卷少才乏而額不可缺伏見數年來　聖謨洋洋日以釐正文體頒示海內況首善之地尤四方所瞻與其收險僻冗濫之文有傷大雅寧姑存此平淺手筆或者向後工夫尚有可加此小臣矢慎之過欲守功令而近於愚者也我

皇上聖明天縱精研典籍至於升場制義原不博通兼論　明詔謂維孚學力未充此實維孚定評亦臣與共試二臣意中成案　天言一抉如日斯炤惟念臣與分考不能爲　皇上多得宏才厚養之士而使淺學僥乏仰厪宸衷臣之固陋無所逃辜惟　聖恩垂察貼

黃

遵　旨據實回奏事編炤禮記房貝字號中式定額六員偶值卷少才乏當日與典試官往復較勘勉取膚學姑充末卷胡維孚殊卷原批兒存可據委如　天鑒學力未充謹據實回奏　崇禎十年閏四月二十七日奏五月初五日奉　聖旨取士務按眞才豈得以卷少充額爲詞陳龍正着再據實回奏不得支飾胡麒生既係專經何故求改也着明白回奏該部知道

分考再回奏

遵　旨再據實回奏事臣伏念場中取卷始末前疏已明謹遵　明綸再加詳述并將當日出題填榜事情一一備悉以實　天聽臣原以詩經調閱禮記房緣係客經京省近科出過經題未能周知慮犯重複商之考試官左諭德黃景昉閔仲儼二臣二臣皆習詩經亦如臣

慮臣因於彙經堂質問麒生麒生出經題一紙謂皆違
科所未出者約計百餘臣從中記取對酌此登聚奎堂
臣錄正副八題呈送景昉景昉點用二題即今之三經
四經是也麒生亦擬四題景昉就中亦點用其二即今
之首經次經是也致詳致謹惟恐或違題格臣與景昉
實共一心此閫中出題之始末也易書詩各房皆五百
餘卷每五十而中一禮記合皿貝字各號共二百六十
二卷內除皿字一百八卷貝字僅一百五十四卷而二
三塲不到者復不下二十卷是從一百三十卷中額取
六名纔二十而中一視各經卷倍少則取才亦倍難其
事理然也貝字號取至五卷已難入目因將各備卷併
送副考閔仲儼求共自定仲儼留置一日報云無甚高
下原卷發回臣取視其間一卷第二篇容圖兩行共文
云雖未施仁於天下而仁天下之道已萃於此我聞周
道親親此之謂也又提股批沁入二字第七篇亦點數
句餘卷則槩無批點臣因細加覆閱置維孚卷於末名
亦萬不得已短中存長非敢以為兵優也此閫中取卷
之始末也至十月十七夜登堂寫榜將竟總查各房尚
缺宣府生員旦字號一名臣房有一備卷景昉令臣更
換維孚臣即從燈下覆閱見其第六篇邊幅甚短臣原

批云疑有脫落及折對墨卷實止數行難以天籟論
中引用佛經色空空色數語功令所禁臣亦原加批抹
臣因並持兩卷詰景昉仲儼及提調監試各官之前此
場疵漏景昉仲儼乃從別經補取旦字號一名而禮記
房則仍用維孚其宣生安朝彥填入副榜蓋因兩卷皆
歉朝彥又覺多疵不得已而置彼存此勉取充額之意
臣與考試官實同之提調監試及各房考官共見之矣
此場中定榜之始末也榜既出物議或謂維孚改經未
久何能通曉必繇場前預擬經題凑搆而成仲儼聞之
即以告臣臣即以告景昉景昉謂此事雖係風聞不可
不慎令臣呼維孚面詰之臣遂立呼維孚公同本房所
取各生今中式第三甲進士黃國琦朱充鰊及今回籍
舉人蕭韋馬國銓等似出無意從容共問何年改經場
前肖擬經題預搆數篇或與場中所出偶符一二否維
孚聲色俱厲謂改經已近十年何云未久庚午科即以
禮記入場順天府科舉案見存可証若言預擬經題則
場中經文宜獨稍優豈至與四書同其薾弱奄然僅居
本房之末乎國琦充鰊等皆首肯其言臣亦見其亢壯
且翻閱四經果多戛戛詹詹之態遂爾坦然置不復問
然細念士子攻讀豈無自來為之訪核經旬則繇維孚

平日詞氣矜張交遊欠慎不能潛心篤學之所致爾臣固數數訓誨或面戒或手書令其砥行讀書勿妄尤人此亦長安士大夫共聞共見今維孚發回肆業固謝學之本分而臣於閱卷時不能拔士於駑黃之外仰光菁莪棫樸之盛又不能因維孚闡牖以辨其習氣性情生乎自豈知言知人之學臨幾眷眩實切疚懼負罪莫容惟是臣幼補匪懈之詩長懃勿欺之訓再煩 天諭敢或留餘謹將場中各事始末并揭曉後物議緣繇倘告

君父實無一字支飾以仰負 聖明勵精致治豈弟作人雅意貼黃場中擬題取卷填榜事分三節并揭曉後物議緣繇各剖情實不敢一字支飾其所以勉取維孚之故總因之才始終可蒙 天鑒謹再據實回奏

崇禎十年五月初七日奏十一日奉 聖旨奏內閣中先後擬題併取卷定榜及場後物議等項是何情繇該部科嚴查確覈據實速奏

分考三回奏

遵 旨回話事本月十五日禮部禮科覆奏二十日奉

聖旨首善宜興大典最宜矢公矢慎朝麒生以孤經擬題胡維孚改經未久遂得倖中情弊顯然陳龍正徇收濫取罔仲儼既批沁入又行寄圖種種可疑且旅稱

維孚平日狎邪舉止不端益負朝廷求俊至意罔仲儼等俱着回將話來該部科知道欽此臣謹按閱中各項情實臣前二疏已備不敢復贅外惟 明旨諭臣徇濫二字臣不敢致辨然亦不敢不自明閣中四卷少才乏議以備卷並呈總裁求其自定當送卷時臣無心取誰卷也仲儼詳閱各卷無甚高下維孚卷本淺弱惟次篇數語頗發清切遂加密圈不過從文章起見臣覆閱而取之分考總裁遞相推敲先後商確正黽勉矢慎之意非敢徇仲儼也貝字號二三場不到者約二十卷臣閱初場時原於其內取一正卷儘勝維孚先呈仲儼裁定

矣柰後場竟缺臣二人相顧歎息始從備卷中補取維孚前疏所稱之才充額字字真情非敢濫也但因批點出自副考而臣取次焉故不敢徇而似徇稍優者以缺後場置而淺弱者以充之得之故不敢濫而實濫至閱文之際臣與麒生未嘗參酌片語即經題百餘臣亦從中自擇第衡烜近規用其所擬不能防微絕嫌以致上煩 聖衷疑慮 明諭所諭洞燭纖微臣捧誦而惕神即仲儼問之亦欽日月於鵝里之外矣若維孚平日習氣則臣自出閣以後一聞人言即深悚愧言者心之聲文又言之精也因言知人學問恒理而臣述於心即

當言取上定法而臣述於目雖孔子有聽言觀行之訓若分言行爲兩途然臣不敢執此以自寬也請聖賢書貪清朝祿分求俊任願收此下士以負朝廷以軫膚念小臣之罪百舌何辭謹俟斧鎖貼黃關中取卷凡介在可否之間者分校與總裁互商原係舊規因少佳卷收取淺學雖不敢有徇濫之心委員徇濫之迹謹據實回話待罪　崇禎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奏三十日奉　聖旨徇文漫無主持明屬徇濫乃以卷少才乏爲辭取中情弊尚多隱飾還着另行回奏該部知道

分考四回奏

四奉　明旨另行回奏事臣伏念事君勿欺幼而矢志今三奏未蒙　聖鑒誠微譽積無以自容恭繹　明綸謫臣漫無主持臣已知罪不敢辭避謫臣隱飾則臣不敢不申言之夫衡文求俊　朝廷大典身履至公之堂苟抱人心豈敢容一毫情弊知而不言其罪曰欺若不知而言漫陳風影亦非忠臣告君之道也臣前三次回奏皆據場中事情一一剖澈毫非飾詞所以未見諒於　聖心者止因出題一事擬自孤經而胡維孚報中之後不厭人望群相指摘久而不息雖傳聞指摘之意原不涉臣然竊念維孚取自臣房即內省無疚亦外頗難安既不敢輕率上聞亦豈敢隱匿默默付群譁於不問當時曾著省述記一篇抄錄數紙投送士大夫一自咎日光之晦一自鳴心事之公但其間不書姓名多稱字號文體疎率今雖原稿見在不敢仰瀆　至尊近自維孚奉　明旨發學棘棄之後始聞其風昔曾在麒生門下臣與麒生素無往來入闈之日方識其面所以麒生與維孚平日之交遊場外之擬議深淺果否無從聞知難爲臆說仰省述記中亦未嘗及之至於場中取卷之際則閱文臣批點定奪臣與閔仲儼而麒生始終實未嘗涉一目睹一咪天日在上豈敢有隻字含糊影弊以仰負　聖明惟是衡文漫無主持臣罪難逭謹遵　旨另行回奏以俟　天鑒貼黃胡維孚以淺學充額放榜之後物議紛紜臣曾著省述記以見志并近聞維孚與麒生風昔有交一一據實上達不敢隻字隱飾至於場中衡文麒生實未參預謹奏　崇禎十年六月初一日奏初五日奉　聖旨倫才公典豈得徇濫據稱胡麒生胡維孚平日交遊明屬情弊既作省述記如何隱飾至今還着封進陳龍正姑俟麒生等訊明奏奪該部知道

分考五回奏

恭進省述記事臣從舊冬出闈之後知胡維孚品學卑

卑不厭人望譯議頻聞心甚負慙初欲自行簡擧附於鳴鼓之攻迫至訪求事實則又茫無的據然而口耳遊傳風聲時及臣於時欲言不得欲默不甘聊記此篇發諸孤憤對天地質神明望寅須以自新聽公論於久定但當日止期告之士類故於稱呼之際多不書名今又不敢輒行改易以失本來其間所稱胡雪田者即胡麒生也閔中畏者閔仲儼也黃東厓者黃景昉也各房諸公者易書詩春秋各房考官也同年一友見而賀之者即維孚本學師長原任順天府儒學教授今國子監博士曾亨應也惟戴姓士人則初聞時即刻意查問而訖無主名僅存其姓者也文雖語語率野情則段段真誠豈圖政事之小鳴終乃仰通乎　天聽臣伏念此記關鍵止有二端在場中則經題擬自專經在場後則聞維孚之有物議其餘辨說雖多總不過訓戒維孚耳臣第一疏云臣以詩經調閱禮記循照舊規題出共商第二疏更詳擬題始末兼述物議緣繇此二者實記中窾要而所謂屢屢訓誨維孚或面戒或手書即指記中釋英雄二字釋虛心釋不較諸說而云則前二疏已將省迷記所載情事一一備告之　君父矣特至尊之前不敢以鳴訴朋友之文率爾上瀆故未提出省迷記三字此又敬臣陳言次序之恩衷雖意主於敬慎而述類於矯飾臣之罪也謹遵　旨將省迷記原稿繕寫隨本封進恭塵　聖覽貼黃臣初述此記時止欲白之士林所以行文疎率全未簡點今呈至尊又不敢改易原稿謹將其中諸人姓名逐一開明進覽伏乞　聖明原臣本情宥臣草野之罪　崇禎十年六月初六日奏初九日奉

聖旨這省迷記情弊顯然着該部訊議具奏

省迷記

東坡有眼迷五色之歎爲閩中失士而發也然誤此之病烈於誤竄誤棄世不受良士之用誤收世受詭士之

害予家世授詩崇禎丙子承乏分較北闈適大行胡雪田以戴記孤經避嫌求改主考黃東厓先生遙命予閱禮記房面禮題則仍擬自雪田予閱取本房墨九卷入才已竭遍搜貝字號欲足十卷額數不可得向各房諸公云未卷不能勉凑須送主考自定耳乃以備卷七並呈閔中畏先生踰日主考復云實難高下仍聽本房自定原卷送回予見內一卷庸義猶圈數句末經結處亦點數句乃反覆細視七篇筆氣頗清而淺弱已甚不得已姑取充數即胡生維孚卷也此揭曉則士論不服小民詫歎有謂其縱情楊柳花柳全不讀書者有謂其結

交匪人者有謂其宿行霸詐者有謂其出入衙門教唆謂其倨傲狂誇者夫文可以觀業可以觀心而子聞卷時獨以氣清力薄疑爲初學少年不能辨其學業之荒品行心術之謬其迷視東坡不尤甚乎出關句曰聞之竟無乃子書勸戒使改過遷善閉戶勤學維孚是日在家優酌不置報直云他出明當謁見明日又不來過未刻乃令人送一函子謂報書也啟視僅一名帖問何往則過東拜客矣子益訝之且是日更有謂其臨場延藪姓士人預作經文數十篇而四題具存因得幸售者夫經題擬自雪田定自主考從何預洩蓋外人薄其生平曲加揣摹亦所必至云子因語其僕兩主考與我俱有所聞何惰慢乃爾薄暮維孚始至子復勸戒視原書意稍加切而維孚答云吾甚聰明讀書一日勝人一句吾自暗地用功外人何繇聞見又云吾亦是一英雄其語狂謬大抵如此惟云使果能預問經題則經義亦當稍健豈至與書義同其淺弱今四經具存可覆視也獨此數語猶若近情餘俱不可聞遂往見主考主考戒諭畧如子而維孚對云設使我今歲差跌隔邦三年定作解元東厓先生亦深怪詫子問乃名而痛訶之云子言一切所聞皆人誣謗此兩番面答亦誣謗耶子自負聰明奚使只二十歲人進或難量今踰四旬前數十年作何功課僅此伎倆縱隔三年何能驟進作第一人且英雄二字尤屬無謂意者能均天下國家乎辭爵祿乎蹈白刃乎夫明遍天下曰英能勝天下曰雄然而未也文中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蓋反求諸已矣然自知何知自勝何勝必知性知天而後謂之自知而後可以當英必如顏克已孔無我而後謂之自勝而後可以當雄人不至孔顏孟地位固未足爲英雄也英雄之義如此子曉之乎一毫未曉其義而自負其名果何意哉子於此際狂妄乃爾況在交知誰能堪之亦誰肯箴規之玉考先生處地既尊姑含容以示養吾更不言誰爲言者維孚曰吾素極虛心曰子又妄說虛字何義子敢道哉庄物因通得虛非以虛求通竹通故虛去其中之節則益虛篇管善鳴萬竅怒號皆此理也小通則小虛大通則大虛心如太虛者聖人也子何知虛維孚又曰吾今後凡遇人言悉付不較曰子又妄說不較是何地位子敢道哉吾無所招之而後可謂之犯吾早自信無不仁不忠而後可付之不較若吾本自侮敢謂人犯吾實有失反躬已遲敢云不較乎文中子言無辨以止謗惟文中子而後可以稱謗而後可以無辨亦猶惟顏子而後可

謂之犯而後可付之不較也橫逆之意亦然吾無所逆之而後可謂之橫逆今予自修不暇乃云不較乎此等義總不必爲子發而今日在坐者衆不可不因子妄言發明此義於時黃蕭朱馬諸子俱憬然有悟於心維孚乃俯躬至地爲謝過狀越數日予察之未有改意顧益闚怨言予同年一友兒而貿之因問貴座師何人維孚云即貴同年陳龍正也我乃其末座詞色殊不平夫維孚之書不報約不至背呼名種種無禮誠不足計但以此等文學幸而充之頗懷怨懟則其不自量已甚且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竊恐其平而待交知俯而待問閭

以微狠殘刻行之今日在鄉黨則害鄉黨他年筮遊一命在地方則害地方舉主之與造其孽可勝計乎范文正云一家哭何如一路哭今若隱忍一人恐鄉黨地方受其害者不知若而家轉展思維欲爲鳴鼓之攻良非得已頃維孚循俗例造二扈見投予郤之堅維孚跪不肯起謂扈中已鐫名可若何予云工鐫之仍令工錐去之何難且把扈而欲以爲樂也子若改行吾見子名而喜子若怙終吾見子名而憂今子性行如故何忍置此增吾憂無已乎維孚於是踧踖而去嗣後未知何如也維孚當日省其過吾當日省其迷維孚省與否未可知吾則因維孚之未必省省愈切矣故命其篇曰省迷學敢尤人卒以自反

附錄

吏部尚書田唯嘉題爲遵　旨回奏事考功清吏司案呈崇禎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鄭三俊等題前事等因十二月初四日奉　聖旨胡維孚胡麒生各配贖陳龍正着吏部議處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閘中取士以文爲準而胡維孚學問荒疎豈堪入發中書舍人陳龍正已失藻鑑之明矣且其素

行淺薄不厭人望又失國家取士之意及知其非類乃作省迷記以誨之晚矣就中情節雖無弊端而文與人皆非龍正其何辭於目咻乎合本官以此事降過二級相應再降二級炤舊袭候　命下遵奉施行緣係云謹　題請　旨　崇禎十年十二月二十日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陳龍正着降二級炤舊

分闈宿案疏

分闈之　欽案久明乘機之賁辯有自敬述當年屢旨兼詳處分情繇仰俟　聖鑒事臣於崇禎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閘鄉報見原任行人司行人胡麒生一本

直窮倖中之根等事奉　聖旨士子劣卷倖中當問閱取何人自難辭責這胡麒生許奏陳龍正取中胡維孚事情著該部科從公察明具奏不許偏徇欽此臣靜聽部科察奏外伏念此事臣於昔年曾七誦　明綸五行回奏并進省迷記閣中閣外始末情繇不啻詳矣天心洞達覆幬無偏麒生薄譴隨還里門臣亦鐫級久面開復今麒生乘臣栽倖之日突起難端情可見也察自崇禎十年閏四月禮部爲遵　旨覆試事奉　聖旨胡維孚試卷學力未充豈堪入彀且屬草殊欠敬慎著革去舉人發學肄業房考何人著自行回奏欽此當即遵

旨回奏疏內止言麒生改閱他經五月初五日奉　聖旨取上務拔真才豈得以卷少充額爲詞陳龍正著再行覆回奏不得支飾胡麒生既係專經何故求改也著另白回奏該部知道欽此臣隨遵　旨再奏詳述擬題定榜并物議等因隨亦逐事爲之剖釋五月十一日奉　聖旨奏內閣中先後擬題併取卷定榜及場後物議等項是何情繇該部科嚴查確覈據實速奏欽此隨該禮部禮科查覈奏　上五月二十日奉　聖旨首善實興大典宜矢公矢慎胡麒生以孤經擬題胡維孚改經未久遂得倖中情弊顯然陳龍正徇收濫取罔仲儼既批沁入又行密圈種種可疑且據稱胡維孚平日聊邪舉止不端益負朝廷求俊至意罔仲儼等供著回將詰來該部知道欽此臣復回詰惟以迷目迷心引罪自歸五月三十日奉　聖旨衡文漫無主持明屬徇濫乃以卷少才乏爲辭取中情弊尚多隱飾還著另行回奏該部知道欽此臣復另行回奏始述省迷記及麒生與維孚平日交遊然閣中閱文定卷實與麒生秋毫無涉疏內至引天日以明之難目　聖明隱飾之責有所不避止謂本心難昧妄言終見誅於　明王耳六月初五日奉　聖旨倫才公典豈容徇濫據稱胡麒生胡維孚平

日交遊明屬情弊既作省迷記如何隱飾至今遲著封進陳龍正姑俟麒生等訊明奏奪該部知道欽此臣即恭進省迷記六月初九日奉　聖旨這省迷記情弊顯然著該部訊議具奏欽此當年　明綸七濱回奏五申并省迷記具在　御前歷歷可覆按也閣中擬題平日交遊麒生實有之事　君父之前何敢隱本房閱文副考批卷麒生實無參預天日在上何敢誣　當時主考即今閣臣黃景昉與副考罔仲儼各具疏奏明大意略同臣疏麒生亦再三奏辯繼蒙下訊當時掌邦禁者則今新冢臣鄭三俊據臣疏記乘公訊詰務得其情特因維

乎品望若乎而麒生偶與相稔難辭比匪得　旨均謹
今爰書具在共處分二人並未嘗因情弊也先是臣以
本房所取來朝網卷策語傷時部科磨勘降職二級至
是又降二級再越歲遇　覃恩湔除仲儼亦坐是降二
級前此　欽定本末大致如此今其事已久矣而一二
年來　聖度彌恢　君恩益溥雖向之屢干天怒者時
或解其舊網煦以新和慕悅溫吟覃敷乎萬里之外於
是麒生顧影自分誰諛未重創艾已深方長之材幸逢
聖朝庶忍終錮卉遇風而動鳥感春而鳴希澤之思所
緣萌也所可笑者麒生疏請追察部科磨勘夫當年磨

勘既畢始下司敗成招今反欲於　欽案久定之後追
磨勘將使秩宗邦禁往復循環終無已時而　宸斷
顧輕於朋議乎又云造記支吾臣著省迷記在甫出闈
之時記中語專爲訓誡維乎何預支吾磨勘尤可訝者
密通嘱託二語當日麒生考選部擬高等因覆試維乎
而罷　嚴綸叠降歸重麒生然始而訊質繼而允釋霞
雷解雨總出　四目四聰之用人臣寄嘱何門造言輕
率若此得非昔年習氣尚未全除者乎若臣平生孤冷
寡援止以一味樸誠見乎於善類昨歲感疾乞休未蒙
矜允遂踰復　命陪侍鶏班又半年於茲五月間曾

進應詔陳言四疏頃因奉　旨進望荒議并議徐貞明
水道考治水疏等書復隨具二疏雖質俚少文然言言
字字從　君國民生發念中流出九月間以歷俸五年
八個月爪期已踰隨例裁俸日惟靜坐讀書作老經生
功課蓋微臣心事行誼荷日月之炤臨久矣豈特此一
事爲　聖鑒早定於六載之前已耶　崇禎十五年十
一月　日奏初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陳龍正着
靜聽公察不必預辨該部知道
　再剖分剴宿案疏癸未
候察日久情實宜明謹因人言再爲剖晰事頃見科臣

沈胤培欲杜科塲之弊一疏奉有磨勘係該科職掌自
當力矢公慎用杜弊端其胡維乎一案已有旨了著該
部速行察奏之　旨臣自幸歸耕有期屏息靜聽但味
臣疏名云慈後語多傷臣雖當年　明綸七渙回奏
五申似欲槩掩其眞而徑行其意者則臣亦何敢無說
而處此胡維乎以覆試薦舉　明旨云學力未充屬草
殊欠敬慎維乎罪案灼乎已定臣奉　旨屢奏雖云卷
少每自咎其目迷　明旨始終責以衡文漫無主持坐
鐫級矣曷云不自引罪乎至云故作不了語窺探　聖
意臣初疏謂胡麒生引嫌求改求改乃閣中實事引嫌

亦臣子小心有何不了語耶又云先布省述記記令見在　御前皆訓誡維孚無傷及麒生者即所述預作經文一語亦明謂外人假薄維孚曲揣及此是乃解嘲何嫁禍也麒生夙昔三緘之戒稍疎致騰衆疑後以自行回奏蒙訊當時大司寇鄭三俊細繹臣前後疏記並無一字指麒生情弊故止據平日交遊一事坐以比匪科臣今日仰體　聖朝樂育之仁惜麒生青年久廢或欲列之使過之條可也因惜麒生而欲掩當日爰書之實以淆　宸斷之聰則過也舊年十月麒生初進疏訐臣時胤培深訐其舉動之舛蓋胸無成竹議論虛乎何至今日忽發此違心之論哉其疏尾云事本直截該部無容瞻顧斯二語儘合蓋昔年麒生擬罪先定於司敗而臣另行議處出自考功奉　旨則分後先兩時報　命則分吏刑兩部　明旨所云有無別情著該部據實奏明惟此則昭然有據之情事最實亦最明乃科臣所謂無容瞻顧者也臣敢平心和氣細與剖晰伏候　天恩早賜庶幣以便衰病小臣得申歸耕之舊請　崇禎十六年八月二十　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剖晰僞學疏　癸未

人猜妄加　天鑒難欺事臺臣黃澍舊冬借僞學二字

模甲昔臣臣心訐其無端然思學之真僞品之君子小人繫於身心不繫於人尸尤不繫於邪人妄人之尸鏤空繪虛有何損染顧恐因人詬厲而心動氣動所以處之或失其恒度是乃學問之疎人品之疵耳　聖明在上真道學之宗主也何微不燭彼澍之尸烜與較乎且或衰希尚存僉觀其哀氣今乃因自請沐功一案爲諸臣逸計自知理屈辭窮而科臣陳燕翼疏摘發尤力澍自敗於官邪內羞於素行無可奈何顧反欲借臣曠然平較之懷爲遁辭計謂燕翼疏代臣報復也噫此豈獨誣臣直上欺　天鑒而不顧矣建言言官職也公爾忘私信心獨往孰得而左右之使人臣立身居職首痛千瘡一經彈射事理交困侘傺無聊旁詬狂噬遂謂足資其掩覆耶臣爲澍計須痛念自功一疏果否據實果否近理果否請者是糾者非浩然皎然發出片片光明磊落之槩使滿中億萬官紳士民死者魂安存者心服而諸臣之糾者轉而自慚則澍之立身於天地綽有餘裕矣否即痛自悔恨直認前請之欺飾伏藝待罪冀　聖仁原宥猶爲中策乃徒矯誣罔鑠姑塞日前究於定論奚遑焉臣平生學務自慊恥爲求聞澍舊冬疏誣臣取怨鄉民臣不覺憮然而嘆有謂臣應以歷年來倡率賑

設并義莊同善會諸約式皆濟鄉實事遠近傳倣可行
達　宸聰者臣愚思之朱儒朱子立社倉於鄉協濟民
食垂三十年他方倣之境皆少盜朱子乃聞於朝朝廷
下其法於諸路至今傳爲美談今臣所行亦十二三年
矣浙閩繇豫皖山華亭江西口北倣行同善會者亦十
餘處即臺臣李陳玉向牢臣邑僉此法之善歸行於鄉
即杭紳陸之越久行於武林又廣其法於宦遊之潁州
升臣金汝礪杭人也稔悉其事亟圖推廣謝既附杭豈
不聞見惜其心別有所營不見民生耳臣前不言者以
爲因謗而言迹鄰於自詡與朱子入告之時義未符且
在家鄉日不欲受當道之旌而此時嘵嘵其鳴適以自
自其黙矣　皇仁隱居躬行之素志及見巡按陝西御
史李悅心有疏薦臣兼及茲事則既有以其法入告者
而兩自炤薦者不知何繇薦誣者不知何繇誣臣未敢
疑謝之誣臣者爲誰使也謝乃疑燕翼之篤論爲臣
報也與哉臣素心惟知憂　國憂民遇年則衰病求退
本不欲與一人角口舌無奈口舌逼臣求默不得亦臣
之不幸也若夫謝辭氣鄰倍衆動無禮　聖明固日擊
之心知之矣臣若因謝三番訴厲而極力指摘使後人
謂改十年學道竟難消融其一朝感憤之氣取快者短
負歡者長故不忍爲也臣心之所以對天地對君父
告海內俟百世者如此共同善會四季賑饑諸約式及
各省直倣行善會刻錄臣不敢仰塵　清覽倘行送閣
以略見江湖憂民之思倘舉行益久傳倣益衆終得與
朱子社倉之法相輔而行未必非薄海窮簷弭盜安民
之一助也臣敢因辨誣而終及之　崇禎十六年四月
十九日奏十一月初八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陳龍正
不必剖陳奏內倡率賑饑等項有何實跡是否法可通
行着該撫按察明具奏該部知道

附錄

巡按陝西甘肅試監察御史李悅心謹題爲恪遵各
舉所知之　明旨細心物色三人以備簡用以勸至
治事竊思任賢圖治　皇上寤寐之盛心以人事君
臣子靖獻之首務但恐實行未諳梨山風聞多有未
當誤事不小臣跪讀　明綸云各舉所知正慮不知
而舉或致誤用也恭逢拔茅開泰之期敢不仰體
聖衷就胷知之賢明指素行爲我　皇上告況去歲
陛辭臣疏云山林有賢亦將物色以進敢負進賢之
初志乎臣於京職中得一人焉中書舍人陳龍正是
也龍正學傳孔孟之宗胸吞程契之學所著學言等

書允足垂訓居鄉則率里黨立同善會積穀賑貧講學化俗其居官也天心揆職諸疏曾蒙嘉納具在御前可驗也此一臣也盛代醇儒經世鉅品當急爲擢用令盡展底蘊者也又於罷廢中得一人焉前戶部主事令遣歸葉廷秀是也廷秀孝行堪比曾參潔操不讓原憲廬居六載涓涓淚酒松楸家計屢空皎皎操踰氷雪兒經困國鍛鍊愈覺學問精純此一臣也清能彌俗介堪立懦當澝拂而用以作孤柱者也又於草野中得一人焉曹縣令丁憂生員武張聯是也張聯誠正風密於閨室經綸厚儲於窮居近三年荒歉百姓逃亡竟指薄產強半助賑更同臣請粟於郡縣勸賑於紳衿得錢若干日夜偕鄉耆等指據煮賑且建舍收養棄嬰調理病人生全萬命此一生也當暮年而矢志正學期聖域之立踏倣秀才而存心天下恥一夫之失所是當待服闋而聘用以贊化理者也臣於此三人皆親視而廣詢然後審沐入告非敢徇不根之浮譽遏一已之偏好遂登薦牘也今國家需人亟矣祈　勅部速覆即隨材錄用以贊中興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工科給事中陳燕翼謹題爲國賊未除賞奸非法乞正一時之誤恩以昭萬世之公是事竊惟從古聖帝明王所以厲世磨鈍鞭撻四夷者惟捄威福予奪二大柄謹其僭濫而昉防其旁落故雖寇賊姦宄並時竊發而穆清之上足以靜鎮之而有餘從未有藩封淪沒生靈魚鱉大河以南郡縣失陷殆盡而地方在事諸臣尚徼陞叙加級之賞如今日者也夫威福予奪二者　祖　列宗所寵畀之　陛下以示法於　聖子神孫千萬世守之雖　陛下不敢私焉者也大臣擅之則爲無將小臣請之則爲說謊部院臺諫諸臣明知之明恨之而不以入告則爲扶同欺罔不則亦爲畏死避禍臣諫官也臣滋懼矣臣向辦事科中見邪臣黃澍守汴至苦一疏縈縈萬言其自叙與代人出脫不啻郭子儀張巡岳飛而其自命作者又不啻陳琳司馬相如一紙謾書滿口胡柴不惟目無天下人而且藐視　至尊矣臣與同垣高翔漢韓如愈彭宮三人對面共蕭砍案頓足相語嘆息意此疏近理亂眞偶動　聖聽票擬偶誤旋當追入改正或職兵諸臣應有言者水落石出可靜聽議論之定無何而司馬覆疏上矣覆疏未盡如澝所請而炤覆

疏又上矣未幾罪撫高名衡居然卿貳矣任滯居然起用京堂矣一時守土諸臣或加級或優陞居然以罪冒功恬受之而不疑矣嗟嗟是固所以叙守汴之功也試問當日守汴汴在否乎決河灌汴天灌之乎賊灌之乎抑守汴撫按諸臣自灌之乎河水驟至洶洶如山焉決劾臺豈真艤舟城中以待試問當時百萬之生靈俱死而撫按官府又何以獨生撫按要緊官府獨生而么麽不急佐領之官又何以偏死蓋請臣同官劉昌指名決河一疏而在事同謀諸好已如見其肺肝矣自爲尊者諱爲要人諱而裴徊落筆獨歸獄於乙榜破甑被處之巡方蓋亦無可奈何嗟夫決河避賊免死封疆千古創蔑不經見事撫臣一方正持每事關焉未有名衡不職倡而厥害京畿職和者也且未有心腹推官不蓄久預謀於兩臺而能以一人一時獨主之者也且微論汴事試問名衡以巡方速化蹴撫兩河在事幾年庶福洛藩報陷誰手列郡名城瓦存有幾是皆河水灌之陷乎抑撫臣調度節制之失乎以人力之矯揉而歸罪造化則欺天以千百年大河之靈氣襟帶畿甸而一旦激作之使滿悍旁出變移形勝則誣地以數百萬生靈殉數人之

官爵性命則誣人以三百年來安流故道而使之潰決南徙災及犯陵則得罪　祖宗以南北一綫漕米灌輸之命脉惜水如血而使之嘀淮梗運則揑誤邀儲以辦冠辨　大農告匱三空四盡之時而無端令蹙損水衡錢疲物力則上憂　至尊名衡等負此六可斬大罪幸以詐病解任不埋名匿跡新死家園而政悍然與黃澍謀此囊呼外應無非負罪重或不免旁人論列姑架大功張虎皮嚇而掩之意天下人武無心無目復無口雖有言官可威勢黨與劫之而不敢動耳嗟夫猶有鬼神蓋澍以二年半推官借題速化爲此以報名衡邪冀之大德而已與焉而謀報澍者亦以此酬其驅除礙手禦灾捍患之功臣然而其所播弄者皆　祖宗朝廷之威福予奪而其所干動者皆神人之憤怒譴訶也嗟嗟澍生平人知之矣澍本緻冠族其俗婦女以春時作景園里盡出容冶遊玩澍以美少年挾脅其旁謔戲狎焉其自諸母妯娌姪姊而下人有評品顏之曰百美圖而各繫小詞其下用博歡笑族人知而謀殺之匿走武林然則澍固江南之鄭鄤莊應德武林之許惠一也以其居家行誼本末所爲爾爾宜於君臣大義藩王疆土人民性

命一切肅恭而立論變亂無人臣禮至此臣本與名衡無交無隙與澍尤先後同師然大故當絕鳴鼓必先況方今疆場日駭醜孽不靖事關 宗社舉示四夷竊觀用兵以來廣寧陷而經撫均辟鳳陽燬而撫按並坐德藩陷而東撫立誅襄陽陷賊入川而撫督諸臣駢首繫僇即真定失一二州縣而保撫不免今大河諸藩其於襄德河南郡縣大抵淨盡而同罪異法罪大者反見賞見原而又重以欺君說謊之罪焉將何以服熊廷弼王化貞楊一鵬顏繼祖鄭崇儉熊文燦邵捷春張其平等諸臣之且又得無爲范志完等預埋公案俟 退而叙功乎臣知言必獲罪然遇此等大事不言使天下後世載筆者記之曰某年某月某日汴城決河叙功而臺省諸臣舉無敢異議者自顧此時何以靦顏瑣闥之列而使天下後世有以量吾君乎與夫今日不言雖生猶死毋寧言而死請下臣章與澍原請叙功一疏令廷臣會議果有良心盡死能爲名衡等一言出脫者臣請受妄言之罪伏乞 聖明總攬太阿慎重名器收回成命無爲邪臣變亂朝政刻印銷印昭垂萬世聖子神孫舉動臣盡力發奸字稍逾格并祈寬宥臣不勝愛君憂國激切

願望之至 崇禎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具題二月初六日奉 聖旨賞罰朝廷大柄守汴一案屢旨自明這本逞臆苛議顛倒挾持且褻詞瀆訐尤非言官入告之體陳燕翼着吏部議處具奏 崇禎十六年二月 日該吏部尚書鄭三俊覆疏看得年來 冦交訌地方蹂躪未有如中州決裂之甚者諸藩淪陷省會爲沼封疆失事亦未有如諸臣負罪之大者前此倫息呼吸計無復之但不至開門揖賊耳當於何處論功哉高無軍先令倖冒不無遺訊一槩叙録委屬太優但今日賊勢披猖名城疊陷諸臣扞禦艱苦只以決河之失致成丘墟 聖主畧其罪而念其苦者正欲以示風勑于將來也科臣陳燕翼慷慨陳言一念忠憤祇思爲功罪存正論而不知以鼓舞妙微確逞臆苛議有似顛倒至其摭拾他端更失恪慎誠不可不議處者念其新任言路起念無他姑罰俸八箇月示警三月初十日奉 聖旨前旨係議處如何不遵催擬輕罰陳燕翼着降二級調別衙門用

幾亭全書卷三十八終

政書　奏議五　擬稿未上

訪舉賢能疏　崇禎甲戌

聖恩雖報　聖政日新敬陳求賢致治之規以垂萬世無弊之道事臣頃與殿試之日　聖制有云所與共治天下者士夫也捧讀未竟不覺感極涕零以爲　聖心明如佐理天下在於士夫而委托倚信頗有他屬實士夫之負　聖明非　聖明之負士夫也敢以草野所簪芹曝　上陳冀少　垂聽焉伏見　皇上福德無疆仰配　世宗皇帝然二同而一異其同者萬心所交頌也

其異者臣獨仰體　聖明之微意焉　世宗自宗藩入繼大統　皇上以親王紹登大位應運而興同也　世宗初年因輔臣張孚敬一言撤回天下鎮守內臣洗百年之習貽安至於　神宗之末　皇上登極手芟滔天之逆不動聲色廟社又安其神機天斷同也所謂一異者　世宗四十五年之內終不任內臣而　皇上旋即分遣柄用莫重於部堂而命之總理矣莫重於兵權而京營有提督矣各鎮有監視軍門矣天下不識　聖意以爲信幸內臣過於卿大夫士臣竊念之豈以　皇上天縱聰明熟知經史洞見古今成敗而肯爲此蓋必有徵權焉數年以來廷臣外臣未得一人稱任使未見一事奏顯功姑命內臣統而蒞之以激發臣工士夫之氣欲令覺悟感憤殫忠竭能至賢才輩出事成功立之日忽出　聖斷如　世宗從張孚敬之言蓋不難也然人才蘇培養而成者多蘇屈辱而成者少高明之人不甘受辱如頃者大同知府蔡屏周齎錢糧冊籍入總理衙門交冊而出不肯屈身寧受降黜若此之類保節全名國家既不能得其用庸懦之人既已甘辱矣復何激發之有而國家又安用之然則　聖意欲借以激發人才者或反以摧折人才未可知也何則外臣既無蘇曲

體　聖意之微而內臣受遣者或亦感發自持未必仰承付托也以臣愚計莫如力求天下之賢才而專任之昔　太祖時賢才滿朝事無不舉猶遣文原吉等分行天下訪求逸才諭之曰人材不絕於世朕非患天下無賢患知人之難耳今宜急倣此意於廷臣中擇善鑒別者十餘人聽其自認一方或舊遊舊治之處或其本鄉量限歲月勑令訪求不論舉監生員吏承白衣但有眞才分別所長明白開奏卓識偉度智深勇沈堪任輔弼干城者雖得一人不爲少其他有能之士或各得數人以來既至即試授職事稱職則舉主受上賞如或敗事

耶亦同坐必行無宥如此則艸野之真才必出矣豈宗勅朝從三品以上舉薦所知　英宗亦命京官三品以下各舉廉公明達堪任御史者一員四品以下及部郎掌印科道各舉廉敏愛民堪任知縣者一員今宜兼倣此法但嚴舉主同坐之例人自不敢徇私以此補科目收羅之所未徧賢能既徧可以委心專任可以破格超任將見以握錢穀則出入必清以督耕屯則獲粟必多以練士馬則寇賊必破吏廉而刑可簡民甦而囚可希內治而外可戚然後知當世未嘗乏才廷臣原足倚伏穆然執要沛然致治一切猜防之意監制之術皆有所不勞　聖明舉動仰配　世宗真如反掌之間而垂法於　聖子神孫所謂萬世無弊之道也臣又嘗念之內臣不預政事不攬兵柄實其安身全名之至計自　世宗以及　神宗百年之間明有成驗　大聖人之所以保恤近侍蓋亦有深維其終始者愚臣不勝惓惓惟　聖慈垂鑒　貼黃　共治天下全賴士夫　聖心原有定見惟願廣求賢能專意委任漸收太阿旁落之柄仰配　世宗無疆之休

精擇學臣疏　乙亥

恪遵　祖制精擇學臣以正士心以作人才資治理事

謹按萬曆三年　換給提學官勅諭各撫按二司俱不許侵佚職掌行事蓋責成學臣如此其專且重也童生三場俱通始得入學大府不過二十人大州縣不過十五人如地方乏才雖四五名不為少至十一年題如人才衆多地方許酌量增取不許徇情過濫蓋遵入泮宮如此其嚴且慎也當時學臣執法守義不聞有營私濫取之譏士子閉戶讀書不敢蹈囂競情求之醜每每試案一出寒儒勤農之家或稱舉髦俊首錄而貴介佚遊子弟及商賈胥皂多財巧營者皆不與焉故廉耻重而財勢詘士知自好孤寒感奮人才輩出治理可觀用成我

神宗皇帝四十八年之太平實惟學政為之根本也近二紀來學臣不約而同風力漸弱以取數之加多為從厚以情面之周至為有能一染之出衆相視而推敲其以文章公道得者指不數屈於是請書自好之人仰屋竊嘆以為閒修蚤力果無所用上智不移世有幾人中人之性隨俗而化趨邪者日甚慕正者難堅蓋自試童子與入芹宮之時其心術已壞大半矣科甲之士皆從此出求其於登進之後卓然獨立或翻然易慮者又能有幾哉此人才之所以日壞政事之所以日偷而民生之所以日困也司牧尹卿方其少時孰非青衿孰非

童子不致重於青衿亦一子而直求備於司牧尹鄉猶蹊其萌蘖而冀棟梁之材塞乎原泉而希放海之浸豈可得乎崇禎八年蒙我 皇上銳意作人嚴定大小州縣入學之數略倣萬曆初年故事然循習既久驟革未易授之法而使行不如得其人使自行法以臣之愚謂宜特 勅吏部妙選天下司道與南北郎署臺臣中剛明方正風采表著者十餘人列置京省督學一遵 祖制絕干請之途嚴出入之數孤寒進則益思遵征豪強詘則勉自循省日澄之罷舊者衆則宮墻漸潔真才之新遷者精則名器知榮緜是而科而甲大抵皆廉耻風培風雅自愛之士於以事君涖民翻然一新矣此實育才之本計立政安民之大原所宜急圖維不可一日因循者也多才之世惟患上之不求之才之世兼冀上之能養草昧天開之日以包荒爲奠勘日澄習成之日以清理爲滋培易曰變通以趨時況於此事不過一申飭而已盡變通之利乎再查學宮所重莫如鄉賢益不祀之他所而附之學宮必其人無媿於人倫有聞乎道義故使 聖廟餘馨得而及之 神祖以前此舉甚慎自國初至近代每州縣不過數人遇年以來情賄是徇生徒妄舉學正妄申督學因之從無褒駁甲科之殺大抵

入祠縣中少一鄉宦學中即增一鄉賢累累數十至於真賢臨殁之日有囑其子孫不願入祠與此輩爲伍者俎豆之濫至此已極漸致士風頹敝氓庶咎嗟羨孔方之多靈恨公道之澌盡此尤壞人心之一大端也督學既得其人此事首宜蕩滌入者因出者而有光生者視逝者而彌奢所助於士習人心當不小矣貼黃學政者人才所自出雖若一事實關天下致治之原伏乞 特重其選申飭舊制嚴生儒之進退核鄉賢之出入使士習日正民生日安以副 聖明圖治至意

平流寇疏 丙子

急乎寇亂以紓國用事今天下加派歲增至九百餘萬而用猶苦不給大率專爲用兵孫武子云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流賊創亂已經數年居腹心之內日熾日熾一項圄至 鎮殺居民 萬憐毒不忍聞 去臨清僅 十里猶獗至此遠近震駭受害之處既不能拒幸而免者惟以賊不入信地得免罪罟爲幸又安敢追襲掩殺一爲大創哉隣國爲壑孟子非之況今一統盛世無隣可壑乎臣愚以爲今日之勢宜暫設總督大臣一員控制諸省使責任有歸功罪無避一二年內可就蕩平大流賊之惡已盈罪已極恨不旦晚之間盡就撲

減臣乃以年爲計似甚迂疎然臣熟思之流賊實不比羌虜必誅絶之爲快本係朝廷赤子半爲飢寒所驅半爲賊威所脅誠懇解散良屬至計而其徒衆且數十萬假如猛將精兵果能盡勦豈合上天好生之心況連衰四省即使籌算洞中機宜隨勦隨散以漸而入亦非旦夕可以了事但得所推總督果係眞才聽其自選將帥受任之後捷音屢聞使數千里之內盡掃凶惡還爲良民安插得宜不復乘間竊發則一二年成功臣亦以爲可矣若東驅西竄倏來倏往或一方稍安或一時暫伏雖以數月奏捷何足爲底定哉然解散之法雖在將帥

安插之權則在各方守令若散之於此不撫之於彼既歸本土無以爲生復聚爲盜勢所必至是在 皇上特降德音令各省府州縣官凡遇有新復流民務設法安插舊有田土者給還妻孥尚存者聽其完聚隻身無依者或給閒田或貸助穀種耕器使漸復業目前雖若多費然賊不復作則他年無軍旅之輪民既復業則田稅無永虧之患所省所資實不可勝算矣然行兵之道以糧爲命以賞爲機必所至州縣一應食貨聽總督於見在應解錢糧數內支用有功應賞亦炤例支給開報銷豁然後軍士飽食而騰驀實而奮先臣王守仁屢出有功亦賴於此若不准正數糧額支銷使所至地方曲爲設處彼地官民既受困苦此間軍士又無宿飽之歎與現賞之勤雖有廉牧何以使衆成功故足現糧者今日平賊之要務也或難臣日平賊以省軍需今反費現糧何名爲省臣應之曰糧不給發賊終蔓延暗耗軍需難以數計何如明費糧若干萬石銀若干兩使良將得展其兵力賊平而餉止爲久長節省之實事乎流賊已平除各復本地爲民外其間挑選壯勇願留爲兵者給與衣糧按法操練即可資之實邊邊境之事果得良將不設監制進退機宜得以自繇亦可數年奏効內清流

寇外安邊境不待十年天下軍輸減去大半此眞節省之大者也若兵終不息而日議裁議節於末流瑣細之間譬猶積涓埃以填無底之壑其何濟焉此臣所謂急宜還祈 待勅各省守令設法安插新民使盜賊永息

奏對語三條 戊寅

方今最急只是三事生財有道內平流寇外安邊境然要轉貧爲富化弱爲強總在輔弼得人願 皇上專責輔臣以足食足兵之大道令各舉平日所知文武眞才

務使用一人得一人之力爲一事奏一事之功尤願
聖明加意人才容受直言體味商書所云言逆於心必
求諸道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守此二語爲觀人之準
的則知人之哲可配堯舜賢才既多則足民裕國安邊
平寇次第可期到得功成治定之日兵可不增餉可免
派　皇上端拱而享太平矣多難興邦是今日的景象
殷憂啟聖天下所仰賴者正是　皇上今日這一點至
誠惻怛的念頭臣愚不勝惓切
以屯牧爲名窺犯乃其本計閫撫能辦此事與否實未
敢知今既不敢臨敵易帥願　皇上急勅當事大臣從

長商確作何激勵可保萬全其鎮臣坐制八城歲費糧
餉百五六十萬國家未見大得其力設令謀國有人能
鼓舞大帥仰其制馭人才之道便可以制敵使之不敢
內窺亦不敢久駐近地矣伏見先朝如王瓊爲本兵則
能舉文臣王守仁以滅賊張居正居內閣則能舉武臣
戚繼光以安邊可見將才不拘文武但貴得人今日遴
定大將解　聖明東顧之憂實閣臣與中樞之事也
今日事勢必練得精兵方可禦賊必選得良將方能練
兵近來將帥都全無紀律又全不講用間一着彼知我
虛實我不知彼情形以致戰守屢誤選將之方當以能
嚴約束能用間諜二事爲主至於平日根本之計又在
陶鑄群才通盤打算凡做一事不徑從這一事做起用
一人不專靠這一人奏功其練才之法當使內外迭轉
勞逸適均爭相鼓舞則諳練之才漸多一旦有急不患
無人矣臣仰窺　聖衷焦勞恨不能急訪一奇士出一
奇謀立摧此賊但平居有治本工夫臨急方能治標故
選將練兵又須以歷練文臣爲本

生財平寇合爲一事疏　已卯

講明　祖制永不起科四字成就當今至要至急二端
恭請　聖裁大定廟謨事方今天下之務莫要於生財

莫急於平流寇欲平流寇勿議勦撫當議解散欲議解
散先議安插欲求安插之地無過於使之墮處墾荒欲
使新附之民爲客農必先使富商大賈爲主農欲使商
賈樂爲主農必清理開田申明永不起科之舊制查自
洪武　年以至　列宗各有牧諭班班可攷自有至算
豈兵問單軫民窮直遣國計哉清理之法則當自皇莊
始善乎晉吉之告　孝宗者曰天下山河皆主有也何
以莊爲苟推此意臣下聞風感化必衆清理易爲力矣
其詳則楊一清之告　世宗者可考也誠行此策三四
年內流寇寧貼皆還爲良民永無反側之虞而且藉其

力以耕曠土十年之後救粟盈於海內其價日賤朝廷雖不收其稅而金錢自當日蠹況盜賊不生則無用兵之費飢饉不作則無賑濟之費所省又有不可勝算者乎故平流寇之與生財合爲一事則俱成分爲二事則難就今日事勢機宜確乎若此失今不圖寇愈熾民愈貧臣尚忍言哉故鐵厥渠魁以正國法挑其精銳以壯邊旅良將之事也隨宜安插使至農客農各利其業各樂其生良有司之事也何道以選良將必得煩牧其人何道以揀羣才有司使一時相率以赤子爲念此揆宰樞院大臣之事也惟擇大臣而委任責成之清理始自

皇莊以感動群下此二者則 皇上之事也

以禮節財疏 庚辰

禮以節成就爲國以禮之中寓節財之大道事窮覩今日裁冗員清濫費可謂至矣更有二事易行而立效者一曰申詳品制則宴會奢靡宜限也一曰約束異端則緇流耗蠹宜抑也奢靡之端飲食爲甚一往而不返日用而不知每見四方官紳宴會競以羅列珍味相高多至百器以外官紳如此民間安得不慕效之恣口腹長昏噢費錢財戕物命壞風俗害不勝言臣愚欲令四方一切官府筵席悉如京師限制勿過十五品違者有罰第令臺司先倡則郡縣無不從風郡縣遵行則紳士民如草斯偃不待言矣方今幾省數千里亦地連年筑民掘草根刮樹皮繼以僵餓上軫 宸衷方事事躬圖節儉而官紳酬酢乃必使盤餐狼籍於誼豈敢於心奚忍哉至若僧徒流聚惟江南尤多美味華衣擬於素封此皆游食耗蠹之最甚者彼既離家逃世一無事事何乃復貪嗜欲坐享繁華非特邦典所不容就彼教門原有明戒謂宜禁葷酒並不得衣紬帛綾羅每歲亦可約省數十百萬金錢以少甦耕夫織女之命乘今纂修會典 皇上慨發德音著爲令甲布宇內垂萬世所謂

爲國以禮而節財之大道存焉者也世間惟衣食二端耗費無窮節省亦無窮言之似粗行之頗切漢賈誼曰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臣敢因節省近事而推明之以佐持籌之猷

申明將才連坐之法疏 庚辰

將才有本原連坐有綱領懇祈特嚴令甲以鼓忠貞而來薦獻事窮自保衆將才之令既懸舉者絕少豈世果無才豈諸臣皆隱賢畏連坐也連坐之法不可不行行之有要朱臣岳飛有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夫臣子之罪過豈獨二端特指此者各從所重

也苟不愛錢雖他過可恕苟不惜死雖他罪可原所以文臣保舉惟賄敗者連坐他事誅誤未聞緣坐也今武臣保舉亦應特提一欵云惟失節辱國者舉主連坐此則法可必行人懷忠義若其他千慮之一失雖智將不免百戰之一挫雖勇將不免人無全才過或堪使寧當緣保耶樂記曰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然則見危授命臨大節不惜死之武臣固君子之所思而朝廷褒卹之所應加也且今將帥所以不堪用者正坐貪生營私故戰不前守不堅耳若奮必死之志抱無貳之節則百弊自清軍氣自倍戰勝守固祇其分內事故惟懸此欵格以求將才則忠義之士乃得自奮而舉將才者亦知保之之道必忠肝義膽爲主然後智謀必肯爲國家用技力必肯爲士卒先中有定見可自據以求才而毋敢挾私以濫徇亦何至畏累而緘默哉

早發得情之矜疏　庚辰

天討有罪欽恤無遲懇早發得情之矜以橫不啻殺之深仁事臣切請孟子見有無欲害人之言又有不啻殺人之對嘗疑夫欲害人之心既人人所本無矣又寧有殺人而或啻者乎及詳味曾子所云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始悟所云啻者非謂啻殺無罪之人謂啻殺有罪之人也又非罪不至死之人正謂其情應得死之人也夫情應死矣我得其情矣雖法所不宥心且哀矜無已焉夫然後謂之不啻殺設云其罪可怒也殺之實快心之事也此隱隱一快心一舒怒之間自至聖至仁觀之猶以爲啻殺云爾且罪莫大於弒逆禮記邾婁定公之時獲弒其父者公瞿然失席以爲凡斷斯獄者君踰月而後舉爵儆政教之凌夷廢欲以示貶損也是故禹下車而泣湯武引罪於躬然則今日之奇逆奇功皆古聖王之所哀矜而貶損矣夫如是故惻怛所遍至誠所感民惡漸格而大惡可以盡消漢宣帝時刑政清明黎民安阜號稱中興然路溫舒猶曰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若乃不惟自安且藉自利則今之治獄者毋乃亦有欲人死之心乎溫舒又曰於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今之死囚日衆毋乃亦有得之箠楚之下者乎我　皇上天縱至仁欲生人欲安人之心上追禹湯漢宣何足道臣愚悾悾特願　聖明明發德音務使緝事治獄諸吏皆仰體不啻殺人之意或於向來賞格稍示變通但使無枉殺自可免致多殺誠不快心於有罪之誅自不溢被於無辜之衆庶矣

仰體孝思疏 辛巳

仰體 聖人終身之慕永伸孝思事臣捧讀布疏終身之論以 孝妣未得永享萬方之奉躬自刻苦用報罔極根於誠痛可格天地可泣鬼神況在臣民孰有血氣誰不感動此自堯舜禹以來載籍所傳未嘗有也竊惟志氣老而不衰者堯舜與人異血氣老而不能不衰者堯舜與人同孟子云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堯在位七十載年及九十則倦於勤舜五十而慕至百有餘歲而不衰蓋慕以終身不必布疏以終身也今 聖躬方壯雖蔬食亦甘布衣亦溫迫春秋寖高恐未必能

堪此 聖王之世欲使天下無凍餒之民而 聖人先使其身有不飽不煖之患在考妣之心能無戚戚而懷恫乎爲 聖躬計宜預有通融之道俾可久而不窮臣愚度之凡奏祭齋戒每年例約有若干日齋無不戒戒之日不必齋今或於致戒之期即用布蔬一歲之間已共有若干日矣是祭列聖禘宗之日皆倍致誠敬不惟追念考妣且追體考妣孝事 禘宗之心而爲之代致其於報本之念不亦至快無憾乎倘 聖心猶有餘思或更於朔望布蔬以致潔清質素之意

諺家有言智者能調五臟和和則壽今使厚味與膏粱

相間而用或亦於和五臟之道也孔子稱禹惡衣服菲飲食而盡力乎溝洫足矣未必專用布蔬 聖人終身之慕永伸孝思事臣捧讀布疏終身之論以 孝妣未得永享萬方之奉躬自刻苦用報罔極根於誠痛可格天地可泣鬼神況在臣民孰有血氣誰不感動此自堯舜禹以來載籍所傳未嘗有也竊惟志氣老而不衰者堯舜與人異血氣老而不能不衰者堯舜與人同孟子云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堯在位七十載年及九十則倦於勤舜五十而慕至百有餘歲而不衰蓋慕以終身不必布蔬以終身也今 聖躬方壯雖蔬食亦甘布衣亦溫迫春秋寖高恐未必能

堪此 聖王之世欲使天下無凍餒之民而 聖人先使其身有不飽不煖之患在考妣之心能無戚戚而懷恫乎爲 聖躬計宜預有通融之道俾可久而不窮臣愚度之凡奏祭齋戒每年例約有若干日齋無不戒戒之日不必齋今或於致戒之期即用布蔬一歲之間已共有若干日矣是祭列聖禘宗之日皆倍致誠敬不惟追念考妣且追體考妣孝事 禘宗之心而爲之代致其於報本之念不亦至快無憾乎倘 聖心猶有餘思或更於朔望布蔬以致潔清質素之意

諺家有言智者能調五臟和和則壽今使厚味與膏粱

合

蔬孔子萬古之師極也不恒布蔬 皇上懷從古未有之孝思因欲行從古君師所未行之事然禮貴中不貴過記云大禮與天地同節過之者倣而就之昔曾子易簀古人援琴而歌戚戚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子曰君子也記稱文王祭之日樂與哀半平居則雍雍肅肅未有恒含哀戚者也周頌曰賚賚在疚匡衡解之云成王始朝於廟意氣未能平也是故有事而齋戒易易耳而實 聖人之中布蔬終身至難矣而實賢者之

臣不敢謂 聖性去難而就易惟願 聖心去過而就中存終身慕親之心勿常行兢兢在疚之事則君師之

極建而堯舜之名壽悉歸焉。孫是如天好生之德。惟
皇上喜怒中節。能親體之。孔子安老懷少之志。惟
皇上造化在握。能實行之。壽身而因以壽民。壽國。實薄海
內外臣民所同望。

請止齋醮疏 壬午

聖主心在民生。祈距絕邪說。實求又安事。臣於崇禎十
五年八月十九日出朝。接有蘇州府典福寺僧普德投
一刻揭。欲上疏請藏賜額。心甚訝之。僧衲無知。妄窺
聖衷。借端邀光。鼓惑衆庶。臣知
皇上必不許也。顧今
愚賤之流。起此妄覬者。皆爲未識
聖意而然。蓋前代

人主崇尚佛教。意多爲身。今我
皇上發此不得已之
心。專爲天下。禱禳之迹雖類。心則天淵焉。以
天子之
尊。富。自甘濟泊。自甘疲勞。祈天下民生之又安。與堯舜
湯文之心。無以間也。顧佛之不必事者有二。生於西。爲
陰方。其教多言幽渺鬼怪之事。皆陰也。凡兵戈盜賊。皆
小皆屬陰。皆與異端爲類。崇尚之。非所以扶陰弱也。又
其說多虛誕而無効。凡天灾人害之來。全無消弭之道。
試觀自昔奉佛之世。有饑荒能濟乎。有兵火能靖乎。有
氛祲能消乎。何如聖人之道。喜怒中。則能使陰陽調。刑
賞合。則能使民心服。謀咯當。則能使干戈息。有無遍。則
能使饑荳麥養本救標。各有實方。與明效也。昔韓愈諫
迎佛骨。以國祚爲言。觸怒憲宗。賴當時大臣解以正論。
蓋憲宗僅爲一身計耳。今
皇上爲安天下而奉佛。則
何不直求安天下之道而行之。而乃借力於祈禳乎。臣
以爲此皆臣下之過也。使今天下有生穀足民之實政。
有平寇安邊之謀臣。足以專任責成。
聖明第端拱而
御之。考其功次。不數年間。共見安攘之效。豈不大慰至
願。而肯祈之於幽渺不可據之佛哉。惟視廷臣之才舉
無足恃。一似人謀人力。真已窮於無可奈何。而乃發此
苦忱。以爲天下之蒼生祈命。故曰皆臣下之過也。如悅

佛道之妙。以爲參之聖人而無悖。合之聖道而始全。則
實不然。
太祖高皇帝有言。仲尼之道。萬世永賴。佛仙
之靈。暗助王綱。夫曰靈。則非道也。曰暗助。見其不可以
顯用也。猶一不貪血食之鬼神。姑存而無廢耳。姑存其
勸誘愚俗之說。可以暗助王綱。若崇尚焉。齋醮焉。勞神
役氣而於他急務。反有所不及。先則王綱暗受其頹弊。
而又何助之與有。
皇上初年。本專崇聖道。因有所感。
遂疑三教一理。而兼崇之。似初見偏。而今見全。臣竊以
爲初見實正。但當繇正而益深之。不必兼營以爲大也。
西漢以前。從無佛教。豈堯舜湯文。皆未爲見全之大聖

耶。皇上加崇宋儒六子。周邵平生無一字及佛。程伯子比之瑤聲美色。叔子尤嚴張朱皆始學禪而終棄以爲聖味日長。則佛味日短。所著正蒙語類闢佛之害道不遺餘力。皇上重六子之道。豈顧疑其言乎。且佛法掃除色相。不貴有爲。其精要者惟清淨慈祥而已。皇上業已省刑停刑而又日接儒臣講明理道。超然嗜慾之外。佛法佛心具備於此。守而長存。充而日新。即身爲見在佛。可也。又何必取佛氏之所不貴者而行之。臣雖學未聞道。然潛思孔孟躬自體會。實已有年。敢以野人芹美仰進於 至尊。

奏對語一條

方今修內攘外。只有三件事。安邊平寇生財。生財切不要去算計銀兩。只要生五穀。生五穀只在墾荒田。這一件事便包括了那安邊平寇兩件事的總源頭。大關鍵。所以今日救亂圖治。先該從這件講起。 皇上既要真實舉行。須獨出 聖斷。一掃向來司計者之迷謬。方可真實見效。第一在申明 祖制。墾荒原是屯田之外。另爲一事。聽民間自做的。高皇帝所以說與爲世業。永不起科。但據目前事勢。西北拋荒田地愈多。就其中又該分作兩項。新荒者。特開 恩例。量免賦稅幾年。積荒者。悉如 祖制永免起徵。這是第一義。第二便是改正官銜。孔子說名正而言順。事乃可成。今總理皆稱屯務。各道俱號屯田。民間不見墾荒之義。四方何繇風動。今若專改爲總理墾務。使民心了然。必當響應。即不然。兼用屯墾二字。庶幾額名思義。在官府亦便於設施。在民間亦便於趨赴。第三便是設招徠激勸之法。臣原議中有四法。一是開力田學。使得隨處附籍入學。額外量加科甲若干名。東南巨室富商。必携其子弟財貨爭來應命。二是墾田多者。炤若干頃畝。量授文武散銜。文官如光祿寺署丞鴻臚寺序班之類。武官如千百戶之類。三

是聽人以墾田贖罪。富者出財。貧者出力。隨其罪之輕重。各限若干頃畝爲格。及格者即從開豁。此人既得免罪。又得永業免徵之田。願者必多。四是令鹽商漸復中粟之舊制。邊方多事。商賈未敢去。只令於腹裏聽其隨地開荒。即納米於本地方。却知會積鹽處所給引與他。此四法並行。數年之後。北方菽粟漸多。可以收買。可以徵本色。不專靠東南漕運。方是固本萬全之計。惟不起徵。方能有此效。不言利而國之大利存焉。且不煩 朝廷發屯本。只要總理得人。鼓舞得法。寬以歲月。三五年而小效。八九年而大效。古人說十年宥之。此等大事。十

年奏功原不爲遲　神宗皇帝時國家無事天下折色止徵四百萬兩今三餉共增一千九百四十萬比正數倒多了五倍民力何堪所以盜賊日多百姓日少今但得此事漸漸有效本源上生長得一二分歷年來權宜累民之事便可減去一二分通年漸減下去仍舊　神宗時只徵折色四百萬普天下之盜賊皆可還爲良民矣大約治安天下其要只在經術通明欲經術通明須是　君臣上下俱勤於講學宋臣王安石說經術所以經世務也其人雖非其言却是臣說生財只是生五穀布帛全不涉金錢這道理亦實從致知格物得來大學

平天下章說生財有大道尚恐後人誤認取民爲生財下文又說一句不善聚斂之臣所以爲人臣者知道方可生財不知道必流而爲聚斂大道云何便說生之者衆爲之者疾人力生得出人工做得成的豈非菽粟布帛若是銀兩如何可生可爲所以一籌莫展者只思量加派農夫不管驅民作賊刁心自負者又思量騰那錢鈔究竟多事擾民非見利而忘害即逐末而遺本這都是不格物不明經之所致可見生財亦只是講學中一件事程子朱子皆言格物先從身心切要處格起據臣看起來帝王學術要治平天下亦各有一時切要之物如今日便是生五穀安邊境平流寇此三件物事最大最急便當一一格他透徹格得他義理透徹時便各有個做法出來義理透便是物格得了做法便是知至皇上天縱聰明又且勤學好問如今正該從　經筵日講上就做那足民安邊平寇的工夫願　皇上與大小明理儒臣朝夕講求以校討心性爲此三事之總綱却以此三事爲堯舜業勤心忍性之條件正所謂殷憂啟聖多難興邦既極醇正又不迂濶有體便有用有天德便有王道得道統的天子便是操治統的天子這纔是聖帝明王的學術必然可致中興太平的事功臣數

年來芹曝積誠敢因明問墾荒生穀之一事通盤打算并徹底推究其大本大原堯舜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說個水火金木土穀惟修可見德侔堯舜方能修五穀孟子說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可見上有聖王方能充滿菽粟於民間只就事論事而明明德於天下之規模具備萬殊而一本內聖而外王此所謂合外內之道

三疏總略

第一疏

本天造之心振中興之烈能官人能立政君志定而治

功成事　略曰格外額俊鼎新用才救從來虛耗之弊
操王道富強之原

第二疏

旁求俊彥十五人兼掌藩籬堂奧事　略曰選薊宣三
督宣大及三協五撫得此七人者以固藩籬選一少
京兆七郡守得此八人者以固堂奧首疏所謂格外
額俊者此也順天屬二十七州縣正得邦畿千里之
意至畿輔七郡少者五六縣多至三十餘土宇錢穀
相去懸甚所選七守宜處地方廣狹配人才小大使
各得其所僚佐聽自辟名屬邑長貳聽自更調錢穀

事既不虞爲前人所累自能竭力謀後然亦有力所
不能謀者如兵糧積欠數月本地無可設處此在初
年還須　朝廷量加補足一二年後方可聽其隨地
墾荒生穀以本年之餉練本年之兵邊方腹郡皆同
此例使財日益富兵日益強而善後之圖具舉矣首
疏所謂操王道富強之原者此也

請飭遷葬疏　癸未八月

哀病益深家難繼作再申前請懇恩憐許事臣於崇禎
十四年四月俸滿請致未乎　天聽邊巡浹歲勉力趨
朝至十五年九月隨例截俸有原任行人司行人胡麒
生以丙子分闈欽定宿案乘機訐臣臣隨疏剖既而見
麒生徧送刻揭與入告情詞迥殊長安共詫其妄今春
復有科臣沈猋培一疏附和麒生冀翻　宸斷並下部
察勘冢臣李遇知將臣昔年降級開復緣繇據實奏明
臣因追憶丁丑簉仕之初矢志好修已見諒於　君父
歷今七載雖形神日減病患日增而葵藿之丹誠未嘗
少替也昔經　睿照群服大公近構蓁非一朝清廟益
以彰　皇衷之有恒而天鑒之難逃矣且舊冬橫議一
二誣臣者非厲氣相加即穢詞相詬於今人則擬之溫
體仁蔡奕琛於古則方之張禹胡廣王安石地位心事

聽其自於本地支銷首疏所謂剔新用才者此也近
聞有議移馬市者所以奪其足也綏水師者所以牽
其尾也但有此奇着不可無正着有此冷着不可無
急着選十五人使便宜自爲戰守者正着急着也

第三疏

清餉釐兵悉蠲前弊專圖善後事　略曰三餉共加千
九百餘萬除逐破地方外即今實徵亦得千萬皆以
供兵何兵數反減於昔清大弊者不問既往乃可消
其掩飾之情故須悉蠲前弊首疏所謂赦從來虛耗
之罪者此也弊竇既得此後當盡更其所爲賢才任

皆絶不相蒙維時臣方遊 旨候察未敢致詳而 聖心業已先幾而抉破之惟臺臣 三疏誣猜臣不得已具有人猜妄加一疏略爲叙剖其間賑饑諸實事班班可考或亦在 至仁垂鑒之中愛民微忱日望簡發人非犬馬敢忘戀主況值群陰甫消正可效扶陽之劑綢繆桑土者予柰臣賦奇物臣疾奇多自前歲以來晝牛伏床無力加餐宵宜晏息目不交睫良因魂魄並哀是以動靜顛倒三月初旦忽損光群醫鮮效四月之杪鄉信纔通得臣庚訃音臣諸子哀母罔極且見八年之間五罹喪變人競言臣父塋地至凶不急遷將更有奇禍

臣子遂不及告臣倉猝祓祝果見水痕盈尺黑菌繞棺白蟻救升蠕蠕欲蝕木矣臣遥聞之號慟欲絶緣爾時部覆猶稽未敢 上請然臣之至痛實世所希遘非惟臣久悵病退之志而先臣暴骨荒邨夢泣魂驚亦迫臣以不得不退之事者也伏念先臣陳于王自 神宗朝叨中甲科歷任蜀閫按察使生受國恩今因臣不孝乃至死無寧居忠孝一理臣子一心使臣今日猶復羈旅遷延宿恨新悲交摩於胸或溘先朝露身遠首丘之仁親無入土之期不可以爲子尚獨可以爲臣乎臣今年五十有九謹按會典自願告退官員不分年歲俱令致仕臣前歲原疏所引王佐潘湜阮天渊三臣其年歲與臣俱不相遠又皆刑曹非同散署又皆見任供職非比田間缺閒居然且後先請致並蒙允從伏乞 皇上勅下該部察照會典并近日事例軫臣至情容歸葬父死生之感結草難忘萬一旦暄之下猶存未殞之身則必當勤修未竟之書深體未聞之道與當世二三真心爲學者共相砥礪發明義理造就後人少供他年事 聖明之用所斤斤自矢不敢負餘生以不敢忘未報之君恩者端在於斯

代草小序

或問代草一卷皆尊者所命也不錄則晦其用錄之得毀譏於命者與曰庶太宗時常何令馬周草疏既上太宗見之何曰此臣家客馬周所爲千載而下皆多何之進賢未聞以何爲少之也韓維於經筵進說宋神宗每稱善維曰此非臣說也臣友王安石之說也千載而下皆多維之讓善未聞以維爲不精經術也豈敢疑當世之大人君子爲少維何之心哉惕龍識

理財疏 崇禎癸酉代葉慶繩遺長

明興財以議生選良將以節用兼濟公私以培國脈事臣聞大學理財賈生而賤聚生者產於天地成於人工歲歲增加之謂也聚者損下益上此多彼少實無所增之謂也今之議財者皆議聚其說以聚爲生者因於不識財夫財有三人口所食人身所衣人出入敢居所用而已惟布帛菽粟器皿爲財故天地歲歲可生也人日日可爲也故曰生之者衆爲之者疾若銀錢爲財則銀者宇內止有此數雖有衆手無所施其長養之方雖有良材何所用其勤作之力若夫鑄銅爲錢亦似生而非生但方其爲銅塊然質處及其爲錢隨地流通行使死爲生化器爲幣而一切火爐之費飲食之費正賴銅當故銀者取其便於授受易於分合所以轉輸百物乃財之權非財之本質也錢者所以佐銀爲權亦非財也何則以皆不可食用也孔子慮器皿爲財之義未著特於九經補言之曰來百工則財用足始知生財之人惟有耕夫織婦工匠三色人而已方今一切器用皆可責成工部惟戰車銃藥之屬須將帥知兵者自造自用但須核其工料之價出入之數毋滋竄孔耳足食之道全在復屯田但塞下有田而不敢耕須先有良將爲外護

腹裏直無田可耕須先清理侵佔布帛則修復洪武間舊法農家各以田十分或二十分之一種桑麻木棉不遵者有罰但使民間布穀漸多邊塞不至買貴布貴穀用價既省則銀不必求增而自足於用或者以二事緩不救急然苟得其才盡之二三年間必有成功漸久則利漸多豈不愈於歲歲支吾束手無措如孟子所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耶今乃不此之議動加農賦古之盛世專事恤農養補秋助先四民而加以特恩豈當獨求之以自凋困脈漢桑弘羊有言善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自足宋司馬光以爲此弘羊面欺武帝然弘羊猶知

田賦之不當加故作此言今乃忍爲弘羊之所不爲則皆不修 祖制不合時中粟腐荒之所致也故耕屯者根本之謀亦救時之策舍此而日籌箸於銀錢謀朝野之心思祇成聚飲之世界萬萬無足用之日矣然節用之道尤不可以不明但思何事費財最多便知何法節財最大今天下最費皆爲用兵一遼難支況加流賊夫賊不平則兵不可息兵不息則餉不可停人所共知也然兵不練賊何繇平將非人兵何繇練然則急求將才者乃當今節財第一要務若大端不理其他細事雖日日奏減種種省縮總不足塡此無窮之蹊故臣謂今

日不當議兵而當議將專議將則練兵以平賊平賊以罷兵罷兵以止餉止餉以足財雖當次第奏功而機要則一以來之矣求將辨將之法自有樞臣掌之廟堂主之臣未敢深議惟是生財有真生節財有大節明此二端則搜括可免加派可停民困可甦國用可足矣 貼黃生財惟在布帛菽粟次及工器不當專議銀錢尤貴在實實生長增加不當以取民爲長策節用專責遼將練兵務使停餉有時不在零星各事奏減省縮伏祈申飭生財節用二條實事使司計者知所遵行 崇禎六年 月 日奉 聖旨

中書科條陳職掌公疏 丁丑代印君王錫爵

寫軸闕軸事理相因恕定畫一之規以昭職掌以便承遵事竊惟朝廷鼓舞臣工絲綸最被典至隆也臣等職掌原在書軸止因書寫久不出臣衙門各官執印照以領軸軸自不得不發迫軸一入手各官先期登寫之弊即非臣等告誡之所能禁頃臣受事以來每當闕軸之際未嘗不諄諄致囑奈人情習玩法未盡一臣坐是爲法受過幸蒙 聖慈矜其詿誤僅從薄鐫臣感激 天恩敢不益圖策勵謹與同官僉議所首當振飭者惟詰朝奏進呈日期宜在三九月初旬方可從容領寫除已

經閣臣奏明奉 旨飭行外臣等職掌所關尚有二端謹開列上請伏乞 天語申飭使臣等得以一意奉行一曰書軸之規宜定也一日闕軸之例宜止也繪軸光貴衡芳榮施泉壤字體筆法自有恒度必專門素習庶幾無褻 天章臣訪得慣寫繪軸者每日約可二軸今遇用寶恒以數百軸計倘值大慶覃恩軸或踰千臣等官數有限惜法多疎伏乞 聖恩曲體小臣酌從長便容掌印者據三九月見在官員以軸數酌人數均平分派俟 御覽下日專精繕寫倘有不及聽各逼融協助勿許發一軸入各官之手刻日登完繳歸印官貯候

用實則書軸有成規而數十年來玆自登寫之習可
且清矣其關軸則往例惟據吏部鑒封司印烟墨到
是亦因各官自覓人繕寫勢須預行開領今繕寫既悉
臣等則軸自不必預開臣衙門止俟印信到日但與
面號重不發軸庶幾事體畫一積習可新視篆者得
實遵行而免於隆誤職掌之辜矣再烟臣衙門印務倘
推年深者掌管填因用實屆期差回諸臣有資俸在前
者臣未敢推該今頒給已竣臣自合烟例謝篆但念奉
職盡忠何人何我豈敢以臣一日之受過復貽誤於方
來敬伸一得之愚俟 聖明裁奪 貼黃 臣等職在寫軸

今後務使書寫一歸臣衙門則軸始可不發而預寫之
請自除伏祈 天語申飭著爲畫一之規永便遵守
崇禎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奉 聖旨該部確議具奏
該吏部尚書臣唯嘉覆奏看得凡應領 誥勅各
官本部照例給印照一紙赴中書科掛號候內閣
將文稿進呈 御覽下日該科均派繕寫仍送掌
印中書類齊至期用寶庶畫一成規可定云云奉
聖旨這誥勅給照掛號繕寫用寶事宜依議仿行
轉運收荒疏 庚辰代陳雲從道長
收荒無奇策未審無實策謹據一方已試之規仰勿消

濟事臣惟自古賑饑必言補助此於足用之世可以常行若國計方詘而民間流殍日多欲源源而賑之則苦於無貨欲坐視其溝瘠且將流徙而爲盜然亦豈遂束手無術哉要在實實愛民之有司先時籌畫隨方措置耳宋臣蘇軾有言朝廷費累百萬而於救荒無絲毫益者救之遲故也富弼知青州活流民五十餘萬人其厝置有方故也頃者　皇上因科臣范士龍言真定民饑發金遣濟祝民如傷尤文不過矣臣鄉人自南來者見齊魯間兵燹之餘饑民祝真定尤甚扶老携幼惶惶南走日以千數皆手無筐筥體無完衣拜乞一錢亦哭亦祝自計偕士子以及行役見聞之下靡不霑襟科臣張綖彥極言救民所以弭盜如斯之類不啻救之臣未知其所歸稅也臣仰體　皇上哀恤真定窮黎之心更欲曲體　皇上因真定以及四方之心爲今日計惟有糴糴轉輸之法庶可使公帑不費而嘉惠無窮如境外有粟米之地則官買官賣以足境內其買之也官爲厝本共賣之也稍減原值以濟貧民止許升斗不許成石所虧之價則或官府捐補或民間勸輸初糴時盡再糴已至前後相繼繩繩不絕民知有米價不日湧群心既定自無意外之虞奔盜未然爲術果莫良於此臣非敢臆

謬也前者奉命按視江南因應廣之間蝗旱赤地蠲恩允臣所請出倉廩減存留臣尚恐一時應用不敷倡率設處捐資助賑而句溪等縣亦各相倣捐助臣見糴本稍充遂出批差官買米上江每於米至之日減價平糴後先相接如前所云轉輸不絕之法治閭閻民賴以少甦此臣親行之事若推而廣之似於救民消亂之方亦可漸臻實效者也伏乞　聖明勅諭所司隨時隨地量度權宜實實舉行民生幸甚　崇禎十三年閏正月二十一日奉　旨災荒地方遍着該撫按嚴督有司曲加救濟該部知道

感天靜風疏　虞反代章格庶吏垣

感天靜風沛雨第一急義事唐虞格天必曰惟刑之恤周家尊上帝再三曰勿悞庶獄可見事天之要去殺其第一事也傳稱文王仁蓋爲君之道多端仁其第一事也孟子稱施仁政首舉省刑罰蓋施仁之道多端省刑其第一事也中乎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永日乃應乎天蓋應天莫大乎議獄而議獄又以緩死爲第一事也今日清刑已奉　諭旨但臣見京師之民其犯死刑者視四海獨多即使情果盡真罪果盡當而京師之罪人共處決也視四海獨速今即不敢遽望刑措且寘

無可查祇因萬曆九年丈量臣邑奸胥李暗等通同二邑白賣本邑之人以致隔縣推收田去糧存經今六十年積寃叩　閽久而未結無他兩邑士民過慮臣邑之深求恐糧清之日水落石出責有攸歸也小民愚見竊獨以閭閻積弊惟有　聖恩浩蕩立地可清頃崇禎十年小民俞汝諜等疏奏神奸遮制斋彊等事奉　聖旨這事情屢奉嚴旨如何至今尚未清盡還着該撫按嚴查隱田弊册併不徵收黃册從公丈勘立限究結如有惡黨挾制把持的據實參拏毋得廷狥該部知道欽此今已遵炤清丈訖矣除田坐嘉善粮完嘉善者不論其

田坐嘉善而粮詭嘉秀者實計三萬三千餘畝諸業戶多具認在案與先期天寧莊僧沐澄滄薛道裕等認狀及岡思明吐供甘服之詞若合符節此真物極必反之日也然所以清釐之法獨先年戶部所定二言實實可行其曰按田問主炤主課粮味此八字所以仰體　皇仁發揮　聖斷蓋其主也有是田然後有是粮在臣邑不必執求溶虛粮之名而虛粮自去矣田坐某縣即認粮某縣在二邑不必有匿還隱田之迹而隱田皆出矣總之稱區者歸嘉善稱都者歸二邑悉仍分縣初制而課糧專以見在業戶爲據據田認糧百專已畢眾知剔

無葛藤誰不自願歸正永謝迫呼而各息旧慮者乎至於二邑昔年漏弊大抵展轉數主於今業戶不啻風馬牛且嘉善向爲代輸公課從來未缺臣邑止求免將來之賠累足矣此特在　聖恩一浩蕩開明許維新而三邑民困可甦紳衿故宦可復地方官之參罰可免豈非一旦而立清五紀之案者哉臣今則嘉善縣民也迺之未分秀善二邑以前臣亦嘉興縣民也總之　皇家之臣民亦于也故敢披肝露膽特祈　聖鑒同仁海闊專遣公清科臣一員踏勘三邑早決斯事民生獲遂屢瀆不虛　崇禎十三年九月初九日上本月十四日奉

聖旨據奏田圩丈勘已明如何不即入冊着該撫按委官親歷三縣清楚就各都區界中丈出數目責各縣官造冊完報不許互相影射永杜飛詭之弊該部知道

科場事宜題稿　壬午代林大宗伯

遵奉　明旨釐飭科場事宜謹參訂酌補仰祈　聖明裁定以示畫一以肅大典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崇禎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禮科抄出本部覆禮科都給事中共題爲條奏實典應飭事宜以佐新政事等因於五月二十日覆奉　聖旨錄科閱係重大厯飭已奉屢旨這所奏各款俱有裨益飭該部再將從前條議曾經允行的倘悉開列仍參訂舊制酌補新規著爲畫一定式刊布各直省務期恪實遵行永除弊倖用副作人掄才之典仰着另本詳列來看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看得科場事宜乃厪來諸司所訂荷蒙欽定一次條陳即一次刊布詳且悉矣細閱其中或一事互見或大同小殊前後相攙彼此重複條款既繁賅惑轉甚是以臣部先年有題准申定條例總括其要列爲二十款刊定成書頒布天下每遇開科年分照例申飭今奉　明旨將從前條議備悉開列臣謹將前後事宜參互考訂刪繁就簡酌舊更新務求約而易遵

肅而難犯於同文之治庶有補焉共釐爲一十九款共原仍舊制但更繁而無增改者曰參定計九條共款雖酌舊中間事理增益詳備者曰補定計五條惟本年新奉條例與向未設款而事關肯要特應提出俾如　明旨所謂務期恪實遵行者曰新定計五條總以恪遵參訂舊制酌補新規之　明旨毋敢以一毫成心浮見稍與共間臣再煩考試一事文章一途而極所發皇窮其流弊固有立轍世運之消長陰係民命之安危者尤當表微彰軌扼本塞源如廣中額禁用籍限字數擬策題之類已各就本款中懇切論之伏乞　聖明特賜裁定

刊布遵守。俾天下爲考官爲士子者。展卷了然。稽舊制。固已燦若星晉。詩新規。而益恍乎風動矣。緣係云六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旨

一參定生儒應試則例 舊文不載

一參定監生及教職應試則例

一補定題請主考聘取同考則例。 紹得國家得人。制科爲盛。而制科取士。全係司衡。倘取人者。未免先懷浮競之心。則所取者。豈能盡得清貞之品。今後主考除翰林六科舊例皆以次差。無可更定。臨期倘取正陪題請聽 聖裁外。其餘各衙門。慎核咨送。務遴才

品。不得但拘資次。亦不得浮躁聲華。溢狥援引。此堂上官及掌印之責。所以嚴主考之選者也。各省直房考取本省正薦過屬官。不足聘隣省推官。及甲科教官而掛議遷謫者不與。已入內簾一次者不再與。其房數悉以各省直科舉之數爲准。每房分閱三百卷。或二百五十卷。計數分房。計房取官。而共應取者。必以治行最年力強。學識俱到者爲主。此監臨及提調之責。所以嚴房考之選者也。至於春秋禮記。向以經孤員少。搀摩易施。闈節易入。本省直推知中。過有兩三人者。不拘俸而用其一。如僅僅一人。雖俸深亦不得用。別以隣省推官教官充之。使人不能先意預料。尤所以嚴孤經房考之選者也。或有治行卓異。清名素著。爲上下所同孚者。不拘此例。然此專在監臨官平日留心臨時着眼。仰吏治以定文衡。因衡文以益揚其吏治。更須百分矢公矢慎。不容稍借情面而自墮風采者也。至於調經換閱。不獨禮記春秋二孤經宜然。凡各經房入簾次日。監臨察院將各房考官開單密送主試官。主試官臨分卷時。紹單定房。則人不能先意預料。而闈節之弊竇塞矣。至孤經或恐失旨。則出題時。即令本經房考官錄出題旨一通。主考官

付閱卷官。則僭鑑不異專門矣。伏候 聖裁

一新定京省廣額則例

一補定禁革冒籍則例 切紹冒籍之禁。非專嚴地界。實以核素履也。益考行必於其鄉。則眞贋無繇而遁。額恐進步之時。輒起倖才之兒。則與其發覺於事後。不如澄汰於事前。應令各省直學臣。特嚴廩生保結之法。諸生童凡有籍貫假借姓系僞謬者。不論已未入學。定行斥革。仍將廩保懲黜不宥。若有中式者。在內科道官在外撫按官。覈實題參。革去舉人。發回原籍當差。另察有刑衆過犯。詐僞貪緣等情。依律治罪。

如祖父入籍二十年以上墳墓田宅俱有的據同祖保結不扶並無違礙者方許赴試即前此已中甲科者亦須將祖籍近籍互相知會其假充戶口只准一處如果兩處占戶止許炤現在資格共足本等應得之數不得重疊加倍混冒以滋詭寄之端臣部竊念此弊相沿已久始不過占科名於客境究乃至貽重患於民生青衿一掛即丐免雜徭賢書幸登益廣攬田產代富民以脫役累貧戶以充差只此一官之身目 國恩於兩地甚戚隔省而兼領坊銀公車而重支路費值茲憔悴之世何堪科派之煩安忍借重士之虛名爲殃民之實事所宜通行省直嚴禁衙弊以甦將來民困者也伏候 聖裁

一補定殊卷呈裁覆閱則倒 閱文之弊專繇分卷各房自貯卧室私閱互議致滋瓜李反捨空平今後閱卷王考與各房必須同坐一堂隨分隨閱隨取隨呈視聽既公即有不肖安所措手至去取權衡專在主考拔尤入彀不得但憑房考薦閱了事倘有執拗憤爭者即會同監臨提調指參據歷年條議各房將正倒卷並呈聽王考裁奪此法最稱妥當既倘多士之心思亦端司衡之目力近來京省榮已遵行至云各

房互搜似非盡善在光明者空受人攪擾倘有不肖適湊其機關又云各房取中但據佳卷多少不必名數均乎先臣李騰芳謂其悅耳總非可行之實事也惟萬曆丁未會試楊道賓王考閱卷既畢有不愜意者將落卷聚之一處信手另分各數百卷另打一某房印子各房重閱各得勝者數卷此法行則士無遺珠之歎官無爭勝之嫌得互搜之實益而免其弊矣伏候 聖裁

一補定三場文字有無違式并嚴最考官則例 今日首正文體以挽士趨而欲挽時趨當實崇大雅此各主司之責也如前場文字斷以明理會心不愧先程者爲合式而詭襲時套者勿與後場策論斷以出經入史條對詳明者爲合式而空疎不根者勿與各卷解到之日仍如往例容臣部會同該科簡勘違式如歷科所陳決裂本題者不遵傳註者引用異教者影合時事者攙入俚言鄙語者不遵欽依五百字之限者小束大結不分明者甚至自昧本心作全不可解之語者并後場空空五策原問十不五憶者酌量所犯重輕察參從來文體醇駁實關氣運升降苟有得於微言大義必將發爲鉅篇高文罔誕等於妖言庸

陋豈國正謂蓋用誤者。先有不忠不孝之志而虛盜者亦非能死忠死孝之人。近來守土委帥而偷生苟開門而延寇。何以士多負國良因文先負心。各官爲國程才。能不亶心校藝。我精白士必有以精白應。我苟且士必有以苟且應。他年榮序。還指門墻。可無懼哉。可無慎哉。除逐年諄切告誡。并今月特再申飭外。容臣部科於廢勘時。合一榜之文。以定主考。合一房之文。以定分考。酌分數之多寡而殿最之。但臣更有說焉。磨勘之本意。首嚴弊倖。次簡瑕疵。如殊卷墨卷有無異同。筆跡字眼有無可疑。刻意清釐。萬難姑息。考官士子。並應究論如律。此外字句偶疵。風簷寸晷。不妨寬貸。蓋大體既合。自應充隆棟之材。而寸瑕必苛。或反失連城之璧。仰體 聖明用人之道。奉爲部科磨卷之規。務令嚴以容閎。防而寬以示樂育。無令愛人才之心。反爲畏功令之心所奪。庶寬嚴各宜。而人文亟暢矣。伏候 聖裁

一新定實限前場字數則例 朝廷號令。薄海風行。咕嗶書生。何難恪守。乃有如初場限字五百之制。累科申飭。全不遵行。此無他。以空言禁之。而不設實法以制之故也。除目今秋闈屆期。積玩已久。一朝告誡。未能頓箝姑不深治。外請自明年會試爲始。每篇進大結。定限五百字爲準。每行紅格二十五字。每題約除二行實應寫文格眼紙二十行。七篇連題共計該格眼紙一百五十四行。除外空白。不許寫過白紙。不許雙行謄寫。除作五經者不在此例。違者定行貼出。不錄。則其勢不得不遵。而積玩冗慢之風。一朝可革矣。浮氣之士。或苦長才屈於短幅。有騏足不展之歎。豈知制義之妙。全在會文切理。言有盡而意無窮。就五百餘字中。趣味悠長。光景變化。故足貴耳。若謂吾能放不能收。能露不能蓄。能鋪張不能體要。是千里之

馳驟。反困於安行也。正豚無養。何名有才。竊照嘉靖萬曆之初。鄉會諸文。大都簡練。後來浸入泛濫。士夫習氣。亦漸浮游。今欲挽迴狂瀾。必須實立限格。至二三場原以觀其博洽。如有遵言而出。語語皆歸有用。者豈不爲第一流佳士。然但得條對詳明。詞氣富贍。亦足兼收。所厭棄者。惟塵套浮冗之流。應與空疏同擯耳。聽主考分考自立權衡。無煩嚴爲之限制也。伏候 聖裁

一新定實重後場則例 歷科申飭重後場一款。未見遵行。非考官故輕之也。緣頭場殊卷。陸續送進內簾。

約至十七八間方完。及二三場卷到。急將取中正倫卷搜對批閱。及其完功。餘暇無幾。雖有異正論才之房考。欲徧閱數百卷之後場。亦苦時日促而目力難給矣。臣部計有一法。可使實學之士得收。而考官之心得盡。凡後場策論佳者。無過博古通今。其前場雖無故實。可使無時務。可籌然果屬博通之士。命意運筆。亦必成章。但或厚實而少靈機。鋪排而少秀色耳。荒疎謬戾。必無之也。且凡工後場者。七大結中楔築。可見。今後房考官。宜於頭場不中式卷中。專擇厚實鋪排并七大結不苟者。積置一處。簡對後場。細加較

閱。該數十卷內。必有一二卷可觀。因將正倫卷之後場不稱者。量與換易。每房但中一卷。通榜合之。即得十餘卷矣。仍於卷面明批。因某場某篇取中。則重後場之功。令始實見諸施行。而士子聞風知勸。皆務實學。將見博古通今之士。歲增一歲。於以供著作濟時艱。端有賴焉。伏候 聖裁

一新定策題則例 凡策題最要頭顱清楚。語意分明。或剖理。或按事。或援古。或籌時。單提一事。必有一事之始終。如兼數端。必因數端之通貫。問者列款而示之。使對者亦可按款而陳。明人得見其長。猪士莫藏其短。矣古昔名家命題策士。莫不皆然。若所問先自攙雜。忽彼忽此。不陰不陽。反使明眼沉吟。暗夫搪塞。非程才之良法也。又或搜尋僻事。捨近端倪。似所取重專在記憶。豈果有記憶者。亦豈必適當於經世乎。今後策題。務以明白正大。開切事理為主。庶乎真才易辨。臣部又因磨勘。復有管見。春秋一經。主用胡傳。四題之中。擬一傳題。倘或房考自矜淹貫。多方紐捨。英顛之士。凡有遺誤。槩處孫山。有學究者。幸而偶記之。雖通卷庸腐。居然不得不中式矣。是亦重末而忘本也。今後春秋經房。擬出傳題。亦應以明白正大為主。

毋同射覆反失取經取士之意。伏候 聖裁

一參定京省出題及京闈進題則例

一參定貼出違式試卷則例

一新定副榜隨正榜同出則例 紹得崇禎己卯科及庚辰會試副榜俱先一日出。其間事宜頗有未便。蓋定草榜時止據硃卷及真正榜。始折墨卷勘對。臨時倘有跡涉疑似者。全賴備卷中揀補。若副榜先出。倉猝求換。無可支吾。只得於剩下廢卷中勉取充數。豈有昨日不預副榜者。今日頓堪正榜乎。且正榜換下之卷。求列名副榜而不得。亦屬堪憐。則一得一失均

非至平之理。本年四月臣部條奏奉有副榜不必准出之　明旨。聖心蓋已灼見此弊合應酌飭今後鄉會試永爲遵守依候　聖裁

一奏定外簾受卷彌封謄錄對讀四所關防奸弊則例

一奏定試日早晚開門奸弊并先期編印坐號則例

一奏定折號填榜解卷則例

一奏定緝訪詿騙管束分別關節虛實及禁場前場後匿名謗帖則例

一補定監試題差則例

一奏定京省主考御命後馳驛入境入場及命下患病

在京中途憂制則例

崇禎十五年七月廿七日本部具題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國家開科取士止憑經書論策文章一道所關人才氣運最爲重大主試分考務須遴選得人中式之文當以典雅精新爲正不得濫錄庸腐使奇俊淪落朝廷不收取士之効以後嚴勘文品高下殿最考官尤宜嚴爲申飭這條議各款訂酌盡一益飭有裨俱依議刑部

行

經筵講義一章　王午

知及之一章書分明是一部大學只三節中指明明德

新民止至善功用都該括盡了看來智及仁守莊涖動民是一起事緣何分出許多層節正爲學問功夫難得遽歸一貫須如此逐層分析合將來方見得毫無滲漏知行並到內外交修修身爲本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統攝於中矣首節知字及仁守只看一及字及與至不同大學言物格而知至易言知至至之此便是知之造其極者知造其極自然能守今說及是僅僅窺見禮記云不至者跂而及之惟僅僅見及所以有不能守之時守字與行字又別不能守非全不能行也不能行則毫無得矣何得得而旋失乎只爲行之力未能純一持久如

明知惇大成裕而英察或至於過用明知明作有功而幾務或至於後時此便是仁不能守之驗雖得之必失之方其以躬行副所見實有諸身豈不是得及躬行有時間斷向所知者終歸虛見而非吾有矣能無失乎此是知行不相副之故到得仁能守之知行已相副了何又有不莊以涖之之病只看一守字守與依又別如云依於仁云無終食之間違仁此便是仁之全體自然無復偏枯仁守只是能紹續此心不大段走作而於動容中禮之處未必一一周到學問中人固有用心於內而忽畧於外者畢竟是學問偏處坤卦文言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莊蒞便是方外的模樣少此外邊一段威儀德便近於孤了論語首篇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是以外而護內就初學言莊敬日強之意此處知及仁守還須莊蒞是繇內以達外就德盛言英華發外之意內外終始兩相夾持聖學固如此此處一有不到朝出政之間便不足以感人志而生其欽敬我一身稍疎於簡點便使舉世多惰慢之民又豈可謂本原已得小小疎缺且可放過耶到得所見益周所守益熟并莊蒞而得之矣豈不知行並到內外交修已成明德新民之全學然蒞民與動民分量又有遠近工

夫又有難易蒞民是我自有禮動民是欲使天下之民皆歸於禮此動字乃動作之義非感動之義知仁莊蒞之主共持身感化豈復有踰禮之事但使民有凡舉動須有禮存乎其間如漁則毋犯竭澤之貪畋則勿蹈焚林之虐儺則有君臣賓主之儀貨物之價不飾男女之行異途以至因燕饗而訓以恭儉因狩獵而示以少長因教射而導之以尚德不尚力序賢序不侮凡此類皆所謂動之以禮者蓋欲使海內悉爲知禮之民此則新民止至善之極功雖知仁莊蒞之後猶或有未盡處聖人爲天下只是一禮全不尚法刑名只看周公治周作一部周禮其間制度纖悉曲到然都是一團恭生夏長之意貫徹乎其中只要天下人人循禮所以不名周法而名周禮此是動民以禮之切証夫禮者修身治人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以禮自持則可消天下之桀驁何有兵革盜賊之虞以禮動民則可化天下之非僻漸致囹圄空虛之效智臨仁育無遺蘊矣

崇禎壬午九月十九日劉文正公值講知及之一章先三日過問大義予爲口占一番文正喜甚因云我尚未能全悟求再說一遍予遂爲從容敷演益喜云我今了矣求便爲我撰講章予如其言至期進講畢復來報云 皇上極爲首肯嗚呼君臣之遇朋友之交如昨日事耳偶簡舊稿不勝江河隔世之痛甲申九月 日幾亭記

爲副院張二無報開疏 癸未代任王仲道長

大臣病故比例報聞事臣巡視東城有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瑋在告因歸路有梗養疾京邸於四月十七日身故瑋原籍江南非東城人也然偶殁於東城則東城事也臣不敢不比例上聞竊惟瑋自南光祿卿轉僉院尋陞副院未履任時負病已數月矣累章控辭

聖恩弼隆力疾勉赴適總憲劉宗周去國代署院事小

大臣心勞深病革面告厥哀晨奏夕可蓋　聖明軫恤其厄蠲得此異數也璋清介孚中外忠誠貫金石人皆望其生還尚當詠歌太平圖報　君德乃其平日居職盡勤前歲署南京兆尹遇大饑璋百方設處錢穀煮粥賑濟忘食忘寐經營活人所活之人雖甚衆而身病自此始矣署怠以來宿疾既久新勞益之遂致不起年甫六旬血嗣未立聲無蓄纍篋無疋帛遺言薄殯莫睥全部旅櫬孤魂旁覩澆涕而璋學道有年方當旬篤之日九對知交懇懇孜孜惟以殭場爲憂兵食爲慮一身委化坦然遐遺留詩遍別宗周又留詩致別諸交友而逝

其念念公忠一絲不掛如此璋雖不自痛而諸臣凡有心者靡不痛之臣既風稔其品又目擊其亡如璋之清勁修世實希有臣爲國惜賢不覺遠之已悉至於三品大臣例應得卹自有禮臣請之非臣所敢贅也　崇禎十六年　月　日奉　聖旨

勦疫施藥疏　癸未代任玉仲道長

竊見疹疫日盛藥局所施多用煎劑方之當否固未可知即令處方必中其病而以至貧之民犯至急之症領藥入手無錢買鍋無力炊煤徬徨半日之間病者已多稿項支臣訪得各坊隅有善士製造五瘟丹施捨臣曾揭視其方大抵以五運爲主今年戊癸化火故其藥純用清凉消解熱毒傳聞領者十起七八或九或來舖服不過一錢二分價銀約止一分藥到用水調服既濟其急更便於貧此雖若至微至瑣之事而在今日以活人爲急雖謂之至卑至要之事可也專藉民間施捨所及有幾即臣等私相傳播終難徧感人心一出　天言使藥局即日合施此藥則起死人而肉白骨日當以千計矣藥之能生人者多則棺之給死人者當漸少我　皇上以如天好生之仁直兼刷文王之澤枯而有之所賴無疆名和延祉可勝紀哉　崇禎十六年　月　日

奉　聖旨

晉地分信固守疏　甲申代霍譽香道長

敬撫名對本盡愚忠以聲神京右臂以舒　聖懷西顧事今日之晉大下之晉也寇焰驚傳日加一日臣身雖出臣憂實深必合群策群力共圖辦晉庶幾晉安而天下可安也撫臣蔡懋德忱素自守惠愛有餘然而年長質羸以一手一口抗數十萬方張之寇焰實苦未足舉朝亦早知之特時危勢迫猝難其代莫敢明言臣與國同休專從封疆起見且晉地安危黃河一帶氣脈相聯亦於臣清運職掌關切何敢隨衆隱默則簡界英幹器

使勞臣所當並入虜談。以速遣時艱者也。餉在迅有臨敵易帥之疑。照臣請更爲通盤打算之着。 皇上特遣視師輔臣。正爲通盤打筭也。窃意欲輔臣之提綱挈領。莫若使各官分信責成。庶令心力各專。而鞭弭可及。撫臣專統標兵。同太原道將。固守省會。以安藩封。仍相機應援屬邑。其泰督奉 命原爲掃賊恢泰。今既駐晋中。便應就晋圖事。兒統標兵。益以高傑之衆。專制平陽。同所屬道將。勦禦爲便。其宣督已奉 旨調協防河。今汾州切近榆林。統原調陽和兵。協同汾屬道將。勦禦爲便。若潞安潘藩在焉。或按臣。或泰監軍。協同潞澤道將。守

禦爲便。而輔臣即審度形勝要害之區。或駐節。或周遊。徙中調度。至鎮臣職司專閫。當統領原調邊兵。聽輔臣指麾勦蕩。此則臂指之勢可無負 聖明特命視師之崇報者也。蓋今日所最忠者百姓。畏賊喜賊迎賊。其所以迎賊者。亦止謂官兵難恃。城守難堅。今若信地分明。防禦專切。但使賊頓兵堅城之下。我即可乘間出奇。挫賊一二陣。殲賊一二股。則我百姓之心。亦豈真不可轉移哉。搖者堅。弱者勁。詭者忠矣。民心定。則賊勢屈。賊勢屈而賊衆可驅。彼前不得利。必返而思遁。我以此保晋。即以此策秦。此臣用分信爲通算之說。所以佐臨敵易帥之窮。而不自知其迂也。勢迫矣。時急矣。惟 聖明遠鑒施行。 崇禎十七年正月 日奉 聖旨

漢律摭遺

漢律摭遺自序

自商鞅變法相秦孝公而秦以强秦人世守其法是秦先世所用者商鞅之法也始皇并天下專任刑法以刻削毋仁恩和義爲宗旨而未盡變秦先世之法是始皇之所用者亦商鞅之法也鞅之法受之李悝悝之法撰次諸國豈遂無三代先王之法存于其中者乎鞅之變者收司連坐之法二男分異之法末利怠貧收孥之法餘仍悝法也然則商鞅之法豈遂無三代先王之法存于其中者乎迨李斯創焚書之議敢偶語詩書者棄市是古非今者族法之煩苛莫此爲甚其後復行督責之令民不堪命而秦以亡非盡由商鞅之法商鞅之法故李悝之法也漢興約法三章蠲削煩苛然不足以禦姦蕭何於是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其三章何所增其六章卽李悝之法經

也是漢法亦本于李悝而參之以秦法非取秦法而全襲之也今試以周官攷之先請原于八議決事本于八成受獄卽士師之受中棄比卽司徒之大比讀鞫者小司寇之讀書也乞鞫者朝士之聽治也過失不坐三宥之法也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不坐三赦之法也其他之合于周法者難僂指數先鄭後鄭注周官竝舉漢法以爲比況可見漢律正多古意非猶爲三代先王之法之留遺者乎歷代之律存于今者唯唐律而古今律之得其中者亦唯唐律謂其尙得三代先王之遺意也唐律之承用漢律者不可枚舉有輕重略相等者有輕重不盡同者試取相較而得失之數可藉以證厥是非是則求唐律之根源更不可不研究夫漢律矣惜漢律久亡其散見於史傳者百不存一然使搜羅排比分條比類按律爲篇其大凡亦可得而攷見焉同治光緒之間長安薛大司寇曾纂漢律輯存一書業經寫定將付手民庚子之變爲某舍人所得匿不肯出百計圖之竟未珠還良可惋惜巴陵杜貴墀有漢律輯證六卷頗稱詳備然尙有闕遺近富平張大令鵬一有漢律類纂一書編次亦未分明壬子之春鑰戶養痾斗室枯坐因取杜張二書重爲編次以律爲綱逐條分入目之可攷者取諸晉志事之可證者取諸史記及班范二書他書之可以相質者亦採附焉諸書所引律令往往相淆蓋由各律中本各有令引之者遂不盡別白如金布律見于晉志而諸書所引則金布令爲多今於律令二者亦不能詳爲區別若二鄭注之所稱今時固難定其爲律爲令也齡殘氣芥時須卧息窮竟日之力所獲無多自春徂夏今又秋氣初悲甫克畢事凡得二十二卷雖未足遂爲

三代先王之法世有稽古之士其或有取於斯王子立秋後三日七十三叟沈家本

古人引書每有省文此編所引以周禮兩漢書說文爲多周禮但稱某官漢書但稱某紀某表某志某傳史記必稱史記以別于班說文以段玉裁桂馥王筠三家之說爲多但稱段曰桂曰王曰省文也 附記

總述

漢書刑法志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孝文十三年丞相張蒼御史六六馮敬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二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爲城旦舂歲數以免臣昧死請制曰可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中六年又下詔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自是笞者得全及至孝武卽位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寖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罰書刑法志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廄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旁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爲篇結事爲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與律有上獄之法廄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

按漢律大略二書盡之隋書經籍志刑法篇但收杜預張斐之書而不及漢律漢代之書僅有漢朝議駁漢名臣奏事二書其梁有而隋亡者每見於注中亦僅云梁有建武律令故事一卷亡其序述云漢律久亡故事駁議又多零失是漢律久已不傳至其亡在何時亦無可考梁武修律得齊時舊郎蔡法度家傳律學云齊武時刪定郎王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合爲一書則齊梁之時所傳者祇張杜之書其時漢律殆已亡矣蓋自晉改漢律之後張杜之書風行于世習律學者但研究見行之法不復追求漢魏各家章句束諸高閣其漸卽于亡勢固然也元魏崔浩有漢律序見史記索隱注中不知當日崔氏親見漢律而序之歟抑第就張杜之書而序之歟經之亡於南者每存於北或北方當日尚有其書未可知也亦可見北方之士尚知探討漢律以求其本焉竊嘗進而論之一代之法不徒在立法之善而在用法之得其平漢初除秦苛法秦人喜悅其後參用秦法亦尚因乎時之宜而孝惠除挾書律除三族罪妖言令孝

文除收孥相坐律除誹謗訞言法除祕祝而除肉刑一事尤爲古今刑法之一大關鍵孝景之世亦務在寬故其時禁網疏闊刑罰大省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此爲漢法最平恕之時其時用法者張釋之張歐諸人也洎乎孝武之世公孫宏以春秋繩臣下主父偃郭解之獄其罪重至于族竝不知於律爲何條張湯趙禹之徒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禁網寖密用法之吏唯以武健嚴酷爲能久之遂成爲風氣此漢法最苛急之時也孝昭時霍光輔政與民休息而用法仍嚴蓋習見武帝時之苛急而不知其非徐仁王平之獄尤爲失當孝宣時于定國爲廷尉黃霸等爲廷平獄刑號爲平然趙韓楊蓋諸獄人尙寃之孝元有鑄除輕減之詔孝成有議減死刑之詔孝哀有除誹謗

誣欺法之詔其時輕殊死之刑一百二十三事雖後人諟其毛舉細微固與苛急者實不同也光武中興議省刑法除邊郡盜穀之律定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非不道不得捕繫之令施羣盜自相糾摠之法更以天地之性人爲貴於奴婢尤諄諄致意既除奴婢射傷人棄市之律其殺奴婢者不得減罪炙灼奴婢者論如律略爲奴婢者免爲庶人梁統屢以嚴刑爲請而終不聽明帝用法苛切章帝納陳寵之言除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和帝時鄧躬陳寵相繼爲廷尉用法務存寬厚此又漢法平恕之時也安順以後政治日非羣錮獄興誅鉏正士用法之權操之閹寺而漢亡矣

目錄

唐律疏議魏文侯師里悝集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商鞅傳授改法爲律漢相蕭何更加悝所造戶興廄三篇謂九章之律釋文一盜法今賊盜律是也二賊法今詐僞律是也三囚法今斷獄律是也四捕法今捕亡律是也五雜法今雜律是也六具法今名例律是也

按里悝卽李悝也漢律本于李悝其篇目之次弟必當遵悝之舊其次序爲一盜二賊三囚四捕五雜六具不應有異也古人著書總敘之文多在終篇史記之自序漢書之敘傳並在末卷乃古法也蕭何增律三篇而不列之于具律之前者蓋以戶興廄三篇爲是律興原六篇之專言刑名者不同抑以新纂之文不欲越古人之前歟魏改漢律爲十八章其體例與漢律既不相同自

難仍襲其舊惟不列于終而冠於律首則與古法不同矣今之所輯前六篇一依李悝之次序後三篇晉志作興廄戶而疏議作戶興廄次序不同則依晉志以興廄戶爲次序從其先者也

盜律　劫略　恐猲　和賣買人　持質　受所監　受財枉法　勃辱強賊　還贓畀主　賊傷

按盜律之目可考者九劫略當卽今之強盜魏以劫略等四者爲非盜事而分以爲劫略律殆分強竊爲二事而恐猲等近於強而附之歟受所監受財枉法亦非盜事而迹其貪心與盜無殊故古人入之盜律魏分出爲請賕律失古意矣勃辱強賊者勃廣雅釋言懟也淮南說山病而不就藥則勃矣注不擇于事曰勃此條勃字當兼此二義言懟其強遂不擇事之是否而遽加毆辱

也強賊固可懟若已就拘執即應送官今不送官而自行毆辱致有殺傷即不得不謂之擅故魏入之與擅律還賊畀主即唐律之以贓入罪諸條賊傷則今之強盜殺傷人竊盜拒捕殺傷人今仍在賊盜律魏律詳敘分改之處不及賊傷當亦仍其舊矣唐律並在本律當亦用漢法也

賊律 大逆無道 欺謾 詐僞 踰封 矯制 賊伐樹木 殺傷人畜產 諸亡印 儲峙不辦 盜章

按賊律之目可考者十大逆無道即今之謀反大逆張斐曰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二者分別如此賊者害也凡有害于人民有害于國家皆可謂之賊欺謾詐僞有害于人民踰封矯制有害于國家故皆入于賊律此古義如是若唐律疏議釋文竟以賊律爲詐

僞律則又非也賊律以大逆爲重唐律賊盜雖併爲一然其律文前二卷皆賊事後二卷皆盜事截然分明賊事以謀反大逆居首恐漢律亦然詐僞其一端也李悝雜律有踰制一曰踰封當即踰制漢改入賊律惟踰制所包者廣踰封則限于封域有無分別亦不能詳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並有害于人民諸亡印儲峙不辦並有害于國家故皆入賊律唐律盜園內草木歸盜事殺傷人畜產在廐庫律盜印亦歸盜事輸課稅物違期在戶婚律此唐之與漢不同者費誓牿之傷汝則有常刑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此即漢法之所昉歟盜章不詳何事既在賊律亦有害于人民者也

囚律 詐僞生死 詐自復除令丙 告劾 傳覆 繫

囚 鞫獄 斷獄

按囚律之目可考者六令丙一目今不別出亦附見焉後並同詐僞生死即唐律詐病死傷不實詐自復除唐目同告劾是二事告屬下劾屬上說文劾法有舉也段曰法者謂以法施之廣韻曰劾推窮罪人也王曰急就篇諸罰詐僞劾罪人顏注劾舉案之也有罪則舉案然劾字不見于經蓋漢法也周禮鄉士異其死刑之舉而要之注要之爲其罪法之要辭如今劾矣呂刑正義曰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按段王二說已詳又玉篇劾推劾也文選幽通賦妣聆呱而劾石兮注應劭曰劾其必滅羊舌氏項岱曰舉案曰劾漢書百官表中丞外督部刺史內領侍御史受公卿奏事舉劾按章張敞傳敞身被重劾凡此言劾者並爲上對下之詞而告者乃下對上之詞二字正相對待此一義也又昭紀元鳳

五年史有告劾亡者注如淳曰告者爲人所告也劾者爲人所劾也師古曰告劾亡者謂被告劾而逃亡又嚴延年傳於是覆劾延年闌內罪人法至死顏注覆反也反以此事劾之凡此言劾者並爲兩人相對之詞此義從上義引伸而出此又一義也嚴延年傳爲涿郡大守遣掾鑿吾趙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已知其如此矣趙掾至果白其輕者延年索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此傳之言劾即周禮之要鄭注之所謂今劾也此又一義也三義相引伸而各自爲用魏分漢之囚律廢律爲告劾而又別爲斷獄律是用第二義而與漢法之旨殊矣傳逮也覆覆按也分爲二事則或傳或覆合爲一事則謂傳逮罪人而覆按之也此乃鞫

囚之事而非告劾之事魏分入告劾律未詳其義繫囚之事唐在斷獄律中魏分爲繫訊律而鞫獄斷獄又爲斷獄律鞫者推勘之詞斷者論決之事可區爲二而事實相因實難分別通考玉海引晉志與今本同而通典所引無斷獄二字豈唐時本無此二字而後來誤衍歟繫訊斷獄事既相連分之轉無界限漢統于囚律而唐統于斷獄律最爲得之

捕律

按捕律之目晉志無文無以考之

雜律　假借　不廉　呵人受錢令乙　使者驗賂科

李悝雜律之目　輕狡　越城　博戲　假借　不廉

淫侈　踰制

按雜律之目可考者四李悝雜律之目可考者七假借

不廉與漢律同踰制漢改爲踰封入于賊律似其餘四者漢律亦當與之同也假借不廉當爲二事假借卽唐律廄庫律中假借各條不廉卽後世受賕之事刑法中不能無此名目賈誼陳政事疏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曰不廉曰簠簋不飾特以不廉二字標名可見不廉爲律中之一端不容缺也或曰漢受所監受財枉法並在盜律不應別有受賕之條假借不廉卽唐律之假借官物不還也說亦有理然不廉之事甚廣匪僅受所監各項也呵人受錢或謂卽恐猲取財然漢律恐猲目在盜律必非一事按周禮地官比長若無授無節則唯圜土內之注鄉中無授出鄉無節過所則呵問繫之圜土考辟之也疏過所則呵問繫之圜土考辟之也者謂所過之官司見卽呵問之必知有呵問之者若不呵問窮詰則虛實難明故知呵問也繫之圜土考辟之者謂繫在獄中辟法也考量以法推問無授無節之由也此目呵人當卽鄭注所謂呵問當呵問而受錢後世差役受財而應傳者不傳應拘者不拘與此頗相似故入之請賕律中與恐猲實二事也使者驗賂在唐律未有相當之條望文生義當爲使者受命案驗賄賂之獄而更有違法之舉也輕爲訾輕之輕尹賞傳之輕薄少年惡子狡當爲狡猾之狡翟方進傳之狡猾不道所爲並是猥薄無賴之事男女不以義交其一端也越城唐律在衞禁律漢別有越宮律亦衞禁之事博戲卽漢之捕博淫侈當卽舍宅車服器物違法之事二者唐並在雜律凡此四端漢既用李法當仍李之舊目故附錄於此漢法可卽此而推焉

具律　出賣呈　擅作修舍事科

按具律之目可考者二出賣呈未詳何事魏入之與擅律非擅事卽是與事科有擅作修舍事此律與之爲類其亦闕於宮室者乎今以意推之說文呈平也玉日他書皆無此訓蓋許君以呈爲程之古文也禾部程下雖無平義然漢書高紀注如淳曰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荀子致仕篇程者物之準也案準固所以爲平之器也是知法律章程莫不要於平而呈程一字可知矣史記秦始皇紀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雖無平義而其用呈字卽今之所謂程矣按文選魏都賦明宵有程注程與呈通樊安碑作呈作式冀州從事郭君碑先民有呈程作呈是此目之呈卽程字也程法也式也言出賣之法式也屬諸興事諸興事大

者其宮室之類乎有呈卽不得擅行出賣則又與擅事相關矣擅作修舍事卽唐律與造當言上而不言上及非法與造之類亦在擅興律

興律　上獄　考事報讞　擅興徭役　乏徭　稽留烽燧

按興律之目可考者七上獄之法未詳疑是罪人入獄之事人數旣衆則收管防護非召集徒衆不可故漢時在興律也考事報讞疑是遣使分赴郡國治獄之事如田叔治梁獄呂步舒治淮南獄也使者當有徒衆隨之亦屬興事故在興律餘條以唐律準之擅興徭役卽非法興造乏徭卽丁夫差遣不平條內之欠剩稽留卽征人稽留及丁夫雜匠稽留烽燧卽主將守城條內之守備不設烽燧亦守備之事

廐律　逮捕　告反　逮受　登聞道辭科　乏軍之興　奉詔不謹　不承用詔書　上言變事　以驚事告急

按廐律之目可考者九內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二目晉志言係舊典與廐律文意相連故入于此逮捕應在捕律其在此者逮捕之官司或當乘傳故在廐律漢世告反之人亦得乘傳故亦在此律逮受下文作逮驗玉海引作訊受魏分爲告劾律而繫訊又自爲律則此目當非訊也下文旣曰逮驗與逮捕爲先後之事凡捕須驗之也似以逮驗爲是上言變事魏旣分出爲驚事律則與告反者不同如何區別之處今不能詳以驚事告急通典引驚作警下驚事律同通考上作驚下作警按作警者是丙吉傳有邊塞發警命書警備事警命書告急之書也警備事卽警事也魏氏旣與烽燧同律其爲專屬於軍中告急之事可推而知與上言變事非一事矣

戶律

按戶律之目晉志無文以考之以上漢九章之律其目之可考見者盜九賊十四七雜四具二興七廐九凡四十八益以李悝之目則爲五十二武帝時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蓋所存者不及十之二矣

傍章　晉志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輯證云周禮大司馬遂以蒐田法無干車無自後射賈疏此據漢田律而言士師五禁注引作軍禮按前書禮樂志今叔孫通所撰禮儀與律令同藏於理官法家又復不傳應劭傳刪定律令爲漢儀據此知漢禮儀多在律令中晉志所謂叔孫通益律所不及當卽以所撰禮儀益之此條爲田律亦爲軍禮是其證也

按杜氏據禮樂志及應劭傳爲說頗有據傍廣也廣雅釋詁二衍也文選封禪文律所不及者廣之衍之於律之中拾其遺於律之外補其闕其書今亡其目亦無可考矣

曹褒傳有叔孫通禮儀十二卷周禮儀禮疏所引有叔孫通漢禮器制度未知與傍章同異何如

越宮律　朝律　晉制張湯越宮律趙禹朝律御覽六百三張斐律序曰張湯制越宮律趙禹作朝會正見律

按越宮律朝律與旁章並在蕭何九章之外其目已無聞通尙與何同時湯禹遠在何後其時之情形已不相同高祖豁達大度必少苛禁樊噲傳縣布反時高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迺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

卧噲等見上流涕曰云云高帝笑而起可以見宮禁之寬張湯越宮律殆就後來情形所增設者朝儀爲叔孫通所起通傳云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禮者是朝會之制皆通所定趙禹殆即通所定者纂之成律其中或有所增益亦未可知唐律衛禁諸條兼言衛禁二事疑湯所制亦必兼二事而言又職制律中朝會侍衛行事失錯及違式儀式各條皆關於朝事漢律當亦有之

金布律　毀傷亡失縣官財物　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價　平庸　坐贓

按金布律他書多引作金布令晉志作律其目可考者四殺傷亡失縣官財物即唐律之盜官私牛馬在賊盜律棄毀官私財物在雜律惟漢專指縣官唐兼官私爲不同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價價通典引作償晉志下文言爲償贓律則償字是也罰贖入責當分爲二事呈文言爲償贓律則償字是也罰贖入責當分爲二事呈者程也以法程定之也黃金爲償以黃金償其贖與責也唐律無此文平庸者平其值也漢書溝洫志非受平賈者注蘇林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如淳曰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師古曰賈音價按踐更者月出錢二千過更者三日出錢三百詳昭紀注加淳說其值不同故須平之唐律若計庸賃以爲贓者亦勿徵疏議曰庸謂私役使所監臨及借車馬之屬計庸一日爲絹三尺以受所監臨財物論漢法大約亦計日弟其值不同耳坐贓與唐之坐贓不同唐坐贓最輕漢有坐臧爲盜之文似是計臧之法此與平庸當爲二事庸不平固計臧其他亦然也

酎金律　續禮儀志補注丁孚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按文帝定酎金之律直至元鼎五年因酎金失侯至百六人之多其法久而生弊欵抑武帝別設苛律欵

尉律　許愼說文解字序尉律徐鍇曰尉律漢律篇名段曰謂漢廷尉所守律令也百官公卿表曰廷尉秦官掌刑辟藝文志曰漢興蕭何草律刑法志所謂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也桂曰董彥遠謝除正字啟尉律四十九類書蓋已亡漢書昭紀注引尉律御覽引廷尉決事襄二十一年左傳欒盈曰將歸死于尉氏注云尉氏討姦之官漢書地理志陳留尉氏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陳留風俗傳尉氏鄭東鄙弊獄官名

按尉律之義段氏以尉爲廷尉之尉而律即蕭何九章之律桂氏之說略同惟小徐以爲漢律篇名段桂皆不從之惟許序所引律文乃漢初取人之法不專指廷尉昭紀如淳注云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所言亦非治獄之事漢之以尉名官者曰太尉掌武事應劭曰自上安下曰尉武官悉以爲稱曰衛尉掌宮門衛屯兵曰中尉掌徼循京師曰水衡都尉掌上林苑曰主爵中尉景帝更名都尉武帝更名右扶風治內史右地曰護軍都尉武帝屬大司馬曰司隸校尉督大姦猾曰八校尉所掌並武事曰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其他以尉名者尤多大抵近於武事郡有郡尉亦典武職安見尉律之必專指廷尉也且九章之律戶律關于大司農廄律關於太僕興律關于衛尉中尉諸官不僅關于廷尉一官正不得以尉氏舊名而附會之也說文尉从上按下也从尸又持火所以申繒也通

俗文曰火斗曰尉字之本義如此引申之爲凡自上按下之稱是其義本不專屬于刑獄董彥遠言尉律四十九類則其目必多今已無攷

田租稅律　田令　史記將相名臣年表大事記孝文十三年除田租稅律後書黃香傳引田令

按田租稅律與士師注之田律不同彼謂田獵之田此則田畝之事也文帝除租稅故此律可廢景帝復取半租則其律亦當修復矣田令則田律中之令也

錢律　史記將相名臣年表孝文五年除錢律文紀五年除盜鑄錢令

按文帝聽民鑄錢故除其律後景帝復禁民鑄錢則其律亦必修復矣

上計律　春官典路注鄭司農云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

按玉海六十引漢舊儀稱朝會上計律疑此律爲朝律之一目

大樂律　春官大胥注鄭司農云漢大樂律曰云云續志大予樂令補注引盧植禮注亦稱漢大樂律

按大予樂令屬太常百官表作大樂令明帝永平三年改大樂爲大予樂故官名亦改大樂律尙是西京舊名也

田律　秋官士師五禁注今野有田律

按田律謂田獵之律非田畝之事也觀後所引軍禮鄭注大司馬云犯田法之罰彼所言者菟田之法也

尙方律　宋書　有司奏曰車服以庸虞書茂典名器謹假晉秋明誡是以尙方所制漢有嚴律諸侯竊服雖親必

罪

按尙方律他未見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尙方令顏注尙方主作禁器物續志尙方令掌上手工作御刀劍諸好器物非主車服者百官表有御府令丞顏注主天子衣服續志御府令作中衣服又有內者令掌中布張諸衣物宋書所言當考

挾書律　惠紀四年除挾書律注應劭曰挾藏也張晏曰秦律敢有挾書者族史記秦始皇紀丞相李斯曰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

按焚書之議建自李斯古先哲王之彝訓都歸銷滅其幸而存者亦幾希矣漢除是律而後壁藏之書稍出而

見于世然書已亡十六篇梅賾之書世攻其僞周禮亡冬官更無從補亘可悲也

鍾令　景紀中六年定鍾令刑法志詔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鍾令

按說文鍾所以擊馬也段曰所以二字今補假借爲杖人之稱王曰鍾者笞之器以鍾擊之謂之笞

挈令　廷尉挈令　光祿挈令　說文糸部織作布帛之總名也紙樂浪挈令織从糸从式段曰樂浪漢幽州郡名也挈當作契契刻也樂浪郡刻於板之令也其織字如此錄之者明字合於六書之法則無不可用也王曰挈卽券契之契詰計切魏略文帝詔曰代郡黃布爲細樂浪練爲精張湯傳奏讞疑必奏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法廷尉挈令注韋昭曰在板挈也師古曰著謂明書之

也挈獄訟之要也書於讞法挈令以爲後式也契音口計反史記湯傳作絜令燕王旦傳又將軍都郎羽林注張晏曰都試郎羽林也師古曰都大也謂大會試之漢光祿挈令諸當試者不會都所免之

按挈段解作絜刻之絜王解作契券之契韋昭云在板挈則段說爲勝而史記字又作絜說文絜麻一耑也段曰一耑猶一束也耑頭也束之必齊其首故曰耑人部係下云絜束也是知絜爲束也束之必圍之故引申之圍度曰絜王曰絜之爲言挈也束之便於提挈是此字當从史記作絜絜者絜束也度也法之絜束出于省度而可以爲後式者也搆謚志元鼎六年上曰令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顏注租挈收田租之約令也約令亦挈束之意也絜說文縣持也於絜令之義較遠釋名

絜結也結束也束持之也與絜束之意爲近然則絜者正字挈段借字廷尉光祿二寺有此令樂浪郡署有此令似漢時中外官府皆有此令以爲法式蓋皆不在正律之中者唐豪省多書格令於屋壁嗣聖中令內外官人書格令聽事之壁殆亦有所承歟張湯傳著讞法廷尉絜令言著其所讞之法于廷尉之挈令也師古注徵不明

廷尉板令　後書應劭傳撰廷尉板令

按板令卽挈令韋昭所謂在板挈也此與唐宋之敕令相似

水令　見寬傳定水令

按水令他未見

公令　何並傳如淳注引公令

按公令他未見

功令　史記儒林傳太史公曰余讀功令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歎也索隱案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卽今學令是也

按功令索隱以爲卽唐之學令顏師古漢書注則以爲卽唐之選舉令當以索隱之說爲是玉海列功令於各令之中今人言功令者若云公家之令不知何所本通俗編以爲非

養老令　文紀元年詔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閭吏稟當受糲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顏注使其備爲條制

按此令東京尙遵行之

馬復令　西域傳征和中上下詔曰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注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乏此復修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

按孝文時鼂錯說曰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其三人車騎天下之武備也故爲復卒顏注當爲卒者免其三人不爲卒者復其錢此所謂馬復令也武帝時已非其舊故至是修之

秩祿令　史記呂后紀戚姬注瓚曰漢秩祿令及茂陵書姬內官也秩比二千石位次倢仔在七子八子之上漢書文紀注同玉海六十五茂陵書祿秩令此二書亡失不得過江明此瓚晉中朝人

按玉海所言乃宋祁漢書校語秩祿作祿秩

宮衛令　張釋之傳注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

按此當是越宮律之令文

任子令　哀紀綏和二年除任子令注應劭曰任子令者漢儀注吏二十石以上視事滿三年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爲郎不以德選故除之師古曰任保也

按任乃保任之義以父兄之官保任其子弟也

胎養令　章紀論曰深元元之愛者胎養之令元和二年詔見戶律一民產子復勿事條

按胎養僅一事甚簡易其令當屬于他律中未必自爲一書

祀令　郊祀志聖漢興禮儀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注臣瓚曰高帝除秦社稷立漢社稷禮所謂泰社也時又立官社稷以夏禹所謂王社也見漢祀令續祭祀志上幸魯注漢祀令云云

祠令　文紀臣謹請陰安侯注如淳曰案漢祠令陰安侯高帝嫂也

按祀令祠令當爲一書

齋令　續祭祀志尊號曰世祖廟注蔡邕表志曰孝明立世祖廟以明再受命祖有功之義自執事之吏下至學士莫能知其所以兩廟之意誠宜具錄本事建武乙未元和丙寅詔書下宗廟儀及齋令宜入郊祀志永爲典式

按齋與祀爲相連之事其令當合爲一書否則一事一書書亦繁矣

品令　百官表少府注如淳曰若盧官名藏兵器品令曰若盧郎中二十人主弩射

按品令當是官品令

戍卒令　史記將相年表大事記孝文十三年除戍卒令

按鼂錯傳今使胡人數次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遣縣繼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辠人乃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子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贖其民如是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據此是戍卒之法至是而變賈山言文帝滅外徭如淳謂漢初因秦法後遂改易有證乃戍邊一歲蓋皆謂此事也惟外徭之法終漢之世未改此云除戍卒令者殆小變其法歟抑後來又修復歟

予告令　馮野王傳夫三最子告令也病三月賜告詔恩

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宜

按據此子告自有令文漢舊法也

捕斬單于令　陳湯傳議者皆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

按漢伐匈奴其捕斬單于必有非常之賞資著于軍法中此令是

令甲　令乙　令丙

令甲　宣紀地節四年詔令甲注文顧曰蕭何承秦法所作爲律令律經是也天子詔所增損不在律上者爲令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師古曰如說是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賈誼新書等齊篇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晉志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後書律麻志中案官所施漏

法令甲第六常符漏品哀紀名田注平紀顧山錢注並引令甲史記惠景閒侯者年表長沙王者著令甲稱其忠焉漢書吳芮傳贊著于甲令而稱忠也續傳景紀述務在農桑著于甲令後書皇后紀論向使因設外戚之禁編置甲令

按令甲或作甲令吳芮之忠史稱令甲漢作甲令令甲猶言令之第一篇甲令猶言第一篇令當時隨便言之初無分別也令乙乙令亦同惟令之名可考者尚多在當時必更多則所云令甲令乙者諸令皆在甲篇乙篇中乎抑各令各有甲篇乙篇乎舊說未之及考漢法之名有律有令有科晉志於囚律稱令丙稱科祿律稱令乙稱科具律廄律興律金布律並稱科似各律各有令有科初非并爲一編也續志稱令甲第六第六者又令甲中之次第也易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王注甲者創制之令孔疏漢時謂令之重者謂之甲令此說與如異當以如說爲長

令乙　江元傳注如淳曰令乙晉志漢雜律有令乙張釋之傳注如淳曰乙令

令丙　後書章紀元和元年詔令丙箠長短晉志漢曰律有令丙

按箠令定于孝景之世此言令丙者當謂箠令之丙篇也

五時令　通典二十後漢志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座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二公郎中以令置案上奉以先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

按此制始於東漢魏晉以下猶承用之魏不讀大暑令晉不讀秋夏令惟春冬行之晉荀奕云先王所以順時讀令者蓋後天而奉天時通典云非古制也自東漢因而沿襲

科　晉志引漢律雜律具律興律廄律金布律並有科又云除異子之科改投書棄市之科武紀天漢四年發天下七科謫注張晏曰吏有罪一亡人二贅壻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後書明紀永平十二年詔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日者宣下郡國桓譚傳校定科比注科謂事條比謂類例張敏傳夫輕侮之法先市一切之恩不有成科頒之律令也郭躬傳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蜀志伊籍傳籍與諸葛亮法正劉巴李嚴共造蜀

科蜀科之制由此五人焉說文科程也从禾斗斗者量也段曰廣韻曰程也條也本也品也又科斷也按實一義之引伸耳程程品也十髮爲程一程爲分十分爲寸

按漢律之外有令令之外又有科晉志所引此其證也

釋名釋典藝篇科課也課其不如法者罪責之也廣雅科品也條也太元從從水之科滿注科法也科之義當兼諸說也魏志曹仁傳爲將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時魏律未修仁所奉者漢科也揚雄劇秦美新曰金科玉條科與律令並重矣

科品　後書安紀元初五年詔曰舊令制度各有科品注漢令今亡濟南王康傳國傳何敞諫康曰大王以骨肉之親享食茅土當施張政令明其典法出入進止宜有期度與馬臺隸應爲科品劉祐傳三轉大司農時中常侍蘇康

管霸用事於內遂固天下良田美業山林湖澤民庶窮困州郡累氣祐移書所在依科品沒入之桓帝大怒論祐輸左校復得赦出

按據元初詔語是科亦即在令中非別爲一編也品階格也禮記檀弓品節斯疏等差也漢書匈奴傳繒絮食物有品注科品者科中所定階格等差也劉祐依科品而反觸帝怒此漢之所以亡

品式　宣紀地節二年上始親政事樞機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孔光傳爲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

按式法也品式者凡品物之法是也觀孔光傳似品式與故事各自爲書

章程　高紀張蒼定章程注如淳曰章厤數之章術也程者權衡丈尺斗斛之平法也師古曰程法式也張蒼傳天下初定公卿皆軍吏蒼爲計相時緒正律厤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不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當水德之時上黑如故吹律調樂入之音聲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至於爲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歷者本張蒼注如淳曰比音比次之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不相錯入以定十二律之法令於樂官使長行之或謂比謂比方之比音必履反臣瓚曰謂以比故取類以定法律與條令師古曰依如氏之說比音頻二反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爲器物皆有尺寸斤兩斛斗輕重之宜使得其法此之謂順晉灼曰若豫及之辭師古曰言吹律調音以定法令及百工程品皆取則也若晉說是

按高紀張蒼定章程與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陸賈

造新語同相提並論是章程非律令書也本傳以比定律令臣瓚以法律條令當之非爲無見然觀漢家言律厤者本張蒼一句乃總結上文之詞是此段文字專言律厤與律令無涉且律令次于蕭何不得云本張蒼也當以如淳之注爲是傳云爲相卒就之蒼爲丞相在孝文四年是其書在高祖時尚未成就紀文亦終言之耳

崔浩漢律序

史記文紀今法宵肉刑三案隱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之也

按崔浩於魏世祖神䴥中奉命修律因上溯漢律而序之其時當南朝宋元嘉年間豈漢律亡于南而尚存于北歟晉初修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可知漢律猶存迨後中原擾亂晉室東渡南朝漢律之亡殆在此時歟然

杜預張斐所作律注亦曰律本蓋以明晉律之所自出其所載必多漢律但不知取漢律全載之抑但取晉律之所沿用者載之索隱引崔浩之序卽繼以張斐之注豈索隱所引者卽張斐律注而崔序亦在其中歟杜張之注唐代猶存是漢律雖亡而未盡亡也何以歷來無別白之者歟崔旣爲漢律作序其所修之律當必以漢爲宗魏書刑罰志中頗引律文豈卽漢之遺文歟代遠年深書缺有閒皆不可攷矣

盜律

史記高祖本紀傷人及盜抵罪集解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臧有多少罪名不可豫定故凡抵罪者未知抵何罪也索隱韋昭云抵當也謂使各當其罪

按盜之情狀非一二端之所可罄故但言各當其罪示必持平不復用秦之酷法也漢之盜目可考者惟九而盜事之重大者不在其中今將盜事之重大者分列于先再依目編次其輕者更列于後庶覽者較易檢尋焉

盜宗廟服御物者棄市　漢書張釋之傳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顏注得者盜環之人爲吏所捕得也）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

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順爲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虖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當

按釋之所引乃漢律正文宗廟之物無更重於服御者故釋之以長陵一抔土相比喻所盜者服御物不可再重也書微子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孔傳自來而取曰攘盜天地宗廟牲用相容行食之無災罪之者言政亂疏漢魏以來著律皆云敢盜郊祀宗廟之物無多少皆死爲特重故也按孔疏所言漢律與釋之所言輕重縣殊孔氏既未親見漢文其所稱當爲魏氏改定之法非漢之原文也

盜天牲　公羊春秋成十年傳不免牲何休注不免牲當坐盜天牲失事天之道故譴使若重難不得郊凌曙公羊問答曰此漢律也書微子云云據此知何氏以漢法況之

按前條不及郊祀漢律自當別有專條何休公羊傳注中時引漢律爲證則此文爲漢律所當有固屬無疑何注不及罪名孔疏又似魏法惟郊祀與宗廟同爲大祀犯之者罪亦當同等不得重於宗廟也

盜園中物　百官表宣帝地節四年弋陽侯任宮爲太常坐人盜茂陵園中物免補注免官不免侯類聚八十木部柏三輔舊事漢諸陵皆屬太常有人盜柏者棄市張湯傳會有人盜發孝文園瘞錢注如淳曰瘞埋也埋錢於園陵以送死也

按此盜園陵之物也他書所引無盜園陵之物明文今但以盜園中物標目仍原文也園陵與宗廟同如有盜

服御物者其罪亦當同任宮僅止免官而未免侯其子千秋尚嗣侯爵此唐法之但免職事官不免勳官也唐無盜園陵內服御之物律文蓋已該於大祀神御物之內故不另立專條柏亦園中物之一種究與服御者不同乃其罪重至棄市似覺太重或別有用意歟唐律盜園陵內草木者僅科徒二年半罪名相懸絕也盜瘞錢唐律無文漢不知科何罪六帖四十六議讞門秋仁傑左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坐誤斧昭陵柏罪當免高宗詔誅之仁傑奏不應死帝怒曰是使我爲不孝子必殺之仁傑曰漢有盜高廟玉環文帝欲當之族張釋之廷諍曰假令取長陵一抔土何以加其法於是罪止棄市陛下之法在象魏固有差等犯不至死而致之死何昔今誤伐一柏殺二臣後世謂陛下爲何

如主帝意解遂免死按此亦一柏也誤伐而欲殺二臣非仁傑之廷諍不得免矣大抵事之關於宗廟園陵者人主每欲以重法處之謂如是則庶盡吾孝不如是則人將議我之不孝法重則必殺人以殺人爲孝其理安在唐律諸盜大祀神御物者流二千五百里不問死罪此所以得其平也後來又加入死罪是不恤人命以奉祖宗且謂法重則犯之者少究之重法果能禁人之不犯哉又功臣表安巨嗣侯拾坐入上林謀盜鹿又博塿完爲城旦城旦爲搏塿本罪謀盜鹿未得罪輕此二罪以重論也

侵廟地　臨江閔王榮傳坐侵廟壖地爲宮上徵榮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食貨志過試以離宮卒田其宮壖地顏注壖餘也宮壖地謂外垣之內內垣之外也諸緣河壖地廟垣餘地其義皆同景紀中二年三月臨江王榮坐侵太宗廟地徵詣中尉自殺王先謙補注蘇輿曰案此郡國新立之太宗廟

按臨江國於二年封皇子閼四年閼薨無子國除七年復封榮則太宗廟亦係新作其地之界址未必有舊籍可稽榮以廢太子而景帝徵詣中尉而不詣廷尉此於父子之間自當有以善處之郅都酷吏但知以殘刻爲能簿責既嚴吏又迫辱之致令自殺其事甚宛觀於百姓之哀憐謚葬如禮恐侵地之詞亦未可信矣又餘地究與正地不同未知漢法有區別否

盜園陵地　功臣表安樂侯李蔡以丞相侵賣園陵道壖地自殺史表作侵盜孝景園神道壖地本傳附李廣傳內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頗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壖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

按蔡既賜地陽陵則所得者必陵外官地故能盜取三頃之多以侵占官地論其罪輕至神道外壖地方爲園陵地盜雖止一畝其罪重漢表作侵賣壖地將二事混而爲一不若史表但言侵盜孝景園神道壖地二罪從其重者言爲確當也至其罪名二獄皆自殺未論決無以詳之古人於事之關於宗廟園陵意多從重正地餘地或竟無區別也

敢盜乘輿服御物　蔡邕獨斷天子車馬衣服器盛百物曰按以上十一字今本獨斷脫據孫奭律音義引補乘輿出於律曰敢盜乘輿服御物謂天子所服食者也天子至尊不敢瀆瀆言之故託之於乘輿乘輿猶載也輿猶車也天子以天下爲家不以京師宮室爲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羣臣託乘輿以言之或謂之車駕

按唐律盜乘輿服御物在盜御寶律內其名卽本之於漢唐之罪名爲流二千五百里未詳漢法之輕重何如自尊君之義重臣下之修律者凡涉於君者多以加重爲主義抑知以財物殺人究非天理之所有故唐律於此項之計贓重者卽準贓同常盜之法加一等並無死罪竊盜亦無死罪明律雖改爲死罪而係雜犯准徒較唐律尤輕可見爲人君者非必皆嗜殺人又何必以殺人媚之

盜武庫兵　六帖九十竊盜門春秋決獄曰甲爲武庫卒盜強弩弦一時與弩異處當何罪論曰兵所居比司馬闕入者髡重武備貴精兵也弩檗機郭弦軸異處盜之不至盜武庫兵陳論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何以行之甲盜武

庫兵當棄市乎以上或人論二曰以下仲舒語雖與弩異處不得弦不可謂弩矢射不中與無矢同不入與無鏃同律曰此邊鄙兵所臧值百錢者當坐棄市鹽鐵論刑德篇今傷人持其刀劍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乎注三輔黃圖云武庫在未央宮蕭何造以藏兵器者也

按武庫地在禁中兵又非常用之器故罪重至棄市邊鄙兵所居比司馬門則亦與禁中等故盜者亦當以盜武庫兵論也若弦弩異處董謂不可謂弩自是持平之語似此者自當以減論臧值百錢當爲別條原文邊鄙兵所臧句必有訛奪恐當爲盜邊鄙所居臧百錢卽棄市重邊防也漢法之嚴如此後世藏兵之所既不在禁中亦無兵所居比司馬之法唐律盜禁兵器弩五張方擬絞與漢法懸殊大約唐法輕於漢者多不止此一事

也

主守盜　陳咸傳主守盜注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棄市馮野王傳池陽令並素行貪汙野王部督郵掾祝昶趙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薛宣傳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注孟康曰法有主守盜斷官錢自入已也師古曰依當時律條臧值十金則至重罪刑法志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顏注卽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

按主守並在官任用之人守之正以防盜乃他人不盜而自盜之其情節實較他盜爲重漢法十金卽棄市重亦不爲過唐律三十匹絞尙遵用漢法不爲貪吏開倖門也

盜都內錢　恩澤侯表陽城侯田延年坐爲大司農盜都內錢三千萬自殺注如淳曰天子錢藏中都又曰大內史表同本傳初大司農取民牛車三萬兩爲僦僱古曰一乘賃之與顧直也載沙便橋下送至方上車值千錢延年上簿詐增僦直車二千凡六千萬盜取其半焦賈兩家告其事下丞相府丞相議奏延年主守盜三千萬不道自刎死百官志大司農屬官有都內令丞補注先謙曰都內見王莽傳都內主臧官見張延壽傳都內令見尹翁歸傳桓譚新論云漢之百姓賦斂一歲爲四十餘萬萬吏奉用其半餘二十萬萬藏於都內爲禁財

按都內屬大司農自有主守之責惟延年詐增僦直在後世爲浮冒之事與公然取都內之錢入已者稍有區別而卽以主守科之者自主之而自冒取之與他人之冒取不同臧至三千萬論漢法爲不道死罪不能追也

專地盜土　匡衡傳有司奏衡專地盜土衡竟坐免初衡封僮之樂安鄉鄉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頃南以闔佰爲界師古曰佰者田之東西界也闔者佰之名也初元元年郡圖誤以闔佰爲平陵佰積十餘歲衡封蘇林曰平陵佰在闔佰南誤十餘歲衡乃始封此鄉臨淮郡遂封眞平陵佰以爲界多四百頃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國界上計簿更定圖言丞相府衡謂所親吏趙殷曰主簿陸賜故居奏曹習事曉知國界署集曹掾明年治計時衡問國界事曹欲柰何殷曰賜以爲舉計令郡實之師古曰舉發上從平陵佰以爲定價恐郡不肯從實可令家丞上書衡曰顧當得否耳何至上書亦不告曹使舉也聽曹爲之後賜與屬明舉計曰案故圖樂安鄉南以平陵陌爲界不足故而以闔佰爲界解何郡卽復以四百頃付樂安國衡遣從史之僮收取所還田租穀千餘石入衡家司隸校尉駿少府忠行廷

尉事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值十金以上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地所以壹統尊法制也衡位三公輔國政領計簿知郡實正國界計簿已定而背法制專地盜土以自益及賜明阿承衡意猥舉郡計亂減縣界附下罔上擅以地附益大臣皆不道於是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爲庶人

按此獄國界之誤誤在郡圖本與衡無涉乃郡既正國界而仍取此四百頃之租入此衡之鄙也專地盜土爲當日斷獄之詞乃不科盜土而科主守罪名與讞詞不相比附豈漢律無盜土之條耶謂地非衡之所當有即難目之爲主守之人衡據始封之界而仍收其租入亦尚與盜取者有間當時蓋有意周內故特引重律以劾之本傳敘其論斷之語甚詳今亦詳錄之不獨可以見當時之程式亦以見古人之斷獄未必盡當也

盜所收財物　陳湯傳丞相衡復奏湯以吏二千石奉使顓命蠻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盜所收康居財物戒官屬曰絕域事不覆校雖在赦前不宜處位湯坐免

按此獄當以主守論者康居財物既收入官即是官物湯爲副校尉又有主守之責科以主守方與律相符惟事在赦前依律不得言言之即以共罪罪之乃衡與石顯既抑湯之功於前又摭其過於後豈將以此媚顯耶此眞不可解者又按以上各條並盜事之重者漢律是否各有標目抑統在盜事已不能詳今姑彙於先

劫略

奪人掠虜　功臣表臨蔡嗣侯襄坐擊番禺奪人掠虜死

按張斐律注表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又云加威勢下手取財爲強盜是魏律有強盜之目疑漢亦當然但無以證之耳奪人掠虜者他人所得掠虜之物輒恃強而劫奪之此與強盜何異惟表但云死似是病死非論決棄市者

彊盜攻盜　後書陳忠傳臣竊見元年已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至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爲憂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皆欲採獲虛名諱以盜賊爲負雖有發覺不務澄清至有逗撓畏忌無辜僵仆或有蹋蹐比伍轉相賦歛或隨吏追赴周章道路是以盜發之家不敢申告鄰舍比里共相壓迮也迮迫或出私財以償所亡其大章著不可掩者乃肯發露陵遲之漸遂且成俗寇攘誅咎皆由於此前年勃海張伯路可爲至戒

按漢法強盜罪名無可考郭解傳作姦剽攻若遇赦是亦有死罪也忠所言長吏諱盜及盜發不敢告或出私財以償所亡種種情形與今日無異法度陵遲古今一轍也至於攻盜更非強盜可比安紀永初三年海賊張伯路等寇略緣海九郡四年張伯路復與勃海平原劇賊劉文河周文光等攻厭次殺縣令用兵討破此所謂大刑用甲兵者固非常法之所能制者

恐猲

恐猲受賕　王子侯表葛魁嗣侯戚坐繆家吏恐猲受賕棄市顏注猲謂以威力脅人也賕枉法以財相謝猲呼葛反史表作坐殺人棄市

恐猲取財　王子侯表平城侯禮坐恐猲取人雞以令買償免復謾完爲城旦顏注恐猲取人雞依令買雞以償坐

此免侯又犯欺謾故爲城旦也補注沈欽韓曰景紀吏飲食計償贳勿論此謂取飲食準令當買償復欺謾未償故論城旦也以宗室故不髡鉗又承鄉嗣侯德天坐恐猲國人受財減五百以上免藉陽侯顯坐恐猲國民取財物免晉書刑法志張斐上律注表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將中有言爲恐猲

按猲集韻許葛切相恐怯也或作曷公羊傳僖十四年是見恐曷而亡又作喝趙策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恐喝諸侯以求割地史記蘇秦傳作愒集解愒音呼葛反索隱許葛反謂相恐脅也喝本作猲唐律作猲明律作嚇失古義矣恐猲近于强故魏入劫略律然究與强者不同人被脅而與之財非入其室而强奪之也故漢法自爲一章其罪名如承鄉藉陽僅止免侯平城以謾而

爲城旦惟葛魁棄市蓋受賕者必有枉法非僅止取財者可比其從重必有故也

和賣買人

略人　功臣表曲逆嗣侯何坐略人妻棄市蒲嗣侯夷吾坐婢自贖爲民後略以爲婢免後漢書光武紀建武七年詔吏人遭饑亂及爲青徐賊所略爲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事又十三年詔益州民自八年以來被略爲奴婢者皆一切免爲庶民或依託爲人下妻欲去者恣聽之敢拘留者比青徐二州以略人法從事

按王莽傳秦爲無道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制於民臣顓斷其命姦虐之人因緣爲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繆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是秦時和賣買人在所不禁漢律特立和賣買人之條此力矯秦之弊俗乃世輒謂漢法皆承於秦非通論矣建武二詔係是一事而一引賣人律一引略人律可見賣人略人漢律本在一條光武承大亂之後於良人之略爲奴婢者尤爲注意屢頒詔誥蓋深有念於貴人之義故反覆申命不憚煩也此二事並是略人然一是略良人爲妻故罪至棄市一是贖身之舊奴婢故僅止免侯事狀不同擬罪亦不同也唐律略賣人爲奴婢者絞蓋亦源於漢法

持質

漢書趙廣漢傳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奮叩堂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

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恨後書順紀陽嘉三年益州盜賊劫質令長殺列侯橋玄傳玄少子十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杖劫執之人舍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隸校尉陽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謝罪乞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開張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絕魏志夏侯惇傳布退還遂入濮陽襲得惇輜重遣將僞降共執持惇責以寶貨惇軍中震恐惇將韓浩乃勒兵屯惇營

門召軍吏諸將皆案甲當部不得動諸營乃定遂詣悼所叱持質者曰汝等凶逆乃敢執劫大將軍復欲望生耶且吾受討賊寧能以一將軍之故而縱汝乎因涕泣謂悼曰當柰國法何促召兵擊持質者持質者惶遽叩頭言我但欲乞資用去耳浩數責皆斬之悼既免太祖聞之謂浩曰卿此可爲萬世法乃著令自今已後有持質者皆當并擊勿顧質由是劫質者遂絕注孫盛曰案光武紀建武九年盜劫陰貴人母弟吏以不得拘質迫盜盜遂殺之也然則合擊者乃古制也自安順已降政教陵遲劫質不避王公而有司莫能遵奉國憲者浩始復斬之故魏武嘉焉

按持質者執持人爲質以求財也觀於廣漢諸傳是西漢此風已盛京師且然外郡可知沿及東漢之末而猶未息史雖云劫質者遂絕亦但戢於一時耳唐律諸有

所規避而執持爲質者皆斬部司及鄰伍知見避質不格者徒二年願與古法相合疏議謂規財者求贖避罪者防格分規避爲二事然避罪者少規財者多唐律兼言之於事方備但不知漢法何如

受所監

漢書景紀元年詔曰吏受所監臨以飲食免重受財賤買貴賣論輕師古曰帝以爲當時律條吏受所監臨賂遺飲食即坐免官爵於法太重而受所監臨財物及飲賤買貴賣者論決太輕故令更議改之　延尉與丞相更議著令延尉信謹與丞相議曰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所將師古曰行謂按察也音下更反補注先謙曰行謂行事若今署任也顏說非　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師古曰計其所費而宅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爲盜沒入臧縣官師古曰宅物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爲士伍免之爲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奪其爵令爲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也補注沈欽韓曰此與見爲吏監治受財物者異科以其遷免徙罷非威力所劫但官屬送財自不應受耳故惟奪爵而免其坐臧也顏說誤漢法初罪免官重論無爵罰金二斤沒入所奪爵已奪爵矣免官何待言乎

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臧

按自吏及諸有秩以下乃是改定之律文也飲食一層宅物一層買賤賣貴一層故官屬一層無爵一層分別極細以唐律準之飲食即監臨受供饋也宅物即受所監臨財物也買賤賣貴及買賣有剩利及强市也故官屬即去官受舊官屬也無爵則統於無官犯罪矣其罪名唐與漢不同其事狀則無異也

買故賤賣故貴　詳上文功臣表湘成嗣侯益昌坐爲九眞太守盜使人出買犀奴婢臧百萬以上不道誅百官表建始二年右扶風温順爲少府二年坐買公田與近臣下

獄論史記功臣侯表邛嗣侯遂坐賣宅縣官故賣國除

按益昌爲九眞太守九眞臨邊盜使人出者使人私出邊也買犀奴婢者買故賤也律坐臧爲盜故臧至百萬以上也知是買故賤者但出邊私買無坐臧之理也漢法臧多者以不道論故益昌以不道誅也温順爲少府位列九卿其爲近臣買田何罪之可科若是私買文不言盜而以下獄論者亦當爲買故賤也茲故列二事於此邛嗣侯黃遂所坐爲賣故貴之事漢表別有搏捽奪馬二罪疑遂所犯者不止一端兩表各舉其一二事言之耳

受故官送　功臣表故安嗣侯臾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免

按景紀言奪爵爲士伍此云免侯即與士伍等

受財枉法

受賕枉法　刑法志吏坐受賕枉法注師古曰吏受賕枉法者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說文賕以財物枉法相謝也段曰枉法者違法也法當有罪而以財求免是曰賕受之者亦曰賕蕭該漢書音義引字林以財枉法相謝曰賕廣雅賕謝也急就篇受賕枉法忿怒仇顏注以財求事曰賕書呂刑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釋文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賕也惠棟九經古義漢盜律有受賕之條即書所云惟貨也又有聽請之條即書所云惟求也張斐律注表即不求自與爲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爲盜臧

按賕謝也求而謝不求而謝皆得謂之賕說文云以財物枉法相謝亦兼二者而言不分別求與不求也呂刑馬注以請賕詁求張斐言不求自與爲受求其字作求

以賕求相通用亦與馬同惟張斐又言求而與者爲盜臧是魏律之凡言賕者皆不求自與其求而與者即以盜論必爲漢之舊律而承用之者此受財枉法諸條漢之所以入于盜律也至呂刑之惟貨惟求惠氏以受賕聽請分屬之然孟子曰是貨之也左傳昭二十六年能貨子猶杜注言若能爲我行貨于子猶則惟貨者行貨之謂乃不求自與而惟求者求而後與者也求字當從本義不必如馬說也段氏以枉法不枉法分屬二事似亦未諦

行言許受財　公羊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傳注當坐取邑未入齊坐者由律行言許受賂也又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傳言我者未絕于我也齊已言取之矣注齊已言許取之其實未之齊也疏似若漢律行言許受財之類故云當坐取邑耳

按公羊傳兩引漢律一言取賂一言取財當以取財爲是行言許取財者謂以言語許取其財而財尚未入於家者也觀公羊傳云齊已言取之而實未之齊足以相證在後世爲臧未入手之事自較已入手者情節爲輕準諸唐律則無相當之條文也

聽請　爲人請求枉法　恩澤侯表平丘侯王遷坐平尚書聽請受臧六百萬自殺注如淳曰律諸爲人請求於吏以枉法而事已行爲聽行者皆爲司寇師古曰有人私請求而聽受之補注史表作坐受諸侯王金錢財漏洩省中事誅王子侯表沈猷嗣侯受坐爲宗正聽請不具宗室耐爲司寇注師古曰受爲宗正有人私請求者受聽許之故於宗室之中事有不具而受獲罪史表請作謁杜業傳與丞相翟方進衛尉定陵侯淳于長不平後業坐法免官復爲函谷關都尉會定陵侯長有罪當就國長舅紅陽侯立與業書曰誠哀老姊垂白隨無狀子出關願勿復用前事相侵定陵侯既出關伏罪復發下雒陽獄丞相史搜得紅陽侯書奏業聽請不敬服虔曰受立屬請爲不敬坐免就國

按聽請有受財不受財之不同律之請求而聽行罪止司寇此不受財者也王遷之臧六百萬當以不道論死此受財者也請求與請賄亦不同請求者不皆以財其字但作求唐律諸有所請求者笞五十坐司許者與同罪已施行者各杖一百與漢法之皆爲司寇輕重略相等此無臧之請求也賕謝也請賕者必以財相謝若無臧何謝之可言唐律監主受財枉法十五匹絞科罪較重此有臧之請求也此請求當作請賕而唐律無賕字

者求可兼賕之義而賕不能兼求之義也枉法爲六贓之重者漢法輕重何如今不能詳類纂謂如倡之注當有脫誤謂爲人請求枉法如已聽事雖未行請者聽者皆司寇論重枉法故也按以沈猷之耐爲司寇證之與律正相合並無脫誤此以不受財而罪輕故止爲司寇非以其未行也

行賕　史記功臣表臨汝侯灌賢坐行賕罪國除漢書功臣表汾陰嗣侯意坐行賕髡爲城旦

按臨安侯漢表作坐子傷人首匿免似是一事因子傷人而行賕也惟汾陰髡爲城旦視司寇爲重以有賕也而臨汝僅止免侯輕重不同何耶

請賕　史記功臣侯表樂平嗣侯侈坐以買田宅不法又請求吏罪國除漢表樂平作樂成又作有求作賕補注沈欽韓曰有讀爲又又以財請賕吏

按漢表作賕與行賕同史表但云國除而漢表云死此當是病死者

教人上書枉法　功臣侯表朝陽嗣侯當坐教人上書枉法彤爲鬼薪

按此教令之事當坐教令者不爲司寇而爲鬼薪殆以上書而重之歟

勃辱強賊

張斐注律表加毆擊之爲戮辱

按唐律罪人已就拘執及不拒捍而殺或折傷之各以鬬殺傷論其法殆即本於此條

還贓畀主

張斐注律表若得遺物強取强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

按張斐所注雖是晉律漢法當亦如是唐律諸以贓入罪正贓見在者還官此即還贓畀主之法唐律乞索之贓並還主則與斐言稍有不同當是唐所改者

賊傷

盜傷與殺同罪　鹽鐵論刑德篇大夫曰故盜馬者死盜牛者加所以重本而絕輕疾之資也盜傷與殺同罪所以累其心而責其意也文學曰今盜馬者罪死盜牛者加乘車馬馳行道中吏舉苛而不止以爲盜馬而罪亦死今傷人持其刀劍而亡亦可謂盜武庫兵而殺之耶念傷民未有所害志不甚惡而合於法者謂盜而傷人者耶將執法者過耶何以人心不厭也張斐注律表盜傷縛守似强盜

按大夫之言當是漢律凡盜之傷皆當科死罪矣而文學謂人心不厭是當時以爲重也張斐之言專指竊盜拒捕者用一似字是特爲區別而不以强盜論其法亦必從輕非一概與殺同罪矣此未知魏晉之所改抑漢法因人心之不厭已改輕歟律目賊傷則指有心傷人者言凡强盜殺傷人之類皆包在內與張斐所言者情節不同乃盜情之重者不得從輕比當仍用漢時舊法也唐律强盜傷人即斬必有所受之矣

以上各條依可考之目分類編定凡有目可歸者悉彙於此其無目可歸者別錄如左

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死　後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八年詔曰今邊郡盜穀五十斛罪至於死開殘吏妄殺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內郡

按內郡盜穀罪名何若今無可考穀以斛計則不計穀

值之貴賤矣

從行而盜　漢書孝宣許皇后傳父廣漢少時爲昌邑王郎從武帝上甘泉誤取他郎輦以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注孟康曰死罪囚欲就宮者聽之

按傳云下詔募下蠶室蓋以其誤而寬之也孟康之注與傳意不合一輦之微罪至於死其法已太重況是誤取更不得謂之盜耶乃吏竟以死論而不爲之分析可見武帝時殘酷風成吏皆以此爲能而寃死者不知凡幾矣此子長所以特立酷吏傳也

盜馬　盜牛　詳前盜傷與殺同罪條下

按盜馬者死此法太重不知承秦法而用之歟抑武帝用兵馬少特創此峻法歟盜牛者加不知如何加法將

計贓而加歟抑計隻而加歟皆不可考

斷盜　後書蓋勳傳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刺史左昌因軍興斷盜數千萬勳固諫昌怒昌坐斷盜徵注斷謂割截孔融傳是時荊州牧劉表不供職融上疏曰秦表跋扈擅誅列侯遏絕詔命斷盜貢篚輯證魏志鮑勳傳太子郭夫人弟爲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按此法爲漢法事在建安時也

按左昌所犯似侵蝕劉表所犯以遮截曲周縣吏所犯似主守盜而並稱斷盜者殆其所盜之物並非其所監所守之物故以斷盜爲名歟

通行飲食　楊僕傳盜賊滋起乃使光祿大夫范昆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及以法誅通行飲食坐相連諸部甚者數千人尹賞傳選守長安令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食羣盜元后傳他部御史暴勝之等奏殺二千石誅千石以下及通行飲食坐連及者大部至斬萬餘人後書陳忠傳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攻亭劫掠多所傷殺夫穿窬不禁則致彊盜彊盜不斷則爲攻盜攻盜成羣必生大姦故亡逃之科憲令所急至於通行飲食罪致大辟而頃者以來莫以爲憂注通行飲食猶今律云過致資給與同罪也

按章懷注稱今律謂唐律也唐律過致資給在捕亡門知情藏匿罪人條係減罪人罪一等乃云與同罪與律文不符疏議謂過致資給者謂指授道途送過險處助其運致資給衣糧漢之通行飲食其事實當亦類此在明律所謂盜賊窩主也

賊律一

書舜典寇賊姦宄孔傳殺人曰賊左氏文十八年傳周公作誓命曰毀則爲賊杜注毀則壞法也昭四年傳叔向曰已惡而掠美爲昏貪以敗官爲墨殺人不忌爲賊夏書曰昏墨賊殺皐陶之刑也僖九年傳不僭不賊注賊傷害也荀子脩身篇害良曰賊楚詞招魂恐自遺賊些注賊害也按據此諸說是殺人也傷害也皆爲賊孟子賊仁者謂之賊荀子保利非義謂之賊則毀則之謂也兼此數者其義始備漢律凡言賊者並有心傷害之事視無心爲重賊目之可考者十今先依目編次餘條列後

大逆無道

謀反　漢書景紀三年冬十二月詔曰襄平侯嘉子恢說

不孝謀反欲以殺嘉大逆無道其赦嘉爲襄平侯及妻子當坐者復故爵論恢說及妻子如法注晉灼曰恢說言嘉知反情而實不知也如淳曰律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皆棄市今赦其餘子不與恢說謀者復其故爵補注沈欽韓曰恢說謀反發覺復扳父爲知情故云不孝晉說是後漢書阜陵王延傳律有明刑注前書曰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

按謀反爲賊事之最重大者唐律謀反大逆居賊盜律之首漢律當亦不殊茲故首列焉西漢謀反之獄最多並見于諸侯王王子侯功臣侯外戚恩澤侯各表茲不具錄此紀恢說之事子謀反而扳父知情尤出于人情之外但論恢說及妻子如法餘皆復故爵在漢時治獄中最爲平恕故備錄之至漢律之文如淳所引無無少長三字而前書音義有之龜錯孔光二傳所言皆有此三字則有者是

大逆　漢書淳于長傳立嗣子融從長請車騎長以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爲長言於是天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以滅口上愈疑其有大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謀立左皇后皇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紅陽侯立就國功臣侯表衛陽侯建德坐使南海逆不道誅百官表京兆尹于已衍坐大逆誅

按唐律疏議大逆者謂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反則止據始謀大逆者謂其行訖是謀反大逆本是一事一則已謀一則已行耳淳于長所犯以謀立左皇后爲重然許后廢處長定宮因姊嬖賂遺長長許爲白上立爲左

皇后此實欺詐虛言並無實事何足爲逆科以大逆實不相符第漢獄之以大逆定者往往與本意不合或其律別有條文今不能詳矣長但坐死妻子遠徙而母得歸故郡是不及父母同產也與大逆無道實有區別建德已衍所犯史文不具無以證之

誹謗妖言　賈誼陳政事疏胡亥今日卽位則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路溫舒尚德緩刑書秦之時正言者謂之誹謗邊過者謂之妖言

按唐律造祆書祆言疏議曰祆言謂詐爲鬼神之語後來之律皆承用之而與秦漢之所謂妖言者不同唐律有指斥乘輿一條實卽秦漢之誹謗妖言惟罪名改輕耳

史記高紀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高

后紀元年詔曰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舉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顏注罪之重者戮及三族過誤之語以爲妖言今謂重酷皆除之文紀二年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謁吏以爲大逆其有它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顏注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妖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訞與妖同

按誹謗祆言之律漢本於秦前古所無厲王使衛巫監謗以告則殺此特一時之命令非常法也文帝特詔除之可謂盛德而其後復設大約在武帝時張湯之徒造

作苛法而誹謗祆言不過辭語之不愼尤易陷人以死腹非之比實創于湯變其名而加厲焉殘酷極矣

路温舒傳唯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上善其言

按宣帝雖善其言而未聞有明詔以除之者綜核之主固欲留此律以自尊也

律歷志元壽二年太史令張壽王課疏遠丞相屬贊長安單安國安陵栢育劾壽王吏八百石古之大夫服儒衣誦不詳之辭作祆言欲亂制度不道奏可壽王侯課比三年下終不服再劾死更赦勿劾遂不更言誹謗益甚竟以下吏眭弘傳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深八尺三石爲足石立後有白烏數千下集其旁是時昌邑有枯社木卧復生又上林苑中大柳樹斷枯卧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孟推春秋之意以爲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力所爲此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推差天下求索賢人禪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祆言惑衆大逆不道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閒即位徵孟子爲郎楊惲傳與太僕戴長樂相失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疑惲教人告之亦上書告惲

罪高昌侯車犇入北掖惲語富平侯張延壽曰聞前曾有犇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天時非人力也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惲上書訟延壽郎中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乎惲曰事何容易脛脛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眞人所謂鼠不容穴銜窶數者也又中書謁者令宣持單于使者語視諸將軍中朝二千石惲曰昌頓單于得漢美食好物謂之殽惡單于不來明甚惲上觀西閣上畫人指桀紂畫謂樂昌侯王武曰天子過此一一問其過可以得師矣畫人有堯舜禹湯不稱而舉桀紂惲聞匈奴降者道單于見殺惲曰得不脩君大臣爲畫善計不用自令身無處所若秦時但任小臣誅殺忠良竟以滅亡令親任大臣即至今耳古與今如一丘之貉惲妄引亡國以誹謗當世無人臣禮又語長樂曰正月以

來天陰不雨此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行必不至河東矣以主上爲戲語尤悖逆絶理事下廷尉廷尉定國考問左驗明白奏惲不服罪而召戶將尊欲令戒飭富平侯延壽曰太僕定爲死罪數事朝暮人也惲幸與富平侯婚姻今獨三人坐語侯言時不聞惲語自與太僕相觸也尊曰不可惲怒持大刀曰蒙富平侯力得族罪毋泄惲語令太僕聞亂餘事惲幸得列九卿諸吏宿衞近臣上所信任與聞政事不竭忠愛盡臣子義而妄怨望稱引爲訞惡言大逆不道請逮捕治上不忍加誅有詔皆免惲長樂爲庶人惲既失爵位其友人安定太守孫會宗與惲書諫戒之惲內懷不服報會宗書云云又惲兄子安平侯譚爲典屬國謂惲曰西河太守建平杜侯前以罪過出今徵爲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

惲素與蓋寬饒韓延壽善譚卽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皆盡力吏也俱坐事誅會有日食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按驗得所予會宗書宣帝見而惡之廷尉當惲大逆無道要斬妻子徙酒泉郡譚坐不正諫惲與相應有怨望語免爲庶人召拜咸爲郎功臣侯表譚坐爲典屬國季父惲有罪譚言誹免嚴延年傳時黃霸在潁川以寬恕爲治郡中亦平婁蒙豐年鳳皇下上賢焉下詔稱揚其行加金爵之賞延年素輕霸爲人及比郡爲守褒賞反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蟲府丞義出行蝗還見延年延年曰此蝗豈鳳皇食耶義又道司農中丞耿壽昌爲常平倉利百姓延年曰丞相御史不知爲也當避位去壽昌安得權此後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爲其名酷復止延年疑少府梁丘賀毀之心恨會琅邪太守以視事久病滿三月免延年自知見廢謂丞曰此人尙能告官我反不能去耶又延年察獄吏廉有威不入身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笑曰後復敢有舉人者矣丞義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已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御史丞按驗有此數事以結延年顏注結正其罪也坐怨望非謗政治不道棄市王子侯表溫水侯安國坐上書爲妖言會赦免

按壽王睦孟二事在昭帝時壽王獄未竟孟上書請願位其言極駭人受誅宜也楊嚴二獄並在宣帝時宣帝既善路溫舒之言何以不下詔除之而任臣下用之此不可解者觀楊嚴獄詞所謂誹謗妖言者如此世尙有敢言極諫者邪楊惲一廢侯耳何與日食乃擢告者爲

郎此尤不可解者今備錄二傳以見漢人治獄迎合上意者多不盡平允溫水會赦得免幸矣

哀紀綏和二年六月除誹謗詆欺法

按哀帝甫卽位卽除此法殆夙知其弊歟

後書章紀元和元年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辠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弃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衞而已安帝永初四年詔曰自建初以來諸訞言它過坐徙邊者各歸本郡其沒入官爲奴婢者免爲庶人梁松傳松數爲私書請託郡縣二年發覺免官遂懷怨望四年酒縣飛書誹謗下獄死國除注飛書無根而至若飛來卽今匿名書也李固傳甘陵劉文魏郡劉鮪各謀立蒜

為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節共為妖言遂誅之

按觀此二詔及梁李二獄是此律東京仍用之不知復於何時續五行志六建武二十九年二月丁巳朔日有蝕之在東壁五度東壁為文章一名娵訾之口先是皇子諸王各招來文章談說之士去年中有人上奏諸王所招待者或眞僞雜受刑罰者子孫宜可分別於是上怒詔捕諸王客皆被以苛法死者甚多疑在此時苛法者即此律也順帝時趙騰上言災異有可收斂繫考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重法是終漢之世此律未除也

後書孔僖傳僖與崔篆孫駰復相友善鄰房生梁郁怒恨之陰上書駰僖誹謗先帝刺議當世事下有司駰詣吏受訊僖以吏捕方至恐誅迺上書肅宗自訟曰臣之愚意以

為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德澤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帝始亦無罪僖等意及書奏立詔勿問

按孔僖之言自是正論然漢世誹謗之獄何者為虛加誣之哉顏異一反脣而即誅矣章帝寬容故此獄勿問否亦殆矣

祝詛　諸侯王表廣陵厲王胥坐祝詛上自殺東平煬王雲同又濟北嗣王寬本傳云坐誇人倫祝詛上自殺王子侯表安檀侯福坐為常山太守祝詛上訊未竟病死鄗侯舟祝詛上要斬顏注詛古詛字也音側據反又功臣表繆

嗣侯終根陽阿嗣侯仁戴嗣侯蒙大逆按道嗣侯興迺嗣侯則容城嗣侯光滕嗣侯奉議外石嗣侯首下鄗嗣侯奉漢開陵嗣侯祿承父侯續相如並坐祝詛上要斬百官表大鴻臚戴仁坐祝詛誅又功臣表襄城嗣侯病已坐祝詛上下獄瘐死散嗣侯賢坐祝詛上下獄病死恩澤侯表宜陵侯息夫躬坐祝詛下獄死

按祝詛見文帝詔已詳上漢法以大逆論故屈氂之妻坐祝詛而獄詞云大逆無道功臣表屈氂坐為丞相祝詛要斬以其妻之所為屬諸其夫與本傳情事不合當以傳為是開陵嗣侯祿又坐舍衛太子所私幸女子顏注舍居止也其罪視祝詛為輕故以重論要斬承父侯續相如又坐賊殺軍吏謀入蠻夷其罪與祝詛相等故從一論要斬又秺侯商丘成功臣表云坐侍祠大不敬

自殺而百官表云坐祝詛自殺二者不同未知孰是

腹非　食貨志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云云而大農顏異誅矣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倉璧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異不應微反脣補注張照曰異聞客語不敢應面倉卒自禁不覺微笑而脣褰耳湯奏當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論死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百官表大農令顏異坐腹非誅

按一反脣而即論死視秦法之偶語棄市為更嚴矣藉事以洩私忿張湯不足道武帝何以曲聽之也

誘毀宗室　後書李燮傳靈帝時為安平相先是安平王

續爲張角賊所掠國家贖王得還朝廷議復其國變上奏曰續在國無政爲妖賊所虜守藩不稱損辱聖朝不宜復國時議者不同而續竟歸藩變以謗毀宗室輸作左校

按此以大逆言者漢律是否有此條文未詳或從誹謗法比附論之

造作圖讖　後書楚王英傳英後遂交通方士作金龜玉鶴刻文字以爲符瑞十三年男子燕廣告英與漁陽王平顏忠等造作圖書有逆謀事下案驗有司奏英招聚姦猾造作圖讖擅相官秩置諸侯王公將軍二千石大逆不道請誅之帝以親親不忍乃廢英徙丹陽涇縣賜湯沐邑五百戶明年英至丹陽自殺於是封燕廣爲折姦侯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數阜陵王延傳永平中有人告

延與姬兄謝弇及姊館陶公主壻駙馬都尉韓光招姦猾作圖讖祠祭祝詛事下案驗光弇被殺辭所連及死徙者甚衆有司奏請誅延顯宗以延罪薄楚王英故特加恩徙爲阜陵王食二縣延既徙封數懷怨望建初中復有告延與子男勑造逆謀者有司奏請檻車徵詣廷尉詔獄貶爵爲阜陵侯食一縣赦勑等罪勿驗

按圖讖之學張平子謂起于哀平之間然甘忠可詐造天官曆包元太平經十二卷在成帝之世但無圖讖名目耳忠可即夏賀良之師也哀紀待詔夏賀良等言赤精子之讖讖字實始見於此孝平之世王莽以圖讖傾漢至光武中興以赤伏符始即天子位圖讖之學遂盛于時惑世誣民遂生姦軌此二獄是也楚獄同于謀反僅予廢徙阜陵所處尤輕親親之誼也

惡逆　後書梁竦傳肅宗納其二女皆爲貴人小貴人生和帝竇皇后養以爲子而竦家私相慶後諸竇聞之恐梁氏得志終爲已害建初八年遂譖殺二貴人而陷竦等以惡逆詔使漢陽太守鄭據傳考竦罪死獄中家屬復徙九眞辭語連及舞陰公主坐徙新城使者護守

按張斐注律表陵上僭貴謂之惡逆身死家屬從坐此大逆之例也北齊重罪十條五曰惡逆似指子孫於祖父母父母有犯者言唐代赦款有惡逆之名亦指親屬也

不道　輯證張斐律表曰逆節絕理謂之不道翟方進傳不道賊注如淳引律殺一家三人爲不道按史記杜周傳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抵以不道前書杜延年傳時御史大夫遷亡過父故吏侯史吳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議者知大將軍指皆執吳爲不道延年奏記光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誣吳爲不道恐於法深陳湯傳廷尉增壽議以爲不道無正法以所犯劇易爲罪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無比者先以聞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不可謂惑衆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據此二傳云云知漢律不道非有專科讞者欲與重比則以坐之故同一非所宜言陳湯傳爲大不敬師丹傳爲大不道而楊秉韋著二人被徵不至有司並劾以大不敬樂成侯丁義言五利侯且以不道棄市矣鮑宣傳宣坐距閉使者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宋祁曰南本無不道二字按匈奴傳下元帝即位明年遣車騎都尉韓昌光祿大夫張

猛送呼韓邪侍子卽與爲盟約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以爲昌猛擅以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今單于得以惡言上告於天蓋國家傷威重不可得行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趙充國傳是時光祿大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先零豪言欲時度湟水北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朱博傳彭宣劾奏博玄晏股肱大臣云云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背君向臣傾亂政治姦人之雄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不道玄知博所言非法枉義附從大不敬據已上各傳文知不道重於不敬又按馮野王傳大將軍鳳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奏記鳳罰疑從去所以愼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師古注假託法律而致其罪也薛宣傳博

士申咸給事中毀宣不供養行喪服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賦客楊明令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御史中丞衆等奏言敬近臣爲其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畜產且猶敬之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廷尉直以爲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鬬無異今以況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不敬加誣欺輒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據此知不敬大不敬亦如不道之無正法按秋官士師職注詔司寇若今白聽正法解也是漢時聽斷獄訟必有正法

按不道之制杜說詳矣不道亦曰無道亦曰大不道似無分別而其罪則大有分別大逆不道身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此其最重者他如成方遂詐爲

衛太子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見雋不疑傳此要斬爲一級嚴延年丁義並棄市見延年傳及功臣表此棄市爲一級韓昌張猛以贖論見匈奴傳此贖罪爲一級鮑宣減死一等髡鉗此髡鉗爲一級是同一不道而等級懸殊如此在漢法必有所以區別之故今不可考矣陳湯傳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廷尉以不道無正法百姓不變不可謂惑衆湯虛設不然之言非所宜言大不敬也制以廷尉議是以湯前功免爲庶人徙邊是丞相等奏其二罪而廷尉定爲一罪必大不敬輕于不道故帝以爲是也朱博傳彭宣等議博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不道玄枉義附從大不敬晏失禮不敬分不道大不敬不敬爲二級制以晏要大臣以罔上宜與博玄同罪罪皆不道是併三人

爲一級而玄則減死罪三等晏創戶四之一博召詣詔獄遂自殺是定罪又非從一級也薛況楊明御史中丞議皆大不敬棄市廷尉議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爲城旦公卿以廷尉議是況減罪一等徒敦煌並不以大不敬論矣趙周傳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氏盡誣以不道以上顏注誣誣也按漢赦例甚寬更數赦而仍誣以不道言其酷也不道之法其流毒如此大氏兩字空言人主每不能辨故其術易行也至不道之事狀嚴延年以非謗政治丁義以言樂大韓昌張猛以奉使無狀朱博以不忠事各不同而罪名則同此萬難以法理論者至楊秉韋荅彼徵不至而亦坐以不道此眞不可解者矣若侯史吳以縱反者坐不道而杜延年謂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誣吳爲不道恐於

法深是當時議者但知承霍光指舍正法而別科以重法遂成此冤獄此風實自張湯杜周開之而其後獨昌何哉史記二人入酷吏傳甚允

非所宜言　律歷志詔與丞相御史大將軍右將史各一人雜候上林清臺壽王課疏遠案漢元年不用黃帝調厤壽王非漢歷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詔勿劾（壽王太史令張清王後以祆言講誘下吏）楊惲傳人有上書告長樂（非所宜言事下廷尉長樂太僕）戴長樂　陳湯傳丞相御史奏湯惑衆不道妄稱詐歸異於上非所宜言大不敬昌邑王賀傳揚州刺史柯奏賀與故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母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萬世又以賀且王孫章不久為列侯賀曰且然非所宜言有司按驗請逮捕制曰削戶三千師丹傳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高昌侯董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上免宏為庶人元后傳上使尚書劾奏章（京兆尹王章）知野王前以王舅出補吏而私薦之欲令在朝阿附諸侯又知張美人體御至尊而妄稱引羌胡殺子蕩腸非所宜言遂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為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私為定陶王章死獄中妻子徙合浦王莽傳風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臣毋霸韜車不能載三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卧則枕鼓以鐵箸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博意欲以譖莽莽聞惡之微博下獄以非所宜言棄市功臣侯樂成嗣侯丁義坐言五利侯不道棄市王尊傳尊於是劾奏丞相御史大夫譚位三公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

為海內患害以不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妄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辯證曰史記叔孫通傳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皆下吏非所宜所言漢蓋承秦律也梁沈約奏彈孔稟斐此醜言比物連類非所宜稱云云見初學記廿四是六朝時猶用漢律文

按非所宜言與妖言不同妖言者非謗之詞非所宜者失實之詞也王尊傳之非所宜稱即非所宜言之變詞而斷之曰不敬是同一非所宜言師丹傳以為大不道陳湯傳以為大不敬王尊傳以為不敬分為三級可知漢之非所宜言亦如不道之無正法議獄者可任意輕重也丁義之言五利當亦以為非所宜言與王莽之於韓博並重至棄市王章死獄中妻子徙此皆以不道論者戴長樂董宏並免為庶人昌邑削戶張壽王匡衡有詔勿劾勿治等級之不同如此可謂無定法矣

大不敬　不敬　薛宣傳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也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宣子況為右曹侍郎數聞其語

賊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遂令明遮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御史中丞衆等奏況朝臣父故宰相再封列侯不相敕丞化而骨肉相疑咸受修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高塞聰明杜絶論議之端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讙譁流聞四方不與凡民忿怒爭鬬者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君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意意惡功遂不免於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鮑宣傳拜宣爲司隸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摧辱宰相事下御史中丞侍

御史至司隸官欲捕從事閉門不肯內宣坐距閉使者亡人臣禮大不敬不道下廷尉上遂抵宣罪減死一等髡鉗師丹傳又丹使吏書奏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偏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洩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臣不密則失身宜下廷尉治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言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尚書劾咸欽幸得以儒官選擢備腹心上所折中定疑知丹祉稷重臣議罪處罰國之所愼咸欽初傳經義以爲當治事以事列迺復上書妄稱譽丹前後相違不敬上貶咸秩各二等遂策免丹張斐注律表序禮廢節謂之不敬

按大不敬不敬與不道罪分差等每一事而引二律其無正法與不道同杜說詳之矣薛況使楊明遮斫申咸在大道人衆中則與禁門無涉廷尉謂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鬬無異其議自較平允漢人好以經義折獄而此獄則强傅經義以成重比又經義之禍也鮑宣科大不敬而又有不道二字朱祁曰南本無不道二字當以無此二字者爲是既言大不敬不得復言不道也師丹事亦妄傅經義獨怪咸欽初以爲當治而又稱譽之前後相違誠不可解也丹以大不敬策免咸欽以不敬貶秩二等此又大不敬與不敬輕重之差足與朱博傳互相印證馮張斐云序禮廢節謂之不敬自是古意然考漢時之獄又不盡與四字相符知漢人治獄每越乎範圍之外淺識者尙以經義相拘是未嘗深考

之耳

廢格沮誹　史記平準書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集解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謂非上所行若顏異反唇之比也索隱格音閣亦如字按謂廢格天子之命而不行及沮敗誹謗之者皆被窮治又淮南王安傳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卽願奮擊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被欲以禁後被遂亡至長安上書自明詔下其事公卿治者曰淮南王擁閼奮擊匈奴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市詔勿許公卿請削五縣詔削二縣索隱崔浩云詔書募繫匈奴而雍遏應募者漢律所謂廢格案如淳注梁考王傳云玭閻不行也又義縱傳楊可方受告縱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棄縱市集解漢書音義曰武帝使楊可

主告緡沒入其財物縱捕爲可使者此爲廢格詔書沮已成之事後書朱祐傳大司馬吳漢劾奏祐廢詔受降違將帥之任帝不加罪袁宏後漢紀吳漢劾朱祐云秦豐狡猾連年固守當伏誅滅以謝百姓祐不斬截以示四方而廢詔命聽受豐降大不敬夏侯勝傳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爲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

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

按廢格沮誹是二事廢格重沮誹輕乃罪則同一棄市是不分輕重矣夏侯勝傳以非議爲不道後漢紀以廢詔爲大不敬又似廢格輕而非議重者此不可解者也至於廷中會議事有是非烏可一味順從夏侯之言迺爲正論惜乎三代直道之難行也勝覇後亦釋放復官已非若張湯之酷朱祐受降而不妄殺難科廢詔之條帝之不加罪自屬允當

左道　王商傳大中大夫蜀郡張匡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對曰竊見丞相商云云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說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執左道以亂政誣罔諄大臣節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云云於是師丹等

奏商執左道以亂政爲臣不忠罔上不道甫刑之辟皆爲上戮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制曰弗治鳳固爭之商免相杜業傳業上書言方進素與司直師丹相善丹前親薦邑子丞相史能使巫下神爲國求福幾獲大利幸賴陛下至明遣使者毛莫如先考驗卒得其姦皆坐死假令丹知而白之此誣罔罪也不知而白之是背經術惑左道也二者皆在大辟李尋傳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厤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眞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得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

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爲不合五經不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曰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厤中衰當更受命宜即改元易號迺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於是遂從賀良等議以建平二年爲太初元將元年號曰陳聖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後月餘上疾自若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大臣爭以爲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退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良等吏而下詔曰賀良等反道惑衆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左道亂朝政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減死一等徙敦煌郡

按禮記王制執左道以亂政殺注左道若巫蠱及俗禁疏盧云左道謂邪道地道尊右右爲貴故漢書云右賢左愚右貴左賤故正道爲右不正道爲左若巫蠱及俗禁者按漢書武帝時江充埋桐人於天子宮是也蠱者損壞之名巫行邪術損壞於人俗禁者若前漢張竦行辟反支後書郭躬傳有陳伯子者出辟往亡入辟歸忌是也夏賀良之僞造讖文此眞所謂左道者唐律之祆書祆言正指此類其誅也宜師丹之使巫下神亦屬左道若王商之事與左道何涉乃謬引經義以證其罪而師丹等亦附和其詞此又獄之不平者也制曰弗治而王鳳必欲去商帝亦遂免商此可以見鳳之顓權而王氏篡漢已朕兆於此

媚道　孝武陳皇后傳后又挾婦人媚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不可以承天命其上璽綬罷退居長門宮孝成許皇后傳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爲媚道祝讙後宮有身者王美人及鳳等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廢處昭臺宮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周禮天官內宰禁其奇衺注奇衺若今媚道疏案漢書漢孝文時婦人蠱惑媚道更相呪詛作木偶人埋之於地漢法又有宮禁云敢行婦道者若然媚道謂道妖衺巫蠱以自衛媚故鄭舉漢法證經奇衺也漢制考蠱作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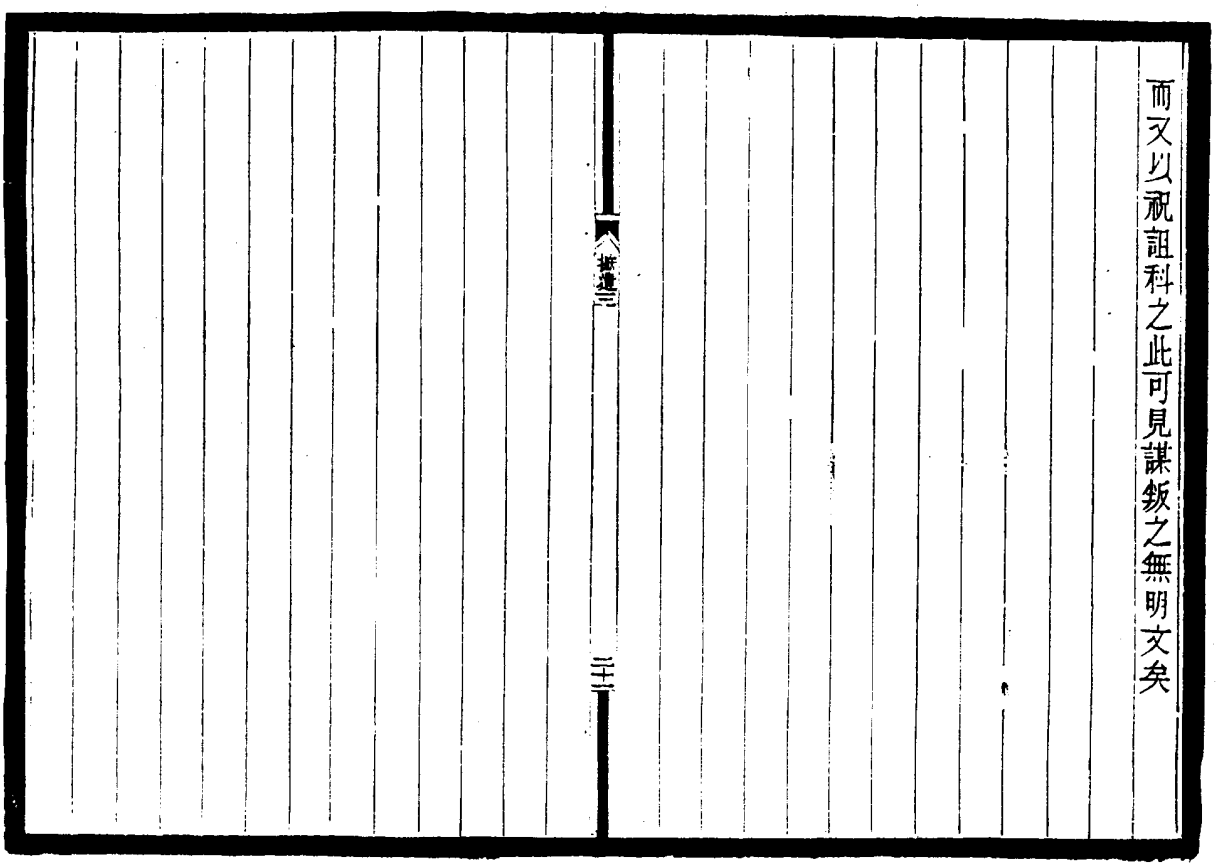
按媚道似是漢時宮禁觀陳后傳則亦左道之一端也武帝時巫蠱之獄此最先矣以大逆無道論株連遂衆而婦人梟首爲後世法律所不許豈漢世尚無此例歟

持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　禮記王制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衆殺注今時持喪葬築蓋嫁取卜數文書使民倍禮違制疏妄陳邪術恐懼於人假託吉凶以求財利假於鬼神時日卜筮者謂假託鬼神假託時日假託卜筮以疑於衆鬼神時日卜筮共有假文注今時至違制謂今時之人持執此喪葬築蓋嫁娶卜數之文書以惑於衆妄陳禍福浪說築謂垣牆蓋謂舍宇

按今時南方鄉閭頗有假託神佛妄言能禍福愚民惑之盡心供養往往有傾家敗產者此卽假於鬼神之事古人在必殺之科而今則牧民者從不顧問何哉其假時日卜筮以脅取民財者今時亦有此種邪術之人然不多見鄭注所引自是漢法亦妖言之類也

降敵　史記商君傳匿姦者與降敵同罰索隱案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輯證曰按李陵傳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據此是漢時仍用此律功臣侯表親陽侯月氏若陽侯猛坐謀反入匈奴要斬承父侯續相如坐賊殺軍吏謀入蠻夷祝詛上要斬建平嗣侯憲以先降梁王薨不得代爰戚嗣侯牧建武四年以先降梁王免

按索隱所謂律似是約唐律謀叛之文以爲證非漢之律文也輯證謂漢用秦法固是惟以李陵傳攷之漢之族陵家乃誤聞其教單于爲兵非以其降也上遣公孫敖將兵迎陵而敖無功還武帝之於陵重之如此斷不以其降而族之漢之族陵家乃用謀反律而陵事與謀反不同漢律殆無謀叛專條唐律疏議云謀叛者謂欲背國投僞親陽若陽二侯之謀入匈奴乃謀叛而非謀反仍以謀反科之承父之謀入蠻夷與謀入匈奴何異


而又以祝詛科之此可見謀叛之無明文矣

賊律二　欺謾

詆欺　漢書哀紀綏和二年除誹謗詆欺法顏注詆誣也音丁禮反薛宣傳廷尉直以爲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原況無乇大惡加詆欺輒小過成大辟翟方進傳時大中大夫平當給事中奏言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整以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以詆欺成罪匡衡傳司隸校尉王尊劾奏衡衡慙懼上疏謝罪上報曰今司隸校尉尊妄詆欺加罪於君朕甚閔焉方下有司問狀孫寶傳鄭崇下獄寶上書曰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隙介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譖虧損國家爲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奏天子不說以寶名臣不忍誅迺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崇冤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其免寶爲庶人後書陳忠傳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文慘言醜有乖章憲

按詆欺之法哀帝卽位卽除之薛宣傳之無以詆欺成罪似卽除法詔書中語平當之言亦用詔書也獨不解帝自除之而孫寶之獄詔中又有詆欺之文何自相矛盾耶陳忠云罪法無例詆欺爲先是東京又有此律矣

謾　賈誼新書道術篇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爲謾說文謾欺也張斐注律表違忠欺上謂之謾王子侯表平城侯禮坐恐猲取雞以令買償免復謾完爲城旦離石侯綰坐上書謾耐爲鬼薪新利侯偃坐上書謾免復更封戶都侯又上書謾免隨成侯趙不虞坐爲定襄都尉匈奴敗太守以聞非實謾免衆利侯郝賢坐爲上谷太守入戍卒財物上計謾免此從史表薛宣傳遂策免曰迺者廣漢羣盜橫恣齊賊吏民朕惻然傷之數以問君君對輒不如其實西州鬲絕幾不爲郡三輔賦斂無度酷吏並緣爲姦侵擾百姓詔君案驗復無欲得事實之意九卿以下咸承風指同時陷于謾欺之辜咎繇君焉有司法君領職解嫚開謾欺之路傷薄風化無以帥示四方

按欺謾與詐僞義頗相通以張斐之言分別之則欺謾者事之對於君上者也詐僞者事之對於人民者也觀諸侯表所列五事及薛宣傳皆屬於欺上者張說蓋亦漢律家相傳之語并可見張杜二家之律亦多取諸前人漢代章句亦在其中但原書俱亡無從辨別耳宣紀黃龍元年詔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爲欺謾以避其課郝賢所坐正是其事

誣罔　武紀元鼎五年樂通侯欒大坐誣罔要斬廣川繆王齊傳是後齊數告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等又告中尉蔡彭祖捕子明罵曰吾盡汝種矣有司案驗不如王言劾齊誣罔大不敬請繫治病薨除國司馬遷傳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功爲陵游說下遷腐刑百官表昭帝始元元年司隸校尉雒陽李仲季主爲廷尉四年坐誣罔下獄棄市昭紀始元五年夏陽男子張延年詣北闕自稱衛太子誣罔要斬偽不疑傳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車建黃旐衣黃襜褕著黃冒詣北闕自稱衛太子公車以聞詔使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襍識視長安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

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距而不內春秋是之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廷尉驗治何人竟得姦詐本夏陽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爲事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幾得以富貴即詐自稱詣闕廷尉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東市一姓張名延年恩澤侯表楊鄉侯朱博坐誣罔自殺劉向傳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祿考劾更生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爲庶人

按誣罔以不道論乃漢律之重者欒大成方遂並坐要斬而李仲卿棄市輕重不同昭紀始元四年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疑紀是也司馬遷止腐刑劉向止免官又不以不道論矣秋官士師八曰爲邦誅注誣罔君臣使事失實輯證云蓋漢律語然鄭引漢法並有若今時之語而此無之杜說未必然

罔上不道　朱博傳彭宣等劾奏博執左道虧損上恩以結信貴戚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不道自殺王嘉傳光祿大夫孔光左將軍公孫祿右將軍王安光祿勳馬宮光祿大夫龔勝劾嘉迷國罔上不道請與廷尉祿治勝獨以爲嘉備宰相諸事俱廢咎由嘉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遂可光等奏光等請謁者召嘉詣廷尉詔獄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恩澤侯表新甫侯王嘉坐罔上下獄瘐死孫寶傳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壘草田數百頃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上書願以入縣官有詔郡平田予直錢有貴一萬萬以上賈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不坐鄭崇下獄竇上書天子不說制詔竇懷邪附下罔上王子侯表南陵侯慶坐爲沛郡太守橫恣罔上下獄瘐死恩澤侯表牧丘嗣侯德坐爲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爲城旦後書楊震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

按罔上與誣罔於義無大分別而漢法似有輕重誣罔要斬而罔上或止免官或止城旦加不道二字者棄市與誣罔不甚同也

附下罔上　武紀元朔元年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補注沈欽韓曰說苑臣術引太誓與此四語同此今文泰誓也

按此議所稱附下罔上自是引書之語惟漢時治獄多有此詞如王尊劾匡衡張譚曰附下罔上謂阿附石顯也見尊及衡傳彭宣等劾朱博曰附下罔上謂結信貴戚也見博傳疑漢律中有此文故當引之其但稱罔上者省文也

詐僞

張斐注律表背信藏巧謂之詐

按詐僞與欺謾之分別已詳前而詐與僞亦有分別詐者虛言相誑以取利如唐律之詐欺取財是也僞者造

私物以亂眞如私鑄之類是也統言之則一端析言之則二事漢律已不能詳略引數事以證之

詐取　功臣侯表赤泉嗣侯毋害坐詐紿人臧六百免高梁嗣侯平坐詐衡山王取金免

詐疾　功臣侯表襄城嗣侯釋之坐詐疾不從耐爲隸臣補注周壽昌曰史表不從下有不敬二字是也是年上行幸甘泉蓋詐疾不從往後書何敞傳常忿中常侍蔡倫倫深憾之元興元年敞以祠廟嚴肅微疾不齋後鄧皇后上太傅禹冢敞起隨百官會倫因奏敞詐病坐抵罪麗參傳參於道爲羌所敗既已失期乃稱疾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馬融上書請之赦參等續百官志廷尉卿注蔡質漢儀曰正月旦百官朝賀光祿勳劉嘉廷尉趙世各辭不能朝高賜舉奏皆以被病篤困空文武之位闕上卿之贊不

謹不敬請廷尉治嘉罪河南尹治世罪

按前二事是詐取財唐律之詐欺官私取物也後四事是詐疾病唐律之詐疾病有所避也此亦漢法之流傳遞衍者

矯枉以爲吏　景紀後二年詔曰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注張晏曰以詐僞人爲吏也臣瓚曰律所謂矯枉以爲吏者也師古曰二說並非也直謂詐自稱吏耳補注周壽昌曰張瓚二說近之師古說非也果詐自稱吏則漢律本罪已重尙容其侵牟漁奪哉觀下文云云重在察吏並未云治其詐稱吏也詐僞爲吏數語卽詔所云不事官職耗亂者也

按周說是以矯枉之人爲吏則無事不用其矯枉矣詔曰詐僞爲吏實以此爲害之大者下文貨賂爲市等語卽其害之昭著者也

盜鑄錢　僞黃金　文紀五年除盜鑄錢令景紀中六年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注應劭曰文帝五年聽民放鑄律尙未除先時多作僞金僞金終不可成而徒損費轉相詐燿窮則起爲盜賊故定其律也孟康曰民先時多作僞金故其語曰金可作世可度費損甚多而終不成民亦稍知其意犯者希因此定律也師古曰應說是食貨志孝文五年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錫爲錢敢襍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襍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

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虖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耜治鎔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今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

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貴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賈山傳其後文帝除鑄錢令山復上書諫以爲變先帝法非是章下詰責對以爲錢者無用器也而可以易富貴富貴者人主之操柄也今民爲之是與人主共操柄不可長也食貨志又云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

而摧浮淫兼并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民亦盜鑄不可勝數錢益多而輕物益少而貴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等黃金爲上白金爲中赤金爲下今半兩錢法重四銖而姦或盜摩錢質而取鋊注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幕幕爲質民盜摩漫面而取其鋊以更鑄作錢也臣瓚曰許慎云鋊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敘曰民摩錢取屑是也補注宋祁曰鋊俞玉反錢益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爲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撰直三千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撱之其文龜直三百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迺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鋊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屬少府陛下勿私以屬大農佐賦願民自結費因官器作鑄鹽官與牢盆浮食奇民欲擅幹山海之貨以致富羨役利細民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鑄鐵器鑿鹽者鉗左趾沒入其器物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氐無慮皆鑄金錢矣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兼并之徒守相爲利者郡國鑄錢民多姦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應劭曰所謂子緡錢也如淳曰以赤銅爲其郭也今俗見有赤者不知作法云何也補注史記作鍾官赤仄周壽昌云史記仄作側索隱鍾官掌鑄赤仄之錢此云官即鍾官省文也當時赤仄甫行嚴防私鑄直以官赤之呼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白金稍賤民勿寶用縣官以令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眞工大姦迺盜爲之鄧通傳景帝立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之遂竟案盡沒入之劉向傳淮南有枕中鴻寶苑祕書書言神僊使鬼物爲金之術及鄒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見而更生父德武帝時治淮南獄得其書更生幼而誦讀以爲奇獻之言黃金可成上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方不驗上乃下更生吏更生欺僞黃金繫當死得踰冗減死論

盜鑄金錢　詳上又功臣表愼陽嗣侯買之坐鑄白金棄市

鑄銅錫爲錢敢襍以鉛鐵爲它巧者　詳上

敢私鑄鐵器鬻鹽者　詳上

按盜鑄錢漢初舊律本是死罪大約承秦之舊文帝除之而景帝又復之景紀書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鑄錢復舊僞黃金新頒史一併書之耳更生典尙方鑄作乃奉帝之命方不驗而金不成固難辭咎然與私作僞黃金者不同乃吏與僞黃金不加區別此漢法之嚴然漢人用律往往如此實不若後世之援情定罪分別重輕爲得其平也金錢爲武帝所鑄新幣有犯自當與鑄錢同科鹽鐵之禁究屬利于國而不利于民其罪欽左趾僅降死一等可謂重矣後來所以有鹽鐵論之反覆辨

難也昭帝始元六年議罷鹽鐵榷酤而紀但書罷榷酤官鹽鐵論第四十一公卿奏曰賢良文學不明縣官事猥以鹽鐵爲不便請且罷郡國榷酤關內鐵官奏可是當時鐵官亦有罷者但止關內故紀文不具耳宣帝地節四年減天下鹽賈雖未罷而民食亦稍舒元帝初元五年罷鹽鐵官永光三年復鹽鐵官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也鹽鐵之利終西漢之世未能除至王莽而變本加厲矣銅錫錢襍鉛鐵之禁在文帝時雖放鑄而仍禁宅巧故錢法尙不至於極弊

非子　功臣表復陽嗣侯嘉薨康侯拾嗣拾薨侯彊嗣坐拾非嘉子免杜嗣侯福坐非子免恩澤侯表營平嗣侯岑坐父欽詐以長安女子王君俠子爲嗣免

非正　恩澤侯表平周嗣侯滿坐非正免汝昌嗣侯昌以商兄子紹奉祀封坐非正免陽新侯鄭業坐非正免

按非子與非正有無分別未詳以文字求之非子爲異姓非正爲非正嫡似有殊也唐律非正嫡詐承襲在詐僞律中疑漢律已然今故列于此

踰封

附益　諸侯王表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注張晏曰律鄭氏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或曰阿媚王侯有重法也師古曰附益者蓋取孔子云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之義也皆背正法而厚於私家也高五王傳贊自吳楚誅後稍奪諸侯權左官附益阿黨之法設其後諸侯唯得衣食租稅貧者或乘牛車

按附益之律設于吳楚誅後爲漢初所無匡衡傳獄詞

有以地附益大臣之語事詳盜律專地盜土條下是附益卽踰封之事過于例限故謂之附益

非始封十減二　漢書宣紀地節二年詔曰其爵邑注張晏曰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

按此霍光薨後其子紹封之詔文也觀律意紹封之侯視始封之戶十減其二光以功高不減疇其爵邑者爵邑與始封等也此似專指功臣恩澤等侯而言諸侯王因罪而削者有之未聞有紹封減二之事或以此屬諸侯王者非

名田他縣　哀紀注如淳曰令甲諸侯在國名田他縣罰金二兩

按他縣在封外故不得名田名田占田也此亦踰封之一端特事之小者耳

左官　見上注服虔曰仕於諸侯爲左官絕不得使仕於王侯也補注周壽昌曰應劭曰人道尚右今舍天子而仕諸侯故謂之左官也師古曰漢時朝廷之列以右爲尊故謂降秩爲左遷仕諸侯爲左官也彭宣傳遷廷尉以王國人出爲太原太守李奇曰初漢制王國人不得在京師數年復入爲大司農光祿勳右將軍哀帝卽位徙爲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迺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衞補吏後書丁鴻傳臣愚以爲左勝傳以王國人不得宿衞補吏後書丁鴻傳臣愚以爲左官外附之臣依託權門注外附謂背正法而附私家

按左官之律作於武帝漢初無此制也田叔傳宣平侯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爲郡守諸侯相是未嘗不得仕於王朝叔子仁後爲京輔都尉更不以王國人論矣漢初諸侯相皆

由漢廷任用周昌由御史大夫爲趙相故高祖曰吾極知其左遷顏注以爲降秩最是朱博傳遷爲大司農歲餘坐小法左遷犍爲太守或以左遷爲左官謂仕諸侯王爲左官漢初已然者非也彭宣後爲大司空龔勝後爲光祿大夫守右扶風亦不拘定此法矣

外附諸侯　恩澤侯表汝昌侯傅高坐外附諸侯免王子侯表有利侯釘坐遺淮南王書稱臣棄市功臣表廣平嗣侯穰坐受淮南王賂稱臣在赦前免安平嗣侯但坐與淮南王安通遺王書稱臣盡力棄市嚴助傳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廷尉張湯爭以爲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魏志武紀曹騰爲中常侍大長秋注司馬彪續漢書曰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益州种嵩於函谷關搜得其賤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爲請免官治罪

按外附諸侯當是漢時律語嚴助之事正外附之情狀也高僅免侯而助竟棄市實由張湯之酷武帝欲勿誅必交通實而反狀虛乃以近臣之故而轉加重湯之術誠巧矣後漢書注以外附爲附私家則不專指諸侯言矣

藩王不宜私通賓客　後書鄭衆傳漢有舊防藩王不宜私通賓客馬援傳初援兄子壻王磐子石有名江淮間後游京師與衞尉陰興大司空朱浮齊王章共相友善援謂姊子曹訓曰王氏廢姓也子石當屏居自守而反游京師長者用氣自行多所陵折其敗必也後嵗餘磐果與司隸校尉蘇鄴丁鴻事相連坐死洛陽獄而磐子肅復出入北

宮及王侯邸第援謂呂种曰建武之元名爲天下重開自今以往海內日當安耳但憂國家諸子並壯而舊防未立若多通賓客則大獄起矣卿曹戒愼之及郭后薨有上書者以爲肅等受誅之家客因事生亂慮致貴高任章之變帝怒乃下郡縣收捕諸王賓客更相牽引死者以千數呂种亦豫其禍臨命歎曰馬將軍誠神人也沛獻王輔傳建武二十年復徙封沛王時禁網尚疏諸王皆在京師競修名譽爭禮四方賓客壽光侯劉鯉更始子也得幸於輔鯉怨劉盆子害其父因輔結客報殺盆子兄故式侯恭輔坐繫結三日乃得出自是後諸王賓客多坐刑罰各循法度

按交通賓客西京時以梁孝王及淮南王安衡山王賜爲最盛淮南衡山卒以此敗交通之禁當亦定於此時東京之初舊律先已廢而不用後有王肅之事大獄遂

與其法復申明焉伏波之先見誠深於世情者也

阿黨　詳上注張晏曰諸侯有罪傳相不舉奏爲阿黨辯證曰按魏志楚王彪傳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之義皆伏誅蓋承用漢法後書光武紀建武二十四年詔有司申明舊制阿附蕃王法注前書音義曰以曲附益王侯者將有重法韓棱傳棱孫演桓帝時爲司馬大將軍梁冀被誅演坐阿黨抵罪以減死論遣歸本郡馮石傳馮魴及北鄉侯立遷太傅與太尉東萊劉熹參錄尚書事順帝既立石與熹皆以阿黨閻顯江京等策免輯證云禮月令鄭注阿黨謂治獄吏以私恩曲撓相爲按疑此亦當時律說

阿附　見上又王尊傳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元帝崩顯

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後書楚王英傳楚獄遂至累年其辭語相連自京師親戚諸侯州郡豪傑及考案吏阿附相陷坐死徙者以千數張酺傳及竇氏敗酺刀上疏曰方憲等寵貴羣臣阿附唯恐不及今嚴威既行皆言當死不復顧其前後黃瓊傳梁冀被誅太尉胡廣司徒韓演司空孫朗皆坐阿附免廢袁安傳又奏司隸校尉河南尹阿附貴戚無盡節之義

阿附反虜　袁安傳拜楚郡太守不入府先注案獄理其無明驗者條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頭爭以爲阿附反虜法與同罪不可

按左官阿黨二律與附益同時所設雖無關于踰封疑必類聚一門今故附于附益之後外附交通賓客當爲阿黨之分目亦類列於此據張晏注阿黨專指諸侯之傅相等官而言阿附卽阿黨之變相然其宅之阿黨阿附似亦從此律比擬而成阿附反虜則又別立專條今悉列於此從其類也

踰侈　武紀天漢元年閉城門大搜注臣瓚曰漢帝年紀六月禁踰侈七月閉城門大搜則搜索踰侈者也李奇曰搜索巫蠱也師古曰時巫蠱未起瓚說是也踰侈者踰法度而奢侈者也江充傳還拜爲直指繡衣使者督三輔盜賊禁察踰侈貴戚近臣多奢僭充皆舉劾奏請沒入車馬令身待北軍擊匈奴奏可充卽移書光祿勳中黃門逮召近臣侍中諸當詣北軍者移劾門衞禁止無令得出入宮殿於是貴戚子弟惶恐皆見上叩頭求哀願得入錢贖罪上許之令各以秩次輸錢北軍凡數千萬

按此兼踰封淫侈二者言之但不知其罪居何等與江

充傳似非一事江充所爲乃一時虐政未必遽爲定律姑附於此

矯制

矯制　汲黯傳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罪上賢而釋之顏注矯託也託奉制詔而行之馮奉世傳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使有指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爲後法卽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爭逐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

矯制大害　終軍傳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偃矯制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還奏事徙爲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法至死

矯制害　竇嬰傳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功臣表浩侯王恢坐使酒泉矯制害當死贖罪免注如淳曰律矯詔大害要斬有矯詔害矯詔不害匈奴傳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死更大赦二

矯制不害　恩澤侯表宜春侯伉坐矯制不害免

按蔡邕獨斷漢天子其言曰制詔其命令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書制與詔二者析言之則有別合言之則同故矯制亦稱矯詔也獨斷又云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三公敕令贖令之類是也詔書詔誥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官如故事是爲詔書漢書中之稱制詔者乃制書也矯者公羊僖三十三年傳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注詐稱曰矯周語其刑矯誣注以詐用法曰矯呂覽悔過篇乃矯鄭伯之命以

勞之注擅稱君命曰矯具此三說其義方備師古以託釋矯其意尙不明也此律大害害不害分作三等而引用之輕重則仍在人汲黯之事時張湯尙未用事上賢而釋之最爲平允徐偃之事並無大害上已不究而張湯以矯制大害科之此之謂酷吏

宣詔誤言　後書郭躬傳又有兄弟共殺人者而罪未有所歸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尙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復召躬問之躬對章應罰金帝曰章矯詔殺人何謂罰金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爲誤二者其文則輕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不逆詐君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曰善

按尙書言罪當要斬竟科以矯制大害矣躬言法令有故誤可見漢律非無故誤之分而讞獄者往往不分此非法之疏乃用法者之咎也西京自張湯以刻酷爲能典刑者相習成風若非此不稱其位東京自郭躬陳寵相繼爲廷尉一則多依矜恕一則務從寬恕深文刻敝於此少衰此東京之勝于西京范書郭陳合傳有以夫不逆詐三語可爲法家之箴規

專擅　後漢梁慬傳詔慬發邊兵迎三郡太守使將吏人徙扶風界慬卽遣南單于兄子優孤塗奴將兵迎之既還慬以塗奴接其家屬有勞輒授以羌侯印綬坐專擅徵下獄抵罪馬融上書訟慬有詔原刑郭躬傳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

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列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卽爲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

按專擅與矯制相似但一稱制一不稱制耳據此二事漢律當專擅之條今列於矯制之次郭躬之議可謂平恕法家所當留意者也

擅假印綬　後書桓紀建和元年詔若有擅相假印綬者與殺人同棄市論

按擅假印綬卽唐律之詐假官假與人官在詐僞門今列于矯制之後矯制亦詐事也梁慬之事正與詔文同惟係安帝初年之事在此詔之先豈漢時律文先無此條歟

擅離部署　漢書王尊傳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王子侯表楊巨嗣後優坐出國界耐爲司寇祝茲侯延年坐棄印綬出國免功臣表終陵嗣侯祿坐出界耐爲司寇甯嗣侯指坐出國界免下摩嗣侯冠支詔居弋居山坐將家屬闌入惡師居免補注陳景雲曰惡師烏孫國中地名見常惠傳謂違詔而攜家擅居惡師地也邧侯李壽坐爲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橋又使吏謀殺方士不道誅補注先謙曰李廣利征匈奴而壽送之

按擅離部署亦專擅之一端也私出界卽擅離唐律有刺史縣令私出界之條當卽本於漢法各表出界者僅止免侯而李壽獨以不道誅殆以所送者海西侯必有

交通之事當不僅以謀殺方士也

賊伐樹木

封樹　周禮地官封人爲畿封而樹之注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疏漢時界上有封樹故舉以言之續百官志掌修作宗廟路寢宮室陵園木土之功并樹桐梓之類列于道側注漢官篇曰樹栗椅桐梓胡廣曰古者列樹以表道竝以爲林囿區者皆木名

按賊者有心之謂卽唐律之棄毀器物稼穡也賊伐者不必皆封樹而封樹亦在其中其事無徵姑缺之

殺傷人畜產

妄屠牛　後書第五倫傳追拜會稽太守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常以牛祭神百姓財產以之困匱其自食牛肉而不以薦祠者發疾且死先爲牛鳴前後郡將莫敢禁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其巫祝有依託鬼神詐怖愚民皆案論之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民初頗恐懼或說詛妄言倫案之愈急後遂斷絕百姓以安風俗通怪神篇會稽俗多淫祀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吏皆諫倫曰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閒使其無知又何能禍人云云

按殺傷人畜產卽唐律之故殺官私馬牛也唐律亦指人之畜產言而主自殺者卽附在律內漢律或亦然第五倫傳妄殺牛有禁風俗通城陽景王祠條亦有不得殺牛之語是殺牛之禁漢法本嚴特日久法弛耳不得屠殺少齒似不專指牛一項而言禮記載無故不殺之禁自天子以至庶人皆有之可見此律乃古法也

諸亡印

百官表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盭綬凡吏秩比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光祿大夫無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黑綬大夫博士御史謁者郎無其僕射御史治書尙符璽者有印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綬和元年長相皆黑綬哀帝建平二年復黃綬王子侯表祝茲侯延年坐棄印綬出國免史表出國下有不敬二字

按志不言列侯印綬王子侯表中言印綬者屢見是亦稱印也印以銀印爲最貴列侯當亦如是延年棄其印綬此亡印之一端也

儲峙不辦

不辦　漢書王尊傳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百官表武強侯嚴青翟爲御史大夫坐竇太后喪不辦免薛宣傳會邛成太后崩喪事倉卒吏賦歛以趨辦顏注言取辦

其後上聞之以過丞相御史遂册免官

功臣表鄧嗣侯壽成坐爲太常犧牲瘦免蓼嗣侯臧坐爲太常衣冠道橋壞不得度免百官表作坐南陵橋壞衣冠道絕免繩嗣侯平坐爲太常不繕園屋免睢陵嗣侯昌坐爲太常乏祠免廣阿嗣侯越人坐爲太常廟酒酸免江鄒侯靳石坐爲太常行幸離宮道橋苦惡太僕敬聲繫以謁聞赦免百官表當途侯魏不害爲太常坐孝文廟風發瓦免按免官不免侯

按說文儲偫待也段曰謂儲物以待用也偫經典或作峙或作庤周頌臣工傳曰庤具也庤儲置屋下也義本同若崧高以峙其粻棫樸誓峙乃糗糧某氏傳云儲峙則假借峙躇不前字爲之俗乃改从止爲从山作峙訓云山立以附合之矣釋詁云供峙共具也峙在說文爲偫後書和熹鄧君紀注儲峙猶蓄積也費誓疏預貯米粟謂之儲峙文選曹植贈丁翼詩注儲謂蓄積以待無也然則儲峙者乃平時蓄積之事與乏興者不同也王尊之如法而辦嚴青翟之不辦皆在臨時與儲峙之義稍有不同薛宣傳之趨辦亦以平時之儲峙不備致臨時出于賦斂故上聞之而以爲過也蕭壽成以下爲太常者並屬不辦故附焉

盜章

按此未詳其義無事以證之

以上賊律之目可考者逐條分繫以事其大略可見矣

其無目可歸者詳下卷

賊律三

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　公羊文十六年傳宋人弒其君杵臼注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嘗上犯軍法者斬要殺人刎脰

按何休注中多引漢法以爲證此亦當是也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是三項無尊上卽謀反大逆之類非聖人卽誹謗妖言之類並已詳上不孝者專指親屬言矣互詳下條

毆父母　御覽六百四十董仲舒決獄曰甲按甲下似脫父字乙與丙爭言相鬬丙以佩刀刺乙甲卽以杖擊丙誤傷乙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鬬莫不有怵惕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

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檀弓子弒父凡在宮者殺無赦疏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鄭駿之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宮者未得殺之殺之者士官也如鄭此言毆母妻不得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之輯證毆母者殺當據漢法而言晉書殷仲堪言律詐取父母臧依毆詈法棄市此可知漢之有毆詈父母律矣

按上條不孝者似是何休約舉漢法之意而言非漢律原文無尊上非聖人二句亦同此條毆父毆母方是律文卽唐律之毆詈祖父母父母也唐律毆者卽斬與漢法同唐刪梟首之法故不言梟首

殺季父殺兄殺弟　功臣表梧嗣侯戎奴坐使人殺季父棄市王子侯表騶丘嗣侯毋害坐使人殺兄棄市宜成嗣侯福坐使人殺弟棄市

按殺人者棄市漢通常法也尊屬若季父尊長若兄卑屬若弟亦不輕重於其間罪旣至死無可復加於父母則梟之季父及兄究有間矣弟雖卑屬而骨肉相殘古人以爲風俗之害故不爲之減也後來律法則輕重不同矣

殺繼母　晉志正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云云斯皆魏世所改

按據此則漢律繼母不與親母同當與下條參

殺殺父之繼母　通典一百六十六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旁帝遂問之太子答曰繼母如母明不

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以大逆論從之　孔叢子　梁人取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孔季彥返魯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若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殺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絕不爲親禮也絕不爲親卽凡人爾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手殺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其言

按二事絕相同疑本一事而傳之者異耳繼母殺其父則恩義已絕其子殺之義也季彥所論與武帝略同處以擅殺而不與殺人同則較武帝所論尤爲允當漢有司拘於如母而仍欲以殺母科之可云悖謬惟按之上

條則殺繼母本不與殺母同漢律既亡無以定其是非也孔季彥孔儁子

搏姑　御覽六百四十風俗通曰南郡謝女子何侍爲許遠妻侍父何陽素醞酒從遠假求不悉如意陽數罵詈遠謂侍曰汝翁復罵吾必揣之侍曰類作夫妻奈何相辱揣我翁者搏若母矣其後陽復罵遠遠揣之侍因上搏姑耳再三下司徒鮑宣決事曰夫妻所以養姑者也今壻自辱其父非姑所使君子之於凡庸不遷怒況所尊重乎當減死罪論

按毆姑僅減死論是不與子孫同論也觀決事但云所尊重其義自見古者婦與舅姑服止期年不與子孫同故其相犯亦不同此嶽稱減死論乃妻毆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本罪如是唐律毆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絞已加

至死罪然尙不與子孫之毆祖父母父母者同科斬也

鮑宣乃鮑昱之訛

毆兄姊　晉志毆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云云斯皆魏世所改

按據此文知漢律本有毆兄姊之文五歲刑漢之城旦舂也惠紀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乃因大赦得降一等魏氏此法大約加漢一等則漢之本法當爲鬼薪白粲此可以意推者鬼薪白粲三歲刑漢無正四歲刑魏法當同故由三歲卽加爲五歲也

殺妻　後書班超傳長子雄雄卒子始嗣尙清河孝王女陰城公主主順帝之姑貴驕淫亂與嬖人居帷中而令始入使伏牀下始積怒承建五年遂拔刃殺主帝大怒腰斬始同產皆棄市

按此殺妻也漢律殺妻無明文以殺弟推之亦不過棄市今乃處以要斬同產皆棄市是直以大逆不道論矣

史臣謂順帝傚僻此其一端也

撾妻　蜀志劉琰傳琰妻胡氏入賀太后太后令特留胡氏經月乃出胡氏有美色琰疑其與後主有私呼卒五百撾胡至于以履搏面而後棄遣胡具以告言琰琰坐下獄有司議曰卒非撾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琰竟棄市

按撾人非尊親屬無死罪此以撾妻棄市殊乖法理恐漢法不如是或傳文有誤

殺子　後書賈彪傳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爲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吏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

亦面縛自首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僉曰賈父所長生男名爲賈子女名爲賈女

按此乃偉節律外掞法非漢律如此魏書刑罰志引門律諸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歲刑毆殺及愛憎而殺者減一等似卽出于漢法唐律毆殺者徒一年半以刃殺者徒二年較後魏爲輕而故殺名加一等則又與後魏不同矣

殺使者　恩澤侯表軹侯薄昭坐殺漢使者自殺文紀十年將軍薄昭死注鄭氏曰昭殺漢使者文帝不忍加誅使公卿從之飲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羣臣喪服往哭之乃自殺有罪故言死如淳曰一說昭與文帝博不勝當飲酒侍郎酌爲昭少一侍郎譴呵之時此郎下沐使人殺之是以文帝使自殺師古曰鄭說是也

按殺使者唐律之殺制使也較平人爲重漢律無明文似亦科以棄市不加重也薄昭係肺腑之親而法又不可廢迫令自殺情法兩全之道也

亨姬不道　諸侯王表廣川王去坐亨姬不道廢徙上庸本傳昭信知去已怒卽誣言望卿歷指郎吏卧處具知其主名去卽與昭信從諸姬至望卿所贏其身更擊之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取桃灰漬藥并煮之後去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愛恐自投井出之未死笞問愛自誣與醫姦去縛繫柱燒刀灼潰兩目生割兩股銷鉛灌其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幸於去者昭信輒譖殺之凡十四人初去年十四五事師受易師數諫正去去益大逐之內史請以爲掾師數令內史禁切王家去使奴殺師父子不

發覺相內史奏狀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祿治鉅鹿詔獄議者皆以爲去悖虐聽后昭信讒言燔燒亨煮生割剝人距師之諫殺其父子凡殺無辜十六人至一家母子三人逆節絶理其十五人在赦前大惡仍重當伏顯戮以示衆制曰朕不忍致王於法議其罰有司請廢勿王與妻子徙上庸奏可與湯沐邑百戶去道自殺昭信棄市

按此獄支解亨煮並在死後唐律之殘害死屍也注謂焚燒支解之類第唐律之殘害死屍乃已死之屍輒殘害非殺其人而又焚燒支解也諸侯王表云亨姬不道當爲當曰勃獄之語是此獄以亨姬爲重矣漢諸侯王犯罪除謀反外並有不忍致法之制廢徙亦親親之道也

殺奴婢當告官　田儋傳狄城守儋陽爲縛其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注服虔曰古殺奴婢皆當告官儋欲殺令故詐縛奴以謁也類聚三十謝承後漢書曰長沙祝良爲洛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

按殺奴婢告官乃古法漢律雖無明文以祝良事推之亦不得擅自殺之也趙廣漢傳丞相傅婢自縊死廣漢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責以殺婢事是奴婢不得私殺故廣漢欲以此事脅丞相也

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　周禮秋官庶氏注賊律云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

按此唐律之造畜蠱毒也周官庶氏乃治蠱之官知此事由來遠矣

謀殺人　王子侯表榮圃侯騫功臣表博陽嗣侯始並坐

謀殺人會赦免留嗣侯不疑坐與門大夫謀殺楚內史贖爲城旦邘侯李壽坐爲衛尉居守擅出長安界送海西侯至高橋又使吏謀殺方士不道誅

按漢律殺人者死蓋指謀殺人言其罪當爲棄市魏書刑罰志案賊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者五歲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後魏崔浩神䴥中修律其所著有漢律序疑其時北方漢律尚存此文出于漢也騫始以赦免不疑以贖爲城旦李壽之誅兼因送海西侯不但以謀殺方士也

謀殺人未殺　恩澤侯章武嗣侯常生謀殺人未殺免

按此謀殺人而未死者常生僅止免侯或是行而未傷者又以恩澤而得從寬也

殺人　諸侯王表濟東王彭離坐殺人廢遷上庸河間王元坐殺人廢遷房陵廣川王汝陽坐殺人廢徙房陵王子侯表原洛侯敢甘井侯光功臣表貫嗣侯猜坐殺人棄市王子侯表茲侯明路陵侯章坐殺人自殺功臣表承父侯孫王坐殺人會赦免安道嗣侯當時坐殺人棄市王子侯表胡孰嗣侯聖易嗣侯德並坐殺人免

按此但言殺人疑亦是謀者故三王並廢徙敢免猜三侯皆棄市章自殺孫王以赦免聖德二侯之免必別有故非常法也

賊殺人　王子侯表張侯嵩坐賊殺人上書要上下獄瘐死顏注要上者怙親而不服罪也南利侯昌坐賊殺人免

按凡言賊者有心之謂此疑即後來律文之故殺也嵩以要上瘐死其獄未決昌僅免侯當別有故

殺太傅中傅中尉謁者家丞　武紀建元三年濟川王明坐殺太傅中傅廢遷防陵本傳坐射殺其中尉廢爲庶人徙房陵諸侯王表濟川王明坐殺中傅廢遷房陵平干王元坐殺謁者會薨不得代周子南君當坐使奴殺家丞棄市

按百官表諸侯王官有太傅中尉而無中傅武紀注應劭曰中傅宦者也惟紀傳表三處不同未詳孰是恐表云中傅乃中尉之誤謁者亦王國官列侯有家丞庶子等官此所殺者太傅等並是其國之官非漢使者也濟川平干一廢徙一不得代乃親親之誼周子南君則竟棄市法固不可廢也

殺下獄侍中　百官表鉅鹿太守淮陽朱壽少樂爲廷尉坐侍中邢元下獄風吏殺元棄市

此殺死獄囚之事情節較平人爲重亦止棄市不加重殺一家二人　王子侯表平邑侯敞坐殺一家二人棄市

此今律之從一科斷者漢法亦不加重與殺一家不辜三人之列于不道者有殊也

殺不辜一家三人爲不道　翟方進傳後丞相宣以一不道賊注如淳曰律殺不辜一家三人爲不道廣川王海陽傳謀殺一家三人已殺坐廢徙房陵國除

按殺人而以不道論此情節之最重者然不道無正法其重者身斬家屬徙邊殺不辜一家三人較尋常殺人爲重當從重比海陽以諸侯王坐廢徙其法可見矣

殺十六人　王子侯表部侯順坐殺人及奴凡十六人以捕匈奴千騎免顏注詐云捕得匈奴騎故私殺人以當之補注沈欽韓曰順殺良賤十六人本當重論以捕得匈奴

千騎故第免侯也武帝時有重罪者得自募擊匈奴顏謂私殺人當匈奴騎此殺人而兼欺詐至不道豈但免侯乎

按沈說是殺人至十六人之多自非尋常殺人可比此以軍功得免耳

使人謀殺人　梁孝王傳梁王怨爰盎及議臣乃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王乃使勝詭自殺出之

按此獄梁王造意勝詭乃從者耳今迫令從者自殺以滅口卽無由究詰矣漢廷亦遂不究詰親親之誼也

使人殺人　王子侯表槀侯義坐使人殺人髡爲城旦武安侯慢坐使奴殺人免富侯龍坐使奴殺人下獄瘐死陽興侯昌坐朝私留他縣使庶子殺人棄市功臣表鄧罔侯獲坐使奴殺人滅死完爲城旦

按此謀殺而身不行者也當以爲首論各侯一秉市一
棄死一減死完爲城旦一髡爲城旦一免凡分五級其
分別之故不可詳矣
賊鬬殺人　漢書刑法志成帝鴻嘉元年定令年未滿七
歲賊鬥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晉書刑
法志賊鬥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孫得追殺之後
漢書馮異傳長子彭嗣彭卒子普嗣有罪國除注東觀記
曰坐鬥殺游徼會赦國除
按據成帝詔以晉志證之是漢律有賊鬥殺人之文賊
害也唐律有害心者名故殺漢之賊殺當卽唐之故殺
漢言賊鬥殺人并作一條唐律故殺在鬥律內當亦本
于漢
鬬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　漢

書薛宣傳廷尉直以爲律曰鬬以刃傷人完爲城旦其賊
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傳曰遇人不
以義而見疢者與疢人之罪鈞惡不直也咸厚善修而數
稱宣惡流聞不誼不可謂直況以故傷咸計謀已定後聞
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非以恐咸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
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民爭鬬無異殺人者死
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
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刑罰不中而民無所錯手足今
以況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
定罪原況以父見誘發忿怒無他大惡加詆欺輒小過成
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
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爲城旦顏注以其
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爲完也況身及同謀之人皆從此科　上以問公卿議臣丞相孔
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
是廷尉況竟減罪一等徙敦煌宣免爲庶人功臣表南安
嗣侯千秋坐傷人免
按薛況之獄以廷尉直所議爲平允中丞之議近周內
矣此事之前一節已錄入大不敬條內故不複述以刃
傷人罪至三歲刑非刃傷者罪當降等賊者唐律之故
傷與謀者唐律之同謀毆傷人也唐律諸同謀共毆傷
人者各以下手重者爲重罪元謀減一等從者又減一
等漢律與謀者同罪則元謀及從者皆不減此漢之重
于唐者而以下手重者爲重罪則漢與唐同此獄自應
以楊明坐下手重之罪而況坐元謀卽與律合廷尉直
之議並非故從輕比漢人治獄往往有意從重此獄則
尙得其平故備錄之千秋傷人僅止免侯或非刃傷

疢痏　薛宣傳傳曰遇人不以義而見疢者與疢人之罪
鈞惡不直也注應劭曰以杖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
黑而無創瘢者律謂疢痏遇人不以義爲不直疏見毆與
毆人罪同師古曰疢音侈痏音鮪說文疢毆傷也痏疢
也段曰此應注譌脫急就篇顏注云毆人皮膚腫起曰疢
毆傷曰痏蓋應注律謂疢下奪去六字當作其有創瘢者
謂痏文選嵇康詩怛若創痏李善引說文痏瘢也正與應
語合皆本漢律也疢輕痏重遇人不以義而見疢罪與痏
人等是疢人者輕論見痏者重論故曰惡不直也創瘢謂
皮破血流或曰依應仲遠則疢痏異事何爲合之也曰應
析言之許渾言之許曰毆傷則固兼無創瘢有創瘢者言
之王曰倉頡篇痏毆傷也與顏注急就同與許說疢以毆
傷異許之毆傷卽皮膚腫起西京賦所惡成瘡痏注瘡痏

謂瘢痕

按疢痕二字說文渾曰毆傷不分輕重痕下疢痕卽承疢字而來應注原文亦不分輕重倉頡篇痕毆傷與許未嘗異也顏注急就又有輕重之分與許應耳段氏析言渾言乃古人通例惟以創瘢之有無爲疢痕之分別無佐證唐律見血爲傷並有拔髮內損折傷種種差等而不及創瘢恐段說亦未確也唐律兩相毆傷論如律後下手理直減二等而無不義見疢仍應科罪之文此漢唐不同之處衡情而論見疢而仍科罪固可以懲不義其人究不心服不若理直減等之得其平也

罵坐　田蚡傳今日召宗室有詔勑灌夫罵坐不敬補注李慈銘曰案蚡言今日請召宗室因有太后詔而行之灌夫罵坐是輕詔命故爲不敬也先謙曰蚡言召宗室有詔

乃能陷夫以不敬之罪

罵主　功臣表博成嗣侯建坐尙陽邑公主與婢姦主旁數醉罵主免

罵廷史　功臣表邛成嗣侯勳坐選舉不以實罵廷史大不敬免

按唐律罵詈同在一律觀此三事是漢法亦有罵律也今附于鬬毆之後

殺奴婢　炙灼奴婢　後書光武紀建武十一年二月詔曰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八月詔曰敢炙灼奴婢論如律免所炙灼者爲庶民東觀漢記列傳十六首鄉侯段普會孫勝坐殺婢國除

按唐律有罪奴婢杖一百無罪者徒三年此良賤之區分歷代律文無不如是漢律當亦如是建武此詔行之東京觀段勝之事知東京實遵用之不知何時又廢而不用光武於奴婢一事極爲注意此卽尊重人格之權輿自來無能體此意者則良賤之見阻之也炙灼奴婢乃漢時舊法此詔特申明之耳

奴婢射傷人　光武紀建武十一年詔除奴婢射傷人棄市律

按此漢律專條也唐律部曲奴婢良人相毆條若奴婢毆良人折跌支體及瞎其一目者絞當亦原于漢之舊律建武此詔未知廢於何時

保辜　公羊襄七年傳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操鄭伯髡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注舍昨日所舍止處也以操鄭邑知傷而反也未見諸侯尙往辭知未舍也云爾者古者保辜諸侯卒名故於如會名之明如

會時爲大夫所傷以傷辜死也君親無將見辜者辜內當以弒君論之辜外當以傷君論之疏其弒君論之者其身梟首其家執之其傷君論之者其身斬首而已罪不累家漢律有其事然則知古者保辜者亦依漢律律文多依古事故知然也功臣表昌武嗣侯德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補注沈欽韓曰此在保辜限也唐鬥訟律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毆傷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湯火傷人者三十日限內死者皆依殺人論與漢制同急就篇顏師古注保辜者各隨其狀輕重令毆者以日數保之限內至死則坐重辜也

按傷人保辜其法甚古漢制限期他無明文昌武坐傷人二旬內死棄市與唐律毆傷人二十日者合似唐法亦原于漢徐疏弒君者其身梟首卽何注無尊上斬首

梟之而傷君者斬首未知本于何書抑以意推測而知也

狂易殺人　御覽六百四十六　廷尉決事曰河內太守上民張太有狂病病發殺母弟應梟首遇赦謂不當除之梟首如故王子侯表樂平侯訴坐病狂易免顏注病狂而改易其本性也後更封共樂侯黃鄉侯平病狂自殺後書陳忠傳狂易殺人得減重論

按人至病狂而改易其本性則凡病中之所爲皆非出于其本性故雖有殺人之事亦得恕之近日東西國學說並持此論其刑律中有精神病不爲罪之文陳忠之減重論實爲今法之權輿張太遇赦而梟首當在陳忠未定減重之先也亦不準除

輕侮　後書張敏傳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肅宗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敏駁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者爲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讐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妄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顧望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聞師言救文莫如質故高帝去煩苛之法爲三章之約建初詔書有改於古者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敝議寖不省敏復上疏曰臣伏見孔子垂經典皐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爲非也未曉輕侮之法將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執憲之吏復容其姦枉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之性唯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敝記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爲災秋一物華即爲異王者承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下民考尋利害廣令平議天下幸甚和帝從之周禮地官調人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注義宜也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者如是爲得其宜雖所殺者人之父兄不得讎也使之不同國而已輯證云此亦鄭之以漢法釋經可知此法漢末尚未改也後漢吳祐傳遷膠東侯相安丘男子毋丘長與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長殺之而亡安丘追躡於膠東得之祐呼長謂曰子母見辱人情所恥然孝子忿必慮難動不累親今若背親逞怒白日殺人赦若非義刑若不忍將如之何長以械自繫曰國家制法凶身犯之明府雖加哀矜恩無所施祐問長有妻子乎對曰有妻未有子也即移安丘遣長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獄中妻遂懷孕至冬盡行刑長泣謂母曰負母應死當何以報吳君乎乃齧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吳生言我臨死吞指爲誓屬兒以報吳君因投縗而死通考云此即所謂遭侮辱而殺人者肅宗時貰其死刑和帝時除之故吳祐疑此獄且容其投縗以死而不明正典刑蓋猶在可議之列也

按輕侮之法但可施以特恩未可以爲常法張敏之言自是正論傳言和帝從之是此法已除鄭注調人亦是就文詮釋並非引漢法爲證吳祐之事在和帝之後祐矜囚而不能貰其死刑乃此法已除之明證輯證以爲

漢末尙未改者未考吳祐之事也親雖受辱並未喪生遽爾殺人背親逞怒此等殘殺之風不可長也

仇怨相報　調人注鄭司農云猶今二千石以令解仇怨後復相報秦徙之校勘記猶令閻監本同誤也宋本余本嘉靖本毛本作猶今當訂正後書桓譚傳今人相殺傷雖已伏法而私結怨讎子孫相報後忿深前至於滅戶殄業而俗稱豪健故雖有怯弱猶勉而行之此爲聽人自理而無復法禁者也今宜申明舊令若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者雖一身逃亡皆徙家屬於邊其相傷者加常二等不得雇山贖罪如此則仇怨自解盜賊息矣御覽五百九十八王哀傳注云漢時官不禁報怨民家皆高樓鼓其上有急即上樓擊鼓以告邑呈令救助

按周法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而非義者固不得私相報復也桓譚所稱舊令已伏官誅而私相殺傷者徙家屬於邊即此條後復相報移徙之法也是漢時未嘗不禁人報怨也第法令雖具而奉行不力其私相殺傷者仍不絕於世故桓譚有申明舊令之請乃當時不省何也

僮約所言在西漢之時則舊令早成具文矣

誤　後漢書郭躬傳躬對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繆於事爲誤誤者其文則輕（孫詒讓周禮秋官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壹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注鄭司農云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亡謂識審也不審若今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過失若舉刃欲斫伐而軼中人者遺忘若閒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

按漢律既有故誤之分則殺傷亦當有之賊殺人出於有心即唐律之故殺康成注謂報甲殺乙即唐律之誤殺也或古人文字簡質故誤但有通例各條中未嘗分析言之如矯制之誤尙書不知而郭躬申明之也據康成此注而參以郭躬之語則漢律之有誤殺可以互相印證矣

過失殺人不坐死　見上儀禮鄉射禮射者有過則撻之注有過謂矢揚中人凡射時矢中人當刑之今鄉會衆以禮樂勸民而射者中人本意在侯去傷害之心遠是以輕之以朴撻於中庭而已周禮秋官庶官注孝經說曰刑者例也過出罪施疏下例爲著也行刑者所以著人身體過誤者出之實罪者施刑地官調人凡過而殺傷人者注過無本意也

按鄉射禮所言正康成所云軼中人者此亦過失之事本當以贖論而非當刑者撻之而別無處罰則又以鄉射爲勸民之地與平時不同也誤與過失康成注分別最爲明了不審爲誤無本意爲過失張斐律注表謂不意誤犯謂之過失不意二字即本康成無本意而出可見張氏律注其說多本諸前人而康成之說亦在其中或謂晉人全不用鄭氏章句者非也

立子姦母見乃得殺之　公羊桓六年傳猶律文立子姦母見乃得殺之疏解云猶言對子姦母

按此即今殺姦之例也見乃得殺之頗與今姦所登時之例相近唐捕亡律強姦雖傍人皆得捕繫以送官司注捕格法準上條即姦同籍雖和聽從捕格法疏議曰持仗拒捕其捕者得格殺之持仗及空手而走者亦得殺之即姦同籍內言同籍之內明是不限良賤親疏雖

和姦亦聽從上條捕格之法是唐無殺姦之律而有捕姦之律捕者有格殺之權而無專殺之權所以杜殘殺之風用意甚深此其所以爲得中也漢文簡質又不完備其法意如何不可詳矣

無故入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　秋官朝士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注鄭司農云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時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之無罪疏盜賊並言者盜謂盜取人物賊謂殺人曰賊鄉據鄉黨之中邑據郭邑之內家人者先鄭舉漢賊律云牽引人欲犯法則言家人者欲爲姦淫之事故攻之

按此唐律之夜無故入人家也漢多上人車船一層較

唐爲密惟古者車制大可以參乘驅乘故人得上之若後世之車則一二人即已滿人欲上而無從也漢無夜字則晝與夜不分同用此律唐增一夜字則界限較隘或有讓其失者謂此律爲防衛身命財產至要之文書與夜不當分別然防衛之道夜與晝究有不同晝則人之來也易識其爲何人其情狀何如舉動何如其故易測防衛不難若黃夜猝然而來不知爲何人不知爲何事其意莫測安知非刺客姦人主家懼爲所傷倉猝防衛而殺故得勿論也若白晝亦許其殺人則凶人逞凶殺人亦得託之無故開殘殺之風不可不防其漸唐律自有深意豈可漫議之哉

向人室廬道徑射　晉志向人室廬道徑射不得爲過失之禁也

按此唐律之向城官私宅射條也唐律分兩層因而殺傷人者減鬬殺傷一等故令者以鬬殺傷論漢法不爲過失疑亦與唐同或云以故殺傷論者非

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　晉志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爲賊賊之似也

按此唐律之城內街巷走車馬條也唐律殺傷人者減鬬殺傷一等以其初無害心也此云當爲賊是直以賊殺人論矣未免稍重以上出張斐律注表序所舉爲舊法知卽漢法之未改者

囚律

詐僞生死

陽病欲死　賈嬰傳迺劾嬰矯先帝詔害罪當棄市嬰良久迺聞有劾卽陽病癡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嬰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迺有飛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

按此詐僞生死之一端特後復食治病耳

詐自復除

復除　高紀二年二月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顏注復者除其賦役也元紀永光三年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徭役周禮地官鄉大夫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

有五皆征之其舍者注鄭司農云征之者給公上事也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

按復除之法至唐猶遵用故唐律有應復除不給及詐自復除之條文也

告劾

婦告威姑　說文女部威姑也漢律曰婦告威姑桂曰廣雅姑謂之威案威姑君姑也本書若讀若威易順以從君也與蔚爲韻詩采芑蠻荆來威與狁爲韻逸周書合閻立教以威爲長以閻胥爲君也釋親舅姑在則曰君舅君姑釋名婦於舅姑在則稱之曰君舅君姑衡山王賜傳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棄市

按唐律諸告祖父母父母者絞與漢律之棄市大略相等唐律告夫之祖父母徒二年與孫之告祖父母者不同而無婦告舅姑之文妻妾之詈夫之祖父母父母者徒三年與子孫之詈祖父母父母者絞罪懸殊夫之祖父母父母不分爲二等則婦之告夫之父母亦當與祖父母同也漢律既立婦告威姑專條而所定何罪不可詳矣

囚徒誣告人反　晉書刑法志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魏世所改

按此魏改漢律之一足徵漢有囚徒誣告人反之律魏特加重耳唐律有誣告謀反大逆條又有囚不得舉告他事條疏議引獄官令囚明知謀叛以上聽告是謀反大逆囚亦許告唐法如是恐亦本于漢也

誣告　宣紀元康四年詔曰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年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佗皆勿坐顏注誣告人及殺傷人皆如舊法其餘則不坐補注何焯曰誣告人與殺傷人同在不以老耄縱舍之科當時誣告之重如此王嘉傳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顏注所以丁寧告者之辭絕其相誣也惠棟云論衡曰兩郡移書曰敢告之　人蓋漢法也注非補注胡曰此乃防其誣告長沙刺王建德傳宣帝時坐獵縱火燔民居九十六家殺二人又以縣官事怨內史教人誣告以棄市罪削八縣罷中尉官義陽侯衛山坐教令誣告衆利侯當時棄市罪獄未斷病死孝元馮昭儀傳中郎謁者張由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玄案驗無所得更使中謁者令史立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襍治立受傅太后指劾奏

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太后迺飲藥自殺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入大辟爲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爲庶人徙合浦云後書彭城靖王恭傳元初三年恭以事怒子醜醜自殺國相趙牧以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大逆不道恭上書自訟朝廷令考實無徵牧坐下獄會赦免死又陳愍王寵傳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詔檻車傳送愔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黼與尚書令侍御史徠考愔辭與王共祭黃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他冀幸醜等奏愔職在匡正而所爲不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不案

按誣告爲害人之計晝漢法重之卽八十以上之人亦

不在勿坐之列趙牧以赦免師遷伏誅雖所誣者死罪未決亦不寬貸衞山教唆情節亦重未斷病死想其本罪亦不能從輕比也

投書　晉志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魏世所改

按此卽唐律之投匿名告人罪也漢時亦謂之飛語見灌夫傳張晏曰蚡爲作飛揚誹謗之語也南史孔奐傳作飛書棄市乃漢法魏改從輕未知居何等唐律諸投匿名書告人罪者流二千里視漢法減三等豈卽本于魏耶

上書詣公府言事　秋官大司寇凡遠近悇獨老幼之欲有復於上注復猶報也報之者若上書公府言事矣

按此與今之京控相似

劾　竇嬰傳田蚡傳蚡迺戲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云云於是上使御史簿責嬰所言灌夫頗不讎劾繫都司空淮南王安傳會有詔卽訊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劾不敬云云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吏劾孝首匿喜王嘉傳上迺發怒召嘉詣尚書責問事下將軍中朝者劾嘉師丹傳高昌侯董宏言宜立定陶共王后爲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宏云云事下廷尉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云云尚書劾咸欽不敬何武傳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翟方進傳遷爲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淮南王傳擅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以上十四人

按劾有三義已詳前自錄中告是爲人所告劾是爲人

所劾觀淮南王傳云無告劾繫治可見凡繫治者未有無人告劾者也惟劾之事田蚡劾灌夫此丞相劾人先劾而後案治御史劾嬰是先案而後劾王嘉董宏師丹並事下而後劾與竇嬰同淮南相劾壽春丞有司劾孝尙書劾咸欽並因事而劾何武則莽風有司劾翟方進則犯其所司之事而劾劾之事不一端並被人劾者也故略引數事以證之

囚辭所連　張斐律注序囚辭所連似告劾

按囚辭牽連之人不能不拘訊其中并多同犯之人此非囚所告而有似于告者唐律有囚不得告舉他事及囚引人爲徒侶二條未知漢律之意何如

傳覆

傳　漢書張湯傳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顏注傳謂傳

逮若今之追送赴對也劉屈氂傳以姦傳朱安世顏注傳逮捕也嚴延年傳冬月傳屬縣囚翟義傳收縛立傳送鄧獄後漢書陳禪傳州辟治中從事時刺史爲人所上受納威賂禪當傳考注傳謂逮捕而考之也

按傳謂傳逮郡守當行縣錄囚亦得傳逮至郡而錄之嚴延年所言是也

覆　爾雅釋詁覆審也郭注覆校所爲審諦華嚴經音義復謂重審察也江都易王非傳使者即復來覆我顏注覆治也王嘉傳張敞爲京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鄭崇傳願得考覆杜延年傳奏請覆治

按覆重審察也江都王傳太子建先爲男子荼恬所告事下廷尉建罪不治後其國中多欲告言者建恐故爲

此語言漢廷重審察我也王嘉傳覆獄之文自是正解

繫囚

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　義縱傳爲死罪解脫注孟康曰律諸囚徒私解脫桎梏鉗赭加罪一等爲人解脫與同罪

按唐律囚自脫去枷鎖杻在囚應禁而不禁律內又有與囚金刃解脫則專指他人而言其罪較自脫去爲重以其爲金刃也漢法加罪一等是加本罪一等與唐法不同此唐用漢律而量爲變通者也

頌繫　惠紀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當盜械者皆頌繫注如淳曰盜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頌者容也言見寬容但處曹吏舍不入狴牢也師古曰盜械者凡以罪著械皆得稱焉不必逃亡也據山海經貳負之臣相柳之尸皆云盜械其義是也古者頌與容同補注沈欽韓曰此頌繫即唐律之散禁非謂不入狴牢也先謙曰荀紀盜械作刑械頌繫作容繫容頌古通顏沈說是

按唐獄官令杖罪散禁見囚應禁而不禁疏議中與漢法之用意不同百官表少府屬官若盧注如淳曰若盧官名也漢儀注有若盧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後漢書和紀注引漢舊儀作主鞫將相大臣王商傳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注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此獄既專爲將相大臣而設其收繫之法當與尋常之獄不同而此紀所言則爲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非專指將相大臣且當時將相大臣之收繫者亦不專在若盧如蕭何之械繫

廷尉賓嬰之繫都司空王嘉之繫都船並將相大臣也或疑頌繫即若盧之制未必然也如淳謂但處曹吏舍頗與近世情形相似凡府廳州縣監中所收者皆是已經晝供之囚其未定罪者皆在外監或看守所不在正監中古法固不可以今法擬之而如淳所言必非無據也囚之著械原是慮其逃亡盜逃也故曰盜械非必逃亡之人始令著械收繫亦不必皆在狴牢顏沈之說尚未全是

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鞫繫者頌繫之　刑法志孝景後三年復下詔曰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顏注乳產也師朱儒顏注師樂師盲瞽者朱儒短人不能走者當鞫繫者頌繫之

按六帖四十五獄囚引作訟繫古頌訟通用淮南泰族訓訟繆胸中注訟容也說文訟爭也一曰歌訟繫傳曰古本毛詩雅頌字多作訟段曰訟頌古今字古作訟後人假頌兒字爲之案說文頌兒也今字作容古容兒之容作頌多段爲寬容之容訟乃歌訟本字頌之作訟亦段借也老小廢疾等唐律無頌繫明文或在獄官令中不入律

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卽就驗　平紀元始四年詔曰蓋夫婦正則父子親人倫定矣前詔有司復貞女歸女徒誠欲以防邪辟全貞信及旣悼之人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搆怨傷化百姓苦之其明敕百僚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八十以

上七歲以下家非坐不道詔所名捕他皆無得繫其當驗者卽驗問定著令注張晏曰名捕謂下詔特所捕也補注周壽昌曰名捕謂詔書所指名令捕者卽驗問不稽時也後書光武紀建武三年秋七月庚辰詔曰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注詔書有名而特捕者　當驗問者卽就驗

按建武之詔本于元始不必以王莽專擅之文而諱之也惟一係七歲以下一係十歲以下爲不同耳上條又係八歲以下補注俞樾曰曲禮七年曰悼此正漢制所本刑法志八歲以下亦當作七歲成帝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鬥殺人及犯殊死上請得減死知漢制皆以七歲爲斷案成帝令云年未滿七歲則已滿七歲者不得用此令與平紀之七歲以下亦微有不同孝惠卽位詔則云年未滿八歲建武詔係十歲以下後書來歷傳又云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則謂漢制以七年爲斷其說尚待考訂矣

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　宣紀地節四年詔又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注蘇林曰瘐病也囚徒病律名爲瘐如淳曰律囚以饑寒而死曰瘐師古曰瘐病是也此言囚或以掠辜及饑寒疾病而死如說非也名其人名也縣所屬縣也爵其身之官爵也里所居邑里也凡言殿最者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補注蘇輿曰掠辜者

倩罪未得笞掠過當後書朱暉傳再遷臨淮太守數年坐法免注東觀記曰坐考長吏囚死獄中州奏免官

按詔文云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玩一若字明是以掠辜饑寒爲二項而瘐死分承二項言或以掠辜瘐死或以饑寒瘐死並爲吏未稱之事故下云用心逆人道若繫囚自病而死其咎不在吏豈能責以用心逆人道乎如淳魏人漢律所親見其注中引律較他注爲完備此引律云以饑寒而死合之蘇林瘐病之注文義本自明白師古分掠辜饑寒疾病爲三而未思自病之不可以責吏其說不可從白帖拷訊門引宣詔繫者或以掠辜瘐死獄中可見舊說亦多以瘐死承上文言也辜臬也掠辜者笞掠之使自承其臬也此是考囚者之事饑寒是掌囚者之事禁此二者而恤囚之道略具矣觀

朱暉事知東京尚用此法也

獄　宣紀神爵元年注漢儀注長安諸官獄三十六所張揚傳注漢儀注獄二十六所續百官志廷尉卿本注曰孝武帝以置中都官獄二十六所各令長名三輔黃圖長安城中有獄二十四所

按武帝時酷吏用事政急刑繁故中都官置獄遂多建武之世一律停設而事亦無不舉可見獄多之無益于政治也

未央廄獄　百官表太僕屬官有大廄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漢舊儀未央廄獄主理大廄三署郎屬太僕光祿勳

按太廄屬大僕三署郎屬光祿勳唐類函引大廄作六廄

廷尉獄　蕭何傳乃下何廷尉械繫之周勃傳其後人有上書告勃欲反下廷尉逮捕勃治之勃恐不知置辭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與獄吏獄吏乃書牘背示之漢官曰廷尉獄吏二十七人

按廷尉刑官此當有獄者然漢時詔獄不盡在廷尉也百官志廷尉屬官無獄官

別火獄　百官表典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屬官有別火令丞及郡邸長丞注如淳曰漢儀注別火獄令官主治改火之事

按別火獄不知主何事他未見

郡邸獄　見上顏注主諸郡之邸在京師者也補注錢大昭曰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名邸文紀至邸而議之宣紀會孫雖在襁褓猶坐收繫郡邸獄注如淳曰諸郡邸置獄師古曰據漢舊儀郡邸獄治天下郡國上計者屬大鴻臚此蓋巫蠱獄繫收繫者衆故會孫寄在郡邸獄

按郡邸獄專收繫上計者會孫乃偶然寄獄

都司空獄　內官獄　百官表宗正屬官有都司空令丞內官令丞注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伍被傳又僞爲左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書漢舊儀司空詔獄治列侯二千石屬宗正簒嬰傳劾繫都司空東方朔傳昭平君獄繫內官

按伍被傳言有左右都司空而百官表不言有左右或中間有省併也竇嬰以列侯繫都司空與舊儀之言合昭平君乃公主子故繫內官

導官獄　張湯傳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事下廷尉謁居病死事連其弟

弟繫導官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注蘇林曰漢儀注獄二十六所導官無獄也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導官令丞注師古曰導官主擇米補注續志云主舂御米及作乾糒導擇也

按蘇林據漢儀注獄二十六所無導官之名似導官之獄不在二十六所之內張湯治囚導官則導官非無獄者

若盧　百官表少府屬官有若盧令丞注服虔曰若盧詔獄也鄧展曰舊洛陽兩獄一名若盧主受親戚婦女如淳曰若盧官名也藏兵器品令曰若盧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漢儀注有若盧獄令主治庫兵將相大臣王商傳臣請詔謁者召商詣若盧詔獄注孟康曰若盧獄名屬少府黃門北寺是也後漢書和紀永元九年十二月已丑復置若盧

獄官注漢舊儀曰主鞫將相大臣也

按王商丞相故張匡請召詣若盧建武時廢而永元復置當必有故

考工獄　百官表少府屬官有考工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考工室爲考工注臣瓚曰冬官爲考工主作器械劉輔傳上迺徙輔共工獄注蘇林曰考工也

按考工何時改爲共工表不具王莽改少府爲共工宋弘爲共工亦在莽時劉輔在成帝時或其時已改也續志仍作考工則以莽制而復之

居室獄保宮獄　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居室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爲保宮灌夫傳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蘇武傳加以老母繫保宮

按灌夫之繫居室不詳何故豈以丞相所自劾者歟李陵之母繫保宮殆以婦女之故

左右司空獄　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左右司空令丞

按漢官之以司空名者並爲主獄官伍被傳言左右都司空詔獄都司空屬宋正而表不言有左右少府之左右司空又無都字伍被傳混而爲一疑有誤

永巷獄掖庭獄　百官表少府屬官有永巷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永巷爲掖庭外戚高祖呂后傳迺令永巷囚戚夫人孝惠張后傳惠帝崩太子立爲帝四年太后乃幽之永巷劉輔傳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注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令丞宦者爲之主理婦人女官也

按劉輔先繫掖庭後以中朝上書徙繫共工可見掖庭獄不繫中朝官也

暴室獄　宣紀爲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注應劭暴室宮人獄也今曰薄室續志掖庭令一人左右丞暴室令各一人本注曰宦者暴室丞主中婦人疾病者就此室治其皇后貴人有罪亦就此室孝成趙后傳傳婢六人盡置暴室獄

按百官表無暴室官名據續志屬掖庭

寺互獄　百官志中尉屬官有寺互都船令丞注如淳曰漢儀注有寺互都船獄令治水官也

按臨江王榮傳榮至詣中尉府對簿中尉郅都簿責訊王王恐自殺似是自殺于獄中者中尉有二獄不知其在何獄也百官表初寺互屬少府中屬主爵後屬中尉景帝時寺互或何未改屬也

都船獄　薛宣傳少爲都船獄史王嘉傳縛嘉載都船詔獄

按嘉以大臣不繫若盧而繫都船不知其故大約漢時詔獄惟上所命不拘定何獄也

太子家令獄　百官表詹事屬官有太子家令漢舊儀家令秩千石主倉獄北堂書鈔設官部太子家獄治太子官屬太子太傅

按表屬詹事而舊儀云屬太子太傅與表不同續漢志屬太子少傅東京無太子太傅也

上林詔獄　百表官水衡都尉屬官有上林令丞水司空長丞成紀建始元年罷上林詔獄

按上林詔獄又見伍被傳其官當爲水司空成帝罷之則上林亦弛禁矣

東市獄西市獄　百官表京兆尹屬官有長安市令丞左馮翊屬官有長安四市四長丞漢舊儀東市獄屬京兆尹

西市獄屬左馮翊

按東西市各有獄西市有四長丞獄亦當有四

北軍獄　百官表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劉向傳章充公車人滿北軍注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獄上章於公車有不如法者以付北軍尉北軍尉以法治之

按此北軍目有獄主治上書不如法者

振貸獄　北堂書鈔四十五振貸獄漢書云貸於治水舊本作火事屬水衡都尉也

按百官表水衡屬官無振貸之名

京兆尹獄　張敞傳為京兆尹云云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

按敞時為京兆尹此獄當是京兆尹之獄趙廣漢為京

兆尹亦有捕治送獄之事見廣漢傳此京兆自有獄之證三輔職同京兆尹有獄左馮翊右扶風亦必各有獄矣

長安獄　趙廣漢傳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尹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治長安獄

按長安獄吏增秩百石其餘外縣則在百石以下史無明文續志凡縣丞各一人本注曰丞署文書典知倉獄

河南府獄　漢舊儀府下置詔獄注府河南府也後書魯恭傳注仁恕掾主獄屬河南尹

按東京之河南府與西京之三輔同自有獄

洛陽寺獄　後書和紀永元六年七月京師旱丁巳幸洛陽寺錄囚徒舉冤獄續志注漢官曰雒陽令獄吏五十六人

按東京之洛陽獄即西京之長安獄也

郡獄　義縱傳為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二百餘人嚴延年傳還為涿郡太守遣掾孟吾趙繡按高氏云云即收送獄

按此郡自有獄之證

縣道獄　續志為大司空注應劭漢官儀曰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官法周制初置司空議者又以縣道官獄司空故覆加大為大司空亦所以別大小之文

按獄司空官前表續志並不載漢之獄官多以司空為名如都司空水司空皆是賈誼所謂輸之司空也

黃門北寺獄　後書范滂傳滂坐繫黃門北寺獄向栩傳收送黃門北寺獄

按黃門北寺獄西漢所無蓋自宦豎用事始設此獄疑在安帝之後也此與若盧乃是二獄實武傳以黃門北寺與若盧都內稱為諸獄前書音義謂即若盧獄者非也

都內獄　後書實武傳有詔原李膺杜密等自黃門北寺若盧都內諸獄繫囚罪輕者皆出之注都內主藏官名前書有都內令丞屬大司農也

按都內獄僅見此傳而續志大司農屬官無都內之名疑西京原有此獄建武中廢此時復設若盧是其比也

軍獄　杜延年傳補軍司空注蘇林曰主獄官也如淳曰律營軍司空軍中司空各二人

按軍有征防之別防軍在所屯之地自設一獄尚屬易行征軍行止無常安有設獄之地弟軍中不能無罪人

不能無收繫之處其收繫之處亦卽以獄名歟營軍司空防軍之官軍中司空征軍之官實各主其事者

又按此傳如淳之注漢律中實具有獄名及主獄之官今將獄名官名彙集一處附列于繫囚條內以備稽考惟武帝中都官獄凡二十六所今已不能悉知姑從百官表諸書蒐討編入其不知者缺之卽如振貴不得其解但附存其名黃門北寺東京之制皆不在二十六所之數

鞫獄

刑法志宣帝卽尊位迺下詔曰聞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鞫獄任輕祿薄其爲置廷平秩六百石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注如淳曰廷史廷尉

史也以囚辭決獄事爲鞫謂疑獄也李奇曰鞫窮也獄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宋書謝莊傳孝文傷不辜之罰除相坐之令孝宣倍深文之吏立鞫訊之法

按謝莊所謂鞫訊之法當卽指此詔而言當時刑獄號爲平蓋武帝時酷吏之風稍戢矣

掠者唯得笞楚立　後書章紀元和元年詔曰律云掠者唯得笞楚立又令丙箠長短有數自往者大獄以來掠考多酷鉆鑽之屬慘苦無極念其痛毒怵然動心書曰鞭作官刑豈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獄明爲其禁注蒼頡篇曰掠問也廣雅曰楚擊也音彭說文曰笞擊也立謂立而考訊之鉆音其廉反說文曰鉆鉗也國語曰中刑用鑽鑿皆謂慘酷其肌膚也

按考訊之事古者亦不得已而用之棰楚之下何求不得大可患也漢法但得立而考訊之限制尙嚴而有司不遵法度橫施鉆鑽之屬何其慘也章帝感陳寵之言而頒此詔其時風氣爲之一變實盛德也

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者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列其抵隱之意　陳書沈洙傳范泉今牒述漢律云死罪及除名罪證明白考掠已至而抵隱不服處當列上杜預注云處當證驗明白之狀列其抵隱之意

按范泉所引乃杜預律本之文可以見律本一書實取漢律而自爲之注以其爲晉律之所本故名曰律本但不知其於漢律全載之歟抑但取晉律之所本者載之而注之歟杜書唐代尙存是漢律尙不得謂之全亡也唯各家章句杜書不存耳唐律有考囚限滿不首條在

斷獄律惟唐法反考告人及取保並放二者並與漢法之處當列上者不同不知漢時列上之後若何處置殆亦從寬歟

辭訟有券書者爲治之　秋官朝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鄭司農云謂若今時辭訟有券書者爲治之士師凡以財獄訟者正之以傅別約劑注傅別中別手書也約劑各所持券也故書別爲辨鄭司農云傅或爲付辨讀爲風別之別若今時市買爲券書以別之各得其一訟則案券以正之疏小宰注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語異義同

按士師先鄭之注爲漢時鞫獄之法非必律文如是其法則與朝士之注同意必有券書乃可治之正之也

讀鞫已乃論之　小司寇讀書則用瀧注鄭司農云讀書

則用法如今時讀鞫已乃論之疏鞫謂劾囚之要辭行刑之時讀已乃論其罪也書呂刑輸而孚傳謂上其鞫劾文辭疏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

按唐法有宣告兒唐六典實卽漢之讀鞫也今東西各國並行之而中國則廢而不用矣

故乞鞫　史記夏侯嬰傳集解鄧展曰律有故乞鞫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案晉令云獄結竟呼囚鞫語罪狀囚若稱枉欲乞鞫者許之也

按唐律諸獄結竟徒以上各呼囚及其家屬具告仍取囚服辯若不服者聽其自理更爲詳審此卽乞鞫之法索隱引晉令漢法當亦如是

家人乞鞫　晉志二歲刑以上除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煩獄也魏世所改

按家人乞鞫漢制也魏世除之唐律獄結竟取服辯條疏議曰其家人親屬唯止告示罪名不須問其服否囚若不服聽其自理是亦不用家人乞鞫之制因于魏也

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鞫　秋官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國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國暮期內之治聽期外不聽注鄭司農云謂在期內者聽期外者不聽若今時徒論決滿三月不得乞鞫

按乞鞫限以期日今東西各國皆用此法而其法則原於周亦云古矣

郡國遣主者吏詣廷尉議　秋官訝士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注謂讞疑辨事先來詣乃通之於士也士主謂士師也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胡廣漢官解詁廷尉當疑獄

按郡國主吏詣廷尉議此法極善愼刑之一端也近世亦行之但以文書而吏不來耳

疑獄　刑法志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顏注當謂處斷也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補注讞者平議其罪而上之景紀後五年詔曰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獄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令以貨賂爲市朋黨比周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令亡罪者失職朕甚憐之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爲暴甚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之顏注厭服也音一贍反讞平議也音魚列反補注胡三省云謂原情定罪本不至於死而以傅致之後元年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獻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顏注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爲罪失

按漢承秦苛法之後愼獄恤刑與民更始高景之詔尤於疑獄鄭重言之而以寬爲先務故志言自此之後獄刑益詳近于五聽三宥之意文景之時幾於刑措夫豈偶然迨武帝任用張湯趙禹之徒風氣爲之一變漢祖愼獄愼刑之旨澌滅殆盡酷吏之罪可勝誅哉

鞫獄故不直　張敞傳臣竊以辱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鞫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趙廣漢傳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推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鞫獄故不

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天子可其奏廣漢竟坐要斬功臣表新時趙弟坐爲太常鞫獄不實入錢百萬贖死完爲城旦注如淳曰鞫者以其辭決罪也晉灼曰律說出罪爲故縱入罪爲故不直補注說文鞫窮理辠人也作鞫者假字本書作鞫作鞠爲例不一

按秦律有治獄不直之文史記秦始皇本紀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方越地是也漢乃采用秦法據晉灼引律說足證漢之律文爲故不直表傳之或稱不實或稱故不以實者就事實上言之也故不直之罪爲棄市而趙廣漢坐要斬者又有乏軍興之罪重于故不直故以重論然廣漢軍興之罪已會赦貶一等則已論決矣何以又重科此眞不可解者唐律有官司出入人罪條卽漢律之出罪入罪此又唐法之本于漢者

故劾十人罪不直　功臣表商利侯王山壽坐爲代郡太守故劾十人罪不直死補注史表作上書願治民爲代太守爲人所上書言繫獄當死會赦出爲庶人

按故劾至十人之多其罪自當死此表但言死不詳如何死法以史表證之恐此表有奪文

出罪故縱　昭紀始元四年廷尉李种坐故縱死罪棄市顏注縱謂容放之元鳳三年少府徐仁廷尉王平左馮翊賈勝胡皆坐縱反者仁自殺平勝胡皆要斬杜延年傳治燕王獄時御史大夫桑弘羊子遷亡過父故史侯吏吳後遷捕得伏法會赦侯史吳自出繫獄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祿治反事皆以爲桑遷坐父謀反而侯史吳臧之非匿反者乃匿爲隨者也卽以赦令除吳罪後侍御史治實以桑遷通經術知父謀反而不諫爭與反者身無異侯史吳故三百石吏首匿遷不與庶人匿隨從者等吳不得赦奏請覆治劾廷尉少府縱反者遂下廷尉平少府仁獄延年乃奏記光爭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吳爲不道恐於法深光以廷尉少府弄法輕重皆論棄市朱雲傳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赦王嘉傳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辠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孝武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爲縱注孟康曰二千石不以故縱爲罪所以優也

按鞫獄故縱與見知故縱故縱同而事實不同此出罪故縱也出罪視入罪爲輕成帝詔二千石不爲縱乃深悉當日情形以此救其倣非過寬也

諸勿聽理　張斐傳注序諸勿聽理似故縱

按獄固有控辭失實較斥不聽理者據此文是漢律中定有專條唐律之越訴其一端也

斷獄

二千石受其獄　秋官鄉士士師受中注受獄訟之成也鄭司農云士師受中若今二千石受其獄也中者刑罰之中也疏士師受中者士師當受取上成定中平文書漢時受二千石祿廩郡守之等受在下已成之獄官

按此疏語羼入祿廩二字其義未詳疑有譌脫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注中謂罪正所定春官天府凡官府鄉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注鄭司農云治中謂其治職簿之要據先鄭之注是中者簿書之要天府之受中與士師之受中其義不殊士師之中則爲罪

正所定之文書即張湯傳之爰書二千石受其獄者
郡守受在下之爰書也
白聽正法解　秋官士師察獄訟之辭以詔司寇斷獄弊訟致邦令注詔司寇若今白聽正法解也致邦令以法報之疏獄訟辭訴各有司存謂若鄉士遂士縣士方士各主當司之獄訟其有不決來問都頭士師者則士師察審以告大司寇斷獄弊訟也云致邦令者此即所察獄訟斷訖致與本官謂之致邦令也
按白聽正法解孔疏不詳其義殆未得其解歟竊謂白告語也正即罪正所定之正也解乃辭之誤言告令聽正法之辭也至漢時何人白之何人聽之其義既難明其事更難詳矣
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　說文㬎部疊楊雄說以

爲古理官決罪三日得其宜乃行之从㬎宜王曰曾子無坐抑而獄訟者正三禁之而不直則入一束矢以罰之注云謂其人自無所坐而被抑屈爲訟者正當禁之三日得其不直者則令入束矢也康誥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不蔽要囚桎杅曰官府文書謂之疊成即楊雄說之意
按王引曾子與楊雄說不合楊雄說則與康誥之言合
孔傳要囚謂察其要辭以斷獄既得其辭服膺思念五六日至於十日至於三月乃大斷之言必反覆思念重刑之至也雄說意與孔傳同三者衆多之詞非必定拘以三日也疊爲小篆會意之字雄言古理官當在漢以前漢法或亦如是姑錄之
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　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　後書章紀元和二年詔曰春秋於春每月書王重三正愼三微也律十二月立春不以報囚注報猶論也立春陽氣至可以施生故不論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順陽助生之文而無鞫獄斷刑之政朕咨訪儒稽之典籍以爲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陳寵傳漢舊事斷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注重死是時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貴宗等上言以爲斷獄不盡三冬故陰氣微弱陽氣發泄招致災害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議寵奏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時令曰諸生蕩安形體天以爲正周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天地已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則殷周崴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

之月趣獄刑無留罪臣賢按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獄刑無留罪今言孟冬未詳其故明大刑畢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靜若以隆威怒不可謂寧若以行大刑不可謂靜議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他應不以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聖漢初興改從簡易蕭何草律季秋論囚但避立春之月而不計天地之正二王之春實頗有違陛下採幽析微允執其中革百載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奏微之惠稽春秋之文當月令之意聖功美業不宜中疑書奏帝納之遂不復改
按漢儒舊說以通三統爲要義章帝蓋深信之故漢初報囚自季秋得盡三冬而元和定律子丑月皆不報囚

稱元和元年定報囚創指此事也唐律立春後不決死刑疏議引獄官令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與漢初季秋論囚微有不同元和之制則不復用矣

揭頭明書其罪法　秋官司烜氏邦若屋誅則爲明竁焉注明竁若今揭頭明書其罪法也疏爲明竁焉者明用刑以板書其姓名及罪狀著於身竁壙中也昭二年鄭公孫黑作亂子產數其罪云不速死大刑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注云書其罪於木以加尸上尹賞傳

磔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得數百人賞親閱見十置一其餘棄以次內虎穴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壹發視皆相枕藉死便與出瘞寺門桓東揭著其姓名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名自發取其尸顏注揭杙也椓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何並傳爲長陵令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坐法免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埋冢舍並具知之即且遣吏奉謁傳送林卿既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並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身變服從閒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乃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死耶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吏民驚駭

按漢自景帝改磔爲棄市已無張尸之事殺人斬首而已不梟也尹賞之瘞而楊著其姓名當是景帝之後漢法如是與鄭注所言合何並署林卿姓名罪狀並不爲過惟林卿殺人罪不得梟此則軼於法之外者

大署帛於其背　賈山至言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褐書其背後書李燮傳先是潁川甄邵謚附梁冀爲鄴令有同歲生得罪於冀亡奔邵邵僞納而陰以告冀冀即捕殺之邵當遷爲郡守會母亡邵且埋尸於馬屋先受封然後發喪邵還至洛陽燮又行途遇之使卒投車於溝中笞捶亂下大署帛於其背曰詔貴賣友貪官埋母乃具表其狀邵遂廢錮終身惠棟曰周官注云明刑書其罪惡於大方版著其背賈山云衣褐書其背漢之罪人如此

按秋官司圜凡害人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疏明刑者以版牘書其罪狀與姓名著於背表示於人是明刑也掌囚及刑殺告刑于王奉而適朝士加明梏以適市而刑殺之注加明梏者謂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著之

也此是二事明刑李燮傳之署帛於背也明梏尹賞之楊著也惟明梏在行刑之時若今時之斬條楊著在行刑之後若今時之榜示也

簒四　王子侯表攸輿侯則坐簒死罪四棄市晉志正簒四棄市之罪斷凶強爲義之蹤也云云斯皆魏世所改

按攸輿以王子侯簒四棄市是漢律本係死罪晉志云魏世所改豈漢法中間曾改輕歟抑攸輿所簒死罪四其非簒死四不棄市歟今無可考矣

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　後書孔融傳又袁術僭逆非一朝一夕日磾隨從周旋歷歲漢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陳寵傳寵代郭躬爲廷尉會坐詔獄吏與囚交通抵罪詔特免刑樂恢傳事博士焦永永爲河東太守恢隨之官後永以事被考諸弟子皆以通關被繫

沮爲交通恢獨曒然不污於法

按交關與通行飲食不同通行飲食但資其逃亡而已交關則所包者廣重則爲之營求輕則與之謁問情各不同罪亦當異不知漢法如何處分也

謁問囚　百官表武帝太始四年江都侯靳石爲太常四年坐爲謁問囚故太僕敬聲亂尊卑免補注沈欽韓曰靳石以列侯修謁問囚爲亂尊卑

按此交通之輕者故僅止免官

望後利日　秋官鄉士協日刑殺注協合也和也和合支幹善日若今時望後利日疏月大則十五日爲望小則十六日爲望利日卽合刑殺之日是也

按利日必和合支幹是漢時於選日一事亦甚重之

錄囚　雋不疑傳每行部錄囚徒顏注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不也續百官志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注胡廣曰縣邑囚徒皆閱錄視參考辭狀實其眞僞有侵冤者卽時平理也

按漢制錄囚爲郡守之事然武帝復設州刺史則諸州亦行之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涉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所云斷治冤獄卽錄囚之事也何武傳及武爲刺史行部錄囚徒

在徒役者不得衣絲絮　後書光武紀建武二十二年制詔曰其令徒皆弛解鉗衣絲絮注弛解脫也舊法在徒役者不得衣絲絮今赦許之

捕律

逮捕　高紀九年貫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顏注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補注劉攽曰子謂逮者其人存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知異物也一云逮易辭捕加力也逮呼名召之捕加束縛矣

收捕　武王子傳收捕充等繫獄

詔捕　公孫賀傳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不能得上求之急賀自請逐捕安世

逐捕　見上又武紀泰山琅邪羣盜徐勃等阻山攻城道路不通遣直指使者暴勝之等衣繡衣杖斧分部逐捕江充傳充本名齊太子疑齊以巳陰私告王使逐捕不得

疏捕　趙充國傳疏捕山閒虜注蘇林曰疏搜索也師古曰疏字本作跡言尋跡而捕之也

名捕　鮑宣傳時名捕隴西辛興注顯其名而捕之後書光武紀自非不道詔所名捕者注有名而特捕者

追捕　韓延壽傳吏無追捕之苦

急捕　後書曹節傳有何人書朱雀闕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

按紀傳之言捕者其法不同疑漢律中必有分別今不可攷

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　咸宣傳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弗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府亦使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避文法焉注應劭曰沈沒也敢蔽匿盜賊者沒其命也孟康曰沈滅匿也命亡逃也師古曰應說是也品率也以人數爲率也王子侯表蘭侯罷軍坐盜賊免恩澤侯表高陽侯薛宣以丞相侯坐西州盜賊羣輩免百官表甘露三年雁門太守建平侯杜緩爲太常七年坐盜賊多免

按盜賊之多由于政令之煩苛而民生貧困沈命法可謂嚴矣當時二千石以下官吏死者不知凡幾而盜賊不爲之衰息知重法之無益於治也建武之政可謂寬矣而盜賊解散孰得孰失可不煩言而解沈命解當以孟說爲長

牧守令長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　後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刼殺害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賊多少爲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宅郡賊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

按建武不用天漢沈命之法而盜賊以平可見治盜之道貴得其宜徒懸一重法無益也唐律部內容止盜者即是此律而主司於強盜罪止徙二年半雖不用建武之制而與天漢之制則大相懸殊矣

首匿羣盜　王子侯表修故侯福坐首匿羣盜棄市後書梁統傳武帝軍役數興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

科著知從之律

按首匿罪以盜爲重故福至棄市唐律知情藏匿罪人在捕亡門係減罪人罪一等則無死罪矣

匿亡虜　功臣表盡清侯參坐匿朝鮮亡虜下獄病死

匿反者　杜延年傳侯史吳事見前出罪故縱條

首匿死罪　王子侯表安郭嗣侯崇坐首匿死罪免功臣表平嗣侯執坐匿死罪會赦免任侯張越坐匿死罪免

按亡虜反者固重死罪亦重而首匿之罪反者會赦亦不免亡虜亦瘐死而死罪則僅止免侯何輕重相懸如此平嗣侯執云會赦免不知所赦者何罪已視安郭及任侯爲重不知漢律如何分別也

首匿罪人　王子侯表畢梁侯嬰坐匿罪人爲鬼薪

按此罪人不知何罪爲鬼薪則不僅免侯矣平嗣侯執

或與此同

首匿亡命　王子侯表陸嗣侯延壽坐知女妹夫亡命笞二百首匿罪免顏注妹夫亡命又有笞罪而藏匿之坐免也補注沈欽韓曰謂其妹夫有笞二百罪亡命延壽知而首匿故免非謂亡命後又有笞罪也淮南厲王傳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顏注舍匿謂舍止而藏隱也輯證魏志裴圭傳注坐藏亡命被繫當死按事在建安中蓋仍漢法

按首匿笞二百罪僅止免侯則畢梁之爲鬼薪必其所匿者罪較重也裴圭事見魏志崔琰傳注官本作坐藏而汲古閣作坐贓漢書藏贓字並作臧此難遽定姑采杜說於此

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

文紀七年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無得擅徵捕注如淳曰列侯之妻稱夫人列侯死子復爲列侯乃得稱太夫人子不爲列侯不得稱也

按漢初諸侯王子列侯夫人多不奉法擅徵捕其一端也文帝至是始禁之

逮不直　史記高祖功臣表武彊嗣侯青翟坐爲丞相與長史朱買臣等逮御史大史湯不直國除

按漢表逮作建湯作陽顏注以獄建之意而不直也按漢表難解當是傳寫之誤顏注亦誤當云以獄逮之而意不直也漢表云自殺武紀云下獄死亦不同此事出於三長史而丞相亦坐之可見漢法之嚴且湯非無罪之人也

殺人而亡聽子弟得追殺之　晉志賊鬥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雖所以止殺害也魏世所改

按以劾官本閣本同鍾本作以劫通典引作劾通考引作劫按復仇之義不必以劫而始得追殺當以劾字爲是言被劫即亡許子弟追殺之也許追殺乃古法而漢用之魏增出會赦及過誤不得報讐一層自屬允當唐律無此條殆已刪除所以戢殘殺之風其宗旨殊矣

捕亡亡沒爲官奴婢　晉志去捕亡亡沒爲官奴婢之制魏志高柔傳護軍營士竇禮近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

按此句未詳疑有脫誤據高柔傳當是軍士逃亡沒其妻子爲官奴婢非一切罪人皆沒其妻子後魏尚有亡者妻子沒爲官奴婢之事必承于古也惟晉去而後魏

復用之當是後魏用漢魏之舊法而不取晉法也

捕斬謀反　田廣明傳爲淮陽太守歲餘故城父令公孫勇與客胡倩等謀反倩詐稱光祿大夫從車騎數十言使督盜賊止陳留傳舍太守謁見欲收取之廣明覺知發兵告捕斬焉而公孫勇衣繡衣乘駟馬車至圉圉使小史侍之亦知其非是守尉魏不害與廄嗇夫江德尉史蘇昌共收捕之上封不害爲當塗侯德轑陽侯昌蒲侯初四人俱拜於前小史竊言武帝問言何對曰爲侯者得東歸否上曰汝欲不貴矣女鄉名爲何對曰名遺鄉上曰用遺汝矣於是賜小史爵關內侯食遺鄉六百戶上以廣明連禽大姦徵入爲大鴻臚

按捕斬謀反者而或封侯或徵爲九卿是漢法郡守有捕斬之責也律內當有明文今姑據廣明傳列於此

彊盜爲上官若他郡縣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　後書陳忠傳臣竊見元年以來盜賊連發州郡督錄怠慢長吏防禦不肅宜糾增舊科以防來事自今彊盜爲上官若宅郡所糾覺一發部吏皆正法尉貶秩一等令長三月奉贖罪二發尉免官令長貶秩一等三發以上令長免官便可撰立科條處爲詔文切敕刺史嚴加糾罰往部吏督郵游徼也正法依法也

按此法見忠傳部吏依舊法尉令長則加重也惟當日是否施行忠傳既不詳宅亦無考至正法注解爲依法乃正法之本義後世以正法爲死罪立決者非此義也

捕豺貔　說文豸部貔獸無前足漢律能捕豺貔購百錢段曰爾雅郭注律捕虎一購錢三千其豹半之蓋亦沿漢律也集韻四十五厚豹熊虎子也漢律捕虎購錢三其豹半之是也

按集韻所引漢律當即本于郭注三下無千字奪文也

捕蝗　平紀元始二年夏四月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遣使者捕蝗民捕蝗詣吏以石斗受錢顏注曼若多少而賞錢補注先謙曰五行志云秋蝗偏天下此在夏志蓋終言之

按捕蝗之事古已有之大田之詩所謂田祖有神秉畀炎火也漢紀惟見于此

又按以上二事與追捕罪人無涉然皆王政之一端也今姑附于此

株送徒　食貨志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鬥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迺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

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注如淳曰世家謂世世有祿秩家也齊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致也如淳曰株蒂也諸坐博戲事決爲徒者能入錢得補郎李奇曰先至者爲魁株也師古曰言被牽引者爲其根株所送當充徒役而能入財者則當補郎補注先謙曰索隱先至之人今之相引似若得其株本則枝葉自窮故曰株送徒

按根株與枝葉相連者後世株連之語蓋是此意株送者株連而逮送也此亦捕事之一端

傷殺人所用兵器盜賊贓加責沒入縣官　秋官司厲入于司兵注鄭司農云入于司兵若今時傷殺人所用兵器盜賊贓加責沒入縣官疏其加責者若今時倍贓者也

按此唐律犯禁之物則沒官也唐律在名例彼此俱罪

之贓條內今附此者以此事捕者所當盡之事也
小使車　續輿服志小使車此謂追捕考案有所敝取者之所乘也詳廄律
按此追捕考案之車故附見於此
部索反具不得　孝宣許后傳父廣漢爲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顏注部分搜索罪人也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廣漢索不得他吏往得之廣漢坐論爲鬼薪輸掖庭顏注殿中廬桀所止宿廬舍在宮中者也緘束篋也須得此繩索者用爲桀之反具補注先謙曰具當作證
按此亦搜捕中之事先索不得而它人得之祇是搜索之不力科以鬼薪似重

雜律

假借

取息過律　王子侯表旁光侯殷坐貸子錢不占租取息過律會赦免顏注以子錢出貸人律令收租匿不占取息利又多也補注沈欽韓曰景紀服虔注貲萬錢算百二十七昭紀始元六年令民得以律占租貣禹所謂租銖之律也周禮小司徒以下攷夫家眾寡六畜兵器管子問貧士之受責於大夫者幾何人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此其貧富生業皆官司所知平紀民貲不滿二萬勿租稅蓋漢去古未遠故私家具立文簿泉府注貸萬錢者暮出息五百是取無過二分也陵鄉侯訢坐使人傷家丞又貸穀息過律免顏注以穀貸人而多取其息

按即明律之違禁取利不占租即唐律之脫戶不償責　功臣表河陽侯嗣信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免補注沈欽韓曰潛夫論斷訟篇永平時諸侯負責輒有紬削之罰其後皆不敢負民蓋沿舊制

按過六月免是以六月爲期也唐律負債違契不償一匹以上以二十日爲限二十日加一等而以百日爲罪止之限較漢之期限爲短不及百匹者罪止杖六十或杖八十較漢爲輕則其法不同也

當歸宅不與　恩澤侯表周陽嗣侯田祖坐當歸軹侯宅不與免補注蘇輿曰潛夫論斷訟篇孝武仁明周陽侯田彭祖坐當軹侯宅而不與免國即此事惟祖作彭祖爲異當下奪歸字先謙曰史表作彭祖

按此違契不償之一端也

加貴取息坐贓　秋官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犯令者刑罰之注元謂同貨財者富人畜積者多時收斂之乏時以國服之法出之雖有騰躍其贏不得過此以利出者與取者過此則罰若今時加貴取息坐贓疏雖有騰躍其贏者謂販易得利多少者爲騰躍其贏謂其贏利騰踊乘躍而出故晉灼曰言市物賤預買畜之物貴而出賣之故物騰躍是其事以利出者與取者依常契獲利取者又騰躍所贏二者俱有利物違國服則爲犯今得刑

按物賤時息少物貴時息多若物貴之時以騰躍之數取息出者固獲大利取者未免受虧故以國服爲之息出者不止獲賤時之息而取者不致過虧此持平之道也此與買故賤賣故貴之事稍有不同彼乃任意而爲此乃乘時而得其初意殊也

不廉

受財物　功臣表岸頭張次公坐與淮南王女陵姦受財物免

按所受之財物未知得之淮南王者歟抑得自女陵者歟

贓直六十　書鈔七十汝南先賢傳范滂字孟博被詰受幾贓賕滂曰曾爲北郡督郵汝陽令有記囊表裏六尺若以此爲贓贓直六十耳

按記囊不得爲贓且贓直六十亦微矣觀此詞意亦六十不爲贓

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　前書蕭望之傳後丞相司直繇延壽奏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少史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買賣私

所附益凡十萬三千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云云左遷君爲太子太傅顏注二百五十以上者當時律令坐罪之大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匹以上矣

按二百五十以上亦臧之微者此獄亦周內爲之故臧數僅止此望之固非受臧之人也

臧五百以上　功臣表梁期任破奴坐賣馬一匹賈錢十五萬過平臧五百以上免補注蘇輿武紀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壯馬匹二十萬如淳曰貴平其賈使人競畜此賤其直故以過平罪之又犯臧五百以上免官也

按此所賣之馬疑是官馬其臧即賤直所得者非二事

五百以上乃計臧之限界破奴所得未知若干也

長史臧滿三十萬而不糾舉者刺史二千石以縱避爲罪

後書桓紀建和元年詔長吏臧滿三十萬而不糾舉者刺史二千石以縱避爲罪

按三十萬數較多矣然不滿三十萬者亦臧也遂可不問乎

臧百萬以上　功臣表湘成嗣侯益昌坐爲九眞太守盜使人出買犀奴婢臧百萬以上不道誅

按此已見盜律買故賤賣故貴條說詳彼漢法臧多者爲不道此侯之臧在百萬以上故誅但不知究以若干爲限觀桓紀詔是三十萬爲臧之多者或即以三十萬爲限乎御覽六百四十一引決錄曰馬融爲南郡太守三輔以融在郡貪濁受主記掾皮肅錢四十萬融子强又受吏白向錢六十萬布三百匹以肅爲孝廉向爲主簿又坐忤大將軍梁冀竟髡鉗徙朔方自刺不死得赦還拜議郎據此融之臧合之爲百萬即除其子之所受亦四十萬在三十萬以上矣罪止髡鉗遠徙是尚不以不道論其以不道論必在百萬以上矣今綜計各條似以二百五十以上爲一級五百以上爲一級滿三十萬爲一級百萬以上爲一級約分四級然二百五十以上受所監臧也五百以上通常臧也不得并而言之然則二百五十以上與五百以上各自爲一級猶後來六贓之數之不相同也若滿三十萬及百萬以上則爲二者之所同也

賊取錢財　薛宣傳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眞始高陵令陽湛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臧湛自知罪臧皆應記即時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移書顯責之曰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爲非法買賣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云云游得檄亦解印綬去

按二令皆不廉者僅止去官漢法之疏節闊目如此不若後之拘乎墟也

貪污　翟方進傳方進奏咸陳咸與逢信邪枉貪污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後爲少府數饋於湯信咸幸得備位九卿不思盡忠正身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

按饋遺乃交際之常事未便據以爲臧方進之所謂貪污初無實事特哀帝方信用故得肆其威耳

奉權爲姦利　翟方進傳是時起昌陵營作陵邑貴近子

弟賓客多辜榷爲姦利者方進部掾史窺案發大姦臧數千萬顏注榷專也辜榷言已專之他人取者輒有辜罪功臣表柏至嗣侯福坐爲姦爲鬼薪

按柏至侯之爲姦謂爲姦利也武紀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注韋昭曰以木渡水爲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榷是專利之名昨方營昌陵故人多於中爲姦利之事也

又受臧之事如受所監枉法受財漢律在盜律然不廉之情事正多非一二事所能該略舉漢事數端以爲證不能詳也

呵人受錢 按無事可證缺之

使考驗賂

說文賂遺也段曰以此遺彼曰賂如道路之可往來也貨

賂皆謂物其用之則有公私衷正之不同淮南王安傳安初入朝武安侯與語曰方今非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竇賂王莽傳郡縣賦斂遞相賕賂白黑紛然後書賈琮傳交趾土多珍產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稽私賂吏民怨叛

按驗賂之事無可證缺之

輕狡

離載下帷 秋官士師之職掌國之五禁之灋注古之禁盡亡矣今宮門有簿籍官府有無故擅入城門有離載下帷野有田律軍有鼓鼜夜行十禁其犯可言者疏云離載下帷者謂在車離耦耦載而下帷恐是姦非故禁之校勘記云漢制考耦字不重按不重者非也在車離耦謂獨坐一車者耦載而下帷謂同坐一車而下帷者皆形迹可疑按古者婦人坐乘男子立乘大夫七十乘安車則男子坐乘亦謂之安車也詩氓漸車帷裳傳帷裳婦人之車也箋云帷裳童容也疏帷裳一名童容故巾車云重翟鳳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襜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不以爲容飾故或謂之幃裳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之襜故雜記曰其輔有袪注云袪謂髾甲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襜別司農云謂襜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襜故謂之爲襜車也此唯婦人之車飾爲然據此諸說是古者男子乘車出入無下帷者入城門而下帷則形迹可疑故禁之也校勘記之說於賈疏可通而漢律之文則難通離載二字連文今解離爲離耦又解載字爲耦載律文本無耦字憑臆添入殊無根據此律重在下帷若一人

獨坐一車又何可疑之有考月令宿離不貸釋文離依注音儷呂計反偶也後書和熹鄧后紀注離並也公孫賀傳偶並也對也文選文賦注耦與偶古字通賈疏語當以謂在車絕句離耦絕句離耦也也字疑脫耦載而下帷絕句二人爲偶言二人並載入城門而下帷焉故恐有姦非也又霍光傳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說文車部輜軿衣車也前後有蔽王曰定九年左傳正義引如此嚴氏曰輜與軿皆衣車屬衣車前戶輜旁戶輜載重軿載輕釋名云衣車前戶又云輜車載輜重卧息其中之車軿車四面屏蔽據此霍光傳之衣車當是軿也離在下帷之車亦當爲衣車也又原涉傳乘藩車入閭巷顏注藩車車之有屏者當卽衣車

絕蒙大巾持兵杖 秋官野廬氏掌凡道禁注禁謂若今

絕冢布巾持兵杖之屬校勘記宋本岳本嘉靖本布作大漢制考所引同當據正

按無故冢大巾形狀詭異持兵杖足以傷人此並輕狡之一端故禁之

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　文紀酺五日注文頴曰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酒罰金四兩

按自周書酒誥反覆申戒是後酒禁極嚴趙武靈王滅中山酺五日可見戰國時此禁未弛故以酺爲凱歌之慶也漢法蓋承于古

長吏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無吏體

景紀中六年五月詔曰夫吏者民之師也車駕衣服宜稱吏六百石以上皆長吏也亡度者或不吏服出入閭里與民無異令長吏二千石車朱兩轓千石至六百石朱長轓

車騎從者不稱其官衣服下吏出入閭巷亡吏體者二千石上其官屬三輔舉不如法令者皆上丞相御史議之先是吏多軍功車服尚輕故爲設禁

按此以正吏體亦所懲輕狡之習也

與人妻姦　功臣表士軍嗣侯生坐與人妻姦免岸頭侯張次公坐與淮南王女陵姦受財物免顏注陵淮南王女名也

按秋官司刑引尚書大傳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古者姦罪甚重此二者僅止免侯蓋輕於古矣稱淮南王女似是無夫者而與士軍之罪同是漢時不分有夫無夫矣姦亦輕狡之一端故彙列于此

吏姦部民妻　功臣表成嗣侯朝坐爲濟南太守與城陽王女通耐爲鬼薪御覽六百二會稽典錄曰謝夷吾爲荆州刺史行部到南魯縣遇章帝巡狩幸魯陽赦夷吾入傳錄囚徒有亭長姦部民妻者縣言和姦上意以爲吏姦民何得言和親刺史央當云何頃夷吾呵之曰亭長詔書朱幘之吏職在禁姦今爲惡之端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弟兄弟罪其所決正一縣三百餘事與上意合

按此唐律之監主於監守內姦條也唐律加姦罪一等無夫徒二年有夫徒二年半姦人妻前二事僅此免侯而成嗣侯爲鬼薪者殆城陽歸濟南所監故罪較重歟

南魯亭長不得言和未知所處者何罪或與成嗣侯同論若以强姦論則無此法理也

强姦人妻　王子侯表庸嗣侯端坐强姦人妻會赦免

按會赦免侯則其所犯者重但不知所赦者何罪

淫寡女　晉志淫寡女三歲刑

按淫寡女無夫者也於無夫者加重與唐律有夫重而無夫輕者意正相反漢律無夫有夫似無分別此條殆晉世所增者歟

齊民與妻婢姦曰姘　說文女部姘除也从女并聲一曰姘耕

漢律齊民與妻婢姦曰姘段曰此別一義也民各本作人今正高注淮南曰齊民凡人齊於民也禮士有妾庶人不得有妾故平等之民與妻婢私合名之曰姘有罰此姘取合并之義王曰桂氏曰齊當爲齋謂齋日不近女廣韻齋與女交罰金四兩曰姘蒼頡篇男女和合爲姘鈎案依此說則人當作日

按二說以段說爲是蒼頡篇不言齋日漢人重祀事如係齋日恐不止罰金

與婢姦　功臣表博嗣侯建坐尚陽邑公主與婢姦主旁

數醉罵主免

按此侯殆以醉罵主而免非以與婢姦齊民僅止罰金列侯不得重也

未除服姦　諸侯王表常山王勃坐憲王喪服姦廢徙房陵楚王戊傳爲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薛郡功臣表望邑嗣侯季須坐母公主卒未除服姦兄弟爭財當死自殺隆慮侯融以公主子侯坐母薨未除服姦自殺補注史表融作蠕姦下有禽獸行當死五字

按漢法居喪犯姦其罪極重諸侯王罪至廢徙其他皆當棄市矣楚王戊以國喪罪至削郡禮法之嚴如此與後母亂　王子侯表乘丘嗣侯外人元康四年坐爲子時與後母亂免

按與後母亂罪不得輕此殆已更大赦故僅止免侯

假子以母爲妻　王尊傳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妒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補注沈欽韓曰前妻之子也列女傳魏芒慈母曰於假子而不爲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爲其孤也而使妾爲其繼母頌曰慈惠仁義扶養假子晉書閻纘傳家門無祐二世假親案纘自言繼母武梁畫像題云閔子騫與假母居與此假子對也周壽昌曰漢制春不行刑此以非常逆惡不能緩至冬即今律之決不待時也

按此與乘丘之時辦法輕重大不同

與姊妹姦　王子侯表安城嗣侯壽光坐與姊亂下獄病死東平王慶坐與姊姦下獄瘐死諸侯王表代王年坐與同產妹姦廢徙房陵與邑百家

按與姊妹姦漢法極重諸侯王廢徙其他當棄市矣

禽獸行　燕王定國傳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爲姬與子女三人姦事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道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

按此禽獸行之當誅之者雖諸侯王不寬也

與父御婢姦　史記功臣表汝陰嗣侯頗坐尚公主與父御婢姦自殺

按父御婢與父妾究有分別此侯畏罪自殺在漢律不知科以何罪

報伯叔母　晉志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左傳宣三年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嬀杜注漢律淫季父之妻曰報

按此晉世所改漢法無死罪未知是何罪名無可考

又按自乘丘嗣侯以下並姦罪之闕於親屬者唐律分姦緦麻親及妻姦祖母姑姦父祖妻三條姦伯叔母者緣亦沿於晉法而未改輕者

私爲人妻　御覽六百四十董仲舒決獄甲夫乙將船會海風盛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即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爲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於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爲順嫁之者歸也又尊長所嫁無淫行之心非私爲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

按以今律論之甲母主婚甲不當坐甲母不俟三年而遽嫁甲不能無罪漢法夫死必葬而後許更嫁若夫亡

而死生未定者不將終身不得嫁乎此乃法之常若遇此等情形自不當一律論也

三男共娶一妻　初學記十謝承後漢書范延壽宣帝時爲廷尉時燕趙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婦生四子長各求離別爭財分子至聞於縣縣不能決斷讞之於廷尉於是延壽決之以爲悖逆人倫比之禽獸生子屬其母以子並付母尸三男於市奏免郡太守令長等無師化之道天子遂可其奏御覽十六百四搜神記曰漢宣帝之世燕代之間有三男共娶一婦生四子及其將分妻子而不可均反致爭訟廷尉范延壽斷之曰此非人類當以禽獸從母不從父也請戮三男以兒還母帝嗟歎曰事何必古若此則可謂當於理而厭於人情也延壽蓋見人事而知用刑矣

按御覽二百三引謝書與初學記同書鈔五十引謝書

無宣帝時三字縣下有丞相二字於是至人倫作延上言男子貴信婦人貴貞今三男一妻等無以下作切讓三老無師道也考百官表成帝河平二年北海太守安成范延壽子路爲廷尉八年卒時爲鴻嘉元年皆當成帝之世與二書所云宣帝者不符書鈔四十四引搜神記作靈帝尤誤折獄龜鑑謂是黃霸爲丞相時事或別有所本也三男娶一婦事本非姦而實近於姦平時此婦既不能有兄妻弟妻之稱其所生子又將呼何人爲父此當以姦論者三男並無死法乃遽駢首就戮且曰以禽獸處之何其輕視人格哉況此等事乃風俗之敝者不思革其敝俗而但以刑從事尚謂當於理而厭人心此眞大惑不解者漢人斷獄好自作聰明而準諸法理實未必盡當而美其名者輒曰依經造獄但不知此等於經義果屬何條也此事於漢律並無科罪之文而既成此獄特附於此以備法家之討論焉

越城　按無事可證缺之

博戲

搏揜　功臣表安丘嗣侯拾坐入上林謀盜鹿又搏揜完爲城旦顏注搏揜謂搏擊揜襲人而奪其物也搏字或作博一曰博六博也揜意錢之屬也皆謂戲而取人財也郎嗣侯遂坐掩搏奪公主馬髦爲城旦顏注搏字或作博樊嗣侯辟方坐搏揜完爲城旦攻工記輪人察其苗注鄭司農云博立梟棊亦爲苗疏云博立梟棊謂博戲時立一子於中央謂之梟棊

按樊嗣侯之完爲城旦乃搏揜之本罪安丘嗣侯之謀盜鹿未成罪輕故亦從搏揜之本罪郎嗣侯弓犯奪公

主馬視搏揜爲重故髦爲城旦三獄情事不盡同故罪亦稍有區別也

淫侈

車服嫁娶葬埋過制　成紀永始四年詔曰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彰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迺奢侈遏豫務廣第宅沼園池多蓄奴婢被服綺穀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寖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顏注然則禁列侯近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

按此詔戒奢侈而諭制之事亦在其中凡奢侈未有不

踰制者其事相因也

諸名田畜奴婢過品　哀紀綏和二年六月詔曰制節謹度以防奢淫爲政所先百王不易之道也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與民爭利百姓失職重困不足其議限列有司條奏諸王列侯得名田國中列侯在長安及公主名田縣道關內侯吏民名田皆無得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賈人皆不得名田爲吏犯者以律論諸名田畜奴婢過品皆沒入縣官齊三服官諸官皆綺繡難成害女紅之物皆止無作輸注如淳曰名田國中者自其所食國中也既收其租稅又自得有私田三十頃名田縣道者令甲諸侯自國內名田他縣罰金二兩今列侯有不之國者雖遙食其國租稅

復自得田於他縣道公主亦如之不得過三十頃補注先謙曰名田占田也各以名自占諸王侯各有國故得名田國中在長安未就國之列侯與公主止得名田縣道其限制與關內侯吏民同通鑑云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過三十頃文法微有乖異荀紀云王侯以下至庶人占田不得過三十頃與紀文相應

按此詔亦以防奢淫也名田畜奴婢各有限過律卽爲踰制可見淫侈踰制二事之難分也食貨志云丁傅董賢皆不便之寢不行則此詔亦徒託空言耳

諸侯在國名田他縣罰金二兩　詳上

按此列侯但得名田國中而不得在他縣也與不之國之列侯名田縣道者有異罰金二兩亦云輕矣

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　春官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注漢律曰列侯墳高四丈關內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

列侯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　景紀中二年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誄策王薨遣光祿大夫弔襚祠贈視喪事因立嗣子列侯薨遣大中大夫弔祠視喪事因立嗣其薨葬國得發民輓喪穿復土治墳無過三百人畢事顏注畢事畢葬事也葬過律　功臣表武原嗣侯不害孝景後二年坐葬過律免

按以上三條首條列侯之墳制次條立侯之葬制三條過律之處分是漢初並有定制載在律中成哀之際王侯皆不遵舊典奢僭無度雖疊申誥誡而終不能行風俗敝而法紀隳矣

侈從　後書虞延傳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宗不悅延卽辭退居有頃宗果以侈從被誅臨當伏刑擧指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光武聞而奇之

按侈從之從當讀作縱建武時政令方新故侈縱者誅從吏過例　王莽傳公卿入宮吏有常數太傅平晏從吏過例掖門僕射苛問不遜戍曹士收繫僕射莽大怒使執法發車騎數百圍太傅府捕士卽時死

按從吏過例不知如何處分莽傳但言殺士餘不詳也事國人過律　功臣表信武嗣侯亭坐事國人過律免顏注事謂役使之也東茅嗣侯告坐事國人過員免顏注事謂役使之員數也視何嗣侯成坐事國人過律免

按過員卽過律律有員數也奢侈則役使之事多故事

國人過律是淫侈之一端也今故列於此

又按以上並依目編定其他之應入雜律者未有依據姑以唐律之雜律爲準條列於左不敢謂漢律果如是也

賜衣者縵表白裏　說文系部縵繒無文也漢律曰賜衣者縵表白裏段曰春秋繇露庶人衣縵引申之凡無文皆曰縵左傳乘縵注車無文者也

按天官內司服注素沙者今之白縛也聘禮束紡注紡絲爲之今之縛也春官大宗伯注帛如今璧色繒也又見聘禮束帛注覲禮奠依注依如今綃素屏風也此三條雖非漢律文亦漢制也今附著於此

綺絲數謂之絛布謂之總緦組謂之首　說文糸部絛綺絲之數也漢律曰綺絲數謂之絛布謂之總緦組爲之首

段曰綺者文繒也禮經布八十縷爲升禾部曰布八十縷爲稷漢王莽傳一月之祿十縷布二匹孟康曰縷八十縷也今按總即稷也稷即緦也緦即升也皆謂八十縷召南羔羊五總傳曰總數也司馬紹統輿服志乘輿黃赤緦五百首諸侯王赤緦三百首相國緦緦二百四十首公侯將軍紫緦百八十首九卿中二千石二千石青緦百二十首千石六百石黑緦八十首四百石三百石二百石黃緦六十首凡先合單紡爲一系四系爲一扶五扶爲一首五首爲一文文采倍爲一圭首多者系細首少者系麤王曰算經黃帝爲法數有十等謂億兆京垓秭壤溝澗正載案兆蓋絛之省絲數繁多故謂之絛非必果是十億也

按鄉射禮中十尺注方者也用布五丈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此亦漢制附著於此

又按以上二條關於絹本者也唐雜律有器用絹布行濫一條今故列於此

舳艫　說文舟部舳艫也从舟由聲漢律名船方長爲舳艫一曰舟尾艫舳艫从舟盧聲一曰船頭段曰長當作丈史漢貨殖傳皆曰船長千丈注者謂總積其丈數蓋漢時計船以丈每方丈爲一舳艫也武紀元封五年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

按食貨志船五丈以上一算此亦以丈計之證唐雜律有茹船不如法條今故列此若原文以算言則當入戶律食貨志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逐迺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是漢實有治船之役則其文在茹船條下亦未可知

失火　百官表孝昭始元六年蠻陽侯江德爲太常四年坐廟郎夜飲失火免

按唐律官府倉庫失火在雜律故列此

會稽獻藿一斗　說文艸部藿煎茱萸漢律會稽獻藿一斗禮記內則三牲用藿注藿煎茱萸也漢律會稽獻焉會稽郡獻鮚醬二斗　說文魚部鮚蚌也漢律會稽郡獻鮚醬三斗段曰二斗二字依廣韻補廣韻斗誤升小徐本作三斗

按漢制攷所引說文與小徐本同御覽九百四引漢書漢律作會稽獻鮚醬二升文有脫誤又說文鰅鰅魚也皮有文出樂浪東瀕神爵四年初捕收輸考工段曰捕此魚輸考工者用其皮飾器也此亦漢制附此

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　平當傳賜君養牛一上尊

酒十石注如淳曰律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下尊師古曰稷卽粢也中尊者宜爲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醇之異爲上中下耳非必繫之米

按稻米酒今時之紹興酒也稷米酒今時之高粱酒也粟米酒今時之黃米酒也今時亦以稻米爲上知漢世已然如淳引律自是漢制如是師古駁之非

常滿尊　天官酒正凡祭祀以灋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注元謂三貳再貳壹貳者謂就三酒之尊而益之也益之者以飲諸臣若今常滿尊也疏若今常滿尊也者言益之故常滿故以漢法況之

胴馬酒　百官表太僕屬官有家馬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爲胴馬注應劭曰主乳馬取其汁胴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如淳曰主乳馬以韋革爲夾兜受數斗盛馬乳胴取其上肥因名曰胴馬禮樂志丞相孔光奏省樂官七十二人給大官胴馬酒今梁州亦名馬酪爲馬酒晉灼曰胴音挺胴之胴師古曰晉音是也胴音徒孔反補注錢大昭曰說文胴擁引也漢有胴馬官作馬酒

按以上五條關於酒食唐律非應食官酒食而食者分別科罪在雜律食官私田園瓜果律內故列此又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注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然如今宜成醪矣醴猶體也成而滓汁相將如今恬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蔥白色如今鄧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矣又三酒注元謂事酒則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又四飲注糜今之歲糜也酏今之粥亦皆漢制附此

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　春官典瑞禮圭注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疏此據漢器制度文叔孫通所作校勘記一尺嘉靖本作二尺

按此漢禮之制未知律文中有之否姑錄於此

簞小筐也　說文竹部簞笥也漢律令簞小筐也

按以上二條關於器物者唐律棄毀器物稼穡在雜律故列此又士冠禮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匱注緇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匱竹器名今之冠箱也聘禮勞以二竹簋方注竹簋方者器名也以竹爲之狀如簋而方如今寒具筥筥者圓此方耳此二條漢制之有關於禮器者附此

得遺物及放失六畜持詣鄉亭縣廷　秋官朝士凡得獲貨賄人民六畜者委於朝告於士旬而舉之大者公之小者庶民私之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得遺物及放失六畜持詣鄉亭縣廷大者公之大物没入公家也小者私之小物自畀也

按大物没入公家小物自畀乃先鄭釋經之語非漢律文也輯注并此二句亦作律文誤唐律得闌遺物在雜律今列此

不如令　晉志漢氏施行有小愆乏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又減以丁酉詔書百官表元狩六年俞侯欒賁爲太常作犧牲不如令免元封四年鄧侯蕭壽成爲太常坐犧牲不如令免恩澤侯表牧丘嗣侯德坐爲太常失法罔上祠不如令完爲城旦

按不如令卽唐律之違令也乃律之最輕者俞侯鄧侯僅免侯而牧丘爲城旦者以其別有罔上之事也唐違令在雜律而別有大祀犧牲不如法在廐庫律未知漢律何屬姑列於此

所不當得爲　昌邑王賀傳臣敞前書言昌邑哀王歌舞者張修等十人無子又非姬但良人無官名王薨當罷歸大傳豹等擅留以爲哀王園中人所不當得爲顏注於法不當然蕭望之傳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可蠲除今因此令贖其便明甚田延年傳延年奏言商賈或豫收方上不祥器物冀其疾用欲以求利非臣民所當爲請沒入縣官奏可尙書大傳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義而誦不祥之辭者其刑墨鄭注非事而事之今所不當得爲也

按所不當得爲五字觀望之傳與大傳鄭注相合此漢律原文也鄭注言今者猶言若今時也陳氏大傳定本改今爲令五字中刪去得字非也鄭注見御覽六百四十八

唐律不應得爲在雜律今列此不應猶不當也唐律承于漢輯證云誦不祥之辭當卽非所宜言然則此律之由來久矣

具律一　按具律目錄可考者僅二論其體裁自應以刑制居先而別條分列於後刑制之先後則輕者居先重者居後呂刑始墨終大辟唐律始笞終死刑刑法志除肉刑議始完而終以斬右止是漢法亦輕先重後今並用此例

罰金　哀紀注如淳曰令甲諸侯在國名田宅縣罰金二兩張釋之傳注如淳曰宮衛令諸侯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皆不如令罰金四兩乙令躍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按罰金之制見於秋官職金乃刑之最輕者漢法載在各令律文當有專條也

罰作　漢舊儀秦制有罪各盡其刑凡有罪男髡鉗爲城旦城旦者治城也女爲舂舂者治米也皆作五歲完四歲

鬼薪三歲鬼薪者男當爲祠祀鬼神伐山之薪蒸也女爲白粲者以爲祠祀擇米也皆作三歲罪爲司寇司寇男備守女爲作如司寇皆作二歲男爲戍罰作女爲復作皆一歲到三月秋官司圜注鄭司農云罷民謂惡人不從化爲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也故曰凡害人者不使冠飾任之以事若今時罰作矣文紀元年刑者及有罪耐以上注蘇林曰一歲爲罰作二歲刑以上爲耐馮唐傳魏尚爲雲中守吏削其爵罰作之

按自五歲刑至一歲刑以下漢蓋承用秦法故舊儀詳述之今本輯自永樂大典遺文佚事訛脫者多故不及漢法如何也後書稱輸作如李燮李膺二傳稱輸作左校蔡衍傳言曹鼎輸作左校龐參傳輸作若盧而史弼皇甫規劉祐三傳並曰論輸左校說文輸委輸也委輸轉運也以車遷賄曰委輸引申之凡遷徙者皆曰輸徙居作耳非刑名也後書張皓傳餘皆司寇注前書音義曰司寇二歲刑輸作司寇因以名焉是二歲刑亦可言輸作不若罰作之爲定名也舊儀言罰作復作皆一歲到三月觀女徒之顧山者作如徒六月是漢世之徒有以數月爲期者和紀永元三年減弛刑徒從駕者刑五月六年詔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謫其未竟五月以下皆免遣桓紀建和元年其令徒作陵者減刑各六月在減刑之次序既以五月六月爲斷疑當日有五月六月者至少以三月爲期故云到三月也若續志之適作左校二月則又少於三月也百官志司隸校尉武帝征和四年初置從中都官徒千二百人顏注以掌徒隸察故云中都官京師諸府也是中都諸官府皆有徒而屬於太

常者爲多昭紀及趙充國傳太常徒與三輔並稱以諸陵縣皆屬太常故太常徒多也少府將作大匠徒亦多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導官令主擇米則女徒之白粲當供役導官衛青傳至甘泉居室有一鉗徒相青廿泉居室屬少府後書龐參傳輸作若盧若盧官名屬少府此徒之屬於少府者將作大匠屬官左校令一人掌左工徒右校令一人掌右工徒設二令分掌之其徒之多可知韋彪李燮史弼皇甫規李膺劉祐曹鼎並輸左校此徒之屬於將作大匠者又水衡都尉有屬官水司空主四徒見伍被傳此又徒之屬於水衡都尉者其宅官府之有役事者即無不有徒亦不必皆罰作之徒自司寇上至髡鉗城旦舂並有居作之役皆徒也後來五徒之名亦即本於此矣

罰作二月　續律麻志整宗整適作左校二月

按此適作月數之至少者舊儀言罰作一歲到三月而此又少至二月豈臨時酌定輕重不拘定律文歟

復作　見上又宣紀使女徒復作注李奇曰復作者女徒也謂輕罪男子守邊一歲女子輭弱不任守復命作於官亦一歲故謂之復作徒也孟康曰復音服謂弛刑徒也有赦令詔書去其鉗釱赭衣更犯事不從徒加與民爲例故官復爲官作滿其本罪年月日律名爲復作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又神爵元年西羌反發三輔中都官徒弛刑詣金城注李奇曰弛廢也謂若今徒解鉗釱赭衣置任輸作也後書光武紀建武十二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眾施刑屯北邊築亭候修烽燧注施讀弛弛解也前書音義曰謂有赦令去其鉗釱赭衣謂之弛刑

按復作乃女徒作一歲之名非弛刑徒也弛刑徒亦曰復作則指男子言是否專屬於一歲刑抑一歲以上亦賅之傳無明文孟康云有赦令去其鉗釱赭衣然神爵元年建武十二年並無赦令特徵發徒囚以充役故予弛刑耳其所發不必盡爲一歲刑者即一歲以上亦在其中然則此項復作初非正刑乃徵發中變通辦法有徒名無刑名也

顧山　平紀元始元年天下女徒已論歸家顧山錢月三百注如淳曰已論者罪已定也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顧山遣歸說以爲當於山伐木聽使入錢顧功直故謂之顧山應劭曰舊刑鬼薪取薪於山以給宗廟今使女徒出錢顧薪故曰顧山也師古曰各說近之謂女徒論罪已定並放歸家不親役之但令一月出錢三百以顧人也爲此恩者所以行太皇太后之德施惠政於婦人補注沈欽韓曰楊惲傳富郎出錢名山郎則女徒出錢亦名顧山義同也先謙曰顧上應有出字文義乃足疑傳寫奪之通鑑有出字後書光武紀建武三年詔女徒雇山歸家注前書音義曰令甲女子犯徒遣歸家每月出錢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

按舊儀稱女徒復作一歲到三月此顧山作如徒六月似即復作中之一等也鬼薪爲三歲刑此徒之伐木當爲別一事應劭之說未確

司寇作如司寇　見漢舊儀詳上

按此二歲刑司猶察也周禮師古無伺字司察即伺察與備守之意合惟女徒作如司寇不知所作者何役王子侯表功臣表耐爲司寇者凡六人

隸臣妾　漢志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後書明紀中元二年完城旦注完者謂不加髡鉗而築城也次鬼薪白粲次隸臣妾次作司寇

按舊儀所稱秦制無隸臣妾之名自髡鉗城旦舂至罰作分五歲至一歲爲五等中間忽參以隸臣妾舊說未有言其爲幾歲刑者以滿二歲爲司寇之文推之當亦是三歲刑其名在鬼薪白粲之下以後書明紀注證之其次序可見矣功臣表爲隸臣者凡五人知此刑爲漢代所增者

鬼薪白粲　見漢舊儀詳上又惠紀上造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爲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注應劭曰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給宗廟爲鬼薪坐擇米使正白

爲白粲皆三歲刑也

按此三歲刑王子侯表功臣表坐罪爲鬼薪者凡九人惠紀所言當刑謂肉刑城旦春兼髡完言此惠帝初卽位恩加親貴乃赦降之法非常律也

完城旦春髡鉗城旦春　見漢舊儀詳上又見下條又史記始皇紀黥爲城旦集解如淳曰律說論決爲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惠紀注應劭曰城旦旦起行治城舂者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後書明紀注舂者婦人犯罪不任軍役之事但令舂以食徒者完者謂不加髡鉗而築城也論衡四諱篇象刑重者髡鉗之法也若完城旦以下施刑綵衣系躬冠帶

按據舊儀完城旦舂四歲刑髡鉗城旦舂五歲刑也如應二說但云四歲刑未詳其故漢志亦今完城旦舂髡

鉗城旦舂爲二後書明紀中元二年詔曰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死罪入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據此赦款等差髡鉗城旦舂與完城旦舂輕重攸殊其非同爲四歲刑可知抑漢初本同爲四歲刑文帝除肉刑後以髡鉗城旦舂當黥復依秦制改爲五歲刑歟王子侯表功臣表坐罪髡爲城旦者三人完爲城旦者十四人贖爲城旦者一人其中有贖死而仍爲城旦此又贖法之異也

耐　完而不髡曰耐　高紀七年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注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髭鬢故曰耐古耐字從多髮膚之意也杜林以爲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言耐罪以上皆當先請也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耐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亦兩通而謂頰旁毛也多毛髮貌也音所廉反又先廉反而功臣表宣曲侯通耐爲鬼薪則應氏之說斯爲長矣說文而部耐罪不至髡也从彡而而亦聲耐或从寸諸法度字从寸段曰按耐之罪輕於髡髡者鬍髮也不鬍其髮僅去須鬢是曰耐亦曰完謂之完者言完其髮也漢令謂完而不髡曰耐然則應仲遠言完其須鬢正謂去須鬢而完其髮耳耐漢人段爲能字本如之切後變音奴代切古音能讀如而今音耐能皆奴代切後書光武紀注耐罪注前書音義曰二歲刑以上爲耐史記趙奢傳許慝復請諫索隱王粲詩云許慝爲完士一言猶敗秦江遂曰漢令稱完而不髡曰耐

按王子侯諸表坐罪耐爲司寇耐爲隸臣耐爲鬼薪耐爲城旦者屢見耐亦作耏所謂二歲刑以上爲耐也惟

城旦言髡餘皆不髡也耐者去其須鬢若罰作一歲刑并須鬢亦不去矣漢法在徒役者不得衣絲絮乃論衡云完以下綵衣冠帶恐不甚確豈漢末之時徒隸竟有違法而綵衣冠帶者故王充爲此言歟

髡鉗城旦舂　詳完城旦舂條下說文髡鬄髮也鬄鬢髮也大人曰髡小人曰鬄盡及身毛曰鬄楚詞涉江接輿髡首王逸注髡剔也御覽十六百四風俗通秦始皇遣蒙恬築長城徒士犯罪依止鮮卑山後遂繁息今皆髡頭衣赭亡徒之明效也說文金部鉗以鐵有所劫束也御覽十六百四晉律曰鉗重二斤翅長一尺五寸急就篇顏注以鐵鉗頭曰鉗足曰釱衞青傳有一鉗徒相青

按首髡而項鉗此居作刑之最重者完以下皆不髡鉗矣據風俗通遞文似秦之徒皆髡然鮮卑以髡爲輕便

如匈奴之黥面自是其風俗相沿未必皆秦徒漢時官奴皆髡鉗季布傳適髡鉗布衣褐竝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田叔傳赭衣自髡鉗如爲王家奴也

肉刑　史記文紀今法有肉刑三集解李奇曰約法三章無肉刑文帝則有肉刑孟康曰黥劓劓左右趾合一凡三按約法無肉刑蕭何作九章之律當亦循用古肉刑非始自文帝也古者肉刑四見於呂刑者曰墨劓荆宮漢初之法爲黥劓左右止宮黥即墨左右止即荆亦謂之刖分左右分輕重而不分爲二名合之黥劓爲肉刑

三宮不言者文帝除宮刑別爲一事疑不在是年故丞相等所議亦不及宮也

除肉刑　文紀十三年五月除肉刑刑法志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詔獄逮繫長安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

會逮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所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悲泣迺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行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也妾願沒入爲官奴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云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孟康曰其不逃亡者滿其年數得免爲庶人具爲令丞相張蒼

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所由來者久矣陛下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臣瓚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易劓以笞也劓此劓以鉗左右止以代刖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劓也此引宋祁曰宋本代刑作代刖先謙曰宋本代刑作代刖先謙案注此當言髡者完也言字應在當字上不加髡鬠則謂之完男子城旦婦人舂以鉗左右止代刖尋志意不然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李奇曰命逃亡也復於論命中有罪也晉灼曰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師古曰止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罪又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賕枉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而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臟汙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名而又犯笞亦皆棄市也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

竝就已論決者言之鬼薪白粲輕於城旦舂已滿三歲得減此刑是鬼薪白粲三歲當城旦舂一歲也師古曰男子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爲鬼薪白粲滿三歲爲隸臣隸臣一歲爲隸妾隸妾一歲爲鬼薪白粲亦然也補注先謙曰此自鬼薪白粲遞減故隸臣一歲補即免爲庶人與下本罪爲隸臣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注妾者不同注三歲誤當爲一歲隸臣妾滿一歲爲司寇注先謙曰此本罪爲隸臣妾者功臣表戚侯李信坐縱丞相侵道爲隸臣是也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如淳曰罪降爲司寇正司寇故二歲也補注漢舊儀司寇男備守女爲作如司寇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本罪中又皆作二歲師古曰於重犯者也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爲城旦舂歲數以免如完姚本刪如字先謙曰但非須加禁錮竝依四歲例免之臣昧死請制曰可

按肉刑三代相沿不廢歷歲二千文帝因一女子之言一旦除之可謂有毅力者矣是年所除者黥劓及斬左右止髡刑爲詔所未及而亦略爲變通者欲以髡鉗代

黥也惟當斬右止至復有笞罪者一節頗難解釋當斬右止本不當死者也殺人先自告當免死者也吏受賕枉法如係斷請枉法而未受財罪爲司寇受財者未有明文當亦爲未至死罪者也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十金棄市其未及十金亦不當死者也此四者情事略相等其復犯笞罪情節亦相等笞爲舊日之劓與斬左止爲罪之次重者乃已論命而又犯之故加入於死也已論者罪已定也命逃亡也逃亡復犯視論決復犯爲重故問罪亦重斯爲允當斬右止者本不當死若但因除肉刑而加入於死與文帝輕刑之本旨不甚相符然下文云斬右止者又當死後書崔寔傳亦有右趾無既殞其命之語似當時改法實如此此其故所未詳也此文第二節議詔文之有以易之也自罪人已論決以下爲

第一節議詔文之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也末云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則此節皆指罪人之不亡逃者也詔云不亡逃有年而免當減於舊日之年完本四歲刑鬼薪白粲三歲刑故補注謂鬼薪白粲三歲當城旦春一歲也隸臣妾亦當爲三歲刑是三歲刑有二項隸臣妾之役輕於鬼薪白粲其刑在鬼薪白粲之下故鬼薪滿二歲爲司寇與城旦春之滿三歲爲鬼薪白粲者同而司寇一歲卽爲庶人不以二歲當一歲則又不同何也或曰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謂減去一歲滿二歲降爲隸臣妾也隸臣妾一歲爲庶人亦減去一歲以所剩之二歲當鬼薪白粲一歲此說與上條之例符而與下條之司寇一歲爲庶人者仍不符然則此文祇可就文論文難以義例繩之矣漢法多疏闊固未可守拘墟之見也

黥　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　黥見上魏志毛玠傳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高柔傳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按文帝除肉刑當黥者爲髡鉗城旦舂不當再有黥面之事觀毛玠高柔二傳是黥面者爲反者及逃亡之軍士非宅罪人也反者之妻子本在從坐之列免其死而沒爲奴婢乃當時之寬典軍士逃亡沒其妻以爲傚又爲特別之法不知起於何時輯證云安紀永初四年詔建初以來諸忤言他過坐徙邊者各歸本郡其沒入爲官奴婢者免此卽收孥相坐律也文帝除肉刑相坐之

法肉刑除而相坐之法仍未除或當時但免黥面歟按文帝除相坐之法與肉刑非一時事不得云但免黥面此蓋武帝時張湯等創見知不舉之法其事與相坐不殊而實非舊日之相坐法也至妻子之徙邊者所犯皆不道重罪妻子律當棄市降而爲徙邊乃後來矜恤之事如文帝除宮刑而景帝時欲腐者許之乃以腐刑代死刑此亦以徙邊代死刑也此又不當議者也

劓　詳除肉刑條下御覽六百四十八楚漢春秋曰王疆數言當上使參乘解玉劍以佩之天下定以爲守有告之者上曰天下方急汝何在曰亡上曰王疆休浴霜露與我從軍而汝亡告之何也下廷尉劓

按漢法之劓刑可考者僅此一事今錄之

斬左止　見上除肉刑條

按漢之斬左右止古之刖也古之刖先左而後右韓非子和氏篇和氏得玉璞楚山中獻諸厲王王以爲誑而刖其左足又獻諸武王又以爲誑而刖其右足此先左後右之證漢法亦然故斬左止者當以笞而斬右止者竟棄市殆以其再犯刖歟若龐涓之忌孫臏兩足同時並刖此又常法所無者

欽左趾　史記平準書敢私鑄鐵器煮鹽者欽左趾集解史記音義曰欽音徒計反韋昭曰欽以鐵爲之著左趾以代刖也索隱按三蒼云欽踏腳鉗也字林徒計反張斐漢晉律序云狀似跟衣著足足下重六斤以代臏至魏武改以代刖也說文金部欽鐵鉗也段曰御覽作脛漢志注臣瓚曰文帝除肉刑以欽左右止代刖

按文帝除肉刑張蒼等定議當斬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者棄市無欽左右止之文景帝改笞五百曰三百又改三百曰二百終景帝之世未聞改爲欽也迨武帝之世既有欽左止之明文則臣瓚以欽代刖之說必有所本後書明紀詔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以死罪爲一等右趾至髡鉗城旦舂爲一等完城舂至司寇作爲一等右趾不與死罪同一等可見右止棄市之律已廢不用當如臣瓚之說矣惟欽右止者無事可證耳疑當日或以笞二百猶嫌其多而舊無死法者加入於死究有未安故改之歟

斬右止欽右止　見上條又後書明紀中元二年右趾至髡鉗城旦舂注前書音義曰右趾謂刖其右足次刖左足次劓次黥次髡鉗爲城旦舂晉志魏武定甲子科犯欽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

按曹操甲子科在建安之中以乏鐵改欽木械此可證欽左右趾爲漢代舊法臣瓚之說實有所本以欽代刖則斬左止者不笞斬右趾者不棄市於法大有變更史文不具史之疏也前書音義之次序當猶是漢初之法故尚仍舊名

宮　鼂錯傳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曰惟十有五年云云錯對曰今陛下配天象地寬大愛人肉刑不用辠人亡帑非謗不治鑄錢者除後宮出嫁除去陰刑注張晏曰宮刑也景紀元年詔曰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減嗜欲不受獻罪人不帑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史記文紀索隱崔浩漢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張斐注云以淫亂人族序故不易之也景紀中四年赦徒作陽陵者死罪欲腐者許之注蘇林曰宮刑其創腐臭如溷曰腐宮刑也丈夫割勢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後書光武紀建武二十八年詔死罪繫囚皆一切募下蠶室其女子宮注蠶室宮刑獄名有刑者畏風須煙作窖室蓄火如蠶室因以名焉窖音一禁反見前書音義又陳忠傳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於是擢拜尚書使居三公曹初父寵在延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徼又上除蠶室刑事皆施行注蠶室宮刑名也或云犗刑也音奇敗反作窖室畜火如蠶室說文曰糙騬牛也騬音縋漢舊儀注曰少府若盧獄有蠶室也張安世傳顏注凡養蠶者欲其溫而早成故爲密室蓄火以置之而新腐刑亦

有中風之患須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爲蠶室耳

按鼂錯之對肉刑不用與除去陰刑分爲二景帝詔亦分爲二事是宮刑文帝實已除之特與除肉刑非一時事故錯對及景詔皆分言之除肉刑在十三年錯之對在十五年則宮刑之除當在十五年之前也景帝時之欲腐者許之是以腐代死刑建武赦詔亦有募下蠶室之文其曰許之曰募下原在罪人之自願非縣爲定法弟人無不惜生命既有此令則欲腐者自多而此法亦遂復行矣司馬遷諸人並由死罪減者通考謂景帝後宮刑復用而以之施之死罪之情輕者不常用理或然也張斐崔浩輩但見後來宮刑之復行而以爲文帝不易盍考鼂錯之對景帝之詔具有明文未可誣耶司馬遷事據李陵傳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

遷腐刑此正所謂附下罔上者死也張安世傳初安世兄賀幸於衞太子太子敗賓客皆誅安世爲賀上書得下蠶室外戚孝宣許皇后傳父廣漢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下蠶室此三人者並由死罪降爲宮非宮之本法也烏孫傳副使季都別將醫養視狂王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便不發下蠶室此恐亦是由死減者樓蘭傳國人來請質子在漢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佞幸傳李延年坐法腐刑石顯弘恭皆少坐法腐刑則皆不知所坐者何事矣

答　見上又志云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罪無異幸而不死不可爲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師古箠策也所以擊之也音止棄反）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衞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注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師古曰謂行笞者不更易人也補注周壽昌曰謂更人則力紓行笞者重北齊刑律笞者笞臀而不中易人皆承漢法也

按舜典扑作教刑本不在正刑之內漢用以代劓與斬左止故景帝詔有教之之語杖不得過二百不得易人後世咸遵行之法之良者古今一也斬左止者後改欽左止則笞二百者其刑未知仍用否

勿笞　後書明紀永平八年冬十月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皋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章紀建初七年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戍章和元年秋七月詔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後捕繫者皆減死勿笞詣金城戍（是年三月九月並有減死桓帝紀建和元年詔郡國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

按死減一等爲斬右趾當笞二百既以欽代之卽不當笞而後書各紀言勿笞者豈犯右趾本罪者得以欽代其由死減者仍當笞故遣戍者有勿笞之文歟和帝永元八年安帝延光三年順帝永建五年並有減死詣戍之事皆不言勿笞桓帝建和元年又言勿笞和平以後又不言勿笞紀文參差不同未詳其故

笞辱　高紀五年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

歸者半之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

按笞辱即舜典之扑作教刑也蓋有司嘗用之非代肉刑之笞

棄市　見上又景紀中二年改磔曰棄市勿復磔注應劭曰先此諸死刑皆磔於市今改曰棄市自非妖逆不復磔也師古曰磔謂張其尸也棄市殺之於市也謂之棄市者取刑人於市與衆棄之也司馬法小辠聯之中辠刖之大辠剄之

按漢之棄市斬首之刑也何休謂之刎脰脰項也釋文作刎頭頭首也頭以首之全部言脰乃首斷之處司馬法之剄之亦即斬首之事

磔　見上

按景帝改磔爲棄市是漢初有磔矣掌戮注而搏之搏當爲膊諸城上之膊字之誤也膊謂去衣磔之又辜之注辜之言枯也謂磔之又踣諸市肆之三日注踣僵尸也肆猶申也陳也是磔與陳尸爲二事鄭所云去衣磔之顏所云張其尸此磔也

要斬　已見上秋官掌戮注斬以鉄鉞若今要斬也殺以刀刃若今棄市也

按鄭氏此注是斬者要斬而棄市則斬首也漢之要斬大逆無道之外宂亦罕見如一祝詛問要斬亦以大逆論者據上條何休之語則軍法皆要斬如乏軍興者要斬是也紀傳中凡要斬皆書明可見其法之重矣

梟首　高紀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公羊文十六傳無尊上非聖人不孝者斬首梟之無嘗上犯軍法者斬要殺人者刎脰釋文頭如字本又作脰音豆校勘記閩監毛本脰改頭

按無尊上即大逆不道謀反之事皆賅之欒布傳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布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此謀反之梟首也外戚傳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劉屈氂傳妻子梟首此大逆之梟首也歐父梟首見董仲舒決獄梁平王之后任后亦以不孝梟首於市此不孝之梟首也竝與此言合然漢之梟首亦祇此三者用之宂不用也其有於律外用之者非法也楚服屈氂妻任后皆婦女亦梟首與今法不同今法婦女不梟

族　公孫敖傳坐妻爲巫蠱族主父偃傳上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爲郡入漢偃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迺遂族偃郭解傳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不知此辠甚於解知當大逆無道遂族解

按解之族也當大逆無道其罪爲身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蓋以連及父母妻子同產故亦謂之族他傳之言族者當亦如是非眞三族也齊王與姊姦以代王平傳證之罪當廢徙今自殺國除自不爲過偃之罪在受金賊多而科以不道亦止棄市乃重於族如弘言是齊王之姦罪不當問矣解不知甚於解知直是莫須有之事遽當以大逆凡言逆者必關於君上而解之逆何在即以任俠爲風俗之害亦殺其身可矣乃竟重至於族弘治公羊將以經義斷獄歟亦不知於公羊

之義何屬眞公羊之罪人也

夷三族　刑法志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尙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顏注菹謂醢也）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刑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其後新垣平謀爲逆復行三族之誅高后紀元年春正月詔曰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

按三族之刑惠帝除之而後復行之者殆律令雖不載而臨時得命令歐漢之大逆無道身要斬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父母一族已身與妻及同產一族子一族雖無三族之名而已具三族乃不謂之三族者殆以伯叔兄弟之子不在其中尙有區別歟

拾遺九終

具律二　按以下略依唐律名例之次序爲次序

先請　高紀七年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注應劭曰言耐罪以上皆當先請也東方朔傳隆慮公主子昭平君醉殺主傅獄繫內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顏注論決其罪也劉屈氂傳司直田仁部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丞相欲斬仁御史大夫暴勝之謂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當先請奈何擅斬之宣紀黃龍元年詔曰吏六石位大夫有罪先請平紀元始元年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請後書光武紀建武二年詔曰吏不滿六百石下至墨綬長相有罪先請續百官志宗正卿一人郡國歲因計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髡以上先上諸宗正宗正以聞乃報決秋官小司寇以八辟麗邦灋一曰議親之辟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宗室有

罪先請是也三曰議賢之辟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廉吏有罪先請是也六曰議貴之辟注鄭司農云若今時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百官表秩比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綬和元年長相皆墨綬哀帝建平二年復黃綬續百官志千石六百石墨綬四百石三百石長同

按漢無八議之文而有先請之律先鄭所舉三者即唐律八議之議親議賢議貴也其名亦曰上請東方朔傳所言是也昭平君尚公主有位於朝不僅以公主之子公列侯嗣子未有爵職本不在先請之列平帝時特推廣之王莽之權詐也唐律請章有上請之文實本於漢

不先請　後書橋玄傳坐事爲城旦蔡邕太尉橋公神廟碑臨淄令臧多罪正受鞫就刑沒齒無怨竟以不先請免官南匈奴傳中郎將張修與南單于不相能修擅斬之更在右賢王羌渠爲單于修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詣廷尉抵罪

按應先請而不先請此違法之事橋玄坐爲城旦張修下獄死見後書靈紀光和二年特不知漢法等差何如

爵減　薛宣傳皆爵減完爲城旦顏注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爲完也

按此以爵減完爲城旦者謂完而不髡也漢書中凡言完爲某刑者皆是此注唐律請章後有減章諸七品以上之官及官爵得請者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孫犯流罪以下各減一等與爵減之意相合

減死一等　魏志鍾繇傳司徒王朗議以爲五刑之屬著在科條科條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爲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

按此亦漢法魏氏承之似一切科條皆有減死之法漢書中言減死一等者各傳頗有其文當出於一時之裁斷與爵減之意殊矣

贖　惠紀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注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匹縑矣師古曰令出買爵之錢以贖罪食貨志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武紀天漢四年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大始二年同史記平準書有司言天子曰日者大將軍攻匈奴斬首虜萬九千級留踦無所食議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減罪元封元年桑弘羊爲治粟都尉領大農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

按漢代贖法惠景時常行之然僅行之於一時非常法也武帝時贖法其見於紀志者似亦是一時之事並非常法後來張敞建贖罪之議而蕭望之駁之此其證也惟武帝時之軍法當斬者皆得贖爲庶人王子侯各表言贖死罪者甚多司馬遷報任安書言家貧不足自贖又似常時皆可以贖者所未詳也平準書之議令贖禁錮免減罪事在元朔六年武紀是年詔曰日者大將軍巡朔方征匈奴斬首虜萬八千級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免減者顏注所謂或被釋免或得減輕也食貨志免減作免威補注王先謙謂減當爲減字之誤也免罪不應獨言減罪平準書作免減謂免罪及減罪也減與減形近而誤武紀云得免減罪尤其明證其說是也贖有減免二等如功臣表之無錫侯多軍贖

罪免平陽侯曹宋留侯張不疑成安侯韓延年將梁侯楊僕新時侯趙弟並贖爲城旦此入贖而得減罪之證也唐律減章之後爲贖章乃爲應議請減之人犯流罪以下者而設係常法與漢之贖法一時暫行者不同也

聽贖　後書光武紀建武二十九年令天下繫囚自殊死已下及徒各減本罪一等其餘贖罪輸作各有差明紀中元二年詔曰天下亡命殊死以下聽得贖論死罪入縑二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其未發覺詔書到先自告者半入贖永平八年詔其大逆無道亡命者令贖罪十五年詔亡命自殊死以下贖死罪縑四十匹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至司寇五匹犯罪未發覺詔書到日自告者半入贖十八年詔云云贖死罪縑三十匹（餘與中元五年同）章紀建初七年詔云云與中元二年同元和元年詔亡命者贖章和元年詔亡命者贖死罪縑二十匹右趾至城旦舂七匹完城旦至司寇三匹

按此赦款之贖法也明紀中元二年之詔曰聽贖不強迫之也贖死之縑有二十匹三十匹四十匹之不同完城旦至司寇有三匹五匹之不同而右趾至髡鉗城旦舂則同爲十匹此其故不可考和帝以後則不復言縑數惠紀應劭注言三十匹縑其殆爲漢末之法歟（和帝永元三年八年安帝元初二年順帝陽嘉元年漢安二年靈帝建寧元年四年光和三年五年中平四年漢安二年之詔有其不能入贖者遣詣臨羌縣居作二歲爲他年所無此所以通聽贖之窮也

贖論　後書明紀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

按贖論者獄成時即以贖罪論決者也漢時自有贖論之律爲情罪之輕者晉志言見知故縱之例其失不舉劾者各以贖論乃其一端也

贖死金二斤八兩　淮南王安傳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

按贖罪金數史無明文死罪之金數如此他罪自當遞減矣

奉贖　續律曆志恂整誠（馮恂宗整宗誠）各復上書恂言不當施誠術整言不當復棄恂術爲洪議所侵事下永安臺復實皆不如恂誠等言劾奏欺謾詔書報恂誠各以二月奉贖罪整適作左校二月

按以二月奉贖罪若今之罰俸矣此殆以天文而寬之恂誠並舍人也續百官志太史令屬官無舍人

奴婢自贖　漢舊儀省中待使令者皆官婢奴婢欲自贖錢千萬免爲庶人

按據此漢之官奴婢許贖身

收帑相坐　文紀元年盡除收帑相坐律令注應劭曰帑子也秦法一人有罪並其室家今除此律刑法志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並所以禦暴而衞善人也今犯法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勿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爲如其故便又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補注沈欽韓曰坐者核其輕重減本人一等二

等也收者無少長皆棄市也錢大昕曰公卿表孝文元年十月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太尉周勃爲右丞相八月勃免平獨爲丞相是平勃同爲丞相在元年非二年也志云二年誤王子侯表平曲侯曾廣陵厲王子坐父祝詛上免嚴鄉侯信武平侯璜並坐父大逆免復封功臣表葛繹侯賀以子敬聲有罪下獄死公孫賀傳賀子數聲代賀爲太僕征和中擅用北軍錢千九百萬發覺下獄是時詔捕陽陵朱安世賀自請逐捕以贖敬聲罪上許之後果得安世安世遂從獄中上書告敬聲與陽石公主私通及使人巫祭祠詛上且上甘泉當馳道埋偶人祝詛有惡言下有司案驗賀窮治所犯遂父子死獄中家族功臣表莘陽侯厲溫敦坐子伊細王謀反削爵爲關內侯信成侯王定坐弟謀反削百五戶宜鄉侯馮參坐姊中山太后祝詛自殺成陽嗣侯訢新成侯欽坐弟昭儀絕繼嗣免徙遼西武紀征和三年丞相屈氂下獄要斬妻子梟首注鄭氏曰妻作巫蠱夫從坐但要斬也師古曰屈氂亦坐與貳師將軍謀立昌邑王本傳是時治巫蠱獄急內者令郭穰告丞相夫人以丞相數有譴使巫祠祖祝詛主上有惡言及與貳師共禱祠欲令昌邑王爲帝有司奏言案驗罪至大逆不道有詔載屈氂廚車以徇要斬東市妻子梟首華陽街又功臣侯表汲嗣侯廣德坐妻大逆棄市史表作坐妻精大逆罪頗連廣德公孫敖傳坐妻爲巫蠱族孔光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以爲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棄去於

法無以解請論光議以爲大逆不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鹽鐵論周秦篇御史曰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日關內侯以下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文學曰春秋曰子有罪執其父臣有罪執其君聽失之大者也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小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如此則以有罪誅及無罪無罪者寡矣自首匿相坐之法立骨肉之恩廢而刑罰多聞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爾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相坐也聞兄弟緩追以免賊未聞兄弟之相坐

也聞惡惡止其人疾始而誅首惡未聞什伍之相坐

按史記商君傳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爲什伍而相牧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事未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索隱劉氏云五家爲保十保相連牧司爲相糾發也一家有罪而九家連舉發若不糾發則十家連坐恐變令不行故設重禁案律降敵者誅其身沒其家今匿姦者言當與之同罰也怠者懈也周禮謂之疲民以言懈怠不事事之人而貧者則糾舉而收錄其妻子沒爲官奴婢蓋其法特重於古也據索隱之說是秦法之相坐謂十家相保之家不但父母妻子同產也怠懈不事事之人卽收孥爲官奴婢不但犯大逆不道之緣坐也漢初之法未知與秦制是否相同觀詔文特舉父母妻子同產言可見

漢法並未全襲秦制第文帝已盡除之何以武帝以後仍有父子兄弟夫妻相坐之獄如各表傳所載者嘗推求其故焉新垣平之夷三族卽在文帝之世距除律之年僅十七年其事或別有情形史不能具景帝之殺鼂錯以大逆無道論引律父母妻子無少長皆棄市此律文何有收孥之事在新垣平後僅止九年不應新廢之法未久復行絕不似文帝所爲者似漢初雖未全襲秦舊而罪之當收孥者不止大逆無道一條文帝先盡除之新垣平之獄必不得已而用重法而大逆無道一條遂復施行故景帝亦仍用之耳至相坐之法與收孥本不同條武帝時之相坐者又屬于見知不舉之法與舊法之相坐不同而同如公孫賀公孫敖劉屈氂諸獄事起巫蠱係以大逆不道論者無論已他若義陽坐子謀反僅止削爵一級信成坐弟謀反僅止削戶似皆是依見知不舉之法成陵嗣侯德坐弟與後母亂共殺兄德知不舉不道下獄瘐死功臣表邳離侯路博德坐見知子犯逆不道罪免相坐之出於見知不舉此尤其明證也淄于長亦以大逆無道論者身當要斬而僅止妻子徙邊不及父母同產此法不知何時減輕後書梁竦傳坐兄松事與弟恭俱徙九眞則同產亦坐與淄于之獄又異未知爲東漢所改定抑西京亦有此法而無事以證之也馮參爲馮太后少弟趙訢趙欽爲趙昭儀之兄參之自殺出於傳太后之修怨訢欽之徙邊由於昭儀之罪重皆不可以常法論趙后傳以訢爲欽兄子必有一誤劉屈氂等三事則以夫坐妻而三事之罪輕重不同公孫敖最重其事不詳屈氂別有欲立昌邑王之事不但以妻之祝

詛故要斬廣德棄市則從坐之常法也漢律有無兄弟爲出嫁姊妹夫爲妻從坐明文已不可考姑錄其事於此長小妻事自以孔光之議爲是凡議獄者必當以平恕之心處之否則人不堪命矣

監臨部主見知故縱　刑法志孝武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顏注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爲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並連坐也食貨志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爲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矣注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爲故縱晉志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各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

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繁多宜總爲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爲免坐律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張湯傳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注張晏曰見知故縱以其罪罪之也王子侯表成陵嗣侯坐弟與後母亂共殺兄德知不舉不道下獄瘐死功臣表威嗣侯信成坐爲太常縱丞相侵神道爲隸臣補注丞相侵神道謂李蔡也邳離侯路博德坐見知子犯逆不道罪免商陵侯趙周坐爲丞相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武紀元鼎五年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丞相趙周下獄死注如淳漢儀制諸侯王歲以戶口酎黃金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臣瓚曰表云趙周坐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然則知其輕而糾摘之也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汾陽嗣

侯石坐爲太常行太僕事治齋夫可年益縱年國除漢表作坐爲太常行幸離宮道橋苦惡赦免與史表異輯證云按史記秦始皇紀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是此非創自張湯鹽鐵論周秦篇御史曰一室之中父兄之際若身體相屬一節動而知於心故今自關內侯以下比地於伍居家相察出入相司父不教子兄不正弟舍是誰責乎

按張湯見知之法實本於商君什伍相坐之意觀鹽鐵論御史之言乃其明證第御史所言但及父子兄弟而不及保伍之人較商君之法稍寬湯欲文致丞相以見知者其時會人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有四時行園之責故欲文致之然盜發瘞錢丞相安能見而知之可以見當日監臨部主之獄其要辭實難盡信不特此一事文帝除相坐之法而後來復行之者其事實出於湯非必其法之創自湯也咸宣傳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此則監臨部主也監臨部主與見知故縱爲二事有其一即當死不必二事兼也唐律惟反逆有緣坐之文老疾且得免蓋至唐而此法之存者尠矣

免坐　見晉志詳上條

按免坐之文因相坐而生者也見知而故不舉劾數語當是漢律原文故晉志稱其文約而例通就文而論尙有故失之區別第當時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官吏多以文致周內爲能而上亦信任之以失爲故者無罪至若張湯之文致丞相則尤與律文相去甚遠丞相於四時行園實與監臨部主有異欲殺之則入死比此酷吏之心之所以可誅也風氣一開挽回不易讀史記酷

吏傳爲之三歎息

免　高紀十七年詔有而弗言覺免補注先謙曰免郡守官百官表高祖十年符璽御史趙堯爲御史大夫十年免表言免者不勝舉茲舉其首見者以爲例文紀三年詔曰前日詔遣列侯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爲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遣就國

按禮記樂記人情之所不能免也疏免猶止退也史文有稱免官者如劉向傳云堪更生下獄及望之皆免官是也官有職事官勳官高紀及百官表所言免者免職事官也王子侯表之言免者免勳官也功臣表之鄧嗣侯壽成坐爲太常犧牲瘦免臨汝侯賢坐子傷人首匿免則職事官與勳官悉免唐律之所謂除名者官爵悉除也百官表之弋陽侯任宮坐人盜茂陵園中物免補

注見馮奉世傳免官未免侯唐律所謂免官爵聽留也諸表中有稱會赦免者罪雖赦而侯仍免唐律所謂會赦者免所居官也大約漢初之言免不過爲退止之義故周勃率列侯之國而史文稱免病免自免者亦稱免其後三公有以罪策免者何武有策免就第傅喜還第丁明歸第竇憲者有免歸田里者有免歸故郡者諸竇有免徙合浦者毋將隆傳有免爲庶人者諸葛豐孫而以災異策免三公則東京爲多此出于臨時之處分無一定也

削爵一級　王子侯表羹頡侯信高后元年有罪削爵一級爲關內侯祚陽侯仁坐與繇賦削爵一級爲關內侯功臣表博陽侯周遨有罪奪爵一級爲關內侯南郎侯起坐後父故削爵一級爲關內侯義陽侯信厲溫敦坐子謀反削爵爲關內侯恩澤侯表高平侯魏宏博陽侯丙顯坐不敬削爵一級爲關內侯

按劉攽作奪無異義此卽唐律之免所居官降一等敘也特唐法須在期年之後耳

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　元紀初元五年除光祿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產之令注應劭曰舊時相保一人有過皆當坐之師古曰特爲郎中以上除此令者所以優之也同產謂兄弟也

按相保卽當相坐此亦本於十保相連之意但不至若秦法之與同罪耳宣帝有首匿勿坐之詔何以相保之令未除此詔但除郎中以上而其他仍不及與宣詔終未符也唐律詐僞門有保任不如所任乃臨時之保任人非平日相保之法也

爲保殺人　王子侯表胡孰嗣侯聖坐知人脫亡名數以爲保殺人免顏注脫亡名數謂不占戶籍也以此人爲庸保而又別殺人也

按欒布傳注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信故謂之保師古曰爲保謂保可任使是旣以爲保卽有相保之義殺人當屬此庸保之人知其脫籍致令殺人故坐免卽部主見知之例似不當分爲二事其罪僅止免侯可見漢時相保之法不與秦同矣

遷徙　彭越傳有司治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徙蜀青衣文紀六年淮南王長謀反廢遷蜀嚴道死雍武紀建元三年濟川王明坐殺太傅中傅廢遷房陵元鼎元年濟東王彭離有罪廢徙上庸三年常山王立有罪廢徙房陵宣紀本始三年廣川王去有罪廢遷上庸自殺地節四年清河王年有罪廢遷房陵甘露四年廣川王海陽有罪廢遷房陵元紀建昭元年河間王元有罪廢遷房陵諸侯王表梁王立元始三年有罪廢徙漢中自殺諸侯王表清河王年興邑百家廣川王去予邑百戶成紀永始元年詔曰前將作大匠萬年侯邪不忠毒流眾庶雖蒙赦不宜居京師其徙萬年敦煌郡翼奉萬哀紀建平元年侍中騎都尉新成侯趙欽成陽侯趙訢皆有罪免爲庶人徙遼西後書明紀永平十三年楚王英謀反廢國除遷於涇縣所連及死徙者數千人順紀永建元年詔坐法當徙勿徙當傳勿傳注徙囚逃亡當傳捕者放之勿捕桓紀建和三年其自永建元年迄乎今歲凡諸妖惡支親從坐及吏民減死徙邊者悉歸本郡唯沒入者不從此令靈紀建寧二年中常侍侯覽諷有司奏前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瑀潁川

太守巴肅沛相荀翌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皆爲鉤黨下獄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馬融傳免官髡徙朔方蔡邕傳有詔減死一等與家屬髡鉗徙朔方

按漢法無流而有徙徙亦曰遷後亦稱流徙見桓紀建和三年詔徙自彭越始其後諸王有罪者行之此外惟見解萬年趙欽趙訢兩事溫于長傳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毋若歸故郡董賢傳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毋別歸故郡鉅鹿此則從坐之法也石顯傳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此但不得居長安中尚非遠徙也馬融蔡邕之髡而又徙一忤梁冀一忤宦官恐是漢末之法其先無此也

謫戍　武紀元狩五年徙天下姦猾吏民於邊天漢元年發謫戍屯五原昭紀元鳳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年吏有告劾亡者屯邊東後書光武紀建武十二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眾郡施行屯北邊築亭候修烽燧明紀永平七年詔三公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髠一等勿笞詣度遼將軍營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妻子自隨便占著邊縣父母同產欲相代者恣聽之其太逆無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蠶室亡命者令贖罪各有差凡徙者賜弓弩衣糧十六年詔令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死罪一等勿笞詣軍營屯朔方敦煌妻子自隨父母同產欲求從者恣聽之女子嫁爲人妻勿與俱章紀建初七年詔天下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戍妻子自隨占著所在父母同產欲相從者恣聽之有不到者皆以乏軍興論元和元年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邊縣妻子自隨占著所在章和元年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金城戍四月九日死罪囚犯法在丙子赦前而後捕繫者皆減死勿笞詣金城戍和

紀永元八年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詣敦煌戍安紀元初二年詔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勿笞詣馮翊扶風屯妻子自隨占著所在女子勿輸順紀永建元年詔減死髠以下徙邊五年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皆減罪一等詣北地上郡安定戍建康元年令郡國中都官繫囚減死一等徙邊桓紀建和元年減天下死罪一等戍邊和平元年減天下死罪一等徙邊戍

按漢世謫戍之事東京爲多武帝時惟元狩天漢二事又昭帝元鳳一事至元朔二年收河南地置朔方五原郡募民徙朔方十萬口元鼎六年武威酒泉地置張掖敦煌郡徙民以實之元封三年武都氐人反分徙酒泉郡並徙民實邊之事非謫發罪人魏書刑罰志游雅謂漢武時始啟河右四郡議諸疑罪而謫徙之所言未盡然也唐律犯流應配者妻妾從之父祖子孫欲隨者聽之實原於漢法

亡命捕得戍邊　後書郭躬傳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者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又自赦以來捕得甚眾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伏惟天恩莫不蕩宥死罪以下並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獨不沾澤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在赦後者皆可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邊肅宗從之

按東漢之時金城等郡戶口稀少故謫罪人以實之又推及亡命之人躬云有益於邊此當時政策也

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皆完之　惠紀高祖十二年五月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

者皆完之注孟康曰不加肉刑髡鉗也師古曰若預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之也補注先謙曰完謂免也荀紀作免之

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　秋官司刺曰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注鄭司農云幼弱老旄若今律令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他皆不坐疏案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七十曰悼悼與耄雖有罪不加刑焉與此先鄭義合云未滿八歲則未齔是七年若八歲已齔則不免也

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　詳囚律誣告條

年未滿七歲賊鬥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　詳賊律三賊鬥殺人條

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當鞫繫者頌繫之　詳囚律頌繫條

男子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婦人從坐者自非不道詔所名捕皆不得繫當驗問者即就驗　詳囚律頌繫條

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　後書來歷傳歷與太常桓焉廷尉張皓議曰經說年未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

按老者漢以七十以上年八十八十以上爲三級小者以未滿七歲未滿八歲未滿十歲爲三級而未滿八歲八十以上則律文也當以律文爲準與曲禮合惠帝之詔乃即位之恩施成帝之令則後定者也唐律老小以七十以上十五以下爲一級八十以上十歲以下爲一級九十以上七歲以下爲一級其與漢異者爲九十以上十五以下九十以上司賅於八十以上之中而十五以下僅有來歷傳所引之經說似是漢律所無故歷等不引律而引經唐律十五以下一級或即本漢儒之說歟古者十五成童尙稱爲童子謂之爲小於經義尙不悖也

先自告除其罪　衡山王賜傳元狩元年有司求捕與淮南王謀反者得陳喜於孝家孝淮南王少男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爲陳喜雅數與王計反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即先自告所與謀反者枚赫陳喜等廷尉治事驗王聞即自殺孝先自告反告除其罪嬿注先告有反謀又告人與己反而自得除反罪孝坐與王御婢姦及后徐來坐蠱前后乘舒及太子爽告王父不孝皆棄市

按此唐律之犯罪未發自首也孝之自告在陳喜已得之後與未發者略異得除其罪漢法之闊疏也其仍以與王御婢姦棄市者唐律之自首不實及不盡者以不實不盡之罪罪之也惟唐法至死者聽減一等而孝仍棄市視唐爲嚴耳

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　公羊莊十年傳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注明當以重者罪之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輯證云尙書大傳一夫而被此五刑鄭注被此五刑喻犯數罪也犯數罪猶以上一罪刑之此當是據漢律爲說

按唐律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在名例六公羊昭六年傳杞伯益姑卒徐彥疏引律云一人有數罪則以重者坐之徐唐人漢律非所及見唐律文不如是恐即取諸何注字句稍有異同耳

以重論之　高紀五年夏五月詔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

者以重論之

按陳寵傳漢舊事論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注重死刑也此紀所言似但謂問重罪非皆以死刑論也吏之不善遇高爵情節亦非一端豈得不問輕重而概擬死刑哉此與上條之意不同姑附於此

親親得相首匿　公羊傳閔元年親親之道也注論季子當從議親之辟猶律親親得相首匿宣紀地節四年詔曰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配皆上請廷尉以聞顏注凡首匿者言爲謀首而藏匿罪人補注周壽昌曰顏說未晰直言首謀藏匿罪人耳何焯曰此詔最得法意非前人不知及此也蓋古者議

事以制子首匿父母等因在所原宥耳父母匿子情雖同而平居失於不教故坐之然猶必上請將權衡其輕重以行法或直原宥之也周壽昌曰鹽鐵論周秦篇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匿之豈不欲服罪子爲父隱父爲子隱未聞父子之相坐也論語皇侃疏今王許期親以上得相隱不問其罪是也邢昺疏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于惡蓋由漢宣此詔推廣之

按唐律同居相爲隱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爲隱小功緦麻亦得減等視漢法爲更寬矣武帝之世方嚴首匿相坐之法臨汝侯灌賢於元朔五年坐子傷人首匿免其事

在地節之前也

官奴婢　文紀後四年赦天下免官奴婢爲庶人哀紀綏和二年六月官奴婢五十以上免爲庶人武紀建元二年赦吳楚七國幷輸在官者注應劭曰吳楚七國反時其首事者妻子沒入爲官奴婢武帝哀焉故赦遣之也秋官司厲其奴注鄭司農云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元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平準書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至滄海之郡人徒之費擬於南夷又興十萬餘人築衞朔方轉漕甚遠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巨萬府庫益虛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爲郎始於此又云卜式相齊而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害杜周治之獄少反者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往即治郡國緡錢得民財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

按古之奴婢皆罪人也漢承秦敝其官奴婢必多收帑相坐之人迨文帝除此法此項人應日少而官奴婢之名猶存者大抵爲謀反獄中牽連之人沒入者也吳楚七國之反在景帝三年已在文帝盡除收帑相坐法之後而闕於謀反者則已除而復行亦事勢使然則漢之有官奴婢從坐其一也司厲注先後鄭分爲二說後鄭主從坐之說而先鄭以爲坐爲盜賊者當亦據漢法有此事故舉以爲證則漢之官奴婢盜賊亦其一也武帝時入奴婢得終身復或爲郎則漢之官奴婢輸入又其一也楊可告緡私奴婢沒入縣官者至以千萬數其他之獄沒入者亦必不少則漢之官奴婢沒入又其一也

漢法軍士逃亡沒入其妻子爲官奴婢見魏志高柔傳此法不知起於何時或在軍法之內則漢之官奴婢逃

亡之妻子又其一也總計漢法大氏不外此數端矣當時之奴婢等於畜產私家富者其奴婢多者數百人役使工作皆出於奴婢六朝人有耕當問奴織當問婢之語知其風尚未改也武帝以人徒不足遂有輸入奴婢之令而奴婢之多可知矣建武之時屢令贖爲奴婢者悉免爲庶人以天地之性人爲貴相詔知此義者光武一人而已唐名例六有官戶部曲條官私奴婢亦附在內各諸律中奴婢罪名最重蓋猶仍秦漢之習俗知漢律亦必非一二條也

蠻夷卒有顅　說文糸部顅絆前兩足也漢令蠻夷卒有顅相主段曰疑有奪字殊下云蠻夷長有罪當殊之此應云蠻夷卒有罪當顅之

按顅切韻相主切以絆爲義則縲紲之屬也凡罪人皆

有徼纆之繫何獨於蠻夷卒而異之疑漢律別有義今難考耳

蠻夷長有罪當殊之　說文歹部殊死也一曰斷也（段依玄應書補）漢令曰蠻夷長有罪當殊之段曰按殊之者絕之也所謂別異蠻夷此舉漢令證斷義而裴駰以來皆謂殊之爲誅死夫蠻夷有罪非能必執而殺之也而顧著爲令哉史記蘇秦傳不死殊而走集解風俗通義稱漢令蠻夷戎狄有罪當殊殊者死也與誅同指

按風俗通引漢令長作戎狄則不專指其長言然以上條蠻夷卒例之又似作長者爲是疑二書所引或並有省文也集解訓殊爲誅段氏非之而別爲一說若但以別異蠻夷言而無關罪法何必於律中特設此文百官志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補注錢大昕曰地理志道三十二是道之所轄多蠻夷之地其人之犯法者豈能不問段說未必然唐律名例六諸化外人同類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異類相犯者以法律論疏議曰化外人謂蕃夷之國別立君長者各有風俗制法不同其有同類自相犯者須問本國之制依其俗法斷之異類相犯者若高麗與百濟相犯之類皆以國家法律論定刑名唐法似卽本於漢玉篇引蒼頡殊異也殊之者不純以法律治之使異於中國也記所謂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也

罪之坐之與同罪　罪之坐之見文二年詔詳上收帑相坐條與同罪見晉志詳上監臨部主見知故縱條

按唐律稱反坐罪之條在名例六律中文法固有相承而不能改此類是也

又按以上各條略依唐律名例之次序但取其名稱之相同於律意未能悉合也

拾遺十終

具律三　按具律之目可考者今列於此卷之首餘則隨條編入無大序可言矣

出賣呈

賣馬過平　功臣表梁期嗣侯當千坐賣馬一匹買錢十五萬過平臧五百以上免

按呈者程也說詳目錄武帝時牡馬平賈二十萬此所定之程也今賣十五萬則不及程矣餘詳前卷平賈條

擅作修舍事

梁孝王傳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廣睢陽城七十里大治宮室爲復道自宮連屬平臺三十餘里

後書濟南王康傳國傳何敞上疏諫康曰又多起內第觸犯防禁費以巨萬而功猶未半

按梁孝王之大治宮室即律之擅作修舍事也漢待諸侯王法多疏闊孝王又太后愛子故僭侈如此何敞以多起內第爲觸犯防禁當即指此律

禁錮　刑法志前令之刑城旦舂歲數以免貢禹傳禹又言孝文皇帝時貴廉潔賤貪污賈人贅壻及吏坐臧者皆禁錮不得爲吏史記景紀中元年赦天下除禁錮漢紀不書淮南王安傳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皆當削爵爲仕伍免毋得宦爲吏武紀元朔六年詔曰諸禁錮及有過者咸蒙厚賞得免減罪後書周景傳及梁冀誅景以故吏免官禁錮韓棱傳初爲郡功曹太守葛興中風病棱陰代興視事事下按驗吏以棱掩蔽興病專典郡職遂致禁錮

按禁錮之事春秋時已有之秦之籍門即禁錮也漢世禁錮其文始見於刑法志其事在文帝十三年令之貢禹所言是漢初即有其法淮南王安傳之不得宦爲吏亦即禁錮也息夫躬傳躬同族親屬素所厚者皆免廢錮是同族親屬及素所厚者本在廢錮之列躬獄得免耳班書禁錮事少而范書爲多周景以故吏韓棱以屬吏禁錮之途更無限制矣

禁至三屬　後書章紀元和元年詔曰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達一人犯辠禁至三屬即三族也謂父族母族及妻族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左傳曰以重繫錮之杜預注曰禁錮勿令仕也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按禁錮與相坐之義不同而即由相坐而推及者錮至三屬可謂嚴矣注以父族母族妻族爲三屬乃今文尚書說黨錮傳注則以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服爲五屬又用古文尚書說范書之注出于章懷太子賢當時蓋集衆手而成此書紀傳非出于一人之手故其說互異光和二年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服屬疏末帝悟黨錮自從祖皆得解釋是當時實以同宗五服爲五屬則三屬不應有殊王溫舒罪至族其時兩弟家及兩婿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徐自爲謂古有三族而溫舒罪至五族是妻族不在三族之內漢律實主古文尚書家說此紀之注誤也章帝此詔洵爲寬大之政惜未將律文刪除後來復有鉤黨之事其禍倍烈耳

禁錮復爲平民　殤紀皇太后詔曰自建武以來諸犯禁

錮詔書雖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復爲平民
按據詔書雖解語是歷帝赦款並有此文特史不具耳
此詔言復爲平民是當日被錮之人竟不與平民等視
可謂嚴矣
知識婚姻禁錮　順紀永建四年詔曰其赦天下其閹顯
江京等知識婚姻禁錮一原除之（妻父曰婚壻父曰姻）
按此詔云知識婚姻禁錮可見婚姻不在三屬之內故
特言之知識所賅者廣息夫躬傳之素所厚者卽知識
之類此皆窮其黨與更不以三屬爲限矣
禁錮終身　免官禁錮爰及五屬　後書桓紀延熹九年
南陽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劉質並以譖棄市司隸校尉李
膺等二百餘人受誣爲黨人並坐下獄書名王府永康七
年大赦天下悉除黨錮靈紀建寧二年中常侍侯覽諷有

司奏前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
瑀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
超皆爲鉤黨下獄死者百餘人妻子徙邊諸附從者錮及
五屬（五屬謂五服內親也）制詔州郡大舉鉤黨於是天下豪傑及儒
學行義者一切結爲黨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坐訟
黨人棄市詔黨人門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
錮光和二年大赦天下諸黨人禁錮小功以下皆除之中
平元年大赦天下黨人還諸徙者黨錮傳序初桓帝爲蠡
吾侯受學於甘陵周福及帝卽位擢福爲尚書時同郡河
南尹房植有名當朝鄉人爲之謠曰天下規矩房伯武因
師獲印周仲進二家賓客互相譏揣遂各樹朋徒漸成尤
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黨人之議自此始矣後汝南太守
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亦委功曹岑晊譖二郡

又爲謠曰汝南太守范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
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因此流言轉入太學諸生三萬
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爲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
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
秀王叔茂又渤海公族進階扶風魏齊卿並危言深論不
憚豪強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屣履到門時河內張
成善說風角推占當赦遂教子殺人李膺爲河南尹督促
收捕既而逢宥獲免膺愈懷憤疾竟案殺之初成以方技
交通宦官帝亦頗許其占成弟子牢修因上書誣告膺等
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爲部黨誹訕朝
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班下郡國逮捕黨人布告天
下使同忿疾遂收執膺等因其辭所連及陳寔之徒二百
餘人或有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於道明
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並表爲請帝意稍解乃皆赦
歸田里禁錮終身而黨人之名猶書王府自是正直廢放
邪枉熾結又張儉鄉人朱並承望中常侍侯覽意旨上書
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爲部黨圖危社稷刻
石立墠而儉爲之魁靈帝詔刊章捕儉等大長秋曹節因
此諷有司奏捕前黨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
膺司隸校尉朱瑀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昱河內太守魏
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范滂等百餘人皆
死獄中餘或先殁不及或亡命獲免自此諸爲怨隙者睚
眦之忿濫入黨中又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離禍毒
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熹平五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
大訟黨人言甚方切帝省奏大怒卽詔司隸益州槛車收
鸞送槐里獄掠殺之於是又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

父兄子弟其在位者免官禁錮爰及五屬謂叛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也
光和二年上禘長和殿上言禮從祖父兄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疏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既乖典訓之文有謬經常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以下皆得解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中常侍呂彊言於帝曰黨錮久積人情多怨若久不赦宥輕與張角合謀爲變滋大悔之無及帝懼其言乃大赦黨人誅徙之家皆歸故郡其後黃巾遂盛朝野崩離紀綱文章蕩然矣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內塗炭二十餘年

按漢之禁錮有本人禁錮終身者有錮及三屬者有錮及五屬者有錮及素所厚及知識婚姻者有錮及門生故吏父子兄弟者三屬乃舊法五屬及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則閹寺之肆虐不復遵守律文矣五屬之義傳注

與靈紀注合而與章紀三屬之注不合此章紀注誤傳

言靈帝因和海之言皆得解釋而紀則曰小功以下皆除之則小功以下姪孫亦當皆在解釋之列未知當日辦法如何門生故吏已不在從坐之條又推及於門生故吏之父子兄弟則更苛矣桓帝鉤黨未及一年而赦除靈帝則直到黃巾徧地始懼而赦之世言靈之昏更甚於桓信哉

臧吏三世禁錮 後書陳忠傳又上除讞室刑解臧吏三世禁錮

按三世禁錮漢舊法之待臧吏如此之嚴忠請除之者惡惡止其身春秋之義也此事當在元初中忠任尚書之後

坐臧增錮二世 後書劉愷傳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錮二世覽及其子一代謂父是時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詔下三公廷尉議司徒楊震司空陳褒廷尉張皓議依光比愷獨以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以進人以善也尚書上刑挾輕下刑挾重如令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先王詳刑之意也有詔太尉議是

按劉愷於建光元年爲太尉其議范邠事係在陳忠解三世禁錮之後叔孫光事傳稱安帝初則在前三世之制未解而二世即稱增錮者殆當日定罪於情節亦分輕重或終身或三世律有明文光罪本止終身加爲二世故曰增也劉愷之議自是正論臧吏雖可誅錮及其子究非法也

禁錮相告 晉志省禁錮相告之條

按此晉世所刪其事則未詳

禁錮六年 馬融傳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注融集云時左將奏融遭兄子喪自劾而歸離署當免官制曰融典校祕書不推忠盡節而羞薄詔除希望欲仕州郡免官勿罪禁錮六年矣

按此禁錮之有年限明文者疑當時非禁錮終身皆有年限史不具耳至於召用亦不拘定年限融於永初四年爲校書郎十年不調已當元初六年甫二年而鄧太后崩安帝卽召還郎署則未及六年也

鞭杖 北堂書鈔四十三輔決錄注云丁邯字叔春選邯爲郎託疾不就詔問實病否邯對曰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職耳世祖怒曰虎賁減頭杖之數十後書鍾離意傳

永平二年時詔賜降胡子縑尚書案事誤以十爲百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笞之五字後漢紀作詔即欲鞭之意因入叩頭曰過誤之失常人所容若以懈慢爲愆則臣位大辜重郎位小辜輕咎皆在臣臣當先坐乃解衣就格格漢紀作撻帝意解使復冠而貰郎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隱發爲明故公卿大臣數被詆毀近臣尚書以下至見提拽常以事怒郎藥嵩以杖撞之嵩走入牀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郎出嵩曰天子穆穆諸侯煌煌未聞人君自起撞郎帝赦之御覽六百四十九漢晉春秋曰明帝勤於吏事苛察踰甚或於殿前鞭殺尚書會稽典錄曰鍾離爲尚書僕射時匈奴有降者詔賜縑三百匹尚書郎誤以二千匹賜之上大怒鞭鄧殿下重痛時死意且排閤入諫曰陛下德被四表恩及夷狄是以左衽之徒稽首來服愚聞刑疑從輕賞疑從重今

陛下以鄧賞誤發雷霆之威海內謂陛下貴微財而賤士命也後漢紀順帝陽嘉二年初明帝時政嚴事峻九卿皆鞭杖雄上言曰九卿位亞三等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加以鞭杖誠非古典上即除之南史蕭琛傳郎有杖起自後漢爾時郎官位卑親主文案與令史不異故郎三十五人令史二十人是以古人多恥爲是職

按舜典鞭作官刑朴作教刑本不在五刑之數漢文改肉刑爲笞笞者罪名其械曰箠不名杖也後漢紀方有杖之名然亦不在五刑之數當時殿廷任意用之固無法律之可言也世祖杖丁邯可謂作法於涼矣

督笞　丙吉傳吉識謂則曰汝官坐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尹翁歸傳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使斫萆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輯證云若以督爲察視則笞督不辭矣吳仁傑引晉令曰應受杖而體有瘡者督之爲督爲決罰之名不與督責同義

按笞督即督笞漢時官府蓋隨事用之不列正刑之內高紀五年詔吏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笞辱可見笞刑凡吏皆得用之也笞者必解衣露體鍾離意傳所謂解衣就格是也笞督則不解衣不露體故魏時婦人加笞從鞭督之例所以全其恥晉令體有瘡者督之不至傷及肌膚也

髡笞　後書橋玄傳又爲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甫禎有臧罪立收考髡笞死於冀市

按髡笞二刑不得並用漢時笞重於髡既笞何得先髡此皆用刑之不合于律者

考竟　釋名獄死曰考竟考竟者考得其情竟其命於獄

中也輯證云順紀陽嘉三年詔以久旱京師諸獄無輕重皆且勿考竟質紀其令中都官繫囚罪非殊死考未竟者一切任出以須立秋後書韓棱傳竇氏敗棱典案其事深竟纂與安帝詔自今長吏被考竟未報自非父母喪無故輒去職者據以上紀傳所述非竟命於獄中乃考實以竟其事耳

按考竟之義杜說固是然就班范二書諸傳觀之如元后傳王章下廷尉致其大逆罪死獄中鄭崇傳窮治死獄中胡毋班袁紹傳云殺之而謝承書云死獄中向相傳收受獄殺之而御覽所引後漢書云考竟之蔡邕傳收付廷尉治罪遂死獄中御覽所引後漢書云考竟其罪邕遂死獄中是凡死於獄中即謂之考竟釋名爲劉熙作熙漢末人其所言必有據然則考竟有二義杜說

未可拘矣魏志賈逵傳道逢囚人數十車逵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是以竟爲殺此足以證劉說者

有罪失官爵稱士伍　淮南厲王傳士伍開章等注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稱士伍也

奪爵爲士伍　景紀元年奪爵爲士伍免之注李奇曰有爵者奪之使爲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謂奪其爵令爲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所謂除名也謂之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也補注顏說誤漢法初罪免官重論奪爵已奪爵矣免官何待言乎史記淮南王安傳宗室近幸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官削爵爲士伍毋得宦爲吏

按士伍之稱奪爵之法皆沿於秦秦紀昭襄王五十年

武安君白起有罪爲士伍遷陰密集解如淳曰嘗有爵而以罪奪爵皆稱士伍始皇紀嫪毐舍人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呂不韋舍人或奪爵遷或遷勿奪爵此秦法也

百官表爵一級曰公士顏注言有爵命異於士卒故稱公士也功臣表公士凡三十一見二上造十二見三簪裊凡十二見四不更八見五大夫凡二十見六官大夫凡二見七公大夫凡三見八公乘凡二十七見此民之爵也九五大夫凡二見十左庶長卜式桑弘羊徐自爲皆賜十一右庶長景帝後元年賜中二千石諸相爵右庶長武帝元狩元年賜中二千石爵右庶長十二左更宣帝卽位賜二千石左更爵十三中更宅未見十四右更成帝永始二年詔吏民以義收食貧民其百萬以上加賜爵右更十五少上造宅未見十六大上造功臣表一見惠紀言大造以上省文也十七駟車庶長宅未見十八大庶長文帝令民入粟於邊萬二千石爲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自五大夫以上官之爵也凡言賜民爵者公士至公乘此皆秦制而漢承之公士異於士卒可見爵本由士伍而得失爵則仍爲士伍漢法有免官不免爵者有官爵俱免者有無爵而免官者故亦云免爲庶人或云復爲平民非皆爲士伍也續百官表不列庶長以下蓋中興所省王粲爵論曰依律有奪爵之法此謂古者爵行之時民賜爵則喜奪爵則懼故可以奪賜而法也今爵事廢矣民不知爵者何也奪之民亦不懼賜之民亦不喜是空設文書而無用也今誠循爵則上下不失賞而功勞者勸得古之道合漢之法以貨財爲賞者不可供以復除爲賞者租稅損減以爵爲

賞者民勸而費省故古人重爵也粲卒於建安中其所言如此是東漢時爵之名已省而奪爵之法尚存故云空設文書也東漢之爵存列侯關內侯二等而別有衞公宋公在列侯之上其後又有鄉侯亭侯當在列侯之次矣

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　孔光傳時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迺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武議以爲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師古曰此引令條之文也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光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道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而棄去

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曰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

按法時通典引作犯時師古有注則顏所據本實作法時也明律斷罪用新頒律與此意相合知明律此條其淵源甚遠也

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　後書陳忠傳又上云云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事皆施行論曰忠論承風亦庶乎明愼用刑而不留獄然其聽狂易殺人開父子兄弟得相代死斯大謬矣是則不善人多幸而善人常代其禍進退無所措也

按枉易殺人近世學說多云不爲罪以其本性已亡也得減重論不得謂之爲謬若母子兄弟相代死論者紛如難折衷焉

赦　漢舊儀日食卽日下赦曰制詔御史其赦天下自殊死以下及吏不奉法乘公弒私淩暴百姓行權相放治不平正處官不良細民不通下失其職俗不孝弟不務於本衣服無度出入無時眾彊勝寡盜賊滋彰丞相以聞於是乃命刺史出刺並察監御史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復盜

按此據永樂大典本

初學記十漢舊儀云踐阼改元立皇后太子赦天下每赦自殊死以下及謀反大逆諸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命下丞相御史復奏可分遣丞相御史乘傳駕行郡國解囚徒布詔書郡國各分遣吏傳廄車馬行屬縣解囚徒

按後條爲大典本所無合二條觀之漢法方略具弟舊儀言日食卽日下赦而稽諸班范二書各紀文帝後四年成帝河平元年陽朔元年元延元年哀帝元壽元年平帝元始元年二年世祖建武三年七年二十九年三十一年安帝元初元年二年四年順帝永和五年桓帝又和三年永興二年延熹八年靈帝建甯元年光和二年獻帝初平四年有赦餘皆無赦則舊儀所言亦不可拘也舊儀稱卽位改元立后建儲四者皆赦而高惠之赦並在卽位之前景帝武帝和帝沖帝卽位皆無赦文帝後元武帝元封太初征和昭帝元年宣帝神爵甘露黃龍元帝建昭竟寧成帝鴻嘉少帝光熹昭寧獻帝延康改元皆無赦高惠文景及宣帝許氏王氏元帝后王氏成帝后許氏哀帝后傅氏世祖后陰氏皆無赦自後各帝立后皆不書赦惟靈帝后宋氏蔡貴所記有大赦或范紀遺之也文之立景武之立昭世祖之立明皆無赦明之立章章之立和和之立安皆有賜而無赦是舊儀所言四者之赦亦不一律也四者之外如后臨朝

呂太上皇高帝惠帝安帝順帝桓帝靈帝　喪　太上皇高后平帝　冠　惠帝安帝桓靈　郊　文十五武元鼎五年郊雍五畤天漢元年後元元年初元四年永光元年建昭二年成帝明堂　明永平二年章建初三年建始二年永始四年獻建安二年明永平八年和帝永和元年順帝永建元年臨雍　明永平八年和帝　封禪　武元封五年天漢三年太始四年世祖中元元年　立廟　建武十四年高帝　定都　高帝從軍十三年　巡狩　武元鼎二年明永平十年章建初七年和帝元興元年　徙宮　昭元鳳二年甘露二年　災異　元光元年高后六年武帝元光四年元朔六年元狩三年昭元鳳四年宣本始四年元帝初元二年三年永光二年四年成建始元年二年陽朔二年　祖　建武五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永和四年五年　貸　安永初四年六年元初二年順永建五年陽嘉三年永和四年五年質本初元年桓建和元年和平元年永興元年二年永壽二年延熹四年靈熹平二年三年四年　勸農　明文二景元成陽飲酎和永遇亂中平元獻六光和三年以上之制皆舊儀所未及者其中亦多出於臨時之制詔或前帝偶一施恩後帝遂踵而行之非盡經

常之法故舊儀不具也至於大赦特赦別赦曲赦赦徒赦亡命事有輕重恩有廣狹亦多定於臨時其制已無可考舊儀一則曰自殊死以下一則曰自殊死以下及謀反大逆不道諸不當得赦者皆赦除此即爲大小之殊高紀五年正月赦殊死以下六月大赦一年二赦當有區分殆即如舊儀之所言歟明紀永平十五年大赦其謀反大逆及諸不應宥者皆赦除之章紀元和二年順紀陽嘉二年大赦同又永平十六年減繫囚死罪謀反大逆不道不用此書冲紀建康元年桓紀建和元年減死罪同此又二者之顯然分別者也餘詳分攷述赦赦例各篇諸不具

有司無得舉赦前往事　哀紀綏和二年六月詔有司無得舉赦前往事

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詔書爲虧恩以不道論　平紀元壽二年詔曰夫赦令者將與天下更始誠欲令百姓改行潔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陷亡辜殆非重信愼刑洒心自新之意也及選舉者其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爲難保廢而勿舉甚謬於赦小過舉賢才之義詔有臧及內惡未發而薦舉者皆勿案驗令士厲精鄉進不以小疵妨大材自今以來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顏注置立也置奏上謂立文奏而上陳也上音時掌反有不如詔書爲虧恩以不道論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輯證云按王尊傳御史丞劾奏尊妄誅欺非謗赦前事偪歷奏大臣無正法餘成小過以塗污宰相摧辱公卿朱博傳彭宣等劾奏博宰相云云知喜武前已蒙恩詔決事更三赦博執左道虧損上云云附下罔上爲臣不忠不道是陳赦前事爲虧恩不道漢律必有此文平帝特申令布告耳

按杜氏據王尊諸傳謂漢律有此文證以綏和二年之詔其說自爲有本而平紀稱定著爲令者殆以選舉一節舊法所無故定著之歟武紀元朔元年赦詔辭訟在孝景後三年已前皆勿聽治郭解傳少時陰賊感慨不快意所殺甚衆以軀借友報仇臧命作姦剽攻休乃鑄錢掘冢不可勝數適有天幸會急常得脫若遇赦據此紀傳所言是凡所應得赦者雖以殺人剽攻重大之獄但在赦前皆勿治乃漢舊法也若杜周之更數赦而相告言盡訐以不道此酷吏所爲多軼乎法律之外武帝時風尙如此可深慨也夫

撫遺十一終

興律　按晉志言李悝六篇皆罪名之制蕭何益事律興廄戶三篇是此三篇者事在其中不僅罪名之制也今采事之可考者亦編入其先後則無例可仿以有目者列於先餘編於後

上獄

謁問囚　百官表太始四年江都侯靳石爲太常坐爲謁問囚故太僕敬聲亂尊卑免補注沈欽韓曰靳石以列侯修謁問囚爲亂尊卑

殺囚　百官表元鳳五年鉅鹿太守淮南朱壽少樂爲廷尉坐侍中邢元下獄風吏殺元棄市

按上獄疑爲罪人在獄之法無事可徵姑列此二事於此

考事報讞

遣覆考　後書周嘉傳嘉高祖父燕宣帝時爲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江都王建傳事發覺漢遣丞相長史與江都相雜案趙敬肅王傳太子丹與其女弟及同產姊姦江充告丹淫亂又使人椎埋攻剽爲姦甚眾武帝遣使者發吏卒捕丹下魏郡詔獄治罪至死廣川王去傳天子遣大鴻臚丞相長史御史丞廷尉正雜治鉅鹿詔獄常山王勃傳天子遣大行騫驗問

按尋常考事不得在興律此必遣使赴郡國考事周嘉傳及江都諸王傳並遣使往考者也

論報　張湯傳訊鞫論報顏注論報謂上論之而獲報也義縱傳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顏注奏請得報而論殺王

溫舒傳自河內至長安奏行不過二日得可事論報顏注天子可其奏而論決之

按論報之法遣使與尋常同此條考事報讞自當爲一事

擅興徭役

擅興繇賦　王子侯表祚陽侯仁坐擅興繇賦削爵一級爲關內侯

按削爵一級較過律之免侯者爲輕殆過律者常行役使擅興者偶行賦役歟

役使附落　王子侯表江陽侯仁坐役使附落免顏注有聚落來附者輒役使之非法制也

按役使有律此殆以新附之人不依律而任意役使之免則罪與過律同

擅繇大樂令　功臣表陽平侯相夫坐爲太常與大樂令中可當鄭舞人擅繇闌出入關免顏注擇可以爲鄭舞而擅從役使之又闌出入關百官表陽平侯杜相爲太常坐擅繇大樂令論

按相夫爲杜恬之曾孫百官表但稱杜相疑脫夫字又百官表無闌出入關之文當與役使爲一事舞人本太常所當擇必其所擇者有關外之人致有闌出入關之事非當繇者故曰擅也其事亦因公故罪止免侯地官舞師舞徒四十人注舞徒給徭役能舞者以爲之疏此官徒言舞者徒是給繇役之人今兼言舞即徒中使能舞者以充徒數也疑漢之舞人亦若周制皆給徒役者方與擅繇之文合又大樂律之舞人取諸六百石五大夫之適子猶之周禮有地官舞師之舞徒而春官大胥

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鄭司農云學士謂鄉大夫諸子學舞者其法正同也漢法之本於周者甚多此其一端

乏徭

食貨志其後衞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饟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輯之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迺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內受錢於都內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於南夷興十餘萬人築衞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迺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人羊爲郎始於此

按是時徭役闕乏募入奴婢以充徭役也

稽留

留外國書一月　功臣表成安侯韓延年坐爲太常行人行令事留外國書一月乏興入穀贖完爲城旦顏注當有所興發因其遲留故闕乏一月百官表作六月

按此實稽留之罪因稽留而闕乏即以乏興科之入穀贖而仍爲城旦豈以事關外國而以重論歟

詔書稽留　後書章紀建初元年春正月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稟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實覈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稟令足還到聽過上官亭無雇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詔書既下無得稽留刺史明加督察尤無狀者陽球傳帝乃徙球爲衞尉節敕尚書令召拜不得稽留

尺一

按詔書事關民瘼者多稽留則民受其害衡情爲重此云無得稽留而稽留者如何處分無可考若陽球之不得稽留固屬曹節之弄權亦可見漢法之如此唐律稽緩詔書條在職制

烽燧

舉烽燔燧　賈誼傳斥候望烽燧不得臥注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土櫓櫓上作桔皋桔皋頭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火然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然之以望其煙曰燧張晏曰晝舉烽夜燔燧也師古曰張說誤也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後書光武紀建武十二年遣驃騎大將軍杜茂將眾郡施行屯北邊修烽燧

按光武紀注引前書音義櫓作臺桔皋頭上有有字段末有晝則燔燧夜乃舉烽廣雅曰兜零籠也十五字而無張晏語疑章懷所據本不同唐有守備不設烽燧之律亦本於漢者

衞士給徭役　周禮天官敘官徒百有二十人注此民給徭役者若今衞士矣疏徒給使役鄭云若今衞士者衞士亦給徭役故舉漢法說之百官表衞尉秦官掌宮門衞屯兵屬官有衞士今衞士三丞注漢舊儀云衞尉寺在宮內胡廣云主宮闕之門內衞士於周垣下爲區廬區廬者亦今之伎宿屋矣補注宮門者未央宮門也先謙曰衞士令見藝文志亦秦官省文稱之曰衞令續志衞士令一人六百石掌南北宮衞士丞各一人武紀建武元年詔曰衞士轉置送迎二萬人其省萬人

按漢之衞士亦給徭役此猶是兵民未分之制貢禹傳又言諸離宮及長樂宮衞可減其大半以寬徭役可以

見漢世諸宮之衞士並力役之民與後世不同

勿繇　高紀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勿復繇戍宣紀地節四年詔曰導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後書陳忠傳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忠因此上言孝宣皇帝舊令人從軍屯及給事縣官者大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勿繇令得葬送請依此制太后從之

按宣詔兼大父母父母言而忠傳但言大父母似忠傳遺漏有大父母不得無父母同爲葬送之事兼言之方備未滿三月一語爲宣紀所無可補其缺此直免徭三月漢時徭役繁多此誠寬典若後世役法既變則此令

爲無用矣

擅發卒　功臣表軹嗣侯扶元封元年坐爲東海太守行過擅發卒爲衞當斬會赦免

按武紀元封元年春正月行韋緱氏遂東巡海上行過東海扶因發卒爲衞其情輕故會赦得免惟是年紀不言赦唐律擅發兵在擅興律

擅棄兵還　功臣表無錫侯多軍坐與歸義越文王將兵追反虜到弘農擅棄兵還贖罪免

按唐擅興律有臨陣先退而是侯所坐不甚相同弘農距長安甚近反虜不知在何方恐係兵到弘農即棄之而歸尚未與反虜相及也其情事與不至期者爲近

擅罷　功臣表祁嗣侯宅坐射擅罷免顏注方大射而擅自罷出也補注先謙云徐廣曰射一作酎

按大射之禮漢世希聞恐徐廣之一本爲是漢時酎禮甚重故擅罷即免侯唐律擅興律有校閱違期與大射擅罷之義合

民不繇貲錢二十二　說文貝部貲小罰以財自贖也漢律民不繇貲錢二十三段注繇徭古今字二十三各本作二十二今正漢儀注曰人年十五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又七歲至十四出口錢人二十以供天子至武帝時又口加三錢以補車騎馬見昭紀光武紀二注及今四庫全書內漢舊儀按論衡謝短篇曰七歲頭錢二十三亦謂此也然則民不繇者謂七歲至十四歲貲錢二十三者口錢二十併武帝所加三錢也

按不繇與勿繇不同勿繇者上之恩不繇民之事段氏引證詳明王氏句讀亦取之惟許訓貲爲小罰以財自

贖而此七歲至十四應出之賦乃常法非罰贖也不繇之貲當別是一事周禮載師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注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徭役此即不徭之稅疑漢法亦如是也

符節　文紀二年九月初與郡國爲銅虎符竹使符注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晏曰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也師古曰與郡守爲符者謂各分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春官典瑞珍圭以徵守以恤凶荒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注杜子春云珍當爲鎮書亦或爲鎮以徵守者以徵召守國諸侯若今時徵郡守以竹使符也鄭司農云牙璋琢以爲牙牙齒兵象故以牙璋發兵若今時以銅虎符發兵說文竹

部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段曰許云六寸漢書注作五寸未知孰是

按唐律不給發兵符在擅興令故列於此以符代圭璋事趨簡易而符合乃聽受作僞亦較難視古制爲善矣

宮中諸官詔符　地官掌節門關用符節注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

宮門有符籍　秋官士師五禁注今宮門有符籍一本作簿籍者誤

按宮中諸官詔符其或未聞宮門有符有籍無籍者不得入宮門有籍而無符者仍不得入宮門則符爲要矣

使者擁節　地官掌節道路用旌節注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玉藻凡君召以三節注今漢使者擁節疏擁持也漢時使人召臣持節召之也春官典瑞圭注如今時使者持節矣輯證云通典八十四魏劉劭皇后銘旌議據漢律使節稱漢今魏使者亦稱魏按據此可證凡稱漢法者爲漢律

按觀於劉劭之誥可知符節之事漢律中載之必詳與事之要者也漢出使者無不持節如汲黯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司馬相如建節略定西南夷嚴助以節發兵會稽終軍建節東出關皆是

節　高紀封皇帝璽符節注師古曰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將命者持之以爲信武紀征和二年更節加黃旄注應劭曰時太子亦發節以戰故加其上黃以別之補注錢大昭曰劉屈氂傳初漢節純赤以太子持赤節故更爲黃旄加上以別之後書光武紀更始元年持節北度河注節所以爲信也以竹爲之柄長八尺以旄牛尾爲其旄三重馮衍與田邑書曰今以一節任運三軍之威豈特寵其八尺之竹犛牛之尾哉

印章　地官掌節貨賄用璽節注璽節者今印章也

按印章亦符節之類所以徵信者也故列於符節之後

築長安城　史記呂后紀三年方築長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成就索隱按漢宮闕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將相名臣年表孝惠元年始作長安城西北方三年初作長安城漢書惠紀元年春正月城長安補注齊召南曰胡三省云漢都長安蕭何雖治宮室未暇築城帝始築之至五年始成召南按功臣表城及宮殿皆少府陽城延所作何焯曰高帝六年令天下縣邑城至惠帝元年乃城長安先使百姓有所保聚而後規拓京師後世所不及也三年春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六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注鄭氏曰城一面故速罷六月發諸侯王列侯徒隸二萬人城長安補注何焯曰諸侯遠近地異故豫以六月發之使各及期而至其築城仍在春正月五年春正月復發長安六百里內男女十四萬五千人城長安三十日罷九月長安城成

按興築關於役民興事之重要者也漢初大興築如蕭何築宮室之事皆無可紀惟城長安四年乃畢工據史記使民有敘實可爲後世法其不欲勞民之意即寓於勞民之中故特載之史記高后紀言二年方城而將相表則云元年始城西北方與漢紀合漢宮闕疏四年築東面五年築北面而漢紀四年不書築城之事或當如何氏之說先於三年徵發四年春正月乃就工也惟史記言六年成就而漢紀五年書九月城成則年分差異耳

廐律

晉志秦世舊有廐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而無車馬律猶著其文則爲虛設故除廐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爲郵驛令

按秦始皇併六國後二十七年巡視治馳道馳道天子道也賈山傳秦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其侈也如此故廐置中有後車食廚之制漢承秦後高帝經營天下日不暇給惠帝無出巡之事文帝三年幸甘泉之高奴幸太原欲自擊匈奴也十一年幸代十五年幸雍始郊見五帝惑於公孫臣之說也後二年幸雍三年幸代四年幸雍五年幸雍

幸代未嘗遠出也景帝僅一幸雍而已武帝元光元狩之間尚止幸雍元鼎元年得鼎汾水上自是幸汾陰幸滎陽至洛陽次年又踰隴登空同西臨祖厲河元封元年封禪登崇高登泰山自泰山東巡海上至碣石自遼西歷北邊九原歸于甘泉四年通回中道北出蕭關歷獨鹿鳴澤自代而還幸河東五年南巡狩至于盛唐登灊天柱山自尋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舳艫千里薄樅陽而出遂北至琅邪並海還至泰山增封還幸甘泉自後河東泰山幾無一歲不至其巡幸幾與始皇埒而廐事遂繁元封元年之役東度河河東守不意行至不辦自殺行西踰隴卒從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設共具而望幸見食貨志而天下騷然矣東漢廐無車馬事歸省約

章帝嘗詔車駕皆精騎輕行無乾糧重不得輒修橋道遠離城郭遣吏逢迎刺探起居出入前後以爲煩擾動務省約誦此詔語與武帝之舳艫千里者其得失爲何如哉

廐　百官表太僕秦官掌輿馬有兩丞屬官有大廐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顏注家馬者主供天子私用非大戎事軍國所須故謂之家馬也補注先謙曰大廐丞見成宣傳未央廐令見霍光外戚傳家馬官見地理志案大廐未央家馬及下路軨騎馬駿馬共爲六廐也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顏注伏儼曰主乘輿車又主凡小車軨今之小馬車曲輿也師古曰軨音零補注先謙曰東府令秦官見始皇紀又見藝文志騎馬令見嚴安傳駿馬監見傳介又龍馬閑駒橐泉騶駼承華五監長丞顏注如淳曰橐泉廐在橐宮下師古曰閑養馬之所也故曰閑駒補注沈欽韓曰黃圖大宛廐在長安城外疑此之龍馬監也先謙曰續志劉注引古今注云漢安元年置承又邊郡六牧師苑華廐令秩六百石倘存承華之名耳又注應劭曰橐橐佗昆蹏好馬名也如淳曰爾雅曰昆蹏研

善升廐者也因以爲廐名師古曰牧橐言牧養橐佗也昆蹏研蹏名也蹏研者謂其蹏下平也善升廐者謂山形如狐而能升之也補注沈欲韓曰郭注昆蹏之如研而健上山秦時有騶蹄苑釋文引舍人云騶蹄者調蹄也邵晉涵曰應說是也皆屬焉中太僕掌皇太后輿馬不常置也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家馬曰挏馬初置路軨續志未央廐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乘輿及廐中諸馬長樂廐丞一人右屬太僕本注曰舊有六廐皆六百石令注前書曰有大廐未央家馬三令各五丞一尉又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晉中興省約但置一廐後置左駿令廐別主乘輿御馬後或并省又有牧師苑皆令官主養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興皆省唯漢陽有流馬苑但以羽林郎監領

按廐亦事律也自以廐事爲主今備錄二志之文至六廐九廐之分別另詳於後

六廐　漢舊儀天子六廐未央廐承華廐騏驎廐路軨廐

騎馬廄大廄馬皆萬匹三輔黃圖 六漢官儀曰未央宮六廄長樂承華等廄令皆秩六百石（後書和紀注引未央宮六廄作未央大廄）

按續志云舊有六廄是六廄爲西漢舊制其名見于舊儀今以漢表核之表言大廄未央家馬三令丞車府路軨騎馬駿馬四令丞晉灼以此爲六廄名然其數實七補注六廄不數車府未知何據舊儀六廄無家馬車府駿馬有承華駒駼承華駒駼表在五監長丞之內其職視七令丞爲次似不得在六廄之列路軨置于太初元年是太初以前之六廄當以大廄未央家馬車府騎馬駿馬爲是武帝增路軨而仍稱六廄者太初元年改家馬爲挏馬應劭曰主乳馬取其汁挏治之咏酥可飲因以名官如淳曰主乳馬以韋革爲夾兜受數斗盛馬乳挏取其上肥因名曰挏馬禮樂志丞相孔光奏省樂官

七十二人給大官挏馬酒今梁州亦名馬酪爲馬酒晉灼曰挏音挺挏之挏師古曰晉音是也挏徒孔反說文挏推引也漢有挏馬官作馬酒參說文及如淳之說疑太初改家馬爲挏馬專主馬酒之事而又置路軨以足六廄之數然則西漢之六廄大廄也未央也車府也路軨也騎馬也駿馬也表本無六廄之稱六廄爲周制天子之廄也

九廄 三輔黃圖未央大廄在長安故城中金華殿廄翠華廄大駱廄果馬廄騎馬廄大宛廄輒梁廄胡河廄駒駼廄凡廄九皆在長安城內

按此據平津館宋本魏漢叢書本未央大廄下有在長安故城中六字又有漢官儀一節長安城內皆作長安城外與宋本不同通典太僕漢初夏侯嬰常爲之領五監六廄是六廄五監漢初已有此制漢表七令丞五監除路軨爲太初所增適符六廄五監之數實不止于九也未央大廄表分爲二而此併爲一餘八廄惟騎馬爲舊稱駒駼本在五監大苑當卽龍馬餘五廄他未見無以證之

平樂廄 傅介子傳至元鳳中介子以駿馬監求使大宛還奏事詔拜介子爲中郎遷平樂廄監

按百官表駿馬有令丞而無監介子由駿馬監拜中郎又由中郎而遷平樂廄監中郎秩六百石廄令亦六百石廄監當在廄令之次是監之位次在中郎之右不應由廄監而拜中郎由中郎而又遷廄監疑駿馬監乃駿馬丞之誤丞位次在令長之下故奉使歸而拜爲中郎也

栘中廄 蘇武傳稍遷至栘中廄監昭紀始元六年栘中監蘇武注蘇林曰栘音栘廄名也應劭曰栘地名監其官也掌鞍馬鷹犬射獵之具如淳曰栘爾雅唐棣栘也栘園之中有馬廄也師古曰蘇音如說是

按栘中廄監與平樂觀監皆不在五監之數補注謂不入百官表未知何故本按此疑是上林之六廄說詳下上林六廄 百官表水衡都尉屬官有六廄令丞顏注漢舊儀云天子六廄未央承華駒駼騎馬輅軨大廄也馬皆萬匹據此表太僕屬官以有大廄未央輅軨騎馬駒駼承華而水衡又云六廄技巧官是則技巧之徒供六廄者其官則屬水衡也補注劉攽曰表敘水衡九屬官技巧六廄各一物後省技巧六廄顏遂謂此都是一官非矣蓋上林自有六廄一令丞主之後六廄等別有官非此六廄也

按六廄爲九官之一自以劉說爲是惟廄既有六必非一處上林苑有平樂觀疑傳介子傳之平樂廄屬平樂觀猶之上林有霸昌觀而有霸昌觀馬廄也然則霸昌漢舊廄平樂及蘇武之栘中或爲上林六廄之一令丞總主六廄而各廄仍各有監主其事也

霸昌廄　史記梁孝王世家於是遣田叔呂季主往治來還至霸昌廄正義括地志云漢霸昌廄在雍州萬年縣東北三十八里王莽傳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廄顏注霸昌觀之廄也黃圖霸昌觀馬廄在長安城外

按田叔治梁事在景帝時則霸昌廄漢之舊廄也

都廄　惠紀三年七月都廄災黃圖都廄天子車馬所在

中廄皇后車馬所在

按都廄中廄疑卽指天子六廄而言非別有二廄

路軨廄　黃圖路軨廄在未央宮掌宮中輿馬亦曰未央廄

按路軨亦作輅軨與未央各爲六廄之一不得以路軨爲未央或曰亦曰未央廄謂未央宮之廄以別上林之廄上官皇后傳祖父桀少時爲羽林期門郎遷未央廄令未央廄自有令與表合

交道廄　谷永傳敕過交道廄者勿追注晉灼曰交道廄去長安六十里近延陵

按交道廄似亦漢舊廄

濯龍廄　文選赭白馬賦處以濯龍之輿注盧植集曰詔給濯龍廄馬三百匹銑曰濯龍內廄名

按濯龍他未見

太子廄　百官表詹事屬官有府廄長丞補注府廄長丞見王莽傳續志太子廄長一人四百石本注曰主車馬

按府廄當是二官續志有廄無府蓋中興省之

長樂廄　續志長樂廄丞一人漢官儀未央大廄長樂承華等廄令皆秩六百石

按長樂廄丞百官表無此官疑東京所設陳留風俗傳陵樹縣北有大澤名曰長樂廄未知卽其地否

左駿令廄　見續志詳上

按志後或省并或不列入官名置與省均不詳在何時

承華廄　後書順紀漢安元年七月始置承華廄注東觀記曰時以遠近獻馬衆多園廄充滿始置承華廄令秩六百石

按此非西京之承華廄或采用舊名或別有所取無考續注引古今注事與此同

騄驥廄　靈紀光和四年春正月初置騄驥廄丞領受郡國調發注調謂徵發也豪右辜榷馬一匹至二百萬注前書音義曰辜障也榷專也謂障餘人賣買而自取其利

按此廄與承華廄並是後來增置續志不收未詳其故

馬價每匹至二百萬視武帝時之牡馬平價二十萬者十倍矣辜榷至此闇奄之壟斷可知亦當日秕政之一也

牧師苑　見百官表及續志詳上又漢舊儀太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郡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分養馬三十萬頭擇聚教習給六廄牛羊無數以給犧牲漢官儀略同

按表言六牧師苑而舊儀云三十六所續志言分在河西六郡而舊儀云分置西北邊均不相符

流馬苑　見續志詳上

苜蓿苑　續志太僕注漢官曰苜蓿苑官田所一人守之西域傳大宛左右以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俗者酒馬者目宿苑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以天馬多又外國使來衆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顏注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

按目宿苑之設以天馬耆之也此西京之制東京已省廢置　史記田橫傳田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雒陽未至三十里至尸鄉廄置集解瓚曰廄置置馬以傳驛也

按廄律廄事之外以傳事爲重故以傳事次于廄事之後廄置秦法見前廄律條田橫傳尙曰廄置似漢本仍秦舊文帝稱傳置似已改矣

傳置　史記文紀二年上曰朕既不能遠德故憫然念外人之有罪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而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索隱按廣雅云置驛也續漢書云驛馬三十里一置故樂產亦云傳置一也言乘傳者以傳次受名乘置者以馬取匹傳音丁戀反如淳云律四馬高足爲傳置四馬中足爲馳置下足爲乘置一馬二馬爲軺置如置急者乘一馬曰乘也漢書文紀注置者置傳驛之所因名置也補注宋祁曰傳傳舍置廄置

按索隱所引如說與平紀所引文不盡同改傳爲置未知其所據何本史記田橫傳集解引如淳曰四馬下足爲乘傳與平紀文同恐漢書注是也秦曰廄置漢曰傳置疑漢初已改田橫傳之廄置尙承秦之名也

傳　高紀五年橫田橫懼乘傳詣雒陽注如淳曰律四馬高足爲置傳四馬中足爲馳傳四馬下足爲乘傳一馬二馬爲軺傳急者乘一乘傳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文紀十二年除關無用傳注張晏曰傳信也若今過所也如淳曰兩行書繒帛分持其一出入關合之乃得過謂之傳也李奇曰傳棨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古者或用棨或用繒帛棨者刻木爲合符也傳音張戀反補注沈欽韓曰周官司關注傳如今移過所文書釋名示示也過所至關津以示之也如云兩行書繒帛者乃小宰質劑鄭注所云兩書一札同而別之今之券書釋名莂別也大書札中破別之也此又同周官之傳別以帛書故終軍傳謂之繻今謂之路引景紀四年復置諸關用傳出入注應劭曰以七國新反用備非常司關

賈疏別有過所文書若下文節傳當載人年幾及物多少至關至門皆別寫一通入關家門家乃案勘而過

按文帝除關無用傳即景帝詔所云通關梁不異遠方也七國反而諸關復設不得不用傳亦事勢使然後惟宣帝時詔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

乘傳騎驛而使者　秋官行夫掌邦國傳遽之小事注傳遽若今時乘傳騎驛而使者也

按使者乘傳騎驛古制已然後世亦不能廢騎驛疑當作驛騎丙吉陳湯二傳並稱驛騎

軺傳置傳馳傳乘傳　平紀元始五年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鍾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爲駕一封軺傳遣詣京師注如淳曰律諸當乘傳及發駕置傳者皆持尺五寸木傳信封以御

史大夫印章其乘傳參封之參三也有期會累封兩端端各兩封凡四也乘置馳傳五封也兩端各二中央一也輜傳兩馬再封之一馬一封也師古曰以一馬駕輜車而乘傳補注沈欽韓曰漢舊儀丞相掾屬以詔使案事御史爲駕一封行赦令駕二封姚鼐曰如引律以高紀注所引律合之此所云五封者即彼所引四馬高足爲置傳也如劉屈氂傳長史乘疾置是也所云四封者中足爲馳傳也所云三封者下足爲乘傳也以緩急別用馬之上下此三等乃山使者及吏二千石所乘故當用御史大夫印封也若輜傳乘者事輕所在爲駕固不必是御史大夫印矣如梅福從縣道告假輜傳司隸從事爲申屠蟠封傳是也然則後世有以使臣出當名乘傳而稱輜傳者乃是誤也至漢律所云當乘傳謂其爵位使命當乘也發駕置傳謂其爵

位非應乘傳特發傳以往迎其人也儒林傳以安車駕駟迎申公弟子二人乘輜傳案申公所乘則所云發者與說文駃傳信也此即如淳所云尺五寸木漢舊儀丞相刺史掌以秋分行部御史爲駕四封乘傳續漢書輿服志驛馬三十里一置卒皆赤幘絳韝

按漢世設傳之制諸書言之已詳如淳言傳者四名而史傳中但有乘傳輜傳之文蓋他處所言乘傳乃乘坐傳車之謂非律之所言乘傳也輜傳所乘當是輜車平紀又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親迎立輜併馬注服虔曰輜音諮立乘小車也併馬驪駕也說文輜小車也以招切王注史記季布傳輜車索隱案謂輕車一馬車也曲禮坐安車坐乘若今小車也按輜車有一馬者有兩馬者如淳所謂兩馬再封一馬一封也季布傳朱家迺乘輜車之洛陽乃言其乘小車耳難定其爲一馬兩馬若平紀之一封輜傳方是一馬車安車坐乘輜車立乘傳置所用恐皆是立乘但車小而便者亦難定其爲安車朱家之洛陽不必乘安車也馬總意林引傅子曰漢世賤輜車而今貴之此言恐亦非實王莽方以爲婚禮所用曷嘗賤之哉儀禮既夕齊三采無貝注左右面各有前後齊居柳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雜矣疏漢時小車蓋上有雜在蓋之中央春官巾車皆有容蓋注蓋如今小車蓋也疏凡蓋所以表尊亦所以禦雨又有握注有握則此無蓋矣如今輜車是也疏漢法輜車無蓋故舉以況之據此則小車有蓋方以表尊傳子之言或魏晉之事

大使車小使車 續輿服志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伍百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周禮潘狼氏干寶注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減半小使車不立乘有騑赤屏泥油重絳帷導無斧車近小使車蘭輿赤轂自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所敕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轅赤衡軛

按晉志言東漢設騎置而無車馬而續志有大使車小使車駕駟有騑又有騶騎是非無車馬豈晉志所言爲漢末之制歟小使車不立乘殆以追捕罪人有不能一概立乘之勢然不得謂是安車志既不言是輜車恐是別一等小車與安車之坐乘者殊也

載穀人鬬得無用傳 宣紀本始四年春正月詔曰蓋聞

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不登已遣使者振貸困乏其令大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顏注傳傳符也欲穀之多故不問其出入也

按景帝以後關無用傳惟此一事

繻　終軍傳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步入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爲吏曰爲復傳還當以合符軍曰大丈夫西遊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注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分之若券契矣蘇林曰繻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因裂繻頭合以爲符信也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爲傳

按此卽過所文書漢本用木其改用帛者取其便易也

終軍入關不用繻詣博士者與計偕也

長檄　後書安紀永初元年十一月敕司隸校尉冀并二州刺史民訛言相驚棄捐舊居老弱相攜窮困道路其各敕所部長吏躬親曉諭若欲歸本郡在所爲封長檄不欲勿强注封謂印封之也長檄猶今長牒也欲歸者皆給以長牒爲驗

按此於傳符之外別作此文書者殆以流民所在不必皆有關故別爲此長檄以爲驗也

無因郵奏　後書光武紀中元二年刺史二千石長吏皆無離城郭無遣吏及因郵奏注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也

按此蓋以戒紛擾也

郵行有程　地官掌節皆有期以反節注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皆以道里日時課如今郵行有程矣以防容姦擅有所通也漢舊儀奉璽書使者乘馳傳其驛騎也三騎行晝夜行千里爲程漢官儀亦有此文

按郵行有一定之程律內當有明文唐有驛使稽程在職制律本于漢也

養馬　食貨志天子爲伐胡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顏注食讀曰飤卒掌者關中不足遍調旁近郡

馬母　食貨志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

亭母馬　食貨志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遍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補注錢大昭曰牡當作牝

罷亭母馬　昭紀元始五年夏罷天下亭母馬

按武帝時征胡之師屢出馬死亡者多於是行母馬之法王子侯表平侯遂坐知人盜官母馬爲臧會赦猶復作其法可謂嚴矣昭帝罷之息民之一端也

籍民馬　武紀太初二年五月籍民馬補車騎馬顏注籍者總入籍錄而取之補注何焯曰此籍馬可伐宛也

按籍馬尤爲苛政武帝之失德不在好大喜功而在徇私縱欲也

馬口錢　昭紀元鳳二年六月詔曰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注文穎曰往年有馬口出斂錢今省如淳曰所謂租及六畜也補注沈欽韓曰武帝令亭畜馬故斂民出錢爲市直芻秣費也

按馬口錢當卽四年如淳之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者也加口錢以補馬故亦謂之爲馬口錢文穎

之注尙不明確如注云租及六畜是謂民之有馬者稅之實與詔文之意不合詔謂省乘輿馬苑馬以補傳馬則馬不必再有口錢以補之故可以毋斂此錢至亭畜馬歸民自畜三年而歸息與馬口錢之事無涉並非令民畜馬而又別出芻秣之費沈說亦非唯馬口錢加入口賦之內是年所免者僅此三錢其口賦二十錢仍須出也餘詳下條

口賦　昭紀元鳳四年正月毋收四年五年口賦注如淳曰漢儀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元平元年詔曰天下以農桑爲本日者省用罷不急官減外繇耕桑者益衆而百姓未能家給朕甚愍焉其減口賦錢有司奏請減什三上許之貢禹傳禹上言古民無賦算口錢起武

帝征伐四夷重賦於民民產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至於生子輒殺甚可悲痛宜令兒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議令民產子七歲迺出口錢自此始

按馬口錢加入口賦之內爲武帝苛政之一終漢世行之者也昭帝一免二年一減什三宣帝亦常減之當時必有議口錢之非者元帝因貢禹之言而增三歲爲七歲民乃得稍寬焉御覽十七百五零陵先賢傳曰鄭產泉陵人爲白土嗇夫漢末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產乃勑民勿得殺子口錢自當代出因名其鄉曰更生鄉然武帝增三歲出口錢乃云一歲輒出口錢恐非其實

馬給傳置　文紀二年詔太僕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禁食馬粟　景紀後二年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顏注食讀曰飤沒入者沒入其馬

罷苑馬　武紀建元元年罷苑馬以賜貧民顏注養馬之苑舊禁百姓不得芻牧采樵今罷之

勿出馬　昭紀始元四年詔曰比歲不登民匱於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

省乘輿馬苑馬補傳馬　昭紀元鳳二年詔曰朕閔百姓未贍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注張晏曰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

罷中牟苑　昭紀元鳳三年罷中牟苑賦貧民

省苑馬減穀食馬　元紀初元元年六月省苑馬八月太僕減穀食馬

減乘輿廄馬　成紀建始二年減乘輿廄馬

減廄馬苑馬　和紀永元五年詔有司省減內外廄及涼州諸苑馬

廄馬減半食　安紀永初元年詔廄馬非乘輿常所御者皆減半食

廄馬給軍　靈紀中平元年詔廄馬非郊祭之用悉出給軍

按以上各條並廄馬之寬政惟靈帝以黃巾大起始須此詔蓋以軍事方興郡國馬不足出廄馬以給之乃迫于勢之不得不然者也

諸關用傳出入　詳前

按關譏而不征古法也文帝除之而景帝復之其出入之無傳即唐衞禁律之私度關越度緣邊關塞諸條也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

也　汲黯傳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五百餘人黯入請問云云渾邪帥數萬之衆來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如邊關乎注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其法一也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爲闌也

按兵器與鐵禁止賣與胡人故雖在京師市買其法不能少異其事同也惟愚民無知坐死者至五百餘人之多亦應略分差等當時一概論死黯請之而上弗許過矣

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　景紀中四年御史大夫綰奏禁馬高五尺九寸以上齒未平不得出關注服虔曰綰衞綰也馬十歲齒不平補注蘇輿曰史記平準書益造苑馬以廣用故綰有此奏

罷馬弩關　昭紀始元五年夏罷天下亭母馬及馬弩關注應劭曰武帝又作馬上弩機關孟康曰舊馬高五尺六尺齒未平弩十石以上皆不得出關今不禁也師古曰孟說是補注沈欽韓曰新書壹通篇禁游官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豈不曰諸侯國衆車騎則力益多案馬不出關之制漢初已有也

按禁馬出關之制由御史大夫奏定自非漢初已有其事在七國既反之後似禁馬出關全從軍事上起見關兼內地之關言自諸侯王行分封子弟之制而諸侯日弱無變事可慮故昭帝罷之若邊關則仍在當禁之列

買塞外禁物　功臣表宋子嗣侯九坐寄使匈奴買塞外禁物免

按越關買禁物法止免侯而賣禁物于胡人者罪重至死利害不同也

內珠入於關者死　列女傳珠崖二義傳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爲繫臂及令死當送喪法內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吏曰嘻此値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乃曰初當坐之繼母聞之乃因謂吏曰此珠妾之繫臂也妾當坐之初因曰實初取之繼母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又曰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之下交頸送葬者盡哭關吏執筆書刻不能就一字關候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王昭圓補注內與納同珠崖以產珠得名恐官吏不廉私自懷挾入關故坐此者法至死也

按此一關之特別法非諸關之通例論法過重以懲貪也武帝元封元年置儋耳珠厓二郡昭帝罷儋耳元帝罷珠厓續志合浦郡屬縣有朱崖是後漢復設故有令也此事當在後漢時

逮捕

蓋川思王終古傳五鳳中青州刺史奏終古使所愛奴與八子及諸御婢姦終古或參與被席或白書使羸伏犬馬交接終臨觀事下丞相御史請逮捕有詔削四縣淮南王安傳廷尉以建辭連太子遷問上遣廷尉監與淮南中尉逮捕太子云云有司請逮捕衡山王衡山王賜傳廷尉治事驗請逮捕衡山王廣川王去傳奏請逮捕去及昭信

按遣使至郡國逮捕往來必乘傳故在廐律此所引各傳乃赴各國逮捕者杜周傳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此逮捕于諸郡者也

告反

變告　韓信傳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有變告信欲反書聞顏注凡言變告者謂告非常之事云云其舍人得罪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書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彭越傳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黥布傳布有所幸姬病就醫之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云云王疑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上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

按漢時上變告得乘傳如賁赫事是也

逮受

逮證　杜周傳至周爲廷尉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繫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郡吏大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里近者數百里會獄顏注往赴對也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於是聞有逮證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餘歲而相告言大氐盡詆以不道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有餘萬顏注舉告也言郡吏大府獄事皆歸廷尉也

按郡府之獄悉歸廷尉廷尉受而逮治之遠者至數千里近亦數百里其往來當乘傳故入興律此似可謂之逮受矣

登聞道辭

上變事擊鼓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　夏官太僕以待達窮者與遽令聞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注鄭司農云窮謂窮冤失職則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遽傳也若今時驛馬軍書當急聞者亦擊此鼓令聞此鼓聲則速逆御僕與御庶子也元謂達窮者謂司寇之屬朝士掌以肺石達窮民聽其辭以告王

按先鄭言擊鼓而不言鼓之設於何處百官表衛尉屬官有公車令丞續志公車司馬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宮南闕門凡吏民上章四方貢獻及徵諸公車者漢官儀公車司馬令掌殿司馬門夜徼宮中天下上事及闕下凡所徵召者皆總領之後書和紀永元六年注引應書天下至闕下作諸上書詣闕下者皆集奏之據諸說是漢世上變急聞並集于公車公車令掌殿門則殿門之外必設有此鼓以備上變急聞者之用可推而知但不知此鼓爲何名以律目登聞道辭推之似卽登聞鼓特未有明文可證耳登聞者有變事及急聞則登之道辭者聽其辭以集奏之也

行冤獄使者　張敞傳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酒兼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

按漢世論決重獄在立春以前故立春後命行冤使者出以理冤獄此常制也

詣闕訟訴　潛夫論考績篇令長守相不思立功貪賤專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州司不詔令遠詣闕上書訟訴又三式篇細民冤結無所控告下土邊遠能詣闕者萬無數

人

按詰闕上書訟訴及前條之擊鼓卽唐律之諸邀車駕及撾登聞鼓若上表自理訴也邀車駕漢事無聞餘二者先鄭言之王符言之後來律文卽原于漢知漢律必非無文也

乏軍興

地官旅師平頒其興積注縣官徵聚物曰興今云軍興是也尚書費誓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傳皆當儲峙汝糗糒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疏興軍征討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唐律擅興律諸乏軍興者斬故失等注謂臨軍征討有所調發而稽廢者疏議曰興軍征討國之大事調發征行有所稽廢者名乏軍興犯者合斬故失罪等為其事大雖失不減注云謂臨

軍征討有所調發兵馬及應須供軍器械或所須戰具各依期會克日俱充有所闕者卽是稽廢若充使命報告軍期而違限廢事者亦是乏軍興

按乏軍興之義疏議所言最為詳備費誓糗糧不逮汝有大刑蓋此關于軍事自古重之甘誓之不用命戮于社無所不包此法當亦概之矣

知人盜官母馬為臧　王子侯表平侯遂元狩元年坐知人盜官母馬為臧會赦復作顏注有人盜馬為臧匿之雖會赦猶復作復作者徒役也補注沈欽韓曰案漢法若以重論則盜官母馬乏軍興當斬為臧者減一等逢赦猶復作一歲刑

不出持馬　功臣表黎嗣侯延元封六年坐不出持馬要斬顏注時發馬給軍匿而不出也補注錢大昭曰潛夫論黎陽侯邵延坐不出持馬身斬國除是其事也黎作黎陽召作邵則傳記之誤耳

按武帝時征匈奴馬政極嚴此二侯一知人盜馬而藏之一不出馬皆當以乏軍興論者一會赦猶復作一身斬國除此潛夫論所謂絕詐欺之端也

騎士不詣屯所　趙廣漢傳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尉史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卽訊亂服會赦貶秩一等

按唐律諸防人在防未滿而亡者罪止滿流鎮人亦同此獄蘇賢屯霸上乃鎮防人非從軍征討者其不詣屯所至重罪止滿流不得以乏軍興論在唐律從流入死

罪以金罪論亦當科以死罪漢律未詳而按之後文廣漢所坐以擅斥除騎士為乏軍興則騎士之不詣屯所亦必以乏軍興論尉史禹及廣漢之坐要斬皆依乏軍興律也

馬不適士　黃霸傳徵守京兆尹坐發民治馳道不先以聞又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連貶秩有詔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

按發騎士而馬不適士非細故也劾乏軍興而僅止貶秩豈以北軍騎士非征討之軍故科罪不同歟然則漢之乏軍興實有輕重之等差非概從要斬矣

擅發兵　段會宗傳以擅發戊巳校尉之兵乏興有詔贖論拜為金城太守

按此擅發兵而以乏興論是事與律不相侔是時康居

太子保蘇匿率衆欲降漢遣衛司馬逢迎會宗發兵隨
司馬受降司馬欲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衆亡去
是其咎在司馬與會宗無與也所發兵盡還初無損失
如以擅發爲罪則非乏興之謂而以乏興論乃事之此
不可解者贖論而仍拜太守蓋亦寬之矣此亦不用乏
軍興之本法但稱乏興者省文也

留外國書　韓延年事見興律稽留條

按延年事因稽留而致有闕乏故以乏興論然則段會
宗事因擅發而妄費致有所闕乏故亦以乏興論此二
事實相同也

奉詔不謹

不如詔　高紀五年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
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

按不如詔者以重論不知當論以何罪後來之不如詔
並非概以重論也

議詔　吳王濞傳吳王兵既破敗走於是天子制詔將軍
其勸士大夫擊反虜擊反虜者深入多殺爲功斬首捕虜
比二百以上皆殺無有所置敢有議詔及不如詔者皆要
斬夏侯勝傳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
書毀先帝爲不道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

按景帝之詔關于軍事故罪至要斬夏侯之議詔以毀
先帝故下獄久之始出也

不承用詔書

不用詔書　功臣表曲成嗣侯皇柔元鼎二年坐爲汝南
太守知民不用赤側錢爲賦爲鬼薪顏注赤側解在食貨
志時並令以充賦而汝南不遵詔令鄠嗣侯仲居元鼎三
年坐爲太常收赤側錢不收完爲城旦注如淳曰食貨志
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也百官表作坐不收赤側錢收行
錢論顏注赤側當廢而不收乃收見行之錢也食貨志郡
國鑄錢姦多姦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
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
用之不便又廢注應劭曰所謂子紺錢也恩澤侯表平津
嗣侯度爲山陽太守坐詔徵鉅野令史成不遣完爲城旦
按赤仄兩表皆作赤側史記作鑄鍾官赤側此云官赤
仄即鍾官之省文集解引如說作今錢見有赤側者韋
昭云側邊也似當以作側者爲是集解又引漢書音義
子紺錢者紫紺錢此二侯一在元鼎二年以不用赤側
爲罪一在元鼎三年又以不收赤側爲罪不用不收並
是不承用詔書相去一年而情事頓殊當日錢法之紊

亂可知矣詔徵令史而不遣亦必有故然不得謂非不
承用詔書也故罪與鄠嗣侯同

小愆乏　晉志漢民施行有小愆乏及不如令輒劾以不
承用詔書乏軍要斬又減以丁酉詔書丁酉詔書漢文所
下不宜復以爲法故別爲乏留律

按乏及二字原誤之反今據通典改正小愆乏及不如
令乃罪之最輕者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乏軍要斬其輕
重相去太覺懸殊此乃承秦之敝丁酉詔書不知如何
減法文帝盛德其事之遺佚者多矣

上言變事

上邊事　見前登聞道辭條

以警事告急

軍書急聞　見前登聞道辭條又丙吉傳此馭吏邊郡人

習知邊塞發靡命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發靡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

按上邊事他無可證軍書急聞卽丙吉傳之靡命書也又陳湯傳段會宗爲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以自救此亦以警事告急者　又按以上各條依目編入此下先言傳事庶律以傳爲重也餘則無次序可分矣

摭遺十三終

戶律一　按戶律目無可考其事以賦役爲重要今故以賦役居先唐戶婚律四十四條前廿五條並戶事餘條略依其次序編入

算賦　高紀四年八月初爲算賦注如淳曰漢儀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賦錢人百二十爲一算爲治庫兵車馬

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　惠紀六年注應劭曰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天官冢宰以九賦斂財賄注玄謂賦口率出泉也今之算泉民或謂之賦此其舊名與疏案大府云九貢九賦九功各別又見司會云以九貢致邦國之財用以九賦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令民職之財用貢賦及功各別賦爲口

泉也是以鄭君引漢法民年二十五已上至六十出口賦錢人百二十以爲算故鄭於此注亦云今之算泉云云

按如注所引漢儀注自十五以上至五十六人出一算其未滿十五者則自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也二法年歲相接漢法如是賈疏所稱漢法謂鄭注司會所引而司會無此注文其年歲與如注不合鄭君漢人所言不應歧異通典通志諸書所引並是如注自當以如注爲準漢舊儀材官樓船年五十六老衰乃得免爲庶民與前注亦合也

減算　賈捐之傳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注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時天下民多故出賦四十三歲而一事宣紀甘露二年正月赦天下減民算三十顏注一算減錢三十也成帝建始二年正月減天下賦錢算四十注孟康曰本算一百二十今減四十爲八十

按文帝民賦四十此省事之效非因天下民多也觀下文云孝武皇帝繇員頓以來數爲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爲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又云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其用意可知如說非也宣成之減賦乃赦欵中之一事所減者當年而已

勿算　武紀元封元年詔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四縣無出今年算顏注自博至梁父凡五縣今云四縣毋出算者奉高一縣素以供神非算限也宣紀地節三年詔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

算事顏注不出算賦及給徭役

按以上各條勿算者皆指算賦言

不加賦　蕭望之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賦西域傳上迺下詔深陳既往之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獨也

按武帝之不加賦不加算賦也證以西域傳可見望之等駁張敞贖罪之議而謂雖戶賦口斂以贍其困乏古之通義不知此義見于何書望之迂執不曉事而此數語最悖謬者

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　高紀二年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注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

各從其父疇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爲罷癃漢儀注云民年二十三爲正一歲爲衛士一歲爲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爲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傳者皆發之未二十三爲弱過五十六爲老師古曰傳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景紀二年令天下男子二十始傳顏注舊注二十三今此二十更爲異制也補注沈欽韓曰本年十五以上出算錢今寬之至二十歲始傳著於版籍也先謙曰史索隱引荀悅云傳正卒也按景帝承文帝之後所行多寬大之政若本二十三而改二十是較舊法爲嚴似與當時之宗旨不合故沈氏別爲一說竊謂此傳字不必與傳之疇官之傳并爲一事此傳字但就算賦言沈亦可通惟十五以上之制見于漢儀注是漢法始終未改豈景帝此制後亦廢而不用歟律歷志疇人子弟分散注李奇曰同類之人俱明歷者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補注王鳴盛曰尚書洪範九疇鄭康成及僞孔傳皆訓疇爲類易否九四疇離祉九家注疇者類也樂官亦曰疇人則不必定屬治算數者矣周書昌曰齊語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注疇匹也先謙曰索隱韋昭云疇類也又引李注作孟說按訓類匹近之本按說文疇耕治之田也段曰謂耕治必有耦且必非一耦故賈逵注國語曰一井爲疇杜預注左傳曰並畔爲疇並畔則二牛也引申之高注國策章注漢書疇類也王逸注楚辭二人爲匹四人爲疇張晏注漢書疇等也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爲疇攷國語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國策曰夫物如有疇漢書疇人子弟王粲賦顯敞寡疇曹植賦命疇嚮侶蓋自唐以前無不用从田之疇絕無用从人之儔訓類者此古今之變不可不知也據此說則疇之訓類自是古義李如二說其義本同不必是李而非如也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惠紀六年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父母有罪欲人民繁息也漢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錢唯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孟康曰或曰復之也師古曰應說是補注劉攽曰子謂女子五算亦不頓謫之自十五至三十爲五等每等加一算也

按此大亂後生聚之方但可行於一時而未可著爲常法女子之不嫁非盡無故豈可概罪其父母然則凡有故者當不算矣

口賦　詳廢律口賦及馬口錢條

按口賦自七歲至十四與算賦之十五以上年歲相接地官鄉大夫辨其可任者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疏秦韓詩傳二十行役與此國中七尺同則知七尺謂年二十六尺謂年十五故論語云可以託六尺之孤鄭注云六尺之孤年十五已下是周法十五以上野在可任之列國中復多役少故睨賦稅而早免之也其十五以下者則不論國野皆不征矣漢仍有此口賦者其法殆因于秦矣

更賦　昭紀元鳳四年三年以前逋更賦未入者皆勿收注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當迭爲之一月一更是爲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者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謂踐更也天下人皆直

戍邊三日亦名爲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律說卒踐更者居也居更縣中五月乃更也後從尉律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貨志云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漢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後遂改易有譴乃戍邊一歲耳逋未出更踐者也師古曰更音工衡反補注何焯曰如說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案其實則二也踐更卽是代人卒更但以月計私得雇直過更則是總代人繇戍以歲計人輸戍邊三日之直於官官爲給與久住之人也蓋卒更卽古者田賦是兵之制戍邊三日則仿力役之制爲之雇更卽雇役之法所仿溝洫志爲著外繇六月注如淳曰律說戍

邊一歲當罷若有急當留守六月後書明紀中元二年四月亦復是歲更賦注更謂戍卒相更代也賦謂過更之錢也

按卒更本卒自行者也踐更本卒出錢顧人者也過更本卒入錢於官官以給戍卒者也實是三品何氏謂其實則二者以卒更踐更以月計過更以日計耳然律既分爲三品則踐更者實官許之其行也亦必聞于官非私自替代之此故自爲一品不得以代人卒更卽混而爲一也過更輸錢於官謂之更賦爲賦稅中之一項名目昭帝有勿收逋更賦之詔明帝以後復除更賦甚多並載于紀茲不備錄

戶賦　貨殖傳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

按吳王濞傳其居國以銅鹽故百姓無賦卒踐更輒予平賈據此可以見王侯國之賦稅與郡無異而此歲率二百千將取之常賦中乎抑在常賦外乎如在常賦外是國民之賦稅重于郡如在常賦中則一戶之賦未必及二百千也此不可解者

獻費　高紀十一年詔曰欲省賦甚今獻未有程吏或多賦以爲獻而諸侯王尤多民疾之顏注諸侯王賦其國中以爲獻物又多於郡故曰姓疾之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及郡各以其口數率人歲六十三錢以給獻費補注沈欽韓曰案此於一算之外復歲取六十三錢也

按此於常賦之外又出此六十三錢也然終漢之世鮮言獻費者景帝詔曰孝文皇帝減者欲不受獻景帝後二年詔亦云不受獻既不受獻則此費當在免除之列

然諸侯王列侯之十月朝獻未聞廢疑不受獻專指漢郡而言文紀後六年以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而不及郡此必郡獻久廢故不必言也後書光武紀建武十三年詔曰往年已敕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豫養導擇之勞豫養謂未至獻時豫養之導亦擇也至迺煩擾導上疲費過所其令大官勿復受明敕下以違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觀於此詔可見獻費之久罷和帝罷臨武荔支雖薦宗廟者亦省焉漢之賢君其於息民之事固甚切矣又按安紀永初五年詔省減郡國貢獻大官口食

軍賦　公羊傳哀十二年注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不過一乘惠紀令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

賦宅無有所與

按軍賦蓋卽古者匹出馬牛甸出長轂之制然漢事宅處無言軍賦者疑軍賦卽算賦算賦本爲庫兵車馬者也又如武帝之重母馬籍民馬似亦在軍賦之列

復　高紀二年令蜀漢民給軍事勞苦復勿租稅二歲關中卒從軍者復家一歲擇鄉三老一人爲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役顏注復者除其賦役也音方目反刑法志中試則復其戶顏注復謂免其賦稅也

按復者復除也賦役二者皆免之也

復十二歲六歲　高紀五年詔曰諸侯子在關中者復之十二歲其歸者半之顏注各已還其本土者復六歲也軍吏其七大夫以上皆令食邑非七大夫以下皆復其身及戶勿事注應劭曰不輸戶賦也如淳曰事謂役使也師古曰復其身及一

戶之內皆不繇賦也

七大夫以下復其身及戶勿事　見上

復終身　高紀八年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十一年令士卒從入蜀漢關中者皆復終身

按高帝時所復者皆軍吏軍卒此有功而復

宗室及關內侯皆復　地官鄉大夫其舍者國中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注鄭司農云舍者謂有復除舍不收役事也貴者謂若今宗室及關內侯皆復也服公事者謂若今吏有復除也老者謂若今八十九十復羨卒也疾者謂若今癃不可事者復之

吏有復除　見上

年九十一子不事八十二算不事　賈山傳陛下卽位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顏注一子不事

獨其賦役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賦也

按賈山至言之文其一書上于文帝時陛下謂文帝通典引作孝景時事似誤一子不事復子也而武帝別定復子若孫之法豈其法未著爲令歟

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　武紀建元元年赦天下年八十復二算九十復甲卒注張晏曰二算復二口之算也復甲卒不豫革車之賦也

按紀文似在赦款之列殆未纂入律文故也

九十以上復子若孫　又詔曰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顏注

若者豫及之辭也有子卽復子無子卽復孫也

按此卽一子不事之意古法也

八十九十復羨卒　見前宗室及關內侯條下

按此東漢之律與前條並不同八十較優而九十不復一子若孫與古制不合

癃不可事者復之　癃不可事者不算卒可事者半之見上又地官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注寬疾若今癃不可事者不算卒可事者半之疏漢時癃病不可給事不算計以爲士卒若今癈疾者也云可事者半之也者謂不爲重役輕處使之取其半功而已若今殘疾者也

按先後鄭所引詳略不同實一條而引之者文有異同耳

孝弟力田復其身　惠紀四年舉民孝弟力田者復其身

按此鄉大夫所謂賢者能者皆舍也漢法亦承于周

民產子復勿事　高紀七年令民產子復勿事二歲顏注勿事不役使也補注何焯曰大亂之後戶口減半優之使生聚日滋章紀元和二年正月詔曰令云人有產復勿算三歲今諸懷孕者賜胎養穀人三斛復其夫勿算一歲著以爲令

按據章紀是高紀之事已著爲令東漢猶相承不改惟一言二歲一言三歲未知爲傳寫之誤抑後來又增一歲歟

懷孕者賜胎養穀復其夫一歲　見上

復家　宣紀元康元年復高皇帝功臣絳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孫令奉祭祀世世勿絕其毋嗣者復其次補注通鑑考異云功臣表詔復家者皆云元康四年其數非

一不容盡訛蓋紀訛耳錢大昕云攷功臣表諸功臣之後詔復家者實百二十三人與紀人數不合或表有脫漏矣表稱元康四年而紀書於元年蓋有司奉詔檢校得實請於朝而復之非一時所易之紀所書者下詔之歲表所書者賜復之歲也功臣表平陽侯參立孫之孫杜陵公乘喜詔復家注孟康曰諸侯家皆世世無所與得傳同產子

按孟康云得傳同產子卽詔所云毋嗣者復其次功臣表周緤曾孫禹復家死亡子復免元始元年緤玄孫護以詔書爲次復禹同產弟子楊武孫談復家亡子絕談兄孫爲次復並詔書所謂復其次也功臣表高祖功臣實百三十七人除韓信陳豨謀反國除劉澤爲琅邪王蕭何國未絕奚涓杜得臣吳郢無後外尙得百三十人而表中不言復家者有劉纏彭跖工師喜張越棘丘侯襄馮解散陳署鄧弱杜恬趙堯王虞人凡十一人言復家者實百十九人又孝惠三人高后二人凡百二十四人劉纏下補注錢大昭曰纏與彭跖張越棘丘侯襄鄧弱趙堯六人皆無位次蓋呂后時或以罪免或以身死不得與陽夏淮陰反誅其不與更不待言按錢說就位次言蓋位次定于高后二年也然劉纏卽項伯鴻門之會微纏高祖且不得免豈他功臣可比而竟無位次乎謂纏與彭跖前死則奚涓亦前死者何以仍有位次鄧弱史文缺是否前死或以罪免并無可攷位次定于高后二年而張越之罪免在高后三年則罪免身死之說皆不確矣表凡百三十七人而孝惠所封吳淺黎朱倉劉到三人高后所封陽城延齊受吳陽三人並有位次合之爲百四十三人陸量侯須無百三十七位次最後

則案此百四十三人中有六人無位次韓信陳豨居其二餘四人無可攷不得如錢氏所指之六人也宣紀詔云百三十六人者除六人無位次實百三十七人劉澤雖有位次而已爲琅邪王不在列侯之數故得百三十六人此百三十六人中必有無後如奚涓諸人者有司奉詔考核上其實數得百二十四人非詔文與事實有抵牾也惟復家而別賜黃金十斤者如周緤之曾孫楊喜之立孫陳遨之曾孫旅卿之立孫凡四人未詳其故此四侯者在高祖功臣中皆非傑出之人何以獨視他人爲優當必有說無可考矣

戍邊死者賜復　後書明紀永平九年詔郡國死罪囚減罪與妻子詣五原朔方占著所在死者皆賜妻父若男同產一人復終身其妻無父兄獨有母者賜其母錢六萬又

復其口算

按此實邊之策賜復以優之俾占著邊縣者安於其所在也

無田徙他界者除算　後書章紀元和元年詔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

爲雇耕傭賃種餉貰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

按此勸農之政

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

見前軍賦條

按此亦鄉大夫之所謂國中貴者

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物及賈錢縣官　昭紀始

元六年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注如淳曰律諸當占租者家長身各以其物占占不以實家長不身自書皆罰金二斤沒入所不自占物及賈錢縣官也師古曰占謂自隱度其實定其辭也占音章贍反今猶謂獄訟之辨曰占皆其意也蓋武帝時賦斂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復舊補注劉攽曰予謂罷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賣酒升四錢共是一事爾以律占租者謂令民賣酒以所得利占而輸其租矣占不以實則論如律也租即賣酒之稅也賣酒升四錢所以限民不得厚利爾王子侯表旁況侯殷坐貸子錢不占租皆免侯義與此占租同即如顏說賣酒升四錢無爲所著官既罷榷酤矣何處賣酒乎

按紀文令民得以律占租句在罷榷酤官賣酒升四錢之間自當爲一事劉說是也食貨志諸賈人未作貴賈賣買居邑貯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　顏注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爲名簿送之于官也是凡占租者皆入其名簿于官故律文有家長身自書之語今罷榷酤官而聽民自酤民得以律自占而上其籍於官官即其自占之籍而取其租升四錢者限民之賣貴也

販賣租銖　食貨志元帝時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藏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能禁原起於錢疾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爲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　顏注租銖謂計其所賣物價平其錢銖而收租也貢禹傳末句作市井勿得販賣除其租銖之律顏注租稅之法皆依田畝不得稽計百物之銖兩輒證

按禹言市井勿得販賣珠玉金銀故平其錙銖而收租之律可除耳未論及田畝之稅當從食貨志舊唐書刑法志漢民撥亂思易前轍尚行葅醢之誅猶設錙銖之禁和紀永元六年詔流民所過郡國皆賓稟之其有販賣者勿出租稅注漢循周法商賈有稅流人販賣故矜免之

按不販賣而租銖可除是租銖本就買賣言租以銖計故曰租銖禹所請者珠玉金銀之稅非凡物之稅一概除也和紀所免正是販賣之稅

貸子錢不占租　詳礫律取息過律條

按王子侯補注以此租銖之律漢時民間交易往來皆當上其籍於官所謂占租也此侯既不占租取息又過律也

私販賣　貢禹傳又欲令近臣自諸曹侍中以士家亡得

私販賣與民爭利犯者罪免官創爵不得仕官

按此事未施行然玩其文意似漢法本如此禹欲實行耳

算緡錢　武紀元狩四年初算緡錢注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一貫千錢出算二十也臣瓚曰茂陵書諸賈人末作貰貸置居邑儲積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一算此緡錢是儲錢也故隨其用所施施於利重者其算亦多也師古曰謂有儲積錢者計其緡貫而稅之李說爲是緡音武巾反補注蘇輿曰說文緡下云糸也賈人占緡卽此緡字義緡下云釣魚糸也與錙義別此借緡爲錙段氏以錙爲後人增造字形也廣雅釋詁昀本也錙算也玉篇昀本作錙案訓業訓本若今商賈成本之謂算緡錢者古度貨物成本直錢若干簿納

官稅有不實則繩以法

告緡者以其半與之　武紀元鼎三年令民告緡者以其半與之史記平準書商賈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于南畝商賈滋衆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給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賣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算一諸作有租及鑄如淳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　率緡錢四千算一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及家屬皆無得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索隱郭璞云占自隱度也謂各自隱度其財物多少爲文簿送之官也若不盡皆沒入於官音之贍反賈人有市籍不許以名占田也若賈人更占田則沒其田及僮僕皆入之於官也張湯傳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正義緡書岷錢貫也武帝伐四夷國用不足故稅民田宅船乘畜產奴婢等皆平作錢數每千錢一算出一算賈人倍之若隱不稅有告之半與告人餘半入官謂緡出此令甲勑築豪强兼并富商大賈之家也一算百二十文也輯證按一算百二十文據志緡民二千算一千四算是二千四千之中取二十若如李斐所云一貫千錢出算二十則是千錢出二十算以算百二十計之當出錢二千四百決無此重斂之法斐注疑誤

按漢之算賦一百二十錢爲一算故正義云一算百二十文也斐注一貫千錢出算二十當是謂出算錢二十

然與漢之算不合若云出二十算則是千錢出二千四百萬無此理自當依正義之說也武帝苛政告緡尤虐天下騷然而不至大亂者所取者皆豪强兼并富商大賈之人而不及士民天下士民多而豪强兼并富商大賈究居少數故當時士民尙得相安而不至于亂也

八月案此　地官小司徒及三年則大比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注大比謂使天下更簡閱民數及其財物也受邦國之比要則亦受鄉遂矣鄭司農云五家爲比故以比爲名今時八月案比是也要謂其簿疏漢時八月案比而造籍書周以三年大比未知定用何月故司農以漢法八月況之云要謂其簿者謂若今時之造籍戶口地宅具陳於簿也續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皇后紀序漢

法常因八月算人注漢儀注曰八月初爲算賦故曰算人

按漢賦民以口爲率故算人其要政八月案比歲歲行之民習爲常得賢令長以督察之亦不見其紛擾周制三年大比則其期較舒矣

戶籍　秋官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注版今戶籍也

按戶籍之事周專設官以掌之乃國之大事孔子式負版者其敬之也如此後世歷代皆有戶籍戶籍詳而民事刑事皆有根據其所關非細今則戶籍廢矣

戶版　天官宮伯凡在版者注鄭司農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今時鄉戶籍謂之戶版

戶律二

十傷二三實除減半　地官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注斂法者豐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疏十傷二三者謂漢時十分之內傷二分三分餘有七分八分在實除減半者謂就七分八分中爲實在仍減去不稅於半內稅之以凶荒優饒民可也

按此荒政七分八分中僅稅其半可謂寬矣和紀永元四年詔今年郡國秋稼爲旱蝗所傷其什四以上勿收田租芻稾有不滿者以實除之注所傷什四以上皆半入田租芻稾其不滿者以實除之見損除也十三年詔以淫水爲害令天下半入今年田租芻稾有宜以實除者如故事十四年三州雨水令被害者什四以上皆半入田租芻稾其不滿者以實除之

十六年詔令天下皆半入今年田租芻稾其被災害者以實除之安紀永初七年詔郡國被蝗傷稼十五以上勿收今年田租不滿者以實除之以上各條皆足與實除之律相印證

振貸鰥寡孤獨窮困之人　文紀元年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顏注振起也爲給貸之令其存立也諸振救振贍其義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也自別有訓貸音吐戴反十三年賜天下鰥寡孤獨窮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兒九歲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數

按文紀同時二詔前一詔振貸鰥寡孤獨窮困之人後一詔養老此詔另見養老令　後詔有司有請令之文而前詔所議如何史不具不知何故史記不載詔文而多孤兒九歲已下一層是合二詔爲一事而總言之班不及孤兒者孤兒在孤獨之中前詔議未具故不及也據史記此二詔爲立后而發班亦不及至振貸之振師古以振起言左傳文十六年振廩同食杜注振發也振貸者發倉廩以貸之也兼有此義方備十三年賜孤寡布帛絮而不及窮困建武詔言給穀而不及布帛絮是年之賜似出于特恩非前詔所定之律景帝詔孝文皇帝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又不及鰥寡窮困蓋詔文但約舉大端而未一一詳載之也

賜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　武紀元狩元年詔其遣謁者巡行天下存問致賜曰皇帝使謁者賜縣三老孝者帛人五匹鄉三老弟者力田帛人三匹年九十以上及鰥寡孤獨帛人二匹絮三斤八十以上米人三石

按此赦款外之特恩非常典

存問鰥寡孤獨　武紀元狩六年詔令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存問鰥寡孤獨廢疾無以自振業者貸與之

按此亦特恩增廢疾而無貧困

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　又元封元年詔行所巡至博奉高蛇丘歷城梁父民田租逋賦貸已除加年七十以上孤寡帛人二匹

按此限于五縣七十以上爲舊法所無

賜孤獨高年米　又二年赦所過徒賜孤獨高年米人四石

按此限于所過但有孤獨高年而不及其他

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　又五年所幸縣毋出今年租賦賜鰥寡孤獨帛貧窮者粟

按此限所幸縣增貧窮而無高年

賜貧民布帛　又六年賜天下貧民布帛人一匹

按此又但言貧民

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宣紀地節三年詔鰥寡孤獨高年貧困之民朕所憐也其賜鰥寡孤獨高年帛

按元康元年加賜鰥寡孤獨三老孝弟力田帛無高年二年三年神爵元年四年五鳳三年甘露二年並與地節三年同元康四年甘露三年則有鰥寡孤獨而無高年元帝初元元年五年曰鰥寡孤獨二匹四年曰鰥寡高年永光元年正月但曰高年其三月及二年又成帝

鴻嘉元年永始四年平帝元始四年並與地節三年同成哀即位之年則沿元初元年之制惟文帝詔有窮困之人而各紀所書元狩元年有貧窮者六年專言貧民其餘皆不及窮困之人未詳其故建武詔則有貧不能自存者又文帝詔不及篤癃各紀第元狩六年有廢疾他皆無此亦不同者也

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者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　後書光武紀建武六年詔曰往歲水旱蝗蟲爲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稟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癃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

按此恤窮之政詔云如律是漢舊法如是明紀中元二年即位賜鰥寡孤獨篤癃粟人十斛永平十二年賜鰥寡孤獨篤癃貧無家屬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十七年十八年同無無家屬二字章紀建初二年賜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四年同元和二年以符瑞屢臻詔賜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經曰無侮鰥寡惠此煢獨和紀永元二年賜鰥寡孤獨篤癃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三斛八年與建初三年同十二年元興元年安紀元初元年並與永元三年同六年賜民尤貧困孤弱單獨穀人三斛無鰥寡建光元年賜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穀人三斛無篤癃延光元年與永元三年同順紀永建元年陽嘉元年桓紀建和元年並與建初三年同是建武以後奉爲常典矣

嬰兒稟給　後書章紀元和三年詔曰蓋君人者視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憂有忠和之教匍匐之救其嬰兒無父母親屬及有子不能養食者稟給如律

按此恤嬰之政詔云如律舊法也

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服御損郎吏貧發倉庾賣爵文紀後六年大旱蝗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服御損郎吏員發倉庾以振民民得賣爵補注史索隱引崔浩云富人欲爵貧人欲錢故聽買賣

聽民徙寬大地　景紀元年詔曰閒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陋無所農桑穀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地者聽之

禁食馬粟　又後二年以歲不登禁內郡食馬粟沒入之顏注食讀曰飤沒入者沒入其馬

減漕以救粟當賦　昭紀元鳳二年詔曰朕閔百姓未贍

前年減漕三百萬石頗省乘輿馬及苑馬以補邊郡三輔傳馬其令郡國毋斂今年馬口錢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注如淳曰百官表太常主諸陵別治其縣爵秩如三輔郡矣元帝永光五年令各屬在所郡也師古曰諸應出賦算租稅者皆聽以叔粟當錢物也叔豆也補注顧炎武曰漢時田租本是叔粟今并口算藁征之用錢者皆令以叔粟當之其獨行於三輔太常郡者不獨爲穀賤傷農亦以減漕三百萬石慮儲偫之乏也何焯曰此事得禹貢甸服本意沈欽韓曰下六年亦令以叔粟當賦非常制也六年詔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叔粟當賦

按叔粟當賦惟昭紀兩見宅紀所無減漕亦僅見毋漕貸勿收責　又三年詔迺者民被水災頗匱於食朕

虛倉廩使使者振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

罷中牟苑賦貧民　昭紀元鳳三年罷中牟苑賦貧民顏注在榮陽

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　宣紀地節三年又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

按各紀書省苑假池籞之事甚多茲姑錄二事餘不備

賜棺取傭　光武紀建武二十二年地震裂制詔曰日者地震南陽尤甚賜郡中居人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稅而廬宅尤破壞者勿收責吏人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爲尋求之

貸種糧聽漁采　和紀永元十二年詔貸被災諸郡民種糧賜下貧餧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流民聽入陂塘漁采以助蔬食

調租米　安紀永初元年調揚州五郡租米五郡謂九江丹陽吳郡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蓋不調也贍給東郡濟陰陳留梁國下邳山陽貧積穀　桓紀永壽元年敕州郡振給貧弱若王侯吏民有積穀者一切貸得十分之三以助禀貸其百姓吏民者以見錢雇直雇猶酬也王侯須新租迺償

收葬　又詔被水死流失屍骸者令郡縣鉤收葬及所唐突壓溺物故七歲以上賜錢人二千壞敗廬舍亡失穀食尤貧者禀人二斛

按以上並救災之政各紀所書遇災振貸之事今不備錄

禀貸　章紀建初元年詔三州郡國方春東作恐人稍受禀往來煩劇或妨耕農其各覈實尤貧者計所貸并與之

流人欲歸本者郡縣其實禀令足還到賦過止官亭無雇舍宿長吏親躬無使貧弱遺脫小吏豪右得容姦妄

按此常年禀貸之政

畜蔬食勿收假稅　和紀永元五年令郡縣勸民畜蔬食以助五穀其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稅二歲

按此輔助民食之政

收葬賜葬錢　安紀元初二年遣中謁者收葬京師客死無家屬及棺椁朽敗者皆爲設祭其有家屬尤貧無以葬者賜錢人五千質紀永嘉元年設兵役連年死亡流離或骸不斂或停棺莫收朕甚愍焉昔文王葬枯骨人賴其德今遣使者案行若無家屬及貧無資者隨宜賜邮以慰孤魂永初元年詔九江廣陵二郡數離寇害殘害最甚生者失其資業死者委尸原野其調比郡見穀出禀窮弱收葬

枯骸務加理邮

按此各條乃掩骼埋胔之政

禀貧人不實　後書魯丕傳拜陳留太守後坐禀貧人不實徵司寇論

按禀貧之事百弊所叢丕以循吏爲之而竟至不實僅以司寇論者公過也

賦邮非實　後書獻紀興平元年三輔大旱是時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爲飢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數帝疑賦邮有虛迺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迺知非實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閤謝奏收侯汶考實詔曰未忍致汶于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

按此杖五十乃量決之數非本法止此以杖爲刑自東

郡被災害　何武傳出爲清河太守坐郡中被災害什四以上免輯證災害至什四爲重成帝建始元年詔郡國被災十四以上毋收田租哀帝初卽位詔令水所傷縣邑及他郡國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十萬皆無出今年租賦下逮靈帝熹平四年亦詔令郡國遇災者減田租之半其傷什四以上勿收責蓋所傷過二三則實除減半之舊法不足以饒民太守坐此免任亦災異策免三公之例與

按以災害而免郡守非法也他傳亦罕見殆東京偶一行之唐律戶婚律諸部內有旱潦霜雹蟲蝗爲害之處主司應言而不言及妄言者杖七十覆檢不以實者與同罪其得罪並有故非以災害也

禀假貧人　後書竇憲傳瓌以素自修不被逼迫明年坐

禀假貧人徙封羅侯不得臣吏人注禀給也假貸貧人非侯家之法故坐焉虞詡傳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讁罰者輸贖號爲義錢託爲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詡上疏曰元年貧百姓章言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絕讁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司空劾奏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讁罰輸贖自此而止

按宋浮傳爲大司空以賣弄國恩免以列侯禀假貧人亦賣弄國恩之一端也故罪之

度田不實　後書光武紀建武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墾田頃畝及戶口年紀十六年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坐度田不實皆下獄死注東觀記曰刺史太守多爲詐

巧不務實核苟以度田爲名聚人田中并度廬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劉隆傳守南郡太守是時天下墾田多不以實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十五年詔下州郡檢覈其事而刺史太守多不平均或優饒豪右侵刻羸弱百姓嗟怨遮道號呼時諸郡各遣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潁川弘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抵言於長壽街上得之抵歎也帝怒時顯宗爲東海公年十二在幄後言三吏受郡敕當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郎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爲準帝令虎賁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顯宗對於是遣謁者考實具知姦狀明年隆坐徵下獄其疇輩十餘人皆死帝以隆功臣特免爲庶人

周章傳後坐度人田不實徵以章有功但司寇論月餘免

刑歸晉書傅玄傳上便宜五事其二曰以二千石雖奉務農之詔猶不勤心以盡地利昔漢氏以墾田不實徵殺二千石以十數臣愚以爲宜由漢氏舊典以警戒天下郡縣皆以死刑督之

按度田事極繁難惟大亂後較易行之建武之初正其時也而當事者不肯實心爲之故用重法以繩之未必爲西京之舊制也傅玄欲采漢法以昭警戒可以見積習之難除矣

月奉　天官冢宰四曰祿位注祿如今月奉也釋文奉符用反本或作俸疏古者祿皆月別給之漢之月奉亦月給之

丞相大司馬大將軍奉錢月六萬御史大夫奉月四萬成紀綏和元年罷將軍官御史大夫爲大司空封爲列侯

益大司馬大司空奉如丞相注如淯曰律丞相大司馬大將軍奉錢月六萬御史大夫奉月四萬也補注洪亮吉曰大司馬果如丞相此何得云益蓋宣帝地節三年置大司馬不冠將軍無印綬官屬疑祿亦少減故此增益之與丞相等耳注引律當屬武帝時制百官表成帝綏和元年初宣帝時有無印綬者故云初賜非有加於舊也百官表成帝綏和元年初賜大司馬金印紫綬蓋因馬金印紫綬置官屬祿比丞相去將軍

眞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千八百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　汲黯傳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注如淯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眞二千石律眞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歲凡得一千八百石耳二千石月得百二十斛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

中二千石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　宣紀神爵四年賴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中二千石注如淯曰太守雖號二千石有千石八百石居者有功德茂異乃得滿秩霸得中二千石九卿秩也晉灼曰此直謂二千石增秩爲中二千石耳不謂滿不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霸舊已二千矣今增爲中二千石以寵異之此與地節三年增膠東相王成秩其事同耳漢制秩二千石者一歲得一千四百四十石實不滿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者一歲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舉成數言故曰中二千石中者滿也史記外戚世家婕妤何秩比中二千石容華秩比二千石索隱按崔浩云中猶滿也漢制九卿已上秩一歲滿二千斛又漢官儀云中二千石俸月百八十斛二千石是郡守之秩漢官儀云其俸月百二十斛又有眞二千石者如淯云諸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眞二千石漢律眞二千石俸月二萬按是二

萬斗也則二萬斗亦是二千石也崔浩云列卿已上秩石皆正二千石按此則是眞二千石也其云中二千石亦不滿二千蓋千八九百耳此崔氏之說今兼引而解之輯證按衛宏漢舊儀元朔三年以上郡西河爲萬騎太守月俸二萬綏和元年省大郡萬騎員秩以二千石居類聚四十五引晉書百官志李重儀云漢法不得眞秩京房爲魏郡太守以八百石居

按京房傳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房爲郡守元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房以郎試爲郡守驟遷秩故以八百石居黃霸連貶秩歸賴川太守以八百石居或遷或貶不得如郡守本秩非郡守有八百石者

百石奉月六百　宣紀神爵三年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

衰今小吏皆勤事而奉祿薄欲其毋侵漁百姓難矣其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注如淳曰律百石奉月六百韋昭曰若食一斛則益五斗補注宋祁曰刊誤據後漢志及師古百官表注當云律百石奉月十六斛先謙曰通鑑考異云荀紀云益吏百石以下俸五十斛蓋以十五難曉故改之然詔云以下恐難指五十斛

按如注殊不明了疑有脫誤續志諸受奉皆半錢半穀荀綽晉百官表注引漢延平中制百石月錢八百則此

注之六百指錢言舊本六百復增八百也

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　百官表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顏注漢官名秩簿斗食月奉十一斛佐史月奉八斛七一說斗食歲奉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食也續志注引漢書音義曰斗食祿日以斗爲

計惠紀二百石以下至佐史五千注如淳曰律有斗食佐史韋昭曰若今曹史書佐也孟子庶人在官者注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除吏疏作屬吏

按師古所引乃建武之例增於西京舊制舊制則未詳

益吏百石以下奉十五　詳上

百官受奉例　後書光武紀建武二十六年詔有司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以下增於舊秩續志百官受奉例大將軍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佐史奉月八斛凡諸受奉皆半錢半穀注古今注曰建武二十六年四月戊戌增吏奉如此志例以明也荀綽晉百官表注曰漢延平中二千石奉錢九千米七十二斛眞二千石月錢六千五百米三十六斛比二千石月錢五千米三十四斛一千石月錢四千米三十斛六百石月錢三千五百米二十一斛四百石月錢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三百石月錢二千米十二斛二百石月錢一千米九斛百石月錢八百米四斛八斗

按續志所載乃建武之制於西京舊制有減有增若引以證西京之事未必相符也延平爲殤帝年號紀不言減奉之事安紀永初四年詔減百官及州郡縣奉各有差以年饑行之未必爲永制桓紀延熹三年詔無事之官權絕奉豐年如故五年詔減虎賁羽林住寺不任事

者半奉勿與冬衣其公卿以下給冬衣之半假公卿以下奉又換王侯租以助軍糧出濯龍中藏錢還之其時歲比不登不得已而出此亦衰世之政也

益三河郡太守秩戶十二萬爲大郡　元紀建昭二年益三河郡太守秩戶十二萬爲大郡補注王念孫曰漢紀秩下有中二千石四字是也太守秩二千石益之則爲中二千石下文今三輔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與此文同一例若無中二千石四字則文義不明先謙曰官本郡上有大字

三輔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　又三年令三輔都尉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補注周壽昌曰初比二千石也比二千石穀月百斛二千石穀月百二十斛

按宣帝時二千石有治理效輒增秩賜金王成爲膠東

相賜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黃霸由刺史爲潁川太守秩比二千石居官蓋漢之郡守其試守者秩祿不得如二千石京房以八百石爲魏郡太守此其證也霸初爲太守而卽比二千石蓋優之也後守京兆尹秩二千石連貶秩歸潁川太守官以八百石居後賜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漢九卿並中二千石霸與王成皆增秩爲中二千石等于九卿矣

除吏八百石五百石秩　成紀陽朔二年除吏八百石五百石秩注李奇曰除八百就六百除五百就四百

按百官表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宅無八百石五百石者蓋成帝除之故表亦不具諫大夫比八百石後當爲六百石矣東京奉例亦無八百五百二級承西京之制也

益吏三百石以下奉　哀紀綏和二年益吏三百石以下奉

按宣帝益百石以下此益三百石以下奉更爲優矣其制則未聞

亂妻妾位　恩澤侯表孔鄉侯傅晏元壽二年坐亂妻妾位免徙合浦

按唐律以妾爲妻徒一年半在戶婚律中罪尚不至遠徙此自以傅后而從重也外戚傳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王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配食於左坐詩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宮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爲庶人就其園自殺

尚主不敬　功臣表張歐侯申坐尚南宮公主不敬免顏注景帝女也

按一不敬而卽免侯漢法可謂重矣少府陰就以子豐殺其妻鄰邑公主致坐自殺永平定遠侯班始殺其妻陰城公主罪至要斬同產皆棄市則竟以大逆無道論此皆不可解者也

婚姻非制　彭宣傳徙爲左將軍歲餘上欲令丁傅處爪牙官迺策宣曰有司數奏言諸侯國人不得宿衛將軍不宜典兵馬處大位朕唯將軍任漢將之重而子又前取淮陽王女婚姻不絕非國之制使光祿大夫曼賜將軍黃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左將軍印綬以關內侯歸家鄰寄傳孝景中二年寄欲取平原君姊爲夫人景帝怒下寄吏免注蘇林曰景帝王皇后母臧兒也

按彭宣之免哀帝欲以丁傅處爪牙藉詞以爲罪然亦可見漢世婚姻之制自有律文也平原君爲景帝王皇

之母先嫁王氏後嫁田氏其年必甚長其姊之年必更長而鄰寄欲取而景帝怒之皆不可解必別有故史文不具耳唐律違律爲婚在戶婚

棄妻畀所齎　禮記雜記下有司官陳器皿主人有司亦官受之注器皿其本所齎物也律棄妻畀所齎

按所齎者今俗所謂奩物也本妻所自有故畀之近世棄妻之事實以罕見若有棄者所齎物亦必歸之否則爭端起矣唐律妻無七出在戶婚

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　後書樂成靖王傳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收人哀置嫁爲男子章初妻黨召哀置入宮與通初欲上書告之黨恐懼乃密賂哀置姊焦使殺初事發覺黨乃縊殺內侍三人以絕口語又取故中山閻王傅婢李羽生爲小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和

帝詔削東光鄚二縣陳思王鈞傳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爲小妻復坐削圍宜祿扶溝三縣

按此二事樂成重而陳輕乃陳削三縣而樂成止削二縣反似陳重而樂成輕或曰陳先因殺人會削三縣今又犯法故從重比然前事久已論決不得復重科樂成縊殺內侍三人尚在奴隸之列而謀殺章初情節較重豈章初並未殺訖故得從輕耶

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　風俗通戶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俗說漢中巴蜀廣漢土地溫暑草木早生晚枯氣異中國夷狄畜之故令自擇伏日也謹案漢書高帝分四郡之衆用良平之策還定三秦席卷天下蓋君子所因者本也諸公定封加以金帛重復寵異令自擇伏日不同於風俗晉志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

按此條今本風俗通逸見類聚五御覽三十一晉志所云乃魏律所改

伏閉盡日　後書和紀永元六年六月巳酉初令伏閉盡日注漢宮舊儀曰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它事

反支日不受章奏　後書王符傳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注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

按以上二事皆陰陽家俗忌明帝蠲除反支不受章奏之制可謂明決今時拘忌雖多此二事則無聞矣

及其門首洒掃　說文水部掃所以擁水也从水昔聲漢律曰及其門首洒掃毀曰蓋謂擁水於人家門前有妨害也所責切曹憲倉故反

按唐律穿垣出穢污在雜律侵巷街阡陌條內亦謂於人有妨害也與漢律此條意同

掊　說文手部掊把也今鹽官入水取鹽爲掊績百官志置鹽官注胡廣曰鹽官掊坑而得鹽

按今時長蘆晒鹽之法猶如此

畚　說文巾部畚裹也今鹽官三斛爲一畚从巾畚聲居悗切段曰舉漢時語證之掊字下云云皆漢時鹽法中語

按集韻囊有底曰畚廣韻三石爲一畚今鹽以包及斤兩計與漢法不同

撫遺十五終

傍章　輯證以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即以所撰禮儀益之其說詳前目錄中今據此說凡關於禮儀者彙列於此

祠宗廟丹書告　說文系部綷籀文繒从宰省揚雄以爲漢律祠宗廟丹書告（讀會意說文段曰綷爲祠宗廟丹書告下有也字）告神之帛見於漢律者字如此作揚雄言之雒甘泉賦曰上天之綷蓋即謂郊祀丹書告神者此則从宰不省者也

按繒帛也帛繒也是爲轉注綷則繒之籀文也

祠祀司命　說文示部祀以豚祠司命也漢律曰祠祀司命段曰鄭注周禮曰求福曰禱得求曰祠此祠與春祭之祠異祭法注曰司命小神居今閒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主督察三命今時民家或春秋祀司命風俗通義曰周禮司

命文昌也今民閒祀司命刻木長尺二寸爲人像行者擔篋中居者別小屋齊地大尊重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臘率以春秋之月按臘同豬許所謂豚也應說司命爲文昌鄭說人閒小神未知許意何居也

按祀切韻卑履切初學記引倂利反廣韻卑履毗至二切

祕祝　史記文紀十三年上曰蓋聞天道禍自恐取而福繇德興百官之非皆由朕躬今祕祀之官移過於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不取其除之

按輯證云蕭何律有此

祝釐　史記文紀十四年上曰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遣使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朕躬不爲百姓朕甚愧之夫以朕不德而躬享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其令祠官毋有所祈

按祝釐與祕祝相類律有祕祝當亦有祝釐也釐音僖福也

祭功臣於廟庭　夏官司勳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大常祭於大丞注今漢祭功臣於廟庭漢制考漢舊儀宗廟祭功臣四十人食堂下惟御僕滕公祭於廟門外墊

按漢功臣之祭于廟廷者四十人未知皆是何人宅無可考唯滕公見於此今漢舊儀無此條

見姅變不得侍祠　說文女部姅婦人污也博雧切漢律曰見姅變不得侍祠段曰謂月事及免身及傷孕皆是也廣

韻曰姅傷孕也傷孕者懷子傷也按見姅變如今俗忌入產婦房也不可以侍祭祀內則曰夫齋則不入側室之門正此意漢律與周禮相爲表裏

按此漢法之本于周禮者說者謂漢禮全襲秦制亦未攷耳

乏祠　功臣表雎陵侯張昌坐爲大常乏祠免顏注祠事有闕也

按乏祠之事所包者廣茲但此條餘條表稱不如令者已入不如令門

侍祠　史記文紀後七年郡國諸侯宜各爲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崴獻祖宗之廟集解張晏曰王及列侯崴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也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

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也凡臨祭祀宗廟皆爲侍祭續百官志舊列侯奉朝請在長安者位次三公中興已來惟以功德賜位特進者次車騎將軍賜位朝侯次王校尉賜位侍祠侯次大夫

按列侯侍祠之制定于西京至東京尚遵行之續志有侍祠侯名目侍祠侯之下尚有偃諸侯蓋不在侍祠之列矣據文紀注諸侯遣使侍祠則不皆親侍禹輯證謂諸侯親侍祠或指八月嘗酎會諸侯而言固也然列侯之在長安者自當親侍祠無遣使侍祠之理其列侯之在國者即八月嘗酎亦非人人皆親自來也

侍祠醉歌　功臣表稚侯商丘成坐爲詹事侍祠孝文廟醉歌堂下曰出居安能鬱鬱大不敬自殺補注先謙曰公卿表成坐祝詛自殺與此異案成以征和二年爲御史大夫此云爲詹事誤

按成時以列侯爲御史大夫自不能親侍祠醉歌雖是大不敬然罪不至死何至遽自殺百官表以爲祝詛者其事爲近

山陵未成置酒歌舞　恩澤侯表成都嗣侯況綏和二年坐山陵未成置酒歌舞免

臨喪後　功臣表北平嗣侯類坐臨諸侯喪後免史記張蒼傳類代爲侯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續禮儀志列侯薨百官會送如故事

此以上二事殆皆以不敬論

子寧　哀紀綏和二年師位詔博士弟子父母死子寧三年顏注寧謂處家持喪服補注何焯云漢制之失莫大於仕者不爲父母行服三年達禮於是焉廢其子寧者不過自卒至葬後三十六日而已哀帝既許博士弟子子寧三年何不推之既仕者乎至安帝元初三年鄧太后臨朝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至建元元年安帝親政宜豎不便復議斷之桓帝永興二年初聽刺史二千石行三年喪延熹二年復斷之若公卿則終漢之祚不議行三年喪服也

按安紀元初三年書初聽大臣二千石刺史行三年喪而劉愷傳所議惟刺史二千石無大臣陳忠傳又專言大臣漢之大臣三公九卿也未聞有行三年服者殆此制行之僅數年故大臣尚無行之者

告歸　高紀高祖嘗告歸之田注服虔曰告者加嚊呼之嚊李斐曰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孟康曰古者名吏休假曰告告又音嚊漢律吏二千石有子告有賜告子告者在官有功最法所當得也賜告者病滿三月當免天子優賜其告使得帶印綬將官屬歸家治病至成帝時郡國二千石賜告不得歸家至和帝時子賜並絕師古曰告者請謁之言謂請休耳或謂之謝謝亦告也假爲嚊嚊二音竝無別義固當依本字以讀之左傳韓宣子告老禮記曰若不得謝漢書諸云謝病皆同義

吏二千石有子告有賜告　見上條又衛綰傳上廢太子誅栗卿之屬上以綰爲長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輯證此不因病而賜告以區別於罷歸者汲黯傳黯多病病滿三月上賜告者數終不癒最後嚴助爲請告注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谷永傳數年出爲安定太守平阿侯譚年次當繼大將軍鳳輔政與永善鳳薦從弟御史大

夫音以自代由是譚音相與不平永遠爲郡史恐爲音所危病滿三月免又云曲陽侯根爲票騎將軍薦永徵入爲大司農歲餘永病三月有司奏請免故事公卿病輒賜告至永獨即時免

吏二千石以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　馮野王傳注如淳曰律二千石以上告歸歸寧道不過行在所者便道之官無辭

按告歸之制秦時已有漢承之子告者三月當免賜告則出自特恩汲黯常賜告最後嚴助爲請告是又有他人代請告之例此優典也二千石不皆賜告谷永以太守病滿三月免其常也其後以九卿而不賜告則出于上意矣初學記十二晉起居注曰孝武太康元年詔大臣疾病假滿三月解職白帖四十引此文解職上有不差二字皇甫謐集韓文公神道碑病滿三月免是自晉至唐並承此制

被害者與告　元紀永光五年賴川水出流殺人民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士卒遣歸注晉灼曰從官猶從役從軍也臣瓚曰告休假也師古曰晉說非也從官即上侍從之官也言凡爲吏爲從官其本縣有被害者皆與休告

按此亦特恩

吏五日得一下沐　初學記十休假亦曰休沐漢律吏五日得一下沐言休息以洗沐也楊惲傳移病盡一日輒償一沐注晉灼曰五日一洗沐也薛宣傳及日至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笑爲樂斯亦可矣扶慙愧官屬善之

按至日休吏在五日一沐之外者薛宣之教亦近人情越宮律

闌入宮門殿門　賈誼新書等齊篇天子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諸侯宮門曰司馬闌入者爲城旦殿門俱爲殿門闌入之罪亦俱棄市功臣表平陽嗣侯宗征和二年坐與中人姦闌入宮掖門入財贖完爲城旦補注錢大昭曰世家宗坐大子死國除五行志征和二年二月巫蠱事興宗下獄死與此異又長平嗣侯伉蘭入宮完爲城旦補注蘭當爲闌誤加艸外戚孝昭上官皇后傳又桀妻父所幸充國爲太醫監闌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爲充國入馬二十匹贖罪乃得減死論成紀建始三年庇上小女陳持弓闌大水至走入橫城門闌入尚方掖門注應劭曰無符籍妄入宮曰闌掖門者正門之傍小門也師古曰掖門在兩傍言如人背掖也汲黯傳闌出財物注臣瓚曰無符傳出入爲闌也後書孔融傳路粹枉狀奏融不遵朝儀秃巾微行唐突宮掖說文門部闕妄入宮掖也讀若闌段曰漢書以闌爲闕字之段借又或作蘭列子宋有蘭子張湛注曰凡物不知生之主曰蘭殷敬順曰史記無符傳出入謂之闌此蘭子謂以技妄遊

按新書所言乃漢初之制蓋漢初立諸王因項羽所立諸王之制百官皆如朝廷故門禁亦與漢朝無異迨景帝後諸侯王不得復治其國天子爲置吏百官皆損其員似此禁亦必不復用矣平陽侯曹宗本傳亦云有罪完爲城旦惟史記世家稱坐太子死或免侯之後復坐太子事死於獄也據段說則衛伉表之蘭字或非誤字

然他表皆作闌

闌入甘泉上林　功臣表山都嗣侯當坐闌入甘泉上林免

按甘泉上林非宮殿之比故闌入者罪亦輕唐律闌入宮門闌入非御在所各條並衛禁律其闌入禁苑者視宮門輕二等亦用漢律之義

失闌　王嘉傳爲郎坐戶殿門失闌免顏注戶止也嘉掌守殿門止不當入者而失闌入之故坐免也春秋左氏傳曰屈蕩戶之

按此唐律所云守衛不覺也

衣襜褕入宮　恩澤侯表武安嗣侯恬坐衣襜褕入宮不敬免顏注衣謂著之也襜褕直裾禪衣也襜音昌占反褕音踰

按襜褕私居之服此即曲禮重素紵絺紿不入公門之意以其褻也說文衣部褕翟羽飾衣一曰直裾謂之襜褕段曰方言襜褕江淮南楚謂之穿褕自關而西謂之襜褕釋名荊州謂禪衣曰布襜亦曰襜褕言其襜褕宏裕也師古注急就篇及禹不疑傳曰直裾禪衣也史記索隱曰謂非正朝衣如婦人服也

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　天官宮正幾其出入注鄭司農云幾其出入若今時宮中有罪禁止不得出亦不得入及無引籍不得入宮司馬殿門也玄謂幾荷呵其持操及疏數者疏先鄭引今時者謂漢法言引籍者有門籍及引人乃得出入也又云司馬殿門者漢宮殿門每門皆司馬二人守門比千石皆號司馬殿門也玄謂幾荷其衣服持操及疏數者案闌入云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賦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司門云幾出入不物者謂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及所操物不如品式者職雖不同皆是守禁此經直云幾其出入明知漢有此呵其衣服持操及疏數此增成司農義也闌入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注中門於外內爲中若今宮闕門梁孝王傳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與漢宦官無異竇嬰傳太后除嬰門籍不得朝請秋官士師五禁注今宮門有符籍

按司馬殿門即司馬門也漢官儀公車司馬掌殿司馬門司馬殿門亦即殿司馬門也賈疏爲司馬殿門詳釋之或疑鄭注殿字衍者非也唐律宮殿門無籍無著籍入宮殿各條在衛禁

宮中有罪禁止不得出亦不得入　見上條嚴延年傳後復劾大司農田延年持兵干屬車大司農自訟不干屬車事下御史中丞譴責延年何以不移書宮殿門禁止大司農而令得出入官於是覆劾延年闌內罪人法至死注張晏曰故事有所劾奏並移宮門禁止不得入

按先鄭所引當爲漢律原文與延年傳之不禁止得出入相合張晏注但言不得入於漢法未全或入上脫一出字

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　元紀初元四年令從官給事宮司馬中者得爲大父母父母兄弟通籍注應劭曰從官謂宦者及虎賁羽林太醫太官是也司馬中者宮內門也司馬主武兵禁之意也籍者爲二尺竹牒記其年紀名字物色縣之宮門案省相應乃得入也師古曰應說非也從官親近天子常侍從者皆是也故此下云科第郎從官司馬門者宦之外門也衛尉有八

屯衛侯司馬主衛士徼巡宿衛每面各二司馬故謂宮之外門爲司馬門補注錢大昭曰漢舊儀皇帝起居儀宮司馬內百官案籍出入營衛周廬晝夜誰何先謙曰宮司馬中謂宮中及司馬門中也顏以司馬爲宮之外門是應言宮內門非也

按此以從官常在禁中故優待之

衛宮　後書胡廣傳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縯司空孫朗坐不衛宮皆減死一等奪爵士免爲庶人桓紀太尉胡廣坐免司徒韓縯司空孫朗下獄東觀記曰并坐不衛宮止長壽亭減死一等以爵贖之

按衛宮非三公之責此特以討冀之時三公不與聞因而免之耳

諸出入殿門及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

張釋之傳上拜釋之爲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毋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注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者皆下不如令罰金四兩

按史記釋之傳注皆下之上有乘輿車傳者四字此衛宮之事宮衛令當屬于越宮律中

酎宗廟騎至司馬門　恩澤侯表高平嗣侯弘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不敬削爵一級爲關內侯博陽嗣侯顯同韋元成傳後以列侯侍祀孝惠廟當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削爵爲關內侯

按此以騎至廟門爲不敬三侯皆削一級視上條之罰金爲重矣觀於元成傳凡侍祠者當乘駟馬車矣

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　天官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次序注時四時比據次其人之在各官府之在宮中者若膳夫玉府內宰內史之屬次諸吏直宿若今時部署諸廬者舍其所居寺疏寺卽舍也是官府退息之處漢制攷曰史記秦紀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西京賦曰徼道外周千廬內傳胡廣曰衛士於周垣下爲區廬

按周廬設卒亦古制也

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　張釋之傳頃之上行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爲行過既出見車騎卽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我馬賴和柔令宅馬豈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

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爲之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注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金四兩史記釋之傳此人犯蹕作一人犯蹕錢大昕三史拾遺云此律文二人以上則犯當加重漢書作此人於義爲短補注沈欽韓曰唐衛禁律車駕行衝隊者徒一年衝三衛仗者徒二年如云罰金四兩是漢律較唐律輕也

按唐律車駕行衝隊誤者各減二等誤入隊間杖九十仗間徒一年漢律多簡或無隊間仗間之別杖九十較罰金四兩固不爲重卽徒一年亦未爲重緣漢世所罰者係黃金重至四兩亦不輕矣犯蹕者同時如有數人此爲各自身犯罪無首從與私越度關擅入宮殿門者其法正同無以人數加重之理唐律車駕行衝隊亦無

以人數加重之文錢氏據史記一人犯蹕語謂二人以上罰當加重其說非

衛士填街蹕　天官宮正凡邦之事蹕宮中廟中注鄭司農云國有事王當出則宮正主禁絕行者若今時衛士填街蹕矣疏漢儀大駕行幸使衛士填塞街巷以止行人備非常也

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　秋官小司寇前王而辟鄭司農云小司寇爲王道辟除姦人也若今時執金吾下至令尉奉引矣百官表中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執金吾屬官有式道左右中候續志執金吾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六百石車駕出掌在前清道還持麾至宮門宮門乃開中興但一人又不常置每出以郎兼式道候事已罷不復屬金吾漢舊儀皇帝起居儀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車駕則衛官填街騎士塞路出殿則傳蹕止人清道建五族承相九卿執兵奉引續輿服志乘輿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參乘屬車八十一乘薛綜曰屬之言相連屬也皆在後爲三行備千乘萬騎西都行祠天郊甘泉備之官有其注名甘泉鹵簿東都唯大行乃大駕大駕太僕校駕法駕黃門令校駕乘輿法駕八卿不在鹵簿中河南尹執金吾雒陽令奉引奉車郎御侍中參乘屬車四十六乘前驅有九旂靈罘最後一車懸豹尾薛綜曰侍御史載之豹尾以前比省中注小學漢官篇曰豹尾過後罷屯解圍胡廣曰施於道路豹尾之內爲省中故須過後屯圍乃得解皆所以戒不虞也

按霍光傳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卽續志所云大將軍驂參也似不止行祠天郊甘泉大將軍乃驂乘矣惟宅官得代之光傳所云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也

出入屬車閒　功臣表高苑嗣侯信坐出入屬車閒免顏注天子出行陳列屬車而輒至於其閒

卒辟車　秋官條狼氏以趨辟注趨辟趨而辟行人若今時卒辟車之爲也續輿服志大使車辟車四人注周禮條狼氏干盾注曰今卒辟車之屬又黃綬武官伍百文官辟車軺下侍闔門閤部署街里走卒皆有程亦多少隨所典領

按大使車有辟車四人是使者可以辟除行人矣武官伍百文官辟車皆有程亦是凡屬官屬皆得辟除行人矣孟子曰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然則古制已如是也

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　秋官鄉士三公若有邦事則爲之前驅而辟注鄭司農云鄉士爲三公道也若今時三公出城郡督郵盜賊道也疏郡督郵盜賊道也者郵謂郵行往來盜賊謂舊爲盜賊卽不良之人故郡內督察郵行者是盜賊之人使之道以況鄉士爲道相類也校勘記漢讀考云廣韻引釋名曰督郵主諸縣罰負郵殿糾攝之此盜賊似衍字郡督郵爲三公導若鄉士爲三公導也按賈疏本有盜賊二字并曲爲之說

按續百官志州郡其監屬縣有五部督郵曹掾一人所謂郡督郵也盜賊或爲賊曹之譌郡之屬官有賊曹掾續志大使車導從有賊曹車督車賊曹掾主盜賊應在導從之列也賈說難通

無故擅入官府　秋官士師五禁注今官府有無故擅入按此由擅入宮殿門推之者故列于此

漏泄省中語　賈捐之傳長安令楊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京兆尹可立得興曰縣官言與翕薛大夫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爲將軍期恩侯竝可爲諸曹皆如言又薦謁者滿宣立爲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宦者不宜入宗廟立止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石顯聞知白之上迺下興捐之獄令皇后父陽平侯禁與顯共維治奏興捐懷詐僞以上語相風更相薦譽欲得大位漏洩省中語罔上不道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興減死一等髡鉗爲城旦陳咸傳是時中書令石顯用事顓權咸頗言顯短顯等恨之時槐里令朱雲殘酷殺不辜有司舉奏未下咸素善雲雲從刺候教令上書自訟於是石顯微伺

知之白奏咸漏洩省中語下獄掠治滅死髡爲城旦元紀建昭二年淮陽王舅張博魏郡太守京房坐窺道諸侯王以邪意漏洩省中語博要斬房棄市京房傳淮陽憲王舅張博從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爲博道其語以爲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爲衆所排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爲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道幽厲事出爲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免爲庶人（鄭博要斬傳百官表棄市不同）孝成河平二年楚相齊宋登爲京兆尹貶爲東萊都尉未發坐漏洩省中語下獄自殺趙充國傳初破羌將軍武賢（辛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將印（充國）宴語印道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上上欲誅之印家將軍以爲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國深恨上書告印泄省中語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下吏自殺師丹傳又丹使吏書奏吏私寫其草丁傅子弟聞之使人上書告丹上封事行道人偏持其書上以問將軍中朝臣皆對曰忠臣不顯諫大臣奏事不宜漏泄令吏民傳寫流聞四方宜下廷尉治廷尉劾丹大不敬詔勿治罷歸孔光傳太后從弟子傅遷尤佞邪上免官遣歸故郡傅太后怒上不得已復留遷光與大司空師丹奏言詔書侍中駙馬都尉遷巧佞無義漏泄不忠國之賊也免歸故郡復有詔止天下疑惑臣請歸遷故郡以銷姦黨卒不得遣復爲侍中後書鄭弘傳奏尚書張林阿附侍中竇憲而素行臧

穢又上洛陽令楊光實之賓客在官貪殘竝不宜處位書奏吏與光故舊因以告之光報憲憲奏弘大臣漏泄密事帝詰讓弘收上印綬弘自詣廷尉詔赦出之

按漏泄省中語孝昭以前此獄詞甚罕辛武賢之告趙印已爲僅見石顯陷賈捐之陳咸京房三人皆以此爲詞小人之害人以語言之細殺人以自快亦可哀矣博捐之房棄市咸城旦其等級若何分別亦不可詳趙印及宋登自殺未定獄師丹罷歸鄭弘收印綬獄皆未成孔光師丹遂一傅遷而不能亦可見君子之直不若小人之巧也唐律漏洩大事在職制所漏洩者如關于軍事國政自當重論否則尋常燕私之語烏可遂以殺人哉

泄祕書　百官表元鳳四年蒲侯蘇昌爲大常坐籍霍山

書泄祕書免顏注以祕書借霍山補注顧炎武曰顏說非也蓋籍沒霍山之書中有祕書當密奏之而輒以示人故以宣泄罪之山傳言山坐寫祕書顯爲贖罪若山之祕書從昌借之昌之罪不止免官而已且如顏說云坐借霍山祕書足矣何用辭復

按祕書與省中語不同豈其有關于國是者故加之罪歟

刺探尚書事　秋官士師一曰邦汐注鄭司農云汐讀如酌酒尊中之酌國汐者謀汐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探尚書事疏漢時尚書掌機密有刺探尚書密事謀酌私知故舉爲況也後書楊倫傳有司以倫言切直辭不遜順下云尚書奏倫探知密事徼以求直坐不敬結鬼薪結正其罪也詔特原之

按尚書密事多關國是刺探之者必將藉以爲姦利也其情節實較漏泄爲重乃漏泄之獄多而刺探少者刺探必有實不若漏泄之但託空言易於比附也以上二事并關官禁故列於此

挾詔書　功臣表衛嗣侯不疑坐挾詔書論耐爲司寇顏注詔書當奉持之而挾以行故爲罪也

按詔書出自尚書其須行也自有主之者非列侯之無官職者所得與聞而挾以行也惠紀除挾書律應劭曰挾藏也此當是奉有詔書令宣布於封內輒藏之而不宣布也顏說非詔書自禁中出故列於此

尚書入省事　春官內史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注若今尚書入省事疏漢法奏事讀之故舉以況之也霍光傳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尚書令讀奏

尚書作詔文　春官御史掌贊書注若今尚書作詔文續百官志尚書侍郎三十六人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漢制考安帝時陳忠上疏薦周興曰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材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自由辭多鄙固乃拜興尚書郎

按詔文宣示內外不容有鄙固之辭出于尚書之故須妙選雅材陳忠言當時之弊古今一轍也

上書　蕭望之傳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劉德傳子向坐鑄僞黃金當伏法德上書訟罪會冤大鴻臚奏德訟子罪失大臣體不宜賜謚置嗣制曰賜謚繆侯爲置嗣江都易王傳建異母弟定國爲椎陽侯易王最小子也其母幸立

之具知建事行錢使男子荼恬上書告建淫亂不當爲後事下廷尉廷尉治恬受人錢財爲上書論棄市王子侯表溫水侯安國坐上書爲妖言會赦免張侯嵩坐賊殺人上書要上下獄瘐死功臣表朝陽嗣侯當坐教人上書枉法彫爲鬼薪

按此上書而犯罪者荼恬得財溫水爲妖言情節較重其罪重宜也張侯情節亦重瘐死未論決朝陽以枉法爲鬼薪若望之及德實非其罪當時周內之也王子侯表又有富陽釐鄉以上書還印綬賴陽侯以上書還印符情節爲輕僅止免侯見朝律唐律對制上書不以實在詐僞

舉奏非是　蓋寬饒傳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劾奏衛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連及安世

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大臣非是左遷爲衞司馬陳湯傳後湯上書言康居王侍子非王子也按驗實王子也湯下獄當死大中大夫谷永上疏訟湯曰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云云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

按寬饒舉奏非是罪止左遷陳湯言事非是竟至論死當時有司承丞相之指也天子出湯奪爵爲士伍已屬幸矣湯爲射聲校尉匡衡奏湯之坐免官而關內侯仍在至此而官爵俱削矣此亦唐律對制上書不以實也與上條意同

議不正　平當傳先是太后姊子衞尉淳于長白言昌陵不可成下有司議當以爲作治連年可遂就上既罷昌陵以長爲首建忠策復下公卿議封長當又以爲長雖有善言不應封爵之科坐前議不正左遷鉅鹿太守百官表孝宣本始四年左馮翊朱畴爲少府坐議鳳皇下彭城未至京不足美貶爲泗水太傅

按議非正而但予左遷此罪之輕者宋畴所議甚正而以此得罪宣帝綜核名實而侈言祥瑞甚可怪也

不舉奏　淮陽憲王傳王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出爲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房漏泄省中語博元弟詿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逮捕欽上不忍致法賜欽璽書曰有司奏王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譖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舉至不赦已詔有司王事云云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

按此以不舉奏爲罪不治者親親之誼也唐律事應奏而不奏在職制

觸諱　宣紀元康二年詔聞古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也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諱詢諸觸諱在令前者赦之補注周壽昌曰上書觸諱犯罪漢制無考齊書王慈傳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表議廢儀曹郎任昉議云班諱之典爰自漢世降及有晉歷代無爽今之諱榜兼明義訓邦之字國實爲前事之徵名諱之重情敬斯極故懸諸朝堂搢紳所聚將使起伏晨昏不違耳目敬避之道昭然易從慈議遂止據昉言是漢故有班諱之典石奮傳石建爲郎中令奏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迺四不足一獲譴死矣據此上書誤一字猶慮譴死則觸諱之罪當更不輕唐律諸上書若奏事誤犯宗廟諱者杖八十口誤及餘文書誤犯者笞五十又云即爲名字觸犯者徒三年若嫌名及二名偏犯者不坐援此可以測漢制也何焯曰宣帝因人有以觸諱犯罪者故更其名然則生而諱名前此已然疑起秦世周壽昌曰更讀曰庚漢名諱無異稱

按漢律上書奏事誤疏議謂文字脫剩及錯失者漢制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即唐律之所本也漢制詳尉律

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　江充傳充出逢館陶長公主行馳道中充呵問之公主曰有太后詔充曰獨公主得行車騎皆不得盡劾沒入官後充從上甘泉逢太子家使乘車馬行馳道中充以屬吏太子聞之使人謝充曰非愛車馬誠不欲令上聞之以教敕亡素者唯江君寬之充不聽遂白奏上曰人臣當如是矣大見信用

威震京師注如淳曰令乙騎乘車馬行馳道中已論者沒入車馬被具翟方進傳遷爲丞相司直從上甘泉行馳道中司隸校尉陳慶劾奏方進沒入車馬功臣表平州嗣侯昧坐行馳道中

按史記始皇紀治馳道集解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秦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據此則秦之馳道偏於天下若行馳道卽有罪是偏布犯法之所於天下而行旅皆荆棘矣漢時此道不知尙在否漢法當不若秦法之苛此所云馳道乃長安至甘泉之馳道也昭涉昧重至免侯而方進僅止沒入車馬反劾司隸免官其獄豈得爲平令云已論則沒入車馬之外自有當論之罪未知漢時之用法何如也

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 鮑宣傳拜宣爲司隸丞相孔光四時行園陵官屬以令行馳道中宣出逢之使吏鉤止丞相掾史沒入其車馬注如淳曰令諸使有制得行馳道中者行旁道無得行中央三丈也

按江充傳館陶公主事與孔光之事相類注所引令中並無明文然有二事恐漢法如是注中令文或未全也

太子得絕馳道 成紀上嘗急召太子出就櫻門不敢絕馳道西至直城門得絕乃度還入作室門上遲之問其故以狀對上大說乃著令令太子絕馳道云顏注絕橫度也

按太子得絕馳道有太后詔得行馳道丞相行園得行馳道并優典也然以一行道之故而遽科以免侯之罪未免過重唐律無文蓋刪之矣

吏卒不得繫馬宮門樹 輯證五初學記二十四崔寔引永平中詔

按輯證所引之書每有書名及卷第錯誤者並檢原書改正此條檢原書未見仍之

朝律

朝請 史記竇嬰傳不得入朝請集解律諸侯春朝天子曰朝秋曰請正義才性反吳王濞傳及後使人爲秋請注孟康曰律春曰朝秋曰請如古諸侯朝聘也如淳曰濞不自行也使人代已致請禮師古曰請音才姓反

按此太初改曆以後之律文也漢初以冬十月爲歲首諸侯多朝冬十月高紀九年冬十月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十年冬十月淮南王燕王荆王梁王楚王齊王長沙王來朝惠紀二年冬十月齊悼惠王來朝

以後呂后紀文紀景紀武紀太初以前無書諸侯王來朝者元封五年冬行南巡狩春三月還至泰山增封因朝諸侯王列侯旣不在長安亦非冬十月也自太初元年正曆以後天漢四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此爲諸侯春朝之始後元二年春正月朝諸侯王于甘泉宮昭紀元鳳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宣紀不書諸侯王來朝惟甘露三年春正月書匈奴呼韓邪單于稽侯狦來朝黃龍元年春正月書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紀功也元紀竟寧春正月匈奴虖韓邪單于來朝成紀河平四年春正月匈奴單于來朝哀紀元壽二年春正月匈奴單于烏孫大昆彌來朝餘皆不書大約諸侯非歲來朝其不書者亦非無人來朝史不具耳范書光武紀無來朝之文明紀永平二年秋九月沛王輔等來朝

六年十一年章紀建初七年春正月皆書沛王輔等來朝元和元年春正月中山王焉來朝章和二年濟南王康等來朝順紀永建二年春正月樂安王鴻來朝永和元年春正月夫餘王來朝餘無書者綜計班范二書書春朝者尚屢見書秋朝者永平二年一見而已可見春朝諸侯或自行秋請例使人其不使人者則有罪詳下文

十月朝獻　高紀十一年令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獻史記梁孝王世家褚先生曰諸侯王朝天子漢法凡當四見耳始到入小見到正月朔旦奉皮薦璧賀正月法見後三日爲王置酒賜金錢財物後二日復入小見辭去凡留長安不過二十日小見者燕見於禁門內飲於省中非士人所得入也今梁王西朝因留且半歲云云今漢之儀法

朝見賀正月者常一王與四侯俱朝見十餘歲一至今梁王常比年入朝見久留

按據褚少孫所言漢法諸侯王但朝歲首十餘歲一至不常至也高帝時以冬十月爲歲首故謂之十月朝獻太初正曆以正月爲歲首則謂之朝正月創春朝也其制蓋自高帝是年始弟不用古者五年一朝之制故朝無常期也

不朝　史記王子侯表建成侯拾元鼎二年坐不朝不敬國除漢表作坐使行人奉璧皮薦賀元年十月不會免顏注以皮薦璧也時以十月爲歲首有賀而不及會也

按此即朝正月之事王不自行而使人行之者其咎在行人而遽免侯似較重此法簡而無分別之故皮幣以薦璧詳食貨志

不使人爲秋請　王子侯表重侯擔坐不使人爲秋請免

按秋請例得使人不使人則有罪故免侯

不請長信　功臣表翕侯邯鄲坐行來不請長信免注如淳曰長信宮太后所居也師古曰請謁也補注周壽昌曰請朝也春曰朝秋曰請

按據此表是王侯來朝有朝長信宮之制惟太后所居不常在長信宮耳

月朔大朝　續禮儀志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鐘鳴受賀及贊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石六百石雁四百石以下雉獻帝起居注曰舊典市長執雁建安八年始令執雉百官賀正月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舉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舉之樂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其每朔唯十月旦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決

疑要注引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珪子男執璧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雁士執雉漢魏麤依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以下所執如古禮蔡邕獨斷三公奉璧上殿向御坐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爲君與三公伏皇帝坐乃進璧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討史皆陛戟庭燎宗室諸劉雜會萬人以上立西面位定公納薦太官賜酒食西入東出既定上壽計吏中庭北面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史四人執法殿下虎賁羽林孤弓撮矢陛戟左右戎頭逼歷啟前向後左右中郎將住東羽林虎賁將住東北五官將住中央悉坐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戲於庭極乃畢入殿前激水化爲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跳躍徹水作霧郭日畢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

炫耀日光以兩大絲繩繫兩柱中頭間相去數丈兩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踢局出身藏形於斗中鐘磬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小黃門吹三通謁者引公卿羣臣以次拜微行出罷尊者在前卑者在後德陽殿周旋容萬人天子正旦節會朝百官於此

按趙禹朝律亦曰朝會正見律則朝會之儀必具於律中今故錄續志及劉昭補注於此蔡質所記乃東京之制西京當亦如是

饗遣故衛士儀　續志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持節慰勞以詔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

按此亦朝會之一故并錄之

歸印綬　王子侯表富陽侯賜釐鄉侯固并坐上書歸印綬免

封上印綬　王子侯表昌鄉侯憲坐使家丞封上印綬免

按此二事其故未詳以下條例之必別有故

上書還印符隨方士　功臣表酇陽嗣侯仁永光四年坐使家丞上書還印符隨方士免補注朱一新曰方士張宗也符者所劑之符也郊祀志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酇陽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顏注酇陽侯江仁也元帝時坐使家丞上印綬隨宗學仙免官

按唐律私入道在戶婚律此隨方士學仙即私入道也

朝私留他縣　王子侯表陽興侯昌坐朝私留他縣使庶子殺人棄市

按私留他縣其罪輕使庶子殺人其罪重蓋從其重者論棄市

皮幣率鹿皮方尺直黃金一斤　史記孝武紀其後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幣率諸侯朝覲奏貢皆以白鹿皮方尺緣以繢以薦璧得以黃金一斤代之又漢律皮幣率鹿皮方尺直黃金一斤

司徒府中百官朝會殿　地官冢人掌共內外朝之食者之食注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注今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亦古之外朝哉

按王應麟漢制考序司徒府有百官朝會殿以決大事猶近于外朝之詢衆也此漢制之近于古者

侍曹伍百傳吏朝　天官宰夫七曰胥掌官敘以治敘注治敘次序官中如今侍曹伍百傳吏朝也疏漢時五人爲伍伯長也是五人之長言傳吏朝者傳在朝羣吏諸官事務於朝也

按侍曹之儀疏未及蓋吏之在朝皆分曹治事此伍伯者常侍于曹以傳吏也

撫遺十六終

金布律

毀傷亡失縣官財物　按此目無事可證

罰贖入責呈黃金爲價

罰贖　淮南王傳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書呂刑其罰百鍰傳六兩曰鍰鍰黃鐵也疏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爲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爲金今別之以爲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言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爲金爲鐵爾

按說文銅赤金也鐵黑金也此以黃鐵爲銅與許說不能符疏謂古人贖罪悉皆用銅其說不知何本漢法則以黃金不以銅故罰金以二兩四兩爲率晉志金等不過四兩是四兩爲其重者贖死亦止二斤八兩耳呂刑之百鍰計重三斤若以黃金計似過重故傳言黃鐵然黃金之值代各不同亦難以此爲解也隋志贖罪舊以金北齊代以中絹隋開皇律以銅代絹唐律之用銅因於隋也至漢之贖亦不純用黃金如韓延年入穀楊僕入竹二萬箇趙弟入錢百萬以上見功臣表蓋主爲充國入馬二十匹見上官傳據此律文凡物之平賈皆當以黃金爲程矣食貨志黃金一金直錢萬趙弟入錢百萬直黃金百斤準是以推是贖死者爲黃金百斤與淮南傳之贖死金二斤八兩各爲一法二斤八兩者常法也律之當贖者故其數少百斤者非常法也律之不當贖者故其數多惟惠紀元年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以免死罪應劭曰一級直錢二千凡爲六萬若今贖罪入三十匹縑矣此入錢六萬得免死也武紀天漢四年令死罪人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此入錢五十萬僅得減死一等也二法又不相同大約西京贖罪並無成法皆臨時所定遂至多寡懸殊應劭所言三十匹縑者乃東京之法後書明帝即位之初贖死罪者縑二十匹永平十五年增爲四十匹十八年改爲三十匹章紀建初七年又爲二十匹章和元年同和帝以後不詳縑數應劭之所謂三十匹不知何時所定當在和帝以後而用縑不用金則明帝以下並同此東京之所改也

入責　文紀二年春正月詔民請作縣官及貸種食未入未備者皆赦之顏注種者五穀之種也食所以爲糧食也昭紀始元二年三月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多今年蠶麥傷所振貸種食勿收責元鳳三年詔三年以前所振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勿收責元紀鴻嘉元年詔逋貸未入者勿收四年詔逋貸未入皆勿收

按貸種食即周禮大司徒之散利入責即周禮泉府凡民之貸者以國服爲之息也漢時蓋承周制尚有貸民入責之事西京實遵行焉崇不登則勿收昭紀元紀之事可證

平庸

平賈　武紀元狩五年天下馬少平牡馬匹二十萬注如淳曰貴平牡馬賈欲使人競畜馬補注先謙曰時競乘牡馬見平準書故平其賈功臣表梁期嗣侯當千太始四年坐賣馬一匹賈錢十五萬過平臧五百以上免補注蘇輿曰武紀云云如淳云貴平其賈使人競畜此賤其直故以

過平罪之又犯臧五百以上免官也

按平準書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而乘字牝者儥而不得聚會集解漢書音義曰皆乘父馬有牝馬閒其閒則相踶齧故斥不得出會同補注之說本此平者評也唐律所謂市司評物價也當千賣馬十五萬少于平賈五萬乃不及二十萬之數非過也表言過平補注以賤其直爲過皆不甚可解或過乃違之譌姑存疑於此至臧五百以上當卽賣馬所得之臧五百以上乃律文斷罪之限斷非此侯之臧止五百也如爲二事臧上當有又字唐律平臧者在名例四市司評物價在雜律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　溝洫志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爲著外繇六月注蘇林曰平賈以錢取人作卒顧其時庸之平賈也如淳曰律說平賈一月得錢二千師古曰賈音價補注先謙曰受平賈者顧庸於官得直旣優故不著外繇其先役未受直者乃著之

按志文先云卒治河者爲著外繇六月顏注謂以卒治河有勞雖執役日近皆得此繇戍六月也著謂著於簿籍也著音竹助反今按古者力役之征本與傭雇不同無應給之賈因治河事亟特予平賈優之也其未受平賈者則爲著外繇六月延世隄防三旬立塞以三旬抵六月亦所以優之也女徒顧山月止出錢三百當爲漢世平時之傭值平賈月得二千優之至矣唐律平功庸在名例平贓者律中

坐贓

坐贓爲盜　景紀元年詔物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監所治所行將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他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爲盜没入臧縣官詳盜律受所監臨又後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注韋昭曰發民用其民取庸用其資以顧庸

按此非盜臧而以盜臧之罪坐之漢法以重論者

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　蕭望之傳永惟邊竟之不贍故金布令甲曰邊郡數被兵離饑寒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顏師古曰共給之因爲軍旅卒暴之事也顏注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篇名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卒讀曰猝言此令文專爲軍旅猝暴而施設

按此指被兵之郡人民而言故令他郡共給其費言天下衆擎易舉也

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　高紀四年漢王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爲衣衾棺斂轉送其家四方歸心焉

士卒從軍死者爲槥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　高紀八年令士卒從軍死者爲槥服虔曰槥音衛應劭曰小棺也今謂之櫝歸其縣縣給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長吏視葬注如淳曰棺音貫謂棺斂之服也臣瓚曰初以槥致其尸於家縣官更給棺衣更斂之也金布令曰不幸死所爲櫝傳歸所居縣賜以衣棺也師古曰初爲槥櫝至縣更給衣及棺備其葬具耳不勞改讀音爲貫也金布者令篇名若今言倉庫令也

不幸死所爲槥傳歸所居縣賜以衣棺　見上條

按四年八年之令實一事而重申之文則有詳略之不同注所引金布令恐亦非全文此專爲軍士言令中當有軍士明文也

一室二尸官與之棺　秋官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注鄭司農云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若今時一室二尸則官與之棺也

按此不關軍事者似指常時言矣然周法在國札喪之時恐漢法或亦如是札者左氏傳民不天札注天死爲札魯語其天札也注疫死曰札司關國凶札注鄭司農云札謂疾疫死亡也膳夫大札注大札疫癘也蓋當疫癘之年民疫死者多力或有不足故官補助之也

酎金律

奉金會酎　續禮儀志八月飲酎補注丁孚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令諸侯助祭貢金漢律金布令曰皇帝齋宿親率羣臣承祠宗廟羣臣宜分奉請諸侯列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百口亦四兩皆會酎少府受又大鴻臚食邑九眞交趾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瑇瑁甲一斤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準以當金景紀元年詔高廟酎注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薦宗廟酎音直救反

按酎金之制丁孚云文帝所加張晏屬之武帝後書章紀建初七年飲酎高廟注所言與張晏同當卽用晏注也輯證疑丁孚之說非別無可證無以定之章紀注引九眞交趾日南云云作丁孚漢儀式與續志不同疑丁孚亦取諸金布令者金布二字所包者廣酎金亦金事當在金布律中或酎金爲金布之一目漢律既亡他無可攷耳

列侯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　武紀元鼎六年九月列侯坐獻黃金酎祭宗廟不如法奪爵者百六人平準書天子下詔曰卜式雖躬耕牧不以爲利有餘輒助縣官之用今天下不幸有急而式奮願父子死之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賜爵關內侯金六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擊羌越至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集解如淳曰漢儀注王子爲侯侯歲以戶口酎黃金於宗廟皇帝臨受獻金以助祭大祀日

飲酎飲酎受金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削縣侯免國王子侯表朝嗣侯固城坐酎金少四兩免襄陵侯聖坐奉酎金斤八兩少四兩免

按酎金之法少四兩卽免侯其法甚苛武帝因列侯莫求從軍者而少府遂有此省金之罰故以爲事屬武帝其說爲近文帝必無此苛法也元鼎五年以酎金失侯者王子侯表六十人功臣表廿六人恩澤侯三人共八十九人不符百六人之數恐有遺脫又不言年者六人又征和二年一人宣帝時地節四年一人五鳳四年一人元帝以後則無此事功臣恩澤二表並有以酎金失侯者則列侯皆當酎金不專屬王子侯也

知列侯酎金輕　功臣表商陵侯趙周坐爲丞相知列侯酎金輕下獄自殺

按此知而不舉之罪張湯之苛法也

尉律

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課最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　藝文志漢興蕭何造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補注王鳴盛曰即史籀大篆也諷書許自序作諷籀書乃得爲史作乃得爲吏賈子新書云胡以孝弟循順爲善書而爲吏耳亦以作吏爲是蘇輿曰案江式傳亦作史近段氏注說文轉據以改吏爲史注云得爲史得爲郡縣史也周禮史十有二人注云史掌書者又史掌官書以贊治注云贊治若今起草文書也後漢書百官志郡太守郡丞縣令尉若

長縣丞縣各置諸曹掾史案史字於義尤長李賡芸曰說文敘云又以八體試之此六乃八之誤據說文敘言王莽時甄豐改定古文有六體蕭何時有八體無六體也先謙曰李說是也上文明有八體是班氏非不知有八體者且此數語與說文脗合不應事實岐異淺人見下六體字而妄改耳注韋昭曰若今尚書蘭臺令史臣瓚曰史書今之太史書補注劉奉世曰史與書令史二名今有書令史吳仁傑曰太史課試善史書者以補史書令史而分隸尚書乃御史也尚書御史皆在禁中受公卿奏事故下文云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則所謂史書令史正以其通知六體書故以補此吏員耳百官表於尚書御史不載令史而後書有之曰尚書六曹有令史三人主書御史中丞有蘭臺令史掌奏則所謂史書令史即主書及掌奏者是已故通典引漢官儀云能通倉頡史籀篇補蘭臺令史滿歲爲尚書郎蓋當時奏牘皆當用史書嚴延年傳稱其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貢禹傳亦言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爲右職又王尊傳司隸遣假佐蘇林謂取內郡善史書佐給諸府則外之郡國內之諸府皆有史書吏以備判奏也令史專以史書爲職恐不可爲二名先謙曰吳說是何焯曰今訛字必倣行蓋其遺意葉德輝曰史記萬石君傳建爲郎中令奏書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惶恐東觀漢記馬援傳援上言臣所假伏波將軍印伏字大外嚮成皋令印皋字爲爲白下羊丞印四不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所宜齊同薦曉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據此則兩漢正書之嚴可見

學僮十七已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文太史并課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　說文序尉律學僮十七已上段曰僮今之童字　始試段曰謂始應試也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吏又以八體試之郡移大史并課段曰最者以爲尚書史書或不正輒舉劾之段曰句絕乃得爲吏依魏書江式傳改吏爲史周禮注曰倍文曰諷竹部曰籀讀書也毛詩傳曰讀抽也方言曰抽讀也抽即籀籀讀二文爲轉注尚書克曰繹之由繹即籀繹也史記云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如淳曰抽徹舊書故事而次述之紬亦即籀字也凡古卜筮抽繹卦爻本義而爲辭者因以籀名之今左傳作繇許稱則作卜籀籀之說明而許所謂諷籀書者可明矣諷籀書九千字者諷謂能背誦尉律之文籀書謂能取尉律之義推演發揮而繕寫至九千字

之多諷若今小試之歟經籀書若今試士之時藝上云始試則此乃試之云事也藝文志云云無籀字得爲史得爲郡縣史也周禮史十有二人注曰史掌書者又史掌官書以贊治注曰贊治若今起文書草也後漢書百官志郡太守郡丞縣令若長縣丞縣尉各置諸曹掾史八體漢志作六體改六體乃亡新時所立漢初蕭何律文也自學僮十七至輒舉劾之許與班略異而可互相補正班云大史試學童許則云郡縣以諷籀書試之又以八體試之而後郡移大史試之此許詳於班也班云諷書許云諷籀書此亦許詳於班也班云六體許則云八體此許襄於班也班云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許云尚書史此班詳於許也班云吏民上書字或不正輒舉劾許不言吏民上書此亦班詳於許也班

書之成雖在許前而許不必見班書固別有所本矣大史者大史令也井課者合而試之也上文試以諷籀書九千字謂試其記誦文理試以八體試其字迹縣移之謂郡郡移之大史大史合試此二者最讀嚴最之最其最者用爲尚書令史也尚書令史十人人二百石主書藝文志曰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云史書令史者謂能史書之令史也漢人謂隸書爲史書故孝元帝孝成許皇后王尊嚴延年楚王侍者馮嫽後漢孝和帝和熹鄧皇后順烈梁皇后北海敬王睦樂成靖王黨安帝生母左姬魏胡昭史皆云善史書大致皆謂適於時用如貢禹傳云郡國擇便巧史書者以爲右職又蘇林引胡公云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書者給佐諸府也是可以知史書之必爲隸書向來注家釋史書爲大篆其繆可知矣石建自詭馬不足一馬援糾繆舉爲四羊其可證也蓋漢承秦後切於時用莫若小篆隸書也志兼言御史令史御史之令史即百官志之蘭臺令史許不及之者以下文云字或不正輒舉劾之乃尚書所職非御史所職也光武紀注引漢制度曰帝之下書有四一曰策書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誡敕策書者編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篆書起年月日稱皇帝以命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賜策而以隸書用尺一木兩行惟此爲異也制書者帝者制度之命其文曰制詔三公皆璽封尚書令印重封露布州郡也詔書者詔告也其文曰告某官云如故事誡敕者謂敕史太守其文曰有詔敕某官他皆倣此按此知漢人除策諸侯王用木簡篆書外他皆用繚素隸書而已絕無用大篆之事也劾者用法以糾有罪也百官志曰民曹尚書主凡吏民上書事然則吏民上書

字或不正輒舉劾正民曹尚書事而令史實佐之者也此以上言漢初尉律之法如此

按此條律文許序與班志不同疑許所引者漢初律文故言試以八體班所引者東京改定之文故言六體也許云諷籀書舊說俱以籀書爲大篆而班志無籀字如所諷者實爲大篆班不應無籀字且大篆自在八體之中不得與初試時相複本文用一又字是八體自在始試所試者之外當以段玉裁爲長班志於引律之中即接以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正以釋律文之六體是班所據者如此不得以許改班也八體者秦書一曰大篆史籀所作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刻符書符節令掌之四曰蟲書即鳥蟲書五曰摹印即繆篆六曰署書凡一切封檢題字皆曰署題榜亦曰署署牘部扁者署也七日殳書文飾記物武亦書殳段玉裁曰按言殳

以包凡兵器題識不必專謂殳八曰隸書六體者王莽使甄豐等所改定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四曰左書即秦隸書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作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亦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段曰秦文八體倘有刻符署書殳書此不及之者三書之體不離乎摹印書幡之體故舉二以包三古文則析爲二以包大篆莽意在復古應制作不欲襲秦制也班制所稱六體實與莽同則其文出于東京無疑班志言漢興閭里書師合蒼頡爰歷博學三篇斷六十字以爲一章凡五十五字并爲蒼頡篇計五十五章每章六十字計三千三百字且三篇原本分二十章又分之爲五十五章並非十章爲一篇王筠曰大篆十五篇蓋亦斷六十字爲一章十章爲一篇十五篇則

九千字其說他無所據恐未可從董彥遠云尉律四十九類求知何本說者亦不得其是闕疑可也但可以見尉律固非一二章矣魏書江式傳言漢興有尉律學云云似本於許序而其文亦微有不同古人引書多約舉之詞字句往往參差惟書或不正句江作吏民上書省字不正似吏民上書四字爲今說文之脫文無此四字事不具也許序又云今雖有尉律不課小學不修莫達其說久矣今者許自謂當時許書創始於和帝永光十二年庚子至安帝建光元年辛酉凡歷廿二年而其子冲獻之是和帝之時尉律之試已廢而律爲具文矣段曰漢之取人蕭何初制用律及八體書迄乎孝武依丞相御史言通用一藝以上補卒史乃後史多文學之士合說文藝文志及儒林傳參觀可見蓋始用律後用經而文學由之盛始試八體後不試第聽閭里書師習之而小學衰矣本按漢初取人之法亦不專在尉律之試文紀二年詔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上親策之他如賈誼以吳公薦鼂錯以文學進馮唐以孝著又有以父兄任者如汲黯以父任袁盎以兄噲任爲郎中是也有以貲爲郎漢注貲五百萬得爲常侍郎張釋之以貲爲騎郎是也是用人之途亦多矣尉律之試專爲史書令史設耳

又按漢選舉之法亦取人之大端也今將關於選舉者列于後

不舉孝不察廉　武紀元朔元年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錄賢勸

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宿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斯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適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而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罔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

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當免奏可

按舉孝與廉取人之一途此定不舉之罪

博士置弟子員　武紀元朔五年詔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義治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之化以厲賢材焉丞相弘請爲博士置弟子員學者益廣

按此取人之又一途也博士置弟子而經學始昌明矣

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武紀元封五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類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絕國者

按此取人之又一途也時衞霍皆逝故有此令

選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竝正舉者　漢官儀世祖詔方今選舉賢佐朱紫錯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後審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異孝廉之吏務盡實覈選則英俊賢行廉潔平端於縣邑務授試以職有非其人臨計過署不便習官事書疏不端正不如詔書有司奏罪名竝正舉者

選舉不實　後書明紀即位詔今選舉不實邪佞未去權門請託殘吏放手百姓愁怨情無告訴有司明奏罪名并正舉者注舉非其人并正舉主之罪章紀建初元年詔選舉乖實俗吏傷人功臣表山陽侯張當居坐爲太常擇博士弟子故不以實完爲城旦恩澤侯表邛成嗣侯勳坐選舉不以實罵延史大不敬免百官表孝元竟寧元年張譚爲御史大夫坐選舉不實免孝成陽朔三年韓立爲執金吾坐選舉不實免陳湯傳富平侯張勃與湯交高其能初元二年元帝詔列侯舉茂材勃舉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司隸奏湯無循行勃選舉故不以實坐削二百戶會薨因賜謚曰繆侯湯下獄論杜業傳會司隸奏業爲太常選舉不實業坐免官復就國嚴延年傳又延年察御史廉有臧不入身延年坐選舉不實貶秩翟方進傳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咸陳對策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

立徼幸有司莫敢舉奏昌濁苟容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後書竇融傳大司徒戴涉坐所舉人盜金下獄帝以三公參職不得已乃策免融胡廣傳出爲濟陰太守以舉吏不實免順紀陽嘉四年太尉施延免注東觀記曰以選舉貪污策罷輯證後書呂強傳舊典選舉委三府三府有選參議掾屬咨其行狀度其器能受試任用則以成功若無可察然後付之尚書尚書請劾舉下廷尉覆案虛實行其誅罰觀此知并正舉典爲漢舊法久而廢弛至有如楊倫傳所云任嘉所作狼籍未受辜戮而改典大郡者此等非案坐舉主無以禁絕姦萌明章二帝特申舊令耳楊倫言昔齊威之霸殺姦臣五人并及舉者以弭謗議貢禹言守相選舉不以實及有臧者輒行其誅亡但免官是貶秩

創戶尙爲輕典也魏志何夔傳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原

按選舉并正舉者乃漢代舊法功臣表百官表所列選舉不實免侯免官者可證張當居重至完爲城旦法亦不輕矣東漢各帝特申明舊章耳至戴涉之下獄死見光武紀注引古今注坐入故大倉令奚涉罪不但以所舉人盜金也唐律貢舉非其人在職制保任不所所任在詐僞

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　楊雄傳結以倚廬注孟康曰在倚廬行服三年也應劭曰漢律以不爲親行三年服不得選舉

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　後書劉愷傳元初二年代夏勤爲司徒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由是內外衆職並廢喪禮元初中鄧太后詔長吏以下不爲親行服者不得典城選舉時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詔下公卿議者以爲不便愷獨議曰詔書所以爲制服之科者蓋化厲俗以弘孝道也今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師職在便章百姓宣美風俗尤宜尊重典禮以身先之而議不尋其端至於牧守則云不宜是猶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不可得也太后從之

按漢法大臣不得行三年服而不行三年服者不得選舉此劉愷所謂濁其源而望流清曲其形而欲景直也元初之制建光三年以臣豎不便復議斷之若公卿大臣固終漢之世無行三年服者

舉子　百官表孝成河平元年千乘太守東萊劉順爲宗正坐使合陽侯舉子免

按使人舉子未合內舉不避親之義補注言此時已無合陽侯當有誤

吏六百石毋得舉廉吏　宣紀黃龍元年詔曰舉廉吏議欲得其直也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異先請秩祿上通足以効其賢材自今以來毋得舉補注趙廣漢爲平準令察廉爲陽翟令平準令適秩六百石是先時官六百石有舉廉者自有此明詔遂絕矣

按此爲未至大夫者廣登進之路

諸有臧及內惡未發而薦舉者皆勿案驗　平紀卽位詔及選舉者其歷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爲難保廢而勿舉甚謬於赦小過舉賢材之義諸有臧及內惡未發而薦舉者皆勿案驗令士厲精鄉進不以小疵妨大材補注何焯曰此莽羅致屏棄不齒之人被以望外過恩使爲已用耳

按何說是此本非漢法在平紀中姑錄之

更相稱舉　賈捐之傳奏與捐之更相薦譽請論如法詳前漏洩省中語條下六帖四十自舉門引此事此更相薦舉請論如律輯證言如律者如更相薦舉之舊律漢書作如法法卽律何武傳武爲前將軍素與左將軍公孫祿相善於是武舉公孫祿可大司馬而祿亦舉武莽風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皆免武就國

按輯證舉六帖所引謂如律者如更相薦舉之舊律漢書作如法法卽律然此律係以漏洩定罪故捐之重至棄市如法者如漏洩之法也

妄相稱舉　朱雲傳元帝時琅邪貢禹爲御史大夫而華陰守丞嘉上封事言平陵朱雲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上迺下其事問公卿太子少傅匡衡對以爲大臣

者國家之股肱今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走之人而超九卿之右今御史大夫禹絜白廉正而嘉猥稱雲欲令爲御史大夫妄相稱舉疑有姦心宜下有司案驗嘉竟坐之

按妄相稱舉疑亦律中所有之語故當日以此爲獄詞也

訾算四得宦　景紀後二年詔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爲詐也不患其不再患其爲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亡厭也其唯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衆有市籍不得宦無訾又不得宦朕甚愍之訾算四得宦亡令廉士久失聰貪夫長利往服虔曰訾萬錢算百二十七也應劭曰古者疾吏之貪衣食足知榮辱限訾十算迺得爲吏十算十萬也賈人有財不得爲吏廉士無訾又不得宦故減訾四算得宦矣師古曰訾讀與貲同補注何焯曰董仲舒所謂選郎吏以富訾指此訾算也司馬相如以訾算爲郎姚鼐曰此所云宦謂郎也漢初郎須有衣馬之飾乃得侍上故以訾算張釋之云久宦減仲之產衛將軍青令舍人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是也漢之士進大抵郎侍及仕州郡及卿府辟召三塗郎乃宦於皇帝者也無訾不得宦於皇帝自可仕郡縣及卿府也至武帝建學校舉孝廉後則郎不必訾算而後登而入羊入粟補郎更甚於昔之訾算皆景帝前所未有應謂限訾十算乃得爲吏不拘此制不通行於凡吏也張釋之傳以貲爲騎郎注如淳曰漢注訾五百萬得爲常侍郎司馬相如傳以訾爲郎事孝景帝爲武騎常侍顏注訾讀與貲同貲財也以家財多得拜爲郎也武騎常侍秩六百石

按漢舊法訾算十萬得爲郎景帝減爲訾算四則四萬即得爲郎而訾五百萬者即得爲常侍郎是以訾算之多寡分郎位之高卑也

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　見戶律更賦條

都水治渠隄水門　百官表屬官都水長丞注如淳曰律都水治渠隄水門三輔黃圖云三輔皆有都水也補注何焯曰都水屬太常治都以內之水故其官曰長山陵所在尤以流水爲急故太常有專責也先謙曰都總也謂總治水之工故曰都水非都以內之水也

按都字之義自當作總治解何氏解作都內非也惟此官屬於太常則當專治三輔之水三輔常爲山林所在故屬太常也郡國自有都水長丞屬于大司農詳百官表知郡國亦有都水之官而何氏都內之解不攷而自破矣

司空主水及罪人　百官表宗伯屬官有都司空令丞注如淳曰律司空主水及罪人補注先謙曰都司空見伍被灌夫傳都司空令見儒林傳續志後漢省都司空令丞

按司空之主獄事已詳四律獄事條內其主水事未知與都水之職守如何區別觀此二條益見漢律官制必甚詳備矣

摭遺十七終

田租稅律　田令

田租稅　食貨志漢興天下既定輕田租什五而稅一惠紀減田租十五稅一注鄧展曰漢家初十五稅一儉於周十稅一也中間廢今復之也文紀十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務莫大焉今屏身從事而有租稅之賦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其於勸農之道未備其除田之租稅景紀元年令田半租補注齊召南曰史記除田半租此文令田半租以文帝十三年盡除田租至此年始復收其半租也西漢會要三十而稅一也食貨志王莽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後書光武紀建武六年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稅今軍士屯田糧食差積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法注景帝二年令人田租三十而稅一今依景帝故云舊制後書桓紀延熹八年初令郡國有田者畝斂稅錢注畝十錢也靈紀中平二年稅天下田畝十錢注以修宮室

按漢之田稅其初承秦什五之制天下既定即輕田稅十五而稅一文帝除田租稅故律亦除之景帝復田半租則此律亦必修復矣除田租稅終文之世行之十一年景帝令田半租其一半則永遠除之故史記云除田半租也漢世待農民最優雖以武帝之侈而農不加賦有司欲加算賦而不許其家法固未替也桓靈畝稅十錢而漢亡矣

瞭田菑艸　說文田部瞭燒種也从田翏聲力求切漢律瞭田菑艸段曰篇韻皆云田不耕火種也謂菑其艸木而下種蓋治山田之法爲然史記曰楚越之地或火耕杜甫夔府燒畬度地偏挂曰漢武帝詔江湖之地火耕水耨齊民要術凡開荒山澤田皆七月芟艾之草乾即放火越雋書吳北野胥主瞭者吳王女胥主田也晉書殷浩傳開江西瞭田千餘頃以爲軍儲宋書豫章王子尚傳時東土大旱鄱縣多瞭田

按瞭田菑艸二者皆農事說文蓐部薅披田艸也菑薅或从休段曰披者迫地削去之也此田事當在田租稅律

解衣而耕謂之襄　說文衣部襄漢令解衣而耕謂之襄段曰而字依韻會補此襄字所以从衣之本義惟見於漢令也引申之爲除去爾雅釋言詩牆有茨出車傳皆曰襄除也周書謚法云辟地有德曰襄凡云攘地攘夷狄皆襄之假借字也

按此亦田事當在田令

商者不農　後書黃香傳遷魏郡太守郡舊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迺悉以賦人課令耕種劉般傳先是時下令禁民二業謂農者不得商賈也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以冬春閑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關二業也輯證惠棟後漢書補注案劉般傳曰永平中下令禁民二業般上言云云是商者不農之令始於永平也按般傳明言先是時禁民二業又桓譚傳疏陳時所宜云理國之道舉本業而抑末利是以先帝禁人二業錮商賈不得宦爲吏注高祖時令市井不得宦爲吏據此不得云始於永平

按商者不農仍是崇本抑末之意使富商大賈亦得爲農業必膏腴盡歸兼并而農人受困若使農人得爲商賈則逐末者多而農事不修此又禁止二業之微意也

度田增加與奪田同罪　劉般傳又郡國以牛疫水旱墾田多減故詔敕區種增進頃畝以爲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爲租可申勑刺史二千石務令實覈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同罪帝悉從之（通上條二業言故云悉從）

按度田不實建武時罪重至死而此風未息吏多以增進頃畝爲功而不顧民之受害使與奪田同罪庶其弊可以少除注云華嶠書奪作脫脫字爲長脫與增加相反待也

稻田三品條式　後書秦彭傳遷山陽太守與起稻田數

十頃每於農月親度頃畝分別肥墝差爲三品各立文簿藏之鄉縣於是姦吏跼蹐無所容詐彭乃上言宜令天下齊同其制詔書以其所立條式班令三府並下州郡

按詔令班下州縣即與令無異

欲民錢以田爲率　公羊傳哀十二年春用田賦注若今漢家欲民錢以田爲率矣

按漢之賦民如算賦口賦更賦並以口爲率未有以田爲率者惟桓靈之畝稅十錢則以田爲率何氏殆舉漢近事以爲況哀公之用田賦與桓靈之畝稅錢同爲末世之秕政漢律本無此法休卒于靈帝光和五年則其所據者桓帝延熹之事也

錢律

盜鑄　詳賊律詐僞

五銖錢　食貨志有司言三銖錢輕輕錢易作姦詐迺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可得摩取鎔注孟康曰周匝爲郭文漫皆有

按漢初郡國皆得鑄錢文帝聽民放鑄而吳鄧錢布天下景帝禁之民不得私鑄而郡國仍得鑄錢也

赤仄錢　食貨志郡國鑄錢民多姦鑄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得行顏注充賦及給官用皆令以赤仄

三官錢　食貨志其後二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唯眞工大姦迺盜爲之補注齊召南曰三官錢即水衡錢也據百

官表水衡都尉掌上林其屬有均輸鍾官辨銅三令丞鹽鐵論曰廢天下諸錢專命水衡三官作即言此也

按自三官鑄錢而郡國皆不得鑄錢矣此五銖錢終漢之世行之歷時最久以其輕重得宜也

上計律

上計　天官小宰歲終則令羣吏致事注使齎歲盡文書來至若今上計疏漢之朝集使謂之上計吏謂上一年計會文書及功狀也

上計吏　朱買臣傳買臣隨上計吏爲卒將重車至長安文翁傳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注如淳曰金馬書刀今賜計吏是也作馬形於刀環內以金鐵之

按齎計以上於京師者謂之上計吏亦曰計吏

上計簿　宣紀黃龍元年詔方今天下少事繇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貧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具文而已務爲欺謾以避其課三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諸請詔省卒徒自給者皆止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使眞僞毋相亂貢禹傳郡國擇便巧史書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

按上計簿郡國所上計會之文書也宣帝綜核名實而計簿有具文之弊知綜核二字之未易言也

尚書主大計　天官序官司會注會大計也司會主天下之大計計官之長若今尚書疏漢之尚書亦主大計故舉以況之也

按張蒼傳六年封爲北平侯遷爲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是時蕭何爲相國而蒼迺自秦時爲柱下

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律曆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注師古曰專主計籍故號計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爲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師古曰去計相之名更號主計據此則漢初主計之事在丞相府張蒼之後必有繼其職者周制冢宰受一歲之計漢之丞相周之冢宰也則此制實承於周也百官表尚書令丞爲少府屬官之一不言主大計成帝初置尚書員五人分五曹亦無主計事續志尚書六曹亦不及焉惟漢舊儀云尚書郎四人民曹一郎主天下戶口墾田功作譌者曹一郎主天下見錢貢獻委輸所謂尚書主大計者或即指此但尚書主大計不知始於何時宣帝時任中書官弘恭爲令石顯爲僕射中書所與聞其權之移於中書或在此時後乃屬尚書也

歲盡遣吏上計　續百官志凡州郡皆掌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姦常以春行所主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辠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注盧植禮注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爲正故也

按此上一歲之計也兩漢奉爲常法蓋承於周制計文書斷於九月　秋官小行人秋獻功注功考績之功也秋獻之今計文書斷於九月其舊法

按盧植禮注計斷九月因秦以十月爲正故然則漢制與秋獻功之義不同矣漢初以十月爲歲首朝會在十月計吏自不得不以九月爲斷自太初正曆以正月爲歲首而計文書仍斷於九月者計吏歲盡即詣京師不

及侯至十二月郡國之遠者若必斷於歲盡即不及赴正月旦之朝會故斷於九月

正月旦朝賀見屬郡計吏　詳朝律

按此計吏朝會之禮漢常制也

受計　武紀元封五年三月還至泰山因朝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太初元年東臨勃海春還受計于甘泉顏注受郡國所上計簿也若今之諸州計帳

按受計當在京師甘泉距長安不遠武帝常駐蹕之所即與京師不異惟泰山非受計之地而郡國計吏咸集焉殆當日行幸之年正月無朝會而諸侯之來朝者並集于行幸之處而計吏亦咸集歟

陳屬車於庭　春官典路大賓客亦如之注亦出路當陳之鄭司農說漢朝上計律陳屬車於庭

按陳屬車朝會之常儀也見於上計律故引之

御史大夫敕上計丞長史　漢舊儀御史大夫敕上計丞長史曰詔書殿下布告郡國臣下承宣無狀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丞長史到郡與二千石同力爲民興利除害務有以安之稱詔書郡國有茂才不顯者言上殘民貪污煩擾之吏百姓所苦務勿任用方察不稱者刑罰務於得中惡惡止其身選舉民侈過度務有以化之問今歲善惡孰與往年對上問今年盜賊孰與往年得無有羣輩大賊對上

按此御史大夫敕問計吏之制

敕遣計吏　漢舊儀哀帝元壽二年以丞相爲大司徒郡國守丞長史上計事竟遣君侯出坐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計室掾吏一人大音者讀敕畢遣敕曰詔書殿下禁吏

無苛暴丞長史歸告二千石順民所疾苦急去殘賊審擇良吏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其中明詔憂百姓困於衣食二千石帥勸農桑思稱厚恩有以振贍之無煩擾奪民時公卿以下務飭儉恪令俗奢侈過制日以益甚二千石務以身帥有以化之民冗食者請諭以法養視疾病致醫藥務治之詔書無飾廚傳增養食至今未變或更尤過度甚不稱歸告二千石務省約如法且案不改者長吏以聞官寺鄉亭漏敗垣牆院壞所治無辦護者不稱任先自劾不應法歸告二千石勿聽

按此敕遣計吏之事其敕文臨時所定未必盡同而其旨總以問民疾苦爲先此等宗旨是否備載律文之中不可得而詳矣

郡國計吏會陵　續禮儀志正月上丁祠南郊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謁之五供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書漏上水大鴻臚九賓隨立寢殿前鐘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西向侍中尚書陛者皆神坐後公卿羣臣謁神坐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畢舞文始五行之舞禮樂闋羣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國穀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愛之心也周徧如禮最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

按會陵之禮西京所無始於明帝蔡邕以爲用心周密魚豢以爲甚違古不墓祭之義劉昭以邕爲然實非禮也

計偕　武紀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顏注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上計者俱來而縣次給之食後世譌誤因承此語遂總謂上計爲計偕闕駰不詳妄爲解說云秦漢謂諸侯朝使曰計偕偕次也晉代有計偕簿又改偕爲階失之彌遠致誤後學補注宋祁曰舊本正文續作給王念孫曰舊本是也據注云縣次給之食則本作給食明矣平紀亦有縣次給食之語若作續食則義不可通儒林傳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顏注謬上計吏俱至京師

按計偕之制始於孝武乃用人之事無關上計者然既

與計吏偕來計吏卽不得不任其責矣縣次給食足見
漢室待士之優後來無此制矣

計偕物　禮記射義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注歲獻國事之書及計偕物也疏漢時謂郡國送文書之使謂之爲計吏其貢獻之物與計吏俱來故謂之計偕物也偕俱也非但獻國事之書又俱獻貢物

按計偕物乃漢代之名故鄭注舉以爲況

諸州奏事因計吏　續百官志諸州常以八月巡行所部郡國錄囚徒考殿最初歲盡詣京都奏事中興但因計吏詣東觀書曰和帝初張酺上言臣聞王者法天熒惑奏事太微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問知外事也數十年以來重其道歸煩擾故時止勿奏事今因以爲故事臣愚以爲刺史視事滿歲可令奏事如舊典問州中風俗恐好

惡過所道事所聞見考課衆職下章所告及所自舉有意者賞異之其尤無狀逆詔書行舉法冀敕戒其餘令各敬愼所職於以衰滅貪邪便佞光武紀建武十一年初斷州牧自還奏事注前書音義曰刺史每歲盡則入奏事京師令斷之哀帝改刺史曰州牧

按州牧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張酺所言頗有可采未聞當時用其議也若改爲三年一詣京師亦折衷之道歟

歲上墨綬長吏理狀尤異者　後書明紀永平九年令司隸校尉部刺史歲上墨綬長吏視事三歲已上理狀尤異者各一人與計偕上及尤不政理者亦以聞

按此又計偕之一

月計曰計　天官宰夫八職注治要若歲計也治凡若月計也治曰若今日計也

按漢法歲計之外有月計曰計雖與上計無涉然亦計會之事故附於此

金馬書刀賜計吏　詳前上計吏條

按如淳魏時人其所說自是漢制

齎計吏　天官掌皮歲終則會其財齎注齎所給予人以物曰齎今時詔書或曰齎計吏疏齎有兩義上外府注行道之財用曰齎此皮革無行道所用之義故齎爲出給與人物解之也漢時考使謂之計吏有詔賜與之則曰齎引之證齎是與人物也

按說文齎持遺也王曰廣雅齎持也又曰齎送也知是兩義送卽遺也其訓爲持而不必有所遺者聘禮曰問幾月之齎外府曰共其財用之幣齎注齎行道之財用

也是也其持而有所遺掌皮云云急就篇妻婦聘嫁齎媵僮顏注將持而遺之也是也是知持義不能該備故許君以遺足之據此是許義與鄭義正相合漢時遺計吏必有賜續志云賜之帶佩乃金刀書刀之賜皆所謂齎計吏也

大樂律

大子樂　後書明紀永平三年改大樂爲大子樂注尚書旋璣鈐曰有帝漢出德治作樂名子故據旋璣鈐改之百官表太常屬官大樂令續志大子樂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伎樂凡國祭祀掌請奏樂及大饗用樂掌其陳序注盧植禮注曰大子令如古大胥大子丞如古小胥

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府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已上年十二到年三

十顏色和順身體脩治者以爲舞人　春官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注鄭司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版籍也今時鄉戶籍世謂之戶版大胥主此籍以待當召聚學舞者卿大夫之諸子則案此籍以召之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以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脩治者以爲舞人與古用卿大夫子同義疏既云取七尺以上而云十二到三十則十二者誤當云二十至三十何者按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按韓詩二十從役與國中七尺同是七尺爲二十矣明不得爲十二也

按續志補注引大樂律文略同惟七尺作五尺和下無順字如律文爲五尺以上則賈疏之說難通矣內則十

三舞勺成童舞象似不以十二幼小爲嫌

田律

無干車無自後射　夏官大司馬有司表貉誓民注誓民誓以犯田法之罰也誓曰無干車無自後射疏此據漢田律而言無干車謂無干犯他車無自後射象戰陣不逐奔走又一解云前人已射中禽後人不得復射彼又云無面傷之等象降者不逆擊之秋官士師三曰禁用諸田役注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比其類也疏易比之九五曰王用三驅失前禽注云王因天下顯習兵于蒐狩焉驅禽而射之三則已發軍禮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旁去又不射唯其走者順而射之不中亦已是皆所失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禁背敵不殺以仁恩養威之道若然此不自後射亦謂不中之後不重射前敢不破則有追法春秋公追戎於濟西是也

按此二語鄭注云是軍禮大司馬賈疏以爲漢田律者以鄭注有田法之文也無自後射句賈疏兩處之解不同今備錄之

尙方律

按無事可證缺之

箠令

箠　刑法志景帝中六年詔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當笞者笞臀毋得更人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注如淳曰然則先時笞背也補注周壽昌曰秦漢法先或笞背後但鞭背耳更人則力紓行笞者重北齊刑律笞者笞臀而不中易人皆承漢法也

按此法歷代遵循法之善者不能廢也若遇殘酷之吏雖有此法亦具文耳

挈令

廷尉挈令

光祿挈令

廷尉板令　按以上四者無事證之

公令

吏死官得法賻　何並傳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顏注先爲遺令也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注如淳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賻師古曰贈終者布帛曰賻

按唐律卒官家無手力不能勝致者仰部送還鄉即此意據並傳是漢法凡死官者皆有法賻不必其家無手力也

水令

兒寬傳遷左內史寬奏開六輔渠定水令以廣溉田顏注爲用水之次具立法令皆使得其所也

按此水令專爲六輔渠而定用水各有次序以免人民之爭端與召信臣之均水約束大略相同非通行郡國之令也

均水約束　召信臣傳遷南陽太守行視郡中水泉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凡數十處以廣溉灌歲歲增加多至三萬頃民得其利畜積有餘信臣爲民作均水約束刻石立於田畔以防分爭顏注閼所以壅水補注齊召南曰案提應作隄又案信臣於南陽水利無所不興其最鉅者鉤盧陂六門堨並在穰縣之南灌溉穰新野昆陽三縣後漢杜詩修其故迹民有召父杜母之歌晉杜預復其遺規地有二十九陂之利故讀後書晉書及水經注通典而歎信臣功在南陽並於蜀李冰鄭白起也顏注太略錢大昕曰提閼卽隄堰也古讀閼如焉亦作偃後書董卓傳於所度水中爲立偃以爲捕魚注云續漢書偃字作堰其字義則同但異體耳又作堨後書王景傳與將作謁者王吳共修作後儀渠吳用景堨流法水乃不復爲害閼又有遏音故字亦作遏水經注載魏劉靖碑云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道高梁河造戾陵遏卽戾陵堰也說文無堰字周禮遂人以時猛爲梁鄭司農云梁水堰也堰水爲閼空以筍承其空是漢人亦作堰也周壽昌曰堤隄字通刑法志提封作隄封可證沈欽韓曰長安志涇渠圖制云立三限閘以分水立斗門以均水凡用水先令一吏入狀官給申帖方許開斗自十月一日放水至六月遇漲水歇渠七月住罷每夫一名溉夏秋田二頃六十畝仍驗其工給水行之序次自下而上晝夜相繼不以公田越次霖潦輟功此均水之法也

按信臣之均水約束其法不傳沈氏引涇水圖制爲證其大旨當亦如是閼說文遮攔也段曰古書壅遏字多

作擁闕如許所說則同義異字本案史記天官書土與
水合穰而擁闕其國不可舉事又朝鮮傳眞番旁衆國
欲上書見天子又擁閼不通此段氏所謂古書多作擁
闕而又云同義異字者豈以闕从於聲當在魚虞部遏
从曷聲在脂漸部古音不同部乎然闕切韻烏劌切其
音與遏同部古音相通於雙聲取之於聲曷聲同爲影
字母也闕古或讀如焉匈奴傳閼氏閼音於連反爾雅
歲在卯曰單閼史記屈賈傳索隱引孫本作蟬焉焉聲
在元寒部而焉亦屬影字母其音亦出於雙聲也

功令

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其高弟可以爲郎中者太
常籍奏卽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
能通一藝輒罷之而請諸不稱者罰　禮掌故秩比二百

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
百石以下補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
者若不足乃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
史記儒林傳公孫弘爲學官悼道之鬱滯乃請曰丞相御
史言正義自此以下皆弘奏請之辭制曰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婚姻
者居室之大倫也今禮廢樂崩朕甚愍焉故詳延天下方
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興禮以
爲天下先太常議與博士弟子崇鄉里之化以廣賢材焉
謹與太常臧博士平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
校殷曰序周曰庠其勸善也顯之朝廷其懲惡也加之刑
罰故教化之行也建首善自京師始由內及外今陛下昭
至德開大明配天地本人倫勸學脩禮崇化厲賢以風四
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
焉爲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復其身太常擇民年十八已
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
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令相長丞上屬所二
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索隱屬委也所二千石當與計偕謂於所部之郡守相）
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試能通一藝以上補文
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爲郎中者太常籍奏卽有秀才異
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及不能通一藝輒罷之而
請諸不稱者罰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
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
宣無以明布諭下治禮丈治掌故（集解徐廣曰一云以文丈治禮樂掌故）以文
學禮義爲官遷留滯請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
石通一藝以上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補郡
太守卒史皆各二人邊郡一人先用誦多者若不足乃擇

掌故補中二千石屬（索隱蘇林曰屬亦曹史今文學掌故補郡屬備員請著功令宅如律令制曰可索隱如淳曰漢
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
皆秩比二百石丈郡國文學秩百石也

按公孫原議請著功令必已編入令中唯令文詳略如
何不可考漢書儒林傳顏注云備員者示以升擢之非
藉其實用補注錢大昕曰師古說非也平津本意以詔
書爾雅深厚非俗吏所解故選文學掌故補卒史所謂
以儒術緣飾吏事也安得云不藉其實用乎備員蓋蒙
上文不足之文謂如有不足當以文學掌故充之毋使
缺額耳中二千石屬卽謂內史大行卒史郡屬卽謂郡
卒史按錢說是蕭望之治齊詩以令詣太常受業匡衡
傳射策甲科不應令皆指此令言

養老令

受鬻法　武紀建元元年詔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顏注給米粟以爲糜粥

按文帝詔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是此法漢初已行之猶本於月令糜粥之舊法後晉安紀元初四年亦有糜粥糠粃相半之詔雖有良法美意而奉行不力皆爲具文矣

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匹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不滿九十齎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文紀元年詔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令

閭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有司請令縣道年八十以上賜米人月一石肉二十斤酒五斗其九十以上又賜帛人二匹絮三斤賜物及當稟鬻米者長吏閱視丞若尉致酒肉或尉自致之也不滿九十齎夫令史致二千石遣都吏循行不稱者督之刑者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

按此恤老之政順紀陽嘉二年賜民年八十以上米人一斛肉二十斤酒五斗九十以上加賜帛人二匹絮三斤桓紀建和二年年八十以上賜米酒肉九十以上加帛二匹縣二斤

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　續禮儀志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後書安紀元初四年詔又月令仲秋養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方今案比之時郡縣多不奉行雖有糜粥糠粃相半長吏怠事莫有躬親甚違詔書養老之意其務崇仁恕振護寡獨稱朕意焉

按東京八月案比有授杖餔糜粥之政全仿月令仲秋之制蓋與西京稍不同矣

賜布帛爲醴酪　後書章紀章和元年賜高年二人共布帛各一匹以爲醴酪

按醴酪蓋在糜粥之外者一匹一作二匹似以一匹爲是

加年七十以上帛　見戶律

賜高年米　見戶律

賜高年帛　見戶律

郡國有穀給稟高年　見戶律

按此政始於文帝終漢之世常行之七十以上稱加者舊法自八十以上始也

賜高年爵　玉海七十四章紀元和二年五月賜天下高年爵三級

按後書章紀元和二年五月詔其賜天下吏爵人三級高年鰥寡孤獨帛人一匹無賜高年爵之文豈王氏所見之後書與今本不同耶姑錄之

馬復令

苑馬　食貨志孝景始造苑馬以廣用景紀中六年匈奴入雁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注如淳曰漢儀注大僕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邊西邊以郎爲苑監官奴婢三萬人養馬三十萬匹師古曰養鳥獸者通名爲苑故謂牧馬處爲苑

按馬復之議建自龍錯文帝行之官無養馬之勞民養馬者得復算故民不困迨景帝造苑馬官自養馬而用繁矣匈奴取苑馬在中六年則苑馬之造在其前矣

不欲爲吏者出馬　食貨志於是除千夫五大夫爲吏不欲者出馬

官假馬母　食貨志於是誅北地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官假馬母三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注李奇曰邊有官馬今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駒十母馬還官一駒此爲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補注除告緡者惟邊縣畜馬得除此令

按畜馬者免告緡與馬復之意相近

亭馬　食貨志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酒著令令

封君以下至二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字馬歲課息補注錢大昭曰牡當作牝昭帝始元五年罷天下亭母馬是也

按以上三條皆武帝所行之苛政始元罷亭母馬而民困少舒矣衞青之初擊匈奴在元光六年與公孫賀公孫敖李廣各將萬騎敖亡七千騎廣亡失亦多元朔元年青復將三萬騎出雁門明年復出遂取河南地元朔五年青復將三萬騎出高闕明年出定襄是青之出大約以三萬騎爲率也元狩三年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其夏去病與合騎侯敖出北地張騫將萬騎李廣將四千騎合之亦不過數萬迨元狩四年大發卒青去病各五萬騎出塞閱官及私馬凡十四萬而後入塞者不滿三萬匹是失馬十一萬匹矣失馬之多此役爲最而青去病亦自此不復出以馬少也所不可解者兩軍之出皆有功何以馬之亡失者若此之多恐史所言者未必盡得其實或出塞之時軍吏之報於官者本非其實藉出塞之亡失以爲侵蝕計也

秩祿令

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　史記汲黯傳擇丞史而任之集解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卒史書佐各十人今總言丞史或以爲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爲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

按景帝令諸侯不得治民令內史主治民成帝省內史更令相治民此如淳所引律蓋成帝以前之舊文也尹翁歸傳田延年爲河東太守除補卒史張敞傳補太守卒史朱博傳遷琅琊太守召見諸曹史書佐王尊傳給

事太守府除補書佐此郡之有卒史書佐也惟朱博傳云見諸曹史博傳又有賊曹掾史王尊傳爲郡決曹史龔遂傳有議曹王生尹賞傳有戶曹掾史鄭崇傳爲郡文學史則郡史實不止一人續志郡皆置諸曹掾史略如公府曹無東西曹公府凡十曹曰戶曹奏曹即議曹辭曹法曹尉曹賊曹決曹兵曹金曹倉曹郡又有功曹史乃律云史各一人恐有誤也

都吏　文紀遣都吏循行注蘇林曰取其都吏有德也如淳曰律說都吏今督郵是也閑惠曉事即爲文無害都吏師古曰如說是

按續志郡有五部督郵曹掾一人監屬縣尹翁歸傳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爲兩部閎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史雖中傷莫有怨者

廣韻十八尤郵督郵古官號釋名曰督郵主諸縣罰負郵殿糾攝之（今本釋名督察也郵過也乃督察諸縣之脫此條）過失而糾舉之者其稱都吏者都大也總也或謂之大吏（大吏見朱博傳）總領屬縣者也通典督郵功曹之極位此賜物諸事所以令都吏循行其任亦重矣

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一人　史記匈奴傳是時雁門尉史行徼索隱如淳云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士史尉史各一人

按漢史匈奴傳此注作師古曰是師古襲如說也行徼巡行徼塞也乃尉史之責尉者郡尉若任囂爲南海尉高紀東郡尉是也景帝更名都尉續志建武省都尉官唯邊郡往往置都尉治民比郡是則尉史者都尉之史續志都尉亦置諸曹掾史則尉史亦不止一人而律云

一人者其漢初之制歟此尉史與縣尉不同縣尉主盜賊不屬於都尉

游徼徼循禁盜賊　百官表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徼循禁賊盜朱博傳檄到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顏注游徼職主捕盜賊故云如律令

按文云如律令似律令有此明文矣然律文不可考姑錄百官表語於此大約律文中官名職守皆具今但采諸書所引之明著律文數條餘不具

無害都吏　史記蕭相國世家以文無害爲市主吏掾集解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文無所枉害也律有無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間語也漢書注爲人解通無嫉害也應劭曰雖爲文吏而不刻害也蘇林曰毋害若言無比也一曰害勝也無能勝害之者師古曰害傷也無人能傷害之者補注劉奉世曰持法者或以己意私欲陷人謂之害故貴於文毋害毋害者取其爲人無害於行則可以爲吏矣文毋害者蓋其時擇吏之二事也亞夫所以稱禹無害廉其一節也故韓信傳又云無行不得推擇爲吏餘說太汎先謙曰宣紀詔云能使生者不怨死者不恨則可謂文吏矣文者循理用法之謂過於理則爲文深爲舞文集解引漢書音義云云此無害之確詁文毋害者猶言文吏之最能者耳周亞夫稱趙禹云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大府顏注無害言無人能勝之者訓爲無比意是也而此注云無人能傷害之則倘拘於字義不悟其爲當時語耳既言禹無害又云文深則無害非無嫉害不刻害之義甚明服應非也索隱引韋昭云有文理不傷害訓文爲有文理是訓毋害爲無傷害非也續志郡國秋冬遣無害吏案訊諸囚平其辜注謂遣吏能最高者劉昭注律有無害都吏猶今言公平吏天下豈有公平而文深者劉注誤矣

按以周亞夫語審之王說是蘇林之害勝也言無人能勝之也當時方言其意亦當如是原注多一害字便支離

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　霍去病傳定令令票騎將軍秩祿與大將軍等

按此令當著於秩祿令中

宮衛令

侯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軹上奏辭　蓋寬饒傳左遷爲衛司馬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爲衛官辭使市

賈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蒙林曰衛尉官屬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詰官府門上謁辭文穎曰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尚書責問衛尉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瓠上奏辭如淳曰天子出爲天子先自此正焉

按傳云案舊令則令中當有明文九卿屬官不獨衛尉不得私使候司馬宅官亦在所禁惟衛尉有直宿之時故私使衛司馬時多耳

任子令

父任　劉向傳年十二以父德任爲輦郎服虔曰父保任其子爲郎也輦郎如今引御輦郎也補注沈欽韓曰唐六典引周遷輿服雜事曰羊車一名輦車小兒衣青布袴褶紫碧襜青耳屩五瓣髻數人引之今代名爲羊車小史案

此則漢以郎挽輦爲輦郎周壽昌曰任用也言以父德爲宗正等官遂用其子爲郎漢律如此無庸保任也服注誤汲黯傳世爲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爲太子洗馬蘇武傳少以父任兄弟並爲郎辛慶忌傳少以父任爲右校丞章玄成傳以父任爲郎馬野王傳少以父任爲太子中庶子翟義傳少以父任爲郎董賢傳父恭爲御史任賢爲太子舍人後書高詡傳父容爲光祿大夫詡以父任爲郎中

按任爲保任之義舊說皆同周說似未可從至以任爲官而官之高卑不盡同太子中庶子六百石太子洗馬比六百石右校丞四百石以下郎六百石至二百石太子舍人二百石殆以其父之官分高卑歟董恭官御史六百石故任其子爲二百石續志引漢官曰太子舍人十三人選良家子孫故賢得入選就董恭言之則六百石以上竝得任其子矣輦郎以年幼者爲之與諸郎恐又不同

兄任　袁盎傳盎兄噲任盎爲郎中顏注盎爲兄所保任故得爲郎中霍光傳票騎將軍去病弟也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

按袁盎之兄不言爲何官當在九卿之列郎中比二百石

胎養令　按此令無事可徵缺之

祀令　祠令

擅議宗廟　韋玄成傳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以無繼嗣河平元年復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皇寢廟如故

又復擅議宗廟之命霍光傳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羞蒐禽可以此罪也注如淳曰高后時定令敢有擅議宗廟者棄市後書明紀遺詔無起寢廟敢有所興作者以擅議宗廟法從事

按漢宗廟之制多不合於古貢禹匡衡建議修正而終多阻閡甚矣習俗之難移也

齋令

不齋　功臣表武陽嗣侯勝坐不齋耐爲隸臣顏注謂當侍祠而不齋也百官表同補注勝以景七年爲奉常中二年嗣武陽爲奉常而不齋官爵俱削史表作坐不敬絕

按不齋即官爵俱削此漢法之重者漢人於祀事法甚嚴

齋不謹　百官表元狩五年衛尉充國坐齋不謹棄市

按齋不謹未知所犯何事重至棄市疑有別故牽連之

品令　按此與秩祿令如何區別已不能詳凡關於官職者已列入彼令條下茲不復出

戍卒令

戍卒歲更　史記將相年表大事記高后五年令戍卒歲更

按昭紀如淳注謂卒更一月一更過更一歲一更似過更之法始於高后矣食貨志云月爲更卒卽卒更也又云已復爲正一歲屯戍豈既爲正卒卽當屯戍一年耶顏注謂更卒給郡縣者正卒給中都官者不知所據何書給中都官乃徒役之事非屯戍也其說尙不分明最錯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亦謂高后歲更之制惟如淳言律說卒踐更者居更縣中五月乃更後從尉律

卒踐更一月休十一月專指踐更者言而文帝除戍卒令不知所除者何項也

予告令

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　馮野王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賜告養病而私自便持虎符出界歸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行能奏記於鳳爲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長安謁如淳曰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以上不分別予賜告歸歸寧道不過衍在所者便道之官無告如淳曰予予告也賜賜告也　今有司以爲予告得歸賜告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夫三最予告令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則得詔恩則不得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得去郡亡著令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功也罰疑從去所以愼刑闕難知也今釋令與故事而俛不敬之法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卽以二千石守千里之地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爲後世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不愼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自此始

按此奏記曰令曰令也亡著令釋令是始終據令以爲言令告則得句補注引王念孫之說謂令當作今其說甚辯然當以作令者爲是令告猶言例告也循例則得特恩則不得此事之不平者若作今字則以告字與詔恩相對待詔恩亦告也按之語氣全不合矣白帖六帖四十三引漢令曰吏二千石過長安謁脫告字

三最予告　見上條

按此優賢之意

令甲

長沙王忠　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夫長沙王者著令甲褒其忠焉集解劉展曰非劉氏不王如芮王故著令使特王或曰以芮至忠故著令也瓚曰漢以芮忠故特王之以非制故特著令吳芮傳初文王芮高祖賢之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補注劉攽曰定著令者謂於令著長沙王車服土地之類也功臣表陸量侯須無令長受令長沙王亦其一證沈欽韓曰此蓋當時因韓彭等反逆著爲條約以戒箝王侯而稱長沙王之忠也先謙曰芮徙王後一年薨此亦高祖賢芮而著令耳王莽傳張竦爲陳崇奏云高祖之約非劉氏不王然而番君得王長沙定著於令明有大信不拘於制也蓋盧綰反後高祖刑白馬而盟此令當在其時以賢芮故使後人得嗣王也諸說未晰

按盧綰反後異姓王略盡惟長沙存耳高祖以芮爲賢故存其王爵不改而特著令甲以符非劉氏不王之約若但賢芮而已則與令何涉也

農桑詔　景紀元年詔曰間者歲比不登民多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陿無所農桑穀畜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議民欲徙寬大者聽之補注王念孫曰通典食貨一引磽陿上有地字今本脫當校補地磽陿與下地饒廣對文薦者聚也言地廣饒而草莽聚其中也薦與荐同襄四年左傳戎狄荐居晉語戎狄荐處韋杜注竝云荐聚也地饒廣爲句薦草莽爲句水泉利爲句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饑寒竝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

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擾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令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弃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注李斐曰弃法因法作弃也文穎曰與盜謂盜者當治而知情反佐與之是則共盜無異也師古曰與盜盜者共盜爲盜耳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頗注樹種也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臧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按紀傳務在農桑著於令甲是孝景諸詔載在令甲中也今備錄之

決事集爲令甲　晉志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

按此若今時之以成案纂爲條例也律令相承已久而成案取決一時畸重畸輕得失參半其本應重而輕之不過失之於寬本應輕而重之則貽害無窮不知漢法能不蹈此弊否

寧告科

後書陳忠傳元初三年有詔大臣得行三年喪服闋還職至建光中尚書令訊詔尚書孟布等奏以爲孝文皇帝定約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建武故事忠上疏曰臣聞之孝經始於愛親終於哀戚上至天子下至庶人尊卑貴賤其義一也夫父母於子同

氣異息一體而分三年乃免於懷抱先聖緣人情而著其節制服二十五月是以春秋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閔子雖要絰服事以赴公難退而致位以究私恩故稱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周室陵遲禮制不序蓼莪之人作詩自傷曰瓶之罄矣惟罍之恥言已不得終竟子道者亦上之恥也高祖受命蕭何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於致憂之義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大臣既不得告寧而鞏司營祿念私鮮循二年之喪以報顧復之恩者禮義之方實爲彫損大漢之典雖承衰敝而先王之制稍以施行故籍田之耕起於孝文孝廉之貢發於孝武郊祀之禮定於元成三雍之序備於顯宗大臣終喪成乎陛下聖功美業靡以尚茲孟子有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臣願陛下登高北望

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內咸得其所宜豎不便之竟寢忠奏從諷布議遂著于令

按馮野王傳以子告爲令而此稱寧告之科是科者即令中之科文也寧告之意詳傍章告歸條下此事安紀所書亦有大臣而劉愷傳所議者但有二千石刺史而無大臣此傳則又專言大臣忠疏亦專言大臣並無區別之語似當以紀及此傳爲據元初二年至建光元年首尾僅六年宜豎已不便之大臣必尚無行之者至高帝之制安紀元初二年章懷太子注云文帝遺詔以日易月於後大臣遂以爲常至此復遵古制也諷布之奏亦以孝文約禮爲詞蓋相沿以爲故事非律文應爾也

據遺十九終

雜錄　按表傳所載有未詳應歸何類者彙錄於此

不合衆心　恩澤侯表高安侯董賢坐爲大司馬不合衆心免自殺董賢傳莽使謁者以太后詔曰高安侯賢未更事理爲大司馬不合衆心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妻皆自殺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母別歸故郡鉅鹿何武傳武後母在郡遣吏歸迎會成帝崩吏恐道路有盜賊後母留止左右或譏武事親不篤哀帝亦欲改易大臣遂策免武曰君舉錯煩苛不合衆心孝聲不聞惡名流行其上大司空印綬罷歸就國

衆職廢　恩澤侯表博山侯孔光以丞相侯坐衆職廢免孔光傳由是傅氏在位者與朱博爲表裏共毀譖光遂策免光曰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復無聞焉陰陽錯謬歲比不登天下空虛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以十萬數而百官羣職曠廢姦軌放縱盜賊並起君其上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

不忠孝父子賊傷近臣　恩澤侯表高陽侯薛宣永始二年坐西州盜賊羣輩免其年復封綏和二年坐不忠孝父子賊傷近臣免

按宣傳云初宣有兩弟明修後母常從修居官宣迎後母修不遣後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謂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修遂竟服緦是兄弟不和久之哀帝初即位博士申咸毀宣不給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列封侯在朝省其免丞相詔亦云忠孝之行率先百僚朕無聞焉是宣之初次免兼以不忠孝也其後次免則以子況賊傷申咸也此表有誤

奧弱不勝任　王尊傳尊子伯亦爲京兆尹坐奧弱不勝任免百官表孝元永光四年光祿大夫琅琊張譚仲叔爲京兆尹四年不勝任免尹賞傳遷京兆尹數年卒官疾病且死戒其諸子曰丈夫爲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輭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污坐臧慎毋然

按甘坐殘賊而不坐奧弱可以贍當時之風氣矣誰爲厲階是可歎也

爲姦讒　恩澤侯表方陽侯孫寵坐前爲姦讒免徙合浦息夫躬傳躬寵遇與中郎右師譚共因中常侍宋弘上變事告焉上惡之下有司案驗東平王雲雲后謁及伍宏等皆坐誅上擢寵爲南陽太守封方陽侯丞相御史奏躬舉過上繇是惡躬等免躬寵官遣就國哀帝崩有司奏方陽侯寵及右師譚等皆造作姦謀罪及王者骨肉雖蒙赦令不宜處爵位在中土皆免寵等徙合浦郡

按姦讒指東平王雲獄事丞相王嘉固疑東平獄事不實也

受太子節　功臣表亞谷嗣侯賀坐受衛太子節掠死顏注以衛太子擅發兵而賀受其節疑有反心故見考掠而死也

按此忠於太子者故至考掠而死即可見當日治獄者惟以考掠爲能矣

痼疾不任朝　王子侯表東莞侯吉坐痼疾不任朝免

病狂易　王子侯表樂平侯訢坐病狂易免　元壽二年更封共樂侯顏注病狂而改易其本性也補注蘇輿曰易訓輕讀爲禮樂慢易之易顏讀如亦音似非

按此侯續封則狂易之病愈矣狂易之易當讀如亦蘇
讀爲慢易之易非也說文疒部瘍脈瘍也从疒易羊益切
段曰脈瘍疊韻字脈瘍者善驚之病也潘岳賦廢閒而
驚無見自脈徐爰注言雉性驚鬼點漢書所云易病者
當是瘍之叚借廣雅釋詁一瘍病也王氏疏證曰瘍謂
狂病也又釋詁三瘍癡也疏證曰脈瘍猶辟易也吳語
稱疾辟易韋昭注辟易狂疾韓非子內儲說云公惑易
也易與瘍通據二說易即說文之瘍其音不當如蘇說
也本按玉篇瘍羊赤切脈病漢志有客疾五藏狂顛方
十七卷是狂顛之病發於五藏史記正義曰寸口脈之
大會五藏六府之所終始病發於五藏故謂之脈病脈
病者狂顛病也說文瘍字與疭字相連疭狂走也是許
意本以瘍爲狂病也廣雅釋詁四瘨狂也疏證曰瘨之

言顛也素問腹中論石藥發瘨芳草發狂王冰注云多
喜曰顛多怒曰狂字通作顛急就篇疕瘕顛疾狂失嚮
顏注顛疾性理顛倒失常也然則據玉篇之說而以漢
志通之許之脈瘍即脈病不必如段氏疊韻之說矣
年老　百官表孝武太初三年搜粟都尉上官桀爲少府
年老免補注先謙曰此又一上官桀從李廣利征大宛以
敢深入爲少府見廣利傳非左將軍上官桀
按此條年老免官與前東莞侯以痼疾免侯若今時八
法之年老官有疾官也
不法　百官表丞相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
石掌佐丞相舉不法諸吏得舉法補注沈欽韓曰御覽二百
九二十漢官解詁曰士之權貴不過尚書其次諸吏賈山至
言選方正之士賢者使爲常侍諸吏此諸吏之始也加諸

吏得舉劾殿省吏不法
非法　續百官志御史中丞一人千石本注曰御史大夫
之丞也舊則監御史在殿中密舉非法侍御史十五人六
百石本注曰掌察舉非法受公卿羣吏奏事有違失舉劾
之司隸校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持節掌察舉百官以
下及京師近郡犯法者從事吏十二人本注曰都官從事
主察舉百官犯法者其餘部郡國從事每郡國各一人主
督促文書察舉非法丁鴻傳部署之吏無所畏憚縱行非
法不伏罪辜
按不法即非法並謂事之悖乎法者大小輕重無所不
包與不如令及非所當爲似又不同疑律文中有此名
詞
州郡不得迫脅驅逐長吏　桓紀建和元年詔州郡不得

迫脅驅逐長吏
按州郡無驅逐長吏之理而當時必有其事故特詔禁
之非舊有此律文也
三互法　後書蔡邕傳初朝議以州郡相黨人情比周乃
制婚姻之家及南州人士不得對相監臨至是復有三互
法禁忌轉密選用艱難幽冀二州久闕不補注三互謂婚
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交互爲官也謝承書史弼遷山陽
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轉拜平原相是也
按此亦後來所立之法非舊律所有蔡邕言之而不省
也
免罷守令自非詔徵不得妄到京師　後書蘇不韋傳父
謙累遷至全城太守去郡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自非詔
徵不得妄到京師而謙後私至洛陽時冀爲司隸校尉

收謙詰掠死獄中暠又因刑其尸

按此殆因諸侯交通賓客而設此禁然何至流死並刑其尸可謂酷矣

入山鑿石　後書順紀永建四年詔以民人入山鑿石發洩藏氣敕有司檢察所當禁絶如建武永平故事

按此後來講風水之權輿也

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　宜紀元康三年詔曰前年夏神爵集雍今春五色鳥以萬數飛過屬縣翔翔而舞欲集未下其令三輔毋得以春夏擿巢探卵彈射飛鳥以爲令

按月令孟春之月毋覆巢毋殺孩蟲胎夭飛鳥毋麛毋卵古法也蓋久不行矣宣紀此詔因神爵來集而設且一限以三輔其尚未合乎古之道歟

六條　百官表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顏注漢官典職儀云刺史班宣周行郡國省察治狀黜陟能否斷治冤獄以六條問事非條所問即不省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淫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爲百姓所疾山崩石裂訞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署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恃怙榮埶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也補注王鳴盛曰師古引漢官儀惟一條察強宗豪右其五條皆察二千石而歷考諸傳中凡居此官者率以督察藩國爲事如高五王傳青州刺史奏淄川王終古罪文三王傳冀州刺史林奏代王年罪武王子傳青州刺史雋不疑知齊孝王孫劉澤等反謀收捕澤以聞（亦見不疑傳）又昌邑王封海昏侯揚州刺史柯奏其罪張敞傳拜冀州刺史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發不得斂圍王宮搜得之捕格斷頭縣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削其戶蓋賈誼在文帝時已慮諸國難制吳楚反後防禁益嚴郡刺史總率一州故以此爲要務後書郅惲傳惲子壽爲冀州刺史時冀部屬郡多封諸王賓客放縱壽案察之無所容貸迺使部從事專住王國又徙督郵舍王宮外動靜失得即時騎驛言上奏王罪及劾傅相袁宏後漢紀永甯元年樂城王萇驕淫失度冀州刺史舉奏萇罪至不道然則刺史以察藩國爲事東京猶然俞樾曰漢分天下爲十三部故有部刺史之名所謂部者若唐之言道宋之言路元之言行省也先謙曰後志劉注引六條守利作守吏刻暴作苛暴剝截作剝戮正令作政令

按續志引蔡質漢儀守利不作守吏閣本官本局本皆同王所據未知何本也此六條爲刺史省察郡國者郡守國相觀其治狀之能否其餘事關一州者無所不包藩國自在省察之中其時諸侯王率多驕侈故藩國關涉之事不少守相之黜陟乃常事史故不具非刺史專以此爲要務也武帝常分遣博士巡行天下刺史之設殆即此意豈專爲藩國哉薛宣傳成帝初言陰陽不和咎在部刺史不循守條職翟方進傳遷朔方刺史所察應條輒舉竝指此六條言可以見此六條刺史察州之責任皆其要務也鮑宣傳遷豫州牧丞相司直郭欽奏宣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聽訟所察過詔條顏注出六條之外宣坐是免歸此又以不遵守六條爲罪益可

見此六條之重要而非專爲藩國矣惟既爲刺史察州之要務自當載入律文之內而無文以證之今故附列於此焉

九條　玉海六十五　唐六典惠帝三年蕭何作相史奏御史監三輔不法事詞訟盜賊鑄僞錢獄不直繇賦不平吏不廉苛刻踰侈及弩力十石以上作非所當服凡九條

按百官表刺史未設之前丞相遣史分刺諸州不常置此九條蓋丞相史刺州之所用者六條行而九條廢矣其大旨亦該於六條之中盜賊鑄錢尋常獄事惟弩力一條爲禁兵器律文中當別具條文矣

律說

律說　漢書諸家注頗引律說

按諸家注中頗引律說而不著其名無以知其爲何人之語然必漢時說律諸家此漢律原文也

律三家　後書陳寵傳律有三家其說各異

按此三家者不知誰氏小杜律殆是其一家歟

小杜律　後書郭躬傳父弘習小杜律注前書杜周武帝時爲廷尉御史大夫斷獄深刻少子延年亦明法律宣帝時又爲御史大夫對父故言小

按杜周傳少子延年行寬厚延年傳亦明法律本大將軍霍光吏爲太僕右曹給事中光持刑罰嚴延年輔之以寬其治侯史吳獄侍御史迎合光意劾延尉少府縱反者爲不道延年以爲吏縱罪人有常法今更詆爲不道於法深雖爭之不得而其用心平恕不詭隨以阿附實非同時諸人之所能及其說律之書必不蹈張湯趙禹之故轍與乃父斷獄之深刻亦必不同觀於郭氏世習小杜律而用法多依矜恕其宗旨可推而知焉惜其書不傳矣

郭躬傳父弘習小杜律太守寇恂以弘爲決曹掾斷獄至三十年用法平諸爲弘所決者退無怨情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躬少傳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元和三年拜爲廷尉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及典理官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於令躬奏讞法科多所生全中子昱亦明法律至南陽太守政有名迹弟子鎮少修家業延光中爲尚書及中黃門孫程誅中常侍江京等而立濟陰王鎮率羽林士擊殺衛尉閻景太傳三公奏鎮宜顯爵士乃封鎮爲定頡侯拜河南尹轉廷尉長子賀嗣爵累遷復至廷尉賀弟禎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鎮弟子禧少明習家業延熹中亦爲廷尉建寧二年代劉寵爲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尉封城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將者二十餘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眾

按郭氏世傳家業其家業小杜律也傳所云公者一人禧也廷尉七人見於傳者躬鎮賀禎禧者五人餘二人未詳侯者三人鎮賀鴻也繇延至數十百年亦云盛矣本傳論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則可寄任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拾牀以貪情注貪與探司法家之能慶延於世蓋此也蔚宗此論恕心用三字實爲平刑審斷之本酷

虐殘暴之人習焉而不察者皆由其心之不恕也恕則仁心自生酷虐殘暴之爲卽有不忍爲之者矣躬傳父業授徒至數百人東京法學之盛竝出於諸名家傳授之有素與傳經相等必詣丞相府肄業者之舊制不知尙行否躬傳有孫章秦彭二事已見賊律二矯制條下

法名家　郭躬傳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季高以明法律斷獄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趣辦不問時日醫巫皆言族當滅而雄不顧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爲法名家注名爲明法之家

按雄以明法律孤宦特起三世爲廷尉名爲明法之家可見當日於法律一事推爲專門之學士之明於法律者見重於一時而一時之士亦知講求此事不若近世

以來刑名之學無人問津也

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　後書陳寵傳曾祖父成成哀間以律令爲尙書平帝時王莽輔政卽乞骸骨去職及莽簒位時三子參豐欽皆在位乃悉令解官其後莽復徵成遂稱病篤於是乃收斂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成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愼無與人重比建武初欽子躬爲廷尉左監早卒躬生寵明習家業辟司徒鮑昱府數爲昱陳當世便宜昱高其能轉爲僻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肅宗初爲尙書是時承永平故事吏政尙嚴切尙書決事率近於重寵以帝新卽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聞先王之政賞不僭刑不濫與其不得已寧僭不濫故唐堯著典眚災肆赦周公作戒勿誤庶獄伯夷之典惟敬五刑以成三德由此言之聖賢之政以刑罰爲首往者斷獄嚴明所以威懲姦慝姦慝既平必宜濟之以寬陛下卽位率由此義數詔羣僚弘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尙深刻斷獄者急於勞格酷烈之痛（注勞卽擽也古字通用聲類曰笞也格擊也）急文曰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夫爲政猶張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故子貢非臧孫之猛法而美鄭僑之仁政詩云不剛不柔布政優優方今聖德充塞假於上下宜隆先王之道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敬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於令永元六年寵代郭躬爲廷尉性仁矜及爲理官數議疑獄常親自爲奏每附經典務從寬恕帝輒從之濟活者甚衆其深文刻敝於此少衰

寵又鈎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春秋保乾圖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爲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末及施行寵子忠永初中辟司徒府二遷廷尉正司徒劉愷舉忠明習法律於是擢拜尙書使居三公曹（三公曹尙書主知斷獄）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務在寬詳

按陳氏自咸至忠五世惟欽不詳爲何官餘皆典刑法與郭氏吳氏竝世傳家業者也咸固傑士寵鉤校律令條法之溢於甫刑者議刪除之內有大辟四百一十實爲刑法之一大議論乃其事竟不施行迨寵爲司空亦未議及此事豈阻礙多乎唐律大辟凡二百三十三視漢之六百一十幾少三之二非太宗之毅力亦不能決然行之通考一百六太宗初議死刑之屬五十皆免死斷右趾繼又改爲加役流比隋舊律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七十一條蓋視開皇律爲更輕矣漢之大辟孝武時四百九條至成帝時多至千餘條實有不可不減之理梁統言元哀二帝輕殊死之刑一百二十三事歸咎於丞相在當時之丞相鉤摭微細毛舉數事以塞詔固不足道而其咎不在於減死刑夫以死刑如是

之多而統猶以刑輕爲非屢以重刑爲請吾正不知統果何所見而云然也寵言大辟六百一十在和帝之世以視成帝時已少十之四然猶視孝武世爲多孝武爲漢世用刑最重之時而後來之死刑復有增益渾罕所謂作法於涼其敝猶貪作法於貪敝將若之何也後之作法者其愼諸

叔孫宣郭令卿章句　晉志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十有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

按叔孫宣郭令卿竝不詳爲何時人陳寵於肅宗時言律有三家而晉志言十有餘家當皆在其後郭令卿或爲潁川之裔令卿其字也郭躬傳所著見之人鎮字楨鐘太禧字公房注　餘皆不知字則亦難定其是否矣

馬融章句　詳上

按融傳載所著述皆經傳注說及賦訟諸文字而不及律章句豈以律爲官書而不錄歟

鄭玄章句　詳上

按康成本傳亦不言爲律章句與季長之傳同曹魏但用鄭氏章句是其書當時甚尊重之迨文帝爲晉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煩雜又叔孫郭馬杜諸儒章句但取鄭氏又爲偏黨未可承用於是令賈充定法律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纂其苛穢存其清約其時杜預又爲之注解其自謂所注皆網羅法意然則舊時章句亦必有在網羅之內而存焉非竟一概屏除也

張斐亦爲律注表上之其所稱律義之較名凡二十似皆漢人章句之舊文今約舉其可證者數條知而犯之謂之故者淮南汎論訓勒問其故高誘注故意也國語楚語夫其有故韋昭注故猶意也夫曰意者有意之謂即知而犯之謂也不意誤犯謂之過失者地官調人凡過而殺傷人者以民成之鄭注過無本意也無本意即不意也逆節絕理謂之不道者廣川王去傳議者皆以爲去逆節絕理大惡仍重大惡者大惡不道也取非其物謂之盜者穀梁定八年傳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又哀四年傳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取其非物即非所取而取之謂也以上數條意皆本於漢儒而不意誤犯本於鄭注其爲出於鄭氏章句尤屬顯然惟鄭云無本意其語最爲渾含此加入誤字則過與誤未免混淆恐

是晉人所改非漢律之原文也

封諸侯過限曰附益　諸侯王表說附益之法張晏曰律鄭氏說封諸侯過限曰附益

按張晏所引鄭氏說當爲康成章句中語漢書注多引律說此明著之曰律鄭氏說自當屬康成非漢書音義所稱不知名之鄭氏也

律本章句　應劭傳又删定律令爲漢儀建安元年乃奏之曰夫國之大事莫尚載籍也載籍也者決嫌疑明是非賞刑之宜允獲厥中俾後之人永爲監焉故膠東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議數遣廷尉張湯親至陋巷問其得失於是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動以經對言之詳矣逆臣董卓蕩覆王室典憲焚燎靡有子遺開闢以來莫或茲酷今大駕東遷巡省許都拔出險難其命維新臣累世受恩榮祚豐衍竊不自揆貪少云補輒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斷獄凡二百五十篇刪去複重爲之節文又集駁議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漢記四皆删敘潤色以全本體其二十六博採古今瓌瑋之士文章煥炳德義可觀其二十七臣所創造豈緊自謂必合道衷心焉憤邑聊以藉手

按劭之所述書凡八種隋經籍志所錄者有漢朝議駁三十卷梁有應劭律略論五卷亡及春秋決獄十卷餘皆不著錄是在隋時所存者已僅有二書今則并此二書而亦亡矣律本章句於馬鄭諸家章句之外晉志所謂十有餘家者此書當在其中律本者造律之本原後來杜預張斐律本之名當本於此廷尉板令已詳諸令

門內餘並詳決事類

律略論　隋經籍志梁有應劭律略論五卷亡

按劭本傳不載此書唐有劉劭注略論五卷而無此書

摭遺二十終

軍法

高紀初高祖不脩文學而性明達好謀能聽自監門戍卒見之如舊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天下既定命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定章程叔孫通制禮儀陸賈造新語又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契金匱石室藏之宗廟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補注先謙曰藝文志兵權謀家韓信三篇又云漢與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三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

按此文軍法在律九章之外韓信所定者漢書注多引軍法乃其書也至藝文志之兵法乃孫子吳子之類所述乃行軍之要與軍法不同今就諸書所引編輯成卷附於漢律之後

畏懦　武紀天漢三年秋匈奴入雁門太守坐畏懦棄市注如淳曰軍法行逗留畏懦者要斬懦音如掾反師古曰又音乃館反官本史記韓安國傳索隱引如注懦作撓漢書韓傳引作懦功臣表合騎侯公孫敖坐將兵擊匈奴與票騎將軍期後畏懦當斬贖罪博望侯張騫坐以將軍擊匈奴畏懦當斬贖罪免將梁侯楊僕坐為將軍擊朝鮮畏懦入竹二萬箇贖完為城旦兩粵傳明年秋餘善東粵遒王遂發兵距漢道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故山州侯齒將屯不敢擊御就便處皆坐畏懦誅

按畏懦韓安國傳注引如說作畏懦功臣表皆作畏懦後書光武紀注引漢法作畏懦南匈奴傳注引作畏懼懦懦同是律文實作畏懦史記注作畏撓恐有誤

逗留　見上條匈奴傳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遣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眾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為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首捕虜千九百級虜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上以虎牙將軍不至期詐增虜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留不進皆下吏自殺注孟康曰律語也謂軍頓止稽留不進也後書光武紀建武十二年詔邊吏力不足戰則守追虜料敵不拘以逗留法注說文曰逗留止也前書音義曰逗是曲行避敵也漢法軍行逗留畏懦者斬追虜或近或遠量敵進退不拘以軍法直取勝敵為務也逗古住字南匈奴傳鄧鴻還京師坐逗留失利下獄死

按逗留畏懦軍法本是一條而當時治獄者每分引之茲亦分列為二條霍去病博望侯張騫傳合騎侯敖竝坐行留行留即逗留而功臣表竝言坐畏懦可見二條為一事隨事引用也

逗撓　韓安國傳於是下吏詆廷尉廷尉當恢逗撓當斬注應劭曰逗曲行避敵也撓顧望也軍法語也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懦者要斬師古曰逗謂留止也撓屈弱也逗又音住

按律文曰逗留畏懦而此傳言逗撓者疑是有司斷獄約律文言之非直稱律文也

不至質　田廣明傳以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至受降城受降都尉前死喪柩在堂廣明召其寡妻與姦既出不至質引兵空還下太僕杜延年簿責廣明自殺闕下注服虔曰質所期處也功臣表作不至期補注先謙曰期謂

所期之地史記作不至質當死義同

按本傳作不至質與史表合疑此是律文不至期者有司治獄之詞上條虎牙將軍亦以不至期自殺並罪法之重者

亡失多　公孫敖傳復以因杅將軍再出擊匈奴至余吾亡士多下吏當斬李廣傳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向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蘇建傳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爲庶人功臣表平陵侯蘇建坐爲前將軍與翕侯信俱敗獨身脫來歸當斬贖罪免武紀樓船將軍楊僕坐失亡多免爲庶民

按蘇建獨身脫歸是全軍並沒四事中以此爲重而不分輕重者罪已至死無可復加也

後期　張騫傳騫後期當斬贖爲庶人楊僕傳以書狀責之曰失期內顧以道惡爲解後書龐參傳參於道爲羌所敗既已失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

按張騫一事而傳曰後期表曰畏懦霍去病傳曰行留李廣傳亦曰後期此當是當日獄詞所言較詳傳者各約其詞遂致參差失期即後期僕失期而不加罪者以其先有功也龐參失期而以詐疾下獄此軍事之所以不振歟

迷失道　趙食其傳爲右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迷失道當斬贖爲庶人武紀作後期

按迷失道情節爲輕而罪亦至斬者軍法也匈奴行國逐水草而居無城郭宮室爲標識廣莫之野所可推測惟山川耳雖以李廣之在邊年久亦尚有失道之事然爲將而不知地理其敗也宜也大約當時以塞外沙漠之區無精確地圖國家亦無使人測繪之舉若張騫者蓋亦希有者矣

首謀不進　武紀元光二年春詔問公卿曰朕飾子女以配單于金幣文繡賂之甚厚單于待命加嫚侵盜無已邊境被害朕甚憫之今欲舉兵攻之何如大行王恢建議宜擊夏六月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衞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大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將三十萬衆屯馬邑谷中誘致單于欲襲擊之單于入塞覺之走出六月軍罷將軍王恢坐首謀不進下獄死顏注首爲此謀而反不進擊匈奴輸重

按首謀不進疑亦軍法之文

奔北　後書桓紀延熹五年冬十月武陵蠻叛寇江陵南郡太守李肅坐奔北棄市

沮敗　後書和紀永元九年鮮卑寇肥如遼東太守祭參下獄死注東觀記曰鮮卑千餘騎攻肥如城殺略吏人祭參坐沮敗下獄誅參本傳鮮卑入郡界參坐沮敗下獄死

按奔走也左傳隱九年進而遇覆必速奔疏必速迴奔走論語奔而殿朱注奔敗走也文選李陵荅蘇武書然猶斬將搴旗追奔逐北李善注商君書曰戰勝逐北服虔漢書注曰師敗曰北婁敬傳迺今妄言沮吾軍顏注沮謂止壞也音材汝反奔北沮敗與逗留畏懦同爲駢語似並是漢軍法之文

不循法　武紀元光六年詔曰夷狄無義所從來久間者匈奴數寇邊境故遣將撫師古者治兵振旅因遣虜之方入將吏新會上下未輯代郡將軍敖雁門將軍廣所任不

肯校尉又背義妄行棄師而北少吏犯禁用兵之法不勤不教將率之過也教令宣明不能盡力士卒之罪也將軍已下廷尉使理正之而又加法於士卒二者竝行非仁聖之心朕閔眾庶陷害欲刷恥改行復奉正議厥路亡繇其赦雁門代郡軍士不循法者顏注循從也由也

按不循法卽上文之背義妄行棄師而北及不能盡力也

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

史記馮唐傳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集解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按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姦詐也

故行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行奪勞二歲也故與雇同漢書馮唐傳注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

按尺籍者斬首上功之籍也伍符者尺籍中什伍相保之符信也下縣移郡者上功之幕府下之移之也是時雲中守魏尚以上功首虜差六級削爵罰作故有家人子安知尺籍伍符之語令人故行不行與上文語意似不甚相屬疑爲二事故行不行依索隱說與唐律之徵人冒名相代爲近或曰此尺籍書當由幕府遣使行之若有故行及不行者別有奪勞之罰似亦可通

勒兵而守曰屯　史記傅寬傳徙爲代相國將屯集解如淳曰既爲相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案律謂勒兵而守曰屯索隱案孔文祥云邊郡有屯兵寬爲代相國兼領屯兵後因置將屯將軍也漢書趙充國傳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顏注領兵屯於上谷也馮奉世傳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騎以將屯爲名到隴西分屯三處與屬國爲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爲前軍屯臨洮奉世爲中軍屯首陽西極上顏注且言領兵屯田不言討賊證按傳云分屯三處所謂以將屯爲名也非屯田

按將屯之義當從律文師古說每參差輒證駁之是營軍司馬中　趙充國傳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馬中亂屯兵注如淳曰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中也

按營軍司馬中與宮司馬中同爲禁地印於充國雖父子亦不得擅入故得罪

棄戟卽爲斧鉞　郭躬傳永平中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顯宗乃引公卿朝臣平其罪科躬以明法律召入議議者皆然固奏躬獨曰於法彭得斬之帝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督謂大將）彭既無斧鉞可得專殺人乎躬對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棄戟卽爲斧鉞於法不合罪帝從躬議注有衣之戟曰棄

按躬議頗得仁恕之意小杜律之宗旨如此宜其自成爲一家也

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　胡建傳天漢中守軍正丞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建欲誅之迺約其走卒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

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眾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黃帝李法曰壁壘已定穿窬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丞於用法疑執事不諮上臣謹以斬昧死以聞注師古曰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得表奏之孟康曰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

按此以黃帝李法爲據豈漢軍法中載此文歟李法所言自是行軍之際故壁壘定而穿窬者即屬姦人在可斬之列若此御史之穿北軍壘垣自與行軍時之壁壘不同豈得緣以爲比建藉此以立名耳

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　魏志高柔傳鼓吹宋金等在合肥亡逃舊法軍征士亡考竟其妻子太祖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母妻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柔啟曰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亡乃所以益走耳太祖曰善即止不殺金母弟蒙全活者甚眾

按此云舊法乃漢法也柔說極爲明曉自此全活者甚眾仁人之言其利博哉李陵母妻被誅遂絕生還之望亦可哀已唐捕亡律從軍征討亡臨對寇賊而亡者斬不及其妻子此等苛法唐律蓋刪之盡矣

蹂躪　秋官士師五禁注今軍有蹂躪夜行之禁

按地官司虣禁其鬥蹂者注蹂躪也秋官衛校氏掌司蹂注察蹂躪者爲其聒亂在朝者之言語躪說文躪也

左傳成十六年在陳而蹂合而加蹂各顧其後莫有鬥心注蹂喧嘩也陳合宜靜而猶有聲此鄢陵之役楚以軍蹂而敗也蹂躪乃軍中之大禁漢軍法有此禁其制亦古矣

捕斬單于令　甘延壽傳許嘉薦延壽爲郎中諫大夫使西域都護騎都尉與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單于封義成侯陳湯傳後復以薦爲郎數求使外國久之遷西域副校尉建昭三年湯與延壽出西域湯多策謀喜奇功與延壽謀曰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支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其人剽悍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延壽湯令軍士圍城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

蠻夷爲國招難禍不可開元帝內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議議久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於是天子下詔其赦延壽湯罪勿治詔公卿議封焉議者皆以爲宜如軍法捕斬單于令匡衡石顯以爲郅支本亡逃失國竊號絕域非眞單于元帝取安遠侯鄭吉故事封千戶衡顯復爭迺封延壽爲義成侯賜湯爵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加賜黃金百斤上告宗廟大赦天下

按甘延壽陳湯之功始終爲石顯匡衡所抑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不取遂與之有隙匡衡阿附石顯者也延壽僅封三百戶侯湯僅賜關內侯杜勳親斬郅支首而不賞此千古恨事也今就湯傳綜論之傳云郅支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迺始等初元四年遣使奉獻因求侍子漢遣衞司馬谷吉送之郅支怒

竟殺吉等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遂西奔康居此著郅支負漢之罪劉向所謂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元帝詔所謂匈奴郅支背畔禮義留殺漢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豈忘之以明郅支之當誅也康居王以女妻郅支郅支亦以女予康居王康居甚尊敬郅支亦倚其威以脅諸國郅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歐畜產烏孫不敢追此著郅支之剽悍終爲西域患以明郅支之不可不誅也傳云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又云康居兵萬餘騎分十餘處四面環城此著康居之助郅

支不得以郅支兵少而易視之也傳又云別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領經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入康居東界東至單于城六十里止營明日引行未至城二十里止營單于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日單于上書願歸計彊漢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傳陳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數百人被甲乘城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門來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卬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

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乘城呼時康居兵萬餘騎分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夜數犇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並入土城中此欲其戰事班書中未有如此傳之詳者以見郅支之不易取而延壽湯調度之有方吏士之用命於一日之間立破堅城非尋常之戰功可比也方五單于爭立其強者爲呼韓邪與郅支郅支破呼韓邪呼韓邪降漢郅支

亦嘗遣子入侍漢亦以單于待之郅支死而呼韓邪且喜且懼是郅支爲呼韓邪所忌呼韓邪亦以單于視之元帝詔亦以單于稱之乃顯衛曰非眞單于此何理也謂非強盛時之匈奴則可謂非單于則不可也郭忠以屬國都尉其騎士射殺匈奴之犂汗王封成安侯二千七百四戶傅介子以斬樓蘭王首封義陽侯七百五十九戶續相如以誅斬扶樂王首封承父侯千百五十戶王恢以捕得車師王封浩侯犂汗王匈奴之禪王也樓蘭車師西域之小國也並得封侯鄭吉僅破車師一城又以迎日逐王封安遠侯七百九十戶乃顯衛等猶以爲不可趙弟以騎士從貳師斬郁成首封新畤侯而杜勳親斬單于竟不得賞以漢之舊事相比而益見此事之未饜衆心也劉向之疏以及谷永之上疏訟湯耿育之上書冤訟湯具見本傳文繁不備錄班氏詳述之史筆也夫捕斬單于非尋常之克捷可比漢有此令而未嘗有其事衛青七出擊匈奴霍去病六出擊匈奴惟青一與單于遇漢軍圍之單于冒圍走宅未嘗與單于遇也蘇建趙信獨逢單于建亡其軍信降敵更安望捕獲哉今幸斬郅支首懸諸藁街而又以非眞單于抑其功臣衛始終沮湯實不解其是何居心也

詐增虜獲　功臣表宜冠侯高不識坐擊匈奴增首不以實當斬贖罪免恩澤侯表富民嗣侯順坐爲虎牙將軍詐增虜獲自殺馮唐傳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後書滕撫傳廣陵賊張異等反據廣陵拜爲九江都尉與中郎將趙序助馮緄合州郡兵數萬人共討之趙序坐畏懦不進詐增首級徼還棄市

按秦上首功漢承用其法故論功以級計魏尚止差六級即削爵罰作其法嚴矣宜冠之贖罰田順之自殺必其所增者多趙序之棄市以畏懦不進當不僅以詐增首級也

夜行　秋官士師五禁注今軍有譟讙夜行之禁司寤氏以詔夜士夜禁禁宵行者夜遊者注夜士士行夜徼候者如今都候之屬百官表衛尉屬官有衛候續志衛尉屬官左右都候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主劍戟士徼循宮注漢官曰右都候員吏二十二人衛士四百一十六人左都候員吏二十八人衛士三百八十三人李廣傳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閒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文選鮑照放歌行鐘鳴猶未歸注崔元始正論永寧詔曰鐘鳴漏盡洛陽中不得有行者

按夜行之禁不獨行於軍中凡都邑平時亦重之漢法入之軍法者殆以所屬皆衛士有關於軍法歟百官表有衛候而無都候續志有都候而無衛候當是東京所改唐律犯夜在雜律無干車無自後射　詳田律

按鄭志引作軍禮

介胄之士不拜　周亞夫傳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周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吏被甲銳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日

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迺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迺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天子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此眞將軍矣鄉者棘門霸上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

按介胄之士不拜古禮也漢軍法中當亦有之故亞夫行之

軍中不得馳驅　見上

按此亦軍法也與禁蹂躪同意

都軍官長史一人　衞青傳長史安注如淳曰都軍官長

史一人史記正義同

按此官名之曷於軍者

弗赦　恩澤侯表鄔侯駟鈞坐濟北王與居弗赦免

按弗赦之罪當亦軍法所具

大有利　鼂錯傳今茲隴西之吏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

按法曰大有利當指軍法匈奴傳不載此事他亦未見

蹶張士　申徒嘉傳以材官蹶張從高帝注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腳踏彊弩張之故曰蹶張律有蹶張士師古曰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蹶音厥史記嘉傳索隱孟康云主張强弩蹶音其月反漢令有蹶張士百人是也說文走部趯距也从走厥聲車者漢令曰趯張百人段曰距當作岠止也一曰搶也按蹶弩主於掌岠故曰趯張考許書趯趯二字竝出趯云踢也趯云距也引漢令與如孟引作蹶張不合今尋繹字義趯者跳起也趯者拓也如孟二家作蹶張皆由誤認蹶趯趯爲一字耳篇韻皆云趯同趯正誤合二爲一之證王曰段氏以爲誤認是也篇韻皆別收趯字

按此字漢書作蹶蹶跳也諸家之說其字似皆从厥許書作趯依段說其義較長玉篇蹶跳起也趯同上又出趯字尺夜切怒也一曰牽也又丑格切半步也廣韻十月趯跳趯趯同上四十禡趯趯腳立也竝於趯外別出趯雖訓各不同而分趯趯爲二字則同然斥者俗體竝非二字則其誤又不僅誤認趯趯爲一矣

攈遺二十一終

決事類故事附

決事比　刑法志孝武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三事顏注比以例相比況也後書陳忠傳初父寵在廷尉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及寵免後遂寢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忠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以省請讞之煩注比例也秋官大司寇以邦成弊之注鄭司農云邦成謂若今時決事比也疏此八者皆是舊法成事品式若今律其有斷事皆依舊事斷之其無條取比類以決之故云決事比也士師八成注若今時決事比疏凡言成者皆舊有成事品式後人依而行之決事依前比類決之

按決事若今時之成案也周之八成乃成法與漢之決事似不甚同先鄭取以爲況似漢之決事比即視爲成法矣孝武時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三事可謂繁矣陳忠之二十三條第就當時法之苛者言之耳晉志謂率皆集類爲篇結事爲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孝武之書當亦如是後來或亦有編入令甲中者賈疏若今律云云謂唐律也然唐律並無此文或當時令中有此文唐令已亡諸書所引亦不能全也

辭訟比　決事都目法比都目陳寵傳辟司徒鮑昱府昱高其能轉爲辭曹掌天下獄訟其所平決無不厭服衆心時司徒辭訟久者數十年事類溷錯易爲輕重不良吏得生因緣寵爲昱撰辭訟比七卷決事科條皆以事類相從昱奏上之其後公府奉以爲法王海五十東觀記建初中司徒辭訟久者至數十年比例倒輕重非其事類錯雜難知鮑昱爲司徒奏定辭訟比七卷決事都目八卷時齊同法令息過人訟也晉志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又司徒鮑公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損率皆集類爲篇結事爲章一章之中或事過數十事類雖同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承人通志引採作採

按寵傳祗辭訟比七卷東觀記增出決事都目八卷晉志則名曰法比都目爲九百六卷多寡懸絕如此考漢初承秦之制天下學法律者皆詣丞相府丞相府爲總領法律之處哀帝改丞相爲司徒官名改而職事不改東京設三公太尉雖在司徒前但掌兵事凡大疑之事仍歸司徒故辭訟以司徒府爲繁寵爲此書便於引斷吏不能因緣輕重故公府奉以爲法傳所云決事科條

以事類相從當即指決事都目而言特言之不詳耳鮑昱奏上者本正二七卷三百卷之書晉志所稱九百六卷有嫁娶在內且後來世有增益積卷遂富故多寡不同其稱都者總也司徒總領法律故曰都也應劭傳章懷注司徒即丞相也總領綱紀佐理萬機故有都目是亦以司徒當丞相也風俗通記南郡女子何侍搏姑一條詳賊律三搏姑條下丙稱司徒鮑宣決事云云當爲決事都目之文鮑宣及鮑昱之謚宣至司隸未嘗爲司徒亦無決事之書搏姑二獄論極平允固非疇輕者

尚書舊事　詳律說律本章句條下五日同孔光傳光以高第爲尚書觀故事品式數歲明習漢制及法令上甚信任之後書鄭弘傳建初爲尚書令引舊事後所陳有補益王

政者皆著之南宮以爲故事

按舊事郎故事觀孔光傳是尚書省中有此官書隨時所編纂者鄭弘傳著之南宮以爲故事也東漢洛陽宮有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隋經籍志有南臺奏事二十二卷與漢名臣奏事相次在刑法篇唐志則於漢令中似南宮奏事亦尚書舊事之類南臺卽南宮也

決事比例　詳上

按此亦決事比之屬

司徒都目　詳上

按此亦決事都目之屬

五曹詔書　詳上書鈔九十應劭漢官儀云漢世祖中興甲寅詔書曰方今選舉賢能朱紫錯用丞相故事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潔清白二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三曰明集法令足以決疑四曰剛毅多略此謂四科今本漢官儀但稱世祖後書和紀永元五年注引作建初八年十二月已未詔書

按尚書五曹詔書所出兩漢詔書見於兩漢書者輯之尚可成編茲不備錄辟召詔書關於法律故特錄之互詳尉律選舉

春秋斷獄　詳上藝文志春秋類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隋志春秋類春秋決事十卷唐志法家類春秋決獄十卷黃氏

按春秋斷獄當卽董仲舒之春秋決獄諸志書名各不同崇文總目作春秋決事比十卷宋志作春秋決事一本作決獄然則春秋決獄其本名也困學紀聞云春秋決獄其書今不傳是南渡時已亡原書凡二百三十二事今有玉函山房輯本一卷今備錄於後此關於漢時讞法乃決事比之權輿也

春秋斷獄

拾道旁棄兒養以爲子　時有疑獄曰甲無子拾道旁棄兒乙養之以爲子及乙長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甲當何論仲舒斷曰甲無子振活養乙雖非所生誰與易之詩云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春秋之義父爲子隱甲宜匿乙詔不當坐

乞養子杖生父　甲有子乙以乞丙乙後長大而丙所成有甲因酒色謂乙曰汝是吾子乙怒杖甲二十甲以乙本是其子不勝其忿自告縣官仲舒斷之曰甲生乙不能長育以乞丙於義已絕矣雖杖甲不應坐　通典六十東晉成帝咸和五年散騎侍賀嶠妻于氏上表云董仲舒一代

純儒漢朝每有疑議未嘗不遣使者訪問以片言而折衷焉時有疑獄云云又一事曰甲有子乙云云夫拾兒路旁斷以父子之律加杖所生附於不坐之條其爲子奪不亦明乎

放麑　君獵得麑使大夫持以歸大夫道見其母隨而鳴感而縱之君慍議罪未定君病恐死欲托孤幼乃覺之大夫其仁乎遇麑以恩況人乎乃釋之以爲子傅其議何如董仲舒曰君子不麑不卵大夫不諫使持歸非也然而中感母恩難廢君命從之可也　六帖二十六董仲舒春秋決獄曰君獵得麑云云又淮南子孟孫獵得麑使秦巴持歸烹之其母隨而啼巴不忍去之孟孫怒逐秦巴西居一年取爲子傅曰一麑猶不忍況人乎董仲舒曰云云

按白帖此文先引君獵云云中間忽雜以淮南一事蓋

引以證得麑之事而文法則閒隔恐傳寫有誤

武庫卒盜弩　甲爲武庫卒盜强弩弦一時與弩異處當何罪論曰兵所居比司馬闌入者髡重武備責精兵也弩簨機郭弦軸異處盜之不至盜武庫兵陳論曰大車無輗小車無軏何以行之甲盜武庫兵當棄市乎王紹蘭曰以上二論皆或說曰舒所斷此下件雖與弩異處不得弦不可謂弩矢射不中與無矢同不入與無鏃同律曰此邊郡兵所盜贓值百錢者當坐棄市　詳盜律盜武庫兵

毆父　甲按甲下當有父字乙與丙爭言相鬬丙以刀刺乙甲卽以杖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論曰臣愚以父子至親也聞其鬬莫不有怵惕之心扶杖而救之非所以欲詬父也春秋之義許止父病進藥於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甲非律所謂毆父不當坐　詳賊

甲夫乙將船會海風盛船沒溺流死亡不得葬四月甲母丙卽嫁甲欲皆何論或曰甲夫死未葬法無許嫁以私爲人妻當棄市議曰臣愚以爲春秋之義言夫人歸於齊言夫死無男有更嫁之道也婦人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爲順嫁之者歸也甲又尊者所嫁無淫衍之心非私爲人妻也明於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　詳雜律私爲人妻

按以上六條前二條明言董仲舒後四條明引董仲舒春秋決獄並確爲董氏之言惟唐志稱春秋決事而白氏唐人乃稱春秋決獄御覽亦稱春秋決獄而宋志亦稱春秋決事是一書而二名也

爲姑討夫　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　禮記檀弓子殺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注言子孫無尊卑皆得殺之疏鄭此云子孫無問尊卑皆得殺之則似父之祖祖子得殺父然子之於父天性也父雖不孝於祖子不可不孝於父今云子因孫而連言之或容兄弟之子耳除子以外皆得殺其祖父之人異義儁輒拒父公羊以爲孝子不以父命辭王父之命許拒其父左氏以爲子而拒父悖德逆倫大惡鄭駁異義云以父子私恩言之則傷仁恩則鄭意以公羊所云公義也左氏所云是私恩也故知今之子報殺其父是傷仁恩也若妻則得殺其祖父之夫故異義云妻甲夫乙毆母甲見乙毆母而殺乙公羊說甲爲姑討夫猶武王爲天誅紂鄭駁云乙雖不孝但毆之耳殺之太甚凡在宮者未得殺之殺之者士官也如鄭此言毆母妻不得殺之若其殺母妻得殺之

按此條異義但稱公羊說而不言仲舒果否爲決獄之文無他可證玉函輯本謂案其文義亦決事之文亦臆度之詞漢人以公羊決獄者亦不獨仲舒也第許鄭之駁難實有關於法律故詳錄之玉函本所輯凡八條其七條已見上其一條云武帝外事夷狄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五穀最重粟麥見類聚八十五引漢書輯本謂閻若璩困學紀聞等以此條當決獄佚文據錄本按此條之文見食貨志乃仲舒說上之語與決獄無涉困學紀聞閻箋但云類聚亦載一事而未舉其文蕭山王紹蘭曰朱竹垞經義考亦云藝文類聚有引決獄君猶得麑一事今攷類聚六十六是引韓子孟孫獵得麑事非引決獄蓋朱閻俱誤記六帖爲類聚耳然則輯本引此

條當之實是錯誤今故不編入正條中而考之如此
五行志武帝建元六年六月丁酉遼東高廟災四月壬子
高廟便殿火董仲舒對曰案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
惡已孰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而易孰惡季孫雖重
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
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舉徵而後
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桓宮釐
宮災二者同事所爲一也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
未能見故四年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
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
也季氏亡道久矣前是天不見災者魯未有賢聖臣雖欲
去季孫其力不能昭公是也至定哀乃見之其時可也不
時不見天之道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

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
時天適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昔秦受亡周之敝而亡以
化之漢受亡秦之敝又亡以化之夫繼二敝之後承其下
流兼受其禍雖治甚矣又多兄弟親戚骨肉之連驕揚奢
侈恣睢者眾所謂重難之時者也陛下正當大敝之後又
遭重難之時甚可憂也故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雖敝
而重難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
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適可視近臣在國
中處旁瓜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
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況諸侯乎在
內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況大臣乎此天意也
舉在外者天災外舉在內者天災內燔甚舉當重燔譬舉
當輕承天意之道也先是淮南安王入朝始與帝舅太尉

武安侯田蚡有逆言其後膠西于王趙敬肅王常山憲王
皆數犯法或至夷滅人家藥殺二千石而淮南衡山王遂
謀反膠東江都王皆知其謀陰治兵弩欲以應之至元朔
六年適發覺而伏辜時田蚡已死不及誅上思仲舒前言
使仲舒弟子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斷於
外不請既還奏事上皆是之董仲舒傳遼東高廟長陵高
園殿災仲舒居家推說其意以稿未上主父偃候仲舒私
見嫉之竊其書而奏焉上召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
知其師書以爲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
不敢復言災異通考十二百六卷齊洪氏隨筆曰淮南衡山
二獄死者數萬人嗚呼以武帝之嗜殺時臨御方數歲可
與爲善廟殿之災豈無他說而仲舒首勸其殺骨肉大臣
與平生學術大爲乖刺聊致數萬人之禍皆此書啟之也

然則下吏幾死蓋天所以撤步舒云使其就戮非不幸也
按漢儒如賈誼董仲舒最爲醇正然至其論諸侯王則皆
主於誅殺仲舒此對與天人三策議論迥別眞西山亦謂
太史公言賈誼明申韓今讀政事書諄諄有洙泗典刑未
見其爲申韓之學至諸侯王皆眾矚髀等語然後知太史
之說不穆孟子曰子以爲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
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聖賢處事固不同也蓋諸
侯王雖漢初之深患然根連株逮而誅鋤之於後固不若
建法立制而閑防之於初也孝文時淮南淫北亦嘗構逆
討而戮之罪止其身未嘗深竟黨與亦不聞復有後患何
必誅及二萬餘人哉

按桓釐廟親盡當毀而不毀故爲天所災此孔子之意
也公羊家說雖與左氏不同而以爲不當立則董仲舒

推衍其意而爲此說蓋深有見於田蚡之驕橫淮南衡山之恣縱將有大患不若早正之耳使早正之其黨與必尙少何至誅及二萬餘人哉賈誼髑髏之喻其說在衆建諸侯而少其力武帝時終用其說而諸侯之勢遂分是其說未可議也且其言曰爲法制人主之斤斧也是斤斧云者非謂盡人而誅之也亦爲之法制而已其所謂法制卽衆建而少其力之說乃不通觀其說之終始但取一語而非議之殊未得其實也呂步舒治淮南獄深竟黨與乃不得其師之意者若因步舒而歸罪仲舒此猶李斯以督責治秦而歸罪於孫卿也仲舒此議乃私爲之未上之天子主父偃竊而奏焉其下吏當死者依擅議宗廟之律也偃蓋嫉之而欲致其死武帝赦之武帝之明也淮南王傳言上下公卿治所連列與淮

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千人初非由步舒顓斷與五行志之言不合衡山王尤與步舒無干乃論者並歸獄於步舒亦未得其實也今觀決獄之論顓極爲平恐迺非張湯趙禹之殘酷可比使武帝時治獄者皆能若此酷吏傳何必作哉

駁議　詳上

按駁議大旨劭之自敘已詳傳又云二年詔拜劭爲豪紹軍謀校尉時始遷都於許舊章堙沒書記罕存劭撰然歎息乃綴集所聞著漢官禮儀故事凡朝廷制度百官典式多劭所立與前文刪定律令爲漢儀是二事前書奏於建安元年獻帝喜之此書集於二年其時不同當爲二書漢儀已不傳漢官儀亦散逸近有本津館輯本所集多係漢制而漢律之文當亦在其中然難別

矣

殺人母兄代死　應劭傳初安帝時河間人尹次頻川人吏王皆坐殺人當死次兄初及王母軍並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尙書陳忠以罪疑從輕議活次王劭後追駁之據正典刑有可存者其議曰尙書稱天秩有禮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而孫卿亦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凡爵列官秩賞慶刑威皆以類相從使當其實也若德不副位能不稱官賞不酬功刑不應罪不祥莫大焉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百王之定制有法之成科高祖人關雖尙約法然殺人者死亦無貸降及太時化則刑重時亂則刑輕書曰刑罰時輕時重此之謂也今次王公以清時稽其私憾阻兵安忍僵屍道路朝恩在寬幸至冬獄而初軍愚狷妄自投弊昔召忽親死子糾之

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鼂氏之父非錯刻峻峯能自隕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趙母指括以全其宗傳曰僕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義勇顧無慮耳夫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燿殺戮也溫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長育也是故春一草枯則爲災秋一木華亦爲異今殺無罪之初軍而希當死之次王其爲枯華不亦然乎陳忠不詳制刑之本而信一時之仁遂廣引凡議求生之端夫親故賢能功貴勳賓豈有次王當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皆求生非謂代死可以生也敗法亂政悔其可追劭凡爲駁議三十篇皆此類也

按劭所集駁議八十二事其見漢書二十五尙可採而彙錄之餘皆散佚劭自述者二十七存本傳所錄之無事唯此篇實無精義不知范氏何以獨取之豈以其蕪

詞勝耶今就此獄論之丈玉殺人本無可疑乃初軍詣官自縊將許其代死乎不許其代死乎許之違法不許傷情事處兩難遂生疑義以法論則丈玉無可生之理以事論則初軍有已死之情死者不可復生生者仍然論死是人之一家之中於法死之外復死一人也使初軍有代死之心詣官自訴經官許之而初軍乃死此則爲殺無罪之初軍而活當死之丈玉誠於法有違今初軍不經官許而自死其愛子愛弟之深亦出於天理人情之不自已與自經溝瀆者不同烏得置之不論制刑之本必協情理若不問情理而但云執法恐未足以饜人心也陳忠因罪疑而從輕其用法不失爲平恕夫殺人而無償命之人則法廢今有一命以償以全法也求代死而不得必飲恨黃泉今不使之徒死以順情也一

家之中若償命者一人徒死者又一人則不平不平則爭端不息今但以一命償之以息爭也忠之原議不傳不知其讞詞若何然不得謂之敗法亂政又何悔之可追哉唯丈玉阻兵安忍貸其命已幸矣若仍得安處鄉里亦非所以禁暴之道減死而戍之邊則情法兩盡忠猶未計及此也

建武律令故事　隋志梁建武律令故事一卷七唐志刑法類漢建武律令故事三卷

按隋志稱梁有已亡而唐志又列之者其書於唐時又出自民間也

後書光武紀建武二年詔曰頃獄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其與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省刑法

按建武既有省刑法之議其更改者必多今紀中所書關於法律者約二十餘條已分見各門不再出其不載於紀者則無可攷矣

漢名臣奏事三十卷　隋志漢名臣奏事二十卷唐志漢名臣奏事二十九卷又陳壽漢名臣奏事二十卷並在刑法類

按此奏事之關乎刑法者故在刑法類晉書陳壽傳載所著各書無漢名臣奏事之名舊唐書經籍志與新志同

初學記刑罰第九漢名臣奏事唐林曰秦誤重刑而羣盜盈山赤衣半道

按此書所見者僅此數語錄之

廷尉決事　廷尉駁事　唐志刑法類廷尉決事二十卷

廷尉駁事十一卷

按此書名不題漢而厠於漢人之間當爲漢人書隋志有魏廷尉決事而無此二書

廷尉決事

狂病殺母弟　御覽六百四十六廷尉決事曰河內太守上民張太有狂病病發殺母弟應梟首遇赦謂不當除之梟首如故

前世決事　朱博傳遷廷尉職典決疑當讞平天下獄博恐爲官屬所誣視事召見正監典法掾史謂曰廷尉本起於武吏不通法律有眾賢亦何憂然廷尉治郡斷獄以來且二十年亦獨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出其中掾史試與正監共撰前世決事吏議難知者數十事持以問廷尉得爲諸君覆意之正監以爲博苟強意未必能然即共條

白焉博皆召掾史竝坐而問爲平處其輕重十中八九官屬咸服博之疏略材過人也

按前世決事後世之師也博能平其輕重十中八九其材固過人亦經驗之多博自謂二十年耳剽日久三尺律令人事在其中此眞曉事人語若一無經驗而人事又不能深求但拘守法律以爲定斷而天理人情或未盡協其輕重轉有不得其平者此經驗之所以必不可少也博事無關決事因所言頗有理故錄之

馬將軍故事　馬援傳條奏越律與漢律駮者十餘事（駮外也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駱者越別名）

拾遺二十二終

明大誥峻令

明大誥峻令一卷

明祖當元代法紀廢弛之後人多徇私滅公因嚴刑以懲戒之蓋欲風俗之移易也其峻令之著于大誥者多出於律外自序云棄市之屍未移新犯大辟者即至然則風俗之未能移易重刑云乎哉茲從大誥分條錄出以見一時之法令如此云

族誅

所在有司監設無籍之徒四業不務惟交結官府揑巧害民指稱的當幹辦管幹名色出入市村虐民甚如虎狼律有常憲亂政者斬所在官吏并非吾良民者搆此非爲姦狡百端令吾良民受害今敢有仍前爲非者的當人管幹人幹辦人并有司官吏族誅

按監設官吏律罪止杖一百徒三年此以其亂政而加重然姦黨律紊亂朝政者皆斬妻子爲奴雖前人已議其殘刻尙非族誅也此則視亂政爲尤重矣

凡在官之物起解之際須差監臨主守者若是布政司府州縣不差監臨主守故差市鄉良民因而竇富差貧許市鄉年老者宿老人及英壯豪傑之士將首領官并該吏幫縛赴京若或探知在閒某人或刁狡好閒民人教此官吏一發幫縛赴京來有司官吏精目是誥勿墮此憲敢有故違族誅之

按賦役不均律放富差貧那移作弊者當該官吏各杖一百此應科差而那移者也轉解官物律凡各處徵收錢帛買辦軍需成造軍器等物所在州縣交收差有職役人員陸續類解本府若本府不即交收差人轉解勒令人戶就解布政司者當該提調正官首領官吏典各

杖八十此不應差而勒令者也與此條故差市鄉良民者雖不甚相符然罪名不應懸絕若是明祖之意特惡其擾民故用此重法耳

一切閑民信從有司非是朝廷設立應當官役名色私下擅稱名色與不才官吏同惡相濟虐害吾民者族誅有司淩遲處死

按亦濫設官吏之類因係閑民害民而用重典然害民之事輕重不等一概族誅太無區別觀容留濫設條似此條閑民亦指罷閑官吏而言故其法特重（此條之目曰閑民同惡）

指揮林賢胡黨法司問出造反情由族誅了當　十九年冬十月二十五日將賢於京師大中橋及男子出幼者皆誅之妻妾婢之

按蓋用叛逆律尚非法外加重　男子出幼者誅似不及歲者尚不在駢誅之列

民拏害民該吏正官首領官及一切人等敢有阻當者其家族誅

按此條何房吏作弊許高年有德者民及年壯豪傑者將何房該吏拏赴京來意在使貪官污吏盡化爲賢意非不善然恐流弊滋多一阻當而卽族誅較之前編第四十六條者民赴京奏事阻者論如邀截實封律斬爲更重以情法而言其阻當根因大有區別未可一律論也

常熟縣陳壽六爲縣吏顧英所害率弟與甥三人擒其吏執大誥赴京面奏賞鈔三十錠三人衣各二件更勅都察院榜諭市村其陳壽六與免雜泛差役三年敢有羅織生事擾害者族誅

按此因奸詰擒惡故特厚其賞並懸此重典以庶之也究之羅織誣陷情各不同自當分別論之

又按族誅卽秦夷族之法也自漢以來非叛逆無用此重典者明祖意在懲惡未免作法于涼其後成祖屠戮忠良率用此法可慨也夫

淩遲

金吾後衛知事靳謙事頗不律數犯以爲常命斷事官稽衛卷宗一衛卷宗十不存一又令妻妾擊鼓以訴冤之不實朕親問之謙不以卷宗奏答卻言斷事官誹謗朝廷試將與斷事官對向委實誘言於是淩遲處死　謙未任之先軍七千餘自謙到任增八千餘其一切賞賜月支其數浩大謙盜賣倉糧數多剋落月支并賞賜其數亦浩大故

不立案必欲支吾

按此條之目曰沈匿卷宗而本文曰故不立案則尙非沈匿之謂也磨勘卷宗律各衙門文卷隱漏不報磨勘者罪止杖八十有所規避者從重論此不立案爲盜賣剋落起見有所規避也從重計贓論應按監守盜律淩遲則法外之刑

閑民擅稱名色有司淩遲

按見族誅一切閑民信從有司條此等似因其亂政而特嚴不專在害民也

蘇州府知府張亨知事姚旭被假千戶沈儀齎僞造御寶文書至府不行比對勘合承接卽便當廳開讀行下屬縣意在通同擾民作弊犹儀并伴當四名淩遲處死知府知事梟令

按唐律僞造皇帝八寶者斬明律無文惟詐爲制書者皆斬似僞造御寶已該其中沈儀與伴當皆淩遲蓋不分首從也至知府知事不過受其賕賂乃云意在通同近於莫須有矣後容留濫設條稱張亨等將屢犯在逃縣刺之吏分付常熟縣恭充縣吏結黨下鄉虐民或不僅因沈儀一事

建昌縣知縣徐頤夏稅違限不納暗令納戶赴倉虛實通關事發刑部差旗軍提取本官將刑房吏隱藏暗圖賄賂接受鄧子富等三名鈔四百餘貫脫放各人卻令刑房吏徐文政抄批支吾是後官吏潛於後門往來各軍等候日久不見提到每日止於縣前伺候忽見徐文政拏住欲同赴京本官發怒故將各軍羅織搶入縣廳跪問誣以直行正道於縣門下監鎖內三名脫歸面奏本官聞知纔將軍

人疏放及提本官又令弟徐二舍會集老人七十餘人赴京妄訴官有政事如此姦狡百端淩遲示眾

按收糧違限律罪止杖一百此因其受鈔脫放提取之人並將旗軍監鎖故法外加重第旗軍奉差出外其倚勢作威在所不免其面訴之言未必皆可信以一縣令而敢鎖刑部旗軍非情專迫切卽係有風力之人恐受鈔等項情節皆不確實也況此案論罪以受鈔四百餘貫爲重按明律枉法贓八十貫絞雜犯徒罪遽擬淩遲殊懸絕矣

松江府知府李子安爲旗軍傅龍保等十五名到府抄札犯人計三家財提取贓吏夏時中等三名比對勘合之後李子安不與旗軍知會私自將計三家抄札剋落家財作

擊又將夏時中等三名受財賣放各軍欲帶該吏張子信赴京同話本吏將鈔十貫相送被各軍送到本府封記李子安慮恐各軍發其姦貪帶吏典皁隸人等搶奪該吏同去將旗軍傅龍保等十二名收監又三名走脫李子安與守門鎮撫閉門邀截同還鎖禁五十餘日朦朧妄申都察院定奪又將旗軍解赴府軍前衛以致事發淩遲示眾

按此因抄札不知會旗軍遂誣以剋落賣放其將旗軍收監必別有故治獄者匿不上聞耳此獄恐尤冤　觀此可以見當日旗軍之橫　太祖時所用探丈吏開擠詹微陳甫陶凱輩後率以罪誅未必非治獄不平之報

江浦縣知縣楊立爲旗軍到縣追徵胡黨李茂實鹽貨與給事中句端面約故不答應卻用掌記書寫事情差皁隸至句端家句端備寫緣仍令皁隸將回傳遞消息別無上司明文卻稱我於給事中處討得分曉來了如今不要追

鹽每引止折鈔四貫如此結交近侍欺罔朝廷淩遲示眾句端處斬

按交結近侍官員律皆斬句端依本律楊立加重　此條明律前人有議其殘刻者今雖仍之然久不用

德安縣丞陳友聰通同里長唐祐等欺隱茶株不行踏勘接受本人羅絹布共十匹鈔八十貫本府帖下二十七次抗拒不服府委推官坐提會集吏典弓兵里長茶戶周鼎等三十餘人將推官等搶拏入縣喝令打死勿論隨卽幫縛扭栁拘監卻寫奏啟本差典史等管押陳推官等九名赴京遮掩前非反至憲司差喻承差同本府知府同去追提又會集周鼎等將門把住自執鐵叉拒敵肆惡如此淩遲示眾

按此案計贓雜犯絞罪應擬徒五年其毆本府推官以

毆首領官論罪止滿徒惟將推官拘監及拒敵本府爲出乎情理之外然淩遲究屬太過

萊陽縣丞爲句軍事府帖十一次下縣催句坦與兵房吏劉英等受賕一百貫不行挨句及本府差典吏董志等到縣提句卻誣董志等馳當道入正門枷枉赴京聞本府具奏纔將軍丁張玉山句解擁塞淩遲示衆

按此案計贓雜犯絞罪止徒五年本府差吏提句亦常事何必遽誣以罪恐所謂馳當道入正門原非誣也特事不得白耳淩遲冤矣

崇德縣民李付一等充本縣里甲爲起夫擾民生理二次牌句抗拒不答俱各在逃本縣批差甲首王辛三句喚李付一設計王辛三飲酒醉後將本人作害民甲首幫縛赴京稱王辛三騙我羊酒飲喫如此誣誑各人淩遲處死

按此按誣告反坐罪止於徒衡情亦不爲重遽用重典不甚可解　既各在逃何以又與甲首飲酒又縛甲首赴京此案情之可疑者

松陽縣民楊均育與葉惟宗寃讐將葉惟宗姓名寫狀告其兄葉允名係積年老吏弟葉允槐係逃軍及至法司差人將帶原告句提被告對問原告已在逃承差人詣本處將原告姓名及被告人數照名提至松陽縣熟視非是帶去原告及法司審問葉惟宗曰不曾赴京告狀今所告之人係惟宗兄弟與我無讐可告法司以聞特命釋之惟宗出獄見鄉中熟識楊桃兒曰將你名字告狀約係是楊均育將伊母藥死圖賴告我我於通政司前拏住搜出本人身上狀單一紙係是你的名字告狀本人因同赴都察院問招明白淩遲處死

按藥毋圖賴此律應淩遲者此條之目曰謊名告狀

樂安縣知縣潘行與本縣周公煥先在監爲同堂生員公煥任太平府同知丁憂回還有叔周德泰原任旌德縣丞爲事刺面回家叔姪二人常於潘知縣家來往說事過錢縣民陳添用告民人羅本中是胡惟庸行財之人先被廖慶芳告發用錢買息懼事漏洩將財穀散與葉志和等五十八人議往福建楊門菴請給彭玉琳旗號回歸搶掠積糧接應彭玉琳作亂及見彭玉琳被獲方纔止息係是蓄逆餘黨潘行徇私從周公煥叔姪并禮生耆宿曾原鼎等囑託接受羅本中賄賂教羅本中男羅伯彰告陳添用强占有夫婦人等事及體勘羅伯彰所告涉虛周公煥叔姪又設計與潘行言說將陳添用作積年民害并柳召生等共十三人釘枷起程纔聞陳添用齎擎大誥赴京伸訴潘

行差阜隸同周德泰趕至土名大嶺將陳添用脫放陳添用赴京告其不法潘行喚弓兵胡士亨等到縣著令狀供管解陳添用等行至進賢縣探山去處陳添用將弓兵幫縛在樹打開枷鎖逃走如此捏詞來奏如此同惡肆貪朋姦罔上所以淩遲示衆

按謀反大逆律知情故縱隱藏者斬羅本中果係逆黨知縣自不得徇情枉法也

御史劉志仁周士良爲剋落課程等事前往淮安追問輒欲非爲提取淮安大河二衛卷宗查出積年害民阜隸人等二百六名收捕軍役聲言具奏並不以狀來聞自是與衛官往來大肆貪婪之心時常挾妓飲宴並不將巡闌陳五等侵欺課程追徵還官乃指以追賊爲由故縱巡闌誣指平民帖下鄉村徧邑科擾又容留里長鞫七等說事過

錢受銀一百五十兩金三十四兩鈔二萬五千二百貫將民人夏良等拘收各人妻小捶楚威逼因而姦騙如此妄爲百端以致事發差錦衣衛千戶追提卻用銀七十兩金四兩鈔五十貫紵絲四表裏及綿布等物買求至京好言掩其罪惡所以淩遲示衆

按此依故勘平人律罪止枷入十應以枉法計贓論絞係雜犯徒罪

何哲任輝齊肅俱任北平道御史哲先爲追問尤榮一告不應事內受鈔七十貫銀十兩將一千人不會提問被都御史詹徵舉問又爲編管小牢子遲慢被都御史喝罵搶出因此懷恨與輝肅商議會同各道御史魏卓等十八名言前爲兩事被都御史當衆辱詈又奏了喫打受氣不過衆人同說再作商量至洪武二十年正月初十日孰同邀

魏卓等十八名至家喫茶詐捏詞情言本道有兩起原告一名許昂告曹爲是胡黨許昂不會與曹爲對證徐阿眞告莫糧長不法事倒被發去充軍把這兩事著人告他受了銀子各官同說待各道人齊時大家商量至本月二十七日哲又與衆御史言今我道裏有一名原告宋紹三告狀都院五十日不與給批捉人如今只放保著告去通政司告只說是許原教他去告如此捏詞排陷妨賢蠹政此條之目曰排陷大臣（許原許昂之弟別因欠糧事與宋紹三同監收繫）魏卓四川道御史除同謀陷都御史外又欲提問太倉衛指揮使孫茂知係勳舊不明白奏聞朦朧具本送科給批將本官一概提取意在陷害勳臣及平日在道問事四罪本有一分輒增作二三分文致其罪其四一分情眞增以二分文飾無辭意在獻能希求陞用故使是非混淆如此亂政

以上四名淩遲示衆外同謀排陷姑容戴罪錄足在道問四一十四名名不錄

按宋紹三以原告而收繫五十日不與給批捉人事本可疑何哲主使宋紹三告詹徵受銀十箇即按誣告反坐不過照枉法雜犯絞罪擬徒此蓋按朋黨亂政律應斬加重也然何哲所言許昂徐阿眞兩事詹徵亦非無故不獨宋紹三之收繫五十日也不罪詹徵而獨誅何哲等殊不得其平且何哲與詹徵有隙任蕭等則屬無干會議時一則曰再作商量一則曰大家商量並未爲何哲設一謀出一計特不能正言勸阻爲有不是耳謂之同謀排陷不免周內輝肅與哲同道別無他罪魏卓之提孫茂而曰意在陷害更爲文致之詞時太祖方信任詹徵諸御史遂摟此禍著諸誥中殊不足以服人也

又案淩遲案內惟孫旺蔡祥傅旺三起在大誥武臣編中情眞罪當今不錄太祖之治武臣不若文臣之法外用刑也又按律內淩遲惟謀反大逆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一家三人採生折割四項他無有也大誥淩遲各案有罪止于徒而遽行淩遲者可謂重矣

極刑　刑以淩遲爲極誥內所言極刑不知是淩遲否姑列于淩遲之後

崑山縣皁隸朱昇一等毆打欽差旗軍罪至極刑旗軍縱有贓私亦當奏聞區處安可輕視

按皁隸固不當毆打旗軍然皁隸亦非旗軍之所能管轄其相毆也直凡鬬耳律內毆制使者杖一百徒三年旗軍實非制使可比即以其係欽差前往亦不過與奉命出使者等罪至極刑宜當日旗軍之橫也

管解囚徒赴京長押人等中途賣放處以極刑籍沒家產
人口遷於化外
按律內押解人故縱罪囚與囚同罪受財者計贓以枉
法從重論明律枉法滿貫雜犯絞罪此則直以叛逆處
之矣
梟令
開州州判劉汝霖　北平布政司按察司官吏李彧趙全
德等通同六部官郭桓等十二道丁廷舉等寄借贓鈔各
官事發坐名定數遣人追取本州官吏羅從禮等分寄一
萬七千貫劉汝霖不照名追還卻帖下鄉村偏處科民代
陪前項甚至禁錮其民逼令納鈔於是梟令於市
按律囚公科斂杖六十贓重坐贓論入已竝計贓以枉
法論此案科斂雖非因公卻非入已律無正條可以枉

法科之劉汝霖之不照名追贓而出帖科民當別有故
特治獄者不能平情以察致令罹法外之刑耳
布政司府州縣在役之吏在閑之吏城市鄉村老姦巨猾
頑民專一起滅詞訟教唆陷人通同官吏害及州里之間
者許賢良方正豪傑之士幫縛赴京敢有邀截阻當者梟
令
按邀截阻當依劫囚律皆斬中途打奪者滿流傷人者
絞殺人聚至十人爲首斬下手致命者絞爲從各減一
等此則但邀截阻當即梟令不復問殺傷人與否矣
承差之徒不拘貴賤所到衙門徑由中道直入公廳據公
座口出非言諸司阿奉略不奏聞布政司聽六部所囑府
州縣聽布政司囑州縣聽府囑縣聽州囑所以布政司吏
員皁隸承差入府州縣徑由中道直入公堂據公座口出
非言該辱府州縣官吏皁隸巧立名色的當人幹辦人擅
差至州徑由中道直入公廳據公座口出非言州差下縣
者與府同閒民擅當的當名色幹辦名色官擅與立名民
擅承之異日拏至京師官民皆梟於市此條之目曰妄立幹辦等名
按妄立名色亦濫設官吏之一端耳依律罪止杖一百
徒三年官民皆梟惡其亂政壞法也
吳江縣正糧長張鏐孫妄告親叔副糧長朱太奴妄告親
母舅梟令
按干名犯義律告期親尊長雖得實杖一百小功杖八
十若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本文云二糧長告兇頑
之戶不輸納官稅又云正陌叔父於聚眾副陌母舅同
惡按律人戶欠糧罪止杖一百加三等應杖八十徒二
年聚眾無正律可科此因其絕滅綱常而用重典也

小憝小港山澗及灌溉塘池民間自養魚鮮池澤皆已照
地起科並不係辦課去處小人生事一概搜拏聲言要奏
如此虐民今後敢有仍前奪民取採鰕魚器具者梟令此目
曰魚課
擾民
按律無專條應計贓科罪或以强占湖泊蘆蕩論此以
虐民而加重也
蘇州府知府張亨知事姚旭
按見前凌遲條
嘉定縣民郭元二等手執大誥赴京首告本縣首領弓兵
楊鳳春等害民經過淳化鎮巡檢何添觀刁證留難致使
弓兵馬德旺索要鈔貫聲言差人送赴京來如此沮壞馬
德旺梟令何添觀則足柳令
按索要鈔貫不過計贓論罪此因沮壞遵奉大誥之人

故特用重典　此可以見徒法之終不足以爲治也太祖作大誥本欲民知懼而不敢犯而孰知無藉之徒即假此以爲挾詐之具乎

洪武十九年福建沙縣民羅輔等十三名不務生理專一在鄉搆非爲惡心恐事覺朋姦誹謗卻說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利害我每各斷了手指便沒用了如此設謀自殘父母之遺體是謂不孝揑詞上謗朝廷是謂不臣似爾不孝不臣之徒惑亂良民久則爲禍不淺所以押回原籍梟令於市閭家成丁者誅之婦女遷於化外此目曰斷指誹謗

按漢文除誹謗之法欲聞已過也此等斷指誹謗之人固屬刁惡然遽施以法外之刑何其度量之不宏也

開州同知郭惟一贓貪害民本州耆宿董恩文等再三勸諭本官如今大誥頒行務要安民官人不可如此惟一發忿嗔怪董恩文等赴京陳告惟一率領祗禁人等邀截回州收監在禁監死董恩文一家四口梟令示眾

按此亦因大誥釀禍也律故禁平人致死者絞監斃至一家四命加重尙不爲過第不至梟令耳

保水縣主簿范允爲抄扎姦黨張名善家財縣民湯希悅等隱匿財物冒告文引私下遞與張名善盤費民人霍進等到縣告發主簿受湯希悅等鈔四百貫紅綾二疋泯滅其事霍進等欲赴京陳告又令湯希悅等邀截回還卻說便告我也赦三箇死罪如此怙恩肆惡梟令任所

按此但應計贓科罪者

嘉定縣民蒲辛四一戶分爲三戶辛四充耆宿常騙要周祥二錢物大誥頒行畏懼告發父子三人將周祥二幫縛家內用油浸紙撚插於周祥二左足大指二指間逼令招爲害民弓兵幫縛赴京通政司閙出前情梟令示眾籍沒其家

按此應依誣告科罪燒傷周祥二究未致死也

嘉定縣民沈顯二詐稱魚潮頭目與周官二將積年害民里長顧匡幫縛赴京曹貴和勸和沈顯二接受鈔一十五貫紬一匹銀紋銀鐲等物就行脫放顧匡懼後事發赴京出首曹貴五周官二亦赴京出首沈顯二聞三人赴京星夜趕至淳化鎮意在一同出首周官二曹貴五顧匡設計將沈顯二幫縛面奏至通政司沈顯二扭脫在逃周官二曹貴五又設計將顧匡幫縛赴通政司告似此姦頑四人皆梟令示眾籍沒其家

按沈顯二騙人財物計贓無多不過徒杖周官二等三人情節固屬刁詐究非誣良律無正條酌量科斷亦不能過重梟令籍沒特以懲創姦頑固不以尋常論也

歸安楊旺二明知里長攢造文册雇倩文阿華在家書寫甲首盛秀二助勞卻將文阿華盛秀二幫縛至安吉縣地面私自監禁一月百般欺詐銀鈔等物爲無人保領還家仍將各人拏來如此排陷小民肆姦玩法梟令示眾

按此誣良訛詐然無死法

安吉縣民金方佃種潘俊二田一畝六分兩年田租不還潘俊二取討反將潘俊二作害民豪戶幫縛騙要牛一隻猪一口宰請眾人飲喫又虛勒要已收田租并不會騙要文書三紙將潘俊二幫縛前來如此騙害良民梟令示眾

按此於律無正文頗與光棍之例相近蓋自有許民幫縛赴京之誥而民間紛紛生事矣

烏程縣余仁三等二十九名係富民游茂玉佃戶游茂玉

見余仁三等水災缺食將糧米俵借各人食用余仁三等
不行交還卻嗔游茂玉取討結搆頑民一百餘人至游茂
玉家打碎房屋門戶搜出原借米文約糧長閔益亦在其
中同惡相濟將供約俵還各戶又搶銀四十五兩鈔七十
五貫又將山羊二隻宰殺賽神卻將游茂玉作豪民幫縛
赴京如此凶頑除余仁三閔益嚴之保等梟令示眾其餘
各人發化外充軍家下人口遷發化外

按此等兇頑嚴懲甚允

吳縣糧長於友本係胡黨數犯法面刺死囚隱送同罪發
鳳陽屯種後本人將隱送同罪四字起去還鄉復業充洪
武十八年糧長至十九年本區里長盛宗欲赴京陳告本
人胡黨事於友邀同置禮求免略同少暇卻將盛宗作害
民弓兵幫縛赴京朕親面見盛宗分訴緣由黨弊昭然發

回本貫梟令示眾籍沒其家

按此胡黨之漏網者也當日胡黨株連之禍蓋數年而未息胡惟庸謀反十三年事

蹇煜太平府經歷一次為水災受鈔銀戴徒罪讀書一次為受贓擯自巧立受給名色罪該梟令

按受贓應計贓科罪巧立名色亦事之常也乃曰罪該梟令豈當日別有條例乎

官民赴京身藏空引及其歸也非盜逃軍而回即引逃囚而去今後所在有司敢有出空引者受者皆梟令籍沒其家有等齋正引赴京引本十人至京之日存留五名假作營生餘五名或偷囚或偷軍頂名而去他日引後至正名方歸惟江西之民其姦尤甚本引已偷軍囚去却故行哀憐赴官陳告同行將引先去致曾以道等無引而歸該司

憐其所以給引以往今後敢有如此者梟令於鄉閭籍沒其家成丁家口遷於化外

按此目曰空引偷軍乃明志所稱十條目之一也律惟官軍遞送逃軍妻女出京城者絞民犯者杖一百偷軍囚者無文知情藏匿罪人律凡知人犯罪事發藏匿在家及指引道路資給衣糧送令隱避者各減罪人罪一等與此情節頗相似可以比照定擬梟令籍沒則法外之法也

貴溪縣儒士夏伯啟叔姪二名人各截去左手大指去指不為朕用是異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爾梟令籍沒其家以絕狂夫愚夫做效之風令法司詣本貫決之此目曰指

蘇州人才姚叔閏王謂有人以儒者舉于朝廷朕欲擢用

二生交結本府官吏張亨等暗作主文老先生因循破調不行赴京以就官位而食祿於本郡作害民之源梟令籍沒其家此目曰蘇州人才

按此二條所謂寰中士夫不為君用此八字見明志十條目之一也此四人者視白衣宣召白衣還者相去懸絕矣

縣刺者發充軍還荒往往中途在逃其有親戚影射四鄰擒獲到官者本人梟令田產入官人口發往化外鄰里隱藏同罪巡檢弓兵受財縱放越境而逃者同罪

按徒流人逃律凡徒流遷徙囚人役限內逃者罪止杖一百若起發已斷決徒流遷徙充軍囚徒未到配中途在逃者罪亦如之竟予梟令太懸絕矣

溧陽縣皁隸潘富教唆官長貪贓壞法自已挾勢恃權知

縣李皐與潘富同謀害民設計科斂名色紛然潘富買蘇州女子與本官爲妻就舍潘富家本官於本家往來三五遭然後潘富占惡此女不與本官自行收要本官亦莫誰何潘富教本官行害民計著科荆杖徧一溧陽所屬人民盡要荆杖及其有將荆杖至者故推不好不行收受留難刁蹬生事捶楚民出錢矣既得錢後而後荆杖息焉遣人按治潘家在逃蔣士魯等一十三戶自溧陽節次遞至廣德蔣士魯引導至建平縣建平民王海三等潛遞復回溧陽溧陽民朱子榮等暗遞至宜與宜與民杭思鼎等暗遞至安吉安吉民潘海私遞至長興長興民錢弘眞等遞至歸安歸安民吳清甫等遞至德清德清民趙孚仁暗遞至崇德崇德豪民趙眞勝奴家貲數萬日集無藉之徒五十餘人在家常川販賣私鹽鄉里相朋者二百餘人追者至

將潘富遞入千乘鄉僧寺僧澄寂周原善將追捕者率領二百餘丁終宵困逼天明解去追者回奏將趙眞勝奴并二百餘家盡行抄沒持杖者盡皆誅戮沿途節次遞送者一百七戶盡行梟令抄沒其家

按以一皁隸之在逃而誅戮至數百人之多無怪胡藍兩獄之株連四萬也葉伯巨以用刑太繁爲規反觸其怒嘻甚矣

歙縣吳慶夫充巡關鄉民程保買牛二隻已有入官文契要稅錢二十六貫本家蓋房木料係本山土產要稅錢八十貫販乾魚客人要稅錢准乾魚三十斤又於徧處鄉村不問有無門店一概科要門攤如此强豪姦頑差人押發本籍本人凌遲其弟及男同惡害民皆梟令示衆今後爲巡關者倚恃官威剝盡民財罪亦如之

按此亦應計贓科罪

醫人王元堅賣毒藥毒人梟令

按律用毒藥殺人者斬此加梟而已

大軍北行兩兵合腳力驢一頭罷舉兵歸各衛驢留北平命布民間各戶分養莊農雖作生理帶驢前去羈絆於郊不甚妨人經歷董陵雲與府州縣官吏設計令民入邑圍槽喂驢每驢妨夫一名出城取草歸家取料往復艱辛又設計科斂棘針擅蓋牢牆梟令

按兵驢民養萬無不騷擾之理此吏害民矣然亦始令之不善奈何徒罪經歷

松江王子信田地廣有點充爲事免死剌發西河州充軍至衛交結官吏詐計多端私逃還家又交結官吏稱爲軍身常率佃戶四五十名軍容妝扮擾害鄉民欺壓良善事

覺句捉將錢物買求拏捉人多端破調急不至京又以家人作親姪擊登聞鼓妄訴又令妻妄訴數番令人頂名到官其詭詐非一於本貫梟令家財入官田產籍沒人口流移

按前明問刑條例充軍人犯逃同犯至三次通在著伍以後依守禦官軍律絞不至三次無死罪也此以其害民而置諸重典耳

江西代人告狀梟令

按律受雇誣告人與自誣告罪同自應按所告之輕重坐罪未便一律梟令也

丹徒縣丞李榮中并應天府吏任毅等六名先爲受贓五百七十五貫賣放均工人夫一千二百六十五名各斷十指押回本處將所賣人夫著令赴工卻謂先時已受各人

財物遂匿其名反將應免夫役鋪兵弓兵生員軍戶周善等數百餘家一概徧鄉勾拏動擾意在搪塞於內又復受財作弊梟令

按此等計贓科罪自無死法以其恃刑肆貪而重懲之也

斬

洪洞縣姚小五妻史靈芝係有夫婦人已生男女三人被軍人唐閏山於兵部牓文告取妻室兵部給與勘合著落洪洞縣將唐閏山家屬起赴鎮江完聚本夫告縣本縣不與民辨明推稱內府勘合不敢擅違及至一切內府勘合應速行而故違者不下數十道其史靈芝係人倫綱常之道故違不理所以有司盡行處斬

按此等有司不過畏葸不曉事耳遽予斬罪濫矣

僧尼道士女冠不務祖風混同世俗交結官吏爲人受寄生放犯者棄市

按此亦太重

凡布政司府州縣耆民人等赴京面奏事件者雖無文引所在關津把隘去處即時放行毋得阻當阻者論如邀截實封律

按邀取實封律斬係指在外大小衙門官實封公文而言耆民人等奏事而亦用此律意在達下情也

官吏下鄉擾民洪武十七年福建右布政陳泰斬

按官吏之惰者高坐衙齋不出國門一步求其下鄉而不可得其肯下鄉者皆勤於民事者也召伯甘棠歌與郊野古事可徵乃因擾民而概禁下鄉不問下鄉之是非而一概處斬毋乃皁白不分乎況官不下鄉則境內之阨塞形勢無自周知風土人情無自咨訪惰者樂於從事勤者欲有所施設而不能於吏治甚有關棄且事之擾民者何必下鄉因噎廢食此之謂歟

十二布政司及府州縣官差使倉場庫務湖池閘壩巡檢等司官員離職辦事罪得亂政之條合該身首異處

按此以其亂政也亂政之事大小輕重不同一律處斬未免太無區別

山西都司斷事陳允中爲管州山賊不時刦民承差採取木植旗軍張士能等拏獲送糧供給賊人男子二名發下斷事廳會石州同知俞桓問實供招通同受財將供送賊糧民人脫放張士能等各杖一百充軍爲此名人處斬

按故出入人罪律以全罪論尚不至死此殆以故脫賊黨而處斬歟

天下府州縣以慶節爲由和買民物不還民錢斬

按出納官物有違律有司和買不即給價坐贓論其罪止滿徒此處斬太重

朝廷凡有諸色造作文書明下有司止許官鈔買辦毋得指名要物實不予價違者斬

按此與上條同

死罪

餘姚縣吏葉彥彬邑呼曰小疾靈以黃冠符篆印作縣印用使批文下鄉騙民被弓兵史敬德覺露賄於有司虛有罪實釋之後以吏役起赴京師建言便民事理中含報讎於史敬德等二人依所言章至法司對問所言事已虛三件況實報讎告人御史王式文徇情出妄告之罪別事不公者多由小疾靈發露墨面文身挑筋去指書吏梁仲貴

亦然既刑之後皆繫獄中疾靈罪未決遞房代人書寫疾
靈事內被告者知疾靈姦詐以銀相送人各與花押一枝
爲照後各出獄果送鈔銀布疋疾靈他犯又將及身乃以
鈔銀段絹布疋赴通使司首父本老吏朝廷起取推風疾
不起其子赴京父俱至疾靈被獲傍云父亦在是遣人試
捕就京被獲父子皆死

按疾靈之死以本身罪未決輒敢於苦楚處受賕也其
父則以推風疾不起而潛來京也疾靈姦詐可誅其父
亦罹是禍未知科以何條

甯國府教授方伯循生員張恆等五名憾府官督責於祭
祀之際徑率諸徒詣齋所將府官祭服四面揪捽若奉上
司明文擒拏有罪者方伯循出納學糧不明改換文案以
致本府檢舉非止一端反與不才生徒誣辱提調官罪皆

當死

按部民毆本屬知府杖一百徒三年佐職毆長官減二
等乃云罪皆當死何也

臨淮縣知縣張泰縣丞林淵主簿陳日升典史吳學文句
補逃軍受要錢鈔逼令民人管伍頂陳保仔名管歪兒頂
王虎子名又河南嵩縣知縣牛承縣丞毋亨主簿李顯名
典史趙谷安亦受錢鈔逼令征進雲南有功留守烏撒軍
人趙成子鐵驢代充逃軍趙成軍役此兩縣官員盡行典
刑

按此亦應計贓科罪者

逃夫或於公門中或在市閭裏有犯非爲捕獲到官處死
里甲四鄰遷化外

按此在互知丁業條欲民皆守士農工商四業市村不
許有逸夫也

今後無物引老者雖引未老無物可驚終日支吾者坊廂
村店拏捉赴官治以遊食重則殺身輕則竄化外設若
見此不拏爲他人所獲所安之處本家鄰里罪如之

按此在驗商引物條遊食與逸夫其爲惰民一也遊食
罪有輕重而逸夫不分輕重未免歧異

上海縣糧長瞿仲亮科斂太重納糧既畢拘收納戶各人
路引刁蹬不放回家除淋尖踢斛外科使神福錢一萬貫

按此案贓數之多既非尋常故其罪亦重文但云身亡
家破未知科以何罪

工部侍郎韓鐸以儒士任吏科給事中與同科給事中彭
允達吏部尚書陳敬等將取到十二布政司儒士與諫院
等各官私下定擬職名作見行事例朦朧奏欵以交結近

侍律處斬妻子流二千里朕閱初任釋放復取赴京發往
雲南烟瘴盤江安置使改非心不數月取回爲工部司務
後陞本部侍郎斂威結黨遂同諸官贓貪亂政賣放木瓦
匠土工木匠木艌匠剋落關支人匠食錢盜賣蘆柴木炭
節次八千九百貫　同案侍郎李愼五千七百五十貫郎
中侯恆禮七百貫郎中陳荼一千三百五十貫員外郎陳
侃二千四百貫員外郎郝彬四百貫員外郎王大用三千
貫主事郭昇二千三百貫主事張鳳二千貫主事曾瞻三
百貫主事邵炳四百貫司務宋原二千貫給事中哈安七
百貫給事中楊霖一百五十貫

按文云逢致殺身是死罪也但專指韓鐸一人餘人未
詳何罪贓數多寡不同似應有區別

禮部試侍郎章祥等六員命部賞賜婚禮銀鈔出庫通同

近侍盜出銀錠處出鈔貫同謀事覺章祥身故員外郎辛欽等五名受刑

按此不言盜出銀錠若干文云雖未供指本官已行神思荒促是此獄未經供證明白遽將餘犯受刑濫矣

十二布政司起到能吏發付在京掌管親軍文册皆言不辦管軍吏事及其著役通同上下結交近侍關支月糧報名賞賜重支一次者有之兩三次者有之皆殺身而後已

鎮南衛吏范彥彰等五十六人

按此案亦無贓數

五軍都督府首領官掾吏陳仔等到任以來不親筆起綦凡有書寫多令典吏囚人起綦立意然後押字及至駁問惟知大意本末幽微莫能解分結交近侍兵科給事中孫勗等支出征官軍盤纏賞賜工役軍人優給幼官兒男恤

賜軍屬妄出鈔錠不下數十萬至殺身而後已此四書辦文案

按此案贓數雖多而入已數目未經究明蓋其情節重在用囚人起綦立意也武人解公牘者甚少其用囚書辦文案當時必習爲故常太祖甚惡此事故重懲之

應天府宣課司官點與巡關大使張從義等定計害民如巡關時子清一戶家有三丁一丁充軍常川在役一丁身役巡關本官計役一丁作做飯名色常欲差占每朝要肉三斤副使于進二斤司吏攢陳禮等人各一斤皆係巡關出辦故難本戶待買之後方已事覺身亡此日日科取巡關

按私役部民律罪止杖八十其科取之贓亦甚瑣細而罪至殺身法重如此而犯者未息故欲化鴟爲鳳不在法也

浙江按察使陶晟將會稽知縣淩漢吹毛求疵入獄收監五月有餘有罪無罪並不與決故意枉禁及朕覺陶晟已待罪在京朕思伊父相從之舊已行釋免爲枉禁淩漢復枷項前去浙江取淩漢至京陶晟將淩漢出獄大肆無禮復收入禁半月方起抵京就船又監四日方交法司晟有罪朕宥之復有罪磨難令省之終不自省殺身後已

按此依故禁平人律不致死無死罪也

東流江口河泊所官陳克素通同業戶人等侵欺本所魚課一萬貫入已復通同東流建德兩縣官吏王文質等詭言兩縣不行關楼江口致魚隨水去有虧國課將兩縣出村人民驗丁斂鈔不下數萬官數獨不納足其餘皆分受入已及進納魚課陳克素假有親喪遽然丁憂身死後已

按此案贓甚多然入已之處尚不甚分明

大理寺左少卿艾洹丁誣奏在寺進士楊吉不遵禮法於

公堂大辱臣等按問誅之

按誣告反坐自有明條大辱長官罪不過杖也

兵馬指揮趙興勝警巡坊廂一切非爲之人洪武十八年夏民人陳來安首平涼侯男造反興勝匿而不奏同僚不從朦朧奏聞及鞫問平涼侯男其弊多端稽求平昔職掌路引之弊贓多凡出軍民引一張重者一錠中者四貫下者三貫其引紙皆給引之人自備卻具文關支官紙止追十八年半年紙劄其鈔已盈萬計所以不敢而誅之

按此不重贓數之多而在匿告反之情也

軍吏董演因公道經山下遇虎搏人人皆驚走獨演奪軍于槍挺身捕虎其虎捨已搏之人徑來趨演演乃格殺之本衛官以狀來聞卽受承勅郎養威於近侍不數月侮於寡歸法司具奏如律釋之方免未久假勢淩人數入上元

縣分付公事阻壞縣治不已忽陷倉廒夫王三等於死地
捏詞具狀來聞私下沒楊三元保家產僞造非言上罔朝
廷下虐黎民其應天府京尹孫鳳等明知虛誑輒便黨比
阿從由是囚而皆殺之

按律董演誣告人死罪未決應科以滿流加徒役三年
孫鳳等故出入罪未至死亦無死罪此以其亂政壞法
而誅之也

前軍斷事官提控案牘司吏施德莊楊耀喬方問泉州衛
指揮張傑等私下蕃事接受張傑等銀四百七十兩鈔五
百三十貫將原告范源擬作虛告朦朧奏聞意在殺無罪
而脫有罪

按本文云人各死於有罪則所科死罪也依官司出入
人罪律不至死計贓亦不至死

糧長郁阿仍令徐添長代替赴京本人在家朋黨譚理徐
付六周伯賢譚眞五張二徐付三莊壽二胡付四起立名
色科擾糧戶立名曰船水腳米斛面米裝糧飯米車腳錢
脫夫米造册錢糧局知房錢看米樣中米鹽油錢運黃糧
脫夫米均需錢棕蔴篾錢一十二色通計斂米三萬七千
石鈔一萬一千一百貫正米止該一萬便倣加五收受尙
餘二萬二千石鈔一萬一千一百貫民以房屋准折者有
之揭屋瓦准者有之變賣牲口准者有之衣服段疋布帛
之類准者亦有之其鍋竈水車農具盡皆准折

按文云身亡家破則死罪也第此等科斂不皆入已糧
長獨承其罪耳

蘇州府吏顧顯初本原顯因犯工役在逃改名顧源仍復
爲吏拘拏赴京著令工役亦復在逃改名顧顯依然縣吏
至殺身而後已其次更名一次者有之二次者有之其
次六名名不錄

按此目曰逃吏更名依舉用有過官吏律不過杖一百
耳明初最重閉吏之誅故罪至於死

常熟知縣成茂奇聶知府張亨叅逃囚逃吏黃通等更名
爲吏自已所用盡收市鄉無籍之徒掌行文案亂政壞法
自取滅亡

按此亦以亂政壞法誅之當日逃囚逃吏之禁甚嚴故
容留爲吏之罪亦重

吏部主事蕭惟一議將奏本出外被守衛軍搜出送察院
鞫問奏本部官銀三百兩知無便亂指
揚衛知事王貞剋落故官舍人六科給事中并承勅郎
鈔一千二百貫

尙寶司各衛知事交結朋黨互相蒙蔽盜出銀鈔衣服給
事中言信入已鈔六萬三千五百貫衣服二十二件盧敏等六十三人分鈔自
百貫至三百貫不等承勅郎追問秋糧將人犯江仲康等招狀改抹作
弊及通同言信等私置人匠食錢則例簿於尙寶司用印
誣證受贓般裕等二十人分鈔自一千二百十三貫至三百五十貫不等龍江抽
分場副使李興通同韓鏵盜賣柴二萬八千束盧金吾前衛千百戶紙德
等四員通同鈔庫官孫安等將太平進到折收秋糧鈔一
萬貫存留在外虛出實收各門印押長單與納戶
收御史武希顏丁祭赴太學齋宿與刑部主事
照齋宿及監生高霖等三名飲酒監生陳玫
查踏水次於僧寺造冊侍勢
爭房將名藏主拷打身死虎賁右衛吏魏叔温將已編
人七十四名受鈔一百三十五貫賣放留守左衛吏李仲茶故行刁蹬水軍
卻於糧艙上縱廣洋衛百戶洪福抄札犯人家財通同
朦開寫具奏民猶吏著犯人招指
民致傷留守右衛百戶吳祥李英監工將四人賣到
人命貨賣

按文云其屍未移各人繼踵而爲非蓋皆死罪也惟此
九十三人之中武希顏爲丁祭赴太學齋宿飲酒情節
最輕亦擬死罪蓋以大不敬論矣僅予杖罪者陳玫洪

福上關人命其死也宜李仲荼不支水軍月糧而於糧榜皆隊隴具奏其意自在剋落然事未明白科死罪亦太過其餘諸人皆以贓入罪惟贓之多者六萬三千五百貫少者一百三十五貫毫無區別豈爲平允

天下諸司差人解物赴京一起解絹千尺該部點掣二百以爲不堪令換解物人依數兌換交納欲取原絹部官吏已入已矣並無有還者已將各官吏兼市令後諸司解物公同印押封記牢固直抵當該庫分庫官辨驗開封其所在諸司通同起解者並不公同緘封惟是散盛解行印信封皮令解物人身藏沿途或以微抵巨或以賤易貴或虛買實收止納一半全不納者有之有抵庫而不如數者有之鞫問其由印信封皮懸帶在身至京方用直至殺身而後已

按此亦應計贓科罪

各府州縣解納應合入官諸色物件正官佐貳官首領官或該吏須得一名親赴解若差無籍之徒至京有周年不納虛買實收而歸者有使訖一半妄言原本不足者今後敢有如此者倍追之後官吏殺之妄承行者亦殺之

按此亦應計贓科罪

蒲州知州孫景德起解課程於本州減莊等九十八里每里科斂腳力驢一頭共科驢九十八頭將四十頭賣放與里科斂腳力驢一頭共科驢九十八頭將四十頭賣放與司吏喬思義各分入已止將五十八頭馱載課鈔赴京又於六房每房斂盤纏五十貫共三百貫入已及先因公幹赴布政司回還到本州典史王勉家置備羊酒與伊父王直同座而飲如此貪婪無禮誅

按因公科斂入已計贓以枉法論明律乃雜犯絞也

吉州知州游尚志指以生員爲由逼令生員二百餘戶句至受贓放歸以中鹽事客商已繳原買官引復每一引重追引五道無者追鈔五貫又每戶用柴五十斤炭十斤以巡關爲由多差人戶賣放少點應當進納商稅課程科民驢二百四十頭每頭要鈔三貫除存留外其餘盡行賣去

誅

按此亦因公科斂

鄭州知州康伯泰等十二人剋減賑錢入已自四千貫至五百貫除參政張宣等功臣之子免死充軍外其有司官吏宜其然而死乎

按剋減賑錢入已較其餘婪贓爲重其死也宜

有司衙門皁隸吏員獄卒不許用市井之民有司仍前用此治以死罪市井之徒擅應此役及暗攜爲是皆死

按此非惡市井之民因市井中無籍者多一爲吏卒良民受害不已故設此厲禁

李子中等九名先爲罪遷徙福建沙縣安置怙惡不悛復入衙門交結官吏頑民汪澄林均澤等朋黨攜非同惡相濟殺身之罪可得而逃乎

按此不言其何事無以知罪之輕重

力士周金保等催辦城磚差往常州等府受財無厭又受贓脫放有罪囚徒經九月不至差人捉拏本人已於本處娶妻造宅就彼爲家以致殺身

按此案自以受贓爲重但無贓數無以定之

海南民取新婦縣官將下禮牲口并新婦俱要稅錢已治以死罪今山東聊水縣丞歐陽祥可以將人家下禮牲口索要稅錢詐取財物所以罪官海南縣官

按此應以枉法贓論然亦無贓數蓋此等死罪當日隨事施行不復問贓之多寡矣

進士秦昇等往視崑山縣水災教諭漆居恭巡檢姚誠說誘受納衣布銀兩靴物外鈔該一千一百貫將熟田二萬二千六百畝作災妄奏不解見任姑待革非止是畫影圖形昭示刑狀頓挫成人昇已親筆供招在官明日見出示象形昇乃以是飾非意在上謗朝廷指名摭拾當道御史親筆所招盡皆不認復命法司更問被原根查踏水災阜隸弓兵吏員人等將昇等本末作弊緣由罄其所以及將昇親筆所招置昇面前昇默然無對令錦衣衛與爾刃器繩索從爾自盡內除王朴性不怙終見任不解昇等詣元津橋觀刃器繩索曰臨終上且加恩於我就繩而縊此案共一百四十一人惟王朴得免

按此因翻供而始令自盡初非以受贓也王朴蓋戴罪還職者後仍因事見後

進士監生王本道等三百六十四名姦計日生殺身之道數履兩犯不悛至於四犯由是雖有一犯者不得不詰之天下

四犯刑部主事王本道一次戴罪還職一次受鈔五十貫一次受贓六十貫禁死原告處決三犯御史羅師貢受贓一次流罪還職一次受贓一百貫戴紱出邊截實封李典史死罪處決二犯御史王朴一次受贓一百貫戴紱罪還職一次為姦頑誅謗不辨事處決徐彥和職一次受贓戴罪還職一次為故禁平人致死處決一犯給事中句端楊立作弊處斬江浦知縣楊克紹盜勘合賣囚處決應孟呂選武官作庶吉士吳淵作弊處決金華府同知謀克貞違詔下鄉擾民處決曹縣知縣杜用賣放積年民事受鈔一百五十貫及阻當者民赴京奏事處斬曹縣主簿李淪受鈔四百四十九貫錢四十五陌縣知縣何興違詔下鄉擾民該斬正出人罪名處絞謀克貞罪同彼云處決此云該斬而無處決字樣淪事

驗律應斬應孟呂依大臣專擅選官律應斬吳淵依詐傳詔旨律應斬杜用依邀截實封律應斬李淪故出人罪當是出人絞罪律以全罪論故處絞尚非律外加重惟王朴以誹謗謀克貞何瑛以下鄉擾民皆非律文所有乃一時之峻令也其餘受贓者或戴罪還職或讀書或充軍或降除明志所謂三編稍寬容者此也

江甯知縣高炳先以工部員外郎選太常少卿未久作故而歸又五年以通經復至命職江甯知縣到任未久非公而事覺罪犯徒年罪非死罪而敢褻慢妄出謗言以唐律作流言以示人身亡家破

按此亦以誹謗誅者

上元縣知縣呂貞將民王七所告見丁著業事內事盡行受財阻滯獲罪殺身

中邵克敬交通江浦縣知縣楊立作弊該斬此條該斬克敬此不言處決楊立案見後還下但有句端而無邵或有誤

按亦以違誥誅者

安慶府洪武十七年冬季魚課鈔三萬九百七十四貫差業戶徐應隆等管解赴京交納自十八年三月至十九年三月計一年之上不行進納通同前戶部侍郎張易意在埋沒侵欺入已望江縣吏汪誠接管本縣戶房檢驗無實收入卷赴京面陳擢爲戶部司務徐應隆等盡治死罪

按此事恐有別情如果通同埋沒何以一年之久尚在聚寶門河下隱藏並未瓜分入已乎

禮部郎中王錫通同察院刑部子部光祿寺少卿屈圖南將斷沒猪羊暗地移文作收買破用其所支官鈔或數千或數萬抵下入已禮部有大誥一本尹嚴時常看讀王錫故藏匿其書由是殺身

按此以藏匿大誥而誅不以贓也

膠州官夏達可長子縣官趙才新安縣官宋玘建昌縣官徐顒等恣肆爲惡贓貪害民法司差人提取乃會集耆民逼令赴京妄行奏保且與耆民捏詞書記教其熟讀用此面奏肆爲欺罔各耆民聽受教唆即與同惡以致殺身人口遷于化外

按此以欺罔誅者非其本罪也

官民犯罪買重作輕買輕誣重或盡行買免除死罪坐死勿論其餘雖笞亦坐以死

按笞亦坐死可謂酷矣而不足以禁姦知此事不在過嚴

墨面文身挑筋去指

御史王式文書吏梁仲貞

按事見死罪葉彥彬條古肉刑無挑筋去指之法

墨面文身挑筋去膝蓋

龍江衛倉官攢人等通同戶部官郭桓等盜賣倉糧墨面文身挑筋去膝蓋仍留本倉守支

按去膝蓋古之膑也

剕指

光祿寺署丞劉輻一次受贓四十七貫五百文戴流罪還職一次受贓一百十七貫戴絞罪還職一次剋落官鈔九十三貫剕指書寫

按三次犯贓而僅予剕指明律枉法贓係雜犯死罪故也　本朝改爲實絞故乾隆以前犯贓棄市者甚多自定完贓減罪之例死者鮮矣

斷手

金華府官故縱阜隸王討孫等毆打舍人阜隸斷手府官

之罪又何免哉

按斷手亦非古刑府官不知科以何罪

刖足

刑部子部總部司門二部郎中員外郎主事都吏等官吏胡寧童伯俊等恣肆受財縱囚代辦公務書文案司獄王中以聞朕親詣太平門將各官捶楚無數刖其足發於本部昭示無罪者

按用囚辦事明初風氣如此殊不可解殆沿於元代之俗歟此以違誥而罪之也

閹割爲奴

平陽梅鎮撫有被告軍人赴京告指揮李源替李源邀截同去事發與李源家爲奴

按李源被告而不罪必無罪可科而軍人妄告也乃將

旁人治以重罪可謂池魚之殃

斬趾枷令

黔陽安江驛丞李添奇每月取要驛戶酒七十饅茶油鹽各七斤喂猪白米一石二斗喂雞鵝鴨穀一石二斗及拘驛夫妻小到家紡織又攢拆官船改造自已船隻裝載瓦器買賣科斂驛夫銀鈔收買良民來與等三名作本家驅口占據驛夫五名在家使喚不行走遞後權江安司巡檢違法作生牛皮鞭身帶腰刀時常飛放擾民及生員齎詔書到司在外飛放不行迎接開讀斷趾枷令驛前

按斷趾尚是漢法枷令則是明制此案科斂並非因公應以枉法贓論斷趾亦律外之刑官員枷令則明初之制其後不常有矣

常枷號令

上元江甯兩縣民劉二等軍丁王九兒等十四名暗出京師百里地名邊湖稱爲牙行恃强阻客常枷號令至死而後已

按私充牙行律止杖罪此以其違誥也爲後來永遠枷號之始

枷項游歷

常州府同知王復春先任宜興縣主簿訴府官下鄉擾民命禮部齎諭酒醴以勞即陞常州府同知不半年親自下鄉臨民科擾青州府知府陳希文先任懷寧縣丞深知指揮畢寅廣侵民地閭民已告赴縣意在囑託府官代寅囑希文執大義以責之遣使勞厲即陞青州府知府不逾年差皁隸並令臨朐等三縣需索糯米等物陽爲君子陰爲小人所以枷項諸衙門封記差人互遞有司徧歷九州之

邑

按此以示辱也與法外之法

重刑

攬納戶隱匿入已虛買實收者追物還官處以重刑籍沒家產

按虛出通關硃鈔律以監守自盜論納戶減二等則無死罪矣至攬納稅糧律止杖六十著落赴倉納足再於犯人名下追罰一半入官罪亦甚輕此云重刑未知科以何條也

府州縣安保之家并說事過錢人皆以口舌利便說誘君子一時被其昏愚陷入憲章處以重刑籍沒家產此旨曰安保遍付

按安保之家未詳於今爲何項人說事過錢律內罪止杖一百遷徙有贓計贓此云重刑亦不知何條

句解罪人賣放正身將同姓名良善解發該吏處以重刑

按誥內言重刑者尚多今錄此三條皆不知所科爲何條也律內無文

免死發廣西拏象人口遷化外

歸安縣民愼右三等指以民害爲由恐嚇許福三張勝四等逃躲將福三房屋門戶毀壞雞鵝羊酒私宰聲飲詣神祈卜然後將許福三拏來行至上元縣土橋又設計逼令本人虛寫借米四十七石文約一紙祇作幫虎名色拏去免致梟令抄扎行至通濟門外又將二人分作二起妄告冒賞免死發廣西拏象人口遷于化外

按此律內無文而與例內光棍情形相似爾時蓋尚未定此例也此條辦法尚不爲重

歸安縣民戴興四等恃頑不納秋糧里長雇農民丘華一
前到伊家催取將丘華一作幫虎拏來免死發廣西拏象
全家抄扎人口遷于化外
按此較上一條情節爲輕而多全家抄扎一層罪名反
重可見當日隨事處斷未能歸一律也
遷
奴僕皁隸人等入正門馳當道坐公座有乖治體全家遷
入雲南容令之官吏不行舉覺杖一百流雲南
按今例奴僕皁隸人等杖七十徒一年半吏員承差人
等加一等視此爲輕
鄉飲酒禮敘長幼論賢良別姦頑異罪人姦頑紊亂正席
全家移出化外
按律係笞五十視此亦輕

戶部主事王肅藏匿錦衣衛力士支賞冊朕親問之明旦
以冊來首御史汪麟常不居道懷已私上言竄居金齒
按此皆於律無文
游食輕者
按見死罪
姦頑豪富之家以自己科差攤派細民境內本無積年荒
田買囑官吏及造冊書算人等科糧之際作包荒名色徵
納小戶書算手受財將田灑派移坵換段作詭寄名色累
損小民連家遷發化外田土給被擾羣民
按欺隱田糧律罪止杖一百其田入官詭寄罪亦如之
其田改正收科當差此以懲豪戶也
豪富之家聞有差發隨即應當不許出錢買免倘有官吏
刁蹬爾勿賄賂少加窘逼縛吏來京不依朕言誘引官吏
貪汙全家遷于化外
按被官吏刁蹬而反云誘引官吏詞意未免牙盾
隱藏逃軍全家遷居化外家私就賞捉拏之人
按知情藏匿罪人律減罪人罪一等此則同罪矣
納戶糧少者或百戶或十戶或三五戶自備盤纏水覓船
隻旱覓車輛於中議讓幾人總領跟隨糧長赴倉交納就
鄉里加三起程糧不許起立諸等名色取要錢物其議讓
領糧交納人毋得破調不敷民有刁頑不納非是糧長排
陷閭家遷於化外糧長捏詞朦朧奏聞罪如之
按於律無文
府州縣鎮店去處不許有官牙私牙一切客商應有貨物
照例投稅之後聽從發賣敢有稱係官牙私牙遷徙化外
官牙全家遷徙兩鄰不首罪同

按律有私充牙行之文罪係杖六十此并官牙而亦禁
之乃一時之法令後不行矣
朕出斯令一日大誥一日續編敢有不敬不收者遷居化
外永不令歸
按此恐民之不從而特申此厲禁也
余仁三等家下人口遷發化外
按見梟令
公侯世祿佃戶一切雜泛差役敢有不當者全家遷發化
外
按律逃避差役杖一百豪民隱蔽差役家長杖一百跟
隨之人充軍此公侯世祿佃戶應以豪民論尚與律相
符特全家爲重耳
逃囚人口發往化外

按見梟令

諸色匠人不親身赴工者遷發雲南目的工匠頑者

按此以其誤工也其初工匠近九萬搴逵爲工部侍郎改爲輪班一班不滿五千寬政也而工匠人等多有頂替者故重其罪

充軍

積年民害官吏有發雲南安置充軍者有發福建兩廣江東直隸充軍者有修砌城垣二三年未完者這等官吏皆是平日酷害於民者

按此諸司職掌所載合編充軍款目之一

糧長妄奏水災發雲南

按此不言充軍檢踏災傷田糧律初覆檢踏官吏止憑里長甲首朦朧供報中間以熟作荒以荒作熟增減分數通同作弊者各杖一百里長甲長同罪若人戶將成熟田地移坵換段冒告災傷者罪止杖一百

余仁三餘人發化外充軍

按見梟令

人匠沈添二等二百七名中有三名親身赴役餘皆以老羸不堪幼懦難用以代正身致使工不能就點出姦頑將幼丁老者盡發廣西充軍

按此與前諸色匠人不親身赴工爲一條

又按大誥武臣編有充軍數條軍官犯罪明例免徒流充軍茲故不錄

全家抄沒

將自己田地移坵換段詭寄他人及還派等項全家抄沒

按此合編充軍款目之詭寄田糧也此云全家抄沒是但籍沒其家產而不遷發其人口矣

戴罪還職

進士監生不悛戴罪還職二犯皆斬者一人御史陳宗禮一次紊亂朝政一次朦朧一流一斬者四人御史李哲一次舊監生作新監生疏放一次受鈔五十貫衣二件一次變亂成法吳江知縣張翥一次受鈔六十貫綿布一疋靴一雙一次阻當書宿拏吳江縣丞周從善一次受鈔五十貫一次御史王人赴京克順一次受鈔八十貫一次受鈔八十貫擬流與別人不同後一次加重撥斬盡爲減輕人罪也然第二云一斬一絞者一人刑部主該斬而無還職字未詳其故

事雜守文奏准一次九十貫滕龍一絞一斬者一人御史田斌一次脫放逃囚受一百三十貫絹十匹戴罪由亳縣主簿改除今職一次八十貫減輕陳至善罪名一斬一流者一人刑部主事陳郁一次穿黃色衣服一次變亂成法爲從減等一安置一斬者一人御史鍾道元一次聽宋正心設計逼令曹英等招承戴一百安置罪一次入十貫減輕一流一絞者二人戶部主事黃健一受鈔二十五貫青紵絲一匹九十貫黃克庸一科斂受五十貫一受一百一十一該絞第云該絞而無還職字

砌城安置一絞者一人御史張翥一受二百十貫出人死一徒一絞者二人刑部主事徐誠一三十七貫五百文瑾衫工部主事李巽一四十貫一十兩計前贓五百五十貫一徒一流者四人旌德縣主簿李伯沖一三十貫一刑部主事胡寧一禁死無招糧長一四十八貫一受一百二十貫故禁人致死爲從減等高沖同上刑部郎中何鳴一淹禁四死一變亂成法爲從減等一杖一流者一人安鄉縣丞盛如英一科斂三百貫二犯一百安置者一人御史萬質一巡按失職一受四一犯斬者二十二人刑部主事王進林同鄧偉奇俱受五十貫太康縣張翀杞縣丞楊新俱刻落賑濟鈔一五刑部主事陳迪受糧長鵝酒一三百五十貫分課結茶陵縣丞張善同分課漏報事情定襄縣丞鄧祐進交近侍三百貫御史程士箴具本發刑部主事邵思恭同上宿松縣主簿李登分受官俸鈔五十貫六十五貫刑部司務郭選受葉通鈔五十貫朦朧具奏免罪內

城鄆城縣主簿車德造官吏過名冊進詐化縣主簿李亨
分受課丹陽縣主簿歐遷犯緣由露排擯長地桃源縣主簿劉志
八十貫丹陽縣主簿歐遷方變亂成法
聰受六十貫捃合南城縣丞王與分受贓銀四兩兵部主事樊
檢屍廩遷具成南城縣丞王與分受贓銀四兩兵部主事樊
遷遂武官扶吏部司務竇禮張哲俱揭籍點吏作弊吳縣主簿閻
遷同作弊
文阻當者宿挈儀眞縣丞尹福護受三十貫一犯淩遲者
直司赴京職一犯淩遲者
二人益都縣丞謝謙擅接無勘戶部司務謝載壎批不合一
行移
犯絞罪者四十四人或解課受鈔徐敏等六人或水灾受鈔魏
古等十人或不公等受鈔楊居正或秋糧受鈔三石岳等三人或修船
等事受鈔魯望或造課冊受銀鈔錢異或受鈔故出人罪
陳基等二人或賣放人匠受鈔魯贍或城磚事受鈔陳德宣或伸
訴事傳遞或差往山西盤糧受鈔張煥或因公擅科俞文
或受人鈔鄧繼先等三人龐安等二人茲上三人但云受某人鈔不言何事下二人但云受鈔並不
言何或要妻等事會觀或分受銀放保極刑老吏名
人生
受鈔脫放民害申瑩一犯死罪者一人兵部主事董薛送
官受贓一犯流罪者六十六人陳仲述等五人具本變亂
作弊成法爲從減等柴愚等二
人將許嫁未過門女作犯人妻抄一犯一百安置者四人
扎李震那移官錢其餘皆受贓
御史嚴震何魯巡按失職一犯徒罪者四十二人禁死無
又見人下水不救者二人招權長
者一人面入宮殿中門者一人料豆事妄奏不實者一
人敢奏不實者五人爲李達身死者一人其餘皆受贓一
犯杖罪者十二人丙奉化縣丞陳權提人下鄉擾民戴
杖一百罪餘皆不應重或違制耳

先戴罪還職後追贓

二犯一徒一斬者一人工部主事辛民先後皆受鈔二犯皆絞
者一人阜平縣丞趙泰先後皆贓一流一絞者一人兵部員
外郎向寶先受銀五兩又教秦昇後受贓

先戴罪充書吏後杖一百戴罪還職

二犯一徒一死罪者一人漢陽府知府淩略先受贓後搜
一徒一斬者一人揚州試知府龐清將帶蒲束赴京強行

奪回

先戴罪還職後降充書吏

二犯一流一絞者二人進士張山葉燿先後皆受贓

先戴罪充書吏後降除

嚴州府同知魏安仁先詐冒丁憂徒後故
出人罪降除典史

先戴罪改除後追贓

給事中孫翥先受贓改除嘉定縣丞後亦受贓

戴罪降除

蔡元先受贓由給事中降除長洲縣
丞後受贓降兩淮鹽倉副使

免死者二人進士卓閏海永清受贓發金齒楊志銘等三人受
發金齒甘友信受鈔發雲南免流者二人靈寶縣丞周月華受鈔流罪
又爲伊父結交官吏抄出發楚雄免杖徒者二人進士王肅等逃失官文書發雲南
燒毀寶封并
買重作輕

追贓

禁錮書寫

該斬者二人來安縣丞陳玉善科斂民錢遵養實封來安知縣王智
該斬者二人給事中陳迪受解鈔壽陽縣知縣李忠監用
鈔戴絞罪者一人監生張煥差往山西盤糧受贓不言罪名者二人
工部郎中姚復員外郎高起受盜賣炭鈔

戴罪充書吏

絞罪一人監生高巍受鈔徒罪十一人衛善初等具奏詐不以實
二全惟一等受贓九人杖罪一人張瑞受賄
人杖罪一人張瑞受賄酒

免罪工役及砌城准工

監生丘岳通姦四婦揚州府推官楚惟善受鈔同謀藥死人免杖還監
生朱茂具疏原姚道同上素昭受鈔賈彬四人免杖徒以

上工役渾源州同知王悊受贓泰州判官常慶受鈔將藥死人扶同檢屍滦水縣知縣張復禮受鈔以上免杖流砌城監生王亨受鈔免杖徒准工

戴罪讀書皆監生

斬罪一人沈養查黃冊將出小流罪三人虞震等受鈔徒罪五十七人曹恆等受贓五十六人易仁富敢還葬杖罪三人馮敬生

戴罪充監生

進士張義任光祿司監事冰炭受鈔

鐲脚本部書寫

刑部員外郎劉憲受鈔將四鎖開放

杖一百安置

御史南榮甫傳誠不問

監生戴徒罪除職

王覲受鈔 知府蘇清劉嘉陳順民呂昭受鈔 同知畢昱王訥受鈔 通判鄧廷秀受鈔 提舉呂宗敬穆通受鈔 推官張克允袁亨受鈔 府經歷

爲民

監生趙鐸具奏不實工役在逃被獲釋放爲民

戴罪聽差

監生張遜受鈔

該徒

監生劉鳳等二人受贓

戴罪調除烟瘴地面

新城縣丞武赴爲扒扎事

答四十別用

監生宋立酒醉毆傷衛士

按二十貫徒四十五貫流八十貫絞此枉法贓分別科罪之差等也此條計贓科罪大抵以枉法論鄧廷秀馬驥二十貫徒罪齊肅黃維清受鈔十五貫綿布一疋徒罪殆當日一疋值鈔五貫已至二十貫徒罪石岳受鈔八百六十八貫贓雖多亦止絞罪也惟戴流罪還職者中有受鈔一百貫並衣物均分入己者一人八十貫者九人一百貫紵絲一匹者二人一百十六貫者一人一百五十貫紵絲一匹者一人戴徒罪還職者中有受鈔七十五貫者一人六十貫者二人五十貫者六人五十貫布衫一領條一條者一人四十貫銀二兩五錢者一人三十貫銀五兩衣服一領者二人五十貫銀二兩五錢衣服等物者一人五十五貫銀四兩者一人六十五

貫銀二兩五錢者一人戴徒罪讀書者中有三十五貫銀二兩五錢者三人五十貫者三人皆與枉法之律不合且同一受鈔五十貫而或流或徒顯相歧異豈案情不同有枉法不枉法之別耶廣昌縣丞宛賢受寬限鈔三十貫按枉法杖八十徒二年又盤纏鈔九十貫按不枉法杖一百徒三年二罪俱發以重論故止科徒罪事犯不同故不用枉法併贓之法也

又按徐誠先受鈔三十七貫五百文擅衫一領徒罪後受銀十兩計前贓絞罪大約銀一兩作鈔五貫計在八十貫以上故合得絞罪前後兩犯併贓計枉法律如是也孫翥受鈔二十貫銀五兩流罪亦以銀一兩作鈔五貫五兩爲二十五貫合之鈔二十貫得四十五貫適符枉法流罪之數卓閏海永清鈔三十七貫五百文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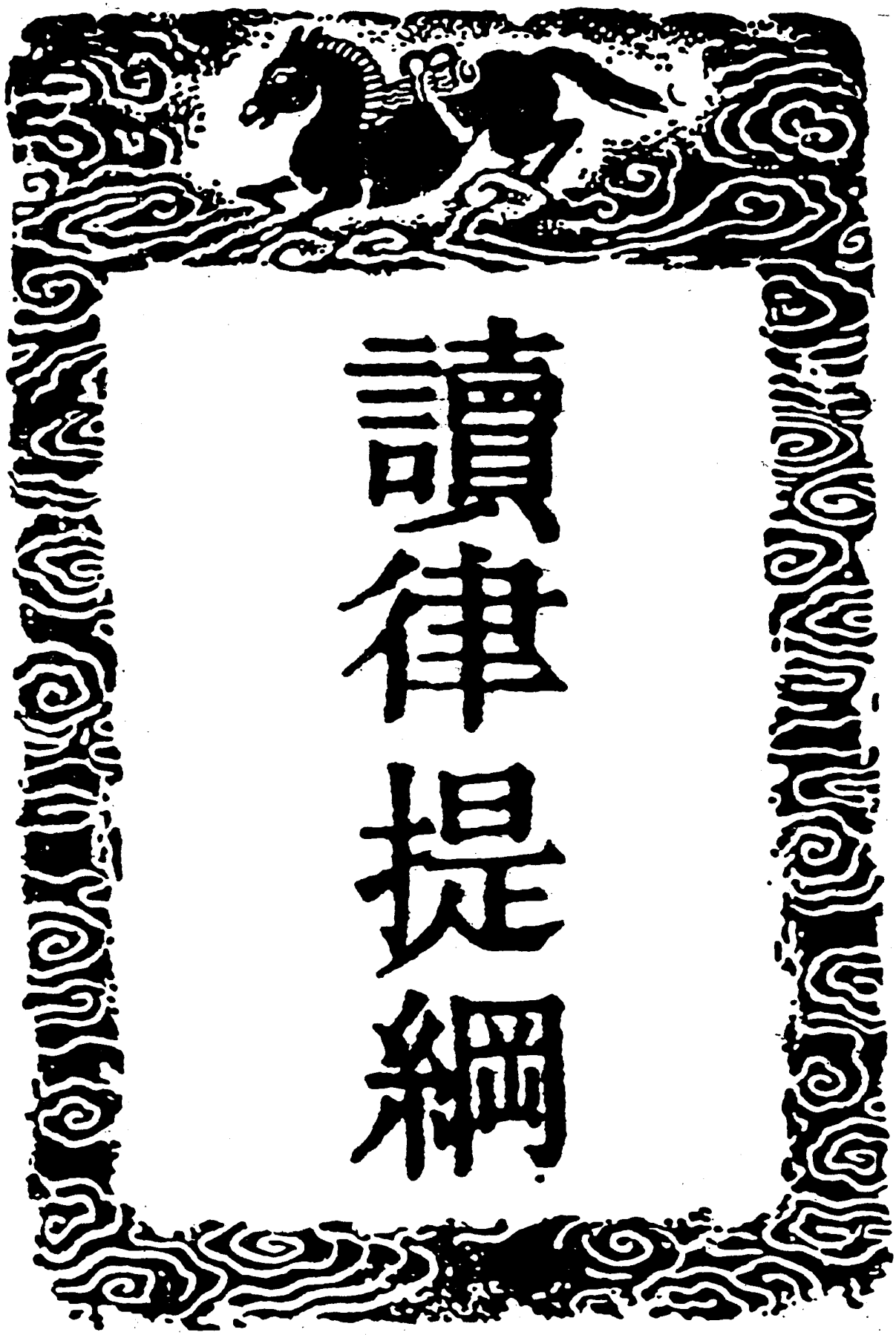
兩五錢木棉衣一件此銀亦以一作五得銀三十七貫五百文合之鈔爲七十五貫木棉衣蓋估贓五兩計已至八十貫應絞故曰免死充軍惟辛民丁麟皆鈔二十貫銀五兩徒罪其贓數與孫翥同爲水灾亦同而或流或徒未詳其故王瓊鈔三十貫銀三兩徒罪數亦不合豈當日以銀作鈔其價值時有長落此三案銀一兩祇作鈔四貫耶高善楊逵袁岳白涓銀五兩徒罪無論銀以一作鈔五以一作鈔四皆合徒罪亦可見當日銀貴鈔賤之大凡矣洪武八年立鈔法鈔一貫准銀一兩行之甫十餘年而其弊已如此何以元代習用鈔明初專用錢而民不便迨兼用鈔而貴賤又如是之懸殊此其故正未易言　辛民後一次受買炭等鈔五百五十貫該斬追贓事非監守盜而言該斬未詳其故此條內言

追贓者甚多乃今日監守盜勒限追贓之權輿也　御史張公宣酒醉直行東安門正道戴杖八十罪按律直行午門外御道杖八十東安門似不在內此或洪武時之禁令後不論矣　奉化縣丞陳權爲提人下鄉擾民戴杖一百罪按下鄉擾民應得違誥之誅而此獨從寬典殆擾民各有實事此事輕故罪亦輕歟

按因事受財罪有應得乃或戴罪還職或戴罪讀書或戴罪除官可見明祖之用法非有意從苛特以民俗之頹思以峻法繩之迨繩之而民俗之頹如故帝亦悟嚴刑之不足以化民故洪武二十三年以楊靖爲刑部尚書帝諭曰愚民犯法如啗飲食啗之不知止設法防之犯益衆推恕行仁或能感化靖承旨治獄明察而不事深文在部多所平反帝嘉納之蓋大誥之峻令已不復

用矣

大誥終


讀律提綱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讀律提綱 陳澧題

光緒三年刊

讀律提綱

陳澧題

晉書刑法志云馬融鄭康成諸儒各爲漢律章句魏時天子下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然則律者漢之經師所精究而鄭氏其尤精者也近儒講經學者多矣而兼通律學者則少故浙江候補道楊君深於經學而未嘗著書其守湖州十年專心讀律爲提綱一書澧雖不知律學而與君交好數十年觀其性情之純篤治經之深邃勤摯所解悟者往往度越流輩況其出爲民父母法律關係人命其所爲書必精審無疑也又觀湖州人心悅服幾至無訟則其聽斷精審尤有明效大驗者也君身後著述不存而猶存此書使學者復見漢經師之學其亦可以無憾矣晉志又云衞凱奏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異時朝廷如置律博士此書卽可轉相教授也矣光緒四年正月陳澧序

先君子蚤歲治三禮說文用力最深而馬班陳范諸史及文選亦皆丹黃點勘至再至三然生平著作矜慎不輕下筆又未第時以授徒自給手指口畫無間寒暑通籍後服官中外尤兢兢業業不敢少懈故惟詩文數十首選刻於學海堂集中此外絕少成書乙亥歲近仁讀禮家居檢點舊笥得讀律提綱遺稾竊思 先君子勤慎盡職於此猶畧見其一二謹質正於父執陳蘭甫先生先生亟命校刊同邑劉茂才昌齡 先君子授經弟子也爲任編次校對之事稾中間有僅存標目未著其說者今亦存其舊題不敢有所刪補昔惠定宇作易例未及成書其中多有錄無說後人不敢刪補讀是編者卽以惠氏易例視之可也光緒二年八月男近仁謹識

羊城內西湖街富文齋承刊印

浙江湖州府知府候選道楊君碑銘

國子監學錄職銜前河源縣學訓導陳澧撰

君諱榮緒初名榮字浦香番禺人祖德發父其臻皆以君貴 贈如其官君童時考取縣學生員道光十五年中舉人咸豐三年中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六年散館授編修十年補授河南道御史十一年轉掌四川道題掌河南道署刑科禮科給事中同治二年補授浙江湖州府知府時長髮賊據湖州四年官兵克復乃到任當殘破之後數十里無人烟白骨徧地君收葬爲共塚數十區招集流亡設廠留養繼而墾荒田修城垣浚川渠

積穀置倉重建學宮復設書院課士設育嬰堂收養者萬計編察保甲有奸民復謀作亂擒而誅之湖州蠶桑之利甲天下亂後桑樹伐盡君課民復種貧者給以桑秧未幾菀然成林民業復盛尤盡心於鞫獄堅坐詳問吏役立侍相更代而君無倦容放告之期坐大堂來告者直入無阻視其訟牒有虛謬語則指示之曰汝倩人爲此耶如此使汝訟不得休徒爲吏役利耳汝持歸細思果如此明日再來往往不復至其受理者卽日手自批發恆數百言剖析曲直情理兼盡觀者咸服由是訟牒漸稀兼旬無一紙刑具儆而不試隸役無事坐府門

賣果以自活論者以爲能使無訟焉素性廉儉爲郡守如布衣時初到任衙署已燬後重建之宅門內滅於舊址曰如是足矣客廳無氈鋪地客至笑其陋出門僕人步從道旁觀者曰未見太守儀從無馬騎者也每至歲暮上官知其匱乏各有饋贈乃得度歲布政使蔣公益澧欲拜君爲師君謝曰豈有以上司爲弟子者耶遇屬吏謙厚所上公牘有疵謬教之使改莫不感服是時君循聲播於鄰境客有自江蘇喚船來訪者船戶曰往見湖州府耶好官也十年大計卓異入都引　見奉旨回任候陛而君以年老有歸志矣會有

者君欲去益急又値大計之年例不得告病乃捐陛道員郤事卒於公館時同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年六十有七士民悲泣及於婦女湖濱農人入城哭奠船戶輿夫皆哭謂往時恆伺候府門以待役使君始免之也郡人立德政碑又具呈大吏請祀名宦奏入得　旨允行君柩歸廣州浙人猶有詣厝所拜謁者君爲人誠樸而謹愼狀貌敦古言語簡訥而自少擅文名稍長學魏晉之文沈博古雅既而自嫌過高乃效任沈體博覽經史尤精說文之學專心纂籀至不能爲眞書同縣侯君模曰此所謂默而好深湛之思者也授徒十年講經必講注疏從學者數百人學海堂推爲學長守郡後專心吏治著書解釋律例以治經之法爲之謂律意卽經義也生平所讀書皆有評識其文章多不存稿是可惜矣余少時與君同肄業粵秀書院時順德盧七橋南海桂星垣並爲院長陳厚甫先生賞識盧君早卒吾三人過從尤密以勸善規過相要約桂君之歿今二十年君與余俱老矣常願得一相見而竟不能也不亦哀乎君三子近光近仁近思伯季先卒近仁及近光之子延慶奉君之喪歸余迎哭江干告之曰速書湖州政蹟來及我未死當爲銘銘曰

其德愔愔其行兢兢其學矻矻以醅儒稱孰知醅儒乃有吏能煦物爲春澄心若冰奄其逝矣萬涕沾膺籲於天閽祠祀是承同志曰友同門曰朋與君永訣悲哉弗勝

禮部謹
奏爲議覆名宦事光緒元年禮科抄出浙江巡撫楊
昌濬等疏稱已故湖州府知府楊榮緒政兼敎養
績著循良請入祀名宦祠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查例開崇祀名宦該督撫
會同學政每年八月前具題並將事實冊結送部
詳覈於歲底彙題應確覈事蹟儻名實不能相副
及僅以人品學問空言譽美者卽行指駁等語今
該撫送到事實冊內開已故浙江湖州府知府楊
榮緒廣東番禺縣進士由翰林歷官給事中

簡守湖州該郡甫就肅清瘡痍滿目督紳董辦善後事
招集流亡設廠留養還定安集至數千人湖城血
戰三年屍骸徧地與復廣仁堂掩埋全骨數千副
零骨數百斤各屬糧產荒廢糧冊亦無存澈底清
釐一面招墾試辦開徵十年內銀漕歲增湖民生
計首重蠶桑桑久失培乃課民樹藝貧者給以桑
秧荒土變爲沃壤湖郡地居下流向設三十六漊
分洩水勢遭亂多淤設法疏濬并立歲脩章程碧
浪湖北塘河城河亦開濬深通俗向多溺女亂後
愈甚興復郡城育嬰堂復創南潯長興荻岡各嬰
堂添接嬰留嬰公所育嬰不下萬數重葺學校建
考棚舉賓興增書院膏火建積穀倉以及脩橋梁
編保甲德政不可枚舉等語臣等公同查覈該撫
等請將楊榮緒入祀名宦祠之處係屬名實相副
謹擬准其入祀名宦祠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該撫遵奉施行所有臣等遵議緣由謹
恭請
旨 光緒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具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序

例因時而制宜律一定而不易現行律例爲朝廷弼教之大法欲使君子懷刑百姓守法以成刑措之治者也第律之文顯而易見律之意隱而難知非潛心玩索莫能窺其底蘊倘斷獄者誤會律意罪名出入民命攸關昔丹徒蔡氏輯律例便覽刪繁就簡披閱雖便而律例之要旨尚未明以示人番禺楊浦香觀察由詞館出守湖州以名儒爲名吏經濟文章循聲卓著公餘之暇摘律之精要者而發明之言簡意賅擇律之相同者而類敘之分門別類闡發律意之精微瞭如指掌

是書也與律例便覽相輔而行讀律者不特易於披覽且得體會律意豁然貫通定讞得所依據執法自可持平其有關於吏治民生者豈淺鮮哉光緒三年夏五月程江李諏序

番禺楊榮緒撰

律有從重論者二

一受財者計贓從重論○此人己之贓也其中有枉法不枉法之分其人有有祿無祿之別其贓有彼此俱罪及取與不和之辨從重論者謂本罪重則從本罪論贓罪重則從贓罪論○從重論即各從重科斷之謂亦曰從其重者論○凡人受非分之財則爲贓受財而徇情者則以贓罪論不必定官吏也○出財之人亦以贓論刑律受贓門有事以財請求條凡諸

人有事以財行求官吏欲得枉法者計所與財坐贓論若有避難就易所枉之罪重於與財者從重論其贓入官所謂彼此俱罪之贓也但此條則專爲受財者而設其出財之人則坐贓論罪不入此條之內

一有所規避者從重論○規求也避匿也規求其利避匿其咎全屬有意彌縫有心躲閃故特嚴其律大約有所規避者其所爲之事已非合理本有罪名再究其因規避而爲於本律特加重從重論者本罪重從本罪規避重從規避○吏律公式門棄毀制書印信條棄毀官文書杖一百有所規避者從重論又事

應奏不奏條若文武職官有犯應奏請而不奏請杖一百有所規避者從重論若於親臨上司官處稟議公事有所規避者從重論出使不復命條若有所規避者各從重論照刷文卷條若錢糧埋沒刑名違枉等事有所規避者從重論磨勘卷宗條若有隱漏不報磨勘有所規避者從重論又增減官文書條若有所規避者杖罪以上各加本罪二等規避死罪者依常律若有規避故改補者以增減官文書論又兵律宮衞門越城條若有所規避者各從重論○名例律本條別有罪名條若本條雖有罪名其心有所規避

者又不泥於本條自從所規避之重罪論是以不立規避專條而散見於各條中此律即係罪坐所因之義

律之併贓論罪者有兩法

一竊盜贓之併贓論罪是以一主贓多者爲重併計之也○一不枉法贓及監守盜常人盜之併贓論罪則合次數之贓而併計之也

律之言計贓者有兩法

一是照枉法贓各主者通算全科計○一是照不枉法贓各主者通算折半科罪計

律有坐贓論者

此不入己之贓也本非贓而以贓論本無贓而以爲贓是謂坐以贓而論罪也坐是論罪之法坐如坐實坐定之坐坐人以罪類乎人人於罪然律所應坐則非故入人罪之比也律所以有不坐之條○如刑律受贓門有事以財請求計所與財坐贓論此因事出財之人亦坐贓論罪總之彼不當受而受此不當與而與皆謂之贓所謂彼此俱罪之贓也但受財者則計贓論罪出財者則坐贓致罪科罪之法不同耳出錢人減受錢人五等○亦有本非受贓而以贓坐之者如戶律

田宅門檢踏災傷田糧條凡部內一應災傷田糧初覆檢踏不爲用心從實檢踏致枉有所徵免糧數計贓重者坐贓論枉徵枉免皆無入己之贓是虛贓也○戶律田宅門若毀損人房屋牆垣之類者計合用脩造僱工錢坐贓論各令脩立○凡坐贓致罪至五百兩者罪止杖百徒三則凡坐贓論者罪止此贓罪中之最輕者也科罪之法各主者通算折半科罪與者減五等見刑律受贓門坐贓致罪條

律有併贓論者

此律惟用於監守盜常人盜及一切竊盜○此律亦有分別如係監守自盜及常人盜倉庫錢糧皆止併贓論罪以其所盜係官物止有一主無各主也如盜竊平人財物有各主者則以一主爲重併贓論罪此同之中有不同

律有罪坐所由者

所由指人言謂此事由其人而致也亦曰以所由爲罪所由之人與犯罪爲首之人相似而大不同爲首者是同作惡事其起意主謀之人則謂之爲首所由者或同辦公事而由於一人疎失或同爲工匠而由於一人粗糙或決罰不如法而有由於官有由於行

法之人又如嫁娶違律或由主婚或由男女此類甚多○又如一家人共犯罪罪坐家長亦罪坐所由之例○又如失誤軍事律凡臨軍征討有司應合供給軍器行糧草料違期不完者當該官吏各杖一百罪坐所由或由上司移文稽遲或由下屬徵解不完各坐所由○又如縱軍擄掠律凡守邊將領私自使令軍人於未附外境擄掠人口財物者將領杖一百罷職所部聽使之武官及管隊遞減一等並罪坐所由聽使之人○又如脫漏戶口律若官吏曾經三次立案取勘已責里長文狀叮嚀省諭者事發罪坐里長

此亦罪坐所由之例又如吏律職制門濫設官吏條若吏典知印及承差祗候禁子弓兵人等額外濫充者杖一百遷徙容留一人每三人各加一等罪坐所由○又刑律雜犯門失火條罪坐失火之人亦罪坐所由之例○又刑律捕亡門稽留囚徒條末節並罪坐所由總承上文不發遣不遞送不如法鎖杻因而在逃言○又工律營造門虛費工力採取不堪用條末節工匠提調官各以所由爲罪修理倉庫條若已移文有司而失誤者罪坐有司○又兵律郵驛門公事應行稽程條

若由公文題寫錯者罪坐題寫之人○又刑律斷獄門徒囚不應役條若徒囚年限未滿監守之人故縱逃回及容令僱人代替者照依囚人應役未滿月日抵數徒役並罪坐所由縱容之人○又刑律斷獄門檢驗屍傷不以實條內官吏仵作受財故檢驗不以實注云止坐受財檢驗不實之人其餘不知情者仍以失出入人罪論此亦罪坐所由之例○罪坐所由有兩項一是同辦公事而致疎失有悞者罪坐所由疎失及主張此事之人是也一是彼人自戕自盡或被物壓斃被馬踢斃而由於此人所致者則罪坐所由致死之人是也○又兵律宮衛門宮殿門擅入條並罪坐值日者

律必推究所因者

所因指事言謂所犯因此事而致也如威逼人致死條特重因姦因盜之罪是也又如因戲因鬬毆因謀故殺而誤殺旁人亦是又如故決河防墟塘因而殺傷人以故殺論亦是律中凡稱因而致死因而殺傷人因而損壞官物因而誤殺人亦然○如越府城本罪杖一百若係因避竊盜贓重而逃者則當坐竊盜贓重之律如漏報文書一宗本罪笞二十若係因避侵

期庫銀而漏報者則當坐監守自盜倉庫錢糧之律至若犯罪自首條因强竊盜犯殺傷於人而自首者則得免所因○即如有所規避而犯者所規避罪重則從重亦是罪坐所因之律○所因罪重則從重如前所列諸條是也所因罪輕則從輕如過失殺人律因其出於過失而畧其殺人之重罪從輕定擬是也

律有各從本法者

此即各科各罪之謂此各字指所犯之各人言○此爲衆人共犯一罪而首從本罪各別者各從本律科之如外人幫同卑幼毆尊長或盜尊長財物卑幼自

以服制論而外人則以凡人論是也又如夫妻共毆期親尊長夫罪重而妻罪則輕夫妻共毆期親卑幼夫罪輕而妻罪則重以服制不同故也○又如同盜倉庫錢糧各物內有監守之責者則照監守自盜律常人幫同盜則照常人盜官物律○又如一人編造謗帖一人持往羞辱致被誣者自盡編造謗帖者依汚人名節例擬軍持帖往羞辱者依出語褻狎本婦輕生例擬流此皆各科各罪之通例○各科各罪之中又各有首從如編造謗帖其起意編造者爲首隨同編造者則爲從持帖往羞辱起意持帖者爲首隨

同持帖者則爲從此名例律所以云首從本罪各別各從首從本律論也

律有各盡本法者

此各字指所犯之各罪言○此爲一人兼犯各罪或從重論或從一科斷而所犯各罪雖不論仍各盡本法科之見名例律二罪俱發以重論條

律有仍盡本法者

名例律犯罪自首條其損傷於人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本殺傷法本過失者聽從本法此卽仍盡本法之例○又如訴訟門誣告條至死罪所誣之人已決者依所誣絞斬之罪反坐誣告人以死仍令備償取贖斷付養贍此卽仍盡本法之通例此條與免所因之罪仍從本殺傷法者微有不同彼係雖得免所因之罪而本法仍須盡也此條則雖已反坐以罪而本法仍必盡也彼係於寬之中仍盡本法此係於嚴之中仍盡本法

律有止據見獲者

如犯姦律非姦所捕獲勿論私鹽律止理見獲人鹽賭博律止據見發爲坐皆是所以防誣擧也

律有言罪止者

罪止云者謂其罪止於此不能再加也凡言罪止者皆不加入於死律中此例甚多故律中凡言罪止者

卽至重亦不過至杖一百流三千里而止蓋罪至此而止也○凡係罪止者若有減等卽以罪止上減之不得加過於罪止而復減也

律有言勿論者

如毆殺傷人本應論罪若殺姦在姦所登時應捕者格殺拒捕之罪人則得勿論此外或以名分之尊或以義憤之激亦有勿論者至如非姦所捕獲及指姦者勿論私鹽律非人臨並獲者勿論則防誣捏也賭博律賭飲食者勿論則不苛及細微也費用受寄財產律其被水火盜賊費失及畜產病死有顯跡者勿

論則以事出不測非受寄者之咎也○又如例載本夫及本夫本婦有服親屬捉姦毆傷姦夫或本婦及本夫本婦有服親屬毆傷圖姦强姦未成罪人或男子拒姦毆傷姦匪或事主毆傷賊犯或被害之人毆傷挾讎放火克徒及實在克惡棍徒至折傷以上期服以下尊長卑幼因捉姦拒姦或因尊長卑幼强姦圖姦毆傷尊長卑幼概予勿論又擅傷別項罪人毆非折傷勿論此皆以所毆者係有罪之人故得勿論其罪見罪人拒捕條○又如私賣戰馬律軍官軍人買者勿論私賣軍器律官軍買者勿論私藏應禁軍器律非

全成者並勿論則以軍官軍人之買戰馬軍器仍爲軍中之用非私藏私用之比軍器非全成是不堪用之物藏之不足爲患故皆得勿論也○又如戶律倉庫門攬納稅糧條其小戶畸零米麥因便奏數於本里納糧人戶處附納者勿論○勿論與免罪相似而大不同勿論是衡情度理不應論其罪者也此有定者也免罪者則其人本有應得之罪讞鞫者始初亦議其罪後來或以功贖罪或事得從寬遂免其罪此無定者也應捕人追捕罪人律內載有免罪條款○主守不覺失囚律及知情藏匿罪人律亦載有免罪條○公事失錯律亦多免罪條款○勿論與不坐同律中多言不知情者不坐亦有言不知勿論者見知情藏匿罪人條

律有言照某律論從某律論依某律論者此因無本律或有本律而通融變重不能援用故立此法然律內立此爲專條今遂爲本律用照從依三字義無分別亦有言同某論者如雖和同强論及同凡論之類即照從依之謂

律有以凡論同凡論加凡幾等減凡幾等者亦曰依凡法從凡法即以凡論同凡論也律中此例不可枚舉

凡謂凡人也凡字有二義對有服制之人說則謂外人對有官職之人說則謂平人然如居喪及僧道犯

姦條亦以非居喪非僧道之人爲凡大抵有關於名分流品者則其人有凡不凡之別然凡字亦有以事與地而言者如刑律鬬毆門宮內忿爭條加凡鬬傷二等此凡字作尋常解以見宮內忿爭者非尋常之事非尋常之地也又如威力制縛人條加凡鬬傷二等此凡字亦作尋常解○又良賤相毆條於加凡幾等減凡幾等之例最詳○又刑律賊盜門盜軍器條凡盜關領在家軍器者計贓以凡盜論若行軍之所及宿衛軍人相盜入已者准凡盜論此凡字又以是官物非官物而分別也○又名例律本條別有罪名

條其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者依凡人論此謂以卑犯尊因犯時不知是尊長亦得原情以凡論也○又刑律斷獄門陵虐罪囚條凡獄卒非理在禁陵虐罪囚者依凡鬬傷論以獄卒是管囚之人故對凡稱○如本衆有關服制有關名分或有關流品本不可以凡論而尊者理虧卑者理直則以凡論也然如奴婢已放出僱工人已辭出與舊主相犯亦以凡論以凡論若在卑者則罪器輕在尊者則罪較重至加凡幾等者罪之重自不問可知○律中言加凡幾等者皆係卑賤干犯尊貴之罪名若卑賤與卑賤相犯則依

凡法不用加減之律至以凡論同凡論減凡幾等之法則尊貴卑賤皆有之曲在尊貴以凡論同凡論或尊貴之罪差輕則減凡幾等若卑賤雖有罪而尊貴先理短不能依尊卑之分則以凡論至卑賤罪重則加凡幾等然有時卑賤所犯情有可原者亦得以凡論○加減罪名加則俱加減則俱減此律之通例

律凡稱以某律論准某律論者皆不用本律而較本律爲重（律既立爲專條今遂作本律用）

凡犯罪各有本律若情節重者本律不足以蔽其辜則特著以某律論之例大抵此律嚴於犯贓者居多然如姦十二歲以下幼女雖和同强論則加重論之例蓋姦與贓均爲律之所最嚴也如漏泄軍情大事律內載私開官司文書印封看視者杖六十是私開官文書之本律事干軍情重事者以漏洩論則不用本律而用漏洩軍情杖百徒三之律此以某律論之例也○凡律稱以者至死不減等稱准者至死減一等雖滿數亦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

律有以竊盜論准竊盜論者

竊盜有專條其本非竊盜而情節類於竊盜則按其輕重或准論或以論以重准輕○如戶律田宅門棄

毀器物稼穡等條凡故意棄毀人器物及毀伐樹木稼穡者計所棄毀之物即爲贓准竊盜論免刺官物加准竊盜贓上二等○律中凡言准竊盜論者皆免刺言以竊論者皆不免刺然律中言准竊盜論者多律有以監守自盜論者

監守自盜有專條其本非監守自盜而情節與監守自盜無異則罪同○亦有准監守自盜論以重准輕如戶律倉庫門那移出納條若監臨主守不正收正支那移出納還充官用者並計贓准監守自盜論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係公罪免刺

律於親屬重姦重鬬不重盜

凡親屬有犯姦及犯殺傷死者服愈親則罪愈重親屬有犯相盜者服愈親則罪愈輕所以扶植倫常及教人敦族也

律於犯姦及殺傷人者不准首

凡犯罪皆得自首或親屬得相容隱之人代爲之首雖盜賊亦得以首而減免惟犯姦及殺傷人者不准首以人之被姦被殺死傷者無可補救也故特嚴其律犯姦者與損傷人無免罪之條○强竊盜首免後再犯亦不准首是初犯止准首一次所以防玩法也

律於犯姦者無首從

凡科罪皆分首從惟犯姦則無首從之分蓋旣姦汚婦人或輪姦一婦或各姦一婦均此姦罪何首從之有卽先後同姦一婦亦各科各罪不分首從

律於故毆殺之案祇以一人抵一命無二人抵一命之法惟謀殺人則首從皆擬抵

鬬毆律內有因鬬互傷後下手理直者減二等之條保辜限期律內折傷以上辜內醫治平復者各減二等註有下手理直減毆傷二等之文今之辦理鬬毆殺人之案凡敎案由無不謂死者侮辱兇手及死者先動手毆打兇手還打或抵格致傷死者之命此皆去後下手理直以爲說故往往兇手雖擬絞秋審二次緩決遂得減等以致案由千篇一律所謂救生不救死也

律寬於失而嚴於故

失是無心故是有意如有司出入人罪失出入爲公罪故出入爲私罪固是卽凡犯罪者皆須分辨是失是故律中特別著一故字甚多皆以見失與故不同故者必從嚴也失卽誤也律中亦有言誤者○如故禁故勘平人律則以其有心殘虐良民也主守不覺失囚律不覺

止是疎忽之失其罪輕若故縱則罪重以其有心放脫罪人也增減官文書律若有規避故改補者各加本罪二等則以其有心舞弊也凡律文中有故字者其罪特重○又工律河防門盜決河防條若故決河防者杖一百徒三年故決墟岸陂塘者減二等○又兵律郵驛門文書應給驛而不給條全是重在故犯○又刑律斷獄門聞有 恩赦而故犯條此條言故犯罪及故決因罪最詳明○又刑律斷獄門斷罪不當條若反逆緣坐人口應入官而放免及非應入官而入官者各以出入人流罪故失論注若係有故則以故出入流罪論若係無故而失於詳審者以失出

入流罪論○又刑律雜犯門分列失火及放火故燒人房屋兩條此失與故輕重之顯然者○名例律常赦所不原條凡犯故出入人罪若知情故縱雖會赦不原宥又刑律斷獄門赦前斷罪不當條若官司故出入者雖會赦並不原宥○戶律田宅門棄毀器物稼穡等條全段皆分故誤科罪誤即失也○刑律故殺重於鬬毆殺○律中凡故縱犯人者皆與犯人同罪失覺察者皆減三等此一定之例也如兵律宮衛門太廟門擅入宮殿門擅入宿衛守衛人私自代替從駕稽違直行御道諸條可證刑律捕亡門應捕人追捕罪人條故縱者與囚同罪○凡故出入人罪者抵全罪失入者減三等失出者減五等見刑律官司出入人罪條官司故出入人罪及故增減人罪止有減等而無收贖○刑律斷獄門檢驗屍傷不以實條若受財故檢驗屍傷不以實者以故出入人罪論

律寬於初犯而嚴於再犯

竊盜律固有初犯再犯之分其在他律亦皆嚴於再犯如犯罪自首免罪再犯不准首老者犯罪收贖再犯不准收贖之類○又犯罪留養者留養之後復犯軍流之罪不准再行留養○又名例律內常赦所不

原條例載凡觸犯祖父母父母發遣之犯遇　恩赦准免准減者照親老留養之例枷號釋放倘釋回後再有觸犯復經祖父母父母呈送即行發遣此亦寬初犯而嚴再犯之通例

律最嚴於私

私有二一是私心一是私做心有私則非出於公也事有私則非奉乎公也○如罪有公有私公罪輕私罪重以公者無心私者有意也私字又有二義一對公言一對官言○戶律戶役門私規菴院及私度僧道條私役部民夫匠條田宅門私借官車船條倉庫門私借錢糧條私借官物條課程門私鹽私茶私礬條市廛門私充牙行埠頭條私造斛斗秤尺條兵律軍政門私賣賤馬條私賣軍器條公侯私役官軍條關津門私越冒度關津條私出外境及違禁下海條私役弓兵條廐牧門私借官畜產條郵驛門私役鋪兵條私役民夫擡轎條私借驛馬條○刑律詐僞門私鑄銅錢條罪名最重雜犯門私和公事條又刑律人命門準長竊人殺私和條○兵律軍政門私藏應禁軍器條○刑律受贓門私受公侯財物條○刑律斷獄門故禁故勘平人條乾隆年間奉　上諭如有任令差役等設立班館私置刑

具各情事一經發覺不特地方官從嚴治罪並將失察之各上司一併嚴議仍着年終奏聞欽此○又兵律宮衛門宿衛守衛人私自代替條○名例律常赦所不原條若官吏有犯公罪並從赦宥讀此則犯私罪之會赦不原可知○名例律文武官犯公罪其罪輕文武官犯私罪其罪重因公事得罪於己無私無心過誤失於覺察此為公罪若出於私意或規避或掩飾則為私罪○私又有一義與暗字同義謂暗地所造不使人知對明字說○凡居官公罪不妨有私罪萬不可有

律最嚴於強

強者或恃勢或恃力或恃眾逞強凌人之謂也其強盜強姦罪名固重此外凡係不依理不守法以強濟其私者皆比他罪為重○如戶律田宅門盜耕種官民田條強者各加一等又婚姻門男女婚姻條期約未至而男家強娶笞五十本條例凡女家悔盟另許男家不告官強搶者照強娶律減二等○居喪嫁娶條婦人夫喪服滿果願守志而女之祖父母父母及夫家之祖父母父母強嫁之者杖八十期親加一等大功以下又加一等○又律娶部民婦女為妻妾條強娶者各加二等○又律有強占良家妻女條○又戶律田宅門強佔官民山場湖泊茶園蘆蕩及金銀銅錫鐵冶者不計畝數杖一百流三千里本條例用強佔種屯田五十畝以上不納子粒者照數追納完日發近邊充軍○刑律受贓門在官求索借貸人財物條凡監臨官吏挾勢及豪強之人求索借貸所部內財物並計贓准不枉法論強者准枉法論此段全分強不強○戶律錢債門違禁取利條若豪勢之人不告官司以私債強奪去人孳畜產業者杖八十本條例載一監臨官吏於所部內舉放錢債典當財物者一段強者皆准枉法論○戶律市廛門把持行市條例載

一各處客商輻輳去處若牙行及無籍之徒用強邀截客貨者不論有無誆騙貨物問罪俱枷號一個月

律最嚴於擅

擅專也為臣工不先奏請於君上為屬僚不先申請於上司為卑幼不先請命於尊長為庶民不聽命於官長輒自專行是之謂擅如吏律職制門大臣專擅選官條擅勾屬官條擅離職役條戶律戶役門卑幼私擅用財條田宅門擅借官車船擅食田園瓜果條○兵律宮衛門太廟門擅入條宮殿門擅入條輒出入宮殿門條○工律營造門擅造作條○兵律軍政

門擅調官軍條罪名最重○吏律公式門擅用調兵印信條罪名最重○又刑律捕亡門罪人拒捕條若罪人本犯應死之罪而應捕人擅殺者杖一百○又戶律倉庫門擅開官封條若官物有印封記其主典不請原封官司而擅開者杖六十○又刑律斷獄門故禁故勘平人條例載內而法司外而督撫按察使正印官許酌用夾棍梮指外其餘大小衙門概不准擅用又本條上開道光年間奉　上諭佐貳擅受呈詞久干例禁等因○又刑律賊盜門夜無故入人家條凡夜無故入人家內者杖八十主家登時殺

死者勿論其已就拘執而擅殺傷者減鬬殺傷罪二等至死者杖一百徒三年○又戶律倉庫門那移出納條若不給半印勘合擅出權帖罪亦如之○刑律受贓門因公科斂條凡有司官吏人等非奉上司明文因公擅自科斂所屬財物雖不入己杖六十○又兵律宮衛門門禁鎖鑰條凡各處城門非時擅開閉者杖一百若皇城門非時擅開閉者絞○刑律捕亡門罪人拒捕條因已就拘執及罪人雖逃而不拒捕而追捕之人擅殺之以鬬殺傷論此擅殺罪人之律擅之最重者也例中照此擅殺律論絞候罪者甚多以應殺之罪人而擅殺者尙論絞所以懲專擅者也則凡人凡事之不得專擅可知矣左傳邢侯專殺卽擅殺之謂

律最嚴於誣

誣者無端揑造事情以陷人於罪也律中誣告之罪固重卽如例中誣良爲竊誣竊爲盜及以姦贓事情汚衊人名節其誣罪亦重甚至如誣執翁姦條則尤誣之大者

律最嚴於詐僞

詐欺也僞不實也其心欺其事僞無論何項人何項

事皆害理昧心之尤者○刑律特設詐僞一門共十一條可以知詐僞之爲律所嚴矣此外散見於各門各條中者甚多如關津門詐冒給路引條賊盜門詐欺官私取財條○戶律戶役門人戶以籍爲定條凡軍民驛竈醫卜工樂諸色人戶並以原報冊籍爲定若詐冒脫免避重就輕者杖八十若詐稱各衞軍人不當軍民差役者杖一百發邊遠充軍○詐與誣不同詐是作僞以欺人誣是虛揑以陷人詐又與規避不同規避是掩飾彌縫詐是誕妄誆騙

律最嚴於隱匿

隱匿與詐僞不同詐僞是無而爲有隱匿是以有爲無二者皆係欺人而術不同○如戶律田宅門欺隱田糧條倉庫門隱匿費用稅糧課物條庫秤雇役侵欺條隱瞞入官家產條課程門匿稅條禮律儀制門匿父母夫喪條兵律軍政門隱匿孳生官畜產條又戶律戶役門隱蔽差役條與隱匿同○又戶律課程門人戶虧兌課程條若人戶已納而官吏人役有隱瞞侵欺借用者並計贓以監守自盜論

律最嚴於不如法

朝廷設立法度一事一物皆有一定之式凡屬臣民皆

宜遵守若率意以行無論作事製器不依定式是之謂不如法○刑律斷獄門決罰不如法條此律之最重者其餘如戶律市廛門器用布絹不如法條兵律廄牧門牧養畜產不如法條及養療瘦病畜產不如法條工律營造門造作不如法條亦各有罪名至戶律倉庫門擬斷贓罰不當條凡擬斷贓罰財物應入官而給主及應給主而入官亦與不如法等○又戶律戶役門立嫡子違法條違法則更重於不如法○又戶律倉庫門轉解官物條起運官物長押官及解物人安置不如法致有損失者計所損失之物坐贓論着落均賠還官與損壞倉庫財物條安置不如法曬晾不以時之律同

律最嚴於不以實

實眞也確也凡事中情節一無虛假一無游移方爲以實若有司治事苟且掩飾蒙混申報民人構訟牽扯虛揑狡詞供訴是皆謂不以實○刑律斷獄門檢驗屍傷不以實條此律之最重者○刑律詐僞門對制上書詐不以實條亦最重○又名例律犯罪自首條若自首不實及不盡者以不實不盡之罪罪之又刑律訴訟門越訴條申訴不實者杖一百誣告條其

中所列詐冒不實重事告實輕事招虛輕事告實重事招虛告二人以上但有一人不實者罪雖輕猶以誣告論風憲官挾私彈事有不實者以上各款皆嚴不實之罪又承審官不實處分甚重刑律詐僞門對制上書詐不以實條若奉制推按問事報上不以實者杖八十徒二年事重者以出入人罪論此即承審不實之例○戶律田宅門檢踏災傷田糧條有司官吏不爲用心從實檢踏杖一百罷職其檢踏官吏及里長甲首失於關防致荒熟有不實者計不實之數科罪○工律營造門擅造作條若營造計料申請財物及人工

多少之數不實者笞五十○戶律倉庫門出納官物有違條有司和雇和賣不即給價若給價有增減不實者計所虧欠及多餘之價坐贓論○戶律市廛門市司評物價條其爲以贓入罪之罪人估贓不實致罪有輕重者以故出入人罪論

律於官吏特嚴

官是執法之人吏是知法之人以執法知法之人而骫法以營私舞文而弄法其罪較常人加等吏包差役在內○刑律受贓門首列官吏受財條其嚴如此本條例載一凡各衙門書吏差役如有舞文作弊藉案生事

擾民者係知法犯法俱照平人加一等治罪受財者計贓從重論此條例文最詳皆特嚴於官吏衙役此外各律言官吏者甚多即受贓一門所立各條皆多爲官吏而設○刑律犯姦門有官吏宿娼條○刑律受贓門特立家人求索條而在官求索借貸人財物條內例於長隨詐財舞弊尤爲嚴峻即官親幕友其犯罪亦與書吏差役等

律於生監更重

士爲四民之首若士不足以爲士傷風敗俗甚於小民故律於士之犯法者其罪比小民特重舉貢亦包在內○

刑律犯姦門官吏宿娼條例載一監生生員撒潑嗜酒挾制師長不守監規學規及挾妓賭博出入官府起滅詞訟說事過錢包攬物料等項問發爲民各治以應得之罪得贓者計贓從重論

律例非但爲民而設實爲治民者而設居官者不諳律例無以治己即無以治民

律中如名例律中之應議者犯罪應議者之父祖有犯職官有犯文武官犯公私罪以理去官無官犯罪除名當差同僚犯公罪公事失錯處決叛軍斷罪依新頒律斷罪無正條十三條吏律職制公式兩門共

二十八條戶律戶役門賦役不均丁夫差遣不平點差獄卒私役部民夫匠四條田宅門檢踏災傷田糧任所置買田宅私借官車船三條婚姻門娶部民婦女爲妻妾一條倉庫門二十三條課程門監臨勢要中鹽一條禮律儀制門除僧道拜父母尊長外餘一條禮律儀制門除僧道拜父母尊長外餘占天象術士妄言禍福鄉飲酒禮四條其餘十六條兵律宮衛門除禁經斷人充宿衛越城兩條其餘十四條軍政門二十一條關津門除遞送逃軍妻女出城私出外境違禁下海二條其餘五條廄牧門除宰殺馬牛畜產咬踢人二條其餘九條郵驛門除病故官屬還鄉

承差轉雇寄人二條其餘十四條刑律鬬毆門佐職統屬毆長官上司官與統屬官相毆九品以上官毆長官三條罵詈門佐職統屬罵長官一條訴訟門告狀不受理聽訟迴避軍民約會詞訟官吏詞訟家人訴四條受贓門十一條詐僞門對制上書詐不以實近侍詐稱私行詐爲瑞應三條犯姦門姦部民妻女官吏宿娼二條捕亡門稽留囚徒一條斷獄門除陵虐罪囚與囚金刃解脫主守教囚反異死囚令人自殺聞有　恩赦而故犯徒囚不應役六條其餘二十三條工律營造門除繕造違禁龍鳳文段疋一條其

餘八條河防門除盜決河防侵佔街道二條其餘兩條此皆專爲居官治民者而設也此外律中各條多有兼該官民在內者有雖專爲民設而治民不可不知者故居官必須讀律不熟讀律例不特聽訟斷獄之時茫無主見而且自己之先違犯律例者已多奈何居官者視律例爲非切己之書而漫不經心乎○各律中有雖專爲民而設者亦所以爲有司者告蓋使民知有此律不敢輕犯即使治民者知有此律不敢錯用也

律分別有故無故

故事故也因有事故而無心犯此者尚可原若無事故而有意犯此者不能恕○故謂疾病死喪諸事故然所包亦廣無故猶之無端之謂也○刑律人命門弓箭傷人條凡無故向城市及有人居止宅舍放彈射箭投擲磚石者雖不傷人笞四十傷人者減凡鬬傷一等因而致死者杖一百流三千里車馬殺傷人條亦嚴於無故之罪此外分別無故者甚多又如刑律賊盜門夜無故入人家條凡夜無故入人家內者杖八十亦以其無故也○吏律職制門無故不朝參公座條○兵律宮衞門宿衞守衞人私自代替條有

故謂應直宿守衞之人而赴所管告知不直班之故者不坐此有故之可免罪者也○戶律田宅門荒蕪田地條凡里長部內已入籍納糧當差田地無故荒蕪俱以十分爲率○戶律倉庫門收支留難條凡收受支給官物當該官吏無故留難刁蹬不即收支者一日笞五十每三日加一等

律分別知情不知情

此謂他人犯法而此人知其所爲之情與不知其所爲之情也其中有共事不共事者知情爲徇庇不知情則共事者爲失察不共事者爲無干○刑律捕亡

門特立知情藏匿罪人專條全段皆分別知情不知情此外各律分別知情不知情者不可枚舉又如刑律人命門同行知有謀害條皆知情之大者（此條不愼用之最易株連無辜不可輕引）○又刑律賊盜門謀反大逆條內知情故縱隱藏者斬知而首告官爲捕獲者給財產不首告者杖一百流三千里○知情者固不能寬免不知情者亦不可濫及如刑律捕亡門獄囚脫監及反獄在逃條同牢囚人不知反情者不坐以此見律之大公也

律分別已施行未施行

此猶言已成未成也此指事有錯誤及事有增減者言已施行者罪重未施行者罪輕增減官文書律開載明晰○刑律雜犯門囑託公事條亦分已施行未施行○名例律下公事失錯條凡公事失錯自覺舉者（謂於未行之前）免罪其同僚官吏連坐者一人自覺舉（亦謂未行之前）餘人皆免罪其斷罪失錯於入已行論決者不用此律（此亦以已施行未施行分別）○刑律詐僞門僞造印信時憲書等條凡僞造諸衙門印信及時憲書符驗茶鹽引者爲首雕刻者斬監候爲從者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僞造關防印記者爲首杖百徒三爲從及知情行用者各減一等若造而未成者首從各又減一等（此亦分已施行未施行○此條例文加重宜用例不用律○私濫假印例附於此律之後）○刑律詐僞門詐爲制書條凡詐爲制書及增減者已施行不分首從皆斬未施行者爲首絞監候爲從減一等○惟謀反大逆則但同謀者卽處以極刑不分已行未行

律有雜犯眞犯之別

雜犯止有此罪名眞犯則其罪是實擬如雜犯斬絞皆准徒五年有斬絞之罪名非眞斬絞也眞犯絞則實照絞罪論決也如監守盜四十兩斬常人盜八十

兩絞皆准徒五年此雜犯之例竊盜贓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監候此眞犯之例

律有加等減等之法

有用本律而加減者有引他律比附而加減者（見名例律斷罪無正條）○按其人所犯之罪情節稍重則議加情節稍輕則議減或加或減定讞者無偏私於其間權衡至當由一等以至五等而止（減多於加）○如兵律宮衛門宿衛守衛人私自代替條官員各加一等從駕稽違條職官有犯各加一等○刑律斷獄門聞有　恩赦而故犯條凡聞知有　恩赦而故犯罪者加常犯一

等○又刑律斷獄門官司出入人罪條若斷罪失於入者各減三等失於出者各減五等○又名例律犯罪自首條例載一聞拏投首之犯除律不准首及强盜自首例有正條外其餘一切罪犯俱於本罪上減一等科斷○加罪止於流而不加至死即本條有加入於死者亦止有絞而無斬而且加則三流分爲三等以漸而加減則二死同爲一等三流同爲一等而一減此一定之通例

律有減盡無科之例

凡犯罪減等辦理者有兩項一是例准援減一是緣

情量減例准援減者可以累減遇 恩赦得以援免緣情量減者不得累減遇 恩赦不能援免

律於罪無重科

凡犯罪者一事止科一罪一罪止科一次有如罪應枷杖者既經枷杖其法已伸不能再枷杖也餘倣此其另犯罪者則另科非重科也○名例門二罪俱發以重論條通計前罪以充後數此罪無重科之例也

罪各等者從一科斷亦是罪無重科之例

律於犯罪自首及收贖准一不准再

凡初犯罪者除犯姦人命之案不准自首其餘准首者所以許其悔悟自新又有所犯之罪猶有可原否則或年老昏耄或幼小無知或廢疾及婦女之流均准其收贖然首與贖止准一次以後再犯則概不准蓋爲怙惡者懲也○不准再首律例俱有不准再贖惟例有之（凡官司故出入人罪不准收贖）

律中凡科罪輕則無不輕重則無不重

如六贓中惟坐贓之律最輕既合各主以通算又於通算中折半科罪此一輕則無不輕之例也犯姦中以親屬相姦之律爲最重女雖出嫁仍依在室論男雖出繼仍依本宗論此一重則無不重之例也其餘

應輕應重者放此

律於婦人犯罪無概行收贖之法

婦人犯笞五杖及徒流之杖一百皆應的決○婦人贖罪有律贖例贖之分理應贖者爲律贖婦人無徒流之理如犯五徒三流准其收贖是也理不應贖而原情許贖者爲例贖如犯笞杖及徒流之杖一百准其納贖是也○名例律上工樂戶及婦女犯罪條例載婦女專犯徒罪者仍照律收贖此外如犯毆差閙堂之案罪至軍流以上者實發駐防爲奴犯徒罪者若與夫男同犯一體隨同實發亦不准收贖又本

條內例開各直省審理婦女翻控之案全段皆於婦女犯案從嚴辦理所以防恃婦逞刁也又本條上載嗣後如遇婦女於本省審結之案捏詞疊次翻控業經審虛又復來叩闕訊係妄控者即將該氏治以應得之罪雖係婦女不准收贖嘉慶十六年正月初八日部咨

律主於仁亦輔乎禮且多本於六經之義

此類不可枚舉須逐條以經註之昌齡謹案先生欲逐條以經注之然未及注今仍其舊不敢妄補

例較律加嚴密故議獄者有例則引例不引律

例多補律之所未備如犯姦律止有和姦刁姦强姦

而例則補出輪姦雞姦兩項及因姦而有殺傷各項此之謂密例又較律爲加重如犯姦律和姦杖八十例則和姦係職官及軍民姦職官妻姦夫姦婦並絞軍民相姦姦夫姦婦各枷號杖一百此之謂嚴例又有由律而推廣者如律止有姦幼女十歲以下一條例則將未至十歲之幼童誘去强行雞姦者照光棍爲首例斬決各條皆推廣言之也

新例視舊例爲變通故治獄者有新例則用新例不用舊例

此卽斷罪依新頒律之定例也見名例律○近日部頒通行新章甚多凡辦案必須查照新章程以免歧誤遵用新章者須溯其原委卽如辦理盜案一節律係凡强盜已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前朝以來相沿不改至我 朝康熙五十四年奉 諭旨將此內造意爲首及殺傷人者於各本案內一二人正法餘俱照例減等發遣欽此雍正五年又遵 旨定議嗣後盜案將法所難宥及情有可貸分晰具題等因乾隆二十六年復經大學士刑部會議將夥盜曾經轉糾黨羽等項俱擬斬決不得以情有可原聲請續纂入例至咸豐五年奉 諭旨仍依强盜

已行但得財者不分首從皆斬本律

成案非奉通行者不准輒援引

刑律斷獄門斷罪引律令條其特旨斷罪臨時處治不爲定律者不得引比爲律若輒引比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論本條例載除正律正例而外凡屬成案未經通行著爲定例一概嚴禁毋得混行牽引致罪有出入如督撫辦理案件果有與舊案相合可援爲例者許於本內聲明刑部詳加查核附請著爲定例成案已經遠年者不能作依據

遠年成案不准援爲依據屢奉刑部駁

律例著收呈之法

刑律訴訟門越訴告狀不受理誣告教唆詞訟軍民約會詞訟諸條律與例皆詳著收受呈詞之法○要訣總在當堂收呈卽日批發八字收呈時須將遞呈人窮問明白批呈時須將詞內情節虛實是非詳細批出供以初供爲憑詞以初詞爲據收呈時將呈詞之是非虛實看得明確則當下之應駁應准既不含糊其准理之詞將來如何斷結如何辦理其收局處亦已通盤算定所謂愼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也○凡民人呈訴無論事之大小應受理者官司應卽受理

不受理則有罪故律特立告狀不受理之條然有不應受理者三匿名文書官司受而爲理者杖一百此其一人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者若婦人非事情重大患害切已不得告告而官司受理者笞五十此又其一（見見禁囚不得告舉他事條）詞訟未告州縣及已告州縣不候審斷越訴者治罪官司違例受理者亦議處此又其一（見越訴門例條）此三者是不應受理而受理故又有罪

律例著傳人之法

刑律斷獄門鞫獄停囚待對條此卽傳人提犯之法例內亦特著之刑律捕亡門應捕人追捕人罪人拒捕諸條均各散見

律例著鞫獄之法

刑律斷獄門故禁故勘平人條例內詳言之○刑律斷獄門依告狀鞫獄條辨明冤枉條決罰不如法條獄囚取服辯條吏典代寫招草條原告人事畢不放回條例內亦多言之○名例律下犯罪事發在逃條例載內外問刑衙門審辦案件除本犯事發在逃眾證明白照例卽同獄成外如犯未逃走鞫獄官詳別訊問務得輸服供詞毋得節引眾證明白卽同獄成

之律遽請定案

律例著斷案之法

名例律二罪俱發以重論條犯罪事發在逃條加減罪例條稱與同罪條斷罪依新頒律條斷罪無正條條及刑律斷獄門斷罪引律令條斷罪不當條皆斷案之法（大旨總以速結爲要結不速則案拖延太久必別生枝節愈難於斷結矣斷結愈速則易結不結例干參處官既任其咎民更受其累也）○一人止犯一罪此易於斷者也至有一人而犯數罪十數罪者且此數罪十數罪有一時齊發覺者亦有先後發覺者讞獄者恐無所適從故律特立二罪以上俱發條○一案止有一

人此亦易於斷者也至一案中有數人者且此數人或皆是外人或同是一家之人又或其中有外人有一家之人又一家之人有尊長卑幼之不同讞獄者恐不知分別故特立共犯罪分首從一條

律例著禁囚之法

刑律斷獄門囚應禁而不禁條例文詳列禁囚之法其餘淹禁陵虐罪囚與囚金刃解脫主守教囚反異獄囚衣糧死囚令人自殺諸條內例文亦詳言之

律例著決囚之法

刑律斷獄門有司決囚等第條例文最詳

律例著驗傷之法

刑律鬬毆門保辜限期條內例開凡京城內外及各省州縣遇有鬬毆傷重不能動履之人或具控到官或經拏獲及巡役地保人等指報該管官卽行帶領仵作親往驗看訊取確供定限保辜不許扛抬赴驗如有違例抬驗者將違例抬驗之親屬與不行阻止之地保各照違令律笞五十因抬驗而致傷生者各照不應重律杖八十倘內外該管衙門遇有傷重不能動履之人仍令扛抬聽候驗看者各該上司察實指參交部議處

律例著檢驗之法

凡相驗命案屍格所填致命不致命者此指人身之部位而言至於受傷則有輕重不同若致命處受傷輕仍不至死若不致命處受傷重亦可以死故相驗時先須分別何處受傷重致死○刑律斷獄門檢驗屍傷不以實條律與例最詳宜熟讀洗冤錄亦須於平日精熟○刑律人命門殺子孫及奴婢圖賴人條內例載一無賴兇棍遇有自盡之案冒認屍親混行吵鬧毆打或將棺材攔阻打壞抬去屍首勒指行詐者均杖一百枷號兩個月此與檢驗屍傷不以實條內例開如刁悍之徒藉命打搶者照白晝搶奪例擬

罪仍追搶毀物件給主一條義可參看○凡州縣官於命案報驗時卽須當場將兇犯有無父母兄弟父母年歲若干訊明具報見犯罪存留養親條所以預備犯辦留養防其後捏報也○嗣後凡遇命案承審官務宜遵照定例將兇犯有無祖父母父母兄弟子姪及年歲若干於相驗時訊報定案供招亦卽詳細聲敘毋得遺漏如並不訊報詳敘該督撫卽行指參若督撫並不詳查經部查出亦卽隨疏附參嘉慶八年五月准咨見犯罪存留養親條

凡律例之最重者除謀反叛逆蔑倫外有五

一曰命○命案有六殺謀殺故殺鬬毆殺戲殺誤殺

過失殺凡謀故鬬毆殺人者固須根究致命之兇手此外有肇釁釀命之案甚多如佐雜擅受釀命匪徒因姦釀命輪姦釀命圖姦釀命奸姦釀命均是釀如釀酒之釀因其事起禍致戕命案如釀成也

一曰盜○盜有四監守盜常人盜此皆指盜官物言强盜竊盜

一曰姦○姦以强姦輪姦爲最重冒姦次之奸姦又次之和姦最輕姦之中尤以親屬相姦爲最重

一曰㨰呂鵬謹案此下尙當有說然原闕不敢妄補

一曰贓○贓有六枉法贓爲最重

律稱官司稱民

律中稱官司者謂現在所居之官有職司之任或司其地即所謂地方官或司其事如六部衙門各有所司無論其官之大小既爲其所司即應爲其管理也律中亦有稱有司者義同稱民者不必定平民也即如曾爲大官而今已致仕歸里或罷官在家世俗所謂鄉紳然於本處地方官則均屬部民也又如有職官之人而或寄寓他鄉或作客於外於所在地方官亦與平民等論

律所以教人崇正學

禮律祭祀門禁止師巫邪術條儀制門收藏禁書條術士妄言禍福條刑律賊盜門造妖書妖言條皆所以崇正黜邪正人心而去邪慝也

律所以教人重綱常

人所以能立於天地之間者惟賴綱常以維持於不敝故尊君親上愛親敬長敦本睦族以及夫婦之誼朋友之交以至尊卑師弟主僕之分釐然各當秩然不紊方成其爲人人類可以不絕有不協於此者設律以懲之以弼教也○如名例律十惡中首列謀反謀大逆謀叛大不敬諸條所以嚴悖逆之防吏律職制門大臣專擅選官姦黨交結近侍官員諸條所以

杜權奸之漸公式門制書有違事應奏不奏出使不復命禮律儀制門上書陳言刑律詐僞門對制上書不以實諸條所以禁欺罔之端此皆君臣之大綱也至於教人子事親之道則於匿父母喪及棄親之任子孫違犯教令者特嚴立科條教人明尊卑長幼之分則專立干犯名義之條分別有關服制之例至家長奴婢以及上司屬僚師弟官民凡有尊卑統攝者無不嚴相犯之律如鬬毆律之上司官與統屬官毆制使及本管長官毆受業師奴婢毆家長之類皆維持綱常也○又如戶律婚姻門男女婚姻妻妾失序

居喪嫁娶同姓爲婚尊卑爲婚娶親屬妻妾娶部民婦女嫁娶違律諸條皆扶植倫常之道○律於有關服制者多嚴於卑幼而寬於尊長惟尊長犯姦則不少貸以其爲喪倫不復論尊卑也

律所以教人講禮讓

記曰禮至則不爭古人鄉閭之禮几席讓而坐下豆觴讓而受惡耕者讓畔行者讓路何爭之有爭端不起何訟之有○律中如禮律之儀制門固是教人知禮守禮其餘無非化民爭競之風

律所以教人尚信義

然諾不欺死生不貳方爲信義 昌齡謹案此下尚當有說然原闕不敢妄補

律所以教人惜廉恥

禮義廉恥是謂四維人所以異於禽獸全在知有廉恥律禁人喪廉敗恥者欲人常顧惜廉恥而不敢爲非也人之流爲姦淫邪盜皆由於無一點恥心以至於此故律特嚴之○如戶律婚姻門典雇妻女逐壻嫁女娶逃走婦女娶樂人爲妻妾諸條刑律犯姦門犯姦縱容妻妾犯姦條兼著賣休買休之律姦部民妻女官吏宿娼買良爲娼諸條皆所以嚴懲無恥之徒即以養人廉恥也○律固教人自己知廉恥兼教人不可敗他人廉恥如刑律訴訟門越訴條內例載將瞢昧不明姦贓事情汚人名節文武官俱革職軍民人等皆發附近充軍等語此教人須并顧惜人廉恥也

律所以教人別流品

天下之人類不齊所執之業有高下之分即流品有貴賤清濁之異若不知分別則比匪狎邪罹於刑罰者多矣○如戶律婚姻門良賤爲婚姻條此分別流品之昭然者

律所以教人重戶籍

天下人民有戶即有籍以土著爲本籍以客居爲寄籍古者不輕去其鄉故戶籍清而善惡易別後世多輕去其鄉故戶籍混而良莠難稽律於此特重之也○戶律戶役門脫漏戶口人戶以籍爲定二條兵律關津門私越關度關津私出外境二條皆欲人不輕去其鄉也

律於至嚴中寓至仁

律之懲惡嚴矣然苟有一線之路未嘗不施法外之仁所以爲仁至義盡也用律者其熟思之○如名律

中八議之條及應議者犯罪應議者之父祖有犯職官有犯諸條固爲浩蕩之恩矣其餘如名例律中犯罪得累減犯罪存留養親老小廢疾收贖犯罪時未老疾犯罪自首親屬相爲容隱本條別有罪名諸條刑律斷獄門老幼不拷訊辯明冤枉獄囚取服辯婦人犯罪諸條皆開三面之網何仁之至也○又如加減罪例加不得加至死加罪止於流即加入死者亦止有絞而無斬而且流有三等加則以漸而加減則二死爲一等由死即減爲流三流爲一等由流即減爲徒此皆仁之至也○又如名例律本條別有罪名

條其本應罪重而犯時不知者依凡人論本應輕者聽從本法此皆仁之至也（犯罪存留養親如所致死者亦係獨子則兇手雖獨子不准留養因姦釀命之犯雖獨子亦不得留養）

凡律有相類而實不同者宜分辨

如訴訟門見禁囚不得告舉他事與斷獄門獄囚誣指平人似乎相類而實迥異不得混引也又如誣告條例文載非實係證佐之人挺身硬證與斷獄門獄囚誣指平人條內所云證佐之人不言實情故行誣證相似而大不同此又宜辨者也其他律文例文大段相似而義不同者皆須分別考之以免臨時誤引

律例有附見者

如工律營造門虛費工力採取不堪用條內附有所毀壞備慮不謹而誤殺人者以過失殺人論一條此律之附見也刑律犯姦門官吏宿娼條內例附監生員撒潑嗜酒挾制師長挾妓賭博出入官府起滅詞訟說事過錢一條此例之附見也此外甚多宜熟記○又如典當染鋪失火被竊例附見於戶律錢債門費用受寄財產條○又如地界內有死人里長地鄰不申報官司檢驗而輒移他處及埋藏者杖八十以致失屍者杖一百以致殘毀及棄屍於水者杖

六十徒一年律附見於刑律賊盜門發塚條此條內例開至竊劫之犯如有在湖河舟次格鬬致斃一段亦係附見○又如私開文書律附見於兵律軍政門漏泄軍情大事條內外衙門緊要事件密封報遞本官親拆不得令吏胥經手例亦附見於漏泄軍情大事條

律有互文省文

讀律固以通其義例爲主而其文法尤不可不先講求文法者互文省文之法也何謂互文如娶部民妻女爲妻妾條親民官下止言娶部民婦女爲妻妾監

臨官下止言娶爲事人妻女爲妻妾其實親民官亦有娶爲事人妻女監臨官亦有娶部民婦女此彼此互見之文法也何謂省文如律條中下文言失上文不言故其爲故可知止言爲首者是何罪名不言爲從之罪名其爲從者減一等可知下文言未施行者者是何罪名上文不明言已施行三字其爲已施行者可知此省文之法也通部律文皆如此文法且有合數條以成文法者如官吏受贓數條必須合讀乃知其中互文省文之法也

門人劉昌齡校字